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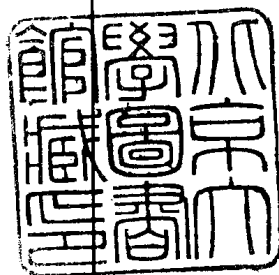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壹輯·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 · 叁册目錄

書經章句訓解十卷 [明] 尹洪撰

一

尚書副墨六卷 [明] 楊肇芳撰 楊胤奇刪補

三一九

〔明〕尹洪撰

書經章句訓解十卷

明成化十年晉府刻本

書傳傳序

書謂孔壁所藏伏生所授之書集聚也傳訓也謂集聚諸家之說而折衷之以訓解書之義也序緒也謂序述其作集傳之意以冠書首也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命沉作書傳傳慶元宋寧宗年號己未慶元五年文公名熹字仲晦號晦庵謚為文公令使也蔡沉字仲默號九峯隱居不仕集聚傳訓也當宋寧宗五年己未冬先生文公命蔡沉作尚書集傳謂之集傳者蔡沉參考衆說以折衷之非盡出己意也如其中引孔氏呂氏蘇氏說之類明年先生沒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明年慶元六年沒終也君子曰終是已又十年至宋寧宗嘉定二年也始克猶言方能編次也上古以繩聯次其簡故曰編若如也未定之詞于從一從十謂教始於一而成於十也慶元己未之明年庚申三月朱文公卒又十年至宋寧宗嘉定二年己巳尚書集傳方始成其編次總五十八篇凡二萬四千六百七十字故曰若干萬言嗚呼書易言哉嗚呼詞難況又發歎以致其謙言書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豈得而易言哉

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二帝謂堯舜三王謂禹湯文武大經者不易之常道如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類大法者不易之成規如禮樂教化典章文物之類書所以不可易言者正以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之大法盡載此尚書之中也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淺見謂所見不深薄識謂所知不廣蘊奧如衣中之著喻其難見奧如室西之隅喻其幽深書載二帝三王大經大法如此故子見識淺薄豈足以發明其蘊奧哉此蔡沉自謙之辭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

已難矣且者借使之辭自唐虞下至於宋歷數千載之遠矣言今我生於有宋去唐虞數千載之遠而欲講明夫唐虞教王以前之事時異世殊可謂難矣應前書豈易言哉之意然二帝王之治本於道然轉語辭治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道者先王教導其民之理蔡沉既謙言二帝三王之書為難明又自應之曰二帝三王之治則本於躬行有得之道也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者治道所自出也二帝三王之治雖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實原於心之所自出也此又推原治道之本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心者治道之本千條萬緒皆由斯出得二帝三王之心則二帝三王相傳之道與夫治天下之法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何者誠為問詞精請精以察之便不離於形氣之私一謂一以守之使純乎義理之正執者守而不失之謂中者無過不及之名然精一執中一句堯以是授於舜舜以是授於禹是堯舜禹三聖人親相授受之心法也建中建極高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建中即仲德所謂建中于民建極即洪範皇建其有中即極之體極即中之空建中建極二者蓋商湯周武二聖人相傳之心法也然堯舜禹而曰相授者以見三聖位親相授受也商湯周武而曰相傳者以見二聖相去之遠但道統相傳而已非授受比也此立言之異與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德即所謂懋敬厥德仁即懷于有仁敬即克敬惟親誠即享於克誠也分而言之雖有曰德曰仁曰敬曰誠之殊合而言之則本於一德而已仁即心之愛敬即心之肅誠即心之實無非所以著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天即理也如曰勅天之命克謹天戒之類是言天

已難矣且者借使之辭自唐虞下至於宋歷數千載之遠矣言今我生於有宋去唐虞數千載之遠而欲講明夫唐虞教王以前之事時異世殊可謂難矣應前書豈易言哉之意然二帝王之治本於道然轉語辭治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道者先王教導其民之理蔡沉既謙言二帝三王之書為難明又自應之曰二帝三王之治則本於躬行有得之道也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者治道所自出也二帝三王之治雖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實原於心之所自出也此又推原治道之本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心者治道之本千條萬緒皆由斯出得二帝三王之心則二帝三王相傳之道與夫治天下之法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何者誠為問詞精請精以察之便不離於形氣之私一謂一以守之使純乎義理之正執者守而不失之謂中者無過不及之名然精一執中一句堯以是授於舜舜以是授於禹是堯舜禹三聖人親相授受之心法也建中建極高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建中即仲德所謂建中于民建極即洪範皇建其有中即極之體極即中之空建中建極二者蓋商湯周武二聖人相傳之心法也然堯舜禹而曰相授者以見三聖位親相授受也商湯周武而曰相傳者以見二聖相去之遠但道統相傳而已非授受比也此立言之異與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德即所謂懋敬厥德仁即懷于有仁敬即克敬惟親誠即享於克誠也分而言之雖有曰德曰仁曰敬曰誠之殊合而言之則本於一德而已仁即心之愛敬即心之肅誠即心之實無非所以著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天即理也如曰勅天之命克謹天戒之類是言天

也。天理不外於人心。是言天則嚴其心所從出也。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愛民則仁之施。如曰民可近不可下。毋輕民事惟難之類。是言民也。愛民之仁本於心之所發。是言民則謹其心所由施也。禮樂教化心之發也。禮以定上下。即伯夷所與者。樂以和民心。即后稷所與者。上之所施謂之教。下之所從謂之化。即契所教者。此皆禮樂教化也。禮樂教化皆本於聖人心之所發。攝與章文物心之著也。典章即禮樂制度之屬。文物即車服器械之類。然此皆典章文物也。典章文物又皆本於聖人心之所著。見家齊國治天下平心之推也。以之齊家則九族既睦。以之治國則百姓昭明。以之平天下。則黎民於變時雍。是家齊國治天下平。又皆由於心德之所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禮樂教化本於心之發。典章文物本於心之著。家齊國治天下平。又皆本於心之推。心之德豈不極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所以治者以其能存此心也。故禮樂教化典章文物之類皆由是出。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夏桀名履癸。蓋曰桀。商紂名辛。蓋曰紂。夏桀商紂之世所以亂者以其失此心也。故禮樂教化典章文物之類無由而出。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太甲成湯之孫。成王武王之子。困而存此心。謂困心衡慮勉強而能之。太甲成王所以亦治者以其困心衡慮。操存省察而後能存此心也。故禮樂教化典章文物賴之以明。存則治。亡則亂。能存此心。德則天下治。二帝三王太甲成王是也。不能存此心。德則天下亂。夏桀商紂是也。治亂之分。賴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存此心則治。亡此心則亂。治亂之分不在於他。賴其心德之存與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後世人君有志欲求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

求二帝三王之道。蓋治本於道。故也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後世人君有志欲求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二帝三王之心。蓋道原於心。故也。求心之要。是書何以哉。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心法也。後世人主欲求二帝三王之心。是尚書有何以求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改折衷。沈潛玩索其書之義味。參詳考究。夫先儒說融會其理。貫徹於心。然後乃敢折中。而集是傳也。微辭與旨多。求舊聞微辭。謂言之精。與旨謂旨意隱。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類。故書中隱微之辭。深奧之旨。多述舊所聞先生之說。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堯舜二典大禹一謨。文公先生蓋嘗復改正矣。其間未及盡改者。亦有曾經先生口授指畫。而手澤尚新。故歎之曰。嗚呼。惜其不能及改而卒也。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尚書集傳本文公先生今沈所作。故其中引用文公之說。今則不復記別。孰為師說。孰為己意。而混之為一也。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書起自唐虞。訖于周。所以載虞夏商周四代之事。虞一卷。夏一卷。周二卷。分為六卷。總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若論四代之書。則有典謨訓誥。五歌。征。誓。命。之文。是文以時世而異也。若論其治。唐虞之世。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之世。有室大統。用協厥邑。是治之道則同也。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見於此書。或辨而為禮樂教化。或著而為典章文物。或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措化工之妙。著見於萬物也。然此非用心之精。造意之深。不能以識之。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

能造其微然是傳之作雖於唐元虞舜禹湯文武周公心法之妙未必能深造其微妙之如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詁訓通古今之言而明其故也然其集傳而於唐元虞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予是訓詁亦可以得其指意之大槩矣或問是序但言周公而不及諸大臣何哉蓋周書三卷自大誥以後雖皆成王之書實周公之意故序獨言周公不及諸大臣者不書而言也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嘉定宋寧宗年己巳嘉定二年也既望于十六日武夷地名在福建福寧府崇安縣南三十里有武夷山蔡沉所居也仲默乃西山先生蔡元定之仲子從學朱文公隱居不仕自號九峯因作集傳畢故自序此冠於書首云

書經章句訓解開疑凡例

一。訓解悉以蔡傳為主每依章先破大義然後逐句逐字訓解之故曰章句訓解傳無明釋者參考上下文義比類引證可通者通之諸儒所說紛紜處各經者取之否者不取但繁者歸于約簡者發其意

一。經例大書傳例小書傳有者用之無者補之不復識別蓋從省也

問以親九族傳云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夏侯氏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三說孰是曰依夏說於九族分明非蔡象矣依傳就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親蓋玄孫去已四輩之遠人見玄孫尚少况玄孫之親乎經中又有既睦二字既者已事之辭二說俱未穩當不若姑依傳說蓋傳言高祖至玄孫之親雖是一族本春象言也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該九族言矣

問乃命羲和董傳云其說詳見下文何也曰寅寅出日寅饑納日與夫敬致非欽若昊天乎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非曆象其日星乎曰以敬仲春以正仲夏之類非曆象其時月乎以至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文非敬授人時乎此章是總言之下文分命申命又詳言也

問重華協于帝傳不言所以協帝何也曰瀆哲即堯之文思文明即堯之欽明溫恭即堯之允恭克讓德無不同立言有異此所謂重華協于帝也

問黎民阻饑以下三章傳云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借職以終其事何也曰黎民阻饑一句是堯昔日已命棄爲農師

矣。汝后稷播時百穀是舜申命以終舊職也。百姓不親其
不遊是堯昔日已命契為司徒矣。曰。故教五教在實是舜申
命契以終舊職也。曰。舜禹增夏至五宅三居是堯昔日命皋
陶之舊職也。曰。惟明克允一句是舜申命皋陶以終舊職也。此
皆因禹之讓而申命此三人。玩傳意可見。

問朕聖讒說珍行重傳以命令政教敷奏復逆以配出納陳氏
曰。終於朕命二字。欠通切意。審君命之當否。當考出之否者
納之惟至於允當而止。庶於出納朕命文義明順。曰。若依此
說。則是宣上言於下而已。無受下言納上之意。蓋朕聖讒說
珍行震驚朕師。是總出納言。曰。汝作納言。是命之以官職也。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此出納二字。其配上一二句說。但曰朕命
不曰下言者。納言之官職。雖有上下之殊。實為一人君而設。

故以朕命二字該之

問卜不習去。傳云。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夏氏言卜。汝已吉。豈
有更卜他人而重吉者。曰。若依此說。是占卜之法。膠於一定
已吉一人。再不他占矣。殊不知不待重吉之說。如洪範稽疑
之法。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龜筮共違于人。然後不可用。是占卜之法
不待重吉。亦可為用。况今人已龜筮俱已協從。得大同之占。
何故用更枚卜乎。

問通可遠在茲。傳謂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何也。曰。通可
遠。當讀在茲句。通指家國言。遠指天下言。茲指脩身言。
問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作已用未用之賢說。如何。曰。此蓋勸已
用之賢。若兼未用之賢說。下文何以曰。數同日。奏閔功。

問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傳順文解義。但曰四海之內。蹈行我之
德。敘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先儒遂以敘字作九功。惟敘釋之
可乎。曰。十二師五長。異內而用。敘外而著。夷各迪有功。即迪
朕德也。然所以迪朕德者。皆賴汝禹。蓋度土功。疆理宇內之
功。叙也。若依夏氏言。洪水未平。九功未叙。人敢死不聽。何暇
迪德。則不協本章之意。况此章雖長。朱子亦不曾截斷。意有
在矣。

問柝幹括栢傳云。三木名也。以幹字釋為柝。幹何也。曰。考
之正韻。幹與幹同。幹。柝木也。柝。與栢通。柝木。止可為琴瑟。不
可為弓幹。左傳。孟莊子斬其栢。以為公琴。可見况高。貢。載。八
州之貢。正言貢物。但不言貢物。所以為用。不惠於荆州。柝木
獨言其用。當作四木名。為是。

問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威德。以訓于王。人多以威德指不遠聲
色。不殖貨利之類。如何。曰。是不察此章。乃史氏將記伊訓之
書。先叙篇中事。始如此。蓋成德猶言成法。即是篇內備人。叙
制官刑等事也。

問伊尹中誥于王。中字如何說。傳云。中重也。即丁寧反覆之義。
中篇既告以懋德之所從事。此篇又告以懋德之效驗。故曰
中誥也。

問卜稽曰。其如台。傳云。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有似欠
暢。曰。盛庚欲遷于敷。已志既先定矣。及稽之於卜。龜之所告
亦如我意。故曰其如台。

問不宥好貨。敢恭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欵叙。傳曰。鞠人謀人
未詳何也。曰。考之爾雅。鞠雅也。康王之誥。亦曰。無遺鞠子。羞

則知鞠人是言人之少者。詩與禮之謀同。秦誓亦曰。惟之謀入。則知謀人是言人之老者。盤庚言爾公卿百執事。能勇於敬民。以生生為念。使民老少各得其所。我則任而敬之也。况當時老少皆有言當遷者乎。

問明王奉若天道。孔氏以為象天以設官。其說不足取。與曰。天道即天尊地卑。義古之明王順天尊地卑之義。立君臣上下之分。以尊臨卑。以下奉上。猶天尊地卑也。故曰奉若天道。此句乃為下數句之綱。

問我不知其要。論敘傳云。所謂秉彝人倫也。人遂以為君臣父子五倫言之。何如。曰。若專指五倫說。但可該皇極一疇。不足以該八疇矣。況自此至下。章章倫敘。叙乃洪範叙文耳。自初一日五行以下。方是洪範之書。蓋彝倫常理也。總九疇言之。才可專在。五倫說。朱子亦曰。要論指洪範九疇而言。

問四夷咸賓。無有遠邇。先儒謂曰。夷專指中國之外言。遠邇兼指中國之內言。又以器用分為二。何也。曰。四夷是總四方言之。遠邇是四夷中之遠邇。如重譯三譯之類是也。禮傳云。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其字即指四夷可知。又以器用分為二者。是不知用字承服食器三字言。非器用之用。言所貢者皆服食器三者有用之物。非無用玩好也。

問不投耳目。百度惟貞。王氏言。心官為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視百度正矣。若如此說。則百度惟貞一句。是不投耳目之效。曰。二句當平說。

問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傳云。是雖天降威于穆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障切意傳中。此殺字。當作周字否。曰。殺

字作周字。然與上文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下文。規今天降戾于周邦相應。

問筆牽車牛。遠服賈。陳氏言。妹土之民。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事於服賈。何也。曰。若如此說。則是欲人既為農。又服賈。以筆字訓為始字。矣。不觀傳云。或敏於貿易。以筆字訓為敏字。又加一或字。蓋武王教妹土之民。或事農。或事賈。以孝養厥考。厥長。非是欲人人兼務夫農商。

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人多以為周公勉成王。何也。曰。蓋因傳中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多添入一汝字。記者之誤也。觀傳下文曰。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非勉成王可見。

問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陳氏謂。惟天佑命之純之故。故君之用人。惟有德者是。舉而此眾賢之多。皆能治君之事。以與君共理也。乃以惟茲惟德。稱作人君用人。說如何。曰。蓋不知惟茲是總承內。而百官王公外。而小臣屏侯甸言。惟德稱用。又厥辟。是總承固不秉德。明惟則咸奔。走言。蓋是總言內外大小之臣。盡職以輔君也。下文又曰。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問。不是子。又總言內外大小之臣。補君致治之效也。亦猶內之告奔。其弼。真惟動。不應。後志意也。

問茲乃俾又傳云。茲其所以能俾入也。與似欠明白。曰。茲字指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言。乃者難辭。言三代之君。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又抽釋用之以盡其才。必如是。然後能使之治也。故在夏則有室大競。在商則四方丕式。見德。在文武則能敬事。

上帝立民長何

問不剛不柔厥德允脩人多以為畢公之德何也經曰惟公懋

德克勤小物蓋畢公四世元老倚待備德當作商民之德為

是傳云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登之保之登之非商民而

何

問罔不寇賊鴟義姦宄擄矯虔傳訓矯虔為矯詐虔劉似以

虔劉為制刑之義何也曰顏師古云妄託上命堅固為邪惡

曰矯虔常昭曰強取為虔方言秦晉燕謂賊為虔由是觀之

則知寇賊鴟義姦宄擄矯虔俱是為惡之名非述制刑之

由下章苗民非用靈制以刑方說制刑之意

○唐堯 虞舜 夏禹 皋陶 啓 仲康

商湯 伊尹 太甲 盤庚 武丁

周文王 武王 周公 成王 康王 穆王 平王 魯公 箕子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一

虞書

奉政大夫滁陽尹洪訓

虞地名在河東太行山之西舜居之以為氏後升帝位因以

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五篇二典三謨是也然此俱謂之虞書

者以其虞史所作也若以堯典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

以該禹以禹謨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

書以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三聖授受實守一道也

堯典

堯唐帝名姓伊祁名堯帝譽之子年十六自唐侯升為天子

以火德王都平陽典常也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

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

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今文伏生所授為駢

鄭康成等所註古文孔壁所藏安國所傳

曰若稽古帝堯 格于上下

此史臣考古聖君之事言功之無所不至必原德之無所不及

也曰若稽古帝堯曰堯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稽考也帝

堯唐侯伊祁姓名堯○史臣將敘堯事故先以曰為發語之辭

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放勳曰者猶言其說

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已勳功也言堯之功大

無所不至○蓋近而國家遠而天下未易治也而堯齊治協和

之功無所不至焉上而天時下至地理未易及也而堯欽若俾

乂之功無所不及此放勳二字所以為堯典一篇之綱領故史

臣首及之欽明文思安安欽恭敬明通明欽明乃體用之謂文

文章思意思文思乃表裏之謂安安無所勉強謂欽明文思之

出於自然○帝堯之德恭故存心以立其能通明燭理以達
用著見於外○然其有文章即欽明之發見也○雖著於內意
深遠其莫測即欽明之潛蓄也○言帝堯德性之義皆出於自然
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讓允信恭敬也○克者能之
謂讓者謙遜之謂○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
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恭以處己而非足恭之恭讓以接
物而非好名之讓則其行實之表自然而非有勉強所謂從
容中道也○光被四表光顯被及表外也○蓋幽洲以北崇山以
南地域之遠求易被也而堯德光輝有以被之○三危以西羽山
以東地理之遠求易及也而堯德英華有以及之○所謂聲教訖
于四海是已○格于上下格于上下格于上下格于上下格于上下
被于四表而又格于上下是以高明光大莫天若也而堯之德

上有以格于天○博厚無疆莫地若也而堯之德下有以格于地
此致動之謂也

克明俊德

此言聖人能明其德無以加故其感於人者無不克明俊德
克者為其能也明明之德即上文所言○蓋堯稟同賦人人莫
不有是德也但為氣拘欲蔽能明之者鮮矣唯堯則欽明文思
皆出於自然允恭克讓不由於勉強不惟被於四表而又格于
上下則其能明大德也可見以親九族九族以者承上克
明俊德而言九族凡所親者皆是親親和也○堯能明夫
大德可謂盡己之性矣故惟是德親睦九族以盡人之性但見
父子兄弟之倫又族母族妻族之親莫不懽然有恩以相愛
然有禮以相接而家無不齊矣○章句曰百姓昭明乎均章明

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謂能明其明德○堯又推是德以平
均章明夫畿內百姓使皆明其明德但見林生總聚之民無一
人不明其本然之善聚戶托慶之眾無一夫不復其固有之理
則國無不治矣○國和萬邦黎民於戲時雍協和謂合同而化萬
邦天下諸侯之國黎民也○民皆黑故曰黎民於戲美言神
化之妙不可言語形容慶慶惡為善時是雍和也○堯又推是
德以合和天下諸侯之國使皆同一明德之歸但見黑髮之德
莫不風行草偃變惡而為善黔首之箠莫不鼓舞動盪靡然而
雍和則天下無不平矣○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
所謂致動者也○是則克明俊德者明德之事盡已之性也以
親九族至時雍黎民之事盡人之性也○克明者明德止於至
善既至時雍黎民止於至善也○此章所以為大學之宗祖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此聖人命官不惟敬以察天象尤必敬以授民時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乃者繼事之辭羲和皆主曆象授時之官欽敬若順
也○堯大之意○此言堯之德化此言堯之政事故以乃之一
字承之以見聖君之政本於德也○蓋人君之政事莫先於敬
天也○汝羲和為主曆象授時之官當欽乃敬司敬之而不
可忽慎乃厥職順之而不可違○下文曆象日月星辰當寅寅
之類皆欽若之實也○曆象日月星辰曆者紀數之書洪範所謂
曆數是已○象者觀天之器下文所謂璇璣是已○日陽精一日而
繞地一週○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眾星為經○金
水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
二次○如正月會於辰為陞管二月會於辰為降婁之類○汝羲

和之商以曆書紀其數使知日月星辰運行之不差以璣衡觀其象使知日月星辰運行之有存如下文日中星鳥以啟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類是已故授人時啟者欽敬之謂授者付與之謂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然敬天象於上正所以授人時於下也汝羲和既占步其運行遲速之度推測其分至啓閉之時作為曆書授之有司頒布于民使民因天時之早晚為人事之所宜如時乎春也使民知平秋東作時乎夏也使民知平秩南訛時乎秋也使西成之事不可緩時乎冬也使民知平易之事無或後則樹不遠天而政不失時矣

分命義仲

鳥獸擊尾

此聖君命官分方故以正民時必致精於測候而詳於考驗也

時之官如欽天監春官正也宅居也隅表東表之地場谷取日出之義義仲所居官次之名○堯於上文既總命羲和之官以造曆矣今於造曆既成之後恐其推步或差故就羲和之內分命義仲之官居夫隅夷之地考夫春月之事蓋官雖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隅夷東表之地義仲所居官次之名則謂之場谷也商賈日出官啟也商禮接之如賓客出日方出之日○彼春分之旦日出東方卯位也汝羲仲居夫隅夷之地朝夫方出之日寅以敬之效帝舉曆日月迎送之意賓以接之盡出門如見大賓之誠識其日初出之景象在於卯初三刻與否也平秩東作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然日景既正於是平均夫節氣之早晚秩序夫農事之先後如今清明穀雨之類使民知及時為夫春月歲功所當作起也

事也月令所謂修利隄道達溝瀆具曲植蓬篚以勸蚕事之類是已日中星鳥以啟仲春日中者晝五時刻月令所謂日夜分是已星鳥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也鳥以象言者承上之詞謂以日中星鳥而驗仲春也殷中也春分為陽之中仲春即今二月○既測日影以驗節氣猶恐測候之未精故又參諸晝夜考夫中星彼春分日道出卯入酉也晝則五時刻夜亦如之故曰日中星春分初昏朱雀七宿見於南方也而星宿正若午位之中其形似鳥故曰星鳥焉然日既中矣鳥既南矣此其所以為仲春陽之中也明矣周禮所謂會於天位是已厥民析厥其也指仲春言庶衆人析分散也○聖人以為仰觀天象之妙茫孰若俯察民物之易見先時冬寒民聚於隩也今則老壯分析少長散處于以載耕載耘載桑載養則有以驗其氣

之溫焉月令所謂耕者少倉之類是已鳥獸擊尾二足而羽謂之鳥四足而毛謂之獸乳化曰孽以鳥之已生言交接曰尾以獸之始交言○先時冬寒鳥獸擊尾也今則乳化而生育牝牡而交接蓋有以驗其氣之和也月令所謂鳴鳩拂其羽田鼠化為鴽之類是已

申命義叔宅南交

鳥獸希革

此聖君命官分方以正人時必精於測候而詳於考驗也申命義叔宅南交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義叔主曆象授時之官如欽天監夏官正也宅居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上既分命義仲以掌春政此就羲和之內申命義叔居夫南方交趾之地考夫夏季三月之事恐前作曆推步之或差也是則官雖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南方交趾之地陳氏謂南交下當有曰明都

三字者蓋南註為明都對朔方為幽都故也平秩南註平均
序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汝羲叔平均其
節氣之早晚秩次其農事之先後○今立夏芒種之類使民知
及時為夫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月令所謂燒糶行
水利以殺草之類是已敬致敬則有所不忽猶寅寅寅之意
效則盡其考究猶冬夏致日之意○蓋春既寅寅其日之出秋
則寅寅其日之入汝於夏至之日中敬以蒸其考究之詳謹以
識其日中之影如周禮所謂日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
是已今以上下寅寅寅之例推之此敬致二字當在平秩南
訛之上今見於此者變文耳以見平秩是通一季而言寅寅寅
致則止於分至之日又使知敬致平秩自是兩事而不相因也
日永星天以正仲夏永長也日永書六十刻星天東方蒼龍七

宿角亢式房心尾箕也火謂大火指房心言不曰房心而曰火
者以方位次舍言也以者承上之詞謂以日永星火驗仲夏也
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仲夏即今五月○既敬致其日
景猶恐測候之未精又必參諸晝夜考夫中星考其晝則六十
刻比春秋五十刻為有過考其夜則蒼龍七宿夏至初昏見於
南方之午位此所以為仲夏正陽之位也明矣周禮所謂會於
天位是已厥民因厥其也指仲夏言民農人因者因前折字之
義謂折而又折也○然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物也向也春氣
溫和厥民分折而已今則老壯散處少長異居折而又折則暑
氣之炎也可矧月令所謂可以升山陞可以廣臺榭之類是已
鳥獸希希謂鳥獸希而革易也○向也春氣溫和鳥獸
孳尾而已今則飛而為鳥者羽毛希落走而為獸者皮毛革易

則暑氣之炎也可矧月令所謂鹿角解蟻始鳴之類是已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鳥獸毛毳

此聖君命官居亥測候以正民時必上考天氣下察民物也分
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分命者分方而命之和仲主曆象授時之
官如今欽天監秋官正也西謂西極之地即今天水西縣昧谷
者以日所入而名日入于谷夫下皆暗故曰昧谷○上文既總
命義和以造曆矣今於造曆既成之後恐其推步或差故就
之內分命和仲君夫西極之地考夫秋月之事蓋和仲之官雖
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西極之地其官次測日之例則謂
之昧谷也寅寅寅日寅寅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
○蓋秋分暮知日入於西方酉位也汝和仲於秋分莫夕朝方
納之日寅寅以敬之餞以送之識其日入之景果在酉正初刻與

否也平秩西極至均秩序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
事○汝和仲平均其節氣之早晚秩序其農事之先後如今秋
分白露之類使民知及時收斂秋月所當成就之事也月令所
謂乃命有司趙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之類是已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宵中者夜五十刻月令日夜分是已星虛北方玄武七
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虛者七宿之中星聚星虛以宿言以者
承上之詞謂以宵中星虛驗仲秋也殷中也秋分為陰之中仲
秋即今八月○然既考日景以正人時猶恐測候之未精又必
稽諸晝夜考夫中星考其夜則五十刻比夏短冬永而通中者
其星則北方玄武七宿而虛星初昏見於南方之午位此其所
以為仲秋陰之中也明矣厥民夷厥指仲秋養年也暑退而人
氣平也然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物也是以向也暑氣蒸熱厥

民折而又折矣。今則暑氣既退，不燥不熱，而人氣和。平月令所謂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之類是已。鳥獸毛毳者，羽蟲之屬，數者毛蟲之屬，毛毳者鳥獸毛毳也。生潤澤鮮好也。○向也，夏氣炎熱，鳥獸毛希而羸，今則飛而為鳥走而為獸，毛毳更生，潤澤鮮好則暑退而天氣清矣。也可知月令仲秋紀玄鳥降，羸養之類是已。

申命和叔

鳥獸羸毛

此聖君命官分方以正人時，必欲考天象於上，察民物於下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申重也，子寧之意，和者主層象按時之官，如今欽天監太官正也。朔方北荒之地，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幽暗也，日行至是則淪于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上文既分命和仲以掌

秋政，此又於和之內申命和叔居夫北荒之地，考夫冬月之政，恐前作曆推步或差也。蓋和叔之官雖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朔方之地，其官次測候之所則謂之幽都也。三方皆言日景，此不言者，北方無日故也。平在朔易，平均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之舉，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汝和叔必平均其早晚之節氣，在察其天時之始終，如今立冬冬至之類，使民知及時為夫冬月所當改易之事也。月令所謂命百官謹蓋葺命有司循行積聚之類是已。日短至星界以正仲冬，日短晝四十分，月令日短至是已。星界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皆參也。昂為七宿之中星，星界宿言也，以亦承上之詞，謂以日短星界驗仲冬也。正者冬至陰之極，下為正陰之位，仲冬即今十一月。○蓋仲冬之時以言其晝則四十刻，地春秋五十刻為不

及以言乎星，則西方白虎七宿冬至初曉見於南方之半，則其為仲冬正陰之位也明矣。厥民隩，厥指仲冬言隩室之內也。○蓋考毛象之渺茫，孰若察民物之易見，仲秋之時厥民夷而已，今而民聚於隩室之內，則冬氣之寒溼也可驗。月令所謂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詩言嗟我婦子曰為改燠也，此室處皆是也。鳥獸羸毛，羸毛者鳥獸生與羸細毛以自溫也。○先時秋氣平夷，鳥獸毛毳而已，今則天氣不交，閉塞成冬，鳥獸生與羸細毛以自溫，則冬氣之寒也可知。月令仲冬紀鷓鴣不鳴，虎始交之類是已。○大抵乃命者總命之也，小命申命者小命之也。既總命義和以造曆制器，復小命四子各小一方以驗其實。下文又告以作曆置閏之法，其秘天勤民之意至矣。養春言星鳥以象言，則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可知。夏言星木

以次言則南方鶉火西方大梁北方玄武可見。秋冬言虛昴以宿言則東之房南之星又可見矣。立言不同，無非互文見義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庶績咸熙。此聖君嗟歎以命曆官，惟欽定天時以成歲功，斯可治群臣而廣事功。帝曰咨汝羲暨和，咨差也。嗟歎而告之，暨及也。羲氏和氏皆主曆象授時之官。○堯於上敬事，既命官造曆制器，亦方與時以驗其實，此將告以置閏之法，故先以咨差之辭起其听，復以羲氏和氏名其官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猶周也。謂周一歲之足日有與又通十日曰旬。○蓋天

休至圓，周圍三百七十五度，四小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一日亦繞地一週，一晷行天三百六十五

應謂之四度之一卷以九百四十分作四分一分該二百
三十五分以零數二百三十五分當一日是一基年有三百
六十又六日也豈非以一基之全數而言乎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閏者餘分附月也四時春夏秋冬也歲木星此星周天一
次而四時之功畢故謂一歲○在天雖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但日行一日繞地一周而比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一年
行天三百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月一日亦繞地一周比
在天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
十九分一年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故一
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為氣盈月與日會而
少五日零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旬氣盈不置閏則極朔弦
望之有差朔虛不置閏則春夏秋冬之失序故以所積餘分之

日置閏月於其間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故三歲閏則三
十二日零六百單一分積一月為有餘五歲再閏則五十四
日零三百七十五分作二月為不足必十有九歲分為七閏
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童如是則時得正其時歲得以成其
歲春夏秋冬不失其宜陰陽寒暑不反其序而歲功成矣故
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聖百工允信釐治也百工百官○
蓋時既定歲既成矣以此信治百官時乎春夏也則可使
為東作南訛之事如月令所謂命相布德和令命野虞出行
四鳥勞民勸農之類是已時乎秋冬也則可使為西成朔易
之事如月令所謂命司修法制繕囹圄命百官謹蓋歲修
積聚之類是已日省月試可以詔廢置於歲終三載考績可
以行誅賞於九載則下于馬而可信治矣庶績咸熙庶

氣功無一而不廣東作南訛不道其時西成朔易不失其候而
級功信乎皆廣矣苟或名實乖左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
時百工墜矣萬事隳矣庶績何由而廣哉此可見作曆之
效其大如此也

傳至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如覆盆其
體至圓周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謂之四分度之一
者蓋日法九百四十分為一度以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是一
分該二百三十五分故曰四分度之一也豈非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零二百二十五分乎繞地在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
度天道左旋常一晝一夜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如今日子時初
刻自角一度上起至亥時末又復過九度上也曰麗天而少

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麗猶依
也蓋天行健自比天行少遲故日行一晝夜亦繞地一周如
今日子時初刻在角一度上起至亥時末恰好到角一度上
止不如天過一度也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日一日不及天
一度十日不及天十度百日不及天百度日日退去積而至
於一年該三百六十五日以九百四十分作四分算之其
零數該二百三十五分是三百六十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
而日與天會故曰一歲日行之數也所以日與天一年會一
次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月比日行尤遲一晝一夜行天一度常不及月十二度不
及天十三度謂之十九分度之七者蓋以九百四十分作

十九分每分約該四十九分五厘則七分約該三百四十六分五厘矣。是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零三百四十六分五厘也。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零三百四十六分五厘積至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者謂之四百九十九分該六時零三刻弱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為一月所以月與日一月一會矣。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每月二十九日十二箇二十九日是一年全日該三百四十八日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餘分。謂每月有四百九十九分零數也。積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是一年零數共該五千九百八十八分。如日法九百四十而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當一日算之內五千六百四十

分該六日。故曰得六也。其餘不盡零數尚有三百四十八分。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每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為一月。十二箇二十九日謂之全日。該三百四十八日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共五千九百八十八分。餘分該六日零三百四十八分。以十二箇月全日并餘分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此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二氣為一月。二年二十四氣是一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二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三十日為一月。三月為一季。四時為一歲。是三百六十者一歲之足數也。故曰與天合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日麗天而少遲。一日不及天一度。十日不及天十度。

移一年與天一會而多五日。以九百四十分日法算之。分為四分。每一分該二百三十五分也。是日與天會而多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者。豈非為氣盈乎。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月麗天而九連。日不及天十三度不及日十二度。積一年月與日十二會而少五日者。以九百四十分日法算之。一度分為四分。是每分該二百三十五分也。一年則月與日會而少五日。零五百九十二分者。豈非為朔虛乎。合二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強弱有差。而時全不定矣。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之失序。而歲全不感矣。氣盈朔虛而必置閏者。正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一歲置閏天率則十日有零。以九百四十分日

法算之。其零則有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足十一日。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若三年置一閏月則三十二日有零。以九百四十分日法算之。其零則有六百單一分。少三百三十分。不足三十三日。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若五歲置兩閏月則五十四日有零。以九百四十分日法算之。零數該三百七十五。少五十二分。不足五十五日。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齊。是為一章也。九年閏餘之日。通計得二百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當置七箇閏月。則日月共二百三十五。會氣盈朔虛之分齊。是為一章也。謂之章者。章字從音從十。十者數之終。樂音一終為一章。十有九年。氣朔之分齊。亦為一章也。

帝曰時者若時登庸
此聖君求賢為用惟大臣薦揚其人以為賢故聖君深在君子

以不登庸曰時者若時登庸誰也者訪問若順也時即百

發時致之時登庸庸用也○堯言君能以一心總萬幾不能以

一身兼眾職汝群臣為我訪問有順時為治之人以之薦揚於

上而登用之謂之若時者順天時與治功有參贊化育發理

陰陽之意也放齊曰周子朱洛明放齊當時之臣胤嗣啓開

也于太堯之嗣子丹朱洛明言有通明之木○放齊言建臣之

中無可登庸者惟君之嗣子丹朱性資開明材識過人可登庸

也若求順時為治之人莫此人若焉帝曰吁嗟誰可乎吁者

歎而不然之辭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事辭也○堯因放齊以

丹朱為不道忠信之辭責其薦揚之失言子朱為不道

忠信之言而又好與人爭辯雖有開明之木而用之於不善

雖有明敏之資而好與人爭鬪使之登庸則足以病天下豈

可用之乎禹所謂傲實是也蓋洛明是以其才言言言言言言

其德言才勝德者為小人德勝才者為君子此可見堯之至

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不以一人病天下而卒以天下授舜

帝曰時者若子來
象恭滔天
此言聖君求賢以治事大臣致其人為有功聖君歎其人不

歎美辭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秩乃少皞氏子號曰窮奇方

且鳩聚傷民也○驩與共工同惡相濟將欲薦揚其人故

以都之一字歎美於先言共工為人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使此

人順治君事立地有功言見效速也帝曰時靜言庸違吁

者歎其不然之辭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堯因

驩堯以共工為不遂發不然之歎責其薦揚之失言共工為人

言不顧行靜而未用似若能言及任而用之則不能行其所言

此其所以不可用也象恭滔天象恭貌恭而心不然滔天二

字未詳或曰勢若漫天○言共工為人貌象恭貌雖若可奉

而心實傲狠若滔天然言外如此帶內不如此也所謂色厲

而內荏是已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於此可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
九職績用弗成

此聖君咨大臣求賢以治水既因所奉言其不可用復因該

奉用之不能效帝曰咨四岳咨嗟也嗟歎而告之四岳官名

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音當時伯夷為四岳而兼禮官也

○帝堯將欲求治水之人先發咨嗟之詞蓋四岳統領內外

百官人之賢否無不知之故求人以治水必先於四岳也湯

有能盡疏鑿之功救懷襄之執者我則使治此洪水焉此極
言水害之大禍及天下求人以治也僉曰於鯀哉僉者衆
共之辭於者歎其美而薦之鯀崇伯名顓頊氏之子號曰檮
杌乃禹之父○四岳與在朝群臣諸侯同辭以鯀為對故先
祭於之一字歎其美而薦之言惟伯鯀可以任此責治此
水也帝曰吁咄哉方命圯族吁者恠歎之辭帝者不然而意方
命者違命而不行圯族類也○堯因群臣以鯀為奉遂發
恠歎之辭言鯀之為人悻戾自好上不從君命所以違王命而
不行下與衆不和所以傷人而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
拜言鯀律直是已岳曰昇哉試可乃已岳曰者四岳獨對
也昇者強奉之意欽用已正也○群臣因堯言鯀為人不可用
乃強奉之以為建臣之中無有能如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

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帝曰往欽哉
往者遣使就職之辭欽敬也○堯因四岳強以鯀為奉姑遣
之使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者蓋敬者萬事之本任大事而不
敬則不能成厥功汝往治水當以敬存心不可怠忽其事也
聖人之戒辭約而意蓋如此○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九
載三考績功也弗成治水之功無成○鯀往治水三考之多
九載之餘恃強而不順理不能行所無事功用不成舜則殛
于羽山也此一句是史臣追書之非堯命鯀時言也吁人所
賢而賢之易人所共賢而知非賢難共工丹朱鯀三合當時
皆以為賢而堯獨以為不賢此可見堯有知人之明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此聖君福備於求賢因衆奉即得邦友之詳觀正始申以

順從之戒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朕
位者嗟歎而告之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朕言
人自稱之通號汝指四岳庸用也與與通通○堯因丹朱既不
肖群臣又多不稱欲欲奉以授人而先於四岳者蓋四岳總內
外諸侯之事人之賢否無有不知故嗟歎而告之言我十六自
唐侯并為天子今在位七十載滿前八十六歲老期倦於勤矣
女四岳有能助我命者則遜以天子之位也岳曰否德忝
帝位岳曰者四岳獨對也否不通忝辱也○四岳自置其
德不能勝任乃對曰帝位天下之重器也無德則忝之今我無
啓明之才德不足以勝任使巽以位豈不忝辱帝位哉曰明
明揚側陋曰者帝堯之言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
位者揚奉也側陋微賤之人○堯言汝四岳之官既不足以

庸朕命汝當宣布德意愛求於野或有遠而在者已居顯位
者或有未仕在下隱居側微者但有能庸朕命即舉以位言
惟德是奉不御貴賤也師錫帝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師
衆錫與也四岳群臣諸侯同辭以對也帝謂帝堯鯀者無妻
之名在下謂在側微虞舜名也○四岳及在朝群臣諸侯同
辭以對曰今有無妻之人見在側微之書姓虞氏名舜此人
可舉以位也帝曰俞予聞如何俞者應許之辭予聞者堯
亦嘗聞是也如何者問其德之詳也○堯因群臣以舜為奉
遂命而然之言虞舜為人我亦嘗聞之矣但不知其德之詳
悉果何如耶岳曰曰舜子岳四岳皆對舜無目之名四岳言
虞舜父不能分別善惡號曰瞽瞍由謂舜為瞽子也父頑母
闇象傲克諧以孝頑者心不則地義之經瞽者目不省

之言發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克履謙和也善事父母之謂孝
○四岳言舜父心不則德義之經後母口不道忠信之言異母
所生之弟名象又驕慢而傲虐也一家之內人倫大變至難處
也舜盡事親之道供為子職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
而不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所以能和之以孝也承承以不
格我深進父治也格至極也○言舜不幸遭此頑父惡母
傲弟之間故能祇載兇聲聖賢獲獲消滅奪於其宜之
言變理調和於不言之際不啻火之蒸物漸漸透入於內而
與之俱化所以不至於大為惡也王子所謂允若成豫是
已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我者帝堯自
謂試觀試以女與人曰女時是刑法也二女娥皇女英○堯因
四岳言舜有孝弟之德尤未深信以為治國固本於齊和而齊

家莫大於正始

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係尤重

故觀人者莫此為切也我則妻以二女以觀其示法於家若
舜能盡夫道以倡之則二女必能盡婦道以隨之所謂觀天
下必先于家是已○舜降二女于娥皇娥皇于虞○堯理降下
也二女娥皇女英娥皇二水名在今河東縣河東縣虞舜所
居之地娥皇也虞舜氏○堯於是整行裝之具制儼皮之祀
自平陽京師下嫁二女於河東縣娥皇二水之間
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猶詩所謂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嬖
于京之意帝曰欽哉欽哉也堯戒二女之辭○堯嫁二女
致戒勉之辭而曰欽哉者蓋欲二女善事公姑恪盡婦道則
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成無違夫子以順為道也况以天
子之女嫁於匹夫猶不可不深戒之也○大抵堯典一篇凡十

二節共四百四十字當分作三大節而其要則本於一焉自首
至黎民於受時雍言聖人之德化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
熙言聖人之政事二也自帝曰疇咨若時登庸至篇終言知人
本舜事三也三者之要又皆以欽之一字為主此書中開卷第
一義百聖傳心之要法也先儒或分作四節五節以為理天地
人之道經意恐未然

舜典

舜虞帝名姓姚氏瞽叟之子昔帝八代孫也以土德王都
蒲坂紹堯以治天下典常也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而尊
之也此篇以簡冊載舜歷試為君始終之事故名曰舜典後
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典為常也今文古文皆
有今文伏生所據馬融鄭康成等所註古文孔壁所藏安國

曰若稽古帝舜

所傳但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

乃命以位

此史臣考古聖君言德同乎前聖而備其目德聞於人君而

膺其位曰若稽古帝舜曰魯通古文作與曰若者發語
辭與堯典曰若同稽考也舜虞舜○史臣將叙舜事故先以
曰若為發語之辭言考古之帝舜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重
華協于帝曰者猶言其說如此重同也華光華協合也帝
謂帝堯○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堯之光華也堯有是德
之光而舜復有是德之光夫是之謂重堯之光華如此而
舜之光華復如此夫是之謂協此舜德光華發於外者同於
堯也○濬哲文明濬深哲智也文文章明光明○帝舜重華
協帝果何如哉是以聖人之德存於內者深沉有智而非淺

近之謀即文明之蓄蓄也。於外者文理光明，所以宣著威大。即濟哲之呈露也。使存於內者，深藏於外者而不文明。則若深藏智巧矣。豈聖人之深智哉。是聖人之德自內形外。顯微無間也。溫恭允塞。溫和粹恭莊敬允信塞實也。聖人之德見於行者。和粹而恭敬。粹面盎背。藹然懿德之可觀。本於中者誠信而篤實。允周無缺。渾然內外之無間。使見於行者。溫恭本於中者而不允塞。則若徒事外貌矣。豈聖人之溫恭哉。是聖人之德自外著內。表裏如一也。細分之則為八字。合言之則為四事。濟哲即堯之文思也。文明即堯之欽明也。溫恭允塞即堯之允恭克讓也。德無不同。立言有異。此所謂重華協帝。堯德升聞。乃命以佐禹。禹潛也有聞。然日章之意。德即濟哲。如明溫恭允塞之德。井上也。聲微曰聞。位職

位。○舜有濟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隱而未見。潛而未用。雖居於側微。而是德光輝。已達於朝廷之上。雖耕于畝。而是德英華。已聞于黼。之側。觀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于聞可見矣。然舜玄德升聞如此。堯於是。不惟命以慎徽五典。使為司徒之官。而又納于百揆。以居冢宰之職。不惟官于四門。使兼四岳之官。而又納于大麓。使相視天原。隲焉以見聖人。幽潛之德。不可掩。職位之命。不可諱。有如是矣。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
烈風雷雨弗迷
此言聖人處人事各致其效。遇天災不知其常。慎微五典。五典克從。樹德教也。即教敷之意。微美也。即在寬之意。五典五常。克從。從順也。○堯因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使舜為司徒之官。以盡掌教之職。但見天下之大。父子親。君臣義。燦然恩義。

以相愛。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秩然禮讓。以相接。求其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者。無有也。左氏所謂無違教。是已。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納者下與上之辭。百揆。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家之冢宰。時敘以時而敘。○堯修治詢之訪。得舜於畝。而之中。率而納于百揆。而為冢宰之官。以揆度庶政。但見庶類於是而明亮。庶績於是而咸熙。求其股肱情。或萬事。或萬者。無有也。左氏所謂無廢事。是已。實于四門。四門。穆穆。有禮。有之。如賓客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之至也。○古者以賓禮親。國不可無人。以主之也。堯使舜實于四門。而為四岳之官。以賓禮親。遠人。殆見諸侯朝聘。莫不雍雍。而和遠人。來。莫不穆。而至。左氏所謂無凶人是已。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大麓。泰山之足。烈。迅速。迷。錯也。弗迷。謂不迷於風雨。○洪水滔天。

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率然之間。雷雨大至。我不震懼。常而舜則泰然自若。不以暴風雷雨迷錯。而乱其所守。可見聖人不特有過人之材。能而尤有絕人之度量也。易所謂震驚萬百。聖不喪七。聖是已。聖德及人。而人化之。聖德感天。而天相之。功用神速。至誠不亂。非聖人不能也。此與堯之以親九族。至時時雍。同一上感下應之妙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舜讓于德。弗嗣。此聖君審大。臣言。行。勤。甚。名。與。加。品。以。位。而。不。居。帝。曰。格。汝。舜。格。來。也。舜。讓。舜。○帝。堯。故。以。天。下。讓。舜。故。呼。之。曰。來。汝。雲。舜。使。進。而。語。之。也。詢。事。考。言。言。底。可。績。三。載。詢。事。考。言。所。行。之。事。考。言。所。陳。之。言。乃。汝。底。致。績。亦。載。年。也。○堯。言。汝。舜。為。司。徒。百。揆。之。官。我。則。詢。汝。所。行。之。事。而。考。其。言。

舜居四門大麓之職我則謀汝所行之事而驗其實則見汝之
言教為有功已非一日乃可底績今已三年矣蓋歷試諸難見
其言與實稱也汝陽帝位汝指舜言陟升也○先言我詢汝
功而能有其功試汝言而能踐其言汝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
辭也○舜因堯使已升此大君之位不惟推讓於人尤必謙
足繼嗣○舜因堯使已升此大君之位不惟推讓於人尤必謙
遜於已言大寶之位當避於有德之人我之德不足繼嗣也天
位之屬當授與有道之主我無道不足禪授也先儒謂此章之
下脫論堯曰篇若爾舜至天祿永終一節傳心切要之言信
夫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書一歲首月之吉期正聖人授受告廟之日也正月上日受

終于文祖正月建寅之月上日朔日或謂是月之上日受終
者堯終帝位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
何人○蓋天子之有天下當以身為始終也昔堯為天子由
祖以有其始今雖倦於勤勞欲禪位於人當告祖以受其終
堯乃於正月上日率百官之衆盡事神之禮而以終帝位之
事告之於始祖之廟雖曰堯之受終則舜之正始可知矣若
下文察璿璣奉祀禮觀諸侯皆受終告攝之事

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
此言聖人察觀天之器所以一在天之象也○在璿璣王衡以
齊七政存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璿徑八尺圓周二丈五
尺強所以象天之轉運衡橫也謂橫簾也衡長八尺孔徑一
寸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渾天儀也齊所以一之

七政日月五星○蓋人君之有天下莫先於敬天也舜於正月
上日受終告攝之後不違他務以璿璣以玉為管不惟以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刻之於璣而又以日月五星之象亦刻於璣
焉蓋日月五星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
事也故必設管於璣中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存使其
遲速順逆之不差進退次舍之有定則氣候無不正歲功無不
成矣此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則堯欽若昊天以下六節之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雩于山川禘于群神

此言神有尊卑之序故祀有一定之名肆類于上帝肆遂
也類祭天之名帝以主宰言○蓋至尊無對莫上帝若也舜於
受終觀象之後遂類于上帝謂之類者蓋郊祀乃祭昊天上帝
祭今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也如春嘗

言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已禋于六
宗禘亦祭名精意以享之謂六宗者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
旱也○次於上帝莫六宗若也舜則盡其精意以享之誠祭
其牲帛醴齊之物埋少牢於泰畤以祭四時相維近地於坎
壇以祭寒暑王宮以祭日夜明以祭月幽宗以祭星雩宗以
祭水旱如祭法所言者是也望于山川增美亦祭名望五岳之
類川如四瀆之屬○次於六宗莫山川若也然山川有遠近
不能徧至今則望秩以祀之故曰望祭法所謂山林川谷丘
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惟物皆曰神是已徧于群神徧周徧
也群神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山林川谷民取財所當
祭也古昔聖賢有功烈于民亦當祭也今則禘宗將禮稱秩
元祀祭之無不周徧焉祭法所謂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

其地則祭之是已。舜於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
位告。

輯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羣牧班瑞于皇后

此言聖君欲瑞以嚴親見之禮。頒瑞以示正始之道。輯五瑞
輯敘瑞信也。五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
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舜既
攝位欲新天下之耳目於是敘桓圭信圭躬圭於公侯伯輯敘
璧蒲璧於子男邦縣其大小長短廣狹識其圭頭斜銳誠偽所
以與天下正始也。既月乃日親四岳羣牧。既盡也。月正月
日非一日。親見也。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然舜
居攝察天象奉祀禮敘瑞至此皆正月事也。至盡此月則四方
諸侯有至者矣。九州牧伯有來者矣。遠近不同未有先後今日

至者今日接見之明日至者明日接見之。隨其所至日曰親
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
察禮意也。班瑞于羣后。班與頒同。還也。瑞即上所敘五等
之瑞。群后五等之諸侯。○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
向日所輯之瑞。各以與之。使諸侯知是瑞也。在堯則為堯之
賜。今舜叙而還之則又為舜之賜矣。其所以與天下正始也
為何如。吁類上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見臣受
命於君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歸格于藝祖用特
此言聖君巡守其禮節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
岱宗。歲者巡守之年。二月者巡守之時。東者巡守之方。岱宗
山宗尊也。言岱山為衆山之尊。○蓋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

故舜當巡守之年二月東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至于東岳岱
宗之下。然必先於東岳春發生萬物於東方。聖人順天時而
動也。詩所謂時邁其邦是已。崇禋主於山川崇禋崇以祀
天望望秩以祀山川秩者牲幣祝號之次第。山川名山大川
五嶽四瀆之屬。○天子巡守至于東岳之下。是以上而昊天
所當祭也。則積薪于壇。牲幣於上以燎之。使馨香之氣
達所以告天神也。次而山川亦當祀也。地有遠近難於徧至
則望秩以祀之。所以告地祇也。其饗餼牢禮牲帛多寡如
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群神則比伯子男焉。此所以
本祀也。詩所謂樂而望祀山川郊特牲所謂天子適四方
先柴是已。歸朝東右。歸還見也。東岳東方之諸侯。○祀神

既畢遂觀東方諸侯。凡分茅胙土之國公侯子男之邦莫不
來朝于東岳之下。接見於明堂之前。所以觀諸侯也。王制所
謂觀諸侯問百年者就之。即此事也。協時月正日。協合也。謂
審而同之。○蓋三月為一時。時有四季也。四時不正則春夏
秋冬之有差。諸侯之國有如是者則協而合之。三十日為一
月。月有大小也。大小不定則晦朔弦望之有差。諸侯之國有
如是者則審而同之。以至十二時為一日。日有甲乙也。以王
朝之曆正之。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所以一正
朝也。王制所謂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即此意。同律度量衡
同謂審而同之。律謂十二律。黃鐘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呂律不言
呂者陽統陰也。度丈尺也。量耳斛也。衡秤也。○蓋律有十二

壹輯 3-19

管六為律。六為呂。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鐘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鐘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導。上者則輕清而剽疾。則音樂於是乎審矣。度有分寸。尺有寸分。引也。此黃鐘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寸為尺。尺為丈。十丈為引。則五度於是而同矣。量有升合斗斛也。以此黃鐘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鐘之管。其容子穀拒泰中者。千二百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則五量於是而同矣。以至衡有鈞。有斤。有兩。以此黃鐘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鐘之管。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合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二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則衡於是而同矣。此黃鐘所以為萬事之根本。諸

侯之風。制度有不一者。則以此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及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歲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叙。蓋如此也。修五禮。修諸禮。五禮言禮。禮者。禮也。蓋要上治民。莫善於禮。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也。然禮有因革損益。必隨時以修幸之。如吉禮十二條。所以事邦國鬼神。山禮五條。所以哀邦國之憂。賓禮八條。所以親邦國。軍禮五條。所以同邦國。以至嘉禮六條。所以親萬民。則修而本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也。五王三帛。二生。一死。制五王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即五瑞也。三象。纁。蒼。黃。二色之幣。二生。素。鴈。也。一死。雉。也。皆謂執上四等玉帛。獸。鳥。也。天子巡守。至于方岳之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男執蒲。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

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諸侯卿大夫士各執此贄。以為見君之禮。而朝于方岳之下也。傳曰。男執犬者。玉帛。小者禽。鳥。此大小所以異等也。此九字當在肆。觀。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觀。皆。執。此。贄。以。為。見。君。之。禮。也。如。五。器。如。同。也。五。器。五。禮。之。器。如。蓋。蓋。之。類。為。吉。禮。之。器。衰。經。之。類。為。凶。禮。之。器。兵。戈。之。類。為。軍。禮。之。器。也。今。則。如。而。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于。一。焉。若。周。禮。六。器。六。贄。豈。非。舜。之。遺。法。歟。卒。乃。復。卒。畢。也。乃。若。詞。之。緩。復。轉。行。也。言。天。子。巡。守。于。東。岳。之。下。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朝。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教。事。既。畢。則。不。復。東。行。而。還。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三。月。還。巡。守。于。南。岳。如。南。岳。禮。南。岳。衡。山。也。在。潭。州。衡。山。縣。始。公。禮。似。東。巡。守。岱。宗。之。禮。○舜。當。巡。守。之。年。五。月。巡。行

南方諸侯所守之土。至於南岳衡山之下。卒祀禮。觀諸侯。一正朝。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亦如東巡守。至于岱宗之禮。八月。巡守于西岳華山。如西岳禮。西岳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如初。亦如岱宗之禮。○舜當巡守之年八月。巡行西方諸侯所守之土。至于西岳華山之下。卒祀禮。觀諸侯。一正朝。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亦如東巡守。至于岱宗之禮。故曰。如初。十有一月。朝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朝北也。北岳恒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岳禮。如西岳之禮。○舜當巡守之年十有一月。巡行北方諸侯所守之土。至于真定府定州曲陽縣。北岳恒山之下。卒祀禮。觀諸侯。一正朝。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亦如八月。巡守于西岳之禮。歸格于藝。相用特。歸格者。歸而至京師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特。謂。一。牛。○古。者。君。將。出。必

告于祖廟。今釋各以其時。巡于四岳。其事既畢。歸于京師。又至藝祖之廟。以特牛而告之。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宮反宮。義也。然但一言藝祖者。幸魯亦實皆告也。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

車服以庸

此言上下往來各盡其禮。上之祭下。詳於其道。五載一巡守。載年也。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次。蓋歲月易流。人心易懈。苟巡守述職之典不著。則無以修其屏而達其聲也。故五載之內。天子一年巡守四岳。諸侯一歲二月。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朝。巡守既至其地。所以奉祀禮。觀諸侯。正朝。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猶上文所云也。群后四朝。群后諸侯也。四朝謂五載之內。諸侯來朝者四。蓋天子諸侯以分言之。雖有尊卑不同。以情言之。則一性一來。禮無不著。故當人君巡守之明年。

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是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也。數奏以言。數陳奏進也。諸侯來朝。賢否未易知也。必使陳其為治之說。蓋言者心之聲也。即其言之得失。則人之賢否可知矣。明證以功。試考也。功者行之著。○諸侯來朝。當數奏以言。然言之非難。而行之難。君子不以言事人。又必听其言而觀其行。因其說而考其功。言之如其所任行之。如其所言。則其為有功也。可知所謂載來。采是已。車服以庸。車車馬馬。服衣服。民功曰庸。然諸侯之來。察之固不可不詳。而待之尤不可不厚。其果有功。德業民行。何以予之。路車乘馬。以安其体。使無負乘之譏。多衣及黼。以華其躬。俾無不稱之請。然此所以旌能命德。以報其功也。詩所謂。

何以予之。路車乘馬。文何以予之。衣衣及黼。是已有虞之時。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數奏以言。以下等事。信後世有不可及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言聖人別區域。表州鎮。去壅塞也。肇十有二州。肇始也。十有二州。莫若青。徐。荆。揚。豫。梁。雍。雍。雍。并管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皆。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十。二。州。之。名。始。見。於。此。也。故。曰。肇。十。有。二。州。此。所。以。定。疆。理。也。封。十。有。二。山。封。表。也。十。二。山。十。二。州。之。山。○舜。不。惟。分。天。下。為。十。二。州。而。又。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揚。州。其。山。鎮。曰。會。稽。荆。州。其。山。鎮。曰。衡。山。豫。州。其。山。鎮。曰。華。山。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兗。州。其。山。鎮。曰。岱。山。雍。州。其。山。鎮。曰。岳。山。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之。類。是。也。此。所。以。表。州。域。之。鎮。也。濬。川。濬。也。川。十。二。州。之。川。○舜。不。惟。封。十。二。州。之。山。而。又。濬。十。二。州。之。川。以。去。其。壅。塞。使。水。之。大。小。各。有。所。歸。如。導。弱。水。至。於。合。黎。以。濬。雍。州。之。川。濬。梁。豫。梁。東。流。為。漢。以。濬。荆。州。之。川。導。沅。水。東。流。為。滂。以。濬。豫。州。之。川。之。類。皆。是。也。然。州。曰。十。二。山。曰。十。二。獨。川。不。曰。十。二。而。曰。濬。者。以。其。小。大。無。不。濬。也。蓋。天。下。之。患。常。起。於。微。聖。人。之。智。常。察。於。幾。微。之。表。識。無。待。於。我。詳。求。之。濬。道。則。不。容。以。或。畧。此。史。臣。書。法。之。異。也。

惟刑之使。此言聖人制刑。有輕重。而用刑。無怨。心。也。象。象。與。刑。象。天。之。象。以。典。刑。流。有。五。刑。惟。刑。之。使。

垂象以示人，典常也。示人以常刑，即墨劓割宮大辟也。○蓋刑者民命之所關，不可不謹也。聖人防民，必制夫墨劓割宮大辟五等之常刑，昭然明白，不啻天之垂象以示人，所以待夫元惡大惡，殺人傷人，穿窬淫放之徒，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此一句為五刑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管杖徒流絞斬也。流有五刑，流道之遠去如水之流，下文流放竄徙之類是也。寬也。所以寬夫墨劓割宮大辟之刑。○然人或犯於典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是刑者，則用流以寬之。屏諸遠方，不與同中國。所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已。報作官刑，報木末垂革，官府之刑。○官府之巾，如胥史之徒，有怠惰不治事者，則用報以撻之。如周禮治胥史，報五百報三百之類是已。扑作教刑，扑杖也。教刑李校之刑。○學校之巾，如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類而弗率教者，則用此圓棖方楚以扑之。○禮所謂夏楚二物，以收其威是已。金作賂刑，金黃金賂賂其罪。○蓋人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則容以金贖其罪。是鞭扑之輕，又有金以贖之也。猶今之老幼殘廢有犯笞杖者，使之罰贖是已。蓋流有所以寬五刑，金贖所以寬鞭扑。非如穆王五刑皆有贖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皆定其罪，皆謂過誤，謂不辜，肆縱赦寬也。○聖人立法雖有一定之規，聖人制刑必原情而取舍。今有人焉，不識過誤而入於五刑，不幸連累而犯於鞭扑，如此之人，是無意者也。則不待流有金贖而直赦之，所謂宥過無大是已。怙終賊刑，怙謂恃終，謂再犯賊殺也。○今有人焉，倚勢作威而犯於鞭扑，不思故意而入於五刑，如此之人，是有意者也。則雖當宥當

贖亦不許其宥，不取其贖而必刑之，所謂刑故無小是已。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也。謂法外意也。聖人始馬之法，必論罪而為輕重之法。經也。終馬制刑必原情而為取舍之法。權也。經權並用，仁義兼施。此之言者，大畧之矣。○蓋死罪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用刑之際，不欽則或失於姑息，不懼則或失於慘刻。二者刑罰所由不得平也。聖人又必主之以欽，使有罪者不得以倖免，加之以懼，使無罪者不得以濫刑。文王所謂敬忌，武王所謂慎罰，曾子所謂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皆此意。○過誤必赦，故犯必誅，則權衡乎五者之中。欽或敬，惟刑之恤，則貫通乎七者之內。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也。

流共工于幽州，流驩于崇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此言聖人刑罰罪惡，天下人無不服。○流共工于幽州，流之遠去如水之流也。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按號曰窮奇少皞氏。不才之子。蓋州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在冀之東北，周禮所謂東址曰幽州是已。○共工為人靜言厲聲，象恭而流于北當誅也。又古之世官，族而情法猶有可議，舜不忍誅，而流于北裔。幽州之地，所以投之遠方，不與同中國也。○驩，舜之子，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驩，堯臣名，號曰渾敦，帝鴻氏不才之子，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驩，堯臣名，號曰渾敦，帝鴻氏不才之子，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驩，堯臣名，號曰渾敦，帝鴻氏不才之子，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驩，堯臣名，號曰渾敦，帝鴻氏不才之子，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驩，堯臣名，號曰渾敦，帝鴻氏不才之子，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

者在沙州懷遠縣東南。三苗國在荆楊之間。得除為亂。負固不服。則驅逐禁圍之。而窺于西裔三危之地。殪于羽山。破則拘囚困苦之。繫繫伯名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蒸。蒸在海州胸山。伯名。憐直自好。方命。地族。治水無功。舜則殪于東裔羽山之地。四罪而天下咸服。四罪謂上四人也。咸服謂服其用刑之當。蓋四凶之罪有大小。聖人用刑有輕重。故共工則流。而驩兜則放。三苗則窮。而鯀則殛。隨其輕重異法如此。故天下之大。無一人不服聖人用刑之當。罪四海之廣。無一夫不稱聖人輕重之適。宜史氏以此繫於聖人。刑之良。有真也。子者。議帝乃殪。洛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遇蒙之音。此言聖人久不訖政。而崩。故天下哀慕無節。二十有八載。帝乃殪。洛。帝崩。帝死。洛。死。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魂魄歸于地。故曰。洛。老。不。訖。政。行。禮。事。二十有八年。堯方殞。落而死也。百姓如喪考妣。三載。百姓。皆。為。內。之。民。為。之。服。也。生。曰。父。母。死。曰。考。妣。○堯。既。殞。落。而。死。近。而。畿。內。百。姓。服。者。亦。哀。之。服。三。年。休。後。釋。蓋。思。慕。之。甚。不。曾。如。失。已。之。父。母。也。四海遇蒙之音。○海。本。天。下。言。遇。也。蒙。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遠。而。天。下。百。姓。皆。不。甘。聞。樂。不。樂。則。遇。絕。際。神。其。八。音。而。不。用。也。儀。禮。所。謂。所。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圻。內。應。服。齊。衰。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遇。絕。八。音。以。先。帝。先。重。禮。廣。大。思。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文。武。崩。三。載。若。不。訖。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此言一歲首月之日。正聖人告廟。改元之時。月正。正月。元日。朔日。格。至。也。文。相。謂。堯。廟。○舜。終。堯。喪。三。年。畢。乃。於。明。年。歲。首。正。月。月。首。朔。日。即。位。改。元。而。先。至。文。祖。之。廟。率。夫。百。官。之。衆。備。夫。牲。牢。之。禮。告。以。即。位。改。元。也。前。曰。受。終。堯。猶。尚。存。也。告。其。居。攝。而已。此。曰。格。于。文。祖。而。堯。已。崩。告。其。真。即。帝。位。也。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言聖君議治於近臣。設其闢路。而廣聽也。詢于四岳。詢。謀。也。有。謫。議。共。治。之。義。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蓋。本。賢。才。達。民。情。莫。先。於。四。岳。也。舜。於。告。廟。即。位。之。初。即。謀。治。於。四。岳。之。官。謂。如。之。何。可。以。來。天。下。之。賢。俊。如。之。何。可。以。決。天。下。之。壅。蔽。所。以。首。詢。于。四。岳。者。蓋。四。岳。總。四。方。諸。侯。之。事。無。所。不。知。故。也。關。四。門。關。開。也。四。門。四。方。之。門。○四。門。不。關。則。無。以。廣。延。眾。論。悉。致。群。賢。矣。故。四。岳。之。官。關。四。方。之。門。廣。求。賢。哲。布。于。王。廷。開。四。方。賢。路。勞。招。俊。彥。列。于。庶。位。使。野。無。遺。賢。可。也。明。四。目。明。者。無。所。蔽。塞。之。謂。四。目。四。方。之。目。○一。人。之。目。所。視。有。限。安。能。遍。視。天。下。故。設。四。岳。之。官。必。明。四。方。之。目。為。已。遠。視。天。下。使。民。之。休。戚。悉。達。于。上。而。無。所。蔽。塞。可。也。達。四。聰。達。者。有。所。流。通。之。謂。曰。聰。四。方。之。耳。○一。人。之。耳。所。听。有。限。安。能。遍。听。天。下。故。設。四。岳。之。官。必。達。四。方。之。聰。為。已。遠。听。天。下。使。民。之。利。病。無。不。周。知。而。無。所。壅。滯。可。也。是。則。關。四。門。有。以。來。天。下。之。賢。俊。見。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氣。象。明。目。達。聰。有。以。決。天。下。之。壅。蔽。見。聖。人。以。天。下。為。一。身。精。神。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此聖君若。稟以告諸侯。教其修內治。而懷遠人也。咨十有二牧。查夷率服。

容嗟也嗟歎而告之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諸侯也
將告十二州之牧修內治而懷遠人故先以各之一字嗟歎以
起其听復總呼十二州之牧以告之也曰食或惟時曰若舜
之言食謂民食時謂天時蓋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
二者不可失也故十二州之牧欲使民遂其飽食之天而不至
於飢餓惟在不違乎春耕夏耘秋收之時也孟子所謂不違農
時穀不可勝食此意亦謂遠近之遠指天下
能者擾而習之近指圻內○蓋天下之大地里之遠未易治也
則必寬而撫之使得遂其耕食鑿飲之願所以治以不治也圻
內之民地里之近為易治也則必擾而習之使日習仁義道德
之化所以治以不治也遠近之勢不同如此先其畧而後其詳
也惟德允元德厚也德有德之人允信也元仁厚之人○彼

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有德之人也昔則尊其位重其祿所以厚
之者無不至寬裕溫柔足以有容此仁厚之人也吾則任之勿
貳信之勿疑所以委任無不專非親君子而何伊尹所謂惟和
惟一是一已而難任人難拒絕之任古文作壬謂包藏凶惡者
○蓋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遠此壬人也○象恭滔天
心實傲狠吾則拒之而不信使不得以達於上絕之而不用伊
不得以立於朝非遠小人而何伊尹所謂其難其慎是已○
夷率服南曰蠻東曰夷率夷則戎狄可知率備服從也○
汝十二州之牧誠能重民食○禮也親君子遠小人凡此五者
處之各得其當則不特中國順治始見三百里蠻居乎荒服之
地未可以政令齊也莫不安於邦域而不敢懷反側之心三百
里夷居於要服之間未可以威刑制也莫不嚮風慕義而不

敢萌背叛之念此帝舜欲州牧以是為國而率諸侯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者庸與帝之載
此聖君咨近臣求賢以摠其治既得人而無以眾職復因讓而
申以就職舜曰咨四岳嗟歎而告之四岳一人而總四方
諸侯之事○帝舜言四岳之官無所不統人之賢否無所不
故欲求賢必先嗟歎以告四岳也○舜言今日之天下即帝堯
起庸用與廣也帝謂帝堯載事也○舜言今日之天下即帝堯
之天下今日之事功即帝堯之事功故我紹堯之後惟恐治道
感而或入人心久而或怠故四岳之官推本其有能奮起聖
作新政合以廣帝堯之事者則以之薦揚於上使宅百揆元
采惠時字居也百揆揆度庶政之官即冢宰也堯明采惠
順時類也○言有如是之人我則使居百揆之位任夫百揆之

事彼禮樂教養虞士納言各一其官也百揆必明亮之使庶績
而咸熙山林澤藪草木鳥獸各異其職也百揆必順成之使萬
物而並育○舜曰伯禹作司空○命者眾共之舜伯禹也禹代
父鯀為崇伯入為司空主平水土○四岳及群臣同詞以禹為
對言伯禹見作司空主平水土此人可宅百揆之事也帝曰
俞允哉禹曰若舜之言首言舜曰此言帝曰者以見堯老舜
攝未嘗稱帝此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俞者欲其奉命也○
舜因群臣之奉遂命而然之以為奮庸熙帝之載惟禹之是
咨亮米惠時之事惟禹之是總可也汝平水土惟時
汝指禹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繼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
○舜言堯度土功固汝之舊績也然明亮庶事尤汝所當勉
焉平治水土亦汝之舊職也然順成庶類尤汝所當勉焉蓋

錄其舊績勉其新功也。然以司空無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於此類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皋。陶。臯。陶。讓于稷。契。名。姓。姬。氏。封。於。郟。魯。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皆。帝。嚳。子。也。皋。陶。臣。名。○。禹。因。舜。使。已。兼。百。揆。之。事。於。是。再。拜。以。致。其。敬。稽。首。以。久。於。地。不。惟。以。百。揆。之。職。讓。於。稷。與。契。而。又。以。百。揆。之。職。讓。於。掌。刑。之。皋。陶。言。此。三。人。者。一。為。司徒。一。為。田。正。一。為。士。師。可。以。兼。此。百。揆。也。帝。曰。則。汝。往。矣。俞。著。其。讓。深。情。焉。而。言。性。甚。遠。使。就。職。之。辭。○。舜。因。禹。之。讓。而。申。就。職。之。戒。言。汝。以。百。揆。之。職。讓。於。稷。契。固。見。推。賢。之。心。矣。今。汝。尤。當。往。就。其。職。不。可。辭。也。故。以。熙。帝。之。職。讓。於。皋。陶。亦。見。讓。之。意。矣。帝。亦。當。兼。任。其。事。不。可。讓。也。此。帝。舜。所。以。既。然。其。事。又。不。听。其。讓。使。仍。為。司空。兼。行。百。揆。之。事。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此聖君呼大臣必錄其舊職以申命之也帝曰棄黎民阻飢棄黎之名姓姓底對於帝嚳子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阻飢飢餓也○舜因禹之讓遂呼稷之名言住者洪水橫流之時氾濫中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黎民阻於飢也甚矣美因百姓如此所以奉汝為農師也汝后稷播時百穀汝指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五穀之長故以穀名主穀之官時謂天時播布也豈非一種故曰百穀○舜言堯昔命汝后稷為農師也汝當因天時之早晚順地利之高下教民及時以趨事如禾麻菽麥非一種也汝必教以樹藝之方黍稷稻粱非一類也汝必導以播種之術使民知高燥宜種下濕宜黍可也上一句是堯昔命棄之辭汝后稷以下一句是舜因禹

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棄稷契皋陶三人堯時舊為田正司徒士師之官舜因禹之讓仍申命舊職以終其事其曰黎民阻飢當時非有此事堯因是而設田正之官也汝后稷播時百穀豈非舜以是申命之乎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當時亦非有此事堯恐德地而設司徒之官也下曰汝作司徒教數五教在寬豈非舜以是申命之乎以至堯稷播夏冠賊教充堯為是而設士師之官也曰惟明堯允豈非舜以是申命之乎若以上三節為舊職下三句為申命庶為明白觀堯傳之意可見

帝曰棄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教數五教在寬
此聖人呼大臣之名必因舊職申命使承教數之道也帝曰棄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堯臣名姓子氏封於商帝嚳子也百姓

天下之民不親謂恩義不篤五品即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不遜謂倫理無序○舜呼堯而語之曰人為氣稟拘之物欲適之始有昧於其理故百姓父子之不相親愛兄弟之不相友順而恩義不篤者由五教之不明倫理之不正無尊卑之分長幼之序也昔堯慮百姓如此所以命汝為司徒之官先汝作司徒教數五教在寬汝指堯言作為也司徒掌教之官故者不敢忽之意也五教五品之教寬者優游不迫之謂教寬即慎微也○昔堯命汝為司徒矣今汝仍為司徒之官掌夫教化之事敬以數教不敢有一毫慢易之心寬以待命不敢有一毫助長之意父子則教之以有親君臣則教之以有義夫婦則教之以別長幼則教之以序朋友則教之以信優柔浸漬不期之以速化從容不迫不強之以速成使

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也孟子所引堯言是來正自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文從而德之亦此意此舜因禹之讓申命契仍為司徒以敷教化也

帝曰華國蠻貊猶夏冠賊奸究

惟明克允

此聖人慮遠人為中國之害命臣制刑有輕重教臣用刑有要法帝曰華國蠻貊猶夏冠賊奸究三百里之夷蠻四時之夏疑亦三百里之夷蠻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舜呼華陶言今荒服三百里之夷不守疆界而猾亂華夏服三百里之夷不安邦域而侮侮中國則遠人為害也可知冠賊奸究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究○今華夷或劫人而為寇或殺人而為賊或為姦於要荒之服或為究於華夏之內其震驚為朕師如此改作士汝指皇陶作為

也去理官○委表而為中國之屬冠賊而為內外之害如此故皇陶為掌刑之官禁夫委表得夏可也五刑有五服三

就五刑即墨劓剕宮大辟服其罪即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已三就猶三刑○蓋遠人為中國之害不可無刑以治之也汝必明夫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隨人所犯置其輕重以服之然使之服是刑者則有三就之刑如大辟則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臺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致使風中其於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有宅五刑三流五流五等象刑之當者宅居也三居三等之居○人有犯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而情可矜法可緩與夫親責勸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流而宥之然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二等之居如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如要服中三百里蔡荒服中二

百里流之類是已惟明克允明者明其刑允者當其罪○蓋以為刑雖有一定之法苟刑而不明不足以及人心不允不足以當人罪故必洞燭人情深察物理重所當重輕不至於愆刻輕所當輕使不至於姑息如此則刑一人也而人皆服其刑之當流一人也而人皆服其流之教夫如是則庶乎播夏者有所畏而姦先者有所懲而人無不信服也康誥所謂有敘時乃大明服是已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華陶以終舊職也

帝曰嗚呼若予工倣曰垂哉

性哉汝誥

此聖君求賢因眾舉以任其職因謙讓以致其戒帝曰嗚呼若予工倣誰也若順其理而治之予舜自謂三百工○舜言土工金工石工非一藝也木工數工草工非一職也是百工也不可無人以統之眾人之中誰能守法信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順

治之我則使治予百工焉不曰若百工而曰嗚呼若予工者見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氣象也俞曰垂哉俞者眾共之詞垂也工有巧思莊子所謂攬工倣之指即此也○在朝群臣因舜之問遂同辭以對曰今有一人名垂而有巧思可以順治夫百工之事也帝曰俞則容垂哉其工倣者然其舉容命也汝指垂言共工官名周謂之百工唐虞謂之共工○舜因群臣之辭遂命而然之且曰嗚呼汝共工者蓋土工金工石工惟垂之是統木工草工數工惟垂之是治故曰汝共工垂拜稽首曰謹于及折暨伯與拜手者首至手稽首者首至地讓推遜也及折伯與三臣名也及以積竹為築建兵車者折方瑛齊也詩云又缺我斨是已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垂因禹任己為莖之官不敢自居於眾拜手以尽其敬稽首以至於地而以百工之事不惟讓

於身稱又讓於折。不惟讓於折而又讓於伯。言三人可任以共工之官也。帝曰：則往哉汝諧。前者然其讓往哉者遣使就職之辭。汝指垂言諧也。○舜因垂以共工讓於父折。暨伯與於是口雖俞以然之。而又遣之以就職。蓋欲和所居之職。使所為者皆順其自然之理。諧所治之事。使所作者無過度之巧也。帝曰：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往哉汝諧。

此聖君求山澤之官。因舉舉以任其職。因謙讓以申其戒。帝曰：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嗇者順也。予舜自謂上下山林澤數也。草木鳥獸之總名。不稱祥之總稱。兩足而羽謂之鳥。四足而毛謂之獸。○蓋山林川澤。不可無官以掌之也。舜問群臣之中。誰能順治夫山林澤數。使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見。虫未發。不以火田。驅鳥獸于海隅。不使交於中國。以盡萬物之性。

者我則使之任。夫山虞之官。然不曰若上下草木鳥獸。而曰嗇若予者。則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也。俞曰：光四時。蓋臣名。○在朝群臣因舜之問。同辭以益為答。言今有一人伯益。此人可以任。夫山虞之官也。帝曰：則咨益。汝作朕虞。前者然其奉命也。汝指益言。虞掌山澤之官。周禮有虞衡。亦皆此職。○舜因群臣以益為答。遂俞而然之。且曰：咨益。以作朕虞者。蓋山林澤數。惟益之是掌。草木鳥獸。惟益之是治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虎能。讓推讓。朱虎能。西臣名。○益因舜命已為山澤之官。不敢自當。於是致拜以及其敬。稽首以久于地。而以山虞之職。不惟讓于曰朱虎之二臣。而又讓于曰熊曰羆之二人焉。言惟此四人。可以居是職也。帝曰：則往哉汝諧。往哉者遣使就職之詞。諧和也。○舜因益以山虞之官。讓于朱虎熊羆。

罷遂然其舉。以為改等之性也。當同寅協恭。贊襄其治。和聲位。無替厥職可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性欽哉

此聖君求近臣求典禮之官。因舉舉以事神之道。因謙讓勉以就職之敬。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又嗇也。四岳。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典主也。朕舜自謂三。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舜求典禮之官。必先咨嗇。以告四岳者。蓋四岳之官。總四方諸侯之事。人之賢否。無不周知。汝當訪問於衆。有能典朕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者。我則使之為秩宗之官。以主祭祀之事。俞曰：伯夷。會衆共之。辭。伯夷。臣名。姜姓。○四岳所領諸侯群臣。及在朝者。同辭以對曰：言有一人名伯夷。可。以典主人君之三禮。帝曰：則咨伯夷。汝作秩宗。前者然其奉

命也。伯夷。夷作為也。秩宗。主序次百神之官。○舜因群臣以伯夷為答。遂俞而然之。且咨以作秩宗者。蓋祀天神。祭地祇。惟伯之是理。叙百禋。享人鬼。惟伯之是治。然專以秩宗名官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周禮。惟寅。自朝。惟清。風早。夜晚。寔敬也。直則心無私曲。清則心無點污。○汝伯夷。當自早至暮。無時或懈。常如夫敬畏之心。自旦至夕。無時或忽。每存夫主一之念。能敬則此心收斂。無少私曲。而能直。直則此心虛明。無少雜亂。而能清。但見牲帛祝饒之火第。邊豆鼎俎之隆。皆秩然有序。而不亂。可以交於神明矣。此又告以事神之道也。但敬其本。而直清其效。然伯夷。首讓于夔。夔。伯夷。首讓于。首至。于地。讓推遜也。夔。龍二臣名。○伯夷因舜命已為秩宗之官。而

不敢自任。於是拜手以尽其敬。摺首以至於地。而以扶宗之官。推讓於夔龍二臣。言惟此二命。可以與主帝三禮也。帝曰。夔龍往欽哉。命者然其舉。往者遣使就職之辭。欽敬也。帝舜因伯夷以秩宗讓於夔龍。既命而然。又賦以往欽哉者。蓋敬者。事神之本。不敬則無以交於神明。汝往就是職。當爾恭收欽敬。你有官。康恭實。爾有政。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可也。然既戒之以寅。又勉之以欽。丁寧之息至矣。

百獸率舞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此聖君命官以樂為教。必告以樂德。樂諍而極。感召之妙也。爾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夔臣名。即伯夷所讓者。無王也。樂者。樂賢長也。○舜言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不可不素教而預養之也。汝后夔會和樂以教之。陶

鑄其性情。流通其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教其氣質之偏。可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其道誦誦言語。即此職也。且而温。直。正。直。温。温。和。○凡人直者。多動其直。遂不足於温。和也。必以樂教之。使直而温。而實。而栗。嘗見廣栗。莊敬。○凡人寬者。多散。於無統。而少於敬也。必以樂教之。使寬而栗。焉。夫然。則直不至於於。寬不至於於。此二者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而無。剛者堅強不屈之。意無與母。同禁止之。辭。奇。恭也。○人之堅強不屈者。常伸於萬物之上。易至於苛虐也。故以樂教之。使至於無虐焉。簡而無傲。簡易傲慢也。○人之簡畧者。常懶於為。易至於傲。物也。故以樂教之。使至於無傲焉。夫然。則剛不至於暴。簡不至於慢。此二者防其過。而戒禁之也。○四句乃樂德。所以教胥

子。養其備性之中。和也。詩言志。詩者志發於言。志者心之於外。○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心有所以。必形於言。是詩者本於心志之所發也。言詩。言歌。言讀。詩歌亦長也。○既形於言。而為詩。詩有長短之節。故以人聲求歌。以節其長短。故曰歌。永言。馬。舒。休。水。音者。宮商角徵。別也。依隨。水。長也。○歌既永言矣。則歌亦長。而鬲者。為。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是。依。水。也。律。和。音。律。謂。十二。律。言。律。不。言。呂。者。陽。統。陰。也。和。謂。也。即。五。音。○音。有。長。短。清。濁。之。難。齊。則。又。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命。節。擊。為。宮。則。大。窾。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皆。相。為。宮。是。已。此。以上。四。句。乃。樂。語。所。以。教。胥。子。養。其。樂。之。中。和。也。六。音。古。謂。無。相。奪。倫。

八音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凡屬諸和也。相。共。擊。擊。亂。倫。次。也。○蓋。未。入。樂。單。出。為。聲。已。入。樂。雜。出。為。音。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金。石。絲。竹。之。異。宜。者。莫。不。論。如。純。如。而。不。失。其。諧。和。之。音。匏。土。革。木。之。異。用。者。莫。不。纖。如。釋。如。而。不。失。其。後。之。次。矣。神。人。以。和。神。指。天。地。祖。考。今。指。朝廷。百。官。和。者。故。其。感。通。也。○樂。音。既。和。不。特。可以。教。胥。子。輔。其。偏。而。防。其。過。以。之。薦。於。郊。廟。則。郊。為。而。天神。稌。廟。馬。而。人。鬼。享。以。之。奏。於。朝廷。則。群。后。德。講。而。庶。尹。允。諧。矣。此。以上。三。句。言。祭。祀。燕。享。之。事。乃。作。樂。之。效。也。是。則。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其。休。用。功。效。廣。大。深。切。有。如。此。夫。漢。曰。於。子。擊。手。石。附。石。擊。擊。樂。之。官。於。語。辭。之。變。之。自。謂。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擊。也。○蓋。樂。器。之。中。有。大。鼓。有。編。磬。有。歌。瑟。磬。有。小。大。故

擊有輕重飛書我於作樂之際當重則重而不失其重之節當輕則輕而不失其輕之宜則石聲莫不確磬然而和矣八音獨言石者蓋石聲難知石既和則樂無不和詩曰既和且平依我擊鼓此之謂也百獸率舞百獸羽毛之總稱天下大獸有五脂者膏者肅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率皆舞蹈也○擊言樂聲既和則兩足而羽之鳥莫不飛翔而采儀四足而毛之獸莫不踴躍而舞也所謂鳥獸踴躍鳳凰來儀是已言百獸率舞則物無不知可知矣自楚曰以下蘇氏以為舜方命九官滿濟相讓無疆舉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不可不知

帝曰龍朕即聖說珍行
此聖君命臣去邪說以安衆心告臣謹出入以中當理高曰

龍朕即聖說珍行震龍為朕師龍臣名師伯夷所讓若朕舜自謂即聖疾也說說謂不忠不直之說珍行謂傷絕善人之事震動師衆也○舜呼龍而命之曰天說說之入變黑黑白驚駭衆所能使人厭常好怖背正趨邪傷絕夫善人之事充塞夫仁義之道不啻雷霆震動驚駭我衆此朕之所以甚惡也命汝作納言命今也汝指龍言納言官名○說說如此苟無官以主之則無以謹出入之防而駭听我衆矣今命汝作納言之官以謹出入之防焉如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中書門下省今之通政司給事中皆此職也風夜出納朕命惟允風早夜晚也出謂宣上言納謂受下言朕命君命允當也○彼命今政教上之所以宣於下也汝必風夜孜孜無敢逸豫使謹審既允而後出審其果內空雙奉之言則繳納之效是前

說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施教奏復違下之所以陳於上也汝必早暮惟勤無敢怠慢使謹審既允而後入審其果便使謹審之言則此還之天於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誠能如是又何說說珍行震龍為朕師之有哉然上曰命汝作納言但言納不言出下以出納重言又謂之朕命何哉蓋上言納而不言出以下文出納五百九也下出納又皆曰朕命者以見出納雖有上下不同實皆主表人君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教汝惟時亮天功

此聖君命群臣舉其功而相天事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不差也重數以告之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帝舜於上文既分命之至此又重舉其功以告之蓋各詢者則有四岳百揆者則有伯禹稷契而百揆百官百姓不親而契數五教舉陶明刑畫作共工在為山虞而伯夷與舜等皆子而能作納言此九官與十二牧所謂二十有二人也教汝惟時亮天功教汝時是亮相也天功天事○十二牧職雖不同而其兩掌無非天事可不以教為主者四岳無教則足以總四方諸侯之事十二牧無教則足以致變夷率服之任百揆以教為主則能明亮庶幾順成庶幾任右理以教為主則能審時百穀而蒸民乃粒以教而掌教刑則教從而刑清以故而任虞工納言則虞工納言各致其效此帝舜咨命二十二入必以教之一辭總戒之也何則蓋分命之時有各馬有不若馬此則總命之以資有教戒者有不教戒者此則總戒之以教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明庶績咸熙分此三言此聖君因時考課之法明而信故衆功皆廣而遠人得以刑也

三考考績年也考核實績功也○舜命二十二人之後
而又立此考核之法者蓋以日月易流人心易弛不立此考核
之法以時奉行則無以作起其怠惰靡弛之心矣故必三載考
績者蓋三載夫運三周時物三變人之功過可見於是可以考
其功能第其上下矣但不可遽施黜陟也○三考黜陟幽明
三考九載也黜陟升也黜謂無功明謂有功○蓋三考已歷
乎九載矣必以久而可見功以久而有成於是施其黜陟之法
焉彼四岳九官十二牧斂乃攸司此明而有功者也則加地進
律以陟之四岳九官十二牧曠官廢事此凶而無功者也則削
地貶爵以黜之庶績成而庶民康庶績成而庶民康庶績成而
庶民康庶績成而庶民康庶績成而庶民康庶績成而庶民康
考核之法其嚴如此則人人莫不立於事功殆見典禮之考
禮備而樂和等教刑者教數而刑推平水之而有善厥成功之

美播百穀而有蒸民乃粒之休衆功豈不於是而皆慶哉分
地三苗分別也此與昔同分地謂善者為不善者寬徒之使分
皆而去也三苗國名○三苗之國昔在荆揚恃險為亂負固不
服舜攝位而寬遠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旧都猶頑不即
工禹攝位之後帝命祖妣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至是
以此黜陟之法考其善惡善者留惡者使分地而去也然黜
去止於三苗則黜幽之寡可知矣此二句又言黜陟之效

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終叙聖君一生之始終也舜生三十徵庸徵者庸用也○舜
生則徵耕于歷山供為子職年至三十歲堯方召用歷試諸難
之事也二十在位位即臣位○堯歷試舜諸難之事三年攝
行相事又二十八年通計三十年故曰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力乃死陟方猶言升遷所謂祖落而死是已○除歷試三年
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外又自月正元日格于文祖為天子
五十年舜乃祖落而死也通計得舜百有十歲此史臣於篇末
所以總叙其始終也○大抵舜典一篇自慎微五典至汝陟帝
位是堯歷試三年內事自受終文祖至遏齊八音是堯老倦于
勤舜攝二十八年內事自格于文祖然後方真即帝位而行天
子之事然亦不過恭己南面執黜陟之法責成九官十二牧而
已外此五十年無事可見故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
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信夫

書曰經章句訓解卷之一

大禹謨

禹姓。崇伯鯀之子。黃帝玄孫也。以金德王都安邑。謨也。謂君臣相與謀度。計畫之嘉言。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皋陶謨。蓋綴所以備二典之未備也。今文無古文有。今文謂謂伏生所傳。古文謂孔壁所藏。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言大臣德教宣布于天下。敬謹以事乎一人。曰若稽古大禹。曰若發語辭。與堯舜二典曰若。同乃史臣模倣二典為之。稽考也。禹姓。繼舜而有天下。故亦以大稽。○史臣將紀大禹之謨。故先以曰若為發語辭。言考古大禹者其謨如下文所云也。曰

文命敷于四海。曰者史臣之言。文者德之蘊於己。命者德之手於民。敷布也。四海即禹貢之四海。○史臣言東望海隅。西望流沙。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也。高之德教無不敷。南極衡陽。北盡燕冀。吾不知其幾千萬程也。禹之文命無不被。觀其治水之功。遍歷九州為可見。史臣以是稱之。亦猶堯之放勳。舜之非開。意也。祗承于帝。祗。敬承也。○大禹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若可少懈矣。猶且敬畏小心。君陳克艱之謨。曰陳于前。惠迪從逆之誥。每告于上。惟恐天下之不治。不知文命四敷也。此史氏之言。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此言君臣各盡其當。為則政事脩而斯民化矣。曰后克艱厥后。曰者大禹所云。后君克艱艱難也。○禹言代天出治。統御四海。



者君也。一日二日萬幾。誰之責乎。要必以難為之君而不敢。其為君之道。使法度不至於廢弛。逸樂不至於縱恣。可也。臣有艱厥臣。代君出治。整理庶務。若君也。天工人代。誰之任乎。要必以難治之。臣而不敢。易其為君之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嚴恭寅畏。不敢怠慢。可也。孔子所謂為君難。為臣不易。蓋本諸此。政乃乂。政即紀綱法度。禮樂教化之類。乃者難辭。又治也。○君臣既各盡其克難之道。是以禮樂刑政。乃能燦然而昭明。紀綱法度。乃能秩然而振舉。則政事斯能脩治矣。黎民敏德。黎民敏速也。敏德。謂速化於善。○君臣克難。政事既脩。由是愚戾之民。莫不於變而時雍。黔首之箠。皆不偏為。夫爾德。雖風之偃草。不足以喻其效。地之敏樹。不足以喻其速。自非君臣克艱。固無以致政事之脩。非政事之脩。又何以致斯民之化。此以下方為禹之謨。

禹之謨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

惟帝時克

此聖君然克艱之旨。而推其於兪。原克艱之實。而歸諸禹。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兪。允。然其言。允。若。茲。嘉。言。之。辭。嘉。言。罔無攸所。伏藏也。○舜因禹陳克艱之謨。有契於心。遂命而然之言。人君真知其為君之難。信能盡其克艱之道。則必廣延衆論。而嘉謨嘉猷之悉陳。善類畢集。而忠言黨論之咸著。所謂謀審無蓋。有裨于苗者。在是矣。野船遺賢。野謂山林遺賢也。賢謂有德者。○蓋天下賢才未易舉也。今而懷才抱道者。莫不皆欲立於王之朝。佩仁服義者。莫不志願仕於王之世。所謂空谷無白駒之歎者。在是矣。善言進而賢才用。政事豈有不乂者乎。萬邦咸寧。萬邦者天下諸侯之國。咸寧。寧安也。○善言進而賢才用。政事豈有不乂者乎。

之廣未易安也。今而星羅棋布之國無一不各得其所。錫圭僇爵之邦無一不各遠其生。所謂萬邦作乂在是矣。黎民豈有不敬德者乎。此皆由君臣能盡克艱之道。致此克艱之效。如稽于剏稽考也。衆謂衆人。○堯之所以能如此者。豈無所自哉。蓋由好問好察。而考衆人之公。清問下民。而詢蕩蕩之言也。○舍已從人。○舍棄也。已謂已私。後隨也。人謂衆人。○已有未善。則棄已之短。人有其長。則從人之長。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已。惟其如是。此蓋言所以用攸伏也。不虐無告。虐害也。無告。天民之窮者。○顛連無告之人。人所易虐也。堯則惠鮮鰥寡。使得以遂其生。懷保小民。使得以安其所。惟其如是。此萬邦所以咸率也。不廢困窮。廢遠也。困窮。士之未遇者。○未遇之賢。人所易慢也。堯則詢岳闢門。使得以達於上。廣求博採。俾得以立於朝。

惟其如是。此野所以無遺賢也。惟帝時克。惟攝也。帝謂帝堯時是也。○然忘私。順理愛民。好古非他人所能。惟堯能之。考衆從人。矜孤憫窮。亦非他人所重。獨堯重之。舜不敢以此自謂已能。而歸諸帝堯。則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

為天下君

此言聖德同天。全乎体用。天命眷君。極乎富貴。益曰都帝德廣運。益伯益都敷美之詞。廣者大而無外。聖德之體運者行之不息。聖德之用。○伯益因舜尊堯。將言堯德。故以都之一字。歎美於先。言欽明文思安安。堯之德也。允恭克讓。亦堯之德也。以言其德之廣大。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不啻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持載也。以言其德之運行。則行健不息。純亦不已。不啻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此廣運二字。所以總言其綱。下聖神武。

文請前用。乃聖乃神。聖者無不通。神者不可測。○以言其聖。則德盛仁熟。泯然無可見之迹。不思不勉。渾然無可拘之方。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是已。以言其神。則不疾而速。無所息之可接。不行而至。非心思之可度。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是已。此即全體妙於無迹者也。乃武乃文。戡定禍亂之謂武。經緯天地之謂文。○自聖人英華發外而言。文理密察。足以經緯夫禍亂。非武而何。自聖人英華發外而言。文理密察。足以經緯夫天地。非文而何。此即全體蹟於可見者也。曰聖曰神。曰武曰文。皆謂之乃者。以見財廣運之所發。與望天眷命。皇天眷顧也。天命。○堯有是德如此。故皇天眷而顧之。使自百里至有萬邦。佑而命之。俾自唐侯特起為帝。攝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也。奄有四海。奄盡也。四海。即禹貢四海。○是以東漸于海。西被

流沙。地理雖至遠也。而堯為之。衡山以南。幽冀以北。疆域雖至廣也。而堯為之。無得之。所謂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地莫非其有矣。為天下君。君者群也。群下之所歸心也。○而又尊居九重。統御四海之廣。恭己南面。表率臣庶之衆。所謂際天所覆。極地所載。一民莫非其臣矣。豈非全体大用之效驗歟。此益因舜尊堯。又舉堯德以勉舜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此言善惡以類而應。為甚速也。禹曰惠迪吉。惠。順也。道。吉善也。○禹言石先艱厥后。臣克艱厥后。此惠迪之謂也。由是政事修舉。黎民敬德。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此惠迪所以吉也。若益言帝德廣運。以至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豈非惠迪吉之謂乎。從逆凶。從。順也。逆。反道者也。凶。反吉者也。○苟君不能。不君道。臣不

能臣取此從逆之謂也。由是嘉言伏藏，野有遺囑，萬邦之廣不能咸寧。此從逆所以凶也。若夏桀弗克，若天派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豈非從逆凶之謂乎？惟影響影形之隨者，響者之應者。○禹又言人之順善則吉，從惡則凶，其感應之速不啻形方動而影即隨，才出而響即應也。劉向所謂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即此音，蓋上文禹以克艱之謨陳於舜，舜不自居歸於堯，於此又言天道可畏，以見不可以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此大臣戒君保邦於未危，必詳言儆戒之目，極言儆戒之效也。益曰：吁，戒哉！吁者差數之辭，戒者儆戒之謂。○益將陳儆戒之謨於舜，故先以吁之一字起其聽，復以戒哉一語致其勉也。

儆戒無虞，儆戒防虞也。○蓋和生於和而生於治，危不坐於危而起於安，今雖治定功成，萬邦咸寧，正四方無虞之時也。無虞之時，多溺宴安而不儆戒者矣。人君必當兢兢戒謹而預防於未亂之前，業業危懼而儆戒於未危之際，所謂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已。若下文所言，豈非儆戒之道乎？因失法度，固勿也。禁止之辭，法度則制度。○無虞之時，人心易懈，法度易至廢弛也。故禁止之使，紀綱文章不致失墜，禮樂刑政不致廢弛也。若太甲欲敗履，履敗禮非失法度之謂乎？因遊于逸，固亦禁止之辭，遊謂遊逸以身言。○無虞之時，遊逸易至於縱欲也，必禁絕之，使無般樂，急儆時田獵以病其民可也。若大康盡遊無度，歌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非遊逸之謂乎？因淫于樂，淫過也。耽於酒色，謂之樂，以心言。○四，無虞之時，易以酒色

耽樂也。故必制節之，每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可也。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是已。此以上三者非無虞之時所當謹畏者，任賢勿貳，任用也。賢有德者，任之不專，謂之貳。○人君用有德之人，當任之專，信之篤，不可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可也。去邪勿疑，去餘也。邪不正之人，疑猶豫也。○人君去不正之人，當屏諸遠，勿終身不齒，不可猶豫不決，使得苟容於朝，可也。疑謂勿成，疑謂事之未安者，謀畫謀成謂成其事。○人君於所謀之事，有疑而未安者，則必揆之於理，如弗詢之謀，無稽之言，則不復成就之。○百志惟慎，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之賢也。○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不可任，方寸之間，光輝明白，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胸臆之內，瞭然不蔽，則百志惟慎矣。

遠道以干百姓之望，遠道有理也。○求也。舉謂稱道。○蓋仕一取天下之中正也。多則務，寡則察。人君當審其孰為道義之正，孰非道義之正，不可遠道義以求百姓之稱譽也。○罔罔百姓以從己之欲，嗜也。欲謂己私。○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天下之公理也。反之則非公理矣。人君當知其孰為民心所好，孰非民心所好，不可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道百姓之心，以從己之欲也。無怠無荒，四美具，五惡階也。以心言，荒忽也。以事言，四夷謂遠人，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人君於上八者朝夕戒謹，內無怠於心，夙夜匪懈，外無荒於事，不惟謹之於念慮之微，而又防之於事為之著，則吾身既備，而治道益隆矣。殆見東而被髮文身，南而雕題交趾，習俗不同，未易達其志也。今則莫不於是而來王，西而被髮衣皮，吐而衣毛穴居，當好不，未易通其

欲也。今則莫不於是而向化。此伯益以是相廣。大禹克親。夏之
之。曰。罔曰勿非。惠迪乎。曰。四夷來王。非得言之謂乎。上二
句乃總言其綱。中十句備言其目。末一句極言其效也。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此大臣數美以勉乎君。欲推德政使民樂其生。蓋勸德使民保

於久也。曰於帝念我於歡美。辭念者故舜念益所言。○禹因

益言儆戒之道。將欲推廣其旨。故先以於之一字贊美益之所

言。復以念我一語勉其君之所思。所以起下文陳謨之地也。德

惟善政。德即罔失法度之類。政即六府三事之類。○蓋人君能

德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可謂有其德矣。德不

徒。德必政教之施。無非是德。流行。號令之發。無非是德。言善可

也。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是已。政在善。民政者養民之具。民

者無位之稱。○蓋任賢才去姦邪。備六府三事。可謂有其政

矣。然政不徒政。惟當有以養其民。故必推六府以爲養。使民遂

其生。和。三事以爲教。使民復其性可也。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

是已。水火金木土穀。惟備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也。修。謂無不

治。○洪水爲害。而六府不得以脩治矣。今則溝洫之道。井泉之

及。水之利脩矣。鑛。鑛。有。變。變。有。禁。禁。火。之。利。脩。矣。產。於。地。者。取

之。有。時。鎔。範。以。成。之。而。金。之。利。無。不。脩。植。於。山。者。斬。之。有。時。輪

材。以。取。之。而。木。之。利。無。不。脩。以。至。辨。肥。瘠。相。高。下。而。土。之。利。無

不。脩。播。種。以。時。耨。耨。有。節。而。穀。之。利。無。不。脩。或。相。制。以。洩。其

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脩。矣。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正。德。者。正。民。之。德。利。用。者。作。爲。器。器。厚。生。者。厚。民。之。生。和。者

無。所。乖。戾。○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必。設

爲。序。序。之。中。之。以。尊。第。之。義。使。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

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織。紉。以。足。布。帛。工。匠。以。足。器。器。德。德。有

無。商。通。貨。財。所以。利。民。之。用。也。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民。衣。帛

食。肉。不。飢。不。寒。所以。厚。民。之。生。也。三。者。各。當。於。理。而。無。所。乖。戾

曰。惟。和。馬。九。功。惟。叙。九。功。者。各。六。與。三。也。惟。叙。者。合。脩。與。和。也

○府。事。不。能。脩。和。九。功。固。不。能。惟。叙。矣。今。則。水。火。金。木。土。穀。相

克。相。制。無。一。之。不。脩。正。德。利。用。厚。生。相。正。相。養。無。一。之。不。和。所

以。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九。叙。惟。歌。叙。謂。府。事。各。順

其。理。歌。謂。九。者。之。叙。而。詠。之。歌。○言。九。者。既。已。脩。和。各。順。其。理

民。享。其。利。莫。不。歌。詠。以。樂。其。生。如。當。時。在。外。有。擊。壤。之。歌。在。朝

君。臣。廣。歌。之。類。是。也。戒。之。用。休。戒。論。休。美。也。○然。始。勤。終。怠。者

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

不。廢。故。當。有。以。激。厲。之。其。勤。於。是。者。則。戒。論。休。美。之。女。周。制。痛

黨。之。官。以。時。書。民。孝。悌。睦。姻。有。學。之。類。與。夫。格。則。承。之。庸。之。是

已。董。之。用。威。善。善。威。刑。也。○其。怠。於。是。者。則。督。責。懲。戒。之。如。庶

頑。諫。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權。以。記。之。書。用。識。戒。之。類。與。夫。書

則。威。之。是。已。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勸。者。因。其。情。而。感。激。之。九。歌

即。九。叙。之。歌。俾。復。壞。朋。也。○天。下。之。理。處。必。有。衰。成。必。有。敗。故

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

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則。前。日。成。功

得。以。久。存。而。不。壞。府。事。脩。和。得。以。與。天。地。而。同。久。此。由。因。益。德

戒。之。謨。推。廣。其。旨。言。人。君。以。德。爲。政。而。民。樂。其。生。即。益。所。言。無

虞。之。時。也。能。保。治。之。道。而。民。期。於。久。即。益。所。言。儆。戒。之。道。也

其。旨。同。矣。

帝曰創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此言魯贊乎三才。蓋治於萬世皆本大臣之功也。帝曰創地平天成。前者然其言。地乎指水治言。天成指生物言。舜因禹陳養民之政有美於心。遂俞而然之。言洪水為害之時。地不得其平。天雖施亦無自而成矣。今則四海會同。燕土交正。而在地水土無一之不平。求其洪水方割。滄海懷山。襄陵者無有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而在天生育之功。無之不遂。求其五穀不熟。萬物不育者無有也。豈非天地位乎。六府三事允治。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所自出。故曰六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所當為。故曰三事允治也。治指脩和言。○水土未治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而府事亦不能以脩和矣。今則水以制火。火以鍊金。而水火金之利信乎無一之不脩。金以克木。木

以壘土。土以生穀。而水土穀之利信乎無一之不洽。以至父慈子孝。兄弟和睦。夫義婦順。而民德信乎無一之不正。工作什器。商通貨財。而民用信乎無一之不足。故魯贊。不飢不寒。而民生又無不厚矣。豈非萬物育乎。萬世永賴。萬世指後來言。亦長也。○夫天地賴聖人而平成。則歷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府事賴聖人以允治。則萬世之遠不能賴府事以為養。是聖人之功與天地相為終始也。故曰永賴。時乃功。時是也。指萬世永賴功績也。指治水之功。○然萬世永賴。天地以有生。萬世永賴。府事以為養。此誰之功歟。是乃汝大禹導導平成之功。而非他人所能與也。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豈水東注。維禹之績。此之謂也。

帝曰格汝禹

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聖君時大臣使攝傳敘在已老而既忘勉大臣勤以臨民。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格果也。有與又同載年也。○舜已知禹賢可使攝傳。故不咨四岳。即曰格汝禹。使進於前。而告之。言我除居攝二十八載外。今居天子大寶之位。三十又三年矣。耄期倦于勤。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倦怠勤勞也。○舜言今我年已九十三歲。既至於耄。又入於期。則血氣既衰。筋骨疲倦。萬機之繁。急於總理。庶政之多。倦於所為。矣。汝惟不怠。總朕師。汝指禹。不怠。謂無倦於勤。總。率領之也。朕師。謂我民。○汝當留精旨治。常懷宵衣旰食之憂。嚴恭實畏。存兢兢養養之念。子以總百官。均四海。子以奉天命。答其師可也。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即帝位。舜讓弟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

惟帝念功

此言已德不勝同列。欲君念其德。思慕惟在同列。欲君念其功。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佞朕。禹之自謂。德者人所同得之理。罔無克。厥依歸也。○禹因舜命已以總朕師。乃曰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然後致斯民之化也。今我無德於已。不勝重任之寄。民生總聚之民。不我歸也。蓋將美皋陶之德。致先謙言在已之短。猶舜言讓于德弗嗣之意。皋陶造德。德乃降於民。懷之。道勇往力行之意。種德謂明刑以布德。降下也。魯黑。懷服也。○禹言已德之罔克。必舉同列之可克者。言皋陶明五刑。而有勇往力行之意。彌五教。而制百姓于刑之中。雖曰明刑。實所以布德也。故德下及於民。黑髮之徒。莫不心悅而誠服。黔首之輩。莫不愛戴而歸往。觀其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可見帝念其

念者欲發念於口而不忘○禹言皋陶之德而民懷服如此
當思之於心無造次之或念念於口無頃刻之或忘如所謂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義以我受民可也念茲在茲
釋茲在茲念禹自念也茲此釋舍也皆指皋陶○禹既舉皋陶
之德欲發念之而不忘於是又歷叙其在已向慕之誠以爲我
念皋陶使此人攝帝位不待選於衆固在於皋陶矣念皋陶不
攝此位而別求其賢亦未有過於皋陶焉是用舍皆在此人也
名言茲在茲死出茲在茲名言名而言允出至誠而思亦
指皋陶○禹言我將廷臣名言於口念之使攝帝位廷臣未有
出於皋陶固在此人而不他求我將功臣沉默於心思之使攝
帝位功臣亦未有出於皋陶亦惟在此人而不他求焉是語默
皆在此人也惟帝念功指明刑弼教○皋陶明刑弼教之功

既已如此今我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皋陶者惟帝當深念
其功無殊於我之向慕而使攝位可也朕德罔克宜足以總朕
師我禹稱皋陶始言其德終言其功者蓋德者功之本功者德
之著其實一也特反覆言之耳

帝曰皋陶惟茲庶罔或干予正

時乃功懋哉

此言天下無犯法之人由大臣有用刑之美聖君錄其功而勉
之也帝曰皋陶惟茲庶罔或干予正茲此也指當時言臣庶
猶言臣民罔或猶言萬一千犯也予舜自謂正者政也所以正
人之不正○舜因禹推讓皋陶於是稱皋陶之功以美之言當
此之時百僚師師奉承法令無一或犯於我之政治群黎百姓
偏爲爾德無一或干於我之政刑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汝指皋陶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五教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舜言惟茲庶罔或干予政者豈無自而然哉蓋
由汝皋陶爲士師之官能明夫墨劓剕官大辟五等之刑以輔
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品之教使民止善而遠罪出刑
而入教也期于予治期者先事取必之謂治者明刑弼教之效
○今欲汝明于五刑豈威民畏已而已是期我至於禮樂彭法
度者使四方風動萬國咸寧從欲以治也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中協合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汝爲士師之官始雖不免於
用刑然則辟以止辟是以刑措不用天下皆爲中道之歸上不
用刑百姓舉無過差之失三代而下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
醇厚幾致刑措其庶乎此矣時乃功懋哉時是乃汝也功謂明
刑弼教美其已然德謂勉力不怠期其未然○蓋刑期無刑民
協于中是功也未誰之功歟乃汝皋陶明刑之功也民不犯法

上不用刑是績也果誰之績歟乃汝皋陶弼教之績也汝之功
績既已如此尤不可有自滿之意故必惟日孜孜不以民協于
中而不加勉終日乾乾不以民不犯法而不戒慎豈可聽雨之
讓而怠已功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

茲用不犯于有司

此言君德盡善故隨事而能寓其仁君德決民故感化而能外
於法皋陶曰帝德罔愆德好生之德即簡寬之類罔無愆過也
罔愆即所謂中○皋陶因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上言刑
措不用民協于中非予之功皆本帝德無太過不及而致然也
此罔愆二字所以提其綱下文九事所以詳其目罔下以簡
謂居上而臨下簡者要而不煩之謂○蓋上煩密則下無所容
帝身爲君居上臨下不親細事不行臣職但執賞罰之權無陟

幽明而已。則臨下以簡也。可知所謂居敬而行簡。以隨其民。亦此意。御衆以寬。御治也。衆謂衆人。寬者弘而不迫之謂。○御者急。優則衆擾。亂帝舜為君。統御四海。而包涵備養。表正萬邦。而含弘光大。未嘗倖勢作威。倚法以前也。則御衆以寬也。可見所謂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亦此意。○刑罰。又兩罰。刑罰。嗣後嗣。舉親而言。○刑罰所以懲有罪也。聖人因人有罪止及其人。而父子罪不相及。所謂罪人不孥。是已。當延于世。當慶賞。延遠及也。世謂子孫。舉疎而言。○慶賞所以褒有功也。聖人因人有功。賞不止於一人。則遠延于後世。所謂仕者世祿是已。此聖人惡惡知而善善長也。有過無大。省寬過誤也。○蓋人有不識誤犯。此過誤者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上文所謂首末肆赦。是已。刑故無小。刑兼五刑。故謂有意。○蓋人有知之故犯。此不忌者也不忌。

故犯。雖小必刑。上文所謂怙終賊刑。是已。罪疑惟輕。罪請加法。於人疑定也。如詩靡所止疑。是已。輕請從輕。○人有是罪。加以是刑。固已定矣。而於法之中。又疑其有可重可輕之兩途者。則從輕以罰之。功疑惟重。功請人。之有疑。疑亦定也。重請從重。○人有是功。加以是賞。亦已定矣。而於法之中。又疑其有可輕可重之兩途者。則從重以賞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謂大辟。辜罪。經常也。○人有不輕不重之罪。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則恐失於輕縱。一者固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聖人之心。以為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自所謂好生之德也。王制所謂附從輕。殺從重。即此意。好生之德。洽於民。以無用不犯于有司。天地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

之心為心。故曰好生。洽謂浹洽。茲指臣庶罔或干正而言。有司即主典刑罰者。○蓋聖人用刑行賞。多過厚而不過薄。寧失經而不妄殺。所以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故其德流衍洋溢。滄于人之肌膚。漸滋浸漬。浹於人之骨髓。故能去殺勝。不犯有司之法。出刑入教。而無或干人君之政。然此非臣之功。皆帝之德也。皋陶以舜表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聖君遂願治之心。由大臣有輔治之美。帝曰。俾予從欲以治。俾使也。予舜自謂欲願也。○帝舜言民不犯法。上不用刑。我之所欲也。刑期無刑。民協于中。亦我之所欲也。今汝皋陶明刑弼教。期于予治。刑期無刑。能使我遂所願。欲以治矣。四方風動。風

動如風。鼓動萬物。言從化之效。○是以自西自東。地域之遠。未易治也。今則鼓舞動盪。於德教之中。有如風之偃草。不見其有為之迹。自南自北。地里之遠。未易化也。今則振奮踴躍。於治化之內。有如風之動物。莫知其所以然之妙。惟乃之休。乃汝也。指皋陶休美也。指四方風動。○然四方風動。刑措不用。是休也。果誰之休。則汝皋陶之休也。民不犯法。上不用刑。是美也。果誰之美。則汝皋陶之美也。帝舜上文以民協于中。稱美夫皋陶。皋陶以民不犯法。歸美於帝舜。舜於此又申言以重歎美之也。

帝曰。來禹。濬水。儆予。此言大臣功德各極其盛。天命眷顧。終歸於已。帝曰。來禹。濬水。儆予。來禹猶曰。格汝舜。濬水。洪水也。儆懼也。舜自謂。○舜將叙禹功德之盛。故進禹以告之。言今山崩水渾。下流淤塞。雖曰

天受命上天以是澤水傲慎於我也。其火所起雖在老時舜既攝德善猶未息故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寬也。成允成功惟欲賢允信也。成允謂能踐其言成功謂能治夫水。汝指大禹賢誌也。○蓋他人能言而實不繼者有矣。禹則奉言而能踐其言。他人九載無功者有矣。禹則試功而能有其功。謂之曰惟汝賢者以見獨禹能之也。詳此必禹初治水時嘗數言試功至是而果驗舜即其言以美之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勤者不怠之謂儉者不奢之謂滿足假天也。○常人恃功而怠安能勤於功而修安能儉於財則三過不入而荒度土功其克勤于邦也可知。非飲食而惡衣服其克儉于家也可見。有此二者孰不自居而矜伐哉。禹則勤克矣不敢自滿而自足儉雖能矣不敢自大而自矜故曰惟汝賢也。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爭惟不自滿假能指勤儉。○蓋能者居之嫌常人不能助不矜高禹則克勤克儉不自滿假雖能過天下而無矜誇之心故天下愈服其能而莫敢與之爭矣。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汝謂誇伐功指成允成功。○蓋功者爭之府常人有功孰不誇伐禹則成允成功有此之美雖功過天下而無誇伐之意故天下愈服其功而莫敢與之競矣。子槐乃德嘉乃至緒懋者感大之意德指勤儉毒美不天結功也。○舜言禹有克勤克儉之德雖不自矜我則以為盛大而天下莫能加焉。禹有成允成功之秀雖不自伐我則以為盛大而天下莫能及焉。然功德皆曰乃者明非他人所能與也。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汝躬指禹身陟升元后居者也。○蓋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曆數紀歲時氣節之先

後也。汝有此盛德大功。知帝王相繼之次第。當歸於汝。禹之身汝終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言心有兩途。必盡擇守之功。斯無過差之失。人心惟危。人心指其發於形氣者。危謂危殆而不安。○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生於形氣之私。所謂人心也。雖曰上智不能無是心。但人心易私難公。苟不知所檢制。則蕩於情流於欲。而有所不安矣。道心惟微。道心指其發於義理者。微謂微妙難見。○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發於義理之正。所謂道心也。故雖下愚不能無是心。但道心難明易昧。苟不知所擇守。則為私欲蔽塞。沉於虛無而難明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者擇之審

一者守之固。允信也。無適不及之謂中。○然心有理欲之異。而人不可無擇守之功。故必學問思辨。精以察之。使知孰為人。孰為道心。固執力行。以守之。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從事於斯。無少間斷。但見應接之間。莫非天下之正道。求其人心惟危者。無有也。醉醉之際。莫非天下之正理。求其道心惟微者。無有也。動靜云為。信乎無過不及之差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言之無據者戒無聞於耳謀之自專者戒無見於用無稽之言勿聽。稽考也。言謂空言。勿者禁止。聽信也。○蓋誠辭之說。詳之辭。此無稽之言也。是言也。乃一人私意。非天下之公論也。

之是以妨政而害治要當拒之而不信絕之而不聽可也則向所謂非其人而語之弗聽即此意也謂之謀勿庸論也謀謂計事庸用也○蓋不容之左右稽之國人此弗詢之謀也是也乃一人私見非天下之公理用之足以妨政而害治更當絕之而不行禁之而勿用可也劉向所謂忽忽之謀不可為亦此意上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告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朕言不再

此言君民有相須之勢必極言安危之戒利害之幾也可愛非君蓋天生斯民有欲無主乃亂豈非可愛者即君子可畏非民民情大可見小民至難保豈非可畏者即民乎此二句平說以開其端下文即詳其實矣非君何則君民不大有君也蓋君

戴○林生德聚之民非有君以治之則強得陵弱聚得暴害何所奉戴以生乎此君之所以可畏也所謂民非君則克奪臣以生是已后非眾國與守邦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君非天下之歸則無以繫斯地蓋斯地而誰與為守乎此民之所以可畏也所謂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是已此言君民相須民固不可無君君尤不可無民也欽哉欽敬也○言君民有相須之勢人君不可不存敬畏之心故必知君為可畏思盡可畏之道知民為可畏思盡可畏之道故曰欽哉也慎乃有位慎所敬之見於事乃君禹而言○人君一念不謹或以遠四海之憂日不謹或以基無窮之患故必兢兢業業以謹其所居之位不敢有一毫驕己之欲可也此欲盡可畏之意也慎其可畏即慎之存於心慎治願欲也○蓋人情莫不欲壽則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

富貴則厚之而不困不敢有一毫逆民之情可也此欲盡可畏之意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四海指民言窮困之極也天祿指崇高富貴永長終盡也○人君苟不能謹其所居之位敬慎其可厭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故四海之民窮困而不堪天下之公難運而失所老弱者轉半壽少壯者散之四方則人君所事崇高富貴絕而不復續矣豈不深可畏哉首言君民相須末又專歸重於君以見君之不可無民也於民之無君也惟口出好與我好善舉也其共也○蓋口者言語之關吉凶榮辱所由分也一言善足以解紛而息爭豈非出好乎一言不善足以招兵而取侮豈非興戎乎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也朕言不再朕自謂不毋謂無他說○言發於口而有害之分可畏如此今吾不惟告汝以心法傳道統而又告汝以治法傳治統此堯之告予可謂審矣今吾豈復更有他說乎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詳避也

禹曰放下功臣

帝曰毋惟汝諧

此因大臣請卜告以上吉之意因大臣堅辭申以居攝之戒禹曰放下功臣惟吉之從木幹曰放下者歷下之也功臣指有功之臣後謂使之居攝○禹因舜使已攝位不容侵據言曰在廷之臣若伯夷與禮樂陶掌刑契之數教養之典樂有功之臣非一人也帝當歷下之惟吉是從焉禹欲歷下冀自有以當之而已得遂其辭也帝曰禹言占惟先敢志昆命于元龜言占掌占卜之官故曰昆命也元龜大龜能知天之明○舜禹言官占之法以人謀為主以神謀為輔國有大事將欲卜筮必先占已志所向然後使今之元龜鑽灼以求吉凶未有占卜不

先斷已志而後令之於元龜也此官占之法先人謀而後鬼謀也如此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朕志舜之意詢咨謀度僉衆也同謂同於朕志鬼神天地祖考之類依謂依於朕志龜卜筮著也協從謂合同朕志○舜言占卜之法固以人謀為之主人謀中又以已謀為先今我命汝以居攝是我志先定矣我志既定謀之於人則左右國人皆同乎我質諸鬼神則天地祖考亦依順乎朕以至卜之於龜而龜筮之於著而著吉龜筮亦皆協從朕志矣然人謀鬼謀惟朕是從如此今汝又何用更枚卜乎言不必卜也卜不吉占卜兼龜筮言習重也○蓋占卜之用龜筮逆固以為吉筮從龜逆亦以為吉是占卜不待龜筮俱吉亦可為用矣况今我之下汝龜筮已皆協從而重吉得大同之占者乎禹拜稽首固辭拜從兩手而下

稽首頭至地也固辭再拜○禹於是拜手以盡其敬稽首以至於地而固辭者蓋不特始請枚卜之辭至此稽首於地而再拜矣帝曰毋惟汝諧母者禁止辭汝指禹而言諧和也○舜因禹之固辭於是禁止而不聽拒絕而不容以為功臣雖多惟汝可以攝此大君之事廷臣雖衆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此大臣以時受攝而告廟必總百官如前人所為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正月建寅之月朔旦月之首日受命禹受舜之命神宗堯廟也○禹因舜以天下讓舜之弗獲乃於明年歲首之正月月首之朔日受舜攝位之命於堯廟奉帝正始之義於神宗蓋古人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所從受者以見受授之始終也率百官若帝之初率總率之百官內外百司謂諸神也○是

以內而公卿大夫非一人也禹則總率之亦若帝舜攝位之初察璇璣舉祀禮觀諸侯外而州牧侯伯非一職也禹則統領之亦如帝舜受命之始時巡守一正朔同制度焉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是土官廟也曰率百官若帝之初是臨群臣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

其克有勲

此聖君命大臣以伐苗大臣不惟會諸侯以聲苗罪而又戒將士以期伐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咎嗟之詞惟獨時是也有苗指其君長言徂征謂往正其罪○帝發咎嗟之詞呼大禹以告之曰當此之時海內外各迪有功惟是有苗之君頑慢弗率不循教命作臣乍叛負固不服汝當誥爾我兵往正其罪張皇六師取彼凶殘可也禹乃會群后會徵會群后諸侯也○禹受舜命以徂征於是徵會天司徒司馬之官使

皆至于左右聚集天司空亞旅之職悉告于王廷則群后無一不命集矣○子師曰濟濟有衆咸暨朕命誓我師衆也謂士卒之類濟濟和整衆盛之貌○群后既集禹於是戒善士卒之衆曰爾濟濟多士非一人也當無敢誼譏悉聽我誓汝之言桓桓虎賁非一職也當精白一心咸聞我誓苗之過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不敬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有苗昏闇而不明迷惑而不智率為誕慢不肯即功其不敬也可知侮慢自賢反道敗德侮執狎也慢誕慢也自賢非人賢之道者公共之理德謂有得於身○有苗恃險為亂侮慢於人負固不服妄自尊大則戾正道敗常德也可知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君子有德之稱野謂荒野小人無德之稱位謂顯位○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也有苗

將賢而有德之君子。含置而不用。不賢無德之小人。任使而見用。用舍所以顛倒也。禹不保天降之咎。民苗民棄。肯保守降下。咎罪也。○以在下言。有苗之民。離心離德。不與君相為保守。是下無民矣。以在上言。則德德升聞。皇天降災。以彰厥罪。是上無天矣。民怨天怒有如此夫。此以上聲苗之過也。肆予以尔眾士。奉命伐罪。也。○禹自謂眾士士卒。奉命伐罪。謂承命命。好。伐苗罪也。○禹言我今日會尔眾士。誓尔眾士。豈窮兵黷武。好。為是舉哉。正所以率人君。祖征之命。性伐有苗不恭之罪也。爾尚乃心力。其克有爾。尔指眾士。爾庶幾也。乃心力。猶言。同其心力。其者。預期之辭。克。能勳功也。○尔眾士。庶幾以千萬人之心。如同一人之心。不以先後之或間。以千萬人之力。似出一人之力。不以彼我之或疏。則庶幾我武。惟揚足以掃除有苗之邪穢。我伐用。是以過絕苗民之不恭。謂之曰爾尚。曰其克。皆不敢必之意。所以深有望於士卒也。

三旬苗民逆命

七旬有苗格

此因遠人久而不服。大臣歷言感通之妙。以致同列之遠矣。聖君益加備德之功。以致遠人之從化。三旬苗民逆命。三旬三十日。苗民。兼君民言。逆命。猶方命。○禹承帝命。誓師以祖征。於是師臨關月之久。苗民負固不服。祖征一月之餘。有苗恃強。以逆命。為戮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有苗在也。德者人已同有之。理。屆至也。○益佐禹出征。見苗民負固恃強。不可威服。故養於禹曰。以力服人。力不賤也。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彼至遠莫如天也。誠能備吾德以感之。則無遠而不至。觀在人。有蕭又哲。謀聖之德。則雨暘燠寒風之時。若可身矣。此蓋

欲為選兵而增備其德教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漸盈而招來之也。損虧損受。受之也。芒。盈時元也。天道謂天理自然。○蓋自滿適足以招損。惟自謙則足以受益。如日中而昃。月滿而虧。寒極則暑來。暑極則寒來。此滿招損也。日始生由漸至于中。月生魄由漸至于滿。陽生於子。積而至於陰之極。陰生于午。積而至於陽之極。此謙受益也。然此乃天道之自然耳。帝若謙德而不與苗較。苗豈不自服哉。易所謂天之道。虧盈而不敢謙是已。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謂歷山也。日非一日。大呼天哭。曰號泣。中府河東縣。往于田。謂耕歷山也。○舜在側。微耕于下。無聲曰泣。仁覆天下。曰哭。父母舜之父母。○舜在側。微耕于歷山之時。以不獲順于父母之故。日日呼天而號。時慕父母。而泣。言不知已有何罪。而不獲順于父母。蓋怨慕之深也。孟子

所謂怨慕是已。負罪引愆。負。擔引歸。愆。過也。○舜不得於親。雖曰號泣于昊天。但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雖曰號泣于父母。但自引其惡。不敢以為父母之惡。其所以引咎自責也。為何如。被。載身。替。喪。喪。齊。齊。亦。若。祇。敬。事也。替。無。目之名。喪。長者之稱。舜父不則德義之經。亦曰替。喪。齊。在。敬。保。喪。齊。莊。敬。戰。保。之。容。允。信。若。順也。○舜嘗盡在己之道。供為子職之事。以敬見事。替。喪。發於外。而有莊敬戰保之容。存於中。而注敬戰保之誠。其敬最小心。以盡事親之道如此。是以替。喪。雖至頑也。亦且信而順之。不至大為。至。孟子所謂底。是已。以見情德。不惟幽足以感乎。至遠之天。而明亦足以感乎。至惡之人也。至誠感神。則蓋有苗誠感物。曰誠神。請鬼神。矧况也。○言鬼神為德視之。非見。聽之。弗聞。至難感也。人能齊明。感服。以

承祭起莫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至誠之道雖無聲無臭之禮尤足以感格况苗亦人耳有知覺運動豈有德之感誠之至而不可感動者乎苟能備德當不煩兵而自服也禹拜昌言曰俞拜所以敬其言昌言也俞者然其說○禹聞益之所言致拜禮以盡其敬稱昌言以贊其美言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管輅之頌而孝可若神明之幽而誠可感故曰俞師振旅瑋還振旅師旅皆衆也○禹聞益贊佐之言於是遂遷前日諸侯之師於有苗之境整理所統士卒之衆於王圻之內歲干戈之弗施置還人於度外其偃武也為何如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帝舜誕敷文教也○舜因禹還恭不責其違命遂大布其德教使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執夫于楛羽

三言二

十二

務之物所以舞於東西賓主之階也詩所謂表末德肆于時夏是已七旬有苗格七旬七十日有苗三苗之君格至也○舜脩文德於七司之以舞干羽于兩月之餘非有心以期苗之來格也殆見有苗之君稽首稱藩于殿陛之間傾心向化于兩階之下軌謂脩文德不足以來遠人哉雖然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巨以禹班師而歸馳其威武專向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敷千載之下猶可以足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車陶讓

車陶舜臣名讓謀也車陶與禹以其讓互相問答陳於帝舜之廷史臣獨以車陶名篇者此篇實車陶意也卒

曰若稽古車陶

禹舜禹言曰俞

此言大臣陳讓於君有以致同列之然問大臣推廣其義有以致同列之敬信曰若稽古車陶曰若者發語辭與堯舜二典曰若同稽考也下曰字是史臣記嘗時對面問答之辭○史臣將記車陶之讓故模倣二典禹讓之意亦以曰若為發語之辭所以考古車陶者其謀如下文所云也允迪厥德允信也信也信謂行道有得於心○車陶言人君以一人之身居九重之上高不躬踐力行以顯其德則無以為接下之本故必寬裕溫柔

十二

二日

使仁之德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使義之德足以有執齊莊中正使禮之德足以有節又理密察使智之德足以有別夫然則可謂信蹈其德矣讓明詞讓讓也○人君允迪厥德則仁於內智微於外人臣凡有嘉謀嘉猷入告于內我則智足以察之不致盡其虛誕之辭而所謀者無不明矣人臣凡有責難陳善於君我則仁足以容之不敢有面從後言之非則所獨者無不諫矣是讓明詞讓者允迪厥德之效也此車陶欲君迪德以為在已陳讓之地禹曰俞如何俞者然其言如何者使問其謀○蓋允迪厥德即禹后克艱厥后意讓明詞讓即禹臣克難厥臣意故禹一聞車陶之言有契於心不惟俞而然之且又復問其詳所以於車陶推廣其未盡之旨也車陶曰俞者善其問○車陶允迪厥德之讓乃其大綱未及其

詳。因問然後可以致其詳也。故一聞禹如何之言。遂都以美其問焉。慎身修德。慎即修己以敬之謂。備浴永長也。○蓋人君一身萬化之源。苟不脩身。則無以為家。國天下之本。故庸德之行。常勉其所不足。庸言之謹。不敢盡其所有餘。則能修厥身矣。然又不可朝勤而夕怠。或作而或輟。又當行必稽其所故。使行而世為天下法。言必稽其所終。使言而世為天下則可也。此所以推廣允迪厥德之旨矣。博叙九族。博厚也。以篤恩義言。叙序也。以正倫理言。九族。凡所親者皆是。○身既脩矣。推之於家。則一家之中。莫不親親。恩篤。懽然。恩義以相愛。九族之內。莫不秩然。禮讓以相接。則家無不齊矣。庶明。庶庶。庶明。謂群庶。庶。勉。輔也。○推之於國。則明明在朝者。莫不精白一心。以盡輔弼之忠。穆穆布列者。莫不責難陳善。以竭匡直之意。則國無不

治矣。此所以推廣諷明。弼諧意也。○可遠在茲。近也。指家國言。遠也。指天下言。茲此也。指身脩言。○身既脩矣。推之於家。而家無不齊。推之於國。而國無不治。是近者既可齊治矣。遠而推之以平天下。使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又豈外於此身之脩乎。孟子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已。禹拜昌言曰。兪。言。益。德。之。言。兪。者。然。許。之。辭。○禹因臯陶推廣允迪。諷明之義。於是致拜禮。以盡其敬。稱昌言以贊其美。所以深信夫脩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故復俞而然之也。是則慎厥身。脩思永。脩身也。博叙九族。親親也。庶明。勵。庶。尊。賢。也。中庸。九。經。豈非祖於此乎。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此大臣美其言欲興盡夫知仁之事。同列數其難必極推夫知

仁之效。臯陶曰。都者歎美之辭。○臯陶因禹之命。將欲推廣其未盡之言。故先以都之一字歎美之。者。視善之在己。猶在人也。在知人在者。決然之辭。如飽必在食。暖必在衣之意。知人。知事。○蓋謂庶民固勵翼矣。苟不知人。則無以為取人之要。又必迪知忱恂。知其孰為三德六德之賢。灼知厥若。知其孰為曰俊曰乂之士。使九德成事。俊乂在官可也。若九德而下。豈非知人之事乎。在安民在亦決然之詞。安民仁之事。○然九族固博叙矣。苟不能安民。則無以推恩保四海。又必博典庸禮。使民歸於教化之中。命德討罪。俾民不犯政治之內。視天之聰明。即民之聰明。視民之好惡。即天之好惡可也。若天叙有典而下。豈非安民之道乎。此臯陶因禹之命。復推廣允迪。諷明未盡之旨。又在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必先知人而後安民者。亦其序也。禹曰

吁。嗟。若。時。惟。帝。其。難。之。呼。者。歎。而。未。深。然。之。辭。感。皆。時。是。也。帝。謂。帝。堯。難。謂。二。者。為。難。兼。舉。○禹以知人安民二者兼舉。深病其難。於是口雖然而心未然。以為其智如神。莫堯若也。雖堯之咨。共工之舉。猶不能無惑。則知人其難也。可知其仁如天。亦莫堯若也。博施濟眾。備已安人。猶以為病。則安民其難也。可見孟子所謂堯舜之知。而不徧物。堯舜之仁。不徧愛行。亦此意。知人則能官人。知人智之事。哲。智。之。明。也。官。人。謂。能。任。人。○人能知人。則知微於外。而人之情偽。莫能隱灼。見其心。而人之邪正。莫能外。日宣三德者。知可任為大夫。日嚴祗敬六德者。知可授為諸侯。豈非知人則能官人乎。安民則惠。初。民。懷。之。安。民。仁。之。事。惠。仁。之。愛。也。黎。庶。懷。服。也。○人能安民。則仁愛及物。而天下之民。無一不恃典庸禮。四海之廣。無一不廷善遠罪。黑髮

之樣幸達使欲之治然首之憂成仲帝德之光豈非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乎能哲而思能智而慮能言能知而安民○蓋能
若則智極其明而野無遺賢矣能思則仁極其廣而萬邦咸寧
矣然此則智仁兼及也可知何處學難處也難處臣名
○難處為人同惡相濟比周為黨不獨易其表也今我知仁兼
盡明足以燭幽仁足以愛人則雖黨惡之徒如難處者不足憂
也何處學有苗其氣也○有苗之君有固不服特險
為亂未易也今我知仁兼盡則雖迷不恭如有苗者不足
憂也何處學言令色孔子曰學博也巧好令善孔夫也士古文
作任包藏凶惡者謂共工也○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顏色大包
藏惡惡於內實可畏也今我知仁兼盡則雖好言善色大包藏
惡惡如共工者不足畏也是三者舉不足以害吾治極言仁智

功用如此其大也高言三山而不及數者為說者諱也
皋陶曰都亦有九德
此大臣致意以陳德之綱人當有以驗其實因問以叙德之
目取人當有以知其善皋陶曰都亦有九德都敦美詞亦
總也行謂見諸事德請得於已九德見而采至理而表也○皋
陶將欲推廣知人之事故先以都之一字敦美以起其善言知
人莫先於觀德德蘊於內而難知行著於外而易見觀人者必
於其行而觀之則行之美惡德之備否可知矣故在人之德總
見於行其凡則有九者之殊也此則總言其德之綱亦言其人
有德乃言曰都亦有九德也言人有德謂論人有此九德或行
采事也或采事者歷言之○在人之德總見於行雖有九者之
殊取人者不可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人有寬柔柔立之

德也則必徇其行其事其事為可信言人有履恭亂敬之德
則必考其行其事其事為可信如師錫帝曰有錄在下曰履
即亦言其人有德之謂繼又曰曾子父頑母戾象傲克諧必孝
烝烝乂不格姦即在采采之謂也禹曰何者問其德之目○
禹言在人之德總見於行固九者之殊而九者之目可得詳
言其實數禹蓋欲皋陶歷數九德之目也皋陶曰寬而栗
大也而轉語辭栗莊敬也○皋陶言人之寬弘而不足於莊栗
則其為寬也偏矣今則寬弘而莊栗不寬而無制所謂寬寬
已柔而立柔柔順而植立○人之柔順而不植立則其為柔也
偏矣今則柔順而植立不柔而植立所謂微柔是已履而恭
履謹恪以存諸內言恭恭敬以見諸貌言○人之謹原者巡
畏縮多失於外儀今則謹原而恭恪不失於外貌所謂整恭是

已亂而敬亂治也以才言敬畏也以心言○人有治才多情才
輕物內失於心也今則才雖可以治亂未嘗恃才輕物而心有
所放焉所謂亂臣十人是已後而設擾亂猶言馴熟之意殺
果殺猶言果決之意○人之循理安分多失於無節而委靡不
振也今則德性雖曰馴擾未嘗委靡不振而心無果斷焉所謂
溫而厲是已直而溫直直溫溫○人之正直者多不能容
物而少溫和也今雖正直不曲常溫恭以接物所謂溫良是已
簡而厲簡厲厲也○人之簡率者不謹細行不備廉隅而稜
角峭厲者有矣今則簡易而廉隅剛而寒剛強也以性言寒寬
也以允足言○剛強之令當行而行無所避忌色厲而內存者
有矣今則剛健而篤實強勇也志言義宜也以理言
○強勇之人執已所見不為屈撓多不循理者有矣今則強勇

而好義然此九德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自然非如愛教胃子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以彼濟此之謂也九者之德皆以上字為主字特明其不偏非寬自實粟自果分為二德也彰厥有常言或彰者常又吉善也○論人之德固以至中不偏為美取人之德尤以至著有常為貴人於九德之中有其三必日宣充廣使之益以者而無始終之或間九德之中有其六必日嚴祇敬使之益以謹而無造次之或違然此自非吉士其能然乎謂之彰厥有常吉哉以見德著於身而不變斯為善也豈非乃言曰載米米之謂乎是則九德不偏乃中也彰厥有常吉我乃庸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此言賢才備德不怠足以任為治之責人君用賢不遺足以致庶績其疑

事功之廣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非一日宣明也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風草夜晚浚治也有家謂大夫○皇陶上章既以九德詳言之至此又以德之多寡無論之謂夫人於九德之中或有三德又能日宣而明之使之益以明時時充而廣之使之益以著斯人也任為大夫必能夙興夜寐以事一人而治明夫有家之事矣日嚴祇敬六德則來有邦嚴謹也祇適所以之辭與詩祇自底兮之祇同敬謹也六德九德之中有其六亮明米事也○有邦謂諸侯○人於九德之中或有六德尤必日日嚴謹而敬慎之心不怠夙夜惟實而慢易之失不作斯人也授之以諸侯必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令而治明夫有邦之政矣言三德則一德二德可知言六德則八德九德可見矣受敷施倉合受納敷布施用也○然在人德雖有多寡不同貴乎倉

倉而受之於未用之先使四德五德之賢皆充滿於朝布而用之於既受之後使七德八德之行悉布列庶位可也此倉受敷施一句人君用賢之道以下皆用賢之效九德成事俊又在官九德自寬而果至理而義也感事謂人各事其事俊又才德出眾之名官使也○人君用賢如此但見在人之九德隨其多寡莫不咸事其事量其才力莫不悉居其職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豈特三德六德見於用乎大而千人之俊皆在官使而野無遺賢小而百人之才皆庸於朝而上無廢事豈特有家有邦之得人乎九德成事是以德言俊又在官是以才言也百僚師百僚百官師師師相為師法○九德之人既皆任事俊又之才又在官使則無一非賢才矣但見彼有德我則而象之我有善彼師而法之所以互相都俞揖遜於一堂也百工惟時百工

百官也言其相師曰百僚言其趨事曰百工其實一也惟時及時也○百僚之官固非一職其趨事也不先時以誤事百工之眾亦非一官其趨功也不後時以失事則其同力及時以趨事也為何如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如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也故東作南訖以順夫木火之辰所謂布德施惠勞民勸農之類是已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也故西成朝易以順夫金水之辰所謂禁暴誅慢謹蓋藏之類是已四時既順則土寄旺於四季亦無不順可知矣庶績其疑庶眾績功疑成也○百工惟時不惟上順天道而又下成人事但見禮樂刑政無一事之不備豈但夙夜浚明有家而已工虞教養無一職之不舉豈但亮米有邦而已謂之庶績其疑信乎眾功皆成也此又申言官人之道

無教逸欲有邦

天工人其代之

此戒人君正己以率下所謹者事之微不以非才任眾職所重者天之托無教逸欲有邦無與母通禁止之詞教謂上行下效逸者豫急遊宴之類欲者聲色嗜好之類有邦諸侯也○此又承上文言人君用九德之人不可無取人之則也蓋人君一身乃天下之儀表或好逸遊悅聲色若可無事矣殊不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人君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若大康之好遊畋幽王之寵褒豈非教以逸欲乎○就就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就就謹業業危懼幾也○人君不可以逸欲教有邦者其故何哉正以禍患之幾幾於細微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人君當兢兢謹謹圖難於其易業業危懼為大於其細可也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政事懋哉懋哉

然其所以然者正以一日二日之間為至淺也事幾之末且至萬焉豈可一日而從欲乎無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無亦禁止詞廢廢也庶官即上百工天工人其代之無亦禁止詞官人之本尤當謹任用以盡官人之道必也官不及私昵而惟其能爵罔及惡德而惟其賢則可謂無曠庶官矣然不以非才任庶官者正以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而人代之蓋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固天工也天不能自為而同實協恭和衷必待於人德曰天命非曰天討亦天工也天不能自治而政事懋哉懋哉亦賴於人焉是則無教逸欲有邦即禹后克艱厥后意無曠庶官即禹臣克艱厥臣意古人治同道合如此

此言教化原於天君臣當主敬以行其教政事本也天君臣當

戒勉以立其政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叙者五品之倫終

典即五典勅正惇厚也○臯陶上既言知人之事此又言安民之道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所謂五典也是典也尊卑各有分限上下各有義類是孰使之然哉天所叙也五典雖本於天必正之使各盡其親義序別信之理者必在人君謹夫序序之教甲以孝弟之義使叙倫而益厚也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秩者尊卑貴賤隆殺之等級五禮吉凶軍賓嘉嘉庸用也庸庸馬本作五庸○蓋吉凶軍賓嘉所謂五禮也是禮也尊卑各有等級親疎自有隆殺是孰使之然哉天所秩也五禮雖出於天吉禮以事邦國鬼神凶禮以哀邦國之憂賓禮以親邦國軍禮以同邦國嘉禮以親萬民者則在於人君五庸之使品秩而有常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寅長協恭敬也和即惇庸衷即典

禮○典禮雖出於天而付於君君不能以獨理必資乎臣故必君臣上下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五典則正之使叙倫之厚者益以厚五禮則用之使品秩常者益以常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德即能導典禮者五服衮鷩毳絺玄五等之服章黼也○人能全是典禮者所謂有德也有德之人天有命之之理我則體天命之公制五等之服量其德之多寡賞以服之大小豈非五服五章乎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有罪即悖典禮者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用庸也○人皆夫典禮者所謂有罪也有罪之人天有討之之理我則體天討之公制五等之刑量其罪之輕重加以刑之大小非五刑五用乎政事懋哉懋哉政即事之大事即政之小懋勉也重言所以深致其勉也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

之當勉循循不敢有一毫之或怠有德之人用五等之服以章
顯之有罪之人用五等之刑以懲戒之所謂懲哉也者五典不
悖則百姓不親五禮不庸則民志不定有德不章則善者無所
勸有罪不討則惡者無所懲此典禮命討所以為安民之要道也

天聰明民自我民聰明

敬哉有土

此言天人之理為無間君心所存當無忽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聖謂耳無不聞明謂目無不見自由也我指君言○蓋天位乎
上民處乎下天民相去高下懸絕未嘗有耳以听有目以視也
殊不知天之聰明無卑不聞無微不燭者蓋因民之耳目以為
聰明也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民听是已天明畏自我
民明威畏與威同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於民親乎
不相聞未嘗有心以好之有心以惡之也殊不知皇矣上帝臨

下有赫善者福之淫者禍之蓋因下之好惡以為明威也所謂
惟帝不惠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是已達于上下達通上
天下民也○天之於民雖有上下而聰明未嘗不相為流通天
之於民雖有高卑而明畏未嘗不相為一理是則民之所以為
民即天之所以為天天理所在即民心所在故曰達于上下敬
哉有土敬者不忽之謂有土有民社之稱○然天人一理如此
為民上者豈可不敬乎故必嚴恭實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
敢荒寧民雖至愚不可以愚而忽之常如朽索之馭六馬民雖
至弱不可以弱而慢之常使民如承大祭故乎民即所以敬乎
天也皇陶言天叙天秩推而至於天人一理以見天理果不外
乎民心能不忽乎民即不忽乎天矣苟徒知天之當嚴而以民
為易虐則是天民二理也皇陶言安民之謀必極於此數

皇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思曰替替責襄哉

此大臣述已言而見借於人致自謙而任責於己皇陶曰朕言
惠可底行朕皇陶自謂言謂其謀惠順底致也行以措諸事
言○皇陶言自知人推而至於官人自安民推而至於天人
理者朕之言也朕之所言有順於理識可以致之於行焉然此
非自誇也蓋欲人君听其言而行之亦責難之意皇陶曰乃
言底可績俞者然其言亦底致績功也○大禹一聞皇陶之
言有合於心遂俞而然之言汝知人之謀致之於行信可有知
人之效誠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也汝安民之言措之於政信
可有安民之績誠所謂安民則惠衆民懷之也皇陶曰予未有
知思曰替替責襄哉皇陶自謂未有知言不敢計功贊助也
謂之贊者以見所助非一事襄成也○皇陶因禹之言又致謙

任之詩言知人之謀我雖陳之未敢必其有官人之效但思日
孜孜贊助於帝以成知人之治耳安民之謀我雖言之未敢必
其有安民之功但終日兢兢左右履辟以成安民之治耳豈敢
有計功之心哉

益稷

益伯益等姓即為虞嘗事山澤者後名棄姓姬氏為田正
摛時百穀者二人佐禹成功因以名篇今古文皆有但
今文合於皋陶諫帝曰來禹亦曰言正與上篇文勢
接續蓋古者簡用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覆
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然不曰諫者篇中所記非二人
之諫故也

帝曰來禹汝亦曰言

師汝曰言

此聖君身大臣進言大臣致諫勉之詞同列歎而問之大臣述
治水之語同列信而法之帝曰來禹汝亦曰言來禹進禹而啓
之亦又也因皋陶之諫言是禹德之言○舜將欲使禹陳諫諍
進而告之言皋陶陳陳知人安民之諫矣知人安民之外豈無

有可言者乎汝來而亦陳其言言可也此帝舜好善無窮之心
惟恐善之在人有未聞也禹拜曰都帝予何言拜者其敬
都者歎其美于何言猶言不必言也○禹因舜使已陳諫於楚
拜以致其敬都以歎其美稱帝而生言之曰君道莫大於知人安
民也知人安民之謨皋陶陳之矣我更何所言之哉此大禹讓善
之心不敢以為已有也予思日夜孜孜手禹自謂孜孜勉力不怠
之意○禹言在我之道豈有他哉不過終日乾乾勉力不怠以
贊襄於君夙夜匪懈自強不息以保治於國而已皋陶曰吁
如何吁者驚歎之辭如何者問其孜孜之義○皋陶因禹之讓
遂以吁字歎其先復以如何問於後蓋欲知夫孜孜之義也禹
曰洪水滔天浩浩廣大大貌懷包其四面襄薦出其上大旱曰
水勢若漫天浩浩廣大貌懷包其四面襄薦出其上大旱曰

陵谷奮擊弱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濫上漫於天浩浩感大下

涌於地高大之山則包其四面大阜之陸則駕出其上○下民皆
眷眷焉不得乎土居之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予乘四載隨
山川木乘檣載年隨播利除也○禹言洪水為害平地皆水
其可見者山耳我以三過不入之勤竭手胼足胝之勞水乘舟
陸乘車泥乘襦山乘檣乘此四載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
道開除蔽障而後水功可與也若禹貢所謂導岍及岐至於荆
山之類是已醫孟孟奏願食餘是也益伯益奉進庶民也血

食曰鮮○治水之初民未粒食我又及益隨其所至之處烈山
難之餘因可採捕以供民食者教民結網罟釣鰓漁養犧牲以
補之○禹言進眾鳥獸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之以充飽此治水之
初也○決九川距四海○禹自謂決去也九川九州之川距至

也○蓋洪水為害九州之川下流淤塞也禹則先決九州之川
以距于海使水之大者有所歸如導弱水至於合黎以濟雍州
之川至於西海導黑水至於三危以濟梁州之川於南海導汎
水東流為濟以濟豫州之川於東海之類是已○濟曰澗距川
濬深也澗澗由間水道距至也○九州之川○一區之間廣尺
深尺曰澗也禹則深澗在澗之水使入於田間之溝遂一同之
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澗也禹則深治在澗之水使通于九州之
大川然澗澗之間有遠有濬有池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也
今但言澗澗不及遠濬池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督獮捕秦
庶艱食艱食糧後稷播布也秦進艱難也艱食曰艱○水危
初平民尚艱食高及后稷隨其所至之處雖曰教民稼穡播與
百穀民食不足猶有阻飢之憂故仍兼進眾鳥獸魚鱉之肉

於民使食之以充飽此治水之中也。然其有無化居。然民乃粒。黃邦作。又懋勉。廷徒也。有無謂彼有此無。化居化其居積之貨。使有無相通。恐衆也。乃者難辨。米食曰粒。萬邦奉天下言。作起。治也。○蓋水患既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有無不能相通。禹懋勉其民。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徒有於無。以濟廣乏。俾居山林有銅鉄銀錢者。得易手魚鹽海物。居川澤有蠙珠鱉魚者。得易手鳥獸材木。然後阻飢之民。而食鮮食者。今則有黍稷重糶可食矣。天下之大。何然於禮樂教化之中。四海之廣。怡然於安居樂業之內。萬邦不是與起。治功也。懋廷有無。就貨財言。悉民乃粒。就民食言。萬邦作。就教化言。此治水之終也。皋陶曰。俞師。汝昌言。俞者然其諫。師法也。汝指大禹。昌言盛德之言。○皋陶一聞禹言。湯俞而然之者。以為汝推

言孜孜之義。但述治水之詳。以高警戒之意。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實保治安民之要道。得不謂之昌言乎。我則以其言為可師法也。水平之後。天下惟知禹。不知有益。授佐之。故禹於此。則曰。暨蓋暨穆。推其功以與人。不矜不伐。乃見於此。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入其申命。用休。

此大臣敷天位。當謹有以契乎君心。內以交備。有以得乎上下。禹曰。都帝慎乃在位。都歎美之辭。慎乃在位。謹其天子之位。○禹將欲告舜。謹其所居之位。先都以其美稱。帝以起其。蓋君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遺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無窮之患。可不謹其所居之位乎。謹位之言。下文所云是也。帝曰。俞。俞者然其言也。○蓋慎乃在位。即舜告禹慎乃有位之意。故一聞大禹之言。有契於心。即俞而然之也。禹曰。安汝止。安汝止

者辭以養其內。○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言人心之靈。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人惟私欲動。拙於中。始有昧於其理。而不得其所止。而止者有矣。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使動靜云為。各得其正。好惡用舍。不失其宜。可也。若帝堯之安安文王之敬止。皆是。惟幾惟康。幾微也。即動而有無之間。履安也。即庶事康成之義。○人君欲安其心之所止。果何如哉。故於事之始發。必戒慎之至。謀慮精詳。惟恐有未安於理事之既發。必研精覃思。察之至。惟恐有未合於道。是則安汝止者。存心以養其中。惟幾惟康者。處事以制乎外也。其弼直弼輔也。直者無曲之謂。○人君內外惟一於理。如此左右輔弼之臣。莫不責難陳善。尺繩銜糾。認之職。前後有位之士。莫不閑邪存誠。竭匡直輔翼之忠。則所弼者無不諧矣。

惟動不履。侯志。動如征伐。會同之義。不天。後聖也。○人君內外交備。則心正身脩矣。是以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敬。如征伐會同之舉。不動則已。動則天下莫不大應之。如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者。烏不徒不應於已動之時。而且先意後望於未動之前也。所謂後我后。后来其蘇。是已。則下合人心也。可知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以者承上至應之詞。昭受猶曰受天明命。帝以主宰言。天以形體言。申重休美也。○蓋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人君所行。下合人心。如此。以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莫不吉無不利。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者。焉非徒命之於今日。在且申命於後世之遠也。所謂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維日不足。是已。則上得天心也。可免是則慎乃有位。一章之綱。安汝止。至其弼直。慎乃有位之工夫。至應與昭受對。慎志與申命對。皆慎乃

弼直。慎乃有位之工夫。至應與昭受對。慎志與申命對。皆慎乃

有位之效驗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臣哉禹曰俞

此聖君感歎夫臣職之重所以深契乎大臣之心帝曰吁臣哉鄰哉吁者感歎之聲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舜深感大禹上文弼直之語而歎之者以為下合人心上得天眷實賴人臣之弼直也故大禹居君前後左右猶居之有四鄰也故曰臣哉鄰哉觀其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曰翼曰為臣之於君尚當居之有鄰乎予欲觀象汝明予欲聞樂汝聰曰明曰聰臣之於君又何當居之有鄰乎鄰哉臣哉蓋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於分則大嚴一於情則大義故又曰鄰哉臣哉言能左右輔弼親我助我乃能及為臣之職矣帝舜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不可忽也禹曰俞者然其言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以出納五言汝聽

○大禹一聞帝舜臣鄰之言即俞而然之者非阿諛為容達也為悅也信臣鄰之職在我所當盡弼直之義在我所當為也觀下文無若丹朱傲之言則弼直之義可見矣
此聖君以同休之義養諸臣者蓋欲以政教禮樂類於臣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臣即上文臣哉之臣作為也朕舜自謂股肱幹股臂幹耳司聽目司視○帝舜承上文推言臣所以為鄰之義蓋謂君位乎上猶人之元首也臣處乎下猶人之股肱耳目也元首有動作視聽必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人君有翼為明聽必資臣以為也此一句乃其綱下文申言其實予欲左右有民汝翼翼左右輔翼也汝指大禹翼即左右之意○蓋裁成輔相以左右民性之中者此予之所欲也君不能

自遠必資汝以翼之汝必臣直輔翼若夫民彝物則之天此

力四方汝為宣力宣布其力四方舉天下言為即宣力之意○蓋布德施惠宣威力於四方者亦予之所欲也君不能自為必資汝以為之汝必承流宣化敷德威於天下此資禹以作朕之股也若擇播百穀軍陶明刑非此職乎予欲觀古人之象古者指黃帝以下聖人摹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已○夫黃帝上衣下裳之制蓋取諸乾坤所以假象以顯義也今我欲觀古人取像於物所以作服之義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繪畫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象華蟲雜取其文也六者其序自上而下所以繪之於衣衣必會者衣在上取象陽陽氣輕淨故繪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繪繡

繡然也絺以為繡○宗彝虎雉取其象藻水草名取其潔以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兩已相背取其辨也六者其序自上而下所以繡之於裳裳必繡者裳在下取象陰陰氣重濁故繡之此十二章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以用也五采青黃赤白黑五色言以此施之繪帛服者裳裳之總稱明者明其尊卑差等○十二章之象或會於衣或繡於裳皆雜施青黃赤白黑五采以為五色如山龍繪以青黃火米繡以赤白之類此予之所欲觀也必資汝以明之汝必明其尊卑之等降殺之宜使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僭乎上此資禹以作朕之目也若拍美典三禮豈非此職乎予欲聞六律五音八音相治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不呂者陽統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在

察也。然治之反。○蓋有律而後有音。而後八音得以依。以六律而節五音。以五音被八音。而為樂。樂之善否。則政之得失可知也。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是已。以出納五言。汝聽。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播於律之所和。則為五言。本於詩之所諷。則為五言。听者欲審樂而知政也。○以詩歌協於五音之言。自上達。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觀民風。以詩歌協於五音之樂。自下達。上奏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觀國政。此予之所欲聞也。必資汝以听之。汝必審音樂之和。不察政治之得失。樂之和者。政之治。樂之不著。政之乖。此資禹以作朕之耳也。若右夔與樂。豈非此職乎。然政教禮樂各具一官。此又命之禹者。禹宅百揆。無所不統。故也。

子遠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此聖君望大臣輔已必勉之以忠。戒之以敬也。子遠汝弼。此予字與上四字字相應。遠矣也。此汝字亦與上四字字相應。弼也。○舜言我於政教有遠於理。汝當匡救之。不可徇君之所欲。我於禮樂有遠於道。汝當弼正之。不可順君之所好。此戒之。以不可為也。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面從。猶言面是。背非。○然戒之以不可為。正欽勉之以所當為也。彼我以政教資汝。以為以翼汝當可。曰可。否曰否。無君前以為可。而退後以為否也。我以禮樂資汝。以明以听。汝當是曰是。非曰非。無面言以為是。退毀以為非也。詩所謂無從跪隨是已。欽四鄰。欽。敬也。欽四鄰。言敬爾為鄰之職。○大臣居君前後左右。乃君之四鄰也。當左右有民宣力四方。以敬爾四鄰之職。明於觀察。審於听樂。以尽尔臣鄰之道。所謂敬尔有官是已。蓋上文翼為

明听是告。以從君之教。此是告以不可徇君之教也。其所以申結上文而深責之者。如此。

庶頑諛說若不在時

否則威之

此聖君慮不忠不直之人。詳於教。教以寓仁。愛審於听言。而異勸懲。庶頑諛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庶衆也。頑。無知貌。諛。諂也。說。謂以言傷絕善人。時。是也。指不忠不直言。侯。布侯。其方十尺。明者。明其果頑。愚說與否。○此又承上文弼直之義。言庶頑諛說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或亂黑白。以駭衆听。其不忠不直甚矣。果何以知其然哉。蓋以布侯。稷軍於其中。以為的。而使之射焉。頑。愚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手動。其容。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知為庶頑諛說也。必矣。據以記之。據。拊也。即打。作教

刑記使記之而不忘。○既侯以明之。始其為庶頑諛說矣。將何以責之用。夫。夏。楚。二物。持以辱之。使記之於心。而不忘。如周禮治。胥。史。報。五百。鞭。三百。之類。是已。書。用。讒。於。書。冊。書。摺。春秋之丹書。讒也。○不特侯明。據記於一時。而又書之以垂於後。久所以錄其過惡。記於方冊。書其不善。垂於竹帛。使其知改。則過惡可除。如其不改。則過惡不泯。然此寧無慚愧之心乎。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孝悌睦嫻。有學者。是已。此又甚於據記也。故並生哉。並。同。生活也。○聖人侯明。據記。書用。識之。豈刑驅勢迫。使之畏已而已。正欲用此二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排使之。其善。改過。從義。自新。故並生於天地之間。不為皇極之棄人也。工以紘言。時。而。風之。工。掌樂之官。自下達。上謂之納言。即詩歌之協於五音者。時。非一時。國與揚。同。○蓋教之以禮。既若化之

以樂又必命夫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協於五音者播於音
樂時時聽之以觀其改過與否。日官之以視其吐善未能
其言也。則羞惡之心自不容不生矣。格則承之庸之。格謂改過
也。承薦。庸用也。○蓋言者心之聲也。其心格則言中於理。而和
矣。果如是其改也。人君則尺夫勸善之道。使有服百僚列於
庶位。所謂戒之用休是已。否則威之。否謂不改也。威謂加之以
刑。○蓋其心放。則言乖於理。而不和矣。果如是。是不改也。人君
則尺夫懲惡之道。屏諸遠方。終身不齒。所謂量之用威是已。呼
由輕而重。以漸而遠。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

敷同日奏罔功

此大臣不欠然聖君之言。必推廣聖君之意。禹曰俞哉俞者然
詳哉者疑也。俞哉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也。

○大禹一聞帝舜否則威之之言。於是口雖俞帝之言。而心有
未盡然之意。言庶頑諛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也。帝光天
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帝謂舜。即光被四表之光。隅角也。蒼生
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禹言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文命德
教刑于四海。凡日月所照。霜露所降。無一地而不昭。灼際天所
覆。地所載。無一民而不光。被則德之遠著可知。然不曰德而
曰光者。以其德之發見言之。蓋拜黎獻。共惟帝臣。萬邦舉天
下言。黎獻黎民之賢者。共同也。帝謂帝舜。○人君之德。光于天
下。殆見星羅棋布。非一國也。黎民之賢。莫不感慕興起。而有帝
臣之願。耕主僭爵。非一邦也。蒼生之衆。莫不愛戴歸往。咸懷樂
仕之心。言天下之賢無一不願仕於君也。惟帝時。舉時是舉
用也。○賢才難往。善類畢集。由是人君任以為股肱耳目。老有

其人。資以為大夫諸侯者。有所托。惟帝時舉而用之耳。又豈有
庶頑諛說。勞帝刑威之用耶。言群賢之多。而足於用也。敷納以
言。敷納者。下陳而上納。言者。心之聲也。○蓋賢才之來。邪正未易
知也。即其言之是非。而可知。賢者。未易見也。即其言之得失。而
可見。故必敷納以言。以觀其蘊。陳其所說。以審夫德則賢否不
容掩矣。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是已。明庶以功。明者。察之詳。功者
言之實。○蓋敷言。雖善而靜言。庸言。若有之矣。君子不以言取
人。不以言舉人。黎獻之來。又必明庶以功。而考其成。屢者。其事
以核其實。則人之有功。莫能逃矣。辨請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
載來米是。○車服以庸。車。乘車。服。衣服。功曰庸。○听言觀
行。察之者。固不可不詳。因功行賞。報之者。尤不可不厚。黎獻
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德足以正君。而善俗。才足以備

政而立事。若然。尚以予之路車乘馬。以安其休。衣袞及黼。以華
其躬。此所以旌能而命德也。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敢者。無懼
之詞。讓。謂讓於善。應。謂應上命。○人君於黎獻。察之既極。其詳
報之又極。其厚。但身已用之賢。莫不勉勵。激勸。推讓。以善。皆知
吾所陳之言。非彼若也。吾所考之功。非彼侔也。又莫不精白一
心。敬應於上。皆知人君之命。吾所當遵。人君之事。吾所當避。既
能讓賢。又能敬應。豈有庶頑諛說之足慮哉。帝不時敷。同日
奏罔功。時是也。指敷言。試功而言。敷。同猶。普同。奏。進。罔。無也。功
輔君之功。○禹言帝於黎獻。之來。苟不敷言。以觀其蘊。明庶以
考其成。雖能命德。以厚其報。則無以盡勸賢之道矣。故在朝任
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進無功。求其讓於德者。無有也。
小大效尤。舉皆怠惰。不肯及職。求其應於上者。無有也。豈特庶

頑說說為可慮是則齊之所慮止於庶頑禹之推唐不止於庶頑也

無若丹朱傲

方施象刑惟明

此大臣欲君懲惡習自傲以勉其君聖君歸功於大臣明刑法不可廢無若丹朱傲無禁止詞丹朱帝堯之子傲驕慢也○禹言傲者惡之根本慢遊淫虐皆從此出觀丹朱為人器訟則其傲也可知君當以此為戒無若丹朱之傲可也下文五句皆傲之枝葉惟慢遊是好慢急惰遊遊逸好愛也○丹朱惟其驕傲故內忘於心外荒於事所以優游是適遊逸是好矣執虐是作執謂慢物所謂教惰辟焉是已虐謂害物所謂方命圮族是已作為也○丹朱不能持已温恭而特直自好教慢於物而暴虐是作所以傷害夫人也臣書夜類類類類不憚息

狀○丹朱慢遊是好無晝夜之或見傲虐是作無日暮之或間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是已臣水行舟關東呼船為舟○丹朱水而游非陸地可舉也丹朱強勇力能陸地行舟如乘盪舟之類朋淫于家朋比淫亂也諸侯之邑曰家○丹朱乃以朋比小人之黨淫亂于家所謂朋家作仇之類是已用殄厥世殄絕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丹朱其不自如此故堯深知子之惡不以一人病天下乃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用殄厥世此以上皆丹朱之惡禹欲舜以此為戒故首曰無若也子倉若時予禹自謂創德也若時指丹朱惡惡○禹言丹朱不肖堯用殄厥世故我創德丹朱之惡所以不敢有一息之慢遊也下文所云即懲創之實與于塗山辛丑癸甲塔咄咄而濟于朔于惟荒度土功聖聖妻塗山國名在今壽春

縣東止辛丑癸甲四日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弗子言不暇顧子荒大度托也土功率水土之功○禹言我懲創丹朱之惡不取慢遊故娶塗山氏之女自辛至甲甫及四日即往治水言娶妻有不暇顧也及生子塔咄咄而游三過其門不入言生子有不暇念也其所以如此者惟汲汲隨山刊木大相夫水土之功

惟憚導河濟川治平夫九州之水雖欲慢遊是好教虐是侮豈可得乎此禹懲戒丹朱而勤于王事也彌成五服至于五千彌輔也五服侯甸綏要荒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去五千里也○不特此耳禹又因地域之遠近彌成五服之界限是以王城外五百里為甸服甸服外五百里為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為綏服綏服外五百里為要服要服外五百里為荒服每服五百里五五共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五千

里也州十有二師州之為言聚也周禮五黨為州師之為言教也周禮五族為師○蓋內而九州之地皆以封建牧伯也今則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群后則治內為甚詳而治之以必治也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外九州之外薄迫也咸皆建也長者齒位俱尊之稱周禮都鄙建其長是已○九州之外迫近四海故不封建牧伯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若周官所謂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是已則治外為甚畧而治之以不治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如此各適有功各異辭兼內外言迪蹈也功治功○是以內而州牧侯伯非一人也莫不各備厥職以赴功外而薄海蒼黃非一官也莫不各效其能以趨事所謂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者在是矣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苗三苗頑愚而無知貌即就也工功力念謂

念之不怨○蓋禹治水薄海內外各迪有功惟三苗之國頑梗弗率不肯即功及固不服不行就使帝常憂念修德以化之不可忽也帝曰由朕德時乃功惟叙迪德言內外遵夫舜化乃功大禹平治疆理之功叙猶言循序謂順治也○舜因禹言又推言鞭扑不可廢之意言近而九州牧伯無不蹈行我之德教以赴役者宜我之能哉是汝大禹荒度水土之功所致也遠而薄海蒼夷無不服行我之教化而即工者亦豈我之功哉是乃大禹疆理封建之功所叙也若以九功惟敘釋之不協本意朱子當分為兩即聖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方者義在上祗敘也敘即上叙字象刑即象以典刑明者言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舜言汝之功叙如此猶有苗不即工非象刑以懲戒之又何以保汝功哉聖陶方故承汝之功叙方施五等

之刑輕重通管取舍得宜足以畏服乎人也此鞭扑之屬豈可廢乎上文禹言舜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此以丹朱為戒正欲舜謹德也已懲丹朱勤王事萬自謹德也迪朕德即各迪有功也時乃功即慶土功獨五服廣封建也德象刑言刑不可無因苗不即工也帝其念哉欲舜情德以化之也先後相因如此

變曰鳳擊鳴球

此言音樂感通之妙蓋無幽明人物之間也變曰鳳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變曰者后變之言鳳擊者擊也鳴球玉磬名搏拊拊也琴五絃瑟七十四絃以詠謂詠歌詩章也○后變言樂聲輕清莫鳴球琴瑟若也今則鳳而鳴也成道輕重之宜搏而拊之不失推引之節則鳴球琴瑟和諧於堂上人言詩章依承以相詠豈非堂上之樂無不和乎相考來格虞虞

在位群后德讓祖始考父格至也虞賓丹朱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倭助祭之倭群后諸侯也德讓以德相讓○蓋堂上之樂既無不和但見幽而相考未易格也今則感乎樂莫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倭然見乎其位矣明而丹朱至驕傲也今則感乎樂莫不雖在宮廟肅在廟而與助祭諸侯以德相讓矣下管鼓鼗合止祝歌笙鏞以間下堂下見琴瑟為堂上之樂管虎屬有六孔鼗鼓如鼓而小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推之則旁耳還自擊合以祝言擊齊舉也止以祝言小大齊息也祝如伏虎背上有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體之所以起樂也鼓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紐鉦刻以籟聲之所以止樂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管於管端大鐘也以間者謂管鼓生鏞與詠歌送奏也

○以言乎堂下之樂竹管則吹之翕如純如鼗鼓則推之左右自擊以至樂之始作也則擊祝以合之使八音並奏無相奪及其將終也則操鼓以止之使八音不作人聲俱歇故奏石經歌詠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土象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上下而迭奏間合而曲成故曰以間也則堂下之樂又無不和矣鳥獸踴躍鳥者羽虫之屬獸者毛虫之屬踴躍行動貌○堂下之樂既無不和但見兩足而羽之鳥未易感也聞音樂之和莫不翩翩乎有回翔以下之容四足而毛之獸未易格也聞音樂之諧莫不振振然有周旋起舞之儀其感通之妙無微可間矣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蕭韶古文作韶舞者所執之物今文作箏蕭韶者舜樂之總名九成猶周禮九變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唯為鳳其唯為凰來

儀未舞而有容儀也○蓋擊鳴球搏拊琴瑟堂上之樂也今則翕如純如嘒如繹如必極於九變而後已合止祝啟鑿鑿以問堂下之樂也今則官商相宣律呂諧和必止於九成而後闕則簡韶之奏至於九成也可知但見雄而為鳳雌而為凰今則備九苞之德踰躡來舞于廷陛之間世不得常有不得常見今則全五采之文絢耀來儀於廊廟之上其感通之妙又有以致靈瑞之應矣是則祖考尊神也故言堂上之樂鳥獸微物也故言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而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讀者不可以泥文求義

變曰於子擊石附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大臣言樂之難和者既無不和物之難感者亦無不感變曰於子擊石附石百獸率舞於語詳于變自謂重擊擊曰擊擊擊

曰附石磬也百獸羽毛之總稱考工記曰天下大獸有五脂者許駢音者之駢羽者之駢鱗者之駢是羽鱗總可謂之獸率舞舞也○變言八音莫難和於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落有小太故擊有輕重今我於磬重擊而不失其重之節輕拊而不失其輕之宜石聲既和則九絲竹匏上草木之聲無不和可知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也音樂既和殆見兩足而羽之禽非一類也莫不來舞而有容儀四足而毛之獸非一種也莫不相率而舞蹈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庶尹允諧庶尹衆官府之長允信諧和也○百司庶府之長小大胥伯之正位期驕祿期侈驕矜之氣未易和也今則感吾至和之樂則穆穆布列而百僚師師雅雅在廟而群后德讓矣言庶君則人無不和可知此又總言作樂之效也或曰上言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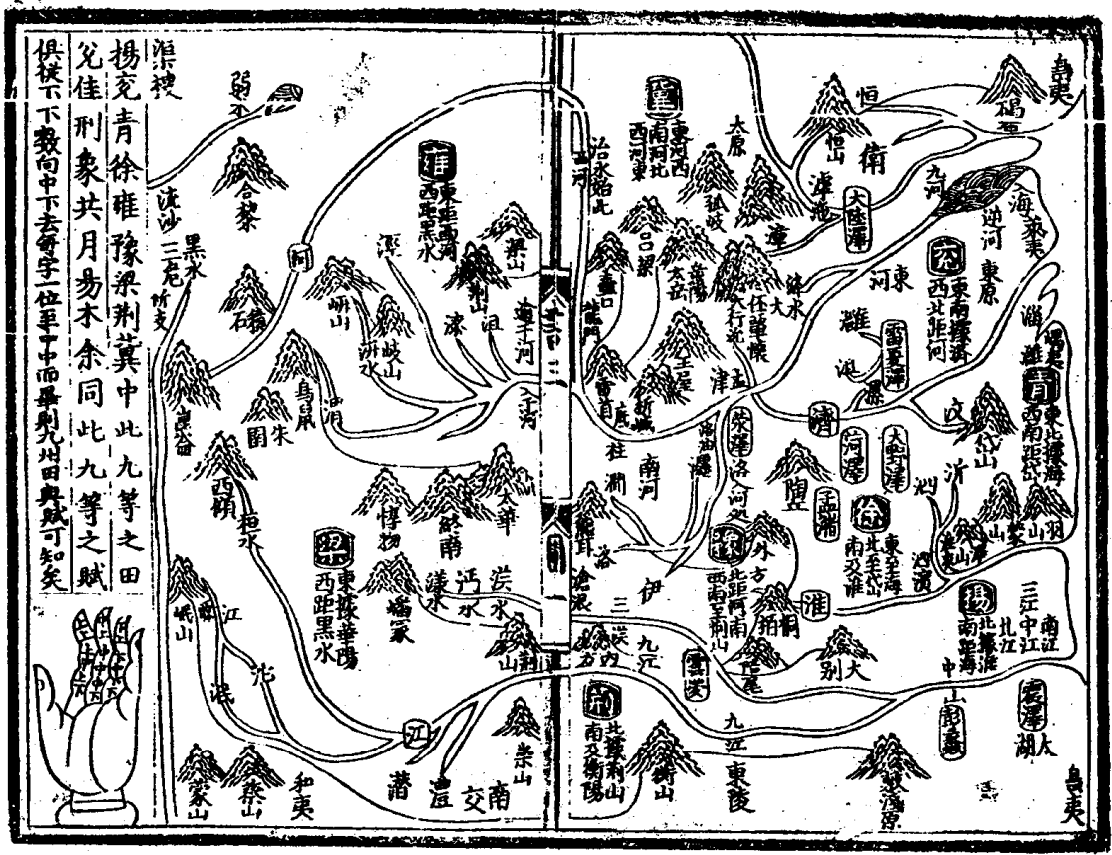
考與助祭群后是書本廟之樂此不言祖考又言庶君是言朝廷燕享之樂

帝庸作歌曰

帝拜曰俞往欽哉

此言聖君述其意作歌以責難於臣大臣繼其志作歌以責難於君君臣當同其敬畏不可忽也帝庸作歌曰庸用作為也歌詩歌曰者史臣記舞之言○帝舜因慶言功成樂作之意感之於心形之於言用此以作歌所以保其治功於無窮也初天之命惟時惟幾初戒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惟幾者無事而不戒○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格樂和苟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所自生其可不戒勅乎故必以兢業存心一舉動之際勿謂天高高而不吾察當知聰明畏無一時而不在於吾身也方動未蒙之時勿謂天湯湯而不吾知當知陛下有赫無一日而不在於吾事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歌之意如此乃歌曰股肱喜哉乃者難辭重其事也股肱手足喻臣也言者謂樂於趨事赴功○帝舜既述其作歌之意於先乃歌曰君有養於臣猶元首有養於股肱也臣為君之股肱能樂然趨事赴功欣然脩政立事豈非喜哉乎不自起哉元首君也起者人君政治為之與起○股肱既樂於趨事則紀綱法度莫不整然而昭明禮樂教化莫不秩然而振舉則元首豈不為之與起乎百工服哉百工百官庶廣也○是以禮樂刑政有成熙之效虞工教養有其養之美則人君政事豈不為之熙廣乎然元首之起百工之應皆本人臣喜於有為所致也舜之作歌責難於臣也可知舜陶器手稽首履言曰念哉拜手稽首有手

至首又至也。大言而疾曰。念哉。歎辭。念之不可忽也。○皇陶
將遠來歌之意。先拜乎。以至於首。稽首以至於地。大言疾。禮曰。
念哉者。所以起其。欲君不可忽也。率作。其事。慎乃。憲。欽。敬。
上行下效之謂率。欽。舞。動。湯。受。謂。作。是。起。事。功。慎。謹。憲。法。欽。敬。
也。○蓋君為臣綱也。事之未作。當認率。人臣以興起之。必謹守
成憲。無作聰明。亂舊章。無以側言。改厥度。動一作必。遵先王
之成法。一政一事。必循前人之舊典。可也。而必曰。欽哉者。蓋樂
於興事。易至於紛。事喜於有為。必至於廢弛。故深戒之。欲始之
一念不可不敬也。○事之既作。人君尤必日省月詠。數考其成。慎
始慎終。屢核其實。三載考績。以要其成功。三考黜陟。以行夫誅
賞。如是。則有課功。數實之。發而無。誕。慢。欺。數。之。失。亦必曰。欽哉
者。是終之一念不可不敬也。此皇陶將欲。歌而先述其歌之
意矣。乃。廢。載。歌。曰。乃者。難。歸。重。其。事。也。廢。載。成。也。○皇
陶既述其作歌之意。於是形於詠嘆。發於嗚。嗚。帝。歌。以。成。其
意。元。首。明。哉。元。首。君。也。明。謂。明。於。知。人。○君。位。乎。上。猶。元。首
也。元。首。明。於。知。人。使。邪。僻。不。能。蔽。洞。燭。物。理。俾。奸。惡。莫。能。欺。無
舉。枉。錯。直。之。失。有。知。人。則。卷。之。智。豈。非。元。首。明。乎。所。謂。居。上。克
明。是。已。股。肱。良。哉。股。肱。臣。也。臣。以。盡。職。為。良。○臣。居。乎。下。猶
股。肱。也。股。肱。見。元。首。之。明。莫。不。咸。懷。忠。良。日。夕。承。弼。精。白。一。心
敬。應。於。上。則。能。趨。事。赴。功。而。為。元。首。所。使。矣。所。謂。為。下。克。忠。是
已。庶。事。康。哉。庶。衆。康。安。也。○元。首。能。明。不。特。股。肱。之。良。而。已
紀。綱。法。度。莫。不。燦。然。昭。明。求。其。為。事。隨。哉。無。有。也。禮。樂。刑。政。莫
不。秩。然。振。舉。求。其。不。知。改。瓦。無。有。也。然。股。肱。之。良。庶。事。之。康。安。



揚充青徐唯豫梁荆其此九等之田
 允佳刑象共月易木余同此九等之賦
 俱模下數向中下去每字位至中而畢則九州與賦可知矣

書經卷之十一

夏書

夏國名在安邑之西禹都於此因以為國號書凡四
 篇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是也然禹貢作於虞時
 夫子繫之以夏書者蓋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禹姓崇伯鯀之子名禹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
 供謂之貢是篇有首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
 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
 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禹於治水功成之後條列九
 州山川之經緯品第九土貢賦之高下用以告成功
 於上使取其所有不責其所無以為常制也實亦典

體今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文臣總記聖人別疆域通道路定紀綱也禹敷土禹
 大禹敷土也各別土地以為九州○蓋共工氏霸九州
 其未久矣洪水堙沒區域不分禹因高山大川為之限
 隴風氣為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於是別而分之
 以為九州如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
 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之
 類是已隨山刊木隨循也謂循山之勢以行刊除也謂
 刊除山木以通道路○洪水橫流九州一壑平地皆水
 其可見者山耳禹歛施功無所措手故先隨山之勢刊
 其脈絡源委斬木通道路去其壅塞蔽障刊山澤而焚之

驅鳥獸於海隅然後水功可興也如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以下四條皆隨山刊木之實也黃山大山大川莫定也高山大川謂九州名山大川○州域既別道路既通禹又定夫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以為各州之紀綱若究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衛徐之海岱及淮豫之荆河涼之華陽黑水是已山三者治水之要史氏將記禹貢之書故先揭此云

冀州啓載壺口治梁及岐

夾石碣石入于河

此聖人別州域以尊王畿必水土平而田賦定水土治而貢道明冀州其冀州北方州名○蓋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爾雅所謂兩河間曰冀州是已然八州皆言疆界而冀獨不言者堯舜皆都冀州所

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既載壺口既者已事之詳載者始有事也必兼之曰既載云者以見先舉此而後及梁岐也壺口山名在隰州吉鄉縣○蓋壺口乃河水所經帝都之害莫甚於此禹受命治水即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所以開河道也治梁及岐治者用力之意梁即呂梁爾雅所謂梁山晉望是已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及者兼有事之詳岐山即孤岐在汾州介休縣○呂梁之石崇疎河沉激盪震動天地用力為難也禹既事壺口乃即用力以鑿關之孤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至于汾實古河廷之險阨者也禹既治梁即用力於此蓋二山乃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既者已事之詳修因餘之功而修之記曰禹能修餘之功

是已廣平曰原太原即今山西太原府至于者言地名水名不可盡記故言至于以該之岳太岳在晉州霍邑縣職方言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是已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蓋汾水之源出於太原汾水之流經於太岳東入于河也鯨嘗治之九載弗成矣禹則因鯨之功脩而廣之導其源而導其流決其壅而疏其塞自太原府以至于岳陽地界所以導汾水也爾雅底績至于衡漳豐懷地名即今懷州地面底致績功也衡古橫字天下之勢東西為橫南北為縱漳水名其源有二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少山名為清漳一出潞州長子縣發鳩山名為濁漳異源而同流○蓋豐懷平地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平地致功為難也今則已可致疏導之功而無已泄之患故自豐懷北至漳水橫入河處凡地之高下水之大小

莫不皆可致績謂之衡漳者河北流而漳東注故也然壺口梁岐太原先人事而後山名地名者以見治此所以濬彼也豐懷底績先地名水名而後人事者以見此地今可致功也厥土惟白壤厥其也指冀州言土者吐生萬物之謂兼教土庶土言無塊曰壤○蓋教民稼穡因地制宜不可不先於辨土也以冀州土色言之無高無下其色多白以冀州土性言之無遠無近其性多壤故曰厥土惟白壤也厥賦惟上上錯厥其也亦指冀州言賦謂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上上第一等錯雜也或雜出第一等○蓋水患退而土性復如可與地利定賦法也故以九州歲入穀米兵車多寡相較論之冀州比他州正出第一等而降豫為第二等或有時間出第二等而非豫為第一等故曰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土已耕曰田專就穀土言中中第五等○以

九州土田肥瘠高下相較論之則冀之田當為第五等。比級之中上為不及。充之中下為有過。故曰厥田惟中。然賦焉於田四等者。一則地廣而人稠。二則併塲園田漆林之類而在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及出於田也。故以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或先田而後賦也。不言貢篚者。冀州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恒衛既從。恒衛二水名。恒水出今定府曲陽縣西北恒山。衛水出今真定府靈壽縣東北。從者水從其道也。○向也洪水橫流。淫洞無涯。恒衛之水何辨。今則水患既平。恒衛二水各從故道而流。非向日涇洞淤漫可比矣。大陸既作。高平曰陸。即爾雅云。晉有大陸是已。作者言可辨治。○向也懷山襄陵之時。大陸平地無非水也。今則水患既息。大陸之地已可載耕載耒。誕降嘉祥。非昔日早濕沮洳之倫矣。然此成

功於田賦之後者。蓋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也。**島夷皮服。**海曲曰島。東方曰夷。皮服。即王制言衣羽毛穴居也。○洪水氾濫。九州一壑。西無涯際。遠人雖欲効誠。無由末也。今則水害既除。海島之夷得遂其性。而以皮服未貢。然皮夷性。故夷亦以皮服未貢。聖人因其俗。亦不責其無也。所謂四夷咸賓。無有遠迓。畢獻方物。此類是已。夾石碣石入于河。南○蓋碣石在河口海濱之地。北方貢賦之末。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方其入河之時。而碣石在右轉屈之間。故曰夾石碣石入于河也。然但曰入河。不曰入帝都者。冀州三面距河。言入河則入帝都矣。此所以紀其入貢河道也。**浮于濟漯達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

此聖人因水以別州域。惟水主平治。以致效驗之廣。故辨土制貢而紀貢道之入。濟河惟兗州。濟水名。古文作洧。在今孟州。濟源縣。河即九河。惟即是惟之惟。下放此。兗州即今山東兗州府。爾雅曰。濟河間曰兗州是已。○蓋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其地平廣而無高山。禹別兗州。特以濟河二水為之。紀綱也。職方言兗州其川河濟是已。九河既道。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轍。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既道云者。既順其道也。○充當下流入海之處。地為最下。其害尤甚。當洪水懷襄。平地殊漫。九河不獲見矣。禹因其可勢而疏通之。今則徒駭太史馬頰覆轍之河。各得其故道而流。胡蘇簡鉤盤鬲津之水。各順其舊。而流行非向日淤漫之比矣。所謂水由地中行是已。雷夏既澤。雷夏

澤名。在今濮州雷夏縣西北。然本夏澤。因澤平有雷。龍身而人類。鼓其腹則雷。故曰雷夏。既者。已事之辭。澤者。水之鍾也。○向也洪水橫流。澤不得為澤矣。今則水患既退。而後雷夏為澤。有非向日泛濫奔瀆之可倫矣。澗沮合日同。澗沮二水名。澗水即汲水。汲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澗水。在今曹州地界。沮水即睢水。出沛國芒縣。在今濮陽地界。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向也洪水為害。水壅不洩也。今澗沮二水勢均而異源。下流以同歸。不啻諸侯遠近會同於一處。而朝見天子也。桑土既蠶。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已可蠶桑也。○洪水為害。下地卑濕。宜桑之土。委於魚鱉而已。况蠶性惡濕。孰得而養乎。今則水患既治。土地平行。可以條桑而食蚕矣。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充言者。充地宜桑。後世濮上桑間。猶可驗也。是降

丘宅土是猶言至是。指水患息時言降也。土高曰丘宅土謂下居平地。○充居東南水害尤甚。民皆依於丘陵而已。然得下居平地。至是水患既退。而無旱濕沮加之患。民皆下居平地。不但丘陵之居而已。厥土黑墳。土氣較土庶土言。墳者上脉墳起也。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已。○蓋水患既治。則夫教民樹藝與夫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以言充州土。則無遠無近。其色多黑。有非徐之赤壤可比矣。以言充州土。則無上無下。其性多墳。有非揚之塗泥可倫矣。厥草惟藟。厥木惟條。草者百卉之總名。藟。木者枯栢之總稱。條。長也。○蓋充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不宜草木也。今水患既治。以言其草。則惟條惟禾。而暢茂蕃繁矣。以言其木。則惟條惟香。而叢生毛盛矣。然獨以草木言者。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必言矣。多水則草木不遂。言之有以見水患息也。厥田惟中下。田。專就穀土言。中下。第六等。○以九州土田肥瘠高下相較論之。則充州之田。當為第六等。比冀之類。真正也。○以九州田所出穀米。兵車多寡相較論之。則充州之賦。當為第九等。比梁之正賦為不及。與梁之間。出為彷彿焉。然不曰下。而曰貞者。蓋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二載。乃同。作。謂耕治戰年也。同。謂同於他州。○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人工未盡。備。必待作治十有三年。然後出九等之賦。同於他州也。蓋地利之美。有未闢。故田稍高。而賦為至下。人工之備。有未齊。故賦既薄。而

其入為尤後也。厥貢漆絲。貢者。下。獻其土之所。有於上。漆。木汁。絲。蚕吐。○蓋洪水未平。草木不得其生。欲漆絲之貢。不可得矣。今則厥木惟條。而木。有漆。可以飾器皿。桑土既香。桑。有絲。可以為織。具。故充州則貢馬。此漆絲之出於土產者。下。民不敢私也。厥篚織文。篚。竹器。屬也。詩曰。承筐是將。是已。織文。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曰織文。○蓋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而貢也。充地宜絲。宜蚕。故織為錦綺之屬。或於篚篚之中。貢獻於上。此織文之出於人力者。下。民不敢私也。浮于濟。源。連于河。舟行水曰浮。濟。源。二水名。源。在充東南。源。者。河之支流也。因水入水曰達。○充州貢賦之。豈無所自哉。蓋濟源。二水。通於大河。故充州貢賦之。或以舟浮。或以舟浮。取。其貢道之便。然後得以達於帝都。今但曰達河。不曰達帝都者。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故八州貢賦之。皆以達河為至。

海岱惟青州。嶠夷既畧。浮于汶。達于濟。此聖人因水土以別州境。惟水土治而地之高下。復其常。故土賦定而貢物所入。有其道。海岱。惟青州。海。東。海。岱。泰山。在今。嶠。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青州。即。今。山東。青州。府。○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遼東朝鮮等處。皆其地也。嶠。真。高山。大川。以別青州。而曰海岱。則青州之域。可知矣。後世以其地曠。隔。故又分遼東等處。為營州。今。因。南。平。雷。等。州。皆。是。也。嶠。夷。既。畧。畧。嶠。夷。東。表。之。地。在。今。登。州。即。堯。典。之。隅。夷。畧。為。之。封。也。左。傳。侵。犯。王。畧。是。已。○洪水為患。嶠夷源。未。可。經。畧。也。今。則水患既退。東表之地。已可經畧。而為之封。吟。矣。所謂田有封

海岱惟青州。嶠夷既畧。浮于汶。達于濟。此聖人因水土以別州境。惟水土治而地之高下。復其常。故土賦定而貢物所入。有其道。海岱。惟青州。海。東。海。岱。泰山。在今。嶠。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青州。即。今。山東。青州。府。○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遼東朝鮮等處。皆其地也。嶠。真。高山。大川。以別青州。而曰海岱。則青州之域。可知矣。後世以其地曠。隔。故又分遼東等處。為營州。今。因。南。平。雷。等。州。皆。是。也。嶠。夷。既。畧。畧。嶠。夷。東。表。之。地。在。今。登。州。即。堯。典。之。隅。夷。畧。為。之。封。也。左。傳。侵。犯。王。畧。是。已。○洪水為患。嶠夷源。未。可。經。畧。也。今。則水患既退。東表之地。已可經畧。而為之封。吟。矣。所謂田有封

於廢井有伍之類皆是也。○濰淄其道。濰淄二水名。濰水出縣
州莒縣東北。濰山。淄水出濰州淄川縣東北七十里原山其
道者。水循其道也。○洪水為室。濰淄泛濫。不得循其道矣。今則
泛濫既去。濰淄二水各循其故道而流。有非向之海洞無涯矣。
厥土惟白墳。土兼穀土。庶土言墳。墳土脈墳起也。○水患既息。則
夫教民樹藝。因地制宜。固宜先於辨土也。以言青州土色。則無
遠無近。其色多白。有如冀之厥土。惟白墳矣。以言青州土性。無
高無下。其性多壤。有非揚之塗泥可倫矣。海濱廣斥。海濱水
涯下地。廣大斥鹵也。○蓋海濱之地。斥鹵可養。為諸畝。世。洪水
泛濫。不得復斥鹵之性矣。今則水患既息。不惟高城之土白墳。
而海濱之土。又皆廣斥鹵。然望苦鹹。可養以為鹽者。則青
州之土。有二種。也可知。厥田惟上下。田專以穀土言。上下第

三等。○以九州土田肥瘠。高下相較論之。則青州之田。當為第
三等。比徐之上。中為不及。豫之中。上為有過。厥賦中上。中上
第四等。○以九州田所出穀米。兵車多寡論之。則青州之賦。當
為第四等。較荆之上下為不及。徐之中。中為有過焉。厥貢璫
絺。海物惟錯。鹽。斥鹵所成。絺。細著也。海物。如蠶珠。暨魚之類。錯
雜也。以非一種。故曰惟錯。○青州所產。莫多於鹽。絨也。鹽。足以
供日用之食。絨。足以為衣服之用。以至蠶珠。暨魚之類。珊瑚。琅
玕之屬。而青州則有焉。曰惟錯者。見海物非一種也。似以徐
桑。松。石。也。泰山之谷。綠。蠶之所吐。桑。練。麻也。松。鐵。松
栢。屬。惟石。石之似王者。○泰山之谷。有綠。可以供織。具。有綠。可
以制衣服。以言其金。則有。以言其木。則有。以言其石。則有
惟異似王者。此皆可為衣服器用之需。則出於岱山之谷。

夷作牧。萊。夷。萊山之夷。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
言可放牧也。○蓋萊山之夷。以畜牧為生也。洪水為室。不可牧
放矣。今則水患既退。萊州之夷。仍得牧放以遂其生。厥篚。厥
篚。竹。器。篚。屬也。壓。山。桑。綠。蠶所吐也。○萊州之地。有壓。綠。也。
以之為篚。堅韌異常。以之為絞。聲越清亮。東萊之夷。則以此。盛
於篚。篚之中。以為貢。所謂四夷咸賓。無有遠近。畢獻方物。此類
是已。浮于汶。于濟。舟行水曰浮。汶水名。出今魯慶府萊蕪
縣。因水入水曰達。濟即兗州之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
東北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故青州貢賦之來。
浮舟自汶水。西南以入于濟。自濟以達于河。由河而達帝都。今
不言達河者。充言浮于濟。深達于河。可互見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
浮于淮。泗。達于河。

此聖人因水土以別州域。惟水土平治而效驗著。故則壤成賦
而貢道明。海岱及淮。惟徐州。海。東。海。岱。泰山。淮。即。淮。河。徐。州
爾雅所謂。濟。東。曰。徐州。是也。○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
岱也。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青。濟。不
足以辨。故畧之也。禹。奠。高。山。大。川。以。別。徐。州。而。曰。海。岱。及。淮。則
徐州之域。可知矣。然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
鄰州互見。徐州獨載三邊者。若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
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疆境始別也。爾雅又言
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非青於徐也。周禮言正東曰青州者。周
無徐。非徐於青也。淮。沂。其。又。淮。沂。二。水。名。淮。水。出。桐。柏。山。在
豫州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沂水出泰山。即在今沂州沂水縣。
治也。○淮。沂。二。水。發。原。雖。不。在。於。徐。而。經。流。為。害。則。在。於。徐。也。

薄是已。厥田惟上中。田指穀土言。上中第二等。○以九州土田肥瘠高下相較論之。則徐之田當為第二等。比雍之上上為不及。較青之上下為有過。厥田中中。中中第五等。○以九州歲入穀米多寡之數相較論之。則徐之賦當為第五等。比青之

中上為不及。雍之中下為有過。厥田惟土五色。五色謂青黃赤白黑。○蓋古者諸侯受封。則必分茅胙土也。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首視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黃土。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劑土於周室。徐州貢土五色。意以為是用柳亦可以埽埴。○蓋羽山之谷。惟具五色其羽毛。可以為車服旌旄之用者也。○蓋羽山之谷。惟具五色其羽毛。可以為車服旌旄之用者也。

今則泛濫既去。淮沂二水各得其治矣。然徐州之川不止淮沂。今淮水既入。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沂水既入。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蒙羽其蒙羽。二山名。蒙山在今沂州。費縣。羽山在海州。胸山縣。蒙者言可種藝。○淮沂未入蒙羽之山。未可種藝也。今則淮沂既入。蒙羽之山已可載耕載耘。嘉種有如大陸。既作。岷嶧既藝者矣。然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淮沂又而後蒙羽。藝亦事之相因矣。○大野既涸。大野澤名。在今濟州鉅野縣。水蓄而後流曰積。○大野之澤。為濟所絕。有所蓄。無所泄。其聚而為害也。大矣。今則水蓄而復流。澤得以為澤。而非向日汎濫浸灌之比矣。職方言兗州其澤數曰大野者。蓋周無徐。故大野屬於兗也。東原曰平。廣平曰原。東原即今東平州。在徐之西北。謂之東者。因

於濟也。底致也。底平者水患已去而致於平也。○蓋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今則大野既涸。水患已去。地之廣行者得以底於平。而非向之沮洳可比矣。然大野既涸。而後東原亦事之相因也。○厥土赤埴墳。土兼穀土。庶土言。埴。泥也。黏泥如脂之膩。墳。土脉墳起。○蓋水土既平。則夫教民樹藝。因地制宜。固莫先於辨土也。以言徐州之土性。則無上無下。其性黏膩。而墳起有壤之可比。以言徐州之土性。則無上無下。其性黏膩。而墳起有非墳壇之可倫。周有埴埴之工。老氏言埴埴以為器。皆因土黏賦細密。故可埴可埴也。○草木漸包。草木漸包。草木漸包。草木漸包。包。是也。○然土之色性既辨。以言乎草。則惟大惟蕪。而日進於長茂。以言乎木。則惟條惟喬。而日至於叢生。詩所謂卉木

謂進而上之雜出第六等也○以九州田所出較者多寡相較論之則揚之賦當為下上第七等比雍之中下為不及或有時人力之勝地力之歇間出第六等而與雍州中下同謂之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交文言下上上錯也厥貢惟金三品三品金銀銅也○以言揚州土地所產則有金銀銅三品之金然此本天地自然之氣疑聚結而成非人力所及故以為首貢瑤琨珠璣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瑤琨是已瑤琨竹筴大竹○蓋瑤琨似玉可為禮器之供篠之材中於天之筴篠之材中於樂之管職方言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是已藟華羽毛惟木齒牙革皮也羽鳥羽毛獸毛水獭梓豫章之屬○蓋藟有藟犀兕有華也而藟華可以成車甲之用鳥有羽獸有毛而羽毛可以為旌旄之飾以

至棟梓豫章之屬杞餘栝栢之類又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卉服海曲曰島島夷謂東南海島之夷人卉草之總名卉服葛越木綿之屬○洪水為害道路不通海島之夷不得以表王矣今而海島之表貢以葛越木綿之屬麻纈絲綸之類厥篚織貝織貝錦名染五色絲織為具文詩曰具錦是已○海島之夷不惟貢以卉服而又染五色絲織為具錦之類則厥篚篚以獻然厥篚記於島夷之下者以見遠人未王之意也厥包橘柚錫貢包菓也橘如柚而小白花亦實柚似橙而木碧輪丹實錫貢者必待錫命而後貢○島夷所產菓之美者小曰橘犬曰柚足以供祭祀燕賓客也則包裹納於篚篚之中以貢不敢藝也謂之錫貢者必待人君有用錫命而後貢口腹之欲難於出令故也如荆之大龜豫之磬錯皆非常貢故係於厥

淮之下○汭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汭江三江海東海因水入水曰達淮泗二水名○揚州貢賦之表以舟浮水自三江順流而下入於海自海逆流而上達於淮自淮達泗自泗入河以達於帝都也不言達河者因於徐也是知禹時江淮未通故汭江入海至吳始開荆漢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汭記者之誤矣

至于南河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此數土以別州境惟水土平治而有施功之序故辨土制貢而紀貢道之入荆及衡陽惟荆州荆南條荆山在襄陽府南章縣衡南岳衡山在潭州衡山縣謂之衡陽者見地不止此山猶包其南也荆州職方言正南曰荆州是已○荆州之域比距南條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今湖南湖北皆其地也禹敷土以別

荆州北率荆山南率衡陽則荆州疆域可知矣東西不言至者則揚之彭蠡梁之華陽互見也江漢朝宗于海江源出於岷山漢源出於嶓冢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江漢發源於梁至大別山下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遠近會同於一處而朝宗于王也職方言荆州其川江漢是已九江孔毅九江即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沅水湘水皆合流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毅正也○蓋九江者洞庭之別名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衆水所會之澧蓋澧未得其正也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之類甚得其正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而無壅遏矣沅澧既道水自江出為沅自澧出為潛既道水得其故道也○江漢未得朝宗沅澧壅遏不得故

之潛漢之水道又與洛不通故告舟陸行而逾於洛。自洛然後至於冀之南河以達於帝都也。然不徑浮江漢兼用沈清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故兼言之。

荆河惟豫州伊洛漕漕既入于河 浮于洛達于河

此因山水以別州境言水惠息而土性辨土賦定而貢道明。荆河惟豫州。荆即南條荆山在襄陽府南漳縣河即大河。豫州賦方言河南曰豫州是也。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冀之南河今河南鄧州等州皆其地也。南敦土真高山大川以別豫州西南南條荆山北李冀之南河則豫州疆界可知矣。然東不言者則徐之淮互見也。伊洛漕漕既入于河伊水出熊耳山南北入于洛洛水出洛南縣冢領山至鞏縣入河。漕

水出河南縣西北至偃師縣入洛。溯水出灑池縣至新安入洛。伊洛漕漕四水湊合而大河又泛溢漕漕未易泮也。禹既疏伊瀍澗以入於洛又疏洛水以入於河此言伊洛漕漕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其文法正猶漢入江江入海與荆州言江漢朝宗海之意同也。蔡波既疏蔡波一水名。蔡水在鄭州蔡澤縣西五里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豬者水蓄而復流也。蓋洪水為害蔡波二水不得為澤泛溢漕漕未易泮也。今蔡波二水既蓄而復流無復泛溢漕漕之患矣。職方言豫州其川蔡維其浸波澌是已。通言河澤也。禹疏導也。河澤在吳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河山故名為河澤故及也。禹疏爾雅作孟諸在今南京廣城縣西北。蓋河澤為濟水所經泛溢甚矣。禹疏導之功引其荷之餘波入于孟諸之澤。爾雅所

謂宋有孟諸是也。厥土惟壤下土質壤。厥土高地之土無塊曰壤。下土卑地之土質土。墳土脈墳起也。土黑而疏曰壚。○水忠既治則夫教民樹藝阡地制首莫先於辨土也。豫州之土雖有高下之不同以言其高地之土則柔而無塊壤而肥盛以言其下地之土則土脈墳起而壚疏。此但言性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厥田惟中上中上第四等。○以九州土田肥瘠高下相較論之豫之田則為中上第四等。比青之上下為不及較冀之中中為有過也。厥賦錯上中。錯雜也。上中第二等。錯上中間出第一等。○以九州田所出穀不兵車多寡論之則豫之賦當為上中第二等。或有時人工修地力歇則間出第一等。而冀為第一等也。厥貢漆絲枲。漆不吐。枲麻也。絲為之精者。枲麻絲屬。○蓋漆可以飾器物。枲可以織布線而葛之精者亦可以

為絺綌。職方言豫州其利麻漆絲枲是已。厥篚織纆。織纆綿也。○豫州所產細綿之類者可以為吉貝也。則厥之於篚以貢焉。錫貢。錫者必有待錫命而後貢。釐。釐石也。即治磬之具。○蓋治玉磬者必礪以鑄錫磨以沙石。然後成磬。徐州既貢浮磬梁州又貢玉。梁州則貢此礪石以為治磬之錯。所謂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是已。必曰錫貢者明非常用之物必待人君有命而後貢也。與揚州橘柚文勢正同。揚州先言橘柚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若錯則與厥篚之文相屬。故言錫貢在先。此禹貢立言之法也。浮于洛達于河。舟行水曰浮。洛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河即大河。○豫州貢賦之乘其東境在自入河西境浮舟自洛水以達于河而入于帝都也。不言帝都達河則達帝都矣。

水逾慶而暨于街橫之南溪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自襄絕水至斜川百餘里故舍舟陸行以車轉輸北以入于渭經言渭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亂于河正絕流曰亂河大河○渭雖與河通非河之正流也蓋河自梁州岐南向華陽直下又東至底柱渭自鳥鼠東流至襄陽橫入于河故自渭入帝都者必截河而橫度也故曰亂于河經不言連帝都連河即連帝都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

會于渭汭

此聖人黃水以別州城因水土平以致遠人化因貢賦定而紀貢道入黑水西河惟雍州黑水西河皆水名西河在雍之東謂之西者主冀都言雍州城方言正西曰雍州是已○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今關中岐豐鎬京皆其地也對教土以

別雍州西李黑水東李西河則雍州疆界可知矣南北不言者北之朔方南之華陽互見也弱水既西弱水在苑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既西者已導之西流○蓋西海之山有水鳥鼠渙無力不能負芥拔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水向也壅遏而東失其性矣禹則因其勢順其性導之使西流也涇屬渭汭涇渭汭三水名屬連屬也○涇水自原州百泉縣峽頭山東南流至馮翊陽陵縣連屬於渭又東至隴州汧源縣弦蒲藪連屬於汭水今則治之各順其道而無壅塞之患矣端方言雍州其川曰涇汭詩曰汭鞠之即皆謂是也涇汭既從涇沮二水名既從者從於渭也○涇沮二水相敵昔壅遏不流禹順其性而導之故涇水自耀州同官縣東來經華源縣合沮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於渭水謂之既從者涇水太而涇沮

小不普少從長小從大矣渭水攸同渭水名攸說文曰行水也同者同於渭○蓋渭水自鳥鼠而東注渭水自水興軍鄂縣東流至咸陽縣入於渭也謂之攸同者禮渭二水相若故曰同

蓋有如究之澗沮會同者矣荆岐既終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荆岐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既放者已可發告也○蓋洪水為患道路不通因未可以發告也今則隨山刊木道路既通不惟荆岐二山已可發告而終南惇物西北至於鳥鼠之山亦可

祭告矣下但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於之文也原隰原隰原是在已底致績功也豬野澤名在涼州一說豬野澤其隰原是已底致績功也豬野澤名在涼州一說豬野澤

渭汭未至既從攸同平地皆水何由致功今水患既息不准原隰平地已可底功以治水至于涼州然豬野之澤亦可

致功矣蓋禹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原隰既澤也

三危既守三苗不叙三危山名在沙州燉

峯故曰三危既守已得安居也三苗即舜之

有功叙○蓋地之遠者豈遠於三危也洪水

地也今則已可莫居而得安其生有如究之

之頑者莫頑於三苗也水患未平殺死不贖

大得其叙有非向之桀驁不服矣雍州之地

見近也雍州之民獨言三苗本頑以見其餘

惟獨也土無塊曰壤○蓋水土既平則夫教

固莫先於辨土也以言雍州土色則黃而不

則壤而無塊有如莫之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上上

一等○以九州土田肥瘠高下相較論之雍州

惟黃壤而

惟黃壤而

惟黃壤而

其田非他州可及故厥田上上而為第一等厥賦中下中下
第六等○以九州田所出穀米多寡相較論之則雍州之賦當
為中下第六等然則他州為第一而賦為第六者地狹而人
工少也厥貢惟球琳琅玕惟獨也以見所貢止此一類球琳
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以言雍州土地所產則有球琳美
玉琅玕美珠可以為服飾之用雍州之貢獨此二物故曰惟也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是已○于積石
至于龍門西河積石龍門皆地名西河○蓋河自
積石東北至于梁山南轉至龍門也故雍州東北境貢賦之入
自鄯州龍支縣積石山下浮舟東北約三十里以至於河中府
龍門縣西河以入于帝都也○會于渭水會者合而來也渭水
二水名○蓋渭水自鳥鼠東行而納水注之至華陰入河也雍

州西南境貢賦之入或自禮自涇或由漆由沮隨其貢物所便
同會于渭水而達于河也此但曰會于渭水不言達河者蓋梁
州入于渭亂于河之文也然雍州貢道有此兩條則他州貢賦
之入亦不止一道特於此例以互見也織皮崑崙折支渠搜
織謂織毛為之若今氈毼氍毹之類皮謂製皮為衣如今狝裘
羔裘之類崑崙折支渠搜三國名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蓋折
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近朔方○西戎之地山林為多獸之
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
蜀崑崙折支渠搜三國則以此來貢故史臣總以織皮二字冠
於三國之首也西戎即叙西戎西之卷胡即叙叙功也○崑
崙折支渠搜分而言之則為三國總而言之則皆西方戎落之
胡虜也○而水土既治不惟崑崙來貢織皮而折支亦貢不惟

折支來貢而渠搜亦獻焉則西戎之就叙也可知矣史臣以西
戎二字總結於三國之下以見三國皆西方戎落之地也先儒
以為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者得之
亦猶渠之西傾因桓是來之意記遠人來王也

入于海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此言聖人隨山治水必順自然之勢以極於歸宿之地也導岍
及岐至于荆山導謂隨山勢以治水也岍岐荆山皆山名○
高本導川歸海今導山先於導川者蓋水之源未有不於山
水之勢未有不因於山洪水懷襄故川曰清柔皆浸淺欲施功
無所措手故禹先自隴州岍山相其脈絡源委導天山旁積水
東至于鳳翔府岐山又東至于耀州富平縣極陵原之荆山以
殺其滔天之勢然後灑川之功可施也然岍岐至荆山極去甚
遠其間豈無其山焉但取山之高大可名者記之故直書曰至
于也下言至于皆敘此逾于河逾河過于河也○蓋荆山
至于龍門阻以大河禹則自荆山而過於冀州西河之東以導
壺口雷首諸山之水此記其自西而東也壺口雷首至于
太岳壺口雷首太岳皆冀州山名○禹又自隴州吉鄉縣壺
口山及河中府河東縣雷首山相其脈絡源委導天山旁積水
以至於晉州霍邑縣太岳山焉此記其自東折而南也底柱
折城至于王屋底柱折城王屋亦冀州山名底柱石在大河
中流其形如柱折城王屋謂山峯四面如城如屋○禹又自陝
州陝縣底柱山及澤州陽城縣折城山相其脈絡源委導天山
旁積水以至於絳州垣曲縣王屋山之下此記其自南而東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太行恒山碣石亦冀州山名

○禹又自懷州河內縣太行山東至其定府定州曲陽縣西北
恒山相其脈絡源委導夫山旁積水東北至于平州碣石山以
入于東海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蓋上文山川分見于九州
者其經也此以下山川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
所無緯則不知其脈絡故自此以下通以九州山川聯貫首尾
條列而詳記之則山川經緯可見矣

西傾朱圍鳥鼠至于太華

此聖人隨山之勢蓋相視距導之功也西傾朱圍鳥鼠至
于太華西傾朱圍鳥鼠太華雍州四山名○西傾朱圍鳥鼠
之山桓涇所出也禹自洮州臨潭縣西傾山秦州大潭縣朱圍
山渭州渭源縣鳥鼠山相其脈絡源委導夫山旁積水東至于
華州太華山之下然鳥鼠去太華絕遠其間豈無可隨之山禹

卷之三

卷之十

但取其高大可名者記之故直書至于也然耳外方桐柏
至于陪尾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四山名○蓋落經熊耳

伊經外方淮出桐柏而經陪尾為害甚也禹自商州上洛縣熊
耳山西京登封縣外方山唐州桐柏縣桐柏山相其脈絡源委
導夫山旁積水以至于安州安陸縣東北陪尾之山然但導於
下流之地不及入海者下文潁川之功既施方可收此隨山成
功以入于海也下二節倣此然西傾不言導者岍與西傾皆雍
州山其文蒙於導岍矣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嶠冢至于荆山

此亦聖人隨山之勢蓋相視距導之功也導嶠冢至于荆
山嶠冢荆山梁州二山名○蓋洪水懷襄故川日濟至皆浸沒
欲施功無所措手禹自隴西氏道縣嶠冢山相其脈絡源委

夫山旁積水東至于襄陽府南漳縣荆山馬內方至于大
內方大別荆州二山名○禹又自荆州境界長林縣內方山相
視脈絡源委導引山旁積水東至于漢陽縣北大別山下流之
地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此聖人因山之勢蓋相視距導之功也岷山之陽至于衡
山岷山兗梁州衡山兗荆州山南曰陽○蓋岷山江水所出衡
山江水所經為害甚矣禹隨山刊木自茂州文縣岷山之南
相其脈絡源委導引山傍積水東至于潭州衡山縣南岳之下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過高過也九江荆州之川即今洞庭湖
敷淺原揚州西南山○蓋衡山在洞庭之西敷淺原在洞庭東
北禹自衡山過岳州也陵九江相其脈絡源委導引山旁積水

卷之三

卷之十

東北至于江州德安縣敷淺原下流之地然不及入海者必下
文潁川之功既施方可收此隨山成功以達于海也然亦不言
導者嶠冢皆梁州山其文蒙於嶠冢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
此以上四條乃是隨山之事此以下九條皆潁川之功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

此聖人因水性之異導之使西歸也導弱水至于合黎
導謂疏通之弱水兗雍州合黎山名○蓋天下山水自西北而
東南弱水在雍之西北故禹潁川首導弱水使之西流謂之弱
者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揆之則委靡熱浸及底而後止故因以
名之尚也壅遏而東失其性矣禹則順其性自剛丹驟驟其
流西至于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也餘波入于流沙波水浪
流沙地名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弱水

正流既導之使西至于合黎其餘波無能為害者不必極之於
西海但疏導使入於合黎西沙州流沙而已矣然諸水能載皆
東流弱水獨弱且西流天地之間有常有亦不可一律齊聖人
順其性導之耳所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上文水之疏導
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此又以九州諸水分派詳記之則水之經
緯可見矣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海

此聖人因水色性異必順導極于歸宿之地也導黑水至
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在雍州西境三危在沙州燉煌縣山
有三峯故曰三危○天下諸水皆東而黑水獨南為順其性自
雍州西境隴為郡南廣縣汾關山導黑水使南至燉煌燉煌三
危南流入于南海也蓋天下諸水皆清而東流黑水獨黑且南

流天地之間有常有亦不可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導之所謂
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於此可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入于海

此言河源出於中國聖人治之畧河源入於中國聖人治之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河謂大河積石龍門皆雍州山○蓋
北方之水莫大於河而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關于關在
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瀋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
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故為導河不
窮其源但自積石而始又東乃折而南一曲一直約三千里而
後至于河中府龍門西河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者蓋河源
多伏流且荒遠在所畧也南至于華陰嶺大華山北曰陰○
龍門之響用功多矣禹自龍門不閉關濬導之功南至于華州

大華山之北東至于華陰嶺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

禹又自華陰濬導大河自南而東至于陝州陝縣底柱山之下

又東至于孟津孟津地名即武王渡師處○禹又自底柱導其

大河東向至于孟州河陽縣孟津之地東過洛水至于大

伾過洛水入于海洛水支流之內山再成曰伾○禹於孟

津濬導大河自西而東經過洛水之水至于通利軍黎陽縣大

伾山之下地過洛水至于大陸澤水大陸皆冀州地名○禹

又自大伾濬導大河自東而北過冀州信都縣之漆水至于大

陸之地謂之大陸云者曰無山阜曠然平地今趙深等州皆其

地也又北濬為九河同為海河入于海播分也九河見苑

州同者合而一也運者以海水逐漸而上以得名○禹又自大

陸濬其大河至于平原以此固其地勢播為九河以分就其懷

襄之勢以去夫襄之患上源播分名為九河下流合同名

為通河以入于東海也然分播合同皆隨水勢之自然禹特順

而導之耳

導濬導濬東流為漢

東為北江入于海

此言水所經履隨地得名以歸于極也嶧家導濬東流

為漢嶧家山名嶧濬一水名曰為者明非他水也○蓋漢水

出於嶧家山泉源為濬既東為漢也禹自隴西氏道縣嶧家山

濬導濬水東流至于武都名為漢水也又東為滄浪之水

滄浪水名○禹又濬導濬水東流至于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

曰滄浪洲有水曰滄浪水即孟子所謂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我纓是已過三澗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大水合小水謂之

過三澗水名大別山名○滄浪之水又東過鄖州長壽縣磬石

山谷三澁之水。下流至于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之下。乃折而南入于江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匯也。彭蠡澤名。即今香陽湖。入海在今靜海縣東。匯澤至入于海十三字。殊不可曉。蓋彭蠡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之遠。以今地望。森校絕為反。依先儒以為衍文者得之。上言導河積石。先言水而後言山者。以見水非出於此山。但自其山導之耳。此言嶠家導漢先言山而後言水者。以見水之源出於此山也。他章效此。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東為中江入于海

此言江水所經非一地之可言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岷山見梁州。為者名非他水也。沱江之別流於梁者。禹於茂州汶山餘岷之下。濬導其江之源。東至四川成都府郫縣別流而

為沱水焉。謂之別者。以見沱雖是江之支流。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又東至于澧。澧地名。禹又自江沱順導其流。東至于

武陵充縣西澧州之地。過九江至于東陵。過者水所經也。九江。即今之洞庭。東陵。即岳州。巴陵。蓋九江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也。禹又自澧州導引江水。橫截洞庭之口。東至于岳州。巴陵縣也。東地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地者邪行連捷之意。餘見上章。蓋自岷山導江至于東陵。江之源流固為可考。自東地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十三字。亦難解釋。依先儒以為衍文得之。

導沈水東流為濟

此詳記濟水發源。經歷歸宿之處也。導沈水東流為濟。沈水在絳州垣曲縣。濟水在孟州濟源縣。為者明非他水也。

又東北入于海

○蓋發源為沈。既東為濟。禹自絳州垣曲縣王屋山頂崖下。導沈水。既見而伏。東流至孟州濟源縣。名為濟水也。入于河。溢為汶。入。謂濟水潛行大河之下。溢滿也。榮澤見豫州。為者明

榮澤。即濟水。○蓋濟水歷魏公臺西南。潛行大河之下。南至鄭州。榮澤縣西五里。教倉東南。復溢出而為榮水也。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地名。在今廣濟軍西。爾雅云。山丹成為陶丘。是已。○榮水既離伏流地中。又東出于廣濟軍西。陶丘山之北。又東至于

于濟。河澤見豫州。○禹又自陶丘北。濬導濟水。東至于吳仁府。濟陰縣南。河澤也。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河。流至其地。爾又東北會于汶。會者二水相敵也。汶水名。在青州境內。○禹又自河澤導濟水。東北至于東平州壽張縣安民亭。會合汶水於一處。又東入于海。又自汶水東北導其流。至今青州博

與縣。以入于東海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聖人導淮水上。不窮其源。下記歸于極也。導淮自桐柏。淮水名。桐柏山名。○淮之源。雖出於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禹濬導其淮。自唐州桐柏山導之耳。所以先言水而後言山。以見淮之源不止此山也。東會于泗沂。泗沂二水名。見徐州。○蓋沂泗異源。下流同歸也。禹自桐柏導淮。東會于沂州。沂水。西南合于泗水。以共入于淮也。謂之會者。二水相敵。故耳。東入于海。入者。小水合大水之名。入海在今淮浦。○淮水既會于泗沂。禹又自泗沂濬導之。東流至於淮浦。以入於東海也。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此聖人濬渭川上不窮其發源下詳記其同歸也渭水自鳥鼠同穴渭水名鳥鼠同穴二山名○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及見渭水之源非出於鳥鼠同穴特自其山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雅言鳥鼠同穴其鳥為鼠其鼠為熊未知是否東會于澧澧澧渭相若故曰會澧即上澧水攸同○禹又自鳥鼠同穴疏導夫渭水泉流至于咸陽縣會合於澧水也又東會于涇涇水名即上涇屬渭水也○禹又自澧水疏導其流東至于永興軍高陵縣會同夫涇水也又東過漆沮又于河大水合小水謂之過漆沮二水名即上漆沮既從是已○禹又自涇水疏導其流東至雍州同官縣過漆水又東至坊州宜君縣過沮水至河南鞏縣以入于河也前既分言於雍州而又自源徂流言於此也

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伊東北入于河此聖人濬洛川上不窮其源下記同其歸導洛自熊耳洛水名熊耳山名在廬氏縣○洛水出商州洛南縣冢嶺山禹之導洛只自熊耳山濬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以見洛水之源不止此山也東北會于澗澗二水勢均謂之合澗澗三水名○禹又自熊耳山濬導洛水東北至河南府新安縣會於澗水又至偃師縣會于澗水也又東會于伊伊水名出熊耳山○禹不惟導洛會于澗澗又東濬導其流至河南洛陽縣會于伊水也又東北入于河小水合大水謂之入河在河南鞏縣○禹又自伊水東北濬導洛水至河南鞏縣以入于冀之南河也○自導弱水至導洛凡九條皆濬川之事天下山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弱水黑水在雍梁西北界不經中國禹順其性

導弱水使西流導黑水使南流中國之水莫大於河與江漢也故先導河而江漢次之濟淮又次之然此乃四海也四瀆之外西有渭川東有洛川故以是終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四海會同

此言天下之勢歸於一者以其水土無不平治也九州攸同九州莫不齊徐荆揚豫梁雍也攸所同一也○上於各州但錯舉一二不能備載如宅土惟見於兗雍梁山獨元於雍梁故於此又總結之言洪水為害區域不分有高山大川為之阻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九州何由攸一哉今冀兗青徐之州水土無一而不平荆揚豫梁雍之地山川無一而不治豈非攸同者乎此一句乃其綱下五句即所同之事四隩既宅隩隈也四隩四海之隈既宅已事之祥宅居也○四海之

瀆水涯之地嘗為水所漸也今則近海之地已可無居豈待充降丘宅土三光既宅而已哉必先言宅土者聖人治水以安居為急也九山刊旅九山九州之山刊除旅祭也○九州之山險阻蔽障未易通也今則槎木通道已可祭告豈待梁之黎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而已九川滌源九川九州之川滌源源泉也○九州之川泛濫潰溢未易濬也今則濬源泉而無壅遏豈待導濟入于海導渭入于河而已九澤既陂澤水之鍾也澤障曰陂○九州之澤泛濫盈溢未易陂障也今則水蓄復流已有陂障而無決潰之患豈待雲土夢作又震澤底定而已四海會同會者水之合同者合而一也○洪水為害九州一壑也今則黑水入于南弱水流于西江漢朝宗于東而四海會同矣豈待達于河濟會于渭汭而已哉夫括天下山川見於

高貢者四十有五而九水為大九山為高火者既遠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所以總叙於九州之後以見天下水土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備庶土交正

不距朕行

此當財用大備之日必定土賦廣封建諸教化也六府孔備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孔大備治也○上文於各州既詳言土之包性與夫貢賦此又總結之言昔洪水泛濫而六府不得其備矣今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生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皆大備治矣豈但厥草惟夭厥木惟條而已此著水土既平之效也庶土交正庶土非特穀土山林川澤亦在其中也交正辨其肥瘠高下色性之異○蓋土皆財之自生庶土不同營其

書三

廿四

肥瘠高下之等正其色性名物所宜如充之土是壤宜漆宜絲雍之土黃壤產球琅玕之類所以交相正之以任土事也**慎財賦**底慎者致其簿書之謹財者庶土所出之賦賦謂貢賦非田賦也○蓋天下之土各有所宜庶土所產各有其美今則致謹其財賦之入取其所有不責其所無如充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島夷卉服之類是已此以上二句總結九州土與貢也**咸則三壤咸皆也**則也謂之也言土之等壤言土之性○九州穀土有肥瘠之異不可不品飾以辨高下之等也如雍之田上上冀之田中中揚之田下下之類但三等言其畧九等言其詳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是已**成賦中邦成猶定也**賦謂田所出穀米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田有肥瘠人工有備否而田所出之賦

又不可不定其多寡之等如冀之賦上上錯徐之賦中中充之厥賦惟貞之類是已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故曰成賦中邦此以上二句總結九州田與賦也蓋六府備則庶土正在其也而復言庶土交正者為底慎財賦而設也曰庶土正則穀土在其中而復言咸則三壤者為成賦中邦而設也

史臣可謂善於紀載者與**錫土姓**錫賜也土國土姓姓氏○蓋水土未平固不可封建諸侯也今則水土既平凡有功之臣必錫之土以立國如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類錫之姓以立宗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鄆賜姓姬之類此所以報功也謂之錫者非昔皆無而今始有蓋至是編錫而已左傳所謂天子建國因生以錫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是已**不距朕行**不距朕行不拒我台我距遠也台朕皆高自謂○蓋水土

書三

廿五

土平由賦定封建行治已定功已成矣天子於此夫何為哉不過端本澄源以表正萬邦恭已南面以化服天下但見天下之大無一人敢違夫禹之德教四海之廣無一夫敢距夫禹之所行也即迪朕德時乃功惟叙之意

五百里甸服

五百里采

此聖人定服制必以田賦名王畿定賦後必以遠近為等五百里甸服三百六十步為里里者道途遠近之數甸由服事也○此因水土既平而言殲成五服之事蓋謂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東西南北地方千里名之曰甸服者蓋京師乃著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集其民易以棄本逐末故以甸服名之得非示民務本重穀之義乎此一句乃揭其綱下五句力分其等百里賦納總百里甸服內近王城一百里之地賦

者由所出穀米未全曰總○內而甸服一百里之地去王城
為最遠易於轉輸民之納賦稅於國者弁禾本全而納之三百

里納錢銀則禾短鎌也○甸服內二百里之地去王城為稍

遠稍難於轉輸故民納賦稅於國者只刈禾半莖而納之三百

里納結服半莖去皮曰結服也○謂使服輸將之事○甸服

內二百里之地去王城為稍難於轉輸百姓納賦稅於國

者刈禾半莖去皮而納之結亦不特此耳又必使之服輸將之

事如今差遣力役之類獨於結言者於前二者而言也○四百里

粟穀之有穀者○甸服四百里之地又遠於三百里蓋難

於轉輸也則去其穗而納穀五百里米者粟之去殼者○甸

服五百里之地又遠於四百里尤難於轉輸也則去其殼而

納米聖人量地之遠近而為納賦輕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

里而為五等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聖人定侯服之制因地有內外故封爵有大小也五百里

侯服五百里者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侯服以封侯為事

○甸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其名曰侯服者天子以此地封

為公侯伯子男之食邑也○百里采百里謂侯服內一百里之

地采婦大夫食邑如今之職田○侯服五百里之地其內一百

里近於甸服也則凡王朝卿大夫有功德者則錫之以采地公

卿大夫身雖在國都但擇人以治其邑如周公食邑周屬魯祭

仲為卿士是已○二百里男邦男邦男爵小國也○侯服內二

百里之地則為諸男之食邑獨言男邦者則子爵亦在其中矣

三百里諸侯諸侯侯爵大國次國也古者以射選賢者者

封侯故曰諸侯○男邦外自三至五道三百里則為諸侯食邑

之地獨言諸侯者則公伯亦在其中矣然必先小而後大者大

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此聖人定綏服之制亦惟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五百里綏

服五百里者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以撫安為事○

蓋侯服外五百里之地內取王畿千里外取荒服千里於內

外之間專以撫安為事故名之曰綏服三百里揆文教揆

度也文教文命德教○綏服內自一至三道三里之地當王

室以文教為主故必導德齊禮漸仁厚養使歸於教化之中則

內治備而民有以復其性矣○二百里奮武衛奮揚舉也武衛

以護衛為事○綏服內四百五百道二百里之地歸於荒荒以

武衛為主故必張皇六師謹爾戎兵以禦邊疆之患則外獲備

而民有以保其生矣又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嚴華夏之辨如

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蓋甸侯綏則為中國之地要

荒則為夷狄之地聖人之治擇內界外有如此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鎮

此聖人定要服之制必內居遠人外放罪人也五百里要服

五百里者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要服以要約為事○蓋

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之地名曰要服者去王畿已遠皆夷

狄之地其治法畧於中國取要約之義得羈縻之而已○三百里

夷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要服內自一百至二百里

之地去王城為益遠皆夷狄之地無非夷狄居之故曰夷王制

所謂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

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披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
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但曰表互見也三百里禁
放也左傳云禁暴戾是也○要服中四百五百這二百里之地
在於夷狄之外凡有罪者則流放於此二百之中王制所謂屏
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豳終身不齒是已此分要服五百里
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流

此聖人定荒服之制必內居遠人外處罪人也五百里荒服
五百里者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荒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名曰
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是已○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名曰
荒服者以其去王畿為遠視要服為尤略其地荒野故謂之
荒服三百里蠻蠻也慢易尤甚於夷○荒服內自一至三

這三百里之地去王畿為遠其地荒野皆蠻貊居之不言戎
狄但曰蠻者互見也二百里流流謂流放罪人○荒服內四百
五百里這二百里之地去王畿為最遠雖皆蠻人之服人有重
罪不可加刑則流之於此焉所謂流共工于幽州之類是已蔡
與流皆所以處罪人惟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此分荒服五百
里而為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此當聖世德化大洽之日正聖臣奉贊奏功之時東漸于
海漸漬也○東而海隅蒼蒼茫茫不知幾千萬里也聖人之化
如水之漸涵浸漬東必至於海焉觀聖人隨山濬川必至于入
海可見西被于流沙被謂覆胃之流沙地名其沙隨風流行
故曰流沙○西而流沙遠遠漠漠不知幾千萬程也聖人之化

告厥成功

如天之包含徧覆西必被于流沙焉觀導弱水至于合黎然

入于流沙可知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湖北荒之地南前
南方暨及也。不言所至者以四海見之聲謂風聲。教謂教化。訖
也○北而幽州南而衡山。地里之遠求易及也。而聖人之化
無所不及焉。然必先北後南者。治水始於冀州而後荆揚故也。
然聖人之化無所不及。豈耳提面命家喻戶曉哉。蓋振舉於此
而遠者聞焉。就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九夷八狄莫不盡被聖
人之化也。戎六蠻莫不俱沾聖人之德。所謂文命敷于四海是
已。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與也。玄者水之色。水色黑。故圭以
玄云。成功。水土平。成之功。○蓋洪水橫流。下民昏墊。固未可以
告成功也。今則水土既平。九州攸同。禹以玄圭為誓。其成功
於舜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

窮也○水抵禹貢一書首三句是史臣揆述治水之要。自冀州
而下。以帝都為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疆域。各以土田貢賦係
之。是其經也。自導河而下。自西而東。貫串九州山水。以著自然
形勢。是其緯也。自九州攸同而下。總結九州水土。無不平治。自
六府孔修而下。總結九州之土。田貢賦水土。平百姓寧。夫何為
哉。不過封建諸侯。躬行教化。漸成服制。化及四海。以告成功焉。
一篇之中。經緯可尋。規模弘大。非聖經不能及此。

其誓言

其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在扶風鄠縣。並長也。軍誓曰
誓。禹之子啓立有扈氏不服。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乃
大召六卿。戒誓于衆。明夫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違
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因誓師于其故以耳

其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在扶風鄠縣。並長也。軍誓曰
誓。禹之子啓立有扈氏不服。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乃
大召六卿。戒誓于衆。明夫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違
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因誓師于其故以耳

誓名篇書有六體誓乃其一也。今古文皆有

大軍于其乃召六鄉兩兵相接曰戰左傳所謂皆陳曰戰是也

其地名召呼也。六鄉六鄉之鄉也。古者每鄉鄉一人。六鄉六鄉

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

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

鄉者是也。○有扈氏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乃大呂六師

而與有扈氏戰于扶風。郭縣也。必書曰大戰者。蓋有扈氏怙強

稔惡。敢與天子抗衡。所以深著有扈氏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

世諸侯之戒也。此史氏之辭

王曰嗟六師之合予誓于先王

此人君發嗟歎於六師之前。正欲戒誓夫有衆也。王曰者啓之

言。嗟歎辭。變慶時。為嗟矣。六事非但六鄉。凡有事於六軍者

皆是。予啓自謂誓戒也。漆指六事之人。○有扈氏無道。欲往

正其罪。故先發嗟歎之辭。以起其聽。言六鄉之衆非一人也。聽

我戎汝以討叛。伐罪之意。坐作進退之法。如下文所言

有扈氏威侮五行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此言侯國有虐下皆上之惡人。君有奉天行罰之公。有扈氏

威侮五行。有扈氏向姓諸侯之國。在扶風郭縣。威暴於之

侮。輕忽之。五行。以水火木金土材質而言。○蓋天生五材。以為

人用。不可暴殄輕忽之也。有扈氏侈言空臺榭。以殫民財。嘉澗

池肉林。暴殄天物。凡其所用。皆過取於民。其虐下也可知。○三

棄三正。怠者不敬其君。棄者不用其命。三正。子丑寅也。○三

止之。謂出自王朝。頒行天下。時王之制。所當尊行也。有扈氏不

用夏之實。正以尊時王之制。不用子丑正朔。以為紀年之術。則

亂常違教。其背上也可見。天用勳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勳。殺絕斷也。命。謂死生之命。予。啓自謂天討

○有扈氏虐下皆上。獲罪於天。天用勳絕其命。今我得不張皇

六師。肅將天威。以奉行天罰乎。謂之天罰者。以見理之所當。與

非我之得私也。君之奉天如此。臣當奉君之命。不可違也。此告

以討叛伐罪之意

左不攻于左 汝不恭命

此戒戰士各治其事。而不可忽也。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左車左之人。攻治也。漆指車左主射者恭也。命。謂上命。○古

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主擊刺。一居中

主馬之馳驅。今而戰車左者。不專治車左之事。以精於射。故

汝車左之人。輕忽不敬我命也。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

車右之人。○戰車右之人。不專治車右之事。以精於擊刺。是汝

車右之人。愈忽不敬我命也。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御謂

御車。非其馬之正。謂詭遇也。○古者攻殺擊刺。皆用車馬。今而

居中御車之人。不專治御車之事。以範我驅馳。是汝主馬馳驅

者。愈忽荒寧。不敬我命也。若王良之詭遇。是已然。戰車左右在

中之士。不敬君命。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欲其

而不敢忽也。此告以坐作進退之法

用命賞于祖 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

此言在人。有敬否之殊。人君異賞罰之典。用命。賞于祖

用命。謂戰士。恭命。以克敵也。賞。以報功。祖。謂所載。遷廟之室。○

蓋戰車左右在中之士。敬君命。各治其事。以克敵。是用我命也

用我命能拚敵。而執事是有功者也。有功者。我則賞。以食息

主於左祖之前。所謂功多有厚賞是已。不用命戮于社。不用命謂戰士不恭君命以克敵也。戮殺也。社謂人君所戴之行社。戰車左右在中之古。不敬君命。各治其事以克敵。是不用我命也。不用我命以致前徒倒戈。是無功者也。無功者我則作為殺戮棄汝於右社之前。所謂不迪有顯戮是已。然賞必於社。戮必於社者。以示賞罰之不敢專。抑以體天地陰陽之德而已。子則擊於社。子啓自謂擊於社也。汝指戰士。六事之人。不恭我命以克敵。豈特戮汝一身於社而已。將併汝妻子戮之。言惡之深而罰之重也。此一句。又申不用命戮于社之意。○大抵并誓一篇。僅八十字。而恭之一字。乃其綱領。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不恭故也。唐行天罰以恭為本。我既恭天之命。左右御車。亦當恭我之命。用命而賞。賞其恭命。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命也。賞與戮不敢自專。必行相與社之前。所以致其恭也。是則恭敬者。百聖傳心之要法。而啓恭敬之心。即禹祇承之心歟。

五子之歌

五子皆太康之氣。其名未詳。歌詩歌也。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但帝舜之歌。治世之音。安以樂。五子之歌。亂世之音。哀以怨也。啓之子太康。嗣位。以逸豫滅厥德。民心咸貳。其臣后羿距之于河。厥第五人。述皇祖大禹之戒。作此歌也。記者因序中有五子歌之字。故取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

此言人君怠政縱欲。失已失人。若由於會荒無度也。太康

十旬弗反

尸位以逸豫滅厥德。太康啓之子。尸。祭祀之。乃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以所。逸。過。豫。樂。也。○彼一遊一豫。為諸侯。夏之先王。非不遊豫。其遊豫皆所以為民。但不至於縱耳。今太康尸位。素洽。弗恤國事。耽樂無度。而不知止。以逸樂致於滅厥德也。所謂怠勝敬者。滅是已。黎民咸貳。黎民咸貳。咸。皆。也。○君之縱欲如此。故天下黑髮之民。咸懷貳心。不行歸服。四海黔首之輩。雄心堆德。不與保守。所謂民棄不保是已。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乃者。繼上之辭。盤。安也。無益。浮行曰遊。無度。謂無節制。也。也。洛。水名。表。外也。十日。旬。反。與。返。同。述。也。○蓋民心咸貳。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豫。而無節制。不以禮。而暴殄天物。以言其速。則至於洛水之南。以言其名。則十旬不返。是自棄其國也。然豫曰逸豫。遊曰盤遊。非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此言奸臣乘隙據國。以拒君也。窮。國名。后。君也。有。爵土之稱。羿。窮國君名。善射者也。因。者。明禍亂在此。而不在彼。忍。猶堪也。距。與。拒。同。禦。也。河。即河北。太康之都。○太康遊。敗。無。度。橫。征。暴。斂。驅。騁。田。獵。財。之。民。窮。故。惡。政。日。加。于。下。民。罹。荼。毒。之。苦。有。窮。后。羿。素。有。無。君。之。心。因。民。不。忍。乃。發。兵。河。北。據。其。都。以。拒。之。使。不。得。渡。河。而。歸。遂。廢。太。康。而。立。仲。康。也。

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

此言母子僕待。至其所。諸第。厥。數。形。於。言。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第。對。兄。言。見。五。人。皆。太。康。之。弟。御。侍。也。母。對。子。言。見。母。乃。五。人。之。母。僕。侍。也。洛。汭。洛。水。之。北。○羿。距。太。康。之。不。當。遊。豫。但。貶。其。遊。豫。至。于。過。度。無。節。也。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此言母于僕待。至其所。諸第。厥。數。形。於。言。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第。對。兄。言。見。五。人。皆。太。康。之。弟。御。侍。也。母。對。子。言。見。母。乃。五。人。之。母。僕。侍。也。洛。汭。洛。水。之。北。○羿。距。太。康。之。不。當。遊。豫。但。貶。其。遊。豫。至。于。過。度。無。節。也。

康于河。厥第五人。知大康不能歸國。乃待其母以饋。故不復過洛水之南。但居洛水之北。以俟待其仲康之至也。觀此猶有望其歸國之心可知。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感皆怨慕也。述追思之。戒訓也。歌詩歌。蓋太康敗洛表而不反。母家。在洛水而難還。故五子咸怨。其宗社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之不可保。憂愁鬱悵。憤慨感厲。情不自已。所以述述皇祖大禹之訓。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也。史臣以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存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意。其原蓋出諸此。

其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言前聖戒夫長民者不可輕。正以斯民係於國家為甚重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或長少之序。或作歌之次。不可知也。皇祖指大禹。訓戒也。○其一曰皇祖大禹。垂戒于孫。敬民之訓。昭然載諸簡冊。可以為長民者之法則也。民可近不可下。近謂可親。下謂不可疎。○蓋君之於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不俾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相資以生也。故君之於民。可親之如赤子。不可慢易而不敬。可視之如手足。不可視之如土芥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邦國本。邦也。固無威貳之心。寧無弗忍之患。○然其所以可近而不可下者。正以民為邦國之本。得衆則得國。民安則國安。苟國本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人君於民豈可下而不近乎。所謂后非衆罔與守邦是已。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亦能勝予。

奈何不敬。

此言已不足恃。君當錙於未然。民為可畏。君當致謹而莫忽。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亦能勝予。上予字。五子自稱。下予字。指太康。愚者。無知貌。勝。請優過之。○五子既引祖訓於前。又申結於後。言我視人主。君臨萬民。可謂尊矣。失人心。寡助之至。則為獨夫。獨夫則天下愚夫愚婦亦能優過於我也。○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一人謂君。三失言所失者。衆怨。豈在明猶所謂怨不在大也。不見言不待顯著。圖謀為也。○蓋人君一有所失。能自備省以補其過。猶為可矣。若至於再至于三。則所失者衆矣。况民心怨。豈待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可也。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已。若一人三失。則是怨已在明。而非所謂不見是圖矣。此以上申結民可近不可下之義。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亦能勝予。若朽索之馭六馬。

予五子謂太康。廢棄皇祖之訓。不敬也。取與御連語繫馬也。○蓋朽索易絕。六馬易驚。人君以一人之身。君臨天下之大。其心憂危可畏之甚。如朽索之馭六馬也。太康以逸豫廢厥德。豈非朽索之喻乎。然民咸貳。豈非六馬之喻乎。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人上指為君言。奈何猶言如何。不敬言不可忽也。○人君以一身之實。統御天下之大。其不可以敵衆。猶朽索不可馭六馬也。為人上者。奈何不敬。為本而以逸豫。城厥德。豈此以上申結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義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

未或不亡。

此言聖人訓戒為甚明。一有所犯。國難保。其二曰訓有之。其二但曰訓。不曰皇祖者。蒙上文也。有之。謂有下六者。○言皇祖大禹。不特有敬民之訓。又有下文六者取亡之戒也。內作色。

蒲內指宮室言。色謂發寵荒者。迷亂之謂。○蓋妃嬪侍御固不

可以無色。但不至迷亂於斯苟內而惑於發寵荒於女色。若幽

王寵褒姒紂喜妲己。則內作色荒也。可知。外作禽荒。外指國

外禽者鳥獸之總名。○蓋鬼狩田獵固不可以無禽。但不至迷

惑於此。苟出舍於郊。從獸無厭。如桓公狩于荒郊。太康畋于洛

表。則外作禽荒可見。甘酒嗜音。甘酒嗜音皆無厭之意。○蓋樂

酒無厭而為長夜之飲。嗜音不已而縱耳目之歡。若商紂以酒

為池。季桓子侏儒之戲是已。峻宇彫牆。峻宇。高宇。棟宇。彫

牆。塗飾彩色也。○高堂數仞。棟宇極其峻大。畫山

於節。刻薄於椽。而增垣鏤以繪飾。若紂之瓊宮瑤室。殫民財是

已。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謂六者之中。或有一。此指君

身言。或者未定之辭。謂喪國。○人君於色荒禽荒甘酒嗜音

峻宇彫牆六者之中。或有一於身。則足以喪其家。亡其國矣。此

與太甲三風十愆之戒。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

國必亡。同一意也。太康一犯禽荒。遂以失邦。聖有諷訓。明徵定

保如此。太康可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如上文

其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此言前聖相授有此天下。後人滅德失此天下。其二曰惟彼

陶唐有此冀方。彼者對此之稱。堯為唐侯。後為天子。都于陶

故曰陶唐。冀方冀州之地。○其三言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

以一道。而有天下。然皆都冀州。故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但言

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道以其全体言。小者為紀。大者為綱。底。滅亡也。○然三聖相

授有此冀方。後人當保守勿失可也。今太康乃盤遊無度。以逸

豫滅厥德。則失其道也。可知。故以道之全体言。則謂之綱。如仁

義。禮。智之類。是已。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為罪。距于河。則君臣之

綱亂矣。以道之節目言。則謂之紀。如典章法度之類。是已。太康

畋于有洛。十旬不反。則法度之紀素矣。所以自棄其國。乃致於

滅亡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其相萬邦之君。明明我祖。大禹之為君。

以言其德則明。而又明無少昏昧。以言其業則奄有四海。而非

一二邦以修矣。有與有則貽厥子孫。典猶周之六典。則猶

周之八則。貽與遺同。○皇祖大禹。不惟創基業為一時之謀。尤

必保基業為後世之計。是以立之典也。凡治教刑政事。禮之類

莫不樞機。周密品式。具備而為我後世子孫之成憲。立之則也

凡祭祀法則廢置之屬。莫不有條。有章。有倫。有要。而為我後世

其四曰明明我祖。其相萬邦之君。明明我祖。大禹之為君。

以言其德則明。而又明無少昏昧。以言其業則奄有四海。而非

一二邦以修矣。有與有則貽厥子孫。典猶周之六典。則猶

周之八則。貽與遺同。○皇祖大禹。不惟創基業為一時之謀。尤

必保基業為後世之計。是以立之典也。凡治教刑政事。禮之類

莫不樞機。周密品式。具備而為我後世子孫之成憲。立之則也

凡祭祀法則廢置之屬。莫不有條。有章。有倫。有要。而為我後世

子孫之成法也。關石和鈞。三府則有。關。通也。百二十斤為

石。和平也。三十斤為鈞。藏貨財曰府。王府猶周之王府。藏王之

金玉玩好兵器之類。○蓋百二十斤為石也。石而謂之關石者

以見彼此通同。而無折閱之意。三十斤為鈞也。鈞而謂之和鈞

者。以見人情兩平。而無乖爭之意。是鈞石者。五權之最重。所以

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主府所藏則有之。蓋典則以事理

言法度之大也。鈞石以器物言法度之小也。舉一小一太以見

王命徂征。后有爵土之稱。王命。仲康之命。徂征。征正其罪。○**和之罪不止**。沈乱于酒。必當惡於升。同惡相濟。故胤后承仲康之命。以征之。以剪昇之羽翼也。謂之承者。可見胤侯能盡臣職。而征伐之舉。出自於上。不敢專也。此史臣叙事之辭。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厥后惟明明

此大臣誓師言。聖謨可驗有益於國。必舉聖謨。所以有益於國之實也。**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嗟。歎辭。謀謀訓誡也。明。顯。徵。驗。年。安。保。全。也。○胤侯承仲康之命。誓告衆士。先發嗟歎之辭。以起其听言。聖人至顯之謨。訓誡之言。明有徵驗。可信者衆也。以之為治。足以措國家如泰山之安。維宗社如磐石之固矣。故曰明徵定保。下文所言。即其謨訓胤侯將舉先王謨訓。必先言此者。以明其為可信。犬不可忽也。

先王克謹天戒

先王

先王克謹天戒。先王是泛言。克。能。謹。畏。也。天戒。日蝕之類。○古之先王。未嘗以治定功成而不戒謹。凡遇日月薄蝕。星辰動搖之類。則恐悞修省。以消其變異也。觀后克艱厥后。泮水誓于之言。則舜克謹天戒也。可知。**臣人克有常憲**。臣。人。猶。言。人。臣。憲。法。也。○古之人。臣。未嘗言己職。已。而。不。警。慎。常。奉。法。修。職。虎。來。惠。疇。靖。恭。尔。位。以。事。一。人。胤。侯。承。于。帝。臣。克。艱。厥。后。則。禹。克。有。常。憲。也。可。見。此。言。在。朝。大。臣。也。**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百。官。請。百。司。修。治。輔。弼。后。君。也。明。明。謂。明。而。又。明。○小。而。厥。司。百。府。非。一。官。也。莫。不。各。供。尔。事。以。輔。其。君。精。白。一。心。據。應。於。上。故。人。君。內。無。失。德。出。入。廷。居。罔。有。不。鈇。外。無。失。政。發。施。令。罔。有。不。臧。此。君。德。益。修。而。為。明。明。后。也。此。言。百。官。小。臣。也。然。修。人。事。可。以。消。天。戒。如。此。使。衆。和。奉。法。修。職。以。供。乃。事。矣。有。

日蝕大變乎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邦有常刑

此言上之警下。欲各盡其職。不匪上則必加以刑。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每歲。每年也。孟春。建寅之月。道人。宣令之官。謂之道者。盡也。欲其宣令。無一人而不聞也。木鐸。金口木舌。徇。行。示。也。○古之先王。於每歲孟春。正月。命夫宣令之官。提夫金口木舌之鐸。振警衆人。往來之途。徇。行。朝。市。通。達。之。處。以。宣。布。上。之。號。令。於。下。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白。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下。文。即。道。人。宣。令。之。辭。**官師相規**。官。以。職。言。師。以。道。言。相。規。云。者。皆。教。誨。也。○道。人。不。特。振。鐸。以。聞。於。耳。又。必。揚。言。使。入。於。心。彼。典。禮。典。樂。掌。教。掌。刑。者。所。謂。官。也。禮。樂。教。刑。工。虞。納。言。所。謂。道。也。居。是。官。者。則。必。以。是。道。相。正。其。君。如。傳。說。諫。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召。公。諫。武。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之。類。是。已。此。言。在。朝。大。臣。也。**工執藝事以諫**。工。百。工。藝。技。藝。諫。諍。也。○蓋。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蓋。土。工。金。工。石。工。非。一。人。也。必。各。執。所。攻。之。藝。諫。諍。於。上。木。工。斲。工。草。工。非。一。職。也。必。各。以。所。攻。之。技。匡。正。其。君。如。周。景。王。將。鑄。無。射。鈴。州。鳩。諫。曰。匱。財。罷。民。當。在。丹。楹。刻。桷。臣。慶。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人。令。德。之。類。是。已。此。言。百。司。小。臣。也。若。依。如。此。說。庶。官。師。與。工。藝。相。類。若。曰。有。任。職。之。官。有。任。道。之。師。則。何。官。所。掌。而。非。道。耶。諫。者。察。之。其。或。不。然。邦。有。常。刑。或。者。未。定。之。辭。難。於。君。謂。之。恭。常。刑。刑。有。定。名。者。所。謂。臣。下。不。匡。其。刑。墨。是。已。○官。師。不。能。以。道。相。規。於。君。百。工。不。能。以。藝。諫。諍。於。上。是。無。責。難。於。

書之恭也其或如此則必以國之常刑加之先王之時不恭尚
有常刑况義和咻官堆次傲擾天紀容免先王之誅乎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

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言曆官不修已修職以犯於法必舉先王政治之典見其所
犯也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顛覆厥德言不

能正身沉亂于酒言即愒淫也○仲康肇修百官修輔惟是義
和之官不明厥德而沉湎于酒不修其身而燕優威儀則不能

修已也可知**咻官離次**咻與叛同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義
和亂其所治之職而不修所謂曠厥職是已舍其所居之位而

不處所謂沉荒于厥邑是已**攝揚天紀**攝舉厥司也始攝
亂也天紀即洪範五紀遠違棄廢也司以主守言○蓋自堯舜

命義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義和者世守其職夫嘗有所紊
亂也至是為義和之官者始紊亂天紀日蝕而不知遠棄所司

昏迷而不治即咻官堆次之實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季秋九月月朔朔日也辰日月會次之名集與輯同和

也房所次之宿○蓋日月薄會雖有常數惟正陽之月則然餘
月則否今當季秋九月朔日而行此禮則日月會次不相和輯

掩蝕於房宿之次而日為之蝕矣**鼓鐘**鼓鐘也夫則也夫
警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鼓章音也夫小臣漢有

上林畜夫馳疾驅也疾人在官供百役者○古者日蝕則伐鼓
用弊以救之今而樂師無目者莫不伐鼓救擾為畜夫疾人者

莫不疾驅奔走予以取弊以祀天神予以趨事以救日蝕是樂
師小臣疾人無不以救日為急也**義和尸厥官罔聞知**尸謂

居其位而不為其事罔無聞曉知覺也○日蝕之變夫子恐懼

修者於上當夫疾人奔走於下救日其急如此義和為曆象之
官反尸其位而不為其事居其官而不及其職以日蝕之變置
於度外若無所聞以天象之異不干於已罔有所知則黨罪而
為惡也可見**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昏暗迷惑也天
象指日蝕言干犯誅戮也○義和傲擾天紀以犯先王誅戮之
刑昏迷天象以干先王討罪之典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
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
治典也先時謂曆象之法先於天時被謂誅戮無赦言其必誅
○胤侯又舉先王政治之典籍以告曰彼歲之四時節氣月之
弦望晦朔此天時有一定之序也今也時未入於春夏而曆法
先於春夏月未至於弦望而曆法先於弦望非曆象先於天時
者乎然此皆掌曆之官不能欽乃彼司至於違制失時所當誅
戮而不宥也**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謂曆法不及於天
時○如時已入於春夏而曆法未紀其春夏月已至於弦望而
曆法未紀其弦望非曆象不及天時者乎然此亦掌曆之官違
制失時在所當誅戮而不赦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
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况辰弗集于房乃臣下專政之象
有夏中衰非執國政仲康雖能收其兵權未能誅其故有是應
也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

欽承天子威命

此大臣將士奉行天命必資將士輔已爾將君命也今予以
爾有眾奉將天罰予攏挾白謂以與也有眾指將士奉承
將行也天罰天討○胤侯言桓桓虎賁非一人也我以爾眾奉
行天命以討彼昏迷之徒胤侯勇非一士也我與爾眾肅將

天威以取彼尸位之官。此見大臣資將士恭行天罰也。爾衆
士同力王室高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同力猶言齊力。尚
庶幾也。弼輔也。予流侯自謂討罪本於天。故曰天罰。行討出於
君故曰威命。○爾將士當國爾忘家。并力一心。庶幾有以輔我
一今上有以欽承天子之威命。下有以取彼畔官。雖次之義和
也。此見大臣資將士以奉乎君矣。

火災崑岡玉石俱焚

咸與惟新

此托喻戒其貪殺辨別有夫習染也。火災崑岡玉石俱焚。
炎者火焰上進也。崑出玉山名。崑山者。石山骨也。俱焚焚燒也。
○蓋火之為物。燎原不可智也。故崑山之岡有玉焉。有石焉。
火性炎。美則不擇玉石。不辨美惡。而俱焚燒之矣。大吏逸德。
烈于猛火。奉行天命。謂之天吏。連也。烈。毒猛。勇也。○今日

為天吏者。以討有罪。不辨人之善惡。不分惡之首從。一槩兼
誅。豈可謂天吏遠德矣。天吏遠德。則威風烈燄。有甚於猛火。
上進不辨玉石。而俱焚之也。此托喻以戒其貪殺也。獨厥渠
咎。負從罔治。咸也。大魁首也。曾恐迫之。後隨也。治。歸。咸
滅之。○蓋就逆之黨。首為有從焉。但誅其首惡而已。餘因威
力。恐迫脅從者。則不可誅殺焉。此欲辨玉石美惡也。舊。染。汙
俗。咸與惟新。舊。久。染。汙。穢也。俗。習。咸。與。俱。也。新。者。對。舊
之。辭。○蓋脅從之黨。久染義和穢汙之習也。今則咸赦之。使改
過自新。遂善。遠罪。苟治。脅從。而不宥。舊染。則是火災崑岡玉石
俱焚矣。此又分別其可殺。不可殺者。觀此。則知義和之罪。不止
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而助。非以為
惡也。亂后。但征。應其叛。通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鉅。根。除

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右罪。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
誅其不臣之心也。

嗚呼厥克厥威允濟

其爾眾士懋戒哉

此大臣告以成敗之機。欲戒勉以用命也。嗚呼。厥克厥威。允濟。
允濟。嗚呼。歎辭。威者。嚴明之謂。允勝也。愛者。姑息之謂。允信。
濟成也。○胤侯於誓師之末。總發嗚呼之歎。蓋以軍旅之事。貴
乎以嚴明為尚也。苟嚴明勝其姑息。則士氣精明。威風遠播。以
之張皇六師。殄殲乃讐。信乎功之有成矣。○允濟。厥威。允濟。功
功謂代功。○軍旅之事。在乎以姑息為戒也。苟姑息勝其嚴明。
則士氣懈惰。心力不齊。以之奮揚威武。取彼凶殘。信其功之無
成矣。其爾眾士懋戒哉。眾士。指六師。懋。勉也。指威克厥威。
戒慎也。指愛克厥威。○蓋軍旅尚嚴明。不尚姑息也。亦眾士當勉

勉。不怠。用我之命。常以威克厥威。可也。孜孜不已。聽我之誓。戰
兢自持。每以愛克厥威。可也。誓師之末。以成敗之機。警戒之。所
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此也。○太康失邦。仲康肇位。正天下
復望維新之日。惟時義和不能。率修厥德。沈湎于酒。則與古之
君臣。謹天戒。有常憲者。異矣。矧又。殲官廢職。以致日食。大克高
罔聞知。有犯先王誅戮之典。明矣。曰。于先王之誅。以見法。今日
先王制也。曰。奉將天罰。以見征伐。自天子出也。天子奉天命。不
敢違。將士當奉君命。而無違也。懋。厥。義。懋。義。之。當。也。罔。治。膏。豕
仁之至也。終又慮其姑息之仁。而勉以嚴明之義。反覆告諭。無
非欲尚迪果毅。以登乃辟矣。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三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四

商書

商地名在大華之陽湯始祖契為唐虞司徒封于商後
湯有天下因以商為國號至盤庚遷殷又稱為殷或殷
商兼稱書自湯在臺微子皆商家一代之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湯名履姓子氏年八十七即帝倍在位十三年
崩壽年百歲誓戒也臨衆發命述其與師之意蓋夏桀
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于征伐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
與師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此聖君進士民以聽誓言在已不敢妄為正以除惡而順天

意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曰者史臣追述成湯之稱

格至也衆者軍將士師庶者亳邑之民悉聽者欲其無一人
而不聽也朕湯自謂成湯登進厥民及其將士而誓之曰
桓桓虎賁非一人也當精白一心聽我告汝之言林林民庶

非一姓也當無敢諠譁聞我誓汝之說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台小子湯自謙稱舉也以臣伐君曰亂蓋以臣易君固
為亂矣今我小子敢行不道亦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

夏桀多罪言非一事殛殺也夏王率遏衆力以窮民力
率割夏邑以殘民生其罪多矣天命所當誅也今我率爾亳
邑之衆往殛之焉然此謂之天命者天豈諄諄然而命之蓋
以民心為天命也故古之論天者多以民心卜之

今爾有衆自我不懷我衆 予謂上帝不敢不正

中國經學

此聖君本商民憚伐之辭微在已順天之意今爾有衆汝
曰我不懷我衆有衆指亳邑之民我后亳衆謂成湯恤撫

養也蓋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樂之虐焰所不及故不
知夏氏之罪而憚征伐之勞乃相與言曰今我后不撫恤我
亳邑之衆反率亳邑之民而文有夏之民乎舍我稱辜而
割正夏舍棄也我亳民自謂稱辜則獲之辜割斷也正謂

正彼之不正夏夏桀也亳民言方當農事不可緩之時反舍
我刈獲之事不使之祭場納稼乃斷正有夏之罪而安他國
之民也予惟聞汝衆言予湯自謂汝衆亳邑之民湯言

我惟聞汝亳衆有我不恤我衆舍我稱辜而割正夏之言
矣夏氏有罪予思上帝不敢不正夏氏夏桀子湯自謂衆
懼也蓋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罪如此天命所當誅

也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故我畏上帝之命不敢不往正其罪
也豈暇恤汝播事哉此一節見商民以一己為心湯則以上
天為心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今朕必往

此聖君本商民之言叙夏桀虐政之甚示在已決伐之意今
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汝指商民夏桀虐政商民自謂成
湯言我聞汝商民相與言曰夏王暴虐暴彼夏民耳我安君

之德政不啻如在春風和氣中夏之虐焰所不及雖有暴虐
其奈我何夏王率遏衆力率為過絕也衆力謂民力湯
宰商民之事又自應之曰但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為傾

官瑤臺以殫民財其勞民乃如此率割夏邑割割夏邑
之割謂殘民生也夏也桀之所都也夏王嚴刑峻法以殘

民生殺戮無辜痛四海其酷刑又如此有衆率急弗協
有衆指夏民率息謂民厭五德弗協謂與衆不和○有夏之
民急於奉上不和於國離心離德寡助之至猶所謂黎民咸
威也曰時曰日者殺子及汝汝亡曰者夏民之言時是日何
喪亡也子夏民自謂汝汝日言○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有日自亡吾乃亡耳故當時民怨其上指日而目之曰是日
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亡之甚
也夏桀若茲今朕必德德即德二三之德朕湯自謂必德
示以決然之辭○夏桀暴虐不惟窮民力而又殘生民其惡
德如此今我不忍荼毒爾萬方百姓決然必往正其罪也此
一節見商民以一國為心湯則以天下為心也

罔有攸赦

此言能助乎人君其賞信而決不聽乎人君其罰重而嚴爾
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爾爾皆辜衆尚庶幾也亦期之辭輔助
也罰即天討○爾毫邑衆士庶幾同心協力如虎如貔如熊
如羆以補助我一人致天之罰以取彼凶殘可也予其大
賚汝予湯自謂賚錫也汝積衆士○爾能輔予一人致天
之罰我於功成事畢之後則有以賚錫於汝焉養之何如不
惟地簡王庭有服在大僚而又錫以山川土田以報其功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不信謂疑無賞食言謂言已出而
反吞之○爾衆庶無疑輔我有功之後無大賚之賞我一言
之出堅如金玉信如四時豈有言既出反吞而食之乎言不
失信也爾不從汝言予則擊殺汝誓言上文所言擊謂
妻子戮殺也○爾毫邑衆庶不聽我今日誓汝之言輔我一

人致天之罰我則不特戮汝一身而已將併汝妻子而戮之
所謂殄絕也罔有攸赦罔無似所赦寬也○我言戮汝必
戮汝定不赦汝之罪戰戰兢兢罔有寬宥之恩所以朕亦
不食言也觀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
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下則擊戮汝此又益以朕
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大抵湯誓一篇雖四
節大要不過順天應人而已嘗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民
不知反謂不恤我衆殊不知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以見夏之
天命已絕湯所以順乎天也故因有夏窮民力殘生商民
不知乃謂夏罪其如台殊不知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以見
之人心已離湯所以應乎人也君既順天而應人臣當順君
以効力所以不得不嚴賞罰以勵士氣也此湯因毫衆懼于

征伐所以誓以吊伐之意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吳仲之後為湯左相疑即萊朱也誥告也告
上曰告發下曰誥今仲虺告湯亦謂之誥者古者上下
皆有誥想仲虺亦必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熱且以曉
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勳誌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此聖君伐夏而愧德不古若尤慮在已為後世藉口也成
湯放桀于南巢惟有勳德武功成故曰成湯放者置於
此不得他適也桀夏桀南巢地名即今廬州府巢縣縣屬也
○成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桀不能勝奔于廬州巢縣湯因
以放之雖曰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

不妄故愧其德不古若也。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述湯之言。予言皆湯自謂。口實謂好利之人引以藉口也。○成湯於伐桀之後。遺思已往之事。且曰。我之所率雖曰順天應人。而民伐罪不克。以巨易君。恐後來嗜利之人。藉我以為口實。而起篡弒之禍也。此湯之所以恐也。故史臣將記仲虺之語。故先敘事始如此。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仲虺奚仲之後。為湯左相。乃作誥。因湯慚愧也。嗚呼。辭。歌耳。目口鼻愛惡之欲。亂爭鬪也。○仲虺恐湯慚愧不已。用此乃作誥對眾。以解釋其意。歎息而言。天生斯民。賦以耳目口鼻愛惡之欲。耳欲聽美言。目欲視美色。口欲嗜美味。鼻欲聞美臭。愛惡之欲。所鬪爭鬪之意必起。苟無君以主之。則強得以凌弱。眾得以暴寡。必爭且亂矣。惟天生聰明時。以聰明以生質言。時是又治也。○民有欲。有不可無主也。故天於眾人之中。必生聰無不聞。明無不見。先知先覺。生知之聖。而為之主。以治其爭鬪。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也。此以上是泛言天立君之意。有夏者。德。氏。隆。塗。山。以。昏。德。謂。無。聰明之德。墜陷塗塗。炭火也。塗炭。即又之反。○夏桀既無聰明生質之資。反行暴亂。舉過眾力。率割夏邑。所以陷民于水火之中。墜之於塗炭之內。不能為民主也。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補厥。歸與也。手拍成湯。勇以武言。智以文言。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續。

繼也。舊服高。舊所行者。○夏桀既不能為民主。民不可無主也。上天錫王勇智。以有為。所以除殘而去暴。智足以有謀。所以釐脩。夫人紀。建中于民。而為萬邦之標準。立極于上。而為四方之於式。是以有典。有則。貽厥子孫。禹之舊服也。桀墜失之。湯於此。則繼承禹之所常行。繼述禹之所舊服而已。豈有利天下之心哉。所謂殷因於夏禮。是已。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茲此也。指袁正。續禹舊服言。率循與常。若順也。天命猶言天道。○蓋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又禹之所服行也。天命湯以表正萬邦。而湯能為之表正。非有利天下之心也。此不過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命而已。是則湯革夏而續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此也。一說典常也。對變而言。湯禪受帝也。湯征伐桀也。不夫正。既常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用奕厥師。此言時君有過。託天以威眾。故上帝無眷顧之。美使聖人有天下之大。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有罪威德作威也。矯誣誣罔也。天以形體言。布命謂諭天意於民。○夏桀率過眾力。率割夏邑。其有罪矣。乃知民心不服。故矯誣罔託天以誑下民。嘗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天曰。吾生不有命在天。此皆矯誣上天。布命于下之實也。商用不滅帝。謂上帝。臧善也。○故上天因用不善其所為。使邦日衰。而民日離。寡助之。親戚叛之。所謂惟時天罔念聞。厥惟靡元。命降。致其罰是已。式商受命。用奕厥師。式用。商湯。奕明。師眾也。○蓋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夏王所受之命也。桀為暴虐。有眾率怠弗協。天命湯以用集大命。茫茫萬方。煙火萬里。夏王所。

用奕厥師。此言時君有過。託天以威眾。故上帝無眷顧之。美使聖人有天下之大。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有罪威德作威也。矯誣誣罔也。天以形體言。布命謂諭天意於民。○夏桀率過眾力。率割夏邑。其有罪矣。乃知民心不服。故矯誣罔託天以誑下民。嘗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天曰。吾生不有命在天。此皆矯誣上天。布命于下之實也。商用不滅帝。謂上帝。臧善也。○故上天因用不善其所為。使邦日衰。而民日離。寡助之。親戚叛之。所謂惟時天罔念聞。厥惟靡元。命降。致其罰是已。式商受命。用奕厥師。式用。商湯。奕明。師眾也。○蓋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夏王所受之命也。桀為暴虐。有眾率怠弗協。天命湯以用集大命。茫茫萬方。煙火萬里。夏王所。

有之民也。有夏昏德，衆從而昏。天用湯以奄旬萬姓焉。此一節見桀之托天惑衆，不感順天，應入也。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列子之德言足聽聞。

此言黨惡，故有不相容之勢。商民恨聖人，有不容掩之德。簡賢附勢，實繁有徒。簡賢，謂有德附依也。實，謂權要。

官與實同。繁，多。徒，衆也。蓋賢德所當尊敬也。桀之臣，則簡慢而忌惡之。有勢不可倚附也。桀之臣，則阿諛而依附之。况簡賢者必附勢。附勢者必簡賢。如此之人，同惡相濟，非止一徒。倚勢作威，非止一士。則桀與共政，多惡人也。可知。聖我邦于有夏。

若苗有莠，若粟有秕。 肇始也。我謂成湯有夏，夏桀也。禾始生曰苗。成實曰粟。草似禾曰莠。粟不成曰秕。○蓋善惡不兩立。王業不偏，事故始。我商邦具有夏，不啻若禾中之有莠。

鈞治者必見其莠。粟中之有秕，兼揚者必見剪除也。然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將論其有不相容之勢而已。非論責賦美惡也。小大戰戰，固不懼于非辜。小大商衆，小大之民，戰戰恐恐，慎貌。辜，罪也。○是以商衆小大之民，舉皆戰戰兢兢，惟恐湯陷於桀之非罪也。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矧况也。予謂成湯德即不迨，不殖之類。言謂言之於口，聽謂聞之於耳。○况我成湯有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之德。不言則已，言則足以使人聽聞。尤為桀之所忌疾者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彰信兆民。

此言聖人天德純全，而無私君德昭著，而無間。惟王不邇聲色。惟，獨也。王，指成湯。迤，近也。聲者樂音，色者美色。○夫聲色人情所欲，常人所惑也。人君溺於聲色，則便嬖之人得志矣。惟湯

則耳不聽淫聲，目不視惡色，所以未嘗酣歌嗜音，內作色荒也。不殖貨利，殖，生殖也。金玉曰貨，財用曰利。○夫貨利日用所濟，常人所欲也。人君貪於貨利，則聚斂之人得志矣。惟湯則不寶金玉，不殖財用，所以未嘗暴征橫斂，以充府庫。此以上二句見聖人嚴於律已也。德懋懋官，德者人所同得之理。懋，茂也。繁多之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人之懋於德者也。湯因人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所謂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是已。功懋懋官，功謂有勞，懋亦繁多之意。實謂報功。○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此人之懋於功者也。湯因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所謂功多有厚賞，是已。此以上二句見聖人處事行賞之道也。用人惟己，今他人已。自己，○人之有善則舍己從人，熱取諸人以為善，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是已。改過不吝，過者

無心失理之謂。吝，吝也。○己之有過則勇於必為，未嘗諱疾忌醫。畏難苟安，所謂過則勿憚改是已。此二句見湯用人處己盡其道也。克寬克仁，克，能。寬，大仁愛也。○彼御衆貴乎以寬也。湯則撫民以寬，餘其邪虐，愛人貴乎以仁也。湯則子惠困窮，視民如傷，然寬仁皆謂之克者，則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也。可知。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彰信兆民，彰，信也。十億曰兆。○成湯克寬克仁，有此君德，是以東征西怨，而天下信其寬，足以容衆，南征北怨，而天下信其仁，足以愛人也。此言湯德是入聽聞如此。

乃首伯仇餉，初征自葛。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言聖人征伐應乎天，即天下有專望之心。見斯民懷愛慕之必，乃首伯仇餉。初征自葛。葛國名，在今歸德州寧陵縣。伯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言聖人征伐應乎天，即天下有專望之心。見斯民懷愛慕之必，乃首伯仇餉。初征自葛。葛國名，在今歸德州寧陵縣。伯

爵也仇餉與餉者為仇○初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
黍也湯使亳衆往耕耨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奪其酒食黍
稻而食之湯遂征之雖十一征無敵於天下而其初征自葛始
也東征西夷怨征正也征其罪也怨望也○湯平民伐罪
興師于東方則西方之夷有以怨望之南征北狄怨湯平民
伐罪興師于南方則北方之狄有以怨望之曰奚獨後子曰
者西夷北狄所言奚荷也乎亦西夷北狄自謂○西夷北狄之
所以怨望者蓋怨望其東征南征不先來征我之國故曰奚獨
後予也此又申上怨字之意彼祖之民至家相慶彼所祖
姓也室家燕喜更相慶賀也○及湯師所往之國莫不皆喜悅
其來享享更相慶賀也○及湯師所往之國莫不皆喜悅
也曰後予也後予也其辭曰者民之言後得也蘇謂復生○

成湯與師所往之國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且曰
吾輩待我后矣我后之來必誅其君而予其民得以不苦桀
之虐而復生也民之謂商惟君也蓋謂商歸德商謂
成湯舊非一日也○湯舉手伐之師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
狄怨不惟怨其後予而又望其來蘇則天下之民愛戴歸往于
成湯者已非一日厥惟舊矣是則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
後也此仲虺以民之歸湯者釋之以見湯之應乎公非有利天
下之心也此即彰信化民之實

佑賢輔德頭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固存邦
乃其昌
此聖人善善惡惡一循乎天道則邦家所由盛也**佑賢輔德**
佑助也賢謂才全德備者輔相也德謂行道有得者○彼才德

兼全此諸侯之賢能者也行道有得此諸侯之有德者也賢德
而不佑之輔之則懋於德者無所勸矣人君則必官威任使以
助其賢量才授職以輔其德可也**顯忠遂良頭彰顯之也**
則盡已之心遂謂成就之良則循善道也○諸侯事上不欺所
謂忠也守正不回所謂良也忠良而不顯之遂之則懋於功者
無所勸矣人君則必加地進律以顯其忠勞來獎勸以成其善
可也此以上二句見聖人善善之心由大以及小也**兼弱攻**
昧兼併也弱謂不能自立於善攻伐也昧謂不能自明其德○
諸侯不能自立於善自明其德所當兼攻也人君因其弱者則
併吞之昧者則攻伐之**取亂侮亡**取討也亂謂謀叛侮傷也
亡謂樂酒無厭○諸侯有擅權叛亂樂酒無厭所當取侮也人
君因其亂者則攻討之因其亡者則傷殘之此以上二句見聖

人惡惡之心由小以及大也**推亡固存**推亡即
兼攻取侮也固存即佑輔頭遂也昌謂榮盛○諸侯之弱昧亂
亡者天必亡之也人君則因其亡而推之行夫兼攻取侮之政
所謂傾者覆之是已諸侯之賢德忠良者夫必存之也人君則
因其存而固之行夫佑輔頭遂之政所謂裁者培之是已由是
貴德尊士之政行為善者有所勸誅殘禁暴之事舉而為惡
者之所懲政治以之而修明紀綱由之而振舉邦家昌感泰山
不足以喻其安宗社又空鑿石不足以喻其固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
自用則小
此言人心雖合之機必申言以引証之也**德日新萬邦惟**
懷德即明德萬邦舉遠而言懷服也○蓋萬邦諸侯未易服
也人君修德之功無少間斷日新之要終始有常則自西自東

自前自北莫不受戴歸降無思不服矣志自滿九族乃雄志
者心之所自滿自新之反九族舉親而言雄散也○蓋九族
之親未遠雄也人君修己之功不加慈昭厥德或怠則九族之
親莫不堆心堆德而不相遜順矣言萬邦則舉遠以見近言九
族則舉親以見疎此以上是泛言人心堆合之機也王想昭大
德建中于民王指成湯慈惠昭明也大德云者全体大用無
非大也建中也中者極至之理○蓋人心有堆合之機如此人
君不可不修德檢身也王當勉明大德於一己建立中道於天
下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夫婦者皆於此取則焉語夫
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皆於此取則焉使民之罔中
者於是而取中可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義者吾心之裁判
礼者天理之節文○然建中固以懋德為本而礼義者又建中

之要誠能動而以制事使酬酢云為無一不合其宜則大德
之所自行而為中之用也靜而以礼制心使念慮熾微無一不
得其正則大德之所自出而為中之本也易所謂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是已此以上是告以修德檢身也禮裕後良垂謂
自上遺下裕寬綽也後昆謂後嗣○人君以義制事以礼制心
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是道也非特當時可為民法垂之後昆
亦寬綽而有餘裕矣非特今日可為民法傳之子孫亦綽綽而
有餘用矣此一句又推修德檢身之效也予聞曰能自得
者王予仲虺自謂聞諫聞於人自得師謂陰師好問不因乎
人也王謂天下歸之○仲虺恐無徵不信故又舉古人之言以
証之言人君誠能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則必好問好察答
已從人委心聽順而無一毫拂逆之意可謂能自得師矣但見

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下之大天地莫非其有四海之廣一民
莫非其臣其為天下王也必矣此即德日新萬邦惟懷之意
謂人莫己若者云人他人己自己云云○苟不能尊德
樂道以自得師自廣狹人驕傲於己則聰明日蔽於上惡政日
加於下則身弑國亡而為天下之大戮矣此即志自滿九族乃
堆之意好問則裕好問謂好學裕寬綽也○誠能隆師好問
則衆善必集廣詢博採則道積厥躬誠礼義充足心廣體胖矣
所謂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也此即能自得師之意自用則小
自用謂自賢小謂狹小○若妄自尊大謂人莫己若自用自專
謂人莫己如則匹夫匹婦不獲自冬一善不備民主罔與成厥
功豈非自用則小乎所謂有其善喪厥善也此即人莫己若者
云之意既以人心堆合之機言於前又引古人之言証於後曰

能自得師者王好問則裕証德日新萬邦惟懷也曰謂人莫己
若者云自用則小証志自滿九族乃堆也其為萬世帝王之大
法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欲崇天道永保命
此言圖終在能謹其始能謹其始斯能有其終嗚呼慎厥終
惟其始嗚呼歎辭謹慎也終謂後世始謂今日○仲虺上文
既勸勉之於此又歎息以起其聽言綿國祚於無窮是慎厥終
也爰華夏正是惟其始也今王欲延王業于無窮使子子孫孫
永保民以謹其終者可不於其今日受命之初臨民之始以圖
之乎為始之不謹而能謹其終者未之有也殖有禮覆昏暴
暴殖即固存之意禮謂循天理者覆即推上之意暴謂昏天
理者○蓋推亡固存修德檢身一循乎天理之自然此有礼者

也。有札者夫必封殖之所謂裁者培之是已。推亡固存修德檢身不循乎義理之正。此昏暴者也。昏暴者夫必覆亡之所謂傾者覆之是已。此言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如此也。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天道即殖禮覆暴也。永長保者也。天命天所付與者。○人君知有札者為天之所封殖則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使凡非札之不為可也。知昏暴為天之所覆亡則必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使凡昏暴之不作可也。夫然則能欽存乎天道矣。但見王之子孫孫引之勿替。莫不長有天下。繼繼承承宜君宜王。莫不永膺多福矣。其永保天命也。為何如。然此雖與上推亡固存同一栽培傾覆之意。特有人已之分。上文欲湯審此理以施諸人。此欲湯審此理以謹諸己也。讀者察之。

湯誥

湯誥也。湯名履字天乙。姓子氏。黃帝之後。誥告也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成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大告天下。臣民與之更始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

此言人君勝夏還舊都而與諸侯更始也。王歸自克夏至于亳。王謂成湯克勝也。夏謂夏桀。亳湯之所都在宋州穀熟縣。故成湯自勝夏之後歸至于亳也。誥告萬方。誥大也。萬方猶多方。○成湯克夏至于亳而為新君。故諸侯率職來朝者非一人。群后會同親見者非一職。而湯則大告之。明夫性命之理。諭以君師之責。監夏之亡。言今之與戒。諸侯相與盡守邦圖終之。

道所以與之更始也。此史氏之序。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此聖君欲諸侯精以聽誥。言天付是理在人有自然之性。民安於道在君有當然之責。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欲其聽之精。予一人誥。嗟歎詞。萬方舉天下言。明聽欲其聽之精。予一人誥。也。上告下也。○成湯將欲作誥先發嗟歎之詞以起其聽言。爾萬方諸侯率職來朝非一人也。當無敢誼譁精聽我一人之誥可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天也。帝謂上天。降下衷中也。○蓋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不惟界人以耳目口鼻之形。而又賦人以仁義禮智信之理。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所謂衷也。是衷也。孰與之哉。乃上帝之所賦予也。故曰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石順恒常也。性即仁義禮智信之理。○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有物有則。如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別有親義。存別信之理。順其自然。固有之常性。豈非若有恒性之謂乎。克綏厥猷。惟后。克能綏安。猷道后君也。○然天能降衷于民。不能使民保其常性。而勿失。必待人君盡博庸之教。使民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豈非克綏厥猷。惟后乎。中庸天命謂性。即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也。率性謂道。即此若有恒性也。脩道謂教。即此克綏厥猷。惟后也。然三句固為一理。其實重在克綏厥猷。惟后一句上。苟無君師以治教之。民雖有是性。不能全其性。雖有是性。不能安於道。此君道之係於天下。如此之重也。

克綏厥猷惟后

夏王厥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以彰厥罪。此言桀失君道而民有所訴。天有顯道而禍無以逃。夏王厥

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王無也滅諸無仁愛之心作威謂為殺戮之事敷布虐害也尔指諸侯百姓指天下之民○盖克殺厥敵惟后也夏王滅德而無仁愛之心作為殺戮而嘗殘民之命所以敷布虐害於尔天下百姓甚矣則不能尽君道也可知爾萬方百姓懼其以室宗宗心奈毒尔亦指諸侯懼也凶指惡德在己言言指惡德及人言奈苦菓亦指諸侯懼也○尔諸侯萬方百姓被桀殺戮凶害不可堪忍不啻如荼之苦而難食如毒之擊而難忍也並告無言于上下神祇並告合萬方而言言罪也上謂天下謂地天曰神地曰祇○盖人窮則反本勞苦極未嘗不呼天也萬方百姓被桀之虐弗忍奈毒果皆持厥婦子並告無辜於天地神祇以冀其拯已也所謂知保地維勢符厥婦子以哀籲天是已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天道感應之理福善禍淫謂善者福之淫者禍之也降災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彰明也罪謂作威敷虐○盖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此上天福善禍淫之常理也夏桀滅德作威如此民之林究如彼上天得不降夫災異之事以彰顯夫淫虐之罪謹告以禳祥之災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此聖君奉天命不敢專不惟請命於神以加罪而又求助於人以行討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肆故也承上之辭台小子成湯自謂將奉行也天命對上文天道福善禍淫言明威對上文降災下夏以彰厥罪言○上言桀既淫虐望天降災以彰厥罪矣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致致其罰降災于

夏以彰厥罪而不敢以自救也敢以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敢者自信無懼之辭玄黑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礼也昭者明白對揚之義告者祝禱于神之辭上天神后指所謂皇天后土也○然夏桀之罪固不敢赦我於此亦不敢專故必用夫玄牡之牲致夫祝禱之詞以告于皇天后土所以冀其助已請加罪於有夏也如武成所謂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是已

肆求元聖之烈力以與爾有援請命肆求也元聖伊尹肆求元聖猶所謂既獲仁人戮力并力以用也求助於人遂求元聖之伊尹與之并力一心以與爾萬方諸侯請討有夏也如秦誓所謂以尔有無底天之罰是已吁告于神后是上合天心也求元聖與衆是下合人心也此成湯為順天

應人之舉也應人上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此言天順下民以除其害天道有感民遂其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孚信佑助也罪人指桀黜如黜陟之黜伏如三伏之伏○盖天矜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也萬方百姓罹桀凶害弗忍奈毒並告無辜於上下於是天乃從民所欲遂降災有夏以彰厥罪使夏桀窮亡而屈服也豈非信佑下民者乎天命弗借賈若草木天命即福善禍淫之命弗借不差也賈文之著也○盖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此天命也今天佑下民而罪人黜伏可見上天順善從逆之道總息不差福善禍淫之命毫髮無憾燦然若草木之敷葉而惟天惟條之易見也

民之殖兆民即萬方百姓名信殖生也○惟天命弗借如此

民之殖兆民即萬方百姓名信殖生也○惟天命弗借如此

但見林生樵聚之民舉無威虐之害。聚廬托處之衆悉無荼毒之苦。兆民信得其生殖矣。然逆而推之。兆民允殖固本罪人之熱伏罪人熱伏實由上天之佑民也。及覆相因如此。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若將隕于深淵

此聖人念付托為甚重。致其憂畏為愈深。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俾使也。予一人。湯自謂輯和也。如教言。寧安也。就卷言。爾指率職來朝諸侯大夫。夏王滅德作威。固不能為民主矣。皇天降災罪人熱伏。使我一人作之君。以治之。寧爾邦家之民。無一不得其養。作之師以教之。輯爾邦家之民。無一不復其性也。然不言萬姓而曰邦家者。對率職來朝諸侯大夫言。舉大以見小。民自在其中矣。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茲此也。指輯寧言。獲得戾罪上。天下地也。○天以輯寧之責付之我。蓋欲

教養兩不也。今我以一人之身任輯寧之責。所以未知能盡君道與否。已得罪於天地。未嘗恐付托之重。不足以當之也。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懼。恐墜淵水也。○然我責任之大。如此驚恐。憂畏不啻若臨深淵。恐將墜。如履薄冰。而將陷也。蓋責愈重而憂愈大。如此以見聖人。不以得天下為已樂。而以治天下為已憂矣。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聖人與諸侯更始戒其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我湯自謂造邦今日新有之國。無與母同。從匪彝。無即愒淫。我湯自謂造邦今日新有之國。無與母同。彝法。即就愒。慢淫過也。匪彝。指法度言。愒淫。指逸樂言。○蓋夏命已熟。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湯言凡我今日新造之邦。代夏所有之國。當毋從非法之事。而罔失法度可也。

也無就愒慢之為。而罔淫于樂可也。此非戒其所不當為乎。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各者異詞。典者常道。以用也。用上三者以承天休也。○蓋爾萬方諸侯。當欽乃攸司。率由典常。慎乃服命。以蕃王室。若夫從匪彝。肆即愒淫。則非所以守典常矣。爾諸侯大夫。各守典常。而不縱逸。謀如此。但見荷天之休。百禄是道。而保邦家於永久。荷天之寵。百禄是總。而享國祚於無窮。承天之休。豈不在於是乎。勉其所當為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在朕躬

無以爾萬方

此以人已善。惡契於天。君道當然。責於已。爾有善朕弗敢蔽。爾指萬方諸侯。有善請各守爾典。蔽謂遮蔽。使不得自達也。○爾萬方諸侯。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是有善於已。爾有善朕不敢使爾不得以自達。必加佑輔。顯達之道也。罪

當朕躬弗敢自赦。罪謂不能盡君道。赦寬恕也。○我不能盡輯寧邦家之責。以負上天所托。是罪當朕躬矣。已有罪不敢自恕。以為非己之責。必慄慄危懼。受為己之過也。惟簡在上。帝之心。簡簡也。帝以主宰言。○然爾之有善。己之有罪。皆簡在上帝之心。我豈敢謂爾有善。以為無善。己有罪。以為無罪耶。言一

听於天。而不致私也。其爾首方有罪。在予一人。爾萬方指臣民言。○蓋天以天下付之我。我當治之。使各得其所可也。今爾萬方臣民。從匪彝。肆即愒淫。非尔自致也。實由我一人養之不

至。教之無善。其罪責在我一人矣。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予一人。湯自謂有罪。謂不能盡君道。○人君為天元子。當奉天以安民也。今我不能輯寧爾邦家。有負上天之托。獲罪于天。結怨于民。爾君自取非民所致。故曰無以爾萬方。然此非特

聖人厚於責已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此又結
上二章綴篇首降衷恒性絃猷之意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然

此聖人歎君臣能信其誠斯能各獲其效也嗚呼尚克時忱
乃亦有然嗚呼歎辭尚恭也克能忱信也乃者難辭亦者

不敢必之意有終謂君臣能保其國○成湯於誥命之終言已
盡而意無窮故發歎息之詞言克終厥職享邦家此君道之

當盡也為君者庶幾能篤信乎此慷慨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可
也各守不典以承天休此臣職之當盡也為臣者庶幾能允懷

于茲無從匪彞無即恬淫可也君臣上下庶幾能忱信各盡其
道殆見君之天命未易永圖也今則綿國祚於無窮而可以永

保天命矣臣之天祿未易世享也今則徧社稷於悠久而可以

與國咸休矣曰尚者不致必其皆能忱信也曰亦者不敢必其
皆能有終也蓋兢兢不忽之意嘗兼人已而言否則未保其所

終也此篇見成湯明性命之理和君師之責蓋夏之所以亡而
禦瀆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圖終之道宜帝

王之格言聖學之源淵也後世人主且鑒於斯

伊訓

伊姓君字也伊尹名摯或曰尹亦名且觀其對君自稱曰尹
躬則非字明義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以冀勸

戒之意史錄為篇因以伊訓名之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以訓于王

此大臣當人君即位之初既攝告廟以臨乎臣尤陳祖德以戒

乎君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

祇見厥祖惟與維同凡策書年月必以維字發之亦取紀年

繫年之義商謂年為祀十有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乙丑十二
月也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沒言商之先王謂太甲祇敬

也厥祖謂成湯○太甲當即位之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日既即
位於叔父仲壬之柩前又居憂於叔父仲壬之殯側難以告廟

伊尹以冢宰攝而告之備夫牲牢之禮徧祠商之先王而以太
甲即位改元之事敬見於厥祖成湯也然既曰祠于先王又曰

祇見厥祖者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懷惻於文
王也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侯甸群

后侯服甸服之諸侯咸在謂五服諸侯皆在特舉近以見遠也
百官內外百司總已言總統於已冢宰夫官也○伊尹當攝而
告廟之際外而侯甸總要荒之諸侯無一之不在而惟冢宰之

是統帥而公卿大夫之官無一之不集而惟冢宰之是治則伊
尹攝而臨群臣也可知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
王乃者難詞重其事也烈祖有功之祖指成湯成德猶言成時
指肇修人紀以下等事主謂太甲○伊尹當攝而告廟以臨群

臣之際洋洋乎祖考如在其上穆穆焉群臣列在其後故伊尹
以烈祖得天下之由用訓於王成湯修人紀之實陳戒於上藥

夫求賢以輔後嗣制官刑以儆有位凡湯之成德無一而不
告於太甲也亦猶五子述大禹之戒周召陳文武之業以祖宗

艱難起家之事故告子孫也史氏將記伊尹之訓故先敘事始如
此人多不察皆以成德為不迹声色不殖貨利之類有失本旨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朕哉自亳

此大臣即前代典之以寓勸戒必指言前人所以興亡之地也

書曰四

卷十九

壹輯 3-94

孝義之用。而長則行義之始。○然兩德之道。固在於謹始。謹始之道。又在於愛敬。是以愛莫大於愛親也。故立愛自親始。人能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皆視我以為法。敬莫先於敬長也。故立敬自長始。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皆視我以為準。此即所謂皇建其有極也。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家邦舉遠言四海。舉遠言○人君能立愛敬於此。自能形愛敬於彼。始而一家。信則一國。莫不與信。一家讓則一國莫不與讓。是愛敬之道。始於家邦也。終而措之天下。莫不各親其親。而無一人之不孝。各長其長。而無一人之不弟。即大學所謂絜矩之道也。是則即位者。嗣德之始。親長者。愛敬之始。邦家者。四海之始也。逆而推之。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不言身者。愛敬即修身之事。

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此言前王修復綱常有其實。興起王業為甚難也。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嗚呼數辭先王。成湯也。肇之云者。從此始之謂也。之云者。從今復之謂也。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伊尹上文。欲太甲修其孝敬。而於此即先王所以修人紀之實。以告之。故先以嗚呼之辭。起其所被從諫弗咈。以至檢身若不及。無非綱常之道。人紀之事也。然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不啻復日月於既缺之餘。回造化於已割之後。故曰肇脩人紀焉。此一句乃其綱下至檢身若不及。皆修人紀之實。從諫弗咈。從諫謂納諫。弗咈也。○夏王矯誣上帝。嘗拒諫。飾非矣。湯則從諫如流。好問則裕。則人紀有所講明矣。先民時若。先民猶言前輩舊德。時是若順也。○有夏簡賢附勢。嘗侮聖言矣。湯則監于先王學于

方訓則人紀有所做法。然此非誠於精善。馬能博古。准今。說居上克明。居上謂為君。克明謂能知人。○居上貴於明哲也。湯則經德秉哲。克克克居上而能盡臨下之道。此君道無虧也。可知為下克忠。為下謂為臣。克忠謂能事上。○為下貴乎不欺也。湯則小心翼入。盡心竭九。為下而能盡事上之忠。此臣道不失也。可見與人不求備。與人謂用人。求備謂責才全德。格也。○人之才德不同。湯則用人惟己。量德授職。而人之有善無不容。所謂及其使人也。器之是已。檢身若不及。檢身謂修己。不及猶不足。○己之德不可以不修。湯則日新又新。懲昭大德而已。之不善無不敗。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是已。此其長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此人紀所以無不修也。以至有萬邦。

茲惟艱哉

此言聖人廣於文賢者。正所以為輔後計也。茲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此言聖人廣於文賢者。正所以為輔後計也。茲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太甲○成湯由其得天下也難。故其慮天下也遠。以為吾能修人紀。以得此萬邦。不能必吾子孫不至失此萬邦也。然欲保之者。豈不在於得賢以輔之乎。湯則從諫弗咈。而求賢如渴。廣詢

博訪而周爰咨詢不惟求之於一鄉而又求之於一國不惟求之於一國而又求之於天下所謂立賢無方是已湯之廣於求賢如此正使爾後嗣子孫欲有所就政有可疑則有所備故今日之責難陳善於王前者即先王求賢以垂裕後昆也今日盡心盡力於吾君者即先王求賢以遺孫謀也為大甲者可不思所以念之哉

制官刑敬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 具罰于蒙士

此聖人制官刑以戒後人必詳其條目致其戒勉也制官刑敬于有位制也官刑官所之刑敬也曰治而曰敬者防於未然也而有位者有權位者○成湯既求賢以輔後嗣又制官刑以敬有位者蓋謂吾人能敬求用之於一時不能保其賢格之常存於官所之刑敬後世使和風然不可犯臣下不

臣有墨刑也觀下嗣王祗敬身念或則知有位指後嗣明矣曰敢有恒舞于宮曰者湯之言恒當舞也○蓋古者成童習舞是舞所以養其血脈不可無也有位者敢有無事而常舞於宮則為怨焉○敢于室○敢歌酒洽而歌室亦官也特變文耳○古者歌水言是詩歌所以養其耳不可無也有位者敢有樂酒無厭酣歌于室則為怨焉○時謂巫風○時是也男曰巫女曰覡風化也○有位之士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祀此二愆是謂巫覡之風化謂之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敢有殉于貨色○殉以死隨物之名貨者貨財色者貨色○貨財足以資於用貨色足以養其目不可無也有位者敢有聚斂於下剝民以自奉冒亂女色陷溺而不知是陷身于貨色之中死而不顧則為怨也恒于遊畋恒常也遊遊豫畋田

獵○古人遊豫以省風俗畋獵以習武備不可無也有位者敢有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蒐狩畋獵以防農事○是盤遊無度乃以逸豫成厥德則為愆也時謂淫風○時是淫過也謂過而無度

○有位者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犯此四者是謂淫風之化謂之淫風者過而無度不能節之以禮也敢有侮聖言○侮

戲玩也聖言聖人垂世之言○二典三謨之類此聖人之言所當敬畏也敢有戲玩而不敬畏則言足以飾非也可知逆忠

直○逆拂也忠者盡己之謂直者無曲之謂○盡已不欺直言無隱此忠直之言所當聽信也今則拂逆之而不聽拒絕之而不受則智足以拒諫也可見遠者德○遠播棄也六十曰耆

○蓋老成之德事體為之已練心無不周知所當親近也今則遺棄在下而不親比頑童童比私昵也頑童童之無知者

○頑童無知見利必趨見害必避所當遠絕也今則比昵而親近之時謂亂風○亂者倒置悖理之謂蓋聖言所當敬今則侮之忠言所當聽今則逆之者德當親而遠之學當遠而近之則倒置背理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得不謂之亂風乎惟茲三

風十愆○三風者愆之綱即巫風淫風亂風也十愆者風之目即巫風淫風四亂風四也豈非三風十愆乎○士有一子

身家必喪○士王朝卿大夫士也家大夫所有之家○內而王朝之卿士於此風愆之中十有一於身則足以喪其所有之

家親親和酒荒厥邑○一犯酣歌之愆足以喪家也可知邦君

有一於身國必亡○邦君諸侯也國諸侯所有之國○若外而邦國諸侯於此風愆之中十有一於身則足以亡其所守之國

觀太康一犯遊畋之愆足以亡國也可見邦君卿士有一於身

已足幾家三國况天子乎。太甲異日縱欲之兆。伊尹已窺其微矣。曰下不臣其刑。臣下指邦君卿士貪官固位者。臣正也。雖即厲書墨刑。○人君設置卿士邦君正所以輔主也。卿士邦君不特有一於身足以取幾家三國之禍。若人君有一於身而卿士邦君未能以道正君。則以墨刑加之。蓋以貪官固位不肯諫諍以致入君幾亡國家放也。臣下不臣。先王尚加墨刑。况我為大臣乎。太甲異時桐宮之放。已見於此矣。具訓于蒙士。具詳悉也。訓。教誨也。蒙士。始學之士。○蓋學古可以入官。明體可以適用。始學之士。詳悉以是訓誨之。欲其入官之時不犯此風。然而知所以正諫也。然有佞。是已在官者。蒙士是未入官者在官者。以是備之。蒙士不敢犯。未入官者。以是訓之。蒙士知其預養也。此章有任兼指後嗣。非專指臣下。卿士邦君特廣言之耳。

鳴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亦猶禹之戒子孫也。伊尹明言列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於此蓋可見。嗚呼。此大臣致歎。欲人君不可忽。此言。人君之訓之大。明復申天命。人事之禍。福。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嗚呼。歎辭。嗣王指天。甲祇厥身者。欲以風愆之訓。俾諸身念哉者。欲以風愆之訓。念諸口。○伊尹於是既發嗚呼以致其歎。又以嗣王稱其君言。王風愆之訓。其嚴如此。嗣王當敬之於身。不可以或犯。念之於口。不可或忘也。聖謨洋洋。孔以風愆之戒。出於聖公。故曰聖謨言之至美。故曰嘉言。洋洋大。孔其彰明也。○蓋聖人風愆之謨。公平正大。而非傾斜狹小之比。今則洋洋然盛行於世。風愆之訓。義理明倫。而非無稽不經之言。今則昭昭然垂象於今。此謨訓之大。明不可忽也。惟上常不常。不常者去就無

定也。○蓋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不可忽也。下二句。即不常之實。作善降之百祥。作為也。善者德之總名。百祥。善其得福非一。○然天命雖無常。不必求之天。而求於吾身可也。尔能以風愆之戒。敬之於身。嗣先王厥德。以立愛敬。則可謂能作善矣。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身其康強。子孫逢吉。諸福畢至。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即此意。作不善降之百殃。不善。謂不祇厥身。百殃。言得禍非一也。○爾不能以風愆之戒。敬之於身。嗣先王厥德。以立愛敬。可謂作不善矣。是以自天降之。動罔不凶。又用昏不明。家用不寧。而災害並至。易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亦此意。然祥曰百祥。殃曰百殃。皆言善惡效驗之大。以勸戒之。非實計其數也。此以天命禍福申戒之。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尔指太甲。德。即作善也。慶。福也。○然人事雖有向背之殊。人君不必求諸人。而求諸身可也。尔太甲勿以小善而不為。奇日新。則萬邦惟懷。日克已。而天下歸仁。是萬邦之慶。積於小也。若湯修德於亳。都而受華。夏正是已。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不德。作不善也。墜。宗。謂覆宗絕祀。○尔太甲勿謂小惡而為之。故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是厥宗之墜。不在大也。若桀積惡於鳴條。而九有以亡。是已使太甲於此。知為小善而得大福。則凡小善。不可以不為。知為小惡而得大禍。則凡小惡。不可以不去矣。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太抵。伊訓此篇。始終以興亡寓勸戒。首言夏以懋德。興。而桀以弗率。亡。繼言湯以聖武。興。欲太甲以愛敬而謹於始。所以勸之也。又言湯以艱難。興。恐太甲以欲縱。萌於後。所以戒之也。求

又言作善降祥爾德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陷於所以亡然提綱挈領則又在祇厥身一言能敬其身則繼祖德而興不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豈非伊尹明言烈祖成德以訓于王之意歟

太甲上

太甲成湯之孫太丁之子即叔父仲壬之位敗度敗札不明厥德伊尹作書以告之商史錄其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記傳之所載也蓋上篇作於未遷桐宮之先中下

二篇作於自桐宮歸亳之後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嗣王太甲也惠順阿衡平也言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蓋太甲始立不明厥德欲敗度續敗札

書四

卷二十八

狎於弗順背棄師保所以不順于阿衡伊尹也又臣將記伊尹之書先叙此於篇首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丕承其緒

此言上有明德之君下有輔弼之臣故後王所以有天下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書謂太甲三篇先王湯也顧諟常自在之諷即古是字猶此也明命上天顯然之理○

太甲不惠阿衡不明厥德伊尹作此三篇之書以告之蓋謂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先王成湯於是明命則常自在之動靜不忘立則見其象於前在輿則見倚於衡未嘗造次顛沛之或遠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以者承上明命

言上天下地神如六宗之類祇如山川之類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宗廟者先祖之所在罔無祇敬肅恭也○先王成湯不

特明德以修乎身又用是德以敬乎神是以奉乎天地神祇者此敬也祀乎社稷宗廟者亦此敬也豈非顧諟明命之實乎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監視也德即明德撫摩綏安也萬方舉天下言○成湯顧諟明命無往不在無適不然故天監其德用湯受此大命貴為天子使一民莫非其臣富

有天下俾天地莫非其有曰顧曰監以見天人相去至近而非遠也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伊尹躬身也左右謂輔翼之辟君宅居師衆也○伊尹言我又身親輔翼成湯以疏附先後左右乃祖以和恒四方也肆嗣王丕承其緒肆故也承結之辭基以創業言如作室之有基址緒以垂統言如抽絲之有端緒○伊尹言惟其當時上有明德創業之祖下有輔助開國之臣故嗣王今日得以上承祖宗之基業以有天下之

大也嗣王豈可忘先王而不念忽臣下而不從哉是則顧諟明命即安汝止意以承上下神祇即惟幾惟康意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即昭受上帝矣其申命用休意克左右厥辟宅師即其誠直意也先聖後聖其揆一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忠

此以前代君臣與廢勸戒於先以今日為君法祖戒勉於後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躬身也先猶昔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終對始之辭相謂輔相○伊尹言夏之先王莫禹若也豈曰我先

見有夏大禹之為君由忠信以有終何則蓋人作偽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惟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忠信無偽如此故能綿曆數於無窮享國祚於悠久也故當時輔相

無偽如此故能綿曆數於無窮享國祚於悠久也故當時輔相

無偽如此故能綿曆數於無窮享國祚於悠久也故當時輔相

無偽如此故能綿曆數於無窮享國祚於悠久也故當時輔相

無偽如此故能綿曆數於無窮享國祚於悠久也故當時輔相

之臣亦皆得以永綏厥位而與國咸休其相亦有終也為何如
此以前代君臣有終者勸之也其後嗣王因克有終相亦
罔終其後謂禹之後嗣夏桀相桀之輔相○其繼世之君夏
桀不能由此忠信矯誣上天布命於下帝用不臧皇天降災故
喪亡無後也而其輔相之臣亦不能相與食天祿治天民與國
咸休永世無窮矣此以前代君臣無終者戒之也嗣王戒哉
嗣王指太甲思惠曰戒○夏桀不能由忠信以有終故相亦罔
終太甲當以夏桀為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祗茲
辟君忝辱也厥祖謂成湯○太甲當敬爾為君之道嚴恭當皇
以存忠信句不能自罔有終以及君道是為不君矣君而不君
不惟有累相臣抑且忝辱乃祖成湯矣此又戒之使法乎祖也
是時太甲之意以尹躬既能左右成湯固足以任天下之重我

雖繼欲未

言臣之有

雖繼欲未遠至危亡故伊尹以夏之君臣有終罔終者告之
言臣之有由於君之有終所以深折其移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王謂太甲庸尋常也念謂言於口聞謂聽於
耳○伊尹與夏先王興廢之由以為勸戒所當聽信也太甲以

其言為尋常不念於口不聽於耳所謂不惠于阿衡也史臣將
紀下文伊尹言成湯修德求賢之事故先附此以貫篇意云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

此言前人勤於修德以行政廣於求賢以輔後後人不可不
有失也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乃者繼

事之辭先王湯也昧爽黎明不大顯亦明也坐以待旦言急於
行○伊尹曰太甲庸罔念聞乃又言曰先王成湯於天欲明未

明之時心不與物接之際先滌其心不為氣所昏潔雪其德不

為物所蔽坐於昧思得於既明以惠於行而施其政也如昧爽
思夫仁義待旦則行夫仁義之道昧爽思兼三王待旦則行夫
三王之事也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俊
者才德出眾之稱旁求士也啓開迪導也後人指太甲○成湯
以為吾能修德行政不能必吾子孫常能修德行政故必周爰
咨詢廣求俊彥使吾子孫德有未明于以開導之政有未行于
以啓迪之命無越厥命以自覆無與母同覆顛躓也命求
賢啓迪之命覆敗亡也○蓋先王成湯求賢輔後其命如此汝
太甲當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听其啓迪以保天下可也苟忘祖
宗是命而不听忽伊尹之言而不從敗度敗禮以失天下豈非
顛越其命以自覆乎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此大臣欲君謹其德而速其謀也慎乃儉德慎謹也儉者不
侈然以自放之謂德謂人所同得之理○伊尹言太甲欲敗度

縱敗禮以奢侈失德矣故當戒慎恐懼以收其放心小心存誠
以謹其所失遊政逸樂之有常不可縱欲以亂法度宮室衣服

之有節不可放肆以廢禮義可也惟懷永圖惟思懷念永長
圖謀也○然德固不可不謹而謹德又不可懷淺近之謀也故

言必稽其所從而思深遠之謀行必稽其所故而思永久之計
若暫得暫失或在或亡則非所謂永圖矣此正太甲受病之處

故伊尹特言之曰慎乃儉德即卑陶告舜慎厥身修也曰惟懷
永圖即卑陶告舜思永也但卑陶之言渾然不若伊尹嚴切鮮

與太甲不同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罔祥

萬世有辭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罔祥
萬世有辭

此大臣喻以處事之法期以處事之效也若虞機張傑有
括于度則釋虞虞人機弩牙省察也括矢末銜絃處度法
度射者之所準望釋發也○伊尹言射有似乎君子虞人射儀
之時弓矢斯張弩牙將發自必存乎機括之際心必審乎法度
之宜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君子之處事亦猶是也欽厥
止欽者肅恭收斂之謂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所在也○然
事事物物吾心莫不自有本然之度人君必肅恭收斂使無事
而不敬嚴恭寅畏使無處而不謹大而君仁臣敬無不各止於
至善小而視明听聰無不各安於義理此欲太甲靜而存敬以
立其本當以吾心為機括也率乃祖攸行率循也乃祖攸行
成湯之所行○然紀綱法度先王莫不有已行之跡人君必操
持操守循先王之所已行者而行之善繼善述率先王之所已

三十一

三十二

為者而為之此欲太甲動而省察以致其用而以乃祖為法度
也豈非往省括于度則釋乎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朕伊
尹自謂懌善悅也有辭留芳後世也○伊尹言王能靜而存敬
以立其本動而法祖以致其用則德著於當時名傳於後世近
可以懌悅尹心遠可以垂裕於後世矣此章上兩句設譬以起
下兩句若詩之比也曰欽厥止即虞機張傑省括于度也曰率
乃祖攸行即往省括于度則釋也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即曰止
曰行之效也
王夫不克變變謂不能變其舊習○太甲不明厥德伊尹不惟
告以先王修德慮後之意而又喻以修德法祖之方太甲猶庸
罔念聞求能變其舊習故伊尹復有下文之告史氏恐上下文
意不貫故附此句以結上起下也

伊尹曰汝乃不義習與性成

無俾世迷

此言時君習惡成自然大臣處置得其道伊尹曰汝乃不義
習與性成也此也指太甲所為言不義即敗度敗禮等事習
以學習言性以氣質言○太甲敗度敗禮伊尹私論其所為而
曰此乃不義之事習與性成而不知其偽終身由之而不知其
非矣賈誼所謂少長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予弗狎于弗
順予伊尹自謂狎習也弗順謂不順義理之人○蓋太甲縱欲
敗禮必左右有引誘之者伊尹言我受先王託孤之重不可使
太甲狎習于不順義理之人薰陶漸染從史為非也營于相
宮密通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營為也桐宮成湯墓陵之
地密親鄰近俾使迷惑也○伊尹恐伊尹不能勝引誘之衆徒
言不能開迷惑之心諫數計窮於是遂營宮于先王墓陵之所

三十三

三十四

一則絕其比昵之黨以去邪僻之心一則親近先王之墓與起
固有之善以是訓之則庶乎善心油然而生舊習肫然以除無
使太甲終身迷惑而不悟也此不言之訓達變之權非伊尹之
志不敢為也

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此言賢王往於墓陵之地而能遷善也王祖桐宮居憂克
終允德徂往也居憂謂居叔父仲士之喪克能也終即以永
終譽之終允信也有諸已之謂○太甲遂往成湯墓陵之所居
叔父仲士之喪朝夕哀慕與起其善終日見先王之在前舉目
無群小之在側善心油然而生汚習肫然以除故能改過遷善
有是實德於已也史氏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故云

太甲中

此篇作於太甲克終厥德之後復位臨政之始。名曰太甲中者以見非與上篇同時事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此當人君終喪明年之正朔。正大臣吉服迎君之日也。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三祀者太甲終喪之明年十二月商以建丑為正。冕冠也。名冠冕者冕之為言俯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服衣冕吉服奉迎也。鬯王指太甲。亳湯舊都也。蓋古者天子亮陰三年。實二十五月而畢喪。服自崩月起。數逾年改元至三祀。十有二月已二十五日。實跨三年也。伊尹因太甲克終允德。乃於是年十有二月朔日。以備物盡文。委冕吉服。自成湯墓陵之所。迎嗣王歸于亳。都以即帝位也。史氏將記中篇告戒之詞。先叙此冠於篇首云。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實萬世無疆之休。此叙君民有相頌之理。見上天有愛君之深。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君首相。匡正。生治也。伊尹於太甲改過之後。作書曰民無君則強得以凌弱。殺得以暴寡。不能相正以生矣。所謂天生斯民。有欲無主。乃亂是已。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辟君也。四方舉天下言。若君無民。則無以鑿斯池。築斯城。出賦稅以給供上。而誰與為君矣。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已。此泛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若太甲向日不明厥德。民幾於無君。君幾於失民矣。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皇天眷顧佑助也。有商指太甲。俾使也。克終厥德。言不縱欲也。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今而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哉。蓋上天眷顧。保佑有商。陰誘其衷。

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使太甲得以克終厥德是

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使太甲得以克終厥德是民有其君君得天民矣。然伊尹不以輔導之力歸於已。而以眷顧之命付之天。不自有其功也。可知實萬世無疆之休。無疆無窮。休美也。何也。果甲欲敗。庶幾敗。庶幾敗。庶幾敗。則自一世至於下世。自百世至於萬世。子孫孫引之。勿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實為萬世無疆之美矣。曰克終厥德。即前所望有終也。曰萬世無疆之休。即前所望萬世有辭也。前願之未得。今既達所願。喜俱之意深矣。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

圖惟厥終

此賢王致敬於臣。既自咎不能謹其始。方賴臣有以成其終。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不明于德。言不能修己。自底不類。言不能如人。

太甲因伊尹有喜俱之意於是尊師尊傅致敬於師保之前拜

手稽首以至於帝廷之久。言我小子昔不能洗滌滌雪。以明其德。狎于弗順。自致於不肖也。下文敗度敗禮。即不類之實。敗敗度。欲嗜好也。敗壞也。度謂法度。就事而言。蓋欲不可長也。如宮室過侈。衣服奢麗之類。所謂欲也。人而如是。必般樂怠。微紀綱法度。於是而廢弛。禮樂刑政於是而息。惑是多欲。則典作而亂法。度矣。縱敗禮。放肆也。禮天理之節文。就身而言。蓋欲不可縱也。如酗酒嗜音。殉于貨色之類。所謂縱欲也。人而如是。則濫用匪彝。尋視聽言動。必違乎禮。好惡用會。有矣乎。夫是縱欲。則放蕩而廢禮儀矣。二者正太甲受病之源。故至此以自責云。以速及于厥躬。以者承上敗度敗禮。言速謂台之急。及罪躬身也。太甲言惟予小子欲敗度縱敗禮。所以速召

罪戾于厥身未能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豈非自底不類乎
作孽猶可遠 孽災也遠避也○彼日月薄蝕山川崩竭之類所謂天作孽也人能退而修德猶可以弭天災消變異以免禍於身是天作孽猶可避也**自作孽不可逭** 逭逃也○若人自作災禍於己如欲敗度縱敗札之類事方作而禍即隨如聲緣出而響即應是自作孽不可逃也此申連辰厥躬之意

既往者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 既往已往也皆師保即不惠阿衡弗克厥初謂不能謹其始○太甲言我前日狎于弗順不惠阿衡以自底不類是不能謹之於始而有初矣**尚類** 圖之圖終即萬世無疆之意○太甲言今日雖曰皇天眷佑有商克終厥德豈敢自保庶幾賴爾匡直輔翼左右其君綿延國

祚以永終譽可也豈可謂今日已克終厥德而不復竭匡救之力乎是太甲執德未固猶有望於伊尹也吁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此大臣致敬於君必勸勉期望之也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修身謂無敗度敗札之失○伊尹因太甲致敬於己將許與期望之拜首以至于手稽首以久于地言身者家國天下之本君能省察克治以修其身疏濬深雪以明其德則本諸身者無敗度敗札之事可謂能修厥身矣允德協于下允信

也允德謂有實德在於己協下謂有實德孚於人○人君修其身能使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見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則本諸身徵諸庶民矣**惟明后** 惟獨也明后明德之君○然修厥身則能本諸身矣協于下則能徵諸庶民矣德誠於上協和於下豈庸庸之君所能哉惟明后為能然非明后不足以及此也伊尹因太甲自謂不明于德遂迎其端而以此勸勉期望之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 后来其蘇
此言聖人有愛民之誠心故能得天下之惟心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先王湯也子惠謂愛之若子困窮顛連無告之民服敬信之懷悻也○伊尹上文以明后期望太甲此遂引明后之事以告之言先王成湯之於窮民撫摩鞠養

明恤保愛真如父母之愛其子其愛可謂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是以命令政教不行則已行而民莫不敬不言則已言而民莫不信觀其兆民允懷東征西怨可見矣**並其有弗克** 乃曰復我后后来無罰並向也○有邦謂當時同有國諸侯後待也罰謂誅其君弔其民○是以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乃曰民苦虐政待我后之心久矣今我后之來其無罰乎言必誅其君而弔其民也此即仲虺后来其蘇之事所謂允德協于下惟明后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此欲賢王勉進於德惟在法祖以致其勤也王懋乃德懋勉也乃德指太甲之德○蓋人君一身萬事之本故必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而孝恭之德不可以不勉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而明

聽之德不可以不聽。此欲大甲情德以為接下之本也。視乃烈相無時豫怠。視蓋也。烈相有功之相。謂成湯無時。謂不可間斷。豫遠怠情也。○人君一身固當勉進於德。勉德之要。又在法乎祖也。彼日新又新。乃祖之所懋德也。況大甲當視以為法。無須更之遠。豫可也。顧視明命亦乃祖之所懋德也。況大甲當取以為則。無須刻之怠情可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

朕承王之休。無敢

此言人君隨事致思而無怠。大臣奉君之業於無窮。奉先思孝。奉先謂事乎祖。思孝謂繼其志。○伊尹上文既告以懋德。此又告以懋德之所從。善蓋人生本乎祖也。人君奉先則當善。縱善迷非先王之言。不敢違非先王之行。不敢行可也。若大甲。二前日覆湯典刑。是不思本矣。接下思恭。謂待乎臣。思恭謂盡其禮。○蓋代君出治者臣也。君之於臣。當待之誠養之厚。視之如手足。信之如膏。竟可也。君太甲前。不惠阿衡。是不思恭矣。視遠惟明。遠則明之至。惟思也。○目所以司視也。視而不遠。則蔽於殘。近而為惡色之所蔽。故則視遠思明焉。若前日既立不明。敗度敗札。由視弱於近也。可知聽德惟聰。聰者聽之德。○耳所以司聽也。聰而不聽。則惑於便佞。而為姦人之所欺。故則聽德思聰焉。若前日伊尹弗順。若棄師。由聽惑於邪也。可見此四者皆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朕承王之休。無敢。朕伊尹自謂承奉。休美。敬厥也。○蓋孝恭聰明者德也。曰思曰惟者懋德也。太甲於此四者各致其思。則病根去而德成矣。則我承王之休。養而無厭。數焉。蓋伊尹取其君不及堯舜。其心愧恥。今太甲德感尹責。始不則愧。耻去。慰悅生矣。

太甲下。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責。故其辭厲。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故其辭深。以厲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天位艱哉。此言幽明感通。必本乎德。以見居崇高之位。為其難。伊尹申誥于王曰。申誥重誥也。丁寧反覆之意。○伊尹於中篇既告太甲以懋德之所從事於此。又告以懋德有常之意。其實則一。故曰申誥也。所以著夫丁寧反覆之意矣。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天者理之所從出。親近之也。克能敬謹也。○伊尹致數息之辭。言天高高在上。未易親近也。惟人君動靜語默。不敢慢乎天。好惡用舍。不敢違於理。則天其申命用休吉。無不利。而向之無常親者。今則親於我矣。民罔常懷。懷于有仁。用無疆。

太甲下

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責。故其辭厲。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故其辭深。以厲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天位艱哉。此言幽明感通。必本乎德。以見居崇高之位。為其難。伊尹申誥于王曰。申誥重誥也。丁寧反覆之意。○伊尹於中篇既告太甲以懋德之所從事於此。又告以懋德有常之意。其實則一。故曰申誥也。所以著夫丁寧反覆之意矣。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天者理之所從出。親近之也。克能敬謹也。○伊尹致數息之辭。言天高高在上。未易親近也。惟人君動靜語默。不敢慢乎天。好惡用舍。不敢違於理。則天其申命用休吉。無不利。而向之無常親者。今則親於我矣。民罔常懷。懷于有仁。用無疆。

又懷服也。仁者愛之理。○林林在下者民也。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常懷哉。惟人君視民如傷。愛民若子。所欲與愛。所惡勿施。則民之歸信。莫不如水之就下。故之走。墮則無常懷。若今則懷于我矣。鬼神無常。直于享于克誠。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享歡也。誠謂至誠。○鬼神為物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豈有常享哉。惟人君夙夜惟寅。直哉。惟清。齊明。威服。以承祭祀。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而享於我矣。天位艱哉。天位人君崇高之位。艱難也。○人君居天位之尊。苟吾敬不足。則自施于天。仁政弗施。則結怨于民。誠意少。則鬼神弗享。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而治天民。此天位所以難也。分而言之。雖三谷而言之。則一德而已。太甲過善。未幾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太過。

人者欬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

惟明明后

此言德有修否而治忽不同天臣不惟戒勉之而又期望之也
德惟治德者合敬仁誠之稱治謂天親民懷鬼神享也○人
君誠能肅恭收斂而敬極其敬博施濟衆而仁極其仁齊明感
服而誠極其誠可謂有德於已矣將見皇天以之而親小民以
之而懷凶而鬼神以之而享嘗非德惟治否德亂者若德
之反亂者治之反○人君不能靜存動察以全敬仁誠之德可
謂不能修德於已矣是以上自絕于天而天無常親下結怨于
民而民無常懷凶而鬼神弗欲見怪百端豈非否德亂乎此二
句此言治亂之機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治謂古之治者道
指全体言與亦治也○蓋堯舜以仁帥天下湯武以義正萬民

卷四十四

四十四

此古之治者也人君與古之治者同道則得天得鬼鬼神享之
天下豈有不治乎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
未必同而道則同也與亂同事罔不亡亂謂古之不治者
事指一事言亡謂喪亡○若太康遊畋十旬弗及夏祭暴虐以
殘民生此古之亂者也人君與古之亂者同事則慢神虐民鬼
神弗享天位豈有不亡者乎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實
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終始慎厥與惟明
明后終謂後日始謂今日與然也明明后謂至明之君○蓋治
亂之分不在乎他顧其君所為如何耳始而與治同道罔可興
矣終而與亂同事則亡亦至下故必謹其所與始如是終如是
不可以始終之或問者惟至明之君為然也可以當此者其惟
成湯乎六甲前日有尚賴區圖惟厥終之說伊尹恐悔艾於

初而轉移於終故造此圖終之說以期望之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尚監茲哉

此言前王修德有以合乎天後王繼世所當法乎祖先王惟
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先王指成湯惟獨也謂敬德之
外無他道也時是懋勉也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
二克能配對也○伊尹上文言與治同道罔不興此舉古之治
者以告之言先王成湯願諷明命而日新之功不息聖敬日躋
而祇肅之心無間則其懋敬厥德可知矣固是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者上帝也而先王日新又新純亦不已之德與之膺合交
契焉是則能敬則必能仁而且誠能配上帝則天親民懷而鬼
神享矣前蓋泛言之此則指其實也今王嗣有令緒出向
監茲哉今王指太甲嗣繼今善緒業也尚庶幾也亦期望之

卷四十四

四十四

薛監視政典也指懋敬克配言○先王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如
此今太甲嗣先王之丕緒繼先王之大業當視乃烈祖思所以
懋敬厥德置于先王求所以克配上帝可也此蓋欲太甲與湯
之治同道矣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

此大臣喻以進德之序也若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
迩若登如也若登階非遠遠迩也○此又承上章言觀法成
湯豈可一蹴而至乎若升千仞之高必自下而始則高可漸而
至若升高而不本於下也譬如陟千里之遠必自迩而始則
遠可漸而到若有所陟遐而不本於迩也蓋先王懋敬厥德克配
上帝可謂高且遠矣太甲欲造於尊可不若升高必自下陟遐
必自迩而始乎中庸論君子之道其源蓋出於此

惟難安君位惟危

此言居上臨下當防其心而明其理也無輕民事惟難無與母同輕忽也民事小民之事惟思也難者不可忽○太甲雖曰克終允德未必知民事之難君位之危也故伊尹於此畫一告之蓋冬祁寒小民惟曰怨咨夏暑兩小民亦惟曰怨咨此民事之難也人君毋輕忽以為非所當思其難以圖其易與一土木惟恐妨乎農時總一政令惟在足夫民食可也無安厥位惟危安也○君位危木安也○蓋尊居九重而視今天下垂拱無為而統御四海此君位之安也人君毋以逸居逸當君寵恩危故必知亂生於治則制治于未亂知危起於安則保邦于未危可也此即可愛非君可畏非民之意

慎終于始

此言善終在於善其始也慎終于始慎謹也終謂後日始謂今日○蓋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繼欲以為今日始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殊不知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實矣桐宮之事已往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欲期後日禮樂彰法度著垂統無窮以善其終者可不於今日即政臨民之始服行教化之初善其政治以圖之乎前言終始慎厥與則慎終為重此則謹始為重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言人君當忘其言之逆順而揆諸理之當否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言謂人言逆拂也汝指太甲求者擇其可○蓋鯁直之言有逆于心人所難受也難受之言未必皆非汝必求於道之當否果合於道雖逆心亦必受之豈可遽以逆于心而

必求諸非道

拒之乎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此言君臣各盡其道國家深信其美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此言君臣各盡其道國家深信其美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此言君臣各盡其道國家深信其美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此言君臣各盡其道國家深信其美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書四

書四

於行不可過於能思能為信便佞之言逞為已能作聰明之態更政成憲以變亂先王舊政可也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寵利謂祿不之盛成功謂治定功成○蓋四時之序成功者去理之必然也今人君自怨自艾克終允德可謂有輔君之成功矣功成而不退寧無貪德寵利者乎人臣於此不可居寵而無思危之心貪位而無退休之志也邦其永孚于休邦國永長半信休美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則君若君道而說無自進矣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則臣若臣職而貪叨有所耻矣則政事修舉黎民敏德邦家豈不永孚于休乎若君信辯言則諛諂至而狎于弗順矣臣居寵利則貪叨起而人恒嗜利矣君臣之間猜疑不暇邦國休美豈可得乎太甲至是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此咸有一德之書所以繼作也

咸有一德

咸皆也兼君臣言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怠之義即篇中所謂常德也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實一篇之綱領也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此大臣當還政退老之日必作書訓告於君也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既者已事之辭復還辟君也將者欲然之辭戒者警教之意德即一德兼修已用人言○伊尹當嗣王克終厥德之日以冕服迎歸之時遂以前日所攝之政與夫所總百官祇復于厥辟太甲也雖退老之志將欲愛君之意猶存於是慮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咸有一德

之書上陳成湯所以得天得祿本於一德太甲今日修己取公不可不本於一德也其陳戒于君為何如史臣將記其事故先以一篇之旨揭於首云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

九有以二

此言天之難信於命之不常必言德有常不而國有得喪也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曰者伊尹之言謀信也命謂天命靡無常又也○伊尹將欲陳戒一德于君先發嗚呼之辭以致其難言高高在上者天也天之所以難信者蓋或去或留之無定或取或予之不一所以其命靡常也此是泛言之下即靡常之實常帝厥德保厥位常者無間斷之謂德即一德保守也位即君位○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人君若能修德檢身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取人為善自壯至老一有常而

不息所謂德惟一矣由是大寶之序常為我有九州之民常為我治求其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無有也所謂德日新萬邦惟懷是已厥德靡常九有以亡九有謂九州去喪失也○人君修德檢身一暴十寒取人為善或作或輟不惟無日新之功而常有間斷之意所謂德二三矣始見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裝

叛親雉寡助之至天下之民皆為人有豈非九有以亡乎所謂志自滿九族乃離是已呼在天之天雖無常在人之天則有常太甲不必求在天之天當求在己之天不必求在天之命當求在己之德已德有常何患天命之不常哉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

受華于夏正

此言夏不常其德所以失天命商能常其德所以得天下夏王弗克庸德夏王桀也弗克庸德謂不常其德○伊尹上

文既以德之常不命之永短告之矣恐無微不至故於此引夏
商北事以証之蓋謂德者得天得民之本夏王大肆淫泆昏迷
不恭而弗克膺德也可知慢神虐民慢謂不敬虐謂殘害○
蓋幽而天地百神所當敬也祭則矯誣上帝慢易而不敬明而
天下百姓所當撫也祭則數虐萬姓降災于下觀其言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則慢神虐民也可知皇天
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弗保謂不加眷顧監視也萬
方猶言多方啓迪開導之也有命有天命者○夏王慢神虐民
得罪于天結怨于民惟時天罔念聞而無眷顧之心臨下有赫
聲示啓迪之命謂之啓迪者開發其聰明增益其不能其思若
或起之其行若或翼之所以簡擇夫有天命之人也眷求一
德俾作神主眷顧也一德純一之德神主百神之主○上天
所以啓迪之者正以求爾多方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能有一德
俾作神主也此証上文厥德靡常九有以亡之意蓋欲太甲知
所戒也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惟獨也尹尹躬身身身身身
也湯成湯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節上文所謂常德也
○蓋當上天眷求民主之時四方罔堪顧之惟成湯與我尹躬
君臣之間咸有一德焉觀其聖敬日躋日新又新則湯之一
德可知苟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則尹之一
德可見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克能其當
也天意天意明命即顯然之理九有謂九州師衆也○商之君
臣皆有一德如此故能上當天眷克厭天心明命而能受之所
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也九有而能有之所謂以撫方夏奄甸
萬姓也與昭受上帝夫其申命用休同一揆歟受華夏正

受華夏政也受華夏正政夏建寅之月而建丑正也○湯既有
以得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則凡朝
觀會同頒曆授時一皆以此正朔行事也此証上文常厥德係
厥位之意蓋欲太甲知所勉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 惟民歸于一德
此言天眷民歸皆本乎德之有常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
佑于一德私謂私以與之有商指湯與伊尹佑眷也○彼高
高在上者天也天之為天與之而或奪之福之而或禍之天曷
嘗有私於人哉今我有商君臣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克享天心
受天明命非有所私於商也惟因有商君臣之德純一而不雜
終始而無間故佑之耳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
德商亦指湯與伊尹歸附也○林林在下者民也民之為民
去就無常從違靡定豈可求而得哉今有商東征西夷怨爾狂
比狄怨以有九有之師奄甸萬姓非商求于下民也亦惟有商
君臣之德純一而不雜終始而無間故歸之耳太甲監此可不
純一其德乎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
之故蓋反復言之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言德有純否而應有善惡以見善惡之應必本於德也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者吾所受於天之理一而不一不雜之義動
作也罔無不善也○人君之德精純而不雜誠一而不一可謂
德惟一矣德惟一則皆純乎天理矣故以上則得乎天而受天
明命以下則得乎民而以有九有又何往而不吉哉即上文常
厥德保厥位意也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謂雜而不純也

反善也○人君之德不能純一而不雜誠一而無間可謂德二
三矣德二三則雜乎人欲矣故以上則不得乎天而皇天弗佑
以下則不得乎民而黎民咸貳又何往而不凶哉即上文厥德
靡常尤有以亡意也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以受於人言災祥以降於天言僭差也○然吉人則動罔
不吉凶人則動罔不凶其吉其凶隨感而應無毫髮僭差者顧
其德之如何耳蓋天降人以凶災者由在人之德二三也若夏
王弗克庸德皇天弗保是已上天降人以吉祥者由在人之德
純一不雜也若湯有一德受天明命是已孰謂吉凶之應災祥
之來而不由於在人之德一與二三者乎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此言人君即位之初當新其德而無間也今嗣王新服厥

命惟新厥德嗣王指太甲服行也命謂命令政教新服之新
對舊之辭猶言初也惟新之新即新民之新言用力也○伊尹
言相宮之事已往今其即政臨民之初服行教化之始乃天命
之一初也其命既新則德亦當與之俱新故必革其舊習使天
之賦於已者無一毫之或昏去其物欲俾我之得於天者無一
毫之或昧則位與德可謂俱新矣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終
謂後自始謂今日一者有常不息之義時是也指終始惟一
自新請常其德也○太甲今日自怨自艾處仁迂義始而固能
新厥德矣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苟或作或輟非所以新德也
要必始如是終如是常其德而不變日新又日新修其身而
不怠然此是乃所以日新也此告以修德之一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惟和惟一

此言臣職所係有大小任用當隨其才臣職所開有上下選用
當盡其道任官惟賢材任用官使也賢有德之稱材能也
○蓋賢才為修德之助人君任用非人則心志蕙惑德不能純
一矣故伊尹於太甲新德之後即告以用人之道也彼賢謂有
德之人也有德者使之在位以承流而宣化能謂有才之人也
有才者使之在職以修政而立事此泛言任用賢才之道也左
右惟其人左右謂輔弼大臣人謂得人○左右輔弼大臣非
賢才之稱可蓋必其道德兼全然後可以充是選才能俱備然
後可以居是職故曰惟其人此即師保大臣也臣為上為
德為下為民臣合內外大小言為上所以致君為下所
以澤民○然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豈有他哉蓋以人臣之
職所係甚重以為上言之則必陳善閉邪格君非心便是君為

亮舜之君也以為下言之則必養民以全其生教民以復其性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也然為上為下必以為德為民言者如逢
君之惡固是為上而非為德也宮室妻妾之奉固是為下而非
為民也故各指而言之其難其慎惟和惟一難者難於任
用慎者慎於聽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蓋臣職所
係其重如此其可輕於任乎故必難於任用使不肖者不得
以律進慎於聽察使不才者不得以苟容非防小人而何樂防
小人固當如此至於任君子又必可相濟使賢者得以及其
才終始如一使能者得以居其職非任君子而何乎人君前後
左右罔匪正人則足以格其非心君德豈有不純一者乎此告
以用人之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言衆善擇之貴乎精守之貴乎約也德無常師主善惟
師德者善之總攝善者德之實行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
也主猶擇也○此取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言德主
天下之善固所當取以為師也但德有吉焉有凶焉必主於善
始為吉而師之者豈可執一哉如仁之於父子也親義之於君
臣也及此德之善者也吾則取而師之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
於賢否也切亦德之善者也吾則取而法之德善衆善不主於
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此欲太甲博而求之於不一之中
惟善是法也即舜所謂惟精是已善且無常主協于克一
善者德之實行協合克能也一者其本原統命者也○善善原
天下之固在協于克一也但善有在此為善在彼非善前日
則善今日非善必合於一始為善取之者豈可不合於至一哉

如曰仁曰義固有不同吾則融會貫通始其出於上帝降衷則
一也曰禮曰智雖有不同吾則反證其約知其原於蒸民所稟
則一也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此欲太
甲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合于能一也即舜所謂惟一是已
伊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此言有一德之感應有一德之效驗也伊萬姓咸曰大哉
王言伊使也萬姓天下之民咸皆也曰者萬姓頌其君○此
承上文言一德因推一德感應之效以告之蓋言者心之善德
之符也言當平理而無私謂之大人君能純一其德則發號施
令皆公平正本而不傾斜狹小則發諸言也大矣萬姓聞其言
之太莫不同辭而頌之曰大哉吾王之言來謂之伊者以見感
應之妙真若有人使之也謂之感者以見頌君之德天下為無

間也又曰一哉王心又曰者更端之辭一哉者贊歎之辭○益
心者身之主言所由出也心純乎理而不雜謂之一人君能一
其心則辭令簡實廣大寬平而無駁雜之私固本於心之一矣
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於是又同辭以贊之曰
哉吾王之心來謂之又曰者以見頌之無已也謂一哉者以見
始終無間也此二句言一德之感應克綏先王之祿克能
綏安也先王指成湯祿天祿○蓋荷天之休百祿是適荷天之
寵百祿是總我先王成湯所受之天祿也今則愈久愈昌有如
太山之安愈延愈遠有如磨石之壯矣求其天祿永終者無有
也永底蒸民之生永長底致也蒸民指庶民而言○蓋受天
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用集大命撫綏萬方之廣先王成湯所有
之蒸民也今則耕田墾井以生其生含哺鼓腹以樂其樂矣求

其一夫之不獲者無有也此以上二句言一德之效驗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此言人君百世宗之足以驗夫德四方化之足以驗夫治嗚呼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嗚呼更端之詞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七也觀字有分辨之意蒸民之修不言德即一
德○伊尹又承上文歎息而言克綏先王之祿固本於一德一
德之驗豈止於當時哉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
七廟親盡則遷於祫而毀於廟也有德之主百世之遠亦所不
遷也廟親盡亦所不毀必其純一之德足以垂裕後裔傳之子
孫也否則必桃豨矣甲知德之修否見於後世有不可掩則
不可不修德也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萬夫言人君居萬民
之上難有分辨之意兼政之修否言政謂政事○蓋永底蒸民

此言有一德之感應有一德之效驗也伊萬姓咸曰大哉
王言伊使也萬姓天下之民咸皆也曰者萬姓頌其君○此
承上文言一德因推一德感應之效以告之蓋言者心之善德
之符也言當平理而無私謂之大人君能純一其德則發號施
令皆公平正本而不傾斜狹小則發諸言也大矣萬姓聞其言
之太莫不同辭而頌之曰大哉吾王之言來謂之伊者以見感
應之妙真若有人使之也謂之感者以見頌君之德天下為無

之生固本於德政德政之施豈特永後世而已蓋天子君萬民之上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政教有以深服乎人心而後萬民悅服也有德之主法制禁令之行見而民莫不信征代會同之舉行而民莫不悅必其政足以養民而民無不被其澤也否則必不然矣大甲知政之修否見於當時有不可掩則不可不修政也伊尹此言雖是泛論實寓湯能修德修政以克太甲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言上下相須不可忽乎民善取不廣無以全其德后非民罔使后君罔無德後也○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君非民則無以鑿斯池築斯城出賦稅以給公上是后非民罔使也上文所謂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是已民非后罔事事奉戴也○

民者君之赤子君有民之父母小民非君無主乃亂強得以凌弱衆得以暴寡則何所奉戴是民非后罔事也上文所謂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是已此申言君民雖有相須之理實歸重於民欲太甲敬其民而不可忽也無自廣以狹人無與母同自廣自大也狹人言人之善不足取○然君民使事雖有貴賤不同取人為善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在人豈無一善可取乎人君苟逞一己之能以自大而不舍己從人狹人之善不足取而不詢于善則在我無好善之誠在人無樂告之意安能萃衆善於己哉所謂有其善養厥善於其能養厥功也匹夫匹婦不獲自肆與民主罔與成厥功匹夫匹婦以至微言功謂一德之全体○人君苟自大狹人而不廣詢博採則匹夫匹婦之微有懷不得以自盡有善不得

以自達休戚不聞於上聰明日蔽於下一善或遺則一德有缺人主何以該括天下萬善以收一德成功哉此伊尹於篇終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斯言不特主善為師專取在位之善雖匹夫匹婦之微亦當使得其善則萬善兼該而理之一者可全也○大抵天命去留視其德之常否耳桀德弗常以致失天命湯德有常所以得天命故君德有常則動罔不吉君德不常則動罔不凶大甲可不常其德以取人為善乎末又推言一德感應之效驗傳後化今不可掩收拾萬善歸於一也大哉一德乎其為千萬世帝王相傳之心法乎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四

經章句訓解卷之五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祖乙曾孫也商自祖乙凡七世居於河東
取地至盤庚時圮於河水欲遷於河南偃師犬家世族安
六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惟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
居盤庚作此三篇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以曉其臣民
衆廢也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
告群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所謂盤庚之
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
此實王欲遷都民不知安居之利故必召衆人出誓辭以喻之
也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盤庚陽甲之弟祖乙之

曾孫遷移也般地名在河南偃師縣民兼臣言適往居止也
商自祖乙歷祖辛開甲祖丁南庚陽甲至盤庚凡七世都於河
東取地至盤庚時圮於河水欲遷于河南偃師縣犬家世族安
六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惟居亦惑於利害不知舍危就
安趨利避害之意故曰不適有居也率籲衆戚感出矢言率
總籲呼感憂也矢言誓辭也小民既於利害不適安居之利故
盤庚總呼蕩析惟居衆夏之人出誓言以喻之使知遷都之利
不遷之害如下文所云也史臣將記盤庚作誥之意先序事如
如此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卜稽曰其如台
此言前王都耿之意今王遷般之由也曰我王來既爰宅
于茲重我民無詭盟劉曰盤庚之言我王盤庚自謂祖乙



既者已事之辭爰移也宅居茲此也指耿地言重我民謂厚民
之生蓋盡之也劉般也○盤庚言昔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既
爰始爰謀以作邑于此曰止曰時以築室于茲固厚我民之生
重我民之命非期圮於河水盡致之以死也此祖乙都耿之意
如此不能胥有匡以生胥相匡其生活也○不幸今日至於
盤庚之時民圮於河水不能胥匡以生苦於蕩析不能相正以存
遷都之初非期如此以人事觀之夫當遷也卜稽曰其如
台龜曰卜稽考也曰猶告也如若台我也○盤庚言民圮河水
不能胥匡以生我回欲遷於般矣及鑽灼以稽於卜而卜之所
告亦如我之欲遷故曰其如台此以天意占之夫當遷也猶所
謂朕意協朕卜襲於休祥之意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

知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此言前人重卜而遷都有所驗後人不法古而利害無所知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先王指成湯仲吉諸君服遷都之事
檢恭謹敬也天命即上文卜稽之命○盤庚上文言卜稽之命
又恐無徵不信故引先王之事以告之言商之先王若成湯之
遷毫仲丁之遷囂河實甲君相祖乙居耿是先王之所事事也
先王於此卜稽之命則敬之而不敢有所違越信之而不敢有
所不遷也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茲此也
指四君言寧安邑都也五邦湯遷毫仲丁遷囂河實甲居相祖
乙居耿又遷邢也○商之先王所以去凶即吉不敢常安趨利
避害不違寧處遷毫遷囂寧常居於一邑居相居耿不久處於
一邦故自祖乙至於今凡五遷厥邦矣所謂數擇大重先王不
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是已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知曰其克從先王之烈今盤庚自謂當時承依順也昔指先王之時罔無知識斷絕也命謂眷命矧况克能從順也先王謂成湯烈功業也○盤庚言先王惟視民利用遷如毋今我不承先王故事以遷都苟安歲月坐視水患則民不聊生而國將滅亡矣是不知天之斷絕我命而罔生在上况謂其能順從先王之大烈將多于前功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者乎是則不遷故罔知天之斷命則遷乃天欲承我命也不遷固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欲紹復先王大業也其害其利在遷不遷如何耳若顛木之有由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底綏四方此賢王喻以遷都之利必歷言所以遷都之意也若顛木之有由蘇若地顛仆也由古文作粵木生條也所謂蘇其後由是已辯生曰蘇謂木斬而復生也○蓋取地河水小民蕩析維

居不能胥匡以生有若顛仆之本矣今而自取遷廢安定厥居而有永建乃家之利若已仆之木而復生其條故焉此言遷都之利下即圖遷之實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其者期之辭永長也命即懋建大命之命新邑指殷邦言○蓋民苦遷析維居不能胥匡以生天命不幾乎息矣今則自取遷廢避凶趨吉咎危就安可以永保天命在此新邑矣○紹復先王之業○紹繼復遠也業謂基業○由七十里而至有萬邦自諸侯而升之為天子此先王之大業也民地河水大業未易紹繼也今則自取遷廢先王大業自是以紹復矣所謂克綏先王之祿是已底綏四方底綏安也四方舉天下言○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此先王之四方也取地河水四方之民未易底綏也今則自取遷廢四方自是以底綏矣所謂永底綏民

之生是已呼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也史臣於此首述之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

王命衆悉至于庭

此言賢王教民必先于臣亦惟遵故事達微辭進臣民也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教教也民指無位之人位指有位之臣○蓋取地瀉鹵墊陸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維危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看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聞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之人始也以常舊服正法度以用也常非異事舊非新有法度告戒之辭無或敢伏小人攸箴是也○然盤庚所以教在位者非作為一切之法以

整齊之惟舉先王常遷焉遷置之舊事以正法度戒飭群臣使之遷都耳此史氏之言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曰盤庚之言無與母通或猶言萬一伏匿也小人謂蕩析維危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謂之箴○然盤庚所以正法度亦非有他也惟曰若者成孤幼之人有能審利害之實而以言箴規諷頌於上者汝在位之人則入告于內無或敢匿厥指使不得以自達也王命衆悉至于庭衆者臣民咸在也庭謂王庭○蓋臣民絕遠則聽之不精聽之不精則不知上意向故當听語之時則登進臣民于王庭以听誓言所謂率籲衆出矢言者此也史氏將叙下文盤庚之訓語為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此賢王進群臣而訓之正欲謀去己之私心也王若曰格汝

衆予告汝訓。若者非及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格至也。汝衆

兼臣民言予盤庚自謂訓戒也。○盤庚戒諭臣民。大意若曰。濟

濟有衆非一人也。若君若民舉皆至於王庭。听我訓戒之言。汝

獻熱乃心。無傲從康。獻熱謀去也。乃心不迂之私心。無與

母同。傲慢康安也。○蓋賂賂起信以伏小人之伎。箴此汝之私

心也。汝必謀而去之。母傲君上之命而不迂可也。利於沃饒。總

于貨寶亦汝之私心也。汝必謀而熱之。母從一己之欲而不迂

可也。蓋傲上則不肯迂。從康則不能迂。二者不迂之病根。一篇

之綱領。下文不過及復申言此句耳。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

群臣而發。以教民由在位故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子弗知乃所訟。古我先王亦惟

此賢王舉舊人之善以責今臣之不能然也。古我先王亦惟

圖任舊人共政。先手指成湯以下諸君亦惟者。見今之諸臣

即古世臣舊家之子孫圖謀也。舊人。世臣舊家之人。共。同。政。治

也。○盤庚言古我先王有若成湯仲丁之君。河宣甲祖乙之輩。凡有迂都定圖之事。布德敷惠之政。惟世臣舊家之人。是信是使也。王禱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斂。王。即先王。播布修爲。匿伏也。指。謂上之指意。不。大。斂。敬也。○先王凡有布告之爲。迂。徒等事。群臣莫不奉承於內。而無一言之或隱。宣化於外。而無一指之或匿。由是先王叙而用之。欽而禮之。此則忠以事上。而致上之敬也。罔有逸言。民用丕變。逸。過。丕。大也。變。謂變惡爲善。○群臣凡有命令之行。政教之施。莫不宣布於外。求其過言。或衆驚世駭俗者。無有也。由是黎民敏德。四方風動。此則信以使下。而致下之化也。今汝賂賂起信。險虜于弗

知乃所訟。汝指當時群臣。賂賂猶詭說也。起信。駭衆也。險。虜

層。淺也。予盤庚自謂乃汝也。訟。字。會。言。於。公。也。○今汝群臣

在內。則伏小人之伎。箴與不匿厥指者。異矣。在外。則不和。吉言

於百姓。與罔有逸言者。異矣。故賂賂起信於民者。皆險。虜。層。淺

之說。我不曉汝所訟。果何謂也。吁。既舉世臣之美。以勉之。又舉

今臣之事。以責之。勉之。以所當爲。責之。以不可爲。若盤庚者。可

謂善於告諭者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子亦拙謀。作乃逸。非予自荒茲德。

此賢王既有以責乎臣。又所以責乎已也。非予自荒茲德。子

盤庚自謂荒廢也。○盤庚言非我無仁愛之心。好勞民。動衆

輕易。迂徒。而自荒廢此德。或所謂予亦不敢動用非德是已。

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汝指群臣。含德。有掩晦遜蔽之意。

與不匿厥指相反。不惕。無戰栗恐懼之心。與傲上。不迂相應。○

盤庚言惟汝群臣。不宣布德意。而隱匿厥指。是含德而不施于

民也。惟農自安。不昏作勞。是傲上而不畏於我也。曰予荒德。曰汝含德。又自相應。所以責乎臣也。子若觀火。子亦拙謀。作乃逸。觀火。言見之。明拙謀。言計不善。作爲。逸。過也。○盤庚言汝含德。非予荒德。汝之傲上。非汝之畏予。今我視汝群臣之情。明如以火觀物。而無所隱。但我才力之劣。不能制命。成汝從康之過失也。曰觀火。曰拙謀。又自相應。所以責於已也。不惕予一人。傲上也。拙謀。乃逸。從康也。此又申言上文之意。

時目素亂也。○且網之為物有網焉。有目焉。大綱一舉則眾目畢張。莫不有條而不紊。亂矣。正猶君為臣綱。君欲播告之條。臣則不匿厥指。君欲宣化於外。臣則固有逸言。果可有微上之心乎。此喻下從上。○從本申前無微之戒也。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關土殖穀曰農。服事也。種曰稼。斂曰穡。乃者難。耕亦者不敢必之意。萬物成熟曰秋。○農之為事深。耕易。壽於暑雨之中。沾体塗足於畎畝之內。竭三時之力。收一歲之功。始而可謂勞矣。至於有秋。五穀蕃熟。而穰穰滿家。百穀用成。而乃積乃倉。正猶今日。遷都定國。可謂勞矣。至於安定厥邦。而用永地於新邑。亦如農之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也。果可有從康之心乎。此喻今日。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

汝有積德

此言臣能去私心有勞於人。斯可大有言任勞於己。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嫁。汝指大家世族。克能黜去也。乃心。傲上從康之心。施布也。實德。為民之德。男曰婚。女曰姻。泰僚交也。○商之世家大族。有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盤庚告之曰。汝世家大族。富愛人以德。不可以不迂。姑息為愛也。彼傲上從康汝之私心也。勞而有功。汝之實德也。汝能謀去汝之私心。無傲從康施實德于民。遷都定國。則可謂勞而有實德於民矣。但見實德之在新邑。不特有以及於汝之親戚。而又有以及於汝之僚交也。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不夫大也。敢者自信無懼之諱。大言。謂宣揚於衆。積德。世世有德及人也。○然汝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嫁。如此是勞而有功也。汝乃敢大言於衆。曰。我祖考率民以遷。今我又率民以遷。其使民

越利避害。愈危就安。世有實德。以及人也。可知矣。前言獻黜乃心。此言克黜乃心。前是欲謀為之。此則真能為之矣。所以贊其決而申其戒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迹

越其罔有黍稷

此言群臣不憂水患之害。必即農事以為喻也。乃不畏戎毒于遠迹。乃。汝。畏。戎。大。毒。害。也。○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取圯。河水蕩析。堆居罔有定極。無有遠迹。皆受其害也。汝群臣。但從康以悅目前之利。是不畏此沉溺大害於遠迹之民也。情。曲。展。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情。急。忽。也。昏。強。勞。苦。服。事。也。越。語。聲。犬。曰。黍。小。曰。稷。○蓋農夫服田力穡。不恤勤苦。罔有秋成之望也。今汝憚勞不迂。譬如怠惰之農。下水耕火耘。飯糞南畝。不出作入息。強力勞苦。安有我黍稷。我稷。冀。冀。之。望。乎。曰。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與上文服田力穡。相反。曰。越。其。罔。有。黍。稷。與上文。乃。亦。有。秋。相。反。矣。此。再。以。農。事。為。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非予有咎

此及復辯論傲上之害。皆由於自取也。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汝指群臣。和。調。吉。好。也。自。生。毒。猶。詩。所。謂。自求辛螫。○百姓思頑。所當和調。委順以當迂之言。開諭之使。迂可也。今汝群臣。昏動浮言。不能和調。委順。以開諭其民。但安土重遷。坐待水患之至。是尔自生毒害於民也。乃敢禍茲。况以自災于厥身。自敗之在外。曰。災。在。內。曰。害。害。也。○汝不和吉言于百姓。非惟自生毒於民。猶人不自謹密。慢藏誨盜。自敗禍亂於我。自災厥身也。此以上言正言傲上之害。乃

既先惡于民乃汝也既者已事之辭先惡為惡之先也○蓋導民以遷是必民為善矣今汝不和吉言於百姓導民以遷胥動浮言排擊阻難則是已先惡於民也可知乃奉其相汝悔身何如○奉養悃痛也悔懊恨也何及言不可追○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先惡于民猶人有痼病在身奉養不治諱疾忌醫久病後雖悔恨身無及矣正猶今日不迂以致我妻於遠途悔無及也此以上是反言傲上之言相時儉民猶有顧于箴言儉民小民相顧念感誠也○視彼當時小民猶相顧念而以言箴規於上以為當迂尔群臣豈可傲上不迂乎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逸口過言也予覽東自謂短長謂死生○人之發言傷易傷所謂危言也起口之言尚猶可與况我作福作威制不生殺之命非逸口之可不畏名汝曷弗告朕而有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汝指群臣言何不也朕雖東自謂相動也浮言即逸口之言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要謂衆人○今汝群臣苟以遷都為不利曷不以此入告於我何故聒聒起信險膚說對衆多言恐動衆人以禍患沈陷斯民於罪惡也若夫之燎于原不可緝也其猶可撲滅燎也原謂郊原鄉與向同遠近也撲滅謂殄絕之○今尔漫言動衆之勢起信險膚之說雖若火之燎于原氣焰之盛若不可向而撲滅矣然制命之權在我猶可殄絕之為不難也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爾衆謂群臣自作謂自取靖安咎過也○然尔胥動浮言恐沈于衆致使我之撲滅則是尔衆自為不安以致之非我一人動用非德之過也豈非自生毒自災厥身此

章反覆辨論申言傲上之害
導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此引賢人之言以見用人在乎舊用器在乎新也**導任有言**曰導任古之賢人也○盤庚將欲言先王用世臣舊家之人恐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先引古賢人之語以為證也人惟求舊人即為政在人之人舊謂世臣舊家之人蓋世臣舊家之人國體為之已練民情無不周知不待誥戒之誨自能立綱而陳紀不煩訓說之勞自能修政而立事此人君用人所以必求世臣舊家之人而用之不在新進之士矣**聖罪求舊惟新**器器用舊對新言○蓋人舊則習器舊則敏如舟楫之新可以弘濟艱難舊則不能濟巨川矣車輿之新可以負荷重載故則無以致遠道矣至於他器亦莫不皆然此器不在於求舊而在於用新也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器非求舊惟新特引之以證人惟求舊耳觀下文遂言先王用舊人之意可見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 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此言舊臣與國同其休戚故人君賞罰不敢私於一己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先王謂湯以下諸君乃祖乃父指世臣祖父胥相逸安勤勞也非罰謂所當罰○盤庚言古我先王之為君汝祖汝父之為臣廷毫廷賢君臣同其勤勞居居取上下共一休戚我豈敢忘尔先人勤勞用罰以加汝乎言有功不可加刑也**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世選世選擇勞勞於王家掩蔽也善謂逸勤○惟乃祖乃父有此勤勞故我不惟選尔乃祖之功而又選尔乃父之善故曰世選尔勞予不掩尔善也下文與享即不掩尔善

之實茲予大享于先王亦祖其從與享之。大享謂
大蒸之祭。爾祖指世臣之祖與父也。然不掩爾善果何如哉
茲我祀絜絜于公先王。爾之乃祖亦得以與享。是祭我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礼。爾之乃祖亦得以配食於廟。其不掩爾善也
可知矣。然前言絜及逸動則曰乃祖乃父與享。止曰乃祖者
蓋逸動非止一人。配享則非有功之祖不與也。作福作樂予
亦不敢動用非德。作福謂勸善申選。爾勞作樂謂懲惡申
動用非罰。我先王與爾祖配食於廟。莫不臨之在上。賢之
在旁。故世選爾勞以作福。動用非德以作災。亦皆簡在先王與
爾祖父之心。而不蔽私也。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此以
群臣世有功。與爾同休戚者。感動之申。前圖任舊人之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此言賢王決於遷都戒其無伏民情。勉其精以聽謔。予告汝
于難若射之有志。難謂遷徙之難。射者以弓考矢射物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難言勞民動衆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
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若弓矢射物而必於中。有
不容已也。汝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幼無與母同。侮戲
玩也。老成人老之人。幼少之也。孤幼孤獨幼小者。蓋當時耿
圻河水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盤庚直戒之曰。老成之人
智謀遠大。有能審利害而欲遷者。汝毋戲玩以為昏濇。不可聽
孤幼之人至愚而神有能知安危而欲徙者。汝無幼弱。以為聞
見孤陋不可信。此欲無伏小人攸箴也。各長于厥居。各若
異時見非一人。長遠居止也。爾群臣於此當知趨利避害。各
危就安。各謀長遠。其若以為永建乃家之計可也。勉出乃力。

聽予一人之作戲。勉乃力者。所以精神群臣。聽一人者。所
以聳起視聽。獻謀也。汝群臣當精白一心。聽其訓。勉出汝
力。無敢諂諛。予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可也。

無有遠迓用罪伐厥死。迓近也。用罪猶言為惡。伐猶誅也。死舉
刑之重者。蓋謂爾群臣雖有遠迓之不一。親疎之不同也。若
傲上從康。不肯遷徙。豈非有罪者乎。我則作威殺戮。用刑誅伐。
以至於死。不以遠迓之或間。用德彰厥善。用德猶言為善。
彰顯也。善謂能率民以遷者。爾群臣無伏小人之依箴。和言
言于百姓。豈非用德者乎。我則憇簡相爾。布諸百僚。不以親疎
之或殊。此句不言遠迓者。象上文也。邦之臧惟汝衆。邦國

臧善也。汝衆指群臣言。夫小民無蕩析。唯居之苦。新邑而有
永建乃家之利。此邦之善者也。邦之善實由汝群臣率民以遷。
能用永地于新邑。故也。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
與逸同。失也。罰舉刑之輕者。耿圻河水蕩析。唯居。民陷凶德。
罔有定極。此邦之不善者也。邦之不善。實由我一人拙謀。不能
作乃逸。失罰其所當罰。故也。此以賞罰勸戒群臣。使之以迂耳。

凡爾衆其惟致告。此賢王欲群臣各相告戒。不惟勉之至。而又戒之嚴。凡爾衆
其惟致告。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蓋庚言。今爾群臣之衆
固非一人。咸造主庭。亦非一士。聞我是訓者。當各相告戒。以勸
迂可也。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
口。今謂盤庚欲遷之時。恭敬也。事謂政事齊治也。位。職位。度。法

惟予一人有佚罰。惟予一人有佚罰。惟予一人有佚罰。惟予一人有佚罰。

度○尔群臣自今日告戒之始以至於後日當敬尔有事乱尔有政母傲上而不迁整齊尔位慎乃厥職毋從康以自豫以至晋動浮言非法度汝口也自今以往尤當守口如瓶慎言勿輕母聒聒起信險膚可也此三者群臣不迁之病根故盤庚特戒之罰及爾身弗可悔罰刑罰悔慎也○群臣苟不能恭尔事而去傲上之病齊乃位而默從康之私度乃口而慎浮言之非是用罪者也用罪伐厥死我則以刑罰加于汝身使汝至於死汝雖悔不可及矣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盤庚乃登進厥民

此賢王將渡河以迁民不惟曉之至而又戒之周盤庚作惟

書五

十一

涉河以民遷作者起而將迁之辭涉徒行厲水也尔雅曰由勝以上曰涉是已河大河以用迁徙也○盖斯民已難遷都未至新邑猶舍於河其盤庚起而將迁故涉河用民以迁於河南也乃詒民之弗率詒告用言耳詒以詒言曉之弗率弗迁徙者誕大置誠也○盖傲上從康者動浮言此民之弗率不迁者也盤庚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詒言曉之大戒于慈欲以誠實存諸心再勿听浮言之所動推也觀篇中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之類可見其有瘳咸造勿彘在王庭衆燕臣民言咸造皆至也勿彘彘其母得彘慢王庭謂道路行宮之虞如周礼掌次是已○當涉河之時臣民大小無一而不至然彘則易乱則易潰盤庚於是戒之曰今雖在道路行宮之間路途草次之際尔臣民大小毋得輕易彘慢王

度而不敬也盤庚乃登進厥民乃者難詞登進謂進民使前也○盖道路班次臣在前民在後也盤庚恐斯民所聞不審故升進其民於前以告之欲庶民小大皆得聞命也所謂中篇告庶民是已此史氏之言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此賢王欲庶民審於听言不可忽也曰者盤庚之言明聽者欲其聽之精審也朕言自盤庚所訓言朕命自庶民所受言○盤庚既登進厥民乃曰聽言貴乎精審也聽而不明未有不廢君命者矣汝當精白一心無敢誑諱明听我命毋敢失墜可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鮮以不浮于天時

此言君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君之憂以見人力少有不勝天災也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前后是指先王言承

書五

十四

敬順也○盤庚歎息言古我前后之為君一動一乍而惟小民之是敬一迁一徙而惟民利之是承凡其所為無不以敬民為事也則能憂民之憂也可知保后有戚辭以不浮于天時保謂保愛之感憂辭少浮勝也天時如圯于河水之類○先王憂民之憂如此殆見君有危難莫不保愛相與憂其憂上有大故莫不相與感其感雖有天時之災不啻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辭不以人力勝之也則民亦憂其憂也可見憂食之憂民亦憂其憂古之君民事同一體如此今之庶民豈能然乎此盖泛言古之先王下文方指成湯以下諸君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 非汝有咎比于罰

此賢王不惟言前人之憂民而又言在己之憂民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降下虐害也先王

指湯以下諸君。故所存起也。利利民之生。迂徙也。不幸上天降大害於我殷邦。先王則迂徙。未嘗又處於一邑。居相若。耿未嘗寧。居于一邦。所以然者。非好為是。舉義正以趨利避害。舍危就安。視民利用。迂耳。豈非先王憂民之憂乎。汝昌弗念我古后之聞。汝指廢民。曷何不也。聞盤庚之所聞。夫先王迂徙。遷居相居。耿我所嘗聞也。汝民何不念我所聞。先王迂徙之事。從我以迂乎。此期民憂君之憂也。承汝俾汝。惟喜康其。及教也。得使也。喜樂安康。若同也。盤庚言。今我應民。地於河水。敬用汝以迂者。亦先王視民利用。迂之意。正欲使汝用。地於新邑。共享喜樂安康之利也。此言在已。憂民之憂矣。非汝有咎。比于罰。皆過也。及也。罰。謂罰。今我自耿。迂。汝非為汝民。有其過惡。比于罰。而流放。汝不過承汝。

詩五

五

俾汝喜康其。此盤庚舉先王迂都之事。以感動之。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此賢王招呼斯民以迂都者。正以憂民居未安。使大遂所欲也。

予若顧懷茲新邑。顧。懷。來也。新邑。指殷。是。盤庚言我之反覆告諭。所以招呼懷來汝民者。亦惟欲汝民舍耿地而

就殷邦也。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故謂比于河水。不從厥志。欲大遂所欲也。今我所以招呼懷來於此新邑者。正以汝

民。圯於河水。蕩析。難居。不能背匡以生之。故欲承汝俾汝喜康。共所以使之。趨利避害。捨危就安。以固其所。大欲者矣。

今予將試以汝迂安定厥邦。

自怒曷瘳

此言君憂民之憂。而民不憂君之憂。為無益也。今予將試以汝迂安定厥邦。將者。欲然之詞。試用也。汝指廢民。安定

厥邦。謂無河水之圯。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焉。感此承上文言。今我亦惟汝故。將用汝以迂者。正以憂尔庶民。蕩析難居。固有定極。安定厥邦。使無河水之圯。亦所以憂民之憂也。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汝指廢民。憂也。朕心。盤庚之心。困。謂憂慮窮。庶民不得安居。我心之憂。至於困矣。尔民不能分君之憂。而共憂之。分君之念。而共念之。是與古之保后。看感者異矣。乃感大不宣。乃心。欽念。以悅勤。予一人。感。宣布也。欽。敬而不忽。念。思而不忘。悅。誠也。動。感動之。蓋至誠未有不動者也。今尔民咸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至誠。惻。感。動於我。是不能保后。看感。憂君之憂矣。爾惟自鞠自苦。鞠。與。鞠。同。窮也。苦。窮之極。尔民不同心以迂。徒為碌碌。庸。苟安。歲月。坐待水患之至。以自取窮苦而已。若乘舟汝

詩五

五

弗濟。是厥。若。譬。乘。駕也。舟。船之別名。濟。渡。是。載。承也。尔。不。憂。君之憂。徒。取。窮。苦。譬。如。人。之。乘。舟。緩。慢。遲。滯。不。以。時

濟。必。蕩。漾。於。風。水。之。中。而。敗。壞。其。所。載。之。資。矣。爾。忱。不。屬。惟。看。以。汝。忱。與。誠。同。屬。連。屬。看。相。滂。滿。也。今。尔。從。上。之。誠

間。斷。不。屬。安。能。有。所。濟。乎。惟。相。與。坐。待。水。患。之。至。及。於。汝。沒。整。溺。而。後。已。耳。詩。曰。其。何。能。濟。載。看。及。溺。正。此。意。也。不。其。或。稽

自。怒。曷。瘳。其。指。廢。民。稽。考。怒。曷。曷。何。瘳。愈。也。言。利。害。所。係。若。此。尔。民。自。不。考。察。孰。為。利。可。趨。孰。為。害。可。避。但。怨。疾。怨。怒。看。動。浮。言。其。何。損。於。困。窮。者。言。無。益。也。今。予。將。試。以。汝。迂。安。定

厥。邦。是。惟。民。之。看。憂。民。之。憂。也。汝。不。憂。朕。心。之。憂。困。至。欽。念。以。忱。勤。予。一。人。是。不。保。后。看。感。憂。君。之。憂。也。尔。惟。自。鞠。自。苦。至。自

怒。曷。瘳。言。不。能。以。人。力。淨。天。時。之。意。豈。非。申。言。上。文。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汝何生在

此言斯民不思遠害而安其危則自今以往為難活也汝不

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長遠思念發誓也謀大勸

勉憂惠也○汝民貪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謀憚一時之勞不

思後日之害是汝大以憂惠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

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有今猶言有今日罔後猶言無後日字活上天也○汝民今日

雖苟安以偷生固為有今日矣他日圮於河水固充吾臣以生

是無後日也可知然天降此大虐斷棄汝命使有今罔後汝有

何生理於天乎言從康不迂之害又如如下文言廷續乃命于

今予命汝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書五

十一

此欲斯民誠其意毋自取其敗者恐為浮言之所動也○今

予命汝無起穢以自臭命猶令也汝指庶民一者誠

一不二之謂無與母同穢惡也臭謂敗謀○盤庚言今我告尔

以一其心尔民既從我以涉河矣當一其心而不二誠其意無

自欺不可再起穢惡爾其從上之心以自取臭敗惟香以沈而

已恐人倚乃身迂乃心恐憚也俗浮言之人倚依迂回也

身心皆指民言○然我所欲汝一其心而不二者豈有他哉

正恐浮言之令乘隙而入遂倚汝之身使汝邪僻不正迂汝之

心使無的見不則則身心顛倒公道不明又焉知孰為利可獲

予廷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此賢王迂都以全民生非欲刑之正欲生之也予廷續乃

命于天遷延續也廷續乃命謂使民避水患得生也○盤庚

言取地河水才能養民以生是天將斷棄汝命矣今我因水患

未甚而迂都者正以廷續汝命使汝得全其生于天也予豈

汝威用奉畜汝衆威謂以勢力迫之畜養也汝衆指民

衆○盤庚言今我迂都非作為殺戮而以刑威迫汝也○正欲汝

衆趨利避害捨危就安得遂生養之地也曰予豈汝威即上文

非汝有咎比于罰也曰用奉畜汝衆即上文承汝俾汝喜康共

也光後之言相應如此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懷尔然

此言先王迂都勤勞乎朕今王迂都為養乎民也予念我先

先神后之勞尔先念惠念之神后泛言商先王神靈之

在天勞勤勞也尔先指民先祖言○盤庚言我思念我先神后

廷遷迂實非自迂也亦嘗有以勤勞乎尔之祖父居相居耿非

獨居也亦嘗有以起居夫尔之先人予丕克羞尔用懷尔

然丕大克能羞養也即上文養之意○我先神后勞尔先人

亦惟視民利用迂如此今我之迂蘇亦若是耳非汝有罪比于

罰而謫迂尔也○正欲大能羞養尔民使無蕩析維君之苦用奉

畜汝衆俾有永遠乃家之利用以懷念尔故也然今日之民即

先王之民今日之迂亦先王之迂尔何聒聒起瘡膚獨疑於

今乎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此言人君怠政不迂先王必責其病民也失于政陳于茲

朱忌也政謂圖謀迂都陳久茲此也指取地言○取地河水已

非一日矣人君不綱舉目張播告之修則無政事於民也可知

安土重遷常于厥邑則又于耿也可見君當視民利用迂豈
失政而又於此以待水患之至乎高后不乃崇降罪
曰曷虐朕民高后湯也言功德之高不崇降大也罪謂加
以罰疾請加以病曷何虐害也○盤庚言人君失政而又於此
我先王在天之靈震大降罪罰疾病於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
言民受我毒于遠也又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民而謂
之朕民者以見非盤庚之所自有乃受之於祖宗耳

汝萬民乃不生注暨予一人敵同心 汝罔能迪
此言廢民不樂生與事以同迂先王必降罰於民不可逃也汝
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敵同心 生生謂樂生與事
之不窮暨及也予一合盤庚自謂敵謀也同心謂君民一心○
汝林生搃聚之民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矣苟不能樂生與事

趨事赴功與我同心以迂則有傲上之心也可知**先后丕降**
與汝罪瘳曰曷不暨朕勿孫有比先后及言商之先王
汝指民言罪謂罪罰瘳謂疾病曷何也朕謂成湯幼孫盤庚自
稱之肆也同事也○我商之先王見汝不同心以迂莫不大降
汝身以罪瘳降以罪使爾萬方百姓罹其刑罰降以疾使爾萬
方百姓災於厥身蓋謂汝萬民何不及我勿孫同心以迂耶故

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爽失也上謂先王精爽
在天迪道也○汝萬民不欽念以愧與我同心以迂故有傲上
之失德也我先后在天之靈必自上其罰空丕降爾以罪瘳汝
無道以自免也上言君不迂民先王必降罪瘳於君此言民不
同迂先王必降罪瘳於民以見迂都為公不迂為私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 不救乃死

此言先王亦嘗勞民迂都今民不迂有所迂乃心前人降罰無
所逃乃命**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先后指湯以下諸
君勞迂動也乃祖乃父謂民之祖父○盤庚言古我先王如成
湯迂亳仲丁迂囂既嘗勞爾祖之迂都矣河置甲居相祖乙居
耿亦嘗勞乃父之迂徒焉爾祖父當時亦莫不樂生與事隨之
以迂也此蓋中上大勞尔先之意汝共作我畜民共同作
為畜養也○尔乃祖乃父先王時民固從先王以迂矣尔林
林之生皆為我所畜養之民我勞尔以迂尔何不與我同心以
迂如乃祖乃父者此即上文予丕克蓋尔用奉畜尔之意汝
有戾則在乃心害也乃心指民心○汝既為我所畜之意
不能暨予一人同心以迂則有浮言之戾戾害在乃心矣此即
上倚乃身迂乃心之意我先后縱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先后商之先王殺懷來之意斷絕棄
遺救護也○汝有凶害在乃心我先后固已知之矣必懷來汝
之乃祖慰安汝之乃父乃祖乃父亦斷棄汝降以罪瘳不救汝
死也此即上文汝何生在上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之意但上
文分言之此則總結之如此

茲予有乱政同位具乃具王 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共治之臣而總管眾祖父必啓先王而降禍也茲予有
乱政同位具乃具王 乱治也具者多取而兼有之謂具王
貝王玉石○盤庚對民庶責群臣而曰若我今日治政之臣所
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惟以貨寶是戀不視民利用迂惟
以貝玉是務則無為民之心也可知乃祖乃父丕乃告我

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祖乃父群臣之祖父高后湯也

曰者群臣祖父之言朕群臣祖父之自稱○尔群臣祖父在天之靈知汝具乃貝玉不以生生爲念亦告我成湯作大刑罰于其子孫也迪高后丕乃宗降弗祥迪格迪高后湯也弗祥謂災禍○尔群臣乃祖乃父上啓迪我成湯成湯與尔群臣祖父一以義斷之天降災禍不祥之事於汝身不救乃死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此賢王數息告以遷都之難欲民心人君之心以存極至之理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盤庚歎息言遷都固非易事大家世族安工重遷則胥動浮言小民蕩析炸居固有定禮亦相與怨咨不惟傲工而不肯遷而又從康而不能遷此遷都所以不易也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永長歲長惟憂相也絕遠謂上下之情不相流通

○蓋遷都至難我所天憂也汝當永敬我之大懼以君之心爲心不可上下隔絕情意乖離不相維繫而誠不屬可也汝分猷念以相從汝指民言猷圖謀也念謂以不勿之事念於口相從相與也○尔欲無相絕遠果何如哉彼迂即定國君心之所圖也汝必分君之所圖相與共圖之而上下一心以相從可也迂徒之難君心之所念也汝必分君之所念相與共念之而君民同德以相與可也各設中于乃心各者異辭見非一人也設置也中者極至之理○蓋中者極至之理人人莫不有之何待於設正緣臣民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當各以極至之理存於心使知迂都有如此之利不迂有如此之害而不爲浮言橫議之所動謹可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書五

二十一

書五

二十一

此賢王於不道惡令戒之嚴而絕之甚也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乃者重其事以告之吉善理道顛越踰也恭謂不敬上命○今迂徒之際萬民之中乃有爲惡不善之人生乱不道之徒顛踰踰不敬上命倒置背理不遵告戒此不善不道之人也勅曰遇茲害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焉暫一時也遇尔雅曰偶也乱在外曰姦乱在内曰宄劓割鼻也殄滅謂加以大辟無遺音使無遺種○萬民之中或暫遇爲姦爲宄以劫掠行道之人或殺越人于貨而昏不畏死如此之人我小則加以劓刑以截去其鼻大則加以死刑而殄滅之無種也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無與毋通俾使易移種類也新邑指殷邦○蓋除惡實在務本也不吉不迪之人爲姦爲宄之徒我則殄滅之使無遺種者非好是賊人也正以新邑之迂萬民

之所視效教化之所維新不得不嚴明號令以告勅之使無移其種類於殷邦也曰殄滅之無遺音欲絕此惡人於方迂之時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欲絕此惡人於既迂之後也故兩言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迁不違乃家
此賢王以樂生與事厚於今日者勉之以創業起家垂於無窮者期之往哉生生往哉者遣使之詞生生謂樂生與事○方迂徙之時懷舊土之念未見新居之樂故盤庚再以生生勉之者蓋以民圯河水不能樂生與事矣今尔萬民往此新邑宅尔宅爾田爾出作入息樂生以興事新食鑿飲有幹以有年矣此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今予將試以汝迁不違乃家將者欲然之詞試用也汝指民言迂移也永長建立也○盤庚言今我所以將用汝以迂者予豈以威脅汝哉正欲汝

永定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安定厥邦為後裔長有之地也所謂用永也于新邑是已此與上文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相應但上以邦言此以家言互文見意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定而後邦國安定也

盤庚下

此篇是盤庚已遷都于歷告戒百官族姓安生樂業之意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此賢王適新邑必定居止正名分安衆情也盤庚既遷奠厥攸居既者已事之辭遷移也奠定居處也盤庚既遷有衆於茲新邑於是定其居止天子之居則有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規群臣之居則有百司庶府大都小都之類以至士農工商各居一業豈非奠厥攸居乎乃正厥位正定也位君臣上下之位蓋居止既定名分不可不嚴故必稱后王君公之位承以大夫師長之職以尊臨卑使截然而不敢犯以下奉上俾凜然而不敢踰非正厥位乎綏爰有衆綏安爰於也衆謂衆人○然名分雖曰謹嚴又不可不通上下之情蓋道路艱阻動勞盡瘁此臣民遷徙之勞也今則綏而安之以釋彼此之情山川險阻動履跋涉亦臣民遷徙之勞也今則慰而悅之以安有衆之心是則定居止正名分慰衆情三者一篇之要故史臣首言之

曰無戲言慈建太命

此賢王於臣民必成其所不當為而勉其所當為也曰無戲言曰者盤庚之言無者禁止之辭戲即傲上怠即從康○盤庚

言天下之事動則興逸則廢也今尔臣民迁國之初正當勤勞

盡瘁不可戲玩以傲上越事赴功不可怠惰以從康况傲上從康乃汝之故習今日既遷豈可仍傲上從康乎此戒其所不當為也慈建太命慈勉建立也太命非常之命兼民命國命

言○蓋戒其所不當為正欲勉其所當為也汝臣民未遷則以為憚既遷不可為足故必勉力不怠以務事功勤勞不息建太命謂之建者命雖在而而立之在哉謂之大者民能遂生國能永祚也盤庚以是矯其舊習而新其精神也為何如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 簡比諫言予一人 此賢王盡告臣民以己意正所以釋衆疑而絕怨謗也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敷布也心謂大臆腹謂肚腹腎謂水臆腸謂大小腸百姓畿內民庶百官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

簡比諫言予一人

族姓亦在其中朕志盤庚之意○盤庚言志藏於內不可得而知也不知其志則無以達上情而釋疑惑今我凡心腹腎腸之所無一而不布露於外使汝臣民知朕志之所在也觀自古我先王以下諭臣民所以遷之意自邦伯師長以下望群臣以欲為之意則朕志可知罔罪尔衆罔無罪責也尔衆指臣民○尔臣民前日不迂固傲上從康者動浮言以倡導者矣今日既遷已往不咎我不罪過尔衆人焉此所以釋疑懼之情也爾無其怒協比諫言予一人尔指臣民其同怒也協

簡比諫言予一人

爾無其怒協比諫言予一人

合比及諫諸也予一人盤庚自謂○尔無謂今日既遷之後新邑發政之時必責前日傲上從康安土重遷之罪我不尔言尔無其怒相與諫諍協及諫諸予一人可也盤庚於既遷之後必以是釋衆疑而絕怨謗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

嘉績于朕邦

此言前王弘先業而遷都正欲遠民害而成美功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先王湯也。前功契之功。適于山。往于亳也。○蓋湯始祖契嘗居於亳。其後屢遷。故我先王成湯不忘契之舊業。將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於亳邑也。然不曰適于亳。而曰適于山者。蓋亳邑依山故也。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降下也。凶德謂水患。嘉績功也。○先王成湯適于山。豈無其故哉。蓋亳邑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自此民獲其言。所以用降我凶德也。故湯自亳邑以至有萬邦。由諸侯升之為天子。其嘉績朕邦也可見。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萬民以遷

此賢王憂民無居止之所。斯民責君有動衆之勞。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言民無有定止之處。○盤庚言今取為河水所圯。沈溺墊隘。故民父子兄弟之難散。而無定棲之所。尔家我室之分析而無居止之處。民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也。尔謂朕曷震動萬民以迂。曷何震起。動移。迂。徙也。○尔臣民但知沃饒之利。而不知民用蕩析離居。但知繇于貨寶。而不知小民罔有定極。反謂我何故勞民。動衆以迂都焉。是今日之迂亦先王昔日之迂也。故上章曰。古我。此章曰。今我。蓋舉一古一今。以告臣民。使知古今之迂一理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

用永地于新邑

此言上天欲君復祖業以有為。故君臣今日厚民生以迂都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肆。尔雅曰。故也。

承上之辭。請上帝以主宰言。將者欲然之辭。尔雅曰。返也。高祖謂成湯。德猶言德業。亂。越。及家國也。○蓋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此我高祖之德也。朕圯河水。民用蕩析離居。先王德業。不幾于息矣。今日得以迂都。而無河水之圯。豈人力所能哉。是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嘉績朕邦。使治隆俗美。而無河水之圯。安定厥邦。而無墊溺之患也。朕及爾萬民。敬恭承天命。用永地于新邑。朕盤庚自謂為敬。萬民於敬之。臣恭亦敬也。承奉也。天命生民之命。水。衣也。新邑指亳都。○盤庚言上帝之意如此。故我與爾同信。一二萬敬之臣。恭承天命。而迂績乃命于天。率百政。衆而永建。乃家于亳。此皆視民利用。迂非徒震動尔萬民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

由爾各非敢違下用宏茲

此言賢王不敢廢厥謀。乃至用其善。臣民不敢背君謀。欲弘大其業。肆予冲人非廢厥謀。由爾各非敢違下用宏茲。冲。重也。爾。雅曰。舍也。謀。計也。予。至也。爾。爾。善也。○盤庚未迂之時。臣民固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迂。亦有安土重遷。不適有居者。今於既迂之後。申彼此之情。言我幼冲之人。今日迂。殷非盡廢尔衆謀。而自用己志。我乃至用尔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迂之善。謀。而用之也。各非敢違下用宏茲。齊。各異辭。見臣民非一。違背也。爾。白。下。究竟皆大也。○盤庚言昔我得吉卜。以迂尔衆人。固有微上從康。不迂者。今日既從我迂。而不敢固違我卜。非有他意。亦惟欲宥大。此先王大業。使不失隆。恢廓前入嘉績。俾無傾圯也。蓋盤庚於既迂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情。委曲忠厚之意。語然於言。肆。

之文大率以定犬業以與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儲庚其賢矣
嗚呼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此賢者歎息欲辭臣以仁愛存諸心也嗚呼邦伯師長百
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邦伯如武成言庶邦冢君師長如多方

言及伯多正百執事如立政之百司尚庶幾也隱痛也○盤庚
數息之以為新迂之民生理未復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

幾隱痛於心視民如傷使無一夫不得其所愛民若子俾無一
人不乏其生可也夫然則臣有以仁乎民矣

予其懋簡相爾
此言人君選擇乎臣者正為仁愛乎民也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邦懋簡相爾也念謂不絕於口敬謂不怠於

心兼謂民庶○達康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固非一人我則懋
勉簡擇使有服百禮相導引進俾迪簡王庭君之敬乎臣豈有

他哉正欲爾群臣聚養我敬念於口而不忘隱痛斯民故其事
而不忽也君念乎臣念乎民矣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
此賢王不任責人而任養民者必言所以能養而任之也朕不
肖好貨敢恭生也

肩好貨敢恭生也○蓋具乃貝玉總于貨寶此好貨貪
生謂樂生與事民功曰庸○蓋人不為乎彼則為乎此也爾群

人也我則不任用之惟勇於放民以生為念者則任之也爾
人謀人之保居敘敘爾雅曰鞠推也康王之誥曰無遺鞠子

蓋是言人之少者謀與稽謀之謀同泰誓曰惟今之謀人是言
人之若者保謂不失其所若謂各安其生每用敘敘也○盤庚

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有能使民少長各得其所不致沈

溺以傷生小大各安其居至於用降以凶德如是則能以養民
為事念敬我衆矣吾則叙而用之迪簡王庭有服大僚欽而札

之忠信重祿官威任使焉此所謂懋簡相爾也是則鞠人謀人
保居是臣能勇於為民申言敢恭生之說叙敘二字是君能

懋簡相臣即鞠人謀人保居之效也
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不爾有弗欽

此賢王即已心好惡以告乎臣蓋欲深敬乎已所言也今我
既羞告尔于朕志若不爾有弗欽羞進也朕志任人之

意若者如我之意否者非我之意爾無欽敬也○盤庚又承上
文言我既進告尔以我心任用之道矣爾群臣當審夫好惡之

辨夫任用之道彼敢恭生者勇於敬民者也勇於敬民者則
如我之意我則叙而欽之焉於貨寶好夫賄賂者也好賄賂

者非我之意我則不任而用之焉我之志意若尔於二者當
深念其我之所好而為之蓋夫敢恭生之道敬念夫我之所

惡而莫為戒其無於于貨寶可也
無總于貨寶實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賢王於群臣戒勉之至期望之深也無總于貨寶實生
生自庸無與毋通總也皆者金玉之類實者付重之屬生

生謂樂生與事民功曰庸○蓋人不為乎彼則為乎此也爾群
臣當無總貨寶具乃貝玉冠刺其民以聚欽於已惟當制其田

里教之樹畜使遂生天之以成安養之功可也謂之自庸以見非
他人所得與實本群臣戒其不當為勉其所當為以自致式敷民德

永肩一心式敷敷布也民德為民之德永長肩任也始終不
二之謂一○蓋無總貨寶生自庸安定厥邦念敬我衆此為

民之德也。汝群臣當敬布此德於民，始終而無間，永久而不替。可也。曰：無總代。生生自庸，發其敬布此德於當時，曰：永有一心，欲其敬布此德於無窮也。此盤庚於篇終戒勉之意。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其賢矣哉。

說命上

說命，說高宗以夢得說於傅巖中，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命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不曰命說而曰說命者，此篇實為傳說而作，非為高宗也。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

臣下罔攸稟令

此賢王居憂久而弗言，群臣言有德位者可以為法於人，恭默不言者無以示法於下。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

書曰

三九

惟弗言。王謂高宗宰居也，其謂親歿憂思其親亮與梁通謂楯梁也。陰與養同，謂草廬也。商謂年為祀，免喪服闋也。○高宗喪父小乙，不祀宗廟，木臨群臣而居憂於梁閣之間，守制於柱楣之下。此常禮也。今喪服既畢，可以作命今之時也。猶恭默思道而不言焉。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知覺也。之字指義理言，明者休替者用也。○在朝群臣因高宗免喪而猶弗言以為過於禮，故咸進諫於王，且發嗚呼之歎言天命之性，衆人所同，惟聖賢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其知先知其覺先覺，故有先知之德也。惟有先知之德，則方寸之中，光輝明白，無一理之不具，察微知著，無一事之不燭，豈非明哲乎？明哲實作則，作為則法也。○人惟有先知之德，所謂明哲也。有明

哲之德者，不言則已言，而世為天下則不行，則已行而世為天下則不為。故曰：實作則此言有德者為法於天下也。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君者群下歸心之謂，承奉式法也。○天子以一人之身君臨萬邦之上，星羅棋布之國皆為我有，錫圭儋爵之邦咸為我臣。內而三事大夫莫不奉承夫法令，外而庶司百府莫不咸聽夫綸音。此言有位者為法於百官也。王言惟作

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則百官奉承法令，宣布天下以為民則。今而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而行矣。謂之王言惟作命是告，以出言之利也。不言臣下罔攸稟令，是告以不言之失也。况高宗既有明哲之德，固可作則天下。又居天子之位，宜為式於百官，奈知之何而不言哉。此皆史氏之辭。

書曰

三十一

王庸作書以誥曰：予正于四方

其代予言

此賢王告群臣以不言之敬，敏在己以得賢之由也。王庸作書以誥曰：庸用也。書即說命三篇。○高宗因群臣有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之言，用作書告諭群臣以不言之意。如此也。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獲茲，故弗言台我。也。高宗之自謂正，即表正之正。四方舉天下言，恐俱類也。○蓋有明哲斯可以作則也。今我以一人之身，表正萬方之廣，尺地莫非其一民，莫非其臣。任大責重如此，我恐已德不類於前人行事不合於先王，故不敢輕易發言也。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恭敬默靜，思念也。追謂治道，夢神所交也。帝謂上帝，賚與也。良弼謂賢輔代替也。○高宗恭敬而無為，淵默而不言，思所以正于四方，念所以不類前公其

夢寐之闕恍然上帝與以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資良弼其念慮所

乎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此言人君求賢之申得賢之處也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詳也象謂所夢之人形謂繪畫其形旁求之非一方高宗於夢寐之中既得上帝資以良弼於是乃詳審其象

寐之像繪畫其良弼之形不特求之於一鄉而又求之於一國不特求之於一國而又求之於天下則求賢之心可謂廣矣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說傅巖地名一名傅險在虞

魏之間肖似也傳說隱遯於虞魏之間築居於傅巖之野及求而至是乃與高宗所繪之形相似遂得之蓋高宗求賢之心即

如天生賢之心上天生賢之心應高宗求賢之心天人相孚有如此夫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此賢王之於大賢不惟位之尊而又處之近也爰立作相

王置諸其左右爰於立建也相即家宰置安也左右至近之地蓋以家宰兼師保也高宗既得說於版築之間於是立

以為相使為家宰之官凡六卿皆其所統置諸左右兼以師保

九德義皆其所傳所以不徒相之以政而又道之以德也史記

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史臣將

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此賢王命大臣欲其無時不進善以輔已也命之曰朝夕

納諫以輔台德之指傳說朝于夕晚輔相台我也高宗不惟命說以居相之位而又告說以為相之辭夫相業莫大於輔德也汝必自朝至夕責難陳善不雜於口自旦至暮忠言當論每陳於前德有未修汝則相我以修之已有不正汝則輔我以正之可也高宗見道明味道深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其素學於其盤而有得如此

若金用汝作礪此賢王即喻望臣納諫之切一節深於一節也若金用汝

作礪金者刀劍之屬汝指傳說作為也礪謂砥石可磨鋒刃者高宗言我譬如刀劍之器力劍非礪石以磨礪之則無以利其鋒刃也今我若金用汝作礪汝說必匡直輔翼承順正救

以成我德此喻以一物之利也若濟巨川汝作舟楫濟

渡也巨大舟船也楫謂短檣行舟具也我之於汝聲言如巨川

焉巨川非舟楫則無以弘濟艱難而登彼岸也今我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汝說必尽心竭力不避艱險以弘濟夫我此喻以

一人之利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歲年也謂木星行

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早亢陽不雨也三日雨為霖

○歲旱而無霖雨則不足以蘇萬物矣今我若歲大旱用汝說

作霖雨以灌溉夫我此天下之利也曰金曰大川曰歲旱比已

之不德也曰作礪作舟楫作霖雨望說之輔德也高宗托物望

說納諫之切三語雖若一意實一節深於一節矣

啓乃心沃朕心此賢王望大臣以心而格心也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乃

心傳說之心沃灌溉也朕心高宗之心蓋相業固莫大於輔

德輔德尤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豈可外求惟以心格心而已。汝必開其心而無隱不啻高堂廣廈端直而軒豁。我心而厭。飲不啻土壤焦燥而受江河之浸灌。使我心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可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此賢王喻大臣不違苦口之言在已難免妄行之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藥治病之劑。瞑眩憤也。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疾病瘳愈也。蓋金石草木之劑皆所謂藥。人有疾病固當飲藥也。然飲之不至於瞑眩憤亂則疾必不愈矣。正猶君之有失臣不違苦口之言。又何以能藥其所失哉。所謂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良藥苦口而利於病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赤足也。視者傷害也。奔走道路皆資

於足人之跣足所當視地而行也。若跣足而不視地則足必為物所傷矣。正猶已之不明臣不聞導於前。又何以能免妄行哉。高宗倚說為兩耳目一時不可無說也。此章雖以臣言不苦口對我行無所見說。然下句實承上句言。臣有苦口之言君免妄行之害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此賢王命臣率屬以正君必欲紀前列以安天下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暨也。僚謂僚屬。匡正辟君也。蓋相臣之職。統百官。上佐天子。下皆其僚屬。必總而率之。同心同德。責難。陳善。匡輔。翼其君。焉。此高宗於傳說不特以一己正君。又望以百僚正君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俾使寧楯也。先王之言商先哲王。迪蹈也。高后

謂成湯康安也。兆民天下之民。爾說率屬正君。果何如哉。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成湯之成。迹商先王已蹈迪之矣。爾說率屬輔我。使循先王之遺蹟。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可也。此與君牙所謂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同一意。

嗚呼欽子時命其惟有終

此賢王歎息哉。之使不可勉之使不可勉。嗚呼。欽子時命。欽敬也。時命即上文所命者。高宗於上文既命之。納誨輔德。推而至于以康兆民。可謂至矣。又恐其始勤終怠。父而必替。故又更端以致其歎。欽承天子是命。不可有忽也。其惟有終。其者。預期之辭。惟思也。終。即相亦惟終之終。然人之於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非祗若王命也。要必始如是。終如是。而圖惟厥終之命。不以始終之或間可也。若或在或亡。皆得

暫失則非所謂惟終矣。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 若王之休命

此大臣托物以喻其從。君能受諫則臣必進諫也。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復白也。王謂高宗。木從繩也。繩謂繩墨。正謂不偏。傳說。因高宗欽子時命之語。遂復于王曰。木之為物。有屈有直。豈生而皆正。惟梓匠輪輿。加以繩墨。則無不正矣。韓子所謂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蓋本諸此。后從諫則聖。后君也。諫諍。諍者無所不通。君之為君。有性焉。有學焉。豈生而皆聖。惟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則無不聖矣。即不從。繩則正。所以喻后從諫。聖也。高宗命說納諫。托物以為喻。說望高宗從諫。亦托物以為喻矣。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命令承進。疇誰也。敢者自信無憾。

之辭祇敬若履休美也○說言人君果納諫如流則道成於已而後克聖矣小大之臣咸懷忠良雖不命猶且進言納諫匡救其君况命之諱諱誰敢不敬順人君之美命而緘默不言者乎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也傳說將進中箝陳戒之詞故先發此以廣其發諫之量

說命中

上篇以從若告之但及大略此篇乃詳及為君立政條目以進諫于王也

惟說命總百官

此大臣受命總督百工也惟說命總百官傳說命謂受高宗之命總統也總百官象宰之職○蓋象宰之職下統百官上佐天子傳說受高宗之命而為象宰則六卿之官皆其所統

大書百五

三十五

大夫而下皆其僚屬故曰命總百官蓋上曰爰立作相是高宗始立說為相而命之納諫也此曰惟說命總百官是傳說已受命為象宰而進諫也非前既命此又重命之史氏將記中篇先叙此句以揭進諫之端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

惟以亂民

此言聖人順天道制君臣之禮不在為一人而在治萬民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乃者重其事進謂進諫

明王之說言繼天立極之君奉承若順也天道謂天秩之禮○傳

說因高宗有惟暨乃僚以匡乃辟之言於是乃與群臣進諫于王先發嗚呼之歎以起其聽言古昔明王有若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君俸天尊地卑之意制君臣上下之禮豈非奉順天道乎此句乃一章之綱下文即奉若天道之實建邦設都

建立邦國也○是以明王奉順天道建立天子之邦則有邦

千里之廣設置諸侯之都則有地方百里之國以尊臨卑以大

統小非奉若天道而何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樹立

也后王天子君公諸侯承奉也師即州十有二師之師長即威

建五長之長○明主不惟順天道建邦設都分地以居之又立

君臣上下分職以任之立天子諸侯以臨其下凡維蕃維翰皆

其所統任大夫師長以承其上凡師尹亞旅皆其所屬制君臣

之禮明尊卑之分又非奉若天道而何不惟逸豫惟以亂

民逸安豫樂也治亂曰亂○蓋制君臣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

上非為一人逸樂計也正欲承流宣化有以澤潤生民使鯨鯢

孤獨各得其所疲癯殘疾各遂其生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

其所也下文憲天聰明即治民之事

大書百五

三十六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言上天之理為至公君能法乎天則臣民不違乎君矣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聰明無不聞明目無不見聖則無所不通時是憲法也○上文言明王制為君臣之禮惟在治民此言欲盡

治民之道必當法乎天也彼蒼蒼而使乎上者天也上天聰無

不聞明無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之當何如哉必一令之

出息有以合乎天一政之施悉有以拂乎理言語則戒其輕出

甲冑則戒其妄動此皆憲天之聰明也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欽敬若順從隨之治也○然君既不違乎天臣民豈敢違乎

君哉是以代君出治者臣也今則莫不敬尔有官乱尔有政式

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焉林生總聚者民也今則莫不四

海之內咸仰朕德從義自新變惡為善焉此無他人君法上天

之至公。故臣民法人君之至公而天人一矣。此四句因上文而申言之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乃罔不休

此詳言。惡天聰明之日。人君有惡天之士。未則能獲惡天之效。驗惟口起羞。口者言語之關。起與羞辱也。○蓋言語所以文

身也。出言不合乎理。則已肆物。忤出背米。遠而有起羞之患矣。惟甲冑起戎。甲冑。即今之鎧甲。即兜鍪戎兵器也。○甲冑所以

衛身也。舉動不合乎義。夫人必自悔而後入侮之。所以有起戎之憂矣。此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於人也。惟衣裳在笥。司

上曰。衣下曰裳。笥。即盛衣裳之器。○衣裳所以命有德也。必當謹其在笥之時。苟或予非其人。則非天命有德矣。豈惡天聰明

乎。惟干戈省厥躬。干有戈。皆手執之兵器。省躬。猶言修德。○干戈所以討有罪也。必當嚴於省躬之日。苟或動非其

時。則非天討有罪矣。又豈惡天聰明乎。此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戒。謹也。此

也。指上四者。名信克能也。明。謂明其所當用。罔無休。休。不也。○人君於言語戒其起羞。甲冑戒其起戎。衣裳謹其在笥之時。干戈

謹其省躬之日。茲四者。信能明其所當用。矣。殆見治教於焉。而休明。非但口與甲冑。而無起羞起戎之患也。政治於焉。而決洽

非但衣裳干戈。而無輕予輕動之失也。曰王惟戒茲允茲克明。是君能惡天之聰明矣。白乃罔不休。是臣欲若民從之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此言國之安危有係乎群臣君之官人當擇其賢否。惟治亂在庶官。治。謂國之安。亂。謂國不安。庶官。百官也。○蓋庶官乃

治亂之原。六卿百執事任得其人。則政事惟醇。而世用平康矣。

六卿百執事任非其人。則不和政靡而家用不寧矣。此國家治亂所以係於庶官也。此一句言治亂之所係。下二句言治亂之

所由。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官者。六卿百執事也。私昵。近習小人。能。謂有才也。○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官以任事。豈

可及於小人哉。惟有能為之。是任私昵之人。雖有過人之才。亦不可任也。所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是已。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爵。爵者。公卿大夫士也。惡德。猶凶德。賢。謂有德者。○蓋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爵以命德。豈可及於凶惡哉。惟有

德有守之。是命凶惡之人。雖有過人之能。爵亦不可及也。所謂其惟吉吉。用遷相我國家。是已。苟不能然。是蔽於私意。非惡天

聰明矣。自惟口起羞。至乃罔不休。聰明之見於修己也。自惟治亂在庶官。至惟其賢。聰明之見於用人也。必先自治而後治人。亦其序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此欲人君未動審於慮善。將動審於時宜。慮善以動。慮也。善。謂當乎理。動。動作也。○蓋言語所以文身也。必思恐至於起

羞。甲冑所以衛身也。必思恐至於起戎。官以任事。思恐及於私昵。財以命德。思恐及於惡德。豈非慮善以動手。動惟厥時。時。謂時措之宜。○然未動固當審於慮善。將動尤當審於時宜。

言語必時。然後言。干戈必時。然後舉。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如是則所動皆合乎時措之宜矣。易所謂動靜不失其時。是已。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此言國之安危有係乎群臣君之官人當擇其賢否。惟治亂在庶官。治。謂國之安。亂。謂國不安。庶官。百官也。○蓋庶官乃

此言人若自滿則足以招損也。有其善矣。厥者德之總稱。喪失也。○蓋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皆所謂善也。我則有若云。實若虛可也。苟或以為己有而人莫已若。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必如禹之不自滿。假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望道。未見可也。矜其能。喪厥功。矜謂誇。能謂有功。喪失也。○凡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能禦大災。皆所謂能也。我有是能。不自張矣。可也。苟或誇伐以為己能。而不以與人。則人不效力。而功應矣。如秦始皇。街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以代有司之任。是已。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言人能思慮預防。則無慮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止一事。備也。無慮猶言無後災。○蓋災患常起於細微也。人於每事思慮預防。則無患矣。如修車馬。備器械。

三百九十五

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商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以至亂生於治也。吾則制治于未亂。而禍亂不作矣。危起於安也。吾則保邦于未危。而危殆可免矣。所謂事事有備。無患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此言無溺愛得罪於人。無吝過成惡於己。無啓寵納侮。無與母通。啓開寵愛。納名侮慢也。○母開寵幸之門。而納人之侮。慢如幽王寵褒姒。徵兵因以不至。梁武帝寵鄧通。而後殿於殿上之類是已。母耻過作非。過者無心失理之謂。非者有心逆理之謂。○蓋無心失理。所謂過也。適貴於能改。不貴於掩蔽。今耻無心失理之過。及成有心逆理之非。如冉有曰。吾二臣者皆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之類是已。然納侮必至於有。

過耻過必至於成非事之相因也。故並言之。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此言心安於義理之所止。則其所為皆純。一不雜矣。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攸所居止也。世務大曰政。小曰事。醇謂一而不雜。○蓋人君一心萬事之根本。誠能精以擇之。使不雜於人欲之私。一以守之。使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則能安於義理之所止矣。但見賞善罰惡。當乎理求。其起羞起戎之患。無有也。任賢使能。各合其宜。求其及於私。則惡德無有也。則政事之行醇。而不雜。自無上數者之患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言祭不以時。禮無其節。非所以交鬼神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黷數也。祭察也。從肉從手。謂察于祀事時是欽。敬也。

四百一

○蓋約祀。蒸嘗于公。先王此祭祀。有特也。非此數祭。于神是謂。黷于祭祀也。黷于祭祀。人將以為欽。不知反所以為不欽矣。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禮者夫理之節。文煩亦黷也。亂謂無敘。禮言難於事神。○蓋先王制禮。困人心而為之。品秩也。是以祭祀有時。祭不欲濇。濇則及為不敬。事神有禮。禮不欲煩。煩則反為擾亂。皆非交鬼神之道。此事神所以為難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故祖已戒其祀無豐。肥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然黷于祭祀。其禮必煩。事之相因也。故並言之。此以上皆憲天聰明之條目。

王曰有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罔聞于行

此賢王既贊美大臣之言。為可行。復申非言之美。無所行。王曰。有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

言之說傳說服行也○高宗言自惟天聰明至事神則難說
畫一告我憲天聰明之條目也我味汝說所言不啻飲食之美
直可見於行而措於政焉蓋高宗有味其言也可知乃不良
于言予聞聞于行乃汝也措傳說良善也聞謂聞於耳
行謂措之事○高宗又言我味汝說之言固可見於行矣使汝
說不善於言則我無所得聞於耳而措之於行也以見說之所
言不徒虛美誠可行之於政也是則傳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
而不一然一言一藥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難行之惟艱 惟說不言有厥咎
此大臣言知易而行難惟君能力行信合於相故臣不進言則
有其罪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知謂聞於
耳行謂措諸事艱難也○當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於是拜

八四一

八四一

手以及其礼稽首以至于地以為得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
難也蓋高宗舊學于其難知之有素故曰知之非艱此為已知
者言若未知則漢以知為先也王惟不艱允協于先王
成德 惟允皆信也協合也先王謂成湯○蓋知不能行是為
徒知知而能行斯為已有吾王惟信力行為不難是知而能行
矣知而能行則義理有得信可合成湯之成德焉觀其憲天聰
明即成湯之顧諟明命也不及私昵惡德惟其賢能即成湯之
推三固存也以至不有其善木矜其能則與先王檢身若不又
者同一意無啓寵納侮無取過作非則與先王不述声色改過
不吝者同一軌矣惟說不言有厥咎說傳說不言言必
進諫咎罪也○蓋允協先王成德則君聖矣君聖則臣直說於
是不朝夕納諫以輔其君惟暨乃僚以匡乃辟則有其罪矣所

謂臣下不匡其刑墨是已蓋知而能行知不徒知則義理與我
為一矣知不能行則知為徒知義理與我猶二也此傳說所以
勸其力行也欬

說命下

此篇因中篇末有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其躬行之實故此篇因問遂進為學之說使協于先王也
故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其盤 暨厥終罔頤

此進大臣而語之不惟告其已之所從學而又叙其已之所廢
學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其盤 暨厥終罔頤

而告之台小子高宗自謂其盤名君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
盤盤是已○高宗將與傳說論學故地說使爾而語之言台小

八四一

八四一

子舊學問學於其盤以致其知討論夫通德以明其理所謂先
從受業師之也既乃遷于荒野遷退也荒野謂處於民間
○高宗言我既學於其盤後乃廢業退居於荒野之中雖處於
小民之內無逸言舊勞于外爰既小人是已入宅于河自
河徂宅宅居也河河內徂往也高在宋州穀熟縣○後又入
居河內自河內又往居宋州穀熟所以徂遷勞苦過徒不常也
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是已暨厥終罔頤事及
也終對始之辭罔無顯明也○惟其遷徒不常如與則學問於
是而荒廢德業於是而失修蓋歷叙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
無所顯明欲傳說進其為學之說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予惟克邁乃訓
此賢王望大臣以格心喻之為甚切許其為能行爾惟訓

于朕志 尔指傳說訓志為言格心○蓋天下之事禁於未發
易為力禁於已發難為功尔當訓朕志於未然使發於道心之
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可也苟於此而不知所訓則發於其路
害於其事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若作酒醴爾惟麴蘖** 泮
造也酒者麴蘖所成醴甘酒一宿而熟麴酒也蘖芽米○然尔
訓朕志應若作酒醴焉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其麴蘖
得中然後成酒今我若作酒醴必資尔為麴蘖當醞釀於作之
之初可也**若作和羹爾惟塩梅** 和調也五味和調曰
和羹不和曰大羹蓋者斥國所成梅果實之酸者○尔訓朕志
不特若作酒醴又若作和羹蓋作羹者蓋過則酸梅過則酸
塩梅得中然後成羹今我若作和羹必資尔為塩梅當和調於
作之之始可也豈非尔惟訓于朕志乎**爾交修予罔予棄**

大書百五

大書百五

予惟克邁乃訓 交者非一之義修治也予皆高宗自謂棄
背克能遵行也○尔說當以柔濟剛猶麴蘖交致其功以可濟
否猶蓋梅交致其味尔無棄我而不尽其心舍我而不尽其職
力行之說我將見之於躬行納諫之言我將措之於政治尔無
我棄我能行尔之言也此高宗因傳說行之惟艱之言而許之
以能行其所言矣

說曰主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匪說攸聞

此言致知以力行在法古而有得力行不法古欲長治為無據
說曰主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今謂泛言之求猶學也
聞者致其知建事者力於行○傳說將欲論學先括王以起其
聽言人之為公貴學之多而聞之富也人求多聞以明其理則
見諸行事者舉而措之耳由是建立大經經綸大業可以然

天地經綸大化矣大學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乎天下皆
此意也**學于古訓乃有獲** 古訓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
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已獲得也○然求多聞固足以
立事又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彼二典三謨訓誥誓命
之類所謂古訓也必多識於心然後禮樂法度
由之而修明紀綱刑政由之而振舉則建事豈有不得者哉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事即建事之專師法也古
即古訓之古克能永長也世謂後世匪與非同說傳說攸聞
學也○蓋建立大經經綸大業所謂事也是事也不學古訓能
建立於一時者有矣欲期垂裕後昆傳之無窮則非說之所聞
焉所以其言無此理也蓋求多聞者建事之本而學古訓者明
理之要欲建事而非多聞之求則所知有限固不足以立事既

大書百五

大書百五

多聞而非古訓之學則擇而不精亦安能保其無失哉此建事
者不徒貴於多聞而尤貴於學古也

惟學子遜志務時敏厥修乃永

道積于厥躬

此言虛心自勉則學日進篤信不忘則學益充惟學子遜志
務時敏厥修乃永 學之為言效也遜讓抑也志者心之所
之務專力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亦學也○上言古訓不可以
不學此又告以學古訓之法人君為學誠能忘其尊貴遜其志
知有所不能去其宴安敏於學知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
己由是修己以敬而敬自生修道以仁而仁自至則其所修豈
不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此厥修乃永所以為遜志務時敏
之效也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尔信懷念也茲指遜志
時敏言道者人已共由之理積充足也然知之既至行之不篤

則前日之所修所得者有時而或替矣又必篤信乎此而不忘
深念乎此而不變則仁義禮智充足於已孝弟忠信備之於身
衆理該貫豈可以一二計哉此道積厥躬又為允懷于茲之效
也夫修之末來之積其功效雖有淺深之不同然合而言之則
皆自學之事也

惟敦學于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此言學兼体用而無間斷之學則學于得於已而有不知之妙惟
敦學于半。敦教也。即新民之事。半謂教人居學之半。蓋上
言道積厥躬明德也。此言惟敦學于半。新民也。學兼明德新民斯
為聖學之全也。今教人是新民之一事。豈非為為學之半乎。
大學自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也。念終始。始典于學。厥德
修罔覺。念謂念之勿忘。終謂教人始謂自學。典常也。德以

詩五

四一五

理之自得言。養治也。罔覺謂無可見之迹。蓋始之自學學也
吾則念念不怠。常運其志。如有所不及。終之教人亦學也。吾則
念念不舍。典于學。常有其所不備。則自新新民。成已成物。而体用
全矣。由是深造自得。不知其日進於高明。真積力久。不知其日
造於廣大。此德之修所以造於罔覺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此言君能視前人之法以為准。則能傳後世而無弊。監于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先王謂成湯。憲法。永遠無過也。

○然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蓋德昭大德。建中于民。
此先王修己治人之成法也。今王於修己治人。一遵乎先王之
成法。而無一事之敢違。由是出一言也。無非先王之法言。所謂
言而世為天下法矣。行一事也。無非先王之德行。所謂行而世

為天下則矣。又豈有一毫過差之失哉。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正此意。

惟說式克欽承考招俊又列于庶位

此言大臣敬順人君必廣求賢才以任衆職也。惟說式克欽
承考招俊又列于庶位。式用克能承奉也。考謂無方所擇
求也。俊又才德出衆之名。列布置也。庶位百僚之位。蓋君身
不修則無取人之則賢才不可得而進矣。今人君德至於罔愆
則能尊德樂道。崇儒重傳。可謂有取人之則矣。我則用敬承是
意。以奉其君。敷求哲人。使大而才過千人之俊。咸羅列庶位。小
而才過百人之俊。皆在官使。是賢才者。雖國家之利器。人君尤
貴乎取人以身也。向使君身未修。雖欲進賢不可得矣。此欽承
之言。必繼於無愆之後。而旁招之語。特為欽承而發也。

美百五

四一六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

良臣惟聖

此賢王以天下歸化美諸臣以輔已作聖論諸臣王曰嗚呼
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咸仰朕德謂臣民從也。
時是乃。淳風教也。○高宗將欲稱謙之功。以美之。先發嗚呼之
辭。以致其歎復稱說以起。其聽言自西自東。無一民不仰我之
德者。非汝為相風化所致乎。自南自北。無一人不向我之化者。
非汝為臣風聲所動乎。然不曰教而曰風者。教化行於民如風
之偃草。不疾而速也。即舜美皋陶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惟乃之休意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股肱手足也。良臣猶
言賢臣。聖者大而化之之謂。○蓋入之所賴以運動者。股肱也。
苟股肱不脩。則雖步不能前。一羽莫能舉。何足以為成人乎。人
君所賴以作聖者。良臣也。苟無良臣之輔。則內有失德。外有失

政何由以至於聖乎。必手足兼備然後謂之成人。良臣輔弼然後得為聖君也。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論為相。風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作聖。則無以慰人心之仰。此高宗必以是為言。而望傳說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專美有商

此言前人有自任之重。故其功微於天。勉大臣不輔君之責。亦無以愧於古。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其言在昔。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平衡也。言天下之所倚。平作與起也。先王謂成湯。○高宗言先世長官之臣。有若伊尹之為保衡。輔我成湯。自七十里而至有萬邦。由諸侯而升之為天子。蓋其真正以有九有。則其作我先王也。可知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堯。其心愧朕若撻于市。乃曰者自任之言。厥后謂成湯。慙慙

東書五

四十七

辱辱也。撻于市。謂辱之甚。○伊尹作我先王。乃自任曰。人臣之職。在為上為德也。我之輔君。不能使厥后如堯舜之君。則其心愧。恥不若若。撻於人。眾爭先之市。此以致君之責。自任也。○夫不獲則曰。予之罪也。夫猶言一人獲時。夫辜罪也。○蓋天下如此。其大慙。寡孤獨有一不得其所。廢殘疾有一不得其安。則曰是我不能澤潤生民。和恒四方之罪也。此以澤民之責。自任也。佑我烈祖。格于皇天。佑輔也。烈祖謂成湯。格至皇天也。○伊尹惟以致君澤民。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從我烈祖。用命于上帝。天監厥德。使撫綏萬方。式商受命。以有九有此作我先王之效也。爾尚明。保予商。俾阿衡專美。有商。爾指傳說尚庶幾也。明保。猶曰公祿不顯。德于高宗。自謂罔無俾使也。阿衡。伊尹之號。專獨也。有商。謂成

湯時○高宗言我繼湯為君。繼尹為臣。庶幾精白一心以輔君。德俾我德修罔覺。允協于先王成德可也。豈可獨使伊尹之功。專美於前。汝說不以輔君之責。自任於後哉。上文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此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君臣之相責難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今王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此賢王叙君臣相遇之難。望於臣者重。大臣下事君之禮。任於已者。亦惟后非賢不又。后君賢臣。又治也。○上文高宗言伊尹能致君澤民。以佐成湯。此欲傳說。匹休於伊尹也。謂夫人君代天理物。固欲資臣以共治矣。然非有敵有為之主。有才有德之賢。則不與之共相天事而治天民也。惟賢非后

東書五

四十八

不食。賢有德者。食謂共食天祿。○賢才之生。斯世而欲事君。以行其道矣。然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則不與之共天位而享天祿也。此泛言自古君臣相遇之難。見今日相遇之感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其者期之。韓爾謂傳說。克能紹繼也。乃辟高宗。自謂先王謂成湯。永長綏安也。○君臣相遇自古為難。如此爾說。當上以致其君。使紹復先王而允協于成德。下以澤其民。使兆民永殖而和恒于四方可也。曰克綏乃辟于先王。猶伊尹俾厥后惟堯舜也。曰永綏民。猶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此高宗以致君澤民之事。責諸臣矣。說拜稽手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敢者自信無懼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於衆。天子指高宗。休命。即致君澤民之命。○傳說於其拜。以其禮稽首。以至於地。不特其其事君之敬。而且陳

其復君之讒言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此天子之休命也臣
敢不盡一已心以對揚於衆人乎博論恐高宗徒能言於今日
而不能踐其言於異日徒能責其臣之進諫而不能受其諫
於後日也故以休命宣揚於衆使公卿大夫百執事皆得預以
証其言而勉其君也

高宗彤日

高宗盤庚之弟小乙之子名武丁彤者祭明日又祭之名
高宗彤祭有雉辨升鼎之異祖已作書訓戒於王史氏錄
以為篇訓也然不言訓者以前既有高宗之訓故只
以篇首四字為題今古文皆存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祭明日又祭之名爾雅所謂歲曰
彤周曰繹夏曰復昨是已越於雉鳴也雉鳥名雉五采生羽山

高宗書五

四十九

所謂羽獸夏翟是已○高宗祭祿廟之明日以礼享乃行事之
有司助祭之賓客咸在於寢廟之中適有雉辨升鼎耳之異史
氏將欲紀祖已之言故先叙事始如此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高宗之臣格正也猶格其非
心之格王指高宗事歸豐于昵之事○蓋上天聰明苟無其
變不虛生今祿廟有雉辨之異本於人事有所失人事有所失
由於君心有未正也祖己言為人臣者當先閑邪存誠以格王
之非心使無徵福於鬼神然後責難陳善以正事之所失使無
典祀豐于祿也自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
事之言也此一篇之綱領故首言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此大臣進戒於君言天之視民惟於理人之善夫本非天乃

民中絕命

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謂高宗監視也民者對天之詞不曰君而曰民不敢斥也與主
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祖己因雉辨之異乃訓於
高宗曰上自天子至于庶人無非民也天之於民高下懸絕若
不相干矣殊不知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無時而不監於下民
也然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一出於理之當然不以豈祀者
福之不祀者禍之黷祭者壽之不祭者夭之也一視於理之當
然而已矣降年有永有不永降即降衷之降年年對永長
也○蓋上天降命於人有上壽百二十歲有短命三十歲者所
以年有永短之不齊非天有意以永短之也蓋以人之所行合
乎義則永不義則不永也非天民民中絕命天短折
也絕折也○然上天以生物為心非欲短折其民也但民之所
行不合乎理之當德自以非義中絕其命禱祠非永年之道也
意高宗必有禱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之類耳

高宗書五

五十一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此言人有其失上天必垂戒以示人人君不可適然以自恕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孚信也孚命者謂以妖孽為符
信而誣告之正德使之修德也○蓋數祭豐昵徵福於神此不
若德者也瀆於祭祀各於政過此不聽罪者也民不順其德不
服其罪天以妖孽為符信而誣告之欲其恐懼修省改其過以
正其德也乃曰其如台乃汝台我也皆指君言○上天垂
戒於人正欲退自修者順於德改其過也乃或適然自恣以為
妖孽之累其如我何哉如桀言吾有天下知天之有目則上天

必誅絕之矣此高宗當因唯雉以自省也然祖已本因唯雉以訓王此不及雉但曰天既乎命正厥德蓋不顯言妖孽恐彰君之過必歸之天者欲君知所畏末以唯雉為可忍也此已上格王之言此以下正事之言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其祀無豐于昵

此歎人君之職在於敬民言祖宗莫非天子祭祀無獨厚親

嗚呼王司敬民嗚呼更端之辭王指高宗司主也敬民謂敬養斯民此民字與上文民字不同○祖已又發嗚呼之歎以

更其端言王之職主於敬養斯民而已微福於神非王之事也

王之職在於務民之義而已語瀆鬼神非王之職也罔非天胤與祀無豐于昵胤嗣與主也祀祭祀豐厚昵近也謂近而父廟○祖已言自成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作雖歷世不同

無非天嗣也豐則俱豐儉則俱儉可也豈可獨豐於日近之親廟而儉於往昔之祖廟乎此失德之不飛雉所以升鼎而雉也

曰罔非天胤以見祖宗皆當祭而不可不祭也曰無豐于昵以見祢父固當祭而不可獨豐也祖已約之使歸于禮祭之中而無過不及之患矣○大抵此篇本為雉非升鼎而作書不及於雉本為訓王辭屢及於民非特祖已諷諫不敢直言抑亦高宗聰明從諫不待深言而意已獨至矣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戰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即今潞州黎城縣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鉞使得專征伐而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意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戰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即今潞州黎城縣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鉞使得專征伐而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意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

祖伊知周德日蹙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於故恐俱奔告於王庶幾望王之改也惜乎不改史錄其言以為此篇亦詰體也今古文皆有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此言大臣兵勝小國而入臣入戒大國也既者已事之辭戰勝也黎國名即今潞州黎城

賤祖姓伊名即祖已之後恐俱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紂賜文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文王既受命為西伯黎為不道文王舉兵既伐而勝之祖伊見此恐懼於心故自其邑奔走

來告於紂見其周日強大紂惡不悛恐其逼已而取之也然篇內無又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於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惟王淫戲用自絕

此言上天絕殷無可知其不絕祖宗不佑由其人之自絕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惟王淫戲用自絕

此言上天絕殷無可知其不絕祖宗不佑由其人之自絕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子曰天既訖我殷命 曰者祖伊之言天子尊之之稱猶禹稱舜曰帝傳訖稱高宗曰王也訖絕也我者親之語殷命紂之天命○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言殷其倫喪

吾家耄邁于荒是上天既絕我殷之天命矣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格人猶至人元龜大龜也罔敢知吉其言凶禍之必至○蓋格人元龜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也今天既絕殷命雖格人之智元龜之靈罔敢知其必吉而不凶也此甚言凶禍之必至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先王

指湯以下諸君相謂保佑之後人惟王皆謂商紂淫過戲也自絕言非天絕也○有商先王精爽在天非不保佑我後人也

在我後之人荒怠弗敬淫醜肆虐無可佑之之實所以自絕於天耳猶所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

天耳猶所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

天耳猶所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

天耳猶所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

天耳猶所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

天耳猶所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

天耳猶所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

天耳猶所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

天耳猶所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

天耳猶所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此言上天喪殷而無豐年故禮義不明常法廢壞也故天棄

我不有康食故者承上之辭棄絕也我指商紂康安也不

有康食言饑饉存臻○惟紂淫戲自絕於天如此故天降災棄

絕有故使饑饉存臻而歲時荒歉則民食不足也可知詩言武

王綏苗邦屢豐年則商末不有康食可見矣不虞天性屢

也性者吾所得於天之正理○天之棄殷不有康食如此故下

民蔽於私欲將上天所降仁義禮智之性亦皆昏而不明則民

失恒心也可知不迪率典通露率循異常也○是以當商之

季子弗克恭厥兄亦不能交于弟此人紀所以廢壞也豈非

不迪率典乎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三者皆由天棄

殷而生不虞天憚不迪率典二者又由不有康食而生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

此言民欲亡殷而望天有德見紂不能君長乎民也今我民

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我民紂之民罔無喪亡也曰若

商民之言曷尚也降威猶言天用剝絕其命○當商之季紂於

虐政者無一民不欲紂之亡惟其凶害者無一人不欲殷之喪

也然不特心欲其喪而又發於言曰天何不降災於我殷家使

殺之喪亡乎此猶夏民所謂時日曷喪乎及汝皆亡之意也天

命不執乎大命非常之命也○蓋天命無常善則得之不

善則失之今紂不善既失之矣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以見斯民

有汲汲亡紂之意也今王其如台今王指商紂其如台謂紂

不能君長乎我也○斯民見紂乃罪多參在上喪亡無日其如

我何哉言紂不復能君長乎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

殷其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可知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時君歎在己之命稟於有生之初也王曰嗚呼我生不

有命在天王曰者紂合祖伊之言嗚呼歎辭我紂自謂生稟

也曰有命謂有天命曰在天言人無與也○紂因祖伊言民棄

殷甚矣於是歎息以答之言民將仇予雖曰罔弗欲喪然我之

生其修短有命在天非人之所能為也民怨其上雖曰天曷不

降威然我之命其壽夭由於前定非今之所能移也蓋反輕民

不足畏以天命為可恃也此見紂不惟憚於改過又從而為之

辭矣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此大臣退自歎息言商惡之著不可委任於天也祖伊反曰嗚

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曰者退而私言

之乃汝參列上天也責命于天即上文我生不有命在天之言

○紂既無改過之意反起餽非之詞祖伊於是退而歎息曰弗

敬上天降災下民其罪多矣商罪貫盈參列在上有不可得而

掩蔽乃猶責命于天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若責命于天惟大人

與天同德者乃可耳汝能責命于天乎甚言無德之不可也責

命于天如孔子曰天生德於予天未喪斯文桓魋匡人其如予

何是也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尔邦

此言紂之速亡即其所為之事而難免也殷之即喪殷謂商

紂即喪言不旋踵而亡○祖伊言他人之喪未可遽見也商罪

貫盈天命誅之不旋踵而亡矣其言發之之速也指乃功不無
戮于尔邦指與指其掌之指同乃功事戮誅也尔邦謂紂
之國○殷之即與非術數能知也指紂所為之事而知之耳是
以乃罪多參在上民罔弗欲喪於下積惡至於成功如其能
免戮于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不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
能容者約雖不敗而終不怒祖伊盡諫而能得全後世人主有
不如紂者多矣

微子

微國名在今東昌府聊城縣有微子故墟子爵也微子名
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
乙立之不從卒立紂紂為無道微子瘼其將亡諱於箕子
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以為此篇亦諸體也因篇首有微

子二字故記者取之以名篇今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厥德于下

此大賈詢親臣痛國之將危叙祖宗致功於上歎子孫喪德於
下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微國名
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父師太師箕子也
少師孤卿比干也其者未定之徒弗或者言不能或如此也亂
治正定也○微子將言殷之喪亂叙箕子以父師比干以少師
者尊其親親之意以起其聽言紂為無道知其將或不能治
天下使各得其安乎將或不能正四方使皆合于一乎然紂亡
決矣猶曰其或者冀紂一旦悔悟改過不謂其果不能忠厚之
至也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祖謂成湯底致也成事曰遂陳
列也○言我祖成湯定制立經致功列於上創業垂統造其業

於前其慮後可謂遠矣我用以酬于酒用亂敗厥德于
下我者微子自謂不忍斥言紂也亦猶五子言萬姓仇予之意
沉溺也以酒為凶曰酬倒置悖理曰亂敗壞也敗于下對陳于
上言○不幸至我後人沉湎于酒用喪其威儀於下淫醜肆虐
坏亂其德性於已然祖宗在上既如彼而子孫在下乃如此是
可傷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殷遂喪越至于今

此叙商俗臣民之偷薄見商國云亂之難保殷罔不小大好
草竊姦宄○太指民言好愛也草竊猶言草寇亂在外曰
姦在內曰宄○是以當時殷之人民小大雖不一也漆紂之惡
無小無大皆好為草竊或在內為姦或在內為宄也○士師
師非度○卿六卿主御之屬師師相師法也非度謂為非法之

事○上而六卿亞族國非一人舉皆倚勢作威師師非漆朋漆

五十六

于家黨惡害民所謂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是已凡有
辜罪乃罔恒獲辜罪恒常獲得也○殷民為夫草竊姦
尤于犯有司者上下容隱恒無由得獲其罪蓋紂為通逃幸
淵藪罪人多歸之如楚無守之閭遯入上宮執法者不能得之
之意也小民方興相為敵讎方緣與起敵抵讎怨也○上
之執法如此故在下之小民無所畏懼得陵弱兼得以暴
寡方起作亂爭鬪侵奪相為敵讎也今殷其淪喪若涉大
水其無津涯淪沒喪亡也涉徒行厲水也大水猶所謂巨川
津水會處漚水際也○今而殷邦紀綱蕩然法度廢壞淪沒之
形茫無畔岸不啻濟巨川而無舟楫之可渡涉大水而無津涯
之可登言艱難之大無可濟也殷遂喪越至于今殷謂商

紂遂之凶也。越語詞○商之王業蓋亦難矣。在我後人。沉酣于酒。用亂敗厥德。臣下化之。小民方與相為敵讎。故遂喪亡。乃至於今日。不可救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及而吾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若之何其

此言國家無道而老臣進教大臣問以救亂之策也。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老遜于荒。曰者微子更端之肆。不曰紂而曰而我者。不忍斥也。出出之也。狂者不能審得失。老成人也。遜辭避也。荒謂荒野。○微子將問以救亂之策。又曰字。更其端言。尔父師箕子。少師比干。今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不能審得失。明義理。故我家老成之舉。皆外適於荒野。言

人正士不肯出見於時用所謂播棄老者是已。今尔無指告

予願墮若之何其。尔謂箕子比干指指示予微子自謂願

墮墮也。何其語辭。○微子言殷之危亡之勢如此。今尔父師少師無所指示。告我以救亂之道。以扶顛墮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有去之之意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大臣呼賢者言上天既降成於殷而國若猶繼欲於已。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王子微子也。毒害。降下。災禍也。荒不治也。○微子上文歷言紂惡曰沈酗于酒。箕子於此乃答之若曰。王子今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固殷沈酗于酒之所致。實乃上天降害于下。使殷其淪喪荒棄而不治也。然自紂言之。則紂之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尔。

實乃上天降害于下。使殷其淪喪荒棄而不治也。然自紂言之。則紂之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尔。

箕子一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意同也。方興沈酗于酒。方興言未見其已。沉溺也。酒怒曰酗。○紂之沉溺。酗于酒。用亂敗厥德。正方興而未艾也。豈但沉溺而已。此答微子沉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也。

乃罔畏畏嗚其考長舊有位人

此言紂不畏其所當畏。而狎夫盛壽之人也。乃罔畏畏嗚其考。長舊有位人。乃汝也。指商紂畏即君子有三畏之。畏嗚述也。考長有盛德者。有位有爵位者。○蓋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商紂沉酗昏迷。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者有位者。嗚逆棄逐。使逃近於荒野。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是已。豈但我其發出狂。吾家老老遜于荒而已哉。此答微子發出狂

老遜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此言商民盜神物有司容隱為無害也。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攘取竊盜也。天曰神地曰祇。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容謂容隱。將持去也。災謂禍害。○紂無所畏。故殷民化之。亦無所畏。於是將毛色純正之犧。體角完全之牲。此祭天地之物。礼之最重者也。猶為商民攘竊而去。不以之祀天地神祇。而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竊殺而已哉。所謂犧牲。案感既于凶盜。是已。

此答微子草竊殺死之語

降監殷民用又饒以

此言上之治下以饒招饒之不息。故同惡相濟而民皆疲困也。

多瘠罔詔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治也。讎斂若
敵拮斂之。召來之也。不怠。力行不息也。箕子言上以是感下
以是應理之必然也。今下監放民凡上所用以為治者無非讎
敵拮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
實上讎斂以召之。今紂方且召敵讎之不怠。何惟民欲殷之亡
乎。罪合于一。多瘠罔望。合一。謂上下同惡也。瘠。病。罔。無
詔告也。○上以仇斂於下。下以仇敵於上。君臣上下同惡相濟
合而為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
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我乃顛隳

此當國家淪喪之日。大臣義。不可去。賢者。義。亦所當去。商
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災。謂喪亡。我。箕子。自謂興受

詩五

五十九

其敗謂不避禍也。○蓋天毒降災荒。放却。是商今其有災矣。我
乃宗室大臣。豈敢坐視其亡。不勇往扶持。出當其災。以求萬一
之幸乎。此箕子欲不避艱險。以濟其君也。商其淪喪我罔
為巨憯。淪。度。喪亡也。以身事人口。臣。給事侍從曰。僕。○箕子
言今日之事存亡未可知也。使商若淪沒。喪亡。我萬一不死。斷
無臣僕他人之理。以偷生焉。此箕子以死自誓。義。不可去也。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詔。告也。王子。微子。迪。道也。舊
云。舊日之言。刻。害也。○箕子言。我告王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
可無人。微子去。則可存商祀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
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忘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也。
王子弗出我乃顛隳。弗。謂不奔周。我。指商家言。顛隳
謂隳墜也。○箕子言。微子若出。萬有一全。宗祀可保。王子不出。

抱祭器以奔周。則不殺身之禍不能免。我商家宗祀亦隳墜而
無所托矣。此答微子淪喪顛隳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大臣欲人各安於義。以達其志。必言已自安於義而不復避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靖。安也。猶言人各獻呈也。
先王指成湯以下諸君。○箕子於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
告以彼此去就之義。蓋人之出處。貴合乎大理之正。即乎人心
之安也。吾心果安。則獻於先王。而無愧對越鬼神。而無作矣。為
今之計。貴人人各謀安於義。以自達其志於先王。焉故微子以
宗祀為重。以去為安。比干以直諫為重。以死為安。箕子以存身
為重。以囚奴為安。三人之行。雖有不同。其各自達其志於先王
則一也。我不顧行遯。我。箕子。自謂顧慮也。行。避。言。雷。而不
去。○箕子言。我之所謀。則雷。而不去。與商相為存沒。不復顧慮
行。避。矣。始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蓋總言去就之義。使二子而
自處也。終曰。我不顧行遯。蓋自謂無可去之義。而自謀也。

詩五

六一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五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六

周書

奉政大夫陳陽尹洪訓

周國名其地在今鳳翔府岐山之南所謂周原也周自后稷始封於邠別姓姬氏至太王止於豳下作邑周原始改國曰周是周之王業始於太王大於文王成於武王其後武王有天下仍以周為國號蓋自泰誓至文侯之命凡三十二篇俱謂之周書

泰誓上

泰與大同即篇首大會于孟津之火不曰大而曰泰泰者大之至也誓戒也軍旅曰誓謂戒以討叛伐罪之意坐作進退之節攻敵擊刺之意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史錄其誓師之言因以泰誓名之書有上中下三篇上篇未

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會選云上篇誓諸侯因及御事庶士中篇誓諸侯之詞下篇自誓其師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此記聖君誓師之時與誓師之地也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為西伯之十三年即洪範惟十有三祀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即武成之一月會機命也孟地名津濟渡處在孟州河陽縣○當武王即文王諸侯之位十有三年孟春建寅之月因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與之遂徵會諸侯之師但見於爾戈比爾干悉至於孟津之境備乃弓矢備乃鋒刃來會于河陽之地謂之曰十三年者以見事殷之久初無利天下之心也謂之曰大會者以凡八百諸侯無一人之不至也此史氏之言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言

此聖君致辭以告群臣正欲精以聞戒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言王武王也嗟歎辭友邦者親之冢君者尊之越及也御事如主射擊刺之類庶士如士卒部伍之類明聽者欲其聽之精審也○武王將誓師先發嗟歎之詞以起其聽言尔友邦冢君非一人也主射擊刺非一士也當精白一心明聽我之所誓無敢誼諱靜聞我之所戒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

元后作民父母

此言造化生庶物而獨厚於人聖人倫德位而必于夫民惟天地萬物父母萬物兼人物言父母以生育言○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而父道在焉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而母道存焉故凡盈天地之間含靈載氣之異名飛聲動植之異類莫不稟氣

於天成形於地此天地所以為萬物一大父母也此蓋以理一者言惟人萬物之靈人即萬物中之一物靈神而秀也○蓋萬物之生得其氣之偏而人得其氣之全具四端備萬善其知覺運動之靈然者雖與物同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則與物異此人所以為萬物之靈也當其聰明作元后置者誠靈無妄之謂聰明以生質言元大后君也○上天於生民之中又眷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其覺見先覺首出庶物卓冠群倫故能為大君於天下也所謂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是已元后作民父母作為也父母以長養言○蓋天能生民不能自養人君又必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以為心使凡疲瘵殘疾各得其生鰥寡孤獨各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此元后又所以作民父母也曰天地

萬物父母是以理一者言曰惟人萬物之靈是以分殊言曰
賈聰明是以君德言曰元后是以君長言曰父母是以恩育言
商受為君而失乎此故武王誓師首發之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此言時君慢乎天而虐乎民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
下民商王者尊之也受紂之名字紂其諡也降下災禍也
○蓋人君乃天之元子所當事天也受則夷居弗事上帝神祇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是上不能有以敬乎天矣安望其體天地
父母斯民乎小民乃君之赤子所當惠愛也受則沈酒冒色
行暴虐宮室侈服殘害萬姓是下有以降災于民矣安望其反
作民父母之道乎此承上章言紂不能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
而失君民之道以見其可伐也下又詳言其實

沈酒冒色敢行暴虐

大勳未集

此言商紂縱欲以為惡上天假手以行討沈酒冒色沈酒
謂紂之縱酒如物溺於水不能浮冒色謂紂之好色如物蒙其
首不能出○商紂以酒為池懸肉為林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
則沈酒於酒可見寵愛也其所言皆從為炮烙之刑以悅婦人
則冒亂女色可知下文諸惡皆由此出敢行暴虐敢者自
信無懼之辭暴虐虐害也暴虐人君所當戒也紂惟酒酒悅色
則作威殺戮毒痛四海殘害萬姓發矣忠良所以敢行天暴虐
下文所言即暴虐之實罪人以族罪人謂加罪於人族謂親
族○一人有罪止及其身可也紂則加罪於人不止其身而
及親族則與罰弗及嗣者異矣官人以世官人謂爵也
世謂子弟○官使當擇賢否可也紂則崇信姦回是崇是長下

擇賢否惟因父兄寵任其子弟則與任官惟賢才者殊矣以上
兩句言命德討罪之不當也惟官室其室樹陂池侈服

以殘害于爾萬姓

侈奢也服衣服殘傷也爾指諸侯御事
庶士○紂為深宮廣室築土為臺栽木為榭澤障有陂停水有
池侈其衣服而非先王之法服以此數事殘害於爾萬姓也史
記言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其大三里其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
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是已林火炙忠良發炙炮烙
刑之類忠以心言良以德言○忠良所當信任也紂則用刑
之刑以焚炙之觀其作銅柱以膏塗之於於炭火之上使有罪
者緣之為可見刻剔孕婦刻剔割割之孕婦妊娠婦人○
孕婦不可加刑也紂則作威殺戮以割剔之觀其剖比干妻以
視其胎為可徵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

皇天震怒

肅將天威

皇天震怒怒惡命令也文考文王肅敬將行也天威天討○商
紂所為暴虐無道如此故皇天不忍荼毒生靈天遣告祿祥之
災命我文考文王肅將天威以除彼邪虐也大勳未集大
勳謂武功集成也○上天雖命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伐密
侵阮戡黎祖共如此者九年止於三分有二之天下惜乎武
功未成而文王崩也今我得不得志述事乎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

罔懲其侮

此即諸侯向背而商無改過之心必歷數愆神不改之實也肆
予小子發發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肆故也承
上之肆予小子發武王自稱其名友邦親之家君尊之觀政者
即此知彼之謂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是已○武王言伐紂
之事天本命之文王惜乎大勳未成而文王崩故我小子發今

日以尔友邦冢君之向背以觀商政之得失但見八百諸侯有商歸則商政之失可知惟受罔有後心受紂之名罔無後也○有商諸侯背叛歸周既已如此紂宜修德改過結人心以凝天命可也尤且長惡不悛無有悔悟改過之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乃者肆之緩夷居蹕蹕也天曰神地曰祇○紂乃夷踞而居廢天地百神之祀而不修舉是以紂不祀武伐之猶魯伯不祀而湯伐之也遺厥先宗廟弗祀道廢也先謂先祖宗尊廟貌也弗祀謂不祭祀○蓋宗廟者先祖之所在吾身所由以出也紂則廢棄先祖宗廟不行禴祀蒸嘗于公先王焉犧牲染采盛既于凶凶盜色純曰犧牛羊豕曰牲黍稷稻粱之食曰染遠豆銅俎之器曰盛既盡也凶盜凶惡盜賊之人○九國家所畜色純之犧牛羊豕之牲黍稷稻粱之

竊遠豆銅俎之器所以備祭祀之用也今皆盡為凶惡之人所盜矣即其子所謂獲龜神祇之犧牲牲者是已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吾紂自謂民社命天命懲戒侮慢也○紂之慢神如此猶不知神怒天怒乃布命于下曰我有民社可賴以安我有天命可恃以存誰敢有侮慢於我者乎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已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言天為民立君以安乎下君奉天誅宥無預於已天佑下民佑助也○蓋民乃天之赤子民有所欲夫必從之故上天保佑斯民使安其生而復其性也下文所言豈非佑民之實乎作之君作為也君以長養言○蓋天佑下民果何見哉作之君以治之使強不得以凌弱弱不得以暴寡疲癯殘疾各得其生

寡孤獨各得其養也作之師以教導言○天佑下民不惟立君以治之而又立師以教之使愚者進於明暴者進於強復其仁義禮智之性教以孝弟忠信之行也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克相助翼愛綏安也○然上天作之君非貴我也以其能相上帝以養乎民也作之師非尊我也以其能助上天以教乎民也使凡自西自東無一不遂其生自南自北無一不復其性易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已此

此言天佑下民之意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有罪無罪亦泛言之○武王自謂曷何越過也○武王言上天為民立君師以治教之如此則夫有罪之當討我則順上天以討之無罪之當赦我則順上天以赦之何敢徇一己之私過用其心而自為討殺言一聽於天而已是時紂為暴虐君師之道廢矣故武王於師之際有發乎此也或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章傳云紂失君臣之道是指紂言此章傳不言紂有罪無罪是指紂之諸侯言非指紂也若指紂言則為重複矣殊不知上章是泛言天立君之意重在元后作民父母就君道言之以見紂失君臣之道也此章是泛言天佑下民之意重在寵綏四方就安民言之以見武王之討伐本為安民也何敢過用其心哉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此聖君引古語以誓師言紂臣雖衆而心不一見周臣雖寡而心惟一同力度德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度德校善惡也○蓋彼土地甲兵之力有同於我在我土地甲兵之力無殊於彼是力之同也彼此之力既同則當量度其德之善否力同而德有善惡之異則知有德者必勝矣同德度義德者行道

有得之謂義者，勸事達時之宜，度義校曲直也。○蓋彼之修德，行仁無殊於我，我之修德行仁，有同於彼，是德之同也。彼此之德同，則當量度其義之曲直，德同而義有曲直之殊，則知有義者必克矣。此二句乃古者兵志之詞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受紂名十萬，曰億，千曰萬，億萬心言心之不一。○商受雖有臣億萬，其會如林，可謂衆矣，而一人一心，所以億萬人而億萬之心，則力之不同也。可知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予武王自謂一心言心之同。○武王言我雖有臣三千，比之億萬，可謂寡矣。三千之人同心同德，似出一人之心，則力之同也。可見紂敢行暴虐，是無德也。武王順天應人，又合宜也。紂之臣億萬，心叛，親難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以明今日伐商之必克矣。

商罪貫盈于命詩之

此言紂惡已滿，而天討所必加，若不奉天而已，罪與之等。商罪貫盈，盈夫大印，誅之罪謂慢天，虐民貫通，盈滿誅戮也。○蓋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此商紂之罪也。商紂之罪，并聞于天，流毒下國，則其貫盈也可知。故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則有命以誅我，也可見予弗順天，厥罪作鈞。予武王自謂弗順天，謂不俸天，以行討罪，謂故紂之罪，鈞與均同，謂平等也。○武王言天命，紂知我當順上天之意，以行討，苟不順天，是故縱以長惡也。則我故縱長惡之罪，豈不與商紂為之平等乎。如今律言故縱者，與同罪。

予小子夙夜之懼受命文考

此聖君故承前人之志，必告神人以致天討也。予小子夙夜

底天之罰

祗懼。夙夜，夜也。祗，敬懼畏也。○上言故縱不誅，則罪與紂等，故我小子夙夜匪懈，畏天之威，而以順天討罪為事也。受命文考，受命猶言稟命，文考，文王也。○然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也。惜乎文王九年而大勳未集，今我受命於文考，文王之廟，皆以伐商之事，以卒其伐功而已。王制所謂造乎祿，是已類予上帝，宜于家土，類祭天之名，宜祭社之名。家，土，大社也。武王言今我將有大事于商，類于上帝，而以商紂之罪告于天神，宜于家土，而以商紂之惡，白于地祇，所謂族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是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以用也。爾指友邦家君，族致也。天罰，天討。○武王言今我不惟以商罪告于天地神祇，而又以商罪白于友邦家君，爾有衆，庶幾同心同德，致天之罰，以誅商紂可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矜，天必從之

此即上天順民之意，勉諸侯克商之機。天矜于民，民之所矜，天必從之。矜，憐也。欲願從隨也。之，字指民言。○蓋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莫天，未嘗不矜憐於民也。天矜于民，凡有所矜，天必隨之。况今商紂暴殄天物，虐害蒸民，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此即民心而察天意也。爾尚獨予一人，永清四海。爾指友邦家君，尚庶幾也。獨，輔也。一人，武王之自謂永長也。清，則無穢德彰聞。○蓋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則流清，向也。四海本清，約為污濁，臣下化之舉，世濁而不清矣。今爾友邦家君，庶幾同心同德，輔我一介，除其穢穢，則昏德去而天下永清矣。時其弗可失，時者當其可之謂也。過也。○蓋時者聖人之大用，天人合應之機也。堯之授舜，天與之之時也。

堯舜則不失其與之時，湯之故桀，天取之之時也。成湯則不失其取之之時，况今民欲亡紂，天有必從之理，此正上下共怒之日。天人合應之時，豈可失而不伐哉！此言下有以應乎人也。

泰誓中

此篇言王次于河朔見武王既渡河誓師之言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此聖君以時而止兵於河北，必因集而整兵也。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王武王次止也。河朔河北，當武王即位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戊午，武王以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既渡孟津而止於河北也。

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群后諸侯也。畢會畢至也。徇與徇于道路之徇同，謂行示也。武王既止於河朔，友邦冢君以師畢至，苟不徇師而誓，則小大衆多之士烏能悉聽誓辭哉！武王由是不憚以貴下賤，徇行以誓戒之也。此史氏之本序。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此聖君致款以呼所從之諸侯，正欲無一人而不聽誓也。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曰者武王之言，嗚呼更端之辭。西土，鎬京也。有衆指將士咸皆也。朕，武王自謂。武王將欲發誓，先以嗚呼更端致款，以起其聽言，從我渡河者皆西方諸侯也。今尔西土有衆，固非一人友邦冢君，亦非一職官咸聽我誓。汝之言不可有所諱諱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此聖君所問以明紂力行無度，必詳其惡之實及其惡之若也。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非一日不足不自滿足也。武王言我聞古之吉人，鷄鳴而起，孜孜為善，終日為之而猶不足也。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凶人凶惡之人。蓋吉人為善，猶凶人之為惡也。是以凶惡之人亦鷄鳴而起，孜孜為利，終日為之亦為日不足焉。此以上皆古語。武王將言紂力行無度，故先發之。今商王受力行無度，商王貴之也。受紂名力行，謂見於躬行無度，無法度之事。今商王受終日所為見諸力行者，舉皆非法之事。豈非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乎。下文所云皆無度之事。播棄黎老，播放善遺也。黎，與黑通，黑而黃也。老成之臣如微子箕子之輩，所當親近也。紂乃放逐遺棄之，即微子所謂老遜于荒，是已。昵比罪人，昵比親近也。罪人罪惡之人。罪惡之人如崇侯、虎之類，所當斥逐也。紂乃親比之，是信是使焉。即紂誓所謂乃

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已。淫醜肆虐，過也。醜，醉怒也。肆，縱也。虐，害也。紂沉湎於酒，昏迷不恭，過為非去。縱肆為虐，觀其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百姓怨望，可見。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臣下謂紂之諸臣百工，化之，染之也。朋黨仇讎也。其諸臣百工染紂之淫醜肆虐，亦相群聚，崇各立朋黨，相為仇讎，所謂惟放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是已。有權相滅，消恐迫之也。權勢滅絕也。臣下皆以威力相恐脅，上權勢互相誅戮，以派毒下國也。此以上皆力行無度之實。無辜斃天，穢德彰聞。辜，罪也。斃，呼也。穢，德腥穢也。彰，彰聞顯著也。蓋為善至極，則至治，替者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約之力行無度，惟日不足如此。而其諸臣骨權相滅，又如此。故無罪之人，皆其虐害，呼天告冤，而腥穢之德，并聞于上也。所謂知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聞請聞於古，吉人猶善人，日

保抱持厥婦子以哀籲天是已。此言惡之著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降黜夏命

此言上天以愛民為心君當順乎天。人君慢天以虐民天別眷乎君。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惠愛辟君奉承也。○蓋天者民之父母民者天之赤子民有所欲夫必從之。是天未嘗不惠愛斯民也。人君代天理物必仰承天意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疲癯殘疾各遂其生以奉承乎天可也。曰惟天惠民即天佑下民之意。曰惟辟奉天即克相上帝之意。此泛言天以愛民為心君當奉承天意也。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君之師以奉天惠民故作威殺戮以毒痛四海曰弗克若天則不能惟辟奉天曰流毒下國則不能惟天惠民矣。天乃佑

命成湯降黜夏命

佑着降下黜退也。夏命夏桀之天命。桀不能順天惠民如此。故天啓迪有命。成湯肅將天威降黜夏命。所以垂革夏正。以有九有也。是則紂之亡。即桀之亡。武之喪。即湯之喪也。故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

戎商必克

此言紂惡過人必即其實以今擬古。知天眷之有歸。觀象與占見伐商之決勝。惟受罪浮于桀。受紂之名。浮過也。桀夏桀。○蓋夏桀之罪。惟弗克若天。流毒下國而已。今商受不惟剝喪元良。而又賊虐諫輔。不惟上慢神明。而又下虐斯民。是商受之罪。有過於夏桀也。剝喪元良。剝落喪去也。元良指微子。○元良大臣所當尊尚也。微子數諫不聽。遂抱祭器以奔周。非剝喪元良而何。賊虐諫輔。賊殺虐害也。諫輔指比干。○諫

輔大臣所當聽信也。比干諫紂而怒。遂剖以觀其心。非賊虐諫輔而何。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紂人之言曰。謂已指商受。○蓋天命不可恃以為安也。受言吾有天命。任自為之。小心敬畏。何足行哉。觀其答祖已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又曰。吾有民。有命罔憚其侮。可見謂祭無益。謂暴無傷。無益言與已無干。無傷言與已何損。○蓋人君上為百神之主。所當祭祀也。受言吾有天命。祭祀則為無益。下為社稷之主。所當愛民也。受言吾有民。有社稷。則為無傷。觀其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謂祭無益也。可見觀其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亂肆虐。謂暴無傷也。可知厥鑒金。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厥指商紂。鑒視也不遠。但在前耳。其者未定之辭。予武王自謂。治也。○蓋商紂之鑒不遠在彼夏

后氏之世耳。昔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使不有天下。况商紂之罪。又浮於桀。即是觀之。今天其佑我治民而有天下。以降黜商命者。豈不敬必也。朕受協朕卜。龍于休祥。朕武王自謂神交為慶。協合也。龍曰卜。襲重休美也。○武王言况我受伐商既吉。卜之於龜。又吉。是朕之夢。協于朕之卜。可謂重吉而有休祥之應也。戎商必克。戎兵器。商紂也。必者必然之辭。克勝也。○武王言我觀受之惡。又浮于桀。朕之憂。又協於占。監古視今。即事與卜。皆有吉兆。則知今日伐商斷然必勝矣。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此言紂之平人多而各一心。聖君治臣少而同一心。故親人不如賢人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受紂之名。十萬曰

億十億曰兆。夷平也。美令言其智識不相上下。雖異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可謂衆矣。受雖有此億兆夷人。其智識不相上下。無有出類拔萃者。其心德又不齊。無有并力一心者。暴叛親雠。寡助之至矣。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予。武王自謂治亂曰。亂。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奭。闕。太散。宜生。南宮适。邑姜也。同協一也。○武王言我有亂臣十人。比受之臣億兆。可謂寡矣。其十人皆有撥亂反正之才。則非夷人之比。心德又皆協一。有非雠異之倫。以見人臣不在於衆多。在於得人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以克亂言。則曰亂臣以禁暴言。則曰仁人其實則一。○商之孫子如其子比干。微子。膠鬲之類。雖皆至親之人。而不能用。不如我周家有太公。周召。畢榮之輩。仁人之賢而可恃也。以見人臣不在於親在於賢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 今朕必徃

此言天以耳目寓於民。以極已責於君。此伐商所以決往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見天之為天。蒼然其色而已。未嘗有目以視之也。殊不知天命降監下民。有嚴而其視也。由我民之目以視焉。天聽自我民聽。人見天之為天。蒼然其形而已。未嘗有耳以聽之也。殊不知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而其聽也。由我民之耳以聽焉。此言天以耳目寓於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百姓謂天下之人。過責也。予一人。武王自謂。○蓋天之視聽不外乎民。今自西自東。皆責我不即極已水火之中。自南自北。咸怨我不即救民荼毒之苦。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如此。則天意可知。此以民

心察天意也。亦與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同一意矣。○朕必徃。朕武王自謂。必者。決然之詞。特謂伐商。○然天之視聽在民。民之所欲即天。我不伐紂以安天下。則違民心矣。違民心則天意可知。故我今日伐商之舉。所以斷然必往也。上章既以天人析而言之。此又以天人合而言之。以見天意又不外乎人事。則今日伐商天人合應也可知。

我武惟揚 揚于之疆 取彼凶殘 我伐用張 于湯有光 彼凶殘我伐用張 取討也。彼者對已之稱。凶殘指商紂。孟我將士今日弔伐之師。桓桓焉如虎如貔。而奮起于商郊之市。如熊如羆。而侵入于紂境之內。蓋勉以威武之當勇也。可知取彼凶殘我伐用張。取討也。彼者對已之稱。凶殘指商紂。孟

子所謂殘賊之人是已。聲罪致討曰伐。張大也。○武王言我奮揚威武入于商郊。以取彼凶殘。則天下之人皆知我順天應人。非有利天下之心也。則我殺伐之功。豈不益以張大於天下乎。于湯有光。于於也。湯成湯光顯也。○蓋成湯伐桀。本以公天下為心。取彼凶殘而已。不知者謂以臣易君。惟有慙德湯之心。不能表白於天下矣。今我伐紂之舉。實之於湯。而無愧湯之心。驗於我而益顯。則我今日伐商之舉。豈不於湯亦為有尤也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寧執非敵。惟克永世。此聖君於將士。勉之至而期之速也。曰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寧執非敵。最勉也。夫子指將士。畏懼寧寧。敵當也。○思罔寧寧。執非敵。最勉也。夫子指將士。畏懼寧寧。敵當也。○然事之成敗。利鈍。固當委之於天。必也臨事而懼。尤當謹之於已。爾將士當勉勉而不怠。無或以紂有億萬夷人。堆心難德。而

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若弗畏則入畏矣百姓懷
懷若朋厥角 百姓紂之民懷懷畏畏若如也朋推落也
角頭角○商民異紂之惡心驚膽碎懷懷然若朋推其已之頭
角然則畏虐之甚可知矣此言商民之畏勉將士之畏也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嗚呼數詞乃汝也嗚呼
將士言功謂征伐之功克能永長也世非一世○武王恐將士
聽之不精又發嗚呼之數更端以起其聽言爾將士當一其心
德使人無異志商夫果毅俾人同一心于立定威武之功于
以戡定禍亂之事則爾子子孫孫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矣此蓋
期之也

泰誓下

此篇亦渡河誓師之言所以巡六師數紂惡嚴賞罰勝則

稱親過則歸已也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此記聖君以時而誓將士也厥明戊午明日已未也巡與巡其
所守之巡同六師六軍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
備六軍收誓紂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武王於戊
午次于河朔已誓師矣於戊午之明日已未將欲啓行恐臨事
不懼是以取敗於是大巡視夫六師之部伍整理夫士卒之器
械謂之曰明誓者則凡商紂之惡無一之不數也謂之曰眾士
者則凡西土君子無一之不在也此史臣叙事之辭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此聖君明誓將士不惟其紂之惡而又及其惡之者也王曰
嗚呼我西土君子嗚呼更端之辭我者親之君子者賢之

結怨于民

○武王既渡孟津乃於戊午之明日將欲發誓允以嗚呼一辭
以使其端復呼西土君子以起其聽則凡西土之諸侯士卒無
一不在也可知天有顯道厥類惟彰顯道至顯之理即典
常也顯義類彰明也○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上天至顯之道
也然至顯之道雖出於天而義類在人實為甚明如君臣義父
子親而親義之類在人莫不昭然而不昧夫婦別長幼序而別
序之類在人莫不秩然而不紊豈非與常出於天義類在於人
為甚明者乎武王將言商受狎侮五常故先發此今商王受
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受紂之名狎侮傷也五常五
典荒怠怠惰也弗敬無所忌憚○天有顯道其義類甚明如母
今商王受不知乎此而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兄弟夫婦之常道
狎褻而侮傷荒棄而怠惰無所敬畏也觀其崇信姦回放黜師
保君臣之道可知屏棄典刑宗廟不享父子之道可見以至割
殺元良微子去之而兄弟之道廢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而夫
婦之道棄天之顯道不明甚矣自絕于天結怨于民自
絕者非天絕之結怨者非一之謂○蓋君者天之元子民之父
母也商紂狎侮五常郊社不修而自絕于天作威殺戮毒痛四
海而結怨于民下文所言皆自絕結怨之實也

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荼行天罰

此聖君數紂之惡明上天無眷商之意群臣助伐商之功斷朝
涉之脛斷所也朝涉謂冬涉水者脛是骨○紂見冬月清晨
涉水者謂脛骨隨滿耐寒遂斫而視之剖賢人之心剖開也
賢人謂比干○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
而觀之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作為威刑也刑不以罪曰殺

戮誅也。毒害。痛病也。四海。舉天下言。紂作五虐之威以殺。為毒為炮烙之刑以毒病四海。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崇信。效回。崇尊尚之信任使之效許回邪也。效許回邪者所當屏逐也。紂則尊崇而信使之。所謂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是已。放黜。師保。放逐。也。師保指微子比干。蓋師保所當尊信也。紂則放黜而不任。使之。所謂吾家老遜。荒是已。屏棄。典刑。屏除。廢也。典刑。猶象以典刑。成湯所制典刑。子孫所當尊守也。紂為不便於己。屏而棄之作為炮烙之刑。囚奴。正士。囚謂拘繫之。使為僕隸也。正。言中正之士。指箕子。成湯數求哲人。子孫所當聽信也。紂因箕子之諫。則拘囚困苦使之佯狂而受辱。郊社不修。宗廟不饗。食郊祀天。郊祭地。不修。謂不恪其牲宰。

漆。盛也。宗廟先祖之所在。不饗。謂不上祀先公。人君有天下。當祭天地宗廟也。紂則夷君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案。既于凶盜。則不祭以報本也。可知。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作造也。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作為過度之巧。婦人。已也。奇技淫巧以蕩人心。不可作也。紂專作奇異技能。過度。淫巧之事。以悅。已。觀其膏銅柱下加炭火。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已。乃笑。可見矣。王制。所謂奇技奇器。以疑衆殺。亦此事。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弗順。謂不順其所為。祝。斷降下。時是。喪亡也。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免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襲之行。恃亂天常。乖違禮法。故上帝弗順。其所為斷然降是喪亡。使之不有天下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爾指將士。其者。期。

之詞。孜孜。勉力不怠之謂。恭行。天罰。猶言肅將天威。武王。爾邦。君御事。庶吉。固非一人。庶幾。勉力不怠。一德一心。以奉順乎我。故行天罰。以討彼凶殘可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

不迪有頭我

此引古語。普師以明除殘之意。勉將士成功。以立勸懲之典。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撫。安也。我者。指民而言。后。君也。武王又舉古人之言曰。人君能撫安其民。使饑寒孤獨各得其所。疲癯殘疾各遂其生。則能代天理物。施澤於民。而為我之君矣。虐我則讎。虐。害也。讎。讎敵。人君不能撫安其民。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為我之讎敵矣。此二句乃古語。武王雖並舉之。而重在虐我則讎也。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謂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夫耳。受紂之名。港大也。威刑。戮世讎。謂紂為舉世之讎敵。言人君虐民則為民之讎敵。如此况今商受乃寡助孤立之獨夫。大為作威毒痛四海。敢行暴虐。殘害萬姓。是乃汝之世讎也。此一句承虐我則讎而言。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樹植也。德有德之人。務專力也。滋。長除也。惡無德之人。本猶根也。蓋賢德忠良人之有德者也。有德之人。必樹植固存。務其滋長之益。弱昧亂亡。人之為惡者也。為惡之人。必屏除推亡。務絕其根本。喻紂為衆惡之本。所當除去也。此兩句亦古語。武王雖並舉之。而重在除惡務本一句。言紂為衆惡之本。首先除絕。則逆姦回為紂。脅從將自絕滅矣。肆予小子。誅以爾眾。士茲殲乃讎言。肆。故也。承上起下之語。予小子。武王自謂。誅大殲絕。殲滅也。乃讎。汝之世讎。紂作威殺戮。乃汝之世讎也。故我小子。大以爾眾。

恭行天罰以殄絕夫汝之世豈庸將天威以殲滅夫汝之惡根也爾彼去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彼士指將士其者期之詞也。路也。殺敵為果毅果毅登成辟君也。○蓋昔疑敗謀慢令廢事也。爾彼士其庶幾。行夫殺敵之果不可巡遠而畏縮必決夫致果之毅所當勇猛而精進于以成夫乃君之功可也。功多有厚賞。功謂殺敵之功。戰功曰多厚賞。則非一爵一級。○爾彼士誠能踏行夫果毅而多殺伐之功。殺之賞。汝非特一爵一級而已。必迪簡王。屢以山川上田所謂功。楚楚實也。不迪有顯戮。不迪謂不能踏迪夫果毅。殺敵請諸市朝。○爾彼士不能踏迪夫果毅多殺伐之功。以登乃辟。非特捷記書識而已。則必肆請市朝以示殺伐。所謂不用命。戮于杜也。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 誨受多方。

卷六 十九

此言聖德同天象而遠近無不著。聖人得天下而遠近無不歸。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嗚呼。歎哉。文考文王日月照臨言德之輝光也。○武王於誓師之末。歎自當而言。豈象於天。容光必照者日月也。惟我文考文王純亦不已之德。如日月照臨下土。無一地之不被此言聖德與日月合其明也。光于四方。光顯也。四方舉天下言。○蓋遠莫遠於四方也。而文王之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一地之不及此言聖德光被四表也。顯于西土。顯者光之著。西土指豐鎬言。○近莫近于西土也。而文王之德薰陶漸染。無一人不化於善。無一夫不被其澤。此言聖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觀其肇造區夏。西土惟時。冒估可知矣。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有周謂文王誕大也。多方舉天下言。○文王之地止於百里。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由是廣。

丙質成江漢。從化不止。岐豐之地矣。犬邦畏之。小邦懷德。不但三分有二矣。多方之受非我周其誰歟。詩所謂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是已。此言聖人受命而得民心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惟予小子無良

此聖君言勝商則歸善於親。弗勝則歸過於已。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予朕皆武王自謂克勝也。受約之名。勘定禍亂曰武。無罪猶言無過也。○武王言我今日恭行天罰。取彼凶殘。能勝夫商。受非我威。武所致。由我文考。文王聖德昭著。無有過舉。所以人心歸往而然也。受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慶紂之名。克予勝我也。有罪猶言有過。無良猶言無善。○武王言我恭行天罰。弗勝商。受非我文考。文王有過而然。惟我小子無善及人。不我歸故也。叶仁人之心善。則祿親。過則歸已。恐為文王羞。聖人臨事而慎。如此天祇此三篇之書。三數紂之惡。其發舒萬民之氣。夫怒已極。人怒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鑑哉。

收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誓。誓也。軍旅曰誓。戒以坐作進退之節。攻殺擊刺之法。所以一衆志而起其聽也。武王軍於牧野。去紂城五十里。而猶誓師者。以見聖人臨事而慎之意也。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故曰收誓。今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曰。逖矣。西土之人。此聖君以時至地。而誓師必肅已。容以慰勞之也。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時謂牧野誓師之時。甲子。

藥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時謂牧野誓師之時。甲子。

二月四日昧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朝早也舉事貴早故曰朝牧野紂近郊五十里之地誓戒也○武王於癸亥已陳兵於商郊矣至甲子天將明未明之時武王清晨至于商郊牧野之地乃戒誓三獅亞旅千夫長百夫長嚴其坐作遲退之節攻殺擊刺之法也**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旌以麾曰發矣**西土之人左左手杖持也鉞鉞斧以黃金為鉞右右手秉亦持也旌旌旌軍中指麾白則見遠曰者武王之言遠也西土西方之將士○武王誓師之際左手執黃金之鉞以為威右手持白旌之旗以麾指擬身獨立杖儀兩旁嚴整器械以肅已容然後而曰遠矣哉我西土之人蓋周都豐鎬去商郊幾及千里行役可謂遠矣苟不慰勞之則非悅以使人也故武王有以慰勞之其所以撫安士卒之意至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

此聖君致嘆及指諸侯大小以誓之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五等諸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嗟歎詞交邦親之冢君尊之御事治事者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次旅衆也師氏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百夫長即今千戶百戶也○武王陳兵牧野先發嗟歎之詞以起其言凡我友邦冢君諸侯御事治事之臣若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以至亞於卿之大未次於大夫之士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之人及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蓋欲小大畢無一而不听誓也此泛指諸侯之近下又歷舉列國之遠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

此聖君歷舉列國之遠以誓之也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及者並與之隣庸上庸其國在江漢之南蜀巴蜀其國即今四川羌即羌其國在西蜀詩所謂自辰始羌是已彭微二國亦在巴蜀盧彭二國在西蜀西北漢首濮其國亦在江漢之南○蓋武王誓師不惟泛指諸侯之近而又歷舉列國之遠蓋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庸蜀羌髻微盧彭濮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今武王誓師伐商亦無不及焉吁除天下之殘賊而救民於水火之中雖聖夷戎狄亦可以義驅之也

稱爾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此戒將士嚴整器械然後發命也稱爾比爾干稱舉也爾指將士戈有枝戟長六尺六寸○戈所以執持刺敵也爾友邦諸侯及八國之人當各舉執爾之戈焉蓋戈短人可執以舉之故言稱比爾干比並干指也爾東人或謂之于闕西人謂之指○蓋干指所以衛身也爾將士當各比並爾之干指以得敵故曰比爾干立爾矛立謂植立之矛亦戟屬長二丈○矛所以建於兵車也矛長二丈非立之不能舉故曰立爾矛予其誓言武王自謂誓戒也軍旅曰誓○然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發誓則人無諠譁而听者審矣下文所言即誓辭也始杖鉞秉旌所以肅已容此稱戈比干立矛所以肅人容人已齊肅上下一心聖人誓師之法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此聖君即物類之反常見家道之蕭索也**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古人有言古之人常有是言也牝雞每雞晨早

也○武王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舉古人之言以發之
雖主於司晨牝雞陰類則無晨也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蕭索也○蓋牝雞無司晨之理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其為
效孽而家道蕭索貧窮臻至矣以喻妲己婦人無預於國政今
而所舉者賞之所憎者誅之則賞罰之政由於婦人是猶牝雞
之晨矣商其淪喪乎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以究姦于商邑

此言人君惑於內嬖其亂自近以及遠也今商王受惟婦
言是用商王者貴之受紂之名婦謂妲己○武王言今商王
受好酒淫樂不惟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則賞罰
之政由於婦人所以惟婦言是用也豈非牝雞而晨乎昏棄
厥肆祀弗答昏迷棄廢肆陳也祀謂祭祀答報也○蓋紂

抱所以報本也紂則昏闇迷惑顛倒錯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
而不報觀其夷若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蕪
既于凶盜可知矣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昏迷棄
廢道也王父謂其相爾雅云父之考為王父是已母弟同母
昆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是已遺道也○昆弟先王
之胤也紂則昏闇迷惑顛倒錯亂棄其遺王父母昆弟而不以
道遇之觀其微子去之可見矣此言禍之始於家也乃惟四
方之多罪通逃是也通逃是長是信是使通逃逃亡
之人崇尊尚也長如立民長伯之長信信使令也○紂不惟廢
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而其任用者又皆四方多罪逃亡之人
於是尊尚任之以顯位於是親信委之以使令所謂為天下通
逃主萃淵藪是已此言中而禍及於國也是以紂之失

士俾暴虐萬姓以者承上多罪通逃言俾使暴虐萬姓也

○紂惟多罪逃亡之人以之為大夫而與國政以之為卿士而
居頭位故朋友作仇骨權相滅暴虐于天下萬姓也此言禍及
於國中**以紂究于商邑**以者承上暴虐言在內曰姦在外
曰究商邑商之都邑○紂用多罪通逃之人不惟暴虐萬姓而
又為姦為究以作亂於內外所以禍及於商之都邑也此言禍
流於天下矣蓋紂惑於妲己背常亂理始而家中而國終而流
毒于天下也曰惟婦言是用一句即上章牝雞之晨昏棄厥祀
事弗答以下即用婦言而然乃惟家之索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天子勗哉

此言今日肅將天威必戒其足法之輕進也今予發惟恭
行天之罰予發武王自稱其名恭敬也天罰天討也○武王

警師自稱其名曰予我周發陳師牧野非有利天下之心正以
代虐以寬暴行天討而不敢怠也今日之事不愆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事征伐之事愆過也步進趨也齊謂齊
整○武王言今日戰陣之事行伍坐作之法是步進趨之節少
而不過六步多而不過七步乃止齊整焉此戒其輕進也天子
勗哉天子指將士勗勉也○爾將士當各上其上各齊其齊使
坐作進退之法井然不失其紀律三軍如一人可也故先呼天
子以起其聽後以勗哉以致其勉呼過殺固非上天好生之仁
不謹亦非臨事而惧之意此聖人既戒之於前而又勉之於後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此聖君以攻殺擊刺之法告將士所以戒其貪殺也不愆于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齊焉愆過也伐擊刺也此者不敢

過之意濟整齊也○武王言今日之事其攻殺擊刺之法少不過四五多不過六七乃止而齊整矣豈可過於貪殺哉曰助哉夫子勗勉也夫子指將士○爾將士當各自止其止不可以武過各自齊其齊不可以貪殺使攻殺擊刺之法井然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可也上言今日之事此不言者蒙上文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及覆成文以致丁寧之意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勗哉夫子

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尚庶幾也桓桓威武貌虎猛獸能噬人貔執夷虎羆也熊野獸似豕羅似熊黃白色皆獸之猛而能噬人者也于往也商郊謂五十里之近郊○武王言爾將士庶幾桓桓焉尚夫威武之勇赫赫然致夫果敢之力不啻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克奔以役西土

驚而不震而奮起于商郊不崩不難而疾趨於牧野可也弗逆土之士卒○彼解甲求欵不敵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此克奔來降者也汝則勿逆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焉此蓋慮其過於武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為戒曰助哉夫子勗勉也天子指將士○爾將士之衆當以武勇為勉以殺降為戒故又曰勗哉夫子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此言將士不以誓辭為勉則有重刑也爾指將士弗勗謂不以前三者為勉躬身戮殺也○蓋用兵以制節為尚以武勇為主苟武過於武勇而妄殺又豈撫衆之仁哉今我既以此戒之於前矣爾將士不於是而勉焉是不尊我誓也我則有殺戮於爾

身焉然前既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此但曰其于爾躬有戮蓋軍旅之事貴乎嚴明亦即威克厥愛允濟意也

武成

武成言武功成就也史臣記武王征伐歸獸祀群神告群后與其取商定商規模政事共為一書篇中因有大誥武成之文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于征伐商

此當首月之吉期正聖君征伐商討之時也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也壬辰二月二日死魄朔日也二日故曰旁死魄越於翼明也癸巳三日也舉事貴早故曰朝軍行曰步謂以人荷車而行不駕馬也周錄京也于征也惟正其罪曰征罪致討曰伐○武王當即位十三年孟春寔寅之月初二壬辰旁死魄之明日乃一月三日癸巳也武王清晨以人荷車而行自錄京往于朝駟大正于商以數紂惡也史臣於此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此其書法欤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罔不率俾

此史臣歷記聖君所告之神與告神之詞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底至也商商紂罪謂過惡告于皇天后土猶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武王以商紂罪惡上以告于皇天下以底於后土猶成湯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之意是始出師時也所過名山大川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經泰華而涉大河也故武王各於其

路所過之名山大川則祭告之周禮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是已此以上言所告之神此以下即告神之辭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王商曰者武王告神之語有道雖本父祖亦對下無道言曾孫武王自謂周三二字史臣追增之發武王名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武王告所過名山大川曰我惟有道人之曾孫周王發今商罪貫盈夫命誅之我將大正夫商紂之罪也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商王者貴之受紂之名無道對上文有道言暴虐害之殄為絕之天物天所生之物○蓋天所生之物當取之有節用之有禮不可暴殄也今商王受無道以酒為池懸肉為林宮室臺榭侈服作奇技淫巧等事則暴殄天物也可知矣○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之罪淺酷之惡也○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罔民不可言

虐也今商王紂無道作威殺戮毒痛四海新朝涉之腰剖賢入之心則害虐烝民也可見為天下通之主辜淵藪通也主言紂為逃亡之主辜藪也淵藪水聚澤藪○蓋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紂既為天下逃亡罪人之主而天下逃亡罪人皆歸之不膏魚之聚于深淵穀之聚于澤藪也觀其昵比罪人崇信姦回可見矣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迄亂畧予小子武王自謂既者已然之蘇獲待也既獲仁人猶所謂聿求元聖祗敬遺絕也畧謀畧○武王言我小子既得太公周召之徒故宜生南宮追之輩則可以敬承上帝之事以遏絕亂謀也多士所謂丕靈承帝事是已此言上順乎天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華夏中國文明之地蠻貊南蠻北貊之人罔無率僂俾從也○內而華夏星羅棋布之國未易率從

也今則無一人之不歸心外而四夷維蕃維翰之邦未易來王也今則無一人之不服從觀其耕后以師畢會則華夏率俾也可知庸蜀微盧彭濮等國蠻貊率俾也可見此言下應乎人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而萬姓悅服

此記聖君告神之詞叙其行師之節次及其反政之效驗惟爾有神尚相予以濟兆民神指名山大川尚不敢必之辭相助也予武王自謂濟與博施濟眾之濟同千億曰兆○武王底商之罪於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庶幾能相助於我使我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斯民於荼毒之苦濟天下於安養之域無作神羞無毋通差車也○爾山川之神弗克相予以濟兆民則為神羞矣爾其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可也此以上

承罔不率俾皆告神之詞錯簡在此戊午師渡孟津戊午即太誓戊午師諸侯之師濟水曰渡孟地名津濟渡處在今孟州河陽之地以渡孟津之水也癸亥陳于商郊侯天休命癸亥二月三日陳布列也商郊牧野之地侯待也休命賁商之命○師渡孟津又六日乃二月初三癸亥也武王大陳六師於商郊非敢與之敵也惟唯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也蓋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尚猶在紂豈可違天以迫紂哉史臣謂侯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甲子丁未葉受率其族若林會于牧野甲子二月四日昧爽天將明未明之時受紂之名率領族衆也若林言其兵之多會聚也牧野商近郊三十里之地○紂於二月四日甲子天將明未明之時率領其儔

萬之師不啻如林之多。米會于近郊牧野之地而敵武王也。因有敵于我師。無敵當也。我師武王之兵。○紂億萬人。雖有如林之多。巡遠畏縮。無有敢敵我師之志。所謂仁者無敵。是已。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比。前謂陣前。後衆也。戈單枝戟。攻刺也。後謂陣後。○蓋紂衆堆心。堆德將劫於勢。未敢動耳。及因武王弔伐之舉。紂之軍旅遂乘機枝勝。奮其怨怒。反戈相戮。攻其在後之人也。血流漂杵。血商人之血。杵楮也。杆身之器。○商人見周師之至。被堅執銳者。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則殺傷之多可知。史臣於此指其實而言之一戎衣天下大定。戎衣甲冑之屬。定靜也。即所謂永清四海。○武王陳兵商郊。俟天休命而已。但見七十萬會。自攻如林之衆。前徒自倒。武王之師不待血刃而天下自定矣。此以上虛記行師之節次也。乃

卷六

二十九

反商政由舊。乃者維事之辭。承天下大定言。反舊選也。反商政。謂反商紂之虐政。政由舊。謂復商先王之仁政。○蓋作威殺戮。毒痛四海。此商紂之虐政也。武王則反之而不行。纘忠遂良。賑窮困之。此商先王舊政也。武王則由之而行。亦猶成湯放桀。纘禹舊服之意也。下文即反政由舊之實。釋箕子囚。釋放也。箕子紂諸父。囚拘執困苦也。○蓋箕子正士先王嘗尊敬之矣。紂則囚之。武王釋其為奴之囚。非反紂虐政。而由先王舊政乎。封比干墓。封表也。比干亦紂諸父。墓謂冢。塋也。○比干諫紂先王。嘗從其諫矣。紂則賊虐之。武王封其墓。而專頭焉。又非反紂虐政。由先王舊政乎。式商容。商容。商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賢人之名。闔族居里門也。○商容商之賢人。先王嘗任用也。紂反桀之。武王過其里門。憑式而敬

之散鹿鹿臺之財。散周給之鹿臺府庫名。財者貨賄之通稱。○鹿臺之財。紂所聚也。武王於是則散之。而與民同其利。發鉅橋之粟。發發倉廩也。鉅橋倉名。粟者米穀之通稱。○鉅橋之粟。紂所積也。武王於是則發之。而與天下同其惠。此以上皆反商政。政由舊之實也。大賚四海。萬姓悅服。大賚四海。本散財發粟言。萬姓悅服。又總釋箕子囚以下言。○然武王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賑窮困。澤及天下。此皆人心悅服之為也。由是自西自東。無一不悅。顯忠遂良之政。自南自北。無一不被。賑窮困。乏之恩。心悅誠服。不但九夷八蠻之通道。愛戴歸往。不但西旅底貢。厥焚也。此以上言反商政之效驗。○

厥四月哉生明

示天下弗服

此聖君以時歸周。弛武備而尚德教。必息服勞之物。以顯偃武之心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豐。始也。始生明。四月三日。王來自商。謂武王克商而歸。豐。文王舊都在今長安縣。西甘靈臺。豐水之上。有周先王之廟。○武王自二月四日。安縣。西甘靈臺。豐水之上。有周先王之廟。○武王自二月四日。甲子。昧爽。克商之後。至四月。月始生明之三日。自商郊。班師振旅。歸至于靈臺。豐水之上也。蓋伐紂之舉。夫天命之文王。武王受文王之命。以代之。今日勝商。得不歸至于靈臺。以告廟。即出告。反商之義也。乃偃武修文。偃伏藏之。修增益之。武以勸亂。文以致寧。○蓋一人橫行之時。不得不以武為先。當罪人黜伏之後。又不得不以文為尚。於是車甲。而藏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以虎皮。此非偃武乎。列爵分土。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修文乎。下文歸馬放牛。祀于周廟。亦皆偃武修文之實也。歸馬于華山之陽。華。大華。在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

山南曰陽○向日克商之時用馬以供武備也○今而罪人黜
馬則歸之于華山之陽而無事於驅馳矣○故牛于桃林之
野○桃林地名○在今華陰縣澠關○向日伐紂之時用牛以任戰
車也○今而天下大定牛則放之于桃林之野而無事於任戰矣
示天下弗服○示昭示服用也○然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
桃林之野豈無事而然哉○正所以示天下大定不復用兵乃優
武也○聖人以兵定天下豈其本心哉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當望後之吉期正群臣請命新君之時也○既生魄庶邦
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既生魄十七日也○庶邦冢君指
外之諸侯○百工指內之卿大夫受命與之正始也○周文武有天
下之號○當四月望後月既生魄之時○四月十七日也○是以

外而四方諸侯內而公卿大夫非一職也○皆皆受命於商矣○今
武王即位皆來朝見新君請受周命為周臣焉○其所與之正始
也○為何如也○亦如帝舜受終于文祖○輯瑞琬琰成湯伐夏歸亳諸
侯率職來朝意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 大告武成

此聖君以時舉祀必由親而尊大告武功之成也○丁未祀
于周廟○丁未四月十九日○祀謂祭祀周廟周先王之廟○武
王於四月三日自商至豐○至四月十九日未日則舉行祭祀之
禮○蓋謂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我文武文王也○於是薦以廣牲
相于肆祀○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而以克商之事告于祖廟也○亦
猶舜格于文祖之意○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皆謂邦甸侯
之邦甸侯衛駿六服遠近言駿速也○豆以木為之受四升○圖

禮又二寸有蓋盛其菁藟醴之滌物蓬以竹為之口有勝綉形

制如豆受四升盛粢粟備脯之乾物○當周廟舉祀之時近而

邦甸諸侯遠而侯衛冢君奔一人也○莫不有來雖臨至止肅肅

而駿奔走夫在廟之主各執夫豆蓬之器以取祭于公焉○蓋周

有六服獨曰邦甸侯衛者舉遠近以該其餘也○祭器非一獨曰

蓬豆者舉至重以見其輕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越過也○庚戌四月二十二日柴燔柴以祀天望望祭以祀山川

武成謂武功成就也○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乃四月二十二

庚戌也○武王燔柴以祀天則尊而上帝無不告矣○望祭以祀山

川則遠而地祇無不祀矣○由近而遠由親而尊無不備告者

蓋以伐商之事天奉命之文王今我不承厥志以卒伐功得不

以武功之成吞報于祖宗天地也哉○然前受命文考類于上帝

宜于冢土告于始伐之時所以出必告也○此則告于克商之後

所以反必面也○成周事死如事生可見矣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聖君推原周之基業所由來以見在已不過繼志而已○王若

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嗚呼群后惟先

王謂后稷武王謂群后之建邦就封國言○啓土就民社言○武王

當武功告成之後研后成在之日歷叙周家王業之所由與故

先發嗚呼以致其終復呼群后以起其聽蓋謂唐虞之時我先

王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民皆法則堯舉為農師對於師始

有國土故曰建邦啓土也○公劉克篤前烈公劉后稷曾孫

克篤前烈謂能修后稷之業○周自后稷之子不窋失業不務

稼穡后稷之業微矣至曾孫公劉始遷于豳能修后稷之業百

姓懷之多徒而保焉則能克篤前烈也可知至于太王肇

基王迹至于者自公劉至太王凡九世也太王古公亶父武

王追尊為太王肇始也基如堂有基址迹猶跡也○自公劉克

篤先烈凡九世至于太王能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

人皆戴之避狄去邠國人皆從之雖未有翦商之志但始得民

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故曰肇基王迹也詩所謂居岐之陽實

始翦商是已**王季其勤王家**王季即季歷武王追尊為王

季勤勞也王家猶言國家○蓋王季乃文王之父也繼嗣大

亦能修復先業所以夙夜匪懈勤勞王家也觀其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可見矣**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証

膺天命以撫方夏文考武王父也武王有天下追尊其父

曰文王文王名昌王季之子厥勳本大王王季言誕大膺受撫

交也方夏猶言區夏○周之王業大王基之王季勤之非文王

有以成之則大王王季之功亦泯矣惟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功

是以其命維新修和有夏則文王大膺天命也可知履丙質成

成止於三分有二之天下而文王崩也然文王雖未集大統常

以安天下為心予小子繼文王之後凡前人有欲為之志而未

為予小子繼其志而成就之前人有已為之事而可法予小子

因其事而遵述之也故曰其承厥志武王當武功告成之日群

后助祭之畢臨遣將歸推本前王之功以見積之非一人成之

非一日非我今日以征伐而得也其所以聳動諸侯之聽而誓

服四海奸雄之心也為何如哉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 用附我大邑周

此言聖君順上天以安乎民下民順天意以歸於君恭天

命肆予東征 肆厥士女恭敬也成命熟商之定命肆故

也武王為西伯約在東故曰東征終安也士女猶曰男女○蓋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此上天黜商之定命也今我承

文王之志敬奉上天定命東征以遏亂畧而安其士女也此可

見聖人順天命以安民為心矣**惟其士女能厥玄黃昭**

我周王 龍竹器龍屬也玄黃色帶也昭明也我周王猶商書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垂拱而天下治

此言聖君詳於有為所以享夫無為也列國則惟五分上惟三列爵有五謂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謂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蓋萬機之繁人君不能以獨治也必建之以共治之所以列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使尊卑之相承大小之相維也天下之太人君不能以獨理也必分地以共理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為三等之國也建官惟賢建官也官為任事而設則凡任夫六卿百執事者惟賢而有德謂官也官為任事而設則凡任夫六卿百執事者惟賢而有德之是建則不肖者不得以幸進所謂官不及私昵是已位事惟能位落也事謂六卿百執事所理者能謂有才○蓋六卿百執事所理者事也官為任事而設則凡治六卿百執事之事惟能而有才之是任而不才者不得以苟容所謂爵罔及惡德是已重民五教惟食喪祭重即慎微之意五教五常之教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三事不曰重而曰惟者以見五教之外又獨此耳○蓋人道之大莫重於五教也聖人設為庠序博學教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兄弟有禮長幼有序夫婦有別以立夫人紀焉人紀之外莫重於三事也則制田里教樹畜使民足以養其生為禮樂備衣食使民足以送天死以至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而追遠之誠又不可不舉則人紀立而風俗厚矣**信明義**信厚信實也明顯明之義者理之宜也○蓋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聖人厚其信使天下不趨虛詐之行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聖人明其義使天下不徇利欲之務則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勸之俗矣**示德報功**崇尊尚之德者人已同得之理報答也功勳也○蓋崇德報功所以勸天

下之賢才也聖人因入因人有三德六德者則便為大夫諸侯所謂德懋懋官也因人有安民養民之功者則車服以庸所謂功懋懋賞也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矣**垂拱而天下治**謂垂衣拱而天下治言無所為○蓋聖人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於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是復何為哉不過垂衣拱手於五位之尊而天下自底于隆平也端冕黻黻於九重之上而四海自囿于雍熙也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先儒謂武成篇末有堯舜氣象觀此信夫**洪範**洪大範法也禹治水功成神龜負文而出刻於背有數至九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也禹因其數而第之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九皇極六三德七稽百六庶徵九五福六極也箕子又推衍增益以成其篇蓋取篇中洪範二字以名之亦以見一篇皆治天下之大法也今古文皆同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此當天命維新之初正聖君問道求賢之日也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十有三祀者武王即西伯之位十三年也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王謂武王訪就而問之也箕子名在陳州西華縣子爵也○武王年七十三而嗣文王諸侯之位嗣位十三年而伐紂即以其年訪道於箕子蓋人君不可以得天下為樂而以治天下為憂公箕子之困既釋而天道不可以不問於是定不違他務遂高車駟馬尊德道首屈身以訪之焉且不曰十有三年而稱十有三祀者則知箕子未嘗臣周

而能守臣節義不當屈也。不稱箕子則于王而稱王訪于箕子。則知武王不以臣道待箕子而能尊德樂道義所當屈也。可知此史氏叙事之辭。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此言天佑斯民安於道墜君謙退問夫道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乃言者重其問箕子稱舊邑也陰隲陽定相佑協合居止也○武王將問箕子以治道老發嗚呼致其歎後稱箕子尊其爵言天於冥冥之中陰隲陽定輔相保合使民彝物則各止其所而不紊者是孰使之然哉皆上天陰誘其衷也此雖不明言彝倫而彝倫隱然在中矣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彝倫倫理也指洪範九疇言攸叙叙次也指初一次九言○武王言自初一日五行以至次九

曰福極乃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萬世常行不可一日無所謂彝倫也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果如何也然洛出書而聖人則之武王非不知也特不知彝倫如何不叙於錄而叙於禹也觀箕子下文之答言絲逆水性帝乃震怒洛書不出洪範不作而彝倫攸叙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洛書出洪範作而彝倫攸叙蓋可見矣人多以為人君仰承天意以治民其道在於叙秉彝人倫我欲叙之不知所以叙之之道當何如皆不察箕子之答故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

舜倫攸叙

按會選以陰陽下民一句為天書以相協厥居以下為民事以不知舜倫攸叙為武王問承天順民之所由乃與蔡傳有不合不可取此箕子既原常道所以不明之由復推常道所以能明之意矣

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在昔

言在前鯀禹之父名陞塞洪水汨亂陳列也五行水火木金土也五者之氣運轉不息故曰行○箕子因武王之問乃重其辭以答曰我嘗聞在昔唐堯之時洪水滔天九州一壑堯獨憂之使鯀往治鯀逆水性故水火金木皆不得其修所以汨陳以亂其常也是水有五行之本一行汨則四行皆汨矣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帝以主宰言不界猶言天奪之監洪大軌法疇類攸叙也以治天下大法言謂之洪範以治天下常理言謂之彝倫非有二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與龜文而出洛則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禹無由而第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疇故人不得見此洪範九疇此彝倫所以叙也

謂之數者洛書不出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常道故叙曰數也非堯舜之時人倫不明者耶鯀則死舜禹之斧斤死曰殛○堯使鯀治水鯀逆水性九載績用弗成舜則殛鯀於羽山遂拘囚困苦而死也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禹大禹嗣繼興作也天以理言天錫猶言天誘其衷○鯀既死禹乃繼父而興能修鯀之功順夫水之性行所無事遂致地平天成府事允治上天和氣致祥錫禹以神龜負文而出有數至九禹因一二三四五之數則第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時因六七八九之數則配以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疇故人得見此洪範九疇此彝倫所以叙也彝倫叙即九疇之所叙也非九疇之外別有所謂彝倫者乎此以上二節武王之問箕子之答乃洪範一篇之叙文耳亦猶帝舜之歌五子之

之問箕子之答乃洪範一篇之叙文耳亦猶帝舜之歌五子之

歌先敘其事始如下文初一至福極方為洪範九疇

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

威用六極

此聖人因洛書之數而第洪範之疇初一日五行初者禹第疇之詞一即洛書後一點曰謂也五行水火木金土○禹因洛書後一點在子乃天一生水也其數即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禹配以水火木金土之五行蓋五行則陽變陰合化生萬物以天道言之莫大於禹故居九疇之首然不言用者八疇皆由是出無適而非用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次者亦禹第疇之詞下做此二即洛書右前二點曰敬用者謂人君用此以誠身五事貌言視聽思也○禹因洛書二數在坤乃地二生火也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禹配以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蓋五事乃天所賦於人形色之性以人事言之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

必曰敬用者不敬則不能由恭從明聰廉克而為肅又哲謀聖也**次三曰農用八政**三即洛書左三點曰農用者謂人君用此以厚民生八政食衣禮司司空律司冠白賈白師也○禹因洛書左三點在卯蓋天三生木也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配以八政之疇言人君身已備矣可惟於政治以立經陳紀創法制度用此以厚民生也**次四曰協用五紀**四即洛書左前四點曰協用者謂人君用此合乎天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禹因洛書左前四點在巽乃地四生金也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故配以五紀之疇言人君政

既成矣可驗之於天察器觀象治曆明時以合乎天也**次五曰建用皇極**五即洛書中五點曰建用者謂人君用此以立極也皇指人君極者至極之義準之名○禹因洛書五數居中

而為八疇之主縱橫以成十五之變乃去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也故配之以皇極之疇欲人君用此建極於中為四方之所取則也然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非可以數明也**次六曰又用三德**六即洛書右後六點曰又用者謂人君用此以治民三德正直剛柔也○禹因洛書右後六點在乾其數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配以三德之疇言人君臨機應變隨事制宜用以盡變於人也**次七曰明用稽疑**七即洛書右七點曰明用者謂人君用此以辨惑稽考疑惑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禹因洛書右七點在酉乃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也禹則配之以稽疑之疇蓋德雖應變無方而又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欲人君用此以決事之嫌疑猶豫於人鬼及其變於幽明也**次八曰念用庶徵**八即洛書左後八點曰念用者謂

人君用此以省厥庶徵驗也庶徵者推天而徵於人也○洛書左後八點在艮乃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也禹則配以庶徵之疇蓋兩陽煥燠寒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恒而不時不極之驗也人君當用此以驗休咎於人而念念自省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九即洛書前九點曰嚮用者謂人君用此以為勸五福嚮當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曰威用者謂人君用此以為懲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洛書九點在午乃金之成數氣合而形著又矣禹則配以福極之疇蓋人有善則賞以五福所以示勸也人有惡則加以六極所以示懲也此聖人勸善懲惡之典與上天福善禍淫之道相參矣是則初次者為第疇之文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自五行至福極即禹所配之疇人君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

而為八疇之主縱橫以成十五之變乃去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也故配之以皇極之疇欲人君用此建極於中為四方之所取則也然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非可以數明也**次六曰又用三德**六即洛書右後六點曰又用者謂人君用此以治民三德正直剛柔也○禹因洛書右後六點在乾其數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配以三德之疇言人君臨機應變隨事制宜用以盡變於人也**次七曰明用稽疑**七即洛書右七點曰明用者謂人君用此以辨惑稽考疑惑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禹因洛書右七點在酉乃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也禹則配之以稽疑之疇蓋德雖應變無方而又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欲人君用此以決事之嫌疑猶豫於人鬼及其變於幽明也**次八曰念用庶徵**八即洛書左後八點曰念用者謂

厥皇極之體所以立也。權之以三德審之以下。茲驗其條。天考其禍福於人。皇極之用所以行也。禹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叙洪範。當然之疇。治天下之大經。大濬倫於此矣。此一章。禹以九疇配洛書之數。乃為之綱。此以下。箕子推行禹疇之義。乃為之目。綱猶大學之經。目猶大學之傳也。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稼穡作甘

此揭造化之綱。而列其目。推造化之蘊。而辨其味。五行一者。箕子次第其疇之辭。與上一五行不同。下二五事。三八政。做此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者。運轉不息。故曰行。○箕子將衍大禹五行之疇。先以一五行之辭。以總之。蓋目之綱也。一曰水。水者。夫一之所生。○蓋萬物成形。以微者為漸。其初為水。其終為土。五行先後。亦以微者為先。自無而有。自微而著。五行之體水

最微。故居一也。二曰火。火者。地二之所生。○五行生序。而火漸著。故居二也。三曰木。木者。夫三所生。○五行生序。而木形漸實。故居三也。四曰金。金者。地四所生。○五行生序。而金體堅固。故居四也。五曰土。土者。夫五所生。○然四行之生。皆本於土。故土質廣大。而居五焉。此以五行生質。列其目也。水曰潤下。曰者。自然而然。非待於作為。潤下者。潤而又下也。○五行之體。水雖至微。而其性則無分於東西。故潤濕而又就下焉。火曰炎上。炎上者。炎而又上也。○五行之體。火雖漸著。而其性則不辨玉石。故炎熱而又上升焉。木曰曲直。曲直者。曲而又直也。○木之生。有曲有直。然其性曲而又直也。金曰從革。從革者。從而又革也。○以金之性言之。或鍛煉可從。為此器。或改革。又從為彼器。故金曰從革也。此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箕子

以曰字言之。以見本然之體。非有所作為也。土爰稼穡。爰於也。種曰稼。穀曰穡。○蓋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物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此以五行之性與德而言也。潤下作鹹。作者。修為之用。鹹者。水之味也。○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潤下不已。凝結既多。而鹹味始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也。炎上作苦。炎者。火之味也。○火之始熾。未嘗苦也。但炎上不已。焦灼既多。而苦之味始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也。曲自作酸。酸者。水之味也。○木之初生。未必皆酸也。但安置既久。酸味必生。是酸者。曲直之所作也。本草云。梅梨之實。味酸。可見從革作辛。辛。辣金之味也。○金之初鑛。未嘗辛也。從革既久而辛。味始生。是辛者。從革之所作也。本草云。金銀屑。味辛。可

知。稼穡作甘。甘。甜稼穡之味也。○稼穡為用。未必皆甘也。以之發錫。其味則甘。是甘者。又稼穡之所作也。此言五行之味也。然皆曰作者。以見人事修為之用。非本然之體也。雖然。五行有定體。而變化則無方。苟指一物而求一味。則膠固不通。不足以語造化矣。五行有聲。色。氣。味。石。鉄。中亦有鹹。菜。果。中亦有苦。米。穀。可為酸。姜。椒。而能辛。草木亦有甘。豈可以一物求一味哉。蓋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精。火。焦。木。羶。金。腥。土。香也。其子特以五味言之者。以其切於民用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此箕子第五事之疇。揭其綱。而詳其目。推其德。而究其用也。二五事。二者。箕子次第其疇之辭。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其子

將術六萬五事之疇故先以二事一辭以總之蓋目中之也一曰貌貌舉一身言○蓋人事發見先後亦有叙也人之始生精氣湊合而成形先有其貌也貌澤屬水故居五事之首二曰言言者聲之發○人之始生形体完具則聲音發矣言揚屬火故居五事之二焉三曰視視者目之見也○物始生先有其目既而後能視故三曰視焉蓋視散屬五行之木也四曰聽聽者耳之聞○人生能視即能聽故四曰聽聽收屬五行之金也五曰思思者心之用○蓋五事之有思猶五行之有土思通乎貌言視聽之中如土旺於水火木金之內也故五曰思焉此以上言人事發見先後之序也貌曰恭貌舉一身言曰恭者自然而然恭敬也○人有其貌則容上整肅周旋合宜而恭慢斯遠矣故貌自然而恭敬言曰從言者聲之發從順也○人

書六

四十三

有言則辭氣和順言語成章而都倍斯遠矣故言自然而從順視曰明視者目之見明者視之則○人有視則察微知著無一物而不燭自然不蔽於淺近而視速惟明矣聽曰聰聰者耳之聞聰者聽之則○人有聽則處置精詳無一事不合其宜自然不惑於姦邪而聽德惟聰矣思曰睿思者心之用睿者通乎微○人而能思則隨事有得無所不通言動視聽無微不至故思曰睿也此以上言五事之德也然皆係之以曰者乃自然之理有物有則也恭作肅恭者容貌之莊作者修為之用肅嚴整也○貌象恭敬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著莊中正瞻視尊嚴此恭所以作肅也從作又從者順也又者條理也○發言順理則言詭有章詞氣婉密此從所以作人也明作哲明者視無不見哲睿也○人能視遠惟明則洞察人情深知物

理是以周知事物而智極其明矣故明可以作哲也聰可以聽者聽無不聞謀度也○人能聽德惟聰則入心通理自內出而謀度無不善矣故聰可以作謀也肅作聖肅者通乎微也聖者無不通也○人能思以通乎微則知之至知終終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充至於大而化之之聖矣故睿可以作聖也此以上言五德之用然皆係之以作者修為之效蓋性踐形之事也

三八政二曰食三曰貨三曰祀

七曰賓八曰師

此其子衍厚生之疇必以緩急為先後也三八政三者次第其疇之辭八政一曰食以下是也八者所以治乎民故曰政○箕子將術大禹八政之疇以三之一字次第其疇於先以八政二字總其綱於下也一曰食食以養生○蓋食者民之所急

書六

四十四

人無食必死故必分其田里教以樹畜使民遂天仰事俯育之願然後可也故食居疇之一二曰貨貨金玉布帛之總名○貨者民之所資不可缺也必遷迂有無通功易事使貨之政無不舉然食足而貨隨之故二曰貨三曰祀祀祭○蓋祭祀所以報本也既有以養生必有以事死又必享祀豐潔致孝現神初祀蒸嘗于公先王使祭祀之政無不修四曰司寇司寇冬官卿掌土以安其居○蓋養生事死無憾莫大於安其居也故次四曰司寇則相視原隔度其城廓居四民時地利之政無不舉矣五曰司徒司徒地官卿掌教以成其性○蓋居得其安不可逸居而無教也故次五曰司徒則敷五典擾兆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之政無不行矣六曰司寇司寇秋官卿掌禁以治其姦○蓋教之不從又有刑以威之故次六曰司寇所

以掌邦禁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無刑使民於中也此以上言內治之修。七曰賓賓者禮諸侯遠人往來交際也。○然內治既修外治亦舉故必以賓禮親邦國使朝聘以時厚往薄來。凡諸侯之和柔順從者接之以禮所以示勸也。八曰師師者除殘禁暴四征弗庭也。○然來王者固所當勸弗庭者尤所當懲也。又必比其什伍時其簡閱張皇六師誥誦戎兵凡諸侯之強梗弗順者必震之以威所以示懲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焉。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五曰曆數

此箕子第五紀之時不惟紀天之示乎人而又紀人之合乎天也。四五紀四者次第其時之詳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箕子侍紂五紀之疇以四之一字次第其時於先以五紀二字總

詩六

八四一五

於後則天時之經紀備於此矣。一曰歲歲者序四時也。○自今年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是為一歲也。歲以統四時故居夫首焉。二曰月月者定晦朔也。○自此月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時有奇是為一月也。月小於歲故次三。三曰日日者正躔度也。○自今日日出至來日日出歷一晝夜十二辰統地一周是為一日也。日小於月故居三。四曰星星辰星經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分周天十二次。○經星緯星之在天各有位次躔度也。故以星驗氣節之先後以辰紀日月之所會觀象測候以驗天休是為星辰之紀也。故居四焉。此四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五曰曆數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蓋歲月日星辰固天之示乎人然無占步之法則歲月日星辰雖有常度亦無所稽矣。

故必為之曆以紀之為之數以稽之使四時以定而歲無不成晦朔以辨而月無不協甲乙以審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為可考是曆數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以人而合於天也。此五紀即堯時羲和所掌敬授人時之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

錫汝保極

此箕子衍中數之疇惟君道立而有以福斯民故斯民化自有以守斯道。五皇極五者次第其時之詳五紀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為四方之所取正也。○箕子將衍皇極之疇故先以五之一字次第其時以皇極二字總其綱也。皇建其有極皇君建立也。○言人君能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父子極其親兄弟極其友而天下之為父子兄弟者皆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

詩六

八四一六

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此所謂皇建其有極也。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欽集時是也。五福即後之五福不曰極而曰福者順夫是理福莫大焉敷布錫與也。○蓋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建極非期於集福也。但極建於上而福自集於己。若有以欽之也。人君建極以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能使天下之大同躋于皇極之中四海之廣咸歸於五福之內。有壽富康寧之福而無凶惡短折之患。此所以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時謂當時庶民人言。汝指武王。極即敷錫之福錫與保守也。○人君錫福於民如此。但見當時庶民亦皆於君之極相與保守。偏陂好惡之不生。而惟王道之是遵。偏黨反側之不作。而惟王

路之是也此民享君之福所以歸于君之極而與君保此極也
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九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此言臣民能歸於中道者由人君能建夫中道也九厥庶

民無有淫朋九猶言大罪也庶民無位之稱淫朋邪黨也

○且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皆所謂庶民也九厥

庶民今則偏陂好惡之不生偏黨反側之不作求其淫朋邪黨

民用僭忒無有也人無有比德人有位之稱比德私相比附

也○迪簡在三庭有朕在百僚此所謂有位之人也有位者今

則百僚師師濟濟相讓求其私相比附人用側頗僻無有也惟

皇作極然庶民在下無有淫朋邪黨有位在朝而不私相比

附豈無自而然哉由人君作極於上而使天下臣民有所取法

焉耳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是已君之建極所係

如此人君不可以不建極也此以臣民合言下文又以臣民分

言人君於是臣民苟不隨其才以成就之則未必保其終無淫

朋比德也故下文又各言造就之道

九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人君因其才而成就之驗其善而齊祿之則人皆歸于中

道矣九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庶民無位之

稱有猷有為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汝指武王念

之者不忘之也○此承上文言九厥庶民其智慮可以方物

出謀其施設可以建功立事其操守則經德不回此中人以上

之資也庶民之中有若人焉汝則念之於口而不忘所謂自一

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序以又我受民是已不協于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不陷于

惡也受之者不拒之也○九厥庶民雖未合于善而放僻奢侈

之不作雖不陷于惡而存心操行之未純所謂中人也進之則

可與為善棄之則流于惡凡民之中有若人焉汝則受之而不

拒焉所謂與其潔不保其性與其進不與其退是已而康而

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而康而色謂安和之色見於

面曰予攸好德謂樂善之誠形於言錫予福祿也上文指福之

全体此則為福之一端○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人君於庶

民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如此今則見於外而有

安和之色則非向日有猷有為有守之比發於中而有好德之

言亦非昔日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之倫則可謂好善之誠見於

辭色之間矣斯人也人君果何以與之必錫主僉爵使布諸

僚忠信重祿俾列于庶位而錫之以福可也時人斯其惟皇至

之極時是也指上二等入斯則也皇極即君道○言人君於天

下之賢錫之以福如此豈不足以勸天下之善哉殆見有為有

守者其進善豈止微於色發於聲而已必將于汝極錫汝保極

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豈但見於面形於言而已必將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也吁始則未免為九民終則同歸于皇極而為

善人矣此皇極所以無棄人也

無虐於寡獨而畏高明

此言庶民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不善則當懲戒之無虐於

獨而畏高明無與毋通虐害也乳獨庶民之至微者畏慎也

高明有位之尊顯者○蓋乳而無兄弟獨而無子孫此庶民之

至微者也庶民至微人所易虐也汝於是人有善則當勸勉之

不可以為至微而虐害也。此結上文九厥庶民有數有為有守一節。貴而有位富而有祿。此有位之尊顯者也。有位之人所敬憚也。汝於是人有不善則當懲戒之。不可以為尊顯而畏懼可也。此起下文人之有能為為一節。

人之有能為為使差其行

其作汝用咎

此言人才進於善斯能益於國。人才有所養斯可責於善。以見賢才固不可無養。亦不可失養也。人之有能為為使差其行而邦其目。太指有位言。有能有才智者有為有德者。羞進曰盛也。其才智足以致君而澤民。此有能者也。我則使之夙夜匪懈。益進其能。若所謂日宣三德焉。其施設足以修政而立事。此有為者也。我則使之勉力不怠。益進其行。若所謂日嚴祇敬六德焉。殆見官使得人。登于至治。與禮樂者禮備而

卷之六

卷之六

樂和掌教刑者。教從而刑清。綿宗社如太山之安。指天下於平康之域。則邦國豈有不昌盛者乎。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在官之人。康誥所謂惟厥正人是已。富得穀也。其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為善。苟廩祿不繼。食不給。其腹向禮義哉。故必豐其廩。厚其爵。賞使仰事備官之不之。則為善之心益堅。而剝削之政不作。操守之行益固。而禮義之心日生矣。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弗能使好子而家。謂仰事俯育之不贍。時是斯則辜罪也。在官之人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是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也。斯人也。必將操編於君。刻剝其民。以自奉。而陷于罪戾矣。于其無好德。汝錫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好德。指無能無為不羞其行者。錫與福祿作為皆過也。○人

君子於無能無為之人。不修身慎行之士。而與之以祿。則為用咎惡之人矣。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歸其有極。

此戒之以私訓之以極者。見造道之有序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者戒禁之辭。偏謂不中。陂謂不平。遵者不敢違之意。此以下六王字。即上文皇字。義路道三字。即上文極字。王義以理之所宜言。其子言人君建極於上。使民示效於下。執若推衍其言。使民有得於心之為愈哉。蓋偏而不中。陂而不平。乃已私之生於心也。已私既生於心。焉能遵王之義。故必戒之。使得性情之正。訓之使絕偏陂之私。俾心之所存。所發。而惟上義之是。由可也。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亦戒禁。作好。謂加意而好也。王道以理之所共。由言。蓋好其所當好。理之正也。加意而好。所謂作好也。作好則非遵王之道矣。故必戒之。使母好人之所惡。訓之俾惟王道之是遵。可也。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惡謂加意而惡也。王路以理之往來。必由言。蓋惡其所當惡。理之正也。加意而惡。所謂作惡也。作惡亦非王道之公矣。故必戒之。使母惡人之所好。教之使惟王路之是行。可也。曰無曰遵。是教人不取。狗其已之私。而有以從夫上之化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偏謂不平。黨謂不公。蕩蕩廣遠貌。然斯氏之心。見於事中。而無偏公。而無黨。則皇極之道。不待有所遵守。莫不蕩蕩廣遠。而無所不達矣。無黨無偏。王道平。乎。黨謂不公。偏謂不中。乎。乎。乎。易也。○斯氏之心。見於事無黨。而不公。無偏而不中。則皇極之道。不待有所遵守。莫不乎。乎。乎。易而周道如砥矣。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反謂倍。側謂不

卷之六

卷之六

易而周道如砥矣。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反謂倍。側謂不

正正直不偏邪也○斯民之心見於事無妄而倍常無側而不正則皇極之道不待有所遵守莫不其直如矢自不偏邪矣曰無偏黨及側禁之為彼也曰蕩蕩乎乎正直導之為此也此非皇極正大之休乎會且其有極會各而來也殊途同歸之謂○蓋斯民偏陂好惡不生於心是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矣莫不遵義遵道遵路而會於此固有之極焉謂之會者合而來也○不啻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來雖不同同會於人君所建之極矣此結上蕩蕩六句歸其有極歸者來而至也深造自得之謂○蓋斯民偏黨及側不見於事是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矣莫不蕩蕩乎乎正直而歸於此固有之極焉謂之歸者來而至也○不啻行者之到家食者之得飽同歸宿於人君所立之極矣此結上蕩蕩六句但會極與道猶二歸極則與道為一矣吁始而不戒之以於則人不知欲不可縱無以懲創其邪思然而不訓之以極則人不知理本固有無以感發其善性理欲之辨不明歌詠之教不作欲人歸於皇極不亦難乎此皇極教言所以不容已也

曰皇極之教言是舜是訓于帝其訓

此言聖人之教本乎理而出於天也曰皇極之教言是舜是訓是訓曰者起語舜皇極即上文王義王道王路教言即上文敷衍之言舜常也即降衷秉彝之理訓教也即無偏無陂之戒○箕子贊美皇極教言之妙先以曰之一字以更其端言無偏無陂以至歸其有極此皇極之教言也是教言也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訓誦之間使人志其傾邪狹小之念歌詠之際使人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息

天理流行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也然既謂之訓則謂之訓者蓋自人所共由言則謂之舜自聖人設教言則謂之訓非有二也于帝其訓帝以主宰言訓教也○然皇極教言之教雖本於君而其原則出於天也何則人徒見聖人以五典常理訓天下而不知五典出於天之所叙也人徒知聖人以五禮常訓教斯民而不知五禮本於天之所秩也是教言者非君之訓乃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為天之言矣此贊教言之妙如此

九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

以為天下王

此言民率教不遠夫道德民頌君而極其尊親九厥庶民極之以教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言庶民則有位亦在其中教言即上文敷衍之言是訓謂尊之不遠是行謂係之不失近即性相近之近光即道德之光華○然天下庶民於人君教言之教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如此是以向也溺於偏陂好惡而於皇極若相遠矣今則九厥庶民惟王義王道王路之是遵雖未造其極而有以近夫天子道德之光華焉尚也倘夫偏黨反側而於皇極若不同矣今則九厥庶民蕩蕩乎乎正直之是也雖未與極為一而有以同夫天子性善之理焉所謂九厥庶民無有違人無有比德是已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曰者民頌君之辭天子即建極之君父母指其恩育言王指其君長言○然庶民蒙皇極教言之教不特能行是訓於身而又能誦是訓於口且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謂之天子作民父母者以見教訓之意不可忘同一父母罔極之恩也其親之之意焉

何如謂之為天下王者以見君長乎已為甚至誠及代天理民之主也其尊之意為何如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猶所謂得而致感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之意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高明柔克 此箕子衍三德之說必詳其德之目者其德之用也六三德

六者次第其時之詞三德者正直剛柔也三者以德行權故曰德○箕子衍大禹三德之時以告武王故以六三德一辭總攝

其綱於先也一曰正直 正直謂無邪曲○蓋正而無邪直而無曲德之中也平康之世無所事乎矯撤無為而治也故居一

焉二曰剛克 剛者向大威猛之謂克治也○蓋剛克者威奪抑揚之用或以剛克剛或以剛克柔有所事於治德之過也故

居二焉三曰柔克 柔者寬柔以教之謂○蓋柔克者抑揚進退之用或以柔克柔或以柔克剛有所事於治德之不及也

故次三焉然正直不言克順其德之自然無為而治也剛柔獨言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此非推三德之目乎平

康正直 平康謂雍熙泰和之世○彼世底隆平俗臻寧謐此平康之世也人皆遵義導道無所事乎剛柔之克矣

則用正直之德以治之如周官刑平國用中典是已獨獨獨又剛克 獨獨獨友者強梗弗順者剛克者以剛治之○蓋不尊王

化負固不服此強梗弗順者也獨獨獨弗順之世入用頗僻民用備感我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剛以治之如周官刑亂國用重

典是已獨獨獨柔克 變友者和柔委順柔克者以柔治之○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此和柔委順者也和柔委順之世人

道夫教化和於道德我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柔以治之如周

官刑新國用輕典是已此二者習俗之偏用政以治之也沈

沈 沈溺沉溺者沈深潛退之資剛克者以剛治柔○人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此資質之不及乎中者也所少者發揚蹈厲

吾則以剛治之使柔必至於強如求也退故進之是已高明柔克 高明者高亢明爽之資柔克者以柔治剛○人之高明

可畏有為有守此資質之過乎中者也所少者謙和抑遜吾則以柔治之使剛不至於吐如由也兼入故返之是已此二者氣

質之過用教以治之也吁天下有無為之治聖人所以安其常天下有不同之治聖人所以盡其變故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

四一者其經四者其權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 作威王食 此言主柄不可以下移臣分不可以上僭也惟辟作福惟

獨辟君也不曰君而曰辟者以其掌刑與法也福即嚮用五福之福○蓋三德之用雖有權變非人臣可得而私彼服以彰德

爵以勸善此非所謂作福乎然福善之用雖行於臣而福善之權實本於君故曰惟辟作福也惟辟作威惟亦獨也威即威

用六極之威○蓋刑以討罪罰以懲過此非所謂作威乎然作威之用雖行於臣而作威之權實本於君故曰惟辟作威也惟

辟王食 王食天下之美味○蓋珍羞異饌萬邦惟正之供陳饋八簋四夷方物之貢此惟人君得以享之故曰惟辟王食臣

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臣謂大臣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蓋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也人臣則無敢擅作威福焉王

官刑新國用輕典是已此二者習俗之偏用政以治之也沈

沈 沈溺沉溺者沈深潛退之資剛克者以剛治柔○人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此資質之不及乎中者也所少者發揚蹈厲

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人臣則無敢僭享王食焉。然福威王食皆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也。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

民用僭威

此言臣民僭上則有其患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作謂擅作威權。○此承上文言臣民不但不可上僭而僭上亦有其患。人臣以賞善罰惡擅作威福天下珍羞自為已奉則主柄下移越禮犯分矣。其害于而家害于而國也。指武王言。家謂大夫。○內而王朝大夫擅作福威之權享夫王食之奉則必害於而家。凶于而國。○外而邦君諸侯擅作威福之權享夫王食之奉則必凶於而國。然家國雖指大夫諸侯天子不能作福威使推移於下。是自凶其家國也。人用側頗僻。兼大小之臣言。側謂不正。頗謂不平。僻謂不公。

書六

卷之六

取凶害之宜具。○若大小有位之臣擅作威福之權享夫王食之奉固不安其分以為側而不正。頗而不平。便僻不公矣。所以結上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也。民用僭威。民庶民僭踰武過也。○若微而小民擅作威福之權享夫王食之奉亦必僭踰其分。過越其常矣。此可見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於臣而亦不可下移於民也。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用靜吉用作凶

此推衍稽疑之禮必擇人居卜筮之職詳卜筮之用也。七稽疑七者次第其時之詞。稽考疑也。稽疑以人而听於天也。○皇極既建三德既入國之大事有所未決必命占卜之官洗心齊戒听命于天用卜筮紹介天明故曰稽疑也。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擇選建立也。龜曰卜。著曰筮。乃者難詞。

重其事也。命猶令也。○蓋著龜至公無私故能昭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故必擇是至公無私之人掌夫占卜之法。彼大龜尺有二寸。子歲則靈也。彼命龜人以火執柴鑽灼其龜。視所折之文辨五行之兆。以定夫吉凶。著草一本百筮。子歲亦靈也。彼命筮人以四十九莖著草。擇切十有八變以成卦。觀劫擇之卦動與不動以斷其吉凶。故曰乃命卜筮也。○兩曰齊曰蒙曰騞曰克。○曰謂兩霽蒙騞克見於

龜卜而為水火木金土也。○蓋陰陽之氣運行於天則為水火木金土。見於下則為兩霽蒙騞克其名雖殊而理則一。彼兩霽其兆為火蒙者所折之文蒙昧其兆為木騞者所折之文分門開釋不屬其兆為金克者所折之文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書六

卷之六

此陰陽五行之理寓於卜地者然也。曰占曰悔曰讀貞悔為卦之內也。○蓋不特龜卜其兆有五而著之占卦其體亦有二焉。且以一卦六爻言之。下三爻為貞上三爻為悔。左傳所謂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以二卦先後言之。始占遇卦為貞再占之卦為悔。國語所謂貞中悔後是也。此陰陽之理見於占卦內外者然也。九七下五占用一。○行或九七謂兩霽蒙騞克貞悔也。下五謂兩霽蒙騞克也。占一貞悔也。衍推過也。○以下兆與占卦合而言之。兩霽蒙騞克貞龜之卜兆所以有五也。曰貞曰悔。此著之占卦所以有二也。然卜兆雖有五無非鑽灼以推入事之得失占卦雖有二無非劫擇以考人事之過差也。然卜不言而占言用者卜雖有五止以五者為兆非假他名以推之。

卦有六十四而皆用貞悔以推之故言用立時人作卜

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文建時是也指至公無私之人

三人謂卜筮者三人也占謂占詳卜筮之吉凶三人從二善均

從衆也○蓋稽疑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立是至公

無私之人乃命以卜筮苟專之以一人則不足以盡天理之微

繇之以二人則不能無適莫之異卜筮之時必立三人以相參

考蓋三人占二人吉一人凶吾則趨其吉焉二人凶一人吉吾

則避其凶焉是善釣而從衆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汝指武王犬疑大事之未決者謀度也乃心武王之心○汝子

言汝有征伐會同之類建邦設都之事疑而未決者必先謀度

計畫以斷乎已之獨可也所謂朕志先定是已謀及卿士

卿士左右公卿大夫之也○蓋卿大夫與士一謂公論所在也

然謀及乃心恐出一已之見不合衆人之公又必謀及左右卿

士以合一朝人心之公孟子所謂左右皆曰賢是已謀及庶

人庶人畿內百姓○群黎百姓雖曰至微一國公論所在謀及

卿士恐僕臣諛厥后自聖又必謀及庶人以合一國之公論孟

子所謂國人皆曰賢是已此以上皆稽諸人謀也謀及卜筮

龜曰卜著曰筮○蓋有心不若無心之為公有情有情不若無情之

為信人謀既定又必鑽灼以下之於龜切探以求之於著也此

教以下筮之法稽疑之序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

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汝指武王從同也大同謂人已龜

著盡合○人君有大疑之事謀及乃心以斷乎已之獨又必稽

之下筮而龜著協謀諸在朝而卿士從以至謀諸國人而庶人

亦無不協是謂明人已舉無異議得下謂大同之占字若外之

禮成王之宅洛皆得此大同之占也上言謀及乃心卿士庶

民然後及卜筮此以龜筮居卿士庶民之先者蓋以先後論則

謀事在人故以龜筮居卿士庶民之下以重輕論則決疑在龜

筮故以汝卿士庶民居龜筮之上所以不同也身其康疆

子孫其逢吉康疆以見於當時言逢吉以見於後世言其

者期之詞○稽疑而得大同之占但見近而一身則壽富康寧

吉無不利無有違自疾矣遠而子孫則壽富康寧宜君王引

之勿替矣此應大同之福也若大禹曆數在躬能啟承成王

卜世卜年卒過其數皆此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逆庶民逆吉從同也逆謂不同○國有大疑君心既從稽

之於卜而卜吉據之於著而筮合但詢於卿士謀於庶民有不

合此有君謀配於龜筮卿士庶民雖逆亦不害其為吉也若

庚遷厥心已無疑卜稽曰其如台獨臣民安土重遷終亦必從

是已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國有大疑

以之謀於卿士而卿士以為可以之稽於卜筮而卜筮無不言

但謀及乃心謀及庶民有不合此有臣謀配於龜著所以亦言

也若周公東征成王之心既疑四國又所不睦惟召公及卜筮

從所以亦吉是已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國有大疑謀及國公而庶民從實諸神而龜著協稽

君心與卿士有所不合此有龜著為之主而庶民之謀配之所

以亦吉也此以上言人一從而龜筮不違所以亦吉矣汝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國有大疑決於君心以之

卜於龜而龜不違以之據於著而著不合又謀及卿士詢於

義而卿士庶民有所不從。蓋稽疑以龜筮為主。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用。冠婚喪祭之事。則吉用以征伐。迂國之事。則凶。蓋以從少逆多故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違逆也。謂已與卿士庶民靜謂守常。作謂動作。國有大疑。以之鑽灼于龜。而龜兆不吉。以之抄探于著。而著切有違。已與卿士庶民雖從。然終未免為人謀。蓋人心有欲。然無絲有心。不若無心之為。公有情不若無情之為。信。故直戒之曰。靜而守常。則吉。動而與作。則凶。蓋稽疑以龜筮為主。故也。然有龜從著逆。無著從龜逆者。龜乃聖人之所重。所謂著短龜長是已。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庶草蕃庶

此箕子推行庶徵之說。言天道無不順。則微物遂其生。八庶

徵。八者次第其時之說。庶徵微驗也。所驗非一。故曰庶徵。○箕子推行庶徵之說。故以八庶徵一辭總其時之綱於先也。曰雨

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時謂不先不後。各當其可。○蓋雨暘燠寒風五行之氣

也。陰陽和而為雨。雨屬水。所以潤物也。陰陽開而成暘。暘屬火。所以乾物也。陰退陽進則成燠。燠屬木。所以長物也。陽退陰進則成寒。寒屬金。所以成物也。陰陽呼吸則為風。風屬土。所以動

物也。今也宜雨而雨。宜暘而暘。雨暘不失陰晴之時。當燠而燠。當寒而寒。燠寒不失冷暖之候。以至宜風而風。而風又不失先後之序。然列五者之見。又承以時之一字。以見五者雖殊。各以其時則一也。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庶。來

備無缺少也。以叙應節候也。庶草指其物之榮悴。易見言蕃謂

滋感。庶謂豐茂。○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不先不後。各以時至。則陰陽和。說風調雨順。始見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莫不遂其豐茂之性。善美者。在彼中阿。莫不順夫蕃庶之天。言庶草則百穀用成可知矣。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言陰陽不和。則庶物不遂也。謂五

者之一。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凶謂不能蕃庶。○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則庶草蕃庶。百穀用成。而有休徵之應矣。首五者之中。一或過多。一或過少。則有咎徵之應焉。何也。如雨多則澇。雨少則旱。無燠不長。無寒不成。所以極多亦凶。極少亦凶也。此反上文五者來備。各以其叙之說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

曰蒙恒風若

此言人事有修否之殊。天道有休咎之應。曰休徵。休。徵驗

也。○箕子於上文言庶徵。未言庶徵之應。此又詳言其所以應之意。由於人事之感也。蓋肅又哲。謙聖。在人之五事也。雨暘燠

寒風在天之五行也。人修五事。以感天。以五行而應。以和名。和所謂休徵也。曰肅時雨若。肅者貌之恭。時者當其可之謂。雨

屬五行之水。若順也。○蓋貌澤水也。人之貌象恭敬。威儀嚴整。此在人之貌。肅矣。容貌之肅。自有滋潤之意。在天之雨。於是順

而應之矣。曰又時暘若。又者言有條理時亦當其可之謂。暘

屬五行之火。若順也。○蓋言暘火也。人之言詞順理。有條有章。此在人之言。又矣。言又。便自有開明之意。在天之暘。於是順而應之矣。曰哲時燠若。哲者智也。燠屬木。○人能燭微知著。明哲昭融。此視之用。哲而智也。視散屬木。便自有和暖之意。雖不期於燠也。在天之燠。不先不後。莫不於是而應之矣。曰

時寒若謀者度也寒屬金○人之聽入心通謀度周也

聽之用謀而度也聽收屬金使自有寒結之意雖不期於寒也
在天之寒不先不後莫不於是順而應之矣曰聖時風若

聖無不通風屬土○人之不思而得中非無所不通之
聖乎思通屬土使自有爽快之意在天之風於時順而應之矣
此在天休徵之應本於在人五事之修也豈非休徵乎曰咎

徵咎過徵驗也○箕子於此不惟言休徵之應而又言咎徵之
應蓋狂僭豫急蒙者在人之五事也兩陽燠寒風在天之五行
也在人五事之不修致天道陰陽之不和是謂咎徵也曰狂

恒兩若狂妄也肅之反恒常也即所謂極備○蓋人貌象不
能恭肅反而為狂則有飄蕩之意故天常兩順而應之矣曰僭
恒陽若僭差也即又之反○人之言語不能從又反而為僭

則有高亢之意故天常陽順而應之矣曰豫恒燠若豫急
也即哲之反○在人不能燠微知若猶豫不明故為豫豫有辭

緩之意故大常燠順而應之所謂泰亡無燠年是已曰急恒
寒若急迫也即謀之反○在人不能謀度周密常逼迫躁率
故為急急有縮栗之意故常寒順而應之所謂周末無寒歲是

已曰蒙恒風若蒙昧也即聖之反○人之思慮不能極深
研幾反而為蒙昧蒙則蔽塞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故
常風順而應之矣此以上言在天咎徵之應本於在人五事之

失也豈非咎徵乎大抵天地萬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則天地
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在人五事修則休徵各

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
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不足以語造

化之妙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此言職位有尊卑故徵驗有大小曰王省惟歲曰省重端
之辭王指人君省微驗也歲謂一周年○箕子於上文言天之
休咎本於人事所感此言人有尊卑故徵有大小所以申言其

時之義蓋謂王統卿士師尹猶歲就夫月日也王者兩陽燠寒
風休咎之徵有係於一歲之利害故一歲之內五氣恒若由王
五德之失五氣時若由王五德之修是人君所當省驗者惟一

歲之時之休咎也如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
亦此意卿士惟月卿士王之卿與士月者一月之時也○

卿士統師尹猶月統日也卿士兩陽燠寒風休咎之徵有係於
一月之利害故一月之內五氣恒若由卿士五德之失五氣時

若由卿士五德之修是卿士所當省驗者惟一月之時之休咎
也如周禮小宰月終受群吏之要亦此意師尹惟日師尹

小臣也日者十二辰之時也○師尹見統於卿士猶日見統於
月也卿士兩陽燠寒風之休咎有係於一日之利害故一日之

間五氣恒若由師尹五德之失五氣時若由師尹五德之修是
師尹所當省者惟一日之時之休咎也如周禮宰夫自終正日

成亦此意然王言省卿士師尹不言者蒙上文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 家用平康

此言天道順其故人事致其效歲月日時無易百穀
用成易如所謂極備極無也百穀者非一種之謂成登也○

蓋兩陽燠寒風之休咎雖本於人事之修否而實行乎歲月日
之中是以四時順序而陽時若歲歲之時無易也六月徂暑九

月肅霜此月之時無多也以至驟雨不終朝颯風不終日又非日之時無易乎君臣各及其道歲月日無易其時則天道無不順矣得見大和流行發育萬物禾麻菽麥之登成黍稷種稼之豐植此百穀所以用歲也又用明也治也明者章顯之謂也歲月日無易不特百穀用成而已以言其治則禮樂明備教化四達蒸民乃毅萬邦作乂則又用明也可知俊民用章俊民指黎獻言豈非隱也○以言天下之賢才則萬邦黎獻其惟帝臣九德咸事俊人在官則俊民用章也可見家用平康家邦家平康安也○以言其家則妻孥和樂子孫達官則家用平康也可知然皆曰用者亦本於歲月日時無易也而陽燠寒風不失其時其效如此休微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

家用不寧

此言天道不和於上故人事失和於下日月歲時既易孟烈風終日驟雨崇朝則日之時易矣六月無徂暑九月無肅霜則月之時易矣以至當寒不寒當暑不暑春皆入夏冬皆入丑歲之時易矣日月歲時既易則天道不順也可知百穀用不成不感謂不成也○日月歲時既易以言其百穀則禾麻菽麥黍而不育者有矣夫黍稷梁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而百穀用以不成也可見入用昏不明也昏不明又之反也○以言其治則教化不明刑罰失中此又所以用昏而不明也後民用微後民之賢者微謂隱避○是以考槃在澗白駒食場碩人之寬而後民因以用微矣家用不寧不寧不安也○以言其家則老者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則家用不寧矣此言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其害如此咎微所致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

則以風雨

此擬民於天象列其所好之殊必取正於天時明其從好之異庶民惟星庶民天下之百姓星在天之經緯○箕子於上文以王與卿士師尹配歲月日此又以庶民配星者蓋林生總聚布列於九野者民也森羅密布昭回于雲漢者星也庶民之屬乎土猶星之麗乎天故曰庶民惟星焉然王與卿士師尹言省庶民不言省者庶民休咎係於上人之得失故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蓋庶民雖象乎星而星則各有好尚之異如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庶民安否雖省之於星星之好尚又本於日月之行也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月立於冬極至從黑鐘

立夏夏至從赤道是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之從星

則以風雨從星謂遂其箕畢之好○蓋星雖有異好不能自遂其好必待月行東北入于箕以遂箕星之好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以遂畢星之好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然星雖有異好必待日月之常行有以遂其異好民雖有異欲必待卿士師尹之常職有以從其異欲也然但言日月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此當在師尹准日之下但其致證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五曰考終命

此大賢即終數以明終壽必因福之急終以為先後也九五福尤者次第其壽之辭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箕

于序五福之疇故以九五福一辭以總其疇之綱於先也。一曰壽。壽者耄老之謂。然五福急緩莫先於壽也。人有壽然後能享諸福。故五福以壽為首。若顏子三十二而卒。則非所謂壽也。二曰富。富者用有餘也。然五福固莫先於壽。徒壽而無廉。祿以養生。雖壽何益。又必使仰事俯育有餘用。然後可也。故富次之。三曰康寧。康者身之安寧。寧者心之安寧。寧謂無患難。然人既壽且富矣。苟或不免於憂患。罹於遠疾。則心身不安。亦非所謂福也。故康寧次三焉。四曰攸好德。攸好德者樂其道也。然形康心寧安之至矣。苟不好德。則不能心廣體胖。無入自得。何足貴哉。又必攸好德。樂得其道。心逸日休。可也。故好德又次焉。五曰考終命。考成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人有諸福備矣。苟或立於巖墻柱礎而死。則非所以立命也。又必壽考。維祺得正而薨可也。故終之以考。終命焉。然既曰壽。又曰考。終命者。蓋入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謂考終命。不得謂之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謂之壽。不得謂之考。終命是壽。與考終命各一福也。故別而言之。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 六曰弱。此箕子第終疇必因極之重輕以為先後也。六極極者。福之反。六極即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箕子推行其極之目。故以六極一辭總其綱於先也。一曰凶短折。凶者不得其死。若終命之反。短折謂積壽之反。○蓋禍莫大於凶短折也。若死非其正。天而不壽。人所最惡。故居極之一。如子路之死於孔懼顏子三十二而卒是已。二曰疾。疾者身不安。康寧之反也。○人有疾者。身不安樂。所謂疾也。若伯牛斯人而有斯疾。是已。故疾

次之。三曰憂。憂者心不寧。亦康寧之反。○在人之心。戚戚憂。懼。不得自樂。故曰憂。詩所謂憂心悄悄。愴於群小。是已。四曰貧。貧者用不足。富之反。○蓋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今則仰事俯育之不給。非貧之謂乎。故為極之四。若原憲環堵。闕損單衣。是已。五曰惡。惡者剛之過。攸好德之反。○若匹夫之勇。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非惡之謂乎。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故居極之五。六曰弱。弱者柔之過。亦攸好德之反。○若夫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非弱之謂乎。弱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故居極之終。是則五福六極之應。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感應之理。微矣哉。○大抵洪範之書。乃武王問箕子天道。所以叙教之意。箕子答武王所。以興廢之由。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禹第洛書之本末。疇之綱也。猶大學右經一章。自一五行。至終篇。箕子推行增益。疇之目也。猶大學十章。之傳。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備矣。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六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七

旅葵

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葵。武王克商。威德廣被。遂
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召公以為非所當愛。恐
玩物喪志。作此書以戒之。亦訓體也。因以旅葵名篇。全文
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用訓于王

此言聖君威德廣被而遠人致貢。故大臣作書進戒於君也。惟
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克勝也。通道云者。中國與
蠻夷道路相通也。九夷八蠻。多之之稱。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
言九夷八蠻。以見非一而已。○蓋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南
蠻北狄。東夷西戎。皆以方土所有之物。梯山航海而來獻。所以

道路自通于九夷八蠻之境也。此但曰蠻夷者。舉此以見其餘

耳。西旅底貢厥葵。西。西方蠻夷國名。底。致也。貢者。獻

其方土所有之物。爾雅言犬。高四尺曰葵。○西方蠻夷之國。因
武王威德之及。遂以曉解人意。四尺之葵。致貢以來王。太保

乃作旅葵用訓于王。太保。召公奭。姬姓。文王庶子。食邑

召地。為武王太保。旅葵。書名。用者。用不可受之意。以告君。○召
公為武王太保。因西旅底貢厥葵。恐武王受之。遂以旅葵為名。

作書訓戒。以為旅葵之貢。雖表尊王奉上之誠。抑亦規視中國

人君之好。况武王乃創業之君。豈可不謹所好。以服蠻夷哉。此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惟服食器用

西旅之葵。非所當受也。史氏將記召公之訓。先敘事始如此。此
此言人君能謹其所當謹。故遠近盡貢其所當貢。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曰召公言。明王。泛言堯舜禹湯之輩。

慎德言能謹德。四夷咸賓。蓋言戎狄言。咸皆賓服也。○召公將奉
古之明王。謹德以告武王。故先以嗚呼一辭。以起其聽。言古之
明王。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皆以謹德為事。故南蠻北狄。梯山航
海而來。王東夷西戎。傾心引領。而歸化。所以無一夷而不賓。服
於王也。無有遠近。舉獻方物。惟服食器用。遠近指四
夷之遠近。如重譯三譯是已。畢蓋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服衣
服。食飲。食器。器用。用字承服食器言。謂所貢皆有用之物。非玩
好也。○然四夷之國。雖有遠近之不同。畢獻方物。則無遠近之
或異。皆有筐篚之禮。以將其敬。有土產之物。以表其誠。然其所
貢。豈異物哉。惟漆。漆。綈。紵。以供衣服之用。魚。鹽。海物。以給飲食
之需。又有羽毛。藍。葦。稅。輪。括。栝。之屬。以足器用之用也。觀島夷

皮。服。准。夷。蠙。珠。璣。魚。菜。夷。厥。篚。壓。魚。西。傾。之。貢。織。皮。可知。矣。此

慎德二字。乃來遠人致方物之本。一篇之綱領也。先儒言四夷

專指中國之外。遠近兼指中國之內。不察傳文其所貢。獻。惟服

食器用而已之其字。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王。姓之邦。惟德其物

此言明王分示貢物於諸侯。以見予者非所輕受者。不敢襲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王。即明王。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異姓別姓諸侯。替。服。事也。

○古之明王。以謹德所致之方物。用昭示其德於天下。異姓之

諸侯者。亦惟使之無廢厥職。蓋堅事上之心也。如分陳以肅。慎

氏之矢之類。是已。分實王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伯叔同姓諸侯。時是庸用也。展。傳。睦之意。○明王以謹德所致

伯叔同姓諸侯。時是庸用也。展。傳。睦之意。○明王以謹德所致

之實玉用分錫於同姓伯叔之諸侯者亦惟使之無相踈遠
厚其親親之意也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是已然異姓則
曰昭德尚無替厥服則同姓可知同姓則曰寶玉曰時庸厥親
則異姓可知其文當互相備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指同姓異姓諸侯易輕也物指方物寶玉言○然王者以其德
所致方物分賜於諸侯雖有親疎之殊而諸侯重物則無親疎
之間莫不曰是物也吾王謹德之所致豈可輕易視之哉物之
所在即德之所在也吁始而致方物之貢固足以驗明王能值
其德終而昭德於諸侯亦足以致諸侯能慎其德也人君豈可
不慎德致用物而累德受異物哉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

此言謹德之至有其效謹德未至無其效也德盛不狎侮
周以盡其力

德盛言謹德極其至得獲德也○夫人謹德之至則動容周
旋皆中乎禮出入起居咸適其宜經其德而不回秉其哲而不
惑此德盛也然德愈盛者禮愈恭故嘗謙卑遜順不以賢智而
先人甲以自牧常恭儉以禮下豈非不狎侮者乎此因上文言
慎德而推廣之以見慎德不可不極其至也狎侮君子罔
以盡其力○君子指在位之臣人心猶言斯人之心○蓋君子
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君若不接下思恭禮貌感繫而有以狎
侮夫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使君
子盡心以仕於其國哉若禹稷湯脯胙之勞三過其門不為堯
舜斯盡人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小人指在下之
民其力小人之力○蓋小人撫之則后虐之則懼人君苟不誠
和小民患鮮歸寡而有以狎侮夫小人彼雖畏威易役然至愚

而神安能使小人盡力以役於其國哉如經之管之庶民于孝
文王斯盡民力矣首曰德盛不狎侮欲其知所勉也次曰狎侮
君子小人罔以盡其力欲其知所戒也知所勉自不能不慎德
知所戒自不敢不慎德也古之大臣善於告君者其盡人心
之誠遂當依蔡傳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此言視聽不奪於私作為當出於正不役耳目役使也○蓋
耳司聽自司視也苟心無所主則視聽奪於外誘安能慎其德
哉故必非礼勿聽不使淫樂有以奪於吾之耳非礼勿視不使
惡色有以役乎吾之目可也百度惟貞貞正也○蓋
人君固不可役於耳目之所好而其所為又當一出於正焉故
必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賄用物大馬非土性之不畜球
禽奇獸之不畜不寶遺物而所寶惟貞豈非百度惟正乎若受
蔡是役耳目之一事不受蔡亦百度惟貞之一端也王氏以百
度惟貞作不役耳目之效說非是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此言狎侮於人則失其已所得狎侮夫物則失其心所之玩人
喪德玩物喪志○此又申結上二章言謹德未至之人不惟狎
侮君子而又狎侮小人豈非玩人之謂乎玩人則致飾於外以
驕滅敬人必以為薄德故有以喪其已之德玩物喪志玩
戲弄也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物謂犬馬之屬惑者心之所之
○謹德未至之人不惟役耳目於聲而又役目於色豈非玩物之
謂乎玩物則以慾勝剛辭交於前其中則迂放有以喪其已之

志蓋玩人喪德是結上文狎侮君子之章玩物喪志是結上文不役耳目之章上既分言之此則總結以申戒之也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言內外交修當一於理而已志以道寧志者已之志道者所當由之理寧安也○此承上文言玩物固足以喪志矣已之志不以道而寧則蔽交於前其中則迂者有矣故必精以察之不使雜於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已之志以道而寧不至於妄發矣舜接禹以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孟子所謂持其志皆是也言以道接言人之言接受也○人之言不以道而接則惑於便佞必至於玩人者有矣故必有言遊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遊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不計言之順逆惟揆理之當否則人之言以道而接不至於妄受矣舜接禹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孟子所謂我知言皆是也蓋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古昔聖賢相授之心法也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所實惟賢則適人安

此言人君知所戒而重賢才則能成夫治效矣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作為害妨也無益謂遊觀等事有益謂利用厚生等事功成謂治功成也乃者難辭○蓋恒於遊觀為無益成夫治功為有益也人君誠能閑遊于逸閑淫于樂則逸樂不至於縱容法度不至於廢弛廢績其凝而治功豈有不成果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貴重賤輕也異物謂奇巧等物用物謂服食等物○蓋奇技淫巧為異物服食器用為用物也人君誠能不貴奇技淫巧以輕服食器用之物不重怪異

器以賤漆象締紵之類則通功易事農不相資而民用豈不足乎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犬如西極之羣馬如千里之馬土性非中國所產畜養也○蓋犬所以防盜馬所以致遠亦中國之所有也然犬馬若非中國之所產則南北風氣不同寒暑稟性亦異故不畜養於家焉珍禽奇獸不畜于國物以遠至為珍以非常為奇奇者蕃育國中國○蓋珍禽如鸚鵡猩狸之類奇獸如騶虞白虎之類出於山林遠方而非常用所急故不蕃育于國焉若後世漢文却千里馬光武以駕鼓車可謂能行召公斯言矣不實遠物則遠人始實貴也遠物即珍禽奇獸遠人即蠻夷戎狄格至也○蓋犬馬非土性不畜于家珍禽奇獸不畜于國則人君不役耳目而好尚正矣但見南蠻北狄莫不梯山航海而來王東夷西戎莫不引領傾心而歸化遠人豈有不格者乎所實惟賢則適人安賢謂有德者近近安寧也○人君貴德尊士使賢者在位劣擢俊者俾能者在職則所實惟賢而百度自矣殆見圻內百姓莫不怡然於生養安全之域侯甸之民莫不蔚然於雍熙泰和之世迨人豈有不安者乎然不實遠物而曰遠人格則迨者可知所實惟賢而曰安則迨者可見是則不作不貴不實不畜其玩好也曰所實惟賢勉其當與也戒不為彼而欲為此所謂功成民足遠格迨安則又國治天下平之效驗也告戒之詞一節深於一節至此所實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此數謹德之功不可少間不惟戒之至而又喻之切嗚呼夙夜罔或不勤嗚呼更端之辭夙早夜晚也或猶言萬一

勤者無少間斷之謂○召公於上文既戒其玩人玩物勉以貴德尊賢至此又告以慎德工夫故先發嗚呼之歎以起其聽言德固不可不謹而謹之尤不可或息故必朝如期夕如斯慎德之功不以朝夕之或間日新又日新謹德之念不以先後之或息可也小矜細行終累大德矜者矜惜持守之意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所謂小物也累及也犬德猶俊德○蓋勤者固為矜細行之本矜細行又為大德之本人君慎德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基無窮之患是細行不矜終有累於大德也今一藝之學以為細行若無害矣殊不知玩物足以喪德犬德之累實基於此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功謂九仞之功虧少也簣王籠也○蓋為山九仞則七十二尺可謂高而將成矣其少者一簣之土苟或止而不進則前功盡棄猶為未成之山也正猶慎德至於不狎侮可謂德之成矣苟或不矜細行則非終亦不已之功不得謂之成德矣是則九仞之山大德之譬也一簣之土細行之譬也今武王以大德之聖而受一藝是細行不謹而累大德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此欲人君慎德既勉之以行復斯之以效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允信迪迪與也允迪茲總指一篇而言保安居止也世非一世○召公於上文既告以謹德之工夫恐武王徒能聽而不能行故又告之以此蓋謂人主一身實萬化之源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以至功虧一簣我之告也不徒以此聽之於耳信能以此行之於身不徒以此

默識於心信能以此見之於事殆見生民未易安也今則莫不樂其樂而利其利措斯世於禮樂教化之區登斯民於飽食耀衣之域而生民得以保其居矣王業未易永也今則莫不賢其賢而親其親本支百世而宜君宜王子子孫孫引之勿替而王業得其永矣

金縢

金縢縢緘也用金為縢以緘其櫃不欲人開重卜筮之事也昔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推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櫃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古文皆有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此言聖君受命未久有疾不憚也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既者已事之辭克勝商紂也二年見其未久王謂武王疹病也弗豫猶言不憚○武王既克商歸周甫及二年一日偶遇惡疾蓋是時王室未安殷民未服主少國疑根本易推故武王有疾所以不悅豫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此言大臣誠一和同以聽命於鬼神也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周公召公也穆考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周公召公因武王有疾不豫乃用朝廷卜筮之禮與公卿大夫百執事之公嚴祭審畏誠一和同以聽卜筮於神蓋欲占武王疾之安否也若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登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此大臣止同列未可再及也祖考也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感憂惱之意先王及指周家先王言○周公因二公之下乃止之曰今尔二公穆卜則必用朝廷卜筮之禮禱于宗廟

又不過卜武王之安否如何耳恐上下宣騰人心推動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周家先王焉蓋却二公之下正欲自以為功也此是史臣叙周公冊祝請命三王之由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此大臣自以請命為事不惟築壇對越夫神尤必備禮祝禱於神也公乃自以為為功公周公自以為功猶言自別為一等事不與二公同○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周公於是却二公之下乃以愛兄之切憂國之至以身代武王之死自禱

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自以為為功之實也為三壇同壇築土曰壇除地曰壇○周公於是築土而為壇除地以為壇

不惟築一壇而且築二壇不獨築二壇而乃共築三壇於壇之內所以置太王王季文王神位於其上也為壇於南方地

面周公立焉周公不獨築三壇南向以為三王棲神之所而又於三壇之南別築一壇北向以為自己禱神之所焉植

壁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植置璧珪也內圓象天外方象地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是也秉持也拜周公所執桓坐太王古公亶父王季季康文王王季之子○周公於是置璧於壇以盡事神之禮執圭於手以肅事神之敬乃以武王之疾告於太王王季文王也先儒謂古者有事祖考當夫無廟與不得入廟則為壇以祭禮支子不得祭祖故周公不敢入廟而

為壇也

為壇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

以旦代某之身

此言聖君遇惡暴之疾前王當任保護於天大臣自任代死於己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史天

史冊祝如今祝板之類爾指三王武王太王之孫文王之孫獨曰元孫統於尊也某者本用武王名記者諱之故曰其遘厲屬惡虐暴疾也○大史乃執周公所為冊祝禱之曰惟爾三王

元孫周王其克商甫及二年偶遇此惡暴之疾弗瘳也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王

言武王為文王元子責任也早周公名代替也身武王之身○蓋武王為天元子受命帝庭敷佑四方天命武王如此之大爾太王王季文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武王之死以負

上天之托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留爾王子數佑四方定尔子孫于下地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此大臣言在已可任夫役使在兄則不能然也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神字周公自謂仁愛老順也

父沒稱之曰考材藝能也材藝指服事役使言鬼神指祖考人鬼言○周公祝禱于三王言我仁愛承順乎祖考左右服事

能多材幹出入役使又多藝能可以服事宗廟祖考鬼神也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汝也指

三王言元孫武王也旦周公名○周公言汝三王元孫周王其

不若旦多材幹多藝能不堪役使不能善事宗廟鬼神也周公於此非自誇以貶武王蓋忠誠懇切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以輸

於此非自誇以貶武王蓋忠誠懇切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以輸

危急耳

乃命于帝庭數佑四方

我先王亦未有依歸

此言聖君任大而責重必致數以申言之也乃命于帝庭

數佑四方乃命者重其辭而不敢輕帝庭上帝之庭敷布佑

助也四方舉天下言○蓋武王為天元子乃受命於上帝之庭

作之君作之師以寵綏四方使自西自東皆歸於教化自南自

北咸樂於安養也此一句為之綱用能定爾子孫于下

地用能本乃命數佑言子孫三王之子孫下地猶言地上對三

王精爽在天言○三王子孫本支百世未易安定也上天乃命

武王于帝庭者正欲用能克昌厥後以燕翼子使尔子子孫孫

引之勿替然維承承萬世惟王也四方之民罔不祗畏爾

無祗敬畏爾也○四方之民克商二年未易敬服也上天乃命

數佑于四方者正欲用能使海隅日出無不敬畏爾也

不率俾也其任太其責重武王豈可死乎嗚呼無疆天之

降寶命我先王亦未有依歸降失降下也寶命即

帝庭之命謂之寶者重其事也先王三王求長也有依歸猶言

有歸着○周公又歎息申言曰乃命于帝庭數佑四方者夫之

寶命也三王盡保護之責于天使無墜失是命則我先王之祀

廢幾亦永有所賴以存也使武王沒則寶命墜崇祀絕矣先王

欲有依歸豈可得乎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 我乃屏壁與珪

此大臣稽之於卜冀神致許否之辭故已决去望之意今我

即命于元龜我周公自謂即就也元龜大龜○周公言惟

元龜可以紹天之明傳鬼神之意今我以身代武王之請未知

三王從與不從乃即命於元龜以占卜其神之許否也爾之

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指三王許謂許

其請璧珪神之物珪周公所執桓圭爾命謂卜兆告言三王許

武王病安之命○周公言爾三三若許我之請而任保護之責

令武王不死我則以礼神之璧與所執之圭歸侯武王安若下

兆言武王安則三王之命許我也可知爾不許我我乃屏

璧與珪不許謂不許其請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

爾三王若不許我之請以任保護之責令武王死我乃屏藏其

礼神之璧與所執之圭不得事神矣蓋武王死周之基業必墜

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称尔称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

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自

惟爾元孫其至此皆冊祝之全文

乃卜三龜一曰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此言官占所卜無不言開權見書同其吉乃卜三龜一習

吉乃者繼上文祝辭為言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三人卜則用

三龜也一曰習重也○古者卜筮之法必立三人者蓋專之以

一人則不足以盡天理之微耦之以二人則不能無適莫之異

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也今周公以身代武王之死請命三王以

觀許否乃立三龜以卜筮之殆見三人之兆其吉一同

也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啓籥籥也書全勝所藏卜

筮之書猶今斷易奇書之類是指今日所卜之兆○卜兆既告

吉矣於是開其鎖籥取金勝所藏卜筮之書而觀之以質今日

所卜之兆但見書中所載吉兆正與今日所卜之吉相合故曰

乃并是吉也蓋卜兆之書無事則藏於金勝有事於卜則啓籥

見書至是則卜與書并吉而不差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

能念予人

此大臣視卜兆知君疾之無傷見三王許其請而任保護之責

矣公曰體王其罔害公曰者周公之言體者兆之體王其

罔害言武王之疾無傷也○周公言我卜三龜視其卜兆之體

一習吉則知武王之疾為無害而必瘳也此體字與詩卜卜

誓體無咎言之體同予小子新命即于三王惟永終是

圖予小子周公自謂新命猶言才方受命永終是圖言其業得

以永賴也○向也請命三王欲定尔子孫于下地今予小子新

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則同之王業得以不墜所謂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者在是矣茲倭倭能念予一人茲指今日

得吉卜言倭倭即上文所謂歸倭也論謂能盡保護之責一人

謂武王○向日即命元龜曰尔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倭尔

命茲今既得吉卜可以歸倭武王之安矣何也蓋三王能念我

武王蓋保護之責而使之安耳所謂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者在是矣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廖

此大臣藏祝冊之明日而聖君之疾乃愈也公歸乃納冊

于金縢之匱中歸謂周公禱三王畢而歸也冊告神祝

詞及卜兆之書金縢以金織其匱○周公請命三王既得吉卜

而歸乃以告神之詞及卜筮之書不敢褻慢於是啟笈納之於

櫃中以金織之也王翼日乃廖翼翼日公歸之明日廖愈

也○武王於周公納冊既歸之明日其暴厲之疾於是而廖求

其弗豫之色無有也此以上是記周公請命之事此以下是說

周公成王時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

公將不利於孺子

此言聖君沒而橫議起正所以危懼周之君臣也武王既喪

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喪死也管叔名難

武王弟周公兄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處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

流也○當武王疾愈之後又四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在

朝管叔監國在外况商人兄死弟立者多固已疑之矣又管叔

於周公為兄尤所觀覬管叔與蔡叔霍叔妄議於外造作流言

不知所起自彼而至此也公將不利於孺子公周公未

利與宋輕我將言其不利之利同孺子成王也○群叔流言謂

周公將欺成王孤弱有無無君之心奪成王之位以自立也蓋

一則以危懼成王使成王疑周公而不任用一則推動周公使周

公惶懼而不安於位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弟而不及武庚者

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此大臣以流言之事告同列言必退位而可面祖宗也周公

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二公太

公召公也辟與避同先王沒言周之先王○周公因群叔流言

乃相告於太公召公曰商人兄死弟立者多人固疑之管叔於

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我若不避居東都退其權位則流言愈熾

內外相疑以危社稷則於義有所不盡我無以告我先王於地

下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此言大臣避位為甚及流言之人而方獲周公居東二

年則罪人斯得居東居國之東也罪人指流言之合謂管蔡也二年斯得者遲遲之辭○周公因三叔流言於國遂釋權位退居東都二年之久成王因風雷之變啓金縢之匱乃知流言之人爲管蔡也則罪人於是斯得矣蔡仲之命言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啓代殷後正此時事

于後公乃爲詩以貶王名之曰鴟鴞于後公乃爲詩以貶王名之曰鴟鴞

此大臣於罪人既得之後作詩以貶管蔡也于後公乃爲詩以貶王名之曰鴟鴞○周公居東二年王始知流言罪人之爲管蔡於是疑公之心十已去其四五矣公乃作詩以貶之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其詩名曰鴟鴞者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

敗管蔡及王室也**王亦未敢誚公**王成王詰責也○成王既得詩猶未深知周公之心且曰爾既有不利我之意今又有貶我之詞王欲以此誚公而未敢也其所以未敢者悔過之根本故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 代武王之說

此當禾稼未收而遇天變之異故君臣占卜斯得大臣之忠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秋即居東二年之秋熟謂五穀成熟獲刈也電者雷之光耀仆也○周公居東二年秋百穀用成但未收獲尚猶在田天乃大雷電以風發屋揚沙飛塵走霧則田禾盡偃仆於地矣**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援起也邦人國人恐懼也○凡國中高大之木被風盡拔而起國人見此非常之異以爲天警懼而大恐也**王與大夫**盡

弁以啓金縢之書王成王言大夫則公卿可知弁皮冠也周禮春官司服云視朝則皮弁弁服是已啓爾也金縢謂以金縢其櫃書○筮之書○成王見風雷之變與國中公卿大夫

盡着皮弁之服至誠以發金縢之書卜天變也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功事也謂爲壇壝告三王之事

代替也謂得周公以身代死之冊祝○成王因啓籒將卜天變偶得周公向日自以爲功請命三王以身代武王死冊祝之說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我勿敢言

此言君臣以其事問諸卜筮之人故卜筮以其實而告之也一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宋掌卜筮之官百執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啓金縢之書偶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

太公召公及成王問之諸史及百執事之人果有此事與否哉蓋周公卜武王之瘞三公未必不知周公冊祝之文藏諸金縢

蓋不知也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對曰者諸史百執事之對信謂實有此事噫者歎恨之辭命即請命之命我百執事之自謂勿莫也○諸史百執事因王及二公之問於是對言

周公昔日信有此事歎息言實周公前日以是請命三王也一則問未之及一則王之怒其故我莫敢言耳玩夫信噫公命則人皆知負公之心也可見玩夫我勿敢言則知成王疑公之深也可知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下 我國家禮亦宜之

此賢王得冊祝感悟以止其卜言大臣竭忠於既往君幼所不知上天昭威於今日君禮所當居王執書以泣曰其

知上天昭威於今日君禮所當居王執書以泣曰其

知上天昭威於今日君禮所當居王執書以泣曰其

知上天昭威於今日君禮所當居王執書以泣曰其

穆卜。執事持也。書謂冊祝。無聲下決曰。鴻穆卜。兵卜也。○成

王啓金。勝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周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

泣。言公尚欲以身代兄之死。况肯奪兄子之位乎。汝公知大夫

今日不必誠一。和同以共卜矣。昔公勤勞王家。惟子

冲人弗及知。昔前日也。勤勞勤力。勞苦也。冲人猶言幼童。○

成王言昔武王有疾。周公以天下未安。王業未固。深以身代武

王之死。乃除地築壇。植璧秉珪。其勤勞王家。可謂至矣。惟我以

幼冲嗣位。不及知周公嘗有此事也。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動威

謂風雷之變。彰顯明之德。謂愛兄之誠。勸當作親。逆也。禮謂

朝廷敬賢之禮。○成王言今天大雷。雷以風。履木技木。是上天

動威以彰顯周公愛兄之德。表見三監流言之罪。惟我小子親

往東郊迎周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如漢高因於項籍而大

風為之揚沙。光武窘於王郎。而河水為之自合。皆此類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歲則大熟。

此言人君親迎天有感應之速。國人助力。歲有豐登之美。王出

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國外曰郊。反風。反前日之風。

盡起。未為風扶起也。○成王執書感悟出於國門之外。親迎周

公以歸。天乃與雨。祁祁條風。惠惠嘉禾。大木為風。屢仆者今

皆不起而立矣。感應之速如此。執謂洪範。庶徵不可信哉。二公

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祭

禁木。○太公召公。因嘉禾為大木所偃。反風吹不起者。二公命

國人加人力扶起而築之。則木無風。偃不成之木。而歲則大熟

矣。吁。成王未知周公則天為之雷風。偃木既知周公則天為之

雷風。起木既知周公則天為之

雷風。起木既知周公則天為之

雷風。起木既知周公則天為之

反風起。未感應之速。如影響然。天豈在君心外哉。

大誥

大誥謂周公以王命布告天下也。武王克商。以殷餘民封

受子武庚。命三叔監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之。三叔

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

三叔怙遠。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當時邦君

御事。有言難大。不可征。欲王遠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

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

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編書者。因篇首有大誥二字。故以名

篇。今古文皆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其有能格知天命。

此賢王大告天下。數天降管而不遠。念前命已幼。責大無能以

格天命。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若曰

者。成王大意若此也。猷發語。純猶。虞書咎嗟之例。多邦不止三

監。武庚之國。越及也。御事治事之臣。○成王將欲作誥。先以猷

之一字。致發語。純總言多邦。諸侯及治事之臣者。合大小尊卑

而誥之。所以昭太公而一衆志也。弗弔。天降割于我家

不少延。甲恤降下。割管也。成王之自謂。是待也。○成王言

我不為上天之所見。悔而降害於我周家。使武王克商。先後六

年。遂發而不少待也。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

服。恭大惟思也。幼冲重嗣。繼也。無疆猶言無窮。歷曆數。歷五

服。○成王言大思我。以幼冲之君。上繼皇天。無疆之曆。數。而尊

為天子。下承文武無疆之五服。而奄有四海。其任大責重。有知

此也。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造。

此也。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造。

此也。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造。

此也。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造。

諸皆智，通導廣矣。况也格。如格物之格，言知之至。○成王言我年幼冲無所知，弗能明義理，察時勢，造於明哲之地，以導民於安康之域。人事且有所未及，况言其能於天命知之至察之精，如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豈蓋造哲者，迪民康之本，迪民康之格，知天命之本，格知天命，又爾無禮大歷服之本也。此數語皆相因。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此賢王知懼自強，不惟不繼志述事之道，尤必奉上天討罪之用。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成王言予小子以幼冲之資，嗣無疆大歷服，其心憂與之甚，不帝若涉淵水，恐其或墜，予惟往求所以濟渡之道焉。此知懼

自強也。下文即知懼自強之實。數言於前，人受命之章，不忘大功，敷者，善飾也。則謂武王大功安天下之功。○蓋典章法度文武之所講畫也。我則修明之使皆燦然而昭明，理字版圖，武王之所奄有也。我則開大之使皆無一不恢廓。凡若此者，豈有他哉。正以繼志述事，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此修文求所以濟渡之道，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閉拒降下也。威，即天明威之威用，即五刑五用之用。○成王言武庚不靖，三叔流言，天固誅之。我不奉天以行討，是閉抑天之威用矣。予豈敢不用兵以伐四國，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此用武求所以濟渡之道也。人君任付托之重，惟天與祖宗而已。今日不敷首數受命，是不能繼志述事而忘祖宗之功矣。不用兵伐四國，是不能奉行天討而開天之降威矣。欲往求朕攸濟，豈可

得乎。此知懼自強之實處。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
越茲春

此言神物足以傳天意，未惟先有預告之兆，而今果有可驗之實。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寧王武王也。以其克殷而安天下，實龜者以其能傳天意也。紹，介也。天明，上天明命。○蓋大龜尺有二寸，千歲則灵。人君世世相傳，以為寶也。昔寧王遺我以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謂國有大事，則鑽灼以下之，而龜能紹介乎上天之明命，以告人也。此句乃一篇之綱領，即命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即就也。曰者龜之所告，艱難也。西土指鎬京，不靜言將亂也。昔武王遺我大寶龜之時，我乃即命卜人占之，以稽國祚。當時龜之兆已預告曰：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謂有西土之禍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謂有煽亂者起也。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以預告矣。然武庚之亂在東，謂之西土者，流言起於西土故也。越茲春，越及茲也。指武庚煽亂時言。春，動而無知之貌。○武王方崩之時，龜之兆蓋已預告如此。及至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二叔流言，武庚果蠢蠢然而叛動也。卜之可驗如此。今日之卜，其可違乎。蓋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
反鄙我周邦
此言小國欲繼先業者，亦惟因天人之故而敢妄為也。殷小腆，誕敢紀其叙。殷指武庚，腆厚，誕大叙緒也。○昔武王克商，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以奉湯祀。是武庚者乃殷之餘孽，特小厚之國而已。不度德量力，妄生事端，乃敢以小厚之國，大紀

其既亡之緒，洪惟圖天之命。天降威，知我國有瘳。康降威降禍也。與上文天降割于我家，下文天降庚于周邦，相應。瘳，病也。民不康，即西土人亦不靜。○蓋武王既發武庚又叛，叛亂，錙曰人為實天所使，故曰天降威，然威禍錙曰天降亦惟武庚知我周家內有三叔，派言之際，外有西土不靜之民，內外不睦，故敢以小腆之圖而紀其叙也。曰予復反，敵我周邦。曰者武庚自謂復武庚欲復故業，五節為叙我周邦成王言我周家也。○武庚素此內外不靖之機，乃敢妄言曰我恢復殷之舊業，使我商家仍有天下，而欲反，敵我周邦，使我周家為敵之鄙邑也。按傳云是雖天降威于殷，蔡氏雖本上文予不敢聞于天降威用解之，但與上文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下文及于周邦不相應，該字當作周字。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

朕卜并吉

此當叛國方動之始，驗於人而無不從，微諸天而無不應。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今指武庚作亂之時，民獻之賢者十夫之名不可考。翼，輔于機，救撫也。寧武圖功，即下文寧考圖功。○當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皆來輔我，以往救撫武王所圖之功也。則下有以得人心也可知。我有大事，朕卜并吉。我朕皆成王自謂大事，我事也。朕卜并吉，猶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蓋武庚之伏未易知其吉凶也。今我舉大事而有必克休美之兆者，以其朕卜三龜而并吉，求其著龜共違于人，無有也。則上有以得天心也可見。天人俱應，則知我周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而不征乎？是則上文即命曰有大報。

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出少時，此云朕卜并吉，乃於將伐武庚之日也。格人元龜無不知吉，大誥綱領款。

肆予告我友邦君

于伐殷通播臣

此賢王舉事，以卜吉之故，告群臣往伐之詞也。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肆，故也。承上朕卜并吉言我者親之之詞，友者尊之之詞。邦君諸侯，越友也。尹氏，庶官之正。庶士，眾士也。御事治事之臣。○成王言我有大事，朕卜并吉，嘗以告我友邦諸侯及小大胥伯多正，與夫庶士治事之臣曰：卜伐武庚，我蓋已得吉卜之兆矣。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以用于征也。聲罪致討曰伐，通播，播遷也。○成王言惟其朕得吉卜，如此故我今日以爾庶邦之諸侯及尹氏庶士御事之臣，一德一心，往伐武庚及其群臣也。蓋武庚及群臣乃殷之餘孽，本逆亡播遷之臣，今而又叛，理所當伐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

王言不遠卜

此賢王舉群臣不可征，欲已遠卜之言。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難大。邦君多方之諸侯，越及也。庶士，眾士。御事治事之臣，罔無反復也。難大謂不可輕舉。○成王又舉邦君御事不欲征之言曰：爾友邦諸侯及胥伯小大治事之臣無不復於我，曰：與師伐殷，勞民動衆，艱難甚大，不可輕舉也。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靖安也。王宮主之國內，邦君指三叔。○况西土之民，迪箋不靜，雖由武庚之倡亂，然其根源亦惟在於王宮骨肉之親。三叔不睦之故，實兆孽端，不可不自反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言不遠卜。越及也。

予小子邦君御事之自稱考翼邦君御事自謂已之父老故事
者王謂成王嘗尚也遠卜謂卜伐雖吉寧遠之也○成王言不
惟尔邦君御事言不可征及尔邦君御事公老故事者皆謂不
可征欲我遠卜而勿征也是則此章不可征之大意有五蓋觀
大一不可征也民不靜二不可征也王宮邦君室之親三不可
征也小子考翼嘗以為不可五不可征也王身不遠卜乎

身予冲入永思艱

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此賢王以大任責諸臣身予冲入成王自謂永長思念艱難也○
肆故也承上不可征言予冲入成王自謂永長思念艱難也○
成王言尔邦君御事嘗以艱大不可征告我矣故我勿冲之入
亦長思念舉兵伐商艱難重太不可輕舉也曰嗚呼允春艱
艱考翼哀哉嗚呼對辭允信發動也解寡民之微弱者及憐

書十

卷二十一

也○成王既言舉兵伐商為艱大而又歎息之言信四國蠢
動非惟延及平民而又害及解寡深可哀也豈可以為艱大而
不征乎予造天役道為役使也○成王言今我之所以欲伐
四國者非我之私也實為天所役使以伐之而奉行天討也所
謂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是已遺大投艱于朕身遺與
太難投擲也朕身成王之身○成王言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
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我豈可得而辭乎
越予冲入不仰自恤越於予我恤憂也○成王言今我以
幼冲之資上天遺我以大投我以艱在我幼冲固不暇自恤矣
此以大任責諸臣也義爾邦君考翼爾多士尹氏御事
綏予曰無惑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義者
理之所宜綏安考翼也乃指成王圖功武王伐功○上天

遠我以大艱我固不可得辭矣然以義言之尔邦君諸侯及尔
多士尹氏治事之臣當安我曰君須寬綽其心無勞憂恤我等
當一德一心相與戮力致討不可不成汝寧考武王所圖之功
也以義言之乃當如此若曰艱大則為不義甚矣此章深責邦
君御事之對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爾我不基

此言賢王不敢違乎天既叙君民當遵乎卜復數今日天輔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已承上語詞替猶違
也帝命即天明○上文邦君御事皆欲王遠卜成王於此又承
上文而告以不可違卜之意言我小子今卜伐武庚而吉是上
帝命伐之也予聞天降威用而不依是替上帝之命矣我小子
其敢替上帝之命而不伐乎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

書十

卷二十一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休美與王也小邦謂諸侯
卜用謂伐紂亦得言卜所謂朕受協朕下襲于休祥是也若能
綏安也茲命指今日之天下○昔上天式教用休使武王由百
里而有天下自諸侯而升為天子以興我小邦周者亦惟聽卜
之是用所以能安定天下而受此天命也今天其相民矧
亦惟卜用今成王自謂當時卜用言亦用卜○今天相佑
斯民使之避凶趨吉舍危就安况亦惟卜之是用乎是上而先
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今東征之舉實諸鬼神而無矧考諸寧
王而有驗豈可遠卜而不用乎嗚呼天明畏稱我不基
基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彌輔丕大基業也○成王又發
歎息之辭言上而先王下而小民亦惟明命是用如此今我有
大事休成卜并吉是亦天之明命也天之明命可畏如此非所

以困我也蓋以輔成我周大業使海隅日出固不率俚華夏豈
猶無不臣服也是則不敢替上帝命一句為綱領下文是不可
然之實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是帝命武王也寧王惟卜用
克綏受茲命是上而武王不替帝命也今天其相與是帝命小
民也矧亦惟卜用是下而小民不替帝命也天明畏我我不不
基帝既命我矣予小子豈敢替帝命而不征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倣字休畢

此賢王呼舊臣而語之正欲不可不成武功也王曰爾惟舊
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舊令武王之舊
臣丕大克能省察也寧王武王勤勞也○蓋當時邦君御事有
武王之舊臣亦憚征伐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
之舊令當大能遠省武王前日伐商之事爾豈不知武王杖鉞

秉旄極斯民於水火之中撥亂反正殺生靈於塗炭之苦而有
如此之勤勞哉天閱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
圖事閱者否閉不通者艱難不易成功謂成就武功極矣
卒終也圖事指征伐之事○四國蠢動害及鯨宮德化不行豈
否閉不通矣國家多難征伐之事不可輕舉是艱難不易矣上
天使我否閉不通艱難不易者乃天心仁愛乎君正我成功之
所在也武庚不靖我不用兵以伐之是不能善述其事矣今
日不敢不極卒武王昔日所圖之事而圖之也時予大化誘
我友邦君天非悅辭其考我民予曰其不于
前寧人圖功攸終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邦君
諸侯也悲輓愜信考驗也民謂十夫曷何也寧王謂武王大民
圖功指成劉厥敵之功○故我今日化尔邦君不欲征之固滯

諸不邦君順從以往征者蓋以上天輔我誠信之辭考之民既
十夫予翼可見矣今我何不於前寧人所圖之功而終之使之
光于當時垂之無窮乎天亦惟用勤哉我民若有瘠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倣受休畢瘠病也寧王亦指
武王大臣休以受命言畢終也○蓋武庚之叛雖曰人為當具天
勤愍我民使國家多難始人有疾在身必速攻治之可也我何
敢不於前寧人所受休命而畢之使其世世享德與國咸休也
成王下述舊人能知先世之勤勞上原天命當繼先世君臣之
事功東征之舉斷不可已也

王曰若若日朕其逝

寧王正天命

此賢王思伐武庚不敢輕舉必即喻以明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王曰若若日朕其逝朕言難日思昔猶孟子昔者之昔
朕成王自謂遊佳也難日即上文永思難○成王言若昔我欲
往伐四國之時始與東征之舉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
非輕舉也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若日堂矧
止有構室底致也法謂度廣狹高下之制矧况構架也○蓋
征伐之事固不可輕舉前人事功又不可不終彼武王定天下
立經陳紀列爵分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之法矣
其子乃不肯培土為之堂基况望其肯為之構木以造屋乎厥
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止有穫苗始去草也播謂布
種穫收刈也○武王撥亂反正除殘去暴以耕田喻之父既反
止而去其草葉矣其子乃不肯及時布種諒降嘉穡况望其肯
九月築塲圖十月納禾稼而收刈之乎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
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乎而延綿

國祚於無窮乎厥考翼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考也
父敬事者指作室耕田之厥考以比武王後指作室耕田之後
嗣以比成王棄廢其考也○厥考既底法而教苗失為之子者
且不肯學不肯播如此厥考肯曰我有後爾弗棄我之其業
乎今我不代武庚以終武王之功是不肯堂不肯播矣武王在
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我有後爾善繼善述而不棄墜我之
其業乎肆予曷敢不越印救守王大命曷何越及
印我報撫也寧王武王武王所受於天之命○前王既不
肯自謂予有後弗棄其如此故在我後人何敢不及我身之存
東征武庚以撫存武王之大命討平四國以保全寧王之其業
乎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親弗救

此喻民被四國之害非君御事不可不救援也若兄考乃
有友伐厥子民養其親弗救兄考以喻武王友以喻
四國子謂子弟以喻百姓不言弟者文耳養屬養謂人之臣
僕以喻邦君御事勸謂勸其攻伐被謂不救其攻伐○成王言
今四國派毒百姓害及無寡邦君御事憐於征役而不救譬若
父兄有友攻伐其子弟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援
乎上文言武功不可不終此言民被害不可不救蓋武王伐殷
以養民為事今而救民之害即所以終武功也故承言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此賢王以憐於征役總告群臣言前聖與邦由大臣知天而不
遠今天危邦由群臣不知天而有違王曰嗚呼肆哉爾
庶邦君越爾御事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可畏備拜

君諸侯越及也御事治事之臣○當時邦君御事固不反曰難
大不可征欲王遠卜故成王歎息告之曰爾邦君御事當實
其心無遠巡而畏縮展布四体當勇猛而精進不可以為難大
而憚於征役也然既曰爾庶邦君又曰越爾御事則其合大小
尊卑總告之也可知奕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
命越天非忱也即奕厥師之爽哲賢哲十人即亂臣
十人迪知者路行真知之辭越及斐輔忱信也○成王欲邦君
御事不可畏縮又引亂臣十人不畏縮者以告之在昔武王所
以明大命於天下者實由明哲之士以輔之耳故亂臣十人踏
履至到而真知上帝之命迪知天威而灼見天輔之誠是迪知
二字當貫上帝命越天輔忱說曰迪知上帝即君稟所謂迪知
天威也曰越天非忱即君稟所謂亦惟純佑秉德也爾時固

敢易法係指邦君御事有武王舊臣言易法言無敢違越焉
王法制○昔亂臣十人輔武王伐紂之時亦邦君御事也其時
從武王誣將天威威勸厥敵者無一人敢違越武王法制而憚
於征役也豈有如尔今日不舒放而畏縮者乎知今天降
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廷有伐于厥室今指成
王時降下戾禍也周邦周家大艱今猶云首為大艱惡之今指
四國言誕大艱近者相伐也厥室王室○况今武王死武庚
叛是天降禍戾于周家首以大艱之四國大逆相攻於其室事
危勢迫亦以為勿征可乎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尔指成
王時邦君御事言不知天命對上帝知帝命說不易對上帝
易法說○蓋艱人扇亂事勢危迫變禍不可測矣尔邦君御事
以為不可征不惟不能如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非忱而亦不

能如十人輔武王商啟易法也。豈可反曰艱大不可得而遺哉。我之法制乎。此章以今昔互言。貴邦君御事不知天命也。

予亦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天亦惟休于前寧

此言天之喪殷如農之治田。不惟欲終先業而又光及前臣也。

予亦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

畝。承長喪亡也。稽去農夫十步為畝。成王言我亦長思念曰。天之所以喪亡殷家。譬若農夫之去草。鋤治必絕其根。本莠夷不啻其餘孽。勿使能植而後已。今武庚以殷之餘孽。背伐厥室。害及鰥寡。是猶田有稂莠也。若不剪除。及絕使害我嘉禾。則為不終朕畝矣。今也我何敢不於我之田畝而畢其事乎。天亦

惟休于前寧人休美也寧謂武王大臣然今去武

庚非但能終朕畝以弘先業而已。天亦惟有以休於前寧人圖

功收受休畢焉。曰予曷敢不終朕畝。即上文不敢不極卒寧。其圖事。又救寧王大命意也。曰夫亦惟休于前寧人。即上文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收受休畢意也。其所以總結上文。仍以寧王寧人對言。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予曷其極卜敢弗予從

此言在已非順天以遠。而先業所當終。今日用兵以伐商而天命為不爽。予曷其極卜敢弗予從。冒何極蓋也。謂龜卜從謂從其勿征。成王言今日東征之舉。我何敢信鬼神盡欲用卜。敢不從爾群臣勿征之言乎。但卜乃天意之所寓。勿征非天意也。所謂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是已。率寧人有

指疆土矧今卜并吉率備也寧武王大臣疆土先

王所有之天下。并吉即上文朕卜并吉。蓋皇天既付中國。豈

能廢疆土于先王。此寧人所圖之功也。今我率備寧人之功。豈有指安先王疆土之理。固不待卜而決。代武庚可也。况今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焉得而不伐乎。肆朕誅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肆故誅大也。尔指邦君御事。武庚在東。故曰東征。天命即龜卜之明命。僭差也。陳告茲也。指天命不僭言。成王言東征之舉。在繼先業。順天命如此。故我大以介邦君御事。東征往伐武庚。上天討罪之命。斷不僭差。龜卜所告。蓋亦如此。以見卜言可信。而不可違。有如此夫。此又總前諸章而結之也。按大誥與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咸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衰。顧側切至。不能自己。而反復終始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卜陳惟若茲

此言在已非順天以遠。而先業所當終。今日用兵以伐商而天命為不爽。予曷其極卜敢弗予從。冒何極蓋也。謂龜卜從謂從其勿征。成王言今日東征之舉。我何敢信鬼神盡欲用卜。敢不從爾群臣勿征之言乎。但卜乃天意之所寓。勿征非天意也。所謂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是已。率寧人有

指疆土矧今卜并吉率備也寧武王大臣疆土先

王所有之天下。并吉即上文朕卜并吉。蓋皇天既付中國。豈

能廢疆土于先王。此寧人所圖之功也。今我率備寧人之功。豈有指安先王疆土之理。固不待卜而決。代武庚可也。况今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焉得而不伐乎。肆朕誅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肆故誅大也。尔指邦君御事。武庚在東。故曰東征。天命即龜卜之明命。僭差也。陳告茲也。指天命不僭言。成王言東征之舉。在繼先業。順天命如此。故我大以介邦君御事。東征往伐武庚。上天討罪之命。斷不僭差。龜卜所告。蓋亦如此。以見卜言可信。而不可違。有如此夫。此又總前諸章而結之也。按大誥與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咸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衰。顧側切至。不能自己。而反復終始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命不僭卜陳惟若茲肆故誅大也尔指邦君御事武庚在

東故曰東征。天命即龜卜之明命。僭差也。陳告茲也。指天命不僭言。成王言東征之舉。在繼先業。順天命如此。故我大以介邦君御事。東征往伐武庚。上天討罪之命。斷不僭差。龜卜所告。蓋亦如此。以見卜言可信。而不可違。有如此夫。此又總前諸章而結之也。按大誥與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咸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衰。顧側切至。不能自己。而反復終始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告蓋亦如此以見卜言可信而不可違有如此夫此又總前諸

章而結之也。按大誥與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咸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衰。顧側切至。不能自己。而反復終始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咸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

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衰顧側切至不能自己而反復終始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今東昌府聊城縣有微子故城。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兄。命。謂詰命。武王克商之後。封微子於微。成王既誅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也。錄其詰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微殷王元子

此賢王對先代之後。不惟微之於既。往尤必期之於方來。王若曰。微殷王元子。王。成王。微發語詞。猶虞書咨嗟之例。按

王指帝乙。元子。長子。成王將欲以冊命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故先以微之一字致。數以起其聽。然後稱殷王元子者。蓋微子乃紂之庶兄。母非后。不得嗣位。實殷王帝乙之長子也。惟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賢王對先代之後。不惟微之於既。往尤必期之於方來。王若曰。微殷王元子。王。成王。微發語詞。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王指帝乙。元子。長子。成王將欲以冊命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故先以微之一字致。數以起其聽。然後稱殷王元子者。蓋微子乃紂之庶兄。母非后。不得嗣位。實殷王帝乙之長子也。惟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稽古宗德象賢稽考也古指唐虞言崇德謂先聖王

高厚之德象賢謂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蓋莫宗舜德對

虞思於虞殷崇禹德對東校公於祀此古典也古典謂先聖王

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

之以主祀也今成湯有齊聖廣淵之德而微子又有踐修厥猷

之賢成王得不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

乎此句乃一章之綱領與章又一篇之綱領也統承先王統

緒承繼也先王指成湯○有周受命湯之統緒絕矣今而繼絕

與滅惟微子之是承武庚被誅湯之祀典廢矣今而修其廢廢

惟微子之是繼焉修其禮物修謂首飾之禮者與禮如祭

祀尚質尚德之類物者文物如車旗服色器數之類○彼禮樂

法度成湯之所講畫也微子則修其廢廢以備一王之法典章

文物成湯之所創制也微子則增其缺失以存一代之制孔子

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殷之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

已不足徵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也作賓于王家賓以

客禮遇之王家王國○古者先代之後但為時王賓客而不臣

也如立堯後以為虞賓立夏後以修夏禮今微子雖封於宋以

奉湯祀則作賓于周家而不臣也左氏所謂宋先代之後天子

有事脯焉有喪拜焉者是已此以上皆稽古典而為之也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咸皆休美承長也世非一世無窮無

盡也○然作賓王家豈止於一時而已是以我周有無疆之休

亦微子永綏厥位亦與我周家同此無疆之休我周有歷年之

永亦微子世世享德亦與我周同此歷年之永非武庚被誅一

絕不復續之比也蓋稽古二字乃一章之綱領下四句所以考

之於既往與國咸休二句所以期之於方來勉之至而期之遠

吾於成王封微子見之矣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德垂後裔

此言聖人之德極其盛不惟得乎天而安乎民尤能被於時而

傳於後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嗚呼歎美之

辭乃汝也指微子言克者能之謂齊肅聖通也廣言其大淵

言其深○成王將言成湯之崇德故先以嗚呼歎美其德之盛

言微子乃祖成湯齊在中正無所不敬即中庸惟天下之至誠

也聰明睿知無所不通即中庸惟天下之至聖也以言其廣溥

博如天其大無外以言其深則淵泉如淵其深莫測則其德之

盛也為何如皇天眷佑護受厥命皇天眷顧佑助謀大

也○蓋德者得天得民之本成湯之德如此故天監厥德用集

大命式教用休撫綏萬方所謂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是已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撫安也寬者不迫之謂除也邪虐指

夏桀○當時民墜塗炭而苦於苛暴也湯則子惠困窮而撫之

以寬弔民伐罪而除其邪虐觀其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可見矣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功即撫寬除邪之謂德即齊聖廣

淵之謂後裔指微子○湯之德上足以得乎天下足以安乎民

如此以言其當時則撫民以寬而兆民允懷除其邪虐而萬國

咸寧則功之所及者衆矣以言其後世則億萬斯年子孫保之

世世享德與國咸休則德之所傳者遠也湯之功德有以被於

當時傳於後世如此可使之不祀乎此即崇德之意

爾惟踐厥厥敵舊有令聞 尹茲東夏

此言賢者能繼前人之緒有其德人君推美賢者之德尊其位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爾指微子踐履修舉厥道

也舊者言非一日令聞善譽也○蓋商之孫子其履不德而能

踐修先王之道者寡矣爾微子能象先聖王之賢踐履其迹而

不違修舉其道而不廢故善譽聞於人者已非一日矣觀箕子

嘗稱其賢勸帝乙立之則令德聞於人者豈惟今日哉**恪慎**

克孝 恪慎者敬之存於心○微子踐修厥猷

果何見哉蓋他人不能奉先思孝者有矣微子則執就於內致

孝鬼神繼志遂事以全宗祀觀抱祭器齊周可見矣**肅恭神**

人肅恭者敬之見於貌○神人猶周官中神人○他人事神治民

不能以敬者有矣微子則齊明威服以承祭祀肅恭汝飲不取

荒寧而與先王罔不祗肅者同一軌豈非象賢之實德乎**予**

嘉乃德曰篤不忘 予成王自謂嘉善也德即恪慎克孝

之類篤厚也不忘謂不遺忘○蓋恪慎克孝肅恭神人此微

子象賢之實德也我善茲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之德謂其篤厚不

可誼忘也猶左傳謂首不忘之類**上帝時歆** 時是歆饗也○蓋

德者感通之本惟汝之德敬足以事神將見上帝而皇天無親至

難感也微子以是而事上帝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不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上帝時饗矣**下民祗協** 下民東

夏之民祗敬協和也○惟汝之德敬足以事人將見下而民心

無常至難保也微子以是治乎人則下民祗若萬邦成休群黎

百姓莫不徧為爾德矣此又推廣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之效也

庸建爾于上公尹放東夏 庸用也承上德效言爾指微

子王者之後孫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堯在東故曰東夏○蓋

有德者當加天命微子之德如此上公之命豈可獲乎由是專

之以賢則九命上公惟爾之是任分之以上則東國華夏惟

之是居此可見人有象賢之實君有尊賢之意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

俾我有周無敷

此賢王致戒勉之辭滿期望之意也欽哉往敷乃訓欽哉

也往遣使就國之辭敷布也訓謂訓民○蓋故者萬事之本能

敬則能戒所當戒勉所當勉矣今汝尹茲東夏當弘敷五典式

和民則而無一毫之敢忽可也慎乃服命率由典必慎慎

謹也服命上公服命率由謂遵守之與常服命中之常道○蓋

上公之服九章衣冠象冠於天子之服而略之制易僭分也汝當

慎其服飾之用有降龍而無升龍降之際一循乎常道不可

有毫釐之或僭上公之貴九命上於三公而非諸侯之比禮祭

之用易以僭也汝當辨其尊卑之等天子公諸侯亦以兩之間

悉依乎常禮不可有毫髮之或差然此皆以故為主故以欽哉

冠之以潘王室以者承上之詞如以親九族之以當貫下

六句說藩衛也至室圭家○汝能敬以敷訓慎乃服命率由典

常則無僭擬之失而身修矣已身既修故以之事君則雖屏維

翰足以保又夫王家來句來宣足以羽翼乎王室其忠於君也

可知**弘乃烈祖** 弘大也烈祖有功之祖謂成湯○以之事

親則令德孝恭足以克篤前烈繼志述事足以追配前人其能

統承先王可見**律乃有民** 律法也成東夏之民○以之治

民則林生總聚皆有以取法於已動作云為足以示法於人所

謂動而世為天下道者此也承繼厥位承長發安也位即

上公之位○下而已之爵主未易保其長有也今則與國成休

永世無窮矣毗予一人毗輔也予一令成王自謂○上而天

子一人未易及其輔強也。今則能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矣。世世享德。世非一世。享下享上之享。○以傳後言則克昌厥後。以燕翼子孫。訓其成式。惟又矣。萬邦作式。萬邦謂鄰國。作為式法也。○以當時言鄰國諸侯。莫不是則畏。是效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矣。俾我有周無斃。俾使也。有周成王自謂。致殷也。即詩在此。無斃之意。○微子而能如是。則為王治事之臣。允不忘在王家矣。我有周於宋。心腹相契。魚水相投。又豈有一毫厭黷之心哉。此又廣上文。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意。因以承勉期望之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遺賢者之國。以善其政。必戒賢者。不職無廢其言。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嗚呼。歎辭。往哉。者。遣使就國之辭。

休美。替廢也。朕命。即上文。誥命。○成王於誥命之終。形諸聲。嗚呼。發諸氣。歎以為。汝往東。夏以治民。當善其政。命。及其職。分。便無一事之不美可也。况往數。乃訓。慎。乃服。命。我之命。汝也。汝當尊所聞行。所知。無時。豫。怠。以廢。我命。可也。

康誥

康地名。乃康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誥告也。上告下之詞。康叔名。封謂之叔。者。猶管叔。蔡叔。皆成王叔父。故也。武王作此書。封為衛侯。故名曰康誥。今古文皆存。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

乃洪大誥治。

此大臣以時建都。既得人心之和。以趨事。尤慰人心之勤。以布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各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哉始也。始生魄十六日。基。

始定其基止。洛在鎬東。故曰東國。洛。○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十六日。月始生魄之時。經營謀為始建。新都於東國之地。度其鮮原。故基大邑於洛汭之間。謂之大邑。者。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則其邑之大也。可知四方民大和會。和者。心無所乖。會者。遠近畢至也。○是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非一民也。莫不歡忻鼓舞。如予來。趨父事。手足之捍頭目。如文王作靈臺。庶民予來之意。是言民之勤於赴役也。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獨男曰邦者。舉中以見上下也。百工百官播民和。謂鼓舞其和。士事也。詩曰。勿士行枚。是已。周指洛邑。四方之民。既和會。以趨事矣。由是近而侯甸男邦。遠而采衛。辟后非一官也。因民心之和。莫不鼓舞。作樂。夙愛執事。而見役於周。臣播民和。勤於趨事也。周公成勤。勳勳。謂勞其斯民。○然百官既播民和矣。周公以為。始勤於念者。人情之常。使勞來之意。不加。惟忻之情。或替。彼四方民大和會者。斯民之勤於赴功也。周公因斯民之勤。則誘掖獎勵。咸有以慰勞其勤。使之歡忻。不怠焉。曰播民和。見士于周。百工慰勞其民也。周公成勤。公自慰勞其民也。乃洪大誥治。乃者。難詞。猶言然後也。洪亦大也。治謂整理治洽之事。○周公既慰勞斯民之勤。使之以作事。於是物土。方議。遠近畢至。期以令役於庶。庶計。徒庸。庸材。用書。糶。糶以分。派於諸侯。其所治者大矣。召誥。所謂用書。命。不作是已。此四十八字。為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誤脫在此。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

克明德。慎罰。

此聖者呼諸侯之名必告以乃考之能崇善去惡也王若曰
王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于武王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弟者
親之之意小子者尊命卑之詞封康叔名○武王封康叔於衛
將以文王明德慎罰告之且曰外庶子訓令惟厥正人非一職
也尔則為衛國諸侯之長乃朕同母之弟而非他人之比也謂
之小子者非幼小之稱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亦以小子
呼之表見親愛之辭故曰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
明德慎罰乃汝也指康叔言丕大顯明克能也明德務崇
之謂慎罰務去之謂○蓋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
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則克明之使民知所慕而入於德焉罰者
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惟汝丕顯考文王則克慎之使民
知所畏而不入於罰焉觀其不侮鯀寡庸庸祇威威顯民可

見矣是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一篇之綱領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

封在茲東土

此叙前王德政之效諸侯受封之由也**不敢侮鰥寡**憐慢
也**不敢者**敬畏之至**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上言文
王克明德慎罰此申言其實若曰蓋老而無妻之鰥老而無夫
之寡人所易忽也文王則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而於人所易忽
者而不敢忽焉昭亮不虐無告之意孟子所謂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是已**庸庸祇祇威威顯顯**民用肇造我
區夏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庸庸祇祇威威顯顯民用肇造我
明德慎罰肇始造至也區夏言其小越夏也一二邦就隣國言
修治也指紀綱法度言○蓋在人有人有撥亂反正之才多不能用
也文王則能用其所當用人有休休樂善之量多不能敬也

文王則能敬其所當敬此非明德之事乎以至元惡大憝殺人
傷人宰畜淫放之徒所當刑也而文王則敬明乃罰威其所當
威此非慎罰之事乎然文王用能敬賢命德討罪一聽於理而
已無與焉故是是非非昭著於民始而用造我區夏而岐周之
民無不化及而至於一二交邦漸以修治而鄰國之民無不歸
勸慶焉質成江漢從化可見矣**我西土惟時信自聞于**
上帝西土鎬京也時是信特冒覆祭聞也○故我西土鎬京
之人皆被文王之化由是信之如谷而親之無以加冒之如天
而尊之無以尚明德馨香昭升于天教化旁達上聞于帝也帝
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我殷誕受厥命休美殪滅或
兵也殷謂商紂誅大也○文王至治之極升聞于天故天惟武
教我用休使簡單殷命多尔多方刑殪有殷用集大命也然殪

我殷本武王事此敘文王者武王不敢自為己功也**越厥邦**
厥民惟時叙邦謂隣國也即侯國之民時是也叙即修之
意○但見星羅棋布非一國也今則畏力懷德無一不歸于政
教之中則萬邦時叙也可知林生拾聚非一民也今則西土惟
時怙冒無一不入于治化之內則萬民時叙也可見乃**寡兄**
勗勗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寡兄武王之自謙最勉肆故
也汝小子指康叔衛在茲東故曰東土○武王言惟文考作之
於前汝寡兄丕承於後早夜孜孜勉力不怠父作子述有此天
下故汝小子封今日得分第胙土而在茲東國也蓋不侮鰥寡
至威威言明德慎罰之實顯民至時叙言明德慎罰之效寡兄
勗至在茲東土告以今日得受封之由也肇造區夏就一國言
越我一二邦至西土怙冒就一方言屢邦厥民惟時叙就天下

聖德之首始而一國次而一方終而天下其序有如此夫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不廢在王命

此聖君致歎欲諸侯之無勿惟博學明德以致用斯道成德以盡職王曰嗚呼汝念哉嗚呼歎詞封康叔名念哉者欲思之而不忘○上章言文王克明德用肇造區夏此將吉以明德工未故先以嗚呼一辭啓發其聽後以念哉一語勉致其思也今民將在祗爾乃文考紹聞衣德言祗教適述也文考文王紹繼也聞謂聞於耳衣謂方於行德言即不侮鰥寡以下之事○備國之民驕淫矜侈反側推動未易治也今欲治之不在乎他將在敬述文考之事蓋不侮鰥寡庸庸祗祗文考之德言用造區夏商民之所素服也汝必敬而述之繼其所聞而服行是德言以治民焉謂之紹聞衣德言者文王德

言聞於前

言聞於後

言聞於前爾當繼其所聞而力行於後也德教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德之國之辭也殷先哲王成湯以下諸君用謂明德保安治也○不特述諸令尤必遠稽諸古彼領謀明命撫綏四方故先哲王之德殷民素所仰慕也汝

往之國當廣詢博求熟求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夫衛國之民可也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不惟患也商考成人謂伊尹宅心燠心也知訓知所以訓民○不特商之先王為可法而商之老臣亦為可法蓋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商考成人之訓商民素所信服也汝往之國當不而思之遠而法之思所以處心思所以訓民可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別求謂不獨商之君臣聞者知其理由者行其事即紹聞衣德言之意用謂明德康寧保安也○汝

康叔不但取法於商之君臣又必別求異代古先哲王之德康

保其民彼古先哲王莫不若也汝必別求聞而行之用以康濟保安其民焉嗚呼近述諸令遠稽諸古無非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蓋而大也天者理之所從出德者理之所由著裕寬裕者也○蓋具衆理而應萬事此心之天本自廣大也溺於私欲之蔽滯於聞見之小斯狹矣汝康叔當博學以聚之積義以生之直積力久衆理該貫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將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遠札而身修矣故以之安民則民無不安以之治國則國無不治斯能及已職不廢君命矣嗚呼法往古求老成又當弘于天即召語所謂則無遺壽考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稽諄自天意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懋不懋

此聖君欲諸侯視民猶己不可忽必歷言引証其實也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小子者專呼甲之辭封康叔名恫瘝瘝病也敬者不忽之謂○武王於上文既欲法古人以明其德此又欲反諸己以盡明德之功故發嗚呼之歎呼康叔之名言汝視民之不安若疾痛之在乃身必速攻治之不可忽也此句一章之綱下數句即恫瘝乃身敬哉之實天畏棗忱畏慎棗懼忱誠也○蓋上天子之而或奪之福之而或禍之天命不常雖甚可畏也然能誠敬愛民必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使其享國永久而不替所謂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是已民情大可見小民難保情請好惡之情難保謂向背無常○蓋順之則服違之則去民情好惡雖大可見也然小民或順

或去之無管至為難保馬天可畏誠足輔之小民有甚於天
命奇不以誠治之欲康叔求天命於小民也注盡乃心無康
好逸豫乃其父民往之國也乃心即忱也康安好愛
遂忘康樂治也○然小民難保豈無道以保之乎波往衛國
當及波之心無好安以自念所謂周遊于逸是已竭故之誠無
好讓以自謙所謂周遊于樂是已使有一毫逸豫之為非及乃
心也然必不好逸而自苦不好讓以自謙乃其所以為治民之
道也此又欲康叔不必求之民而求之已矣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怒不怒我聞武王聞之古人
惠順怒勉也○武王恐無徵不信故又即已所聞以告之彼厥
口詛怨之大者也厥心遠怨怨之小者也保民之道不在於
怨之大亦不在於怨之小惟在治民者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

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庶怨可弭也此即往及乃心無康好逸讓
者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
此欲諸侯宣上意而和小民者亦惟在輔君安天命而化斯民
也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已承上語
詞汝小子指康叔服事弘大應和保安也○上文言天命可畏
小民難保此又承上文言汝小子之事豈有他哉惟在廣上意
和小民而已彼入君有善政汝小子則宣揚之人君有善教汝
小子則敷布之使殷民若安少懷各得其所願連無告各遂其
生節其驅淫矜憐之性和夫反俱動推之心可也曰乃服惟弘
王則為上為德也可知曰應保殷民則為下為民也可見此皆
諸侯之事也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惟獨也助輔

佐也居而安之之謂宅之辨之謂作新者其舊際之謂
○蓋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晉人心所視以觀化汝廣上德意
應保殷民豈有他哉正以上而天命無常甚可畏也今則有以
助王安定之使基圖鞏固有如太山之安矣下而小民難保未
易化也今則有以助王作新之使舊際汚俗咸與維新矣此言
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豈非大學之宗祖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此聖君欲諸侯之慎罰言在人所犯有大小要留原情以用罰
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嗚呼更端之詞封康叔名敬
則不忽明則不昧乃指康叔罰兼刑言舉輕以見重○武王上
告以明德之事此又告以慎罰之事故歎息以更其端呼名以
起其言用罰不敬無以已己心不明無以當入罪汝必欲哉

欽敬之而不忽其審克之明之而不昧可也此敬明乃罰
一章之綱領下文即敬明乃罰之實人有小罪非皆乃惟
終自作不與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小罪謂所
犯者小皆謂過誤終謂再犯其常式用也殺謂加刑○如謀殺
未死此小罪也原其情意本欲謀殺而適不死非是過誤乃其
再犯敗常亂雅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
刑故無小呂刑所謂下刑適重上服是已乃有大罪非皆終
乃惟皆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罪謂所犯者大終謂再犯皆謂過誤謂不幸適偶然耳道言
極大辜罪時是也○如過誤已殺此大罪也原其情意非是用
意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尔如此既自稱道尺翰其情不敢隱
匿其罪雖大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有過無大呂刑所謂上刑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適輕下服是已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亦得此
意此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人情有輕重蓋用法之權法外意
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

惟民其康又

此言明法以服人足以致斯民之從用誠以感人足以致斯民
之化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康又
和順也○武王於上文既言用罰之權此又言用罰之終故又
歎息以更其端言刑雖有五而其取舍莫不各有不易之定理
罰亦有五而其輕重莫不各有秩然之次序汝必大明之使輕
重不失其宜取舍各得其當則下民莫不各相戒勸曰上之用
刑輕重取舍有其法我何不勉於和順而歸於道德哉是大明

刑書七

四十三

者慎罰之要服人心之本也苟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
乎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者設譬之詞疾病畢矣
也棄咎謂去其惡而不為○人有疾於身醫藥調護無所不至
也諸侯去民之惡真如去己之疾則誠於去惡矣下民莫不曰
惡者人所同惡吾何為而怙恃滅義哉莫不遷善遠罪畢棄其
咎惡而不為矣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赤子幼子康安
之治也○人於赤子撫摩鞠育心誠求之無所不至也諸侯保
民之善如保己之赤子不可或以刑加之下民莫不曰善者人所
同好吾何為而以蕩陵德哉莫不合同而化皆歸於治安而樂
於為善矣曰其勸懲和是明之以法所謂道之以政刑民免而
無恥也曰棄咎康又建感之以誠所謂道之以德礼有取且格
也其淺深可見

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封

無或劓刑人

此言刑有大小非出於人為人之用刑無任乎已私非汝封
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封康叔名刑兼言五刑殺專言
大辟○蓋刑殺乃刑之大者夫之所以討有罪也非汝康叔為
衛侯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當體天討之公無或以己之私意倚
勢作威而刑人殺人可也所謂用其義刑義殺勿庸次汝封是
已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又曰者更端之詞
當在非汝封之上劓劓鼻則截耳○上言刑殺刑之大者此言
劓刑之小者故以又曰更端言劓刑雖刑之小者亦天之所
以討有罪也非汝康叔為衛侯得以劓人則人也汝當循用刑
之公無或以己之私意作威殺戮一舉劓之刑之可也所謂無
作可怨勿用非謀非暴是已此兼舉刑之小太以申戒之也

刑書七

四十四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設罰有倫

此聖君欲諸侯之國條陳法律以為有司之准限正欲有司用
法不過此准限也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設罰有倫
王朝言汝指康叔陳列時臬臬法也為准限之義○武王於上
章聚言用刑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汝汝於衛國
治民也當條陳殷之法律使有准限而無一毫太過之美播布
教條俾有常憲而無一毫不及之弊可也司師茲設罰有
倫司有司如外庶于外正人之類師取法也茲指時臬言設罰
即殷先王舊典有倫猶上有序也○蓋外庶子訓人惟嚴正人
越小臣諸節所謂衛之有司也汝能條陳法律使有准限有司
莫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法汝所陳設罰之有准限者而用之
耳是則法雖立於一人而觀法之同則徧於一國矣豈為不齊

則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汝非德用又豈慎罰之道哉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赦要囚

此告諸侯結獄必欲詳審既久而後斷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又曰者更端之辭要囚獄辭之已成者服念服膺而念之十日為旬三月為時○此以又曰更端言獄成而受輸而乎此獄辭之有要當決者也是要囚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可不服膺而念之乎故必聽之極其精察之其情不惟服念近而至於五六日之間尤必服念遠而至于十日三月之久焉此所以為囚求生道也舜典惟刑之恤呂刑哀矜折獄皆此意也不赦要囚不夫赦斷也要囚獄辭之要者○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為求生道而不得於是真之以

法使無所庸釋加之以刑俾棄諸市朝然後我與死者俱無憾矣歐陽父崇公任獄官每為囚求生道亦與此合

王曰汝陳時息事

惟曰未有逆事

此欲諸侯用法一循乎舊典不惟致戒於用法之時尤必致戒於用法之後王曰汝陳時息事罰敵殺戮刑罰兼刑殺言敵斷也殷尋殷先王舊典○武王意謂殷之常法乃成湯講登至精至密殷民之所素服也汝於衛國陳列法事不可循乎已私無大無小或刑或殺惟斷以殷之常法可也刑罰之用可謂一稽於古矣用其義刑義殺義宜也刑兼言五刑殺專言大辟○然刑殺之用固當稽於古又不可泥古而不通於今故必一刑一殺答諸左右詢于國人左右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刑之殺之可也則刑殺之用又有宜於時矣勿庸以汝汝

封勿禁止徒庸用次就也封康叔名○然刑殺固當審於時宜

又不可趁時而徇已要必當刑則刑無倚勢而作威當殺則殺

無倚法而以刑則刑殺又無徇已之患矣乃汝盡遜曰時

叙惟曰未有逆事○逆事是叙次也逆事謂刑殺之順

義○汝之刑殺不泥古而通今不趁時而徇已雖曰固已得其

叙矣猶不可自是惟曰我之刑殺未有順義之事也蓋矜喜之

心生乃急情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豈慎罰之道哉此申

言敷陳是法與事之意

已汝惟小子未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此言臣雖少而心獨善君之善而臣獨知已汝惟小子未有

若汝封之心已承上語辭之不能已者小子年少之稱若死

也封康叔名○上章言陳時息事不可泥古而不通趁時而徇

已此又承上文語辭之不能已者言汝康叔之為衛侯年雖幼

小而諸侯之中孰有若汝封不泥古而通今不趁時徇已哉此

蓋因上文而著之也朕心朕德惟乃知朕武王自謂公

指康叔○武王言尔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尔知之

何則彼陳時息事罰敵殺戮者我之心我之德也然此豈他人

所能知哉惟汝康叔能知而體之也用其義刑義殺未使趁時

徇己者亦我之心我之德也然此亦豈他人所能識哉惟汝康

叔能知而用之也武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云

凡民自得罪非冠擻女效尤

此言罰加可必之今斯有以合乎人之同惡也凡民自得

罪寇壞女效尤殺越人于其賢不畏死罔弗懲

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劫人曰寇奪人曰擻在外曰寇

在內曰究刑不以罪曰親越謂越人以取貨賈爲懼也
非老歿曰死無慈惡也○上文言慎罰此因言用罰之事且
曰凡民非爲人引誘以陷於刑戮是自得罪也自得罪者謂劫
人以爲寇奪人以爲擄在外爲姦在內爲寃此等之人殺人於
國門之外以取其財傷人於道路之中以奪其貨此皆強狼亡
命之人警不畏死者也斯人也。不待教而誅之而天下之人無
不惡。汝能用罰以加是人則人無不服而刑無不當蓋以出乎
人之同惡而非汝汝封之心矣特舉此者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懲矧惟不孝不友 刑茲無赦
此言不道大惡固爲可惡人紀廢壞尤爲可刑**王曰封元惡**
大懲矧惟不孝不友元惡即上寇擄姦寃大懲即上罔
弗懲矧况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武王呼康叔之名言

寇擄姦寃殺越人于貨賈不畏死此大惡也大惡之人人所同
惡固不待教而誅之矣况子不能善事父母以其孝弟不能
善事兄長以其友而不孝不弟之尤爲可惡乎此句乃爲
之綱**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祗敬服事考父也
○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爲子者不能敬服父事供爲
子職所以大傷厥考心是子不能盡子道也**子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字愛疼慈也○爲父者不能調恤保愛以
字其子所以疾惡其子是父不能盡父道也此父子所以相夷
矣**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天顯猶孝經所謂**
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克能恭敬也○爲弟者不念天道尊卑
之序不克行後長之禮以恭敬其兄是弟不能盡弟道也**兄亦**
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鞠養哀憐愛也○爲兄者

亦不能念父母鞠養幼子之勞不能友愛其弟是兄不能克兄
道也此兄弟所以相賊矣惟**弗矧手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平至也茲指不孝不友言政人謂治
國之諸侯得罪謂加刑尋常泯滅祀茶也○當商之季父子相
夷兄弟相賊至於如此尚不於我爲政之人加刑以誅之則上
天與我民孝弟之道必大泯滅而紊亂矣**白乃其速由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曰者言如此速急由用也文王康叔之父
罰刑罰茲指不孝不友無赦不宥也○言商民不孝不友如此
汝康叔當汲汲焉速由文王昔日所作之刑以誅此不孝不弟
之人而無所寬宥可也此章先責子弟之不孝不友後責父兄之
不慈愛者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亦此意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
此言民違教者固可懲之以法臣肯上者尤可加之以刑不率
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不率指上不孝不友之人夏法也庶子諸
侯衆子正人庶官之長越及也節謂符節古以角爲象刻文字
而中分之周禮所謂守都鄙用角節是已乃別播敷造民大譽
背上立私也○此承上文言不孝不友不率不慈之人也不率
教之人固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矣况爾衛國有司外夷
子以訓人爲職與夫衆官之長又小臣有符節守夫都鄙者不
尊上命自任已私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尤爲可惡也周禮八刑
中有造言之刑疑即此矣**弗念弗庸厥君時乃引**
亞惟朕懲弗念弗庸謂不忠於君瘵病時是引長也朕武
王自謂懲惡也○正人小臣乃別播敷造民大譽不念其君大

亦不能念父母鞠養幼子之勞不能友愛其弟是兄不能克兄
道也此兄弟所以相賊矣惟**弗矧手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平至也茲指不孝不友言政人謂治
國之諸侯得罪謂加刑尋常泯滅祀茶也○當商之季父子相
夷兄弟相賊至於如此尚不於我爲政之人加刑以誅之則上
天與我民孝弟之道必大泯滅而紊亂矣**白乃其速由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曰者言如此速急由用也文王康叔之父
罰刑罰茲指不孝不友無赦不宥也○言商民不孝不友如此
汝康叔當汲汲焉速由文王昔日所作之刑以誅此不孝不弟
之人而無所寬宥可也此章先責子弟之不孝不友後責父兄之
不慈愛者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亦此意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
此言民違教者固可懲之以法臣肯上者尤可加之以刑不率
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不率指上不孝不友之人夏法也庶子諸
侯衆子正人庶官之長越及也節謂符節古以角爲象刻文字
而中分之周禮所謂守都鄙用角節是已乃別播敷造民大譽
背上立私也○此承上文言不孝不友不率不慈之人也不率
教之人固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矣况爾衛國有司外夷
子以訓人爲職與夫衆官之長又小臣有符節守夫都鄙者不
尊上命自任已私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尤爲可惡也周禮八刑
中有造言之刑疑即此矣**弗念弗庸厥君時乃引**
亞惟朕懲弗念弗庸謂不忠於君瘵病時是引長也朕武
王自謂懲惡也○正人小臣乃別播敷造民大譽不念其君大

放王命不用其法惟威惟虐上以瘵病其君下以震怒於民此又我之所深惡也○已汝乃其速由茲義殺○已止也汝指康叔速疾由用也茲義指文王義刑義殺○臣之背上立私不忠於君長惡於民如此刑豈可已乎○彼康叔當遠由文王昔日所作義刑義殺率以誅戮之不可緩也○此嚴之於臣如此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

此戒諸侯不能化群臣而恃刑用治也○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懼○君之言指康叔家人即上文庶子越及也○小臣即上小臣諸節外正即上正人感刑之害也○此又承上文言在外大小群臣背上立私者亦惟爾康叔為一國之君為諸侯之長寬縱慢事不能齊其家使外庶子乃別播敷造民大譽不能訓其臣使小臣外正弗念其

君弗庸其法用厥刑以醜虐其民也○大故王命乃非德用又放遠也○大故王命即弗念其君非德用也○即弗庸其法○武王言慎罰者我之命也○今在外大小群臣惟威惟懼亂罰無辜是汝不能體上意訓其臣而大遠王命矣○不能以德行罰安乎民乃欲非德用治矣○康叔為諸侯之長且不能用上命亦何以責臣之瘵厥君也○此蓋預探其本而戒之○非康叔已如此也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則予一人以懼此言守常法而求以安民法前聖而期以同然則有以慰悅君心矣○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汝指康叔敬典謂慎罰裕者寬以待之○蓋義刑義殺周家當代之所行也○汝康叔當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謂之裕者寬以待之不可迫之以太急也○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

敬則不怨即欽也○忌則不敢踣惟恤也○曰言也○及者兼典之詞○康叔固當守常法以裕民○尤當取文王以為法○彼不務行惡威其所當威者○文王之敬忌也○汝惟文王敬忌是法○期裕其民○曰文王能修和有夏萬邦萬民惟時叙我之安民亦期於文王而有及焉○此欲康叔以文王慎罰裕民自期也○則予一人以懼予一人○武王自謂懼於樂也○蓋弗念弗庸固為朕惡矣○汝康叔不惟守常法以裕民而守家法而無愧則我一人之心莫不懽然而喜悅矣○前兩言速由恐康叔不急於刑也○此兩言乃裕之欲其寬緩也○始則嚴刑以懲戒民之惡習○欲緩刑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此言慎罰之終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則罔政在厥邦○此聖君欲諸侯導民於善而自法乎古○言下民易入於善不難無益於國○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蔡明惟思迪道言善康安也○武王呼康叔之名言商民不孝不弟者有矣○汝當明思夫民導之以孝弟使民歸於孝弟導之以仁義使民趨於仁義此則所謂吉康也○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我武王自謂時是惟思也○殷先哲王指成湯以下諸君康安○又治求等也○然欲導民於吉康可不法殷先哲王之德乎○彼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者殷先王嘗以是德化民矣○我則時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保民而與之同其等焉○此武王欲匹休于前人也○矧今民罔迪不適○迪導導也○况今之民即古之民今之民無有導之而不從者○汝可不躬行仁義以導民於吉康乎○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不迪謂不導民於吉康政教化言○蓋不導民以孝弟則無孝弟之

無益於國○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蔡明惟思迪道言善康安也○武王呼康叔之名言商民不孝不弟者有矣○汝當明思夫民導之以孝弟使民歸於孝弟導之以仁義使民趨於仁義此則所謂吉康也○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我武王自謂時是惟思也○殷先哲王指成湯以下諸君康安○又治求等也○然欲導民於吉康可不法殷先哲王之德乎○彼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者殷先王嘗以是德化民矣○我則時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保民而與之同其等焉○此武王欲匹休于前人也○矧今民罔迪不適○迪導導也○况今之民即古之民今之民無有導之而不從者○汝可不躬行仁義以導民於吉康乎○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不迪謂不導民於吉康政教化言○蓋不導民以孝弟則無孝弟之

政於國不迪民以仁義則無仁義之政於邦此欲康叔以德用
罰也是則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
嚴畏也

王曰封于惟不可不監

其尚顯聞于天

此聖君稽古欲諸侯以德用罰言民之未化在已有不可辭之
責民之有罪在天有不容掩之惡王曰封于惟不可不監

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武王自謂監視也德即明德罰
即慎罰○武王呼康叔之名言事固不可不監視於古今我監

視古義既曰適乃文考紹聞求德言又曰惟啟先哲王德用康
又民此我監視古義告汝以于德之說也我告汝以于德之說

者正欲于罰之行之時矣矜惻但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
今惟民不靜未及厥心靜安及正也○蓋不孝不友此

商民之不安靜也民不安靜蓋未能止其心之狼狽使所以止
於至善也所謂爾乃迪屢不靜余心未愛是已迪屢未同迪

導屢數也同謂同於上意○民之不靜在上之人不惟以德行
罰而又訓以德義是導迪之者雖屢數矣而猶未能使之改其

舊習上同於治也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爽明
惟思也其者將然之詞罰殛也我武王自謂怨謂怨天○民

之不靜未同非民之不服周也我明思之是上天其以罰殛我
言我不以德以化民故也我何敢怨乎此武王自責以勵康叔

也惟嗚呼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向顯聞于天
罪指民不靜言無在大無在多猶所謂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也

尚與上同顯者聞升也○蓋民之不靜迪屢未同雖為有罪然
是罪不在於大亦不在於多一毫未及皆在我不能以德化民

罪在朕躬也况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已顯者升聞于天乎欲
逆天之罰不可得矣我其敢怨乎

王曰嗚呼封哉無作怨
不汝瑕殄

此欲諸侯以敬存心戒其不可為以誠存心勉其所當為則可
以殷民世享矣王曰嗚呼封哉無作怨敬者不敢

忽無者禁止之詞怨者讐恨也○武王又致歎息之詞呼康叔
之名言敬者修己安人之本一有不敬則心放逸烏知作怨之

不可為哉汝康叔當存心以敬毋作可怨之事使民厥心遠怨
厥口詎呪者也勿用非謀非譽非謀非譽謂不用德而用

罰也○蓋為治不本於明德而惑於邪說異術所謂非謀非譽
也非謀非譽足以敗亂常法致民怨言汝當禁止勿用非謀非

譽為治一本乎明德可也故時忱至則敏德敏斷時是懷
誠至大則法也敏德猶言疾敬德○勿用非謀非譽固可謂不

用罰而用德矣然欲明德則當斷之以是誠苟心有不誠則勉
強矯偽尚以大法古人之敏德哉若堯之克明俊德舜之允迪

厥德禹之方懋厥德湯之懋敬厥德無非古人之敏德也用康
乃心用者承上敏德言又貫下二句康安乃汝也○蓋心之不

安則必喜巽嚴常安必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使動
靜云為順適乎道心之正如古人之安汝止可也爾乃德爾

謂常自在之○蓋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實汝必大法古人之
敏德用以顧汝之德使反觀內省悉稽乎中正而無邪僻如古

人顧諟明命可也遠乃猷遠非淺近之謂猷謀也○蓋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汝必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遠汝之謀使謀慮

精詳而無淺近之失如古入慎厥身修思永可也此皆敏德之

功見於修已矣。裕乃以民寧。裕者實德不迫之謂寧安也。○蓋御者急便則衆擾亂。汝必無作可怨勿用非謀非彘行之優游以待民之自化。如古人御衆以寬可也。此則敏德之功見於安民矣。不汝瑕殄。汝指康叔瑕殄絕也。○汝康叔無作可怨勿用非謀誠以修已寬以安民則修已安人舉無可議信乎不汝瑕疢而棄絕得以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矣。所謂乃以殷民世享是已。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

用康又民

此數天命無常祿位難保必欲諸侯盡職以安治乎民也。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肆。未詳或曰語詞汝小子指康叔命謂天命不常言難保也。○武王致歎息之詞呼康叔之名言上天之命予之而或奪之福之而或禍之至無常

書七

五十五

也。此泛言天命可畏如此。汝念哉無我殄身。汝指康叔念謂念其難保殄絕也。享卡享上之謂。○天命無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當念之勿忘毋以我與爾之爵位殄絕而不能善爾受我之國土。侵削而見奪也。明乃服命高乃聽命。明乃服命即侯國之服命。高乃聽命即諸侯於上公服命。易以備也。汝謂所聞。○周制三公八命上公九命諸侯於上公服命。易以備也。汝謂汝律國服命而無備之失當。高其聽木可卑。忽我言以荒棄朕命。于以用之以安乎民使無反側之心。于以用之以治其國俾無動搖之患可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言諸侯能守常法而尊上命則可以永保其國矣。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往哉者勅使就國之

詞勿者禁止之意。替廢也。典即明德慎罰。○武王於上文明德慎罰以德行罰不用罰而用德無非國之常典也。於此又承上文之意以總結之言。汝往衛國以治民則必兢兢業業勿廢其所當敬之常法。听我告汝是命而服行之可也。乃以殷民世享。乃者難辭言必如此而後可以享國。世享對殄身言。○康叔能敬典聽告如此由是自一世至于百世子孫孫莫不訓其成式惟久而永保殷民於無窮矣。所謂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是已。

酒誥

麴蘖和而成酒。誥告也。商受酌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崇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其事雖主於妹。其書則付之康叔。故康叔以身率國人。也。今文

書七

五十四

古文皆有

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

王武王。明者告諭之謂。大命即下文所言。妹古沫字。因水以名地。在今朝歌。以此詩所謂沫鄉是已。○武王意若曰。妹邦受所都也。商受酌酒天下化之。餘習猶存。汝康叔為侯於衛。當以文王誥庶邦之命。曉諭妹土臣民。禁其崇飲可也。然首之以妹邦者。以見誥雖付之康叔。書則專為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肇我民惟元祀

此舉前聖告戒群臣之詞。見用酒造酒之由也。乃穆考文王。肇我民惟元祀。肇始也。西土即鎬京。文王所興之地。○武王言汝穆考文王代王季而為諸侯。修德行仁。西土怙冒天命。歸之人心。戴之是

始有國在西土鎬京也厥誥越庶邦庶士越少正伯朝夕曰祀茲酒越我護也庶士庶邦之正官少正官之副貳也御事治事之臣朝早夕也祀茲酒見酒為祭祀而設○文王為西伯之時所統庶邦庶士少正御事固非一人文王自朝至夕勅戒之曰惟焉羞神明以孝以享祭祀之時則用茲酒非祭祀莫敢飲也此告以作酒之初意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降下命令肇始也民猶言人民元祀謂大祭○蓋酒之所造本人以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者雖曰人為實天所使也天所以命民作酒者非為崇飲計也正以初祀丞嘗于公先王齊明威服以承祭祀斯可用酒也故曰惟元祀外此而用則非天降命之本意矣此告以作酒之所由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辜

此言酒之為禍本於天臣民失已失人皆由於酒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降下威禍也民者無位之稱用謂用酒喪失也德以存於內言行以見於外言○蓋人之飲酒至於失德喪身雖曰人為酒用然禍訛之成實亦天尔故民飲之不節則內喪德性外失威儀亦無非酒之行耳謂之行者本於身而言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越及也小大邦猶言大小國喪失辜罪也○及大而侯伯之國小而子男之邦顛覆社稷失其官守亦無非酒之罪耳謂之辜者本於邦而言也吁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原於酒妹土臣民可不知乎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德將無醉

此聖君告内外幼小群臣既欲無庸於酒尤欲以理而制欲文

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誥教者上諭下之辭小子年少之稱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與母通尋常也○文王為西伯之時朝夕誥教本國群臣小子者蓋以血氣未定尤易緇酒喪德有官守職業之小子當盡心竭力以敬尔有官乱尔有政毋常於飲酒可也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越及也庶國即上小大邦祀謂祭祀將持也酒醜曰醉○不特本國群臣小子無常於酒及庶邦庶士小子有官守職業者亦不可常於酒而其所飲惟於祭祀受福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而無燕喪威儀之失也蓋有正有事就本國言庶國就小大邦言本國曰有正有事無彝酒庶國曰飲惟祀德將無醉互文見義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

此言施教者使務本以進善受教者當精一以听訓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厥曰者文王之言我文王自謂迪導也小子年少之稱土物指稼穡蓄善也○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幼子童孫勤於稼穡服乎田畝而無外慕之私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志之所向者專而德日進此文王言民各自訓導其小子也聽聽祖考之彝訓聽聽者欲其聽之精祖考小民之祖父尋常也訓即上所訓者○文王既舉民教子孫之言於前又自戒民之子孫曰惟土物愛厥心厥尔祖考之彝訓也為子孫者當聽聽尔祖考之常訓無時或怠可也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越於也小德大德猶言小節大節惟一無間也○蓋典常大德也謹酒小德也小德不謹終累大德汝不可以飲酒不謹為無害但於大德用力足矣小德大德

小子惟一視之而無間可也。自此以上皆穆考文王之訓武王舉以告康叔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自洗腆致用酒**

此聖君教民以孝弟之道開其用酒之端。妹土，地名。嗣，續也。言非或作或輟。股肱，謂兩手足。純，大。藝，種也。黍，可為酒。稷，可為食。考，長父也。武王言妹土之民久淪沉酗之俗，縱酒怠惰，不事農商，不孝父母，有矣。今爾妹土之民當革其舊染之污，績爾四肢之力，供養南畝，我藝黍稷，糜穀為酒，奔走以事其父兄可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肇，敏。牽，孔。服，事也。居貨曰賈。養，謂飲食供奉。然爾四肢之力，豈特務農而已。或敏於習，易牽我車，我牛，載馳驅，遠事商賈。

書上

五十七

以孝養父母，供為子職可也。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慶喜。洗，滌。腆，厚也。致者使之至於此。然大修農功，遠服商賈，以事其父母，則父母無飢寒之憂，而得遂飽煖之願，則其喜慶也為何如。父母喜慶，則可謂事親底豫矣。於斯時也，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予以祿，彼兒饒可以獻酬交錯矣。予以醴酒，有衛可以自介，用逸矣。吁，前禁酒如此之嚴，此復教之使用酒者，聖人之教至於斯絕人情則不行也。按陳氏言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事於服賈，則是訓肇字為始字，謂一人為農又為賈也。燕傳訓肇為敬言，妹土之民或為農或為賈也，理出諸儒。

庶土有正越庶伯君子

永不忘在王家

此言群臣能遵於酒用酒之道，則能獲得君得天之效。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與聽朕教。庶士，有正。猶上。

文有正有事，庶伯猶上文小大邦伯長也。君子者，賢之與常，教戒也。武王言爾妹土庶士有正，及庶伯君子固非一人，不可久淪沉酗化於崇飲，當常听我之教，無時或忘可也。謂之庶士者，欲其無一人不聞戒，謂之典听者，欲其無一時不致謹也。

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尔指妹邦之臣克能羞養也。考謂老人惟君未詳，或曰惟即是惟之惟，君長也。酒，酣曰醉，食足曰飽。商紂播棄黎老，弗克羞者，美尔庶士庶伯為一國之長，舉行鄉飲，執醬而饋，以尊三老，執爵而酌，以享五更。吳惟國君能行養老之礼矣。於斯時也，尔乃称彼兒饒可以獻酬交錯，尔乃醴酒有衍，可以既醉既飽也。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不惟曰者，大言之，尔能省察，省察稽考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武王又以為修德者，事神之本，人能修德，則可以交於神明矣。尔能常常友觀，內省，使念慮之發，處善以勤，營為之際，動惟厥時，則能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己矣。爾尚克羞，爾尚克羞，爾尚克羞，爾尚克羞，爾尚克羞也。羞，饋祀謂可羞羞於神明，介酬也用逸者，用以宴樂。盖德者，祀神治事之本，德既修矣，庶幾可以祀乎。其先而薦其時食，可以潔尔牛羊，而事神孔明矣。由是酬下為上，可以自副，而用宴樂，飲福受胙，可以飲食而醉飽矣。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指稽中德言，允信也。正事治事之臣。尔能稽乎中德，不但可以羞饋祀於神，將見以之典礼典樂，則礼備而樂和，以之掌教，子刑則教從，而刑清信，惟王治事之臣也。其得乎君可知。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兹亦指稽中德，若順元大，永長也。尔能稽乎中德，不但可以得

書上

五十九

修德則可以交於神明矣。尔能常常友觀，內省，使念慮之發，處善以勤，營為之際，動惟厥時，則能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己矣。爾尚克羞，爾尚克羞，爾尚克羞，爾尚克羞，爾尚克羞也。羞，饋祀謂可羞羞於神明，介酬也用逸者，用以宴樂。盖德者，祀神治事之本，德既修矣，庶幾可以祀乎。其先而薦其時食，可以潔尔牛羊，而事神孔明矣。由是酬下為上，可以自副，而用宴樂，飲福受胙，可以飲食而醉飽矣。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指稽中德言，允信也。正事治事之臣。尔能稽乎中德，不但可以羞饋祀於神，將見以之典礼典樂，則礼備而樂和，以之掌教，子刑則教從，而刑清信，惟王治事之臣也。其得乎君可知。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兹亦指稽中德，若順元大，永長也。尔能稽乎中德，不但可以得

居罔敢酒于酒越亦及也。承上邦伯言內服指王畿百僚御事之傳屬庶君般官之長始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卿之屬如周禮中大夫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古府史之屬宗工尊官下章百宗工是已。百姓圻內民庶里居致仕居鄉里者。洵謂沉溺于酒。不特外服諸侯無彝於酒。及近而王畿內服御事百僚之官。樂正酒正之屬。亞而次大夫。與奔走服事之人。尊而百宗工。微而圻內之百姓。及其致仕里居者。其職雖有不一。今則舉皆不敢縱於酒也。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是以外服諸侯至於邦伯。固非一人。內服百僚至於里居。亦非一士。不惟奉法循理知所畏。而不敢沉溺于酒。亦且守職任事有所勉。而不暇縱於酒也。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助猶贊也。成王謂成就君德。顧上成王言。顯明

越及也。尹人百官諸侯之長。顧上御事言祇辟敬君也。顧上有恭言。然內外諸侯百官。不敢自暇自逸者。果何事哉。惟欲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於天下。下以司寅協恭贊助尹人。敬君而使之篤。恭有恭也。有商君臣內外。皆以敬畏為心。不暇酒酒而與。如欲康叔法之所以與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醉身。惟民自速辜。此以有商君臣酒致禍告諸侯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醉身。厥命罔顯于民。惟曰者言無他道也。後嗣王受也。醉謂以酒為樂。命罔顯著也。武王言我聞商受失天下。不在乎他。亦惟沉酣於酒。昏迷其政。疏令不行於天下。政教不著於斯民也。祇保越怨不易。祇保對上迪畏言。越於也。怨。怨易交也。成湯迪畏者天顯小民商受祇保者惟

在於作怨之事而不肯悔改。則安其危利其災也。可知泰誓所謂結怨于民間。有悛心是已。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誅大縱肆。淫過。泆放。彝常也。受大惟縱肆於淫泆。放蕩。隳壞。夫常法則好為詭異之事也。可見泰誓所謂作奇技淫巧是已。用燕喪。屺儀。燕安喪失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射則盤樂。怠傲用喪。威儀樂酒。無厭不修。君道史記言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逐。是已。民罔不盡傷心。盡傷痛也。受之所為如此。百姓怨望無不痛傷其心。所以悼國之將亡也。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荒急。腆厚。惟患。息止。逸樂也。小民悼國將亡。受尚不知。猶且荒急淫泆。益厚於酒。不思息逸。力行無度也。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疾狠。疾狠。克能。畏懼也。沒曰死。其心。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死。雖亡命而

不顧身也。辜在商已。越敗國。滅無。辜。辜。滅絕也。罹說文。心憂也。其罪惡實盈。小大邦喪。雖滅國而不憂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德謂明德。馨香之遠聞。祀祭祀登升聞上也。受弗能修德事。神故無馨香之德。以格于天。所謂夷居弗事上帝。神祇是已。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誕大。怨。孽。庶。孽。庶。也。指臣下言。腥。穢。聞。升。上天也。受惟醜酒肆。虐犬惟民怨之事。臣下化之。朋家作仇。殄。穢。相。滅。無辜。額。天。故。腥。穢。之。德。有。以。升。聞。于。上。也。泰誓所謂穢德彰聞是已。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降下。喪亡也。殷指受言。罔。無。愛。惜。也。逸。縱。酒。也。故皇天弗保。降喪於殷。而無眷愛之意者。亦惟商受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故也。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虐害也。民猶言先民。兼君臣言。速謂召

指受言。罔。無。愛。惜。也。逸。縱。酒。也。故皇天弗保。降喪於殷。而無眷愛之意者。亦惟商受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故也。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虐害也。民猶言先民。兼君臣言。速謂召

文急辜罪也○然天非有心以虐殷也惟殷之君臣上下沈溺于酒自召其罪爾所謂自作孽不可活是也此章與前數章相反前乃泛言其理此專以殷亡之事以實其說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 我其可不監撫于時 此聖君豈惟在於多言正欲引古以監今也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若茲猶言如此多誥謂言之詳悉○武王呼康叔之名言我於上文言成湯以敬畏而與後王以縱逸而亡所以言之若是詳悉者豈惟如此多誥哉正欲汝法其所以與戒其所以上也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監也○武王恐無徵不信故又舉古人常言謂人無於水監以水為監徒能見人之妍媸而已身之善惡事之得失則有所不見也嘗於民監則因彼之得亦可以知己之得因彼之失亦可以省己之失非但見妍媸之比也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墜厥命謂商受失天下我武王自謂康叔監視撫安也時謂當時○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酒酒之失為大監也以撫安斯時使不腆于酒乎此總結上文殷先哲王後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群臣以剛制酒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矧汝剛制于酒

此聖君欲諸侯之謹酒不惟嚴於今而又嚴於已也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武王自謂汝指康叔劼用力也毖戒謹之意獻賢也殷獻臣謂當仕殷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四服之諸侯○武王言衛居殷墟又添沉酣之俗酒非剛果不能制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里居而今不仕者及其侯

甸男衛四服之諸侯使之不瀆于酒可也然康叔為諸侯之長

故得劼毖鄰國猶文王為西伯故得詰謏廢邦廢土也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况也太史內史皆官名友即孟子所謂友之云乎也獻臣在位之賢臣百宗工百僚

大臣○設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支者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于酒乎矧惟爾事服休服采事即孟子所謂事之云乎也服休以德為事作德日休是已服采以事為事若予采是已

○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爾康叔所當事之者若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疇疇也疇政官司馬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後主農事宏父事官司空

主麻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位三卿者若圻父政官司馬追逐違命者農父教官司後順保萬民者以至制經界麻地居民有若司空者皆不可不謹于酒也三卿先言圻父者制般人酒酒以政為急故也矧

汝剛制于酒汝指康叔謂之剛制亦劼毖之意○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一身群臣之所視效斯民之所瞻仰可不謹於酒乎謂之剛制者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當以四矧字為蔽自汝劼毖殷獻臣至定辟是欲康叔

嚴之於人也矧汝剛制于酒是欲康叔嚴之於已也自遠而迄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也

厥或詰曰群飲汝勿休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言犯崇飲者當悉捕至而加以刑也厥或詰曰群飲汝

勿休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或人誥告也群飲
群聚飲為恣惡者汝指康極勿有禁止詞休夫也拘亦執也周
謂錫京其者未定之辭殺謂加以刑嚴其詞也○其或有人告
汝康叔曰商民群聚飲為恣惡夜聚曉散謀為不軌此等之人
汝勿釋放來拘執以歸于京師我將加以刑殺也然謂之曰予
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
其立法之嚴如此欲人畏而不敢犯所以開其恐慎修省之
激以迁善遠罪之念也

又惟教之迪諸臣

時同于殺

此言群臣未化緩於刑而急於教不志教者厚其具不遵教者
加夫刑又惟教之迪諸臣惟于酒于酒勿庸殺
之文者更端之辭迪導也諸臣惟于偷國大小之臣酒謂沉溺

於酒庸用也○武王於上文既曰予其殺至此恐康叔貪殺故
又更端告之曰偷國大小諸臣百于漆受之惡源被周之化浸
其酒于酒未能遠革然非群飲聚為恣惡者則無庸殺之焉姑
惟教之姑且也教謂訓戒之○般之諸臣酒酒與其殺之執
若教之汝必明其義理以教之使知上意向善其辭說以道之
使去其舊染可也○有斯明享○有者不忘之也斯指教辭享
上享下之享○言般之諸臣百子果能遵義遵道不忘夫教辭
汝必彰顯其善而登之以爵土旌表其能而加之以祿位所以
示勸也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不用謂不遵
我教辭謂不明享○般之諸臣百工不忘教辭固可享矣其不
用我教辭不遵我告戒後使我言諄諄彼則听之藐藐我一人
則弗恤於汝謂之弗恤者則不矜憐於尔享以爵位也可知弗

乃事時同于殺。濁潔也。乃事指酒而言。同謂同於群
飲之類。○不用我教辭而酒于酒。我則以汝酒酒為弗潔之事
而惡之。時則同汝于群飲誅殺之罪而不赦。所以示懲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恭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此聖君欲諸侯常遵謹酒之戒者。正以不先治乎。臣則無以禁
乎民也。王曰封汝典聽朕恭。典常所信也。恭即上文勿
辨言用力以治之。○武王呼康叔之名。言我於上文言群飲汝
勿休尺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我之戒。汝殷民也。乃不用我教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我之戒。汝殷臣也。我之
戒。汝如此。汝當常听我教。不可有一時之或忘。聽我言不可
有頃更之或舍可也。勿辨乃司民酒于酒。辨治也。乃司
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民在下之人。酒謂沉溺于酒。○蓋我欲

汝典听朕恭者。正以般之賢臣百宗工之類。皆汝之有司也。凡
此大小群臣乃斯民之表率。苟不先勸懲而縱其飲。剛制以防
其欲。則下民視效。酒于酒。雖曰群飲。勿休亦不可得而禁。雖曰
及執于周。亦不可得而治矣。此治民必先乎臣也。但上文是以
臣民分言。此是以臣民合言。所以申結上章意也。

梓材

梓木名。良材也。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理。欲其
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自首至尾。其塗丹腹。武王告康
叔之書。自今王惟曰以下。周召進戒之言。記者因篇中有
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篇編之。非有他義
也。今古文皆有。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此言能以臣民之心通上下之情者惟邦君為然也。王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王武王封康叔名以用也。民以無位言。臣以有位言。暨及達通也。大家如晉六卿魯三桓之類。孟子所謂巨室是已。○武王呼康叔之名言邦君下有臣民。大家其情未易下達也。欲通下情不在於刑驅在於德化。國君能施仁政以撫臣民則臣民悅服於邦君。故邦君由臣民千萬人之心以達其情於大家。所謂巨室之所慕。國慕之而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必如以親九族之。厥臣兼庶民大家言。王謂天子邦君指康叔。○蓋邦君上有天子其情未易上通也。欲獲乎上不在於諛佞取悅在於得百姓之惟心。國君能得臣民大家之惟心。故以其下達者而上達以通其情於天子。所謂一國之乃慕天下慕之而上之情無不通矣。呼能通上下之情使之無間者惟邦君為能然也。上言臣民大家此獨曰臣者自康叔言之則有三等。自王言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戕敗人有

此聖君欲諸侯率群臣戒其刑殺施夫寬恤也。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馬司空尹放曰予罔厲殺今亦厥君先敬勞。汝指康叔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君正官之長。即前康叔。旅祭大夫。即前惟亞。謂康叔罔無厲虐也。殺人刑人也。君亦謂康叔敬勞恭敬勞來也。○武王謂康叔汝若常發越群臣曰我彼此交相師法大而三卿有所謂司徒司馬司空者為與夫正官之君。衆大夫之族。司我寬刑辟之用無虐厲以殺人然此亦惟爾康叔當以身先之。

恭敬勞來其民而倡率之於始可也。肆徂厥敬勞。肆故徂往也。○在下群臣因汝倡導於先亦必往效邦君是則是式而恭敬勞來其民也。肆徂姦宄殺人。歷人有。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刑不以罪曰殺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是已。宥寬宥也。○遂於往日為姦為宄虐人殺人者與夫罪人所過藏匿資給者今皆寬宥與之維新矣。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有。君事指寬宥言。戕敗者謂毀傷四肢面目。即漢律所謂瘖也。○群臣見邦君一以寬宥為心不以戕殺為事。凡前日之戕傷人面目毀敗人物者亦皆寬宥之矣。國君宥其大者。群臣亦宥其小者。此欲康叔表率群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

王格監厥亂為民曰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此聖君舉先王置監命監之辭。正欲諸侯寬夫刑獄也。王格監厥亂為民曰。啓開也。監。即三監之監。亂治也。○蓋黃帝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此先王嘗開置監國者也。先王開置監國豈有他哉。其治本為安養斯民而已。蓋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格監之意告之。無有戕無有虐。宥相戕殺虐害也。○先王命監之辭蓋以立監之意本以為民於監國諸侯無得活用非藉拘與殺其民無得殄戮用。相與虐害其民焉。至于敬寡至于屬婦。敬即哀矜之謂。寡即鰥寡之人。屬婦屬也。○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旁獨者則矜屬之使有所歸。所謂文王發政施行必先斯四者是已。合由以容。合謂並育之容。謂包涵之。○當保合大和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包含徧覆如天地容

蓄而不相侵可也此一句又總結上四句意皆先王君臣之謀
王其效邦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王指先王或
責效之意左傳所謂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已邦君諸侯也御
事治事之臣曷何引運養育恬安也○武王既舉命監之辭又
言先王所以責效於邦君御事者其命果何以哉亦惟欲引誘
斯民於生養之地維持斯世於安全之域也自古王若效
監罔散辟古指先王時效指引養引恬言監監民也罔無散
所辟法也○自古先王命監之意在於無看帶無看虐故夏商
婦引養引恬如此今汝康叔受封於衛以監放錄民當依先王
命監之意無嚴刑以殘民生殺先王置監之法無酷虐以戕民
命引養引恬可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數畝

惟其塗丹腹

此聖君托喻告諸侯既以己為者律諸已後以成終者望諸爾
惟曰若稽田既勤數畝惟其陳修為厥疆畷
若營精治也既者已營之辨勤勤勞勞農去草也陳列修治
疆畷畷也○武王謂我之除殘去暴戡定禍亂辟若治田廣
云草萊於始矣然不修疆畷畷則不免水患之浸灌所以培
植根基壯觀國本若治田之有待於陳列疆畷治畷者非
望汝康叔以成其終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
暨于次作造也墉之卑曰垣高曰墉塗謂泥飾堅謂仰塗塗謂
茅蓋屋也○武王言我之建邦設都置侯樹屏若營造室家既
築卑垣高墉於始矣然不塗泥苦蓋則不免風雨之飄揚所以
夾輔著衛保障王家若作室家有待於泥飾巧境豈理言蓋者
非望汝康叔以成其終乎若作梓材既勤揆斯惟其塗

屏腹梓材可為器者具粗曰樸致巧曰斲塗飾也屏亦
腹采色總名○武王言我之定制立經質飾禮樂若作梓材既
粗以致其樸精以致其斲於始矣然不事丹腹則無文飾可觀
所以整治條目潤澤鮮好若作梓材有待於塗丹腹則無文飾可觀
色者非望康叔以成其終乎是則數畝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
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於已為也疆畷暨塗丹腹武王之所
未為望康叔以成終也此以先王告康叔之言此以下入臣
進戒之辭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

庶邦丕享

此大臣進戒於君言前王用德以懷諸侯無遠化後王法古以
合諸侯無異效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來
今王謂成王先王指文武既終也勤者不怠之意明德人所同
得之理懷來來也○彼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者文王勤用明
德也夙夜無間細行亦謹者武王勤用明德也故受王光于四
方化行南國者如在西土之近武王華夏率俾九夷通商者如
在鎬京之內焉非先王勤用明德懷遠為近乎庶邦直古作
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庶邦即庶國庶土享享上
之享作猶如也兄弟言其友愛方來者方方而來○先王用明
德懷遠為近如此是以當時庶邦庶士之小子穆穆其和如兄
弟之方來莫不精白一心敬應於上而用是明德焉○后式
典集庶邦不享享后後王式用也典者已行之常即明德也
集者和輯之意即懷為來也不享享無一不享也○先王用明德
懷遠為近如此後王能儀而刑之以先王之已行者為行焉而
叙之以先王之懷遠者懷下始元六服諸侯罔不承德不享文

王之受方夏也。廢邦廢土兄弟方來不啻武王之賔四夷也。前曰廢邦事此曰廢邦丕享則無乎不享矣。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

用懌先王受命

此言上天眷命前王既付以有人有土之寄。後王以德化民斯慰前王得國之心。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皇天也尊之之辭。付畀也。中國猶中邦指九州之內言。越交也。疆土中國之土田。先王指文武。蓋林林總總生靈之繁非一民也。皇天既付於先王則凡普天之下。一民莫非其臣矣。茫茫禹方疆土之廣非一地也。皇天既畀我文武則凡率土之濱尺地莫非其有矣。肆王惟德用和懌元後迷民。肆今也。王謂成王德即明德和懌和悅之就。政事言先後勞來之就。

德教言迷民迷惑染惡之民。先王既有此民社矣。今王繼其令緒可不用明德以化斯民乎。彼迷惑之民染紂之惡深被周之化淺。今王用是明德以化之。和之使不乖悖之使不怨。於先王直於後以革其迷惑可也。用懌先王受命。用謂用小民以祈天命也。受命即先王受皇天付中國民及疆土也。蓋中國之民疆土之廣。先王受命於皇天未易慰悅也。殊不知民為邦本。今王能用明德以和懌先後迷民則民心永戴。即天命永保。今則非徒和懌迷民而已。皇天所付中國疆土亦有以悅懌之而綿延國祚于無窮矣。

已若茲監惟曰。朕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此大臣欲人君視進戒之辭。祝人君子享國之遠也。已若茲監已承上語。辭監視效也。指進戒之詞言。周之大臣上章既

告以懷諸侯化殷民之道。此又承上而中結之言。后式典舊邦丕享。固今日之進戒也。吾王於此當監視而不可忽。觀法而有謹焉。惟曰。朕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曰者祝頌之詞。言我之所以告君監視於此者。豈有他哉。惟欲吾王垂紳正笏。保王業於悠久。祈天命於無窮。不徒一世至于百世。長有天下。雖億萬斯年。欲王之王子子孫孫長保安天下也。其所以祈君永命也。為何如。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七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八

召誥

召邑名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西南召公食邑於此誥告也。上告下之謂召公告成王亦謂之誥者古者上下皆有誥故也。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東顧河濟西望伊洛母遠天室膺天眷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歸作書致管籙之於王以其召公之書記者因以召誥名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均至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此賢王當仲春之時而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惟二月既均王

越六日乙未二月周公攝政七年二月日月相望謂之望

望十六日越語辭乙未二十一日當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

既望越六日乙未乃二月二十一也。史臣於此先書既望而後

書乙未者蓋以朏望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猶後世言某日

必先言某朔之意。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王成王朝早

也。舉事貴早故曰朝。輦行曰步。謂以人荷車而行不駕馬也。周

鎬京也。在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陵豐地名在今長安縣西北

靈臺豐水之上。有文王廟在。成王於二月二十一清晨以人

荷車而行由鎬京至於靈臺豐水之上而以宅洛之事告于文

王武王之廟不敢專也。此史氏敘事之詳

惟太保光周公相宅

厥既得卜則經營

此大臣先同列而定都。既以時而稽謀於天復得吉而規畫其

邑惟太保光周公相宅太保召公奭也。事而為故曰先相

視宅者也。成王至豐既告廟矣。遂使召公先周公以相視洛

邑之地理。備觀新邑之規模。何處可以建王城。何處可以處商

民也。詩所謂度其原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之類是已。越若

宋三月惟丙午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宅。越若宋古語詞。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卯月三日。明

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朝早也。宅者用龜卜定都地。召公

自豐乘四牡之車。走一介之使。進遷而來洛之時。正三月三日

丙午。月始生。明之期。又三日。乃三月五日。戊申也。太保召公奭

清晨至于洛邑之地。於是爰始爰謀。爰契我龜。于以下其地理

之吉凶。于以定其王城之所在也。厥既得卜則經營。既者

已事之辭。得卜謂得其吉。花經營規度其城廓。崇廟郊社。朝市

之位。召公稱謀於天。既得吉卜。於是經之營之。以規畫夫王

城。築之屏之以故塞。夫高深。定左祖右社之規模。建前朝後市

之制。作則城廓之位。於是而經營之矣。上一節見成王不敢專

而稟命於親。此一節見召公不自專而稽謀於天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庚辰攻位于洛納 甲寅位成

此言大臣以時命。設築都木半旬。而王城規模定也。越三日

庚戌太保乃以庚辰攻位于洛納。越語。庚戌三月七日

攻治也。僅宗社朝市之位。洛納洛水交流之內。召公於戊申

日至洛。越三日庚戌。乃三月七日也。太保召公率侯甸男邦伯

及所遷殷民之在洛者。闢除荆棘。爰奠草萊。治夫左祖右社於

洛納。營夫前朝後市於東。越五日甲寅位成。甲寅三

月十一日。自庚戌攻位於洛納。至三月十一日。甲寅不五日之

間羊甸之內左祖右社之規於是而定前朝後市之傑制倏然而成矣上文卜宅而得卜是仰有以契乎天此攻位而位成是俯有以得乎人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此言大臣以時至洛而徧視夫王城規模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翼輔也以此日為主

明日為輔故曰翼日乙卯三月十二達徧也營即經營之營○當甲寅攻位之明日乃三月十二乙卯也周公乘四牡之車走

一介之使清晏而至於洛邑相其陰陽觀夫源泉允城廓宗廟之規模莫不徧觀而盡至宗社朝市之制作莫不歷覽而無遺

此召公作於前周公觀于後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牛一羊一豕一

此大臣以時舉祀私因神有尊卑故禮有豐簡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丁巳三月十四日牛全曰特祭天地於郊

外故曰郊○周公自乙卯至洛越三日乃三月十四日也於是潔夫犧牲備夫粢盛以祭夫天地神祇用告營洛之事也

然祭天地止用二牛者於尊以簡為誠郊特牲所謂有以簡為貴定已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翼

日丁巳之明日戊午三月十五社者五土之神郊不言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牛羊豕全備曰大宰○周公於郊天

之明日戊午祭其犧牲備夫粢盛于以宜于家土用告地祇以營洛之事也上既郊祭天地此又祭社者何哉蓋郊是總祭天

地神祇社又專告洛邑后土也然天地用二牛社祭用大宰者於早以豐為誠郊特牲所謂有以豐為貴者是已人君有大事

必告天地祖宗此不言告廟者在豐已告故也况新邑祖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祭祭宗廟可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不作為

此大臣以時令役於臣民故臣民皆樂於趨事也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甲子三月二十

十一朝早也書役書庶殷所遷之殷民侯甸男邦伯三服諸侯之長○周公於三月十五祭社後七日乃三月二十甲子日

也於是計丈數揣高低勸土方以令役於所遷之庶殷計徒庸慮材用書撥糧以分派於侯甸男邦之長伯當是時庶邦冢君

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命邦伯而邦之牧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先言庶殷而後言邦伯者遷洛庶殷已率攻位三服諸

侯後至也厥既命庶殷庶殷不作為厥指周公命周公書命庶殷兼臣民言庶殷獨指過洛之民不作者民皆趨事有功

也○蓋庶殷之臣民若未易使也周公既以令役之事命庶殷矣由是庶殷見士于周者莫不蒸之登登前屢瀉瀉如子來趨

父事手處之捍頭目也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是已此獨言庶殷則侯甸之諸侯可知不

及采衛者不以速而後衆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

越自乃御事

此大臣取諸侯贊見之禮以付同列必致敬以盡責難於君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庶邦

冢君諸侯會於洛邑者幣諸侯贊見之禮復又錫與也○召公當洛邑既成之後周公言歸之日恐成王以洛邑既成人心已

孚而不知謹於是乃出取侯甸男邦諸侯束帛加璧又錫周公

欲周公以此幣達之於成王也。曰拜首稽首。王若公。曰召公之言。旅陳也。王指成王。若者兼及之。公周公。曰召公致陳戒之。諱蓋敬君之禮。拜首以至於手。稽首以至於地。言陳戒成王。及汝周公。欲周公。職諸侯之幣。與己之誥。併達之於王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上誥字。乃誥。下告字。是告戒庶殷。迂洛之殷。民越於自後也。御事。謂成王。不敢指言者。猶今稱人爲執事云。蓋作洛園在於化殷。人化殷之本。又在於王之一身。今欲誥告庶民。使之節性。惟日其邁。其根本實在於御事也。不指言成王者。不敢斥也。下文言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即越自乃御事之意。此以上皆史。區紀周召營洛之本序。此以下方爲召公誥戒成王之辭。

嗚呼皇天上帝。既廢元子。

曷其柰何。弗敬。

此言前王有天下不足恃。今王得天下未可恃。故大臣歎自其其戒勉也。嗚呼皇天上帝。既廢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改易也。元子。天子。殷命。謂湯所受於天之命。○召公將欲作誥。先發嗚呼之辭。以致其懇言。受嗣天位。爲天元子矣。元子。天子之所建。不可改也。而皇矣。上帝則有以改之。大國。祖宗所傳。未易亡也。而皇天上帝。則有以亡之。以見天命祖宗。皆不可恃也。詩所謂天位。設適。便不挾四方。即此意。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無疆。無窮。休。美。惟憂也。○紂爲元子。我王代之殷之大國。我王有之。今日固有無窮之美矣。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日之受安。知不爲他日之改耶。今王有天下。固有無窮之美矣。亦有無窮之憂矣。所以警懼成者。至矣。嗚呼。曷其柰何。弗敬。曷何也。其語。辭記曰。何居。詩曰。何其曾語。

詳柰何。猶言如何。○召公又歎。息言天命無常。人君保有天下。惟在於敬耳。敬則天能親國。能得人。君如之何。而弗敬乎。故必兢兢業業。常見皇天之無親。慄慄危懼。常見小民之難侮。斯能長有天下也。此數句。乃一篇之大旨。自此以下。至篇終。不過反覆推衍。此數句之意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王其疾敬德。

此言天與祖宗不可恃。由君用舍。失其宜。民苦虐政。無所訴。天必哀矜。不可忽。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遐。遠。終。絕也。殷命。商受所有天命。○蓋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非天遐終大邦殷之命乎。此言天命不可恃也。茲殷多先哲王在天。殷先哲王自湯以下。諸君在天。言精爽在上。○殷先哲王雖沒。而其精爽在天。則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

右未嘗與之俱沒。此言祖宗不可恃也。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瘵在後。王後民指商受服命。猶言受命終卒也。智。智。瘵。瘵。病也。在。謂在顯位。○言天命祖宗俱在於上。而不可標者。蓋由商紂服受天命。卒致。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即所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言用舍顛倒也。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瘵。天去發語。詳知所往也。保。保全之。抱。懷抱之。攜。提攜之。持。拘執之。婦子。謂妻子。哀。號。顛。呼也。○夫民苦虐政。皆知所以保抱其子。女。攜持其妻。孳。哀。號。呼。天以泣也。祖。厥。亡。出。執。祖。往。亡。逃。出。見。執。捕。也。○及。往。而。逃。亡。以。避。其。虐。在上者。又出見拘執。以捕獲之。所以無地自容也。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哀。憐。眷。顧。憐。也。○召公又歎。息言民有所欲。天必從之。天亦未嘗不哀憐於四

方之民而眷命於勉德之君用集大命也此泛言天眷有德之君王其疾敬德王謂成王疾者不敢緩敬者不敢忽○天命無常而常於有德如此人君其可不疾敬德乎故必夙夜匪懈致於敬德而不可終日乾乾急於修身而不可忽於此庶可凝回天命運續祖德也為成王者可不不知所務哉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 今時既墜厥命

此即二代之興亡以見天命祖宗不可恃也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視也民者對天之詞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若順天授命也命謂天命○視古先民大禹之有天下也膺皇天眷顧之隆符上帝申命之美天於冥冥之中固有以啓迪之矣又因啓能啟承禹道使朝覲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是天從其子而保佑之也禹

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長有天下也至於夏桀不敬厥德乃底滅亡今時已墜厥命矣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現有殷成湯之為君也皇天眷佑讓受厥命克享天心以有九有天下於冥冥之中固有以啓迪之又使之受享夏正俾作神主是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矣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長有天下也至於商紂不敬厥德乃早滅亡今時已墜厥命矣夏商二代其興亡如此是天命祖宗誠不可恃以為安也成王不可不知乎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 其有能稽謀自天

此大臣欲君無疎老成之人者以其能知人道與天道也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者冲子嗣也遺棄也壽考謂老成人○

蓋智慮之無聞見之廣國體為之已練民情無不周知此老成之人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疏遠今王以童子嗣位當貴德尊士不可遺棄老成之人焉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稽考也古今猶言先民○蓋老成之令不可遺棄者以其於古之聖賢前言往行無所不知故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已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矧况也稽考謀計也天者理之所從出○蓋老成之令能稽古人之德固不可遺况又能察理陰陽參贊化育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尤不可遺也老成之人能考古道又知天道如此幸今有壽考如太公周畢諸公存豈可遺棄乎此君天下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 用顧畏于民

此言人君年雖幼而責任重必和○以致當時之美疾敬德以及保民之道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元子長子也○召公又歎息言成王以童子嗣位年雖少也乃天之元子其任大其責重不可忽也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其者期之辭不誠和休美也○蓋民為邦本也今王其能和保小民使治隆俗美於今日惠鮮綏寡俾泰和風美於當時可也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不敢後謂急於敬德顧視畏懼若險也○蓋疾敬德固為誠小民之本誠小民又不可不疾敬德何也蓋撫之則后虐之則難○人心險於山川也王當以疾敬德為事而不敢後顧畏于民之若險可也此召公欲成王和小民以成其治疾敬德以弭其險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治民丁休

此大臣欲君來洛繼天以出治必實以同列之言而期其效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來者請其來洛邑紹繼也紹上
帝所以承乎天服土中所以治乎人○召公言成王為天之元
子四方之新辟來此繼天以出治代天以子民可不自服行土
中乎謂之士中者蓋洛為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
諸侯朝聘而道里均四方貢賦而費用等王繼天出治可不來
此洛邑以宅中圖治乎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自天**
其祀于上下是周公名時是配對皇天其祀也祀祭祀上天
下地也○召公恐無微不信故又舉周公所言以實之蓋周
公且嘗言作此大邑非徒據要會以觀方來而已由是可以在
中而對越乎上天由是齊明盛服而享祀乎神祇使仰不
愧於天豈非紹上帝乎其自時中又其指洛邑中即中央

之中又治也○洛邑之作不惟可以祀乎神而又可以治乎人
也由是宅中土以落四海居天心以統萬方禮樂教化于焉而
出紀綱法度于焉而施使俯無忤於人也豈非服土中乎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成命天之定命今休今日之盛美○
蓋上而天命未易紹也今王能紹上帝則眷命由是而用懋申
命由是而用休天命之在我者一成而不變則上有以得乎天
矣此配天其祀之效也下而小民未易治也今王能服土中則
治隆俗美禮樂興行四方之民惟惠之懷則下有以安乎民矣
此時中又之效也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擬天命
數者而已成王可不思所以稱之乎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
此欲殷士相視而進於善必欲人君居敬以謹乎身也王先

不可不敬德

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服臣服御事治事之臣
比親近介副貳也○蓋怙恃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侈將由惡
終有殷治事之臣未易化也王先有以服之必使親近我周治
事之臣相親而善副貳我周御事之衆薰陶而化可也節性
惟日其邁節檢制也性者心所具之理日非一日邁進也○
然殷士之性不節則日流於惡矣王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
御事者正欲節夫驕淫矜侈之習使日進善於無窮制夫怙侈
滅義之夫使日進道於不已此已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者不敢忽之謂作動作所猶所其
無違之所不可不敬德其言德之不可不敬也○蓋主一無適
所謂敬也王當以敬為處所凡動靜語默無造次之或違可也
然敬者德之聚人君於動靜固當以敬為所而其所欲莫甚於

敬德也彼仁義礼智所謂德也王當以是敬居之則顯是明命
常自在之無時而或怠可也如此則身無不修而臣無不化矣
此以上言化臣必先謹乎身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

乃早墜厥命

此大臣自周監夫二伐言國祚長短其緯疑言不敬喪亡其緯
决我不可不監于有夏我指有周監視也夏禹有天下之
號○召公言周之所當監者在於夏也相古先民有夏其歷年
之長短國家之興亡載諸方冊燦然可觀今我周不可不監視
夫有夏也亦不可不監于有殷亦文也殷湯有天下之號
○我周之所當監不特有夏而已相占先民有殷其歷年之長
短國家之興亡載諸方冊昭然可觀今我周又不可不監視夫
有殷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召公自

謂不敢知疑之也有夏指禹以下諸君服受也天命天所與之天下歷年謂傳世之永○召公言凡事有所據可得而知其必有也天命無常不敢以為必有今我所不敢知者謂有夏大禹受命而與何為傳世十七王歷年四百二也**我不敢知曰不其延不敢知疑之也**其指夏桀不其延謂桀無歷年之永○蓋凡事有所據可得而知其必無也天命不易不敢以為必無今我所以疑之者謂夏桀亦受天命以有天下不能延長國祚而遽亡之我所不敢知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不敬德不能以敬為作所早即不其延之意墜墜也○上既曰有夏歷年不其延固疑而不敢知而又應之曰我所決知而無疑者惟夏王弗克庸德德神降戾皇天弗保降致其罰乃早墜厥命而喪亡也**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歷年謂

傳世三十歷年六百二十九也○召公言凡事有所據可得而知其必有也天命無常不敢以為必有今我所不敢知者謂有殷成湯受命而與何為傳世三十歷年六百二十九也**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其指商紂不其延謂紂無歷年之永○召公言凡事有所據可得而知其必無也天命不易不敢以為必無今我所以疑之者謂商紂亦受天命以有天下不能延長國祚而遽亡之我所不敢知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不敬德謂不敬以為作所早即不其延之意墜墜也○上既曰有殷歷年不其延固疑而不敢知此又應之曰我所決知而無疑者惟商受神命五帝荒荒弗敬沉酒冒色敢行暴虐乃早墜厥命而喪亡也此言夏商受命既致疑於先復決辭於後實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

則直言不敬德早墜厥命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此言繼世之君法前代敬德歷年者亦惟在謹夫即政臨民之始也**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謂成王嗣受厥命謂繼世而有天下我召公謂成王惟思也

二國指夏商兩國若功繼其能敬德歷年也○召公以為受天命者固本於前王嗣天命者實在於今王彼紂厥兆民董正治官

王之所以嗣受天命也今王嗣受天命而有天下可不惟夏商

二國是法乎我思有夏服受天命能敬德惟有歷年也王當是

則是倣繼而行之不若有夏之歷年焉我思有殷服受天命能

敬德惟有歷年也王當是繼是承則而象之用勿替有殷之歷

年焉**王乃初服**初謂始鎮新都服行也○蓋善始可以止

終欲法二國敬德以歷年尤當謹其初所服行也况今王治邑

初政服行教化之始可不以敬德為事而謹其初所服行也此

一句乃結上文而生下意

嗚呼若生子罔不服初生 **知今我初服**

此大臣歎息喻以善始之義言上天所命不可測今日所為而

可知**嗚呼若生子罔不在服初生自貽哲命**生子言

父母始生子也若生子言王之初服也貽與遺同哲命以明哲

為天所命○此承上文初服而申喻謹始之道歎息而言曰王

初即位若子之初生子之初生有善無惡誠能謹其初所教習

於善則善所謂惟狂克念作聖是已然此雖曰命稟於天實乃

自貽哲命也為政之道豈不亦猶是乎今王臨鎮新都服行教

化之始能疾敬德以祈天永命則他日新萬邦惟懷天命在我

者有隆而無替矣豈非自貽哲命乎此欲成王謹始以占終也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其者未定
之辭命哲就賢言吉凶就禍福言歷年就國祚言初服謂服行
教化之始○召公既喻之於前又申言於後言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不可得而知也今日不知上天命王以聰明睿智乎命以
國家將與國家將亡乎抑不知命以享國永否若夏商之歷
年豈皆不可得而知也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命王今日始
築新都服行教化之初能疾敬德則自貽哲命而命以吉與歷
年豈不敬其德則知靡哲不愚命以凶與短折矣此在天者不
可得而知在人者所得而操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至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期入者初服而敬於修己者正欲用是以祈歷年也宅新

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宅新邑所謂初服也其考期之詳
敬也敬德即修己以敬○此又承上言人君初政固在於敬
德而敬德又不可或緩也彼紹上帝服土中是今日之所以宅
新邑也人君臨鎮新都天下之所觀瞻臣民之所視效可不敏
於敬德乎王當懋敬厥德而無時豫怠新服厥命而惟新厥德
可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亦期之辭祈求永長也祈
永命云者欲王知天命無常也○王之敬德視所言動一循乎
禮好惡用舍亦遠乎天出入起居莫非是德之用發號施令莫
非是德之行殆見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至若有夏之歷年式勿
替有殷之歷年矣謂之曰祈者非有心以祈之蓋一於用德自
致國祚之永乃不祈之祈也

其惟王勿以小人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罔若有功

此言人君因斯民過為非法不可用夫刑威而尚夫德教也其
惟王勿以小人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罔若有功
辭淫也非彝非法之事敢者無懼之辭殄絕戮殺之治也○
蓋高俗靡靡則口惟賢以薄陵德恬恃滅義其過用非法矣王
不可因是忿其不從一以刑威殄絕其民而用治焉此戒成王
不可專尚刑威也若有功若順也有功謂治功○蓋人君固
不可道之以刑所當道之以德也何則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
則失其性矣苟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其性而導之則可有
功汝必因民之有孝弟也則順其性而導之以孝弟因民之有
仁義也則順其性而導之以仁義但見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求其濫用非彝自無有矣是以德教加于百姓名洋溢中
國治具畢張禮樂興行治功豈不於是而成乎此欲成王專尚

德教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此言居尊位而德足以冠天下斯可為民法而德益以著天下
其惟王位在德元天下歸往曰王聖人大寶曰位元首也
○召公言居天下之上履大寶之位非在於土地之廣也在乎
仁極仁義極義而仁義之德有以卓冠乎群倫祀極禮智極智
而禮智之德有以首出乎衆物是人君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
下之德也**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刑法越於也
王成王顯者也○人君居天下之上而有首天下之德殆見不
仁不義者皆取法於吾君之仁義而濫用非彝無有矣無礼無
智者皆儀刑於吾君之礼智而非礼非智之不為矣然小民取
法於仁義則天下皆歸於仁義取法於礼智則天下皆歸於礼

智吾王之德道不亦顯於天下哉此欲成王用德以化民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言君臣憂勤以期享國之遠者必欲人君以民心為天命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殷歷年。上謂君下謂臣。勤者憂也。其者期之。我者親之。
辭受天命。謂有天下。不。大若如也。歷年謂享國之永。式用也。勿
替欲過之也。○蓋代天出治者君也。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
必以 勤而恤民代君出治者臣也。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
職必以 勤而憂國。然君臣上下同一憂勤愛民之心。如此
期曰享國四百餘年者夏也。今則期我周受命之永。大知有夏
歷年焉。傳祚六百餘年者殷也。今則期我周享國之遠。用勿替
有殷歷年焉。此欲垂夏商歷年而過之也。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欲願也有責難之意。○然欲期兼前代國祚之永。當以
民心為天命也。蓋小民者憂勤之實。而受天永命者又歷年之
實也。王可不以民心為天命乎。是以民心所存即天理所在。得
于民斯得乎天。民之永戴即天之永眷。民之常懷即天之永保
也。孰謂永天命而不本於愛民乎。王當以小民祈天永命也。此
一句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一語相始終云。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 祈天永命
此大臣致敬於君。以已之所能任於已。以君之所能期於君。拜
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康王威命明德。維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
事。康士也。越友也。友民周友順之民。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
無拒。威命就號令言。明德就教化言。○召公於誥終又總始末

之意以告成王且拜首以至于手稽首以至于地而曰反側控
勳非王之讎民余寵席惟舊非王之百君子余以至四方民大
和會非我周友順之民乎。我小臣敢不宣力四方。使無一不服
王之威命。至冒海隅俾無一不被王之明德。政令之行入皆受
而無拒。德化所及。八皆保而不失。此召公自度其所能以責任
於已也。王未有威命王亦顯矣。終也。成命謂定命。顯上文
王厥有成命言顯明也。顧上文越王顯言。○惟王受命無疆惟
休。我周固有定命矣。王然當有此成命不致早墜厥命。小民用
刑于天下。我周固已顯休矣。王當終有此明。不致過佚前人
光。蓋勳成王以此自足於已也。我非敢勤惟恭。恭者敬也。用
供王能祈天知命。勤者勞也。顧上文勤惟言奉幣。顧上文取
幣。族王若公言。供助給也。能者勝任之辭。祈者求得之意。○召
公言保受王威命明德我非敢以此為勤也。祈天永命實有盟
於王焉。吾則奉幣帛之禮。盡臣職之敬。供王能祈天永命將以
致慶也。蓋祈永命不遺疾。疾者小民耳。上既言之。故此特以
能字該之。上言君臣勤恤故以此各任其責也。○大抵此篇自
惟二月既望以至告誥。歷歷自乃。惟事就成。王告。名。名。作
洛次序也。自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以下。方為召公告成王之辭。
託周公達之。王也。蓋言人君為天子。受上天祖宗付託。當以
疾敬德。誠小民為養。夏商後王受上天祖宗付託。不能敬德。用
冬今時既墜厥命矣。今王當敬已德。誠小民。以宅中國。大可也。
然治人必先服乎臣。臣必先謹乎身。夏商後王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矣。今王當嗣有功。正在初服。所習也。初服能敬德。則
可以誠小民。可以永天命。此一篇之通旨。

洛誥

洛地名即今河南府洛陽縣地界成王建都於此誥告也
下告上曰告上發下曰誥今周公告成王亦謂之誥者古
者上下皆有誥故也蓋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
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洛
等事今古文皆有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大臣遣使以致其敬正所以獻卜於君也周公拜手稽
首曰朕復子明辟朕周公曰謂復即復逆之復孟子曰有
復于王是已子者親之辭明辟有尊之辭○周公授使者告卜
之辭於是拜手以至首稽首以至地拜送使者如親見之
敬不以遠而有慢也言王既命我往營成周矣今我乃卜澗水

書曰八

十七

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
復命于朕子明辟焉謂之朕子明辟者周公於成王尊則君親
則兄之子也此上有脫簡四十八字在康誥

王如弗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

其其作民明辟

此言人君如退詎不知奉天作洛之由大臣繼往任以作洛之
責王如弗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此其基命所以成始定命
所以成終然皆曰命者以見承天意也○蓋凡有所造基之而
後成謂之基命也今王始承天命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非天之
基命而何凡有所造成之而後定謂之定命也今王建無旁之
基以為億萬年敬天之休非天之定命而何周公恐成王幼冲
退詎如不敢及知乎此也予乃保大相東土其其基作
民明辟予周公自謂亂維也保大保召公奭相視也洛邑在

鎬京東故曰東土基始辟君也○周公言疆理宇內乃人君之
事非人臣所敢專也王果退詎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我乃
繼太保召公而往達觀于新邑之地大相夫東土之國營洛邑
於天地之中為四方明辟之地也召誥言惟大保光周公相宅
又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王與此合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俾來以圖及獻
此言大臣以時至洛稽天累得吉卜之地遣使以進卜吉之辭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乙卯三
月十二日舉事貴早故曰朝洛師猶言京師河朔河北黎水即
今黎陽○周公言我於攝政七年三月十二乙卯乘四牡之車
走一介之使清晨至于洛師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乃卜河朔之地以定吉凶占黎水之陽以決善否也召

書曰八

十八

誥曰大保朝至于洛卜宅今周公言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
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
澗水東澗水西即河南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
○周公既卜河朔黎水不吉矣於是渡河而南又卜澗水之東
澗水之西其地蓋洛之中也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遂營王城
於此以為四方朝會之地焉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
澗水東下都也即洛陽下都雖在澗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
兩云洛食也○周公言我又卜王城之左澗水之東亦近洛之
地也而龜兆告吉亦食其墨遂建下都以為成周而甌商民焉
蓋王城在西下都在東相距二十里耳俾來以圖及獻
俾使也圖洛之地圖獻卜獻其卜之兆辭○大而王城次而下
都既兩協其吉矣我不辭不以此吉卜告之於王於是戒脫駘

之征夫行幽顯之周道于以獻八山川之形勢王城之規模于以進夫龜筮之從違吉凶之兆祥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 拜手稽首謹

此賢王始終致敬於大臣必羨其效於已然期其效於未然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

周匹休。公周公休者上天美命來者順公所在而言相宅謂相視洛邑其者期之之辭作周匹休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窳即詩作豐伊配之意○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於是拜手稽首

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且洛邑之作自是以宅中圖治自是以可以饗發神明實天休之所在也公不敢不敬承上天之休命

來作此大邑于東國洛以配周命於無窳也公既定宅俾

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定宅即召諸之位成

俾來謂使來鑄京視與示同卜休謂得吉卜恒吉謂兩云洛

食二公成王周公也共同貞當也○周公偏觀新邑既定天王

城與下都矣俾來以圖及獻下且曰我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

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固示我以下休恒吉矣是吉也豈

我一人所敢當哉君臣一体福祿攸同公也實與國家同其休

美宜有以與我共當是吉焉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 其指洛邑予成王自謂以予者使之之辭萬億猶召諸

無疆惟休之意○公其建此新都非徒為今日帝都壯觀計也

其規模宏遠雖億萬斯年之久為子孫者亦得以據其形勝守

其要會而朝諸侯也其敬天之休為何如**拜手稽首謹**

言言猶昌言○成王以為俾來視予卜休恒吉此公示我

之誨言也俾來以圖及獻下亦公示我之誨言也我則對使者

拜首以至于手稽首以至于地謝公告卜之誨言其尊異周公與禹拜昌言同一意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大臣欲君始鎮新都舉成禮以徧祀乎群神也周公曰王

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周公曰者更端之辭以別上文

為成王之言肇始稱舉殷成也祀謂祭祀新邑非洛邑○周公

言人君始建新都昭格上下以告成事莫要於祀禮也王當首

舉成禮大享群祀于茲新邑焉召諸言敬三日用牲于郊牛二

豕稌序也無文謂祀典所不載○蓋郊祀天社祭地此常祭也

禮六宗望山川亦常祭也今於常祭之外雖祀典不載而義所

當於者亦存而祭之可也

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此大臣以總督群臣任諸已以告示群臣歸諸君子齊百

工俾從王于周予周公自謂齊整理也百工百官何使從隨

也周謂洛邑○蓋公卿大夫非一人也我則肅而將之使從王

於新邑御事庶非一職也我則整而齊之使隨王於洛師此

周公以總督百官任諸已也予惟曰庶有事事謂祭祀

等事○周公言整齊百工我固任之百官從王于周庶幾王有

蓋論功莫先於宗報功莫重於祀彼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此人
之有功者也今王即命夫典禮之官使凡有功於洛者皆在所
褒賞而功之專顯者則居載籍之首有功之臣皆得配享於大
蒸而功之專顯者則為蒸祭之冠焉使其存也有莫天之功而
為有功之宗其沒也享莫天之祭而居大祀之首報各功百孰
大於是惟命曰汝受命篤弼惟者專特之意命曰者
周公教成王如此發命汝指功臣受命謂群臣授此褒賞之命
篤厚弼輔也○蓋人喜為於前必怠弛於後今王當命之曰汝
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登茲錫予之祭蓋當厚輔王室以不夾介
之忠保又王家蓋圖又大之業可也此以報功之典勉群臣也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此職人君於載籍存大公之心為表率之道也○不視功載乃
汝其悉自教工

汝其悉自教工○夫視示也功載記功之典籍汝指成王
教非必教令上行下效也○百官○蓋下之有功固不可以不
報上之報功尤不可以或私○今王於記功之載籍至公至當而
不以尊為異論功行賞而不以親踰疎則記功之典出於公矣
將見群臣視之亦皆出於公莫不精白一心篤於輔君矣○今王
記功之載籍或以卑為尊而私於寵倖或以少作多而奪於豪
勢則記功之典出於私矣○將見百工效之亦皆出於私而不能
事矣○其公私非百工自為也○悉由人君教之使然耳○上章告
以褒賞功臣此又告以大視功載蓋告之者未幾戒之者隨至○
若臣奉奉勿主之心至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此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甚大也孺子其朋

孺子稚子指成王言朋比也○上文言百官之公私係於人君
如此今孺子於論功行賞之際其可不循天理之公而少徇比
黨之私乎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厥灼
叙弗其絕○敘謂自今以後無者戒禁之辭燄燄火行微貌
做所灼焚也○敘大策絕滅也○孺子於論公行賞之際少徇比
黨之私固未甚害自今以往積而至於後日或私於貴戚或寵
於豪勢朋比交至不可遏絕為害甚矣豈不有若火之始然初
則燄燄尚微而其灼燄燄原將次第延蔓必至不可得而撲滅
矣是以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
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若漢之朋黨始於其陵南北部唐
之朋黨始於牛李其終播紳禍海內塗炭可不謹其微乎
厥若羸羸又撫事如予惟以在周百工 汝永有辭

此言為治法乎臣用賢期其功則必有無窮之譽矣厥若羸
及撫事如予○若順羸常也若羸就修德言撫事就立政言
予周公自謂○蓋人君臨鎮新都不可不順常道以修德撫國
事以立政也○彼惟公德明光於上下此周公順常道以修德也
王當祇勤于德使親義敘別之理燄燄然有儻無異於周公可也
勤施于四方不迷文武勤教此周公撫國事以立政也○王當其
自時中又俾命令政教之舉秩然不紊罔不若周公可也○惟以
在周百工往新邑○惟獨以用也○周指錫京百工百官往新
邑如云來相宅順王所在而言○蓋在周百官皆我所總齊習
於事休者也○王當惟用是人而往新邑勿參以私人可也○周之
御事皆我所併從熟於禮度者也○王當惟用是人以鎮新都勿
聞以小人可也○洋嚮即有儻明作有功傳大成裕○仔

使也。嚮與向同。即就也。各即有條如云。慎乃厥職。明作有功。即上之撫事。博大成裕。即上之若壽。○成王使在周百官。知君上有撫事之意。向則各就。有條。慎乃厥職。明白奮揚。以赴功。則政事豈有不修乎。知君上有若壽之意。嚮則敬尔有官。乱尔有政。俾厚博。大以裕。俗則常道。豈有不順乎。上文先若壽後撫事者。君道以德教為先。此先明作有功。後博大成裕者。臣職以事功為急。並言所以不同。款。汝永有辭。汝指成王。永長也。辭。聲譽。○周公言王能順常道。撫國事。立精明之治。功存渾厚之治。體則其寬裕之辭。豈止於當時而已哉。殆見令聞令望。雖百世而不泯。沉風餘韻。萬載而常存。則有辭於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此大臣望賢王成王業於無窮也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已者承上語。冲子猶言稚子。惟終猶言圖惟厥終。○周公於上之言。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於此。又承上文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言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今汝年雖幼。冲成終之責。有不容辭矣。故必記功。宗公載藉。以圖惟厥終。順常道。撫國事。以謹其內治。子以保前王之業於無窮可也。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言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事亦識其有不專 惟事其奕侮
此欲人君以敬察諸侯朝事之誠。不必申言其不誠之不可也。
汝其敬識百辟事亦識其有不專 汝指成王敬者
心無所忽。百辟謂諸侯。朝事亦不也。不專謂不誠於事上。○
周公因成王將往新邑而告以御諸侯之道。蓋謂諸侯事上有誠。有偽。惟克敬者能識之。汝必敬以存心。參以虞已於諸侯來

朝識其誠於事上者焉。亦識其不誠於事上者焉。此二句乃其綱。下文申言其實也。事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事。儀。禮物。弊也。不及物。謂禮儀不及於弊帛也。不事。謂不誠於事上。○蓋幣帛陳於廷。前圭璧置諸左右。此諸侯事上之物也。進退周旋。又中乎節。交接饋送。一本乎誠。此諸侯事上之禮也。臣之享上。在禮而不在物。在誠而不在幣帛。帛特以將吾恭敬而已。今諸侯享上。物雖有餘。而禮儀不足。其心曰。可以幣交。何以禮為。如是則有輕上之心。是不誠於事上也。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事。役用也。志者心之發。凡民天下之人。不享。謂上不必享矣。○蓋幣有餘。而禮不足。是諸侯之不用志於享也。惟諸侯不用志於享。凡民見諸侯如此。莫不是則是效。而有輕君之心。而曰上不必享矣。則舉國無事上之誠也。可知惟

事其奕侮 事政事差差侮也○諸侯慢上則王室輕禮儀廢禮儀廢則叛亂作君之政事安得不至於差差侮侮廢王

度而為叛亂哉。人君知此。可不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今已往。兵其少弭矣。夫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况於王乎。此周公納忠之大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 無遠用矣
此欲人君教乎民。在已有退休之志。尤欲人君養乎民。天下有歸服之心。乃惟孺子頌朕不暇。孺子指成王。頌布也。朕周。公自謂頌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頌布我。汲汲不暇。為者。○周公意謂洛邑之民。我欲教養使復其性。而遂其生。有所未暇也。汝孺子往茲洛邑。當頌布我。汲汲不暇。為者。一為之可

也聽朕教汝于黎民... 常也○蓋天生烝民莫不賦以秉彝之常性非人君教典以教之則下民莫能安於道而成其性也汝成王當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汝必區之直之使思我無不篤輔之翼之俾倫理無不正可也汝乃是不善復乃時惟不永哉是指民常性養德時是永長也○蓋為治莫大輔民之常性汝於輔民常性之事而不勉焉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民彝紊亂人道感息非久安長治之道矣欲延綿國祚祈天永命不亦難乎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人仰篤叙叙次也正父謂武王以其有撥亂反正之才也予周公自謂廢棄也乃命成王之命○周公言武王教民之道我固不遠矣汝當篤厚而不忘扶叙而不棄無不如我為政之日可也然武王汝周公如武王則

書八

卷之二十五

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夫成王如周公則天下豈敢廢成王之命哉汝往敬哉茲予其昭由辰哉往往洛邑敬者欲其不可忽予周公自謂闢土殖穀曰農○今汝成王往新邑其輔民常性者此敬也篤叙正父者亦此敬也我則退休田野惟農事之是明而已非敢以寵利居成功也此周公委政於君而有退休之志矣彼裕我民無遠用及彼指洛邑裕謂養之遂其生遠謂邳洛邑至也○王於洛邑圍斯民於飽食煖衣之中措斯邑於不飢不寒之地將見自西自東莫不聞風慕義而來王自南自北莫不傾心引領而歸化此欲人君盡養民之道獲養民之效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

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賢君欲大臣輔己以明德正欲絕先業使無愧於天人也王

若曰公明保予冲子明者無所隱保者有所助予冲子王自謂○成王因周公有退休之志留之若曰予冲子事未練聞見未廣繼前人事天以治民不可無人輔助也公當精白一心明顯明之理直輔翼不保佑之道豈可以求去為哉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稱舉至天顯明也以予者使之之辭揚舉也功之光盛者曰烈○蓋丕顯文謀承武烈在我後人所當奮揚也公當舉夫大明之德以予小子奮揚之使我率備天下以觀文王之耿光嗣承大統以揚武王之天烈上不忝於文武可也蓋答天公叩奉承眷配也天命即公舉大明之德以予小子奉答之使我承順不違配合不棄以膺天眷之隆使仰不愧於天可也和恒四方民居師和者

書八

卷之二十六

使不乖恒者使可久即象也○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文武所有之四方不可不和恒之也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和之使不乖恒之使可久予以被裕我民予以服行土中使俯不作於人可也其則揚文武烈即篤叙乃正父言奉答天命即時惟不求我意和恒四方民居師即兼民羣後裕我民意也傳所謂與上章參錯相應良以是夫

傳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此言報功之典極其厚祀神之禮無不周傳宗將禮傳厚宗尊將大也○則章周公欲成王記功宗矣此蓋述王已行之事之辭言洛邑之臣其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者我則厚尊大禮以慰蒼生而不敢慢也答周公上文王肇稱秩禮之意也稱秩元祀咸秩無文亦舉穆后元大也然文謂祀

典所不載○然報功莫先於祀功之尊顯者固當祭於大蒸之祀矣今則凡有功之臣載籍不在而義所當祭者亦皆序而祭之無或遺此各周公前日言祀於新邑成秩無文意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子冲子夙夜必祀

此賢王以德教之盛美諸臣以祭祀之責任諸已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公周公德明德上天。下地也。且莫高匪天。而公德光輝有以格于天。莫厚匪地。而公德英華有以格于地。猶所謂格于上下之意也。勤施于四方。勤者不息之意。施者張大之意。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地雖至遠也。公之德教勤施于四方。不以東西南北而有間焉。觀其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則其勤可知。妾作穆穆。穆穆。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意。道。道。衡平也。穆穆。衡如所謂敬。近天威之意。蓋周公德已盛矣。尤且穆穆其和以迓治平。必欲無一方之不洽。道已至矣。猶且兢兢自持。望道未見必欲無一所之不及也。不迷文武勤教。迷失也。教謂教化。蓋黃龍陳教則習文武之勤教也。今汝能誕保文武受命民。而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矣。此敘述周公德教之威加於時者如此也。子冲子夙夜必祀。子冲子成王自謂夙早。夜既必謹也。祀謂祭祀。公之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子冲子夫何為哉。夙夜匪懈。以尺對越之誠。春秋祭祀而舉事神之禮。然祭則冲子。政則周公。祀神治民。二者方欲各任其責。猶且不勝。今公求去。豈我一人所能哉。我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非迪篤罔不若時

此美大臣輔君之功極其厚。勉大臣始終此心當無間。王曰公功非迪篤罔不若時。功即上文所稱者。非輔迪。篤厚也。罔不若時。欲其不可間斷。成王言以予小子奉答天命。和恒四方公之功也。公輔我之功可謂厚矣。當始終如是。不可求去。而或間焉。旁作穆穆。道衡不迷。文武勤教。亦公之功也。公弼我之功可謂篤矣。當先後一致。不可退老。而或替焉。此蓋錄其舊績美之於前。勉其新功留之於後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賢王欲歸錫京留大臣以治洛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退者。述歸之辭。即就也。辟與避同。過也。周錫京也。○成王呼周公言錫京乃祖宗創葉之所。未可以遽捨也。今我小子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退居於宗周。以守祖宗之舊。不可難也。命公後。命猶留也。後者先成王之時。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成王言我退居于宗周矣。洛邑不可無人鎮守也。命公留後以鎮守洛邑。蓋我士師工焉。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成王則未欲捨錫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周而留公治洛也。語錄云自此以下兩段周公無答辭。疑有缺文。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教公功

此言天下之大既已開治。報功之典猶未及。臣四方迪亂。迪開。亂治也。○成王言今而自西自東。無一人不歸禮樂教化之中。自南自北。無一夫不措飽食煖衣之域。豈非四方開治者乎。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教公功。宗礼即功宗之礼。教寧也。教功者安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蓋有功所

當報也。今記功之典未舉。而公之功亦未能有以安定之。有
所當雄也。今悼宗將札未行而公之能亦未能有以命寧之。此
一節疑當在和恒四方民居師之下。悼宗將札之上。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亂為四輔

此賢王欲大臣啓大洛邑必告以啓大之事也。迪將其後
迪爲將大也。後命公後之後。成王言洛邑之中有臣焉有民
焉。非公爲之表率則群臣無所取法。非公爲之俱瞻則下民無
所視效。今汝爲臣民表率。啓大於洛邑可也。此迪將其後四室
乃一章之綱。下文即啓大其後之實。監我士師工。監視也。
士師工皆官名。蓋洛邑之臣有士師工不一之職也。非公爲
之監視則無所儆刑。汝必躬行道德以爲百僚之觀聽。作周學
先以爲士師之取法可也。誨保文武受民。誨大保安也。

受命民即文武受於天之民。○洛邑之民昔文武所受於天之
民也。非公爲之誨保則無由以得遂。汝必漸之以信。摩之以義。
使無一不復其性。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俾無一不得其所可也。
亂爲四輔。亂治也。四輔猶四鄰。○蓋洛邑之臣既有所監
視文武之民。又有所誨保。則洛邑無不治矣。周公於此豈不亂
爲宗周四輔之大臣乎。此一句又本上二句言然此獨一洛邑
耳。而曰四輔者。舉一以包其餘也。呼成王以四輔大臣望公下
文。公以四方新辟望王。君臣交相期望。有如此夫。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庸將祇歡 四方其世享
此賢王止大臣於洛自歸宗周美其功而留之切任其責而望
之深。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周公定止也。予成王自謂往述
也。已詩詞。○成王言洛邑既定不可無人以鎮撫也。公當留止

洛邑。誨保文武受命民。我則往還宗周以守祖宗之舊。見公
肅將祇歡公無困哉。功者以勞定國之謂。肅恭將奉也。
祇敬歡悅。我我困哉。言公不許其留是困我也。○四方迪亂
旁作穆穆。遵衛公之功也。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
鎮撫新邑以慰人心。毋憚憚求去以困我可也。我惟無戮
其康事。我成王自謂戮厥也。康事安民之事。○蓋殷之頑
民未易安撫也。我則和慈民惠解。解暴而無一毫厭敷之心。此
成王以安民之事自任也。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勿者
禁止替廢也。刑。儀刑四方。舉天下言。世非一世。下奉上曰享。
○然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爲群臣之所取法矣。然罔不若
時。不可以久而或替焉。誨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公之功爲下
民之所視效矣。然明保冲。子惟終不可以遠而或廢焉。如是夫

惟一方有以享公之德。且四方有以享公之德。不惟一世有
以享公之功。而且世世得以享公之功矣。此成王望公示法於
無旁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弘朕恭

此大臣致敬許人君之習。必任以繼述之道。責難之義也。周公
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說充
烈考武王。來者未洛邑順王所在而言。承受保安也。文祖
文王。受命民謂文王所有之民。越及也。謙與之詞。光顯烈功也。
○周公許成王之留於是。拜手以至於首。稽首以至於地。言今
王留我來此洛邑。豈有他哉。蓋王嘗以誨保之責命我矣。今我
於文祖所受之保。則承保之使各得其。武王所有之業。篤叙
之。俾垂顯于世焉。弘朕恭。弘大也。弘朕恭者大吾責難之

義○周公言王嘗以亂為四輔望我夫我則非堯舜之道不敢
陳於王前以盡吾責難之恭非致君之術不敢啓迪王心以大
吾事君之敬也下文子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
之類則弘朕恭之實可見矣此章即答上文誕保文祖受民亂
為四輔之言也但上文以文武合而為一此周公析文武為二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傳與殷獻民 惟王有成績

此勉人君厚文獻為化今傳後之本故可宅中圖治以成人君
之功孺子來相宅其大傳與殷獻民孺子稚子也來
者來洛邑相宅猶言配天宅洛其者期之詞博厚也典謂典章
殷獻殷民之賢者○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孺子來此配天以
宅洛可不傳厚其文獻乎夫不顯文謨丕承武烈周家典章
文武周公之所講登也人君則較而厚之修明前人之法度使

不愆不忘可也殷士膚敏祿將子京殷之賢民洛邑政治所由
係也人君則任而用之傳德允元使迪簡王庭可也亂為四
方新辟作周恭先亂後辟君作為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
以接下倡後王也○蓋典章賢人君既博厚矣由是發號施
令罔有不臧足以聳動四土之觀瞻而為天下之新主也尊賢
使能用上敬下足以垂憲於後世而為後王之倡率也曰亂為
新辟言大博文獻可以化及於今曰作周恭先言大博文獻可
以垂裕於後也曰其自時中又萬邦成休惟王有
成績曰者期望之辭其有將然之辭自由時是也中言洛邑
為天下之中又治也乃邦舉天下言成此休美也王謂成王績
功也○周公言人君宅洛能大傳典殷獻民則致治有其法輔
治得其人自是可以宅中圖治勸仁摩義而陶萬邦於禮樂

化之中自是可以新辟四方道德齊禮而躋天下於泰和雍
之域曰時中又洛邑曰乃邦以天下言然此內外咸治是
績也果誰之績哉惟王其有成績矣吁既勉人君以為治之要
又期人君以致治之效豈皆本於文獻也

子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 乃單文祖德

此大臣總率群臣不惟以治洛之事自任而又以治洛之效自
期也子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
周公名多子指魯卿大夫越及也御事治事之臣前令指文武
若其師謂慰悅其民○周公言西土怙冒方邦時每此文王成
烈天下之所仰慕也子且以多子及治事之臣承保之以對答
天下仰望之心大賚四海方姓悅服此武王成烈四海之所企
慕也子且以卿大夫及庶士之人篤敬之以對答四海企慕之

意作周乎先 作為也本篤成烈答其師言乎信也○蓋信

者人臣事上倡後之本今我真實無妄誠一不二以為前人之
成烈以答天下之仰望者使洛邑公卿大夫於此而觀法焉此
應弘朕恭亂為四輔也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考
成也昭子猶言明辟刑儀刑單與舜同也○周公言我率群
臣篤前人成烈以答其師不特可為後人之法抑亦可為當時
之法是以成王之乎使言行政事皆可師法以成明辟之儀刑
恢廓祖德俾海隅日出罔不率俾以觀文王之耿光也蓋篤成
烈兼文武言單祖德獨指文王言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俾來愬殷乃命宣子 拜手稽首休寧
此人君遣使飛勅殷民而綏寧大臣也俾來愬殷乃命寧
子俾來成王命使者來洛邑也愬按飛勅殷庶寧者綏安之意

即上文教公功也○周公述使者傳成王命寧於己之意謂
利口惟賢發風未殄殷之頑民不可不戒勅也四方迪亂戾天
其後周公之功不可不敬寧也成王專一介之使馳四牡之車
戒勅殷庶而命寧於我焉以拒營二旨曰明禋拜手
稽首休享 稽粟黍一稗二米和氣所生皆齎金者草也
旨亦雅曰中尊也曰者成王致使者之詞明禋禮敬休羨草也
也○成王命寧周公以為錫以犧牲玉帛而犧牲玉帛乃國家
之常典錫以車馬土田而車馬土田亦朝廷之常事惟以拒黍
為酒合以金香之草味之至美宗廟事神之盛禮也今則以二
旨陳于周公之席置于几案之上使者致成王之命曰明禋謂
之明者以見此酒為甚潔謂之禋者以見王意為甚敬也然又
致拜手稽首之禮曰休享者蓋欲周公以酒為福祿之美故而

書八

三十三

享之也始曰明禋者是以事神之禮事公也終曰休享者是以
祭祀之禮享公也成王尊異周公至矣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大臣重君賜而精意以享于先王也予不敢宿則禋
于文王武王予周公自謂宿謂進爵也禋精意以享之謂○
周公不敢當命寧之禮欲卻人君之賜則為不恭受神明之禮
則為有懷於此無以處之思昔穆考文王於昭于天固洋洋乎
如在其上也昭考武王以孝以享亦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以
王之禋我者禋于文王則於義為甚安以王之享我者享於武
王則於禮為甚當矣忠孝之道兩全臣子之職兼盡自非周公
之聖其能處之如是哉

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大臣為人君之禱有忠君愛國之意也惠篤叙無有
違自疾 惠順也篤叙與篤叙乃正父同違遇疾病也○周
公將成王命寧之禮禋于文武其祝辭且曰願君惠順文武之
道篤厚而不忘承保文武之業先後而不素身其康強無有違
疾災禍不生自速凶咎此願祝王一身如此也萬年厭于
乃德 萬年指子孫言厭飽也乃德指成王之德○不特王之
一身如此至於王之子孫億萬斯年享君德於不已千載一日
受福祿於無窮此又願王之子孫如此也殷乃引考 殷指
庶殷引長也考謂壽考○蓋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矣今則欲其黃耆台昔萬壽無疆壽考維祺黃髮兒齒
亦皆躋于仁壽之域而永享壽考焉此又願王之殷庶如此也
周公以此三者禱於文王武王之廟其愛君愛國之意至矣

書八

三十四

王俾殷乃承叙萬年其承觀朕子懷德

此大臣欲賢王化殷其望遠斯民觀法其感深王俾殷乃
承叙萬年 俾使也殷乃承叙萬年其承觀朕子懷德
○周公於祭文武之後因使者將歸之時又致責准之意於王
蓋謂治洛之事我罔任之至於使之承叙萬年實係於王也何
則殷之頑民驕淫於僇未易式化厥訓也反側推動未易承受
教條也王當敷布教條使殷民所受於億萬斯年之遠而厭乃
德可也其期望之遠也為何如其承觀朕子懷德其意
期之詞承長也對承叙萬年言觀謂觀法懷德猶所謂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之意○王能敷布教條使殷人承受而不違是王
有其德矣由是迂洛殷民觀其親長其長觀法於君雖沒世而
不忘樂其樂利其利式化厥訓則永懷而不已此無他化民之

道及於上觀感之心與於下也其責難之意為何如此與召諸未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脈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王入太室裸

此賢王舉時祭之盛禮命史臣作祝以明祭祀之意因諸侯畢集以行祭祀之禮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戊辰十二月戊辰日也新邑洛邑烝者冬祭之名曰歲者歲舉之祭○古者人君於先王之廟四時皆有祭所謂禘祀烝嘗于公先王是也今成王於十二月戊辰日在於新邑舉烝祭之禮以祀于文王武王焉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駢赤色而尚赤故用駢○成王不惟以駢牛一而祀于穆考文王而又以駢牛一祀于昭考武王焉然宗廟禮太牢與用特牛者蓋神之尊者以簡為誠神之卑者以豐為貴今用一牛者皆周公留後治洛重其事故舉盛禮也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冊者冊書遠更佚官名祝冊史佚為祝冊以告神也後即留守其後○成王舉烝祭以告文武不可無祝辭也故成王命典禮之官作冊書之文以告於文王武王史逸作祝冊之辭更不他及惟告周公鎮撫新都留守其後也王省殺牲盛禮是以當時助祭諸侯有如祀宋之屬非一人也因王殺牲禋祭祖廟莫不有來雍雍至止肅肅而咸格焉王入太室裸太室清廟中央室裸灌也以圭瓚酌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成王於是因祝冊已成牲醴既備諸侯畢集則齊明盛服植璧秉圭入于清廟之內中央太室之中以行夫祭祀之禮酌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此賢王命大臣留後治洛必記其作誥留後之時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後謂留後治洛作冊作

為冊書逸誥史佚作誥也在十有二月明前戊辰為十二月日也○上文成王命史佚作冊是以留公治洛之事告廟此命史佚作冊是以留後治洛之事命公也成王命史佚作冊書而史佚作冊以誥周公留後治洛實烝祭歲十有二月也謂之在十有二月者以明上文祝冊告廟在十有二月戊辰日今作冊以誥周公亦在十有二月戊辰日也上曰戊辰此曰十二月互見也一則作祝冊以告廟一則作冊書以告周公雖有不同實皆一時事故蔡氏分為各章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言大臣留後治洛民不甚久而薨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誕保文武受命一篇之大要成王留周公治洛曰誕保文武受命周公許成王之留曰乃承保文祖受命民氏於篇末約其辭總計之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以見自成王命史佚作冊以誥周公留後治洛至此凡七年而薨也史臣於此蓋終始其公之辭云

多士

多者非一之義。古則卿大夫之通稱。魯商民廷洛亦
有有位之士。故洛邑既成。周公初政。乃以王命總呼
多士而慰安之。編書者因篇首有尔殷遺多士字。故
取之以名篇。亦誥誥也。今古文皆有。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用告商王

此大臣當季春始行洛之事。故先告諭群臣也。惟三月周
公初于新邑用告商王。十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初
于新邑。謂周公始行洛。重商王士者。貴之也。○當成王祀
洛。次年之三月。王既不果。遂公已許成王之留。於是始行治
洛之事。然發政施仁。先告商王士者。蓋卿大夫乃斯民之所
視效。廷洛。殷民猶從舊長。所以治欲慰安其民。得不先告商王

書八

三十七

士哉。所謂王先服殷御事。且已。此史氏將記多士之書。故先
序此。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勅殷命終于帝

此賢王總呼商士而告之。雖殷之失位。本乎天周之革。殷奉
乎天也。王若曰。尔殷遺多士。若曰者。以見諸殷乃成王命
而周公傳之也。殷指商紂。謂靡有子遺之遺多士。指有位
之人。○周公傳成王之命。大意若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服于周。莫非尔殷遺多士也。此總合專卑大小而
告之。弗弔。皇天大降喪于。殷非中。歎憫之聲。當時方言。尔
也。是秋天。天主肅殺。而言降喪。所謂天毒降災。荒廢邦是。已
○成王發歎憫之聲。言昊天不恤有殷。所以遽降喪亡之禍。
而不少延也。我有周佑命。追行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

于帝。神助謂之佑。將奉也。自夫言之曰。明感自人之曰

王罰。勅正也。終與受終于文祖之終同。○上天喪殷。眷顧有
周者。正欲命我文武肅將天威之命。致夫王罰之公。勅正。殷
命不有天下。而使我周受之者。豈有他哉。亦惟以終上帝之
事耳。觀下文有命曰。勅告勅于帝。豈非終帝事之實乎。周
公告多士而先之。以此者。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使安其
心。不為橫議之所動搖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殺命

我其敢求位

此言周無取天下之心。而殺其自亡。天有眷周之意。而周無
自取肆尔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殺命。肆故也。承上之詞。
小國謂為諸侯。弋取也。即弋不射宿之弋。言有心以取之也。
殺命。殺家天命。○上言天喪殷而我周受之。此又承上文言

書八

三十八

我周勅殷命以終上帝之事。故尔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服于周。然此非我周文武敢以諸侯之小國。有心弋
取殺命而受之。豈是皆本於天也。惟天不界允罔固亂。界
與允信。罔無也。罔即推亡固存之罔。亂即取亂侮亡之亂。○
天之所以不與殷使商之孫子侯于周服者。非薄於商也。蓋
我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
不界殺信。其不固殺之亂矣。獨我我其敢求位。獨輔也。我
者成王自謂。○上天既不固其亂。豈不固其治乎。故我有周
佑命。是天輔我之治也。天輔我周之治。使勅殷命終于帝。則
天位自有不容辭矣。我周文武其敢有求位之心哉。可見殺
之亡周之與。亦皆本乎天命之公也。夫何容心於其間哉。上
曰。弗弔。降喪未見天之所以喪殷也。故此章言不固殺之亂

以明降喪之由。上曰我周佑命未見天之所以佑周也。故此言輔周之治以明佑周之實也。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言天不眷殺固本於民心之所惡亦即天威之所在也。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爲帝謂上天界與秉持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爲者彜以理言爲以用言也。○上言惟天不界殺此又承上文言上天大降殺于殷使之不有天下是帝之所不與也。帝之所不與非帝也。天視自我民視天所自我民所天之所不與即下民之所秉爲而不與也。觀當商之季樵持婦子以哀籲天可見矣。惟天明畏明者顯其理畏者威其惡。○蓋民之所以秉爲而不與者非民也。民有所欲天必從之。民心之所秉爲是亦天威赫然之所在也。吁天之不與固本乎民心之肯殺民心肯

殺是即天威之所在也。周公反覆言天人相因之理以見天果不外乎民。民果不外乎天也。其所以潛消殺士觀覲猜疑之私爲何如哉。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

降致罰

此言上天示勸而不知勉示懲而不知戒故天用喪亡也。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我聞周公之所聞引導逸安也。有夏實桀不適逸謂不能安於義理。○周公言我嘗聞在昔上帝仁愛夏桀而於視听言動之間醉酢云爲之際有以開導啓迪於安逸之地使知爲善最樂作德日休但桀其良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所以不能安於義理縱欲以喪德也。多方所謂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是已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嚮尚也。時是夏桀也。○上帝於日用之間實有

以引之。夏桀則有以避之。帝猶未忍遽絕由是降格災異以示

意嚮於桀如伊洛竭之類。其有以改之也。多方所謂惟帝降格于夏是已。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弗克庸帝若不能用帝命也。淫過泆逸也。有辭即矯誣上帝之類。○上天降格于夏桀不知警所以不能敬用帝命。猶且大肆淫逸矯誣上帝而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時是也。指淫泆有詞元命指在天言。降罰指在人言。○上天降格于夏桀不知懼。猶且淫泆有辭如此。故皇天弗保而無眷顧之心。帝用不滅降以喪亡之禍。所以廢棄天命使之不有天下。明致王罰勅夏桀終于帝也。此舉桀之亡以明紂之亡。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此言上天眷聖人以有天下。聖人求賢才以治天下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乃者繼事之辭。爾指多士。革改也。夏夏桀。俊俊民之賢者。甸治也。四方舉天下言。○上章言夏桀淫泆有辭。天罔念聞如此。此又承上文言故曰乃言天既致罰於夏矣。民不可無主也。於是天乃命爾先祖成湯。受革命更政。月朔明揚俊民。分布遠近。伊尹所謂旁求俊茂。孟子所謂立賢無方是已。而又甸治區畫并收其田。畫郊圻什伍其民。立政所謂奄甸萬姓是已。此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覆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即桀之亡。湯之興即文武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此舉湯之興以明武之興。自成湯至于帝乙。商不明德恤祀。此言殷之先王非一人。備已事神則一致。自成湯至于帝乙

罔不明德恤祀自由也。成湯太甲之祖帝乙太丁之子明德所以備其身恤祀所以敬乎神。○殷之異雖本於成湯創業於其始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世代雖有不同莫不皆能顧諟明命昧爽丕顯以脩乎身。社稷宗廟罔不祗肅以敬乎神也。德而謂之明以見無少昏昧而各極其盛祀而謂之恤以見無少輕慢而深致其憂也。

亦惟天不建保入有教

罔不配天其澤

此言上天眷殷為甚隆先王事天治民不敢慢也。亦惟天不建保又有教亦又也。承上之辭。不建保安又治也。不建就國祚言保入就治效言。○殷之先王雖能明德恤祀以事乎天亦惟上天於冥冥之中仁愛有教申命用使基圖鞏固好義山之安治教休明如日月旁燭故曰不建保又有教也。殷王

亦罔敢失帝

天則

亦罔敢失帝失帝謂心不致違乎天則。○上天雖曰不建保又有教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博典庸禮悉本乎上天之公命德討罪一順乎上帝之則所謂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極懼不敢荒寧是已。罔不配天其澤罔無配合也。其澤指先王之思澤。○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無所不決者天之澤也。殷王治教洋溢於中國不啻雨露之沾濡而疲癯殘疾舉得其安仁恩覃被於四海不啻日月之照臨而鰥寡孤獨各得其所謂之配者以見君德天道體合而無間也。謂之澤者以見教化政治深於民為甚深也。

在後嗣王誕罔顯于天

罔顧于天顯民祗

此言後王不明天道不念祖德惟縱欲慢神以害民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

紂也。誕大顯明也。天謂天道即明德恤祀也。勤家謂得天下○商之先王皆能事天治民以膺天眷至於後王商紂押侮五常

荒怠弗敬是不能大明天道以備乎身况謂其能听念先王成

湯東征北伐由七十里以有萬邦勤勞而得邦家者矣。誕淫厥

泆罔顧于天顯民祗。誕大淫過。泆逸罔無顧念也。天顯猶

孝經之天明民祗猶召誥之民君。○商紂尤且沉湎冒色大肆

淫逸上不顧念天之顯道以天命不足畏下不顧念民之敬畏

以小民不足恃則慢天虐民也可知所謂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是已。此罔顯于天對上明德言罔顧于天顯對上罔敢失帝言

罔顧于民對配天其澤言先王如彼所以具後王如此所以亡

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此言上天棄絕後王所以降致其罰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

茲大喪時是也。指上文不念祖宗天民言不保即上不建保

人之反大喪謂國亡身歿。○商紂不明天道不念先王罔顧天

顯民祗惟其如是是以皇天弗保而無眷顧之心。上帝不界而

有秉為之意所以天不丕建保又而降此大喪使國亡而身歿

也。曰惟時上帝不保即上文大淫泆有詩惟時天罔念聞也。曰

降若茲大喪即上文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也。紂紂之亂同事故

失天命亦同如此。

惟天不界不明厥德

此言天不保又後王者正以不能明德以備乎身也。惟天不

界不明厥德界與也。德即明德。○商之先王能明德恤祀而

天丕建保又如此。在今嗣王上帝不保降茲大喪非薄於後王

也以其商顯于天不能如先王罔敢失帝明德以情乎身也
此見紂之衆惡皆自不明厥德中來

凡四方小大邦罔非有辭于罰

此即諸侯亡國其致罰有可言以明商罪實盈周奉辭為可伐
也凡四方小大邦罔非有辭于罰小大邦猶言大小

國有辭于罰言必有可罰之辭○蓋兵出無名事故不成也凡

天下小大邦國喪亡者其致罰皆有可言之事然後罰之也如

有奄氏小國也風侮五行怠棄三正斯有甘誓之征太康大邦

也逸豫滅德廢遊無度斯有距河之阻小大之邦喪亡皆有可
罰之辭如此况商紂不念先王罔顧天顯民極其罪惡實盈
故上天有命曰罰我周安得不奉上天之誥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此實王呼殺彘必有周先王善奉乎天之所為也王若曰爾
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王若曰者更端之

詞多士有仁之人周王武王丕靈承奉也帝事罰殷之事

○上文言夏商之興亡此又以我周之興繼之故以王若曰為

更端之辭蓋商之孫子其靡不億固非一士也今尔居洛殷主

听我告汝蓋當上天大勳以威開厥顧天之時尔多方罔堪顧

之惟我周王大能善承上天之事將天明成致夫王罰爰整其
旅以遏乱畧而終上帝之事也武成言抵承上帝以遏乱畧是
已此又申言首章我有周佑命將天命明威致王罰初殺命終
于帝意也

有命曰罰我殷多士
此言上天有命以伐我殷人奉命以行討也有命曰罰我殷

殺于帝命上帝之命割殺斷絕殺命勅正也○惟時上帝
保降若茲大喪是上帝有命以割殺也上帝割殺不有天下使
我有周佑命我不得不戡定剪除其真勅正之事于帝奉將天
威致其王罰于殺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
是已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此言周既順天不敢違殺當歸周而一心惟我事不貳適
我指武王事謂割殺之事不貳適即主一無適之謂○上帝有

命曰割殺故我周王於割殺之事則主一無適倘敢疑貳於心

不從上帝之命降致其罰而有他適或所謂上帝臨汝毋貳尔
心是已惟爾王家我適爾指多士王家殺家也○然我周
王既不貳于帝宗殺主多士豈可貳于周乎是以上帝既命饒

于周服尔殺士不容懷反側之心簡界殺命尹尔多方尔殺士
不可舉動搖之念所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殺士庸敏裸將于

京是已周公上述天意下原人情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
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

此言殺士大為非法真邊徒乃自取也予其曰惟爾洪無
度我不爾勅自乃邑其者疑而不敢質言洪大度法也

勅謂廷徙乃邑指紂故都○今日廷尔居于西邑非我周不恤

尔衆也我疑是尔同乎三豎偕乱犬為非法自作不典以致之
非我好為廷尔也蓋造為可廷之變端實自乃邑而始耳猶伊
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虐肆不正

此賢王憫昊天降災于殷故申其所當廷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亦又也反上文意即就也大戾即上文大戾不正言也屋不靜○成王言廷洛閩爾之自取我亦念皇天就於爾殷邦肇降茲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災害並至身戮國亡故迪屢未同邪惡不正至於如此我周當廷於爾于洛邑使密迓王室式化厥訓節性惟日其邁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賢王告多士遷洛之由既以順天意戒之尤以致王罰警之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廷居西爾猷發語詳成王自謂時是也指上殷大戾言洛邑在紂城西○上文既言其當廷此又戒其不可動搖故以王曰更端致歉以告之言爾多士听我告汝惟爾洪無度災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惟是之故所以廷居爾于西邑洛使節性惟日其邁也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天會大理當然耳無違戒其不可動搖○成王言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樂如是之廷徙震動也苟為不廷其禍愈大是惟天命如此今爾不可違越天命而動搖再有反側之心也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朕成王自謂不敢有後謂無後命而有他罰怨悔也○成王言我之告汝其言至矣矣爾其不悛再無後命必致天罰于尔身尔無我怨尤矣豈但止於今日廷徙而已哉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教革夏命此賢王呼多士必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教革夏命爾指多士知謂備嘗知之冊書與舊書改也○當時殷之多士有惟周革教命故周公即其

舊聞以開諭之曰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受華夏正此殷革夏命之事也爾多士嘗輔我先人成湯以取天下矣豈不知殷之先世有冊書有典籍條載於改夏命之事乎是則殷之亡猶夏之亡周之興猶殷之興也殷革夏所以表正萬邦續禹舊服今周之於商豈止如是耳尔何獨疑於今乎商民觀星亦可以自反矣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

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賢王述商士責無用賢之言必明在已而用賢之意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尔其多士迪簡簡擇也王庭王朝服事也百僚謂百官○成王既與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周公言今尔終民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有才有德者悉皆迪簡按商王之庭布諸百僚之位今周於商士徙廷居西爾未聞有所簡按也此商民責周之言如此予一人惟聽用德予一人成王自謂聽用德聽聞有德者而用之○周公既舉商民之言又以大義折之曰予一人非不用賢也但熟察而審察周度而咨謀尔有德我何敢不用尔無德我何敢苟用不擇賢否而用之則非天理矣故所聽用者德而已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肆故也天邑商者殷地舊為天子之都重其事而敬其詳也○故我周今日敢求尔多士於天邑商而廷之於洛者正以異其率德改行以用汝耳非尔有罪比于罰而謫廷汝也予惟率肆於爾率循肆改矜恤也尔指多士○蓋迪簡王庭有服百僚此有商故事也尔果能率德改行從義自新我則循商故事以矜恤於尔亦迪簡王庭有服百僚焉非予罪時惟天命下成王自謂罪謂

撥賢之罪時是也。天命上天章德之命。○蓋有德者五服五章。此天之命也。今尔言我周於商士未能有所簡拔非我蔽賢之罪也。乃尔未能率德改行是天命未可用也。天命既已如此我豈敢背逆天命而用汝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

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賢王於多士舉其有過之恩期以親化之美。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王曰者更端之詞。昔者遠日之。薛朕子皆成王自謂奄東方之國。降猶今法降等云耳。四國。管蔡霍也。○蓋上文舉商民責周之言。而所以大義。此則告以廷從宥過之恩。與上文不相為故。以王曰而又端也。言尔多士助武庚以叛罪皆應死。誅戮之可也。朕來自奄。未忍誅戮乃大降尔四國民命。但廷徙于西邑。洛耳。我乃明致天罰。移尔遷。

比事臣我宗多遜

天罰天討。移徙也。遷。比。音。速。也。比。事。臣。我。謂。親。近。臣。事。夫。我。周。也。宗。謂。宗。周。多。遜。有。百。僚。師。師。之。意。○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但明致天罰。徙尔遠居於洛邑。密近王室。俾尔親近於我。宗周使百僚師師。而有濟濟多遜之美。百工惟時。而有藹藹吉人之盛。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幸周公東征一幸而誅四國。此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

王曰告爾幾多士

彼服奔走臣我多遜

此賢王申明其誥以見作洛在於朝諸侯而處多士也。王曰告爾幾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不尔殺。謂大降四國民命。時是也。申。命。明。自。奄。之。命。為。初。命。此。則。為。申。命。也。○成王上既告以宥過之恩。此兼告以營洛之事。故又以

王曰更端也。言尔殷多士宜無不知也。今我降尔四國民命而不忍殺。故申明是命以教汝也。下文所言即申命之事。今朕作大邑于洛。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今者近日之辭。朕成王自謂洛為天下之中。故以四方言。罔無攸所。賓。禮也。○成王言朕作茲大邑於東國者。豈徒據形勢之勝為一人自安計哉。正以宅中圖治。慮自西自東。諸侯無朝會之所。自南自北。群后無賓禮之地。此大邑不容以不作也。亦惟尔多士彼服奔走。臣我多遜。亦又也。彼所服事也。奔。未。朝。會。也。多。遜。有。百。僚。師。師。之。意。○作洛固為四方諸侯無賓禮之地。亦惟尔等所以趨事赴功。親比我周而有濟濟多遜之美。奔走臣服。蕃衛王家。而有藹藹吉人之盛也。此大邑又不容以不作也。

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於止

此言多士守田業安所事。其所居也。尔乃尚有尔士。尔指多士。尚庶幾也。土田也。○成王言惟尔洪無度。據法定罪。猶其宅收其田可也。今我大降尔四國民命。移尔遷。庶幾猶有尔田業。我疆我里。南東其畝。而土田仍舊。其有矣。尔乃尚寧於止。寧安。證。止。居。也。○尔多士不惟有此田業。庶幾猶得耕耘。奉趾而爾。爾股。朕。樂。場。納。稼。而。敏。於。作。勞。其。安。尔。所。事。也。為。何。如。爰。居。爰。處。而。有。常。室。爰。笑。爰。語。而。有。常。處。其。安。尔。所。居。也。又。何。如。頑。民。於。此。又。何。怨。望。之。有。哉。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

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此言循理則福祿所集。悖理則刑戮所加。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指。多。士。克。能。也。敬。謂。言。動。無。不。循。理。界。與。矜。也。○尔多士苟能視所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有安居樂

業之意無反側搖動之心殆見上天降祥而集五福於身保右命之高卒百祥於已所謂作善降祥是已尔不克敬亦不啻不有尔士于亦致笑之罰于尔躬不敬請言動違理也當恒也士謂士田躬身也○尔多士苟視動言听不循乎理好應用舍有違乎天懷反側之心存動搖之念則不克敬也可知我豈但鼠徒使不有尔土而已哉我亦致王罰於汝身使汝身不能保矣况又有尔土哉然克敬言天賜福不敬言已致罰以見天理果不外乎人心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尔居 尔小子乃與從尔迁

此言迁洛不惟有利益於當時尤有利益於後世也今爾惟時宅尔邑繼尔居時是也指洛邑言宅居也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居止也○今尔多士於洛邑惟其尚有

尔去是以莫厥攸居而有爰居爰處之所不建乃家而有爰爰爰語之処以嗣以續而先後之相承耕田鑿井而老少之安居矣尔厥有幹有年于兹洛有幹有膏為有年有壽考○尔多士嗣尔股肱統其系稷肇率車牛遠服商賈用孝養厥父母者固在於兹洛邑昔者台首方壽無強九十之耄百年之期亦惟在於兹洛邑馬尔小子乃與從尔迁小子多士之子孫也謂與起從由也迁謂徙居於洛○不特有幹有年于兹洛尔多士子子孫孫之代作固本尔今日之迁始繼繼承承之不巳亦本尔今日之迁洛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尔攸居

此賢王更端言已之所語無非以民居為念也王曰又曰時予

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下有缺文以多方末推之可見言謂

上文所言尔攸居止也○成王於多士篇終既以王曰三子冠之於首而以又曰二字更端於下以見告戒之辭拳拳於庶民有不之之意也蓋謂我時或有所告戒之言者豈好是誇多闕靡哉無非以尔民所居為念欲尔安居洛邑不可動搖以干王罰之誅也其所以申結上文尔居止之意為何如哉上曰宅尔邑繼尔居厥有幹有年此申結獨曰尔攸居者與舉中一句以該上下句也况人必安其居然後有幹有年蓋舉重而言之押考多士一書言與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係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尔土尔邑有恒產者有恒心無非以安民為計而非誘之以利也

無逸

無者對有之辭逸者對勤之辭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遠舉三宗近詳文祖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賦畝之艱難與夫閭里怨詛無不備載以為勸戒無逸二字實一篇之綱領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此大臣致數欲人君以抑畏為安居也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君子沒言有天下君子所猶處所無逸欲以勤存心○周公告成王先以嗚呼之數以起其听言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君子當以無逸為虞所凡勤靜食息以是為安宅酬酢云為以是為處所大政如是細行如是不啻魚之於水木之於土無須臾之或

雖可也若或作或輟則非所謂所矣此句乃一書之細領下文
不過反覆推明知逸與不知逸耳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此言能以勤居逸斯知民之所恃也。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種曰稼。斂曰穡。艱難勤苦也。乃者難
辭。適以君位言則者然後之辭。依指稼穡。蓋竭三時之力收
一歲之功。稼穡之事至艱難也。庶獄廢頃罔敢預知人君之位
本安逸也。然必先知稼穡之艱難。水耕火耘之勞苦。乃處此崇
高安逸之位。是能以勤居逸也。能以勤居逸則民之艱難。儉
知之。然後知農之依於田。猶魚之依於水。水之依於土。魚無水
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合二節觀之。君子所
其無違者。必本於先知稼穡之艱難。能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小人之依可知矣。觀中宗之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之奮
于外。憂暨小人。祖甲舊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文王即康功田
功。是皆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也。此為三宗文王之張本。故周
公首發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

昔之人無聞知

此言小民之子不知民事而縱欲。尤習俚語以誦上也。相小
人厥父母勤勞稼穡。相視也。小人猶細民。非儉邪。小人
父母小人之父母。勤勞勤力勞苦也。種五穀曰稼。斂曰穡。○周
公言我視彼閭里之小民。其父母服田力穡。而勤動於畝。畝之
中水耕火耘。而做載南畝之內。可謂勤勞於稼穡矣。厥子乃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厥子小民之子。逸逸樂也。○蓋
小民父母勤勞於稼穡。其子乃生於逸樂。養縱欲自恣。乃不

知稼穡之艱難。而以逸為逸也。不諱。諛。俚語曰諛諛矣
也。○其子乃習夫俚巷之鄙語。學乎市井之俗語。既又誕。女無
所不至。放辟邪侈。無所不為。未嘗以稼穡為念也。否則侮
父母曰。且日之人無聞知。否者不然之。穡侮慢也。昔之公猶
言古老之人。○苟或不為諛諛。則又訓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
無聞無知。徒自勞苦於稼穡。而不知所以自逸。農夫之子生於
飽暖。且不知艰难。况於王乎。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
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
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
舍公乎。厥父母勤勞稼穡。比后稷文武也。厥子不知稼穡。比成
王也。此為下文立王生則逸。張本。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七十有五年

此大臣歎息。叙前王無逸之實。與享國之效也。周公曰嗚呼
嗚呼。歎詞。周公欲引殷王中宗無逸之事。以告成王。故先以嗚
呼發歎。以起其听也。成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乃命自殷。中宗未成。雍己之弟。嚴則莊。重恭則謙
抑。寅則欽。肅則戒。慎。天命天理也。自慶自以天理檢律其身。
○周公言我聞昔日殷王中宗之為。名也。嚴而莊。重恭而謙。抑
而驕慢之心不生。寅則欽。肅則戒。慎。而怠慢之意不作。視听
言動。順帝之則。好惡用舍。慮天聰明。此敬之見於修己也。治
民祇懼。不敢荒寧。○祇。敬。慎。畏。也。○荒。安也。○寧。中
宗不惟修己。以敬其見於臨民也。兢兢之心。常存。敬畏之念。無
忽。一政一事。不敢有所怠荒也。一號一令。不敢有所懈惰也。其
敬之見於治民也。又如。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肆故也。○中宗大戊修己治民一於敬畧而有無逸之實。如此惟敬故壽惟無逸故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故其享國永年之效不惟有過於高宗五十九年而又多於祖甲三十三年焉。上既論無逸之理與以下復舉無逸致壽之君為之勸逸樂損壽者為之戒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

五十有九年

此言賢王有無逸之實故有享國歷年之效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暨暨小人高宗武丁小乙之至時謂當時舊勞於外謂管居民間爰於暨及也。小人猶言細民。○周公言我嘗聞昔在殷三高宗之為君也末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君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艰难備嘗知之也。位其即位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作起也即位即小乙君位乃或

書八

五十三

者聖賢之君居憂采必及皆不言今而不言是或一道也。處其作密指謂之梁陰古作闇即廬也。○高宗及起自民間而即居位乃或發父小乙君喪於棺廬之間三年之久而弗言也。其惟不言言乃雍雍和也。請發言和順當於理也。○高宗居憂雖恭默思道而不言及其發言也則和順當理而無發禁諫妄之失從容中道而有內思靜專之美則和之發於身也可知不敢荒寧寧嘉靖啟邦。○武丁於臨御之際以兢業存心不敢怠荒如此故措斯世於禮樂教化之中。陶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域則和之達於政也可見。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小大無時或怨者方民咸和也。○蓋林生摠聚之民雖有小大之不一也莫不怡然於春風和氣之中求其厥心道怨厥口詛祝者無有也則和之著於民可知。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享即下奉上之享。○惟高宗和氣充於身達於政著於民其無逸之實如此惟其無逸故必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故歷年之效雖不及中宗七十有五年之永而實享國五十有九年焉。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三十有三年

此言賢王有無逸之實故能有無逸之效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祖甲高宗子祖庚弟不義謂天倫所不當立也。○周公言我聞昔在殷王祖甲之為君也世倖傳次當立祖庚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過於民間後祖庚立祖甲故曰不義惟王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作起也。位君位爰於也。依指稼穡而言。○及祖庚崩祖甲繼立起自微賤而於小民稼穡艰难之事備嘗知之故曰爰知小人之依

書八

五十四

也能保惠于庶民保安惠愛也。○蓋天下之民至難保也。惟祖甲為君爰知小民之依則能保而安之使無一不得其所惠而愛之俾無一不遂其生不敢侮寡寡寡侮輕慢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鰥寡之人人所易忽也。祖甲為君能知小民之依則能引養引恬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祖甲不惟知民事又能養民生其無逸之實如此惟無逸故寡慾不至於伐性以傷生故祖甲享國歷年之永雖不及高宗五十有九年而實享國三十有三年焉。周公歷舉三宗至此特言爰知小人之依者蓋祖甲居三宗之末於此言之以見三宗皆能知小人之依是申結上章則知小人之依也可見。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遠

或三四年

此言後王耽樂不知民事之勞故繼繼愈甚享年愈促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時是也。指三宗後為君者立王謂建立為王者逸安樂也。商自三宗之後建立為王者皆生於深宮養於膏粱借荒暴淫洗樂酒無厭惟知逸豫是縱矣。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勞惟耽樂之從勞勞苦過樂之謂耽後就也。○惟後王生於深宮養於膏粱以逸為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民事之勞苦故代性喪生于觀于逸之是後。驕淫於侈于遊于田之是就所謂派連荒亡是已。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十年或三十四年。或者疑謂三宗之後又有祖丁之二十一年帝乙之三十七年。故加或之一字。○自三宗之後亦無或能有如三宗壽考是以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而無中宗高宗七十

卷八 五十五

五十有餘之壽。近者但有五六年或三四年。而無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之遠焉。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觀史記言祖庚享國七年。廩辛六年。太丁三年。樂可見矣。然人情莫不欲壽而怨天。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為言。上章舉三宗無逸能壽以開其所欲。此則舉後王縱欲損壽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嗚呼此大臣致更端之辭。言周之先生亦能有無逸之實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嗚呼更端之辭。亦承上三宗言。太古公曾父王季。季歷克自者其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謙抑畏。敬畏。○上舉商三宗與後王以為勸戒矣。此舉周先王之事。商與周異。代文不相屬。故周公又以嗚呼為更端之辭也。言不特殷王三宗為然。而我周先

王亦莫不皆然。是以人之縱肆急荒者多不能自抑也。惟我周大王王季。制忿怒。忘奢。侈。節用。真能自用其力。未嘗有一毫縱肆急荒之心。人之矜誇無忌憚者多不能敬謹也。惟我周大王王季。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實能敬畏。不忽末嘗有一毫矜誇無忌憚之為焉。周公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大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卑服即康功由功

此言聖人薄於自奉而厚於恤民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由功。文王武王之父。卑服猶所謂惡衣服也。即就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昔文王為西伯之時。居夫万民之上。素絲五紵。文絲非不美也。而所性有不存。嘗惡衣服而已。惟除殘

卷八 五十六

去暴發政。施行以就夫安民之功焉。羔裘如綉。輕暖非不足也。而所欲不在嘗自奉薄而已。惟制其田。果教之樹畜。以就夫養民之功焉。然文王自奉。惟曰卑服者。蓋舉一端。則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文王恤民。惟曰康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而有無逸之實。皆可見矣。

微采芣茶懷保小民

此言聖人和敬之風。德極其美。愛民之仁。無不周。微采芣茶。柔易失於暗弱。聖人之柔。謂之微者。有發揚之意。而非柔懦之柔。必從容有常。粹然懿行之可觀。所謂柔嘉維則。是已人之柔。多失於足。茶聖人之茶。謂之懿者。有蘊藏之意。而非足茶之茶。必以貴下賤。藹然和氣之可挹。所謂允恭克讓。是已懷保小

用威和萬民

民惠鮮解寔憂懷念保也。小民微賤之徒，惠則有仁愛之意，鮮則有生活之意。蓋文王於小民則衷懷惻惻，緣係保護使之各得其所，於鮮寡則賑窮賜之資，子思惠使之各有生意。所謂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已。自朝至于日中，日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朝早也，日中謂餉告暑日昃也，遑亦暇也，但遑在心暇在事，食飲食咸皆和保也。○自日至于日之中，食之時也，自中至于日之昧亦食之時也。一日之晷屢移，食之奉不暇，文王果何用其心哉？惟務發政施仁，使林生花聚皆歸於春風和氣之中，使老少貧勞各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勤苦如此，則無逸之實可見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此言聖人上不濫費，下無過取，故能有享國之效也。文王不

人書人

五十七

敢盤于遊田，不敢者有所畏，盤安也。遊即一遊一豫之遊。甲

即克狩畋獵之田。○遊豫以省風俗，由獵以習武備，國有常制不可無也。文王則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不敢恒于遊田以病其民，所謂流連棄亡無有也。以庶邦惟正之供，庶邦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正定，保奉也。○蓋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文王為西伯之時，庶邦出賦稅以給公上，貢方物以為國用，常貢正數之外，則一介不以取人，所謂暴征橫斂無有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受命言為諸侯，五十日中身，文王四十七，即位言中身，奉天教也。下奉上曰享。○文王崇素儉樸，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無逸之實也。文王無逸之實如此，故自四十七，即西伯之位，而享庶邦之奉，又五十載焉。通計得文王壽年九十七而終也。

周公曰嗚呼，維自今嗣王

以萬民惟正之供

此大臣致款以戒後王，欲其法前王，無繼欲過取也。周公曰嗚呼，維自今嗣王，則其無逸在于觀于遊于田。田謂王指成王則法也，其指文王，淫過也。觀，遠遊田四事也。○上文告以文王之無逸，此欲成王取法於文王，故以周公更其端以嗚呼致其款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如此，維自今以律嗣王當取法於文王焉。被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人君固不可無也。嗣王當法乎文王，無過於觀遠焉。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亦不可無也。嗣王當法乎文王，無過於遊田焉。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遠者，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者，舉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

于酒德哉

此言人君縱欲非得乎天，天下民法之必效乎商化。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佑，其無與母通。皇與通，通過樂謂之耽，攸所訓法若順也。○汝成王母自寬假曰今日觀遠遊田而耽樂，若未害事也，殊不知人君耽樂，下非民所法，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上非天所順，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矣。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故王受之迷亂。○于酒德哉，時人當時之人，不天則法，愆過也。○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善，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已。○人君耽樂於上，當時之人莫不大法其過逸之行，不則夫縱欲之為猶商紂。○酒，天下化之而崇飲也。紂王當戒之母，若殷王受之沈迷，于酒德也。哉是則始言今日耽樂，望於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繼言無若殷王，蓋要淫樂之終，使之不戒，必至此極也。故

周公前舉三宗文王欲其知所法此舉高紂欲其知所戒也愛至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民無或背請張為幻

此大臣歎息言古人相勸善於上斯民無為暴於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背訓告有保惠有教誨

我周公自謂聞訓之於古者相訓誨保惠教誨導訓也

○周公於上文欲成王法文王而戒商受此又舉古人相規諫之言以告之故以周公曰更端以致其歎言我聞古昔中宗高

宗祖甲及我周文王德業已風固不待有所告戒也故當時大

臣有若伊尹伊陟臣扈之輩聖賢其體傳誨之備猶且陳設納諫以訓誥之匡救輔翼以訓誨之不特此耳而又相與保養將

順於日用之間調護啓迪於動作之際又非特訓告於言語而已也以至一政一事之施則又規正成就使無所失又非特保

養而已也民無或背請張為幻或猶言萬一者相請誨張誨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之人臣相與勸善於上

如此是以視听思慮無所蔽塞好惡用舍存乎公道故林林之

民求其或相變名易實以眩觀驚世駭俗以惑眾者無有也所謂忠言交進則邪說莫行矣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否則厥口詛祝

此言人君不聽訓言則人臣有變更之失斯民無愛戴之心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

指上文人有位之人訓法也變亂紛更也正刑正法小大就先

王正刑言○上文言古人猶背訓告有保惠有教誨至此恐言

之諄諄听之藐藐故又言汝於此而不听信有位之人亦皆法

而則之不相與訓告保惠教誨於尔也始是則忠言不至於耳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至變亂先王之正法更政前代之成憲

以至法之無小無大莫不取而更改之也民否則厥心

違怨民無位之稱否者不然之辭承上文言違背怨恨也○

人君不能听訓豈但大臣不相與輔君變亂先王之法而已紮

斯民若不請張為幻則善怨於中而口不言含恨於已而心實

背則怨之積於中也可知否則厥口詛祝請神加殃謂之

詛以言告神謂之祝○天下之惡若不厥心違怨甚至口稱冤

於天請神加殃於上則怨之形於外也可見為人上而使民心

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乱存亡之機故周公懼

懼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 茲四人迪哲

此歎世伐雖有不同蹈其所知則無不同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中宗大戊也及者兼與之辭高宗武丁也祖甲高宗之子文

王周公父成王祖也迪蹈也哲智也孟子所謂知而弗去是已○上

文詳言三宗文王之事此總舉三宗文王能蹈其所知以為告

故又以周公曰更其梯以鳴呼致其歎言人主知小人之依而

或忿疾之者是知之未至信之未篤而無智之實也惟殷王中

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則不然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而又

能蹈其所知怨詈之言發於人誣毀之愆受於已觀中宗之治

民祇懼高宗之小大無怨祖甲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

文王即康功田功而惠鮮鯨鯢此四君者非能深知小人之依

者能之乎非能允蹈其知之謂乎故周公總以迪哲稱之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 不啻不敢含怒

此言先王聞謗反已而安受以見誠發於中而非偽怒也厥

或告之曰小人怨汝則皇自敬德小人謂細民怨恨也

詈罵言也汝指四君皇大也自敬德謂反已自修○商周先王

當時或有告之曰冬祁寒夏暑雨小民無衣無食怨汝詈汝矣

則及求諸已大自敬德惟恐在己之德有未至而不以人之

言為可怒也厥愆曰朕之愆愆過也指怨言言朕四君之

自謂○其小民怨詈謗毀則安而受之曰此是朕安養未至之

愆非小人無故而怨詈謗毀也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允若時者誠實如是非勉強也不啻謂不止如是含怒戴怨也

○四君聞怨言則安而受之豈勉強有所虛假哉乃誠心若果

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非止隱忍不敢

藏怒不芥而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譏張為幻 是業于厥身

此言不信臣言而信謗言則不能盡君道而君怨於身也此

厥不聽人乃或譏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之此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或者疑譏謗語張謬也更名易安

以眩觀者曰幻怨者仇恨於心詈者旁及於人汝指成王信聽

也○周公言三宗文王迪哲之事汝不聽信還怨等不自反以

敬德聞謗言不妄受以自怨人必倚乃心迂乃身乃或誑誣妄

言妄置虛實曰小民厥心遠怨厥口詛祝汝則聽而信之以為

實然也則若時不永念厥辟則者若然之辭時是永長辟

君也○人君聞謗即信若果則不惟無容人之量抑且無反已

之責荷以永念為君之道通哲小人之伎手不竟歸厥心

亂罰無罪無辜辜者廣綽大也亂無次也罰輕被重是舉

輕重而言○如是則器宇膺淺不能寬廣其心宵次狹隘不能

弘大其量信誑誣無實之言聽怨詈誣毀之語羅織疑似亂罰

平民以殺戮無罪之人也曰不寬綽厥心是不能如三宗文王

皇自敬德也曰亂罰無罪是不能如三宗文王任厥愆曰朕之

愆也怨有同是業于厥身怨恨也有同皆同也業聚也

身謂君身○天下之人被罰被殺雖有不同也怨恨之心則同

人君治怨治罪受禍不一也仇讐之類川○然此豈歸罪於持

刃者之殺人哉皆叢聚人君之一身耳是則人君信怨汝詈汝

之言是不知永念為君之道不寬綽厥心以下豈非不永念為

君之實乎周公以怨詈等事寬廣君心其伸舒民氣為邦本國

脉計豈淺淺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此大臣致咨嗟之辭欲人君並視夫已之所言也周公曰嗚

呼嗣王其監于茲嗣王成王也茲與也扣上文言○周公

於篇終又為更端之辭致嗚呼之數言嗣王為君豈待他求惟

監此上文一篇所言可也蓋無違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

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

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以見言有尽而意無窮蓋欲成

王深警於心聽其言不可忽也○大抵此篇繫所其無遠以為

之綱而分先知稼穡之艰难與不知艰难為之目商三宗先知

稼穡之艰难而有永年之效所以勸也後王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艰难而無享國之永所以戒也遠引古人恐不盡信允欲師

文王以為法懲商紂以為戒于以見古之君臣忠言交進邪說

美行今王若不聽信必致斯民心口交怨此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不惟無或忿矣而又能聽其所知為成王者當以是聽信於已無幸怨於身也

君與

君者尊之之稱與召公名成王留周公治洛化服殷民名公獨執政柄以風滿為恨欲避權位退若厥邑即周以寵利居成功意也周公作書以留之史錄為誓亦體也記者因篇首有君與二字故以名篇今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君與弗弔天降喪于殷其終出于不祥

此大臣呼同列即天命廢與之無常明今日吉凶未可必周公若曰君與君者尊之之稱與召公名○史臣將記周公留召公之言故先以周公若曰發之然後君以尊其與以稱其名

書八

本下三

者蓋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亦以見是書本周公作為留召公也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弗弔不恤也與大誥弗弔同義亡墜失也命謂天命我周公自謂○周公蓋謂天不憫恤有殷遂降喪亡之禍殷王既墜失天命矣使商之孫子侯服于周而我周受之殷士層層禡將于京而我周有之可見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也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不敢知不敢必知其常有基主業也永長孚信休養也○我周雖既受天命矣然皇天無親眷命用懋我不敢必知周之王業永信其如今日之休養而不失墜者乎若天業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若者設若之誨業輔忱誠也終即永之意不祥者休之反○上天既佑我周矣如天果輔我以誠耶我亦不敢必知思

之王業果不永孚于休而如殷之墜失也然天命凶吉雖曰我不敢必知天命吉凶之權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尔此與召詰不敢知曰有曆年未其延語脉畧同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在家不知

此大臣即彼我之自任言保安天民有係於大臣失墜先業唯逃乎同列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

命君謂召公已嘗時是也上我字謂召公下我字周公自謂

寧安也○周公歎息言汝君與前日已嘗曰輔佐人君以安天命是在我而已汝君與已嘗自任如此今乃何為告老而去耶

周公又言故我亦以兢業存心不敢苟安天命嘗以敬畏為事

不敢怠違上帝也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

惟人永長遠濼也念天威越我民謂念天命可畏小民難保也

書八

本下四

尤怨違者也人謂輔君大臣○周公言我不敢寧于上帝命者蓋以天命去留至無常也我則未嘗不遠念天命而有去留之意民心向背至難保也我亦未嘗不深思民心怨尤少有怠忽然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如此實惟在於得人輔佐人君上疑天命下結民心也天命民心有係於大臣如此汝豈可以求去乎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後嗣子孫指成王以下言克能恭敬也上謂天下謂民道絕也佚失墜也前人指文武光顯也在家謂退老私邑不知謂不能敬天敬民○天命民心實惟在人如此今召公豈可忘前日自任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子孫無人以輔助犬不能上敬天命下敬小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不能觀文王之狀尤揚武王之天烈汝召公可得退老在家而不知乎此決不可

以求去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際天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此言天命難得而確信所以易失者由人君未老於行以繼述祖德也天命不易夫難諶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武諶信也○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天命不易得也予之而或奪之福之而或禍之此天命不可信也親夫有夏天迪從子保命時既墜厥命有殷天迪裕保命時既墜厥命可見矣此泛言其理如此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其字泛指人君後嗣子孫墜失也經又歷練嗣繼也前人泛言之非指文武也恭德即上文弗克恭上下明德即上文還佚前人光○

然天命不易確信如此人君所以墜失之者蓋如夏桀商紂之為君不能久於經涉嗣守前人之恭德以敬天教民未克若於歷練繼紹前人之明德所以還佚前人光也今召公可不輔佐成王若於歷練繼紹文武恭德明德以保天命而求去乎此雖泛言實與上文弗克恭德過佚前人光相應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大臣輔君既自謙於前復自任於後在予今小子且非克有正予小子周公自謙之辭○周公名非克有正謂不能

盡正君之責亦自謙之辭○周公言在今我小子且畏而不敢去者非能責難陳善之敬輔君歸正之功也迪惟前人

先施于我冲子迪關導之也前公指文武光即二文明德施及冲子也施于冲子猶詩言施于孫子之意○周公既謙言於前又自任於後言今我几所以關導其君者非有他也亦惟以文武光大之德使益焜耀付于冲子俾嗣守大訓以觀文王

之耿光率循大卜以揚武王之大力正欲經歷以嗣前人之恭明德不至於還佚前人光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文王受命此言在天無可常之命在已有可常之理又曰天不可信又曰者更端之辭○周公於上文既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是泛言其理此又申言天命有常之道故以又曰二字更端是就周家受命言蓋謂上天予之而或奪之此予之命無常有不可信也福之而或禍之此福之命無家亦不可諶也以至不譽而反得譽求全而反致毀此皆天之不可信也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道謂在己方法寧王謂武王延長也庸庸釋捨也寧王言德文王言命互文見意○周公言天命無常固不可信矣在我則有可常之道我則迪惟前人

人光施于我冲子使成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以垂統於無窮則有以延長武王繼述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三分有二之天命也然疑固天命在人如此豈我一人所能戡哉召公所以不可去也

公曰君若我聞在昔時則有若其盤此言公歷叙有商大臣之功以勉同列臣休於前人也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時則有若若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伊尹名摯格至也包含備覆謂之天○周公呼召公之名言我聞在昔成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當時輔相之臣則有如伊尹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為無間故凡日月所照之處霜露所墜之地則包含備覆無不周遍所謂配天其澤是已在太甲時則有若

明德不至於還佚前人光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文王受命此言在天無可常之命在已有可常之理又曰天不可信又曰者更端之辭○周公於上文既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是泛言其理此又申言天命有常之道故以又曰二字更端是就周家受命言蓋謂上天予之而或奪之此予之命無常有不可信也福之而或禍之此福之命無家亦不可諶也以至不譽而反得譽求全而反致毀此皆天之不可信也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道謂在己方法寧王謂武王延長也庸庸釋捨也寧王言德文王言命互文見意○周公言天命無常固不可信矣在我則有可常之道我則迪惟前人

人光施于我冲子使成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以垂統於無窮則有以延長武王繼述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三分有二之天命也然疑固天命在人如此豈我一人所能戡哉召公所以不可去也

保衡。太甲成湯之孫太丁之子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
此人也。保安衛平也。○蓋嗣守成湯既受帝此太甲之為君
也。當此之時其輔相之臣以聖輔賢則有保衡伊尹焉。不曰伊
君而曰保衡者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言保衡王躬
而天下之事皆取乎也。然無指言者則治化不及成湯也可見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太戊中
宗也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同名格感通也。帝以主
宰言○嚴恭實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此太戊之為
君也太戊為君若可無賢臣輔矣。當時輔佐之臣有如伊陟臣
扈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凡視听言動好惡用舍舉皆不
違乎天也。所謂順帝之則是已。蓋格皇天者治化與天為一格
上帝者治化與天猶二也。其淺深可見矣。取成又王家。巫

氏威名也。又王家者功著於民之辭。○太戊之時其臣不特伊
陟臣扈而已。又有巫咸亦能保又王家而功著於民。戮力王室
而德被當時然巫咸止言又王家者感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
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故又別而言之。在祖乙時則有若
巫賢。祖乙太戊之孫河亶甲之子。巫賢巫咸之子。○太戊孫
祖乙之為君也。當時輔佐之臣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與之共
政而治天事為之輔相而食天祿也。不指言其事者意必又次
於巫咸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武丁高宗也。甘盤高
宗舊嘗從學者。○不敢荒寧嘉靖放邦此武丁之為君也。當時
輔相之臣則有受學之師曰甘盤與之論學而格心為之輔相
而治天事也。然亦不指言其事者意必輔相未久也。此周公叙
商六臣之列格天格帝雖有聖賢之分其意實主於勉召公匹

休於前公非以人物評也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此言群臣循輔相保治之功故君德配天有享國之永率惟
茲有陳保又有殷。率惟茲此也。指上文能及輔君之功
者陳列保安之治也。殷指上五君言。○殷之大臣有若伊尹伊
陟臣扈者焉。有若巫咸巫賢甘盤者焉。之六臣者循此陳力就
列之功以保安有殷。夫輔相佐佑之道以又夫王家也。故
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禮以德音陟升遐也。祀天指言
郊祀后稷以配天。多歷年所謂歷年六百。○殷賢聖之君有若
成湯太戊者焉。有若祖乙武丁者焉。之數君者終以德配天
得享天之祀而多歷年之次所也。商家享國之永本於有賢臣
之輔如此。召公今日豈可以求去乎。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此言人君得上天之眷故生多賢才人君得群賢之輔故取信
於天下。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純不雜也。佑助也。商謂商
家實虛實之實言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
已。○此承上文言商不特六臣能有輔君之功天亦惟於有商
佑命之也。純一而不雜。故商家賢才之感充滿於內外。衆多而
能實也。下文百姓王人小臣屏侯甸。即商實多意。百姓王人
罔不秉德明恤。百姓百官族姓。王人王臣秉德所以修
已明恤。所以憂國。○然商國之實果何見哉。故以在朝之臣言
之大而百官者姓有若常伯常任準人者。小而王臣之微有若
虎賁綴衣馭馬小尹者。無不秉持其德以篤恭有恭無一不明
致其憂以保后胥感此其在商者皆賢也。小臣屏侯甸

威奔走 小臣在外百司辱藩蔽也。侯甸侯服甸服之諸侯列
况威皆也。奔走服事也。○以在外之臣言之。小而有若都邑百
司之屬。大而有若侯甸諸侯之類。列皆奔走服役。以趨事竭忠
懃誠。以盡職。此其在內者皆賢也。然在內不言奔走。在外不言
秉德明恤。互文見義也。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茲指內
外之臣言。德指秉德明恤奔走言。稱舉又治辟君也。○惟內而
百官王人無不秉德明恤。外而小臣侯甸無不奔走服事。惟此
之故。悉皆舉大明德以輔其君。精白一心以敬應于上。其所以
用又厥辟也。為何如。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
是孚子。一人謂君也。事如征伐會同之類。蓋曰卜筮罔無
孚信也。○惟群臣及輔君之功。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德澤
洋溢于天下。號令昭著于四方。凡有命令。政教之施。征伐會同。

之舉。四方之民莫不信之。如著龜之如神明也。親夫東征西
怨而彰信兆民。南征北怨而天下悅服。則四方罔不是孚。為可
見矣。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

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大臣即有殷之與亡。勉同列。思念以獲治效也。公曰君奭
天壽平格。保又有殷。壽謂歷年之永。坦然無私之謂平
通徹三極之謂格。保安治也。○周公呼召公之名。言殷之多
歷年所者。非天私於商也。惟人之坦然無私。與天合德者。則壽
之通徹三極而無間者。則歷年焉。若伊尹而下六臣。能輔君格
于皇天。格于上帝。所以安治有殷。多歷年所也。此非由乎有平
格之臣。以輔其君乎。有殷嗣天威。威有殷。約也。嗣繼滅
亡。威禍也。○至於殷紂嗣天位而為天子。乃驟懼滅亡之威。墜

失有商之緒。天曾不私壽之者。蓋無平格之臣。輔相以格于天
故。爾今汝永念。則有固命。汝指召公永長也。固命謂不變
之命。○有殷之保。亦由乎有平格之臣。紂之滅亡。由乎無平格
之臣。汝召公當勉為周家。又遠之念。以圖其治。及其平格之實
以輔其君。則有周天命。愈又愈。昌愈遠。愈隆。庶乎如有殷多歷
年所也。厥亂明我新造邦。亂治也。明顯者也。新造邦。對有
殷言。則周為新成國。○汝召公勉為周家。又遠之念。則治效赫
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苟或求去。則無平格
之人。保又有周而嗣王亦恐懼於滅亡之威。安有治效之赫然
者哉。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

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大臣呼同列之名。言上天喪殷。不有天下。勉聖君修德。以看
天下。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在昔猶言昔日。割斷也。○
周公呼召公之名。言在昔天降喪于殷。有殷嗣天威。感是上帝
降割。厥命斷。截使不有天下也。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
命于厥躬。申重勸勉。集正也。○蓋上天降割。厥命之時。申
勸武王之德。以有天下。使之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
之。所以申勸寧王之德者。正以使其尊為天子。尺地莫非其有。富
有四海。一民莫非其臣也。今以下章文王言命武王言。祿觀之
此。獨言武王不及文王者。意必有缺文。
有若南宮括
此言聖人與王業亦惟賴群臣之輔也。惟文王尚克修和
我有夏。尚庶幾也。修以治言。和以教言。有夏即三分有二之
諸夏。○蓋虞尚質。成近漢。從化大邦。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文王

能修我有夏也可知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
文王能和我有夏也可見視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威
和乃民是已亦惟有若纘叔有若閑夫有若散宜生
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有若者言當時有如此人也
纘叔文王之弟閑散太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俱文王之
臣○言文王所以修和有夏者豈文王之所自能哉亦惟有纘
叔閑夫散宜生之徒疏附先後以蹈迪夫舜教太顛南宮括之
輩奔走臣服以迪知夫天威文王之聖猶有賴於五臣之輔况
成王之時惟我二人而已豈可以求去為哉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舜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

此言聖人無群臣以輔常教則聖德無以被於斯民又曰無
能往來茲迪舜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又曰

更端以反前意無能言無群臣之輔往來奔走也茲此迪道
常茂無也德降愛民之德降下也國人謂有夏之民○周公前
既言文王之與本於五臣此反前意而以又曰為更端之詞言
文王若無纘叔閑夫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之徒往來於此導迪
舜訓奔走前後啓迪君心吾知文王德澤必壅塞不達矣何以
能下及於斯民哉上文是正言之見致治必本乎賢臣也此節
是反言之見輔治不可無賢臣也輔君致治必本乎賢臣如此
召公其可以求去為哉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惟時受有殷命

此言天眷厚而賢才有以輔其君故君德著而天命有以歸於
已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亦惟者繼前之辭言文王
亦如殷為天純佑命也秉德指臣言迪知者真知而非苟知也

天威上天禍淫罰惡之威○周公於上文既反言文王若無此
五臣為迪舜教則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上天眷顧
文王至誠而一純一而不雜故生此秉德之臣踵履至到而
實知天威之可畏真知灼見而迪知帝命之威嚴亦猶上章天
惟純佑命至用又厥辟之意此但曰純佑不曰命者是時文王
未受命為天子故也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
帝時是也指秉德天威言昭明迪啓見著也冒謂覆於下聞
謂升於天○惟是五臣輔君秉德迪知天威如此故能昭文至
之德旁燭無方以言昭著於上則若日月之照臨以言覆冒於
下則顯著於西土故至治之極聲者聲聞昭升于天而對越上
帝也惟時受有殷命哉時指迪見冒聞上帝言受有殷
命所謂簡舜殷命亦不多方也○惟文王之德無所不格故

膺天命以撫方夏不止三分有二矣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不止
岐豐百里矣其所以受此殷命以有天下也為何如然文王之
得天下猶不可無五臣之助况成王乎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王單稱德

此言群臣不惟輔君廣其德威而又佐君廣其德教武王惟
茲四人尚迪有祿四人指閑夫散宜生太顛南宮括也
也祿謂富有四海○武王之時纘叔先死有閑夫散宜生太顛
南宮括惟此四人度幾迪有天祿而天地莫非其富有四海
一民莫非其臣不言純佑者象上文也後暨武王誕將天
威威劉厥敵後其後暨及謀大將奉也天威天討威皆劉
殺也厥敵指商紂○四人不特輔武王以有天下其後乃與武
王率將天威東征西討而盡殺其敵南征北伐而取復凶殘也

武成言承上帝以遺亂略是已惟茲四人昭武王惟賢
不單稱德昭顯明之冒徧覆之不夫單也林德謂頌德
○四人不惟以武功定亂於先又以文德綏寧於後親上率下
昭明武王之德覆於海陽疏附先後篤叙正父之道不顯於
四方重譯來王意中國有聖人者万口而一辭四夷咸賓窮天
子作民父母者万姓而一心吁聖人武功之成固由於四人声
教之訖亦由此四人也

今在子小子且若游大川

矧曰其有能格

此大臣托喻勉同列以共治言勿君在位當同心以輔助老臣
退休無靈物以致祥今在子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
暨汝奠其濟小子且周公自謂舟行水曰游大川即巨川
暨表也奠名公名濟也○周公於上文言文王武王之恭如

書八

七一三

此之大今我小子早承文武之後俱不克濟若游大川而得知
津滙守文武之緒恐不克終若濟巨川而莫知所止然此豈我
一人所能哉於予往與汝召公共濟渡成王可也小子同未
在位謬無我責小子指成王同未即位猶言如未為君
誕大也無我責周公言不可倚仗於我也○今成王雖已即位
為君尚在幼冲與未即位同王業之難我二人當共濟渡天無
專責我一人可也收罔最不及收藏罔無竭勉也○成王尚
幼非告者之時也召公豈可收斂退藏而不同心同德戮力王
室以輔成王之所不逮乎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鳳不
鳴矧曰其有能格者老成之人降下也我周公自謂鳳矣
鳥鳴鳳召則致祥矧况也格感通也○召公若收斂退藏則
召成之德不下及於民而無和氣感召之應我恐在郊之鳳翔

于千仞將不復得聞其雖雖皆之聲矣况敢言進此而有如
古人格天格帝者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
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尔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我不以後人迷

此大臣致數欲同列監視其所陳即前聖得天下之不易勉同
列盡己心以輔君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肆大監視
茲此也指上文所言○周公於上文既歷言文王受天命武王
有天下矣恐召公所聽之藐藐至此又更端數息以起其聽益欲
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不可忽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
大艱難我者親之之辭指文武言休養也亦反上文意艱難
不易也○蓋文王受命命武王尚迪有禔我周受之固有無
旁之美矣然積累難造自諸侯升之為天子由百里至於有石

書八

七一四

邦蓋亦瓊確之大汝召公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
乃數我我不以後人迷君若與謀格寬也後人指成王
○召公及及求去是迫切已甚矣今我告君與謀所以寬格之
道勿狹隘求去退休田野我不欲後人成王迷惑而失道遠使
前人光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

丕承無疆之極

此言大臣位高而責重必法祖德可以保無窮之憂也公曰前
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謂武王敷布也乃
心召公之心悉詳細也民極謂君三公之位○昔武王臨終之
時周召二公同受顧命以輔成王披肝露膽凡心腹之言無不
盡告於汝命之以居三公之位以作汝民極者正以天下之太
非大臣為之具雖刑無所取法乃民之衆非大臣為之儀刑則

無所規效武王以是親賜望汝召公也。曰汝明勗偶王在
會乘茲大命。曰以下即武王命召公之言。勗偶配也。
謂成王。望信乘載也。大命天命。○武王命汝作民極。且曰。汝召
公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如耕之有偶。如車之有馭。不倚重於
一人。以乘載此天命。使不失墜也。惟文王德未承無疆之
性。至大也。下載上曰。乘無疆無窮。惟憂也。○然輔君以乘天命
豈在他求。思昔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本於文王克明德也。我則
思念祖考。舊德以丕承無窮之憂。可也。然下輔人君。上承天命。
遠追祖德。傳至無窮。豈非前人敷乃心之命。武王之言如此。
汝豈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之保奭
肆念我天威

此大臣告同列以已誠欲其敬以前日之畏為今日之畏也。公
曰君告汝朕之保奭。汝指召公。朕謂公自謂也。說也。保大
保奭召公名。○周公將以天威可畏。告召公。故先以君事稱之。
言我之誠人所不知也。今我告汝。以我心之誠。遠時其官曰。保
稱其名曰奭焉。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吝。肆
念我天威。敬畏也。不敢忽之辭。監視喪亡也。大吝大亂。肆亦
大也。天威亦即大言。○周公言我於上文。言天降喪于殷。有殷
嗣天威。威則殷之喪亡。大亂可知矣。今汝召公能敬以我之所
言。監視夫有殷前日喪亡。大亂之事。大念我周家今日天威之
可畏也。蓋天命無常。殷既厥命。我周受之。苟不輔若。修德以凝
天命。則天威亦將移於我周矣。豈不大為可畏乎。大臣與同
體。天命天威。皆以我自負。不敢以為非己之責也。
予不允惟若茲詰
在讓後人于丕時

此言大臣責任無他。此之既。既同列之善。有求去之意。復勉
同列。不取非求去之時。予不允惟若茲詰。予惟曰。我
我二人。允信。襄成也。二人周公召公也。○周公言我不信於
人。而若此。告誡乎。我惟曰。周之王業。文王造之。既資五人。以修
和有。夏矣。武王續之。復資四人。以尚迪。有祿焉。今成王之非
我與。汝召公執能。我執是。王業之成。在我與汝二人也。汝有
合我言曰。在時二人。汝指召公。合謂言之同時是也。○周
公謂我言。王業之成。惟我與汝二人。汝聞我言。有契於心。曰。至
業之成。實在我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天休。謂
爵祿之成。戰位之高。滋益。時是也。戰與堪。同勝也。○汝但曰。天
休。滋至。而福極。來臻。爵位之摩。而寵利日益。恐我二人。不能堪
勝。以保之。故以君寵。思危。成功。知退。為念也。即前所謂臣聞以

寵利。居成功之意。此周公述召公以盈滿為懼之意。如此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克。敬德。所以修已。明俊。民所以為賢。○
汝若以盈滿為懼。若益加敬。畏以保天休。滋至于永。遠乎。故
必嚴恭。實畏。益敬。厥德。使已所得於天。無一之不。謹。明。揚。俊。民
布列。厥位。俾天所生之賢。無一而不用。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
滋至之天休。毋使。備。備。欲去。為也。在讓後人于丕時。讓推
遜也。後人後賢。丕時。成大之時。謂賢智。登庸。四方。迪。亂也。○蓋
大臣之善。固在乎有推讓之德。尤在乎有賢才之可讓也。汝敏
德之功。愈至。用賢之心。愈廣。則賢智。登庸。四方。迪。亂。斯時也。推
賢。讓。能。超。然。肥。遯。誰。復。汝。兼。舉。能。其。官。翻。然。求。去。誰。復。汝。番。今
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篤恭時二人
罔不率俾

此大臣同心協力以輔君必叙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嗚呼

篤業時二人篤厚業輔時是也二人周召也○周公致歡

息之辭言昔為文王之輔者五人為武王之輔者四人今日

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篤輔成王者惟我與汝二人而已我

克至于今日休我周公自謂式用克能也今日指成王時

休美也○我二人篤於君如此由是使紀綱振舉治教為之

休明禮樂昭融風俗為之丕變觀當時洛邑既定頑民既遷有

卷河鳳凰之歌有既醉之雅則謂之至于今日休可見矣

我成文王功于未忘咸成二人共成也不怠克勤不倦

也○然今日之休不可忘前人之功所當終况今淮夷未滅西

奄未滅東夷未滅慎八未來是文王之功未成也今我與汝

召公同心同德共成文王之功克勤無怠焉不冒海隅出

日出不率俾丕大冒後也海隅海角出日日出之地率違

俾從也○蓋極而海隅地之偏僻者也我則大覆冒斯民使無

一人之不遵化東而日出地之至遠者也我則用丕冒赫德俾無

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上文所謂弗永遠念天威避我民

罔尤違是已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

此言大臣知民德不可以無終休斯語不可以有忽公曰嗚

呼君惟乃知民德君者尊之之稱乃汝也指召公與德

民之嚮順○周公於上章既言天命民心矣此又專言民德者

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又歎息更端以告之言君之在周為國

元老踐歷諳練履歷斯民向順無不周知也亦罔不

厥初惟其終亦又也承上之辭初指前日惟思也○蓋惟

乃知民德式克至于今日休亦罔不能厥初矣然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必思所以善其終使周之王業丕承于無疆可也祇

若茲往敬用治祇若茲者欲敬順此語往者遣使之辭

欲其不可忽○蓋我言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欲思其終

者我之語汝也汝當敬順此語往就太保之職不可忽設休所

言以為治可也○大抵君與一書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

往敬用治

詳也

蔡仲之命

蔡國名其地在河南上蔡縣仲其字名胡蔡叔子周公姪

也蔡仲有克庸抵德之賢周公舉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

詳也

之

本也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成王復封之蔡而作此誥何以分封之國也今文無舌文有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大臣總百官有流言之惑惟隨罪輕重以致罰因人敬德以請封也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冢大宰治也冢宰猶唐虞之百揆正百官蓋正治官也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之位凡百官異職則管攝使歸于一內外異統則總領使听於已所以督正治官也群叔流言群叔管霍蔡也謂之叔者三人皆成王叔父流言無根之言如小之派也蓋管叔霍叔蔡叔乃周公之兄兄監國於外弟輔國於內主少國疑又商冢兄死弟立者多於是乘高人之不靖遂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欲危懼成王而推動周公也乃致辟管叔於商致辟

書百八

卷八十九

云者誅戮之也管國名在滎陽京東北管叔名鮮周公兄也商謂武庚之國○管叔比蔡叔霍叔罪至重也周公東征以討之乃誅戮管叔鮮於商郊武庚之國者蓋管叔監殷在商故就其地而殺之也囚蔡叔于郭○以車七乘囚之云者制其出入也蔡國名在今汝南上蔡縣蔡叔名度周公之弟郭鄰中國外地名以與也乘車數也○蔡叔之罪輕於管叔則囚於中國外郭鄰之地使不得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蓋古者八百家出車一乘七乘猶有五百六百家之車以隨從之矣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降謂以諸侯降為庶人霍國名在河東霍邑縣霍叔名處亦周公弟霍錄用也○霍叔之罪又輕於蔡叔則削其爵土降為庶人與民無異三年而不錫用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然三叔流言則同而受刑則異

者蓋謀叛有首有從豈非因其罪之大小而為刑之輕重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蔡仲蔡叔之子名胡仲乃其字也克能庸常祇敬也卿士周公食邑內卿士○蓋人能敬德者固難能常於敬德者尤難蔡叔之子蔡仲能常敬其德而不怠故周公命之於王以為己之卿士叔卒乃命諸王

邦之蔡叔卒蔡叔沒也王邦國內地○蔡叔既卒周公因其子蔡仲之賢乃命諸成王復封之蔡以繼其後使奉其祀所以不絕叔于蔡也呼三叔有罪則誅之乃天討所當加仲賢則封之乃天命所當復也史氏得記蔡仲之命故先叙此於首云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政行往即乃封敬哉

此大臣能遵道自身不惟封以爵土而又致其戒勉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政行克慎厥猷小子尊命單之諫

胡蔡仲名爾指蔡仲率德言能循乃祖文王之德政行言能政父蔡叔之行克能慎謹敬道也○周公傳成王之命呼小子胡若曰克慎明德徽柔懿恭此乃祖文王之德也惟爾蔡仲能而循之夫遠王命不忠不孝此乃父蔡叔之行也惟爾蔡仲能更而改之然於祖德則率而循之父惡則從而改之豈非能謹其道乎肆予命爾侯于東土肆故也子成王自謂爾指蔡仲侯謂為諸侯蔡在洛之東故曰東土○蓋德者得國之本爾蔡仲克庸祇德以此故我命爾以諸侯之爵封於東土之國也往即乃封敬哉往遣使之國之辭即就也乃封即侯于東土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蓋德固為受封之本而敬又為保國之要今爾往就所封之國必朝夕戒謹不可失此率德政行之心終始惟一常存此克勤無怠之念然後可以保其

德政行之心終始惟一常存此克勤無怠之念然後可以保其

德政行之心終始惟一常存此克勤無怠之念然後可以保其

德政行之心終始惟一常存此克勤無怠之念然後可以保其

德政行之心終始惟一常存此克勤無怠之念然後可以保其

德政行之心終始惟一常存此克勤無怠之念然後可以保其

德政行之心終始惟一常存此克勤無怠之念然後可以保其

德政行之心終始惟一常存此克勤無怠之念然後可以保其

德政行之心終始惟一常存此克勤無怠之念然後可以保其

德政行之心終始惟一常存此克勤無怠之念然後可以保其

臣於無勞也

爾尚蓋前人之德惟忠惟孝 無若尔祖之遺王命

此言諸侯率德政行有其道亦必詳言其實也尔尚蓋前人之德惟忠惟孝尔指蔡仲尚庶幾也蓋掩也前人指蔡叔愷也○三叔流言乃以疑蔡是不忠也欲傾覆社稷是不

孝也尔蔡仲庶幾蓋前人之不忠不孝之德惟忠惟孝可也曰

蓋前人之德是總稱之曰惟忠惟孝是蓋愷之實也尔乃遺

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哲憲乃後尔指蔡仲連進也連

足跡自身由蔡仲始其勤勞也無怠不倦也棄流憲法也乃

後後裔○盖子孫訓其成式惟尔為諸侯者有所因也群叔流

言尔忠不孝仲無所因矣則凡所以蓋前人之德特立為善豈

不自尔蔡仲之身始乎尔必夙夜匪懈始終無間使子孫訓其

成式惟尔可也曰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豈非遺迹自身之實

乎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率循也文王蔡叔父蔡仲相善常

訓法也○然汝克勤以垂法又不可以他求一言一行惟乃祖

文王之是法一政一事惟乃祖文王之德是行可也此即率德

之實無若尔考之遺王命尔考蔡仲父遺王命即所謂

以殷叛○叔道王命是不忠也尔無若蔡叔之不忠以遺王命

乃以殷人叛可也此即政行之實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尔其戒哉

此言天民無可必而有可必之理善惡有不同而理乱以類應諸侯所當謹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無親無私厚也德者人所同得之理輔保佑之也○蓋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皇天無親也天雖無親人能於視听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舍

不遠乎天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而輔佑於我矣民心無

惟惠之懷無常無定惠愛也懷歸服也○順之則服逆之則

去此民心無常也民雖無常人能發政施仁使無一不得其所

布德施惠俾無一不遂其生則心悅誠服戴歸往而懷服於

我矣此告以天命民心之無常欲蔡仲及其敬天愛民之道也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善者德之總稱不同言非一端同

歸者合而一也治即天親民性○蓋欲崇天道仁愛斯民皆為

善之謂也然一則備善德以格天一則施吾惠以懷民是所為

之善有不同也由是上而皇天以之而親下而小民以之而懷

豈非同歸於治乎○惡不同同歸于乱惡者善之反乱

者治之反○蓋上不欽崇天道不仁愛斯民皆為惡之謂也

然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是所為之惡有不同也將見皇天無親

而天命去小民唯保而人心惟豈非同歸于乱乎此欲蔡仲知

善惡感應之機也尔其戒哉尔指蔡仲戒謹審也○蓋善固

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能行其善則天親民懷而歸於治矣

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苟為夫惡則民怨天怒而歸於乱

矣尔蔡仲可不戒謹於此以審其幾焉此與伊尹申告太甲之

言相表裏而有淺深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聞也

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言謹始慮終者為可久謹始怠終者為難久慎厥初惟

厥終終以不困慎厥初謂謹其始惟厥終謂思謹其終困窮

也○尔蔡仲今日率德政行固可謂謹其初矣然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尤當克勤無怠垂憲乃後思所以圖其終焉尔能始終

俱謹先後一致如此則德業由是可久而可大爵土由是愈遠

而愈昌所謂世世享德與國成休者在是矣豈非終以不用乎
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者困之極○首徒慎之於
一時而不思圖之於悠久慎之於今日而不思慎之於後日
見用殄厥世其世世享德無有也賢士唯保其與國成休
無有也所謂不善則失之天祿永終者在是矣豈非終以困窮
乎慎厥初一句當貫不惟厥終說謂慎厥初矣文思厥終則終
以不困苟慎厥初不思厥終則終以困窮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此大臣畫一以告諸侯見侯所當盡者不一而足也懋乃
攸績懋勉乃沒攸所績功也○蓋尔侯于東主往即乃封事
功所當立也汝必克勤無怠修其典札慎始慎終明乃服命于
以遵迹自身于以垂憲乃後豈非勉汝所立之功乎睦乃四

鄰睦者親而和之也四鄰異姓諸侯○尔侯於東主往即乃封
鄰國所當親也汝必以大字小以小事大治乱持危事往薄來
豈非親汝四鄰之國乎以蕃王室以用也承上二句言蕃
也王室主家○然已功既勉則本國無不治鄰國既睦則外侮
為無憂由是以之于蕃于宣於夫夾輔之忠之屏之之翰竭夫
介助之力則上而人君之國無不蕃衛矣以和兄弟以用也
亦承上二句言和亦睦也兄弟同姓諸侯○然汝功既勉四鄰
既睦故以之正倫理篤恩義尚夫往來同其好惡則親而同姓
之國無不備和矣康濟小民康安也濟賜給之謂○心王
建侯樹屏正欲康濟小民也汝必綏懷保護資予賜給使暑雨
和寒無凍餒之虞出入息有鼓腹之樂可也此五者雖侯職
所當盡其亦當時所不能者蓋叔遠王命是不能立功也以武

庚辰是不能睦四鄰也欲傾覆社稷是不能蕃王室也流言動
搖周公是不能和兄弟也塗炭生民是不能康濟小民也故此
書一告之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則予一人汝嘉

此言諸侯能循中道而不奪於在己在人之偏則為人臣褒美
也率自中率循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蓋中者人心之
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人人莫不有是中但作聰明側言
以至於不中者有矣尔蔡仲往即乃封一動一靜循是中而不
遠一政一事由是中而外求其一毫過與不及之差無有可
也此句為一章之綱領下文即率自中之實無作聰明亂
舊章作為也作聰明則非天之聰明矣乱紊也舊章先王成
法○蓋先王舊章皆大中至正之道乃中之理所寓也新進喜

事者多乱之尔母以一己之私智作為聰明非古是今以素乱
先王之舊章此戒其本於己者然也詳乃視聽罔以側言
改厥度詩審也視聽耳目之接側言一偏之言改更也度者
吾身法度○吾身法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乃中之理所存也
視聽不審則偏言易入尔母以人之偏言不致審察遂听而信
之以更改吾身之法度此戒其徇於人者然也則予一人汝
嘉予一人成王自謂嘉義也○仲能戒是內不変於己之私
智外不変於人之私言則中道立而侯職尽矣則我一人不汝
瑕殄而使之永膺多福與國成休豈非予一人汝嘉乎周公慮
仲懲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及以生事為奇故戒之如此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此賢王呼諸侯之名既遣之以就國必戒之以敬誥王曰嗚

呼小子胡。胡蔡仲名。成王於誥命將終致數息之辭。呼來

仲之名。所以重其事。以起其听也。汝往執無荒棄朕命。

汝指蔡仲。往執者。飭遣就國之辭。荒靡棄背也。朕命上文一篇

誥命。蓋蔡叔不忠。不孝。望仲來德。改行。歸于治。而不歸于亂。

慎其始。而又思其終。以至五者。侯職之當。忍母亂。舊章。毋改度。

法。無非朕命也。今尔往。即乃封侯于東土。不可荒棄我命。汝所

言也。苟或荒或棄我言。則是若尔考之遠王命矣。故誥命之終

又戒之以此。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八

書八

五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九

多方

多方者。以見辨難非止一方一人也。是時成王即政。奄與

淮夷。又叛。成王。威。奄。歸。作。此。篇。以。誥。洛。邑。殷。民。也。按。書。誓

言。祖。茲。淮。夷。棄。我。並。與。變。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

夷。四方。客。或。有。之。故。成。王。徧。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

皆有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此記賢王以時滅叛國而歸至鎬京也。惟五月丁亥五月

成王即政之明年五月丁亥五月二十日。洛誥言戊辰王在

新邑。是成王即政之年也。此是成王即政之明年五月二十日

亥日也。豈非記其滅奄歸之月日乎。王來自奄至于宗

周。王。成。王。奄。東。方。之。國。宗。周。蓋。指。鎬。京。○。昔。奄。與。三。監。叛。周。公

東。征。以。討。之。至。是。奄。與。淮。夷。又。叛。成。王。征。滅。之。遷。其。君。

自。奄。而。來。至。于。鎬。京。以。大。告。四。國。及。多。方。也。豈。非。記。其。作。誥。之

由。乎。然。鎬。京。謂。之。宗。周。者。以。其。為。天。下。之。所。宗。也。此。史。氏。之。辭

周公曰王若曰。告尔四國多方。尔罔不知。

此大臣傳王命。總呼所告之人。必示以有過之恩也。周公曰

王若曰。告尔四國多方。惟尔殷侯尹氏。先言周公

復言王若曰。若史氏辨例於此。別嫌明微。以見大誥諸篇。凡稱

王曰。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敵弁語。辭。猶。虞。書。各。嗟。之。例。四

國。皆。受。霍。廢。也。多。方。與。天。下。言。殷。侯。尹。氏。殷。之。諸。侯。正。民。者。○

周公傳成王之命。而致嗟。之。辭。言。尔。四。國。之。民。今。雖。大。破。群

疑。深。絕。亂。根。我。今。日。尤。宜。告。諭。尔。管。蔡。霍。廢。四。國。之。民。及。天。下

多方之民也請之殷侯尹氏者蓋斯語雖以曉天下實至於殷民而作故又提撥之**我惟大降尔命尔罔不知**我成王自謂降猶法言降等云尔指四國罔不知欲其知也○尔四國叛民反側挫動逆屢不競罪皆應死也我不忍以誅戮天降宥尔四國民命但迁于洛邑而已尔四國叛民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言商奄大起妄干之私不遠謀敬念以保先人之祭祀也**洪惟圖天之命**洪大圖謀也○成王言尔商奄迪屢不靜自作不典是大起私意以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也殊不知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一量商所以夫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可見**弗永寅念于祀**永長寅敬念息也祀謂祭祀○尔但知圖謀天命自底滅亡弗肯遠思敬念誅伐迂徒無以保其宗廟之祭祀也商奄苟知祭祀以奉其先必不至**洪惟圖天之命**矣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乃尔攸聞

此言上天微惧于桀者以其不能憂民順天衆所共聞也**惟帝降格于夏**降格與多士降格同夏夏桀○成王言桀鑒不遠在彼夏王夏桀無道上帝不忍遽亡於是降格宥異以謹告之蓋欲夏桀知惧而改過也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是已**有夏誕厥逸**不肖感言于民誕大逸豫感憂也○夏桀不以上天謹告微惧為善人肆遠豫縱欲自恣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之實乎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乃指夏桀淫亂昏迷也

終日勸也勸勉通啓也尔指四國多方○蓋天之於君非甚無道未嘗不扶持保護也必於視听動息之間作止語默之際有以啓迪開導斯人桀乃大肆淫泆不能一日少勉上帝啓迪之道天理或幾乎息矣况望惠迪而不遠乎此有夏不能憂民順天以失天下乃尔四國多方之所共聞也成王言此蓋欲多方因桀而知紂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闕于民之麗

此言桀不能順天以愛民由始於近而及於遠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闕于民之麗**圖帝命即矯誣上帝克能開導也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夏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而不能開民衣食之源天既衆布命於下而不能教民樹畜之方凡民依恃以生者皆皆抑塞遏絕之是不能

薄稅歛也可知乃大降罰崇亂有夏降下罰罪也崇增大之○桀不惟不能開民衣食之源且作威殺戮增亂有夏之國崇尚刑辟毒痛四海之民是不能省刑罰也可見

甲于内乱不克承于旅因甲始也内乱寵末喜也末善旅衆也○桀不能薄稅歛省刑罰以安養斯民者亦其所因蓋始於内寵末喜以盡其心敗其家然後源委於民所以不能善承其衆也**罔不惟進之恭**法舒于民罔無不至大恭敬洪大舒寬也○所以不能大進恭德之今薄稅歛以寬裕其民廣延篤敬之士者刑罰以善承其旅也與下文惟夏之恭多士天不克明保享于民相應亦惟有夏之民叨慎日

欽則割夏邑切貪慎念也日欽謂導而用之割割謂割版而害之○敬民之士乃所不用其所任用者亦惟於夏邑之中

貪叨橫斂之士忿憤不恭之人則日尊崇而任使之用以改善夏邑之民也此與上句罔不惟進之恭決舒於民相反下文乃胥惟虐于民相應此言禁不能順天以養民始于家終而措之國與天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此言天為民求君必善聖人以愛華夏正也天惟時求民主時是也承上文言求善顯也○禁不克開民之慧乃大降顯崇乱有夏是不能為民主也然民不可無主天惟是為民以未主焉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降下顯明休美也刑者伐其國殄者絕其緒○湯有一德克享天心天乃大動以威爾厥顯天降以顯明休美之命使克以尔多方簡伐夏作民主也謂之顯者明之至使之用葵履師也謂之休

者美之至使之式教用休也于以愛華夏正于以伐夏教民豈非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乎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尔多方之義民大不克開

此言天不眷顧由禁不能用賢以享國任不賢以害民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尔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直于界邊純大也義民之賢者克能承久也多直處崇高貴言○然天不眷佑於禁非惟使之喪其身又必使之亡其國是天所不與禁者大也然天所不與者亦由夏禁不能用尔多方義民之賢者故不能永久享國以至于喪亡如魯米而歸載泉而濁是可哀也惟夏之禁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恭請教而用之德專請不能保民享上○禁於義民既不能用其所敬用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同惡相濟所以大不能明

保其民以享於上也與上文叨斂百斂相應乃胥惟虐于民胥相虐言也○惟其用此不義之民同惡相濟所以胥相

為大不克開百為凡百所惡不克開即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政暴民窮無所措手故民凡百所為無一能遂欲耕害其耕欲買其買所以大不能開民衣食之源而速亡也

乃惟成湯克以尔多方簡

此言前王得民為君謹其仁以為法後王繼世為君守其仁以簡勸乃惟成湯克以尔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克簡簡擇也○上既言禁之失天下此又言湯之得天下蓋謂當上天眷求民主之日尔多方罔堪顧之乃惟成湯能以尔多方

簡擇而取之愛華夏正以為君也慎厥厥乃勸厥民

刑用勸慎謹厥後也兼上文麗字言但此麗字就君上說上麗字就民上說勸勉刑法也乃湯上之勸下用勸下之自勸○

蓋民之婦湯豈無其故哉亦惟依於仁而已湯則昧奕丕顯日新又新深謹於仁如此正欲率天下以仁也由是在商邑用傷于厥邑是商邑之民皆儀刑於湯而自勸也在四方用丕式兜德是四方之民效法乎湯而自勉也以至于帝之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至于者其間聖賢之君六七作不可枚舉但言至于以包之帝乙太丁之子紂之父也明德仁之本慎罰仁之政亦克用勸兼上下言○上自成湯下至帝乙聖賢之君雖不同也皆知恐懼修省以明其德哀矜憫恤以慎其罰明其德則民愛慕之亦皆入於德與其罰則民畏服之而不入於

刑所以亦能勸勉其民而民用勸勉也。要囚於戮多罪亦克用勸。要囚於戮也。要囚於戮之事。兼於戮開釋言。發絕戮殺也。多罪罰之重者。亦克用勸。兼上下言。○蓋要囚亦慎罰之事。兼於戮開釋言也。以要囚中多罪者言之。多罪而或宥之。是長惡於民。為不仁矣。今則矜之。戮之罰一人而千萬人。恨天下之人。皆知不仁之當去而勉於仁矣。是戮多罪亦足以勸勉其民也。如舜之謫四凶而天下咸服。是已。開釋無辜亦克用勸。開謂開其繫釋諸宥其罪。亦克用勸。兼上下言。○蓋以要囚中無罪者言之。無罪而或戮之。是苛暴其民而非仁矣。今則開之。釋之宥一人而千萬人。悅天下之人。皆知吾仁之可為而勉於為仁矣。是開釋無辜亦足以勸勉其民也。如舜之寧死不經民不犯于有司是已。

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

此言殷之後王不能保民以當天眷也。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尔辟謂商紂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與上文乃惟以尔多方之義民不克永於多享同義。○周公言商先哲王皆能明德慎罰勸勉其民以享天命如此。今而一旦至于汝君商紂不能保民而王乃以全盛多方眷命有德之人而不能久安長治坐享天命以致滅亡誠可憫也。此言殷之央甚詩言亡甚略蓋對殷遺民不忍痛言其失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尔多方

非天庸釋有殷

此大臣歎息傳王命以告天下。必明言上天非有心以去夏商天命也。嗚呼王若曰誥告尔多方。誥告周公以成王誥辭布告多方也。○周公於上文誥言桀紂失天命至此又申

言桀紂失天命非天有心以去之故先嗚呼而後王若曰者蓋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布誥多方也。史臣發例於此以見周公未嘗稱王所以別尊明微而謹万世之防也。非天庸釋有夏。庸用也。言有心之謂釋捨也。言去之之謂有夏夏桀。○蓋天乃降黜休之命于成湯刑殄有夏者非天有心以去桀乃命成湯以作民主也。非天庸釋有殷。有殷紂也。○蓋簡單殷命尹尔多方者非天有心以去紂而命我周以有天。下也。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滅亡耳。此二句輕輕帶過。設下文方言所以庸釋之意。

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

此言後王恃民社以縱恣恃天命而惑衆也。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尔辟約也。淫佚圖度也。胥謂瑣碎瑣細之言。○上文言非天庸釋有殷此言殷之自取蓋謂湯之天下。一旦至于尔君商紂乃以全盛多方為足恃。誣肆淫泆縱欲偷安則無為民之心也可知且又以圖度帝命為是尚矯誣上帝托天惑衆則無敬天之心也可見觀夫吾生不有命在天之類則胥有辭可驗約之為君至于如此則殷之亡非自取乎。按二章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此章但承庸釋有殷未及有夏又以下二章推之則此章之上當缺庸釋有夏之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隳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此言後王失政不能享天下。上天釋夏使殷有天下。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隳于享天圖謀政治集萃也。享即享有之享。○上文既言非天庸釋有夏又申言非天庸釋有夏之實。蓋

謂上天庸釋有夏正以夏桀圖謀政治不集於事而集於亡
大肆淫昏不趨於吉而趨於危也。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時喪指不集于事言間代也。湯為夏之諸侯故曰有邦。○禁之
所為如此帝用不滅降是大亂用諸侯而代天子使邦君而有
天下也。夏之亡非自取乎。夏之亡其自取如此孰謂天有心以
釋夏耶。

乃惟爾商後王遂厥逸

天惟降時喪

此言後王縱欲而生其政上天所以不眷佑也。乃惟爾商後
王遂厥逸。遂。圖。厥。政。不。歸。天。惟。降。時。喪。爾。指。多
方言後王紂也。上。遂。字。是。過。逸。下。逸。字。是。安。逸。圖。謀。政。治。獨。深
遂。遂。棄。亡。也。○上文既言非天庸釋有殷此又申言非天庸釋
有殷之實蓋謂上天庸釋有殷者正以爾辟商紂以遠君遠而

沉酒無度縱欲自恣而淫用靡蕪故所為之政不端潔而穢是
不蒸進而怠惰帝用不滅而降是大亂。皇天弗保而俾以喪亡
也。殷之亡非自取乎。殷之亡其自取如此孰謂天有心以釋
殷此以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上章末言有邦間之
此不言者若下文簡單放命豈非即有邦間之謂乎。

惟聖罔念作狂惟克念作聖

罔可念

此泛言賢愚之分上天待商之厚。惟聖罔念作狂。惟克
明之謂狂者愚惑之稱。○蓋人之一心操則存舍則亡。聖狂之
分顧其念不念耳。今有人焉無所不通可謂聖矣。苟自恃其聖
而不思求進於道。日復一日。天命之性斷喪其流於狂也。必矣。
觀禹之戒舜無若丹朱。傲可見。惟克念作聖。克念作聖
作為也。○今有人焉心不能審得失。可謂狂矣。苟自耻其狂而

思求進於道。日復一日。天命之性以漸而復。其作聖也必矣。觀
太甲克終。名德為可知。此二句泛言聖狂之分。重在惟在克念
作聖一句。天惟五年。頒暇之子孫。誅作民主。罔可
念聽。五年。大意形容非天庸釋有殷。頒。誅。也。子孫。指紂
言。誅。大也。○惟狂可以作聖。如此故天心仁愛人。君不忍遠亡
故於商王子孫。猶頒特寬。暇以五年之久。冀紂有以改過。遷善
大為民主也。奈何紂終無克念作聖之聞。改過遷善之听也。故
天惟降時喪。豈遽然庸釋有殷耶。

天惟求尔多方大動以威

罔堪顧之

此言上天啓迪能受命之君。天下無有能勝上天之眷。天惟
求尔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求。猶。啓。迪。之。威。授。祥
謹告之威。顧謂眷佑之。○此承上文言紂既罔可念。斥民不可

無主也。天於尔多方之中。啓迪有命。眷求民主。大誓以授。祥謹
告之。災正以開。其能受天眷之人。以克享天心也。惟尔多
方罔堪顧之。堪。勝。顧。眷。也。○天雖求民主於尔多方。尔多方
之中。無有能勝上天之眷。克享天心之人也。蓋將言文武能當
天眷之命。故先發此。

惟我周王靈承于茲克堪用德

尹尔多方

此言聖人。君道足為神天主。上天眷聖人。以為天下主。惟
我周王靈承于茲。茲。克。堪。用。德。惟。與。神。天。周。王。文。武
也。又善承載。操。操。堪。堪。與。主。也。德。者。繫。屬。神。天。之。本。○昔者天
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日。能者則得之。惟我周王。靈承。靈。承。財
發。粟。則。有。以。善。承。其。發。不。顯。亦。昭。細。行。亦。謹。則。有。以。克。堪。用。德。
由是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則足以為神天

之主也。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敕命尹尔多方。式用教使，休美簡擇，畀與也。敕命殷之天命，尹正也。文武既得，予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治教休明，紀綱振舉，由是用集大命，以撫方夏。受有敕命，奄旬万姓也。今天既命我周為君，矣尔何洵洵不靖者耶。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尔四國民命

此賢王非好諱，復其言正欲曉以有過之恩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成王自謂曷何也。多誥謂言之諄復。上文不惟告以夏商之所以廢，而又告以文武之所以興，其言固可謂多矣。成王言今我何敢如此諄復其言，而若是多誥我，我惟大降尔四國民命。降猶今法降寺云。四國民命，養霍也。我之所以多誥者，正以尔敢與三監亂法所當誅也。我不忍誅

大降尔四國民命

大降尔四國民命，使之速居洛邑耳。此所以舉其有過之恩，而責其迁善之實也。上曰多方，此猶曰四國者。當時叛亂，雜多情罪，猶難惟族與三監為甚，故首尾提擲之不及多方也。

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 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責其失分，輔君以迁於善也。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方尔指四國之民曷何也。忱，如尚克府忱之忱。裕，如告君乃裕之裕。上文既舉其有過之恩，此又責其迁善之實者。蓋謂戒其所不當為，不若導之以所當為。今尔四國之民，所以狂於叛亂者，由其不忱裕也。尔何不主之以誠信，存之以寬裕，無得反側搖動於尔多方乎。尔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來輔介助，允治也。周王猶言周家。商之孫子其麗不傳，已帝既命侯于周服矣。尔四國多方，何不庶邦，至事作兄弟方者

而夾輔介助治我周王之事，以享天命乎。今尔尚宅尔宅，畷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上宅居也。下宅，屋也。畷，耕田也。惠，順。熙，廣也。尔乃迪屢不靜，自作不惠，撻法定罪，則踏尔宅以為池，收尔田以入官，使不得安居耕治可也。今我大看尔罪，尔乃尚得居尔之宅，以安其居。耕尔之田，以饗其業，何不順我王室，各守尔典，以廣天命於無窮乎。上二句欲其及人事，以循天命，下一句欲其順王道，以廣天命。四國之民，何不如此也。

尔乃迪屢不靜尔心未愛

此賢王歷數其過而戒其不可為也。尔乃迪屢不靜尔心未愛，尔指四國多方，迪，蹈也。屢，頻數也。靜，以心言，愛猶惜也。上文既責之以當為，固欲其知所迁善，此又責之以不可為

圖忱于正

欲其知所改過也。蓋周公攝政之時，奄與三監同叛，成王即攻奄與淮夷，又叛。是尔四國多方之民，反側搖動，屢踏不靜，自取滅亡者，豈有他哉。由尔心汨於私欲，未知所以自愛其身也。尔乃不宅天命，宅者居而安之之謂。天命天理當然。蓋人莫大於安其分也。今尔不能出作入息，方畷尔田，是乃大不安天命也。耶尔乃屑播天命，屑，播棄也。蓋人莫大於守已也。今尔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乃輕棄天命也。耶尔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作為典法，圖謀信也。正謂正義。尔四國多方，自為不法，悖亂綱常，欲圖見信於正者，以為當然者，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

此示以告戒之諄明，夫討罪之來，見多方自取其罪也。我惟

乃惟尔自速辜

此示以告戒之諄明，夫討罪之來，見多方自取其罪也。我惟

時其教告之。我成王自謂時是也。教告謂訓誨之。○尔之

迪屢不靜當其宅收其田可也。我惟是教告諱復以口舌代

齊鉞使之廷善改過也。上言湯文之與桀紂之亡。則教告也可

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時是也。戰者慎罰之心。要囚謂

繫辭之要者。○尔之作乱當恭行天罰以誅戮之可也。我惟是

戒慎恐懼開釋其罪降有尔命不忍誅戮於尔也。上言大降尔

四國民命則戰要囚也可。至於再至於三乃有不用

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再三言告戒之多乃汝也

指多方言。不用我命謂不体我有過之恩猶扇亂也。其者未定

之辭殛殺也。○今我告戒不惟至於再又且至於三。可謂詳而

審矣。汝若不遵我降有尔命而猶扭於叛乱反覆我乃不啻不

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罰于尔躬乃誅殺汝也。非我有周秉

德不康寧乃惟尔自速尔辜。秉持康安寧靜也。速者名

之急辜罪也。○我以大罰殛汝非我有周之君秉持其德不安

靜而好是殺戮也。乃尔多方之舉自作不恭以速戾于厥躬故

也。此申言發迎不靜之事。

王曰嗚呼。嗚呼。告尔有方多士。臣我監五祀。

此賢王致辭總告多士言其臣服於洛已非一日也。王曰嗚呼

呼。嗚呼。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曰者更端之辭。殷

斧語聲。有方多士天下之士暨殷多士殷有佐之士。○成王將

欲總告天下多士及殷多士故以嗚呼之辭歎息於先而以殷

之一字斧語於後。言天下多士及迂洛多士固非一人。當咸听

我誥可也。今尔奔走臣我監五祀。奔走趨事也。臣我謂

臣服於我監。監洛邑之迂民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

今尔有方胥伯小大多正及我授我於洛長治民者其奔走趨

事臣我監國之時言非一日今已五祀矣。言相處之久宜乎式

化厥訓而不可復有所推動也。然周公迂殷初民于洛親自監

之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故曰臣我監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越惟有胥伯

此成王告多士亦惟慮其不能事其事也。越惟有胥伯

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越及也。胥者才智之稱。如春官

大胥小胥之類。伯長也。如春官大宗伯小宗伯之類。正者官之

長。如官正。酒正之類。罔無克。罔無事也。○蓋殷多士之迂洛有

所謂胥者焉。有所謂伯者焉。小大衆多之正。罔非一人。其所以

授我於洛長治迂民治也。奔走臣我監國蓋亦久矣。宜相與

尽心竭力。克勤乃事。無或反側偷情而不能趨事也。上曰奔走

臣我監五祀。雖就故士言實該胥伯小大多正也。此曰罔不克

泉雖承胥伯小大多正。亦兼有方多士。既放多士言也。皆互文

見義。

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惟克勤乃事。

此告以修齊之事。必期以修齊之效。自作不和尔惟和哉。

自者言非他人所為也。尔指多士和睡也。○周公上文既以罔

不克泉戒之至此又以克勤乃事期之。蓋謂心者一身之主。心

正而后身修也。尔尔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尔多士當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使心無不正。身無不修。求其尔心未愛無有可

也。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室指家言。睦者親而和也。○身者

家之則身修而后家齊也。尔尔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尔多

士當正倫理篤思義以和其家。求其因甲于內。亂無有可也。尔

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邑都邑之邑克能也明即治教
休明之明勤乃事請不怠厥職對上罔不克臬言○蓋身修家
齊而后國治也尔多士能和其身睦其家將見尔邑之凶教化
休明莫不各親其親雖然有恩以相愛各長其長然有文以
相接則尔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可謂克勤乃事矣是則修齊
者治國之本尔邑克明者修齊之效此三句仍歸重於尔邑克
明蓋為多士治國言也

尔尚不已于凶德

克闕于乃邑謀介

此欲多士無畏於頑而臨之以莊簡擇夫賢以資助於已尔
尚不已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尚庶幾也○是畏也
凶德凶惡之人穆穆和敬貌謂臨之以莊也○頑民凶德誠可
畏矣尔多士庶幾不畏夫凶德穆穆和敬庶幾尔修雍雍肅止

與書九

與十

臨之以莊予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可也克闕于乃邑
謀介闕也謀謀介助也○蓋為政以人才為先也尔多士又
能簡閱尔都之賢者以資已之介助選擇尔邑之能者以為已
之副貳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凶德之可畏哉

尔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畷尔田

有服在大僚

此成王安集商士舉其獲利之端勉以得祿之本尔乃自時
洛邑尚永力畷尔田夫惟畷尔時是也尚庶幾也永

長遠也畷治田也畷予矜憐也○尔多士自是於洛邑庶幾可
以保有其業而永遠乃家自是以耕治尔田而惟土物愛則
厥心戚而善日生矣由是蒼蒼之禾亦將保佑命之於冥冥之
中畷予矜憐於不言之表而錫汝以多福也**我有周惟其**
大介賚尔迪簡在王庭介助賚錫也通者簡也王庭

王朝○豈特上天畀矜于尔我有周亦將大介賚尔焉謂之介
則佑賢輔德以助其善謂之賚則錫山川土田以旌其能簡按
豪傑登庸賢智進之於王朝列之于庶位矣豈但為洛邑晉伯
小大多正而已哉**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尔事即克勤乃
事之事有服即服休服采之服僚官也○尔多士庶幾和其身
睦其家端履尔位不忌凶德但見迪簡王庭未易至也今亦不
難至焉有服大僚未易能也今亦不難能焉然先曰畷後曰
介賚者以見周之介賚即天之畷矜天之畷矜即周之介賚也
畷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厲也

王曰嗚呼多士尔不克勸忱我命

唯尔士

此言臣不信諾則無事上率下之誦由在已違諾則自取夫王

與書九

與十五

法之計王曰嗚呼多士尔不克勸忱我命尔亦則
惟不克享克勸勉忱信也。不克享謂無享上之誠○成王
於諸告將終歎息以總呼多士言我之告汝亦已多矣尔多士
如不能勸勉忱信我命是尔不能有忠君享上之誠矣凡民
惟曰不享。凡民言不止多士不享謂上不必享矣○凡尔多
方之民亦將化汝之德且曰尔多士不克勸忱君命而無享上
之誠則上不必享也可知尔乃惟遠惟願天遠王命則
惟尔多方探天之威遠放願僻也。遠王命謂誠不屬探取
也○尔不誠以享上乃自為縱遠自為願僻天遠我命則惟尔
多方之民自取天威賊於尔之身也**我則致天之罰維**
迪尔士天罰天討維去遠也○尔多方之民自取天威如
此我則明致天罰播深蕩折俾維迪尔士使流徙使遠去尔已

爾雖欲宅爾宅，爾田尚可得。我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重之以威。商民觀是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告我惟祇告爾命。

此成王非徒言之諄諄，正欲教告以勸勉之命也。王曰：我不惟多告我惟祇告爾命。多告謂言之諄諄，祇教也。命謂

上文勸勉之命。○成王意謂戒之以罔不克，息期之以克勤乃事。此我之告汝也。無忌於凶，德克闕于乃邑，謀介亦我之告汝也。我之告汝豈若是多言哉？正以尔多士能听我語以克勤乃事，乃改尔甲我則迪簡王，震勸之用休尔多士不勤忱我命，惟逸惟頽大速王命，我則致天之罰，維逖尔土董之用威也。其所以敬告尔命也，為何如哉。

又曰：時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賢王與殷士更始必開其為善禁其為惡也。又曰：時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初不克者，更端之辭。尔初者，與之更始也。○上文既言王曰：此以又曰二字更其端，所以形容周公憐憫斯民之心也。蓋謂尔多方殷士前日之罪已大降宥尔矣，今我與尔更始，乃又維新之一初也。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敬無怠忽，和無乖戾，怨悱也。○尔民至此苟又不能敬於和，猶復乖亂不同，歸于好。迪屢不靜，則是尔自底誅戮，我則致天之罰，不復降宥尔命。尔毋我怨尤矣。此所以開其為善禁其為惡也。○大抵此篇首言桀紂之所以亡，而商周之所以興，以見夏之亡，即殷之亡，殷之興，即周之興，皆非天有心以庸釋之，乃人之自取也。次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末又致其勸勉，以見諄諄之告，不

外是也。

立政

立政之書，周公戒成王，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以為知恤，故遠舉夏商知恤與不知恤者為言。近述文武知恤得人者為訓，記者因篇中每以立政二字提撥，故取以名篇，亦語體也。今古文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知恤鮮哉。

此大臣致敬以導君，既同辭以舉立政之人，復獨數以憂得人，之少。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嗣繼也。王，謂尊其為君之名。○史臣記周公統率群臣，將進戒於王，拜手稽首，以竭其事，君之禮稱嗣天子。

王以尊其為君之名，所以開其進言之端，以重其事也。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咸者，群臣皆在也。左右，至近之臣。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公卿。準人，守法有司。綴衣，掌服器者。如周礼司服司裘之類。虎賁，執射御者。如周礼虎賁，賁之類。○在朝群臣用咸，進戒於成王。

曰：王左右大臣有牧民之長曰長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皆王左右三事之官也。三事之外，有掌服器曰綴衣，王居則以帷帳張設者矣。有執射御曰虎賁，王行則以兵戎護衛者矣。此乃王左右侍御之長也。五等之官，非任用之所當謹乎。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休，美也。此也。指上五等之官言，休，鮮少也。○周公當群臣進戒於王之時，又致歎息之意，言三宅之官出入乎王庭，綴衣虎賁環列

乎左右五等官職固為美矣殊不知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五等之官固為美矣其知憂得人不以非才任之者為甚少也此知恤二字一篇之綱領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茲乃三宅無義民

此言聖君求賢以事天大臣釋賢以事君非色取於人無實行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後尊上帝迪

道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後尊上帝迪出獲之名尊敬事也帝以主宰言○周公言今日能以五官知

憂得人固為甚少古之人能行此道者其惟有夏大禹乎是以東漸西被聲教四達此王室大強之日若可無事於求賢也有

夏之君則不然招徠善類以實亮天工保養人才以敬事上帝則古人知憂得人可見矣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

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迪知非苟知也忱恂非輕信也九德自寬而栗至疆而義也曰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

君之名○不特有夏之君求賢以事天有夏之臣亦必進賢以事君彼寬而栗以至疆而義此九德之行也有夏之臣不使知之尤且迪知其行不徒信之尤且誠信其實於是拜手以至於

首稽首以至於地所以及其臣下之私尊其為君之名也觀皇陶與禹言九德之事可見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

茲為后矣宅者居而安之之謂事即常任牧即長伯準即準人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言人君得此九德

之賢以之居任事之公卿主任事以之居牧民之長伯主牧養以之居守法之有司主平法則能各當其位而不曠其職矣言

如此而後可以及為君之道也豈非聖君求賢以事天大臣擇

賢以事君乎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面色取人也丕大訓順也則乃宅人指三宅之官言茲乃

三宅指三宅之位言義民賢者也○奇徒謀諸面貌之豐儉以為大順於德而不迪知忱恂其實於是以之居夫事故則不能任夫事故之位以之宅夫準人則不能稱夫準人之職如此三宅之官皆蓋行暴德之人豈復有君子者乎此與上迪知忱恂相反也

祭德惟乃弗作往往是惟祭德罔後

此言後王不能法先王用君子而用小人所以喪亡也祭德惟乃弗作往往是惟祭德罔後祭夏祭往謂前日

任用也祭德謂惡暴之人罔後謂亡也○蓋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以為三宅之官者此有夏之任人也祭無有夏祭後尊

帝之德不法往昔先王任用三宅之官而所任者惟差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所用者惟廢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式商受命

用奕厥師故夏祭喪亡無後也吁嗟惟後德是任而效見於有室大競祭惟暴德是任而效見於絕世無後信國之存亡係乎

任人也夏之與亡不出於任人得失之間為成王者可不知恤以任人哉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用丕式見德

此言聖人為君以事天惟能及得賢用賢之道故能成至純至大之化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亦越者繼前

之辭陟非不大釐理耿光也即夏之尊帝○上文既以有夏之君能知恤與不知恤告之此將告以有商之事然夏與商異代

也故以亦越二字為繼前之辭蓋湯自七十里以至有方邦由

諸侯介為天子與禮命討昭著于天下所謂上帝之耿命也
湯為天子於典則傳之庸之於命討則章之用之豈非臨不
釐上帝之耿命乎乃用三有宅克即宅用謂使之居其
位三宅常伯常任準人也克能即就也宅以位言○然湯玉璽
耿命不能以独理必求賢以理之故於所用三宅之官居常伯
常任準人之位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非苟焉以修三宅
之官也曰三有俊克即俊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
者俊以德言○湯於未用三俊之賢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
儲養待用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非苟焉以冒三宅之選也
嚴惟丕式克即三宅三俊嚴謹惟思式法也即上文嚴
俊之意三宅已用之賢三俊待補三宅者○蓋賢者之才不一
也湯則嚴而思之以細釋其德使人各稱其才賢者之德不同

不書九

二十

湯則丕而法之則致其能使名必副其實於是因有常伯常任
準人之才者則用以居三宅之位使宅者得以效其職有常伯
常任準人之德者則用以待補三宅之選使俊者得以著其才
其在商邑用功于厥邑商邑謂畿甸之近用者承宅俊
言協和也○但見商邑地之至近也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今
而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國內之民莫不歡然有相親相睦之風
焉然有相敬相讓之俗所以畿甸之近無一人不協和於道德
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四方舉天下言用亦承宅俊之
文丕大式法也德即民德歸享之德○四方地之至遠也遠者
及之難其德未易徧今而宅俊登庸斯民感化群黎百姓莫不
偏為爾德所以天下之大無一人不觀法於道德也始曰嚴惟
丕式是人君取法乎賢才也終曰用協德是下民取法乎賢

才也賢才者立政之本人君可不知恤以得人乎

鳴呼其在受德賤惟差刑暴德之人奄甸萬姓

此歎約有惡德而任用之不賞上天棄殷而俾聖人以治民嗚
呼其在受德賤惟差刑暴德之人奄甸萬姓
之後商受為君本諸身者其德強暴故不能如湯之嚴惟丕式
以任用夫賢才也惟差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羞道也
有崇尚之意暴猛也○有橫斂之意同共也○紂德強暴其所任
用外之諸侯惟崇尚刑威之人○切橫橫斂之徒同于厥邦以共
治也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庶習備諸衆醒
逸德淫用匪彝恭同政治也○其所共治於內之臣下惟備諸
衆醒縱肆淫泆之人以共政于朝也觀其乃惟四方之多罪逋
逃是崇是長豈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管于百姓以姦

不書九

二十一

究于商邑可見帝欲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
奄甸萬姓欽敬罰得使也夏謂華夏式用奄甸治也○
商紂任賢而不知恤如以此故上帝不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
此諸夏而用商家昔日所受之命今則我周并效其地什伍其
民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也有商與亡不出任人得失
之間為成王者可不知所務乎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立民長伯

此言聖人於已用未用之賢各究其德故於在天在人之責兩
尽其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亦越者繼前之
辭克知者迪知忱恂之謂○上文既言有商之君能知恤與不
能矣此將言文武之能知恤故以亦越二字繼之言不特有商
為然我周文王武王至於見任常伯常任準人之心迪知忱恂不

帝心腹之相符非徒謀面訓德而已也灼見三有俊心灼見者真知明白之謂○文王武王於未授以事常伯常任準人之心真知灼見未嘗肝膽之相照實能察其所安者參然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授以事故曰灼見此立言之異也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敬事上帝猶夏之尊帝商之不釐伯亦長也○故以是賢才敬事上帝與之博典庸禮命德討罪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則天職修而有所承矣以是賢才立民長伯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體統立而有所寄矣人君位天人之兩間俯仰無愧者以是也此言文武而能知恤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此言爲治必先夫三宅大臣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書說

卷二十一

立政猶言爲治任人準夫牧三事之官不曰宅而曰事者以取言也○上既言文武知人之明用人之當矣此以下又詳言文武立政本於大小內外之官得其人以見有知恤之實也謂夫文武爲君以立政也豈能獨治必本三宅之官焉有任事之公卿曰任人有守法之有司曰準夫有牧民之長曰牧夫常任以治天事準人以奉天法常伯以治天民此三宅之官也不曰三宅而曰三事者以見任人準夫牧皆三宅之職事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於侍御之官有專言其職有總舉其職者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類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如周禮司書司會司張司服之類庶府如周禮內府太府玉府外府之屬○文武立政豈惟三宅得

人而已哉以言侍御之官王舉而護衛者則有執射御之虎賁王舉而張設者則有掌服器之綴衣馬七十二天則立趣馬一人小官之衆各立長伯一員左右攜持僕御各有其人司裘司服各有其職此侍御之官以扈衛親近而見也又有大府內府以掌九貢九賦之政有王府外府以掌金玉玩好之物此庶府之官以冗賦人所易忽而見也豈非裏臣乎曰綴衣趣馬小尹是各專其職就人而言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是總舉其職以包其餘也其侍御僕從因匪正人可知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言都邑之職雖殊得人之盛則一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伯小都伯也藝人卜祝巫巫執技以事上者表外也對裏之詞百司若外

書說

卷二十一

府外司服之屬大史史官也尹伯有司之長庶衆也常言其休之不易吉言其用之休祥○文武之時分治郊畿之官有公之采邑所謂大都之伯也卿之采邑所謂小都之伯也又有卜祝巫巫執技以事上者恐其或與淫巧機詐以傷上心也又有外府外司各有其官大史尹伯各有其長然總之曰庶常吉士者以見文武之拜內外大小之官雖有不一無非常德之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言諸侯之官有大小不同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司徒即今戶部官司馬即今兵部官司空即今工部官亞者卿之屬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以文武時在外諸侯之官言之有司徒主邦教治徒庶之政令有司馬主邦政治軍旅之誓

應司空主邦土治墨壁以營軍又有卿之貳而為大夫曰亞有卿之屬而為士曰繆亦皆常德之吉士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豈非名位通於天子然不言吉士者蒙上文也

夷微廬丞三亭阪尹

此言夷狄之國險危之地皆有王官以治之也夷微廬丞三亭阪尹。夷四夷之總名微廬丞三國也微在巴蜀廬在西北丞亦夷名三亭蒙為北亭較熟為南亭偃師為西亭阪字未詳爾雅云阪者曰阪謂險危之處尹治也○以文武特王官監諸侯於四夷者言之則有曰微曰廬曰丞之三國有蒙為北亭較熟為南亭偃師為西亭今則四夷三亭與夫阪險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也然始以夷之一字冠微廬丞三亭阪尹之上可見諸國皆夷狄

人書九

之地也終以阪尹承微廬丞三亭之下可見諸國皆使王官以治其地也曰夷曰尹豈非聖人之書法乎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曰微廬丞特舉其重者以見其餘也天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克

此言聖人能知賢才之心故能盡賢才之用文王惟克厥宅心克者能之也三克字皆本文文王言宅心三宅之心○上章言文武立政本於三宅故此申言克知三有宅心之說蓋文王於三宅之心知之至不啻肝膽之相照非徒論篤是與而已也信之篤不啻心腹之相孚非徒謀回訓德而已也又王之心即三宅之心三宅之心即文王之心膺合交契無毫髮彼此之間也故曰克厥宅心焉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德乃者唯許克立謂能任用之常事也司牧常伯也俊即俊又在官之俊德即九德成事之德○文王於三宅之心知之明信之篤故能立此任事之公卿與牧民之長伯也是以居任

事之公卿者無非俊人之才○敢或阻其賢若牧民之長伯者無非有德之士無敢不展其蘊自非文王能心其心又何以能官人而及才德之用哉以見才德雖常事司牧人之所固有所以能究其才德之用實由於文王克厥宅心之所致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畧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是訓用遠

此聖人不敢下侵庶政而惟責成於厥官也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兼者以身預其事庶言據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備備也○上言文王知人之明用人之當矣

人書九

三十五

此又舉文王委任之專以告之蓋謂宣布德意播揚王休非庶言乎詰奸懲刑暴亂非庶獄乎以至禁戒儲備兵車錢穀又非庶事之當慎乎庶言庶獄庶慎雖出於君奉行者乃有司之職而文王未嘗下侵臣職以身預其事也惟有司之牧夫

是訓用遠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舉一以該其餘耳訓戒勅之用謂用命者遠謂不用命者○文王不下侵臣職果

何如哉彼庶言之不墮斷獄之平允庶慎之有備此有司牧夫之用命者也文王則戒之用休使之知所勸焉庶言壘邊獄訟不明庶慎無備此有司牧夫之遠命者也文王則董之用威使之知所懲焉此即有慶考核黜陟之意也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此言聖人於庶政不敢以心而與其事也庶獄庶慎文王

罔敢知于茲罔敢知者不敢以心與其事故指庶獄庶慎言
○上言罔敢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則曰罔敢知者
若未嘗有所知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彼詰奸懲刑暴亂此庶
獄也禁戒儲備兵車錢穀此庶慎也庶獄庶慎雖出於君而奉
行者乃有司之職文王於此則敬忌極其至信任之益專不惟
不敢以身與其事而亦不敢以心與其事也其信任之益篤可
知上言庶言此不及者疏今出於君有不容以不知故也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

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言後聖繼前人之志而用舊臣故能相繼以承大業也亦
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亦越者繼前之越
率猶也救功安天下之功替廢也義以才言○上言文王用三
宅此又承上文言不特文王為然武王不改父之臣亦能如此

書九

二十六

也故以亦越舉之蓋謂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戰於鳴條修厥德
共此文王安天下之功也武王則率循之東征綏厥士卒以卒
其伐功故於辨亂反正之才則信任益專而不敢替也亦惟
謀從容德謀安天下之謀從不敢違也容以望言○明德慎
罰威威顯民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此文王安天下之謀也武王
率循之一著戎衣而有天下以丕承於後故於休休樂善之令
則任使益篤而不敢違也以並受此丕丕基以用也本義德
容德言並受謂父子相繼也不大基業也○當時號叔閔天啟
宜生泰頤南宮括之徒出將入相有文武兼濟之才文王修和
有夏若此義德容德之士也武王尚迪有祿者亦此義德容德
之士也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所以父子並受此丕丕基
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 時則勿有間之

此言人君已臨其民當盡知人之明委任之專也嗚呼孺子
王矣孺子稚子身臨天下謂之王○周公上文既歷舉夏商
文武立政任人之事矣於此恐成王不知身當責任之重故歎
息以儆戒之言孺子今日已即政臨民而為天下王矣不可猶
似前日委重視成比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惟人牧
夫我其克灼知厥若我者指王而言親之之說立政猶言
為治若順也○成王繼文武丕丕基業自今以往其立政也
任事之公卿曰立事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有牧民之長伯曰
牧夫此三宅之官也王嘗听言觀行灼知其心之所順詢事考
言審察夫意之所安如夏之迪知忱恂湯之克宅克俊文武之
克知灼見可也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丕大俾使亂治相助也民而謂之受者以見非成王之所自有
和調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大委任之
使展布四體以為治俾任牧夫者盡懷保之道施撫綏之仁以
相助左右所受之民為任事準人者盡詰奸刑暴之政和禁戒
儲備之事以立事準人之責時則勿有間之時是也指
三宅之專言勿者禁止諱間雜也○三宅既任之以事苟不
委任之專則小人乘隙而入君子不得始終其治矣又必其難
其慎勿以便辟側媚之主間之而難任主勿以巧言令色之徒
雜之亦如湯之嚴惟丕式文王罔攸兼罔敢知可也周公前舉
三代以為告此則欲法三代以立政上言知人之要則舉三宅
之名下言任人之要則舉三宅之職以見知人不可以不任
人不可以不專竭兩端而告之也

書九

二十七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此欲人君無間於思賢者以其所係為甚重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一話一事之始終。一言一句而已。我

指成王未終惟思也。成德即上義德容德。才美士也。周公意謂話言君子之樞機。或一話一言之間不專主於君子則小

人乘間入之矣。汝於多而話一事之始終。雖非關於政體也。我則念茲在茲。終思義德容德之美士。少而一言之所發。雖非切

於民事也。我則名言茲在茲。終思克宅俊之賢才。夫如是則小人無隙入之矣。以又我受民以用又治也。○然所以欲其

思賢無間者。豈徒勞心焦思哉。正以今日之民上而受之於天也。用是賢才以治之。使仰無愧於天。所謂敬事上帝者在是矣。今日之民遂而受之於祖宗也。以是賢才而用之。使追配於前

所謂不敢替厥義德容德在是矣。賢才所係其重如此。人君烏可斯湏或忘哉。

嗚呼予曰已受人之微言。惟正是又之。此大臣以所聞善言。告於君者。正欲人君不委任之專也。

嗚呼予曰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曰周公名微美。咸皆也。孺子稚子。指成王。○周公數息自稱其名曰。予

曰前所言。禹湯文武。知人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也。我聞此至美之言。今則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

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文子文孫。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誤失也。正猶周札官正酒正之正。指當政者

為言。又即茲乃俾又之。○孺子今既為王矣。繼自今以往。文子文孫。可不法前人。以用人之道乎。彼詰姦刑暴。所謂庶獄

也。禁戒備格。所謂庶慎也。庶獄庶慎。雖出於君奉行。有司之職。人君則罔攸兼。罔敢知不可有誤於已。惟當職之是治。可也。使人君自誤。夫庶獄庶慎。則元首肅朕矣。朕肱隨矣。方事豈不

也。禁戒備格。所謂庶慎也。庶獄庶慎。雖出於君奉行。有司之職。人君則罔攸兼。罔敢知不可有誤於已。惟當職之是治。可也。使人君自誤。夫庶獄庶慎。則元首肅朕矣。朕肱隨矣。方事豈不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茲乃俾又。此言聖人為治。本於三宅之官。亦惟能得賢用賢。使致治也。自

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茲乃俾又。此言聖人為治。本於三宅之官。亦惟能得賢用賢。使致治也。自

有夏商人。謂成湯。及也。我周謂文武。立政。猶言為治。立事。猶

未準。三宅之官。○周公於上。既以三代任人之道。分言之矣。此又以三代任人之事。總結之者。蓋謂自古及商。則有禹湯也。由商至周。則有文王也。三代聖人立政。有任事之公。卿。曰立事

有牧民之長。伯曰牧。夫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三宅乃百官有司之長。三代聖人立政。皆先之以此也。則克宅之克宅者。謂能得賢者以居其職。○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則能得賢者。不啻心腹之相孚。真知灼見。不啻肝膽之相照。所以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觀有夏之迪。知怵怵成湯之克。即宅文王之克。厥宅心。皆是也。克由繹之。由謂引其端。繹謂理其緒。克由繹者。能繹繹用之。盡其才也。○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不惟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又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由是因其有事故之才者。使之以任事。牧養。因其有準人之才者。使之以平法。折獄。所以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也。觀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成湯之克。用三宅。三俊。文王克俊。有德皆是也。茲乃俾又。茲指克宅。繹繹言。乃者確詞。言必如是。而後可使為治。謂之俾者。言賢才之治。由克宅。繹繹以使之也。○三代聖人而於三宅

有司之長。三代聖人立政。皆先之以此也。則克宅之克宅者。謂能得賢者以居其職。○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則能得賢者。不啻心腹之相孚。真知灼見。不啻肝膽之相照。所以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觀有夏之迪。知怵怵成湯之克。即宅文王之克。厥宅心。皆是也。克由繹之。由謂引其端。繹謂理其緒。克由繹者。能繹繹用之。盡其才也。○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不惟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又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由是因其有事故之才者。使之以任事。牧養。因其有準人之才者。使之以平法。折獄。所以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也。觀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成湯之克。用三宅。三俊。文王克俊。有德皆是也。茲乃俾又。茲指克宅。繹繹言。乃者確詞。言必如是。而後可使為治。謂之俾者。言賢才之治。由克宅。繹繹以使之也。○三代聖人而於三宅

有司之長。三代聖人立政。皆先之以此也。則克宅之克宅者。謂能得賢者以居其職。○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則能得賢者。不啻心腹之相孚。真知灼見。不啻肝膽之相照。所以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觀有夏之迪。知怵怵成湯之克。即宅文王之克。厥宅心。皆是也。克由繹之。由謂引其端。繹謂理其緒。克由繹者。能繹繹用之。盡其才也。○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不惟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又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由是因其有事故之才者。使之以任事。牧養。因其有準人之才者。使之以平法。折獄。所以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也。觀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成湯之克。用三宅。三俊。文王克俊。有德皆是也。茲乃俾又。茲指克宅。繹繹言。乃者確詞。言必如是。而後可使為治。謂之俾者。言賢才之治。由克宅。繹繹以使之也。○三代聖人而於三宅

有司之長。三代聖人立政。皆先之以此也。則克宅之克宅者。謂能得賢者以居其職。○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則能得賢者。不啻心腹之相孚。真知灼見。不啻肝膽之相照。所以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觀有夏之迪。知怵怵成湯之克。即宅文王之克。厥宅心。皆是也。克由繹之。由謂引其端。繹謂理其緒。克由繹者。能繹繹用之。盡其才也。○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不惟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又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由是因其有事故之才者。使之以任事。牧養。因其有準人之才者。使之以平法。折獄。所以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也。觀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成湯之克。用三宅。三俊。文王克俊。有德皆是也。茲乃俾又。茲指克宅。繹繹言。乃者確詞。言必如是。而後可使為治。謂之俾者。言賢才之治。由克宅。繹繹以使之也。○三代聖人而於三宅

有司之長。三代聖人立政。皆先之以此也。則克宅之克宅者。謂能得賢者以居其職。○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則能得賢者。不啻心腹之相孚。真知灼見。不啻肝膽之相照。所以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觀有夏之迪。知怵怵成湯之克。即宅文王之克。厥宅心。皆是也。克由繹之。由謂引其端。繹謂理其緒。克由繹者。能繹繹用之。盡其才也。○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不惟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又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由是因其有事故之才者。使之以任事。牧養。因其有準人之才者。使之以平法。折獄。所以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也。觀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成湯之克。用三宅。三俊。文王克俊。有德皆是也。茲乃俾又。茲指克宅。繹繹言。乃者確詞。言必如是。而後可使為治。謂之俾者。言賢才之治。由克宅。繹繹以使之也。○三代聖人而於三宅

有司之長。三代聖人立政。皆先之以此也。則克宅之克宅者。謂能得賢者以居其職。○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則能得賢者。不啻心腹之相孚。真知灼見。不啻肝膽之相照。所以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觀有夏之迪。知怵怵成湯之克。即宅文王之克。厥宅心。皆是也。克由繹之。由謂引其端。繹謂理其緒。克由繹者。能繹繹用之。盡其才也。○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不惟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又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由是因其有事故之才者。使之以任事。牧養。因其有準人之才者。使之以平法。折獄。所以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也。觀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成湯之克。用三宅。三俊。文王克俊。有德皆是也。茲乃俾又。茲指克宅。繹繹言。乃者確詞。言必如是。而後可使為治。謂之俾者。言賢才之治。由克宅。繹繹以使之也。○三代聖人而於三宅

有司之長。三代聖人立政。皆先之以此也。則克宅之克宅者。謂能得賢者以居其職。○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則能得賢者。不啻心腹之相孚。真知灼見。不啻肝膽之相照。所以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觀有夏之迪。知怵怵成湯之克。即宅文王之克。厥宅心。皆是也。克由繹之。由謂引其端。繹謂理其緒。克由繹者。能繹繹用之。盡其才也。○禹湯文王於三宅之官。不惟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又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由是因其有事故之才者。使之以任事。牧養。因其有準人之才者。使之以平法。折獄。所以能繹繹用之。使盡其才也。觀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成湯之克。用三宅。三俊。文王克俊。有德皆是也。茲乃俾又。茲指克宅。繹繹言。乃者確詞。言必如是。而後可使為治。謂之俾者。言賢才之治。由克宅。繹繹以使之也。○三代聖人而於三宅

之官不惟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釋其才以及其用如此然
後使之以致治則居常任者為君以任天事居常伯者為君以
子天民任事人者為君以守法故有室大就見於夏禹之時
四方不式見於商湯之日而文王厥邦厥民惟時叙也謂之茲
乃俾之信乎其然矣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周書我國家

此言古人為治不用小人以其無益於國今王為治專任君子
用以勉輔乎國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儉人形容小人沾
沾便捷之狀○周公又承上文言自古為國若有夏則迪知忱
恂于九德而謀面訓德在所不任有商嚴惟式用夫克宅克俊
而暴德遠德在所不使以至文武立政克知灼見用夫義德容
德之人而儉人亦未嘗見任焉是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夫儉

書九

三十

利小人也○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訓順顯明也世謂
人○世○自古為國不用儉利小人者以其色厲而內荏色取仁
而行遠不順於德也人君苟用是人則降其國於賸昧不能使
之邦乃其昌故無光顯我國家在厥世也此泛言古人立政其
遠小人如此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吉用勳
相我國家吉吉君子也勳相勉輔之○儉人無益於世自古
為國而不任用如此成王繼自今以往其立政任人也可不若
小人而任君子也彼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遠所謂儉人也
汝則勿用是人惟任夫三德六德之賢義德容德之士以勉輔
我國家非於明昌可也是則國之治不係於用人如何耳此周
公為成王所以專別白君子小人也故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言人君即政臨民不可下侵臣職惟責成於當職也今文
子文孫孺子王矣孺子稚子指成王○周公言成王乃武
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年雖幼冲已即政臨民而為天下王矣
豈可不知身當責任之重乎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
牧夫勿者禁止詞誤失也○有司牧夫言惟當職之是又○蓋詰
姦慝刑暴亂此獄訟也人君於此有所兼有所知不委之有司
是以已誤之也人君於庶獄則罔攸兼罔敢知而惟有司牧夫
當職者是治之可也吁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
言其勿誤于庶言庶慎惟正是又之此獨言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蓋庶獄者政之重牧夫者官之長政舉其重官舉其
長則無乎不舉矣

其克詰尔戎兵以陟禹之迹

以揚武王之大力

書九

三十一

此言人君能奮揚威武以服乎天下則可以有尤於前人德業
也其克詰尔戎兵其有期之意克能詰治也戎即甲冑之
屬兵即干戈之器○周公言當此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
文若可無事矣殊不知乱常起於治息必生乎危當今之世豈
可宴安而不自強乎彼甲冑于楛所以衛身也○不以無虞而不
修必穀之敵之使無敢不弔弓矢戈矛所以克敵也○不以無事
而不治必備之鍛之使無敢不善然此非欲勞兵黷武也治兵
正所以弭兵耳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有不
不服以用也○用戎兵以治之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方四方海
表四裔也○蓋禹成五服至于五子禹之迹也禹迹之大未易
陟也今則用是張吾德威方行天下使海隅日出罔不率俾九
夷八蠻無不臣服可也以觀文王之耿光以用也亦承詰尔

戎兵言觀見也取光德也○蓋光於四方顯于西土者我文王
耿光之德也文王之德固已顯矣今則可以觀之使益顯求其
遏佚前人尤無有焉以揚武王之大烈以亦承詰尔戎兵
言揚舉也大烈業也○華夏重節罔不率俾者我武王之大業
也武王之業亦已威矣今則可以揚之使益著求其贖前人成
烈無有焉然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者文王治化莫盛於德
武王征伐莫盛於業各舉其感者而言也周公告成王言庶獄
而繼以戎兵之戒其推廣無誤庶獄之旨深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大臣致歎戒後王以立政亦惟欲任夫有德之士也嗚呼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繼紹也○卒指成王之
時後王指繼成王為君者惟獨也有外小人之意帶人謂體是

書九 三十三

德而不變卑陶所謂彰厥有常是已○周公於上文既告成王
立政勿用儉人其惟吉士矣至此又發嗚呼之歎以起其言
豈惟今日為然哉繼成王而往為後王者亦莫不皆然何則三
宅三俊出入乎王庭縵衣虎賁環列乎左右孰不曰有周今日
立政勿用儉人矣繼自今而往為後王者亦惟勿用夫儉人使
德足以勝任而無懈可也表臣百司分治都邑諸侯王官布列
四處孰不曰有周今日立政其惟吉士矣繼自今以始為後嗣
者亦惟任夫吉德之士使才足以稱職而無愧可也周公忠愛
於君不惟詒謀當時而又遠慮後世有如此夫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尔由獄

以列用中罰
此大臣告太史言前人敬以听訟而有延詐之效後人敬以取
法斯無過差之失周公若曰太史若曰者周史更端之詞太

史史官掌六典紀善惡公天下後世是非也○周公上文既戒
周家後王於此又為更端之詞以戒周家後世故呼太史欲其
辨書下文所言以為周家後世司獄之式也司寇蘇公式
敬尔由獄以長我王國司寇掌邦禁之官蘇國名式用也
敬即敬忌之敬尔語申從也長有速延之意○武王之時蘇
谷生以温邑為武王司寇之官小大之獄莫不由之所由之獄
莫不能敬裏折獄重民命以延國命敬忌惟刑保民生以固
邦本培植根基建丕圖於不接導逆善氣奠宗社於無窮此蘇
公為司寇用勳相我國家也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蘇
指蘇公敬獄言式法慎謹也列猶今言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罰刑罰○蘇公以敬折獄其效如此後之為司寇者法蘇公之
所已行無一之敢忽效蘇公之所已為無一而不謹則能重所

當重輕所當輕而固非在中矣豈有一毫過差之失哉○大抵

立政莫大於任人任人莫先於三宅三宅者百官有司之長三
宅得人則百官有司皆得其人而王政立矣故一篇之中以三
宅大臣為立政之要以休茲知恤為一篇之綱總惟有夏至暴
德用後言夏先右知恤而禁不知恤故成湯降焉自亦越成湯
至奄甸万姓言商先王知恤而紂不知恤而我周受命自亦越
文王武王至丕丕基言文武亦猶夏商之知恤也自孺子王矣
以下欲成王及人任人之道法三代去儉人用吉士為知恤
也然刑獄者庶政之重故夫者百官之長政舉其重官舉其長
又以惟良折獄終焉

書九 三十三

周官

周官名文武有天下之號官百官周公既設成王訓迪百官

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古文皆有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邦庭

董正治官

此賢王廣德威以安天下正百官以正朝廷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邦庭綏服非民周王謂成王撫安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巡撫諸侯甸侯服甸服之諸侯率近以該遠也四征四方而征綏安也○成王君臨天下撫綏四方萬邦之廣而有以統御之天下之大而有以君臨之侯甸之邦以時來朝者則巡守以察政治之得失四方之國其弗庭者則征伐使罔不率俾然此豈無事而空行哉所以辨政施仁使天下皆在於安君樂業之中除殘去暴使億兆咸歸于生養安全之地也六服辟辟罔不承德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也辟辟諸侯也罔不承德謂無一人不奉周德○當特侯甸男服雖有不同也而奉承周德

書九

三十四

者同一尊君親上之心求術畿內雖有不一也而遵中德作者同一來享來王之念則德之所施者博威之所制者廣外攘之功可謂幸矣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謂述也宗周謂鎬京董正治官治事之官○夫外攘既平內治不可以不嚴於是歸于宗周以為端本澄源之計後內而三公並而三孤晉雖有是官而紀綱之未定今則督正之立以三公而副以三孤焉六卿分職各有其屬百雖有是職而體統之未明今則蓋嚴之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焉如絲牽而繩繫如音動而指隨則內治無不修矣史臣將述成王訓迪之辭故先敘其本末如此所以著成王善於為政也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言前代聖人致治安邦必先於無虞之時也王若曰昔大猷制治于未亂大猷大道之世制治就政事言○成王言昔

唐虞庶政惟和之時夏商亦克用之身所謂大道之世也大道之世宜若無所事於治矣明王之心以為亂不生於亂而每生於治故常於未亂之前制禮作樂敷教明刑使政事條紊紀綱敷布也保邦于未危保邦就國祚言○唐虞萬國咸寧夏商有室大競所謂未危之日也未危之時宜若無所事於保守矣明王之心以為危為不生於危而每生於安故常於未危之日間遊于逸而進于樂而儆戒於無虞也下文言明王立政之事即其實也成王將述唐虞夏商建官得人之意先以此開端云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此言帝王建官有煩簡而治效無不同者正以不在儉官而在得人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曰成王之言堯為唐侯舜則虞氏稱考也古指伏羲黃帝特建官謂設官分職○成王言唐虞堯舜之為君稽考前代之制作建立官數之多寡其數則惟百焉若伏羲設分相以龍紀官黃帝得八相以雲紀官意唐虞建官必稽此而損益之也內有百揆四岳內謂在朝百揆揆庶政之官猶周之家宰四岳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以言唐虞在內之官則有百揆以總治官於內有四岳以總方岳於外也外有州牧侯伯分指萬國州謂九州牧謂九牧侯伯即諸侯之長○以言唐虞在外之官有州牧各總其州之所屬有侯伯各總其州之諸侯也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此皆唐虞稽古而為之也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庶政即禮樂教養之類和即庶績咸熙之類咸寧安也○是以當時和協而樂和教後而刑清故庶政無一而不治求其不和政靡者無有也黎民於夏西海永清故天下無一之不安求其一天不獲者無有也此皆稽古建官之所致夏商官倍亦克用之夏商

書九

三十五

也商湯也。倍謂加一倍。克能。治也。○降而夏商之世。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世道丕變。而政事繁冗。聖人觀其會通。制其煩簡。建官之制。視唐虞而加倍矣。故聲教四訖。而萬邦作。不或乎庶政。惟和之時。輯寧邦家。而兆民允懷。不異乎萬國咸寧之凡。此夏商官倍亦能用治矣。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明乎即唐虞夏商之君。立政。即制治保邦。不惟其官。謂不在乎倫官。惟其合謂在乎得人。○夫唐虞建官。惟百。人徒知有和寧之效。殊不知明王立政。豈徒在於官百之多哉。當時任厥官者。無非三德六德之賢。曰俊曰乂之士。則唐虞建官。不在倫官。而在得人。也可知。夏商官倍。人徒知亦克用治。殊不知明王立政。豈徒在於官倍之數哉。當時任厥職者。無非惟賢惟能之人。即宅即俊之上。則夏商建官。不在倫官。而在得人。也可見矣。

書九

三十六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特若訓迪厥官。此賢王懋敬厥德之不怠者。豈欲法古以告成。群臣也。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祇者不敢忽。勤者無或息。夙早夜晚也。不逮有惟日不足之意。○成王上文既歷言明王稽古建官矣。此言我承夏商之後。繼文武之緒。當修德法古以建官也。今予小子戒謹恐懼。常加懋敬厥德之功。無怠無荒。每存兢業自強之念。不以細行而不謹。亦以朝夕之或間也。仰惟前代。特若訓迪厥官。仰者有望而企慕。意前代指唐虞夏商。時是若順也。訓者有教戒。規正意。迪者有開導。啓迪意。○蓋建官惟百。以致國家和寧者。唐虞也。我則仰惟唐虞建官之制。而欽若之。官數惟倍。亦克用乂者。夏商也。我則奉順夏商建官之制。而是法之。於公孤六卿。則訓迪之使。欽乃攸司。慎乃出令。於

三事。聖大夫則告教之使。敬尔有官。乱而有政。是則仰惟前代。特若猶唐虞稽古之意。訓迪厥官。猶不惟其官。惟其人之意也。前既曰董正治官。此又曰訓迪厥官。蓋董正以建官言。如立三公三孤六卿九牧。是也。訓迪以成言。如三公使論道。三少使弘化。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教五典。擾兆民之類是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蓋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大臣位高。責重。故不貴乎倫官。而貴乎得人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立始於成王。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成王。太若無以加之。謂公者無少私之謂。師謂道之教訓。傅謂傳之德義。保謂保其身體。○成王董正治官。意謂道之教訓。謂之師。太師則以仁義之理。教誨啓迪於君。輔以德義。謂之傅。太傅則以德義之理。輔翼其君。保其身體。謂之保。太保則又左右規正。以保護王躬。為是師也。傅也。保也。此非所謂三公乎。論道經邦。論者。謂明之謂道者。夫人之理。論道二字。貫經邦燮理陰陽。言經者。經綸之謂。邦國也。○蓋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三公必講明夫一陰一陽之道。窮究夫在天在人。之理。于以經綸邦國。使三綱明而九疇叙。于以正夫彙倫。傳五典。惇而萬國寧。豈非經綸天下之大經乎。易曰。經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已。燮理陰陽。燮理者。和調之也。陰陽以氣言。○蓋陰陽之氣。變化不測。運行不息也。三公必和調於妙運之間。燮理於不言之表。使三光全而寒暑平。風雨調而四時叙。豈非參天地之化育乎。是則陰陽以氣言。所以與道為體也。道以理言。所以主宰乎陰陽也。論道者。立天下之大本。燮理者。知天地之化育。陰陽與道。豈有二乎哉。官不必

書九

三十七

保太保則又左右規正以保護王躬。為是師也。傅也。保也。此非所謂三公乎。論道經邦。論者。謂明之謂道者。夫人之理。論道二字。貫經邦燮理陰陽。言經者。經綸之謂。邦國也。○蓋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三公必講明夫一陰一陽之道。窮究夫在天在人。之理。于以經綸邦國。使三綱明而九疇叙。于以正夫彙倫。傳五典。惇而萬國寧。豈非經綸天下之大經乎。易曰。經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已。燮理陰陽。燮理者。和調之也。陰陽以氣言。○蓋陰陽之氣。變化不測。運行不息也。三公必和調於妙運之間。燮理於不言之表。使三光全而寒暑平。風雨調而四時叙。豈非參天地之化育乎。是則陰陽以氣言。所以與道為體也。道以理言。所以主宰乎陰陽也。論道者。立天下之大本。燮理者。知天地之化育。陰陽與道。豈有二乎哉。官不必

備惟其人官謂三公不備謂不必備員惟其人謂在予得人○
三公之官位尊責重非能建立大本經綸大經參贊化育者不
足以任此故有其人則使之居是官非其人若不若虛是極故曰
官不必備惟其人也觀文王之時以尚父為師而傅保未聞武王
之時以召公為保而師傅未見成王亦以召公為師保而太傅
亦無聞焉三公之官自古雖其入也可知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公孤化寅亮天地獨于一人**

此言官之次於三公者其位尊職之佐於三公者其責重少師
少傅少保曰三孤少者至太之對孤者無朋之稱○蓋副貳
三公者有少師道之教訓有少傅傳其德義有少保保其身體
是少師也少傅也少保也故非所謂三孤也貳公孤化寅亮
副貳公謂三公貳公二字真私化寅亮天地言五者張爾大

公書九
三十九

之化者天地造化之用運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已○蓋三公
既論道矣三孤則副貳三公弘大道化弥綸而不過曲成而不
遺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可也寅亮天地寅亮者敬而
明之天地以形言○蓋三公既廢理陰陽矣三孤則副貳三公推
致中和之理敬明天地之道使三光全而寒暑時天得以位乎上
群生和而萬物育地得以位乎下可也獨于一人獨輔也予
一人成王自謂○蓋三孤於造化之運既弘而大之於天地之形又
敬而明之然此正所以獨予一人參贊化育者在是矣豈私化寅
亮之外別有所謂獨予一人者哉是則公論道孤私化公變理
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獨于後公孤之分如此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此董正天官總治以統乎內外冢宰掌邦治冢宰大率治

也冢宰夫官御治官之長即今之吏部周禮所謂乃立天官冢
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已○蓋冢宰天官
乃天子之相也其所掌者凡治典教典禮典之屬政典刑典事
典之類無不在於所統故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統御也
百官六卿九牧之屬均平也四海舉天下言○內而六卿九牧
之官期騶期倭差難管攝也而冢宰統之管攝使歸於一外而
林生地聚之民好尚不一至難調劑也而冢宰均之調劑使符
其平此即舜命禹宅百揆亮采惠疇之事也成王仰惟前代時
若訓迪厥官可見矣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此董正教官敷典以復民性也司徒掌邦教司徒地官御
主國教化即今戶部周禮所謂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
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是已○蓋為治莫先於教化斯民也故
司徒之官凡三綱五常之道民彝物則之理皆其所掌故曰掌
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敷布也五典五常擾馴也即敷敷五教
在寬之意擾兆民猶周禮言擾萬民○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所謂五典也司徒必私敷五典使天下之人各盡夫親義
序別之理或和民則俾四海之民各復其降衷秉彝之性勞來
匡直使不相親睦者於是而親睦馴擾輔翼使不相遜順者於
是而遜順此即舜命契為司徒敷敷五教在寬意也成王建官
仰惟前代時若可見矣

公書九
三十九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此董正春官以司國典正欲以禮樂事天人也宗伯掌邦禮
宗尊也以宗廟為主術長也地四特為樂即今禮部周禮所謂

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是已○蓋宗伯於天地神人之禮言幽軍廣嘉之事無不在其所統故曰掌邦禮治神人治理也神謂天神如上帝六宗之類人謂人鬼如太祖昭穆之類不言地祇者奉神人以包之○蓋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所謂神人之禮也禮有分限截然而不可易也宗伯當有以治之使無所僭擬如坎壇昭穆之制聘享射御之等則治而定之牲帛之多寡稅斂之次第則治而明之豈非治神人謂乎和上下和者無所乖以樂而言上謂天神下謂地祇不言人鬼者言上下以包之○蓋神祇人鬼之禮自有尊卑等列不可違也宗伯當有以和之使無所乖及者尊卑之分一失其禮則僭亂誦妄人神雜糅此妖誕之說異人心所以不正也又安得而和是則治神人以禮言和上下以樂言成周所以合樂

卷九

四

於禮官也此即伯夷典禮若虞典樂之職也成王建官仰惟前代時若又可知矣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此董正夏官以司戎事正敵總軍旅治天下也司馬掌邦政司馬夏官卿主戎馬之事即今兵部周禮所謂乃立夏官司馬使率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是已○蓋軍政莫急於馬也故以司馬名官夏官司馬之所掌在張皇六師詰戎兵乃征伐之大政也故曰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統領也萬二千五百人為師平是均也○蓋天子六軍司馬則統率六軍之衆四征弗遑之國使強不得以陵弱衆不得以暴寡人皆得其平故曰平邦國此即皋陶所掌者但唐虞以刑蕪兵周分而為二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懲刑暴亂

此董正秋官以禁民非必訓迪夫禁民之政也司寇掌邦禁司主也群行攻劫曰寇司寇秋官卿即今之刑部禁也周禮所謂乃立秋官司寇使率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是已○蓋司寇之官所以掌邦國之刑罰凡寇賊奸宄之類暴亂爭鬪之徒皆在所治故曰掌邦禁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止於未然也詰姦懲刑具於亂詰治也姦姦也懲懲之在於心暴謂強橫亂謂不循禮法○蓋貪奸姦亂此奸惡也姦惡在心隱而難知必推情迅鞠察詞觀色以求其情故曰詰以至殺越人于貨昏不畏死此暴亂也暴亂顯著易見故直誅戮殄滅而不赦故曰刑此即齊命華陶為士師之職但唐虞以士兼兵周則分為二矣帝王之世其教化詳畧有如此夫

卷九

四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此董正冬以司國土正敵度地以奠民居因時而與地利司空掌邦土司空冬官卿即今之工部司空也古者穿地為穴以居民故曰司空○司空之官所掌者國之土地凡城廓市井山林川澤無不在於所司故曰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居處也四民士農工商也時謂天時地利土地所產之利○蓋士農工商各異其業苟無居止何以使各安其生司空則度土居民分地受廬使士則勉於稼農則耕於野工則居於肆商則藏於市焉至若天時有早晚地利有所宜司空則順天之道因地之利先種之種後種之種稔宜高燥黍宜下濕順乎時之先後高下而播布之焉此即禹平水土稷播百穀之事也成王建官仰惟前代時若又可見矣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定體統於內外隆治化於天下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六卿自冢宰以至司空分職自邦治以至邦土率統也屬猶合也以用倡導也九牧九州牧伯○成王上文訓迪六卿參然六卿分職雖有治教札樂之殊政刑邦土之異而每卿各六十屬六卿各率其屬自內達外以倡導九州牧伯也**韋成兆民**韋成謂舉而化也韋厚就養民言化成就教民言○六卿分職者率其屬以上率下以內倡外者正欲使天下之大皆齊于德會發衣之域兆民之衆咸歸于札樂教化之中也是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猶唐虞百揆四岳以倡九牧猶唐虞之州牧侯伯韋成兆民猶唐虞萬國咸寧也成王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又可見矣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 大明黜陟

此言朝覲巡守有定時考厥賞罰有定制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也朝見也○成王以為官制既定統統既立歲月之久諸侯之政豈無弊壞者乎故於六年之內侯甸男采衛諸侯一朝會于京師而行述職之典于以陳其為治之說于以述其所守之職所以達其壘也又六年王乃時巡時巡者猶齊之四仲巡狩○六年五服諸侯一朝矣又六年乃十二年也周天子則巡狩於諸侯所守之國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月有一月北所以時巡以答其禮也考制度于四岳考察也制度法則制度四岳東岱山南衡山西華山北恒山○天子時巡豈無事而空行哉諸侯之國時月大小有不同者則審而同之律度量衡有不一者則考而一之俾國無異政家不殊俗即齊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于方岳五服諸侯隨

人君所至則各朝見於方岳之不周天子二月東則東方諸侯來朝五月南則南方諸侯來朝八月西則西方諸侯來朝十月一月北則北方諸侯來朝猶舜之肆觀東后意也大明黜陟黜陟陟升也○然當諸侯各朝于方岳之時豈無所事哉故數言試功有功者則加地進律以旌其能無功者則削地貶爵以罰其不能豈非大明其黜之謂乎黜陟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如此成王建官仰惟前代時若又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 民其允懷

此總戒若官守職之人欽其果於出令不可過以理勝欽獲乎民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王曰者更端之詞君子賢之也欽乃攸司欽敬其所守慎乃出令欽謹其所施○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官守職者

成在故成王又更端以致其歡所以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蓋

謂公卿大夫士官非一人也必嚴恭肅畏敬其所守之職詳審精密謹汝所出之令可也令出惟行弗惟反令音官宣下之令反者壘過不行之謂○蓋不謹於未令之先必反於既令之後尚以示信於人故一令之行詳審於未出之前不可於既令之後追思不善使壘逆而不行也以公戒私民其允懷以用也公者私之對其者期之詞允懷誠服也○號令行否惟視公私如何耳故必一令之施循乎天下之公理而已私之不生則林林之民莫不心悅誠服固不是求其違上之命者無有也曰凡我有官君子猶舜之咨汝二十有二人也曰欽乃攸司謹乃出令猶舜之欽哉惟時亮天工也成王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可見矣

學士古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若事惟煩

此言博古學今戒其失於前數進官之病勉其學於後學于古
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學師為學。古指前代。入官進而
為任。議謂請謀制請裁度。迷謂終也。○成王言凡爾有官君子
因當敬其戒而慎其令。苟事不師古以克永世。未之有也。彼典
謨訓誥之書載堯舜禹湯治天下之道至精至備也。有官君子
當精通講貫於入官之先。請議裁制於臨事之際。由是

紀綱法度燦然而昭明。札案刑政秩然而振舉。
求其政事錯雜紛更者無有矣。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
亂厥官。其指有官君子。爾典常指周家當代之法。作為師法
也。利口辯給之人。亂厥官。即不能飲乃彼司。○然前代之法雖
美矣。今已遠。或有不至於時者。若周家當代之法。皆文武周公

書九

四十四

之所講畫至精至倫。宜於今而不失於古也。有官君子當謹而
師之。不可以喋喋利口作聰明。更改而更亂。其所守可也。蓋
敗謀。蓄積也。蓄疑。疑下。惟克果斷之。反敗壞也。敗謀敗壞其
謀之有成者。○蓋有疑則辨可立。夫苟精疑不決。可否無定。
則一前一却。必敗壞其所謀之事。而不成矣。○念心念爪。政。念
情也。失之不及。忽也。失之稍過。急也。念心言。荒政以事言。○
蓋為政者。心有怠忽。則政不舉矣。凡事當行不行。不行或行。不
惟失之不及。而且失之過當。則有以荒廢其政。而不備矣。不學于
面。蓋殺事惟煩。面。謂無所見。蓋。謂擾亂。○蓋于
古。可以入官事。不師古。則無所得。譬猶正牆面而立。一物無所
見。一步不可行。幸事則必錯。亂煩擾矣。成王訓迪厥官。既歷數
蒞官之病。後戒不學之弊。其方世有官君子之龜鑑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申戒卿士。言功業之建。有其要。功業之成。有其幾。戒爾卿
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亦有警教之意。功者業之所成。志者心之
所之。○上文既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至此又申戒夫卿士若
曰。事之所成。為功也。如典。禮樂者。禮備而樂和。掌教刑者。教從
而刑措。此。禮樂刑政之有成。所謂功也。然崇其功者。存乎志。安
卿士立志不高。或於卑。卑則功無自而崇矣。此崇其功者在存
乎志也。業。廣惟勤。業者功之積。廣。大也。勤者自強不息之謂
○蓋政之所務。為業也。如冢宰司律。率屬以備。其治。發。命。伯。司
馬。率屬以脩。其。禮。政。此。以。治。教。禮。政。為。務。所。謂。業。也。然。廣。其。業。
者。存乎勤。必卿士。我。業。不。修。有。所。怠。忽。則。業。無。自。而。廣。矣。此。廣。
其。業。者。在。存。乎。勤。也。是。則。惟。志。惟。勤。乃。崇。功。廣。業。之。本。功。崇。業。
廣。乃。惟。志。惟。勤。之。效。二者。即。上。文。念。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
斷。乃。罔。後。艱。惟。獨。克。能。斷。決。也。後。艱。崇。功。廣。業。之。反。○然。勤。
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二者。當。然。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
終。蹈。後。艱。矣。故。必。忠。信。明。未。堅。定。其。志。而。不。移。自。強。不。息。果。斷。
其。勤。而。不。倦。則。功。不。崇。業。不。廣。蓋。疑。敗。謀。念。忽。荒。政。蹈。於。後。艱。
者。無。有。也。

書九

四十五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
此言居富貴在實德而不在于虛偽。必申言德偽之驗也。位不
期驕。倍爵位。期者取必之意。驕謂矜高。○蓋人貴而有位。雖
不期而矜高也。殊不知居能移氣。有貴位者。雖不與驕期。而驕
自至矣。祿不期侈。祿天祿。侈者肆也。○蓋富而有祿。雖不期於
侈肆也。殊不知養能移性。有厚祿者。雖不與侈期。而侈自至矣。

作偽心勞日拙

位不期驕。倍爵位。期者取必之意。驕謂矜高。○蓋人貴而有位。雖
不期而矜高也。殊不知居能移氣。有貴位者。雖不與驕期。而驕
自至矣。祿不期侈。祿天祿。侈者肆也。○蓋富而有祿。雖不期於
侈肆也。殊不知養能移性。有厚祿者。雖不與侈期。而侈自至矣。

况今尔卿士有禄位者乎此言居位享禄不期於如此而自如此也恭儉惟德恭與驕對儉與侈對德即恭儉實有於己○盖位不期驕而驕自至尔卿士居是位當謙卑遜順早以自牧而知所以恭儉不期侈而侈自至尔卿士享是禄當敦崇朴素制節謹度而知所以儉豈非恭儉之出於實德乎無載尔偽無與母同載從事也偽者德之反○盖恭無實恭事於外貌徒有不驕之虛名儉無實儉形於言語徒有不侈之虛名豈非恭儉從事於聲音笑貌之偽乎作德心逸日休作德即恭儉惟德心逸謂心安閑日休日見其休美○盖天下至途而無憂者莫如德今尔卿士位不期驕禄不期侈所謂作德也作德則心廣体胖中外惟一故心逸安閑而日見其休休美作偽心勞日拙偽即恭儉之出於聲

書九

中十六

音笑貌心勞謂心不安靜日拙日著其勞穰○盖天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偽今尔卿士恭儉徒從事於聲音笑貌所謂作偽也作偽則陽善陰惡掩護不暇故心勞力瘁而日著其拙恭親王恭謙恭下士人必以為偽公孫私布被入必以為詐在已徒勞掩護不暇豈非心勞日拙之謂乎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此言居榮思辱當致敬謹之心居榮不敬必至危辱之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居處也寵謂富貴危者寵之反○盖任卿士之位享卿士之祿非居寵之謂乎然寵與辱為隣汝居卿士之位當恭以處已無一毫之不敢享卿士之祿當儉以自奉無一毫之有忽也弗畏入畏弗畏謂不思危入畏謂陷於危辱○苟居寵位而不以敬畏為心則寵位之必喪于厚

而不以積肅為念則天祿之永終為卿士者可以罔不惟畏乎若周公之明養召公之告老皆此意也後之患失與思危相似實與此相反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政靡

稱匪其人惟尔不任

此言薦奉有義利其效以類應得人賢否舉主為可知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推薦奉也讓謙遜也庶官謂眾卿士和無乖爭○盖大臣者百官之所視效大臣於賢而有德者薦之使迪簡王連能而有才者讓之使有服大僚則薦奉出於義矣百官效之莫不亦於義殆見九官相讓而無爭競之風百僚師師而有相遜之美庶官安有不和乎不和政靡不和謂薦奉出於利靡雜也○大臣於人之有技媚疾

書九

四十七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通則薦舉出於利矣百官效之莫不亦於利但見我忌能於人亦忌能於我彼此相忌能爭乃作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也庶官不和則紀綱法度於是而紊亂札樂刑政由是而錯雜豈非不和政靡乎舉能其官惟尔之能舉謂薦揚能謂才足以勝任尔能謂大臣能勝其任○大臣所舉之賢足以正君而善俗所讓之能足以修政而立事是尔大臣能薦賢以勝其任也稱匪其人惟尔不任稱亦舉也不任謂大臣不勝其任○大臣所舉之賢不足以稱其德所讓之能不足以勝其職是尔大臣無知人之明不足以勝其任也庶官爭與和見大臣之義利庶政治與亂見大臣之得失此以生乃成王畫一以教戒卿士也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尔有官萬邦惟無斁

此種戒律各不當為者正教輔君安民以慰天下也王曰嗚呼三事即立政之三事也夫天未始之屬官以位言政以職言○成王於訓戒既終又更端數息德戒常任準人又卿大夫之官蓋謂上自三事下至大夫非尔之官乎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非尔之政乎有官守者當夙夜兢兢而無曠厥官有政事者當精白一心而無解厥職也以佐乃辟未康兆民之用也承上敬尔有官乱尔有政言佐助辟君承長康安也○人君欲群臣敬尔有官治而有政者豈有他哉正欲左右厥辟爾予一人使林生總聚之慮遂其飽食煖衣之願於無窮也萬邦惟無敢欺厥服也○蓋萬邦之廣未易悅服也則愛戴歸往惟無厭敷之心所謂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在是矣

此時戒卿士不取公孫者公孫德專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

君者尊之之稱陳名其也必封國為君猶君夷君牙之類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之周公既殺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也史錄其書以君陳名

王若曰君陳惟尔令德孝恭

命汝君茲東郊敬哉

此呼大臣美其德之可播戒其治之無忽王若曰君陳惟尔令德孝恭君陳臣名令德總孝恭言○成王命君陳君茲東郊言他人之於親或不能孝者有夫惟尔君陳則能善事父母以及其孝他人之於君或不能恭者有夫惟尔君陳則能善事其上以其恭故先以令德形容孝恭之粹美後以孝恭

指言令德之實事也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善父母曰兄長曰友克施故也政即孝友之推○君陳惟能孝於親友於兄弟一家之中施於有政如此然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是以能施政於邦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也孔子曰居家理政治可移於官即此意命汝君茲東郊敬哉哉指君陳君治也東郊指下都言敬者不可忽之謂○蓋東郊之民皆樂於義不義不明人細靡壞矣今特命尔侯于東土尔當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敬典在德化於孝友可也然君陳孝恭德性本敬矣而又曰敬哉者蓋敬君陳行於家者此敬也治乎民者亦此敬也敬之一字乃一篇之綱願哉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

惟民其乂

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師以教言保以安言懷思念也○昔周公迂殷頑民於下都使之安近王室式化厥訓周公親自監之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復其性保安之遂其生周公之德及於民者如此故當時之民有以思念其教訓之德懷慕夫保養之恩也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往之國也慎乃司謹所居之職率厥常循日行之道懋勉昭明水治也○周公既殺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尔君陳往治其民當謹其所司率循周公之常行勉明周公之旧訓則東郊之民宜其翕然听順而婦服也則惟民其乂豈不與民懷其德同一效哉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無敢逸豫

此言前人之訓有感通之妙後人用訓加篤敬之功我聞曰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聞於周公馨香者之遠聞香者薰之芬芳感格也○成王於上文既勉君陳懋昭周公之訓於此遂率周公之訓使加懋昭之功蓋謂四方風動萬國咸寧此至治之世也。至治之極和氣休聞之所辟越明德善者之所流芳是以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不疾而遠無遠弗屆可以感格於神明矣况殷之頑民乎此與至誠感神列茲有帝同一意也。未稷非謂明德惟馨。黍稷可為酒醴。晚禾可為棗臠。○蓋慈慈芬芳祀神孔明者人皆知黍稷之芬芳也。而不知黍稷非馨。惟馨明德。惟馨耳。是感于神明不在黍稷而在明德。至治率其成明德播其本。非有二馨者也。此以上四句。即周公之訓。爾尚式將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尚庶幾也。式用時是也。猷以道言。訓以教言。即

上文四語。孜孜勉力不怠之謂。逸豫樂也。○然周公之訓在於明德。注周公之訓在於篤敬。爾君陳庶幾懋昭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終日氣無敢務。猶天如是則德無不明。治無不至。可以感於神明矣。何患殷民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者乎。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

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以常人慕聖之情為戒。以斯民從化之速為勉。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凡人猶言常人。聖者大而化之之謂。○成王於上文既歆君陳懋昭式時周公猷訓至此。又以此是戒勉之者。蓋謂常人之情。豈不曰。聖人出乎其類。授乎其萃。而為人倫之至。吾不能得而見之。美然此。此東齊好德之良心也。既見聖。不克由聖。既者已事之辭。克能申行也。○及其既見聖。則又

以聖為尋常而不能由字聖。是亦徒見而已。然此氣稟物教之所蔽也。爾其戒哉。戒者戒其勿如凡人。○蓋未見聖。惟恐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人情皆然。亦君陳親見周公之聖。惟周公之任。可不以常人。徒然慕聖之情為戒哉。爾惟風。小人之德。草也。東郊之民。見治於汝。則惟草焉。風之動草。妙於無草。草之從風。莫知其然。爾君陳克由周公之聖。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此申言上文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文之意。及其詳以戒之。齊其效以勉之也。

圖厥政莫或不報

廣言同則釋

此言謀治不可以或易。可否當求之人已。圖厥政莫或不報。圖厥也。政善治。報言。或者猶言萬一。艱難也。○蓋往慎乃司。懲

爾周公之訓。爾君陳所圖之政也。君陳圖謀政治。勿視為易。當無小無大。一以難圖之可也。有靡有與出入。自爾師虞。厥言同則釋。靡謂所當。華與謂所當行。出謂謀之。國人。入謂謀之。左右。師衆。虞度也。厥言指左右。國人。釋。繹也。○蓋所圖之政。有所當。華者。有所當與者。拔依勢作威倚法。以制此政之所當。靡者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政之當與者也。爾不可自專。必以此當。靡當與之政。出而謀諸國人。入而謀諸左右。然政之靡與。既合乎衆人之同。尤當漸於一己之獨。衆人皆曰。此所當靡也。爾思其果可靡。則靡之。衆人皆曰。此所當與也。爾思其果可與。則與之。吁。既謀之人。又斷之已。即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然後後察之之意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告爾后于內

惟良顯哉

此言大臣進善於君宜善於民所以致入君之歡美也亦有
嘉謀嘉猷則入告尔后于内嘉善也言切於事謂之諫言
合於道謂之獻○此又承上文言尔君陳於出入師虞所得之
嘉謀嘉猷不可有所隱匿當入告尔君於朝廷之上也尔乃訓
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順謂行之不違外謂宣之
於民○然以善言入告固臣職之當然以善言播告又臣職之
當及是以謀猷維尔之謀猷也尔必順之於外宣之於民曰斯謀
斯猷乃人君之德非我所能有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
○成王又數息言在朝人臣當如君陳進謀猷以告君用謀
猷以宣民則人君內無失德而其德無不良外無失政而其
名無不顯矣○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君既有是心至於

卷九

五十二

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
矣此其所以為成王哉

王曰君陳惟尔私周公丕訓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言大臣推廣前人之訓必戒之以不可為勉之以所當為王
曰君陳惟尔私周公丕訓私者張而大之即前懸貽之意○
成王呼君陳之名言殷之頑民素服周公之訓尔君陳用公
之往治周公之既能發明張大周公丕訓以訓夫民可也此句
乃一章綱領下四句即私周公丕訓之實無依勢作威無倚
法以削無與母同依倚也勢權勢威謂嚴刑法謂法令削侵
也然私周公之丕訓果何如哉能我所有也不可依之以作威
使賞罰之用一合乎天理之公法我所用也不可倚之以侵削
使予奪之權一循乎天理之正此戒之以所當慮也寬而有

制從容以和寬謂不迫制謂有節從容有和緩之意和則
無乖戾之心○蓋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此固寬矣然
寬雖足以得衆若人之狃于姦究致常亂俗則雖三細而不宥
豈非寬而有制乎無依勢作威倚法以削此固和矣然和雖
足以近底若人之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則辟以止辟乃辟
豈非從容以和乎此勉之以所當為也上文告以政有解崇恐
君陳一於變更故戒之以此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嚴中

此言殷民之在刑辟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理之不偏
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殷民殷之頑民辟兼五刑非
專指大辟○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
徇君蓋謂殷之頑民犯於刑辟之中我以斯人為可加之以刑

卷九

五十三

不當殺之於理不當刑則勿刑不可徇君所惑而遠刑之予曰
宥尔惟勿宥宥謂開釋之○殷之頑民犯於刑辟之內我
以斯人為可開釋其罪亦必按之於理不當赦則勿赦不可徇
君所好而遠赦之惟嚴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蓋君之好
惡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殷民在辟予戒勿辟者非真
勿辟也惟欲審其罪之中不至於過重耳殷民在宥予戒尔
勿宥者非誠勿宥也惟欲審其宥之中不至於不及耳始曰
殷民在辟此辟字包宥字言未曰惟嚴中此中字亦兼辟
宥言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此言在下有違於政教必刑期於無刑乃刑也有弗若于
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若順也政以治言訓

以敬言辟刑也。蓋東郊之民有驕淫矜誇不順於汝之政治者有反側搆動不化於汝之教訓者此固有罪於刑也。要必刑期無刑刑一人而天下之人皆懼而不敢犯然後刑之則刑無不當而人不輕於犯法矣此一節又奉用刑之當以終上章之辟。

狃于效尤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歷言不可宥之人所犯雖小而不可赦也。狃于效尤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習也。亂在外曰姦亂在內曰宄。常謂典常。俗謂風俗。三指上三者細小宥赦也。蓋謂東郊之民有習於姦宄而謀為不軌者有毀敗典常而弗若於汝政者有壞亂風俗而弗化于汝訓者此三者乃人道之大綱。政事之根柢也。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苟以三者之罪

書九

五十四

小而宥之則其宥失之過而非所謂惟厥中矣此又告以不宥宥者以終上章勿宥之意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此寬容以敷教隨才以取人也。無忿疾于頑無與母同忿怒也。疾惡也。頑者化而不悛之名。人之弗若于汝政弗化於汝訓此頑而弗率者也。汝君陳苟或忿其不從而以剛治之何以安其反側之心哉。要當廣其度量寬以處之。有忍有容母忿疾於頑可也。無求備于一夫。求猶責也。備謂全美。○人君職業有備與不備行義有良與不良。一人不能全備也。汝君陳苟或求全責備於一人何以授善以勵不善哉。要當隨人才器而使之。毋求全責備于一夫。但簡厥脩進厥良可也。此二句乃總言其綱。下二節又申言其實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此言心有所制能成其事量有所容能廣其德必有忍其乃有濟。忍以事言。濟成也。○蓋人於事小不忍則亂大謀。汝於民之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者能含容異順以諷人之不及毋得刑驅勢迫以忿疾于頑則頑者以漸而化。豈有不成功乎。若勾踐於吳太王於林乃所謂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矣。何以能濟哉。有容德乃大。容謂量之寬。大謂包之廣。○心無所容則其量狹矣。必寬裕溫柔若天地之容養方物含洪光大若滄海之容納百川則其心休休而有容善容人之量矣。善之德豈不斯乃大乎。若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所謂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孰得而測度哉。然忍猶有堅制力善之意。至於有容則人於已渾乎為一笑。此

書九

五十五

中言無忿疾于頑之意

以率其或不良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以率其或不不良。此告以勸功之道。厲行之方也。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簡擇而別之。脩謂脩成業。○頑民薰陶周公之訓戒業亦有脩與不脩者矣。汝於脩者必簡而別之。不使與不脩者混。不脩者亦簡而別之。不使與脩者雜。則人莫不景仰而勸功矣。進厥良以率其或不不良。進用也。良謂其行義率汝教也。○然於能脩之中。又不可不選其良善者進而用之。彼式化厥訓。惟日其邁。此行義之良者也。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此行義之不良者也。汝於其良者必進而用之。不使遺棄在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而進於良矣。夫如是則人莫不激勸而勵於行矣。此申言無求備于一夫之意。

惟民生厚因物有迁遠上所命

終有歸于永世

此原民性本厚當及感化之機端本之教民歸淳厚之俗故君臣獲福於無窮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厚謂醇厚物事物遷移也○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民生本自厚也其所以澆薄者特誘於習俗而為物所迁耳遠上所命從厥攸好遠謂不從命令也奸者心之所在○蓋厚者既可迁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哉反而歸厚宜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禮上之所好何如耳上之所好在此而所令在彼則民必遠其上之所令而從其心之所好也大孝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亦此意也爾克敬與在德時乃罔不變化外于大猷敬典謂敦五典在德謂本諸身變則反薄敬則歸厚○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所謂典常之道也爾必慎徽五典式利民則敬休諸身使實有諸已故以實感人捷於梓鼓但見化頑成仁反薄歸厚斯民豈不信升於大道之世矣曰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也曰時乃罔不變是即從厥攸好也曰允升于大猷即惟民生厚也惟予入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歸於永世○蓋風俗淳厚偕之大道君之福也果誰之休哉爾君陳之休也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豈但止於今日而已哉

書九

五十六

爾君陳之休也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豈但止於今日而已哉

顧命

顧謂臨終回首命成王將崩命群臣傳命以立康王史序其事以為篇蓋成王親遣三監之喪王室

此正其始然特詳焉今古文皆有

惟四月哉生魄主不懼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臨于几此記人君有疾之時致潔致嚴以臨御也惟四月哉生魄主不懼四月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十六日不懼疾甚也猶金縢王有疾弗豫之意○當成王崩年四月十六日始生明之期成王有疾弗豫之意○當成王崩年四月十六日始生明之期選要為皆臣子不忍斥言之意甲子王乃洮頰水甲子啓命之日洮以水盥手頰以水洗面○蓋人君奉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也今成王有疾不能沐浴但取水洮以盥其手頰以洗其面而已相被冕服憑几几相摺禮之官如太僕之類被覆也冕服冕之服憑倚也王几以玉飾几○王疾不能着衣加冠故命相摺者扶持之以冠冕加於王之首以衰服披於王之

書九

五十七

身所以致其專嚴而憑几几以奉命也即如朝服拖紳之意但加朝服拖紳是孔子疾不敢褻服見君也相被冕服是成王疾不敢以褻服臨臣也君臣之分其嚴矣哉

乃同召太保奭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百尹御事 此總呼大小群臣以受顧命也乃同召太保奭伯彤伯 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共召呼也同召 二字貫下百尹御事言太保官名奭召公名也為那畢衛毛皆 國名伯公侯皆官爵形似姓餘皆姬姓畢公名高衛侯名封毛 公名鄭皆文王子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御 事治事之臣○成王憑几几乃總呼六卿及治事之臣而首之 以召公奭者蓋冢宰第一召公頰之司徒第三為伯為之宗伯 第三為伯為之司馬第四為公頰之司寇第五為衛侯為之司空

第六毛公頌之以至大夫之官曰師氏執射師曰虎臣百官之長曰百尹治事之臣曰御事無不召之在王之右同受顧命以輔康王也蓋召畢毛以三公兼六卿故曰公曰頌尚形衛以三孤兼六卿故曰為此兼傳立言之異也皆史氏之言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茲予審訓命汝

此數疾病危篤恐難言嗣續之事故詳於群命以告群臣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統言曰疾甚言曰病漸進幾危也○成王歎息言我之疾日益大進而不退其勢將至於危殆矣病日臻既弥留日臻日至也弥益留連也○其病日臻而不退又甚而留連則病之纏綿也可知恐不獲誓言嗣茲子審訓命汝獲得遺命嗣續茲此審訓訓誡命也汝指太保以下群臣言○成王厭疾既篤恐其遂死不得出誓以言嗣

書九

五十八

續之事此我所以詳審群為訓戒之辭以命汝太保召公以下群臣同至左右以受顧命也此以下乃為成王顧命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用克達殷集大命

此言前王相繼而能明其德木惟及教養以得乎民而又由教養以得乎天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宣布重光也○成王言在昔文王武王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光謂之重華也○成王言在昔文王武王為君而有重明之德觀其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此文王之明德也惟冒海隅亦舉稱德非武王之明德乎文王既有是明德武王復有是明德故曰重光也莫履履陳教則輝輝不遠莫定履依陳列教訓也○文武之德既同故其善政無異以言其養民辨者九一仕者世祿此文王莫民所依也散財濟粟非武王莫民所依也以言其教民明德慎罰此文王之

陳教條也然教信明義又非武王之陳教條乎故漸仁摩義然於禮樂教化之中則天下之民率比習服教訓而不遠也○克達殷集大命克能達也○文武教養之化如此故能達於殷邦而人無不化用集大命使我周有天下也成王臨終以此誓告群臣使皆知文武得天下之由創業之難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此言在已故天命而不敢慢守祖訓而不敢忽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在後謂繼承文武侗愚遲鈍也天威謂天命○成王於上文既言先王創業之難至此又言繼承不易言繼文武之據若我侗愚之人知先王用克達殷集大命如此之難故視聽言動敬奉上天之命而不敢少忽也猶所謂顧諟明命之意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嗣繼也守謂守而勿失大訓即

書九

五十九

上文所言昏昧逾也○蓋九一世祿明德慎罰文王之大訓也散財濟粟敦信明義非武王之大訓乎我則繼承文武大訓而不放有所昏迷逾越焉所謂不迷文武勳教是已然於上天言厥於文武言訓以見天威大訓無二道敬迓昏逾則一致也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

私濟于艱難

此言上天降疾於君不可愈臣當用命輔君以濟難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降下疾病殆將也弗與言不與起弗悟言不蘇醒○成王言今天降疾於我身天漸惟幾而不能與起病日弥留而不能蘇醒矣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私濟于艱難爾指群臣明時朕言指上文敬迓天威詩語曰元子者正其統也釗康王名私大者渡艱難也○成王言爾六卿御事庶幾明我是言而不昧遵我所命而不違知天命之大

宗社之重付之一人可謂難矣。爾必敬遵天威，無敢昏塗。保
安元子弘濟，艰难可也。蓋周家王業以艱難而成，成王既殒，則
艰难之業將責之康王矣。

柔遠能迓安勸小大庶邦

此款群臣保君懷柔遠近之民，統御大小諸侯也。柔遠能迓，
柔者寬而撫之，能者獲而習之，遠指天下，迓指畿甸。上文款
群臣弘濟艰难，此告以輔君弘濟艰难之道。蓋遠而天下之民
未易化也，爾群臣當保君尺夫懷柔之道，寬而撫之，迓而獲
甸之民，雖已化也，爾群臣當輔君詳其教條之施，獲而習之焉。
安勸小大庶邦，安寧勸導也。小大謂小國大國。○彼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此小國也。小國不得以自立，亦當輔君安勸使
得以自立，而皆懷其德可也。千乘之國，百乘之家，此大國也。大

書九

六十一

國易至於繼，肆爾當輔君勸導使之不敢肆，而皆畏其力可也。
其所以合遠迓小大而言，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
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乱于威儀，爾無以劓，貢于非幾。

此奉其著於外者勉之，兼於中者戒之。思夫人自乱于威儀，
思念也。夫人猶言大凡人。乱治也。威儀，本其著於外者言。○上
文言柔能安勸之道，此又言柔能安勸之要，不外於吾身。謂夫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言我思夫人
之所以為人不可外求，當自治其威儀耳。故必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使自治於身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如曾子所謂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皆自治威
儀之實也。爾無以劓，貢于非幾。劓，康王名。貢，家員

進也。義者動之機，善惡所由分也。○成王言爾群臣引君於善
道，毋以元子劓，貢進於不善之機，元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
慮之微。苟冒進於非幾，則將於不善而陷於惡矣。欲其能治夫
威儀未之有也。此奉其著於中者以戒之。孔子所謂知幾子思
所謂慎獨，周子所謂幾善惡，皆此意也。成王垂絕之際，而能奉
孝，及此有以得於周公亦深矣。此以上成王之言。此以下皆史
臣紀述之事。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此記群臣听命微慙，及王祖落之時也。茲既受命，還出綴
衣于庭。受命，群臣受成王顧命，還轉也。出，微出綴衣帷幄也。
庭，路寢之庭。○成王崩命之時，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以
次听成王顧命也。此於既受顧命之後，退旋其位，與設張者乃

書九

六十一

微出，帷帳於路寢之庭，以同成王崩也。喪大記云，疾病君微慙，
東首北墻下，是已。越翼日乙丑王崩。越於也。翼日，明日。以今
日為主。明日為輔。故曰翼日。自上墜下曰崩。○成王於微出綴
衣之明日乙丑，乃氣息奄奄，殂落而死也。謂之崩者，王者死歿
如從天墜地，以其尊在民上，如崩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姜齊侯呂伋。

恤宅宗

此家宰命武臣設儀衛，迎太子為君憂主也。太保命仲桓南
宮毛，太保君公奭也。桓，毛二臣名。○成王崩，太保召公奭位家
宰，總百官。於是命兩朝臣仲桓南宮毛二人，以傳已命也。俾姜
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送子釗于南門之外。俾使
也。姜者，緩詳，齊國名。侯爵也。呂伋，大公望之子，為天子虎賁，亦
干楛戈戟也。虎賁，射御者，送迎也。釗子者，明父子繼世之義。

祿名者未成君也南門王宮外門○仲桓南宮毛傳不保之命使齊侯呂伋以二子猶衛其身戈戟肅其威率虎賁百人所以導迎太子劉從王宮外門以入也然成王崩太子必在側今出而迎之者所以使方姓咸觀與天下共非大保一人所擅立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延引也翼室路寢傍左右翼室也憂宗君也宗謂為君憂之宗主○蓋古者君薨必其陰三年成王崩辟臣延引太子劉入路寢左右翼室之中以為憂居宗生者且以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是則齊命者冢宰傳命者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休統尊嚴推禮周密其防危慮患之意深矣

丁卯命作冊度此依期命大史作冊書并受冊之法度也丁卯命作冊度丁卯王崩第三日冊謂冊書度受冊法度成王雖有遺命立康王未有冊書也○大保於成王既崩第三日丁卯乃命大史作冊書以成主顧命之言授康王也然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使康王周旋中禮以受冊書也上文昔君文武宣重光等語即冊書之所載下文升階即位又受同祭饗等語即受冊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此依期命工匠取材木供喪事之用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越於也癸酉至崩第九日召公以西伯為相故曰伯相也山虞匠人之屬漬取材木也○自丁卯命作冊度於第七日癸酉召公命山虞匠人之屬漬取材木之類以供喪事之用也

伏設蕭屨綴衣此命下士於路寢之庭與設張之事也伏設蕭屨綴衣伏

也

下士樂史之賤者蕭屨屏風盛為斧文者綴衣帷帳○蓋天子於座後設屏風以絳為質其高八尺謂之蕭者絳斧形於其上所以示威也謂之屨者天子依倚於前所以寧立也座之上四面又施帷帳以蔽風承塵如成王生存之日也此不言命者家上命士之文言於四座之首則四座皆設也可知此下小為將傳顧命而陳儀物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命下士設人君平時見群臣親諸侯之坐也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牖應敷設也重篋天子之席三重必及席桃竹枝席黼白黑雜縹純綠也○蓋路寢之前窓東戶西戶牖之間謂之牖天子負宸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太保命下士設白黑雜縹所緣三重桃竹枝席於座也華玉仍几

華彩色玉几以玉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几長五尺高一尺二寸廣二尺坐則設之所以依憑也○又以五色華玉所飾之几仍置於成王平時見群臣親諸侯之處以象生存之日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命有司設人君平時旦夕听事之坐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西兩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色純綠也○又於路寢西廂東嚮成王平日當宁之所乃命司几進之設雜彩所緣三重蒲席於坐也文貝仍几貝水介虫貝具有文之貝也○又以文具所飾之几如今螺玷之類仍設於成王平時旦夕听事之處以象成王生存之日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設人君養國老嚮群臣之坐也東序西嚮敷重

也

東序東廂也。豐席筍席。詩云下莞上簟是已。畫彩色。○又於路寢東廂西嚮成王平時坐立之所。太保乃命有司設彩色。錯竹緣。三重筍席於座也。雕玉仍几。雕刻鏤也。○又以雕刻玉几。如今玉玲瓏之觀。仍設於成王平時養息者。養群臣之怒。象成王生存之日也。

西夾南嚮數重筍席之紛。漆仍几

此設人君平日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夾南嚮數重筍席。玄紛。漆仍几。西夾西廂之夾室。筍席以筍皮為席。紛雜也。以玄黑雜色為之緣。漆漆几也。○又於西廂夾室中。南向用玄黑雜色之。繒所緣。三重筍席設於座。仍施漆几。如成王生存與親屬私燕之座也。太保將傳成王。顧命於康王。并列此四座者。蓋不知成王之神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以求之也。

越王五重陳寶赤刃大訓

此陳先王世傳所寶器物。既總言之。復分別之。越王五重陳寶。越。又也。承上東西序言。玉雙曰重。陳室陳列先王所寶器物。○此承上文言不特數席設几於四座。而又陳所寶器物於四座也。故以越字為繼事之辭。彼弘璧琬琰。大玉。庚王天球。非王之五重乎。赤刃大訓。河岳舞衣。大具。叢鼓。允戈。弓。矢。非陳所寶器物乎。此句總下文而言。赤刃大訓以下。是又分別之也。赤刃大訓。弘璧琬琰。在東西序。赤刃。赤鞘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誓。命。亦在馬。圓玉曰璧。琬琰。圭名。琰。有鋒芒。琬。無鋒芒。○蓋武王誅紂之赤刃。三皇五帝之大訓。與夫大璧琬琰。皆先王之寶玉也。今則陳列于路寢西廂之座北。大玉。庚王天球。河岳在東序。天球。王名。河岳。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也。○幸

山所產之大玉。東夷所貢之夷玉。與夫天球。河岳。亦先王所傳之寶玉也。今則陳列於路寢東廂之座北。胤之舞衣。大具。叢鼓。在西房。胤。苗名。大具。水介虫。如車渠。叢鼓。長八尺。西房。西廂夾室。○彼胤國所制舞衣。交趾所產大具。與夫八尺之叢鼓。先世所藏寶物也。今皆列于西廂夾室。胤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胤和垂。比古之巧工。東房。即東廂夾室。○胤所造精巧之戈和所造精巧之弓。與夫舜時共工。垂所造竹矢。亦先王所藏寶物也。今皆列于東廂之夾室。焉。然先王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也。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於此陳之。則象其生存。則示其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次輅在右執之前。此五輅各陳於階側者。所以象人君之生存也。大輅在賓階面。大輅。玉輅也。賓階。謂西階。面。南嚮也。○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也。今則陳列西階南嚮。然必面南者。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故輅亦向南也。然輅在作階面。綴輅。金輅也。作階。東階。面。亦南嚮也。○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也。今則陳列東階南嚮。然亦面南者。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故輅亦向南也。先輅在左執之前。先輅。木輅也。塾門側堂。○木輅。以封蕃國。今則陳於門內左塾之前。蓋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於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執之前。次輅。象輅。革輅也。○象輅。以封同姓。革輅。以封四衛。今則陳於門內東塾之前。蓋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於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也。然此五輅之陳。非徒為人觀美。所以象成王之生存也。但以貴賤為先後。大輅在賓階者。以西為上。次王。賓在焉。故大輅綴輅在東西

面。大輅。玉輅也。賓階。謂西階。面。南嚮也。○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也。今則陳列西階南嚮。然必面南者。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故輅亦向南也。然輅在作階面。綴輅。金輅也。作階。東階。面。亦南嚮也。○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也。今則陳列東階南嚮。然亦面南者。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故輅亦向南也。先輅在左執之前。先輅。木輅也。塾門側堂。○木輅。以封蕃國。今則陳於門內左塾之前。蓋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於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執之前。次輅。象輅。革輅也。○象輅。以封同姓。革輅。以封四衛。今則陳於門內東塾之前。蓋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於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也。然此五輅之陳。非徒為人觀美。所以象成王之生存也。但以貴賤為先後。大輅在賓階者。以西為上。次王。賓在焉。故大輅綴輅在東西

面。大輅。玉輅也。賓階。謂西階。面。南嚮也。○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也。今則陳列西階南嚮。然必面南者。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故輅亦向南也。然輅在作階面。綴輅。金輅也。作階。東階。面。亦南嚮也。○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也。今則陳列東階南嚮。然亦面南者。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故輅亦向南也。先輅在左執之前。先輅。木輅也。塾門側堂。○木輅。以封蕃國。今則陳於門內左塾之前。蓋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於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執之前。次輅。象輅。革輅也。○象輅。以封同姓。革輅。以封四衛。今則陳於門內東塾之前。蓋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於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也。然此五輅之陳。非徒為人觀美。所以象成王之生存也。但以貴賤為先後。大輅在賓階者。以西為上。次王。賓在焉。故大輅綴輅在東西

近階金玉貴故在近在後也。先輅次駟在左右墊者太輅象輅厥故在遠在先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立于側階

此言士大夫儀衛於王宮左右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弁士服似冕無旒版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惠三隅矛畢門路寢之別名。二人服爭雀弁之服手持三隅之矛立於畢門內左右也。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戈戰屬上刃為櫛外也。兩階實主之階。堂廉曰祀。四人服爭綦弁之服手持長戈而刃外櫛夾立于實主兩階堂廉之間左右各二人也。二人冕執劍立于東堂。冕大夫服冠上有覆前後有旒。劍屬東堂路寢東廂前堂。大夫衣冕服手持劍立于路寢

東廂之階以備東廂升階之人也。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鉞斧也。西堂路寢西廂前堂。大夫衣冕服手持鉞立于路寢西廂前階以備西廂升階之人也。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戣亦戰屬東垂東序也。垂一人衣冕服手持戣戣立于路寢東序堂上之遠地則堂之東南宿衛格矣。一人冕執戣立于西垂。戣與戰通戰屬一人衣冕服手持戣戣立于路寢西序堂上之遠地則堂之西南宿衛格矣。一人冕執鏡立于側階。鏡當作鏡。說文曰鏡侍臣所執兵側階北階之階上。一人衣冕服手持鏡兵立于堂北階階之上則王前儀衛格矣。蓋自設輪表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為華侈之具哉。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室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尺誠繼述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御主邦君麻冕纁裳入即位

此言嗣王服吉服而升堂群臣服吉服而就列也。王麻冕纁裳由賓階階升也。然儀物既備可以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也。康王於是服麻冕黼裳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顧命。然由賓階而升者以其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御主邦君麻冕纁裳入即位。御主指在朝之臣邦君指在外諸侯。麻冕緇布冠也。以三十升麻為之。纁裳玄色裳入即位者各就其位。在朝公卿大夫士及在外之諸侯皆同服麻冕纁裳。王賓階以命而各就位也。然御主邦君祭服之裳皆纁本纁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此言嗣王服吉服而升堂群臣服吉服而就列也。王麻冕纁裳由賓階階升也。然儀物既備可以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也。康王於是服麻冕黼裳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顧命。然由賓階而升者以其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御主邦君麻冕纁裳入即位。御主指在朝之臣邦君指在外諸侯。麻冕緇布冠也。以三十升麻為之。纁裳玄色裳入即位者各就其位。在朝公卿大夫士及在外之諸侯皆同服麻冕纁裳。王賓階以命而各就位也。然御主邦君祭服之裳皆纁本纁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大保大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御至冊命

此群臣服于祭服奉室王冊命以授於君也。大保大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大保召公奭也。太史史官作冊命者。太宗宗伯彤裳之祭服也。大保承介士。太宗奉同瑁由作階階。承奉介大也。太圭夫子鎮圭。長尺有二寸。上宗謂太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奉同瑁者。二人也。同瑁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瑁諸侯之珪。瑁蓋大圭天子所守。同爵先王以祭祀。瑁圭先王以朝諸侯。今將授嗣王。大保總大權。故承大圭。宗伯主祭祀。故奉同瑁。有主道焉。故非自作階也。太史秉書由賓階階。御至冊命。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蓋太史以之奉諱。奉公天下後世之是非也。今則奉持冊書由賓階以升。與王接。或所以御康王以授冊命也。

皇太后王几道揚末命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此太史口宣前王臨御命後王守祖訓必告以守祖訓之道也

曰皇太后王几道揚末命曰者太史口陳成王顧命之言皇

太后君也。意倚也。王几以王飾几道言揚稱也。末命成王臨終

之命。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太史於成王受冊命之際口陳

之曰言。天君成王當疾太漸惟幾之時。魏德王几召群臣諸侯

道揚德終之命也。謂之道揚者言對揚於衆非一人之所聞也。命

文文武大訓自上蓋下曰臨以導。疏卑曰君。周邦文武所有之

天下也。蓋音君。文王武王宣重光。以至用克達殷集大命者

皆文武之大訓也。文武大訓後人所當嗣守也。前王命汝嗣守

文武大訓不愆不忘。以君臨夫周邦矣。率循天下愛和天

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率亦循也。下法也。意亦和也。用謂

用上三者。答對揚舉也。光訓。即前莫麗陳教之訓。蓋莫麗陳

教則輝輝之不遠。用克達殷集大命。此文武之大法。未易率循

之也。今汝則率循而不遠。嗣守而不悖。予以發政施仁。使天下

歸于泰和之中。用對揚文武之光命。而無愧可也。

王再拜。以答曰。眇眇予末小子。以敬忌天威。

此拜受顧命。起答大臣必謙言。不能如前人治民事天也。王再

拜。其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再拜謂拜而又拜。其起也。答謂答大史。眇小貌。予。康王自謂末

也。其者未定之辭。而如亂治也。敬者不敢怠。忌者有所畏。天

威上天威命。康王再拜以受成王顧命。且起而答大史曰。下

而四方未易治也。今我以眇然微末之小子。其能如祖父君臨

四方而無忝乎。上天威未易承也。今我以眇然幼冲之君。其

能如祖父之敬。近天威而不怨乎。康王蓋謙辭。退托於不能也。

因顧命中有敬近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大史所告康王

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三宿三祭三啜。上宗曰饗。

此後王受至器以祀乎神。大臣傳神。擬以酬乎君。乃受同瑁

受接也。同瑁。瑁王也。蓋同以酌酒醴瑁以朝諸侯。上宗奉之

由作階而階矣。康王於是受上宗之同瑁。由是可以祭宗廟。由

是可以朝諸侯矣。分但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主為可知

王三宿三祭三啜。宿。爾雅云。宿進也。祭。謂祭酒。啜

謂奠爵。康王既受同瑁。於是三進爵於神。所三祭酒於神座。每

一祭酒。則一奠爵。三祭酒。所以三奠爵也。禮成於三。故曰三宿

上宗曰饗。上宗。宗伯饗者。傳神命以饗告。然禮有酌酢

也。上宗於是傳神之命。以告於主。使王饗此飲福受胙也。禮所

謂尸。擬主人是已。但禮記尸擬主人。此則上宗擬主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此大臣受爵於君。更爵以行。報祭。大臣付爵於人。敬君致酬。報

禮。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受同受康王所啜之

同。降下盥洗也。異同非王所啜之同。秉持也。璋。謂璋瓚。酢。報祭

也。今謂之亞獻。康王受上宗之同。以祭初獻已畢。大保乃受康

王所祭之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持璋瓚。酌爵。嘗之。酒以報

祭於成王神柩之前也。蓋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

祿。今日東瓚。豈非璋瓚乎。曰。酢豈非亞祿乎。授宗人同拜。

答拜。授付與也。宗。今小宗伯之屬。大宗伯。伊王。祭。小宗伯

書九

六一九

供大保祭也。詳謂大保禱。王代尸拜。○大保報祭既畢。以同授宗人而拜。康王不自變。以答拜者。代尸拜於太保也。

太保受同祭。答宗人同拜。王答拜。

比大臣受爵以祭。飲福不敢甘。付爵於人。謝福致其報。大保受同祭。齊受同祭。謂復受同以祭也。以酒至。盛曰啗。○古者祭畢。主祭者必飲福。酒太保。重獻之禮已畢。故又受同以祭於成王。

飲福至盛。而不敢飲者。乃是時成王之喪在焉。受神之賜。不敢甘其味也。宅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宅君也。授宗人同。以同付於小伯也。大保拜也。答拜康王代尸拜。○大保既飲酒矣。於是退居助祭所列之位。以同爵付宗人。告夫禮之成。又拜以謝福。酒然康王為喪之主。不敢自安。復代尸以答拜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書九

七十

此言祭必徹器用。群臣伺見新君也。大保降。收。降。謂下堂。收。謂徹其器用。○蓋行禮既畢。大保召公。乘降而下堂。有司遂收。徹其一切器用之物。歸于庫藏矣。諸侯出廟門。侯。言諸侯則。卿士可知。廟門路寢之門。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侯者。侯見其新君。○蓋內而百官。外而諸侯。并一人也。莫不皆出路寢之門。同侯朝見新君也。觀下文。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文勢正接。可見頤命康王之誥。合為一也。但頤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也。

康王之誥

康王名釗。成王之元子。受頤命。即位。以告群臣。故因名之曰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但今大合于頤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王義嗣德答拜。

此諸侯侯人君以陳贊見之物。必致詞。以見君臣相見之禮。王出在應門之內。王。康王。應門。畢門之外門。○蓋外朝在路門之外。內朝在應門之內。其內寢殯宮在焉。故康王。麻冕黼裳。出於應門之內。以接見諸侯也。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率領也。畢公名高。文王庶子。○蓋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故召公為西伯。總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內。在康王之左。北面而立。畢公繼周公為東伯。總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內。在康王之右。北面而立。比日布。乘黃朱。布。陳也。乘。謂四馬。黃。謂黃馬。朱。赤鬣也。○東西二方諸侯。雖有不一。率皆布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廷實。慶賀於王馬。質。稱奉主。燕。效。曰。二

書九

二十一

臣衛敢執壤奠。奠。皆再拜稽首。奠。諸侯也。古者以黃。禮待諸侯。故曰黃。穆。本也。圭。謂。極。指。之。屬。警。即。黃。朱。也。一。一。見。其。非。為。王。蕃。屏。故。曰。臣。衛。壤。奠。壤。土。所。生。之。物。即。黃。朱。主。祭。也。○諸侯奉所奉之圭。兼。幣。且。致。辭。於。王。曰。吾。一。二。臣。衛。敢。執。壤。土。所。出。之。物。以。為。奠。誓。而。陳。於。王。庭。皆。再。拜。手。以。致。其。敬。稽。首。以。至。于。地。也。王。義。嗣。德。答。拜。義。宜。也。嗣。德。猶。言。嗣。訓。○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今。既。為。後。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此。一。句。史。氏。之。序。

太保暨焉伯咸進相揖。比。再拜稽首。

克恤西土

此群臣致敬於君者。正欲陳前人之所以靡異也。太保既奠。焉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敬告天子。曰。者。太保之言。天子尊稱之也。○太保家宰。司徒。伯。與。群。臣。皆。進。相。揖。定。則。位。

容再拜以致其敬。稽首以至於地。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謂之敬告者。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听也。皇天改大邦之命。惟周文武。讓受美若。克恤西土。改易也。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三恃。讓大也。美里地名。若順。恤。撫也。西土。文武所異之地。○蓋大邦不可改也。而天改之。殷命未易亡也。而天亡之。明有天下者。不足恃也。當此之時。惟我文武。大受天命。以有天下。出自美里。天命始順。所以然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康王生長富貴中。恐不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故告之以此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尤外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言先王公好惡而有垂統之憂。勉後王奮威武以保先王之業。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既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陟升

書九

二十一

退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諱。故曰新陟王。畢。及協也。賞罰。謂好惡。數勝也。數。謂宣布。當時遺諸傳留後世。休美也。○蓋他人賞不當。功罰不當。罪者有矣。惟今新陟王好惡在理。而不在此。故能合其當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可傳於當時。施及於後裔。所以後人今日有此休美也。今王敬之哉。今王謂康王。敬者不可忽之。指好惡之公。○先王有好惡之公。垂統於後。如此。今王嗣先王之德。其以敬勉之不可忽也。張白王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張則無他。皇則恢廓。高祖謂文武。寡命不易得之命。○蓋守成之世。多溺安而無立志也。苟不誥我戎。奮揚武列。則靡地怠惰。而陵遲漸見矣。居今之世。當奮揚威。威大戒。戎備無或靡地。恐壞我高祖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子。入。劉。報。誥。

此康王呼諸侯使听己之誥命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子。入。劉。報。誥。庶邦。總言之。侯甸。男衛。分言之。康王在後。故稱名。報。答也。諸侯。侯。我。故。我。以。誥。答。之。○群臣於上文。既以文武創業之難。成王守成不易。告康王矣。康王言。爾庶邦。諸侯。固非一人。有侯。甸。男。衛。者。焉。有男。邦。衛。服。者。焉。當。听。子。一。人。述。文。武。得。群。臣。之。輔。以。報。誥。於。汝。焉。下。昔。君。文。武。不。平。富。以。下。之。言。即。所。謂。報。誥。也。報。誥。不。及。群。臣。者。以。外。見。內。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

付界四方

此言聖君之仁。極其誠。故其德有以著於民。才德之臣。為之輔。故其效有以得乎天。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丕。平。富。不。務。咎。以。厚。民。不。務。咎。言。省。刑。以。安。民。○康王。報。誥。群。臣。言。在。昔。文。武。王。武。王。之。為。君。也。薄。博。均。平。薄。然。富。民。觀。其。耕。者。九。一。散。財。聚。粟。則。文。武。德。之。廣。也。可。知。不。務。咎。恐。整。省。刑。罰。觀。其。罪。人。不。桀。復。念。要。囚。則。文。武。罰。之。謹。也。可。見。德。至。有。信。用。昭。明。于。天。下。底。至。謂。致。其。極。存。信。謂。其。誠。昭。明。言。德。之。著。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而。極。其。誠。內。外。克。實。光。輝。奔。越。用。昭。明。于。天。下。無。一。處。之。不。到。則。誠。之。至。者。不。可。掩。也。則。亦。有。能。嚴。之。末。二。心。之。臣。保。又。王。家。則。者。決。不。能。言。其。武。勇。應。上。張。皇。六。師。之。言。○然。文。武。之。聖。本。無。賴。於。群。臣。之。助。也。當。時。則。又。有。能。嚴。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戮。力。先。後。以。保。又。王。家。也。用。端。命。于。上。帝。用。承。君。聖。臣。賢。言。端。正。也。○文。武。之。德。既。如。此。其。賴。群。臣。之。輔。又。如。此。此。文。武。所。以。能。受。正。命。于。上。天。也。皇。天。用。訓。厥。道。付。界。四。方。皇。天。訓。順。也。道。指。指。

書九

二十一

王武王之為君也。薄博均平。薄然富民。觀其耕者九一。散財聚粟。則文武德之廣也。可知不務咎。恐整省刑罰。觀其罪人不桀。復念要囚。則文武罰之謹也。可見德至有信用昭明于天下。底至謂致其極。存信謂其誠。昭明言德之著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而極其誠。內外克實。光輝奔越。用昭明于天下。無一處之不到。則誠之至者不可掩也。則亦有能嚴之末二心之臣。保又王家。則者決不能言其武勇。應上張皇六師之言。○然文武之聖本無賴於群臣之助也。當時則又有能嚴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戮力先後以保又王家也。用端命于上帝。用承君聖臣賢言。端正也。○文武之德既如此。其賴群臣之輔又如此。此文武所以能受正命于上天也。皇天用訓厥道。付界四方。皇天訓順也。道指指。

文武之德付畀四方謂得天下○惟后聖臣輔文武得受正命于天故上天於冥冥之中保佑命之曰天申之有以眷聖人之德而付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文武之聖尚賴群臣之輔况我今日幸其求助群臣諸侯之意切矣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無遺鞠子羞

此言先王封建諸侯以為後嗣計大臣當法祖父以事後之君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乃者繼事之辭建侯以設官言樹屏以立國言後康王自謂○上言文武得天下之難此言文武為後人之計故以乃字承上文為繼事之辭言昔我先王文武所以封建大小諸侯祖立速近蕃屏者其意果安在我意蓋在我後之人以嗣以續至承無疆之休也今予一二伯父尚存暨顧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二覓其非一天

子孫同姓諸侯曰伯父尚庶幾也晉相顧念緩安也先公猶言先王謂諸侯祖考先王指文武以下諸君○康王言今我一二伯父諸侯庶幾相與顧念緩安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可也蓋爾祖考昔日固嘗蕃衛我先王庶幾建侯樹屏矣今爾不能臣服於我是爾不能顧爾先公事我先王之道以事我豈不有愧于爾先人而有負于我建侯樹屏之意乎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在外指守國言○爾諸侯之身雖守

國在外而為王之蕃衛乃心當常在王家以保安為念然緩可也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恤憂若顧也鞠子未雖鞠養之嗣子羞耻也○夫歡心在王室豈有他哉亦惟欲奉君上之憂勤而以同休共戚為念願承君上之法度而不取有所違越矣苟為不然使我不能親令天下他行四方豈不違

我推子之取乎

羣公既皆听命相揖趨出主釋冕反喪服

此言群臣相揖以迎朝人君脫吉而從凶也羣公既皆听命相揖趨出羣公不保為伯諸公始相揖者揖而進此相揖者揖而退也○太保為伯以下群臣比日或進相揖以告王又听王之服誥矣至此听誥已畢故又相揖趨出於朝也王釋冕反喪服釋脫也冕謂麻冕黼裳○康王始馬麻冕黼裳以听顧命出廟門而臨群臣至此既報誥群臣以與天下正始矣故又脫冕裳之吉服而反者斬衰之凶服以君憂也此獨曰群公不及群臣諸侯者羣尊以見甲子內以見外也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九

八七五

八七五

八七五

畢命

畢國名其地在豐西南今有文王墓畢公名榮文王之命
諸命也昔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之周公沒成王命
君陳代之君陳沒康王命畢公保釐之此其冊命也今文無
古文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賦

保釐東郊

此記康王以時造廟而命平臣也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賦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周至于豐二年康王即位十二年
庚午六月三日也賦三日明生之名壬申五日也王康王步謂
以人荷車而行不駕馬也宗周謂諸葛去豐二十五里○康王
於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始生明之期越三日壬申

乃六月五日也康王於是日昧爽之時以人荷車而行自錫京
以至于靈臺靈水之上就文王之廟以命畢公者蓋畢公四世
元老嘗相文王故就其廟命之不敬輕也以成周之喪命畢
公保釐東郊成周下都也謂之成者以見周業成於此也保
有恩意並行之意釐有辨別分理之意即下文旌別淑慝也○
蓋成周之民若陳克和厥中矣君陳既沒不可無人以保釐也
今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以安之使民有所勸而為善釐
以理之俾民有所慕而不為惡有欲並生哉之意寓乎其間也
此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史氏將記畢公之命故先序
事始如此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此康王致辭以告大臣必推原先王所以得天下之難也王若



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父者畢公於康王為
祖父師者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敷布也○康王將欲告畢公以
文武所以得天下之難故先呼嗚呼之歎以起其听而後稱父
師以尊其官言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鯨鯢自朝至於日昃用咸
和万民則其敷大德於天下也可知武王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大賚四海方姓悅服則其布大德於天下也可見用克受殷
命用者用大德也受殷命謂代紂為天子○文武既敷大德於天
下但見荷天下之休百禄是道皆商所受之命也今則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惟文王能受之焉荷天之寵百禄是總亦商所受
之命也今則簡畀殷命尹亦多方惟武王克有之焉文王丕顯
於前武王丕承於後父作子述斯有天下如此豈非得之之難
乎康王推原先王得天下之難蓋欲畢公居保釐之任不敢忽

其民而易其取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予一人以寧

此言大臣輔君以化民必經久而後效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
定厥家左右輔翼之先王指文武成王綏安也家謂國家○
昔成王幼冲三監扇亂周公以王室之親居夫冢宰之位左右
文武輔相成王所以外侮不能為之憂三監不能為之叛也必
殷頑民于洛邑恐謹也頑民梗化之人迂徙也洛邑指東郊
言○蓋迪屢不靜友側挫動此殷之頑民也我惟時其教告之
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昏至于三謹必以迂徙于洛邑也○
此王室式化厥訓審安寧也○室指成周式用訓教也○人
有所取法斯可相觀而善也周公迂殷頑民於下都正欲審近
王室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用安其父側挫動之心日化其驕淫

於齊之習所以使相觀而善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既者已然之謂屢經也十二年曰紀父子相繼曰世風謂風俗移變也○蓋周自文武至於成王由成王至於今日經歷三紀之久更涉數世之多若者已死少者方生故世道變而風始移頑憲化而醇靡作也四方無虐于一人以寧屢度也一人康王自謂寧安也○故自西自東蕩蕩乎平求其如三監扇亂者無有也自南自北熙熙皞皞求其如徐戎並與者無有也則予一人以寧矣此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民罔攸勸

此言世道有隆替制治當因乎俗善善以勵乎人道有升降道謂世道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蓋氣化有盈虛世道不能無隆替彼禮樂彰法度者此世道升降之時也政教不行

風俗頹敗此世道汚降之時也周公當世道方隆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于大猷矣豈非世道有升有降乎政由俗革政治由從也俗謂民俗俗變易也○然世道有升降而民俗亦因之以厚薄也為政者當因俗而革焉苟當世道方隆之時和以治之則失之柔故周公撻殷而謹厥始也當世道方隆之時謹懲以治之則過於剛故君陳有容而和厥中曰克慎厥始曰克和厥中豈非政由俗革乎不滅厥民罔攸勸○滅善儆所勸勵也○今畢公之世正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彼若于汝政化于汝訓此民之善者也吾則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使為善者有所勸而日進於善矣苟于焉而不知善其善則驕淫矜侈以蕩陵德者將由惡終矣果何以勸不善乎此欲畢公為政因時以制宜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 予小子垂拱仰成

此叙大臣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畢公懋德大之義克勤言能不怠也小物猶言細行○此承上文言今日之政固在善善以勸乎人苟非有德之人亦不可也惟公有盛大之德舉天下無以如難當時莫能及一動一靜不以小節而不謹一言一行不以細行而或略此畢公有盛大之德又能勤於細行也弼亮四世弼輔亮相也四世謂文武成康○畢公既佐文武以開創大業於前又輔成康以嗣承大統於後其輔君可謂久矣正色謂正其已容率下謂表儀臣下祇敬也師言足為師法○以言其立朝則風采疑峻表儀朝著而容色足以起人之敬畏出辭吐氣當揚衆美而言語足以為人之師法也多予先王嘉美績功也先

王指文武成王言○蓋文王脩和有身而畢公有以贊襄之武王燮伐大商而畢公有以保乂之至於成王揚文武烈而畢公又有以開導之則休嘉之績益多於先王之時矣予小子垂拱仰成予小子康王自謂垂拱垂拱拱手仰成享無為之治○畢公盛德儀刑著於已豐功偉烈多於前今我小子復何為哉不過垂衣拱手於五位之尊以享夫無為之治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玉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此賢王致嘆以尊其大臣欲其繼前人之事往及其職也玉曰嗚呼父師嗚呼嗚呼父者畢公為康王祖父也師者畢公代周公為太師○康王將欲以周公之事命畢公以保釐故先發嗚呼以致其歎復呼父師以起其听也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

往哉。予康王自謂祇敬也。事謂化殷之專。往哉者遣使之辭。○康王言東郊之民昔周公迂于洛邑使之密迩王室式化厥訓矣。周公既沒不可無人以繼之也。今我敬命公以保釐東郊亦惟以繼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當往就其職以治民言非周公所為則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以康四海

此明善惡以異勸懲。嚴王畿以安天下。旌別淑慝。旌表也。有保之義。別分也。有釐之義。淑善。慝惡也。○殷之頑民迂於洛邑久矣。豈無已化未化者乎。彼若于汝政化于汝訓。此善者也。汝則旌表其善。使顯於當時。粗于姦宄。敗常亂俗。此惡者也。汝則分別其惡。使殊厥井疆。此一句乃為之綱。下文詳言其實。表厥宅里。彰善。禪惡。樹之風聲。表旌宅居也。五鄰

書十

五

為里。彰顯。禪病。樹立也。有所感動曰風。有所聞曰聲。○民之若于汝政化于汝訓。此善者也。必表其為善之宅里。以顯其善。而病其惡。予以樹立為善之風。使人聞風興起。所謂旌淑也。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弗率謂不遵教者。殊異井里。疆界也。畏慕。畏惡慕善也。○民之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此不善者也。必殊異不善之井疆。不得與善者雜其處。而同其鄉。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申申明之。畫區別之。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千里為邦畿。慎謂戒嚴之固。謂堅守之封。守封建守。倫也。以用康安也。○郊畿之制。昔固規畫矣。歲久則易湮沒。則申明之使田有封。廬井有恆。而無侵陵之患。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世平則易玩。汝則戒嚴之使。鑿斯泮。繫斯城。

而有預防之備。此皆所以壯王畿也。王畿者天下之本。王畿安由是自西自東。而無攪動之患。自南自北。而無覬覦之奸。則王圻堅固。而天下寧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公其念哉

此賢王以今日當為戒勉於先。以舊日所尚。傲者於後。政貴有恒。政即旌別淑慝之政。恆者常久之謂。○今日旌別淑慝所謂政也。是政也。若行於一時。而不能行於悠久。則不足以致殷民之從化。此政所以貴於有恒。而不貴於或作或輟也。辭尚體要。辭即言之於號令。體者辭理俱足之謂。要者辭理簡約之謂。○旌別淑慝之號令。見於政治。所謂辭也。是辭也。若徒浮於理。而不能簡實。則不足以華商俗之利。此辭令所以尚體要。而不尚浮末也。不惟好異。好異則特已。長以作聰

書十

六

明。○然政事純一。辭令簡實。皆不好異者。能之。而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所以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商俗。尤為對病之藥也。商俗靡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商俗商家風俗。靡靡相隨。順之意。利口。即休要之交。賢猶尚也。殄絕也。○商之風俗。靡靡相隨。惟務口給。以為賢。周公君陳。雖化之矣。而其餘風。流傳猶未殄絕也。公其念哉。公畢公。念慮也。○畢公往東郊。以化民。當以商俗利。口為慮。以餘風未殄。為念。不可謂已。收放心。而不戒謹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萬世同流。此言世祿之家。而少禮。必言流俗之弊。異世同符。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我康王自謂。聞謂。聞於古。世祿世

世食祿之家鮮少也。禮者夫理之節文。○康王言我聞古人言世世食祿之家乃子乃孫。處於逸樂不竭四體之勤。由於養養不知稼穡之艱。其志驕其心侈。少能由於禮義也。以蕩陵德當貞。恃天道敵化。有麗萬世同流。蕩放縱。墜慢虐。天道德之所從。以出敵壞也。化風化奢侈麗美也。流如水之流相繼不絕也。○世祿之家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逞其矜侈。喪失所守。然世當恃亂天道敵壞。化奢侈而不知儉約。尚美麗而不知朴素。豈但今日而已。雖萬世之遠。凡世祿之家皆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教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祿者發之。

茲救庶士席。寵惟舊。閑之惟艱。此言殷士繼欲為難友。今雖已化尤難。防茲散庶士席。

寵惟舊。舊曰。茲指洛邑。廢古長治。迂民者席。寵謂資。賴先世尤寵惟舊。言非一日。○上文既舉古人論世祿之言。此遂言殷士世祿之惡。蓋謂茲散庶士。迂于洛邑。多世祿之家也。然世祿之家。憑藉夫先世光寵。已非一日。廢惟舊矣。其所以助發其私欲。豈不在是乎。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怙恃侈奢也。義者。惡之心。服美服飾之美麗。他人。○蓋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散之庶士。奢侈必至。滅義滅則無復羞惡之心。徒以服飾之美。侈張於人。而身之不義。則莫之耻也。上文所謂以蕩陵德。其得天道是已。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驕傲。淫逸。移伐。侈大也。將者欲然之辭。惡終言久假不知歸也。○然徒以服飾之美。侈之于人。流而不反。則驕傲淫肆。已侈。今百邪並見。將以惡終身。而莫知其非矣。上文所謂散化奢麗。方世同流。是已。錐收。

汝心閑之惟艱。汝心即反側揮動之心。閑。改。艱。難也。○洛邑之迂。式化。厥訓。周公君陳。雖已收其放心。然操舍無常。莫難防於既收之後。苟因言以宣。觸事而發。所以防閑其邪者。尤甚難也。下文德義古訓。又為閑之道。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于何其訓。此言因富加教。使民全其生。不由理教。則民為難信。資富。能訓。惟以永年。資。資財。資富。與上世祿相應。訓教也。永年。全其性命之正。○上文既言散士。閑之惟艱。此又告以閑之道。蓋謂茲散庶士。席寵惟舊。其資富矣。然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因其衣食之足。而教以禮義。使不至於伐性傷生。同躋于仁壽之域。而有以全其性命之正矣。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時是也。大訓。非一人之私。有。

○然富固貴乎。能教而其為教。亦不外乎德義而已。故必訓之以德。使不至於蕩陵德。訓之以義。使不至於怙恃滅義。是德也。義也。乃人心同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非大訓而何。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古訓。古人德義之訓。○然訓固本於德義。苟不稽古。以為說。吾恐德非古人之德。義非古人之義。則民駭而不信矣。又將何以為訓乎。若周公以明德為訓。而師保萬民。君陳以進厥良為訓。而敬典在德。無非古人德義之訓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厥德允修。此言國之與廢。係於民保。釐得中。無不化。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王曰者。更端之辭。安危。猶言與廢。惟茲殷士。言不在乎他也。○上文既以保釐之道告之矣。至此又更端。嗚呼之辭。以起其听。稱父師以尊其職。言民為邦本。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王曰者。更端之辭。安危。猶言與廢。惟茲殷士。言不在乎他也。○上文既以保釐之道告之矣。至此又更端。嗚呼之辭。以起其听。稱父師以尊其職。言民為邦本。

本固邦寧之策懷固在此殷士之無反側之心邦之机阻亦
惟在此殷士有播勳之念也當是時三監已平四方無虞美惟
殷士迪憂不靜故云尔也**不剛不柔厥德允修**不剛即
柔之得中不柔即剛之得中不剛不柔即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之意德商民之德允信修治也○然此殷士苟忿其不從而以
剛制之則必怨汝必不剛以保之慮其唯化而以柔遇之則必
玩汝必不柔以釐之汝誠如是殆見商民反側唯安者莫不即
性惟日其邁矣商民迪憂不靜者莫不式化厥訓而自怨自艾
矣信乎其德修而商人無不化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

此言大臣因時為政其治殊協心致治其效大惟周公克
慎厥始慎始謂防護周室以收其初放之心○成王之世世

予小子永膺多福

道方降正謹始之時也周公則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股肱頑民
迂于洛邑所以式化厥訓於始也**惟君陳克和厥中**君
陳臣名和中謂寬以撫之不忿疾求恰也○君陳之世世道將
隆正和中之時也周公既没君陳繼之無倚勢作威無倚法以
削不忿疾于頑不求恰于一夫所以從容以和於其中也**惟**
公克成厥終公畢公成終者欲期商民皆善也○蓋畢公之
時既歷三紀世變風移矣汝必旌別淑慝使商民之皆善不特
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可也夫如是然後斯謂之成厥終焉三
后協心同底于道三后周公君陳畢公協心同底致也道
者政治協台之謂○然周公君陳畢公三后之政雖有克慎克
和克成之殊而其用心皆期於化故曰協心焉三后之時雖
有厥始厥中厥終之異而其道皆因時以致治也**道洽政治**

書十

九

澤潤生民道洽謂道化浹洽致治謂政事有成澤潤言恩惠

及於民○三后心協道同如此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
舉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涵浸漬而澤之入于民者深淪肌洽膚
而惠之及於人者廣則近而洛邑無不被其澤矣**四夷左袜**
罔不咸賴四夷舉其遠者言袞袞袞也左袞袞之俗咸皆
賴及也○是以東夷西戎爾蠻北狄習俗雖不同也莫不咸賴
夫我之治化焉是遠而天下又無不被其澤矣然三后所治者
洛邑而施及於四夷蓋王畿者四方之本王畿安則四夷安矣
予小子永膺多福予小子康王自謂永膺多福也○多福
非止一端○蓋天下歸化君之福也今也洛邑之民既被其澤
四夷之遠又蒙其休則我小子優游於無事之天得以享多福
於無窮矣

公其惟時成周建其基

成式惟又

此期大臣立功業以致聲譽之著傳後人以為致治之法公
其惟時成周建其基其基亦指周之基也○亦有無窮之聞
時是也成周指下都言其業也○對國言聞今聞就名言○
康王言畢公於下都盡夫旌別淑慝之業行夫不剛不柔之政則
能建無窮之基業矣然基業之所在即令聞之所在是以万世
之聲彰善輝惡者莫不曰此畢公之所樹立也豈不亦有無窮
之成式猶言成法也治也○畢公於下都創制立法而有已成之
跡如此由是繼公之為子繼子之為孫者莫不順其保釐之成
憲以治天下都之民焉此康王所以相期以無窮事業乃蓋發
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以休于前政

此賢王勉大臣無畏怨者正欲其盡繼述之道也嗚呼罔曰

弗克惟既厥心康王致歎以告畢公意謂事之不立非視

之大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也爾畢公無曰商俗

靡靡利口惟賢與風未殄開之惟罔有所畏其難而不取為也

當盡尔之心而無畏懼可也謀及其心則雖難無不舉矣罔

曰民寡寡惟慎厥事無又曰魯爾般厥式厥訓既歷三紀

世變風移民寡易其事而不足為也當設尔之事而無輕忽可

也不慎其事則雖易不難舉矣此康王於畢公所以勉其難而

忽其易以保釐之道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

政欽敬若順也先王指成王烈功休美也前政指周公若陳言

○蓋恭殷頑民迂于洛邑此先王之成烈也慎始和中血前

人之舊政也先王成烈周公君陳已對揚之而無愧矣卒汝畢

公當克成厥終敬順先王成烈使無愧於周公君陳慎始和中

之政可也

君牙

君牙穆王臣名芮伯之後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職專教

養典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

紘于太常

此賢王致歎以呼大臣必舉先世勳業昭著之義以勸勵之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王穆王名滿康王孫昭王子也○穆

王將舉君牙乃祖乃父之事以責望求助於君牙故先發嗚呼

之歎以呼其名也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

家乃汝也祖父君牙祖與父世非一世篤事也忠貞以德音服

勞以能言○穆王言惟汝君牙乃祖乃父世世相繼而為司

之官父子相承而播忠貞之節又能夙夜匪懈勤勞王家曰在

承弼戮力王室也厥有成績紘于太常成績指忠貞言

紀錄也日月為常○今尔君牙乃祖雖已遠矣而其忠貞成績

則紀於太常彌鞏而不忘乃父雖已往矣而其忠貞成功則書

于旌旗雖然有見穆王將命君牙為司徒之官所以推本乃

祖乃父之功以勸勵之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

涉于春冰

此賢王承前人之統所以求助之切憂危之甚也惟予小子

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小子穆王自謂嗣守繼承也遺緒

垂留之統緒○穆王言我小子今日所有之民即文武成康之

民所傳之位即文武成康之侯豈非予小子今日嗣守者文武

成康遺緒之統緒乎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左右亂四方

惟思也先王猶言先正指君牙祖父言克能也左右輔翼之治

亂曰亂○穆王言我嗣守文武成康遺緒責任之太恐不克濟

亦惟思有若先王之時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之臣能

左右輔我以治夫四方之民也心之憂危危若蹈虎尾

涉于春冰心穆王之心憂危危之甚蹈虎尾畏其噬春

冰畏其隕○穆王言今我承前人遺緒憂危之甚不啻若蹈虎

尾而畏其噬不啻若履春冰而畏其隕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

之切也

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腹自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此賢王望大臣以一体相期使法乎前人也今命尔予翼

作股肱心腹尔指君牙予穆王自謂股肱心腹也

○蓋謂人非股肱則無以運動也今命尔作我股肱也我
右有民宜力四方則資汝以運動焉此欲君臣一体也人非心
膂則無其主宰也今命尔作我心膂凡我事有討書政有可否
則資汝以謀度焉此欲君臣一心也續乃舊服無忝祖
考之緒也舊服忠貞服勞之專恭禱也祖考君牙相與父○
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尔祖考之舊服也汝必續乃舊服率由典
常循汝祖考所以事先王者以事我而無愧可也上文言先王
之臣克左右乱四方此故即其事以期之也

私教五典式和民則

惟尔之中

此欲大臣以人同得而為施教之方以已先得而為立教之本
私教五典私教者大而布之也與即天叙有典之典○彼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謂五典也汝必大而布之使天下之

人皆知此為常行不易之道若一人有不知則不得謂之私教

矣式和民則

和之也則即有物有則之則○蓋

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所謂民則也汝必
敬而和之俾兆民之廣皆知此為民彝物則之理而無所乖若
一性之不尽則不得謂之式和矣此告以為教之道也尔身
克正罔敢弗正尔身君牙之身正者無偏之謂○君牙一
身乃下民之儀表表正則影直汝能敬典在德使身之所履無
邪行則群黎百姓莫不備為尔德孰敢不正乎民心罔中惟
尔之中罔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蓋泯泯黎黎罔中于
信此民心所以罔中也汝君牙能以民則之理存於心使心之
所存無邪思則四方風動民協于中矣此告以立教之本也
夏暑者兩小民惟曰怨咨

民乃寧

此言小民因天時而有飢寒之艰司徒能養民而無飢寒之艰
夏暑者兩小民惟曰怨咨暑雨暑而又雨也怨咨咨嗟也

○上文既告以教民之道此又告以養民之道謂夫夏而暑
而至於兩當斯時也舊穀既沒新穀未登而黎民阻飢怨咨
嗟所以自傷其無食之艰唯甚矣冬而寒寒而至於兩當斯時也
怨咨咨嗟所以自傷其無衣之艰唯甚矣厥惟艰哉歎小民誠為艰唯也○而
又歎曰暑雨小民阻以無食積寒小民厄以無衣當斯之時無
衣無食小民誠為艰唯也此句又喚起下艰字對易字說思
其艰以圖其易民乃志乎艰者飢寒之艰易者衣食之易
乃者唯辭寧安也○尔為司徒之官職兼教養當思念曰四月

維夏六月

維夏六月

維夏六月但暑習習穀風以陰以雨此小民無食之艰也我則
思民之飢猶己之飢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使之以無飢則飢之
艰易矣平月肅霜歲律云暮上天同雲雨雪紛紛此小民無衣
之艰也我則念斯民之寒猶己之寒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使民
得以衣帛則寒之艰易矣由是斯民遠夫飽食之天求其暑雨
怨咨無有也小民獲夫暖衣之願求其祁寒怨咨無有也故曰
民乃寧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

追配于前

此言前王德業足以裕後今大臣尽職足以顯君親嗚呼丕
顯哉文王謨不大顯明也謨謂嘉謀○穆王致歎息之辭以
為明德慎罰肇造區夏此文王之謨也文王之謨不惟光于四
方而又顯于西土則其不顯也可知丕承哉武王烈承繼

烈功也。蓋著戎衣天下大定。武王之烈也。武王之烈。木惟續
大王王季之緒。而又受命文考。肅河天威。則其不承也。可見啓
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啓開佑助也。後人穆王自謂感啓
缺失也。○蓋文王遠矣。而不顯之讓。則未墜于地。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無一事而不出於王。武王往矣。而不承之烈。則布在方
策。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無一事而不致其周。此則前王功業垂統
于後。昆者至矣。爾惟敬明乃訓。乃訓司徒之訓。○今尔
君牙為司徒之官。而無一毫之敢忽明而無一事之敢蔽於
五典。則弘而布之於民。則必敬而承之可也。用奉若于先
王對揚文武之光命。用者承敬明乃訓言。奉承若順也。先
王指成康對揚也。光命即讓烈文讓武。烈先王成康已對
揚之美。成康所以能對揚之者。皆由尔祖父之為臣故也。今我

書十

十五

用奉若先王以對揚文武光命。又可不資尔以為助乎。尔能敬
明乃訓。用奉我若于先王。成康對揚文武至丕顯之讓。武王丕承之烈。
亦猶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也。迨配于前人。迨及也。
配匹休也。前人君牙祖父。○尔能敬明乃訓。豈特奉若先王對
揚文武而已哉。則於乃祖乃父之道。亦能追及而不失。配合而
不棄。亦猶尔祖父輔佐成康。而無愧矣。是則君牙豈惟無負於
君。亦無負於文武成康矣。豈惟無愧於己。亦無愧於乃祖乃父
矣。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昭乃辟之有文。
此賢王戒大臣守家法者。正以為下為民。為上為德。皆係於此
也。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
乱在茲。乃指君牙由行也。先正君牙祖父舊典司徒之職時

是武法也。茲指舊典。○穆王戒君牙以守家法。故呼其名而告
之曰。乃祖乃父。嘗為司徒之官。以輔我先王矣。尔君牙。惟先
正舊典。是法祖父所行。是行。蓋以民之治乱在此而已。法乎舊
典。則能敬明乃訓。以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民皆遵教。而無不治
矣。不法舊典。則不能敬明乃訓。以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民不與
行。至於乱矣。是民之治乱。在於法舊典與不法也。率乃祖
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文。率循昭明也。乃辟。穆王自謂
又治也。○蓋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乃祖考
之所行也。尔君牙。一政一令。惟乃祖所行之。是行。一施一設
惟乃父所為之。是為。則教化治而風俗美。衣食足而民乃寧。所
以亦能致斯民為成康之民。斯世為成康之世矣。謂之曰。昭乃
辟之有文。信乎。顯其君於有治也。

書十

十六

問命
問伯冏。穆王近侍之臣。命詰命也。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
以正群僕。此其詰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爾先人宅丕后。予謂穆
王。伯冏。名也。弗克于德。言不能於德。爾。先人指文武成
康。宅。居。丕。后。君也。○穆王呼伯冏曰。犬德。斯可受命也。今我
無聰明齊聖之德。又嗣守文武成康遺緒。言寡德不足以勝大
任也。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心。怵惕。恐。懼。猶
厲。勉也。中夜以興。猶言坐以待旦。思念免厥愆。愆。過也。○惟我無
德。以居大君之位。其心憂危之甚。不啻若蹈虎尾。若涉春冰。所

以中夜而起坐以待旦思免其已之過愆也蓋即位之初知以父讐為賊故其言如此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

萬邦咸休

此言君聖臣賢又得近臣之輔不惟善夫一身而又善天下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聰明以生質言齊無所不敬聖無所不通○在昔文王武王之為君也以其生知之質言之則聰而無所不聞明而無所不見以其德之充極言之則齊莊中正無所不敬大而化之無所不通則上而為君者可謂聖矣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小指百司庶尹大指公卿大夫感皆懷藏忠直良善也○文武之德如此是以大而公獨大夫莫不精白一心以迪知天威小而百司庶府莫不承流宣化以蹈迪彝教則下而為臣者可謂賢矣其行御僕從罔匪正人

以旦夕承弼厥辟

侍謂給侍左右者御御車之官僕從凡從王者皆是周禮有祭僕御僕齊僕道僕田僕之類正人吉士也旦夕承弼也承者承順之謂弼者正教之謂辟君也○文武之時君聖臣賢若無待於侍御僕從以輔弼也而其給侍左右無一而非正直之人太僕群僕無一而非吉德之士朝夕納諫所以將順其君之美也夙夜匪懈所以匡救其君之惡也則左右侍御之人亦無不正矣出入起居罔有不斂出入起居以之動作言用無斂敬也○惟文武得大小群臣輔弼如此故出入之間肅恭收斂而周旋中規起居之際嚴威儼恪而折旋中矩觀文王之敬止武王之執競可見矣其德之著於身者然也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發號以政之設施言善也○文武一發之勞無非善政善教之流行今之施無非

善行聞之洋洋觀文王之善教武王之數言可知矣此其德之見於政者然也下民祇若萬邦咸休祇敬若順也○邦舉天下言咸皆休義也○文武之化敷布於下由是林生聚非一民也見而民莫不敬行而民莫不悅所謂江漢從化百姓悅服是也星羅棋布非一國也無備無黨而歸於湯湯之鄉無反無側而囿於正直之域所謂西土冒怙不單稱德是也以文武之聖又得近臣之助斯能如此况予之無良乎穆王聖求助於伯冏之意切矣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

俾克紹先烈

此賢王謙已以求助於近臣正欲致君以匹休于前聖也惟予一人無良予一人穆王自謂良善也○穆王言文武為君有聰明齊聖之德我一人則無此聰明齊聖之德豈非予一人無良乎此對上聰明齊聖言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左右前後謂從王之群僕臣輔也○穆王言我之無良如况况今左右侍御僕從皆我僕非一人也實仗汝等以輔助我之所不及齊僕道僕御僕非一職也實仗汝等以承弼我之所不逮焉繩愆糾謬格其非心繩直懲過糾正謬差格正也○然我事有過未汝則繩以直之政有差謬汝則糾以正之使我存於內者無非僻之心可也此對上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旦夕承弼而言俾克紹先烈俾使克紹繼也先烈指文武○蓋出入起居罔有不斂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者文武也汝則俾我匹休于前人續乃舊服能繼其先烈而無忝可也穆王以是期望於伯冏謂知憂得人者矣

今予命汝作大正于群僕侍御之臣

交修不逮

今予命汝作大正于群僕侍御之臣交修不逮

此賢王命臣為待之長正欲督群僕勉進君德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汝指伯罔天正大僕正也群僕謂於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蓋僕臣之賢否君德之所係也今予命汝伯罔作大僕正者蓋於僕御僕隸僕非一職也今則命汝以董正之戎僕齊僕道僕非一人也今則命汝以統率之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懋勉后君也交者非一之義連文也○然用汝正于群僕者豈有他哉正欲繩愆糾繆以勉進君德之不及左右交修以匡救人君之不逮也然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此穆王所以責望之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此賢王命臣謹擇僚佐欲其無任小人專任君子也慎簡乃

僚慎謹簡擇也僚僚佐○彼眾僕隸僕戎僕之類汝之僚佐也必精以擇之知其孰為賢而孰為不齊僕道僕田僕之類亦汝之僚佐也必慎以簡之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焉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無與母通禁止之辭以用也便者順人所欲辟者避人所惡側者奸邪媚者諛悅○蓋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顏色順人之所欲避人之所惡奸邪不正諛佞為容此小人也汝於群僕簡擇是人而勿用焉其惟吉士惟獨也有外小人之意吉士吉德之士○蓋感懷忠厚旦夕承弼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此君子也汝於群僕惟擇是人而用之蓋慎簡乃僚一句兼君子小人言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言小人之狀也其惟吉士言君子之人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惟臣

不德惟臣

此言近臣之賢否有係君德之輕重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前後左右侍御之官正謂正人○此又承上文言慎簡乃僚之意言僕臣數近人君朝夕與居氣休移養常必由之若左右前後侍御僕臣舉皆常德吉士則僕臣正矣僕臣既正則能犯顏直諫格君非心人君之德豈不由之而正乎僕臣諫厥后自聖諫阿諛自聖自賢也○若左右前後侍御僕臣舉皆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士則僕臣諛矣僕臣既諛則有以盡惑君心以為人莫已若厥后豈不傲然自聖乎后德惟臣后德謂君有其德臣謂僕臣○人君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恭號施令罔有不減與厥后有德矣厥后有德實由侍御僕臣罔非正人之所致也此申僕臣正厥后克正之意不德惟臣不德謂君之無德臣亦謂僕臣○人君為昏為虐為侈為縱虐羨

薰心傲然自聖此厥后不德也厥后不德實係侍御僕臣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所致也此申僕臣諛厥后自聖之意呼僕臣賢否係君德之輕重為伯罔者答可不慎簡乃僚乎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爾指伯罔無與母同昵親比也儉人儉利小人充任也耳目謂左右近臣○尔伯罔為大僕正母私昵夫巧言令色之徒母親近夫便辟側媚之士以之充我左右耳目之官可也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迪導也上謂君上○然欲無以儉人充耳目之官者正以儉利小人潛消默奪導君上以為昏為虐為濫陶漸誘人君以為侈為縱所以不能懋乃后德俾克紹先烈也豈非迪上以非先之典乎蓋穆王自量

執德本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故戒之以此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惟予汝惡

此言不任人而任貨者為曠職之害也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其時厥厥官非人惟貨謂不尚才
德而尚賄賂時是瘠職也○蓋事君以人本為先不以貨利為
務也今爾伯罔為大僕正木擇賢才而尚賄賂則不賢善人而
寶金三矣夫如是左右近臣豈復有賢者乎是爾曠厥官矣
惟爾大弗克祇厥職惟予汝惡爾指伯罔克能
祇敬辟君也予穆王自謂辜罪也○蓋以人事君敬之大者也
爾伯罔不論人之賢否惟以貨利交通為賢則是大不能敬其
君矣我則以不敬君之罪加汝焉猶今律言貢舉非其人之類
是已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

此賢王欲大臣不可忽者正欲無間輔君以常法也王曰嗚
呼欽哉穆王於諸命將終又呼嗚呼之數言敬者人臣事君
之本也汝必敬爾有官不可有所慢易慎乃厥職不可有所輕
忽也然上文既歷言以告之此又總戒之以欽哉者正猶舜命
九官而終之以欽哉之詞也永弼乃后于彛彛永弼
猶旦夕承弼之意蓋彛猶前克紹先烈之意○今欲汝伯罔以
敬存心者蓋不特如先王旦夕承弼而已在我則欲汝永有一
心始終無間懋乃后德俾克紹先烈可也若以儉人充耳目之
官適上以非先王之典則非所謂彛也穆王以是望於伯罔
可謂深且長矣惜乎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
裂馬竄道其侈者果出僕御之間抑不知伯罔猶在哉乎否也

穆王預知所戒憂慮深遠猶不免躬自臨之人心操全
慎哉

呂刑

呂姓名似為穆王司寇史記又作甫侯者蓋呂侯至宣王
時子孫復改封為甫猶荆與楚殷與商也刑謂五刑穆王
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命呂侯訓刑
以誥四方蓋雖祖舜金作贖刑之語不應五行皆有贖也
夫子錄之亦以示戒然一篇之書哀矜惻隱猶可以想見
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今古文皆有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此言穆王當末年昏忽之時制贖刑以治天下也惟呂命
呂侯命呂侯受穆王之命與惟說命諸意正同○史臣將記呂

書

卷

二十二

刑之書先以惟呂命三字冠於篇首以見此書乃呂侯受穆王
之命而作也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耄者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是已度
謂裁制誥治也○穆王五十即位在位五十五年其享國百有
五年言百年者舉成數也當此耄荒昏忽之年乃命呂侯裁
度時世斟酌輕重為一切贖罰以治四方以敏民財也故史
氏首以耄荒二字發之以見五刑皆有贖為穆王耄荒所訓耳
此史氏敘事之辭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

奪攘矯處

此推本上古作亂所由始民俗所由不善也王曰若古有訓
蚩尤惟始作亂若舜語詩古訓古書蚩尤妻娒炎帝之裔始
作亂始開暴亂之端○穆王稽古以推本制刑之由言潘荒之

世澤厚敦屬民無不善獨蚩尤為人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
暴虐於民而典黃帝戰於涿鹿之野所以始開民作亂之端也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恣兇奪攘矯虐
延遠也平民平日未嘗作亂之民鴟為鴟義以鴟張跋
扈為義奪取攘推也類師古曰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曰矯
虐辜胎亦曰強取為虐○自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窮民延
蔓引長遠及於平民故當時之人無不塗蚩尤之惡為寇為賊
而以鴟張跋扈為義為姦為宥而以劫掠攘取為辜所以人皆
為夫矯虐也下文將言苗民制五虐之刑故先述其制刑之由
以見蚩尤為作亂之始而苗民為淫刑之始也

苗氏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 罔差有詩
此言苗氏不尚德而尚刑必言制刑之深刻用刑無辨別也苗

民弗用靈制以刑苗三苗之君丞其刑法也○上言蚩尤
惟始作亂此又言苗民承蚩尤之暴不明其德以化民惟作刑
威以制民可見不尚德尚刑也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嚴戮
無辜幸五虐謂比古之五刑更加酷虐也刑非其道曰法辜罪
也○苗民作五等酷虐之刑名之曰法所以罔差有辭而殺戮
無罪也爰始淫為劓則極酷越茲麗刑爰於淫過
也劓割鼻謂截耳此劓刑也極去陰事官刑也黥刺面墨刑
越於麗係附也○古之五刑不過墨劓剕宮大辟而已苗民於
是始過為刻剝之刑比古之五刑更加酷虐故割人之鼻截人
之耳移以去其執黥以刺其額於茲麗法者必刑之不問其或
輕或重也并制罔差有辭并制一并制之罔無差別也
有辭無罪者○蓋听獄之際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此獄當

分別其輕重可也苗民不然於麗法者一并制之無復簡別其
有辭無罪者也則其虐可知

刑發聞惟腥
民興有漸泯泯於分
此言有苗之惡不惟及於民而又聞於天也民興有漸泯泯
泯泯於分罔中于信以愛復詛盟○察起有相漸染也泯泯
昏也勢勢亂也信誠信反覆也請神加殃曰詛刑牲歎血曰盟
○在下平民因苗民作五虐之刑遂皆與相與漸染為昏為
亂無復誠信以相與故家為巫史民潰潰而相與漸染以加殃
往往刑牲以歎血也虐感感戮戮方告無辜于上虐感
五虐之刑庶戮衆被誅戮者辜罪上夫也○苗民以虐政作威
如此故天下之民被夫誅戮者方携持婦子以哀籲本而告無
辜于上帝也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無世在下
此言聖人有愛民之誠惡惡之心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不辜辜罪虐以感皇帝舜也哀者哀憐矜者矜恤辜罪也感
即舜之德威○苗民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罪則有以哀矜之
不忍殺戮無辜於是將天威以報苗之酷虐也獨絕苗民
無世在下遏止絕滅也世謂苗之子孫下謂下國○然報苗
以虐果何如哉故播流蕩析絕其種類於荆揚分皆丘從寬遂
餘孽於三危所以使苗民無繼世子孫在於下國也然無世在

監視也民謂苗民發香者之遠聞也刑即五虐之刑聞亦腥羶
也○惟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故上帝監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德
而刑戮發聞于上者莫非腥羶之氣而已蓋至治之極馨香亦
聞羶政之極腥羶發聞也

下即竭絕之實道絕即報虐以威之實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鯀寡無蓋

此言聖人命官嚴幽明之分群臣輔治達下民之情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少昊之後稷高陽之後重

即義黎即和也絕地天通者嚴幽明之分降以神言格以人言

○帝舜因神人雜揉妄為妖誕以覆詛盟於是首命重黎修明

祀典使人知天地之性鬼神之神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

祭山川萬阜上下各有分限妖誕邪說舉皆屏息所以絕在地

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

其名字以降在地之民也群后之逮在下明明非常群

后在朝群臣逮及也在下謂在外群臣非常謂輔以經常之道

○不特重黎為然犬而在朝群臣莫不精白一心以明顯明之

理小而在下百司莫不同寅協恭以輔經常之道但務夫人

道所當為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鯀寡無蓋蓋蔽也

○故當時老而無妻之鯀老而無夫之寡廢民之至微也亦得

以達其利病休戚於上求其不得自伸者無有也蓋罔有降格

絕地天通之效鯀寡無蓋明明非常之效也所謂經正則廢民

與庶民與斯無邪慝蓋本諸此

皇帝清問下民鯀寡有辭于苗

德明惟明

此言聖君虛心詢下而民達其情用德為治而民無不化皇

帝清問下民鯀寡有辭于苗皇帝舜也清問虛心

而問有辭謂苗之過○帝舜以為民之休戚利病不可不知

也我則詢于苗義稽于衆人虛心以訪問之但見鯀寡雖至微

也亦得以苗之虐於清問之下此鯀寡所以無蓋也德威

惟畏德威明德之感畏即大畏民志之畏○苗民作五虐之

刑以虐為威也舜反其道神武不殺以德為威故天下之太莫

不服其威矣而自不犯於有司所以無一人之不畏服也德

明惟明德明聖德之明惟明天下文明也○苗民自用私智

以察為明也舜反其道至誠前知以德為明故億兆之民莫不

皆由乎天理之公而不陷於人欲之私所以無一人不歸于明

德也蓋皇帝清問下民鯀寡有辭于苗是申言哀矜庶戮之意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申言報虐以威之意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

惟殷于民

此聖人命官致憂民之功分職雖殊成功則一乃命三后

恤功于民乃者總事之辭命舜命三后伯夷禹稷也恤功致

憂民之功○蓋君人者必使民心正民居安民食足然後可也

聖人有憂之乃命伯夷禹稷三后以憂民之功為己任也此蓋

總言其綱下即詳言其實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伯夷

名姜姓自上教下謂之降典禮折斷也刑謂刑罰○苗民弗用

民而制以刑典禮潰亂矣舜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嚴幽明之

分使民入於禮而不入於刑所以折絕斯民入刑之路也禹

平水土主名山川平水土謂隨山濬川主名山川謂分別

九州○懷山襄陵下民其咨不得安其居矣舜命禹隨山刊木

以除水患真定山川以為表識如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川曰

三江之類是已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稷后稷名棄降

下播布種也關土種穀曰農殖蕃殖嘉美穀木也○水土既

平民尚艰食鮮食舜命稷為農師之官教以樹藝之術播種之

方所以使民關土種穀誣降嘉種也三后成功惟殷于

民成功真能成天教之安之養之功。殷富也。○聖人分命三后如此。故伯夷降典以成正民之功。禹平水土以成安民之功。稷降播種以成養民之功。是三后分職雖殊其能教之安之養之。以致民之殷富。庶則一也。蓋恤功于民。是聖人命三后之意。伯夷降典至禹履殖嘉穀。是恤功之實。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即恤功之效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此大臣以刑而治民者。正所以弼教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士。理官。制謂裁制。以用也。謂用刑以輔之。祇。敬也。德。即人所同得之理。○上言三后成功。此繼之以臯陶者。蓋謂禮義雖生於富。是而驕淫實起於逸樂。故命臯陶為士師之官。裁度刑辟之用。如民居安而爭訟與者。必納於刑辟之中。民食足而淫慾作者。必罹于刑法之內。然所以納斯民于刑辟之中。使無過不及者。非欲戕其生也。正所以檢其心。使民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所以教民敬德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即明于五刑之意。曰以教祇德。即以弼五教之意。然既舉三后而繼以臯陶之刑。亦猶前篇曰。迨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祇承厥叙。方施象刑。惟明之意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

率又于民。恭。辨。

此言君臣威德極其者。足以化斯民。士師明刑。無或偏。足以輔民性。穆穆在上。穆穆和敬之容。在上謂居臣民之上。○有虞之時。上而為君者。帝舜也。而有濟哲。文明。溫恭。名塞之德。積中。辨外。有穆穆和敬之容。著於上焉。明明在下。明明精白之容。在下。謂在人君之下。○有虞之時。下而為臣者。有禹。皋陶。

之。篤同寅。協恭。贊養於君。有明明精白之容。見於下焉。灼于

四方。灼。昭灼。四方。舉天下言。○虞廷君臣在上。有穆穆和敬之容。在下。有明明精白之容。君臣合德。輝光。聲越。故無遠弗屆。不啻日月。照臨于四方也。罔不惟德之勤。勤者。勉力不怠之謂。○故當時四方之民。見君臣之儀刑。觀感動。激。待刑驅勢迫。而日邁其行者。如風之偃草也。不待鈇鉞之誅。而日新其德者。如地之敏樹也。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恭。辨。政者。承上之辭。中。謂無過差。率用。又治也。恭。輔。辨。常也。○虞廷君臣以德化民。如此。而猶有未化者。未可無刑以一之也。故士師明于刑之中。取所當取。舍所當舍。而取舍之分。有以斟酌乎刑法之中。是以父子親君。臣義。使民。夫。妻。倫之常理。夫婦別長幼。序。俾民。夫。妻。辨之常性。豈非以刑治民。輔其常性乎。此章蓋總合上教章而申言之也。穆穆在上。是言皇帝清問。見其有穆穆之容。明明在下。是言乃命三后。見其有明明之實。故乃明于刑之中。是言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一截也。上是分言。此是總著其實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配享在下

此言典獄之官用法。不徇乎公。已德有同乎天。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典獄掌刑之官。訖。訖也。威。謂權勢。富。謂賄賂。○典獄之官。不得行其公者。非為威。則為利。誘也。虞廷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故已。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敬則不忽。怠則不敢。罔有擇言在身者。謂行之於身。皆可言之於口。天德。謂已德。同乎天也。○虞廷典獄之官。既能察其情而

心無所慢又能慎其法而心無所放。無擇言身無擇行。太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吾見上下之間彼此交契矣。此心而人此心。天此理而人此理。賞善罰惡同一栽培。傾覆之理。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自作元命。猶言自貽哲命。配對也。在下者對天之辭。○蓋天德在我。則大命豈不自我而作乎。是以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天能折人之邪妄。典獄者亦能折人之邪妄。但天在上。君在下。故曰配享焉。穆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為一如此。今之典獄者可不取此為法乎。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尔惟作天牧 乃絕厥世
此言諸侯司獄為天以養民。不惟告以所當法。尤必告以所當戒。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尔惟作天牧。司政典獄

書十

指諸侯主典刑獄者。天牧為天以養民。○穆王上文既言苗民及虞廷之刑。此將播告四方司政典獄之官。故先發嗟歎之辭。以起其听。言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司政典獄之諸侯。固非一人。惟在為天以牧養斯民也。今尔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尔指四方諸侯。監法時是播布迪啓也。○今尔四方諸侯主典刑獄。果何所取法。所當取法者。非伯夷乎。蓋伯夷降典。使民歸于礼教之中。折民惟刑。俾不入於刑辟之內。是啓迪斯民者。至矣。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標本之論也。其今尔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懲戒也。苗民三苗之君。麗附也。○今尔四方諸侯主典刑獄。果何所懲戒。所當懲戒者。非苗民乎。蓋苗民作五虐之刑。曰法。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并刑罔差有辭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罔無

卷九

三十

擇簡也。吉人猶哲人觀察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庶威奪貨。上文非訖于威。惟訖于富之意。○蓋惟良可以折獄也。苗民不擇吉人以觀察。夫五刑之得中。惟是貴者以威。賤者以法。法於權勢之家。富者以貨奪法。而不能法於賄賂之人。與虞廷典刑者異矣。斷制五刑。以亂無辜。斷制決獄也。五刑五虐之刑。亂謂不審輕重。辜非也。○苗民作五虐之刑。殺戮無罪。亂罰無辜。越茲麗刑。罔差有辭。上文庶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是已。上帝不降降咎于田。謂澤降下。咎罰也。苗民制刑。亂罰無辜如此。故上帝不獨潔其罪。乃降致其罰。使之分背。竄徒而去也。所謂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罰聞惟腥。是已。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無辭順受之罰。夫討也。絕殄滅之。世謂子孫。○上帝既降罰於苗。苗民無所辭。其罰遂竄之。于三危。殄絕其世。類分背而去也。所謂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是已。

書十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 其寧惟永
此賢王備告同姓諸侯。欲其以勤敬用刑而獲其效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听朕言。庶有格命。伯父同姓諸侯。父伯兄。同姓諸侯。仲叔季弟。以一弟字總之。於下。見仲叔季皆弟列也。幼子童孫。即伯父伯兄仲叔季弟之子孫。將有侯國之責者。格至也。○穆王言上而伯父伯兄。下而仲叔季弟。以至卑而幼子童孫。同姓諸侯固非一人也。舉皆聽我言。無敢不弔。庶幾乃有至命。爵祿不至於中絕。而能配享在下也。今尔罔不由慰日勤。由用慰安也。勤者自強不息之謂。○蓋參錯訊鞠。極天下之勞者矣。

若於獄也者有毫髮念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爾司政典獄諸侯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為事。所用以自安者罔不以日勞為心。如是則戰舉而刑當矣。爾罔或戒不勤或猶言萬一戒謂善念存於既失之後不勤情也。○兼用刑罔由於日勤苟頃刻不勤則刑罰失中者多矣。雖欲戒之而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悔之而刑者不可復續。爾司政典獄諸侯萬一不可至於怠情失刑而後戒也。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齊。俾使也。一日言非常用有改而即止之意。○且刑所以輔治之不及非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為一日之用而已。如不親不義者則刑之使皆歸於死。義之中不孝不弟者則治之俾皆入於孝弟之內能改即止不可過用也。謂之天齊以見刑本出於上天也。謂之一日以見刑非可以常用也。非終惟終在人。

書十

三十一

非終言過誤當宥者惟終言故犯當辟者在人言隨人所犯非我得輕重也。○天以刑罰齊民豈有他哉。如人之罪出於非終是過誤所犯也。其罪雖太吾則原其情而宥之。所謂宥必肆赦是已人之罪出於惟終是不忘故犯也。其罪雖小吾則原其情而刑之。所謂怙終賊刑是已。非終惟終雖有不同在我豈得輕重之惟隨夫人之所犯耳。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爾亦指同姓諸侯尚庶幾也。敬謹遵也。天字對上文。天齊言我字對上文。俾我言。○蓋刑罰出於天。天付之於我。爾諸侯當依上天討罪之公。上以敬迎天命而不敢違下以奉承我一人而不敢背可也。雖畏勿畏。畏與威通。即董之用威之威。○我以斯人為可辟也。爾不可順我之意違辟之。要當揆之於理。理不當辟者則勿辟焉。雖休勿休。休美也。即戒之用休之休。○我

以斯人為可宥也。爾不可徇我之好。違宥之要當揆之於理。違不當宥者則勿宥焉。爾所謂予曰有爾惟勿宥予曰辟爾惟勿辟。惟厥中之意也。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敬者欽恤之不息。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三德。剛柔正直也。○蓋治天下者本於三德。成三德者本於五刑。而用五刑又本於敬也。爾當敬忌之至。重所當重。發戮多罪以成夫三德之剛。輕所當輕。開釋無辜以成夫三德之柔。不剛不柔。輕重適宜。以成夫三德正直可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慶惟永。一人謂君也。慶。福慶。十億曰兆。其者期之詞。寧安永長也。○諸侯能以勤敬用刑。成夫三德如此。但見一人受福於上。則邦之榮懷矣。求其死。不妄者無有也。萬民蒙惠於下。則兆民永殖矣。求其不升于大猷者無有也。勤敬之效。安寧之福。永久不替矣。豈特今日而已哉。

書十

三十二

穆王言此蓋勉同姓諸侯以勤敬為用刑之道也。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何度非刑。此賢王告有民社者以安民之要道。既設國以致其疑。復自答以致其決。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辭。來。即益稷來汝禹之來。有邦有土。謂同姓異姓之諸侯。祥刑。謂化凶為吉也。○穆王上文既歷台同姓異姓之諸侯。此又總戒之。故先以吁之一辭。以起其所繼以來之一語。以進於前。言爾有邦有土之諸侯。听我告爾安百姓之祥刑。夫刑本凶器也。典獄者能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也。在今爾安百姓。姓何擇非人。何者。設為問辭。擇謂簡擇非者。設為答辭。公謂吉人。○言今爾有邦有土之諸侯。在今日安百姓。何者在所當簡擇乎。而又自答之曰。所當簡擇者非擇吉人。以用刑乎。苟不

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庚威奪貨以亂無辜而民不得其安矣言人不可以不擇也何故非刑何亦問詳敬者欽恤之謂非亦各詳刑謂五刑○又問之曰尔同姓異姓之諸侯在今日安百姓何者所當欽恤乎而又答之曰所當欽恤者非五等之刑乎刑不欽則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而民不得其安矣言刑不可以不欽也何度非及度度度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父○又問曰尔同姓異姓之諸侯在今日安百姓何者所當欽恤乎又自答之曰所當欽恤者又必詳審精密度其所當及之也及而不度則越刑亂罰無辜又何以致其擇致其敬致其度則民無不安而刑斯為祥矣

兩造具備師听五辭 正于五過

此言听訟之要情法無可疑者刑之情法有可疑者赦之兩造具備師听五辭兩造謂兩爭者皆至具備謂詞證皆在師聽也五辭麗于五刑之辭○蓋折獄之際兩爭皆至而詞證俱在此可听也若以一人听之恐聰明有限思慮不周尔諸侯當咨諸左右詢于國人衆听夫五等之情詞也五辭簡乎正于五刑簡者核其實學者無可疑正質也○然辭之麗于五刑簡核而不虛字信無可疑於是質正于五刑可入墨劓者入於墨劓可入刑官者入於刑官可加大辟者加以大辟之刑焉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謂無實罰贖也○然五刑與五辭參差不應是不簡核乎實刑之疑者也於是正于五罰入於墨劓者使出百錢惟倍之罰入於刑官者使出倍差六百之贖入於大辟者使出千錢之贖此罪疑而贖以五罰也五

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謂詞與罰又參差不應過謀也○五刑不簡固當正于五罰者五辭與五罰又參差不應亦不足以其罪罰之疑者也罰疑而不宥則亂罰無辜矣於是質之法之正也即象以典刑以下之事五刑不簡至正于五過是情法可疑從重入輕法之權也即皆災肆赦以下之事

五過之疵惟官惟貨惟內惟貨 其審克之

此言五過之弊非一端必當致夫戒勉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五過五等罰之過謀亦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譎也貨賄賂也來手請也惟均謂悉以出入之罪加之○上文言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恐典獄者因以出入之罪故以是告之蓋謂刑降而為罰罰降

而為過過或以私意而故縱則非天討之公矣五過之病果安在哉或有畏夫官勢而疑於過者或有報夫德怨而疑於過者或為女譎通私情於家而正于過者或因賄賂賣法於人而正于過者又有因親故而干請疑於過者若典獄之官以是五疵故縱出入人罪則為屈法矣隨其在人所犯坐之故曰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其指典獄之官審克者察之詳而及其其能也之指五疵○典獄之官又必非從惟從哀敬折獄察之及其心明格刑書詳明律治之及其力斯能無五者之病也審克二字下文屢言之○見其丁寧忠厚之至此於刑罰亦然但言五過者本輕以見重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具嚴天威

疑有赦。疑謂詳與刑參差不應。有赦謂正于五罰。○人犯五刑而情詳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刑疑不赦恐及無辜。故必正于五罰使出贖以免其刑。五罰之疑有赦。有赦謂正于五過。○人犯五罰而情詳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疑不赦恐亂罰無辜。故必正于五過乃為。以正其罰。其審克之審克者謂察之詳而尺其能。○蓋刑降而為罰罰降而為過。苟不審克之則失輕重之宜矣。必參錯訊鞠察之。其心詳明。法律治之。其力不為五疵之所惑可也。簡字有衆惟狃有稽。簡者核其實。字者無可疑。衆多也。狃容狃。稽考察也。○然刑與罰情與詳乃能相當而不謬。是有簡核情實可信者。衆矣。然猶未也。又必鑒貌辨色考之於辭色之間。色听氣听稽之於容顏之際。蓋詞可偽為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於

書十 卷三十四

此藉之不宥道矣。周禮所謂色听是也。無簡不聽。無簡謂情實無可信者。听察也。○蓋听獄以核實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听。故不必察其貌而稽其色。當正于五過而直赦之也。其蔽天威甚。復威畏也。○蓋听獄為無情實。則不必惟狃有稽。以考衆之恐過於尋求。或至誤。必受天譴。當常如上帝之臨於前。可也。蓋刑罰審克。固其罰矣。然惟其有稽。其至也。嚴天威見上帝矣。
墨辟疑赦其罰百錢。實其罪。其審克之。
此言罰有多寡用之。當核其實。刑有條目用之。當盡其心。墨辟疑赦其罰百錢。閱實其罪。墨刻額而混之。即今之刺字以刑加人。曰辟疑赦。謂罰贖六兩。曰錢。閱視也。○上言五刑之疑有赦。正于五罰。此言五罰各有差等也。彼人犯墨刑。所當刻額而混之也。然或情法猶有可疑。則赦之。罰金六百兩。必

檢閱核實其罪。使罪與罰相當。毋得枉其是非。失於過多過少也。刺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刺割鼻。疑赦謂罰贖倍加一倍。○人犯刺刑。所當割鼻也。然情可矜。法可疑。則赦之。出金一千二百兩。必閱實其罪。使罪與罰相當。毋得枉其是非。失於過多過少也。刺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刑則足。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錢也。○人犯刺刑。所當刑足也。然情法猶有可疑。則赦之。使出贖金三千兩。必使罪與罰相應。毋得枉其是非。過多過少也。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官罪。官淫刑。男子割勢。婦人幽閉。皆在官室中。故曰官辟。○人犯淫刑。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使不得淫。所謂官刑也。人犯此刑者。情法猶有可疑。則赦之。使納金三千六百兩。必核實其罪。使罪與罰相應。而無輕重之失。可也。大辟疑赦其罰。千

書十 卷三十五

錢。閱實其罪。大辟死刑也。千錢六千兩。○人犯大辟之刑。所當誅死也。凡犯此刑。而情法或有可疑。則赦之。使出贖金六千兩。必閱實其罪。使罪與罰相當。而咸庶中正焉。此以上言罰有多寡。皆曰閱實其罪。恐听者或不致詳止。閱實其一而忽乎他故。詳言之。不嫌於費辭也。墨罰之屬。千屬類也。○墨罰之贖。雖曰百錢。而其條件則一。刺刑之屬。千。刺刑之贖。雖二百。而其條件亦有一。刺刑之屬。五百。刺刑之贖。雖曰倍差。而其條件則五日。官罰之屬。三百。官辟所罰之贖。雖曰六百。而其條件則三日。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大辟之罰。雖曰千錢。而其條件則二百。屬也。此以上言五刑之條款也。五刑之屬。三千。三千。總計之。○蓋墨罰之屬。千。刺刑之屬。七。刺刑五百。官罰三百。大辟二百。五刑贖罰載諸

刑書者通計三千條也。上下比罪。上謂刑之重。下謂刑之輕。比附也。○然三千之法有限。天下情犯無窮。豈可以有有限之法。而無窮之情乎。若八之所犯罪無正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言律無明文。則許用例是已。王制所謂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即此意。然情亂辭勿用。不行。亂辭辭之不可听者。不行。謂有是法而今不行者。○蓋當上下比罪之時。更多因緣為差。錯妄亂由此而生。故又戒之曰。汝當於上下比罪之際。無差誤於僭亂之辭。而妄比附。勿用今所不行之法。而強比附也。此即中言閱實其罪之意。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察謂求諸心。法謂合於律。審克者。察之詳而尽其微也。○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當何如哉。惟詳明法意。察之及其心。哀矜折獄。治之及其力。惟能然也。王制所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及之。即此意。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有倫有要

此言用法必濟之以權。用權必守之以經。上刑適輕下服。上謂刑之重。適猶當也。下謂刑之輕。服謂服罪受刑。○上文既告以听獄收贖。恐執一而不知經權之用。故又告之以此。蓋人所犯事雖重在上刑。原其情適輕。則當服乎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大罪非終者是已。下刑適重上服。人之所犯事雖輕在下刑。原其情適重。則當服乎上刑。舜之刑故無心康誥。小罪非皆者是已。此二句言用刑不可執一。當適權變之宜也。輕重之謂。有權。輕重謂罰之多寡。權者進退推移之用。○蓋不特五刑有輕重之極。而五罰亦有輕重之權。若事在實罰。

而情適輕則服輕罰而贖金少。勢在輕罰。而情適重則服重罰而贖金多。苟不原其情而為輕重。但罪重則重罰。罪輕則輕罰。則是無權矣。蓋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如秤之稱物。進退推移以求其斤兩之平也。此權之一字。雖獨言於罰之下。實總上文上刑下刑而言。又該下文世輕世重也。刑罰世輕世重。以法加人。謂之刑。以金贖刑。謂之罰。世輕世重。謂隨世以權輕重也。○然刑罰不特隨一人之輕重。而用權又當隨一世之輕重。而用權也。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是已。此刑與罰之用。又所以權一世之輕重也。若舜之世。罰弗及嗣。啓之世。則孥戮。汝為可見矣。惟齊非齊。惟齊即齊。之以刑之。齊有用力之意。非齊即參差不齊之齊。非用力也。○此又承上文有權而言。蓋刑罰之用。必原人情以為

上下因世變以為輕重者此非齊也

治民者惟在於此非齊

上下因世變以為輕重者。此非齊也。治民者惟在於此。非齊之法。齊乎民也。此乃變法以求當乎人情。世變宜非法之權乎。有倫有要。倫猶倫理之倫。先後有序之謂。要猶總要之要。衆體所會之處也。○刑罰惟原人情以為上下。因世變以為輕重。若不齊矣。然不齊之中。自有先後次序之倫。秩乎其不可紊。紊亂之中。自有衆體所會之要。截乎其不可易也。此法雖變而能合衆理之公。豈非法之經乎。蓋自上刑適輕下服。至輕重諸罰有權。是以刑罰分言之。刑罰世輕世重。是以刑罰合言之。又有權二字。貫於其中。以見刑罰皆當用權也。曰惟齊非齊。是言法之權。有倫有要是言法之經。其又總結之如此。

刑懲非死人極于病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言折獄用法盡其心結獄奏備其辭。罰懲非死人極于

病可醫而懲戒極至病害也○上文言刑罰之用有輕有重
听獄不擇其人則刑罰不中矣故又以此告之蓋謂人犯五刑
而疑於罰不過懲戒人之過惡非致人於死地也苟不審克問
實其罪使民重於出獄至於窮極亦甚病矣非佞折獄惟良
折獄而非在中。佞口才也良溫良正人。中者無過不及之
謂○然使罰之得中不欲人極於病非口才難給之人可以听
訟折獄也惟溫良長者親民如傷愛民猶子而使之折獄則所
折之獄無不在中不至人極于病也此言听獄者當擇其人即
上章因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何擇非人之謂察辭于差非
從惟從差謂詞之異處非從惟從猶曰不然而然○蓋辭非
情實終必有差非訟者必於其差處察之多得其情然又不可
偏主猶且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京改折獄明啓

又然後制刑即此意其刑上備有并兩刑上謂君備具也
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典獄之官結縶奏案於上
要必備其罪之情節具其事之本末如一人而犯兩罪罪雖從
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一罪有二法法雖從一亦合二法而輸之
所以然者正欲听命於上不致專也此言結縶奏案當備其詳
王曰嗚呼敬之哉 庶民罔有政令在于天下
此賢王總告典獄之官言用刑以敬其效太用刑不中其害大
王曰嗚呼敬之哉敬謂不可忽○上文既分告之於此又總
告之故首發嗚呼之辭以起其听言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
本根折獄听訟不可以不敬也官伯族姓朕言多懼官典
獄之官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懼謂刑為凶器而畏之○尔
四方司政典獄之官有同姓之諸侯有異姓之諸侯朕之於刑
不必參錯訊鞠但言之於口亦且多而不寧况用以刑人殺人
乎此欲諸侯以敬畏存心也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有德惟
刑厚之至也○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此刑之為用
也朕則哀敬折獄而敬畏之至永畏惟罰而欽恤常存所以然
者正以有德於民在此刑耳何也蓋刑期無刑使民皆協于中
道辟以止辟俾民不犯于有司豈非有德於民惟此刑乎今天
相民作配在下。相治作伴。配對也。在下者對天之辭○今
上天以刑罰相治斯民使歸于善汝群臣能敬刑以治民使皆
叶于中道是與天合德矣故天在上。典獄者在下而能與天作
配者矣明清于單辭。明無一毫之蔽清無一點之污單辭
無證之辭○然欲尽作配之責果何如哉故必極洞燭之明使
無一毫之蔽潔心体之清俾無一點之污曰明白清誠敬篤至

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無譴之單詞可得而察也民之亂罔
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亂治也中
者無所偏主兩辭獄辭之兩造者無與毋通私家對中听言謂
偏主也○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民所以治也民之所以治
者無不在中正不偏以听獄之兩辭也豈可或以私家偏主听
獄之兩辭哉蓋必師竹而奪占之然後合於公論而非私家矣
此可見民之治在折獄之得中不在折獄之失中也獄皆非
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獄實謂折獄而得
賄賂非實言不為實府象也辜功猶云罪狀報以庶尤者降之
百殃也罰夫罰即庶尤之謂○尔諸侯折獄以受人賄賂爰此
所得之貨非惟室也貨積而罪亦積積貨於此是聚罪狀於此
矣上天必由此而降之以百殃使知天罰之可畏報之以庶尤

書

卷

四

一

俾知禍淫之無忒以見受貨而富者可善計貨為罪永可畏也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不中謂報以庶尤命謂破禍之命○
然報以庶尤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使得考終命也惟與獄之
人幫獄得貨自取殃禍之命尔天罰不棹庶民罔有令政
在于天下天罰指庶尤極至公善也○苟用刑不中天不報
以庶尤則與獄者無所懲戒而愈肆深刻矣故凡施於庶民者
皆酷虐之刑無復有令善之政在於天下矣此上天所以報以
庶尤永畏惟罰也此章文有未詳姑依諸說以通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 茲祥刑

此賢王詔告來世必舉前人用刑之極功勉後人用刑之當法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嗣孫嗣世子
孫監也德即有德惟刑之德中即上帝降衷之衷○穆王歎

息詔告來世言尔後嗣子孫自今以往當何所監視乎所當
視者非用刑成德而全民所受之中者乎蓋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莫不有是中也但為氣拘物誘而失是受中之性我欲以德
導之使復其性是我有德于民所受之中也尚明聽之哉
尚庶幾也○穆王又恐言之諄諄听之藐藐故又言尔嗣世子
孫庶幾明听我言不可不精審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哲人
如伯夷皋陶無疆無窮也諄謂善言○古之掌刑若伯夷皋陶
所謂哲人也折民惟刑而名譽盡于無窮刑期無刑而令譽著
于不朽此尔之所當明听也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屬于五
五極五刑不曰刑而曰極者以其可為準則也慶即無疆之辭
○蓋哲人所以有無疆之辭者豈無所自哉蓋由五刑之用當
輕而輕當重而重而輕重之得中所以有此無窮之慶澤及當

書

四

一

時流芳後世也受王吉師監茲祥刑嘉師良民祥刑良法
監茲茲此也指哲人用刑言○蓋哲人用刑有此無窮之祥如
此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而折獄可不監此祥刑使輕重得中
取舍合宜而與哲人無異焉此詔告嗣孫及來世諸侯也
大抵中者言刑一篇之綱領首言庶尤苗民罔是中也繼
言伯夷皋陶明是中也穆王告司政典刑勉是中也自告
尔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何祥至非及言用刑之
綱領自兩造至天威言听獄之節奏自墨辟至三十言贖
法及刑書定自自上刑至有罪言用刑之權吏自罰懲至
克之言折獄而用法自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案末又
總告听獄之要一中之外無他說也惜乎五刑皆有贖非
古制不足取夫子錄之亦以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

但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

文侯之命

文侯名仇字義和姬姓唐叔虞之後，謚為文侯。周平王父幽王為大戎所殺，書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廷於東都，文侯打王于艱，有大功。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鉅鬯，弓矢作冊，書命之。史錄為篇，今古文皆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

肆先祖懷在位

此聖人盡備己之道，有以格於天。有大臣之助，有以安其國。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王平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父。文侯名仇，字義和，丕大顯明，克能慎謹也。○平王將命文侯為方伯，有求助之意，言同姓諸父義和祖德不可不知也。

書十

四十二

也。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文王也。惟冒海隅，至卑狹德者，武王也。文武德成於己，若可無待於備矣。而文王猶且辭辭敬止，武王猶且夙夜無間，則其克慎明德也，可知昭於上，昭明於外，聞于天也。○蓋至高者天也，而文武之德有以昭於上，不啻日月照臨，下土無遠弗屆，馬敷聞于下，敷布也。聞於聞下，謂下民。○夫至衆者民也，而文武之德有以布聞於下，不啻天地覆載萬物，無一而不包焉。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時是也。指明德昭著言集厥也。命謂天命。○惟聖人明德有以昭著於上下，如此故上天集大命于文王，之身使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亦惟先正克厥左右，昭事厥辟，先正指文侯祖父董左，右輔翼之昭事，猶言明神顯赫君也。○文武集大命於身，固本明德之所致，亦惟爾祖父唐叔虞能明神顯赫，

翼其君疏附前後，匪正厥辟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於也。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率循從順也。○然先

正昭事厥辟，故凡於小而謀之，切於事大而猷之，合於道莫不

承流宣化，無敢背違也。肆先祖懷在位，肆故也。先祖猶言

先王，指文武言懷安也。位，天子之位。○先正有輔君之功，如此

故文武之聖，顯其承弼者，有以得實在位而無憂也。今爾可不

克紹前烈，以事其君，使我先祖得實在位乎。平王將言下文

已無者，壽俊之助，故先於此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永綏在位

此傷國家之危，始於內外之無助，其期望於臣切矣。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閔憐也。予小子平王自謂嗣造，造始，丕大愆過也。○平王致嗚呼之歎，以自傷言我小子繼幽王

而立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謂父死國敗也。殄項澤于下，民

侵我我國家純，殄絕項澤，澤惠也。使陵戎狄絕天也。○言

國既敗矣，財之民窮，故絕其費用，惠澤于下，民本既弊矣。王室

衰弱，故號令政教不行於諸侯，戎狄侵陵為害於國家，如所謂

喪亂蕩蕩，莫惠我師是也。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

厥服，即猶言目今御事治事之臣，或者不敢決其必無六十

曰者，壽若成人也。智過十人曰俊，服即有服大僚之服。○即今

我治事之臣，無或有老成之人在於厥位，亦無或有俊傑之士

在於厥職，則無人之助也。可知此以上皆天造丕愆之實也。予

則罔克，罔克言已無能。○國既無人以輔助，在今我小子又

材劣無能，不如文武之克慎明德，其何能濟難乎。曰惟祖惟父，其

其伊恤朕躬，言惟祖惟父，諷同姓諸侯在祖父之列者，伊恤

惟憂也○平王言我既材劣無能爾諸侯在我祖之之列者其誰能憂君之憂以恤我一人乎是以克左右昭于厥辟期之也嗚呼有績于一人永綏在位績功也乎一人平王自謂永長綏安也○平王又歎息言爾諸侯之中有能左右昭事多備扞我于艱以致功于一人則我上不憂天造至怒下不憂戎狄侵陵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此言大臣能光於祖不惟有繼述之孝而又有濟難之功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克昭謂能光於祖顯祖唐叔也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平王稱文侯之所已能於是呼父以親之稱字以尊之言昭事厥辟乃祖唐叔嘗佐文武有功於周家矣

若汝子嘉

今汝不惟以文武之道會紹乃辟而又多備捍衛我于難則能昭明乃顯祖也可知此一句乃為之綱下文即其事也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肇始也謂儀刑文武自文侯始用法也用謂用文武之道會合紹繼也前文人猶言前聖人亦指唐叔○蓋周家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汝文侯於文謨武烈對而揚之於嘉言善行則敷而陳之用以會紹乃辟謂之會者合之使不離則以文武之道左右輔弼無不在是矣謂之紹者繼之使不絕則以文武之道朝夕納誨為無間矣尔能如此則無愧於先正左右昭事厥辟矣豈不追孝于前文人乎汝多備捍我于艱若汝子嘉加戰功曰多備者捍衛艱難嘉美也○前日父死國敗之時戎狄侵陵之日固多難也尔能迎立小子以嗣天位是能張皇大節

詰尔戎兵以捍衛我於艱難之中凡若此者皆汝之功也汝之功績既已如此我則嘉乃丕績而不忘焉下文資以鉅幣弓矢即嘉之之實曰汝肇刑文武至追孝於前人輔君以文德也曰汝多備捍我于艱輔君以武功也曰若汝子嘉又總上二者而言是皆褒美文侯已然之功也亦猶畢命朱稱畢公德業之感然後命之往哉之意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

用成爾顯德

此任大臣以方伯厚以錫予之禮告以圖治之益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尔邦其尔皆指文侯歸者戒以就國之誥師衆寧安也邦謂所統庶邦○平王因文侯多備捍有大功將欲封以方伯不惟稱父以親之而又稱字以尊之言尔歸于晉國也視爾一方之民衆使無不得其所輯寧尔一方之侯邦

俾有以自立此總言方伯之任如此也下文又詳言其實用資尔鉅幣一旨用謂因受封言資錫也黑黍曰秬一稔二黍和氣所生必金香草也爾雅中尊也○諸侯受命於君當告於始祖祭始祖必用秬以標神故用者以秬幣一旨用以祭告于尔之先正也則用成王命寧周公故事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彤赤色盧黑色馬四匹為一乘○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事征伐也今平王賜彤盧之弓各一彤盧之矢各百馬四匹而為一乘則征伐之權重矣父往哉柔遠能迓往哉者遣使就國之誥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今父往就其國當因夫地之遠近施以政之詳畧彼遠者及之難也汝必寬而撫之使傷游以漸而入于教化之中不可待之以大迫近者及之易也汝必擾而習之使馴

樓閣習於道德之內未可待之以或縱也。意康小民無荒
寧。意黨康安也。無者禁止詞。承以事言。寧以心言。○尔之治
民也。當省刑罰。薄稅賦。使之得其養。而安其生。可也。尔之郊已
也。當夙興夜寐。勞于王事。使之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可也。簡
伯尔都。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患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
尔之都鄙為至廣也。其都之中有士卒。則當比其什伍。時其簡
閱。奮揚威武。以禦外患。可也。其都之內有民衆。則當調恤保衛。
惠鮮鰥寡。使懼所愛。戴以親其工。可也。此以上乃詳言視尔師
寧尔都之事。用成尔顯德。用謂用上文。教善尔顯德。允榮
其德。○尔文侯誠能承遠。能還惠康小民。無敢荒寧。簡閱其士
患恤其民。無或少怠。則威德廣大。而無外侮之患。思澤隆厚。而
有悅服之心。德與政俱勳。身與國俱顯。榮豈非用成尔顯德乎。

賞誓

費地名在東海郡後為李氏邑誓戒也。軍旅曰誓。當是時
淮夷徐戎並起為寇。管侯伯禽征之。誓師於費。故以費誓
名篇。一篇之中。先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又次之以
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然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夫
子以之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本文古
文皆有。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但茲淮夷徐戎並興

此質侯誓師必戒之而後告也。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公曰
若魯公伯禽之言。嗟。歎。謂魯之士。率譁譁。○昔淮夷徐
戎並起。冠魯。公伯禽帥諸侯之師以征之。而於費地誓衆。乃
歎而勅之曰。人無譁者。凡人衆。必誼。誼。則听。不。不。不。不。

濟有衆。固非一人。當無敢喧譁。靜以听夫誓命也。但茲淮夷
徐戎並興。但茲猶言往者云。淮夷即貢。嗜珠。鱗魚者。徐戎徐
州之戎。並與諸國為寇也。○淮夷之叛。又矣。往昔成王即位之
時。奄與淮夷既叛。又伯禽就國。淮夷乃脅徐戎。並起冠魯。故曰
但茲淮夷徐戎並興。

善教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

此言衛身克敵。器雖不同。故備之精至則一也。善教乃甲冑
敵乃干無敢不弔。善者精當之謂。教。終完也。甲。鎧也。冑。
整也。敵。猶繫也。干。楯也。弔。謂精至。○蓋被之於身。為甲冑之於
首。為冑甲冑有破。斷者。則當穿治。縫完。使不至於壞。絞干楯。楯
身。當有紛繫持之。今則未施。楯紛繫者。則繫紛於楯。以為
曰。教之。曰。敵之。使無敢不致於精至可也。備乃干。干。鐵。六。

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謂燒而納水中以堅之。戈。戟。屬。長六尺。矛。長二丈。建於兵車者。
礪。磨也。鋒。兵器之尖頭。刃。刀。劍之利口。○蓋一弓百矢。十矢
千。使其數無一之不備。戈。長六尺。矛。長二丈。各有鋒刃。使其無
一之不。以。至。凡。兵器。皆有鋒刃也。又必磨礪之。使鋒刃無
不銳利可也。是弓矢也。戈矛也。鋒刃也。俗之鍛之。使無一不。善
磨之。礪之。俾無一不精。然後可也。始曰善。是實數敵。備。礪。五
字。言。緩。其。辭。以。勉。之。也。終曰無敢不善。是對無敢不。一。句。言
嚴。其。辭。以。戒。之。也。

今惟湛舍牯牛馬杜乃獲

此言牛馬所經。當除夫道路。牛馬有損。則加以罪責。今惟湛
舍牯牛馬。湛。大舍。放也。牯。牛。馬。牢。因。牛。馬。在。牯。遂。以。牯。為

故則有常刑

故則有常刑。故。則。有。常。刑。故。則。有。常。刑。

牛馬之名○夫出師之時有牛駕車以任載者馬服乘以克敵也今而兵師既出牛馬則大舍於閑牧而布於野矣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牯杜與敵同塞也搜機檻也斂亦塞也等坑坎也傷損也牯牛馬之名○蓋穿地為深坑設機於其上以取虎豹所謂獲也道路所過有此者悉閉塞之穿地為深坑不設機其上以捕小獸所謂解也師屯之處有此者咸閉塞之使無敢傷牯馬牯之傷斂則有常刑汝指軍行所在之居隊常刑有定名者○若道路不平獲穿不塞乃或致傷合牯之牛馬是不遵我之警命矣必罪汝以一定之常刑汝無怒也如今律橋梁道路失於備理阻碍經行者官吏皆三十之類舉此例之則凡川梁教澤險阻屏壁有害於師屯者皆在其中矣此令軍所在之居民除道路也

馬牛其...

此資侯戒嚴部伍不惟據取者有其罪而盜取者亦有其罪馬牛其風臣妾遺進勿敢越逐牯復之我商賈汝杜相誘謂之風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遺進亡去也越逐逐者○蓋部伍之中有馬牛風逸臣妾遺亡失主不得越軍呈而逐之恐動則生亂也然失主雖不得越軍呈逐之部伍之人有得之者又當敬還之不可隱匿我則商賈多寡以賞汝馬如今律凡得遺失之物於內一半給與得物人充賞之類是已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謂過軍呈追逐之不復請得失物而不報官汝指得失物之人常刑請刑有定名○部伍之中如有越軍呈逐風逸馬牛臣妾而擾亂部伍或有得人馬

牛臣妾不復敬還失主凡若此者皆有常刑以加汝馬如今律得遺失物限外不送官坐贓論之類是已此以言獲取此以下言盜取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寇攘劫奪之踰垣也外曰垣內曰墻竊誘引也汝指竊牛馬誘臣妾之人○部伍之中有劫人以取物如頗越人于貨之類有因物自來而盜之如日攘隣鷄之類有穿穴窬墻而盜人馬牛有踰東家垣墻而撲其處子凡此之類我則加以一定之常刑如今律搶奪人財物杖一百徒三年盜人馬牛計贓以竊盜論凡設方畧而誘取良人畧賣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之類皆是也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糧

汝則有大刑

者其罪為獨重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用兵之期我曹公自謂徐戎徐州之戎○蓋徐戎為寇所當征正其罪也今我於甲戌之期往正徐戎之罪然准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言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時乃糧糧無敢不速汝則有大刑時儲備也糗糧乾食也連若今之之軍兵汝指諸侯在會之人大刑死刑也○蓋師行以糧食為先也今將士當各儲備爾之糧糧下寮子囊無敢不速可也苟快糧不繼軍食不給戰必無功則服汝以死刑馬魯人三郊三遂時乃積蔡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積穀板築之木題曰積穀端之木也魯曰輪墻兩邊障土者○蓋魯逼徐淮地近而致便也今除東郊受敵之巡而不供其西南北三郊三遂之地則儲備積輸之具以為

板築之需馬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
殺甲戌即攻徐戎之日築築城以爲禦供供楨榦之木汝指
魯三郊三遂之人無餘刑非殺者謂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耳
○魯公恐其誤事又指言之曰甲戌者我惟築城以爲禦三郊
三遂之人無敢不供楨榦之木以爲築苟有不繼以誤板築之
用欲誅之不可勝誅則爾有非一之刑但不至於殺爾然日
攻而於是日築者使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魯人
三郊三遂時乃獨築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芻蕘章也魯
亦指三郊三遂之人死刑死刑也○魯三郊三遂之人地近而
致便不惟儲儲楨榦板築之木而又儲儲芻蕘之草銳餉牛馬
之用苟芻蕘不繼儲儲不多則牛馬飢疲亦能致敗汝三郊三
遂之人則服以死刑也

秦誓

秦國名即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之秦也乃矢誓之誓左
傳祀于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
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
孟明西乞白乙三人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散因其
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爲篇今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此戒群臣靜以听誓者正欲聞衆言中第一言也公曰嗟我
士聽無譁差歎辭士指群臣言听無譁者欲其听之精審也
○秦穆公將告群臣在已悔過之意先以嗟之一字致其款復
呼我士起其听蓋欲精以听誓而毋敢誼譁也予誓告汝群
言之首誓失辭汝指群臣首之爲言第一義也○穆公言天

下之言衆矣必有一言之善可以終身行之所謂群言中第一
言也今我誓告汝以群言中第一言焉若下文引古人之言曰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是也穆公將舉古人之
語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是惟難哉

此言人多安於徇己不難於責人而難於受責也古人有言
曰民訖自若是多盤民人也訖爲盤安也○穆公安於徇
己不能听蹇叔之諫以致敗師深有味於古人之言故率以爲
誓言之首且古人之言若曰較無怠傲縱欲偷安此人之常情
也人之常情莫不若若是多安於徇己也此多盤二字乃責人
不肯受責之病根貽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責人謂言人之不善斯則也受責謂受人言己之不善俾使

也如流如水之流無所壅遏也○蓋人惟多盤如此故責人則
明恕已則容彼子之不孝臣之不忠我責之以忠以孝然此是
無難也因人之不善而責之耳若夫己之不善而妄意以受人
之責不啻水之就下若無扞格是爲艱哉此雖泛言人情之常
實喻已前日不能受蹇叔之諫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此言在已悔過無復可追之日矣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
弗云來憂悔恨也逾邁邁往也若弗云來言追悔無及即歲
不我與之意○穆公言前日不用蹇叔之言以致敗師而囚三
帥此我心之憂也我心之憂悔恨已遲若日薄西山月沉滄海
勢不可遏無復有來日也其所以悔改過之無日也爲何如哉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于忌

則罔所愆

此進其既往之朱而與其將來之善也惟古之謀人則曰
予忌古之謀人謂其就順也予穆公自謂忌疾惡也○蓋
古之謀人聞見廣博識明有如蹇叔者我非不知其為老成人
也以其未就己所欲不從君所好而予則忌疾之也惟今之
謀人姑將以為親今之謀人謂杞子等姑且符順親信也
○惟今之新進不逆人所好惟順君所欲有如杞子之輩我非
不知其為新進士也但姑且樂其順便於我而親信之也此二
句述其前日之過如此雖則云然尚欲詢黃髮則因
所惑云然猶曰如此云云尚庶幾也○雖謀詢谷也茲指蹇叔
黃髮老人髮白而更黃也固無從過也○雖然我於老成則忌
疾之新進則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如此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追今我尚猶周爰各諷諫及國人求此黃髮之人如蹇叔者

蓄番良士旅力既愆

我皇多有之

以補助之庶使謀度計存無所過差也
此言老成之人在已所欲用武夫便佞在已不暇用蓄番良
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蓄番老貌良士善人指蹇叔旅象
也旅力既愆言心思耳目之力皆過人也尚庶幾也○穆公上
文悔過言不用今之謀人尚詢茲黃髮此遂詢茲蓄番之良士
者蓋蓄番良士耳目手足之力過乎人精神心術之明出乎眾
有如前日所詆墓木既換者我猶庶幾欲得而有之也○乞乞
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乞乞勇貌指三帥言射謂飛
弓御謂控馬古者射必有御也不違謂中度無失不致言悔用
之○蓋桓桓虎賁如彼如羅語其射則舍矢如破語其御則不
失其馳此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本

原缺第五十三葉

其心好愛口之所言不足以盡其心之愛好也則能以天下
之德為己之德可見矣惟其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則人已一
致而無彼此之殊心口一誠而無表裏之異豈非真能容天下
之才德者乎此應前其如有容一句前曰其如有容是疑其釋
見其有容人之量此曰是能容之是決其辭見實有容人之量
也以此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以者承上之辭保安也
按謂人君職主利益也○人君能得是好善之臣而用之殆見
後而子孫亦易保也今則莫不遵其成憲被其餘澤而子孫亦
主於有利矣下而黎民亦易安也今則莫不樂其政教安其田
里而黎民亦主有利矣此大臣有好善之實故有此好善之效
今之有技胃疾以惡之 亦曰殆哉
此言大臣無好善之量或無益於國家也人之有技胃疾以

惡之技就才能言胃忌惡也○穆公言昧昧我思之如有
一介居見人之有才能技藝也不惟娟疾其所長而又併與其
人而憎惡之此與人之有技若已有之相反也人之有聖而違
之俾不達聖就德行言違背俾使也達窮達之達通也○見
美士有通明之德不惟肯違使敗其事而又含置使不得自達
於上此與不啻如自其口出相反也是不外能容是不能容言
真無容人之量○人之有技胃疾以惡之則不能以天下之才
為己之才也可知人之有聖而違之俾不達則不能以天下之
德為己之德也可見然此雖曰妨賢妬能之臣實不能容人
之量矣此反應前是能容之之意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
曰殆哉以承上之辭保安也我指君言殆危也○人君用是
不好善之臣殆見我之子孫無以遵其成憲而被其餘澤我之

黎民無以樂其政教而安於田里則禍延當時殃及後世子孫
黎民亦危殆矣先儒謂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信夫
邦之杞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此言國之安危係大臣之賢否也邦之杞隍曰由一人邦國
也杞隍言不安杞如木之搖動隍如阜之圯壞。今指君相言

○上章既分辨好善與不善之臣至此又申繳之曰蓋不好善

之臣人君用之以輔子孫則不能安富專榮用之以保黎民則
不能樂其政教邦之不安也可知邦之不安豈無所自哉蓋由

所任君相一人之非不能以天下才德為己之才德故也此申
繳上文人之有技育疾以惡之一節意歎邦之榮懷亦尚一

人之慶榮即安富專榮之榮懷即黎民懷之之懷慶善也○蓋
好善之臣人君用之以輔子孫則有以遵其成憲被其餘澤用

之以保黎民則有以樂其政教安於田里邦之榮懷也可見邦
之榮懷豈無所自哉蓋由人君所任君相一人之是而能以天

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故也此中繳上章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一節意然上曰子孫黎民此又曰邦者蓋子孫是就君德上說

黎民是就民心上說邦是就國祚上說其實一也

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而又以魯誓曰秦豈終
之者蓋因平王東遷之初大警未報王魯未復僅得苟

安乃釋然錫文侯以秬鬯焉馬便之歸視爾師寧爾邦
告以平世之政王業不復興矣使平王復嘗言用兵得如

伯禽大戎庶可誅矣悔過用賢得如秦穆周家庶可興矣
今皆無之斯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豈不獨憂於平王歟

〔明〕楊肇芳撰
楊胤奇刪補

尚書副墨六卷

明崇禎四年集虛齋刻本

尚書副墨

書以尚名明乎其為上帝之書

也。則是唐虞三代之帝之王一
言一政皆傳天心以出而為書
作疏解者八字一句又皆傳帝

序一

若王之心以出者也。蘇文忠曰
言期于達意而止。朕求物之妙
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朕于
心者。益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
况能使了朕于口。弄手乎。予于

尚書副墨。直謂其手弄口俱了

者也。斯編創于金沙葆元先生

成于其長君公才氏先生為家

大人寅友並署而居于婁東者

三年有奇。若其聲氣之相求實

序二

無但握手起居時也。先生之在

婁無間寒暑手不停錄有所得

輒就家大人商訂之。理必求確

思必入渺神聖。徂伏之霧直欲

從筆墨間弄為呼吸。弄為叩答

狀後快于心焉。夫茶可于口，墨可于目，蔡君謨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大其夙嗜存焉耳。先生之于書，倘亦有不吝暫釋者耶。

序三

其爲人敦古淳茂，彬彬乎大雅之遺範。婁人士咸快其得坐春風中，翬其爲諸生時學使者，首拔之上。其卷于部，至頒爲天下式名噪九區，而竟以首翁老不

知者，或爲扼腕。而先生處之怡然，坦然居鄉，不事家人業，率其二難。公才公穎，課以經義，論其各出所見，互爲參印，積十餘歲。本凡五易，艸創始，就未及脫稿。

序四

即秘之枕中，各以一冊付兩郎君。囑之曰：吾何意于繼，違開來。吾寧爲政于家，已爾無何，彼蒼取先生爲掌書記，公才珍所付本無晷刻去，座右蓋手澤所存。

佩服弗替也。咿唔諷繹之際，遂爲刪其繁支，補其滲漏，蓋參新故之交，有不得不然者。非翻前案也。輯成是編，屬予評定，并序其始末，遙憶公才，弁予晤婁上。

序五

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而胸中灑氣千尋，文銚萬丈，咄咄逼人。然對之，仍自心曠神怡也。其一日，偕予仲氏，携手散步，得鳳洲先生弁山之礧石，因坐臥其

旁。竹影參差，池光交映，惠風徐來，披襟相對，竟日忘倦。仲氏歸語予，勝友作此勝事，令人懷望者久之。後予爲序藏稿，若數其家珍，迨仲氏有金沙之遊，更爲

序六

序社刻，復傾其秘笈，其學其識，殆淵如也。今予兩人，幸先着祖鞭，而公才尚困鹽車，未知誰是伯樂。倘造物者，固欲老其材，爲明廷大用，耶。言下，公才促予曰：

試啓斯編。無哂爲般門斧。則幸矣。予遂展誦。不竟一葉。拍案大起。曰。尚書真正的統。其在斯歛。其在斯歛。其言約而該。精而覈。深而亮。疏而密。微而不詭。樸而

序七

不俚。提其宏綱。詳其機要。無脉不貫。無境不窮。刻骨嘔心。而歸之渾雅。參新滌腐。而返于平淡。數千載以來。傳神寫照。摘幽表微。未有若斯編者。編出二帝三

王。真覺殷殷有呼吸。可通叩荅。可接所謂集尚書之大成者。非歛管兒寬說書上前致武帝悅。而就問斯固可媲美于

序八

今日矣。若其微。露前苗。進是集上徹。御覽恍然。修齊治平之理。若揭日月于中天。鑿鑿可措之實用者。豈若西漢以爲樸學。置不道哉。善乎居一陳氏之譚經也。曰

先。詰。知。正。而。不。知。變。吾。約。其。失。
在。尊。傳。疏。其。于。傳。疏。也。又。不。務。
為。綜。採。而。專。主。蔡。氏。其。為。文。近。
膚。近。庸。近。弱。譬。之。至。尊。之。前。垂。
珠。鳴。玉。賡。颺。拜。稽。即。兩。晉。清。言。

序九

三。唐。麗。辭。猶。以。為。不。倫。而。何。可。
忽。薦。以。村。師。學。究。之。語。時。賢。知。
變。而。不。知。正。吾。約。其。失。在。尊。子。
史。其。于。子。史。也。又。不。務。為。雅。馴。
而。專。主。越。絕。繁。露。關。尹。鶚。冠。之。

流。其。為。文。近。棘。近。詭。近。襍。譬。之。
玄。池。之。上。承。雲。晨。露。更。唱。競。奏。
即。桂。花。逸。製。赤。雁。遺。篇。猶。以。為。
未。叶。而。况。可。忽。進。以。侏。儻。禁。昧。
之。音。予。文。韻。之。役。嘗。列。是。語。于。

序十

簡。端。今。再。為。述。之。以。見。以。傳。疏。
誣。經。弁。以。子。史。誣。經。二。者。皆。譏。
慮。無。折。其。衷。者。予。今。願。慨。然。以。
是。集。當。華。陰。以。東。之。一。柱。其。自。
是。藏。之。名。山。傳。之。國。門。屋。經。中。

童習白紛。扣盆捫籥之見。俱可
豁然大悟。邇來英姿雋骨。每負
師心之智。鑿空杜撰。非不爛若
春華。心醉目駭。而尚書家崇雅
黜浮之旨。無啻一紙萬重。不知

序十一

尚書之氣。渾如礦金璞玉。尚書
之格。莊如鎮圭守鼎。尚書之體。
宏如法鼓巨鐘。尚書之用。實如
飢粟寒襦之數語者。出予仲氏。
正治經者之金針也。今而後家

持戶誦。得副墨之精靈。而奉為
尚書司南。于以淹貫為文。誠可
使氣無佻。而渾格無媚。而莊體
無纖。而宏用無浮。而實則明經
致用。挽文運以維

序十二

國運。將于是編攸賴焉。

通家社弟馬世奇題



尚書別纂引

經明行脩之士所以奉祖訓而博古道進可歷涉金華揚大業退亦不失為尊宿典刑膠庠短步但心術以至名

楊引一

其孤行從履彼好或寄興於溫柔敦厚或取氣於潔淨精澗或恭儉莊敬之志甫或比事屬詞之義精若夫治教自失升降上下古帝王考歲也

什破壁而出則姚姚子姪一

漆簡古文視汲冢書石鼓字其風為近而大儒疏通知遠以之戲薄子史者神造數千年喬包舉兩朝三代之典

楊引二

訓誥而折衷考顯稽古有力明遠國體庶幾經術以經世務陰為王亦甫解嘲地甫午開梅裝續義公經義淵也出於經術一派則伊父事

兄事之。徐元先生公係服良
不淺云。徐翁古茂。君子巖公
嘖。不置而家學淵源自辟
中。未以故一家子弟多續尚
書。生振鐸晏江也。率其兩少

楊引三

季公村公穎苦研。任。且與
余社。天如受先。子朝夕。綢
繆。徒以分。經。櫛。不。盡。商。略
未。幾。雅。化。暨。於。濬。川。學。使。者
極。欲。刻。之。為。郡。縣。有。司。徐。翁

竟俛首不著曰。從來性癖好
閒。續。書。也。最。後。入。雲。間。登。堂
問。業。不。外。手。編。謄。年。而。返。乃
知。其。生。平。心。力。浮。沈。古。學。博
而。不。自。感。日。率。事。於。書

楊引四

以。厚。積。其。業。嗟。乎。典。刑。逝。矣
註。疏。手。澤。宛。在。梧。樓。也。公。村
氏。取。而。授。之。賈。人。梓。成。問。世
題。曰。刻。尾。持。此。以。往。刻。南。北
之。左。券。矣。昔。治。郡。循。吏。以。之

受書經術有用見憚博陸學
於古訓乃有獲以獲者經以
務之說也惜漢人善用之而
宋介甫不善用之耳漢宋之
間有心人自立權衡歸本於

楊引五

流通知遠之本色而後止也
其聲績成部微刻詁流風為
發家計劃日記要旨法書已
備其它名本尤未易更僕也
豈副墨授編意哉續是編者

或謂典刑在目固不負生平
而因藉是以筆王休而襄帝
道余且與同業者生矢弘願
矣特書此以報嚴公出示之
意竊公彙郵之公材以弁冕

楊引六

乎斯編者重光歲之涼秋日
之

古吳李家晚生楊廷樞敬
題



尚書副墨序

六經猶日月之光古今人各沐浴
生長于光曜之中隨其目理以成
分際大儒之傳注猶鑿戶以納光
也諸儒之訓詁猶闢窗䟽牖以助

序一
張

戶明也無窗牖則戶之光以力孤
而弱無戶則二曜雖明亦不能揚
輝于豐蔀之下然無戶牖而日月
之光不誦有戶牖而日月之光不
贏則六經之道兩儀作函五行該

醜固任人取焉攜焉而不能盡矣
予初治尚書尚書之爲傳注者在
漢則伏生劉向最著隋唐則費魁
劉焯最著宋朱子所取者四家而
定于九峰蔡氏我

序二
張

明以來有一言之合于經者無不
勒名孔壁而吾邑王氏方麓先生
父子亦最著予生遲旣不及見王
先生而後乃見楊葆元先生其人
深沉淵塞殊有思緯以玄嘿爲稼

稽以義理爲豐年治尚書僅以明
經出任不及大究厥施嘗著經解
若干卷未成而坊厥嗣公材能世
其學乃取先生之書彌綸而銓叙
之刻以傳于世而問序于予予以

序三

張

爲尚書自漢武立博士以來二千
餘年而諸儒之訓釋似飛埃落葉
埽而隨有辟之日有朝霧月有宵
德其不肯歇華滅采于扶木崑山
之間久矣且夫日月之光亦就人

之精神代而新之倘逢矇眊義魄
焉睹然則日月奚爲朝升暮沒不
畏其勞亦百物之精氣資其噓納
有以上感乎泰元媪神之靈故俾
之翔轉爲物用也六經之道亦就

序四

張

人之精神代而新之人之神若息
六經乃燼非六經能存人之神正
以人之神生息不盡而經反附之
以存使從此更至于窮劫吾知解
經者猶不能殫經之意亦若鑿窟

戶者之不能盡日月之光也乃公
材之能傳其學以有功于孔壁遠
則歐陽生之有世以及曾孫夏侯
都尉之有昌以及勝近則王氏之
有方麓以及損菴皆可異代同功

序

限

吾感其心不泯其跡或有弁屈平
詞賦共寄之日月之輪者矣

辛未中秋日同邑張明弼

公亮書



自言

夫五經博士家不能自出靈
心聯篇累牘輒作雲霧氣埋
沒聖賢幾多生面即不然掇
拾名言片、摘碎漫無主張
自書一
辟則備具異錦而不著之躬
羅列奇珍而不嘗其味未洽
於胸安冀其了於口耶此種
魔王若不掃盡決不能悟入
真諦邇來譚經類然而尚書

家尤甚每藉口曰鑊板圍人
慧性夫鐵板安據亦人心自
鑄成耳方其傳之替生出之
頽垣蚪斗篆籀殊多不可辨
然而沈心靜悟數千載都俞

自言二

吁唏髣髴如接其生氣學者
獨患不自見古人於心豈古
人棄我哉有心於康濟者設
誠而致行之其間嘉謨善政
玄緒與旨正復種々引人着

勝地大抵皆本諸性命而垂
諸政事若夫教養工虞兵刑
禮樂無不可以操券而奏其
成非如百家外道塵餘塗羹
不堪效實用者使承學而啜

自言三

其英華領其精意研磨所得
為之勵行飭躬端軌率物未
出戶而吹天下為已任其將
藉是為立德立切羔雉鼓吹
佳明無僅為紆青拖紫津後

湯圖溫飽則全部辟經實關
至極可為致君澤民基本
明興以經術制科較仇五經
治之學宮班班皆治世之言
而或謂書止以道政事是未

自言四

曙乎書之全也善治書者讀
疇範而易義如披歌載賡而
詩章如繪玩繹乎命討乾瘳
之昭著而麟經具存佩服乎
秩敘惇庸之森嚴而戴記全

揭故不明乎書者無以治苟
經不綜乎旁經者并無以與
說書此科目以崇經取士有
繇然也洎今

聖明應運躬明德而勵精圖治

自言五

日吳不遑首隆儒術以追樸
棧作人之典方將起皇虞於
當世勲華事業刻期再觀而
名世之皋夔又咸矢願以襄
治平出其家備者而

廷獻之千百季明良喜起之
象宛在人目中斯不亦猗歟
盛哉朕余有慮焉政績本乎
心體文章闕乎識田欲巖八
股功令須先定百家主盟二

自言六

帝三王之文結撰則宜大而
莊鍊骨則宜堅而朴詮理則
宜簡而明叙事則宜典而確
領腕則宜粹而精行氣則宜
沉而渾擗藻則宜古而雅選

韻則宜亮而淳一切纖僻幽
詭之旨柔脆斌媚之骨俱不
可以參大雅凡以今日明經
它日心術之有貞無淫事功
之有顯無晦皆於斯取足焉

自言七

耳而其本則全於說書者是
賴余先君子以尚書承祖業
惟是靜氣息心參無上義又
滂不自滿暇總攬古今講意
倘及羣書茹其精而叩其奧

手錄者數易稿神而明之窮
極奧突而還歸於崇雅黜浮
如是畢生無懈僅以鄉貢謝
事始而司訓婁東若九服若
安彥若禹玉若子彥若受先

自書八

若天如若梅先者促膝譚心
朝夕出快論辨質雖經各殊
業而諸兄無不淹貫津以
別致相收尤幸梁谿涵虛先
生適同署而居暨其岐嶷君

常君閣獲時領其珠璣于以
文飾簡陋透闢玄靈既歷渝
水窮江右之勝又既署雲間
拓觀海之奇一皆於書中發
之不謂流光易逝手澤如新

自書九

余於讀禮之餘不忍披對又
不忍釋去同志者相率慰余
因致辭曰與其廢蓼莪之篇
無寧叩典誥之秘俾有成績
書不朽而尊君亦與之為不

朽也余然其說乃強為訂補
於前業是務成之要於尊經
翼傳按脈點睛不復作箋釋
訓詁畫段分支之解纂成全
帙諸同志遂持以登諸棗梨

自序十一

若余則非敢哆心於待後守
先亦非敢強附於繼志述事
但欲於展卷時藉是作羹塲
之見且因以表吾先君子耐
志尚書其洽於心了於口能

自出霧心者如此
崇禎辛未中元前三日金沙
後學楊胤奇書於貽清堂



自序十一



凡例 計拾則

一經文俱用批評正以是集尊經為主講中不敢驅
絲從傳字為畧傳順經故加之批閱俾呼吸轉應
開卷可通衍脈提樞靜對即領所謂一編經文而
其義自見者此爾

一大文批評法通篇經領用◎分節背紫○字句眼
目紫紫俱用∟語氣轉換用∩

一講語批評法提擬大旨用◎過接呼應用∟字義

凡例

需重用、理解精瑩神脈結聚識力超曠議論新
爽俱用○

一經文全刻校正字畫絕無差訛仍照篇脈系疏各
依節旨詳評篤意補出已渡金針

一每篇先挈全旨或語意博該一句收盡數節或精
理攝聚隻字領起全題直是要言不煩無取緝詞
敷衍

一玩篇脈可頓處輒用數節貫解校者活之斷者連

之勝者疏之必期呼吞一氣所以開通題脈

一貫解後仍用會理細疏句解字解靡不詳明膚者
精之訛者正之缺者補之晦者亮之然事必有攷
理必有據不濫作尋魚亥豕之見

一講語大畧從淺入深先正後奇或數說蕪牧或先
錄後掃理真即閱久愈奇何取強裁新樣議確雖
叔獲自勝奚堪濫格殘涎若夫幽異是趨離經索
解者概為抹倒

解者概為抹倒

凡例

二

一是集元本漢疏大全更蕪博攬古今語錄然後繕
之以苦心點作洪爐之雪暢之以正論織成天孫
之衣庶幾屋經中啓發發蒙之一助云

一通來經義動以翻案務為絕識不知真奇原不叛
正歷科程墨暨近科名公講義房杜稿并其中評
語凡有絕去懸極識破洪濛者悉採而采之以與
本經共作一大功臣遂於先君子所付本不無刪
補蓋或因乎風會順乎氣候理也勢也或謂靈心

補蓋或因乎風會順乎氣候理也勢也或謂靈心

代變故紙可拋奇則何敢

荒奇識

此例

三

尚書副墨引用古今名公姓氏

孔安國字子國 鄭玄字康成 杜預字元凱

陸贄字敬輿 歐陽脩字永叔 程灝字明道

程頤字伊川 曾鞏字南豐 孫覺字莘老

范純仁字堯夫 蘇軾字子瞻 范祖禹字淳夫

楊時號龜山 胡安國字康侯 劉安世字元城

鄭樵字漁仲 王十朋字龜齡 張栻號南軒

陸九淵號象山 呂祖謙號東萊 朱熹號晦菴

蔡元定號西山 陳埴號階室 真德秀號西山

姓氏

楊簡號慈湖 魏了翁字無父 王安石字介甫

吳澄號臨川 楊萬里號誠齋 金履祥號仁山

岳正字李方 林雲同號逸齋 邵寶號二泉

黃淵號壺隱 王守仁號陽明 林俊號見素

楊慎號升菴 吳寬號匏菴 錢福號鶴灘

鄭曉號淡泉 申時行號瑞泉 莫如忠號中江

項儒號珍亭 張居正號太岳 王問號仲山

來汝賢號非泉 俞時及號濠泉 丘濬號瓊山

羅倫字漢正 茅坤號鹿門 杜倬號詩臺

王 撫 號方麓	呂 穆 號字同	方 揚 號初卷
黃洪憲 號葵陽	沈 佳 號如堂	袁 黃 號了凡
馮慶植 號具區	楊超元 號漢所	魏允中 號泉涓
焦 沐 號清園	許 毅 號石城	王 燁 號博卷
張 位 號洪陽	顧憲成 號涇陽	黃道月 號旨玄
曹大章 號合齊	萬國欽 號二愚	程致政 號望墩
袁宗道 號玉惜	王建中 號寰宇	王肯堂 號慎菴
高攀龍 號景逸	項德禎 號玄池	鍾鳴陸 號抱瑜
董其昌 號玄宰	沈 瓚 號定菴	陳懿典 號如岡
范應賓 號先文	岳元聲 號鳴谷	湯顯祖 號海若
來宗道 號路然	姚舜牧 號承菴	洪翰聖 號柳廈
張祥鸞 號產菴	洪聖聖 號南池	秦繼宗 號西行
陸 鍵 號字寅府	林學曾 號省菴	袁宏道 號六休
周宗建 號字季侯	張 鵬 號伯初	錢龍錫 號機山
宋鳳翔 號字羽皇	岳駿聲 號石鐘	姜逢元 號仲詠
顧錫鳴 號字九疇	申紹芳 號青門	孫 毅 號字子齋
周廷儒 號抱齋	金汝嘉 號赤城	曹 谷 號愚公
鄭 卿 號非長	錢士晉 號字康侯	鄭友玄 號階石

張雲鶴 號羽臣	蘇 濬 號紫溪	屠 瑾 號道南
張 捷 號傲菴	戴 紳 號亨儀	楊 鶴 號
金 鉉 號伯玉	史可法 號道鄰	陳宇泰 號元長
潘 桓 號殿虎	張繼勳 號字公緒	徐 沂 號字九一
顧龍震 號字	張志微 號字心古	錢應金 號字雨介
譚元春 號字友夏	趙維寰 號字無聲	孫朝肅 號字恭甫
王孫蘭 號字晚仲	陳禹言 號居一	馮延年 號字千秋
林銘几 號慎日	毛文炳 號夢石	林徽初 號希菴
曹 荃 號元宰	宋繼發 號字華之	何三省 號字曰唯
譚貞默 號掃菴	傅元初 號初心	雷際龍 號夢鶴
傅 冠 號元父	王敬錫 號字伯情	袁崇憲 號字
陸又機 號字樹如	柳 素 號字	王 佐 號字位之
祈遠言 號字文之	孫文鋒 號字祖生	何瑞徵 號荆屏
祝 嶽 號字文素	陸懷玉 號石函	秦 鏞 號字洪甫
項聲圖 號字仲辰	李國球 號字情玉	項 煜 號字仲昭
劉嘉桂 號菴陽	郭之奇 號杖子	高斗樞 號字玄若
史繼烈 號武煥	柯 彥 號紫巖	黃 襄 號字贊伯
程九萬 號字六息	馬世奇 號字君常	楊廷樞 號字維斗

翁鴻業字一謙	俞允懷字懷茲	王之柱字砥中
華琪字芳侯	馮世名字君開	趙韓字退之
謝璉字	張盛美字景升	劉大常字吉生
沈象字君烈	馬光字君先	艾南英字千子
張味字九服	賀王盛字周謙	陸世彥字起頑
徐遵湯字仲皓	許啓洪字任宇	夏金式字君如
張孫振字公武	程楷字公武	賀玉醇字奇鳳
宋政字文玉	顏樞字所止	余紳字非羽
董欽鄰字君翹	成明義字喻仲	顧嘉舜字虞工
柯友桂號	魏呈潤字仲巖	吳鍾傑字忠祥
陳濟字竹無	姜天樞字典可	王孫芝字房孟
呂一經字子傳	吳鍾欽字懷生	黃鍾亮字秀寅
秦尚字器新	胡之斌號翼存	孫慎行字駿如
陳于階號辰六	何字昭字瑞明	袁儼字若思
蔡華植字平侯	王宗熙字孟衍	葉紹表字仲韶
何楷字夫子	李鳳鳴號	李翰字子素
楊鴻字子漸	胡廷志字光侯	黃毓祺字介子
劉明翰字羽敷	刁化神號融如	莊日思字法五

華淑字開修	姚允升字原吉	顧宗孟字巖叟
錢誦字秀林	朱家任號星海	李恢本字開之
張育葵字午柳	蔡鳴時字君和	施洪烈字仲芳
周慶華字公西	吳昌時字未之	孫朝讓字光甫
包鴻達字仲舉	孫耀祖字爾純	蕭譽號曆室
王喬棟號	錢位坤字與五	王明汲字孟用
于重慶字源長	張明弼字公亮	曹宗瑞字汝珍
王量字無際	虞大定字元靜	李恢先字復孟
荆廷實字石君	于王前字舟日	王重字有三
潘永圖字君傑	王慶錫字錫侯	費兆甲字
尹拱宸字君明	蔣鳴玉字楚珍	周鍾字介生
丁志尹字任之	唐邦儒字萬紳	高琦字景韓
蔣鴻祥字定九	王啓溥字為初	張隆時字用仲
劉國欽字敏生	于琮字孟聖	高作霖字獲生
史弘讓字文若	王姓字無量	傅朝佑字右君
尹拱斗字君祥	張廣字宗伯	荆學繁字明宣
劉燕字玉生	支如增字小白	荆玉潤字石奇
段憲字有常	華淑字開修	荆廷璧字君深

尹起鳳字元偉
門人 潘士藻字君實
 姚震字起潛
 范龍錫字希柳
 蔡栗字曰妃
 潘廷樞字爾旋
 蔡熙字曰休
 叔良錫字襄公
 第五質字潤卿
 畢胤秀字公頤

尚書副墨引用古今名公姓氏錄

葉氏

大

尚書篇目	虞書一卷 計五篇	堯典	皋陶謨	夏書二卷 計四篇	禹貢	商書三卷 計十七篇	湯誓	尚書副墨	伊訓	太甲下	盤庚中	說命中	西伯戡黎	周書四卷 計十三篇	泰誓上	武成	旅獒	康誥
		舜典	益稷		皋謨		仲虺之誥	篇目	太甲上	咸有一德	盤庚下	說命下	微子		泰誓中	洪範		
		大禹謨			五子之歌		湯誥	葉氏	太甲中	盤庚上	說命上	高宗彤日			泰誓下			

高書篇目錄				周書五卷 計八篇	微子之命	梓材	金縢	大誥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書六卷 計十一篇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南書國事 篇目					
			周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楊肇考據元父創著

張明弼公亮

古異

馬世奇君常

春

門人王明濟

王明徽

范龍錫

尹燭

尹震

荆耿杰

全枚

虞書 唐虞禪受相承且虞史

堯典 肝述故孔子定曰虞書

治天下之常法

南書國事 堯典

此篇紀唐堯事曰若稽古二節總言堯德之極其盛乃命羲和六節舉其政事之大者為萬世正朔開山崎嶇若時三節

舉其用人以為禪位張本至得舜以代終而堯無後事矣

末節畧另作結通篇演着得貫勿截然分三大段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堯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二節史臣紀堯之德化也曰若稽古帝堯提之曰放勳謂

其有極大而無所不至之功勳也何以見之帝之德即德之

勉是也。飲為而實長中存德之涵葆矣。而且虛靈內蘊。堅

然湛澈者是其明。絳緯渾涵。燦然條理者是其文。則又極深

研幾。天機抽繹。其思無不深遠也。然皆自然而無勉強。蓋聖

性之妙。併其從容之迹而忘之。安而又安者也。以此德而措

之於行。信有其泰。而恭非恭。莊能有其讓。而讓非挹。攝身心

內。這段光來。直被于四表。格於上下。東西南北。而外迹所不

及。而光及焉。上下天地之間。勢所不至。而光至焉。蓋盡六合

無所不到也。非放勉而何。語放勉。至被格極矣。而總之曰

光則勉之放無他。曰克明俊德而已。老惟能明其俊偉之

高者副墨

光典

集屏春

德。夫是君民。聯于一德。上下歸于一明。以是德觀九族。合親

疏而秩叙之。則九族皆恩義為倫。理正而既睦矣。以是德平

章百姓。均習愚而昭示之。則百姓皆去其舊染。復其良知。而

昭明矣。以是德協和萬邦。合遠近而薰育之。則黎民於乎不

知其所以變而變若百物之應時。而成雍熙之化矣。夫竹之

有說。疏遠近之形。合之一克明俊德之體。所謂放勉者。蓋如

此。只在德上說。出放勉精神。

放勉。下二節。為全篇綱領。是史臣贊帝德處。光便是勉。飲

下句。斷。飲即是德。須在心體上。然狀不若事業。為人推心轉

最不可量。聖帝一生作濟。正不在玄遠空虛。即以此德其實

運用。在在播磨。而為勉。他却有一種優游渾涵。源深流迅之

妙。說個勉。恐後人只浮慕虛神。說個放。正見有體有用。無為

自成。止訓功大。便抹殺史氏微思。總之無慮非德。即無慮非

飲。若說德者為勉。便二矣。飲明下。總是放勉。專用此文。在平

載。飲明句。主心。說心體本自肅然。嚴密。洞然不昧。燦然絳緯

而洞然通乎微者。但飲又是本領。能教便明。自然絳緯有章。

不思而慮。深遠是飲。明文思乃其本來。而目達還本來。何

高者副墨

光典

集虛齋

須勉強。故曰安安。若於飲明文思。見為美而安之。非安安矣。

素謀。主身說。然身心勿截。然分開。恭讓只一個。飲體允克。印

安安之時。措者其恭。已南面。勿論浮飾。非允。即與翼翼。飲體

微分內外。仍非信實。而為允。其揖讓成治。勿論強持。非允。即

與謙謙。飲解。開發不到。仍非充足。而為允。照註。跟上句。說通

二句。即是光。光指帝之精神。動者說。若謂誠則形著。便而層

光貫被格。被格在光身上。看人惟此身。養不充實。無光輝。所

以不見被格。光景。學者試。然坐。凝神。斯須。莊敬。和樂。便覺此

身。有上。除下。燭。不可限量者。覆胃。曰。飲。充塞。曰。格。合。被。格。方

是光字影像。○克明句是總括。欽明二句下六句是撇開光。故二句即上意而旁言之通帶。只一個克明俊德。俊德是渾成語。不用欽明等字。克明無工夫。所謂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累者。德本俊也。昏之則失其俊。克德非有加上本性俊于其明也。以親六句正克明。履蓋君民一德。方是俊德。上下同明方為克明。故分之則為九族之睦。百姓之明。黎民之雍。而合之則總成個帝德之明。此之謂克明俊德。此之謂放勳。以字貫下三段。非有心推之家國天下在克一性中。觸之斯應耳。通主德言無故事。親同心一體誼。德本斯人同得而一。

本中尤覺呼吸相通。故使不同依德中。雅禮文款接終帶平。際其睦有形盡而心未盡者。下昭明雍變。供非只感化神速。都因醒會着這統同本體章照臨。意一光均照無別智愚。故曰平章昭明。舊染一新。而性真畢現。昭然明白也。和薰育意。一氣蒸噓無隔遠。適故曰協和。變非但惡者變。即善者亦須動變一番。雅是太和景象。然順則不識不知也。革故鼎新之際。未免有意。同乎時會之自然。則變而不知有變矣。於字。史臣深美而不覺感歎。六蕩蕩難名。意三段須描出造化存神之妙。合天下家國以言德。則流為實得。本俊德以言先。則

光皆實際。而又何所不被格我。所謂放勳者。蓋如此。合齊治。方見放勳勿逐。句貼。云放于天。放于。按舊將勳字認做業。謂業本非德。不知本文論放勳。曰先。故格論被格。曰克明俊德。是即德是勳。未及于業也。註云。史臣將叙克事。故先言攷古之帝克者。其德如下文也。後云克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也。止言德。未嘗無言業。可見德之所至。謂之勳。非德外另有勳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欽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欽致日。未星大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暹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申命咨。汝羲暨和。恭三有。六句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登百工。庶績咸熙。

以穿鑿之私于凡日月星辰之遲速順逆躔度次舍悉皆為之辨曆而又觀象以稽之若此乎政遂不忽將一年之務所當為者詳細造成曆書頒行天下使民都依此曆及時做事業庶不失先後早晚之宜也聖人之重人時如此○曆業而不考驗即非政教何以使民趨作成功之時乎故既誌告之又專厲之今命羲仲掌春所居之地在東方陽夷其官次名曰暘谷必于春分之日寅敬寅接方出之日驗其果出于卯時而見於卯位乎驗之無差時乃可授凡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均平而秩序之頒諸有司以授于民然改驗

之法不歎精詳又必攷之春分晝日果五十刻與夜相侔考之春分初昏果星朱鳥適當午位以較仲春而空為陽氣之中至于厥民則氣溫而散厥鳥獸則乳化而交接皆有以驗之此春之人時無非使民知東作者羲仲之職然也○中命羲叔掌夏所居之地在南方之交凡夏月時物長成所當變化之事均平而秩序之頒諸有司以授於民必于夏至之午秋以致日驗其日中之景長短何如又必考之夏至晝日果六十刻為最長考之夏至初昏果星大火為中星以正仲夏而定為正陽之氣至于厥民則愈熱而漫折鳥獸則毛希而

集虛齋

羊易皆有以驗之此夏之人時無非使民知南訛者羲叔之職然也○今命和掌秋所居之地在西方極其官次名曰昧谷必于秋分之日寅敬儀送將納之日驗其果入于酉時而止于酉位乎既驗即授時凡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均平而秩序之頒諸有司以授于民然驗不厭詳又必攷之秋分之夜果五十刻與晝相等考之秋分初昏果星虛宿適當午位以較仲秋而定為陰氣之中至于厥民則暑退而浸常鳥獸則毛生而鮮好皆有以驗之此秋之人時無非為秋成計者和仲之職然也○中命和叔掌冬所居之地在于

集虛齋

朔方其官次名曰幽都凡冬月歲事已畢所當易新之事均平而省在之頒諸有司以授于民又必攷之冬至晝日果四十刻為極短冬至初昏果星昂宿為中星以正仲冬而定為正陰之氣至于厥民則氣寒而聚厥鳥獸則翫毳之毛生皆有以驗之此冬之人時無非為朔易計者和叔之職然也○四時既分置閏宜急攷驗不過一歲之時不差必置閏然後歲歲之時無差曆象而不置閏亦非所為教授也帝曰咨汝羲暨和一莽之內凡三百六旬有六日然春維一定而氣盈朔虛則歲之日猶不盡乎莽之日春之餘日又積為歲之

明入于谷而天下冥。谷者日所行之道。非實有谷而日出入也。幽都亦以日言。日照三面而不照北也。夏不言明都者。類見意。非脫也。春秋測朝夕之景。驗其時。夏至測中天之景。驗其短。長。南說說字。陽氣蒸變。物榮茂。晝日夜差殊。人等因之。故曰說也。致教與實賓不同者。夏官測候在南。非日所出入處。故于夏至正午時。立八尺之表而識其景。以尺有五寸為準。所謂致日也。土圭是表。景尺。治致。謂度其景。至否。以知其行得失也。曰實曰致。重其事也。元校時曆曰。天道運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而見之。惟候其日。晷。進。退。則其機得。無所遺。候法不遺。故表測

南書則臺集建春

景以候其氣。至之始。以日。律。比。平。併。說。水。準。純。墨。拉。來。其。中。以。度。其。中。景。又。曰。經。擊。其。長。短。所。在。不。同。而。景。長。者。為。冬。至。景。短。者。為。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致。求。不。易。蓋。至。日。氣。三。則。一。歲。氣。即。注。而。三。矣。○按。此。首。段。言。日。景。之。當。測。次。言。測。日。景。之。法。末。言。測。日。平。通。也。編。也。三。時。事。各。不。同。次。第。舉。之。景。之。有。測。曆。法。也。平。通。也。編。也。三。時。事。各。不。同。次。第。舉。之。故曰秋。至。冬。息。民。更。審。來。歲。之。宜。故曰在。作。曰。東。取。萬。物。發。生于。東。不。專。為。農。作。南。西。朔。可。類。見。不。曰。北。方。而。曰。朔。方。見。天道。循。環。不。已。不。曰。北。場。而。曰。朔。易。見。人。事。改。易。無。窮。春。平。秋。在。賓。賓。沒。夏。平。秋。在。教。致。先。錯。綜。成。文。耳。冬。不。言。致。致。亦。類。見。意。非。無。日。景。可。測。也。日。中。日。字。日。夜。之。日。出。日。日。字。日。月。之。日。春。陽。中。故。舉。日。秋。陰。中。故。舉。宵。冬。言。日。短。不。言。宵。未。

重陽也。故中星者。不是七宿之中星。但以初昏時。見于南方午位者。謂之中星。有各。有次。有象。以名。言。自。角。亢。氐。房。心。尾。箕。至。井。鬼。柳。星。張。翼。軫。凡。二十。有。八。以。日。月。所。會。次。言。正。月。會。寅。為。析。木。二。月。大。火。三。月。壽。星。四。月。鶉。尾。五。月。鶉。火。六。月。鶉。首。七。月。實。沈。八。月。大。梁。九。月。降。婁。十。月。訾。訛。十一。月。玄。枵。十二。月。星。紀。凡。十。有。二。以。物。象。言。之。則。蒼。龍。玄。武。朱。雀。白。虎。凡。四。星。本。不。移。附。天。而。移。故。四。方。惟。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其。時。見。于。南。方。午。位。所。以。必。于。南。方。攷。之。朱。鳥。滿。舉。南。方。七。宿。以。象。言。大。火。東。方。七。宿。房。心。之。間。以。次。言。虛。則。北。方

南書則臺集建春

七宿之一。昂。則。西。方。七宿之一。以。星。言。適。當。午。位。則。取。之。義。各有。當。非。互。見。也。春。秋。以。日。宵。之。中。立。二。分。夏。冬。以。水。短。之。極。立。二。至。春。秋。言。殷。陰。陽。之。遠。中。即。分。字。夏。冬。言。心。陰。陽。之。正。位。即。至。字。殷。正。四。仲。心。是。定。分。至。仲。月。之。氣。節。正。轉。以。推。李。孟。舉。可。知。矣。以。字。無。工。夫。析。出。就。東。作。故。析。非。為。溫。如。壯。在。田。老。在。邑。之。類。因。仍。前。析。也。矣。謂。後。其。平。常。之。慶。與。如。幽。風。之。入。此。室。慶。冬。月。收。歲。故。與。非。為。寒。單。訓。易。亦。就。毛。言。龍。則。冬。生。非。鳥。獸。自。知。溫。也。歌。民。四。句。重。聖。人。體。天。治。曆。專。為。民。事。鳥。獸。言。耳。○帝。曰。御。歸。餘。于。終。曆。法。之。要。也。咨。歎。而。

告重其事也。春以天行之教言。天與日會一周。始三百六十日。五日有奇。曰有六日者。舉全數也。二有字宜看。氣候到此。自然有之也。春則二十四氣俱備。歲以月行之教言。月與日會十二周。為十二月。只三百五十四日。所謂月有大小朔不隱。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氣盈者。節氣之有餘也。朔虛者。六小月也。歲十二月。該三百六十日。故以歲外多五日為氣盈。歲內少五日有奇為朔虛。其實則天行太過之十一日有奇。皆氣盈也。朔之虛。益成其氣之盈。置閏全在氣盈一邊。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故置閏。曰閏者。見十二月其正也。

尚書則靈 卷十二 集解

歸餘于終其閏也。使天運都准三百六十日。非天道矣。惟有過不及。而時所值。氣所授。若寡多。益寡。適當其可。此所為天也。月之有閏。滿損蓋其天道乎。一年三百五十四日。固可以名歲。不可以成歲。必添閏月在。中渾淪算較。方謂成歲。惟三年閏一月。仍合著春之日數。是歲而達符乎。春也。吳氏曰。春者一歲之起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春三歲之全日也。此言盡之上言春。下言成歲者。春是天之數。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皆是自然。歲是人之紀。而積日成時。積時成歲。必由精曆理失故。非史。四時無以成歲。非閏。

無以定四時。春歲二字。是而眼目。而中間四時二字。歲不可。思蓋以政原以人。時為重。故首舉授時。次分四時。以為職掌。而詳議以定四時。結之。蓋四時不究。則職掌未盡。而時統未可授也。臣首尾相照。處九變本。致授未以欽翼之心。涼策。勵于職守之先。有責實意。蓋歲月日時既定。而百工之事。可致其成也。車陶讓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即此意。庶績究。此不止作此成易。自曆官言。故以農事為重。此自百官言。而凡事皆在。非六府三事。允治。不足以言。氣功皆廣也。然訓廣乘時作事。治功。然有餘意。置閏所關之大。如此。見閏不可不置。

尚書則靈 卷十三 集解

也。非作故者。一說。歷者。歷正也。在元化上。微工。夫時宜補助之。謂釐。然不必充拓。但無外錯。無室礙。自然廢廢通暢。時歲成定。便是允釐。便是然。上好。帝曰。時若時。登庸。故辨曰。流子。朱放明。帝曰。吁。嚚。可乎。帝曰。時若若。予采。驪。覽曰。都共。工。方。鳩。係。功。帝曰。吁。靜。言。庸。遠。象。泰。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剝。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保。乂。愈。曰。於。錄。我。帝。曰。吁。嚚。我。方。命。汝。俟。此。三。節。史。臣。紀。帝。之。知。人。也。帝。求。經。治。之。人。謂。群。臣。曰。誰。為。

解字

境

我咨訪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故齊曰：嗣子丹朱，天性開明，心可登用。帝曰：吁，朱口不道忠信之言，惟務爭辯，可若時乎？帝又求小治之人，謂群臣曰：誰為咨訪能順予之事者？驪兜曰：都冶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可使若未。帝曰：吁，共工肆推能言，庸必違特外，最恭敬而不可測度，豈可若未乎？帝又求治水之人，曰：嗟我四岳，湯湯然橫流之洪水，方為下民割害，蕩蕩懷山而包其下，襄陵而駕其上，不止此也。浩浩盛大，勢若湯天，下民困于水災，咸相怨咨。群臣有能除此害者，朕將使治之。四岳與諸侯同詞而對曰：鯀，我帝曰：吁，

帝我使鯀治水，必違背上命而傷害僑類，不可用也。四岳舉之曰：禹，我廷臣未有能于鯀者，試而用之，取其可以治水則止耳。帝因群心而違之，曰：汝泄教我，汝果九載功用不厥，鯀其克于罰乎？

此三節史臣欲記禪舜之事，故先記此以見帝之知人，非先將禪位而先以張本也。正義曰：此經三言知人，未必皆一時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未舜張本故也。得之。○書咨之咨，作訪。問解咨，四岳與上咨義和作嗟。嗟，解時指氣化言。若時者，順時教化，災理陰陽，使無怨無伏百揆事也。有先後天而不

達意。蓋謂國風之漸開，而蓋性倫，登庸登之百僚之上，而任用之也。故明指資性言，夫人君向明而治，明為可少。然惟不用明而有明，則順。故曰：欽明。曰：克明。未嘗放也。啟則私智穿鑿，必至亂。故乃未然之詞。非放齊所能知也。亂，故云言偽而辨，辨言亂政。故不歸若時。○事有頭緒曰：來若者，以無事治事，順而不整也。知天道者，可與若時。知人道者，可與若來。故有提治小治之別。時屬天，來就屬子。子之來，併于亦不能私聽相衡，故弄聰明，逞心計。天下事及為殘破，故雅整開鴻濛也。只要真實，還他這段至理。若天若時若來

連下三若字，須想出陶唐這點政治心。朕來鳩，積累意，係宜揚意，曰：方鳩，未使有功，方有事乎。此耳。正帝所謂靜言也。靜對動者，未見于行事也。連謂名實不相應，象當胡似。猶云：恰像中藏險詐，外托早遜。如王莽譙恭下士一敘，按靜言就是違不必既用而凌違，象則必非恭不必叩中藏而知其不然。靜言庸遠，按其迹，象恭，味其心，重象恭上，勿以言貌平翁。滔天一作奸惡，湯天亦可。看來聖世只無取飾功之臣。如傅尚德不尚功之說，帝又何放熱乎。得勳獨非功耶。勿泥正義曰：驪兜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于貌，其罪甚

深俱破流放。其意異于放。齊舉。龍子也。時謂龍兒。龍為好。而實之。非事能知。
 其好耳。○湯湯蕩蕩。浩浩。皆狀水勢。湯湯。如湯滾沸。蕩蕩。洶湧。浩浩。稱湯也。方割。虛懷。來滔天。其實也。滔天。大于懷。其言之也。下民。不得安居。粒食。故咨。有能。能字。重舍。行。所無事。意。方訓。逆傳。圓則行。方則止。甚切。族訓。類。同輩。同黨。皆是。方地。作未。然。看。因其。恃才。而。懸想。使之。治水。必。至。如此。也。若如。舊說。作已。然。則。廷臣。何為。舉。岳。安得。獨薦。我。異。哉。已。而。未。已。竟。為。強。舉。乃。已。猶。俗。云。也。屈。言。此。外。難。于。更。擇。也。欽。字。正。絲。對。病。藥。絲。非。無。未。而。悻。悻。自。用。不。能。行。所。無。事。故。以。欽。戒。之。

南書劉

卷

十六

集虛齋

不
是
道
于
誠
高

知而後用者。不但舍已。送人。莫。其。能。欽。便。可。奏。績。且。方。割。之。惠。不。容。坐。視。至。于。富。才。也。債。用。弗。成。非。無。功。可。見。但。不。能。成。功。耳。心。義。曰。絲。既。無。功。早。應。廢。然。何。待。九。載。洪水。為。災。百。官。謂。絲。能。治。及。遣。淫。治。非。無。小。益。人。見。其。有。益。謂。絲。能。之。日。沒。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象。人。乃。服。然。後。還。之。然。意。及。言。外。
 按。朱。之。器。訟。用。智。必。多。辨。也。絲。之。方。命。地。族。恃。才。必。害。事。也。方。命。地。族。竟。就。使。治。水。故。不。必。泛。言。正。見。不。能。治。水。也。而。容。通。作。未。然。看。蓋。他人。見。其。才。智。外。炫。故。舉。之。惟。能。知。得。矣。

故不然之耳。若其工直是好惡非真有功者。雖能欲操其奸。故云鳩。帝則直哉。其奸。而以為象恭。早與上節不同。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泰。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絲。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誓。于。父。頑。母。辜。象。傲。克。請。以。孝。蒸。蒸。又。不。格。帝。曰。我。其。試。我。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登。降。二。女。于。湯。汭。濱。于。虞。帝。曰。欽。哉。

南書劉

卷

十六

集虛齋

此一節史臣記為天下得人。帝曰。嗟。我。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六倦于天下之事矣。汝能用朕。惇庸。賞罰之命。而可。聽。朕。位乎。四岳。辭曰。朕不德。遠。是。辱。帝。位。不。敢。當。也。帝。曰。我。明。其。在。顯。位。者。抑。或。舉。其。在。側。微。者。惟。德。足。以。當。之。耳。不。論。貴。賤。可。也。象。臣。共。以。舜。與。帝。曰。有。鯀。夫。隱。處。在。下。曰。虞。舜。是。側。陋。而。能。庸。命。者。也。帝。曰。俞。子。嘗。聞。之。其。德。如。何。四。岳。曰。舜。乃。替。者。之。子。以。父。則。心。非。德。義。而。頑。以。母。則。口。不。忠。信。而。罵。以。象。則。傲。而。不。弟。遺。此。人。倫。之。變。而。能。和。諧。以。孝。使。之。進。違。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其。德。如。此。帝。曰。我。其。試。之。我。將。嫁。女。與。舜。人。視。其。所。以。儆。刑。二。女。者。何。道。于是。料。理。下。嫁。二。女。于。湯。水。之。汭。使。為。舜。婦。于。虞。氏。其。命。二。女。之。詞。曰。欽。哉。欽。哉。其。欽。以。盡。

婦道也此種供之始事也

庸命施用誨令君道也勿作巽位之命否德泰帝位否不泰
辱也辨不堪否方明揚只舉一人非並舉以俟擇重側陘
幸蓋已屬意于舜矣下曰子開可見又問如何者知則知其
人問則問其德也聞之而不自舉猶待師錫者為天下洋人
必盡天下之公議也錫以天意予之無私心也有錄在下正
與側陘應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亂大
人情不甚相遠也惟心不則德義之經則好惡失其正意怒
無其常愛情時倒置此後母傲弟之謔言所以得入也視一

善字則後母之情狀其在焉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
是其本根凡三季而舜家庭之變不詳述而可知然愛處預
器之間非可以諫諄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諭父母於道
加之傲弟又豈聲言咲貌可得其權心哉克諧以孝而已語
曰舜業業日致其孝此業業而日致之不已故波燕燕而日
變之有漸至誠克積之效也只言孝者孝可諒友也燕如詩
燕之浮浮盛德上達化而無之使不自知也又不格燕成就
他做個好人也按克諧以孝非因須做而然天性之真如字
商相叶誠酸相調天動神流恰好合着燕燕不格連舜也

軍謀

善

北索
千古

知我其試我典于時二句各一意試是欲授以事試其君
天下也即歷試之試非驗其孝行也然則觀厥刑豈無試之
之意乎曰治化原于閨門君子難于正始隱微之際所係尤
重謂于此可以觀人而益見其賢非謂于此可以試人而練
信其實也且觀以二女其信之已深矣刑謂以身儀刑之也
歷訓理謂治其下嫁之儀非治裝之說欽哉者既為試德之
配望其德足相當不可用不騎不做等語○先典首尾兩欽
字應一卸虞書只是一個欽字

按古文辭典合于先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則俱微以下正

為試之之事今分為二篇而先典止言嬪虞事故偏主之而
不知試之為歷試也蓋聖人舉大事必與天下人共為之使
出于人心之同然而不出于己故天下安為而不賦有鯀
起事屬非常先之四岳試之二女令朝野臣民習見至聖事
業而後授焉乃能心服故試之者所以盡其德非疑而以隱
微熟察也若說以二女試則舜之德帝豈空聞萬一試而不
效無乃輕棄其女乎妻之正嘉其德耳故謂試舜之即在觀
刑者非謂觀刑之真為試舜者也非

舜典

此為紀舜事曰若稽古二帝。總言舜德可禪。格致舜至天下。成服皆攝位代堯事。二十有八載節以堯之考終。結之正月元日至今北三苗皆即位。命官事。舜生三十節。以舜之始終結之。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漢徽五典五典堯從納于百揆。百揆特叙賓于四門。四門務務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二節史紀舜德以為禪位義端也。曰若稽古帝舜。推之曰。

尚書訓詁

舜典

朱康齋

重華協于帝謂其重出先華。膺合于堯也。何以見之。舜之德深。沉不露而寓。沉幾先物之神。絳緯獨滿而具。照臨旁燭之體。樂易不苛而兼。肅之容自見。至誠無妄而充實之美自彰。此皆舜華之協帝者也。有此四者。禹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位。以顯其潛德之蘊。而時說謂觀其德可禪。否。未是。○舜承命為司徒。而謹慎和美乎五典。但見五典堯從其教。又承命入居百揆之職。但見百揆以時而叙。又承命兼四岳。而賓禮四方諸侯。但見四門務務。而和以至納于大麓。相視原隰。烈風雷雨。而弗迷。亂舜即天矣。夫主事而治。處變

而靜。舜之玄德。蓋顯于天下矣。豈獨升聞已哉。是展布其德。非試驗其德。

首節贊舜德。只在側微時。見者再見。曰重。不。二。曰協。重華二字。要統舜身上說。去不可提堯作主。碍下協帝。不曰德。而曰華。發越即本體也。此須知他本原。濬哲二句。不分身心。且心身亦分不得。總形容華字。而重協意自見。四德各以二字相配。見合德之妙。當云濬而自哲。勿云哲乃濬。哲下同。恐以彼濟此。非渾合之聖德矣。濬源之義。文章之滿。哲明相近。研究通微。靈悟之神。是皆清粹洞達。貞觀之體。是明精神愈潛。

尚書訓詁

舜典

朱康齋

則愈明。故曰濬哲。經緯愈精。則愈明。故曰文明。溫以中之和。粹言恭則意愈收攝也。夫人純氣一息不斂。即散而儼。翼有以欽之。故曰溫恭。聖無矜持。自無屑越也。允以中之真。到言塞則精忱充寔也。夫人定理一處不滿。即虛而真。誠有以滿之。故曰允塞。聖無端飾。自無滲漏也。此二句。總見重華協帝之寔。以其幽深淵遠。故曰玄。非指側微也。升聞不緣。師錫岳。尊以神交也。命以位。所以盡其德。乃字是不輕意。○次節言舜隨在而無不宜。正是玄德。越嚴蓋舜德本有秩叙精神。總理群衆。不顯儀刑。故所向無不靈應。要得造化存神。意慎。

教。須。着。五。典。言。不。是。教。教。便。是。美。其。精。神。欽。肅。履。有。一。
段。綱。鑑。豈。榜。之。真。机。舜。于。五。典。常。有。凜。然。負。罪。引。惡。歸。注。是。
天。之。意。真。如。執。玉。捧。盈。故。善。氣。迎。人。使。人。不。覺。相。親。相。遜。蔚。
然。于。邦。國。間。是。五。典。之。美。自。舜。一。念。兢。業。履。以。美。之。也。不。曰。
百。姓。從。而。曰。五。典。從。舜。以。百。姓。之。典。為。典。原。不。從。五。教。督。責。
而。從。五。典。森。修。故。百。姓。以。舜。之。典。為。典。若。五。典。自。為。遵。塗。而。
非。百。姓。相。與。承。教。也。百。揆。曰。納。猶。云。入。相。也。舜。字。有。味。凡。事。
之。宣。洩。變。通。有。候。有。節。參。先。洩。而。酌。其。竅。合。緩。急。而。調。其。宜。
此。之。謂。按。揆。字。內。含。有。時。在。故。曰。時。叙。時。至。事。起。化。至。神。流。

不。先。不。後。也。舜。履。側。微。其。于。天。下。事。不。愿。而。知。隨。所。臨。而。治。
者。明。德。明。于。我。而。已。四。門。指。諸。侯。未。自。四。方。言。賓。者。舜。為。主。
也。榜。榜。即。德。讓。意。蓋。舜。德。光。輝。溢。于。晉。接。之。間。凡。諸。侯。方。
方。而。至。者。皆。在。春。風。和。氣。中。易。曰。盥。而。不。存。有。孚。顯。若。下。觀。
而。化。言。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此。上。三。段。皆。舜。之。職。事。德。玄。
者。感。亦。玄。也。納。麓。傳。雖。不。言。職。事。然。堯。舉。舜。教。治。亦。為。洪。水。
之。患。居。多。不。可。做。偶。然。說。聖。人。即。天。風。雨。雷。電。之。天。與。晴。雲。
朗。日。之。天。無。二。境。也。大。舜。一。段。精。元。與。天。同。體。何。常。何。變。無。
非。遠。澤。吾。體。耳。史。臣。記。此。一。段。虛。中。點。綴。蓋。見。古。德。與。玄。工。

無。問。也。
又。按。乃。命。以。位。是。欲。表。見。其。德。處。蓋。德。而。曰。玄。德。舜。自。知。之。
而。天。下。誰。識。之。即。曰。升。聞。亦。特。充。知。之。而。未。必。天。下。之。共。知。
也。故。歷。命。以。位。以。表。顯。其。德。于。天。下。如。下。節。所。云。耳。首。命。司。
徒。清。階。晉。矣。猶。常。秩。也。繼。而。相。為。納。于。百。揆。異。敷。崇。矣。猶。專。
職。也。繼。而。為。至。于。教。行。矣。事。治。矣。諸。侯。榜。矣。而。猶。以。為。此。
其。常。也。想。起。教。治。之。時。曾。有。納。麓。一。事。當。時。天。變。而。舜。不。變。
舜。雖。人。子。而。即。天。矣。非。善。盛。德。昌。致。斯。乎。然。後。香。天。下。而。遷。
之。蓋。不。輕。以。天。下。與。人。如。此。若。曰。充。不。能。添。信。而。歷。驗。之。何。

解。于。玄。德。之。升。聞。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
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二。節。充。廷。位。舜。攝。位。之。事。也。帝。曰。來。汝。舜。朕。屢。詢。汝。以。事。
因。而。考。核。其。言。但。見。汝。之。言。致。可。有。功。三。年。于。此。矣。汝。其。升。
陟。帝。位。為。天。下。主。可。也。舜。猶。遜。讓。謂。已。德。不。堪。嗣。充。蓋。以。天。
位。不。可。輕。受。耳。○。然。充。老。舜。攝。則。不。容。辭。舜。于。正。月。朔。日。受。
充。之。終。于。文。祖。之。廟。而。以。攝。位。告。焉。
詢。雍。屬。事。究。奏。以。言。考。雍。屬。言。究。指。其。事。詢。謀。也。事。指。澤。廣。

不可涉。思哉。諸報語。蓋帝時采之。咨素切。一旦得舜。却將平。素憂慮。盡與謀計。而善之。廟堂者。便可措之天下。言即是績。若取左券。可字有味。因言以信之。不待見功。而後信也。必以三載者。功成已著。與天下共舉之也。績在德上。說不是。舉功以見德。謀德。說我說自。德不堪也。○終者。終天子之事。非終帝位也。蓋天子以身任其事。為始終。克老而得舜。則克事終矣。故舜告于祖。以受其終。告禘而謂之受終。重舜之責也。言受終。則非止始可知。

○詢考底績。一時事。非待考功以獲所言也。曰三載者。正見

施澤久。而人心共戴處。不是久而浚決之意。詢考一事。言事一原。言便是績。績便是德。

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

攝位莫大明時。明時其光觀象。天象有日月星辰之七政。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即為曆數。故謂之政。遲速順逆不同。而經度統載于璿璣。至窺矣。而測七政者。王衡也。如其月某時。日月五星合在赤宿幾度。遲疾而以衡窺之。管典求不真。便合其常度。不然則差。每精察璿璣王衡以齊七政之權度。使曆法不至有差焉。此授時所當先。故

以為首務。

在訓察心目。在是也。我衡師以璿王貴。天也。克無曆象。此專察象者。因象以考曆其法一也。一較當圓。天才管收象。象則在距以成形。參象既定。而有常在。天以一氣往來。又動而難執。嘗于毫釐。移忽間。容移借。誣而不可知。故須察。或窺其妙。于距中。或通其理于距外。非只揆莫求合也。察處便是齊。非重一顧其自然。遠中其則也。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深得齊字意。

按在璿璣。固非謂歲久易湮。亦不專主歲是說。蓋歲差。本是

常度曆家亦有常法。此何須察。正恐歲差之外。更有差。池故須在而齊之。在字有調停參酌意。運有參差。天所以巧而法有補救。聖所以奇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禘。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肆類節禘祀神也。齊于觀象。凌。遂依常典。而祭上帝。代充以祀天也。至于六宗。則精意以饗之。山川。則望方而祭之。群神。則獨及以祀之。而克之祀典。自齊而禘矣。先禘以祀神。非徒祀以告禘。○禘。瑞節禘觀。臣也。齊代充臨群臣。乃徵集公度

北齊書

禮字者

禮字者

伯子男五等之瑞使之來朝既盡正月則四岳所領群牧次第而至乃日日觀之通朝會之期而任人情之便又隨所見先波而班還其瑞于群后使之歸國而充之觀典自舜而攝矣

自此至四罪事雖行于衆而命必稟于先此即所謂後之主祭也不重告攝類雖是臣攝君祭非常禮而類郊社為之者然要想到協帝本原慶蓋祭特明德以薦之馨攝之于重華之聖則玄德格天儼然見帝充德辭之充類也禮馬融云精意以饗不惟深其物而且精其意說為細緊要在類上帝句

尚書

舜典

七

集注

一祭而六宗山川群神俱在其中必歷祭者聖人之誠無廢不到也○五瑞之輯亦以充命輯五瑞者諸侯來朝必執瑞為信非驗其偽意既月見輯瑞為正月事日觀者為攝位而異其禮全是通天下精神之妙法來則見之見則班之上不以巫見為數下不以波至為悖任人情之便耳詢察禮意俱不重夫聖人無象寡無敢悖彼西門一賓無不穆况日觀秋光其精神當有出于儀文之外者何煩詢察為班瑞不是審非偽而班聖人無偽待天下之心也亦不可說使諸侯知統攝歸之衆此時先尚為天子也一輯一班總以宣明帝意

之德為主四岳統群牧群牧統群后繫岳牧于日觀繫群后于班瑞互見也四岳群牧當云四岳所統四方之群牧也蓋朝者不特云來有群牧在四方故未有先波四岳止一人而在先波而預日觀也

按類上帝不言地者古禮合祭天地上帝中包有地在中庸却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是也舊以祭天而及在天之神祭地而及在地之神主說是以山川為地也夫山川麗地而即以為地則六宗麗天何不即以為天乎勿違

尚書

舜典

集注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教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二節紀舜巡守之事與述職之制亦攝位事也當巡守之歲二月先往東方巡守至于東岳泰山燔柴祭天望方秩序以祀山川不說告至見聖人一舉事必奉天地無私以行之也祀禮既舉遂觀東方諸侯凡朝見于岱宗之下以聽事者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以為贄于時果何事哉時日月王朝正朔也則協其時之氣候月之弦望而日為時月所自積者

永極甲乙之序，亦有以正之為律度量衡，王制制度也，則司
其陰陽之十二律，而度量衡之受法于律者，長短多寡輕重
之式，亦有以同之焉。古凶軍實嘉之禮，與器王制所以一風
俗也，則修明講習五禮之節文，而五器之因乎禮者，規制不
一，亦有以如之為既，卒事遂轉而南，時惟五月至南岳衡山，
其所行一如盛禮，于走又轉而西，時則八月至西岳恒山，其
所行一如初禮，于是又轉而北，時則十一月至北岳華山，其
其所行渡如西禮，時巡既畢，乃歸京師，至于燕祖之廟，用特
牲以祭，告焉。見出必有事不敢空行也。○時巡來矣，述職行

南書副卷
九

為其期，五載之內，天子以其一巡守，而諸侯來朝者四，
當其朝也，敷陳奏進以為器之言，惟恐其吐露之不詳，又從
而明白考試其功，惟恐其行事之或掩其功，既著則錫車服，
以彰安民之績，此維持天下之大法也。
歲字提超另說見一歲，週四岳也，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同
制度，惟數事並奉，而觀后為主，不與奉祀對，蓋巡守專為觀
后，而一朔同制，又皆觀后中事也，然先來望者，示不敢專之
意，不是吉至，川上望于山川四方之山川，觀東后朝于方岳以聽
事也，也。臨時月中，事觀必有贊，五王乃諸侯已，成國所執者，以

五瑞非即三帛乃諸侯世子公之孫，附庸之君，未成國所執
者，帛，二生卿大夫所執者，羔取群而不失，士所執
者，亦不取，人各不同，而但著東后統于尊也，執贊者自表其
心，非以獻奔也，協時月教事，無脫攝，亮意正朔制度禮器先
所領也，協之同之修之如之，遵亮事也，協時句重，正日，禮月
月，同律句重，同律，度量衡，聖世不慮其改，時易月變，禮易樂
蓋時月日，推當在齊之凌而敵天之極，不嫌于隨方，精嚴故
又協之正之，即在齊之心也，協非合正朔乃合天也，至如律
由人心，元聲中出，而以之審度，審量平衡，則律同而法出于

義取各有
義者此

同同編編
人天是

到同編編
到同編編

不藉
不藉

南書副卷
九

律者，舉可知也，同非徒準以王朝之制度，律系于入之心，則
亦同以入心之不清，不同者耳，禮有因革損益，人文漸著，不
能無變通，以合帝克制，禮初意，則修之，禮必有器，如直為
言之，如者，如其所修之禮也，禮之精，必附器之粗，以錯陳
其持，如其制，直如其禮之精也，二句俱就風俗上看，卒乃漢
乃字有未畢，不敢行，既畢不敢留意，五月以下，如俗禮舉，每
如初舉時，如西禮舉，方是史臣交文，以見大一統之治也。○
五載節重來朝，上先之巡守者，亦上文也，五載舉，所定孔子
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蓋上古事簡，十二載一巡守，

先六因之。至舜乃定五載之期。亦勤民意也。五載一用。禮教
 淳。宜不重。答禮上。敷奏者。明陳獻納。功令雅。一展布隨人也。
 此指民功說。不但奏所已行。凡有益國庇民者。無不陳。即今
 條陳之謂。此不。明武。易所謂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也。言
 為標功。為本文明之乘。無微不照。豈慮其偽。易炫欲身親見
 其行事之定耳。車服。不但示寵。要者庸字。人臣不言功。而民
 居其功。至德不侈。賞而民為之賞。朱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
 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蓋顯此一人為萬民言。康計也。通
 節重民功上。

尚書訓義

卷八

十一

朱 卷八

按。猶以崇望與肆說對非。即以崇望為告至者。亦未得。古
 人舉事。必先恭祀。舜臨春。有事東方。因將行大事。發大禮
 而何敢曠天朝。故府之命。祀抑且慶無假。罰無寬。而何可廢
 皇天群望之昭。登故崇望既舉。親與乃行。則協時月。正日。協
 以天地神明也。同律度量衡。同以天地神明也。修禮如器。亦
 修且如以天地神明也。其實其罰。莫非奉天地以行事。而天
 子其何敢私。然則崇望者。固以大無私也。詎曰告至云乎。
 且先以崇望。終以格祖。見聖人行事。上不悅天。下可告祖者。
 摠無一私而已。數素謂地已所行事。明武。謂及其績與言。

應否。不像聖明氣象。愚謂盛世。不慮多言。而慮有遺言。故曰
 敷奏不惠。冒功而忘。或掩功。故欲明武。車服。句。猶云車服之
 賜。豈以異能。豈以奇績。以庸而已。信乎。民功之為重也。不在
 寵異上說。

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潯川。
 此舜既即位。後經理天下之政也。九州之設久矣。舜始子冀
 置。禹并子青。置營。合為十二州。一則多建侯伯。以宣天子之
 德意。一則嚴禦外夷。以壯中華之翼。衛自此疆。理之制定矣。
 又封醫。無間以主。函。恒山。以主。并。營。丘。以主。營。加九山。為十

尚書訓義

卷八

十一

朱 卷八

二山。所以辨封域也。又潯。象川。既其源。流不使壅塞。所以防
 民害也。聖人隨時制宜之道。安不忘危之心。見矣。
 依傳。作即位。漢事。肇州。以定制。封山。以辨域。潯川。以防患。三
 者皆經理之大者。山川在州內。當以聲明為主。下兩平。冀青
 地廣。故分之。無德化形勢二意。夫分州置牧。所以懸屬諸侯。
 董正治功也。地太廣。則德化有所不及。又冀州。帝都。而北。近
 狄。青州。越海。而有遼東。不介之。非所以厚藩屏。而尊王畿也。
 此冀青之所以分。十二州之所以肇也。封表也。表為其州之
 鎮。且以為封疆之別也。山。惟取最高大者為鎮。故不封十有

入句此多罪內七句
是以此居出

二山川無大。小皆深通之。故止云濬川。吹澮之水。濬于川。川之水。濬于海。舜濬川。禹盡力溝洫。其意一也。川治則經界修。溝洫治。則水患少。其事正相首尾。後世野廣不經。河決不治。一廢則兩害。其勢固然耳。

類錯簡。但恐背註。姑依舊。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皆災肆赦。怙終賊刑。欽。欽。惟刑之恤。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尚書副卷

刑典

十三

集虛錄

此二節史紀舜之制刑用刑。六。梅。位。時事也。舜既受堯之終。必中刑罰之制。乃懸象以墨。制刑官大辟五者之常刑。所以待夫罪之重者也。其情法有可議者。則流宥之。鞭為官府之刑。扑為學校之刑。所以待夫罪之輕者也。其情法有可議者。則金以贖之。此。不。說。是。重。入。蓋。昔。而。過。誤。災。而。不。幸。者。法。以。情。輕。而。肆。赦。若。怙。而。有。恃。終。而。再。犯。者。法。以。情。重。而。賊。刑。此。亦。不。說。用。法。之。權。衡。為。法。外。意。舜。制。刑。如。此。吾。想。其。心。欽。欽。欽。欽。持。重。敬。慎。惟。刑。之。是。恤。欽。蓋。于。創。制。立。法。之。中。而。需。象。務。不。忍。之。意。好。生。可。謂。至。矣。○。是。時。有。靜。言。庸。違。如。共。工。者。則。流。遠。之。于。

刑典

北。裔。幽。州。同。惡。相。濟。如。驩。兜。者。則。放。置。之。于。南。裔。崇。山。恃。險。為。亂。如。三。苗。者。則。竄。逐。之。于。西。裔。三。危。治。水。無。功。如。鯀。者。則。囚。殛。之。于。東。裔。羽。山。凡。四。討。罪。以。好。生。之。心。行。不。貸。之。法。而。天下。之。人。咸。諒。其。心。而。無。不。悅。服。何。莫。而。非。欽。恤。之。心。所。為。欽。

象刑。鞭。扑。古。已。有。之。舜。攝。位。更。申。其。制。耳。曰。象。者。如。天。象。示。人。欲。使。易。遵。勿。難。犯。也。勿。以。法。天。入。講。○。象。其。罪。而。鞭。刑。治。夫。奸。而。弗。若。政。者。扑。刑。治。夫。頑。而。弗。化。訓。者。官。與。教。對。猶。作。君。作。師。也。金。贖。未。必。是。黃。金。如。今。律。老。幼。廢。疾。贖。鈔。之。類。

尚書副卷

刑典

十四

集虛錄

按。贖。止。鞭。非。此。五。句。首。典。刑。次。流。宥。又。次。鞭。扑。又。次。金。贖。所。犯。輕。重。系。有。等。第。註。由。重。入。輕。不。必。泥。昔。災。二。句。是。上。五。句。總。鍵。非。有。二。用。也。如。今。律。有。名。例。上。五。句。是。法。條。下。二。句。是。法。意。○。法。也。勿。分。經。權。者。肯。如。過。失。遺。忘。之。類。災。如。因。水。火。亡。失。官。物。之。類。○。今。言。則。謂。誤。前。怙。謂。有。恃。○。凡。恃。權。恃。非。終。謂。再。犯。○。以。康。誥。非。肯。乃。惟。終。觀。怙。謂。有。恃。○。恃。力。皆。是。○。科。也。賊。刑。者。殘。傷。肌。體。典。刑。與。鞭。扑。皆。是。不。得。引。流。贖。也。欽。○。我。二。句。史。臣。推。舜。制。刑。心。事。不。說。用。刑。說。是。欽。中。見。出。恤。未。恤。不。特。為。刑。之。賊。民。即。使。民。無。失。刑。刑。措。不。用。憂。終。無。解。時。

聖人蓋有去法不可謂法不可使民入法不可使民出法不可直是明深切身故曰惟刑之恤而恤只在刑不論用不用也不曰惜而曰恤傷之痛也三式字語氣多少咏歎處四罪正然恤之作用廢下非其其也四凶罪無輕重四裔只是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意亦必是各置一方不使煽製也罪字活看猶云討罪四罪要點以天下之怒為怒意天下各當其心故威服先以七十三載未誅之凶而待之衆非養奸也其惡未給猶與一旦並生衆以稱位方俗而誅充所未誅之惡非輕殺也其惡已盈豈容一日同國須得充厚終而

舜度始意則非乘其之定也也今按象刑七句經權意渾見象刑設而有況宥鞭扑設而有金贖即權也皆災之赦而有贖怙終之刑即刑與鞭扑正刑而不難乎經也權只是量度取中意豈以刻定者為經偶一者為權乎註法之經與用法之權銜不用為高且典刑有宥鞭扑有贖即是赦矣而曰不待宥贖為肆赦豈情法可矜外又有一種罪為背災者乎當刑即刑當鞭扑即鞭扑便是賊刑而曰當宥當贖亦不許宥贖而不刑之又大非聖人之用心矣故此二句即就上五句意而充言之非經權二意也四罪

而天下咸服天下非止為除害而服當時四族俱著姓根蒂深固孟子謂不得罪巨室衆物攝便除之而耳目不察可見作用神化慶故誅非快害謂非化日之下所宜有也服非當罪舉措動合民心也金氏曰此係諸象刑之說蓋因類而附記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八音○正月元日衆格于文祖

衆攝但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殂落臣子於君上之切百姓哀慕深切如居父母之喪一般臣子於君上之切至于三載之久四海人

民皆不忍作樂絕靜八音感德之感人如此堯于是乎正其終矣○衆服三年喪既畢于是以除喪之明年正月朔日始即帝位至文祖之廟祭告之衆于是乎正其始矣二十八載雖紀堯君道之終定見衆相道之久百姓如喪衆二句皆謂其思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三載二字當屬下蓋過密不連三載為句則不見其思慕之久也若百姓曰則三載重○正月元日當在喪畢之又一年前此尚有河南之事首月首日重其禮也攝也受終文祖歸也即位也格于文祖此代堯守宗廟為宗主也

其有四個字

詢于四岳。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我。惟。時。黍。稷。彙。稌。稊。德。先。元。而。難。任。人。變。夷。車。服。

此二節求治于各牧也。樂既即位。首先召見四岳。謀治天下之道理。以為人君為治第一件。是運用人才。通達民隱。惟爾統四方之群牧。其開朕四門。使賢路不至壅塞。明朕四目。達朕四聰。使民情不致壅蔽。則統牧之職盡矣。○又謀于十二州之牧。曰。爾統一州。養民之政。當知民之所重。在于食。我。惟不違其時。而後食可足。此養民之先務也。至于民之遠者。以黍之之道。養之。而寬于撫。取通者。以能之之道。養之。而善

南書別卷

齊典

十七

養民書

于。獲。馴。德。與。元。皆。養。民。之。功。而。士。人。則。害。吾。養。者。必。悖。辱。有。德。加。以。優。溢。信。任。元。善。寄。以。腹。心。而。且。拒。絕。包。藏。凶。惡。之。人。不。與。同。事。焉。將。見。豈。矣。相。率。而。服。遂。養。道。于。此。成。功。而。采。登。之。職。盡。矣。

四岳居內以統外州。牧居外以采內。治少治多。故求治必先及之。詢不止詢訪。是圖任。開四門三句。是圖任事。門目聰俱就。君說四岳為朝廷慮四方所賓之門。即君門是。所司耳目。即點耳目是。君門與耳目惟一。而曰四者。何有。橫來直去之意。開門。此汲引。高一看洞。開門。開上國侯國。人人得以薦引。

此出什四

此出士

之。明達也。故約為一着。廣視遠聽。疾苦之狀。怨咨之聲。覆廩。以。教。陳。也。居。一。人。之。下。臣。民。之。上。使。臣。民。之。情。與。君。聯。合。四。方。八。面。無。不。相。通。故。一。官。而。名。四。岳。要。得。統。牧。意。○。牧。統。一。州。之。諸。侯。咨。牧。而。群。侯。包。其。中。矣。蓋。諸。侯。因。各。牧。其。民。然。亦。以。通。通。節。重。養。上。惟。時。特。字。最。活。三。時。不。害。其。務。三。農。各。肆。其。力。固。時。也。視。其。年。之。上。下。而。為。之。倍。察。其。地。之。豐。耗。而。為。之。通。知。民。之。貧。困。寡。弱。者。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亦。時。也。達。通。各。國。皆。有。不。就。牧。看。遠。曰。黍。者。地。道。黍。故。能。受。抑。其。心。以。下。之。無。一。不。在。能。與。中。也。能。者。則。必。能。之。容。通。

之地。觀化之始。此處尚不能何以風遠。與康誥不能厥家。人左傳不相能也。相及。能化。黍較。決洽。此。化。自。近。及。遠。非。法。有。詳。畧。也。黍。能。俱。是。以。善。養。人。慶。德。泛。言。老。成。俊。傑。皆。是。博。有。維。持。加。厚。意。不。但。罷。以。禮。貌。優。以。祿。秩。也。元。比。德。更。精。元。為。善。之。長。猶。仁。人。也。允。則。信。之。篤。矣。任。从。士。包。藏。凶。惡。之。稱。威。世。小。人。才。足。文。奸。凶。狀。在。內。且。陰。柔。之。私。如。藤。蘿。枝。附。最。易。沾。手。故。須。于。難。識。別。時。識。別。難。決。斷。處。決。斷。不。使。敗。吾。養。政。難。字。峻。甚。矣。止。廢。置。不。用。而。已。親。賢。遠。奸。皆。以。為。民。行。政。用。人。皆。養。中。事。勿。令。五。者。者。率。服。只。要。形。出。中。國。順。治。益。變。矣。

南書別卷

齊典

十八

養民書

之。明達也。故約為一着。廣視遠聽。疾苦之狀。怨咨之聲。覆廩。以。教。陳。也。居。一。人。之。下。臣。民。之。上。使。臣。民。之。情。與。君。聯。合。四。方。八。面。無。不。相。通。故。一。官。而。名。四。岳。要。得。統。牧。意。○。牧。統。一。州。之。諸。侯。咨。牧。而。群。侯。包。其。中。矣。蓋。諸。侯。因。各。牧。其。民。然。亦。以。通。通。節。重。養。上。惟。時。特。字。最。活。三。時。不。害。其。務。三。農。各。肆。其。力。固。時。也。視。其。年。之。上。下。而。為。之。倍。察。其。地。之。豐。耗。而。為。之。通。知。民。之。貧。困。寡。弱。者。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亦。時。也。達。通。各。國。皆。有。不。就。牧。看。遠。曰。黍。者。地。道。黍。故。能。受。抑。其。心。以。下。之。無。一。不。在。能。與。中。也。能。者。則。必。能。之。容。通。

取。然汝州境無虞。來民者必至此而汝極盡也。弗作效說。
 按。汝岳咨牧。總用人親民兩事。而欲其此倡彼和耳。○咨岳
 不曰奉賢而曰開門。不曰求瘼而曰明目達聰。見得聖人眼
 界。洞用心公。看淨天下。就是吾之門與耳目。一處未通。便是
 吾門與耳目有碍。故以士之振滯起沉。當吾之開關決塞。以
 民之通幽。徹避當吾之豁目洞聽。若為吾家吾身計。不得不
 然。非為天下士民也。○咨牧以養民為主。然由養而教。而舉
 措。意自相承。遠奸只為用賢。用賢又只為養民。首尾相結。非
 士民截然兩事也。

高書副卷

卷九

十九

集序卷

帝曰。咨岳有能奮。奮。然帝之載使宅百揆。亮。未。惠。疇。念。曰。伯
 高。作。司。空。帝。曰。俞。咨。岳。為。汝。平。水。土。惟。時。慈。哉。為。拜。稽。首。謀。于。授
 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此。本。相。事。也。帝。曰。咨。岳。今。天。下。之。事。功。乃。帝。之。事。功。廷。臣
 中。有。能。奮。發。功。用。以。熙。廣。帝。克。之。事。者。使。居。百。揆。之。職。于。以
 明。亮。天。下。之。事。而。順。成。庶。類。使。萬。物。各。得。其。理。焉。念。曰。伯。高
 見。作。司。空。可。當。百。揆。之。選。帝。曰。俞。咨。岳。汝。仍。平。治。水。土。以。終
 平。成。之。績。惟。是。百。揆。之。事。汝。勉。力。而。任。之。哉。是。解。云。次。為。司
 空。其。仍。為。舊。官。兼。行。百。揆。為。拜。稽。首。謀。于。授。契。暨。皋。陶。帝。曰。
 之。事。親。注。錄。其。舊。職。亦。是。為。拜。稽。首。謀。于。授。契。暨。皋。陶。帝。曰。

詳明

詳明

俞。所。讓。誠。然。汝。其。姓。宅。百。揆。以。副。朕。之。望。哉。
 為。治。莫。先。于。命。相。故。舜。于。詢。岳。咨。牧。後。即。求。百。揆。其。人。次。攝
 殺。次。敷。教。次。明。刑。次。利。用。其。餘。以。及。庶。物。各。遂。其。生。然。汝
 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而。終。之。去。諱。以。防。害。此。九。節。相。承。之。序
 也。百。揆。無。所。不。總。重。其。人。故。咨。岳。有。能。至。惠。疇。一。氣。說。呂
 氏。曰。當。時。結。充。極。治。何。用。奮。迅。敷。弔。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
 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時。此。意。不。可
 少。也。然。載。工。夫。全。在。奮。庸。不。曰。予。載。而。曰。帝。載。重。所。托。也。勿
 謂。帝。功。無。待。熙。廣。使。一。政。未。善。一。民。未。安。即。隘。之。矣。安。得。不

高書副卷

卷九

二十

集序卷

奮。起。以。廣。帝。事。是。廣。帝。今。日。之。事。非。廣。昔。日。之。功。也。宅。字。有
 雅。心。委。任。意。亮。未。惠。疇。中。者。未。即。敷。養。工。虞。事。疇。乃。未。中。之
 類。如。黎。民。夷。寇。草。木。鳥。獸。是。工。夫。全。在。亮。上。亮。謂。揆。裁。明。白
 也。是。大。本。大。原。慶。着。力。道。揆。瑞。于。朝。廷。而。九。洲。之。物。宜。自。遂
 法。守。慎。于。官。府。而。兆。民。之。分。類。咸。得。亮。未。所以。惠。疇。也。此。正
 熙。帝。載。慶。伯。為。爵。全。舉。禹。而。曰。作。司。空。者。為。八。年。三。過。其。奮
 庸。意。氣。全。在。作。司。空。慶。指。舊。績。以。應。奮。庸。之。命。也。一。說。百。揆
 但。見。作。司。空。司。空。又。不。可。平。水。土。二。句。重。重。特。句。平。水。土。不
 無。重。重。事。成。之。意。上。說。過。欲。防。患。其。事。甚。備。故。不。妨。以。百。揆。帶。司。空。而。百。揆。乃。特。簡

著慈在精神。夜上說不着事功。一說于時水土雅平功績而無相職。按光時無績事成。帝初即位。即臨錄而奉。搜契阜陶。皆帝舊臣。可照帝載。為謀以此。俞汝往。我無云三臣責未竟。惟為成功可無此。蓋深許三臣果可相。但予既屬之汝。且當任之。往哉。要得宅字意。展四林以為治。今散念以相。是也。按舜之卜相。咨以奮庸。故余舉禹曰。作司空。見能奮也。舜命禹曰。惟時懋。期能奮也。正相應。觀此則舜之相禹。以功也。後傳知道意。欠切。

帝曰。棄教民阻。後後後後。時百殺。○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汝作司徒。教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三節。因禹讓而申。命三臣以舊職也。稷以養民為職。帝命之曰。棄。今水土初平。民尚艱食。百姓或有阻于飢者。汝仍作后稷。務終養民之事。教之。施其播種。調災。因時。收百穀之成。可也。○契以教民為職。帝命之曰。契。今教化雅興。百姓或有不相親睦。而于五倫之品。序未能遜順者。汝仍作司徒。務終教民之事。敬以教布。親義。序別。信之。五教。在寬。裕。誣。盲。待其自化。可也。○皋陶以明刑為職。帝命之曰。皋陶。今四方蠻夷。

不將字

精本字

得中夏。中夏之人。乘機生變。亦有為寇賊姦究者。汝仍作士。務終明刑之事。其情罪無疑者。則五刑以服其罪。而服之所就者。有三。其情罪可議者。則五流以宅其人。而宅之所居者。亦有三。刑流之等如此。汝惟致其明察。出入輕重。本乎自性之明。以用刑。為能使人信其心。于刑流之外可也。三節俱重申。命其終舊職。意養之教之。而刑以弼教。雖三平而自有血脈。阻飢不親。不遜。寇賊姦究。俱要活看。蓋以洪水初平。教養伊始。又况四海九州之廣。地利未盡。教化未盡。浴。凡庶民之生其間者。率無阻于飢乎。寧無違于教乎。又寧

尚書副星 契與 二 集 戶 蘇

無漸。深于蠻夷乎。此聖人猶病之心。慮其如此。未必當時果有此也。汝後復與作司徒。作士。俱是使仍居其官。亦有錄舊績意。○稷為五教之長。教以名官。播時百穀。舊謂不播種之法。以教民。說尚淺。陸實甫云。使民免飢。易使民不阻于飢。難阻于正。與時字相開。而賜糗。寒風。濟其時。而後百穀成。固有樹藝各盡其能。而猶有阻于食。而飢者。此直責之。以對陰酌陽之精神。不先時。不後時。以施其播種。使得食之路。然自開。而無阻于飢。非徒教稼已也。○不親。以情言。不遜。以倫言。司徒。官名。司。事。主也。從人。象也。一。切。大家。徒。役。非。做。什。伍。類。司。徒。官。名。司。事。主也。從人。象也。一。切。大家。徒。役。非。做。什。伍。類。

為精上更

在寬正。敬教之道。非敬而又寬也。陸寔甫云。使民率教。易使
民自率。其性。非不親不遊。非必情。非紀。此心。未融。洽恰
當。便非親。蓋親為真。意流洽。純是狹。提發。敬。遊。是遠。得真
理。及之。秩叙。初。毫無差也。此雖。勞。未。德。淡。未。必。盡。然。蓋出
于天性之本。然者。須俟天。祝。之。自。合。也。故。敬。教。而。曰。在。寬。解
得。親。遊。二。字。細。方。與。寬。字。有。合。處。敬。教。不。是。以。條。教。為。約。束。
直。是。心。之。常。性。者。然。從。于。條。教。之。間。安。得。不。漸。以。深。心。而。摩
以。歲。月。所。為。愈。其。難。化。與。真。其。速。肖。之。意。盡。消。鎔。于。純。潔。之
天。矣。敬。由。心。法。之。精。微。而。慎。其。事。寬。乃。敬。之。作。用。精。神。營。攝

尚書副星

自然約束不煩。所謂耳目無拘手足無迫。曠然天高地厚。主
敬之極功也。○稽夏謂亂我華俗。變于戎也。非侵掠中國之
謂。寇賊姦究。就華夏言。姦是姦。納入自外。究是不就。萌在內
非圻內圻外之說。亦不必逐字分。女作士六句。文法甚繁。言
女為士官。其于五刑有服。而五服三就。五流有宅。而五宅三
居者。惟明而乃能使人信服也。五刑四句。只泛論刑流之等
不可不。惟明方是勉。詞。明。字。重。看。陸。寔。甫。云。刑。官。欲。平。人。情。
先。平。已。情。明。不。是。明。子。刑。是。明。子。心。蓋。掃。除。私。見。一。點。不。行。
完。全。是。一。個。虛。靈。不。昧。的。本。體。也。所。謂。不。徒。以。刑。齊。民。而。惟

以德性真明。與斯民相感動。故克允。允。允。不足信法。正典刑
官。此心相孚。履如有恥。且格。意。蓋。民。本。愚。于。杆。網。及。刑。而。反
揭。其。神。明。恍。恍。挈。乎。生。全。一。路。且。忘。法。所。由。加。矣。民。本。巧。于
匿。具。及。刑。而。反。滿。其。規。避。若。任。應。子。裁。領。兩。机。真。決。信。所。由
未。矣。何。以。克。此。其。惟。明。乎。服。加。其。身。宅。提。其。人。曰。就。曰。居。皆
以。地。為。分。別。三。就。則。重。者。昭。象。素。之。義。生。者。寓。保。全。之。恩。三
居。則。不。同。中。國。者。以。自。絕。于。化。外。不。漫。州。里。者。雖。再。萬。于。平
民。聖。人。制。此。等。級。無。非。開。人。遠。善。遠。罪。之。門。而。已。克。允。勿。作
效。必。明。而。後。允。見。不。可。不。明。也。

尚書副星

帝曰。嗚呼。子工。僉曰。垂哉。帝曰。命。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謀。于
夏。新。亞。伯。與。帝。曰。性。哉。汝。諧。○帝曰。嗚呼。若。子。上。下。草。木。鳥。獸。僉
曰。蓋。哉。帝曰。命。咨。蓋。汝。作。朕。虞。蓋。拜。稽。首。謀。于。朱。虎。熊。羆。帝曰
命。往。哉。汝。諧。
此二節。命工。虞之官也。帝曰。群臣中。誰能順理。予百工之
事者乎。僉曰。垂有制作之巧。若工其人哉。帝曰。命。咨。垂。汝。作
共工。垂拜稽首。謀于夏。新。亞。伯。與。謂。此。三。人。皆。堪。工。職。帝曰。所
謀。誠。是。但。朕。志。協。于。僉。謀。往。哉。汝。諧。和。共。工。之。職。可。也。○帝
曰。群臣中。誰能順治。予上下山澤之草木鳥獸者乎。僉曰。蓋

善字

抄

善字
精字

有除害之功。若鳥獸草木其人。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鯀，謂此四人皆堪虞職。帝曰：所讓誠是，但朕志協于兪，謀往汝，諧和虞之職可也。

順理之自然曰若。工虞皆曰予，舜為天下主，凡前民用者皆予，令生者皆予物也。若則守法信，度制器高象，法巧非若精巧為若也。草木鳥獸、山澤皆有若，則因其性而愛護長育之，順其時而採取驅殺之，遂性固若，除害亦若也。官名虞者，虞度其性也。二諧字有調和得宜意。若因于瑞，非諧即若。

按二若字有味一入之恬，跡與百作閑巧，模一入之恬舒與。

尚書別義

卷五

二五

其在春

百昌閑性命，聖人都要送自身自性上若，所以離其人，不止在事物上說。順理治事曰若，順理居官曰諧，諧和也。中節之謂和，若工曰和，道巧傷樸，任樸無文，謂其不巧不樸之宜而遠當其理也。若虞曰和，不剪伐則相害，取過節則凋生，調其生養取用之節而遠當其理也。器有宜物有性，原無可矯拂，順其自然而太和在宇宙矣。故舜專命為二諧字在職字上說，勿如時說只得若子說說一過。

又按工虞各有治所，如工居肆，虞各隨山林川澤而置守，統有衆職，如考工記輪人與人之屬，共工為之長，山虞澤虞林

樹川，樹益為之長，故曰往我汝諧，勅以蒞其治所，而合和職也。註謂朱虎鯀為益之佐，前及新伯與，當亦為益之位，極是不然，此所讓之人，何不更有別命，如夔龍，筆而往我汝諧，其飭遣去蓋之詞，又獨異也。作和衆職為是。

帝曰：咨四岳，有能與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秩宗，秩，序也，有尊卑上下，莊是必，夙夜之間，惟實敬以直其秩宗，帝祝禱之，亦學在內。

此命與禮之官也。帝曰：咨四岳，有知禮其人而能主朕祀者，神祭地祇，饗人鬼之三禮者乎。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秩，序也，有尊卑上下，莊是必，夙夜之間，惟實敬以直其秩宗，帝祝禱之，亦學在內。

尚書別義

卷五

二六

其在春

內我使心也，無汚惟此潔清，則可以見禮之奉原而交于神明矣。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所讓固然，汝往敬其秩宗之職矣。

典禮重事，故咨岳，能求但知禮之文，能達禮之本也。夙夜二句，虞之此心，正示以禮之本，原與能字相應。非徒由交夙夜，是自夙至夜，欲其常常如此，蓋以神惕心，不若以心自嚴，即念求靜，不若以敬止念也。實直清三字，緊繫相粘，勿作三層實字較重，且者，一之意，精神易于旁蕩，惟敬能飲之歸于一，直故曰實直，直即清物，欲淨盡，斯清明在躬，要者二惟字。

此義惟有一敬。更無他。初何者。澄澈若使去欲之汚。以存理之潔。止非清。所謂清者。亦想像。實直時景象。即敬之本。序也。微有力。注。不則其心清。禮止一敬。主敬而禮在是矣。律。然我欲字。不可當。實字。有謂一心謹。遠乎禮之本。而實實清之。實不負為三禮之主。耳。且與有能。能字。相應。

按三禮特五禮中。吉禮。典禮之官。五禮皆在所掌。特以祀禮為重。且禮中。惟通尚明者為最。微。可稱禮之全。故言三禮。夙夜句。非但端交神之本。五禮止一敬。耳。斯。不。而。憐入之于禮乎。何有不特無以交神也。講此句。須顧典禮為得。

尚書副卷

禮記

二七

集虛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命典樂之官也。帝曰。伯夷之讓。而今曰。夔。養人性情。莫善于樂。我本命汝作典樂之官。而因以教訓胥子。藉理情。養心之具。為薰陶涵育之方。直者。教之溫和。寬者。教之莊栗。慮其所不足。而以樂輔翼之也。剛者。教之無暴虐。簡者。教之無傲。場防其所太過。而以樂戒禁之也。然樂播于聲音。而定。本于人心。入之志。有兩感。我則必形于言。而為詩。詩。固所以言志。

若有詩必有歌。言之不足。而咏歎。淫液之不容已者。歌其永言而出乎。有歌必有聲。咏嘆。淫液之餘。而清濁高下。自有節奏。之不容強者。聲其依永而見乎。夫由志而歌。而聲。人聲。倫矣。有自然之和矣。即以陰陽之十二律。而和宮商角徵羽之五聲。為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舉由此和聲之律。而彼之皆克諧和。而無相侵奪其倫序。按音有八。相。辨。則。相。頭。謂。則。得。宜。使。輕。重。疾。徐。各。不。相。犯。音。為。于。郊。廟。奏。于。朝廷。神人以此和矣。至此則人心之元和。方布。溥于天地。而謂不足。教胥子哉。

尚書副卷

禮記

二八

集虛齋

命汝典樂。言使為此官也。典樂而屬之以教胥子者。樂教中之最大也。直。溫。寬。栗。以。補。偏。言。剛。虐。簡。傲。以。矯。失。言。攝。是。故。氣。質。之。偏。偏。便。不。和。樂。之。教。一。和。而。已。任。質。而。行。坦。坦。平。平。絕。無。回。互。是。胥。子。之。直。又。須。從。容。和。易。然。後。不。至。于。徑。情。而。自。遂。開。襟。涵。育。八。荒。一。閩。是。胥。子。之。寬。又。須。確。然。果。毅。嚴。憚。有。威。惟。剛。能。斷。而。英。鋒。不。斂。即。無。心。虐。人。有。悞。被。其。害。者。臨。下。忌。瑣。故。以。簡。為。貴。而。煩。文。既。省。則。精。意。宜。貫。庶。不。失。于。傲。慢。也。詩。言。志。以。下。不。重。論。樂。究。人。心。之。本。來。和。也。言。志。下。是。名。作。樂。之。本。以。及。感。通。之。妙。豈。以。蓋。志。為。聲。氣。之。原。而。至。志。為。本。而。以。神。人。句。為。感。通。也。未。先。

和之所。雖故人一有志。則詩歌聲律。一齊都出。非有先法。且皆出于自然。不待人為。謂詩言三句。為人聲所由出。律和為矣。且律由聲而出。非聲由律而和。必謂律以和聲。是和非聲所自有。而及出于律矣。此外未之和。又安能入人之源。以謂其偏過之累。而詩大序曰。詩者心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是詩所以言志也。直言無吟。吟謂之調。長言謂之歌。有詩則必有歌。蓋言之不足而吟。吟之不足而詠。詠之不足而歌。故曰。歌永言聲者。宮商角徵羽之五聲。有歌則必有聲。蓋咏嘆淫液之餘。而清濁高下自有音響。節奏而不容已。所以依夫永言之歌。而別之者也。故曰。聲依永。聲則純乎任真。而尚言副是。

極人心之致矣。然其出乎人心者。自合乎天則也。心到極處。自有不可踰之矩。而律于此和矣。律者。聲氣之祖也。聲行意律。行法其能長能短。能清能濁。而矢口以成者。正其遠長。遠短。遠清濁。而中節以動者也。人聲原從律發。律原從人聲合。其間無齟齬而未茂之精。亦無激而太茂之氣。蓋自然之和。本無偏過。此偏過者。所以聞而神解也。謂聲之生也。雖本于也。亦必其成文而不亂。故律便先樂。律和便非律。和取法于律以和之。未是。律便先樂。律和便非律。和聲以上是人聲。至八音處方說樂也。八音三句。括只形容箇和字。諧和也。奪倫不和也。言八音皆和而無不和也。是謂嚴。

合神人為和。則又不徒在音律間矣。極見其太和融洽之至也。此句不是。以此立教。直還其本然之真和。以融其氣質。之偏過。有脫胎換骨手段。須知樂是本來之真和。方可入人。焉亦。

以樂固非為教。育子故。教育子亦不全靠樂。惟樂動人以氣。暢達在心神之微。故以教屬之耳。直溫四句。須無教說。教而。又以樂和之也。樂教專重在和。上直教之溫。和也。寬教之果。乘以其和也。無虐無傲。總是成就其和。嚴不可說。教偏以歸中。中字與樂無干。詩言志以下。透出一志字。見箇本原。露出一和字。見箇血脈。蓋謂音律之和。本于歌聲之和。而歌聲之和。又從詩言志來。見人心為醞釀太和之府。太和所通。向不淪洽。故曰。神人以和。則樂之為用。豈但可教育子。又何不可以教育子。

帝曰。龍朕聖。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命納言之官也。帝因伯夷之讓。而命曰。龍朕。朕諒佞之說。能傷害善人之行。以致震驚朕衆。使之惶惑。致畏。無所適從。命汝作納言之官。凡夙夜間。于政令之出。所以宣朕命者。惟

善云 此說 不誤 傷人 專人 神五 震驚 存內 未通 善云 此說 不誤 傷人 專人 神五 震驚 存內 未通

審其允為上德而流出無使謀說得托而行焉。幸奏之納。所以答朕命者。惟審其允屬下情而流納。無使謀說得乘而進焉。尚何珍行震師之有。

謀說珍行四字。緊粘。謂再說而珍行者。君子以奇。此不。四。必果為震驚朕師。從珍行來。傷及善人。象皆朕矣。此不。四。道大明之世。何至變亂。但與以出納句及者。非借中措而。謀說珍行。則彼公論而入。以龍主聰。皆珍行中事也。欲杜之。在審言之出納。故命汝作納言。孔氏曰。納言。喉舌之官。臨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按允字宜說心說。謀說藏。

好子出納。亦有一副。机智若。只以聰察防之。正恐索之愈密。度之愈巧。須消融情識。惟以此心之至誠奉行。之則詐偽自無所施矣。官名納言。以納。換出納。亦謂之朕命者。如汝世奏。事待命。出使渡命之類。此與命伯皆着風夜字。正見謀人。時變幻。竟與神通。吾隨時加防。亦須與神一。按本文說聖謀。並無防偽。意蓋謀人借公論以行奸。所出亦必不是命教。所入未必不是奏逆。但恐因以售詐耳。要看允字。就果上之所出。下之所入。而未必惡可。封還勅頭可也。斥不上聞可也。須在理上說。彼之上者。必可昭定保。費之下者。

必可辨而謀。一時信之。為世信之。故曰惟允。此是防于未然。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我惟時亮天功。此鑑告之也。帝曰咨汝岳人。牧十二九官。凡二十有二人。職業雖不同。然所理者。都是上天的事故。之我同心戮力。惟按時會所必趨。以相上天所托之績。可也。一說當效之。而不可不特出。致求久。

欽。我亮功。一氣直下。欽字。虛亮功。說到職業上。亮訓相看。明而大之之意。陳大猷以輔相。顯明解之方畫。時字。只如字。

看人君之事。皆天事。不曰天工。而曰天功者。以成績期之也。合總治小治。專命申命。在內。有師師。撫展意。方見是總告。勉而無戒者。人皆元愷。不必戒也。作文切勿用及語。按上所告者。職也。至潤澤之。使不墮于職。又不拘于職。則運用之妙。存乎人心。故曰欽。欽在亮上。見天工不僮止上文。出王遵衍。莫非天載。調元者。同與陰陽相闡。即分隸者。亦與氣化為周旋。先時則充。後時則慢。故曰惟時。曰功。則才識伎倆。猶可勉。曰天功。則其于無聲無臭之中。而妙轉移。格旋之能。頭有具精神。方可故本之。于欽。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由明庶績成熙分北三苗

此紀帝治官之法也。帝立法每三載一次考績。謂稽覈其在任有無功績也。至九載三考是非定矣。則黜其績之幽暗者。陟其績之光明者。法既有準。百官各盡其能。所以諸凡功績咸見。熙廣為內治既修。外嚴始饒。于是得以分北三苗而去苗。惟命。此有虞治功之成也。

考績黜陟。舉治官之法。非為二十二人造也。王道無近功。故政必三年。至熙陟又待三考者。人品自此定。公論至此。豈非徒酌久近以為期也。此見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

尚書副卷

卷三

三

集注齊

成達之意。庶績成熙。由官得人。工信度也。三苗之善不善。指化與否。今而北之。與舉命。雖別一般。先內治而後外治。次第固然。至此而治功極矣。分此又是層作用。因內治而附見其成功耳。勿作致者。亦勿謂分此是黜陟事。按自二十二外。官品材器各別。駁之豈可無法。故考績黜陟宜泛說。事功奮起謂之明。則事功猥瑣不煥發者。便謂之幽。若不善之人。不可一日立于朝。何俟九載。庶績二句。俱勿作致。只形容立法之善。當在帝德上說。成熙。偉。廣大。並育不害。並行不悖。有大何言。而時行物生氣象。三苗結黨。雖善

身理

者。不得自遂。故分北之。黨散則搜。搜。逐。分。則習。解。是。廢。置。他。得。法。廢。即。引。置。莊。獄。意。舉。三。苗。不。遂。我。是。成。熙。耳。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此通紀舜之本末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又三十年。即帝位。又五十載。陟方乃死。其德澤及人之久。如此。信乎。協于帝矣。

陟方。依後傳。作省方。為是。陟。猶。陟。禹。之。逐。陟。字。曰。乃。死。者。見。君。天。下。之。久。也。與。乃。祖。落。一。敘。若。以。陟。方。為。升。遐。似。與。乃。死。後。○。屬。南。道。曰。此。節。包。括。一。篇。首。句。應。重。華。始。帝。節。次。句。應。

慎微。至格于文祖。末句五十載。包拘于四岳。至分北十三節。即此三言而辭之。始終倚矣。

齊典終



見世不

保治二字大意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史臣紀禹成功之完而其陳謨之意也曰若稽古大禹贊之曰禹自治水弼服祗台德先以來文教敷布于四海其

功之盛如此然猶欲承帝心欲保其治于無窮則陳謨其容

文命二句俱是贊語不必即揭命故也曰文命者以文德為教命敷非推致盛德精神自然翔洽也畧根治水未涓然祗德意方貼文命當以帝為主為輔而成之耳祗象在心上看為逆揣治功至此帝必有無限憂危遂致以辭之直借末世逢迎為照朝將順此陳謨本指也下節曰字方是陳謨按文命二句以相結結如云文命四敷似若無可虞者而祗承于帝不自知文命之敷也便是克謙意思了如註一直說

字全數

林上著不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故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言不廢困窮惟帝時克○蓋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此三節為陳克艱之謨而帝與益各申其意也禹以祗承之意而陳之謨曰為君而克盡其難為君之道為臣而克盡其難為臣之職則朝廷之政乃能修治而黎民自然觀感勤敏于德矣克艱之不吝已蓋如此○帝聞為言而有獎曰俞為

若者信能克艱如此則必有以廣迓衆論而嘉美之言無所隱伏矣必有以從獲復入而在野之賢無復遺逸矣必有以造福生民而萬邦之廣無不蒙其澤矣然豈易致哉惟是稽察于衆舍己之見以從人之言而意識為之悲化民之無告者不敢以忽心履之而德澤之保護無不周士之困窮者不敢以輕心履之而精神之感通無不到惟帝克艱之信于克艱

之不易矣○蓋因贊克艱以勉帝曰都帝克之德廣大而運轉無外無息之中寔涵變化不測之妙自其不思不勉而言乃見其聖自其無方無體而言乃見其神自其履教有感而言

乃見其武自其經緯有章而言乃見其文帝德合天如此是以皇天錫以眷佑之命奄盡四海而為天下之大君重所托也其可為克艱厥后者法矣

自此至時乃功七節俱以克艱意貫克艱二句雖君臣對說意重君所謂祇承于帝也當又命四教之日夫漫何艱艱不在世道而在君心上說不問艱之真有無而容勿問時際一駭愕之形所謂克艱猶病也艱曰克不徒見之微戒而見之寔體必無一毫不諳其寔乃為克也艱是君臣之心先是君臣之力克艱只在政上說大君所以化民者無非故耳政

原為民故欲虛置修繕無不格舉無不精密須費多少精神政曰克艱此政所以又也政乃又二句中說修政化民勿並視下政在養又者綱舉目張治而不亂也乃者必如此乃能如此有多少積累在正見艱難之意惟合一朝君臣之精神全注于政事之間以為斯民化謀計所以黎民得于觀感而敬德敏字黎民見君之紀綱而因契君之精神正肖君臣之心與力若有迫之而不敏于德者非遠化也一民未化或化而未敏不可言政又君臣艱屢全在政上政又民化是責望以必能之語勿當效者○允若茲節句句要見艱意允者

結衆不涉乃克艱履完滿心壹宜且政又民敏凡朝野八方皆傳一鬼神而出憑一允力而周了嘉言三句雖在天下猶眾四句雖在君心不可不致與事者言何以伏嘉正易伏惟嘉每若珍若惜不肯自鳴何以且其通脈賢何以遺野心多遺惟野終無援無媒自耳沉滯何以大豁其朗達却何難字萬正難字惟萬則為絲為錯各注所祈何以畢造其寧字伏道咸字要者自古求言之世多伏言非上採不動彼自不樂告耳求賢之世多遺賢非上求不動彼自不願任耳極治之朝多怨咨非上澤不深彼自不遠安耳主言者賢者與斯

民心裡說豈不甚艱猶象三段此上推為一層說到君心上來言存天下者其難如此是以為君者必須捐盡一己之意見無敢少留舉周一己之心思無敢少忽惟慮一善或遺一才未舉一民未安以傷吾治者如此頂說下來不可復說上去舊嘉言所以因伏等說話非積賢易積衆難積衆而合己以從尤難人已闕頭最難破此則善與人同不覺爾我俱化耳無告不但筑獨凡孤遠蠢懦有情不勝自道者皆是困窮有二難進者士之節難合者士之道故幽巖林壑中有晦其迹而不為人知者有

結衆不涉乃克艱履完滿心壹宜且政又民敏凡朝野八方皆傳一鬼神而出憑一允力而周了嘉言三句雖在天下猶眾四句雖在君心不可不致與事者言何以伏嘉正易伏惟嘉每若珍若惜不肯自鳴何以且其通脈賢何以遺野心多遺惟野終無援無媒自耳沉滯何以大豁其朗達却何難字萬正難字惟萬則為絲為錯各注所祈何以畢造其寧字伏道咸字要者自古求言之世多伏言非上採不動彼自不樂告耳求賢之世多遺賢非上求不動彼自不願任耳極治之朝多怨咨非上澤不深彼自不遠安耳主言者賢者與斯

樂其道而不求人知者皆是不虛不廢須細看。不獨先無意便是。不注意困窮便是。廢宜不怠。艱時克着力。既惟。于。是三者真見得艱真勝得艱。而其心若不自克。惟不自以為克。乃真克也。曰時克。蓋無一時可放鬆耳。人君一勵精。便通朝野顯微之精神。精神通極。而反若不克。通則帝不于艱處圖克。而于克處圖艱。有出于問察哲惠外者矣。有字在也。觀註而惟字不必用。實事配講。益精。四句。即克定事也。此舉個克艱。緣子不是贊語。○廣運節。通在德。上說。不。上言克。艱。惟帝。故揭帝。所以克艱者。惟德之盛也。克。德。是。若。通。廣。運。

言其與天合德。廣非虛。故有如虛空。運非推。行有如元氣。此字在克。本身上。二字。分。不。開。虛。空。自。然。不。動。元。氣。自。然。彌。滿。說。不。涉。治。化。

聖神文武。就廣運中看出。不測。廢非帝德。真有此變化也。四乃字。是無能名而強名之詞。其定一心耳。神在聖中。文武在聖神中。求所為聖者。而不得。淺見為神。求所為聖神。而不得。復見為文武。蓋常人有一德。便成一德。聖人無方無體。每于一德中。格來。德自不容。以一德求也。廣運。是骨子。聖神文武。是影子。合。四。德。而。無。有。何。其。廣。聖。天。三。句。不。重。天。卷。乃。帝。德。之。感。通。于。天。總。重。帝。德。卷。有。二。句。直。下。見。付。界。之。重。不。分。標。

此。字。在。克。本。身。上。二。字。分。不。開。虛。空。自。然。不。動。元。氣。自。然。彌。滿。說。不。涉。治。化。

位。君守應后克。后字。后曰克。艱。則命之為君。即投之以艱。可知。要得克艱意。非以此寵顯之也。通是贊光。而勉舜意在言外。○三節。穩意。禹曰。后克艱。責難于舜也。舜曰。帝克。非。且。妻于克。孟曰。帝德。非不責乎舜。亦孟曰。君道之艱。惟帝克之。朕德。固克。敢不思其艱乎。孟曰。帝以盛德。得天。后克。如此。茲。惟。后。矣。不。其。艱。乎。帝。當。何。以。匹。之。哉。廢。處。生。克。艱。節。節。到。舜。身。上。方。先。

禹曰。惠迪。吉。從。違。凶。惟。影。響。○孟曰。吁。戒。哉。做。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滌。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隳。疑。誅。勿。成。百。志。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怨。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矣。未。王。

此二節。為申明克艱之旨。而益廣其說也。禹因孟言。帝德。得天。而復。以天道。明之。曰。人。順。道。即。從。天。之。吉。或。違。道。即。從。天。之。凶。吉。凶。之。應。于。善。惡。惟。影。響。之。出。于。形。聲。皆。從。中。出。非。自。外。未。天。之。道。不。違。如。此。雖。欲。不。克。艱。不。可。得。矣。○孟。說。禹。言。未。盡。之。旨。而。推。廣。之。狀。曰。吁。戒。哉。今。雖。無。可。虞。之。事。做。戒。之。道。當。于。無。虞。早。固。之。固。以。其。典。為。可。忽。而。失。法。度。罔。以。逸。豫。為。可。常。而。遊。于。逸。罔。以。好。樂。為。可。從。而。誤。于。樂。任。賢。則。推。

欲也。要緊在道欲二字。論道不論欲。則雖順民而不謂于譽。推獨斷而不謂弗民。段段在無虞上。發揮無怠荒。正是傲戒。怠荒之失。中主不端。惟敬。臥暫地。便是怠勤。臥暫間。便是荒。其滲漏只在矣微間。註分心事甚淺。湏渾融看。王者世一見之稱。或天子新即位。或外夷新立。則一朝見。不作效見。傲戒不容已。慶。總要他無怠無荒。

按傲戒無虞。通節都是工夫。夫失法度。毀逸樂。等便是怠荒。曰。罔曰勿。便是戒怠荒的工夫。但去怠荒易。無怠荒難。此太虛之象。惟其戒也。于原未嘗怠荒之時。設為怠荒之恨。故其無

尚書

大禹謨

九

美在齊

也。于萬一怠荒之視。密能其無怠荒之端。無字比。罔勿字。不同。天載無聲。無真至矣。至于怠荒。俱無然後傲戒工夫。做到極處也。猶以罔失八句為目。而無怠句為功。大謬。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金木水火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時乃功

此二節。禹推益傲戒之實。以終克報之意。帝因歸功于禹。見其克報厥臣也。禹因益言有契于心。歎曰。於帝念此傲戒之

非字一以著其

與九功

難有言下

言哉。君德非他。惟當善政。至于政則在養民。民得其養。乃為善政也。若金木水火土穀。養民之具有此六者。惟因其自然而修治之。五行相濟以適均。百穀時成以粒食焉。正德利用

厚生。養民之法。有此三者。惟因其當然。而調和之。正德者。納之典禮。利用者。燃之化居。厚生者。授之節制焉。養民之政。修之。和之。九者之功。既各順其理。而惟叙則九者之叙。皆樂利利而歌。與為寧。必其功成而不壞。哉。于其有戒諭之法。用以及其勤。有董之。法用以威其怠。又必以九歌勸之。諷咏于卿人邦國之間。而自得其優游鼓舞之意。使其益修

尚書

大禹謨

十

美在齊

益和而養民之政。愈久不壞。德政于是不乎有終矣。帝曰。汝言保治之法。誠然。方今水患既去。地則平矣。天斯成焉。水火金木土穀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信有修和之治。要使萬世定永賴之。時惟汝之功。必期致此。可不思所以共保之哉。

念哉。謂當傲戒也。益言傲戒。只切若心。禹因推言養民之事。則念于治道切實矣。句。責難之語。九功未叙。則當圖其始。九功既叙。則當圖其終。都是傲戒。慶不可云。惟歌。以上為無虞。以下為傲戒。惟德二句。述言以起下。德惟善政。則法皆心

也。善政猶云美政。政在養民。養民之外無政也。惟修惟和。作用力者。至九叙九歌。跟上来方不着力。水火金木土。不言生序而言相克者。取五行以相克為用。切于養也。無言殺者。養道所重也。惟修。如修水政。修火政。修稼政之類。又如以水剷火。以火煉金。以金治木。以木壅土。以土生穀。有許多節宣調。樊之力。在正德養其心。利用厚生。養其身。傳以教典。敷教通工。易事制節。謹度言。可見聖人有許多裁成。履歷。惟和者。不乖其則之謂。六者出于天。三者出于人。天人相須。以成功。化今言之。其寔三事不出六府中。下且勿忘。不曰九政而

高書訓

大禹謨

十一

其虛齋

曰九功以其成功。功言也。惟天道修于上。而後人事和于下。節奏倫次。秩然不紊。故曰叙。按傳詳惟叙。順其理而不測。九叙惟敘。如康衢。耕鑿之類。非敘帝力。洽氣薰蒸。不覺其手舞足蹈。而形之歌耳。自修和工夫。真做到惟敘。惟敘地位。方是奏道成就。虛然安必成者之不壞。故又泐戒董初之也。戒董字有工夫。慮其偷惰。宜急為戒。但速加誡辱。先沮進者。氣困以休之。權為戒之用。惟就。嘉以妙整。肅慮其退縮。宜急為董。但速施獎。予便恣驕者。習因以威之。權為董之用。惟借懲。創以神激。厲此。滌深于初矣。更想民心有自具之戒。董為寫

高書訓

其悅豫。有休之意。繪其勤苦。有威之意者。惟此九歌。首于耳。諷于口。動于心。而自不能忘。故又以此勸之。觀周禮祈年。歌。鴉雅以樂田畯。祭錯。歌。頌。以息老物是也。按到惟歌處。在戒。其。實。之。心。在。下。之。人。不。可。有。見。休。之。意。故。又。須。勸。蓋。戒。董。不。已。而。心。動。非。戒。董。不。好。而。須。勸。也。戒。休。董。成。俱。在。勸。成。行。矣。不。足。兩。層。初。之。以。九。歌。者。用。為。樂。章。使。之。入。耳。徹。心。常。自。有。鼓舞。不倦之精神。方可勿壞。俾字。搃。承。上。三。句。而。歸。重。九。歌。天。下。事。成。必。有。壞。聖。人。贊。化。之。消。息。使。成。而。不。壞。且。可。自。必。故。曰。俾。○。帝。曰。俾。此。帝。以。勿。壞。之。治。轉。望。于。禹。也。意。重。承。頓。句。重。平。成。者。非。地。平。

高書訓

大禹謨

十二

其虛齋

而天自成。天覆地載。無地便不成。天世界既闢。六府何所滋。乎。三事何所着力。故以平成為允治之本。允治不徒曰信然。有其治。即波成。允成功。允字是一片精神力量。打鍊成一個治局。故曰允治。萬世永賴。賴平成。而享府事。與天地相始終也。六。府。大。地。之。載。其。出。不。窮。故。曰。府。三。者。君。臣。之。業。其。責。當。不。賴。上。言。惟。修。和。之。功。可。見。故。曰。允。治。勿。壞。之。業。方。遠。故。曰。治。則。已。修。已。和。矣。語。氣。呼。美。自。不。同。耳。此。不。止。歸。功。處。更。需。責。董。意。謂。平。成。之。功。務。期。萬。世。是。賴。相。與。保。之。俾。其。勿。壞。時。乃。為。政。之。功。也。君。臣。克。勤。即。此。可。見。○。誤。止。此。已。下。事。不。相。索。

禮記

禮記

禮記

按舊謂水火四句叙已然即是無虞或之以下論當然方是
 敬戒未是禹之所陳皆當然事蓋禹之不自以為已修已
 和故陳其道之當然者始終本末具如此耳且府事一日不
 加工則壞故水土既平而衆猶濬川高猶盡力溝洫豈可謂
 不復有事乎戒之以下又是勞民勸相之事非禹意只重此
 下也○地平節不徒歸功即是相勉平成允治就已往說是
 歸功永賴乃功就將來說述相勉永賴應勿壞非是平成之
 績可賴乃無窮之心也若曰府事信修和矣汝欲俾勿壞則
 不特一時賴之使萬世永賴者乃汝所以為功也功非功績

尚書訓義

大禹謨

十三

集疏齊

乃功勞。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堯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
 朕師
 此舜命禹攝位也帝曰未汝為朕居帝位三十有三年已歷
 九十之老將述百年之期倦于勤勞之事汝惟勉力不怠以
 總率朕眾可為
 不怠正對勤字勉之之詞師指民與下民不依民懷相應師
 曰朕師已未釋位之詞也不命禪而命攝者承堯故事也
 按非真倦也血氣衰惟恐或倦耳衛武九十益敬豈以舜有

時儻子君位不可一日不動故欲為不怠
 為曰朕能同克民不依奉陶造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念茲在念釋法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
 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
 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
 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送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
 之休

尚書訓義

大禹謨

十四

集疏齊

此下四節高謙將位于皋陶帝不聽其讓而再美皋陶之功
 也高曰朕之德不克堪此總師之任民不依歸于我惟皋陶
 勇往赴邁以種其德德乃降及于民黎民皆懷服之帝其念
 我朕念茲而特舉國在茲人舍茲而他求亦在茲人名言茲
 于口固在茲人誠發茲于心亦在茲人蓋及覆思之而卒無
 有易子皋陶者惟帝念着其功而命之總師也
 同克與邁德較民不依與民懷較為之心真見已任事之勞
 未若皋陶德化之厚至誠推先也邁種德就用刑說刑主斬
 艾生道殺民刑亦德也須照邁教者曰邁力行中更有趨

此方

得則

此如
知此
感此
中亦
本則
字說
下妙
詳史
以直

越意。凡百司有一愛民之念。便可致德及民。惟刑官之愛。即為刑所隔。不能頌致之。民故須勇往力前。直趨刑而上。下注云。使其本心無所壅遏。而得行于常法之外也。謂陰德密種栽培深厚。到處洒流。沛如雨露之降。故民被潤澤而懷之。不曰依而曰懷。外若無德。寔陰受其賜也。此德之透徹處。念我念功。欲帝念茲。高自念去。取一卑陶心。口共一卑陶。釋茲則不着成心。允出則不營口。出各重下句。形容至德。朕人。婉轉俱在。不必為高自言。上曰德。此曰功德。及人處便為功。非二也。

高書副卷

大禹謨

十五

集虛齋

按舉皋陶。正是解已職。通節都是辭。總師之命。不可止謂民不依以上為辭也。

帝因禹之讓而美之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一人于予之政。今者。蓋由汝作士。師明于五刑。輕重出入。制法憲當。以輔五教之所不及。其心無非。期于予治。必教化大行而後已。是刑不期于用刑。而期至于無刑可用。信其法而諒其衷。去其偏邪。協于中道。刑果無所施。汝之所期。若始。惟耳。汝有所期于予。予即歸功于汝。尚愈加勉。勉其終為朕弼。教我。正即政。不曰法。而曰正。重德不重刑也。對中。字有或。猶萬一。

此方

高書副卷

大禹謨

十六

集虛齋

予字細一行未淨。不免煩上聲色。猶于讀也。作犯法說便粗。明刑就罰。法說刑加于不率教。引之入五教中。故曰弼教。為本刑為輔也。明非審測意。論之謂。真徒民心。要則內疏。蔽。障使其曉暢。洞徹不致有無知入井之事也。此便先益暢教化。而達其用處。蓋刑教非二物。在司徒教之為教。在士師明之為刑。結在網常倫理上。着力刑即教。明即弼也。得力慶全。在明期治期無刑二期字。俱就心者。期于致治。猶虛期致無。刑方為極治之寔。此句又從期于予治句。摹想出來。相承說。協中句。止是無刑。慶二期字。下勿用故字。轉得口氣。此台。

所謂德也。民受中以生。協者。及邪歸正。遠合本來。便是不必以無過不及解。其心。協中。先作變改。勿泥。德字。是勉勵舊職。便隱寓不命。無師之意。一說時乃功。對念功說。德。即予德。乃德之德。念其功而嘉美之。非勉勵舊職。覺照。願有積。按傳謂期者。先事取必。皋陶。泰遠。刑之精華。有得此為致治之道。而非輔治之具。若執泰者。二期有寔作用。于予二字。不可倒。予治二字。不可折。言期致于我之治也。無刑。就是于治無字。比設而不用有別。但曰不用。猶知有刑也。此如天不知秋之為殺物也。不知秋之殺我。與刑相忘。若不復知有刑。

者。帝所期于士者。欽恤明允。卑陶所期于帝者。并恤允無。可用。林氏曰。百官以無職為能。惟士不然。必使民不犯法。官若虛設。始為稱職。此言深得無刑之首。協者。恰與中合。若只趨于中。不可言協。蓋上之令易合。已之中難合。有心求合。終有渣滓。此邊得其本矣。程子曰。禹之功。脫民于昏墊。以全其生。卑陶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時乃功乃字。正對為說。

卑陶不救居功。故時。吳于帝曰。固于帝正。豈臣之能哉。定帝德。所致耳。帝之德。盡善盡美。毫無過愆。其臨下也。簡而不煩。

高書副卷

大為疑

十七

集本齊

高書副卷

其御象也。寬而不刻。德惟寬簡。故罰弗及于人之詞。惡惡何短也。賞達施于人之世。善善何長也。過誤者宥。無問罪之大。故犯者刑。無問罪之小。罪疑于可輕。可重者。惟從其輕。功疑于可重。可輕者。惟從其重。與其輕殺一人。而不當其事。寧姑全之。而其端不經之失。搖之尚德。而不尚刑。好生之德。洽于民之心。民皆相忘于德化。是用不犯于有司耳。協中罔于寔。惟此故。臣何力之有。

帝德不言中。而言罔愆。以其存心慈。用意厚。似迨于仁。然皆天理人心。適當如此。故曰罔愆。中。寬簡正是罔愆。處。罰弗

高書副卷

以下根寬簡來。比帝尚德。不尚刑。典上明刑。相應都是寬簡。處而德之。則曰好生之德。文法寬與簡對。舉奉大赫。而官下。從賞罰。達到有過刑。故。又從有刑。達到疑罪疑功。却從疑處。舉想其用心。而推至愛國法。不如交民命一段。連緊一段。下對上言。不必指臣。臨謂。臨政有德。理意。故說簡從。統業。舉自出。夾易。蓋簡事。不消心。御有駕御意。故說寬。從德量中。自呈浩蕩。蓋寬心。無寬法。寬故舉大小。輕重。悉入腕與之中。而無不保合。簡故舉刑有功。一歸經權之極。而無事苛求。世達于嗣。見善長而惡。疑處。過雖大。亦從末減。曰無大。非直救也。

高書副卷

大為疑

十八

集本齊

故雖小亦依律處。無小。非直刑也。一說人前。疑其大。下句同。疑者。功罪非身。於一定也。惟輕惟重。非為疑而疑。以疑而輕。固保赤子。而其羊。猶未免。疑。以疑而重。固成人。美。而其羊。猶未免。蓋聖人欲天下皆出于功。而幸有疑之一路。只可無不可。重。聖人欲天下皆入于功。而尚有疑之一路。只可重不可輕。俱是理上合。談如此。疑。指有罪有功者。說若聖人自無疑。處便足。觀用心。與其二句。正。上推其用心。如此。不事與無事。異。無者。無是罪。不者。罪不至此也。不經。不合常法。本無此事。特原其心。事如此耳。合刑罰。賞宥。而並曰好

生者。春生秋殺。造化之心一也。朱子曰。聖人涵育。養生與造。化同物。或自逞其理。則難重。取舍。必有決然不易之律。故。不。刑。如。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居。其。半。而。涵。育。敷。生。未。始。不。行。其。間。故。非。刑。罰。若。只。一。味。姑。息。則。犯。有。司。者。必。眾。亦。非。聖。人。使。民。遷。善。改。過。之。意。也。水。浸。透。曰。洽。民。心。生。生。帝。德。好。生。一。團。生。氣。自。相。浸。灌。如。水。浸。物。透。則。與。之。一。聖。心。與。民。心。合。而。為。一。也。不。犯。正。是。洽。心。處。犯。字。細。看。充。類。至。盡。終。心。少。有。未。安。便。是。犯。了。犯。義。犯。刑。同。一。犯。也。

尚書副墨

大易

十

卷

是仁行法外。又一說。罰弗二句。對罪幾上句。無刑賞言之。宥過二句。對與其二句。單就刑言。各以下二句。帶在上說。又一說。寬簡十句。作四對。一單格。寬簡與賞罰等句。各開配講。為四對。而截出與其二句。為一單。俱未得肯。惡謂寬簡。是罪論大體。另說。罰弗以下。根寬簡。來。進步。連接說去。當云。罰惡短而賞善長。惡不在罰也。苟有罰。惡過必有而放。斯刑焉。有無大而刑無小。惟無所疑也。苟有疑。則罪惟輕。而功惟重。馬惟謂之疑。榮殺之。未必無當。萬一不辜。未免微良。榮生之。未嘗拂經。即或不經。止。執法。何忍捐一人之命。而求免。能惡之。

精理字

失也。故與失入。寧失出耳。曰與其曰寧。又因疑字。而曲。寫。聖。人。用。心。之。極。也。此。說。較。勝。帝。又。申。美。之。曰。使。我。如。所。願。欲。以。治。四。方。臣。庶。風。動。順。從。惟。乃。明。刑。弼。教。之。心。化。人。于。無。迹。之。休。美。也。汝。何。反。歸。德。于。朕。哉。從。欲。非。民。從。與。犯。子。從。心。所。欲。一。般。本。文。曰。予。從。欲。未。嘗。說。則。從。欲。斯。不。可。涉。民。俾。字。有。力。治。不。曰。法。而。曰。欲。法。有。限。欲。無。窮。也。欲。不。曰。得。而。曰。從。得。者。未。必。便。從。者。無。不。得。也。四。方。風。動。正。從。欲。以。治。慶。俾。字。且。當。到。此。動。曰。風。者。不。以。刑。法。言。以。弼。教。言。

尚書副墨

大易

卷

也。欲無迹。象風無形。影是上下。妙于無着。慶此。豈。有。形。之。法。制。所。可。致。必。須。有。一。段。絕。妙。心。思。為。之。潛。通。默。致。于。其。間。何。以。俾。之。非。徒。功。也。惟。是。休。也。誰。則。俾。之。非。朕。之。休。惟。乃。休。也。誰。乃。之。休。方。是。俾。字。結。然。慶。休。字。與。時。乃。功。功。字。不。同。功。是。實。績。休。是。美。意。指。造。種。德。期。無。刑。廢。休。字。與。欲。字。應。從。風。字。上。舉。出。按。此。節。看。俾。字。及。惟。乃。字。不。但。申。美。舉。陶。心。是。勸。惡。意。見。得。俾。字。之。治。真。到。有。神。無。迹。是。惟。乃。所。自。致。之。休。語。意。此。協。中。節。進。一。步。者。帝。曰。未。禹。澤。水。俾。字。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飭。于。家。不。

而各
字上
就各
出妙

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不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此下四節弗復命禹攝位并授以治天下之道而申言攝之不容辭也帝曰來禹昔者洪水做予予不能自治而屬之汝汝奏言而竟成其言試功而竟成其功水果平矣惟汝之功

尚書訓蒙

大禹謨

二

集虛齋

賢于人如此胸中見得天下事透把持天下事定則無全又能勤于邦而盡勞王事能儉于家而節省私養不有一毫滿足而少有寬假之心惟汝之能賢于人如此精進而欲其與故曰惟汝賢同奮克勤克儉能至矣汝惟不矜誇其能天下皆謙能為而莫與爭能成允成功功極矣汝惟不張伐其功天下皆下皆謙功為而莫與爭功予是以以盛大汝之德謂其能足以當大任嘉美汝之績謂其功足以享大任固知天之曆數在汝之身汝後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今懋帥之命含汝其誰道節不可以功德作偶照註歷叙迺下洪水為災而汝治之

字精
出精
字一

已賢矣而又克勤儉克勤儉已賢矣而又不矜伐惟不矜伐而其功能之定卒不可掩故予以為盛大而嘉美焉重疊贊歎一步連捷一步直下勿斷洪水災自先而曰敬予以身任之也當湯湯方割時縱有教陳人且以其時疑其事以其事疑其言乃且舉當世所若驚若駭者一一酬其言故曰成允且玄圭未錫時縱有宏功善始者不必令終善終者不必永賴乃且舉萬世之難壞易壞者無不底之績故曰成功中看勤儉是禹一生大節但懷襄初勤常迫我允治凌即我求勤則就勤中亦有難克者乃其不息精神皆根定德似是不

尚書訓蒙

大禹謨

二

集虛齋

解有休暇一端狼食時儉儉我生修和凌我為儉制則就儉中便自有難克者乃其澹泊一念皆根性生若全不解有豈穢一端故曰克不自滿儉正形容克勤克儉儉是寬儉自滿者必自餒滿餒一多則怠侈惰長一分安得克勤克儉而皆惟汝賢歷見其賢也故于已曰矜有執持意陵于人曰伐有振大意二惟字實統振不自滿儉來惟已自忘其有故人亦莫忘其有共圖乎功績中而無可爭也呂氏曰韓立已便有對則必爭不矜不伐無已也無已則無對無對則無爭許白雲曰凡物據以為己有則人亦將據之故有爭我不以為

有而無所據。則無迹之可尋。人何從而爭之乎。要重人心。服
為。不重為功能之高。子懋嘉句。又頂天下莫。來天下共懋
共嘉。故子亦懋嘉之。非一人之私也。便寓有足。君天下意。曆
教何以知之。以功德推之耳。方命辨而曰終。陟受禪已預定
矣。故下直告以君道。

然君天下之道。一中為盡之矣。中豈易執哉。心一也。自其發
於形氣者。為人心。人心搖杌而不安。惟危也。自其發於義理
者。為道心。道心微而難測。惟微也。此而無以擇守之中。不
可得而執矣。惟精以研其幾。使邪妄無所侵。而因惟一以葆

其辭。使主宰無所仗。則心無非道。道即是心。信能執其中。而
動靜云為。無過不及之差矣。○至於聽言處事之間。有足害
夫中者。不可不有以防之也。故警不致于古。非中也。勿之聽
謀。不啻于象。非中也。勿之用。聽言處事。隨在檢心。而精一執
中。始無後有滲漏矣。
二節。總是精一執中一項工夫。精一如克復。勿聽勿庸。如四
勿。治法。修人心道。心皆就。發動者。人指人身。如耳目口鼻
是。人心。雖不能無。然寂易。牽引着。形易昏。着氣易。僻介。私于
公。每至。操公以私。更無。從討一字。靜之。倪祇。惟有危。危未便

尚書訓詁 大禹謨 二 集虛齋

是。不好。却有墮坑落壑的事。勢了。人心。中一點。靈明。白。義理

逸。便是道心。如耳無。即聽。目。需。形氣之內。微。茫。茫。子。不。與。人
對。固。居。隱。現。之。間。仍。與。人。參。更。在。明。滅。之。介。極。難。得。一。路。著
之。机。祇。惟。有。微。即。此。便。有。必。宜。精。晰。最。難。一。致。者。故。通。節。連
下。四。惟。字。指。點。最。急。惟。精。不。必。一。切。揀。別。第。迴。光。返。顧。而。可
善。自。不。能。參。惟。一。不。必。一。切。屏。置。第。提。樹。真。性。而。根。宗。自。不
容。二。精。以。就。人。心。中。操。出。道。心。無。所。于。難。為。精。人。心。道。化。道
道。精。字。就。無。擇。守。省。察。得。到。即。是。克。治。得。最。無。兩。項。工
夫。且。察。亦。不。盡。精。之。義。金。百。鍊。而。始。精。精。之。為。言。妙。也。精。處

便。一。非。精。了。又。一。邊。惟。精。做。到。惟。一。且。下。執。中。就。用。上。說。執
者。把。柄。在。我。決。定。不。差。之。謂。允。者。未。一。以。前。所。任。者。心。危。微
既。不。自。決。即。執。亦。執。不。任。既。一。以。後。則。所。任。者。中。而。信。為。我
有。也。允。執。頂。惟。一。來。○言。誤。聽。謀。誤。庸。皆。人。君。易。着。病。痛。處
二。者。皆。中。甚。大。故。就。精。一。中。抽。出。言。之。最。其。防。也。日。記。云。此
舜。好。問。好。察。執。而。端。而。用。中。之。心。法。也。古。者。夫。子。聽。政。上。使
公。卿。夫。士。下。逮。士。庶。之。職。工。替。之。微。莫。不。得。以。自。達。有。見。者
陳。其。言。有。謀。者。蔽。其。謀。而。天。子。執。一。中。以。裁。酌。為。必。事。理。之
當。人。心。之。公。合。天。下。之。見。以。成。天。下。之。務。聖。人。所。以。不。雜。各

尚書訓詁 大禹謨 二 集虛齋

已不吝。人。也。若言為無據之私言。謀為專決之疑謀。公。也。其。中。有。機。制。之。本。為。豈。可。誤。聽。諛。庸。我。聽。庸。不。誤。安。性。而。非。允。執。其。中。乎。蓋。惟。能。謹。之。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于。言。之。當。不。謀。之。是。非。自。有。以。審。其。微。絕。其。惑。然。聖。人。不。以。率。自。中。而。遂。專。決。獨。斷。必。盡。衆。人。之。同。雅。曰。樂。取。人。而。無。稽。弗。詢。必。嚴。勿。聽。庸。之。戒。此。以。為。聖。人。之。心。也。

按二節。總是執中二字。便了。先是人心之活。机微是道心之本。体人心自是危。道心自是微。危是安不待的。微是著不待

尚書副纂

大禹謨

二五

集卷齊

的。註。危。者。安。微。者。著。勿。泥。稽。詢。須。活。看。非。定。要。考。古。咨。衆。也。發。古。未。發。豈。為。無。稽。或。有。意。五。言。不。先。過。當。獨。得。之。見。豈。必。雷。同。或。有。心。立。異。不。免。差。池。耳。若。執。定。稽。詢。則。安。石。擬。拾。周。禮。達。是。瀚。宋。而。金。城。方。畧。竟。以。違。衆。成。功。豈。必。棄。此。取。彼。哉。故。言。惟。其。當。不。問。古。今。可。也。謀。惟。其。是。不。問。衆。獨。可。也。惟。聖。人。執。一。中。于。上。則。鑑。空。衡。平。聽。庸。自。不。與。耳。
是道也。后天下者不可盡我。夫可愛而慕者。非君子。可畏而
恨者。非民乎。衆非大君。何所戴以托命。君之所以可愛也。君
非衆。無與衛以守邦。民之所以可畏也。欽哉。無以君為可恃。

下而謀

愛長

看自安

欽我

民為可忽。慎乃有任可也。慎位之道。惟敬修其可願。凡存心
行政之間。務慎其理。蒙由衰之好。而民愈見君之可愛矣。若
不修其可願。而致四海困窮。則君之天祿。由此永終。豈不大
可畏哉。朕所期于汝者。若此。且言發于口。或出為好。或召為
戎。甚我言之不容易也。况德師之命。所係又當何如。朕言不
再于此。決矣。

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乃君自有可愛者。在便是。萬如物中
朕民職。君忽之。嫌其不畏。乃民自有可畏者。在便是。凍如的
中。俾愛畏。虛下二句。是定証。曰戴。明有統。無統。乃亂。愛君所

尚書副纂

大禹謨

二六

集卷齊

以自愛也。曰守。明有衛。撤衛則亡。畏民。亦以自畏也。按戴是
戴道不戴人。守是心守。非形守。位中之作用。最難稱塞。位中
之業端。最易竊發。何可不慎。欽哉。慎乃有位。直下而敬。修則
其功也。願字。沒愛字。生來。心中。隨處。自有個真趣。油然。最
為暢洽者。便是可願。系沒拘標木。酥析洽之。為人情。祝。趣。只
宜虛說。不必泥中字。亦在已為可願。在民為可愛矣。下二句。
見不。不敬。修。意。若不修其可願。而徒恃其可愛。便有不善
生于心。害于政。則可畏者。至矣。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上
致勉戒之詞。下申攝位之命。口為榮辱之樞机。好。戎。尤。其。大

神是正
神是正
神是正

者好猶胡越一家戎猶舟中敵國重典戎違以起下句見命
攝之不若朕言不再足折裁語杜再辭也

按可願願字此歌字不同是心中決治之天倪也可願如何
修不修則形氣乘而夾雜決治之天倪且旁溢矣敬修着不
得力遠得恂慄之本休便覺營快修可願如何便慎位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盡吾之願即得天下同然之願君位自無忝
一不敬修便困窮而祿終間不容髮者也非獲及見之意

高曰故卜功臣惟吉之選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

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

初
圓辭帝曰母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

此二節禹辭而帝再命并記禹受命攝位事也禹曰請更
歷卜有功之臣惟最吉者從而受攝帝曰禹掌占之法惟先
斷于君志之意向後命卜于元龜今攝位之事朕志先定于
汝詢之衆謀與朕相同且鬼神于朕依願而龜筮協從神人
文應如此卜之吉者不待重吉何用故卜我禹拜稽首圓辭
帝曰母惟汝諧與位諧爾○禹于正月朔旦受攝位之
命于神宗先廟統率百官其行事如舜受終之初焉

大禹謨
二七
秦虛齋

神是正
神是正
神是正

神是正
神是正
神是正

數物曰故人人愿卜如數物也禹非為辭位而請卜蓋為天
位至重未必天與耳帝以人心決天意之必從凡天意未可
知方卜今既屬於汝即再卜決無吉于此而又吉于彼之理
便不煩卜了惟先蔽志二句定言官占之法朕志四句則言
自家所見已定而卜亦不過如此正與官占應朕志定而詢
謀同此即惟先蔽志若鬼神二句則言昆命元龜宜亦無不
吉矣其依謂依此志協從謂從此志皆主朕志言卜不習吉
傳主禹說謂一吉不待重吉也夏氏曰女卜已吉豈有更卜
他人而重吉者較與故卜合德宜于位謂諧曰惟者見非他

人所能與也○神宗先也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先終
帝位之事而舜受之先一無所與受命者但受攝位之命舜
未必盡然其事也率百官則總師可知若帝之初從言不必
以祀神觀臣等填入

按蔽志蔽字宜訓蔽惟先有蔽惑之志中無定見故謂卜以
決之朕志先定則固無蔽志矣其吉又何待卜再卜便是重
吉了傳泥官占之法訓蔽作斷又順鬼神其依其字須玩朱
子曰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我同
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謂卜不習吉者習

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

神是正
神是正
神是正

重也。这个道理，已是断然见得如此，便自不用卜。若卜则是重矣。蔡傳作已卜解，未得其字意。又卜不習吉，朱說勝傳，夏說更勝朱。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允為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及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衆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高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句苗民逆命，蓋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撝，受茲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昃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辨腹發，齊齊懽懽，亦

尚書訓義 大禹謨 集序 卷一 二九 允若至誠，感神矧苗，有苗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二節紀禹在苗格，蓋攝位之大事也。帝嗟歎而命曰：咨禹當今之時，惟是有苗之君，不猶教命，汝往正其罪可也。禹乃會群后，師出而誓戒之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蠢茲無知之苗，昏迷惑而不敬，恭但習于侮慢，自以為賢，反背正道，敗壞常德，君子衆之在野，小人升之在位，同惡虐民，民衆不保，而天降譴怒，征之其容已手，故我與爾衆士，奉帝之詞，伐苗之罪，爾尚齊乃心，協乃力，共期致討，弘敷德教，其式有辨。

朱說

禹謨 帝心

大禹謨

帝心

輯之熟為。禹既入境，三十日，苗民猶逆天，告之命其不可，以兵服明矣。蓋贊助于禹曰：苗頑威之以兵，不如化之以德。惟德可以動天，冲漢雖遠，而德之所通，無有不至。蓋人之滿，且者，不期損而自招損，人之謙下者，不期益而自受益。時乃天之道也。以天道之虧盈，而知滿損之自天，以天道之益謙，而知謙益之自天，修德者天且不違，而况人乎。以帝之往事，觀之，帝初于歷山，往于田之時，為不順于父母，日呼天呼父母而泣，自負其罪，自引其慝，而不敢委咎于親，但知敬其為子之事，以見督體，變發然齊敬戰慄，替亦感帝之孝，信而順

尚書訓義 大禹謨 集序 卷一 三十

之帝之德著驗于初者如此，則今之愈當修德可知矣。但凡誠信之至，自然感格神明，况茲有苗，未有不可以德感者。意者誠未至耶。禹以益言為昌大之言，而拜曰：俞，班師于外，旅旅而歸，帝乃志去武備，大敷文教之德，但見于人，執干而舞于賓階，羽人執羽而舞于阼階，僅七十日，有苗來格。至此而文命教于四海者，尤無思而不服矣。帝位首罪四凶，禹攝位首征苗，此恭刷人心一大祀權也。惟時惟字，見不迪功者，惟一苗也。昏迷二字，是惡源，惟昏迷則其心鋼蔽，故不恭而侮慢自賢，不知道德之終，則反而敗。

此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此說

之不知賢奸之辨。則顛而倒之。凡皆昏迷。致然。總見其不率。廣備有三說。俱不必。選。民怨天怒相承。天降咎。何以知之。帝命。即天討也。奉詞。奉帝。征之詞。勳。非必勳。除。借觀兵。以。德。要在不戰。而令。波。格。心。以。共。適。于。無。爭。之。天。耳。這。便。是。尚。德。之。師。一。心。力。主。布。德。言。不。可。用。奮。武。致。愾。意。○。師。出。有。名。必。先。以。文。告。曰。命。心。中。未。盡。感。格。便。遂。非。抗。拒。也。通。節。不。必。入。樞。武。字。苗。該。伐。稱。兵。原。是。布。德。不。待。偃。武。而。修。德。也。乃。益。于。是。遂。轉。一。机。括。尋。向。根。脉。上。來。直。是。透。頂。兵。机。益。言。以。天。字。作。骨。惟。德。二。句。串。下。泛。論。不。必。以。威。武。有。不。局。相。形。天。人。

南書副卷

大禹謨

卷之九

合一謂之達者。借言形體之天也。滿招損三句。繫承上天字。未見天道原自如此。滿損謙益。就人事說。曰時乃天道者。言人事必然即是天道。固然也。帝事親。只負罪引。應而替亦允若。則謙益之已驗也。罪顯失。負于躬。應。隱。過。引。引于心。實見。特于職。有。難。盡。故。及。之。引。之。而。不。敢。辭。供。子。職。必。有。事。故。曰。格。載。夔。夔。森。森。憚。見。時。之。容。也。夔。行。一。足。從。舜。見。蓋。想。其。引。格。之。時。機。其。敬。事。之。象。既。不。敢。以。辨。泣。揚。其。志。又。不。能。以。愉。色。承。其。懽。若。夔。懷。懽。夔。懷。雖。是。容。寔。仍。良。心。真。切。處。究。乃。積。慮。致。意。誠。通。于。親。而。替。亦。允。若。其。精。神。動。之。也。此。

善德

善德

善德

段分明是說至誠無不感通。推到歷山一段。亦以替彼之類形苗之類。直是根極于最初至性。以為感格之本耳。但不可將帝與苗比說。故又進一步說此至誠之道。雖神明可感。惟德動天信矣。矧茲有苗。脫了替彼。便接上苗去。雖是進一步。却是挽歸本意也。矧茲不謂苗易感。只言我感之未盡。道蓋說到極微渺處。比禹一心力意更進一步。如何不是昌言。此段以德動天作骨。而以天道明之。舉帝道以驗其寔。未復以神人比擬神。即是天感神與動天首尾相應。益言始終以天贊禹。不出惟德動天一。句。益串到底。並無兩層。益言始終。

南書副卷

大禹謨

卷之九

神道。一步深一步。以古今拜言始此。禹惟恐此舉有非苗是已之念。使非受益之道。故拜深愧德未至也。出曰師。師衆也。入曰旅。旅客也。以次而散曰班。整肅而入曰振。申看文德說得大。不因武之偃不。聖心欽然。真見得已德未廣。故已至而益修。舜本至聖。然常怨慕。時動心思。性必然有所增益。今日終此一。番磨鍊。儼然有負罪引。應之思。豈無增益之理。舜于羽。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苗之格也。否也。忘之而已。然即此有文事。不。武。備。之。意。與。下。苗。格。開。應。方。有。情。舜。命。禹。冰。蹟。武。也。益。贊。禹。非。玩。冠。也。一。張。一。弛。各。自。當。机。耳。察。家。數。

千載猶可想見有道氣象

按滿招損二句與盈虛循環之說不同。若滿必損。則唐虞不必戒。若謙必益。則式微何必修。顧招之受之。何如耳。滿者自視無可益。其勢有急無勤。非必消燦而中之若盈。即損。機謙者自視惟恐損。其勢有勤無怠。非必恢張而中之若谷。即益。蓋者必不沒滿。蓋者培傾覆。天六因材而已。惟有盈虛之機。不能強物而損益之。所以調和而開網罟萬彙。只此道也。天道就在上兩句。內者不必挽入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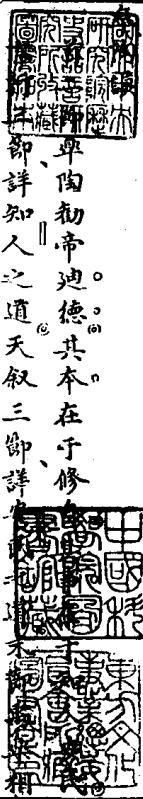
而書則

大易漢

三三

朱定孫

負為一



與讚其謨以勅帝之詞。謨曰。卑陶歸。重在卑陶上。按人君只一身。打通遠近。正迪德切寔根宗。絕不須談玄說奧。此大經濟。便是大字問也。知安詳盡。處見天人通合之故。真乃萬世帝王之要。

曰。若稽古卑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卑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迓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

而書則

卑陶謨

集虛齋

俞。卑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雖堯何遠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

曰。若考古卑陶。以謨贊帝者也。卑之可指者。謨。即其言曰。人君獨患已德之未至耳。如能允迪厥德。而定見之躬行。則

明指
王君
記

臣之獻謨于君者。雖或曲折難解。經允迪之抽繹。即見委見。端而無不明。而臣弼于君者。雖或牴牾易拂。經允迪之聽受。即交修交濟。而無不諧矣。臣所望于帝者如此。禹曰。俞。汝所謂迪德者。如何。卑陶美其問曰。都。迪德非他。惟于君身求之。

耳必致慎其修身之道而思及永久所圖者常一息而萬年
 則慎修之功盡矣于以惇叙九族萬厚恩愛而不失其親疏
 之倫勸親親在茲也又能使群哲勉輔鼓舞奮揚而共佐夫
 太平之治勸賢在茲也然豈特可述哉通之可述者亦在茲
 修身而已禹聞此言真見慎修之理攝極廣而操極約乃言
 之昌者遂拜而俞之○皋陶猶以慎修之言為未盡也曰都
 余言尚有美者修之之要胡在在知人是從身修中鑒別材
 品而收為此身之用也又在安民是從身修中注措生靈而
 合為此身之基也合此二者而言慎修不致于虛而無寄也

尚書

皋陶

教而深覺其不易而曰吁成若是知安而盡惟帝克之心其
 難之知人則明哲是以坐照為能官使之咸宜安民則思
 慮之以裕民自得黎民之懷慕至于能替而惠得見象正盈
 朝而陰邪自息民心固結而奸執自消惟黨惡如驩兜者何
 足憂負固如三苗者何足遷巧言令色而大有已藏者何足
 畏知安功用之大如此言何容易哉信不可不責寔以圖之
 矣
 允迪二句卑陶陳謨之綱領允字重于德不但浮慕有精神
 無踐履不謂迪有踐履無精神不謂允迪即百行斧藻而精

尚書

皋陶

一處仍有危微不至纖毫有涉故曰允迪也論勿指乘德欲
 君修德為受言也也日記曰君惟信臨其德則明足以燭理
 虛足以受善故臣之謨無不明弼無不諧也主君心言謀主
 開陳其旨難晰故曰明弼主匡救其自多忤故曰諧明者無
 疑諧者無忤也非抑意氣以從善而群策羣謀悉迪德中之
 條派何有中距而開不申慎修以下乃迪德經目知安是目
 慎不言修身而言身簡指成功言已脩而蓋求其修也人當
 修身精神不患不勵到身修則意久易渝故須嚴于德之既
 至一合慳自覺委形有盡元神不磨與吾身之浮氣躁而
 不恆者盡消于冰湖之內是一念直通徹于身修之後此念
 更無盡期故曰思永思非着想乃戒懼之真休思永正慎修
 心事未有不思永而可言慎修者無二層惇叙三句德在修
 身中勿以放言親身之枝賢身之輔遠通身之精所貫惇叙
 厥真可遠却着君身上說先修身工夫做到徹底處所謂允
 迪厥德者也惇叙主情誼之自不可紊者言惇叙便有允德慎
 修允迪中一種沛洽精神或說九族惇庶曰明原無俟激而
 奮者然為迪德精神鼓動覺有黑自破之妙屬字重遂可
 遠本文無家國天下意為天下者為之堂上而已茲字指身

止修身
不修則
天下
為妙

明夫則
言是
說身
是

故推字勿泥。遠字宜活。看見為通。即無不遠。見為遠。即無不遠。惟無其可者。遠通境分。惟有其可者。遠通境合。只係這
 慎修上。蓋率爾意。只謂化外。無以見德。身外又無以基化。故
 論慎修而要歸于治化。以見迪德。云爾。高于是。嘿。休于身心。
 顯証于親賢。遠近有真。見其不悞。不悞者。而拜而俞。非特心
 契。身言亦以勤帝之慎也。○上曰。在茲天下之治。身而已。至
 此。又曰。在知安。言修身致治。正非局一身為脩。直合萬身為
 修也。世非之。甄錄。撫摩之主。而官方或病于倒置。瓊虞或滯
 于小補。波見人民。不見自身。為人民樞。耳。專將修身說到人
 民上去。謂善身精明。長育之德。正在于是。為將人民。說到君
 身上來。要在能節而惠也。傳中仁智二字。正下哲惠。在知人
 猶惠修身。本可以不知人。也在安民。猶修己。以安百姓也。上
 諫。勉勵。真原。舍者。知之。而使然。意遠。迨治。子原。舍者。有所以
 安。意此。純明。說亦全。要。皆。盡。意。與。禹。言。相。照。知。安。即。修。身
 亦。不。由。此。推。言。是。故。曰。推。呼。字。是。警。惕。意。誠。字。重。謂。無。盡。難
 居。未。盡。之。言。非。別。一。意。也。呼。字。是。警。惕。意。誠。字。重。謂。無。盡。難
 也。明察病于仁恩。慈祥妨于差別。欲並舉之。豈可看容易。多
 惟事其難。就心說。印猶病。意歸難于堯。乃責難于舜耳。以下
 非徒形容其難。乃推知安之道。總本于身。而修身者。不可不

身言則本
身南其
身莊齊

身言則本
身南其

身言則本
身南其

務盡之意。哲在知人之先。是慎修時。惕勵之極。透現一通微
 燭。曲的。層性。惠在安民之先。是慎修時。作悉之極。透露一萬
 原。難解的。德澤。二字。最要緊。正推到君身上來。能官。正指哲
 慮。夫人各自當其官之大小。而德以滿吾之哲。民懷。止指惠
 慮。夫人各自當其心之恬特。而德以成吾之惠。可見知之在
 人。安之在民。惟合天下。以成此身之哲。惠而已。能哲而惠。而
 字。隨着順下。勿創。何憂。三句。乃責帝必能之詞。要形容哲惠
 功用之大。火到丹成。砂鐵盡化。賢奸盡歸。洞覽。淑慝皆聞。保
 育。大則轉移化。小亦快服。愧心。矣。哲惠之道。胡可不盡
 按一說。明諸主臣。謂君能允迪。則獻謀者無不精白。以上陳
 而匡勸者。無不措和以相濟。不必從。思求一說。作遠大看。云
 思以一身為天下家國之計也。滿下意。鮮恐可大典。可久自
 別。在知人在安民。要體認二在字。意蓋自修身而言。非人民
 而罪與為輔。誰與托基。是務所必先。若于是在自身。脩而
 推。非人民而品。讓于何寄。惟悌于何流。是脈。所自注。若于是在
 身。在止。貼修身。講勿粘家國。天下較脫。
 身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來。來。馬曰。何
 身陶曰。寬而柔。柔而立。怨而恭。亂而敬。擾而致。五而溫。簡而廉

身言則本
身南其
身莊齊

有者
未作
建用
龍妙

子
事
關
者
意
者
意

劉而塞強而義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風夜復明有容日
廉林教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教施九德咸事復入在官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操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競競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三節言知人之定也。率陶後美其言曰。都知人者知其德
而已。舉舉人之行凡有九德。其凡有九德。舉言其人之
有德。乃言曰。是人所行事事可徵則其德可知矣。非其行
品。亦未。或字。雜訓。行。德。高。問曰。九德者何。舉陶曰。寬弘
見于竹。之。定也。各不同。高問曰。九德者何。舉陶曰。寬弘
之中而有最要者。舉之中而有卓立謹慮之中而有節文。具

治才而故畏小心。本馴擾而堅毅有執。率徑直而溫粹可親。
簡易不煩而有無辨者在。剛健不屈而有為寔者在。強勇敢
為而有協宜者在此。九德彰著于外而始終有常。吉士矣哉。
○德有多寡。不公。果有日宣著三德。其人可使為大夫。而風
夜復明有容者是。三德之彰厥有常也。有日嚴放散六德。其
人可使為諸侯。而明亮政事有邦者是。六德之彰厥有常也。
為君者務合而愛之。而大小不遺。進布而用之。而器使各當。
官人之道如此。于是六德以上三德以下。合為九德。成供職
事。而千人之俊。百人之又。無不在官。將見百僚同心。交相師

南書劉

率陶

六

率陶

也

程

行
氣不
走半
德正
德全
德念
德念
德念
德念
德念

法而百工惟因時以順治五行庶績其凝成矣。○然君身用
人之本。無教逸欲于有邦之諸侯。必兢兢業業不敢怠荒。蓋
一日二日而事理之隱伏。有萬其幾。則必因其德而授之任。
無致曠廢庶官。凡以庶官之事。皆天之工。而人代天以行之。
一官曠一職。舉矣。可不兢兢業業之是務。而遂以逸欲散哉。
郡字。貫至有土。載采采下。詞未。克因禹問。而直陳到底。語氣
不斷。亦訓。德。行。有九德。是率陶。德。言。亦言。其。人有德。是權
衡。人物者。德。言。按。亦。字。只。如。字。解。如。云。知。人。無。他。道。亦。舉。其
突。行。大。舉。有。九。德。數。德。無。他。術。亦。言。其。德。有。其。事。可。驗。耳。論

其人則曰。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有某事。載采采者。應言之也。
以德求之。又以載采采定之。人豈難知哉。載采采。使見有常
意。但勿露一說。微事處。亦本德采。必其人果有德。乃舉其事
證之。乃字宜玩。亦可從。寬而舉九。而字。須認。惟任天所賦。或
易流于有餘。德有。中。密。制。者。附。以。俱。采。率。性。之。偏。又。易。但
為不足德。有。中。曲。補。者。乘。以。並。出。寬。是。德。乘。是。不。偏。勿。云
寬。而。又。乘。載。而。有。常。謂。德。著。于。身。又。有。常。不。變。即。所。謂。載。采
采也。若于身為載。有常不變。非采采而何。玩一厥字。非以載
者常。而以有常。載。故曰。吉哉。言其人乃吉士也。舉有。廠。家。潭

南書劉
率陶
七
率陶

烈意。窮而栗。則不失之。慤。立。提。立。不。隨。也。柔。而。立。則。不。失。之。
儒。恭。主。貌。敬。主。心。意。者。皆。勝。外。失。于。儀。則。言。恭。亂。者。才。勝。內。
忽。于。心。故。言。敬。大。難。者。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後。者。則。良。
調。伏。與。人。相。視。也。設。即。弘。毅。之。較。有。執。持。也。後。而。不。毅。則。逾。
阿。退。縮。不。能。自。堅。矣。直。者。侃。侃。然。似。峻。厲。而。難。犯。然。和。厚。可。
親。者。自。在。有。溫。而。直。不。偏。矣。堂。陽。曰。庶。幾。也。簡。者。率。真。坦。
易。庶。則。有。修。飾。分。辨。矣。剛。強。相。近。剛。足。性。強。是。志。塞。者。氣。配。
道。也。否。則。多。怨。果。到。矣。義。者。動。合。宜。也。否。則。強。所。不。當。務。矣。
寬。柔。愈。亂。投。直。簡。剛。強。得。之。負。質。為。多。而。眾。立。恭。敬。設。溫。庶。

尚書訓詁
塞。義。非。有。遂。養。不。能。教。習。子。有。以。此。濟。彼。意。此。則。成。德。自。然。
也。從。古。惟。虛。名。一。途。最。足。悞。世。陵。昧。欺。世。四。患。所。以。成。凶。宜。
朗。不。渝。九。德。所。以。稱。吉。藪。即。開。然。日。章。有。諸。內。者。形。諸。外。也。
德。性。堅。定。乃。能。有。常。觀。人。不。求。全。而。求。常。常。而。不。全。不。失。為。
德。德。而。不。常。則。矯。偽。耳。一說有常非是守定所有吉哉無不
宜。之。謂。贊。其。人。亦。贊。其。德。也。一說易重德德恒則吉故曰
宜。宜。人。辨。宜之尤奇語
日。宜。節。舉。軼。厥。有。常。之。德。而。設。為。差。苛。曰。三。曰。六。概。舉。多。寡。
以。見。其。餘。也。兩。日。字。見。有。常。意。大。凡。有。德。的。人。其。心。每。不。自。

是日加精進。總見造詣。正是不止守以日宜。而知其必能渡。
明。以。日。嚴。而。知。其。必。能。亮。乘。曰。明。曰。亮。彰。之。驗。也。後。明。濟。其。
光。明。之。業。于。有。家。也。曰。嚴。曰。亮。敬。惟。嚴。故。祇。敬。工。夫。在。嚴。上。
祇。而。又。敬。宛。寓。出。嚴。字。具。容。亮。來。者。事。事。燭。其。理。不。言。風。度。
者。文。也。日。宜。日。嚴。二。句。各。一。氣。直。下。如。云。有。日。宜。其。三。德。可。
以。風。夜。後。明。有。家。之。吉。士。有。日。嚴。祇。敬。其。六。德。可。以。亮。來。有。
邦。之。吉。士。則。翕。受。而。敷。施。之。可。為。此。舉。言。人。之。德。有。不。同。而。
受。任。各。有。所。宜。如。此。未。便。說。到。用。也。翕。受。敷。施。事。者。德。不。止。
於。三。與。六。如。碎。金。積。大。塔。雖。洽。為。一。絕。無。湊。泊。之。痕。然。後。可。

尚書訓詁
以。有。物。成。質。故。翕。受。敷。有。布。置。意。用。達。其。才。則。非。敷。矣。九。
德。以。下。着。君。身。上。看。正。是。替。能。官。人。處。必。如。此。方。可。言。敷。施。
九。德。以。德。言。後。又。以。人。言。自。職。言。曰。事。自。位。言。曰。官。人。人。展。
才。則。朝。廷。有。人。不。然。在。位。而。不。究。其。用。或。用。之。而。波。不。為。我。
用。猶。弗。有。其。人。也。在。官。意。在。感。事。上。見。是。後。明。亮。來。着。寔。處。
師。師。又。從。感。事。在。官。者。出。人。皆。九。德。後。又。自。然。相。師。法。衰。世。
之。士。自。以。為。勝。人。聖。世。之。士。自。以。為。不。如。人。集。思。廣。益。舍。己。
從。人。教。師。不。足。以。盡。而。曰。師。師。不。足。擇。嫌。去。忌。乃。心。件。自。虛。
自。法。從。常。德。之。真。執。所。鼓。舞。也。師。師。所。以。撫。辰。三。句。一。順。下。

撫順而治之。不拂其序。于春夏時布德。施惠。勞民勸農。所為
 木火之辰。無流土以開十二氣之先。若乎秋冬時。禁。亂。誅。暴。
 謹藏歛積。所為金水之辰。無流土以收十二氣之終。若搃之
 調停氣化。神旋之妙。在我更不求。勝氣化。輔相之叙。因天也。
 夫五辰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撫之。則五物皆成材。而為大
 用矣。大抵知人之法。如精神不通。玄化無資。官人即人之事
 功不奉。先天亦無貴臣德。故氣論至撫辰。須無五材成用。五
 氣宣布二意。時道五材。遂又一說。撫辰不止在事。為上說。天
則氣自順。師即法。其地。無。庶。績。帶。撫。辰。來。而。師。師。自。在。有。
長。調。其。氣。也。此。作。整。理。有。

聚精而成之意。水不聚不成冰。工厚教養。聚氣力而成治。治
 功隨時消長。無成不毀。毀則一定不易矣。與成然不同。其若
 期之詞。只重知人說。勿作效。
 無教節。言官人者。當戒遠欲。以終慎修。在知人之意。通節垂
 重下二句。正戒遠欲。而存兢業。虛也。大意云。日有萬幾。倘庶
 官或曠。天工人代之謂何。可不兢業。而敢遠欲哉。一意宜下
 勿泥註兩截。教以意。慎人也。遠對勤。不必妄安。欲對儉。不必
 嗜好。只兢業。不周到。虛便是兢。戒詞業。危詞正與遠欲
 及即首節慎修。意慎字精神。容匪無漏。常有性性。故不曰兢

尚書訓奉

幸陶

集廉

業而曰兢業。業蓋就遠欲戒其無。又不勝有也。而可以勝
 遠欲者。無如兢業。兢而又兢。業而又業。使遠欲無可萌之隙。
 所謂發矇。矇矇自不能已之。本非但畏。慎持也。一日句
 作推由說。一日二日。猶言日也。萬幾者。事未見而危已萌。
 君身一念一動。與政體之轉移。臣民之情狀。皆是。微而未著。
 頭緒萬般。時時刻刻。都有。此非兢兢心。何以竭其氣。微。曠。庶
 官。正從教遠欲。來。君或稍示遠欲。知人之哲。便不能官人而
 官。且習為瘼。曠。無論用匪其人。即得人。而念慮間。稍有時刻
 未精到。不能體兢業之心。也。曠也。天工人代。天道無教。日往

月代。宋往。著代。謂之代。且以庶官為寒暑晦明之序。更無漏
 滯。天自我作。命自我行。必如是。斯真戒遠欲。而存兢業者矣。
 言知人而推極乎天。此端本澄源之極思也。
 按九德二節。不可分拆。是皆能官人。廢。藉以上為知人之
 要。下為官人之道。以教施句為官人。其疑句為效。覺。破。碎。無
 教節。總見當戒遠欲。而存兢業。虛。作一意。看。藉。以。而。無。字。相
 對。謂上端用人之。本下。廉。匪人之。戒。勿。從。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實
 協恭和衷。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

尚書訓奉

幸陶

集廉

我欲如此。天之界我者。原如此也。二我字。不可作君說。此處無工夫。夫在憲。恭上。宣。恭。主。君。同。協。帶。臣。言。同。宣。協。恭。以和。民。乘。用。力。一。氣。說。下。蓋。和。其。衷。非。衷。自。和。也。衷。即。典。禮。和。即。博。廣。實。恭。即。和。衷。言。君。臣。以。此。實。致。真。精。共。提。轉。于。博。廣。之。內。庶。幾。化。寸。衷。微。純。乃。以。化。萬。衷。之。微。犯。去。朝。廷。偏。黨。即。以。消。民。心。之。偏。黨。散。脈。便。是。和。脈。一。不。致。畏。則。寔。意。不。孚。于。民。便。乖。而。不。和。矣。命。討。曰。天。賞。罰。之。原。出。于。天。也。五。服。五。刑。指。君。逆。言。不。言。我。者。示。與。衆。共。也。章。用。全。在。兩。五。字。見。他。輕。重。不。紊。廢。政。事。不。言。同。協。因。上。文。也。兩。懲。我。重。勉。之。欲。其。服。

而書則矣

禮陶說

十一

集卷卷

與刑無一毫不合。天慶此。須。猛。着。精。神。始。一。不。勉。則。我。之。愛。憎。取。舍。出。而。用。事。矣。按。奉。天。以。賞。罰。亦。何。足。勉。蓋。賞。罰。有。深。意。五。欲。使。人。歸。德。而。出。刑。益。有。以。恤。博。廣。之。用。故。須。速。懲。神。亦。懲。始。懲。終。亦。懲。懲。之。不。替。惟。此。慎。修。心。精。密。運。無。間。違。可。符。天。呂。氏。曰。實。恭。博。廣。之。根。原。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博。所。廣。皆。天。之。典。禮。否。則。為。虛。文。矣。賞。罰。當。純。乎。天。此。心。須。懲。勉。不。已。一。有。怠。息。則。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也。典。禮。命。討。系。出。自。天。故。實。也。秦。懲。勉。要。在。今。天。是。妙。論。天。聽。明。即。言。天。民。一。理。以。見。民。不。可。不。安。也。人。君。方。奉。天。加。

切言

精微

民而民且通。天制君。發出。這。段。机。推。真。不。可。不。實。恭。不。可。不。懋。勉。聰。明。明。長。廷。論。理。不。入。政。教。顯。然。示。人。者。為。明。赫。然。示。人。者。為。威。威。以。靈。無。言。傳。善。惡。勿。沉。民。情。大。可。見。明。即。天。明。也。小。民。難。保。威。即。天。威。也。惟。舍。好。惡。不。必。分。二。自。字。與。在。字。一。般。衆。心。所。同。然。即。是。天。若。說。天。因。子。民。則。民。與。天。二。矣。張。子曰。天。無。心。心。皆。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于。衆。心。所。同。即。是。義。理。總。之。則。便。是。天。何。有。上。下。之。間。乎。故。曰。達。于。上。下。此。句。是。通。接。語。敬。我。有。土。創。用。句。法。詞。旨。極。嚴。有。土。指。君。見。土。非。久。據。之。與。國。也。敬。我。比。宣。懋。高。一。層。試。思。天。之。聰。

而書則矣

禮陶說

十五

集卷卷

明明威。必。自。民。者。豈。非。一。真。脉。脉。而。不。容。昧。此。不。容。昧。之。真。不。在。上。下。而。在。有。土。者。之。一。念。于。規。聞。見。顯。先。獨。提。其。念。而。兩。聞。之。精。神。自。發。愈。矣。惟。有。土。者。處。于。天。民。之。間。為。聰。明。明。畏。所。結。故。須。敬。敬。非。敬。天。亦。非。敬。民。在。有。土。心。裏。說。一。敬。而。和。衷。懲。政。無。餘。益。矣。按。二。節。論。安。民。歸。諸。天。論。奉。天。以。安。民。約。諸。敬。天。字。是。血。脉。敬。字。是。主。宰。也。蓋。有。土。取。賞。罰。之。權。以。範。民。于。典。禮。似。可。弗。敬。不。知。天。討。民。轉。寧。而。慮。其。散。軼。也。始。以。典。禮。命。討。寄。之。君。及。按。君。操。柄。而。又。慮。其。推。行。也。復。以。聰。明。明。長。之。權。寄。之。民。

不說
林治
高亮

蓋擬

此篇作三截看。自首至象刑惟明，承上篇未是禹與舜相期
政治之詞。發曰二條，記韶樂之感，通以見舜德之盛。末節是
舜與皋陶作歌相責，雅之意。三改事不相象。○按禹一生全
副精神，只在治水上，故特提攸汲心思，領出帝安止心。胎因
就獨直兩字，翻出化頑許大妙，用未併經理頑苗要略一弊
指破。自是治成樂作，帝心亦改，無已改，與禹贊規于始
漢與帝交，做于終，仍還是安康。綱目本旨，按此即皋陶謨之
而以並擬別之。故篇首無誤字，致令文一篇始末，供以皋陶
作首，明良之歌。與史記謨語相應。禹拜皋陶之昌言，皋亦師

尚書訓義

蓋擬

皋陶謨

禹之昌言，而以帝拜終之。
脈絡了然。史記謨書法祖此。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
山刊木，暨蓋奏庶，鮮食于汝。九川既既，海濬既滄，距川暨稷播
奏庶，穀食鮮食，恐遠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
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
康，其勤直惟勩，丕應僕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二節，禹陳孜孜之謨，而以慎位之實期帝也。帝曰：來禹，皋
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誠昌言也。然治道無窮，寧無更有可

妙

陳者

陳者，汝亦昌言告朕乎。禹拜曰：都！美哉！帝問皋陶所陳，行之
不盡，予更何言。予味皋陶思日贊贊之語，而有深惕于中者。
惟思日孜孜而已。皋陶覺禹之詞尚未竟，歎而問曰：吁！汝孜
孜者如何？禹曰：生人艱苦之事，有盡惟艱苦之念，難忘。試為
追叙往事，可乎？往者洪水滔天，浩浩盛大，懷山襄陵，以至下
民昏墊，困于水災。若此，庸有粒乎？而萬邦可知也。予任治水
之責，乃乘舟車，楫輔之四載，隨山以度，水勢而刊，去其木，開
道以通之。斯時也，水土未平，民乏粒食，余暨蓋奏進眾庶，烏
獸魚鼈之由，使食鮮食，以充飽。予乃決九川之水，使距四

尚書訓義

蓋擬

皋陶謨

海而下者，有所歸。又濬田間水道，若欲與滄之水，使距川而
上者，有所洩。斯時也，水土漸平，地可耕種。余暨稷示民播種
之方，仍奏進眾庶穀食之民，使食鮮食，以相助。為及水土既
平地，利以得，于是懲勉其民，遷徙所有于無之地，相與交易，
而變化居積之貨，蓋胼胝者，非一日贊相者，非一人經營者。
非一策然，浸烝庶小民，乃有粒粒之食，而萬邦因此作乂，與
起其治功，創造之難如此。予所以思日孜孜也。予復何言哉！
皋陶曰：俞！汝一言而利黎民，造萬邦于勿替。誠昌言也。誠是
以副帝昌言之求也。君臣上下皆當師法汝之昌言。夫高所

古皆往事。非違命之而遠師之。蓋已深領禹之心矣。禹猶欲以孜孜之事責望于帝也。美之曰都。佐治在臣。主治在君。帝非在君位者。欤。一不慎。則不能保其常治。必慎乃在天子之位可也。夫以孜孜之意。而括以慎位之一言。故帝聞之而曰。俞。有命乎。求言之虛衷也。禹又推所以謹在位之意曰。慎位之道。不外君心。汝心中境有寂感。而吾體不覺。此之謂止。當安致心之止。統乎至善之地。而不遽然止之。方動。不曰。我手動而不離其所止。斯常安。人須惟氣以審其端之方。危我之安。處不曰。康乎。安而遂得其所安。斯無不止。又須惟康以

省其戒之威。宜事心如此。宜無藉于輔弼者。而其弼。又以有常之心。抱危明之慮。凡所開。真無不直。為以臣心之直。印合于君心之止。而止。有不安乎。若是。則先推無動。動則四方無不丕。應民固。有先後。我志者。以此道。臨然。承受于上帝。天不特命之。以任其中。重命之。而用休。美于帝躬。乎何也。天者。吾心之所自出。民者。吾心之所由施。安止。則有以嚴其心之所自出。而君心。合乎天心。矣。謹其心之所由施。而君心。合乎民心。矣。豈不。濟天人之應。是君位。繫天民之重。而所以。運在位者。固在帝之一心。而非。可求之于外也。

高書訓卷五 五經 卷五 五經 卷五 五經 卷五

禮治

首節禹說言。罔治之意。次節方着帝說。此節所述。雖止往事。實將前日。光景。照出。今日一段。艱難。使帝。驟然得之。言外。聖人之心。不自謂。今日治已成。但須。保其。生乎。受罔。惟在勤。若今日。亦惟。知有勤。苦而已。保治。意勿。泥。汝亦。高言。對。舉。謀。欲。禹。進。此。而。責。難。亦。自。信。能。為。舉。之。言。故。渡。求。之。禹。也。予。何。言。先。望。帝。力。行。意。不。必。說。舉。讓。已。盡。思。日。孜孜。從。思。日。贊。贊。來。正。是。手。足。寧。而。心。志。無。晏。安。之。會。思。慮。便。致。致。非。只。懸。想。也。前日。艱難。與。目前。勤。苦。都。在。其中。洪水。下。奉。前。事。之。難。見。今。時。之。不。易。也。洪水。三。句。是。蒸。民。未。粒。萬。邦。未。又。時。予。乘。至

高書訓卷五 五經 卷五 五經 卷五 五經 卷五

禮治 禮治 禮治 禮治 禮治 禮治 禮治 禮治 禮治 禮治

化居皆說治水。時言為民二句。方是功。成禹功專在治水。而兩舉民食。及化居者。政在養民。地平。天。成。府。事。允。治。皆。平。治。水土。中。事。也。益。掌。山。澤。授。教。播。種。皆。治。水。共。事。之。官。隨。山。刊。天。揆。治。水。之。大。槩。豈。益。鮮。食。事。在。倉。卒。故。先。言。之。距。海。距。川。括。治。水。之。大。全。暨。播。種。春。道。乃。兼。政。次。言。之。九州。自。有。先。後。之。序。非。隨。刊。畢。練。去。渠。川。也。三。句。為。治。水。時。事。想。此。三。句。為。治。水。後。山。水。到。處。有。無。窮。之。利。故。隨。刊。所。至。使。鮮。食。決。澗。所。至。使。播。種。鮮。食。鮮。血。之。食。皆。益。佐。禹。為。之。決。川。二。句。包。盡。禹。貢。一。篇。決。川。正。為。飲。濟。計。決。澗。田。開。水。道。早。則。藉。其。家。水。

漁則欲其淺水。而以川為脈。然者。川以海為都。不距海。則有侵。歐濟之。不。紀。陵。陸。之位者。矣。距海者。距海。距川者。距川。血脈流貫。如一身。然。二句。次第。非特。先大。後小。亦先。卑。後高。也。緩。隨。禹。功。所。施。處。便。敷。行。播。種。秦。祿。食。鮮。食。播。種。伊。始。民。尚。艱。食。故。蓋。秦。猶。夫。初。也。非。緩。所。掌。還。帶。蓋。來。時。講。就。緩。傳。蓋。秦。庶。庶。指。鮮。緩。秦。庶。庶。指。民。論。文。義。皆。秦。民。也。秦。謂。引。以。取。之。之。具。與。採。之。之。方。也。悠。遠。不。蒙。登。緩。之。文。此。正。司。空。事。運。者。轉。輸。貿易。化。者。彼。與。融。通。積。之。無。用。則。物。而。不。化。化。本。運。來。此。句。重。食。不。重。皆。也。悉。民。二。句。提。示。四。載。以。下。運。句。說。

而十則

益

五

集虛齋

四載乘。九川決。歐濟。胼。胼。已。非。一。日。予。既。治。之。益。賢。之。緩。又。登。之。共。事。又。非。一。人。夫。然。後。悉。民。乃。粒。而。萬。邦。作。又。乃。者。難。詞。作。先。萬。方。向。化。之。精。神。但。昔。困。飢。溺。歎。作。而。不。能。今。幸。六。府。既。修。共。由。化。理。中。不。敢。賴。然。自。廢。了。又。以。治。言。包。符。廣。後。師。長。各。迪。有。功。是。乃。粒。作。又。準。范。其。容。甫。絕。于。民。做。不。尚。在。于。耳。正。宜。牧。牧。以。國。治。于。無。窮。也。況。民。食。隨。時。豐。歉。治。運。隨。時。污。隆。所。以。裕。食。干。不。潤。之。源。而。致。治。于。日。新。之。化。者。其。難。更。甚。做。成。不。可。入。講。只。叙。艱。難。而。意。自。見。為。非。但。欲。保。此。定。有。更。進。意。師。呂。言。謂。君。臣。上。下。誠。能。思。日。牧。牧。則。無。待。

精

動

于言可也。自覺已。談。不。及。也。蓋。禹。之。需。悉。無。窮。矣。○。禹。知。而。稱。帝。至。此。言。方。屬。帝。慎。位。正。欲。帝。牧。牧。接。上。未。竟。之。語。非。兩。截。也。見。昏。熱。時。之。位。易。持。乃。粒。作。人。時。之。位。倍。難。持。意。帝。心。自。有。容。運。之。牧。牧。以。潛。消。其。危。殆。者。蓋。此。位。當。治。安。之。餘。承。天。人。之。眷。使。不。容。念。交。修。以。直。通。天。人。仍。說。不。得。是。慎。位。通。節。要。見。慎。意。帝。命。與。汝。亦。昌。言。應。安。止。下。皆。慎。位。事。安。止。正。慎。位。頭。腦。止。原。是。汝。本。伴。若。強。汝。竟。止。便。不。還。是。還。安。即。止。之。本。體。若。執。止。求。安。亦。求。靜。失。靜。乃。汝。于。人。道。今。明。後。不。患。不。止。只。要。還。安。止。外。杞。担。固。消。止。中。矜。持。化。直。是。即。本。靜。

尚書則

益

六

集虛齋

為工夫也。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俱。是。安。止。寂。而。感。而。寂。無。在。而。不。安。其。止。是。該。貫。動。靜。工。夫。惟。絕。惟。康。又。就。中。提。其。緊。要。處。言。之。笑。即。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若。是。蓋。人。心。總。動。便。易。差。笑。是。動。之。初。康。是。動。之。當。笑。是。止。來。康。是。笑。見。動。則。易。難。其。止。原。則。仍。歸。于。安。二。惟。字。重。止。在。笑。先。難。一。念。未。芽。其。無。不。康。之。趣。已。滿。及。笑。醒。止。中。萬。緒。忽。呈。恐。無。不。安。之。休。或。悟。故。須。惟。康。此。句。只。是。不。止。無。不。安。笑。康。恐。在。心。上。看。不。分。心。事。亦。不。分。動。靜。一。說。惟。訓。思。惟。動。初。安。無。意。康。有。意。而。合。于。無。意。如。滴。水。與。

波還歸水。醉感而遂通之時。原是猝然不動。一說與康中若
 惟康是微。康封。猶其亦主安止說。安止在隱微處。發之間。則
 安止也可。此
 這個糾纏。亦在隱微毫髮之間。現人所不知。規線呼是直。必
 如此交場。方完得這安止。按安止何所容。爾但欲微動。廢。猶
 有易。獨有君不自知。而臣心先覺者。此須神明中嘿。灌輸
 潛從我。處挽回。非可以口舌爭也。要着得細。勿泥得內外交
 修。此亦慎位中事。若位繫天民之重。故慎位而得民。得天。蓋
 緣止得動。即是止。惟是天下心。先為君心所攝入。共揣安
 康中。必自有此變化。故若僕于志之先。是動以止。應以止。以止

都不在迹象上。動有所作為。僕志極言。至應之神。且人心恬
 愉之趣。即上帝引遠之。机安止時。身契帝心。則受非受。天社
 只受此心。自有之。社受何有不若。休又何不申命。蓋受還止
 受。亦中還止。申惟安止。則吾心。惟適處。即天民同然。處若民
 有一違心。天休未至。重申則安止。猶未至也。受曰。昭見非闇。
 于申命便休。非二意。休即式教之休。蓋思啟行翼。不但春佑。
 一說休字。在永保天。求當于心。以澄其慎之源。致精于氣。以
 提其慎之要。納誨于補助。以弘其慎之益。通應于天民。以究
 其慎之極。要發慎位意。

書訓

益

七

集

詳

帝曰。吁。臣我。鄰我。鄰我。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朕耳目。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鐘繡。以五采。彰施
 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予欲。遠汝。弼汝。無而從。退有。淑言。欽。四鄰。庶頑。諱。說。若
 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我。欲。並生。我。工。以。納。言。時
 而。颺。之。格。則。象。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四。節。衆。答。為。慎。位。之。言。以。輔。治。貴。之。為。而。并。欲。化。夫。害。治
 也。帝曰。吁。汝。以。慎。位。責。我。乎。予。不。能。獨。位。于。上。而。必。資。汝。弼

直之臣。臣豈自為臣哉。其我之鄰哉。鄰豈別有鄰哉。其我之
 臣哉。一日無臣。則一日無鄰。而君位孤矣。信君之不可無臣
 也。禹承帝言而曰。俞。固以鄰道自任矣。帝復詳臣所以為
 鄰之義曰。朕以臣為鄰者。非徒情。閱一家。直。誼。同。一。體。蓋。作
 朕之股。朕耳目。為予欲。左右。扶掖。乎有民。教道也。予不能自
 翼。汝則翼之。而民性。賴其補助。為予欲。宣布。功力。于四方。政
 道也。予不能自為。汝則為之。而民。生。賴其經營。為予欲。稽于
 祀。而觀古人之象。日者。月者。星辰者。山者。龍者。華蟲者。六章
 作會。于衣宗彝者。藻者。火者。粉米者。黼者。黻者。鐘繡者。六章。繡于

書訓

益

集

裳以青黃赤白黑之五彩彰施于五色而作服汝則明其命
 德之典而無使僭逾為予欲考于樂而聞六律五聲八音之
 或乖或和在察政治之或治或忽以出宣納奏之五言彼之
 詩歌而為樂汝則聽其出納之言而有以知得失焉曰異曰
 為作朕股肱也曰明曰聰作朕耳目也臣之所以為鄰者如
 此○然為鄰而司弼直者汝之責也子有違戾于道汝當弼
 正其失汝無憚于面諍而姑相從順及退而更有激言則非
 鄰之誼矣飲汝四節之職鄰固不外于弼直也○至于小人
 之害吾治者可無馭之之法哉世有庶頑說說其心之所若

不在時忠直論國法當即威之而朕心未違已也必俟以明
 之暴其所不能也捷以記之懲其所不忘也書用讒我錄其
 所不堪也欲其遷善改過而與我並生我然未知其能改與
 否又命樂工以奏納之言時時播聽之以感動其心果格于
 善則承之庸之以鼓其進机否則威之而俟明捷讒不懈其
 教可焉
 帝曰吁意欲歸重于臣也鄰字從位字生高曰慎位帝曰欽
 鄰恰好相應臣我鄰我有是臣任是職也鄰我臣我有是職
 屬是人也活看要得來款意來款在四我上見意在言外

集虛齋

清極

此當

不當
說元
首勿
泥停

精

臣當親近我而助我親我助我乃不必以臣貼鄰鄰貼直至
 于連汝兩處方與弼直照此連弼直二字尚未可露臣泛言
 贈指高命字是真任為鄰之意按臣鄰不對單重鄰字君孤
 立于德色之上無却則所以為之鄰者此臣耳臣而非鄰
 則既鄰而非臣則得誰望鄰字自帝取義其旨深長○帝未
 臣于鄰意極親切直欲一併懸合形神互成今血脈自相附
 應作不以形以神也形骸肢體俱非已有盡把做了君的而
 堂簾已合為一體矣若謂臣為君用猶二也禹言止帝言欲
 欲即止之動矣臣之從欲須如股肱耳目之從心

高書刻墨
 下言此以外汝指高未是免詞于字汝字緊呼應已身之
 高任之不先資高助我分明將為就做了左右輔之翼之
 也賈誼曰民之言瞑也謀之言盲也惟上之所扶而持之粒
 食後新有之民或懦不能立作又後可永有之民或純未能
 趨吾欲左右之惟藉汝翼是汝之翼使民趨向有依猶隔克
 使君匡扶自展始親耳翼即左右之翼文助民淺性非翼居
 也餘做宣力達吾精神于四方使無不到也天下治理方開
 乘其開宜用宣揚之力然化工尚重受其壘宜用宣導之力
 予欲宣力即藉汝為是汝之為僅就四方選道猶練直令君

變文宣力以政言。扶特引致。必資于手。故左右切肱。禮不止。章服舉其大者。宗彛典屬。用以祭。故取其孝。衣曰綸。輕清象天。使休元者。知有乾元之義。裳曰綳。重濁象地。使居貞者。知有坤貞之義。采者。綺繡之具。一色各一采。色者。綵繡之文。合五采而成色。以表著色。故曰章。施作服。製為衣裳也。明者。辨其等威也。服以章德。德有隆殺。章數多寡。稱之。非明不可。有即。故保明為予觀之。暢欲者。一。謂明字。重辨其。不重辨其。必高明之。六律所以和五聲。而被八音。是樂唯生樂根。

南書副卷

十一

集虛齋

五言而五言傳治忽。但言為樂章。聞者只聞其樂。不暇究樂中。所奏。故聞樂察治忽。必究其本。而以出納五言也。在治忽。意。歷直歸到五言上。蓋治不遽。亂其開。亂之始。只在候忽。轉。之際。故不曰亂而曰忽。如察治。必于世道之大。而察治。忽必于人心之微。綸綺風謠。無意自逗。雖治象無虞。而忽矣。隱飛。故予欲即聞為察。惟汝從受。响傳聲。慶潛頌。朝野轉。換之。机有印。汝能聽為予察之。暢欲者。聞是聞。八音聽是聽。五言以其協五聲。故曰五言。樂作大體。所用五言。想只南薰擊。康之頌。豈有姦。艱。愁。傷。意。但此時帝王之交。就伏一段。漸降。

之。其言之憂。悲。愉快。判在渺忽。聞即言者。亦不自知。聖人。防微心切。故慮及此。而欲察之。明者。直探德。精聽者。潛為。旋。轉。觀者。見作者之意。聞者。知發言之源。朕耳目。亦不可。亦。是。○上既舉。朕耳目。屬之高。此則舉心之達。而望。以。弱。有。欲。抑。不。能。無。遠。塞。遠。正。以。行。欲。此。遠。不。在。大。亦。不。在。顯。惟。止。或。已。安。微。向。不。安。一。朕。便。是。違。予。汝。紫。相。應。違。出。子。便。不。隔。汝。業。為。一。人。之。身。斷。無。可。分。之。痛。亟。用。疾。除。必。盡。其。直。則。君。免。于。違。一。件。之。誼。固。如。是。也。惟。為。一。辭。便。臺。覺。察。慎。無。當。面。蹉。過。不。覺。順。漢。及。至。退。食。始。悟。其。非。而。有。後。言。直。

南書副卷

十二

集虛齋

戒他。弼違時。或有疎畧之失。須矢慎密之忱。故下即勵之以。欽。三。句。諧。辭。憤。憤。不。可。從。違。不。着。政。教。禮。樂。託。弼。字。包。直。在。無。面。從。二。句。正。欲。其。直。也。一。說。偶。一。有。違。便。當。而。矯。盡。未。保。矯。盡。即。是。面。從。虞。廷。不。聞。弼。違。非。臣。不。直。以。君。無。違。也。然。衆。自。視。常。若。有。違。而。無。弼。之。者。安。得。不。戒。面。從。乎。蓋。從。檢。身。不。及。之。心。看。出。面。從。來。乃。是。寔。話。非。代。為。回。互。也。四。鄰。指。前。後。左。右。勿。填。股。朕。耳。目。朕。朕。耳。目。在。人。一。身。謂。所。以。為。終。曰。鄰。便。為。然。一。條。不。止。為。君。弼。蓋。同。朕。之。內。自。厚。自。拊。而。不。容。痿。痺。見。以。為。予。之。違。即。非。汝。之。所。得。安。也。且。不。敢。為。予。計。而。汝。

自為計若收頭然不勝痛切方是欽字我前慎字

按臣我邦我至此大意是帝因禹責已慎位而發一鄰字鄰
自任生見君非孤立之位惟臣為夾輔之鄰然鄰不但如家
之相比直如休之相頌故詳鄰之義曰作朕股肱耳目寧有
股肱耳目而不衛心者則寧有臣而不弼君者故下乃曰予
違汝弼至此方與弼直應見欽鄰而後可為弼直也○庶頑
節要知柔不欲用威處若即立政克知厥若之若不在時口
是而心不順也此輩論國法當即威論聖心則無已通節都
是曲成至意重欽並生句到不得已而威亦提是這念頭首用

尚書

卷

十二

集

射侯最妙人難負不肖之選極不願以不肖之名借侯以
明非明其人品明其心術也使他自見不肖之情狀難以隱
藏而起其恥心正是激發之微權得謂其果願射者悅心
提者厚身捷猶一時書則書久漸加甚來是果何欲安止是
予之生弼直又先爾諸臣之生獨先願說之哉生併于生與
爾生俱不暢故教之志直正欽使之生耳欲是乘大願力
處至就奔自家說言及于生聖人自本自源之意不覺感威
動矣故各生非生而至生為生謂其與志直納言特威
此上又添一步上猶有督責意此則涵泳從容發生之機尤

微即後蒙樂教工夫納言乃朝廷所納之言四海之和風宇

內之順氣正感生之理所寓者故以陶鑄其忠直謂其心
言言為心聲故揚而揚之以現其改過與否謂其心
時時驗其為夫庶幾之言何足播騰況言出願謀未必其
且不說欲動化廣未是格如有耻且格之格謂其心
有難而後合之神難將此生意頓芽又惟恐其生機發發
為春來直列崇班以鼓勵之承字正迎机之妙舊作進字解
勿泥庸亦是教所以堅其為善非便用也一不獎錄不免自
疑則承之庸之所以廣朝廷無棄人之意少所以欲頑諒無
退步之意多威亦是教要玩否則字不忍終虛吾之提識而

尚書

卷

十四

集

其情何奇迫切謂庸庸先用不其教威為欲說
高白俞武帝先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
帝時樂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
不時數同日奏國功○無若丹朱做惟慢道是好做虐是作國
雲夜頌頌國水行舟朋誼于家用珍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
辛壬登甲飲味而泣于弗子惟荒度土功錫成五服至于五
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謂其心
其念哉帝曰迪服德時乃功惟權率陶方抵厥叙方施泰刑惟

明

此二節禹仍以修德倡臣者責諸帝。復舉成功之難。時事之慮。以做之以申上文。慎位。牧之意。而帝又托重于禹。無則及事陶以終。臣鄰之旨也。禹曰。俞。我謂帝責予以躬直而併防。庶頑之不宜者。此言豈不然哉。臣更有望于帝者。臣向所謂綱。互者其本。亦在帝德也。帝誠已修。益修而光。華昭灼于天之下。且至于海隅。蒼生之遠。帝德之所被。極矣。特見萬邦黎民中之賢者。實慕德而起。共思為帝之臣。惟帝時舉而用之。何患無人。于是敷納以言。以觀其蘊。明庶以功。以驗其效。

勅書

十五

集本齋

車服以庸。以厚其報。感德致賢如此。則在位之臣。誰敢不協心相讓。敢不恭敬。以應上之德意。倘帝不若時而德不加修。臣下化之。遠邇數同。而相阿比。惟有日奏進于罔功而已。德則廣。黎獻為臣。却不德則轉。臣鄰為頑。是臣之欽。鄰化頑。其本德在于帝也。不徒責望于臣。我。然人君一念之微。尤啟德之機也。無若丹朱之傲。然。惟。是。好。做。是。作。惡。已。人至固有。晝夜頌頌。周水行丹。慘。甚。矣。明。此。小。人。滿。懷。于家。是用。珍。絕。厥。世。不。時。相。承。做。之。禍。如。此。予。劍。丹。朱。之。做。不。改。若。時。之。榜。遊。昔。者。發。于。全。山。氏。甫。辛。壬。癸。甲。四。日。及。後。

可叙

念字

勅書

十六

集本齋

啟生。亦。而。泣。予。亦。弗。願。其。子。夫。婦。父。子。之。情。皆。不。念。能。以。克。大。相。度。九。土。之。功。為。急。耳。至。于。水。土。既。平。之。後。又。因。地。域。之。遠。近。綱。帝。以。成。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制。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疆。理。之。詳。如。此。九。州。之。內。每。州。各。立。十。有。二。侯。伯。以。為。之。師。然。終。羣。侯。以。分。州。牧。之。寄。其。外。薄。近。四。海。之。地。每。方。或。建。五。人。以。為。之。長。鉅。登。蕃。炎。以。嚴。九。州。之。衛。經。理。之。密。如。此。是以。內。而。侯。國。外。而。蕃。夷。各。詣。迪。德。教。而。有。功。效。惟。有。三。苗。頑。悖。弗。肯。就。土。此。亦。治。之。猶。未。成。也。帝。其。以。苗。為。念。而。無。忽。于。心。哉。帝。曰。今。天。下。猶。迪。朕。之。德。教。者。時。乃。治。水。綱。服。建。官。之。功。惟。有。次。叙。而。致。非。陶。方。且。祇。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以。佐。予。德。之。所。不。及。所。謂。保。成。業。而。制。亂。萌。者。予。惟。于。汝。及。卑。陶。是。賴。矣。

俞。我。德。承。上。三。節。未。敘。卻。叙。好。帝。所。望。于。禹。者。禹。遂。以。責。帝。也。非。不。然。其。感。之。說。以。德。本。先。實。原。上。用。威。但。非。恐。德。未。至。而。欲。為。放。化。故。禹。謂。德。自。足。化。何。所。為。教。化。之。也。朝。廷。無。變。化。小。人。之。法。而。有。放。肆。為。子。之。權。以。子。化。小。人。以。君。德。聚。德。子。而。頌。何。帝。光。天。至。敬。應。言。用。賢。本。在。君。身。全。節。只。重。帝。光。天。之。下。二。句。敷。納。三。句。即。時。舉。廢。非。修。德。用。賢。二。意。誰。敢。二。句。只。與。帝。德。相。感。通。不。必。雙。承。化。頑。意。在。古。外。帝。不。時。

此不此生

一德是

協

亦其

以下反走。此處應為可處二句可見。光即重華之先。安止廢透出本小精光。周環映射言光天之下又兼蒼生蒼。見絕遠幽渺之所皆德輝所旁及耳。此見光之宏遠。聚一光中人人皆。未用者賢而望奉舉而善用用而盡忠。聚之一光中人人皆。臣鄰也。亦推廣到直之意。共惟上字訓思是他心神惺露。獻原與帝合德。故一當釀明濬靈之朝。不覺精神奕奕。而有心于照而山河大地。自不能遺其外。却似山河大地有情。于日月也。敷納三句。跟惟帝時。來正舉之之道。守宙最靜。

結之氣在有。懷不浮。吐今隨敷隨納。使得暢其所言。豪傑未。後舒之懷。又在有功。莫竟。今有功即錄。特顯揚于衆。人。臣最消阻之情。又在功高。賞不足。今功果及民。無少愛其恩。如此精明。誰不感激。奔典曰。敷奏諸侯。親天子。故言奏。自下而奏上也。此方求賢。故特言納。下陳而上納也。奔典曰。明試諸侯。以黜陟為重。故言試。黎獻以多浮為感。故言庶也。車。所以別各位。庸則勝為大夫。諸侯。非教二句。帶根。德。感。未。而用賢意。只帶說。兩意不可。然。就黎獻之已用。者說。謹。正。頌。之。對。藥。師。師。濟。頌。氣。潛。真。知。已。之。不。是。人。

神法

教應

可察

身解

妙

之有餘。彼此相濟。可否相濟。以敬應一人之德。意也。而敢不。字。頌。着。聖。人。未。嘗。責。天。下。以。應。而。不。可。令。天。下。有。敢。于。不。應。之心。凡敢生于無忌。讓生于敬。非敬。則所不敢者。特畏避之心。何能讓。此則精神相迫。與天子之心。為一也。帝所望于四。鄰者。只一個。欽。全。直。以。此。相。應。了。帝。不。時。指。修。德。言。勿。輕。違。威。上。款。同。與。讓。及。讓。則。和。同。則。地。同。是。不。讓。之。根。每。自。附。于。讓。不。知。惟。實。恭。協。故。能。讓。不。則。可。否。依。回。賢。恩。潤。迹。壞。人。心。救。世。道。莫。甚。于。此。故。云。日。泰。國。功。同。功。與。敬。應。及。日。日。表。虛。張。治。具。以。相。索。也。大。抵。朝。政。昌。于。一。敬。壞。于。十。同。其。根。源。只。

爭些子。君言德。臣言功德。不可習而不耀。故在君必極于光。功不可浮。而不實。故臣于欺。湯之罪。莫甚于同。無若節。舟。朱之惡。多矣。而其長惡之源。曰。傲。而已。傲字。要細看。總懈。德。施。而。一。念。滿。便。是。傲。憍。進。恣。已。傲。虐。害。人。皆。自。傲。出。周。登。夜。二句。又就憍。虐。而。形容。其。狀。朋。法。句。則。總。上。四。句。以。起。珍。世。言。其。朋。此。小。人。深。維。于。家。是。用。珍。絕。厥。世。傲。之。報。也。高。介。明。戒。衆。而。曰。予。創。自。戒。以。勉。帝。也。予。創。以下。只。一。箇。思。日。牧。我。意。荒。度。即。隨。判。決。際。等。事。擗。服。因。地。域。之。遠。近。而。隨。理。有。定。制。所。以。終。荒。度。之。功。也。建。師。立。長。因。其。長。內。外。而。經。理。

為甚詳。又所以起萬邦作又之教也。各迪有功。即篇首所謂
 作人也。鑿于塗山至有功。時說都作創冊朱而然。看來創者
 時。只管到荒度。註自明。裁下。疆理經理二事。重在各迪有功
 上。乃為頑苗不即工起也。各迪句。當案帶下句說。若屬上文
 則為若自以為功了。豈是創做本旨。辛壬癸甲。紀歷不久。唯
 以而位。紀做初生。叙事絕古。當時洪水一壑。洩是大着。心胸
 將四海形勢。盡在目中。料理一番。然後有施功次第。故曰荒
 度。此句繁接。妻子不暇顧而言。觀惟字可見。言不暇如此。而
 惟務如此也。疆理實帝王之。而今案者為。故曰。五服東西

刑考

刑考

刑考

刑考

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五千合廣。震言之也。十二師。位在牧下
 侯上。故曰。相收糾辟。后。薄海外。昔。惟統以部。落。監以王官。而
 已。推。難。制。于。是。每。方。各。建。五。長。保。扼。四。方。要。害。之。處。使。通
 其。職。責。布。其。政。教。也。每。州。有。牧。而。又。有。十。二。師。境。外。附。州。而
 又。各。建。五。長。並。言。其。密。而。不。漏。非。內。詳。外。畧。之。謂。按。經。理。因
 于。疆。理。不。可。對。各。迪。有。功。謂。疆。理。政。教。有。功。可。藉。此。疆。理。經
 理。之。教。使。荒。度。土。功。到。此。德。見。牧。政。之。心。無。一。息。之。暇。也。不
 即。工。是。不。以。隨。行。政。教。為。事。與。地。功。及。焉。意。謂。如。此。區。畫。布
 置。而。滿。猶。未。化。獨。非。先。天。赤。子。特。不。可。化。游。航。抑。君。突。有。遺

刑考

刑考

刑考

刑考

行而未得其制。馭之要。欲所以當念。念是只當求己。更不求
 人。乃德修刺至。廢正化。頑真種子。非念有苗。然不言所念如
 何。而但曰念哉。動帝深長思也。曰帝其念哉。見臣不能為力
 也。按禹生平創做。得力處。只是憂念二字。水既治。又憂疆理
 也。疆理定。又憂經理。經理成。又憂苗。一步深一步。而即以苗頑
 動之念。念者治做之藥也。念則自無做。帝其念哉。與無若冊
 朱做。正相照。頑。迪。朕。德。四。句。承。帝。念。來。叙。謂。順。理。而。不。乖。非
 由治水而躬服。而建官之謂。就一事自有一事條。理。深。恰。人
 心者。使意踪即神不恬。候。奈。即。趨。不。協。叙。正。所以神其為迪

刑考

刑考

刑考

刑考

也。究竟各迪在此。則轉不迪。為迪。仍在此。再脫離這叙。不
 上。禹以迪德為諸侯功。而帝言時。乃功推叙。所以歸功于禹
 也。雖是歸功。而旨重。祇厥叙。是輔其不致。意言迪德時。有一
 梗化。亦非所以成汝之功緒也。而其責則舉陶任之于決。雖
 明之刑。運無不明之休。此正為德之至。二。方。字。須。味。見。他。種
 德。方。新。所。云。欲。並。生。之。念。正。行。彼。以。暢。施。刑。正。祇。叙。當。時
 刑官無治。豈或故以苗之頑為舉陶也。時說。刑。非。施。之。苗
 非。施。刑。不。以。服。而。以。明。是。照。性。地。上。用。功。要。發。道。種。德。意
 明者。明允也。德威德明也。刑德于象。既已垂而不用。又從象

刑上討出個性地光明照出帝德之光

按今文尚書此篇合阜陶謨允迪至象刑俱一時問答之語

卷于解別

刑上討出個性地光明照出帝德之光此言帝德之妙但禹專責之帝而帝望助于阜陶耳禹以功阜以刑皆帝之四鄰也故帝皆倚重焉即此便是念慶

按欽鄰至此只是君臣交相責重之詞借謂禹欲純用德帝欲無用刑則此上二節專為否則威之一句相駁矣未得旨按今文尚書此篇合阜陶謨允迪至象刑俱一時問答之語阜陳謨于前禹昌言于後結末帝德贊禹與阜而以共理期之此阜陶謨之究竟也首尾照阜陶上史記立言之法

變曰慶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

下管設敔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踳踳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歌率舞庶尹允諧

此二節史臣紀夔贊樂之言以見舜德之盛也夔曰以予觀于韶樂為之和擊玉磬而攻其聲又按手所至而輕以取琴瑟之聲予以合咏歌之聲此作于堂上者也但見祖考來格以歌祭祀是時也虞賓在助祭之位群后自虞賓而下皆以德相讓焉以至堂下之樂有管有箎有鼓有合樂之祝止樂之故又有笙有鏞皆進奏之以間乎詠歌之聲由是鳥獸踳踳而行動自遠其性為合上下之一款一問蕭韶之一成也

身好

至于九奏而為九成則見靈若鳳凰且來止而呈其羽儀矣聲樂感通之妙至此○夔又曰於乎美哉予重以擊石之大者輕以拊石之小者隨小大為輕重以盡其清越之音則箎而百歌莫不率舞物且如此况庶官之尹允皆相與諧順而有師師濟濟之風矣人物之和皆由于樂其感通為何如哉果樂能致是乎哉

二節與前後不相蒙夔為樂官偶于奏樂時恍見此一啟神應遂歷言樂之節奏錯舉其感通之妙以歸重于帝德也不重自叙堂上堂下只下字互見皆重人聲以詠是令人聲以

間是間人聲蓋人聲作樂之本樂有聲容此單就聲說鳴球是編磬非特磬特磬總一樂之終非與衆音迭奏者也

考輕重不違節制之謂搏手所至拊輕手取聲也鳴球琴瑟皆輕清可合人聲以詠謂鳴球琴瑟之聲按歌調合而為一也何以知祖考格周禮太司樂一變降天神八變出地示九變致人鬼古人專作此等想像語今宋儒摹探不出又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凡見文王者傲然如復見文王焉同亦可以凌世忽心度之也群后皆德讓先提虞賓者群后讓而虞賓亦在其中也至此而做心釋矣重虞賓上勿添與字神

必從不損

神符

外

人亦對不得。管如篋，併兩管而吹之，長尺有二寸，今以為簫。非也。鑿鼓二器，播覆式鼓，方叔可見。祝，教節樂之器，不與以。間教內，特以列在堂下，故于下言之耳。按樂有一奏之合止，金聲為球石也，琴瑟絲也，管竹也，鼓，革也，祝，木也。教王，祝是也。土也，笙，匏也，鑠，金也。八音備矣。以間者，奏石，絲以誦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竹，管樂時，則堂上之樂不作。間，教聲而送奏也。洽，行動貌，不訓舞，恐侵下節。九成，詠間之九變，歌以九叙，故教用九樂以象成，故謂之成。未儀者，未呈其羽儀，詩則刺其相者是。不是舞有容儀，樂聲描寫不得，觀其所感，則和自見。都，須討意外玄思，然非帝德之盛，有妙于聲氣之先者，何以致是。只形容帝德為主，非專為樂之感，名言也。按感各須活看，不可執定。堂上堂下之應，大樂樂之作，堂上特舉而在下者，即于此懸響。堂下將終，而在上者，又由此再始。詠間中間原無歇手處，豈待應了而後再作乎。○夔曰：於又自為一節，亦偶于石音重，輕叶節時，見有一段感通光景，故特歎美之。與上非一時言。史臣化記之耳。獨古石以懸，樂之。和蓋八音之中，惟石最重，而八音之和，惟石為難耳。石音高，角音少，在清濁間，故難和。附，即上節擊拊，輕重手之分也。石音和。

有律

不

保治

則象音，可知。百獸率舞，謂率其性而有鼓舞意，謂心和也。有師濟而無媚疾，意上言德，謙則心之著于容矣。百獸熙尹，抑揚為妙，合上節勿以朝廟分。按此二節，雖與前後不相蒙，而史臣叙于此，蓋為以功舉以刑，既贊帝以成其治矣。功成而後樂作，故紀變之贊樂，以見帝治之成也。然可無以保其成乎。君臣之相期共保者，歌可見也。故以帝與皋陶之歌終焉。見治雖極而聖心無極也。上下自依，終相聞。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哉。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朕屢省乃成。欽哉，乃臚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戢哉，股肱情哉，萬事墜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此一節，帝與皋陶作歌而相期，以致治也。帝庸作為詩歌而先述其意曰：天命無常，治者不怙，自其不亂，當勅戒于天之命。惟時勅焉，而無頃刻之或怠。惟業勅焉，而無微隙之不防。此圖治之要也。乃歌以誦之曰：勅天者君，而代君者臣。股肱其喜而樂于赴功，則元首其起而自然。振奮百工，其熙而咸見光廣哉。此事作歌而責難于臣也。皋陶遂拜手稽首。

當觀其言曰帝念我治道貴善作而又貴善成是在為君者
率先作為以興事惟慎乃常憲謹守之而弗渝欽哉不可忽
于其始也屢加省察以考乃成功欽哉不可忽于其終也乃
廢績以成帝欽之幾曰君者臣之倡元首其明而精于率省
哉則股肱其良而小心奉職然庶事其康而昭然就理哉歌
之不已又歌曰元首叢脞而所行煩細則股肱其惰而心
以懈怠矣萬事其墮而廢壞不修哉此舉陶廢歌而責難于
帝也帝拜其言曰俞汝明哉之勸叢脞之戒誠然也其各勉
欽其職而勉于股肱之喜哉

南書制卷

五

二五

集靈齋

通御見君臣未治無已之極思言夫而言命指聰明成說
治亂所自出也勅只常惺惺法一闕一闕天未必遂以吉凶
施于我而我視之皆多凶少吉之門時自頃刻而積之也哉
自萌芽而兆之也日鑿在茲而不顯亦危無射亦保是謂惟
時察微知著而圖難于易為大子細是謂惟幾二惟字最緊
勅之至精至密者聖人與天為一此心戒履即為天二句即
今歌引未分若臣乃歌方青臣凡人視聽呼吸皆在元首作
而行之則在股肱但人情于時平易玩官成易怠惰氣微
中人心便時衰廢失故特以喜言惟無時不喜也無幾不喜

念于味

南書制卷

五

二六

集靈齋

于無憂無快之日獨有若鼓若舞之情則元首為道喜神扶
翼即欲自仆有不能仆百工為道喜神鼓舞功不求廣自無
不廣全是責重于臣意起只卓然振起如恭已止南而意勿
作勵精圖治照即照帝載之照三句總要根勅天二意說頌
咏歡澤歌伴下做此然治不喜起則不奮徒喜起又非今日
無為之理須深惟其故故曰念哉下而欽哉正先念廢欲臣
喜而此事須倡率然作之但意太銳便易紊憲此憲為乃心
自定之憲豈得自有自更故欽哉不可枉于有為且眾臣喜
而有成須綜嚴省察之但治垂成率心易懈此成為乃心自
造之成豈得自成自玩故欽哉不可玩夫已為作典與成俱
屬臣率省則若道也勅始曰作慎憲即率作典常法度之內
自有明作奮庸之矩率而且慎則所率皆當憲矣奏績曰成
屢省則考課詳審而百吏不敢懈怠矣非止不相欺也二欽
字非戒其不率不省止是率省履一段兢兢心思欽心即是
勅心率不徒拘文墨省不徒操絲綫都在欽字上見工夫下
二歌總要根過歌引意帝以為在股肱之喜率以為在元首
之明是續成其義也只在率省元首非只一喜可了慎憲
則為精明屢省則為貞明凡欽履即用廢則股肱亦便不止

是喜。惟喜尚露意氣圭角。今自守憲。自保成。猶循罔息。淡性。用事意氣全融。故曰良自是。都不擾事。亦無廢事。事理常貼。爭神不驚。別有一種寧靜之妙。說个康字。要帝認。惟康本許。毋只說工熙。惟責股肱。義遠覺偏。故續成而為聲歌。曰明。見不責與作。惟責坐照。曰良。見不責踴躍。惟責易直。曰康。見不責增廣。惟責安寧。叢勝等對喜起說。主聖則成。英敏太過。及忽畧于私網。世泰則或望治過高。至考及于細務。言叢勝。見所謂明者。乃含靈而辨。非技智而終也。情非懈怠。只是中。割掣肘有力。沒用康耳。即像良字。名似坦夷。實則閃爍也。墮。

像康字。外似相安。內寔傾圮也。此歌本為勅天。而君臣倡和。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今也。帝拜者。答應言之拜。亦拜其言也。俞字與率省應。欽字與勅天應。往欽雖泛論。意多屬在卑陶。親虞廷聲歌之言。見治定功成之後。不忘致治之圖。而歸于欽之一字。與虞書首言欽相首尾者也。

按虞廷君臣。看詩今日治功。尚有未至。故作歌交傲。豈謂治功已成。便須保耶。保治二字。通篇勿露。且其交傲之詞。正見君臣相須精神。不可一不相責也。其責臣責君。廢不可忘。自責之意。故帝歌喜起。非喜了便起也。二字俱有力。只照根喜。

南音則堂

五經

二七

集卷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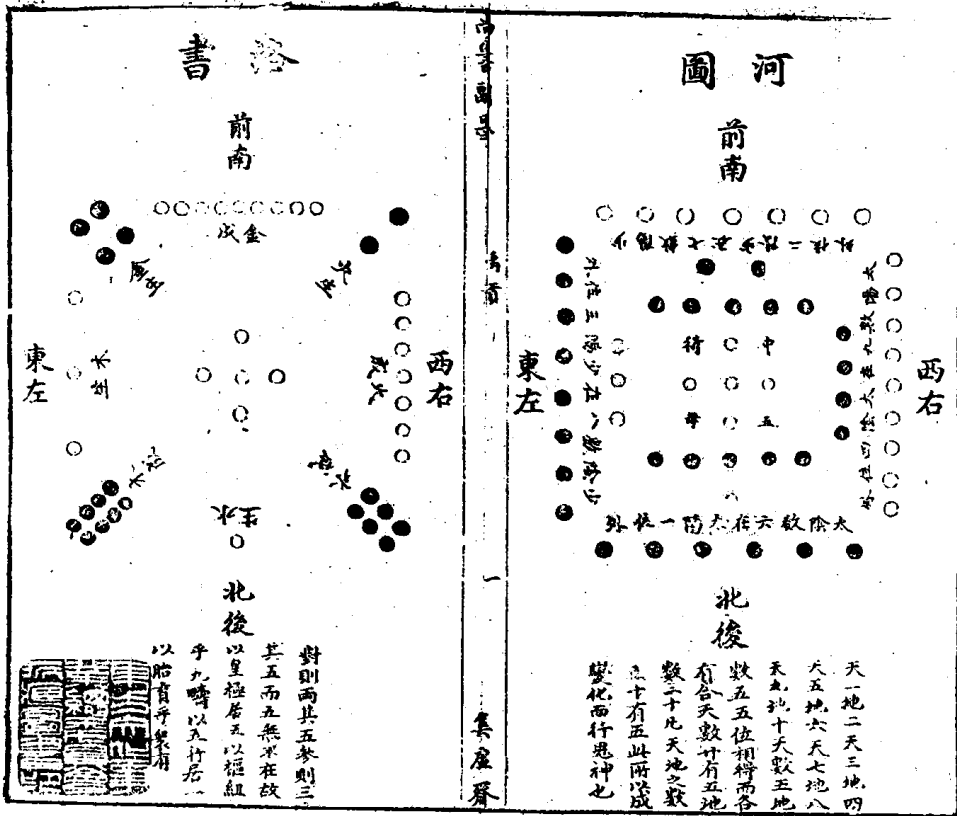
南音則堂

五經

二八

集卷春

起於下。明良亦然。



此篇中述人事。下載地理。史文不過十二百言。惟用一起。例而文特深。屢故中皆互文。見一項學人自泰。如提提數刊。統攝九州。條列載治例舉。一州俱先奉施功說。自單懷以下。餘州遂言底績。謂由施功而底成功云耳。即在冀一州。亦若謂禹先有事于載于治于修。後乃始底既。漫既作等績也。故不言則九州。例見合論。則九州互見。以見凡底績者。未有不本于施功。其施功者。未嘗不底于可績也。至記禹施功。言作

篇題

篇名禹貢。史謂此即禹治天下者也。其以土養人。以人任土。而祇德身先。因有土有人。而有財用。蓋萬世平天下者。所不能外。特因禹之功。叙著自治水。故史亦發其義于治水。端不為治水叙本末也。觀其首言敷土。不遺言禹治水之事。先原本禹治水之旨。結言聲教。不止言禹治水之績。又究極禹敷

土之功。良有深意。

五例

續字 各處 榜名 按處 後處 見更

了然

者不言宅言宅者不言作惟充州作宅並舉而結又單言既宅如冀州壘口諸山言判不言旅雍梁荆岐諸山言旅不言判而結又復提判旅與夫言川者或不言澤言澤者或不言川亦或川澤並舉凡此皆義例也故九州始末三言底績惟十豫州荷澤忽露澤字為燕山燕水埋一線之根中間臆列禹功更不及禹但起結出禹字包括一篇又出厥功二字以應篇首數隨載治此皆其義例之可論者至記禹底績其可見者不過在山川土田之各得其理草木鳥獸之名若其性與夫使民得給其衣食安其居止以相忘于耕鑿嬉游而

尚書副卷

禹貢

二

李虛舟

樂輸其貢賦。潛盡性于尊君親上而止耳。故九州始末。其先冀州。則曰覃懷底績。造終雍梁。則曰和夷底績。又曰原隰底績。中間包藏許多功績。如舉水。則曰漫。曰道。曰澤。曰滄。曰入。曰定。曰朝宗。曰會同。舉山。則曰其藝。曰既藝。曰旅平。曰既旅。舉土。則曰色。曰性。曰宅。曰作。曰畧。曰作。又舉鳥獸。則曰隰。曰牧。曰陽鳥。曰夏翟。曰熊羆。曰犀象。舉草木。則曰絲。曰條。曰敷。曰白。曰喬。曰漸。色。凡此皆績之例。見互見者也。

地輿

董氏曰。九州水患。多因下流壅塞。禹治水。必先導下流。以

王作 時 明 治 一 因

萬木 于山 一葉

尚書副卷

禹貢

三

李虛舟

疏其壅塞。然後用功于上流。以濟其發源。統計九州大勢。西北高。東南下。禹治九水。惟河為大。故首有事于河。河自塞外入。雍經豫。冀。兗。三州。冀。遼。當河下流。而兗。又其下流。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後自冀而兗。則魏河之下流。自兗而青。則魏濟之下流。自青而徐。故淮。自揚而荆。魏。江。漢。河。濟。江。淮。下流。既通。則水患之平。已十之七矣。然上流不濟。則終虞壅塞于足。自荆而豫。以濟。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濟。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濟。渭之源自渭。洛皆入河。而從河入海者也。大分西北。三東南。始于河。終于海。此神禹之方略。九州若以兩戒分南。北。則雍。豫。冀。兗。青。徐。六州。為北條。北條自有高下。梁。荆。揚。而州。為南條。南條亦自有高下。若但從東西分高下。則雍。梁。冀。豫。荆。五州。高。俱西北。故多言山。兗。青。徐。揚。四州。下。俱東南。故多言水。言山。因水之發源。言水。因水之入海。然禹處亦有言水者。則上流之水。必非近海之水。低處亦有言山者。則近海之水。必非發源之水。故兗。青。徐。揚。連。叙。先。從。低。起。多。言。入。海。即為梁。水。振。本。次。荆。豫。梁。雍。連。叙。後。從。高。止。多。言。發。源。即為燕。山。張。本。括。之。二。條。之。水。其。發。源。入。海。雖。分。其。先。低。後。高。先。入。海。而。後。發。源。則。一。也。九州若三分之。雍。兗。青。徐。揚。皆。在。北。條。梁。荆。在。中。梁。雍。皆。在。上。而。雍。

又其高。○莫受渭洛余河之委。無名濟水發源之地。若究則
于海。青則濟入海。徐則淮入海。揚則江入海。荆州為江漢
合流。梁州為江漢發源。豫州為洛發源。亦洛入河。盧也。雍州
為渭發源。亦渭入河。盧也。又雍為河流始見。故各謹識之。
條。旋。制。語。
通。著。眼。

大川

九川除黑水弱水。但當據導水。以河。沛。江。漢。淮。渭。洛。七水為
主。河。沛。經。四。州。江。漢。經。三。州。淮。經。兩。州。洛。渭。經。一。州。洛。渭。經。
河。入。海。江。淮。河。沛。各。自。入。海。餘。水。多。因。七。水。附。見。故。凡。叙。山。

水。者。何。州。以。何。水。為。害。何。水。以。何。州。為。急。即。主。之。如。冀。州。
莫。大。于。河。而。洛。淇。淇。漳。恒。衛。不。過。皆。從。河。之。水。或。紀。其。施。功。
或。紀。其。底。績。無。非。以。識。河。治。法。不。當。以。河。沛。作。對。若。究。則。河。
沛。皆。漬。使。不。妨。對。舉。即。此。例。推。凡。徐。之。淮。荆。揚。之。江。漢。豫。之。
洛。雍。之。渭。皆。當。作。一。州。主。水。即。徐。亦。有。沛。雍。亦。有。河。豫。亦。無。
有。河。沛。須。分。質。王。况。九。州。之。水。不。一。有。他。水。來。入。者。有。此。水。
往。過。者。有。二。水。共。會。者。有。即。此。水。為。他。水。者。又。有。即。此。水。成。
他。澤。者。任。其。傾。流。滂。惟。當。主。所。重。至。若。青。有。難。滿。雍。有。稍。
野。泥。止。推。無。聞。七。水。而。特。見。紀。亦。必。其。係。此。州。之。利。害。與。焉。

常不同。喜得其治。故用紀。○此條渭洛入河。送河入海。故北
條水莫大于河南。條漢水入江。同江入海。故南條水莫大于
江南。條于江漢發源。朝宗例。北條于河濟發源。沮會同例。朝宗
正將會同皆狀入海。

土田

辨土多無言性。色。惟荆揚之塗泥。豫之壤墳。壚。單。言。性。梁。之。
青黎。單。言。色。然。他。州。止。一。色。而。青。與。黎。有。二。色。他。州。止。一。性。
而。壤。與。墳。壚。與。廣。斥。有。二。性。他。州。同。一。土。而。青。之。海。濱。豫。
之。下。土。別。二。土。然。大。今。白。墳。惟。壤。為。多。廣。斥。墳。壚。其。偶。見。者。

別之見。聖人交止以底。慎財賦。○土無色性。性以土脈墳起。
生氣厚者為上。其柔而無塊及粘膩者為中。壚與塗泥最下。
色以黃為上。中次則赤白。下次則青黑。故黃赤白青黑墳壚。
塗泥。壚。乃。土。色。性。之。大。分。中。間。即。小。有。變。易。其。大。分。自。齊。如。
雍土之性。塚。似。當。避。他。州。之。墳。然。色。既。最。上。土。高。而。壤。壤。不。
為。嫌。故。田。居。一。至。徐。為。赤。垣。墳。則。色。性。皆。佳。遂。田。居。二。至。青。
為。白。墳。雖。有。斥。鹵。不。妨。大。美。故。田。居。三。豫。專。言。壤。不。及。色。當。
是。色。雜。然。較。之。單。色。白。者。稍。優。故。豫。田。第。四。冀。田。第。五。秦。充。
則。土。墳。性。雜。貴。而。色。黑。為。下。然。猶。以。墳。故。田。居。第。六。梁。州。則。

三錯
小明
貞字
妙

九等制
史文

賦此
賦此
賦此
賦此
賦此
賦此
賦此
賦此
賦此
賦此

上二蘇如墳壤下亦不至如塗泥而猶可辨其性為膏黎故
田居七至荆揚之塗泥則色性皆非土斯下矣荆田第八者
特以地高于揚耳其土寔無所優劣
賦皆什一別言九等乃史氏就大同畫一中作較量等差之
說以教明底慎財賦意非聖人設為九等又設為錯法故變
通以宜民蓋因九州歲入不齊故于什一之中列九等又因
一州歲入不齊故于定等之中示錯法其或升或降皆自然
之今數若聖人取民止于什一什一之外別無他法故賦因

九州為九等財寔無九等○田賦言錯者四州莫揚豫梁是
莫言上上錯豫言錯上中錯在上者上正賦一等錯在下者
下正賦一等然則莫之間出乃豫之止賦而豫之間出又莫
之正賦故以錯字列上下至揚州變文言下上上錯以中下
與下上異等故以等次別上下若梁州又言下中三錯以下
上下下與下中為三因時多間出則正亦成間故擬正間為
三錯寔兩錯也再至寔賦本下下又變言貞蓋常出者為止
言寔賦正正出第九等錯上則窮于力錯下則窮于數數無
可錯故云貞亦變文起例也○九州賦分九等若其錯降相

集在春

正見
貢入
無非
方物
印底
心

徽
詳

升
從
較

懸則不過自一至五荆升極雍降極極于五等以漸而少則
冀升四等揚升三等充徐降三等豫升二等梁青皆降一等
乃錯亦有升降升降皆止于一等其錯而升者豫與揚其錯
而降者冀與梁然豫揚之錯升中之升冀州之錯升中之降
而梁之三錯則時在升降間此其大分也

貢物

九州物土制貢惟繁要不外服食器用與宮室經費禮樂武
備之需而已故以言乎服用則其皮服豫織纁梁雍織皮以
宜寒青縞豫泉紵以宜暑揚升服宜于常徐豫織縞宜于變

充青絲宜繒帶充織文揚織貝荆玄纁組以供歡冕之具徐
纁珠荆瑛雍珣玕以供冕旒之飾皆足言乎食用則青鹽海
物之錯徐魚揚橘柚以供祭祀燕賓容皆足言乎器用則青
鉛梁鐵可以洗革荆鸕砥可以磨墨梁錫可以削削揚瑤琨
雍球琳可以為禮器可以為瑤璆鳴佩皆足言乎器用之飾
則充豫荆冊青怪石皆是以言乎宮室之用則青松揚榿梓
之木荆栝柏皆是以言乎禮樂之用則徐色土可以封荆菁茅
大魚可以祀可以卜青縹綠徐孤桐浮磬中琴瑟音樂之用
梁琴瑟揚湯中八音之節皆是以言乎武備之用則徐夏履

集在春

此條下
一書先
貢道

却其

高貢
不其
非此
者此

荆揚羽毛。可以為旌。旄草。可以成車。甲荆。柘。條。揚。條。荆。箭。糴。楛。可以矢。而荆。梁。弩。又可以為矢。鐵。皆足。至夫。國家。經費。之用。則荆。揚。有金。梁。有銀。更不可缺。故。盡。以。制。貢。焉。惟。其一。貢。梁。二。州。無。難。中。間。充。青。徐。揚。荆。豫。六。州。貢。皆。有。監。故。皆。不。妨。開。稅。時。于。三。州。水。夷。下。著。明。中。青。徐。揚。三。州。屬。在。夷。下。云。夷。貢。及。充。荆。豫。入。指。通。貢。未。委。

貢道
九州。青。附。充。揚。附。徐。附。豫。附。梁。附。雍。故。雍。之。貢。道。送。充。入。揚。之。貢。道。送。徐。入。荆。瑜。洛。送。豫。入。梁。踰。渭。從。雍。入。四。州。各。送。一。州。取。道。以。入。然。充。青。徐。揚。四。州。先。近。後。遠。荆。豫。梁。雍。四。州。先

高書別卷
李在春
遠。後。近。大。分。充。青。徐。揚。四。州。居。奠。下。流。其。貢。道。多。迴。流。而。上。是。逆。行。入。河。荆。豫。梁。雍。四。州。據。奠。上。游。其。貢。道。皆。循。流。而。下。是。順。行。入。河。諸。州。貢。道。以。北。條。大。河。視。之。則。河。去。帝。都。為。近。而。齊。與。洛。渭。為。遠。自。南。條。梁。荆。視。之。則。又。以。渭。濟。洛。去。帝。都。為。近。汝。與。江。漢。極。潛。為。遠。至。揚。徐。之。浮。淮。入。泗。沿。江。入。海。其。里。道。遠。近。亦。然。大。約。自。汝。而。濟。而。河。則。充。青。之。貢。道。自。江。而。海。而。淮。泗。則。徐。揚。之。貢。道。其。自。江。漢。極。潛。逾。于。洛。渭。者。荆。梁。最。遠。之。道。若。浮。洛。渭。竟。自。入。河。則。雍。豫。二。州。去。王。畿。最。近。之。道。也。○貢。道。皆。言。浮。惟。揚。言。沿。諸。言。浮。者。皆。言。水。惟。雍。言

不獨
在河
也

山。山。非。可。浮。也。因。浮。止。一。河。中。無。他。水。故。即。河。上。之。山。以。別。之。耳。入。河。言。至。者。二。言。達。者。五。達。者。謂。從。此。可。至。彼。猶。未。次。其。地。也。次。其。地。則。為。至。故。標。具。方。向。二。言。南。河。一。言。西。河。表。兩。南。以。例。他。州。之。達。亦。達。此。也。濟。淮。渭。洛。水。皆。北。條。與。大。河。通。故。雍。豫。充。青。徐。五。州。惟。里。道。有。遠。近。然。一。水。皆。可。達。河。惟。江。漢。與。河。兩。或。揚。州。差。便。于。浮。海。遠。沿。江。入。海。以。達。河。若。荆。州。差。便。于。浮。洛。遠。踰。陸。入。洛。以。達。河。梁。州。差。便。于。浮。渭。遠。逾。陸。入。渭。以。達。河。所以。揚。州。海。運。外。梁。荆。言。遠。者。二。約。魯。充。青。俱。浮。濟。徐。揚。俱。浮。淮。豫。荆。俱。浮。洛。梁。雍。俱。浮。渭。青。揚。不。言。遠

高書別卷
李在春
河。皆。案。上。文。雍。州。西。南。會。于。渭。河。亦。案。上。文。見。會。于。渭。河。者。未。嘗。不。說。于。河。先。于。河。者。其。入。渭。亦。未。嘗。不。會。于。渭。河。數。例。互。見。北。條。則。濟。淮。渭。洛。南。條。則。江。漢。沱。潛。粲。然。如。列。諸。掌。此。紀。貢。道。史。筆。之。妙
揚青
史。記。禹。治。水。首。三。句。括。盡。神。禹。方。畧。叙。九。州。自。下。而。上。其。經。奠。山。崇。水。自。西。北。而。東。南。其。緯。只。拿。定。高。下。二。字。作。水。類。經。營。九。州。依。同。結。上。水。土。六。府。孔。修。結。上。貢。賦。錫。土。姓。是。建。官。五。服。是。錫。服。兩。事。相。因。故。台。節。與。東。漸。四。句。相。應。禹。貢。一。篇

之尚然德由胸中如鏡山水如織風土如繪遂一手運成絕大神通

按禹貢一篇所載皆山川貢賦事末乃歸之德先見平治水土使民安居足食便是禹祇德履經文既宅既作等語可見故穿鑿所及聲教流為非祇德為治水之卒亦非治水後然後聲教四訖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受命治水其要何如洪水橫流欲定開闢未不再經之異變豈可乏先筭故無以知地勢之高下禹分土為九州鏡有

南書副卷

禹貢

十

集在春

個頭。應知某州最下治宜先某州最高治宜後由是而施功有次矣因而隨山剪壘知何山以何水為急在所當鑿何川以何處為急在所當濬即定其高與大者以為之紀綱知水之出者為某州而源流可稽水之入者為某州而脈絡可考總于後把柄中的有把柄打出个平定於此大禹治水之要

教土句是主下二句只根說勿如時說作三平隨刊亦串下隨山山為主而我隨之以經水真與封不同每州城內舉一二山川為標望如濟河惟允之類是本文雖不說治水却句

何要說歸治水

按禹貢一篇先要把首節看時靈通首節括一篇首句又括本節禹隨山刊木以奠山川單為敷土如今別土色分別土性分別土之所入以制賦又分別土之所出以制貢皆是蓋土乃五行之主萬物之母當九州一聚萬物不能生于土萬民不能農于土水之行汨土之功用盡洞矣禹八年治水水落土出然後土性復而土之功用昭布于天下是禹治水非治水定布土也若土不敷必水不治若非敷土則水亦可不治何煩經略哉故敷土乃史氏探本之論非謂分州也惟隨

南書副卷

禹貢

十一

集在春

山刊木句是治水工夫山川位置開闢以來流峙各有定分只因洪水氾濫山不為山川不為川禹隨山相其脈絡兼刊木通其蔽障由是流峙各安其常山川各踐其位故曰奠取安定山川非定州境也二句中看穩是敷土處

冀州○既載壘口○沿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單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麻田隴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石碣石入于河○冀州以河為主帝都之地故史臣首記之不言疆域示王者無外之意○冀水莫大于河壘口山當南下之衝經始治之

所以殺河勢也。○呂梁嶺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按載者，始事治者，魏攀二節，皆重治河，非填山也。壺口在冀西南，梁岐在冀西北，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折而東行，凡三千里，為山所障，乃折而南流，梁岐壺口，皆其南下之衝，而壺口勢大，且居下，故先壺口而後梁岐，蓋下流既殺，上流方可施功，為治水大類如此。○汾水東入于河，而太原汾所出，岳陽所經，修太原者，冀汾之源，修岳陽者，冀汾之流，使之東入于河也。梁岐相去近，故曰及太原岳陽相去遠，故曰至原，即今太原府是也。太岳霍山也，山南曰陽，即克都慶治

尚書訓纂

禹貢

十二

集注

汾重入河意，河汾勿平。○水治則土可平，軍懷平地，在孟津。東太行西地之近河者，况涑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致功尤難，故曰底績，漳水二源，一出大屯谷為清漳，一出鹿谷山為濁漳，合流于鄴，東至阜城，橫衝入河，故名衛漳，不言底績，蒙上文也。軍懷，今懷慶府是，至此太行山盡，地勢平廣，底績，只去其沮洳，非便可種藝，樹漳，土地言謂漳旁之地，皆底績也。○由是辨土，其色則白，其性則壤，冀土豈特白壤，土會之法，迭多論爾，土無純七，土白壤，色性無異，口壤，土，○定其賦，較他州為第一等，而又雜出，第二等，定其田，較他州為

禹貢

何氏注

集注

尚書訓纂

禹貢

十二

集注

第五等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先賦後田者，冀王圻，併場園，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無土賦，言賦非盡出于田，正見天子所都，自不專仰資外郡，此帝王制畿，自待居重，取輕之略也。賦以入之，賦以出之，○恒水出恒山，北谷東入沁水，衛水出靈壽縣，東入滹沱河，二水同入易水，東北入海也。既從，從其道，大陸在滹沱水西北，大河東南，為河所經，惟若可耕，治恒衛水小地，遠大陸，地平近河，故皆成功，至賦後，○按此成功，田賦後者，勢不待不後也，水患豈有可後，廢只有難急治者，曰從，曰作，車，河言紀恒衛大陸于田賦後者，許河之周也。

禹貢

何氏注

○制貢則海島之夷，以皮服，非強也，因其有未貢之心，而定其歲，又之常年，○論貢道，冀東南西南三面，距河，故三方不必書，惟北境，漁陽上谷地，非接壤，必由海運，碣石峙于海濱，當河水入海之口，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方其行之折而西，則見石之在平爽，惟其舟之濤于左，乃見石之居乎右，故書夾石，碣石以識其遠河之自也。按鄭云，此冀州北方貢道，島夷不從，此道，然非止為島夷也。○按北境如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道遠阻陸，必由海運，傳銷遼瀋，海島皆中，高不與河通，非從，蓋瀋瀋海流，其帝都

紀

全

黃河
其來
其河
也上
而下
寫

最近。伊與河通。亦不由此。連水又在塞外。安得由之。
叙首冀州。史官作書之義。所以尊王功始克州。大禹治水之
方。所以因地。故史于叙冀州。下一以禹功先後為次。
冀居九州之首。乃史氏尊王之意。若禹治水先逐依廢下手。
非首冀也。如謂魯君父之難。蓋陋愚天下之溺。正聖人之溺。
况其時。未聞先導滿于水。故既載。只就冀言。為始始廢。不可
果其施功首在于此。且勿論渠山先岍岐。渠河先積石。即想
此時。上未淪下未流。而首事壺口。將壺口等水。歸在何處。其
河積石。河流著見之始。九河既道。
治河之始。既冀壺口。治冀河之始。

尚書

禹貢

十四

集

河自積石以上。所受之水。不可知其流入雍州。則雍州之渭。
受澶涇漆沮諸水。奔赴于河。始流入豫州。豫州之洛。又受伊
潒。諸水。奔赴于河。始流入冀州。是豫河之惠。大于雍。而冀
河之惠。又大于豫。以冀一州。受雍豫渭洛全河。聚委故也。由
是言之。則冀三面。距河。當是先受渭水之入。而有西河。方統
豫州。南出而有南河。既受豫州之洛。仍出冀州。而為東河。東
河。以不遠。與兗相接。與冀州入貢之河道也。
壺口。梁岐太原。與恒嶺大陸。維同一河。寔分兩地。其壺口。梁
為華陰底柱。所至與雍州積石龍門相近。此冀之西河。其

梁岐

梁岐

恒嶺大陸。為洛汭濟水。所過與兗州。九河。逆河。相近。則冀之
東河。西河。接壤。雍豫。因積石龍門。未經既鑿。功多創始。故壺
口。梁岐。以載治。為文。東河。接壤。兗州。而九河。逆河。已受播同
功。有因襲。故恒嶺大陸。以既從。作為文。此于冀州之河。設兩
例。後渠河。即其明註也。

尚書

禹貢

十五

集

既者。已事之詞。此方本施功。說說治說。說修。即連用兩既字。
可見雖舉施功。未及成功。而功緒已見。言下。故下遂言底績。
兩既字。與底績。相呼應。非既載壺口。遂即治梁二節。自相呼
應。
治如治國。治家。治散者。管攝之。強梗者。調服之。修如修身。修
德。深滋。滋虛。檢制之。缺壞。厚補。緝之。蓋梁岐。崇疎。河既激。盪。與
水爭地。非着突。整頓。一番。不可。故言治。太原。岳陽。止。因。派。水
未得入河。不免浸淫。噬嚙。為所破壞。其水勢。衝激。較。梁岐。或
殺。故言修。脩。治。皆。治水。論。親。浚。六。府。孔。修。可見。而。修。之。未。是。
九州。叙。列。山川。無。非。以。崇。水。而。見。如。冀。舉。華。懷。充。探。桑。土。徐
識。東。原。雅。著。原。照。或。裁。例。于。治。水。之。後。或。裁。例。于。旅。山。之。下。
總。見。山川。奠。而。土。數。耳。初。無。水。治。土。治。而。平。意。時。于。諸。州。見
梁岐。蒙。羽。等。則。類。謂。土。之。高。者。平。見。華。懷。爾。燕。等。則。類。謂。土

不虞

不虞

此入宜河九為子

之卑者乎夫以原隘東原為土卑尤可至以梁岐紫羽為土高乃不言諸山為導水源流及言諸山是水治土平其晦餘經旨有不可言者

恒水出恒山即禹集山之恒山大陸近大河即禹集河之大陸其地皆接壤兗州其底績必因禹播九河九河既道而始逆且作與本州西河壺口諸山截治之功無與故另設此例見于田賦之後見地雖轄于冀封功實因乎兗治與上覃懷衛漳之績係壺口梁岐等治者吳謂水小不必急近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桑土既

高書副卷 為頁 十六 集卷齊

錄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絲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齊深達于河

兗州以河濟為主州城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而遠謂據望此九河河所播充當河流下衛為害尤甚故禹不為九以殺之既道者順禹新分之道同為逆河入北海按九河在大陸以下逆河以上將入海而未入海處秦傳謂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此是妙理長江萬里吞納百川不聞潰決者兩岸有山以為之限也惟河自大任下行于平地河勢悍猛而平

地土疏非提防所能捍禦故百川惟一而河有九其到此而不得不分者乃理勢之自然禹特因其勢順其理以盡相謀之功耳○雷夏濟所鍾洪水橫流入澤澤不能受則六泛溢奔潰而失其為澤故水治而後雷夏澤按此不重雷夏志濟治也洪水時高原水澤不為澤今高地水盡乃成澤也又既澤與既豬不同既澤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既豬向已為澤今復舊也○河出為灘濟出為沮會相會同合一灘水東入泗下流入沮是灘與沮會而合于一也向非九河道雷夏澤何以得此按會全事看惟正流治故別流亦治而別流既治

蓋見正流之治此水治俱以河濟作骨○兗地宜桑蠶性惡濕水退後滯桑而宜蠶故志之下丘居平土諸處皆然獨充言之以地尤下也看既字是字當串既桑是驗土之平土平始可宅故未桑則不得降既桑是以降也○充土色黑而性墳墳土脈墳起絲茂之貌條長之條惟言物性逆實驗水患平九州皆土田連舉惟充徐揚入草木一條蓋三州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壤于草木尤宜○貞訓正充賦第九等非有意市惠只酌取個至正而已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土曠人稀

高書副卷 為頁 十七 集卷齊

記茅 未為 刊列 本為 記茅 未為 刊列 本為 記茅 未為 刊列 本為

生理鮮少。故侯之十有三載之浚。蓋言人事則生聚十年而浚。言天時則氣化一紀而周恤惠之仁也。○兗地厥木條而漆。有為桑土縶而絲有為。故制貢因之。而絲又可織為錦綺之文。則或于匪而貢焉。蓋亦貢中物。或云物積者入匪。不知此。○兗之貢道有二。深為河之支流。濟入河而南出。或浮濟。或浮深。各從其便也。濟水入于河則浮濟而東南入河者。入河者。其流寬。深木出于河則浮深而西北入河者。其流窄。

充重河濟。濟之上流。充控之。故據濟。河之下流。充當之。故距河。據濟。見兗之東南可虞。故言治濟。距河。見兗之西北受害。

禹貢 朱子曰。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二語。人說禹治水。始于壘口龍門。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道石仍壅塞。又下面水未分。故必潰決四出。故禹先決九川。使通海。後濬畎澮。使通川。直是先從低處下手。想施功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為甚。兗州是河曲處。兩岸無山。所以潰決常在此。故禹自其決處。築之用功尤難。禹治河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先疏九河。

此條

此六條下

遂。邈而上。浚治壘口龍門梁岐。順流而下。治水于河。用功尤多。故史叙兗成功。其文異于他州者二。紀桑土。一也。記賦貞。十有三載。乃同。二也。皆以河患。故。

雷夏大野。濟澤孟豬。樂皆濟水所為。或鍾。或絕。或經。或溢。其脈甚多。然一濟。實有二派。一派東南流。出河入海。而會于汶。此兗州雷夏。豫州濟澤孟豬之沛。是一脈東北流。從淮入海。而會于泗。此徐州大野之沛。是充豫青三州之流。長徐流短。水自河出為灘。而深。尔河之支流。自沛出為沮。而繁。亦沛之所溢。凡水大者。不能無旁溢。如江之沱。漢之滸。洛之波。是會。

禹貢 充雅于紀土平處。並入可宅一條。論九州。則雅最高。兗最下。故拳九州最高。最下者。以包徐州。論一州。則降丘。尤兗之極。早三危。尤雅之極。尚。是又舉本州極高極卑者。以訣一州。蓋各即其一隅。例言四隩。皆可宅也。

紀三州草木。不重物性。遂九州貢物。多出山川草木。則其夫。委漸包。惟絲。惟條。皆朝廷貢賦之資。生民貨財所係。幸其性。

得遂而利民用之為亟。非徒漫言草木也。草木奉三州之例。餘州觀青荆皆不言草木。實有松檉絲與杞輪栝栢菌蘇栝可見。

冀賦列上上則充賦宜列下下。乃妄言貞者特借充賦發明。二態之賦之心傳云。君天下以薄賦為正。特充外皆非正。耶。是不然。此正妙于交例。列上上。即云賦貞。見上上亦貞。貞。分九等。什一之外。毫無溢取。所以起言貞賦。結言成賦。成者。一。正不易。貞者。至正無他。即一充州。以例八州。凡言錯言奇。皆惟正之供。無所厚薄。此貞之義也。按貞與錯對。諸州有正。

賦無間出者。皆可言貞。何獨于充。蓋以充州之賦。必不能間。出他州之上。他州之賦。終不至遠。慶充州之下。惟充正居九。等故。交文以例他州之無錯者。然作十有三載。乃同。是又充。賦之錯也。且以制他州之賦。皆屬已作。但有既作而未賦。未。有既賦而無作者。皆聖人交正底慎之所在。
貢舟或冲或深谷。從所便。不獨充為然。如徐浮淮。泗。揚。沿。江。海。荆。浮。于。江。淮。潛。漢。皆。二。水。並。紀。亦。各。從。所。便。也。但。便。泗。者。徑。浮。泗。便。淮。者。方。浮。淮。不。便。海。者。徑。沿。海。便。江。者。方。沿。江。入。海。便。潛。漢。者。徑。浮。潛。漢。便。江。淮。者。始。由。江。沱。而。入。潛。漢。耳。

集產

青州
突然

海岱惟青州。○岬夷既略。○雖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藍絲。海物惟錯。岱畎絲象鉛。

松栝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浮于汶。達于濟。○青州以海為主。州城東北至海。西南距岱。○青州于中國正東。傳云。東北據海。已遠東而言。○岬夷。東表之地。略。經。畧。為。之。蔡云。至海。則不及遠東矣。○岬夷。東表之地。略。經。畧。為。之。封吟。岬夷。略。則。地。之。近。可。知。○此。州。土。平。皆。根。水。治。岬。夷。遠。海。水。○雖水。出。離山。在。青。東。南。北。入。海。淄。水。出。原山。在。青。西。北。東。入。海。其。道。二。水。各。入。于。海。止。言。雖。淄。此。外。無。餘。功。也。○濟。入。漢。書。所。引。地。理。志。淄。入。海。出。水。經。蔡。傳。兩。用。之。高。允。許。一。青。州。既。引。地。理。志。亦。云。入。海。此。必。漢。書。引。志。之。誤。遂。入。海。是。青。

南書

集產

雅西南距岱。而無群山之餘。故一誌岬夷。略。而卿。卿。左。右。皆。樂土。維東北至海。而無衆流之樹。故一誌雖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瀾。○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上。色。白。而。性。濱。海。濱。之。土。廣。漠。而。斥。鹵。按。海。濱。就。白。墳。中。抽。出。不。對。斥。鹵。地。管。仲。嘗。因。之。以。富。國。○惟。厥。土。白。墳。故。田。第。三。惟。地。多。廣。斥。故。賦。第。四。○此。州。田。賦。各。相。懸。惟。青。藍。斤。地。所。出。綿。細。葛。錯。訓。雜。海。物。非。一。種。故。以。惟。錯。摠。之。岱。畎。岱。山。之。谷。集。麻。也。怪。石。怪。異。之。石。絲。象。鉛。松。栝。石。皆。崇。岱。畎。之。文。泰。山。之。谷。有。此。五。物。美。于。他。方。所。出。故。貢。朱。子。曰。萊。夷。及。揚。之。島。

青不 水言 明自 紀高 如生 日星 月日 作區 休區

夷間于厥篚之間。意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歟。蔡絲是委。食歷桑所得。爾雅云。蔡絲出東萊。疑即萊所貢。按鹽緝海物。一州所貢。岱吹下隨地。所貢凡貢不言所出之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以此地所出為良也。作牧作字。傳失解。作耕作。牧收。牧放。作牧不重。只見水退。得以作牧。而後蔡絲有所出耳。夷且以作牧貢。則中國之貢。其民樂生安業可知。○青水雖有難滯。然皆入海。不與河通。惟汶水西南入濟。濟水西南入河。故貢賦必浮汶而達河。斯由河以達海。沈前齊入河。東北會于汶。故浮汶可以達河。蓋由汶而河。而蔡。則達河之。不達河者。因于充也。

青州是濟水會汶入海處。則濟汶皆宜紀。但因汶入海近。不為青害。而濟之治。又詳見于豫。充二州。故本州但紀難滯。治。正如江漢皆揚州入海。亦因江入海近。不為揚患。而其治。亦詳見于荆。梁二州。故本州但紀難震。澤治。同一例。水窮土見。色性難。其經畧之功。全係于人。舉竭夷。不止為青州。發劍正見九州無地。不經畧。無田不耕。牧皆所以。胎土功。為田賦。張本。

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魚。厥篚玄纁。○浮于淮。泗達于河。徐州以淮為。主州。城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止言淮海。嫌揚。止言海岱。嫌青。故獨載其三面。○淮水出胎。替山。東至淮。浦。入海。沂水出艾山。西南入泗。泗入淮。徐州上接音充。下連。

厥用。否則供器用。雖怪石似怪。原無怪也。且每州必為夷記。便輸。誠不盡。裔夷。猶非至治。閉關之謝。終多。慚。聖不其然。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魚。厥篚玄纁。○浮于淮。泗達于河。徐州以淮為。主州。城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止言淮海。嫌揚。止言海岱。嫌青。故獨載其三面。○淮水出胎。替山。東至淮。浦。入海。沂水出艾山。西南入泗。泗入淮。徐州上接音充。下連。

知下可
通是四
齊是四
入是也

非也

狂湖上接灘沮下通泗汴而清河貫乎其中徐揚貢道經之
○東原濟水兩經在徐西北謂之東以在濟東也底平濟治
而底于平也按其藝謂可種藝底平特去其沮如耳又按大
野濟兩絕東原濟兩經既豬底平皆根濟治未兩以志濟也
亦不重相因意鄭云雜曰相因皆有工夫禹貢言法費疏鑿
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雜大也○土結曰植性美也而又
噴起最宜于生物故草木漸包漸進長也叢生曰色○徐土
美故田第二賦乃第五若地狹而人工少也○徐土雖赤間
有五色貢之以為建社土封之用羽山之谷有五色之雉羽

尚書

禹貢

二四

集虛齋

中旌旄嶧山之陽有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濱石露若浮者
徒之成器而後貢淮夷淮之夷嶧梓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
亦赤黑色幣祭以為象齋以為瑞居以為冠也黑經白緯曰
織中月而禕則服之純白之色曰鷓期而大祥則服之皆去
凶即吉之服按色土是通州貢夏翟下隨地之貢厥篚象屬
淮夷或羅麻徐兗者非外辨土宜而曰赤統其同也制土貢
而曰五色辨其異也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
各封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建社土封是一意方初卷云建社以文鬼神
諸侯未是夏翟浮見其良此物皆他處所無故各紀所產之

明德王水
明德王水
明德王水

地隨其地則不責有于無貢其良則不泛取所有○泗水東
入淮故徐貢必浮于淮自淮而梳舟以上于泗淮與泗相連
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蓋離
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由泗之西流而通離由離而通河此
一道濟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者由泗之
上源以通濟由濟而達河此一源是皆通流而上達者也
淮發于豫至徐始大維淮沂同奉然沂入泗泗入淮沂實不
與淮平又本州亦淮濟同來而濟絕于大野下合泗沂入淮
泛淮以入海則濟不與淮平其冠淮于沂上者正見淮又

尚書

禹貢

二五

集虛齋

而沂斯又其次濟于淮之浚者又見濟治亦由淮治大野東
原皆識淮又故以淮為主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瓊瑰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鳥夷卉服厥篚綠貝厥包橘柚錫貢○洽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以江為主州城北至淮東南至于海地平萬水所
蓋路孫章統州南康軍地合江西江東水滙為澤所謂鄱陽
湖是既豬者上交江水漾水之所匯而下為中江北江徐波

又有所淺也。○陽鳥、鴈、鷖、鷗、則洲渚平，禽鳥之澤居止而遂其性也。按觀漢水既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則彭蠡距大別漢南入江當自不遠。蓋大別去荆已盡，彭蠡入揚方始，其合流當在荆揚之交。上自大別下至彭蠡中間里道正，江漢于匯處惟江漢匯合，故揚州首記彭蠡。蓋二水東匯之液，澤潴障障，無壅潰，須根合流說。既謂陽鳥居，驗水治不重陽鳥上，金仁山曰：禹鑄彭蠡，廢其旁地為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蔡河堤，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溢。其浚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禹廢彭蠡之濱，其為民

尚書

禹貢

二六

集解

防患之意蓋深。此正所謂善治水者不與民爭地也。○淞江下流七十里，今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併淞江為三江。既入順故道而入海也。震澤、太湖、水震撼難定，故謂震澤。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注之，蓋西納兩州之水而東吐三江者。三江不通，則咽喉塞而震澤亦艱壅不快。今因其既入于海，則震澤之水亦有所洩而底于定矣。三江震澤之下流，震澤三江之上流。三江受震澤之委入海而無阻，自是震澤而納諸水，東吐三江，無震蕩矣。底定確固于既入，然亦有築堤防固，障障工夫，觀後九川餘派，九澤既

尚書

禹貢

二七

集解

陂可見，非謂三江入而震澤自底于平也。○篠、箭竹、蕩、大竹、敷、訓布、水、去竹布生也。少長曰夫，喬訓高，塗泥、水泉濕也。充徐、單志、草木，此又冠以條、蕩、爾雅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為是揚竹箭尤美也。充言惟綠、綠條，此變文言夫喬者，南方地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疎。充徐、草木皆居厥土下是，凡土皆然。揚州先草木，其土塗泥有不盡然者，塗泥濕而柔，泥質潤而污，不吉色者，雜雜辨也。○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不言錯下上而言下上，錯以設賦九等，分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上錯也。上句因土性惡，○三品，

金、銀、銅，可充國用，瑤琨、美玉似石，可為禮器，篠、中、天之等，蕩中樂之管，象齒、犀、象、可為車甲，鳥羽、獸毛，可為旌旄，檉、楠、豫章之木，可為棟宇器械，芥服、葛、越、木、棉之屬，織貝、錦、名，可為服飾，包、訓、棗、小曰橘，大曰柚，供祭祀，宴賓客，必待錫命而後貢也。通節有常貢，暫貢，金、其貴而與羽毛等同貢，聖人取民一利一木，亦若三金之重也。漆、絲、織、成、文、曰、織、貝、未、染、絲、織、成、文、曰、織、文、此、貢、亦、屬、鳥、夷、揚、之、楠、櫟、錫、貢、荆、之、納、錫、大、龜、豫、之、錫、貢、若、錯、皆、為、非、常、並、在、龜、下、此、句、又、屬、通、州、按、錫、貢、傳、謂、口、腹、難、令、夫、淮、夷、之、魚、青、之、鹽、及、海、錯、非、口、腹、平、蓋、放

皆日用必不可已。此則有用有不用。貢一物。其宜微。而致于民。其費大。君得。一民已損百。故苟有節省。必錫而貢。楮楮非色。裏無以致遠。謂昭敬則鑿矣。○揚城介淮海。而江水貫其間。東入于海。故貢賦之來。順流于江。以入海。然淮入海。泗又入淮。自海上。適于淮。自淮上。適于泗。則由淮。涉達河。道與徐同矣。循行水崖。曰沿。江海風濤最險。多循岸行。故言沿。不言浮。按禹時。江淮未通。故揚貢必由江入海。達淮。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江淮始通。又王氏曰。充言浮于沛。深達于河。故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

尚書訓星 二九 集虛齋

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蒙上之文。觀南條江漢。先紀揚入海。次紀荆合流。後及梁。梁源。惟不言施功。其施功。當必始有事于震澤。彭蠡。而次及江漢。沱。潛。但江漢。朝宗以流。在揚之川。澤。蓋治。故曰。定曰。入曰。豬耳。是江漢之治。不先震澤。彭蠡。震澤。彭蠡之治。則必因于江漢。亦自然之勢也。揚州。澤國。為害何止兩湖。然北臨淮。而徐。已書。又中貫江。而荆。已書。朝宗。惟此大江。一派。東。淮。則彭蠡。沱。潛。南。淺。則震澤。激。滲。東南。而大患也。故書。既。豬。書。底。定。而揚。功。乃。成。舊。謂。揚

水莫大于彭蠡。大水沿而江湖。諸派悉治。非也。東。噴。未。築。太。湖。受。江。漢。之。洩。受。宜。飲。諸。嶺。尚。脊。以。東。之。水。浩。乎。巨。浸。忍。不。可以。小。目。之。

按江漢並入海于揚。何以不書漢。不知彭蠡。豬。正。為。江。漢。志。蓋江漢分流。迤邐。會。彭。蠡。江。合。漢。而。蓋。漢。之。樞。漢。合。江。而。莫。江。之。怒。滔。天。之。勢。至。此。加。條。潯。豬。最。難。今。則。江。漢。安。受。而。下。流。東。絕。矣。且。陽。鳥。春。去。秋。來。閩。南。北。氣。候。惟。岷。嶓。之。勢。未。順。其。狂。奔。便。陰。陽。之。性。亦。失。于。禽。鳥。故。干。揚。特。書。陽。鳥。摠。為。江。漢。志。全。宰。也。在。維。揚。東。有。三。江。橫。據。其。互。峙。之。力。原。難。降

尚書訓星 二九 集虛齋

馴。况。憑。西。噴。之。澤。勢。益。肆。東。雷。之。狂。瀾。今。派。則。為。今。海。則。合。入。自。是。澤。區。三。萬。六。千。稱。東。南。巨。浸。西。吞。東。吐。慮。震。盪。難。宰。惟。下。流。順。而。上。流。自。定。故。于。具。臣。特。書。震。澤。以。志。下。流。不。入。決。鮮。成。功。乃。三。江。之。說。不。一。惟。直。以。經。註。經。據。漢。江。漢。二。條。入。海。有。此。江。中。江。則。知。三。江。總。從。岷。江。得。名。無。幾。但。漢。水。既。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其。在。揚。只。有。江。耳。故。當。以。江。為。主。

他州。憂。昏。墊。不。過。稍。天。浸。地。之。時。而。揚。苦。阻。必。獨。在。既。入。底。定。之。後。故。曰。啟。下。然。地。脊。而。賦。不。薄。則。昏。墊。暫。息。之。象。何。以

文目前。但三江五湖間。財貨漸饒。賦歛漸橫。且揚民困。猶困于水。若不預防。其重何以紓。後日故酌其盈。誅使後有加。賴于下上。不遂中下止。則塗泥之民。庶終有瘳。如此之賦。取揚皆所以仁。揚須就此。出一片底慎之心。

揚之貢賦。途經幾折。都是當時委曲。仁揚蓋淮海維揚。而江專其勝。江淮不通。而海為之壑。則貢道自宜始江。江不通。淮何不做。適河適洛。法聖人以冀。鮑殊勞揚。民不堪重困。既有海通。江可沿則沿。然何不遂為海運。往由碣石入河。聖人又。以海濤不測。奈何以巨萬供億。輕嘗。既有淮泗足避海險。可

南言則事

為負

三十

集虛齋

達即達是。前不妨。冒險以取便。後又不容不避險。以冒。張二語。把籌海奇圖。一筆抹殺。

荆及衛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人。○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柶栝栢橘。砥笱丹雘。篚簞。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澗。于洛。至于南河。

荆州以江漢為主。州城北。距南條。荆山。南盡。嶺山之陽。荆山。大川。可為城。故曰。見其。南。無。山。陽。也。○江出岷山。至東。

被而北。會漢。出岷家。至大別。而南入江。合流于荆。去揚入海。廣難遠。而奔趨之勢。已順。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江漢勿。須。註合流。意。方其合。則勢大力銳。不至海不止。故曰。朝宗。乃借字。形容赴海之勢。二水發源。于梁。而荆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上游之會。言朝宗。見上無所壅。而下有所。洩。○九江。江所過。以九水合流。而名。即今之洞庭。孔甚。較正也。會眾流。而東。趨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江水先過九江。而後合漢。故以為江漢之上。流孔。較。以九水合流。吞吐大江。難得其正。故也。○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既道。二水分流于荆

南言則事

為負

三十

集虛齋

之西境。又漢流入于江。漢順其故道。而不潰也。此荆州江漢所出者。以九江勢大。故先言之。孔。較。既道。俱。江漢治。來。然。但。是。為。力。耳。非。一。無。施。功。之。謂。○雲。澤。考。江。北。夢。澤。考。江。南。地。勢。有。高。下。而。水。落。有。先。後。故。雲。僅。土。見。夢。則。已。可。耕。治。此。一。澤。而。考。江。南。北。者。重。澤。考。之。也。今。江。陵。府。境。可。據。坊。云。雲。南。夢。北。豈。以。南。北。不。高。下。乎。未。足。○荆。土。與。揚。同。故。曰。此。揚。加。一。等。而。賦。第。三。等。者。地。潤。而。人。工。修。也。○賦。相。去。五。荆。貢。畧。與。揚。同。揚。先。金。而。荆。先。羽。毛。齒。革。各。從。其。善。也。柶。木。可。為。工。絲。栝。栢。可。供。器。用。砥。細。于。礪。皆。磨。石。罽。中。矢。鏃。丹。寶。

南齊書

卷之三

集注

卷之三

籍事箇籍竹名性至勁。枯木堅小而直，皆可為矢。不曰三邦，箇籍，而曰箇籍，搭三邦者，明菁茅等，非三邦所貢也。菁茅有刺而三脊，供祭祀，縮酒之用。包而又匣，示敬也。古人衣織裳，珠不圓者，組綬類，四物皆冕服所須。大龜可以結天，明知吉凶，非可常得，得之必納錫于上，曰納錫，重神物也。通節，瑛組以上，是常貢，納錫，句是暫貢，羽毛二句，刑與揚同，各先所善，下純，餘枯朽，礪砥，磐舟，貢其州所有，惟箇籍，搭，則三邦，底貢，厥名，包，龜與厥，龜，亦出一州，大龜不常有，則九江納錫，蓋三邦與九江，是隨地制貢，而餘皆通州所貢。純曰，餘止，可為餘，枯朽所施者多，故不言用。揚言，惟木，多不勝名，荆木名之，貢止此也。純，餘枯朽材貢，巨細曲直，俱可收。礪砥，磐舟，器貢，精粗堅毀，俱可收。箇籍，搭，或貢，或事尚強，故貢之名，邦以制其器，菁茅，祀貢，祀事尚敬，故錄之，珍藏以告其虔。菁茅三句，皆主重其事，就包，龜錫，上見，考工記曰，三入為德，五入為緇，七入為緇，玄色在緇，緇之謂玄，練當作兩，練，祭作一物，解，火詳，龜千歲，滿尺二寸，陳新安曰，錫貢，上錫下，納錫，下錫，上謂納不謂貢者，明非貢物也。貢道自江而沱，而潛漢，漢與洛不通，必舍舟而陸，以適于洛，與河相通，則挽舟而上。

合三荆江直明

濟因大

荆州大勢

南齊書

卷之三

集注

卷之三

以。至南河，曰南河，主冀言也。貢道自荆而豫，而冀，首句始于荆，中句經于豫，末句達于冀，蔡自江沱而入潛漢，是一串下，歸重在漢字，蔡與漢與洛不通，為順洛東北入河，河東過洛，故自洛可至河，按江沱潛漢，亦隨便取道，大約自南而北，非必歷四水以為道。江漢發源于梁，梁不言，但言岷嶓沱，潛入海于揚，揚亦不言，但言彭蠡震澤，江漢朝宗于海，止于荆州首及之，此句塞上，貢梁州下貢揚州，惟江漢有朝宗之勢，所以前此而沱潛九，江皆待其淮輸，後此而三江震澤，亦受其傾注，其所以發所，以道，所以敘與，所以稽定，皆江漢朝宗之故。江漢末朝宗，則上下梁揚必不治，若論相因，則如此。按荆王江漢，雖入海于揚，而荆煩濟治，故于荆獨書，蓋分滿湘一滿已足為荆患，况復佐以漢，而三江涓流，便足為荆害，况漢術以江，其性狂駭，難伏，故特言朝宗，以著難恬之勢，非止記其成功，惟經流畫帖，別派環流，雲夢跨江南，北，雖九百畝區，未足稱雄于七澤，而洞庭連接，遂易驕悍于江，壘乃或土或人，非為地，平當止為澤，平記。荆揚之水，江特居雄，故貢道皆從江始，但揚盡東南，則因江。

入海雖險。便荆居南服。則由江遡漢。雖曲。匪艱。及道洛似。勞然南趨。倍捷。若避險逾。而同揚入海。輕投不測。聖必不為。荆河惟豫州。伊洛漣澗。既入于河。榮波既豬。葉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象。締紆。厥篚織。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豫州以洛為主州。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山南。至荆。荆山。荆。豫。皆以為界。其初為荆。豫州之水。河。經其北。洛。經其西。伊。遠東南。而澗。澗。澗。澗。西北。今伊水南入洛。澗。澗。西北入洛。洛水東會于伊。東北會于澗。澗。而入于河。伊。澗。澗。入于洛。

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澗澗入于河。若不相合。而各入河者。大小相敵。故也。安西水。果源以洛為主。洛會三水。以河為宗。以鄭州互觀。如涇。當属于渭。向矣。今洛則涇也。伊澗澗。則渭。納。心。渭。洶。不相及。而一涇以屬之。三水不相期。而一洛以受之。于是見水之遠近。臨給者。其勢也。惟常會于澗。澗。矣。今河。則淮也。伊洛澗澗。則泗。沂也。泗。沂。異其派。而一淮以受之。四。水。勢。相。敵。而。一。河。以。統。之。于。是。見。水。之。大。小。相。納。者。其。理。也。按此實。禹貢。中。大。道。理。作。文。大。閘。鏡。之。濟。溢。為。榮。洛。出。為。波。皆在豫西北。既。諸。濟。入。海。而。榮。亦。可。以。受。濟。之。溢。洛。入。河。而。

高貢 三四 春左春

波。六。可以。淺。洛。之。水。也。按。洛。入。河。記。波。豬。宜。也。無。識。濟。出。之。榮。者。以。濟。入。河。而。波。溢。為。榮。故。榮。洛。入。河。之。文。見。榮。能。受。濟。之。溢。而。波。能。安。洛。之。流。二。澤。同。一。既。豬。也。荷。澤。濟。水。所。經。在。孟。豬。之。上。流。二。澤。在。豫。東。北。澤。無。言。渠。者。二。澤。相。通。可以。渠。此。之。溢。被。波。之。地。按。豬。以。成。功。言。渠。以。施。功。言。被。訓。及。水。流。溢。波。被。意。孟。豬。之。藪。可。田。而。淺。澗。持。多。故。渠。河。之。溢。時。被。及。孟。豬。或。云。葉。荷。澤。又。葉。孟。豬。非。壚。疏。也。與。徐。土。之。埴。反。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墳。壚。不。言。色。色。雜。也。按。他。州。辨。土。惟。一。若。青。之。海。濱。與。本。土。之。墳。異。此。之。下。土。與。本。

土之壤異。財賦所出。聖人底慎焉。○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難出第一等。按。開。賦。低。于。正。賦。則。先。正。後。錯。其。上。上。錯。是。開。賦。高。于。正。賦。則。先。錯。後。正。豫。之。錯。上。中。是。○漆。供。飾。器。象。締。紆。織。績。皆。供。服。用。象。麻。締。細。葛。紆。即。麻。葛。織。為。布。者。縹。細。縹。磬。錯。治。磬。之。錯。即。礪。石。非。常。用。故。不。常。貢。按。貢。亦。常。暫。織。績。與。締。紆。相。去。幾。何。獨。入。篚。也。如。荆。之。菁。茅。包。而。又。匪。雅。之。珠。玉。不。入。篚。惟。易。壞。不。耐。跋。涉。者。則。篚。耳。若。以。篚。為。敬。無。篚。者。得。不。敬。乎。橘。柚。曰。口。腹。之。欲。錫。龜。曰。問。值。之。精。至。磬。錯。賤。而。易。供。何。亦。錫。而。貢。我。聖。人。制。貢。只。取。其。給。用。是。天。地。物。

高貢 三五 集左春

專為

辨水為
不為
不為
不為

統源
上為
見上
無目
有目
三三
二二

常欲節之于天地間。疎疎微必謹如此。○豫州去帝都最近。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洛而入河。橫貫道業。知是西境自洛至河。一筆之筆。轉表出之。見豫之始終。實洛耳。在洛字上着力。

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為豫患。且濟大洛小。乃先洛次濟。若何。蓋洛為一州。專害濟。則數州公患。其害夏澤。大野。豬。沛之治。已見于兗。徐。諸州。惟得出入皆在豫。豫不言。則徐州無可見者。此豫之洛。所以與雍之渭。同一數例。以經四州之河。濟終流于一州之洛。謂之斯須。實主之辨也。

南古則

為

三

集

渠。荷。澤。忽。本。施。功。發。例。正。以。濟。水。入。河。之。處。遠。出。為。榮。入。東。流。至。荷。澤。且。得。此。會。汶。水。入。海。則。荷。澤。之。渠。非。填。澤。乃。以。渠。川。權。漢。荷。齊。亦。嘉。齊。且。例。見。伊。洛。溼。潤。之。入。河。無。亦。嘗。嘉。河。渠。洛。也。故。觀。洛。入。河。之。大。知。荷。澤。孟。諸。之。水。未。嘗。不。入。觀。渠。荷。澤。之。文。知。伊。洛。溼。潤。之。水。未。嘗。不。與。此。史。文。互。例。若。用。川。澤。不。流。止。非。

按洛水宗。河泉水宗。洛。惟。家。顧。無。責。脈。而。然。耳。之。洛。下。替。亭。之。漚。白。石。之。湖。恬。波。于。洛。上。落。會。合。粒。則。料。澤。自。定。不。必。盡。出。于。洛。而。自。濟。道。者。皆。備。不。

濟。經。者。亦。渠。至。稱。破。者。孟。諸。取。供。器。用。服。用。者。五。六。品。聖。人。于。豫。何。私。想。是。仁。民。本。念。至。貢。道。東。境。徑。入。西。境。則。自。洛。趨。河。是。樂。洛。入。河。者。疏。水。道。以。除。災。印。開。清。道。以。興。利。故。洛。治。而。豫。之。揚。帆。永。寧。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旋。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錫。○。厥。貢。琛。鐵。銀。錫。砮。磬。然。然。狸。狌。織。皮。○。西。傾。因。桓。是。未。浮。于。潛。適。于。湯。

入于潛。亂于河。梁州亦以江漢為主。州域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梁州南有岷山。江所出。北有嶓冢。漢所出。川源未濳。汎蓋山下。今則水去不滯。而地可耕種也。按此不重山。以重水源。治上目記云。岷山下。沃野千里。與漢俱稱天府之國。故江漢之源。既濳。而岷嶓之塊。可藝。○。沱潛二水。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在岷之東。西入大江。潛。在嶓之南。西南入江。既通順。其入江之道也。按此志。江漢之流。亦不重二水上。有江漢。則有沱潛。此梁州上流之沱潛。去岷嶓未遠。若荆州沱潛。則江漢朝宗。

入于潛。亂于河。

為

三

集

梁州亦以江漢為主。州域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梁州南有岷山。江所出。北有嶓冢。漢所出。川源未濳。汎蓋山下。今則水去不滯。而地可耕種也。按此不重山。以重水源。治上目記云。岷山下。沃野千里。與漢俱稱天府之國。故江漢之源。既濳。而岷嶓之塊。可藝。○。沱潛二水。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在岷之東。西入大江。潛。在嶓之南。西南入江。既通順。其入江之道也。按此志。江漢之流。亦不重二水上。有江漢。則有沱潛。此梁州上流之沱潛。去岷嶓未遠。若荆州沱潛。則江漢朝宗。

下流不溢之沱潛也。雖並云既道。然一根岷嶠。一根朝宗。都
 是以支流。明正冰者。岷之藝。漢江嶠之藝。漢沱既道。則江
 悉矣。潛既道。則漢悉矣。○蔡蒙二山。在梁西南。沫水經其間。
 水脈深。成功最難。旅平謂可致祭。而以治平告也。按此根
 沫水。治末。旅獨于梁。雍言者。九州終于梁。雍因以見諸州之
 山皆旅告也。又獨于蔡蒙。荆岐言者。紀梁山。終于蔡蒙。紀雍
 山。始于荆岐。因以見州內諸山皆旅告也。故後以九山。刊旅
 總結之。○和夷地名。因和川而得。名在梁西南。底績其地。皆
 得其平也。按此因和水治。致然。蔡傳。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

尚書訓詁

高頁

三八

集虛齋

道。作二水看。再詳岷嶠二句。水之源流。治蔡蒙二句。地之高
 下。平四平看。不重相因意。然自源而流。自高而下。自水治而
 土平。亦自有個次第。○青黎二色。清土有性無色。梁土有色
 無性。性無色。謂性散而
 不實。傳以黎
 為黑色。似誤。○四等七等。賦第八等。三借者。或雜出第七。或
 雜出第九。通本等為三也。按賦之有錯。惟糞揚。豫梁為然。酌
 其不盡之差等也。傳謂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未確。○瑒
 玉名。未成磬。故曰瑒。瑒石磬。故曰瑒。錢柔鐵鏃。剛鐵
 鐵。先于銀。鐵之利多于銀也。瑒貢于荆。又貢于梁。重武事也。
 梁地多山。故有熊羆狐狸。其皮可製為裘。其毳毛可織為纈。

道。非
因。如
聚。山
川。

不
言
是
南
西

也。按梁地多山。實藏典焉。故貢有寶于器用。禽獸居之。故貢
 有寶于服用。織皮二字。今註倒解之耳。屬當作編。如今龍能
 之類。若屬則為魚網。○梁貢東。北途。浮漢。沔。西南。則因西傾
 之桓水。至陵。萌而浮于潛。潛之北。有沔。沔與潛不相通。必自
 潛。邈流而崇于晉。晉界有漾。枝津之阻。合舟南。歷崖穴。而迄
 邈。以接漢。沔。沔之北。有潛。沔與潛不相通。惟襄水通沔。斜
 水通潛。而襄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必歷漢川。至襄水。迤邐而
 暨。街嶺之南。漢始得灌于斜川。以扇武功。而北入于潛。不言
 適者。因適于沔之文也。至潛。則絕河而渡。以達帝都。蓋河本

尚書訓詁

高頁

三九

集虛齋

北。趨而渭水東行。至華陰。橫街入河。故貢舟因之。按此道為
 西境。絕遠者言之。言桓何必紀西傾。見桓水之自西也。姚承
 菴。萃俱作西境。絕遠者。近作西南境。說不如依經文。西字為
 是自桓而潛。是舟行自潛而沔。則陸自沔而潛。中間又起陸
 一次。凌方都用舟。此之適沔。與荆之適洛。異。荆但一適洛。遂
 便入河。若沔水既不通潛。又不通渭。中須兩途。方始入河。故
 梁較荆更勞。曰亂于河。渡河。處與帝都遙對。不必從河中。行
 也。浮潛。適沔。還是梁州。入渭。已出莊州。亂河。則至冀州矣。
 岷嶠。蔡重。滌。江。漢之源。有江。漢。自有沱。潛。故云。沱。潛。俱梁出。
 至荆。而入江。非梁

荆各
池

峨嵋四節。即為首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事下文九山刊旅。九川終源。是厥土青黎三節。今土以定曰賦貢。即為首教土。事下文庶土交正。成則三壤。是此就下總結。照看更明。豈得。以教土為分州。海岱惟青州。專為莫山川也。

此州貢道。只當據本經。拒潛沔渭河。五水相通。不相通。叙講。若依傳引水經註。反覺旁援。

按梁州重江漢。上源既濬于峨嵋。下流浚安于別派。但層巒峻險。噴激多奇。即江漢就治。梁未可廢。全寧如蔡蒙遺沫水。

而書制基

集卷

四十

集卷

漂悍。今亦得以澄寧。醉莫且。曉接黎雅之交。地控徐番之界。江川旁溢。我無寧土。亦盡底績。則寧直既藝之。峨嵋乎曰。旅特著其險。見無難乎之水。稱和夷特著其遠。見無未又之墟。井鬼之區。壘番險嶂。川統溪奔。山川之珍。何奇不具。焉終不。思廣取止。藉山居地產之物。聊薦國供。具見仁民至意。乃叙貢道。倘極艱辛。依山則峨嵋。蔡蒙皆山。必從西傾。設足。指水則江漢。沔潛皆水。必循柵水。發源。柵不遠通潛。雖茂萌別派。暗接而遠。歷臨沔。已非便道。自潛趨沔。而一阻漾枝。必逾晉。奇歷宕渠。自沔趨渭。而舟阻褒斜。必歷樹。履局武功。而後方。

得抵渭以入河。即此知底。慎一念。愈有難忘。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注屬渭。○洎。○漆沮既從。○澄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博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玕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織皮。○崑崙。○折枝。○渠搜。○西戎。○即叙。

雍州以渭為主。州城西。據黑水。東。昨西河。河在雍東。而謂之西主。莫都而言。龍門之河。在雍西。○弱水出窮石山。在苞圍水。西。涿。邪。山東。勢奔西流。故禹順其勢而導之。正冰至合黎。餘。

而書制基

集卷

集卷

波入流沙。按既西就西之下流。始必壅遏而東。潰。禹導之以。浸其常。不可謂性異。按雍水主渭。而紀先弱水。洪水沈澁。弱水亦壅而東。雜于雍水。勸其捷決。使雍水不滯。尋源。竟流。而脈絡不清。故欲治主水。先治客水。而西。使不滯。出沒于雍。然決雍之功。可施。是治弱水為渠。諸水地。非因夙而先紀也。他州水治。未有著方向。惟此下一兩字。即弱水西。而衆水皆東。可知以下諸水。皆主渭。言注洎漆沮。皆其東注者。○注出岍山。東至陽陵。入渭。渭出南谷山。東至司空。入河。洎出。弦蒲。數。東入注。屬訓。連。洎入注。注入渭。渭洎不相及。以一注。

可也

各水不說

概也

尚書制卷

禹貢

四二

集靈齋

而連屬之也。按屬字要分曉。雍水渭為大而涇之源最居雍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為歸。而涇東注焉。是涇上接渭水而下歸于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者。以涇在中先會。而後入渭。順其勢而言。故曰屬渭。而涇者。涇而其實。幼涇者。渭也。○涇出同官界。沮出于午嶺。至華原。相合。東南入渭。涇沮小而渭大。故曰涇。○涇出終南山。東至咸陽。入渭。涇渭相敵。故曰同。按涇涇沮皆在渭水之北。涇水自北來。注于渭。涇沮自東北來。注于渭。惟涇在渭南。自南來。注于渭。涇水北注。而渭東會涇。沮東注。而渭東通。涇水南注。而渭東會。此當與漢渭節參看。惟入河故渭治。惟渭治故聚水同。○雍山荆在岐東。涇沮為岐在岍東。涇汭為雍南有終南。非涇水所出乎。雍西有博物。非涇水所經乎。雍西北有鳥巢。非涇水所經乎。今衆水治同。故衆山之可祭告。亦同。按荆非豫之荆。岐非冀之岐。俱雍州山。荆岐與終南博物。道故逆舉。鳥巢遠故言至。終南以下。空舉山名。崇上既旅之文。不必說山水相因。此節不必與諸水相經。只終南涇所經。鳥巢渭所經。見經傳。至荆為涇沮所經。岐為涇汭所經。博物涇所經。無據。故博物與終南俱在武功縣。遂橋灃于博物。涇出岍頭山。而下文

何必山水諸

此水與治

尚書制卷

禹貢

四三

集靈齋

云漢岍及岐。遂橋涇汭于岐。又以南條荆山。在臨沮縣。遂橋涇沮為臨沮。誤甚。○廣平曰原。下濕曰隄。諸野澤名。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隄。次陂澤。按不第曰原。而曰原隄。便見隄底。績意。諸野。即休屠澤。水湧溢。旁無燥地。所以特著之。指澤旁地。說上至于字。所包山甚廣。凡連亘于涇之西。而喬峙乎渭之旁者。皆舉之下至于字。只自高至下。意非有所包。弱水至此。是雍水治。東西異流。雍土平。高下異勢。○三危。即窟三苗之地。三危既可居。而三苗亦變惡為善。大有功。叙也。按丕叙。因既宅來。感平成之治。而服從教化。所以給其宅也。不作敘。說奉三危者。其遠。聖人點惡。以遠為罰。經理則不以遠而問。故能致三苗。至叙。即此可見。故台德先不。非朕行慮。○色以黃為正。性以壤為貴。土之美者。故曰比。他州獨高。○曰第一。賦第六。地狹而人工少也。按地與人。工是兩樣。不可說地狹。使人工少。地濶。使人人工多。雍境自西河極三危。亦廣矣。言地狹者。或多山之故。○珠琳。美玉。可為璋。璋之用。珩。石似珠者。可為冠冕之飾。按惟字。重見。此外無他物。○雍之貢道。其東北境。則自積石。浮河北行。東轉。南向。三千里。而至龍門。即冀之西河。其西南境。則渭入冀之南河。而涇

女信

更備

形義

一印字
不則一

南注、北注、潯沮東、北注故城、由滎、滎、或、由、潯、沮、皆、會、于、渭、水、之、北、而、入、冀、之、南、河、不、言、入、河、者、蒙、梁、文、也、按、雍、貢、道、有、二、自、積、石、浮、河、至、龍、門、龍、門、在、冀、西、界、故、曰、西、河、龍、門、不、可、越、故、不、謂、由、龍、門、連、西、河、此、東、北、一、道、也、會、渭、灼、當、是、涇、澧、潯、沮、皆、入、渭、凡、貢、舟、取、道、亦、于、諸、水、入、渭、處、而、成、集、故、曰、會、此、西、南、一、道、也、總、之、九、州、貢、道、皆、即、一、訣、二、舉、遠、見、近、蓋、極、其、取、道、遠、者、近、者、不、言、自、在、其、中、至、雍、州、故、此、遠、近、二、例、見、諸、州、皆、不、遠、近、皆、有、二、道、不、獨、雍、為、然、

織皮、毛、布、崑崙、拊、美、梁、搜、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

尚書訓義

高貢

四四

集虛齋

西方或落故以西戎德之即叙羗羗之屬皆就功序美禹之功及或狄也按即叙就在貢皮衣上見文無貢字附州之聲教素及則列之職貢中而所重在上之供隔遠之夷聲教不及則列之職貢外而所重在彼之叙故球琳珎珎貢于天府而不稱叙此以織皮而言叙謂其以出滎而依日月之光故特表之三危遠去中國三苗頑甚而迪功與十二師五長同故云丕叙西戎去中國更遠非我族類而即功與三苗同故云即叙丕叙者我欲其化而化即叙者我無意其化而亦化丕字深即字淺

而水
三又
新

我明
至此
皆所
未索

若此
段強
如強
高物
先以
字矣

首節志弱水治凌三危節志黑水治及末處崑崙又無志河治中間幾句皆主謂言蓋弱水治流沙黑水不經中國河源來自塞外三水特以雍為門戶與渭水全出入本州者不同觀其詳渭而略諸水則其為雍州所重可知

前言克宅土此言既宅克宅土言雜桑此既宅言丕叙皆非湯說據禹治水克最先先則事方經始故但言宅不言既見他州之民未宅惟克先宅且初宅也若雍州治既後後則功已成終故不止言宅又言既見不但他州之民已宅即雍民亦宅且久宅也克宅猶浴水之始雍宅乃浴水之終是民雍

尚書訓義

高貢

四五

集虛齋

同一居止而久安與甫集自今至若克記宅土但配桑桑正言新集之時民方土著已可與勤樹藝課農桑幸始之詞在記既宅遂云丕叙乃言安輯之久民皆樂業且可與期故志底修和蓋幸終之詞其終以三苗分明薄海內外莫不將叙不待言東西漸被而後知聲教四訖也

雅叙山川陂澤較餘州獨詳定以九州叙畢故先叙同起其舉滎涇渭洧是即雍川之滎源奉荆岐終南鳥鼠是即雍山之利旅舉原隰緒野是即雍澤之既陂舉三苗三危是又雍隴之既宅以篇首恭觀總足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處至

考詳

黃壤下。又。是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者。而。教。土。之。義。益。明。

按。雍。水。生。渭。而。窮。石。之。源。望。流。沙。以。西。奔。南。谷。之。派。合。群。流。以。東。激。乃。渭。合。弦。蒲。之。脈。勢。故。洶。驚。渭。不。洽。妍。頭。之。注。居。中。亦。不。浮。屬。惟。渭。與。汭。洽。注。始。得。屬。之。而。入。河。自。同。官。之。漆。子。午。之。沮。畢。景。從。然。而。之。漣。同。朝。莊。至。于。雍。山。凡。為。諸。水。所。經。所。出。亦。俱。可。告。登。半。是。象。水。致。功。同。故。象。山。之。祭。告。亦。同。而。又。曷。下。言。余。阻。又。曷。更。下。言。豬。野。又。曷。連。言。三。危。而。并。及。三。苗。刻。狀。當。日。成。功。也。至。豬。野。而。三。峽。肆。激。青。海。西。環。勢。壓。極。

南書制量

南貢

四六

集虛齋

早。故。功。難。遠。委。至。三。危。而。地。接。居。近。流。經。黑。弱。居。且。英。奠。善。又。何。生。故。特。述。書。以。志。雍。功。之。大。成。雍。為。帝。都。西。藩。藍。田。華。陰。之。側。僅。有。奇。供。且。遲。注。產。馬。益。地。產。益。烏。蘭。白。嶺。之。墟。亦。不。乏。琛。異。而。止。青。球。琳。聖。意。至。仁。故。特。下。個。惟。字。此。其。取。述。原。便。但。勢。必。經。河。渭。轉。餉。仍。艱。欲。東。北。循。河。未。易。猶。龍。門。一。路。山。缺。盤。東。陡。瀉。則。難。捷。而。險。欲。西。而。趨。渭。而。渭。亦。正。未。易。趨。注。澶。漆。阻。殊。途。水。脈。舒。迴。曲。折。則。難。夷。而。迂。叙。河。清。之。苦。大。令人。主。有。頑。恤。之。思。至。特。書。效。款。西。戎。蓋。遠。與。玉。叔。同。因。以。極。志。雍。功。之。告。成。

渠山渠水總考

前。每。州。各。說。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于。此。漢。通。說。九。州。山。川。聯。絡。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山。川。分。見。于。九。州。者。其。經。山。川。聚。見。于。後。者。其。緯。無。經。則。不。知。定。所。無。緯。則。不。知。脈。絡。此。作。書。之。妙。○。使。單。言。渠。水。則。雍。冀。豫。梁。荆。諸。州。發。源。之。水。不。俗。所。以。發。渠。山。一。例。若。止。言。渠。山。則。兗。青。徐。揚。諸。州。入。海。之。水。亦。不。俗。所。以。又。發。渠。水。一。例。渠。山。單。重。源。言。入。海。特。提。其。歸。宿。渠。水。單。重。入。海。言。發。源。特。別。其。分。流。○。九。州。雍。豫。冀。是。北。條。山。高。慶。青。

明何

南書制量

南貢

四七

集虛齋

徐。兗。是。北。條。水。依。慶。渠。則。是。南。條。山。高。慶。揚。州。是。南。條。水。依。慶。北。條。山。高。慶。是。河。濟。淮。泗。洛。潁。源。北。條。水。依。慶。是。河。沛。淮。渭。洛。入。海。入。海。在。依。慶。故。高。渠。水。以。兗。青。徐。揚。四。州。為。壑。發。源。在。高。慶。故。高。渠。山。惟。雍。冀。豫。梁。荆。五。州。○。渠。山。若。以。逾。為。高。逾。至。為。高。至。則。與。前。先。下。凌。高。之。說。反。若。言。但。條。列。諸。山。不。重。施。功。則。渠。山。渠。水。十。一。渠。字。皆。落。閑。恐。非。記。者。與。紫。大。旨。蓋。謂。高。河。渠。水。皆。山。之。脈。絡。隨。其。支。分。而。自。渠。渠。至。渠。未。嘗。以。私。意。穿。鑿。凡。此。條。南。條。發。源。之。水。入。海。者。入。海。入。河。者。入。河。凡。雍。冀。豫。梁。荆。諸。州。無。不。治。為。高。河。渠。山。即。水。之。源。流。隨。

其曲折而渠其以至其未嘗用私智穿鑿凡此條南條入海之水為澤者為澤為川者為川見充青徐揚諸州亦無不治故前分治九州著禹能辨九州之形勢此分理山川著禹能順山川之性情無非所以昭禹功而闡明德

隨山

渠所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而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衡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南書劇墨 禹貢 四八 集虛齋 渠北條大河北境之山所岐荆在雍州壺口以下在冀州探

水脈必先窮山脈北條水無大于河以山脈首尾分河脈首尾惟是雍州為端冀州為委岍山所出荆岐漆沮注泗所經禹渠三山水令入渭而共趨于河則河自崑崙南龍門北已關上游之脈由是絕河東渡河方南注乃當街西峙震漱冀西則壺口當渠嗣是稍南而雷首蓋南而太岳凡汾流有所歸而河仍再橫也勢將并豫吞荆乃孤峰力障迎河之關東流冀南則底柱當渠自是稍東而析城蓋東而王屋凡洸源皆有可窮而河仍未善下也方今九派奔趨乃崇崗東峙而河之歸焉洸源東則太行當渠自是稍北而但山蓋北

而碣石凡恒漳皆有所歸河庶安瀾乎哉觀三山盤旋九鎮摠是相導河流入海非便入只相勢可從茲入耳一說渠山水之源委凡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在河渠不專主河渠傳勿太泥

渠北條大河南境之山西傾朱圉鳥鼠太華在雍州熊耳外方桐栢陪尾在豫州亦雍為端豫為委西傾之陰洩水是出朱圉即其東接者更東為鳥鼠渭水是經直至太華南則洛水率伊瀍潁入河北則渭水率澧涇漆沮入河雍南所渠此略盡之乃豫與雍接膠梁參差自是為熊耳伊水所出更東為外方伊水所經更東為桐栢淮水所經直至陪尾亦淮經

南書劇墨 禹貢 四九 集虛齋 而泗出于豫州所渠此亦略盡之此渠其伊所出在洛水所經在盛氏者須辨不言渠者崇渠河文伊洛等水亦多

山川脈絡皆起西北故渠河北境自雍而終冀東北漢河南境自雍而盡豫東南○渠有統鑿工夫禹言隨此言渠渠如柳渠義取在前隨如追隨義取在後以水論則九川之水非禹不行禹若渠其前以禹論則九川之水非山不行禹若從其後故禹言隨山史言渠山傳者會意云此下隨山岍山洸水出其西南入渭洸水出其北東入涇渠山始此乃東及岐又東至荆而渭之入河澧涇漆沮之入渭皆在所經矣荆岐

即前既旅之荆岐二山雖不可尋水而雍山之旅寔始此... 河因導山從雍叙起其在對河故根導說適非謂為導山自... 岳陽其至根修字荆岐既旅至于鳥鼠其至根旅字此曰適... 曰至亦當根導字導之所至自可包禹即禹未至而經畧已... 至不言禹禹在其中需首時河濱雷水出焉河自南流漸轉... 而東雷首正當其衝要見既載壺口治梁及歧盡在此太岳... 即岳陽濟水經為太原岳陽之修此也底柱時河中石如柱... 析城山峯四面如城在孟津西北王屋山狀如屋濟水出焉

尚書副卷

禹貢

五十

集虛齋

禹見 吳音

而東而涇渭漆沮入為後南至華陰是自西傾至太華而灃... 涇漆沮諸水終南博物諸山皆談之矣熊耳外方桐栢陪尾... 四山接太華而東南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栢而經陪... 尾而泗潁諸水俱出入諸山中... 按漢渠水中河濟淮渭洛五節與此二節正互相備水之經... 出諸山者惟多二節似當主河說諸山渠則象水安安則勢... 不相涉而以大海納其流河亦順下趨之便諸山不導則象... 流湮涇則勢不相救而以百川受其委河不無橫徒之虞故... 渠峽岐與雍豫諸山總為大河耳諸山據經考水虞虞有朕... 傳云河濟所經伊洛淮渭所經俱不全須看得活... 漢陽家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迺九... 江至于敷淺原... 漢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堵冢在渠之北漢水所出荆山內方... 大別在荆之北漢水所經○渠南條江漢南境之山岷山在... 渠之南江所出其脈分為二支北一支為衡山畫洞庭之西... 其支短與岷山相連者南一支為敷淺原環洞庭之東北其... 支長與岷山相隔者此皆在荆之南江所經也渠北支則江... 之上流治漢南支則江之下流治丹言導若南條北條之別

尚書副卷

禹貢

五十一

集虛齋

此水惟河居長。南水江漢稱雄。以在南。故謂南條。別于河也。漢在此。故謂南條。北境。別于江也。漢漢山言至大別。水亦言至大別。漢江山言過九江。水亦言過九江。天下水勢。未有不因于山。故漢漢家之所至。即漢水。而至漢岷山之所過。即江水。所過。此單說山水。

嶠家崔嵬。漢水是發。南之荆山。又南之內方。而大別。自梁北。而盡之于荆北。夾漢之山。于此為盡。且惟至大別。漢既入江。則備旋于大別下者。可無枚舉也。又且西望岷峨。峯律逶迤。江水是出。南之衡山。控江上流。又過九江。而南為敷淺原。托

尚書副卷

高貢

五二

集虛齋

江下流。自梁南。而盡之于荆南。夾江之山。于此為盡。且惟至敷淺原。江既受漢。則包括于瀟湘東者。亦可無枚舉也。括之二節。單言江漢。大非。乃相與江漢所出水。併合流入江漢之水。如大別之北。漢合漢水入江。又如過九江。即合九江水。但只江漢作主耳。若單說江漢。則前諸山。何又諸水交參。况既詳江漢。何不併詳究竟。豈入海于揚。果無山可渠耶。千古之誤。今偶會出江水自岷出。衡山九江敷淺原。皆山之陽。曰北支者。非岷北也。較兩支長短。不無南北之分耳。若作岷北。何以曰岷山之陽。山南北支。不不甚重。只重江上一說。大水入

因餘
說知字
集為

則得

尚書副卷

高貢

五三

集虛齋

小水謂過。蓋因衡山之下。尚有沅湘諸水。岷江必過此諸水。而後至于東陵。故禹依山行水。令水自衡山過九江。而至敷淺原耳。過是水過。亦一見。○按衡山去江甚遠。何以言衡山在湘水東南。湘與澧諸水。俱注于洞庭。而洞庭又北至于江。一登衡岳。而洞庭九派之來。應了然于目中。江之東至于澧。而過于洞庭者。亦從此見矣。遂北渡洞庭。沿江東下。至于廬阜。江之北會為滙者。于此盡矣。過此則江漢已合。而中江入海。無山可別。故不復條列。

按山則不遠。水則無定。據今揆古。從違當有主見。如岷山一條。蔡仲默有山脈二支之說。既為尋龍捉穴之談。又出一湘水混雜九江。前九江注。湘水又原合九江。覺矛盾已甚。須慧斷之。

涿川

弱水至于合黎。餘波至于流沙。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流沙地名。水源流皆非本西流。故順渠之使。正派至合黎。餘波入流沙。渠水曲折。即在渠山中。特仍自西北始叙之。自渠弱水至渠落九條。大渠自此而南。先言山以為水之經。故此言水以為

然則水不測

仁智

山之紀。弱水最在西北。又西流。不經中國。故先言之。山所謂
至于某者。若西至地。渠水
不謂至于某者。水西至也。
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至合黎。餘波入流沙。絕流沙。南至
南海。又云。流沙在崑崙西南。而自流沙經沈羽。又自沈羽而
西至三危之國。是弱水也。當至三危入南海矣。今云入西海。
果有據乎。抑以經云既西。遂附云西海乎。識者詳之。舊云西
北之地多沙磧。沙則水滲而下。前言既西。未言所止。故此指
言之。

渠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尚書訓星

禹貢

五四

集虛齋

黑水出汾閼山。在雍西北。而直出梁西南者。三危燉煌之地。
其所經。性本南流。禹順渠之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南
海。
黑水迤邐渠西。界入南海。不經中國。故次之。禹水皆載。而弱
水獨弱。且西流。禹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流。主水之變。言
守宙間。一水或橫。便是血脈未流。禹何問中夏荒矣。凡龍西
武威之區。其橫潰無若汾閼之狀。則渠之南。歷三危。及入海。
可南。即南無所極也。水無可不流。豈緣夷畧是為大仁。水不
必與爭。因其南勢是為大智。

渠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東過洛納。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
流河入于海。

渠北條之河。河源崑崙。赤寶龍野。不流合派。浩莫勝窮。自積
石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百里。而至龍門。龍門在雍
東。冀西。二州間。河流最險隘處。由是自此而南。至華陰。華山
在南。而河從北來。所謂雍河。即冀之西河。由是自南而東。則
至底柱。底柱在東。而河從西來。東而又東。則至孟津。過洛納。
至大伾。孰非東向。所經之地乎。所謂豫河。即冀之南河。由是

尚書訓星

禹貢

五四

集虛齋

自東而北。則過洛水。洛水在南。而河向北。迤邐而北。則至
大陸。播九河。孰非北向。所經之地乎。所謂兗河。即冀之東河。
于母同為逆河。而入海。由夷而夏。盤旋曲。每經巨峰。輒作
一折。大抵雍冀多山。虞敷豫。究地曠。虞。或說或播。總以防
害。而使之速洩也。
河為四瀆宗。費于西北。故叙水以河為先。首記其所見。華陰
至九河。詳所經。同為逆河。究所歸。總之。始于雍。經于冀。豫。而
入海。于兗。河散源極西。多伏流。無可施功。故言自積石。積石
記所見。龍門。記其險也。河從積石北行。入北狄界中。二千餘

有源
無源
非江
無源

為江
北江
中江
天江

而淮為彭蠡流為北江與江同歸于海。按淮禁迴也。彭蠡王
方麓以為因小秋山彭蠡。至左蘇而得名。寔彭澤也。非正指
鄱陽湖。江到彭澤水深已緩。浦回鄱水不得流耳。觀此則知
東。滙澤為彭蠡者。因漢水南來入江。而水迴合于大別之下。
此外又有彭蠡一澤。故言其浦迴者。為彭蠡之澤。非漢滙為
彭蠡也。既云漢為彭蠡。又云東為北江者。見。○下節漢南條
之。江。江發源於岷。故自岷。漢之東別為沱。則江之支流。所別
又東至于澧。則江之經流。所至。澧音北。洋旁地名。與難之注不同。九江見荆
州。東陵已陵。皆東向。所經會合于漢。按東迤北會于滙。因

高書制卷

為百

五八

集卷

漢水南來入江。便似江水。北去會漢。在江惟有東迤一派。以
見其未合者。乃東滙之漢。非江又去北會也。江未嘗北而南
北。特以漢為文。會不謂漢而于滙。又即滙名漢。中江即北江。
江漢發源於梁。合流于荆。至是而同入海于揚。
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海。故前雅記其合流。此仍
各見首尾。諸水中。獨二川。漢源。漢之二水。在梁。大小差分。自
吳浩蕩。迨袁紹。荆州而江始合。漢朝宗之象。正在此間。及至
揚。彭蠡之澤。漢所滙。即為江所滙。而波臣共以一澤為王會。
自漢轉。轉歸。漢在江北。漢小江大。任江之滙。即借江之流。

有主

高書制卷

為百

五九

集卷

故不稱北漢。而直稱北江。且江北為漢。江南又為湖湘諸水。
而江寔居中。故江于會彭蠡。漢。又直稱中江。歷梁荆揚三州。
其勢雄悍。自不減河。
嶠。冢。句。對。岷。山。句。濟。江。漢。之。源。東。流。四。句。對。東。別。四。句。疏。江。
漢。之。流。南。入。于。江。二。句。對。東。迤。一。句。漢。合。江。江。合。漢。也。按漢
為彭蠡。故于江言北會于滙。會北江句。對中江句。江漢合而
漢流也。中江即北江。因互言方向。而變文。江漢既合。茫然一
水。惟見為江。不見為漢。故曰北江。中江。主渠。江言所以尊江
也。惟兩言入海。寔江漢合而歸。非各入也。

可經

按東滙澤為彭蠡。朱子以為多句。東為北江。入于海。鄭漁仲
以為衍文。此千古卓見。漢水入江。江獨達海。此古今之迹。而
同。亘天地不改者。豈江漢滙澤為彭蠡之漢。又今為中北兩
江。入海耶。全氏曰。東迤北會于滙。當作北會于漢。蓋江勢迤
北。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按東迤北會于滙。若
作東迤北會于漢。入于海。無東為中江一句。則經義甚明。水
道甚合。
漢。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溫。為。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南書劇事

六百

六十

集虛齋

此渠北條之濟此屬北條北境濟上源為沈發源王屋禹故
 于此渠之自沈而下則伏矣東流至濟源則見為濟入河後
 伏南流而見為榮既見又伏東出于陶丘北則不復伏矣荷
 澤汶水皆東向所經而又東北則入于海也蓋濟發源于冀
 經流于豫入海于兗凡三伏而三見
 沛水勁疾故能出入地中伏見不一重沛不重沈發源王屋
 不作一見只東流為濟四句分三伏三見至陶丘以性皆見
 也王屋即冀之王屋東至沛源縣而二源並出則知前此之
 為伏矣二源合而東流則不為沈而名為沛沛入河但見河
 而不見濟故又為一伏按孔氏曰沛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
 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榮澤釋名云沛濟也源出河北濟
 河而南也榮即豫之榮波何以知為沛蓋濟清河濁穿河而
 過為榮還清故知其溢者沛也按橋卷云入于河而辨其為
 沛者清而河濁也溢為榮而辨其為濟者清流而榮清也
 此以清濁辨河沛以流積別濟榮尤確陶丘北有一出字則
 知前此之又伏荷即豫之荷澤榮荷皆沛所積者汶即青之
 汶西南入濟則濟為東北會之矣北東者轉于北之東也通
 節伏見主論

南書劇事

六百

集虛齋

按沛無三伏三見其云斷續伏見蓋因一濟而前為沈後為
 榮既入河又出河既出河又入海不似他水行耳故云斷續
 伏見耳如時以東流為濟溢為榮為見則漢東流為漢淮為
 彭蠡亦可為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為伏則謂入于河洛入于
 河亦可為伏乎况經文明言浮于汶達于沛浮于濟源達于
 河河濟本通而此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
 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但沿榮既久必欲為之曲解當亦是
 濟水沉勁性不易合自其入河至荷會汶入海與眾同流不
 與眾同故其別處則為見其無別處乃云伏耳必以伏乃
 穴地潛行此非本註
 按此條水無大河濟河最神而性善濟濟又最神而性善伏
 使不因性曲渠且不受波濤乃禹于潛則察潛所謂與汨俱
 入見則察見所謂與汨俱出是聖人相與神机大河以北之
 沈稱沈是旋伏而東見為濟此渠之于冀者大河以南之濟
 當其入河于兗是見旋又伏而見之為榮自是又伏而候出
 于陶丘北乃常見不伏此渠之于豫者又東北會青州之汶
 乃入于海見伏不一水性奇而尋源察脈禹渠之尤奇
 渠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渠北條之淮。出胎簪山。禹自桐栢築之。沂入泗。泗入淮。淮會而東入海。

淮發源豫之南境。東趨徐。以會泗沂。即淮沂其入句。泗沂不可分。以沂水入泗。故本沂入泗。而泗入淮。經以沂入泗。廢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會者二水合而奔注。勢相激也。入海在揚州。

按渠河五節。以江淮河沛四潰立說。渭在潰之西。洛在潰之東。蓋潰取獨自入海之義。漢入江。合流入海。故江漢止一潰。爾雅可據。說者泥漢書四潰河為宗語。遂以江漢沛淮為四潰。

尚書副墨

禹貢

六二

集虛齋

潰。不知宗者。長也。河于四潰為之宗。猶泰山于四嶽為岱宗。春官于四時為宗伯。不聞四潰外增河為五。今改正。

蓋謂自鳥巢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四潰。西之大川。出南谷山。禹自鳥巢同穴。築之。其源流皆雍。渭入河。澧水南注之。故東會澧。即澧水攸同也。涇水北注之。故又東會涇。即涇水攸同也。漆沮東北注之。故又東過漆沮。即漆沮攸同也。入河則入北海矣。前分言于雍。而自流。祖流則言于此。

渭自雍西。直豆雍之東。控扼諸川。故三水異派。而渭懸之東。

赴以入河。澧汪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言過。雍州入河。即其之西。河。

渠。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洛水四潰。東之大川。出冢嶺山。禹自熊耳築之。其源流皆豫。澗注于洛。故東北會澗。伊南注于洛。故又東會伊。伊之伊洛澗。既入于河。是也。洛出豫之西南。合三水東赴入河。

洛自豫之西。直豆豫之東。吸芻百川。故三水各注。而渭納之。東北以入河。河大而洛澗。故曰入。荆河。豫州。故知豫州。入河。即其之南。河。

尚書副墨

禹貢

六三

集虛齋

按渭洛諸語。當與前有別。如註似後。前言各水赴渭。洛此主渭。洛入河。澧涇漆沮俱巨。津渭一渠。而或會或過。無不洽焉。則渠渭即渠澧涇漆沮也。洛亦然。渠水必究源。究入合終始。言之。二水之派。只止二州。不詳不專言之。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涯內近水為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美居。九州之山。樑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滌源泉原。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至是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信乎九州之攸同矣。此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

信乎九州之攸同矣。此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

法眼

治也

此節要見舉全結偏之意。同就。用功言。經理無間。曰同。就成。功言。合異為一。曰同。波臣。輻湊。使四海。或不同。亦非九州之。同。二同字。相應。攸字。與既字。異。既者。已然。攸者。起。下九州所。同者。如下文。四隕。既宅。言土。奉。平。以見。高。結。羣。像。底。績。降。丘。宅。土。等。事。九。山。刊。旅。言。山。舉。始。未。以。包。中。間。刊。者。始。事。旅。者。功。成。結。成。嶠。既。藝。蔡。崇。荆。岐。等。事。九。川。滌。源。言。水。奉。源。以。見。流。結。既。從。既。道。既。入。等。事。九。澤。既。陂。言。澤。舉。外。以。見。中。政。非。障。築。水。定。流。有。積。無。決。各。備。其。岸。是。結。既。澤。既。猶。孔。敘。底。定。

尚書副卷

高貢

六四

集虛齋

如聖心

等事。首言九州。無水土。未單結四海。會同。見此。節。重。水。說。必。九州之水。皆入海。然。後。九。州。水。土。平。居。雖。結。上。文。語。意。似。道。按。天。下。惟。災。深。害。溥。時。便。不。無。豐。畜。之。差。後。先。之。感。乃。聖。心。原。無。介。視。聖。力。原。無。虧。施。其。州。先。冀。克。似。亦。不。同。而。治。一。州。下。流。正。疏。各。州。上。流。則。其。同。正。不。必。在。秦。治。日。見。識。者。宜。善。會。之。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結。九。州。貢。賦。六。府。金。木。水。火。土。穀。孔。修。大。治。由。是。因。土。定。貢。則。以。庶。土。之。高。下。肥。瘠。交。相。為。正。而。致。謹。財。賦。之。入。則。

極曲

品節。因田。以定賦。九州。穀土。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而。成。賦。中。邦。曰。中。邦。土。賦。或。及。四。夷。田。賦。則。止。中。國。也。

水者。五行之先。水治。則眾。府。畢。治。凡。耗。水。與。耗。于。水。者。並。就。鈞。陶。而。利。源。以。關。生。水。與。生。于。水。者。並。歸。獎。理。而。粒。食。以。開。第。未。修。民。苦。水。既。修。民。又。苦。賦。故。貢。賦。之。制。仁。民。特。深。六。府。句。引。起。下。四。句。承。此。來。慎。者。不。責。有。于。無。不。取。多。于。寡。統。統。為。欲。以。奉。君。而。又。恐。屬。民。成。者。或。定。其。獨。厚。或。定。其。獨。薄。鑿。鑿。手。制。之。一。時。守。之。萬。世。而。不。可。易。

按。民。生。居。食。並。重。而。居。尤。急。居。所。包。甚。廣。所。謂。歌。于。斯。哭。于。

尚書副卷

高貢

六五

集虛齋

無見

斯。有。營。為。有。奇。考。長。子。孫。而。嗣。續。妣。祖。皆。此。宅。攸。同。節。連。既。宅。截。言。四。海。之。隅。同。一。安。居。因。前。止。奉。克。雍。發。創。未。及。九。州。皆。宅。故。此。言。攸。同。以。結。足。之。與。後。四。節。一。意。但。四。節。深。言。教。化。四。隕。猶。淺。言。居。止。耳。下。九。山。刊。旅。四。句。用。例。說。推。明。九。州。四。隕。攸。同。既。宅。之。故。

六。府。節。貢。賦。之。制。前。已。詳。此。就。中。發。出。聖。人。取。民。心。事。底。慎。句。通。貫。一。節。交。正。成。則。皆。底。慎。慎。所。以。嚴。一。時。之。道。物。產。于。土。為。財。民。貢。于。君。為。賦。財。賦。不。止。場。園。園。田。漆。林。之。利。併。田。賦。亦。在。其。中。庶。土。不。止。山。林。川。澤。原。隰。之。地。并。穀。土。亦。在。其。

中無歌之謂正。一正字，令人有凜然不敢拚閱之心。况交而正之，則雖低昂自我，而彼自具有不可低昂之極在。即庶土交正已見聖心祇慎，而則臻成賦尤聖人祇慎之深心也。下二句已包上二句中，但因粟未闕財賦尤重，故特抽出重言之。則者，權也。輕重不踰，則者，準也。高下不與，成字，心見祇慎意，不是盡一取盈，蓋凶豐兩宜，君民兩便，人未可違守也。成者，萬全無缺。一處美不到，就有破綻。此則周周密密，何其成也。曰中邦者，中邦之賦可常，外夷之貢不可常。正是祇慎廢通節，不可擬前文入講。

尚書訓墨

高貢

六六

集虛齋

此兩節所重在凶與既宅。庶慎財賦二句，惟四與既宅，萬邦作乂，故得底慎財賦，以成賦中邦。當時史官記到水平漢草，重任土作貢，盡明敷土本旨，不專重結局山川故也。

揚土姓

此這候事錫土，以立國，錫姓以立宗。自此至篇終，記禹建官制，服以終治水之功。其教德先民，以化天下。又印治水時，指其德意流貫慶言之。蓋治水至此始可言成功耳，勿作成功之本。天子封侯必胙之土，而錫之姓，如契封商，湯姓子之類，串下此當與禹建十二師五長泰。

看洪水初平，新開世界，衆建諸侯，總于始。之民皆有生色。一以維斯世之平成，一以布修和之德化也。或云，實德報功，多限制不明，非非心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定功成，惟敬德以先天下，天下自不能違我而行也。此亦史氏語，言台言朕，猶孔子春秋指魯為我之類。只重水土，平上謂前此我禹未嘗不以敬德帥民，而天下未必無距至此，則沐成平之休，而各迪有功，自不能違越我禹之所行。

尚書訓墨

高貢

六七

集虛齋

矣非治水成功，何以有此。按錫土姓在于廣布，修和共明功，故此即繫之曰祇台德先。先已祇德為倡，諸侯所以各迪有功，而不距行。設宇宙安瀾，稍有一二變化，先人心未平，更險于洪水未平，惟禹獨其本真，將人心共歸其故物，而有順無距。此是自勵語，非自任語，不距即東漸西被，是四訖乃祇德之極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采，五百里采。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甸服，三百里侯文，敷二百里采，武衛，五百里要服。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甸。四。服。事。以。皆。田。賦。之。事。故。謂。甸。服。王。城。外。四。面。皆。五。百。里。內。三。百。里。近。故。納。總。納。銓。納。結。且。服。輸。將。之。事。四。百。里。遠。故。去。總。納。穀。五。百。里。尤。遠。故。去。穀。納。米。蓋。量。地。之。遠。近。為。賦。之。輕。重。精。粗。也。

此下。獨。成。五。服。事。甸。侯。綏。要。荒。莫。不。各。服。其。事。于。天。子。故。皆。謂。之。服。甸。服。亦。主。推。行。德。化。上。蓋。錫。立。仍。須。有。處。置。之。區。德。先。仍。須。有。寄。德。之。寔。要。必。財。賦。有。餘。京。師。充。實。然。後。侯。綏。要。荒。邊。成。居。重。馭。輕。之。勢。得。首。尾。相。足。之。形。此。便。是。其。寔。德。施。

尚書訓義

卷八

六八

集虛齋

練

京師。聲。名。文。物。所。萃。四。方。百。物。所。聚。其。民。易。舍。本。逐。末。制。名。甸。服。示。重。本。也。賦。字。貫。下。五。句。服。字。管。上。三。句。服。與。甸。服。服。字。不。同。一。以。田。賦。為。事。一。以。輸。將。為。事。言。服。于。三。百。里。下。則。四。五。百。里。無。服。矣。筆。數。以。力。耕。為。首。務。則。根。本。饒。積。儲。不。仰。給。外。藩。則。基。命。實。京。師。所。以。為。四。方。極。也。
侯。服。侯。甸。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采。卿。大。夫。邑。地。男。邦。小。國。諸。侯。大。國。先。小。國。而。後。大。國。小。可。以。安。內。附。大。可。以。禦。外。侮。也。
此。外。俱。首。尾。相。應。仗。之。翼。衛。王。室。維。持。德。化。概。見。內。治。極。周。

元本

重。京。師。不。得。不。重。侯。服。百。里。二。百。里。以。次。第。言。三。百。里。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采。以。邑。言。如。今。之。職。田。內。臣。所。奉。男。邦。諸。侯。以。國。言。外。臣。所。封。欲。其。左。右。宣。力。相。與。阜。成。屯。民。使。五。服。永。德。惟。侯。邦。勢。重。而。後。京。師。肘。掖。之。地。愈。覺。森。嚴。此。萬。世。封。建。之。祖。
綏。取。綏。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綏。服。內。然。侯。甸。治。之。利。用。文。外。界。要。荒。治。之。利。用。武。故。揆。文。奮。武。聖。人。計。安。內。外。如。此。

尚書訓義

卷八

六九

集虛齋

用。揆。即。百。揆。之。揆。文。教。自。有。先。後。之。序。施。于。民。亦。有。緩。急。之。宜。故。須。揆。奮。振。揚。之。義。振。揚。其。所。護。衛。者。使。奸。暴。潛。消。而。已。聖。人。直。欲。通。宇。洽。詩。書。况。近。內。地。者。直。欲。儒。紳。多。武。器。况。近。外。地。者。內。文。外。武。一。服。通。五。服。朕。給。然。外。非。全。無。文。教。內。非。全。無。武。衛。各。奉。所。重。耳。按。聖。世。之。文。就。是。武。蓋。德。施。博。則。威。自。廣。第。恐。太。平。極。治。人。心。易。玩。故。于。揆。文。內。無。用。武。衛。以。廣。文。教。之。施。奮。武。亦。是。廣。德。化。康。
要。取。要。約。之。義。其。文。法。畧。于。中。國。焉。廉。之。而。已。夷。訓。易。竭。無。中。國。禮。法。蔡。則。放。流。照。人。

曰夷曰蠻皆做活者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夷之蠻之文
所必略也。

荒取荒野之義蠻訓悖國語云龍服終王蠻則頑悖甚于夷
矣流遠于蔡者罪有輕重故也。

蔡流置之夷蠻水此非絕惡過嚴處以不堪正激其悔艾也
即不忍頑悖而欲並主意蓋見廣德化之妙用

按要荒之制見經理雅周華夏而無及蠻夷精神雖注善良
而旁及有罪今蔡流與蠻夷配搭處置極精正與武衛之奮
密密相維五服取義確不商然亦是舉例互見故侯服未嘗

尚書副墨

高

七十

集

無田賦綏服未嘗無封建侯服之賦亦納總銓結粟米即諸
侯卿士之祿也綏服之地亦建公侯伯子男則添文奮武之
人也然教亦不專在內武亦未始非文要荒服似禮法教化
所不及及觀三苗丕叙西戎即叙而聲教四訖則盡內外編
禹德其在中邦又可知五服猶中邦禹所訖不止此故下以
東西朔南極言之按綏要荒皆州牧所統之地即侯國之次
邊極邊若封建止于侯國之五百里則一千五百里之綏要
荒何人管他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高錫玄圭告厥

通

通

通

通

功

此推聖化極致而言漸漬被覆暨及也聲風聲教教化振舉
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聲執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教上
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
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贊告成功于衆水色

黑故圭以玄云
禹經畫所到便是聲教非治平後方施教化蓋平水土定貢
賦建官制服精神所到總曰德漸被暨正不距厥漸深入
被覆百祇覺我之精神充塞天地人之濡滌直透肌髓暨有

尚書副墨
言盡右此其漸被也聲教播是祇德直于無聲而履傳聲以
化儀表履運儀表下括之曰四訖四訖言無所不及從長個
不距地有遠近化無淺深傳意微僻成功繁頂聲教統結一
為敷土錫以圭重其事圭以玄象其色告成有祇承于帝與
思日孜孜意告報正所以醒報非徒叙其功勞也
按成功治水之功而告于聲教四訖後可見治水之功不到
聲教四訖處不可以言成而廣德化與平水土為一時事並
可見

首曰高錫玄圭告厥成功只首尾二高字而中

間數千言貫串相應。皆記禹經理之事。而祇台德先不匪朕。行二句。突出尤奇。蓋此禹經理之神也。九州殊貫。萬國異疆。而能使天下如一人。中國如一家者。無他。祇德而已。後世山海經。地理志。典夫財用之書。寧能有是。

和貢終

和貢別卷

六二

六二

集卷



啟啟於有危之事。王曰下戰。不備。支字探古。之語無多。而六師之制。天討之典。車乘之法。行軍之令。靡不備。支字探古。

大戰于其乃台六卿

啟立而有危。不服。遂親征其國。將大戰于其。乃台軍將之六卿。蓋臨戰而欲命以誓也。

南書別卷

其誓

集卷

武人主如此。何有于七雄之橫。藩鎮之強哉。重啟不重危。言戰而六卿皆在。召之聽誓。所謂將戰而召軍吏是也。六卿六軍之將。非冢宰等官。古者軍將皆命卿。平時治其卿而隸司。後有事將其旅而隸司馬。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危。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孳戮汝。

王曰。嗟。汝六軍有事之人。予有誓詞以告汝。有危。氏威侮。

見有

致威乎五行以絕養民之原。敗于忌棄三正而不奉正朔。虐下背土如此。得罪于天實甚。天用勤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與爾眾共討之。○我既恭天之罰。爾眾即當恭我之命。在車左者主射而不治其左之事。左不恭命。在車右者主擊刺而不治其右之事。右不恭命。在車中者主御而非其馬之正。御不恭命。○格伐而受賞。戮從之用命者。即賞于軍中之祖。不用命者。即戮于軍中之社。予并汝擊而戮之。可不戒哉。

六事。卿將與史士皆在。誓取齊一衆心之義。○五行。即六府。尚書副墨。年。集。卷。蘇。

威。備。暴。虐。而。輕。屑。之。害。民。也。按。三。正。取。天。開。地。闢。人。生。意。作。廢。棄。三。才。講。而。無。君。意。在。其。中。合。上。侮。傷。五。行。便。是。得。罪。于。天。故。天。用。勤。絕。之。孔。氏。亦。云。天。地。人。之。正。道。天。罰。與。勤。絕。應。恭。行。便。有。簡。爾。車。徒。及。載。廟。社。之。主。以。行。不。敢。輕。忽。之。意。舊。謂。棄。三。正。是。不。奉。正。朔。此。誤。不。完。三。正。義。勿。泥。○恭。命。恭。字。從。上。恭。天。罰。來。古。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即。執。射。刺。御。者。各。二。十。五。人。為。一。兩。每。兩。甲。士。一。人。為。長。步。卒。從。之。故。臨。軍。誓。戰。聽。成。者。三。人。而。已。兵。家。主。慎。惟。心。中。有。君。自。目。中。無。敵。左。右。分。執。只。在。能。攻。御。有。正。法。只。在。能。守。若。

見列

進。神。少。懈。說。過。爭。利。為。敵。所。伺。提。由。心。中。弁。髦。君。命。耳。惟。左。先。射。右。死。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御。制。如。此。所。以。能。為。不。敗。之。師。御。必。馬。之。正。即。範。我。馳。驅。左。右。御。三。人。如。一。人。貴。心。力。同。也。○天。子。親。征。必。載。遷。主。社。主。以。行。左。祖。右。社。朝。廷。之。制。軍。政。猶。國。政。也。就。此。賞。戮。不。得。停。留。示。果。也。重。戮。違。故。加。擊。戮。一。句。蓋。軍。中。一。時。之。法。

按。虞。廷。百。僚。師。無。于。五。辰。有。扈。氏。威。侮。五。行。正。相。反。天。子。用。兵。曰。恭。行。天。罰。曰。賞。于。祖。戮。于。社。皆。示。有。稟。承。不。敢。專。也。既。言。戮。于。社。又。言。擊。戮。汝。不。過。甚。言。以。暢。軍。士。之。用。命。要。者。尚。書。副。墨。年。集。卷。蘇。

得。活。近。泥。軍。中。無。妻。子。強。為。親。屬。同。罪。之。說。舛。矣。

耳。誓。終。

五子之歌

此篇書中之詩。首三節。是詩小序。後五歌。都重述禹戒上。太康尸位。以逸豫。厥德。黎民咸。或乃。盤遊。無度。吹于。有洛之。末十句。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却。其。毋。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繼啟有天下。尸居其位。而以逸豫。厥德。黎民咸有戒心。正可以悔而改圖。乃盤于遊。而無節度。吹于洛水之外。至十句。而猶弗反。其失民甚矣。有窮國君。羿。素有不臣之心。因民困于盤遊。而不堪忍。遂距太康于河。北。使不許返。而國

尚書別墨

五子之歌

秦虛齋

非其國矣。厥弟五人。奉侍其母。以從太康。待于洛水之內。知其制于羿。不得返。五子咸怨。太康。因。由。荒。棄。祖。訓。乃。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蓋。以。發。其。哀。痛。迫。切。之。情。耳。

此三節。是史。臣書法。尸任二句。每。下。居。其。位。而。不。事。其。事。惟。以。逸。豫。而。敗。德。不。可。以。逸。豫。為。尸。位。之。定。黎。民。咸。或。以。上。樂。言。乎。時。事。遊。吹。不。返。則。日。甚。一。日。矣。豫。遊。不。必。廢。痛。恨。在。逸。與。遊。夏。都。在。河。北。洛。在。河。南。曰。表。又。在。洛。南。曰。羿。雖。素。懷。睚。眦。然。因。民。不。忍。而。數。則。太。康。自。致。也。奸。雄。何。代。無。之。苟。無。其。隙。彼。何。所。因。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秦。不。禁。長。城。

通雅

見列

管阿房陳勝胡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幸江都幸洛王世充何所因。距與拒同。蓋已據其國鄰矣。猶假名義。以立少康。及柏也。遂為後世曹馬諸奸之祖。○見距後。歎。歸。無。門。矣。五子奉母以迎。非望太康自反。或恐有勤玉者。至再。後。字。有。深。意。時。竟。無。一。應。者。太。康。失。人。心。可。知。曰。洛。汭。則。已。彼。河。矣。五子之怨。與小弁父子。雖。駭。君。臣。相。似。須。臾。傳。中。親。親。說。非。怨。罪。五。歌。雖。不。盡。禹。戒。推。其。意。以。作。歌。備。詩。之。有。五。章。也。節。節。皆是。怨。意。

尚書別墨

五子之歌

秦虛齋

世化訓之。後尚不忘商。夏民。統一。戒。德。而。即。或。何。也。蓋。帝。力。何。有。之。民。未。百。年。正。見。祇。德。之。絕。一。旦。駭。其。耳。目。心。志。耳。非。忘。夏。也。乃。字。重。者。重。盤。遊。上。民。之。弗。忍。從。盤。遊。未。化。成。或。較。深。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首節述禹重民之戒。次節以失民之禍。答之也。其一章曰。皇祖有訓。君子民。但何以備。親而近之。不可以分。卑而下之。蓋

一勝一不勝
一不勝一勝
一不勝一勝
一不勝一勝
一不勝一勝
一不勝一勝
一不勝一勝
一不勝一勝
一不勝一勝
一不勝一勝

其本

尚書圖星

五子之歌

三

集虛齋

民為國之根本。根本堅固，則國勢安而不危矣。皇祖之訓如此。○予觀天下，雖愚夫愚婦，似甚後者，一往勝我，突可畏焉。此雖稍有差失，且不可况一人。○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未有不驚敗。豈在其明，當于不見而圖之哉。惟不能固之，不見而怨已。○明雖悔何及，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未有不驚敗。而斷絕者，其勝予又何疑。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至此極乎。蓋見民之可近而不可下也。○近下俱以心言，論民于君，九閭不嘗則勢難近。靈輿尊嚴則不難近。○臣惟難近，廢止有一近之可直，常呼吸與通。若環而

有禮

遠

釋理

尚書圖星

五子之歌

四

集虛齋

字轉下極貼，時謂下二句原可近不可下之故。未然。○予視節，承祖訓而極敷，不可下之危情，予實指太康一字，只如字。看不必作管字，天地間屈伸之感，理而已矣。只有是非曲直，初無強弱象。此五子真見之言，且泛勿指太康時。蓋勝予，不但獨夫就克，齊傲豈不視匹夫，婦可勝予乎。一能勝予，蓋人人得而陷，藉我極狀亡王之辱，此就居恒說。當時自不可言。三失是積愆，累悞此句，承上來不可作推原見。猶失且不可况三失之多乎。○夫衆則民怨必深，怨豈在明。至于明，便不止是怨了。怨乃心之潛机，不見正怨之真境，此非不可見。乃不及見善國者，刻刻不見。若刻刻見圖字，有汲汲固本意。此四句一串，提是言其怨已明見，而不及圖之意，明與不見，以爽之微著言。怨無明暗，幾有潛顯。若而後國常患無及，故須不見是圖。此二句，去就理說。正見太康下其民，而不能圖。怨于不見，處民怨而上不恤，其危何如。故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其必絕。勝予必矣。蓋極狀勢之不可維。見紀經名，今都無可恃。轉時，垂紀直是決詞。結言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至此甚甚痛而歸咎之語。作已然者，不敬指違。豫照上都，要見民可近不可下之意。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者音峻字惟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述祖訓以啓其取亡之實二章曰訓有之內作色荒而感

發寵外作禽荒而軌遊畋其酒而滔于飲者音而溺于聲峻

其字雖其牆而過于侈靡數事有其一未有或僥倖不亡者

乃今臨皇祖之戒欲不以得乎

祖訓歷戒之事人君子色禽酒音牆字豈能絕之但其致亡

在荒肆嗜峻彫乎一字或字須看曰一見不必多曰未幾見

必無可徵之幸有一必亡况無有乎按有之時即亡之時蓋

尚書副卷

五子之歌

集卷齊

神也亡而國安能存哉峻字靡牆是一事傳六字勿誤照上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夫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以國統之戒啓之也三章曰今都冀方而有天下者豈一

代相承之統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之業迭傳至今恃有道

以維統綱予不察夫其君道而紊亂紀綱遂底滅亡陶唐

之統終矣冀朝之一旦失之可痛哉

其三以下皆五子推廣勸言非高訓獨揭陶唐迥其傳流之

遠內色荒禽相較一道意自克而始一脈相傳故以陶唐

五子

諫辟焉自克而下皆都冀州故以冀方諫天下道者君天下

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即道所寓也將亂之君道先亡

紀綱次之則國從之矣按五子嘆滅亡且從陶唐打來有無

限感慨

尚書副卷

五子之歌

集卷齊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閔石和鈞王

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此以宗祀之淪替之也四章曰明明其德如我祖為萬邦之

君恐子孫不能嗣守有經常可法之典有中正可循之則以

貽子孫至于閔通之石和平之鈞所以一輕重而立民信者

王府亦有之其垂之大而慮之詳如此奈何荒墜其相傳之

緒覆其宗而絕其祀如我祖宗何

明明二句直下猶云我神禹之有天下勿濫德業明明只照

下慮後極微登策極精便是映單千古明而又明說個萬邦

真無限遐思輕重典則之貽典則摠是治法確然不易謂

典截然有裁謂則包鉅細皆有是提精一紙台內容泰朝野

吏民之誼若鈞石從典則中抽其纖悉者官見盡制而因缺

也閔和取恰合人情意王府藏之以為準此正禹之關其令

緒而欲歸其宗祀處蓋同慶重衡有虞首重此便是精一家

風護持萬邦宏緒者宗、大宗、宗復則祀絕。其痛甚于滅亡。按此節，不過即禹之紀綱以深痛之也。典則石鈞即上紀綱。荒墜厥緒，即上亂其紀綱。覆宗絕祀，即上乃底滅亡。但上之紀綱猶在，此則明指禹說。上言國統之亡，此言宗祀之覆，說得更痛。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替陶乎予心。顏厚有怛怛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此悲恨其不歸也。五章曰嗚呼何為不歸而使予懷之悲萬姓以予為仇，予將去民疇依將安適歸替陶乎予心。顏厚有

尚書副墨

五子之歌

七

集卷八

怛怛思愈切而愧愈深，皆由弗慎厥德，以至此。雖悔其可追而及哉。

末叙母子兄弟之難為情，長歌之悲，甚于痛哭。曷歸猶云何不歸，與詩式微胡不歸相似。送僕寧生悲其不歸也。仇予疇依代太康為伶仃無聊語。若問若答，不知誰為予而予為誰。一辭親愛之至也。帶陶替結磊塊之狀。顏厚怛怛欲思愧而愧更動然也。末二句深答之詞，篇終總結悲意，自痛自憐，自想自憎，而歸于自恨，愈和婉而愈迫切。猶詩之有變風焉，亦可謂變而不失其正者矣。

按言何為不歸，猶非絕望之詞。至仇予二句，則非民安適，斷無可歸之理矣。傳以無此無民為首說，遂豫二字，故一歌曰不敬，五歌曰弗慎，處處相顧，而弗慎二句，正與前怨豈在明四句應言追悔莫及之意。

五子之歌終

尚書副墨

五子之歌

集卷八

祝征

在此

首節。史臣叙胤侯征義和之始詞。告于衆三節。數義和罪之當征。今予以爾二節。示以討罪之意。行師之法。末節。則以軍令戒嚴之也。須識義和之罪。實在黨羿。而不止忽天戒。胤侯之征。雖未及羿。而實翦羿羽翼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征之。

惟仲康肇立。始即位臨四海。胤侯即奉王命。掌六師。王室兵權有寄矣。罪黨有義和者。廢司天之職。惟酒荒亂于其邑。罪

而書別臺

胤侯

集虛齋

者見

狀數矣。胤侯承王命。征其罪。不即翦羿。勢未可也。義和黨羿。時雖未能正其誅。然即荒酒廢職。亦當致討也。
仲康五子之一。羿立仲康。而曰仲康肇位者。正仲康之始。不手羿權也。或云羿距河北。仲康立在河南。非羿立也。此說有據。不曰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胤侯承王命者。為述。敘事也。義和恃羿。敢廢職。惟在厥邑。則負固未易擒。故征之。向句皆有書法。○按首二句。黃末三句之事。命掌六師。要得註收。兵權意。惟仲康能即收兵權。故能征義和。不然。六師之權。尚在羿掌中。動有牽制矣。上制命。而下承命。得遣將出師。

之。俾叙胤侯。實以美仲康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徽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備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狗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授天紀。違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禁于房。替奏。被畜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胤侯集衆而警告曰。嗟予有衆。古先聖王。著謨訓以詔君臣。明有微驗。可保安邦。國相傳有自來矣。我有夏先王。克謹于天之告戒。恐懼修省之意。每嚴于天威。愆怒之兆。明后如此。而為之臣人者。能有其常憲。自一官以至百官。各修其職。以輔其君。以故君之德政。明而又明矣。此君臣之合于謨訓。而定保之有徵者。○我先王。黜惡德。政有關。而欲責之群臣。每歲孟春。使適人以木鐸。狗于路。曰為官師者。交相規正。其君之失。以至為百工者。亦各執藝。以諫其非。其或坐視。絀然。是不恭也。邦有常刑。可不畏乎。先王之令。致廢于臣。如此。○惟時義和。乃顛覆其德。但知沉溺。違亂于酒。畔其官守。而難其

而書別臺

胤侯

集虛齋

一見

時義和。乃顛覆其德。但知沉溺。違亂于酒。畔其官守。而難其

三句人

見有

見有

見有

位次奉天紀帶度自是始紊亂之遂違棄其所司之事而不顧乃季秋月朔日與月會之辰不相和輯而飲于房宿此天變之大也樂官之替者進鼓以備用畜夫小臣馬行而馳庶人在官者步行而走以供救日之用義和職所專屬者友尸其位無所聞知則其昏迷于天象以犯先王之誅尤莫大焉政典曰曆象之法詳慎四時氣節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天時者殺無赦夫維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嚴官乎首節雖無君臣實重責臣意聖廷指聖君先帝後皆是誤訓事登于心而宣于口即典謨之類雖不專論勅天須點下勅

尚書副墨

天意者與保正明微之實此句見必宜遵守意先王下頂來古聖有垂訓辨我夏先王亦不能違為先王之訓未是先王無弗敢克謹謹于平日非過災而後謹也先王之心無有不暢何待于戒不曰修省而曰克謹直是勅天時殺意當五氣順序之時常存薄德愆伏之警臣人百官屬無明解不可小大小臣且大臣守法而小臣輔弼亦不妄克有克有之於心也惟人人守法則百官備輔以職言故曰百官大小皆在修輔說得則不止天戒臣人以職君為帝

憲修輔正是有常憲處修亦此心修明明而果無愧定保之烈蓋得臣之助也按明明不但得政有刮磨磨垢煥發新朝意主精神志慮上說勿生扭傳中德業字此正夏先朝事與謨訓合處○令亦夏先王所設令于孟春正月布法象魏意重其始也官師四句狗路之詞謂之官司便以職無道相規彼此唱和同于規君工百官執伎以事王者藝諫如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以匱財罷民魯莊卅楹刺楡匠慶諫以無益于君之類按藝諫是借一藝以致至理不必泥所執之藝說曰官又曰工欲無一人不然不恭指不恭其令

尚書副墨

若責難之恭遠一層其或字重看先王大開言路惟恐墮蔽雖三辰俱協未有天災苟官師無諫而工亦不因事納忠則失德未幾未必不故非常之变故平日坐視君之得失而不言猶且有罰况天戒又得失之大乎上自官師下至百工不諫謂之不恭况義和至慶其職乎一說述道人宣令意重在不恭之刑上以起下節是○顯慶厥德是惡源畔官離次串官局曰次官在國都而酒荒于厥邑故謂離次做擾首亂天文前此未有司官所掌事下正避棄之寔辰日與月會之十二辰不相和集于房則日飲可知鼓聲屬陽伐鼓取扶

此說
亦好
天子
威命

陽以抑陰。古禮日蝕用幣。又有救日之弓矢。替備夫庶人皆執事。多忙以助天子。恐慢况義和司曆而閏閏。則其內有所恃。可知直舉改典以救之。師出有名矣。先時後時皆以曆法言。重違天之罪。殺無赦。為故違者。設引此指義和有。後視正朔之心。不是布算偶誤。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嬖。子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織厥渠魁。曾從同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義和之罪。固天罰所必加。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為開罪。尚書副卷。五。集虛齋。

之舉。爾眾士當同心戮力。王室尚輔。子敬承天子威命。以效天討可也。○然討罪之師。為德而非為虐。不有火災。崑岡玉石俱焚。若子苟為天吏。而越逾于德。則濫殺之禍。更烈于猛火。今我但欲除首惡之魁。期于罪人必得。止耳。若魯燕之黨。迫于不得已者。則宥之不治。舊染汚習之人。無知而囿于俗者。亦符典之維新。蓋罰止元兇。兵貴去殺。子意如此。爾眾士共知之。命出仲康。而曰天罰。尊王也。又曰天子威命。見奉君即所以奉天。欽字是帝王要法。亦行軍要法。天變臣肆。峻茂政典。此

類

考

何等時。閭外專司。舉足危地。此何等事。而可忘欽乎。惟同力則缺。勇歸忠。原無携貳之情。六惟同力。即以獨欽。則攝氣歸靜。漫無跡妄之失。○火炎節正。奉將天罰。意殺一人。而全千萬人。謂德。過于誅。我曰逸。脅從。是不得已者。舊染。是不知者。祭誅之。便是逸德。曰織渠魁。其詞凜如。寬及脅染。所以散助逆者之心也。散其黨。離其勢。此不戰自靖之略。否則懼者眾。而黨日頽。僱師無期矣。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嗚呼。馭師之道。威愛盡矣。然威勝于愛。為嚴明。則士用命。而

尚書副卷。六。集虛齋。

必有濟。愛勝于威。為姑息。則士懈息。而必無功。其尔眾士無以愛為可恃。威為不足恃。其勉力而戒哉。此特嚴軍令。拊恤為愛。誅斬為威。愛不是姑息。乃恩意。愛克厥威。便是姑息。將不威。則令不行。是以卒于教。愛。亦無所用之矣。語曰。苟犯吾法。惟有劓耳。正威克愛。意允字。照克字說。即威克愛克。而信其必濟。與無功。有不必克。致收績。而始見者。按威克二句。千古馭軍定律。視之如子。乃可與俱。死。愛。亦行軍要道。但克愛之威。本非苛殘。止為嚴爾。克威之愛。原非撫字。止為姑息。懋戒。中者。重戒字。統征終。

商書

金沙楊肇芳葆元父創著

男胤奇公才父刪補

湯誓

湯將伐桀而誓于衆前。三節是言典師之意。末節是言治師之律。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尚書劉墨

湯誓

湯誓

集虛齋

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俾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王曰。來爾臺。都象庶。悉聽朕言。冀我小子。敢行稱亂。以伐夏。惟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不遏奉天以行事耳。○今汝臺衆。據汝言則曰。吾君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斷正夏。國子聞汝衆言如此。但夏氏有罪。不征伐。則連天寔甚。予畏帝命。不敢不正其罪。○今量汝等之心。其曰。夏罪惟多。如我臺何。不知夏王率為重役。以遏絕民力。率為嚴刑。以斬割夏邑。故

好二字 其曰 湯誓 上

不曰 敢法 等而 曰等 句法

民敢夏德。亦率急于事上。不與協心。曰。是日何時而喪。若亡。子率與俱亡。夏之惡德如此。朕若不救。如天佑民之意。何。今朕必往。其行決矣。○爾尚輔予一人。致天罰。以伐夏。是為有功。予其大賚。資汝爾無不信。朕斷不食言。爾不從誓言。是為有罪。予則孥戮汝。無有所赦。其可不聽命哉。

首節言伐夏。本乎天命。次節言因臺象憚伐而示以畏。天見勢不容已。三節又推臺象之意。而以夏德告之。見伐罪所以救民而救民。乃所以畏天也。末示以賞信。罰必軍令之不可越。曰。天命殛之。則止亂而非稱亂矣。○臺象重穡事為一己之

尚書劉墨

湯誓

集虛齋

私心。湯畏上帝。為天下之公心。○夏罪如台。又因上文。割正之言。而想其心如此。非必商衆語。上多罪。有罪。虛此以重伐。嚴刑而端。括夏罪言之。率遏率割率怠。三率字。皆一切義。或云。桀率其惡黨。相與虐民。民亦相率以應之。亦可。怠弗協。率急于奉公。而上下不和也。商民勤于穡。而弗順于上。弗順。乃協。所謂帝力何有也。夏民急于職。而勉。其。上。進。乃弗協。所謂離心離德也。曰。予及汝皆亡。止天命殛之。所在特借口于民耳。必注決詞。○致天罰。正輔一人。處非常之眾。黎民俱為。僅僅惕以天。民弗畏。故舉賞罰以趣之。孥戮罔赦。正所以

奪其縶事之惡惡而破其無如我何之玩心也。按通章俱以天命為主。順天應人。捲一事。觀首天命。經之末。致天之罰。可見舊謂不敢不正。迫于天命。今朕必往。迫于民心。天民平說未是。

又按董氏陽曰。禹祥湯有誓。故征虜有誓。徵侯伯義和有誓。名正而言順。若湯伐夏而亦有誓何與。蓋誓者。臨衆盡命。述其興師之意。故禹放桀侯。猶可無誓。惟湯則不可無誓。湯無誓。則稱兵之意不明。而稱亂之罪滋大。苟可明目張胆言之。而無作則順天應人行之。而無疑矣。今觀一誓之首。以非

尚書則卷

湯誓

三

集虛齋

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夫莫大于天。莫尊于君。君。君。天。而。臣。桀。君。則。為。治。君。違。天。而。臣。違。君。則。為。亂。湯。初。不。敢。違。君。而。為。亂。而。桀。則。不。能。承。天。而。為。治。彼。既。有。罪。天。命。殛。之。則。我。非。敢。稱。亂。而。迫。于。天。命。有。不。獲。已。湯。何。以。知。其。然。哉。天。之。聽。明。自。民。明。畏。自。民。始。于。匹。夫。匹。婦。之。謫。使。而。終。于。西。夷。北。狄。之。怨。望。吾。非。彼。君。也。而。曰。樓。後。我。何。以。得。此。於。民。哉。始。天。啟。之。也。天。之。所。啟。我。國。遠。之。是。違。天。矣。此。意。天。下。皆。知。惟。臺。之。民。不。知。故。有。桀。湯。之。稱。亂。者。有。咎。湯。之。不。恤。我。衆。者。有。止。湯。以。夏。罪。其。如。台。者。而。湯。則。曰。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是非敢稱亂也。將以止天下之亂也。非不恤我衆也。將以恤天下之衆也。難以夏之罪無如我何而不止者。將以故。彼願與偕亡而不得者之苦也。此湯誓所以專為臺民發。

湯誓終

尚書則卷

湯誓

四

集虛齋

仲虺之誥

首節紀事。是本作誥之由。仲虺二節。言天為生湯德以久民。而商之受命。由于天。簡賢三節。承言湯德得民。與民心戴湯。以見天命攸歸。處佑賢二節。勸以統馭邦國之道。而歸本新德。以繼成戴之人心。末節。言天道可畏。而惕之以務盡君道。所以釋湯伐夏之心事。而且期之于將來也。
按湯誓。提個天。登倒君。此亦開口提出天意。這大頭。勝座掃。且盛德得民。自無可辭于昔。盡道新民。又無可護于今。末漢。凜以天命。把他透。休羞惶。喚出渾身。惇惻。陳止齊曰。仲

高書訓

也作誥。非但釋湯慙。亦道德戒滿之書。極得旨。

集虛齋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成湯放桀。蓋順天應人之舉。然其心。惟以己不幸。而德誅有慙于撰選之德。故曰。予恐來世之不臣者。以予為口實。則君臣之本。我。不明于萬世矣。

昔句。敘事。是春秋書法之祖。惟慙故恐。中下為己德。則慙為名。分則恐。口實。猶說柄。此可見湯非富天下之心。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罔時。又有夏昏德。民塗塗炭。天乃錫王。勇智。秉正。萬邦。續。禹。舊。服。茲

與王
孫王

學厥與。未若天命。夏王有罪。湯誅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好辭

仲虺乃作誥。以解釋湯慙。曰。嗚呼。惟天生民。各有嗜欲。使無主以治之。則欲與欲爭。而衆乃亂。惟天生聰明之人。起然于衆民之上。因時以治其爭亂。所以為民主也。有夏昏迷。其德民塗于塗炭。此亂之道。而無主之時矣。天乃與王以智勇之德。使表正已亂之天下。而無高。舊所服行之政。茲。豈有他道。我。惟率循其典常之道。以奉順天所付托之命而已。天屬望于王者如此。于時夏王有昏德。陷民之罪。怨民心不泯。乃

不與註
命

高書訓

矯詐。誣罔。托天意以布命于下。帝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夏之命。轉其昏惑之天下。而用以昭明其衆為。天意如此。王雖欲不伐夏。不可得矣。

用真
原即
亦是
天意
如此

作書。誥。衆。防。此。湯。心。不。自。明。而。仲。虺。深。以。語。天。下。無。詔。來。世。且。舉。責。任。之。重。而。告。戒。于。湯。非。解。使。無。慙。也。昔。節。失。字。冒。頭。甚。大。天。意。為。民。民。亂。無。主。遂。生。湯。以。表。正。德。為。茲。惟。率。典。奉。天。以。盡。為。君。之。道。而。已。慙。天。意。如。此。下。節。言。夏。王。違。天。而。天。用。按。商。是。不。取。天。下。于。夏。而。受。天。下。于。天。也。明。甚。此。皆。釋。湯。意。亂。因。欲。生。撥。本。之。論。一。念。情。欲。之。為。據。便。是。亂。欲。由。形。厥

二節
大意
明

意亂因欲生。撥本之論。一念情欲之為據。便是亂欲由形厥

尚書

卷之三

三

集

而起。惟天生聰明者，形色皆是天性，不圓于欲，而洞知天下之欲，爭者賴以平，故可以為主。主非主民，直是主欲。聰明在心上，看亦仍是欲，但不緣耳目，自起識而方寸常虛者是。渾成字不可分，時人不但使不爭，有使之各得意，昏德與聰明反是。即已沉于欲，虛塗炭，亦空民溺欲中，是亂象。世將亂而萬生一聖，上天為民之仁也，勇智遠聰明，字翻出賊亂尚武，救世尚暴，故曰勇智表正有匡扶世道意。表立自正如懸旌高竿，不搖而衆目自歸，得一向所染之欲，一時釐正無此曲廢，表正原為之舊事，異姓代興，統殊而道自一，故曰續服字。

虛典即禹所服天叙有典是守常不失固率，即變不失常亦率。說如禹時，魏子之宮不病，瑞居藝祖之器可專一姓，只率得這典，惟惟千古不可少之名理者，正不務冒千古不敢犯之嫌疑。今日此率，仍只率典，率倡率意，民生有欲，惟典可以正之。率典表正，純為奉順天命，而續服不外是，說到續服，見天樂王以德全為有身計，原不為有商計。後王所仇，正前王所賴，這一翻素絕靈絕奇，直可掃盡深慙。天乃錫五句，最難理會。上三句言天錫之使如此，下二句言我奉天亦惟此道。足上意，率典乃所以表正須臾，相承歸重天上奉若奉。

尚書

卷之三

四

集

其付托斯民之命。傳云典所自出，○夏王節是天奪夏授商之事，承上表見天命之不容辭，非申上節意。婦誣必有託天意以欺其衆者，與昭明之象如呼寐使醒，必須聰明之主始得。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道，聲色不類，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韋信死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徐西夷，怨南征北伐，怨曰吳獨浚于攸，徂之民室，眾相慶曰，僕我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我。

夏時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繁有徒，其不與夏附者，獨有我邦。肇我邦于有夏，為彼所惡，欲見剪除，如苗有莠，如粟有秕，勢有必不見容者，故商衆小大戰戰，無不懼我。王臨于非辜，况我王之德，言之足人聽聞，夏王之志愈深，而民之望愈繁矣。○其德何如，惟王節聲色而不進，公貨利而不聚，本原澄微如此，于德懋者懋其官，于功懋者懋其賞，處人當矣，而且用人之善，惟已有之，改已之過，無所係吝，處已當矣，至于臨民之際，滿其寬之量，而餘寬滿其仁之量，而能仁德用。

兼著而爭信也。民舍我其誰歸。○迺其始乃為伯仇。首
征自葛伯始。從此東而而征。則西夷怒。南而而征。則北狄怨。
曰。奚獨凌我。其往征國之民。則室家相慶。曰。待我君。君來我
其後生。由此觀之。民之推戴乎商者。厥惟藉我。是商之有天
下。定迫于民心之歸。而何慚之有。

簡賢節言。湯德見忘于桀。以為得民。張本。惟王節言。德足得
民之寔。乃葛伯節言。民心歸湯之久。簡賢二句。言附夏者象
便有獨我不附之意。了開業之始。曰。桀。小人眾而君子獨。不
惟桀惡之。而簡賢附勢之徒。且交頌之矣。湯非莠。批。自桀與

尚書副卷

神也之語

五

集虛齋

其黨視之。則以為莠。批。邪人指正人為邪。性往如此。小大傳
指商象言。恨非辜為湯恨也。德足聽聞。取忌處。即其得民處。
重湯德上。以起下文。聽聞不止。商。周。不遂不殖。非絕聲屏
息。去貨散利。直是揭他心。辭無欲之妙。凡見可做。便非無欲。
即見可惡。亦非無欲。聖人清明在躬。却于聲色貨利中。不即
不離自有。鑄然不降。處乃為自然。絕絕。遂絕。欲易。使欲自絕。
雖我不樂。欲易。欲不能。深我。雖南軒曰。蟬脫人欲之私。春
融。天理之妙。語可。下。六句。雖根。這。个。淡。齋。俱。是。極。力。形。容。
君德以清心。家欲為本。故官賞。加人。取舍之。已。無。不。各。

當而。出之為寬仁。自著信于天下。穩由。不。適。不。殖。二。句。中。下
勿以寬仁。再承。慶人。已。來。當。空。炭。日。知。覺。居。先。是。德。以。抱。負
言。值。昂。草。交。左。右。戮。力。是。功。以。建。立。言。懋。官。在。受。任。初。懋。賞
在。委。任。後。四。懋。字。不。但。稱。人。而。施。直。見。他。心。中。無。營。無。染。處
德。浮。于。官。非。所以。貴。德。官。浮。于。德。非。所以。慎。官。功。浮。于。賞。非
所以。重。功。賞。浮。于。功。非。所以。慎。賞。惟。聖。人。因。而。付。之。恰。如。合
符。耳。用。人。二。句。皆。慶。已。功。夫。用。非。任。用。就。取。善。說。天。下。人。偏
全。大。小。何。一。不。足。取。用。但。只。以。人。用。人。使。有。勉。強。之。情。即。用
人。如。已。儲。存。若。納。之。迹。曰。惟。已。不。徒。見。人。善。當。取。直。視。為。已

尚書副卷

神也之語

六

集虛齋

善而自契之。形骸。爾。我。之。滿。已。消。于。本。源。之。澄。微。人。即。是。已
純。見。取。善。妙。境。通。字。亦。要。細。看。王。心。檢。點。嚴。密。何。嘗。有。過。正
惟。檢。點。密。則。非。繁。常。見。其。有。餘。是。就。王。心。不。自。安。慶。即。過。端
各。亦。非。繁。惡。就。此。改。過。意。着。而。未。化。便。是。杏。王。則。一。念。覺。悟
從。前。過。得。盡。數。消。滅。何。吝。之。有。克。字。宜。別。科。條。曉。解。是。寬。生
育。廣。披。是。仁。然。心。中。稍。有。來。帶。便。行。之。不。得。其。道。有。欲。為。寬
仁。而。不。能。者。惟。做。到。徹。底。能。滿。其。量。透。出。沒。情。樂。育。心。体。不
但。我。容。物。使。物。能。為。我。容。不。但。我。愛。物。使。物。能。為。我。愛。故。曰
克。按。做。不。到。徹。底。便。不。克。非。如。注。不。失。而。兼。信。二。字。中。重。信。上。
已。蓋。寬。仁。原。不。兼。信。兼。信。便。非。寬。仁。

是即
推好

天通
天子
以民
不知
不為

在湯身上說。直是根定心。刺著。便即彰此。民同具之。真精故。心心乎。弊曰。兆民不止。毫都矣。乃葛伯節。承上文。湯德彰。信于民。故民戴如此。初字與舊字照。東也。南征。乃允葛浚事。從怨中看出。戴未人情。予以非望。則戴。却以今內則怨。戴猶。可感。發怨。則非。深。有傷于中。決不然。當時之民。看湯之極已。是今內談有的。不以極為德。及以不。至。極。為。怨。可見戴之情。傷哉。寬說。從前怨時。皆戴也。對今日。嗚呼。徐之。後。故曰。舊大。極。忍心。慶心。總。透。出。信。心。真。意。于。

尚書副墨

仲尼之語

集注

是言天錫湯德。欲其表正。用以真師。總是一個為民商賢三節。則言湯德足得民而民戴之久。已見湯不負上天付托處。德實湯德。得民而無負天意。上見他釋怨。處更妙。佑贊輔德。類志。遂民無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高。德自新。為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懸。船大德。建中于民。以美制事。以雅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蘇有得師者。王謂人美。已若者。亡好商。則裕自用。則小。君道。豈易言哉。我商受命之初。當以甄別群后。為急。諸侯中。有才品。美。人。而賢者。則隆。禮。遇。以。佑。之。有。殘。展。純。焉。而。德。者。

諸說
引到

不
以
道
一

則厚祿。秩以輔之。委身殉國。而忠者。則褒揚之。以顯其心。迹。奉公修職。而良者。則委任之。以遂其志。意。至于寡弱。而不能自立者。則有無官之設。分其權也。昏昧。而不能自理者。則有督責之典。攻其失也。亂而倒置。悖常者。取之。而變置其人。亡而逆節。叛命者。侮之。而戮。及其身。有此無攻。取侮。以准其亡。有此佑輔。顯運。以固其存。則諸侯。皆有存而無亡。而商邦。乃見其昌大矣。然德尤顯。屬人心之大机。德誠日新不已。則萬邦。雖遠。亦懷矣。若志自滿足。則九族。推親。亦離矣。人心離合。皆係于德如此。王無以今日之德。為已至也。其務勉力。以

尚書副墨

仲尼之語

集注

孟昭其大德。建中道于民。而為萬邦立極。然何所從。事。武是必以義制事。取酌于時宜。而不使任情而動。以礼制心。受檢于天。則而不使從欲而流。德之變如此。予以垂裕裕之道。于後昆。永為建中于民者之準。日新之功。必如是。而後盡也。此上亦不用精語。保德。子聞之。古曰。人能自得師。而委心聽順。則德業日進。而王謂人美。已若。則德業日消。而亡好問。則集思廣忠。而所取者。裕自用。則地詘人。而所局者。小。以古語觀之。則日新之與自滿。得失較然。德可不務哉。此指出商新大作用。前有夏商質附勢。故今惟佑輔顯。遂為

精字

不辨
持解

鼓舞群侯第一要著。諸侯新舊皆有。革命初。當有一符命討
更置。善無大小。忠良者。賢德之別名。佑若賢為主。而我助之
爵。標名位外。別有恩施。以頌。輔若德為主。而我輔之。尊崇
錫于內。嘿寓机權以扶掖。忠臣心事偏慙。故不第樹之風
聲。而且暴其曲。東良臣。費用苦辛。制故不但寬以文法。而且
展其中。藏柔弱者。無官以治。昧暗者。督責示懲。奪此于彼。謂
取以待悖逆。顛倒者。廢祀。刻人謂侮。以待荒淫暴虐者。推亡
固存。是過接語。欲萬國同安存者。天子之心。亡乃自取。故曰
推波。若存則我與賢德忠良所共。故曰固我。先推亡者。有

尚書副聖

仲也之語

九

集五

所廢而後有所興也。此整理封建之法。抑指王國。賢德成事。
忠良效職。無一不肖。潤其間。人心振肅。則世道昌明。便是氣
運大升。廢凡。勢昌非昌。善昌始昌。即眾善能修。非昌。群心激
勸。為昌乃字。見這世運。極机。决疎不。得。○德日新。節進。一
就君身上說。治之本也。賞罰者。人主飭新天下之法。而所以
飭新之。亦。尤。係。乎。德。如。使。人。不。見。德。但。見。威。其。于。邦。亦。難。說。
是。得。全。全。昌。首。首。四。句。泛。言。人。心。離。合。之。机。見。不。可。不。慙。德。
意。日。新。理。趣。無。窮。已。新。者。當。從。而。基。未。新。者。又。乘。机。而。深。何
等。故。然。只。心。深。意。實。考。小。作。用。於。說。新。處。便。懷。滿。處。便。離。德。

此方
合得
日新
素來

此方
合得
日新
素來

是天下之精神常運。則脈絡自融。暫息則肢節遂解。下正日
新工夫。通萬邦九族。故曰大德。德有無窮之明。即無可用力
還要勉強。加明不。嫌。過。用。其。力。慈。昭。是。日。新。決。于。中。字。點。破
大德真体。帝王相傳。原只中脉。為萬念萬化。根。根。昭。德。于。此
所以作則于彼。是為建中。重我建。不重民。準以義制事。二句
正德。德吃緊處。而建中于民。不外是。勿以事與心。分中体用
義之制事。在心。而礼以制心。則行無不愜。二句。只。作。內。外。合
德。看制字。甚嚴緊。聖人事。無不合義。心無不合礼。而猶以為
制。一毫不敢自由。懋。昭。之。功。密。矣。按。制。是。以。本。体。為。工。夫。將

尚書副聖

仲也之語

十

集五

義礼打煉。以待事。念非事。求而始。我念動。而始。準也。裕。取。悠
遠之義。創業之。思。一。念。一。動。未。足。以。垂。後。不。可。為。德。此。懋。德
之。極。致。意。建。中。即。是。懋。昭。垂。裕。總。是。建。中。勿。作。效。看。待。非。特
中于民。示。引。古。語。日。新。自。滿。之。証。見。必。宜。虛。心。日。新。斷。不。可
一毫自滿。論。于。子。開。美。用。一。轉。師。重。自。得。鏡。成。敗。之。跡。便。為
湖。源。暢。操。舍。之。端。便。為。切。繩。自。得。其。得。非。得。師。得。此。正。是。主
者。所以成其粹。清。而。懷。邦。裕。浚。者。純。王。之。心。也。不。指。典。王。尤
問。重。好。字。全。是。即。心。為。問。就。好。處。發。問。問。處。不。是。盡。所。好。念
內。全。無。滿。假。直。是。若。無。若。虛。之。心。裕。非。裕。于。問。即。裕。于。好。無

收併蓄。盡入鑪鑪中。此心之天。左右逢源。恢恢餘裕。非但大而已也。王漢清師說。好問便裕。只就上三句。開一層說。莫平看。亦非落一層意。亡的然日亡。乃王之反。小才智取。這一人乃裕之反。通節重日新字。然則盤銘其得師于德與。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遠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嗚呼。君道莫貴有終。然未有不善始而能善終者。王欲致慎于終。惟當求之于始。開基創業之策。即為浚昆。垂裕之圖。可也。試觀天道。若順而有禮。必封殖正固之。或迷而昏暴。乃頹覆敗亡之。天道可畏如此。是必以礼自持。以昏暴自戒。敬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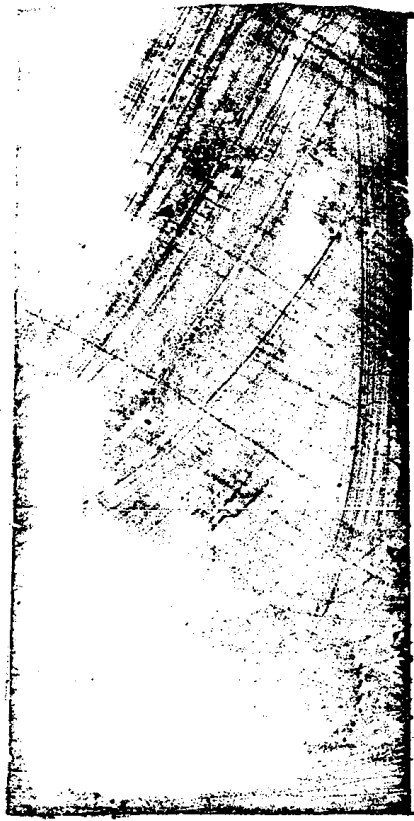
尚書副卷 十一 集虛齋

福善補惡之天道。以慎其始。將見有種無靈而永保天命于無窮。何鮮終之足慮哉。末節告以永命之道。與首節奉若天命。開基復思永基。委復原思格後。寧無謹終之想。但永基即在開基。格後即在垂後。終始曾無二局。敬慎只將一心。故曰惟其始。若待終而慎。猶慎無及。二句即保命要訣。雖有礼二句。泛言天道。見不可不慎始。意礼以制心。心精敏而不放。自覺強固。便是栽培。礼而言。故曰殖。少踰于礼。即昏暴。夫道何常。今日有始。固殖之。他日無終。即覆之。敬崇內合。得制事制心。得師好問。無限

其說此意最遠

工夫慎之至也。正是入礼出昏。廢欽崇于始。即便永保于終。只在自心說。天道惡盈。蓋憐此心欽敬。不自足。自然精神凝而不渝。志慮肅而愈久。有可殖無可覆。能欽一念。即為有始。即為有終。蓋惟敬可永也。蓋天非于道外。別有一命。即寔理。即曆數。則君亦非于欽外。別有一保。即戒惧。即疑。亦惟即天。祈天。此主術之妙。欽字重前曰奉若。此曰欽崇。語更進矣。惟欽崇而奉若。乃有建功也。

尚書副卷 十一 集虛齋



湯誥

首節是誥之本序。王曰。節言君道所係之重。夏王三節言桀失君道而奉天伐夏之事。俾予二節以君道自任而併望諸侯。末節中結相期之意。

按天者性命治亂之宗。帝典王篇。提離不得一天字。故仲虺提天以掃湯慙。湯亦即提天以靜眾。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誥告萬方。

湯歸自克夏。至亳邑而之。都是諸侯受命更始之時也。乃作書大誥萬方。

尚書副墨

湯誥

集虛齋

曰克已踐天子位之都于亳。即舊都也。或以遷就。庶幾諸侯不必泛誥萬方。諸侯誥民在其中。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治。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精白一心以聽予一人誥。汝亦知君道之重乎。惟皇上帝降衷。釋之衷于下民。民受天所降而順有恒性。敵漢此出矣。但恒性復同。而氣稟或異。未必其安也。能

使一世之人各安其當為之道者。則惟君在。君道係于天下。顧不重哉。

有降則有受。有受則有。有受則有。有受則有。

見傳

知命

是經其本

尚書副墨

湯誥

集虛齋

則一經一論。有以潛醒夫婦之神。且知覺居天下之先。則一舉一動。有以除作衆庶之範。使民無君。則人道盡滅。以責任

泛言勿著君師政教等語。按克綏惟后。須看得好。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私。人心如何得安寧。綏者。漢見天心。由滴。薄由薄。厚要其。薄而各安其所也。克字最有力。惟后一念。轉移便開世道。不但將位

所在能動人心。直有潛移默化之妙。着君德說。夏王威德作威。以敬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懼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

妙

深八

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

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象。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然伏。天命弗借。實若草木。屯民允殖。惟彼夏王。正有餘敵。之責者。乃滅其君德。而作意張威。以布虐于萬方。百姓罹其凶害。不忍其荼之苦。毒之螫。生呼

降災異于夏。以顯其虐。民之罪。天討其容已乎。肆我小子。奉將天討。罪之明威。不敢赦。夏之罪。敢用玄牡。昭告于上。天神后。以請可伐之罪于有夏。于是遂求元聖。伊尹與之同

尚書副卷

湯

集卷

力。為爾有象。請更生之命于天。而救其荼毒焉。○上天于冥冥中。默有以孚契衆心。而佑助下民。征伐一舉。而罪人然伏。可見上天禍福之命。斷不借差。由是凶殘既去。憔悴頓甦。若草木之敷榮。屯民信乎其生殖矣。夏王節言。樂失緣敵之道。而天殛亡之。德字泛。就君道言。雅入而不能脫。荼苦荼毒。螫虫。惟不堪忍。故並告。天道亦泛言。要根。降衷。說善是。天之本體。所謂秉也。過其則為。淫。淫之一念。善即福。福生乎。所本有一念。淫即禍。禍生乎。所本無根。心。以運操柄。此即天精微之要道。正所以密護其終。敵意。畫。

好字

此

禍。淫。遭降。災。告。亡。之。兆。天。蓋。明。絕。之。矣。○肆台二節。言已奉天伐夏事。重肆台。向天下不可一日無終敵之主。當此時。舍我其誰。不敢字。與下二敵字。相應。曰請罪。曰請命。一聽之。天示不敢專也。伊尹自任天下之重。故湯幸求與之戮力。為衆請命。戮當作勳。并力也。按元聖亦天生。聰明。迺知天威者。湯之幸求。亦自奉天。來。請于天。大事不敢自專。故聖未也。○信字不盡。幸義。天心民心相孚。藥病。屬。呼。吸。通。也。然伏。即自竄。南。巢。是。天命。弗。借。在。然。伏。上。見。責。若。草。木。句。屬。下。有。植。字。正。彰。草。木。說。快。其。淳。與。之。象。孚。佑。民。而。民。允。殖。心。

相。應。曰。字。曰。允。德。見。其。真。確。確。不。拘。虛。降。衷。初。心。福。善。禍。淫。果。無。備。差。令。憊。悴。燕。枯。稿。沒。責。若。草。木。教。崇。屯。民。生。理。未。必。允。者。至。是。死。如。降。衷。初。的。確。生。殖。矣。信。有。生。意。只。就。去。荼。毒。未。便。到。與。利。天。命。中。格。非。

尚書副卷

湯

集卷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簡于澗洞。○凡我造邦。無匪彝。無即恤。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天以屯民無主。使我一人和輯安寧。爾邦家。任大責重。如此。

才天
之天
見之

何等
深淵

此朕所以未知得罪于天地者何狀。惟懼危懼若將傾于覆
淵子何以釋此深憂哉。○凡我新造之邦皆與我共輯寧之
寄者。毋違匪常之法度。毋就過愆之淫欲。各守爾侯國之典
常。以承載上天輯寧之休命。予一人有孳賴矣。○然我君臣
之責。均有不容不盡者。爾有守典之善。朕不敢蔽而不賞。罪
當朕躬而不稱輯寧之任。不敢自故而求寬。其于其奪。惟爾
聞在上帝之心。我與爾豈容不交盡其責哉。然罪在朕躬者
不但朕躬之罪而已。其爾萬方之民有罪在予一人。若于一
人有罪。則無與于爾萬方。子以一身而負萬方之責。將爾造

尚書

卷

卷

邦何以共念予一人乎。
俾予節言已。受任憂懼。意俾予重正。孤負不得的天心。輯
心貼志。不敢干紀綱。以成生理。寧遠生設性。不見拘檢而各
安其所。輯寧只一意。以便克終。敢獻茲承上文。惟負荷之重
故恐罪隨之深。若已見絕于天地。而不自覺者。未知二字要
模。罪有可知。猶及改也。民情臣測。以為輯寧。民未必遂
以為輯寧。使孤天付托。豈不善危。字句此。標標危懼。惟恐有
負責任。就是輯寧心。則若承天。廢將字着力。使此即傾
所苦者止。論胥一。道。惟將傾則上懸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

一
心
心
心

一
心
心
心

一
心
心
心

深。憑。依。無。恃。而。顛。沛。在。目。此。時。肝。膽。之。決。裂。何。如。全。是。聖。人
慈。業。之。心。不。可。止。承。獲。庚。說。○凡我節。欲。臣。交。盡。其。責。蓋。天
心。善。寄。原。以。輯。寧。一。事。半。俾。君。半。俾。臣。若。臣。不。守。典。轉。以。其
責。推。君。是。罪。庚。中。讓。增。罪。庚。發。危。外。更。添。危。了。水。大。亂。沒
法。意。宜。詳。或。古。法。而。今。不。可。用。我。法。而。衆。不。可。行。有。庚。降。衰
即。匪。奕。一。或。從。之。後。何。以。絕。有。傷。恆。性。即。怡。淫。是。憂。勤。之。反
不。但。不。可。滿。亦。不。可。即。稍。一。就。之。便。為。牽。累。無。從。無。即。使。是
守。典。典。以。侯。庚。言。即。輔。君。輯。寧。是。總。是。皇。降。秉。奕。在。民。為。性
在。爾。即。與。承。夫。休。用。力。擊。當。意。休。即。輯。寧。嘉。命。亦。奉。帝。降。之

尚書

卷

卷

命。來。守。典。承。休。俱。在。有。拜。自。性。說。勿。以。保。祿。位。看。○爾有善
節。及。履。自。履。意。重。朕。躬。有。罪。句。不。分。聽。天。及。已。臣。言。有。善。已
言。有。罪。在。臣。不。過。一。人。職。業。可。必。其。自。盡。在。已。則。合。萬。邦。為
責。任。再。無。盡。時。此。是。實。話。觀。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句。可。見
讓。障。蔽。不。得。中。不。敢。故。有。被。除。滅。悔。意。非。空。空。認。罪。善。自。敢
不。得。罪。自。敢。不。得。不。敢。者。迫。于。好。善。愧。罪。之。真。心。也。而。不。敢
即是。帝。心。世。局。只。有。上。帝。主。持。衆。無。不。降。善。無。不。福。淫。無。不
禍。故。或。善。或。罪。漂。漂。不。敢。少。差。之。念。即。上。帝。炯。炯。不。容。少。昧
之。念。惟。即。已。心。深。帝。心。益。見。闡。別。精。嚴。夫。善。惡。如。蒼。素。不。別

有分。天何心哉。君與臣。獨懋懋之地。即昭昭聞之地。以其不可欺。故曰。簡福善。簡淫。帝之道。有時而不測。分善別惡。帝之心。無微而不可。混善惡到此。自不容消。而以歸于帝之心。無意而有宰矣。下四句。又申明罪在朕躬。一語亦認認得。縱獸。惟后萬方有罪。皆君不能。縱敵一人有罪。只為萬邦不輯。宰非指君有失德。無以萬方者。不咎民之不進化。以萬方罪已者。固以自責。亦以期萬方有來也。謹告。意正在此。蓋欲與諸侯共圖之耳。節節連下。歸重此處。與首節惟后意相照。

尚書副墨

湯

七

集虛齋

嗚呼。談。越于輯宰之朝。談罪戾于萬方之大。疑為自責過嚴。若無足信。不知君位。真是惟危。民罪寔由君致。理之必然。我君臣尚克。于是而深信之。爾無負朕。朕無負民。而克終。縱敵之任。前為。

更端而古。當深一步看。不可僅將上文講。君與萬邦。所對者天。所問者心。乃乘由天降。則心即是天。若心裡信不得。便于皇降。本。任。猶。界。虧。全。即。此。無。始。則。即。此。無。終。若。一。念。能。信。輯。宰。守。典。有。透。底。精。神。只。此。一。念。便。足。千。古。非。必。奕。世。終。見。有。終。恍。字。最。重。深。信。使。色。力。行。終。字。語。氣。須。自。已。說。向。人。

去。勿。君。臣。並。曰。尚。克。曰。乃。亦。皆。難。之。而。庶。幾。其。必。能。之。詞。標。則。未。保。所。終。也。無。人。已。言。終。指。天。命。亦。自。說。得。但。于。自。責。處。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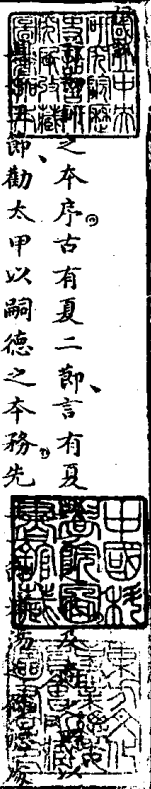
湯

尚書副墨

湯

八

集虛齋



以示所嗣。教求二節，則言其慮深者，以見當嗣德也。末節，則以天命與亡結篇首之意。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惟太甲嗣位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代太甲以嗣位。改

元之事，祠告于商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日也，外而侯服，甸服之群后，咸在位次內，而百官總攝已職，以聽冢宰。各在列，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欲其知創業之難，而思守也。

我首至冢宰，是太甲廟。見儀註圖。元祀，湯崩之踰年。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曠年不可無君。十二月為正，改年不改月。先王湯之先廟，祖即湯，喪不言故。伊尹攝而告廟，先王祠之，祖曰祗見，非但祠祭也。祠曰伊尹，而見曰奉嗣王。

六八面

廟中之祭，攝于尹而殯前之告，非尹所攝也。外臣曰侯甸內，臣曰百官，聽冢宰，帶百官言之，不重，不曰咸在，因上文也。此只就在廟班列說。臨臣勿淫，于此訓王者，上有先王，下有群臣，聽之暢然有省，蓋乘其初心之虛而入之也。祠而告即位，是改元常禮，因祗見而訓王，是伊尹特舉之深意。成德已成，之德篇中，維蕪叙夏商，然意皆在祖德上。按明言祖德一句，從此篇之主，亦即後諸篇之主，仍頂着這天命。敬天法祖，聖學自不容雜。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豈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殺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民允懷。

曰：古有夏先后，禹一說不必。方懋其德之日，天鑒厥德，無有天災，不特此也。山川各順其流峙，鬼神各遵其享，格亦莫不寧。以及鳥獸魚鼈，咸遵其性，于其子孫，弗率猶先后之道。皇天降災，藉手于我有天命者，以伐之而夏亡矣。天春不可恃如此。然天豈薄夏而私商哉？造可攻之象者，自桀之虐于鳴條，而我商之興，則始自修德亳都耳。當其時，惟我商王。

善克

荆楚

見有主

勢

尚書副星 伊訓 三 集虛齋

不忍飛民荼毒布昭神聖之武而代彼之虐以我之寬也民
肯信其志在救民而懷服之恐後商與非以德而何哉
此二節總舉夏商之事而言首節述有夏興亡意重禁上造
攻二句了禁禁起湯祭次節言湯伐桀而有天下無非是德
以起下節方與下于其字應方德不是初德乃德之勝服日
更德之成平後一段卒勵精神方新未艾無災三光不亂行
五氣不失序寧山不崩川不涸鬼不崇神不恫成若無毀策
竭澤之慘曰亦曰暨一步推一步勿三平亦勿以山川三句
作固天災之災都着先後德上說無替無矣中常有緝熙不
已意即此精神不頹墜而伏陰德陽無自而乘蓋大地出明
靈森之稜怪非故以此昭主德志一者氣必從波亦欽順其
常而不可時者在聖世天清地寧民安物阜德至德所盪以
順召順動靜一執陰陽一氣皆是是事德德而旁及山川鬼
神下至孺動飛走固不寧且若一赫故也曰有命見天命不
容辭造攻二句承彼于有命而言即孟子所謂禍福自己求
者○惟我商王御言商之興重湯德上要者惟字當祭造虐
時王室如燬無有赫然一奮為萬姓請命者惟我商王特舉
耳布昭二句串看武從至德中數謂之聖武明白正大而一

德之克 先德 德之克 德之克 德之克

夏 聖 武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尚書副星 伊訓 四 集虛齋

今王嗣先德無不在即位之初道宜如何王立愛以為親親
者法惟親吾親而自致其愛立致以為長長者法惟長吾長
而自致其敬使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合遠近皆儀刑于吾之
受敬始可謂嗣德也今日之首務如此
不曰嗣位曰嗣德者位以德致也勿將聖武寬仁攬入嗣位
只此一初嗣德時時有初投起此心打緊精神常在發軔起
脚時既有精進處故曰固不初字緊接嗣位說不必加謹字
註勿泥嗣德在初道只孝弟蓋孝弟雅在尋常不知化原肯
從此出人心觀望之初惟盡倫可以立位也惟親惟長就太
甲身上發揮蓋愛非只繼述此心自潔日新之德便與先王

怒安天下謂之布昭此正至德處武宜過不宜揚湯乃布而
昭之所以為聖武以德為武而惟恐傷之者賢人之武不殺
而殺殺而不殺我亦莫知其所以然者聖人之武賢人之武
武而嚴能過虐而使民畏聖人之武武而寬能代虐而使民
懷德是德感通寬者聖武之望如天無不覆天下皆蕩于
王仁更無拘迫局促不是反夏虐政之謂宜深看
王嗣厥德固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
海

不可不

精微

息息相依。敬非只聽順。此心自守。禮義之制。便與老成念。
 無忽。夫先見其微。故以愛敬教之。不惠阿衡。立有作法。意亦有至極。
 意要止于至善之極。使賢智不得增愚。不肖不得減先。須立
 簡樣。子如替腹底。像而天下父子定。方謂能立。立字都要照
 初字意說。二句特提謹德之要。通家邦四海方畫。立字義始
 于二句。正立愛敬。處在君身上說。只此始初時節。合近與遠。
 人人做簡樣。子與他也始終不。不閉微首。微尾之謂。如火燃
 象達。此良心烏可已。處合始終都在初時。非有漸次。
 按朕我自亮。謂商與始自修德于毫都。惟我商王節。是言伐

尚書副卷

伊訓

五

秦虛齋

桀而有天下意。若聖武寬仁。雖亦是德。此只就伐桀時論。非
 毫都所修之德也。借此為朕我自毫之寔。未是。此詞德
 德學。亦不特聖武寬仁說。觀下修人紀可見。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廷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與人。不求備。絲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難哉。○數求。替
 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政。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言。違忠。且違者。德化。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
 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暴具。訓于

見詳

紫士
 嗚呼。王欲立愛敬。以盡君道。為所取法。邇我先王。肇始修治。
 乎人紀。試舉其目。從人之諫。則無所弗達。者。舊之先民。則委
 心是順。居上得智。臨之道而克明。為下盡祇事之心。而克忠。
 取人則一。長必錄。不求其備。檢身則一。無不容。常若不及。先
 王之修人紀。如此。此其功。自開基于毫。以至有萬邦。碑。精。竭
 力。真積。久矣。而後人紀。得修。是惟難哉。○先王。惟其自修也。
 難。故其慮。遠也。遠。乃廣求。明哲之人。以輔。爾。後嗣。為。○然
 所以防。凌。嗣。之。違。厥。者。尤。至。致。嚴。于。臣。也。制。官。府。之。刑。以。儆

尚書副卷

伊訓

六

秦虛齋

戒于有位者。其言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是謂巫風。敢
 有殉于貨。殉于色。恒于遊觀。恒于政。是謂淫風。敢有侮聖
 言。為不足畏。違忠。良。為不足聽。違者。德。為不足親。而此。既。頑
 童。是謂亂風。惟此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
 一于身。國必亡。廷。欲。之。禍。如此。所恃。匡。其。君。而。不。陷。于。道。者。
 臣耳。若懷貪位之心。不匡。敢。君。之。風。愆。其。刑。與。貪。暴。等。不。特
 此也。具以風愆之戒。不匡之刑。訓于蒙養之士。欲其知匡君
 于異日也。先王之慮。爾。後。嗣。何。切。哉。
 先王肇修節。承上。末。正。告。以。烈。祖。之。成。德。見。德。感。如。先。王。德。

格在

說上

不道在倫紀上。實力人紀。泛言自愛敬而推之。皆是筆字對。嗣德看于先王。則為成德。于後嗣。則為筆修。勿泥傳湯之修。紀。非因禁廢而始修。禁不廢。湯可不修乎。諫為人紀。防護先。代為人紀。表儀弗拂。心解神怡。拂耳而不拂心。與達心求道。者異。先民。已。古今人在時。若猶詩之是。則是做。克明。心正。理。堂。以德言。而于臨政。見之。克忠。論心。不論迹。二克字。正照。禁。說。感世。易。隱。照。夏。方。開。汶。獨。提。照。于。昏。德。之。下。主。聖。易。竭。精。誠。夏。已。式。微。獨。整。精。忱。于。昏。恭。之。朝。故。曰。克。二。句。乃。人。紀。大。根。本。與。人。作。取。善。看。匹。夫。不。盡。明。主。國。與。成。功。樂。取。之。

高書副墨

集萃齋

量然也。未說到舉用上。身愈檢點。愈見缺失之多。視容若疎。有迫無可及者。故曰若弗及。非真弗及也。聖人之心。自如此。二句正曲。修人紀。處積累之勤。當在修德上說。蓋真積力行。之謂。若說締造。是有利天下心。采至于字。無限積累。無限進。思。若。只。精。力。拮。拮。非。難。惟。茲。心。靈。修。習。始。繁。不。知。經。多。少。風。波。費。多。少。精。神。而。後。人。紀。得。修。真。不。難。淨。潔。此。句。嘆。絕。悚。絕。按。先。王。筆。修。人。紀。以。至。有。萬。邦。所。謂。朕。我。自。毫。也。今。王。嗣。厥。德。亦。罔。不。在。初。正。相。呼。以。處。○。數。求。即。主。賢。無。方。是。明。理。欲。之。介。達。治。亂。之。先。曰。哲。人。是。輔。君。德。者。勿。云。輔。君。守。業。先。王。

此處之通達全賴子孫

此字

達知後嗣于老成易疏。瑞士雅人故重之。以使。即凌嗣不好。親賢。而以先王之命。臨之。敢不洗手。俾輔內。搃。傳。詩。修。人。紀。這。段。心。脈。俾。字。下。得。有。味。○。制。官。刑。節。即。俾。輔。中。事。先。王。豈。不。知。後。人。賢。即。命。令。不。去。自。不。廢。洗。諫。不。賢。方。且。蔑。視。典。刑。又。誰。行。結。古。之。誅。惟。以。刑。書。既。著。人。主。未。免。稍。懷。顧。忌。而。不。敢。加。譴。于。諫。官。人。臣。獨。得。藉。口。于。簡。書。而。可。以。少。伸。其。直。道。故。嚴。之。君。而。併。嚴。之。臣。微。臣。以。微。君。也。能。欲。之。由。皆。生。于。敢。三。敢。字。緊。要。人。君。風。化。之。主。下。誰。無。欲。只。是。不。敢。君。惟。存。一。敢。心。便。示。天。下。以。恐。難。無。忌。之。心。而。相。習。成。風。了。歌。樂。亦。

高書副墨

集萃齋

時有。但不可恒與。解。匪。以。歌。舞。事。神。故。取。為。恒。舞。解。歌。此。句。貨。狗。色。恒。遊。恒。吹。四。者。皆。過。度。事。故。曰。淫。頑。童。如。嬰。人。神。容。類。非。色。也。不。敢。聖。言。順。忠。直。近。者。聽。則。必。比。頑。童。正。相。及。類。倒。好。惡。曰。亂。風。風。尚。上。之。所。為。謂。是。風。不。必。以。下。做。入。講。慈。折。之。而。十。合。則。成。風。風。行。之。而。三。而。合。之。在。身。其。門。多。則。易。中。其。類。廣。則。難。辨。可。或。有。于。此。乎。有。一。見。不。必。無。喪。亡。止。于。卿。士。邦。君。者。暗。指。天。子。微。詞。也。不。必。補。天。子。之。風。慈。于。臣。下。不。臣。廉。見。匡。者。止。之。于。將。萌。若。有。而。後。諫。則。無。及。矣。豈。食。刑。正。指。他。隱。忍。心。曲。只。是。一。個。貪。激。之。使。諫。也。蒙。士。異。日。服。官。

故訓之早培朴念。預激忠腸。令其仕途未涉。而立朝之急。師
已培。縱使老成凋謝。而總起之忠良未艾。則飭官常以端上
習始。其為激王計亦深矣。至蒙士皆做有位之詞。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
罔大。墜厥宗。

嗚呼。嗣王當祇敬其身。而念此風慙之訓哉。自其經登于聖
心為聖謨。閱乎天下國家之計。何洋洋而廣大。以是發揮于
至誠為嘉言。切乎理亂興亡之故。何孔彰而昭晰。此所以當

南書副卷

伊訓

九

集虛齋

念也。試以下。天命言之。惟上帝子奪無常。作善者降之百祥。作
不善者降之百殃。下有作。上始降。則天道之甚速。無奈人道
之自速。作者一降者百。則天心之應人尤甚于人之感天矣。
爾惟德之所在。罔分于小有。合乎降祥之天。萬邦惟慶。即在
此。爾惟不德之所在。罔分于大有。合乎降災之天。墜厥宗。即
在此。可不戒哉。

此節深戒太甲先王慮後。做臣提為著王的一身祇厥身。泛
言身字。進上邪君卿士有一于身求。敢為厥欲之奉。王當敬
其身而念此訓言。能抵即是能念。而無刺志。先王慮後。以念

聖句 叶物 徒切 慶源 羊切 先切 有秋 罔應

懸解。以下叠言其當敬念。謹垂做之意。洋洋謂其所聞者太
未亮。以下叠言其當敬念。謹垂做之意。洋洋謂其所聞者太
言。示做之詞。以其條分縷析。深切著明。故曰孔彰。使心不免
掛漏。豈能即始見終。惟聖謨談天下之理。故發言慈與亡之
故二句。半下。既與進慶上帝不常。而降災降祥。善惡一途。惟
上帝三句。泛論其理。正照前方慈數句。意說。得當敬念。絕不
然。爾惟德四句。方着太甲身上。承帝降祥災來。德即善。罔小
不忽乎小。不德即惡。罔大不在大。二罔字。義各不同。小善何
能致慶。而不忽之一念。便是慶源。小惡未必即墜。而忽小之
一念。便是墜。絕註。增積字及寬。慶倚死之謂。不就成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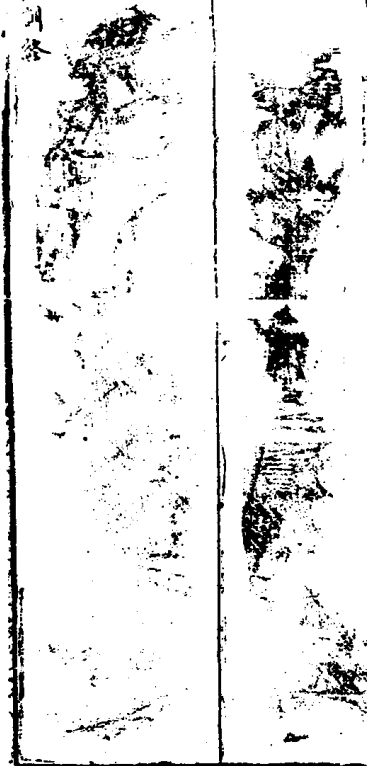
南書副卷

伊訓

十

集虛齋

按此以天命子奪。決人事禍福。與首節有夏興亡之意相照。
首尾俱以天命立說。但不可以天命人事平對。



太甲上

首三節伊尹因太甲不順而作書教以祖業之不可忽王惟
庸四節因太甲不聽而口陳教以法祖檢身之事王未克爽
三節因太甲不交而行權以教之卒致其允德極相宮一事
之始末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設天之明命以承
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
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尚書副墨

太甲上

集虛齋

王戒我祇備厥辟辟不辟泰厥祖

惟嗣王不惠阿衡則不能法烈祖之成德可知○尹乃作書
以告曰今之天下嗣王知所以得之者乎先王以天之靈然
命于我者不可一息忘而凜無形之顧于是天之明命以此
心而承事上帝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先王之德如此是
以上天監視其德用集大命于其身使之撫安萬方之衆然
豈先王獨能我惟尹躬能左右其君以宅安民衆而贊其哉
定輯寧之烈先王創之又得尹輔之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
緒耳王初不念先業不易而思所守哉○試以夏事觀之惟

集虛齋

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之君能以君道自周無虧于德而有終
其輔相者亦得與君終享其休美至于後嗣王不能自終其
相亦因之罔終成敗一係于君如此嗣王當以夏之罔終為
戒我教爾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德不副其位而泰辱爾祖
矣

不惠阿衡必有比昵群小之事觀狎于弗順可見○上書告
君始此二節皆揚太甲以保先業也首言今日基緒湯與尹
所共致以見創業之難次舉夏之墜先業者戒之見保業之
責在嗣王而不可忽顧設至祇肅一敬字與下文祇厥辟

尚書副墨

太甲上

集虛齋

相照人心中有惺惺不昧者即是天之初命顧照顧視不以
目心常存而此理常若有見四顧皆是如泰前倚衡一般下
句頂此來天地百靈皆明命不昧祇肅承事仰顧設不違祇
肅乃顧設中一節工夫形容其主敬之功達于無間耳監與
顧相應湯顧天命天監湯德天人孚也撫綏萬方是天授以
萬方之寄無工夫宅師無戲亂定治肆嗣王句惟雙承湯尹
歸重只在湯緒丕承望其承德臨已綏之萬方統已宅之民
衆深惟所自惺然凜凜必顧湯之所顧監湯之所監而後能
宅湯之所宅承緒為小承德為大要須親作承當着一毫懈

勝不待。○言夏監不遠也。先見三句對其後數句。猶欲首句
斷。不必提周。周全無缺。國語忠信為周。是言所以周之義。非
訓周字。勿泥。有終。正自周處就君心言。惟君自周。相不能代
君。周自為純常之朕。即首造久安之慶。照凌克終謹終。都也
終。字着力。勿作保梓說。君有終。則臣得致左右之力。而可與
國同休。惟字有力。更代終之終。亦勿作保梓位說。蓋君相原
是合辭。一終。即無不終。字無不別。國克有終。即不周意。極
重。固終。特舉禁以戒嗣王耳。被隔三句。嚴責太甲。詞氣凜
然。祇即祇肅之祇。歎太甲承祖德也。祇。是周處。未有敬而

尚書副墨 大甲上 集虛齋

不周者。不辟言不盡君道。便泰祖。不必敗亡也。
按二節相承。言成湯已開其始。太甲不可不成其終。然大要
抵在一敬。故于湯言願言祇。而嗣王言周言祇也。不是尹不
可忽。亦不可恃之意。

王惟庸固念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其。丕。顯。坐。以。待。旦。旁。求。
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
彥。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
尹之書。言先德。言及事。非常之言。太甲惟視若庸常。無所會

聽。則不惠如昨矣。○伊尹不得已。乃口陳曰。嗣王亦知先王
自勵之勤。與慮淡之遠乎。先王于昧爽時。大明厥德。悉去昏
蔽之私。即坐以待旦。而不敢荒寧。其修德之功如此。猶慮淡
人易怠。旁求俊彥。以開導引掖。後人。爾可顧越其貽謀之命。
以自取覆亡哉。○然自覆之由。皆侈德收之耳。慎乃儉約之
德。惟懷永圖。而無以繼欲自恣。取快目前可為。○慎德之要
何如。若虞机已張。猶必審其矢。括合于度。然後發之。王亦有
度。即乃心之止。而乃祖所已行者是。必慎汝之止。而檢制吾
心于天理之至當。此不必他取法也。率循乃祖所行。而不渝

尚書副墨 大甲上 集虛齋

越。則。度。于。此。乎。合。矣。尹躬之受托者。于為有悔。而萬世不稱
吾王為永圖之主耶。
念開。申。固。念。則。開。而。不。開。矣。故。漫。面。言。以。啟。之。○先。王。修。德
之。勤。一。種。心。法。已。足。垂。後。又。廣。借。人。以。傳。這。段。貽。謀。苦。心。那
得。不。少。念。昧。爽。二。句。極。寫。湯。兢。業。心。事。總。是。一。意。不。分。心。與
行。昧。爽。時。攻。取。未。來。靈。光。忽。躍。在。常。人。為。矣。希。者。在。先。王。使
為。全。作。維。本。來。清。明。無。煩。拂。拭。于。此。尤。覺。大。有。提。醒。此。念。惟
惺。惟。恐。或。昧。不。敬。即。以。待。旦。即。此。時。克。去。其。昏。惰。之。私
耳。緊。帶。上。句。說。只。是。他。自。不。容。息。的。心。精。如。此。皆。是。提。醒。心

尚書副墨

大甲上

五

集虛齋

境言昧與言旦則昧與前既旦後無時不明可知非惟檢身
 蓋檢心若不及矣按昧與不是夜氣之說湯豈有特亡而待
 平且洗濯聖心昭明無時不惕當昧與時萬籟俱寂呈出本
 來面目此時非可着力但覺塵滓一洗境界一新是願洗滌
 力處待旦不是急行蓋清明之極情念無自乘耳試想明發
 時心体洞然自有一種恂慄嚴毅不容頹然安枕的意思此
 極狀丕顯神境說更有味旁無方意放地中開而渠之不令
 知行此有其身性其神不與俱往使丕顯精神常在意越肩
 越命非別有教命即上文樹範樹人是又陸云命照丕顯說

即天之明命旦夕顧誤則顯少有昏緇則越此說更瑩貼○
 慎乃儉德節承上越命自設發大甲之病而藥之侈則發儉
 則永工夫在慎字上儉于身心為收斂于舉動為節制非纖
 毫之謂即先王丕顯待旦總是个不自放的一脈儉則由吾
 身以及天下自有無窮受用所謂永固二句直下慎心儉之
 悚神元氣養于節儉根基固于欽敬儉德即是永固儉慎即
 是惟懷無兩層永固即厥命不廢處○若虞節只重个度字
 儉德在吾心為不運之天則在家法便為不利之典則而總
 為不可少越之度省即是慎省度慎德永固之要訣括夫舍

所望

理致
集虛齋

尚書副墨

大甲上

六

集虛齋

弦處度者高下之準則度在括上見机發括而括舍度得力
 處全在省字然省字固重机字亦重臨幾便省這總是能慎
 止者王心恰當之歸宿處但不敬則易昏為知止之所在欽
 字與慎字相照慎之于事或有時而出入慎之于止則道心
 為主而人心自退矣止以未發之度言乃祖攸行則發而中
 度矣舍乃祖求度即心而造便是射無常儀行維屬事而所
 以行則在先王之心即得止之標準率祖即所以欽止如舍
 致止求法祖又是射室赴的了心本圓神何所為止惟天然
 尺度中有一空雅清者在今惟恐縱欲損傷一如初体便是

欽非止外別加欽也曰攸行便知所行處都只是个心惟此
 心欽翼舉丕顯心精待旦其意不必形模迹肖就字一之中
 神變化之用即止法便得祖法是即止為行即欽為率更無
 二功直要他以心法祖乃是根本聖學曰欽曰率俱省度工
 夫否則發皆沒發未有能慎德懷永者陸云不省則儉或意
 見之私慎或緣飾之迹安得可久引射時重省字最是節節
 提起先王而以尹躬結之得為宗社得為生靈得為世有辭
 無虞亡不待言矣所謂永固也不在稱卷上說
 按此三節首言湯之丕顯然欲王之欽止分明以先王心學

期太甲廢蓋丕顯待旦便是湯之得止廢得止則費之攸行無不合度可知故于太甲戒其越命自覆勉以慎儉保承而歸之于欽止欽則丕顯心法所以無忝乃祖于以率祖攸行所哉安有不合度者慎儉二句恐其越命自覆因病藥之緊要全在欽止廢與丕顯相照省度工夫亦只在此不當率率祖句說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審適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聞尹言未能變其繼欲之習此非口舌所能挽可知○伊

尚書副卷 大甲上 七 集虛齋

尹曰王茲所為乃不合義理習染之久與性相成予不欲其狎于左右之不順者而以惡終思之思之惟有營宮于桐使審適先墓哀心感而善心生以此道訓之無使一世迷于群小而不悟也○王往桐宮居憂他既之黨既疏哀慕之良自起克終而信有其德此基之矣尹之行權以格君如此曰未克變心不能無動但化既勝習染深未能便翻然耳○茲乃節私論之詞性本善而習壞之并其性亦化而成習故曰習與性成與猶并也湯云若有恒性尹云習與性成此蓋世言性言習之祖去故居而近先墓分明是莊敬之意若君



大甲上終
尚書副卷

大甲上

集虛齋

有見

制之惡尹必有以除之矣○桐宮雖以廢墓為名究所以慎之也慎則哀哀則悔此行權之本意德曰允德悔過以寔也克終允德非一時全有保其究竟言之以結桐宮之業

太甲中

首二節伊尹奉迎太甲而作書以慶之。王拜手節太甲求助于尹。伊尹拜手四節教太甲以圖終之道。總之前致慶章之詞及求善後事宜。聚脫不得法祖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寶萬世無疆之休。

惟太甲免喪之明年是為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自桐宮歸于亳。蓋慶仁遷義之後。又為君道之一初。

尚書副墨

太甲中

集虛齋

伊尹幸嗣王之終德。作書致慶曰。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民固不可無君。君非民無以作辟于四方。君尤不可無民。今者皇天眷佑有商。誘嗣王之衷。使能終其德。從此民得以有君。君得以有民。豈直一時之休哉。寔萬世無窮之休。尹則幸甚。

三祀既免喪也。首朔迎歸。重更始也。居桐則孫。歸亳則后。太甲喪畢。幸而克終允德。故冕服迎歸。成其為君為。○作書。傳云喜懼。謂且驚且喜。民非后四句。重下二句。民非虛字。能正始生。然克胥匡亦總是一個君。○四句便是幸慶君民相。

又主

故無字

有說亦

尚書副墨

太甲中

集虛齋

得語。應着太非靈机倏轉。便見天心。誰令無始。誰令克終。可想真切。眷佑亦是慶極。描摹非真。以君德歸天也。惟德斯為真休。惟終德即是永休。俱要在終德上想。出毋徒作永緒浮詞。克終厥德。只就目前講。言云不能其初。而保其終。是謂此本德。萬世無疆。我足克終。意一時悔艾易。終身持守難。深慮所終而以萬世期之。非徒慶也。按實字要看前以克終期。王尚屬虛願。今則寔受其休矣。

又按修德在一人。而貽休在萬世。修德者永無怠余。則嗣德者永有持猶必王之修德寔可為萬世慶仁遷義之法。而君

民一休之休。終將賴之于無窮。始可以言克終矣。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王拜手稽首致敬于尹。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致不類于先王。嗜欲無節。而敗度。縱肆自任。而敗禮。以速罪戾于其身。夫天作之孽。猶可避。違自作之孽。焉可逭。迨于自底不類。欲無速戾。得于追惟。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其始。今而後尚賴匡救之德。以圖惟其終。師保其毋我棄。我。

一曰天
此亦
亦可
亦好

亦好

德註
解為

力亦
未得

善及
善也

君拜稽首，殊禮也。此太甲自咎以求助于尹，不明于德，得罪之由，不類者，不肖其祖。下二句是不類之究，欲者淫樂與法度反，傳與作，縱者恣肆，與天理反。非禮儀，陸云欲縱一套事，念初起為欲，多欲不已，流而放縱，度禮亦一節事。禮之品節為度，度敗，必并其大閉而蕩之矣。速戾，速取危亡。天作四句，泛論重自上，以敦自底，速戾之意，孽妖孽天，妖在數，人妖在德，轉災為祥，理猶有之。自作自受，禍無日矣。說天人然底，態到是自咎，真切處，克厥初，猶能始之謂，傳添謹字，及不玲瓏，匡救而謂之德，感師保之美意也。賴匡救而圖終，固望尹亦。

南書剛舉

太甲中

集虛齋

自期之意，按圖惟惟字，要看弗克厥初，則今所當圖，惟有終之一着。此言極為吃緊。
伊尹拜手稽首，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来無罰。○王慈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拜手稽首而告之曰：圖終之道，惟于身為求之耳。人君能修治其身，而有真實之德，協于下民，乃為修身之至。如此者，惟明后為能之。○曷觀諸先王，惟時于忠之德，施及困窮。

訓

之民是以商民被澤者，服從其命，今無不中心悅戴，不特此也。豈有國而為鄰者，其民不堪暴虐，望放于湯，乃曰待我君，君來其無罪，前此非先王允德協下，何以致是。○王今日當懲絕其德，視法乃烈祖之所以新民者，無頃刻之違，豫怠情可為。○懲德之日，何如奉事先祖，則思懲迷之孝，接過臣下，則思信順之恭，視欲其微遠不蔽，則惟其所以明聽，欲其納德無邪，則惟其所以聰。懲德之功如此，則君有受言之地，臣有進言之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承匡救圖終之美意者，惟恐後也。何厥敷之有。

南書剛舉

太甲中

集虛齋

此下四節皆答圖終之意，首以明后期之違，承言明后莫如先王，而因欲其懲德以法之。末則承懲德所違事者，深期之也。蓋慎思即懲德之功，懲德即修身之事，能懲德即可以同于先王，法先王即可以當夫明后矣。明后字與不明于德相應。○尹拜稽，奉康于帝，禮克厥迓，歸彼自當如此。非復太甲也。修厥身是圖終之要，二句一氣注下，帝者工夫全在修身。上修治而去之，補而完之二意，逆前積習非猛力剗削不能。洗浣造詣非畢力繕治不能，精凡身修然後知有不修故不徒除其欲，縱必求底于純粹，能修身則德便允了，蓋允莫。

其說

其有

其見

其見

允于妄根。盡將定滯于心。非悔過之空言。業已滌安。則此身
 此態。便與下有呼吸共貫之神。不曰下化德。而曰德。下
 從修身說。嘿蘇之即。境見民物之精。顯出之隨處。皆修治之
 力。人看合四海成身。必吾之精神。與天下昭合。無間。方可滿
 身之分量。而完修之工夫。非誠能動物之謂。德是修身。意不
 可謂。惟明后如此。亦不可謂如此。方為明后。迺指出修身。源
 頭。悔悟方新。不患修之不力。患修之而闕。于數。虛用其力耳。
 于情。欲微茫中。辨其真。于妄念。離合間。燭其辭。合上下為修。
 于德。辭翕聚源頭。無不通徹。所稱明后。即惟此耳。惟字正照。

高書訓

大甲中

五

集虛齋

不明句着。○父母于子。竭心或求。德是一。个允允德。協下此
 一句。盡矣。民服等語。則協下之應。連重他國上。並其字重着。
 極言。協下之廣。服命。固不悅。申看。服非力。服。便是心。悅。試。服。
 悅。非悅。湯。迺。廣大。自得。有陶陶。無憂之。趣。鄰民。見罰。不見德。
 故待其未。而免之。後。后之。思。宜信。若。父母。了。湯。修厥身。于下。
 德。德。視。烈。祖。虛。見。○王。懋。乃。德。三。句。一。氣。下。懋。字。便。有。不。息。
 工夫。即。進。不。得。廢。越。要。後。進。下。情。烈。祖。以為。的。烈。祖。一。生。精。
 神。泮。子。勤。勵。王。視。乃。烈。祖。之。無。時。豫。息。者。可。為。無。豫。息。說。在。
 烈。祖。身。上。說。不。必。又。添。出。日。新。兼。豫。忘。說。得。細。意。氣。過。自。激。

其

時

精

其

其

昂則精神或有難赴。便為泮勵中一頃之滄。要着時字。恐
 身出懋德。正修身工夫。能懋德而允協。不待言矣。惟懋德無
 息。方為固維。厥終。○奉先四款。乃懋德所從事者。句句着修
 身上。王于朝夕。非先靈降時。即耆碩浚先時。非萬禘。獻狀
 時。即萬响。投聲時。無時非德。所係。乃亦無時。不思。正。是。个。無
 時。豫。息。而。可。成。允。德。奉。先。以。懋。述。言。若。質。對。之。德。與。祖。考。精
 神。稍。不。相。肖。便。非。美。備。同。替。之。思。接。下。以。洪。諫。言。谷。領。受。之
 德。與。師。保。凝。承。猶。不。相。符。便。非。嘯。吟。不。忘。之。思。每。句。上。下。字
 俱。重。只。說。孝。恭。此。亦。勉。強。可。行。惟。奉。之。接。之。觀。蘇。承。當。而。思。

高書訓

大甲中

六

集虛齋

其何以仰承。何以晉接。有不覺無窮。孝思無窮。恭敬出焉。而
 不可以成。矩限者。使力行上思。非空空懸想。聰明指性。靈言
 達者。明之。未悟。前慮。所視。不遠。既悟。後慮。所視。不明。蓋
 遠莫遠于其明。而第邦萬世為近。視不遠。則較于近矣。德者
 德之實德。未終。慮。聽。與。德。得。德。隨。終。更。慮。聽。或。未。聽。蓋。德。莫
 德于靈聽。而謀謀。獻納。為。淺。不。聽。德。則。聽。亦。矣。惟。字。與。思。有
 辨。惟。真。明。不。可。蔽。以。德。而。無。遠。不。做。惟。真。聽。不。可。雜。以。私。而
 無。德。不。收。休。指。求。助。美。意。無。敬。即。有。終。王。無。息。則。尹。無。敬。相
 承。說。隱。然。以。匡。救。自。許。必。孝。恭。明。聽。無。一。不。盡。而。浚。可。言。承。

此惟

惟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終不可教。尹且無教。王可教乎。
按朕承王句。與臣救國終相應。休乎正指此意。或以德威如
先王為王之休。或謂應前萬世無疆之休。俱未是。講此句。要
見圖終之責。所不敢辭。臣救之力。蓋以不替。其何厥教之有
或云太甲德成。尹責始塞。是承王之美于無窮也。說太蚤了

太甲中終

尚書副卷

太甲中

集虛齋

此惟

此惟

太甲下

首二節。誥以盡君道在與治。而言先王為當與。若升高五節。
誥以與治之事。責之以所必致。末節。而戒君臣。以寓專責于
君之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
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
道。罔不與。與亂同。幸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
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尚書副卷

太甲下

集虛齋

與天通。而天斯親矣。以至下民。從違靡定。豈有常懷。懷于有
仁。而能恤民者。鬼神形聲恍惚。豈有常享。享于克誠。而能格
神者。人君以一身領教。仁誠之責。一不盡。而神吐之。民揚之。
天亦絕之。居天位者。何其艱難哉。○敬仁誠。統之皆是君德。
德則治。不德則亂。已。然之治亂。不同。願君所與。何如耳。與古
之治者。同道。亦有不馴。至于與者。與古之亂者。同事。未有不
馴。至于亡者。是必始終慎。所與永堅。與治之道。而痛絕。與亂
之事。斯惟明而又明之君為係之。○今所當與者。執過于先
王乎。先王惟時。勉教其德。德與天合。故能為天下君而對手。

尚書副墨

太甲下

集虛齋

上帝今王嗣有配天之令緒尚監視茲德之德而取法焉此申明以上法祖懋德意故云申誥一說申誥而謂首節以天為主進下民懷神享皆天意人主俯臨仰對無在非天故總曰天位敬不是敬天迺敬德惟親就敬說從克敬者之心出王遊衍日近日親戒懼一印心印天是親由我造而天原無親敬外無親故曰惟此度與下而段不同位曰天位則為民神主可知艱哉與嗚呼相應詠嘆中寓責難意真見人君無時刻可弛懈緩思即居恒凜然難忘之念便為禱福適變之機真絕艱危若只說禱亂倚伏猶粗至人君不可易

為又在言外○德惟治四句泛言重終始慎厥與是全篇主腦德即教仁誠但不必填入二句正為狠執下一註脚與治必盡體其道乃可與典亂只一事相同便可亡心德容運處即是道非兩也典制制度雅卓終歸朽壞獨有此道皇傳帝帝傳王是古今一大脈絡能與治同道即是以典自與如脫離真跡止是粗迹故但可言事與字要看獨創未嘗不開泰而非論于總體之謂善作何必不善成而難貞其初氣之鏡故不知其與亡視其與與者皆從治亂未分兼合其神非真有個此模仔細刻畫與治非隨聲逐响自不能越于道外同

尚書副墨

太甲下

集虛齋

事不必庸主亦有英主而所為同亂皆亡道慎在上說始微頭微尾之義註始而與治等意尚辭與治矣未作備其道或勤道未真致泥古而不通不與亂矣偶陷其事而不反知或錯認亂之事為治之道都不能善始終可不慎哉一毫差失不得一念放寬不得雖重有終終始字却今不開明非有加于前之明這一點徹底靈惺即是徹底朗照重明非兩明不間即不測總是見得明守得固知而弗去之謂蓋道所由治者精深浩大不可淺見求事近于亂者變幻百端不可定形據非辨理毫毛斷我倏忽為能常與治而不失惟明之

又明乃能慎之又慎不是必如此而後為明明后○舉先王以見其當與教仁誠合一德故此只言教不必祖仁誠言敬德與單言教不同行道有得于心為德心有所得而敬其功夫更細敬德曰德無可着力處真若力也敬原從懋處得力勉而不已方是敬故曰惟時即無時豫怠之時根上終始字未竟說帝全在惟時懋敬上見寔能為天所親而呼吸之間嘿相對對帝無一時不與我降我無一時不懋敬則精神念念聚於敬之德與天合故能為天下君而對上帝惟根心之緒為令緒德所致也不止以配帝言監茲直要究如

懋敬真休也。慎與更進洞心。傲目動念。皆是不期慎而慎矣。按此三節。只是天位報我一句為主。報字內便有一念不可寬一時。不可懈意。下文終始慎與。惟時懋敬。皆從報字生來。監先王而懋敬。正致報之意。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選必自通。○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有言選于汝心。必承諸道。有言選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監德之方。尹請為王。陳之。欲懋德法先王。必循序漸進。若升高必自下。下者高之漸。自下而升之不已。即高也。若陟選必

尚書副卷

太甲下

集虛齋

自邇遠者遠之漸。自邇而際之不已。即遠也。不憚高遠。亦不歇。早近則德日進。而與治可幾于先王矣。○與治之道有二。民事人情。所易忽無輕其事。而思其難。君位人情。所易恃無安其位。而思其危。○與治之要在慎終于始。永久無疆之慮。即于今日圖之。終而後慎。則無及矣。○至于聽言者。與治之資也。有言選于汝心。勿謂其過。必求諸道。有言選于汝志。勿謂其順。必求諸非道。道在則難違。而亦從。非道則難順。而亦拒。所以矯好。設惡。直之端也。○嗚呼。尹所陳數者。視之甚淺。而釋之于慮。則有無窮之指。不慮則理胡以獲。言之甚易。

而措之于為。則有可成之績。不為則功何以成。懋之為之一人元良。而底于至善。則萬國以貞。而一于守正。真可以無忝于天位哉。

此恐太甲因轉聞就合。或存一忽易心。先病下葉。只在個處。故此四節。意迥承皆與治中事。傳謂登一以告。非端偏意。亦勿甚泥。懋敬工夫。全須平其心。靜其氣。欲太甲從早近做到高遠。有進不已。意然玩自字之肯。正言高選與下近合辭。雖分即下即高。即通即選。非自此至彼之謂。更于自字透絕。○民事重于國命。天位危于初取。誰不知之。但不深惟其

尚書副卷

太甲下

集虛齋

所以難危。則惟無輕無安。終無實際。蓋民事本難。輕乃所以增難。君位何危。安乃所以成危。惟懋敬工夫。存不得一點忽心。故下而惟字。惟字無字相照。善繁此節。正指治法。○謹終于始。乃上二節關鍵。始是桐宮。以液不慎。終于終。而慎終于始。始者升陟之數。報報危之造端。終始二字。不可析。今日是始。今日即是終。于字有力。尹言嗣德。欲王謹始矣。言慎與欲王慎終矣。究竟終始非二事。終工夫。只在于始之內。故與繁言之。人固有。初鮮終者。非其能有初也。收成結局。事盡在悔悟。方新時。一錯百錯。不但急始之心。失之。即勇遠而

走。差。路。頭。亦。失。之。所。以。要。慎。○。有。言。節。就。聽。納。說。人。主。多。不。知。快。只。為。群。言。搖。惑。其。實。聽。言。法。論。道。不。論。心。况。心。志。係。之。汝。便。帶。一。介。私。迷。不。必。道。而。求。之。以。道。則。無。逆。拒。之。失。順。不。必。非。道。而。求。之。以。非。道。則。無。好。順。之。辭。道。正。終。始。之。定。模。必。求。正。慎。終。于。始。之。定。力。此。節。矯。偏。獨。切。頑。施。持。相。反。意。出。若。云。不。問。順。逆。以。道。為。準。却。是。等。閒。話。了。有。字。來。持。活。必。字。持。得。緊。○。弗。慮。節。期。以。必。能。意。監。先。慎。與。要。歸。于。求。獲。求。成。然。不。思。而。得。者。笑。人。無。為。而。成。者。又。笑。人。獲。是。慮。之。得。趣。廢。思。之。不。已。鬼。神。將。通。是。無。象。中。恍。若。有。象。然。後。知。向。之。所。認。為。

尚書副卷 太甲下 六 集虛齋

明白者皆虛見。成是為之者。實虛。萬全為圓。成正固缺。是不計功中若有成功。然後知向之所為。定踐者。皆浮氣。獲是自得。成是自成。還歸本體。只可于思為上。着力。若有求。獲。求。成。之心。則思為皆非真矣。二句。提。振。他。與。治。之。神。元。良。字。不。對。惟一人能思。能為。是。與。治。同。道。中。精。心。磨。鍊。則。切。外。合。一。粹。然。至。善。無。一。處。滲。漏。無。一。為。駁。雜。豈。不。元。哉。善。乎。到。此。終。是。真。獲。見。真。成。蓋。不。學。慮。而。知。能。為。良。此。雖。有。思。為。而。即。成。獲。則。亦。不。著。思。為。還。不。學。慮。之。本。體。故。曰。良。萬。邦。貞。亦。是。元。良。中。事。不。作。假。刑。說。貞。于。時。為。冬。于。德。為。智。收。斂。固。嚴。將。

與元正 貞慮

兩。間。元。氣。完。全。葆。蓄。不。但。無。慳。比。也。萬。邦。有。一。未。貞。則。一。人。之。元。良。未。至。提。見。思。為。所。係。之。大。按。曰。元。良。便。見。善。氣。蒸。洽。包。舉。天。下。之。意。所。以。下。句。貞。字。正。是。迎。其。善。氣。苞。圍。完。密。也。貞。元。通。洽。可。居。天。位。矣。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然。君。臣。之。間。誠。不。容。不。各。盡。其。道。君。無。以。便。捷。之。辨。言。亂。先。王。之。舊。政。臣。無。以。事。權。之。寵。利。居。盛。滿。之。成。功。如。此。則。元。良。正。位。于。上。老。成。退。身。于。下。朝。無。異。法。柄。不。二。持。邦。其。永。信。乎。休。矣。天。位。其。無。浚。報。哉。

尚書副卷 太甲下 七 集虛齋

語。已。盡。矣。茲。特。致。戒。君。臣。而。以。永。休。為。期。詞。雖。平。而。歸。重。太。甲。意。自。見。與。治。同。道。所。運。用。即。為。舊。政。乃。與。治。精。神。必。不。運。轉。不。為。非。道。之。辨。言。所。亂。總。是。終。始。慎。與。辨。言。所。謂。小。辨。破。信。小。言。破。道。者。生。事。紛。更。皆。由。于。此。則。狹。小。而。不。正。大。與。元。良。反。矣。故。戒。之。非。過。思。過。為。之。說。亦。勿。作。君。之。利。口。臣。字。泛。言。暗。指。尹。躬。臣。輔。君。與。治。而。祝。烈。祖。率。攸。行。便。是。成。功。功。既。成。須。善。居。若。寵。利。止。可。建。功。非。可。居。功。君。有。暫。難。退。轉。之。局。即。臣。所。急。宜。退。轉。之。局。否。則。知。進。而。不。知。退。矣。以。道。德。居。成。功。惟。損。寵。利。則。可。永。休。無。承。君。臣。而。歸。重。于。君。有。守。法。之。

大字
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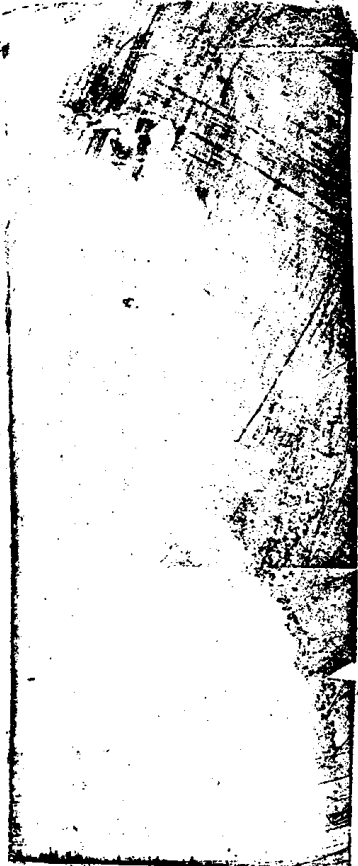
君以率祖有辭辨別君身之臣以成君則與治之美皆萃于君身而
求勿替矣。這。總是真能慎終不作效說。
按此節要得責難意。曰舊政是以湯望太甲矣。臣罔句。紫根
上說成憲既遵。廟廊已無紛擾。而元良在御。則元老可以投
閑。總是歸責君身處。蔡謂尹有退志。未是繼體之君。不常瓶
責能守成功之臣。不貴任。責能讓君。不負先王。即臣不負一
人。憲令之所防維。即氣節之所風勵。共迓靈長之福矣。邦其
永享于休。答圖終言。

太甲下終

尚書副墨

太甲下

集注



一字一德

厥有一德
首節史臣叙尹作書之由。嗚呼下言天命與亡係于德。舉夏
商之事以明之。今嗣王四節。告太甲以一德之功效。七世之
廟。暢以德之不可不一。而終言修德不可自矜以戒之。
按通篇俱戒詞。就不好邊說。戒德之一也。為臣的無不散
之筵席。為君的無可了之心。脈一德兩字。貫通篇用人取
善。正一德。寔際及說到匹夫二句。真是極精極一。觀本文德
二三句。篇中一皆對二三言。統一便有常。曰常者。常如是不
雜也。曰始終者。始終如是不雜也。不雜便不息。非有二義可
分。

尚書副墨

厥有一德

集注

伊尹既沒。改厥辟。符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允德。凌伊尹既還。兩攝之政于君。將告老而歸私邑。猶
恐太甲德不統一。乃敷陳作書。以戒于太甲之德。欲其終始
有常。以法先王之一德耳。
沒改舉三年。兩攝者。還之君。非政在尹而今始還也。主德方
新。功成身退。臣道然耳。陳書戒德。即太甲之德。勿當作渾成
一德看。
曰嗚呼。天難。諸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上本不此天不此
不此天不此

可當發原
皆見原

夏王弗克庸德，愬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春求一德，伴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格夏正。非夫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白：嗚呼！天雖信其命于君者，不常視其德。何如耳！能常其德，天必眷之而保其位；若其德不常，天必奪之而九有以亡。靡常執甚，為人君可恃無常之命，而替有常之德哉！○夏商之事，可觀矣。夏王不能用德，愬神虐民，是以皇天不保，監

視于萬方中，開導其有天命者，而春求一德之人，使代夏而為神主。此時無是當天心者，惟尹躬暨湯，共有統一之德，足享當天心，乃受天顯明之命，以有九有之衆，我商之得天及民如此，于是辛夏正朔而有天下矣。○豈天私我有商，而過于惠愛，惟天佑于一德耳，非佑商也。豈商求于下民，而強為邀結，惟民歸于一德耳，非歸商也。○由此觀之，德惟一而能乎天理，則動而寢明寢昌，必無不吉；德二三而離乎人欲，則動而寢危寢滅，必無不凶。惟吉凶之不僭差，其應在人如此，蓋以惟天降災祥在于德，有德者吉，無德者凶。天何心哉！人

商書

成有一德

集

每成者

于起本著
也完常註

卷初得

自取爾。

天雖信二句，下雖愬神，靡常勿如，註作轉証語，人主死情，只緣確信天休，似謂決無變易，此念大差。夫心尚不可信，而信天乎，惟信正所以成其難信耳。常厥德四句，合與亡而言，總見靡常意，不是于不常處見有常，亦非以保厥位為常，而九有亡為不常。○德即命之真，存虛運之命，以靡常操君定完之命，以能常操天惟君心常存弗保，天乃特為保，保就天說，但要切守成意，常德即一德，常是工夫，一是現成，不常則不一，常非拘常，迭變運常，一非拘一，萬殊亦不一，迭一

商書

成有一德

集

生神一，從不一，觀下終始，惟一談括常一之義。○大說不如，○庸訓用，桀棄德不用，無問常矣。湯居即弗庸，庶幾萬方四句，是天之無私。天欲啟迪有命，非德安屬，言命雖德不特，放迪便是春求，神主以為君言，犹云社稷主不必補作民主，惟尹躬二句，串謂德足應春求也。湯為主而尹暨之重湯邊，成有我與他合併，這個一德無尹不成，為湯若云君臣皆有，今兩人身上便非成矣。此即舍後用人成一之肯天得一清，故惟一即享見天道純一不已。尹湯德與天合也。受天明命二句，直下重天命上，是論天眷而帶民歸言之，受辛

夏正方是湯事當時東伯而伐天下無敵便是上天明白護佑處此猶未草夏前事故衆之曰爰草按湯禁宜相連說惟並奉証上然大意還歸重湯故下遂即天佑人歸之故而沒言之○上言天命則人歸在內故此處天民亦宜潭融看要知此節非只翻上即懷太甲語見天民之際絕不容希觀念頭只有一個德斯為同體之象一德即天之心天佑商天亦不見商祗見一德而自為佑一德即民之性民歸商民亦不見商祗見一德而自為歸故人主再不消問天民只須管照此德之一德承上監萬方年節而發明一德之微上下耳

南書別卷

成有一德

集虛齋

一德只就湯講而尹暨在其中○德惟一節象上二節言天人感應之理德一耳二以往不可勝窮矣二三祭言之固不決然之詞勿以天民貼講亦勿以常變掉入吉凶莫違作災祥在事上應粗看了惟存想中再無收德想即形神交透出入齊恬從一生動動正所以理一之變從一集言言正所以繪一之重要把一字統歸一德絕不落執事說吉德可歲萬決不戴二三似為一微分之作而依一神者專在此微分之處一合受啟爾想難寧二三即凶非事應始凶祥即德之恬氣非有德造祥災即德之恬氣非有災報德災祥皆德

自降吉凶何至微差通即重天降災祥在德句見天不能違人與首節天難語等語紫紫回照首曰天難謀末曰天降災祥在德此數節只一天字作主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快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輪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

今嗣王始臨政新服行其君天下之命惟當新其德使煥然光明其可一新而達已式必徹然如始惟純一不雜是乃所謂日新而非乍明乍昧之德矣○然而一德之助不能無藉于臣自是任用官職惟賢有德才有能者而後授之職掌至于左右惟其人之稱是職者而後置之輔弼蓋臣非俗員為上則為君德而至其為下則為民生臣職所係之重如此故任人者其在難于選用其在慎于詢察至于任之又必惟和而可為相濟以期于惟一而形迹盡忘本乎難而要歸乎一其庶幾于君臣一德矣乎○至于取人以成德之一豈逆無要哉德何常師師人不如師善主于其善者而師之為善何常主主善不如主一協于克一而後已為至克一而德始為

南書別卷

成有一德

集虛齋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一德矣。○乃使善姓見吾王之命令咸曰大哉王言乎。包涵天下而無外。且因言而知其心。又曰一哉王心乎。純粹至正而無私德之本心。而徵民如此。得見克終先王之祿而富有四海之基業。自是其安享之于以。永底黎民之生。而卑厚萬邦之福澤。世世其克克之。常厥德保厥位。豈外是哉。精詞王對湯言也。新服自告歸以後。命令自天子出矣。下文大哉王言奉此。一說作命靡常命字。惟天有心德。自不覺逐逐候候。這今奉命。陡然新服。自須有副之者。新德與新命對看。德豈有增減。只淺其奉明之伴。為新工夫。在終始上見。

所謂常也。能常故一。惟一。即德惟一也。傳以有常而無間。所謂兩義。始乎一。終乎二三。則新者時而汚矣。終始惟一。念念純是天理。如鏡之磨而久磨無少垢。終日日常做新鏡。一做工夫做到此。時乃為日新。且是奉湯之心法。勵嗣王也。按終始是徹首徹尾之謂。有一念之終始。有一事之終始。有一生之終始。不是悔悟為始。不懈為終。註常字當不得一字。惟一者。純天理。起為永。所謂惟精惟一也。徹首尾。只道一路。夫維之端。民而渣滓之障。則其存之而終身無雜者。乃其程之而與日俱新者也。一便是新。非一了。然後新也。○任官節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以用人說。德非臣無助。任字缺。全節官。庶官。左右。指大臣。賢才不足。以盡之。故曰惟其人。臣為上二句。推明上兩惟字。意重。上句側下。其難二句。詳任之之道。通歸惟一。處蓋德之一原。一于朝野之同德。乃臣為上為德。競出心靈。映合君心。無事規繩之迹。為下為民。即以君德普為民德。無煩轉貸之勞。難慎在方任初。和一在既任後。更難慎。說到和一。重惟一上。難慎不專為防小人。若用違其才。受過其量。亦不可。惟一在上。看爾我不。致不入。可以同休共戚。可以寄命托孤。與尹整湯相似。傳云終始如一。一。徹。任人不測。惟一。處。非惟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君與臣二。亦是君德之二。三。按君之有庶官。左右。猶之尹。躬登湯也。若君德惟一。而所任匪人。則一有一無。有愧威有之。義。便是一德之累。故惟人惟賢。寔是伴認一德。非獨論辦官材也。要着一德。說以下重為上句。而惟一。剔出另講。臣之為上。不特為君之事。實為君之德。固日新者所必資也。及其為下。而惟以為民。則又君德所賴以承宣矣。二句。極重君德。上日新之朝。何惧匪人。而必曰其難其慎者。凡觀人察品。還易至合之。至一之德。則甚難慎者。所以慎其難也。須是一德上見難慎。非徒防小人也。其始也。當難其進。及進也。當慎其退。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此說無一人

選得其人又須可否相濟而和。不特和而已。又必志同道合。上下無纖芥之間。而後無愧于成。有一德之義矣。君德之一。必由用人之一。用人之一。亦足以見君德之一也。舊休題平叙未見所重慶。○德無常師。即說取善之要。是以了終始。惟一之義。非任人。後。總下此工夫也。舊說采四句一氣連下歸重克一上德曰一德。則把柄在己。採集在人。無往非師。但善者是無處不有。歸一者是與舜之好問察而用其中一般。全節只取善歸一四字盡之。非先博涉約之說。勿用萬殊一本等語。理在吾心。因行而名謂之德。如德隨事而顯謂之善。

南書副卷

咸有一德

集虛齋

如善則善。易地皆然謂之一。如前日交。今日不。德執一而師。受是善。是善。是也。是一。德執一而師。非徒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且有德而未盡善者之義。是故當主善為師。善則師之。豈論人哉。然論師固當主善而論善又不當執一為主。蓋善而執一為主。非徒無以會萬殊一本之妙。且有均是善而易地不同者。如前日交。今日不。故當協于克一。協于此心之能。一則一之所出。無往非善矣。此之謂一德。按協雖訓合。却是以彼合此。揆度泰驗之意。克一在心上看。心未能一。則權衡未定。心而能一。則事事有个權衡尺度。會萬不一而歸于至一。從一中流出。安有不善。此意蓋傳未盡。

到且此與上。即亦相承。臣為上為德正。緣君自有以師之而。即必受所主。主必得所協。其任用時。究在惟一。取善增。在協。一無在非。一始見一德。精功。○俾字。紫。承。上。來。不。能。使。民。見。德。非。一。德。也。蓋。所。謂。一。德。非。但。臣。與。君。一。直。是。朝。與。野。相。孚。而。無。不。一。守。典。刑。相。通。而。無。不。一。目。前。與。後。世。之。民。德。相。照。而。無。不。一。方。了。得。這。一。德。故。萬。姓。有。頌。或。笑。其。言。而。不。諒。其。心。亦。是。一。德。未。淡。洽。履。王。言。不。重。重。知。心。上。咸。字。見。民。心。之。公。王。德。不。可。名。其。因。心。透。言。于。言。中。既。醒。醒。無。餘。于。言。外。亦。包。括。無。涯。故。曰。大。執。統。是。大。而。居。言。先。者。非。王。心。

南書副卷

咸有一德

集虛齋

耶。因言以知心。使心中非極粹無疵。何以于言極廣無外。萬姓何知。輒轉贊嘆。則惟一德功到。王自有以俾之耳。曰一德。曰德惟一。曰終始一。曰和一。曰克一。論一者至矣。此提醒心。字見所為。該括無外者。非即事而窮理。乃心存之本然。至此。則建中于民。總盡一德之條。事克終二句。乃期以滿一德之。重不作效。非以應驗。非以應驗。非以應驗。克享天祿。祿以德受。受者至安。不搖。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以神生。神生者曠世不泯。惟心皆率祖協下之心。即言皆率祖臣民之言。一德奉敬。總見克終永底。合兩者乃是保厥位。

之寔。底訓定。其生。則生厚矣。二句串講。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間使
 民。非后同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國與成
 厥功。

嗚呼。王以一德之功。容稍緩乎。七世之廟。可以觀人君之德。
 至親盡不施。而其德見矣。萬夫之長。可以觀人君之政。至愛
 戴無已。而其政見矣。○况君非民。則無與為使。君不濇不親
 于民也。乃若民非君。則無與為事。民亦不濇不依于君矣。君
 民相瀆如此。無自廣大其德。而有狹人之心。使忽一民而致

南書訓導

或有一德

集虛

有遺善。匹夫匹婦。不自盡其忠誠于上。則為民主者。亦無以
 成一德之功矣。可不戒哉。
 此二節。警省太甲語。所謂戒于德也。施制商代無政。姑依傳
 不施者。別立世室。不在七廟。款內。乃異常崇奉之禮。觀德只
 重好。遊。觀政例。見德加于民。謂之政。一德難持。故仁以為任
 死而後已。真至廟中而德始定。民心難離。故一夫不獲。時于
 之辜。每念萬心而德始完。是舉動太甲。精進一德意。商人
 六。今。向。七。者。○末節。亦重戒意。見一德之量。無不色。而
 主善為師者。無容少有缺器。首二句。法言為君不可恃。而下

一因虛與故中雷使印說

精到

此理

兩字

因以戒其矜心也。純聖規君。步步緊然。彼整萬夫者。且須有
 收萬夫之宏力。即寸慮俱遺不濇。勿以取臣推廣到取民事
 使只帶起廣狹句。蓋有事使。便易生廣狹。總重無自廣以狹
 人一句。此不常厥德者之大病痛。聖人寔有得自家不如人
 自廣。不必盈滿。只畧少缺然之心。便是自廣非廣。狹人私自
 狹耳。與主善協一反。廣狹就善之有餘不足者。人字指民言。
 以其我使而忽為至愚至賤。則生廣狹心。不知事我者亦有
 以放于我。著一驕矜。而彼有懷不盡。則我亦有闕而不完矣。
 不獲自盡。主匹夫匹婦。說如舜與人為善。自無人樂替底裡。

南書訓導

或有一德

集虛

若我固取之。彼或不樂告于我。便是受善未至矣。與距人者
 不同。即夫婦何加于我。然遺之。則于無所問。雜之。德猶有一
 家未到。匹夫二句。正推不可自廣意。大抵虛以受人者。豈具
 四海無一人不來告以善哉。但我取之之心。必求其皆自盡
 不自盡。則所遺者必多。要看淨活。情。若與民是相瀆。而君
 按君與民原有必狎之善。善狎至廣。特不容自廣上有獨封
 之。自下遂有嚮之。自。即匹夫匹婦。在舍生中亦原狎其自
 所未盡。在萬善中更善。狎民具此。洵為堯。君缺此。便為濬

滿。惟。虛。一。人。之。自。以。直。天。下。之。自。成。一。德。之。功。自。字。要。看。

咸有一德終

尚書訓義

咸有一德

十一

卷之三



訓義

二商
此辨



而。節。告。民。當。運。之。故。而。以。天。下。之。不。運。之。戒。重。在。以。法。度。治。世。



臣。而。言。者。有。主。民。而。言。者。有。按。上。中。二。篇。作。于。未。運。前。者。善。非。善。之。可。也。傳。引。語。句。比。此。○

之。有。伐。厥。死。對。珍。戒。以。警。懼。之。蓋。商。道。先。罰。後。賞。之。道。也。然。委。曲。開。辟。務。建。民。情。而。折。大。家。世。族。之。口。事。定。以。浚。則。相。勞。相。恤。情。意。蕩。如。聖。人。遇。大。事。變。輒。有。一。番。曲。折。心。思。圓。滿。措。置。此。處。不。作。經。濟。觀。臨。机。安。奠。應。變。者。若。盤。庚。可。為。善。用。民。

尚書訓義

卷之三

卷之三

矣

盤庚遷于殿民不遠有居率爾衆咸出矢言

盤庚都耿地于河水乃欲遷都于敘衆有居有字於此衆廟朝市皆已改造其

民感于利害安土重遷不肯往遠有居則其憂感甚矣盤庚

率呼衆感之人出當遷之誓言以告之

較毫之別名遷後遂取為歸湯都亳其後累遷自祖乙居耿

至盤庚七世矣河地為害將及國都蓋不得不遷也古者遷

國必從公族貴姓及枝邑居之民以實之民不遠有居則狂

于懷土之情耳不言臣者重民也以遷為憂故曰衆感或云

如未此

折解居之哉。夫訓直是直陳理義。直破其殺惑意。親下命

象至庭。則失言乃先布告之書。只指下三節。按殷在河南偃師。即湯舊都。此與王根本之地。不可輕去。故

因耿也而欲運于此。意在沒祖業。故下云紹復先王大業。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昏臣以生卜。稽曰

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卯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新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顯

木之有由。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

高書制墨

盤庚上

集虛齋

其言曰我先王祖乙之來既與爾民爰居此秋。其心固重視我民。無致盡到。如今日奈河水為患。不能相匡救。以全生事。勢危甚然。猶莫天心。微子或可挽回。乃以下稽之曰。此地其如我何。言無計能活我。即天意以策民生。其遷也必矣。○昔我先王有事。未嘗敢物已意。亦未嘗曲徇衆願。必恪謹天命。不敢違越。以不輕動。如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厥邑。于今五遷厥邦。今卜稽當遷。即先王不能常安于此。若不承于古。當遷不遷。則天之新我國命。且為知。况曰其能從先王安民之烈乎。○夫事有勞且難而不可憚者。今日是也。自耿運旋

轉危就安。若已顛之木而有由藥之生。天其自此永我國家之命于茲新邑。以紹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在此一舉矣。

三節俱以天字立說。首節言先王來居意。以事勢泰之卜也。而決其當遷。重我民無盡劉一句。讀事有意料所不及者。非

輕民而貽以凌惠也。不能昏臣。自救不暇。何以相救。危之甚也。此一耿耳。我王遷此。以重民。今反因此。以劉民。非氣運使

然。必天意有在。語氣峰重。卜上未就卜決天。而休天安民。即所以成先德也。○先王有服節。承言不遷之害。先王惟卜是

高書制墨

盤庚上

集虛齋

從猶不能為百年長久計。况今違卜不遷。其禍有不可知者。先王指湯以下。有服開說。邑遷都動。搖大衆。乃安危禍福之。机先王于此。不論人情。只念天理。惟恐輕動。即非天常常之意。若遷疑。又非天再新之意。賅對質承。絕甚統。非只是奉天。茲猶三句。就傳上二句。來猶字要掩。不常寧。心不違安。故都亦不常其邑。五邦依浚。傳添祖乙遷邢。若併盤庚。遷敘為五。便與今不承于古句不合。命是國命。周知語氣當活。看烈是安民之烈。繼其浚謂之。○若顛木節。言遷之利。設喻引起。非另一意。耿為顛木。敘為由藥。取絕而浚生之義。正意在

下。永命句當重看。不運則天斷命。運則天永命。運不運之利。害于天命上見。其期必之詞。貫下。紹復二句。正永命廢。紹復。不止承襲。凡紹先業者。正紹其相。機能轉之。復心。復先業者。正。沒其淪危。能挽之。大力。盡力重新。即是大業重新。紹復底。綏串。綏四方。即是大業。緊帶說。向所。俱不克從之。先烈。至是。且綿為萬世無疆之休。維由策勵。亦天使然。故曰天永我命。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小人之攸。盤庚。以民不從。違。由。臣。之。在。位。者。為。倡。故。其。敷。于。民。由。乃。在。

尚書

盤庚上

集虛齋

位。而以常聞先王之舊事。整齊取臣之法度。且令之曰。小民。中有悉于利害。而以常。運。歲。朕。者。爾。臣。無。或。敢。于。搖。惑。殺。抑。之。使。伏。不。得。違。王。于。是。命。臣。民。之。衆。悉。于。庭。而。告。之。焉。通。節。俱。史。臣。書。法。沃。饒。之。利。小。民。共。之。不。獨。在。巨。室。勿。泥。傳。河水。侵。嘴。日。甚。一。日。都。會。符。為。魚。矣。悉。沃。饒。而。忘。汲。惠。臣。民。皆。然。但。巨。室。則。敢。倡。異。議。鼓。其。怨。嗟。以。要。挾。于。上。故。數。民。必。責。臣。究。拘。始。也。由。乃。在。位。二。句。互。下。且。勿。用。排。擊。阻。難。等。語。恐。侵。伏。歲。常。見。非。創。舉。以。舊。規。詔。舊。人。通。篇。重。舊。服。法。度。蒸。賞。罰。曰。無。或。敢。伏。凜。然。法。度。語。伏。字。內。有。排。擊。阻。難。二。意。運。

是通命者如字存此

都為國家計。亦全為小人計。小人于利害。自受正自解。自解。因。自。宣。惟。在。位。鮮。體。國。經。野。之。嘉。謀。而。沒。小。人。遠。有。宜。趨。宜。避。之。讓。論。或。敢。伏。之。是。蔑。天。子。而。悞。大。計。謂。法。度。何。夫。使。廟。謨。出。自。民。庶。已。失。算。矣。而。當。事。者。沒。聖。教。之。此。寧。可。長。也。史。臣。等。盤。庚。敷。令。如。此。以。起。下。命。衆。至。庭。意。將。破。巨。室。之。浮。言。故。引。小。人。之。箴。言。以。自。助。衆。志。庭。則。民。情。不。違。而。自。違。矣。格。汝。衆。下。即。節。責。他。動。浮。言。而。違。箴。言。是。餘。意。勿。平。看。按。舊。說。違。故。事。違。微。詞。兩。意。違。下。蓋。先。王。以。民。心。為。已。心。以。民。利。害。為。國。利。害。五。運。之。舉。想。皆。順。小。人。之。攸。箴。而。為。之。民。

尚書

盤庚上

集虛齋

無感志。有言必達上。臣無匿指。有願必同民。此先王舊服亦。國家法度也。今有位欲阻廢法度。則不得不托于民情之不。願。欲。并。于。民。情。則。不。得。不。動。以。浮。言。而。使。之。同。于。我。隱。伏。攸。箴。使。真。情。定。語。不。得。聞。于。上。其。阻。違。之。計。狡。矣。盤。庚。明。極。事。情。故。亦。不。作。一。切。之。法。以。整。齊。之。其。要。惟。在。無。伏。小。人。攸。箴。則。違。與。不。違。孰。是。民。情。之。公。利。害。必。有。真。歸。是。非。必。有。真。在。群。臣。之。計。自。破。而。國。家。之。法。自。行。此。說。自。確。王。亦。曰。格。汝。衆。子。告。汝。訓。汝。猷。默。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教。罔。有。違。

說列

言民用不雙今汝胎胎起信險庸子弗知乃所訟○非子自荒
茲德惟汝含德不揚予一人予若觀火子亦拙謀作乃違○若
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然乃心
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曰汝有積德○乃不畏戎
毒于遠過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固有恭稷○汝
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敢禍姦究以自災于厥身乃
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險民猶眷顧于箴言
其費有違口矧子矧乃短長之命汝局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
恐沈于象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

作弗請非子有咎

王若曰來汝臣民之衆予告汝訓汝當謀去乃之私心無傲
揚上命而不肯遵無苟安目前而不忍違此皆乃之私心所
當然者○汝亦知先王故事乎古我先王亦惟圖任世家之
善人與共運都之事備人于先王播告之修則奉承載布之
不隱匿其君之指意故王用大教而言聽計從又無違違之
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夫愛而回獨樂從其上為君下為民不
負委任如此今汝不但匿上指而且為違言胎胎起信于民
皆險放庸淺之說予不知乃所爭訟者果何謂也視播人字

不心愧乎○先王有政舊人則從今我欲遷爾臣則訟豈我
輕易違從自荒棄恤民之德乎非也為民圖安正所以為德
惟汝含蔽我德不揚于我一人耳予視汝含德不揚之情明
若觀火即刑以絕汝亦不為苛而姑息太過是予亦拙于謀
以成汝之過矣汝何咎哉○豈知君者臣之綱君令臣共若
網之在經則有條理而不紊亂微上可乎勞者逸之本一勞
永逸若農必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從康可乎○汝果能謀然
乃傲康之心而施其實之德于民至于爾婚姻僚友乃敢大
言曰汝有世積之德而不愧于舊臣苟乃心不熱而德安在

我○乃憚勞不遵而不畏沉溺大害于遠近譬急情之農狙

目前之安不強力作勞不事田畝越其無有恭稷從康之害
如此○汝胎胎除膏而不和善言于百姓則惟汝心自生毒
害乃為敗禍姦究之事以自災厥身夫君為臣綱臣為民綱
理之所在上下相順斯同福而無禍乃既首憚遵而傲上之
惡自汝先之則憫不獨民乃亦奉其恫矣災是自災憫是乃
憫憫在汝身而復悔之亦何及哉汝惟不知上之可畏故至
此相時險民猶相與顧念箴言而勸我必遵奈其言一發則
有汝違口以排違之違口尚可畏况我制乃長短之命使民

情真有不便以告朕而圖之可也汝局弗告朕而得動浮言
忍沈于泉不與顧箴言者異乎一時民情為汝所惑雖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獨逆其尤可撲滅以制爾短長之命者而絕
汝自作之愁其亦何難則惟爾眾臣不和吉言自作不靖非
我有濫刑之咎矣做上之害如此

以下皆對民責臣敬無乃心勾虛指下做康天下極艱難事
都從心裡造出天下極艱難事都從心裡擇之故欲謀熟惠
先謀熱心不遠熟而曰敬熟惟私心無半點容得自預細
恭求于奉君心要熨貼略不以君心為心便是做上于律躬

尚書制卷

卷上

卷上

心又要振發趨赴稍後便為獲康人臣只消這兩念天下事
再成不滑朕象利濱河沃饒而憚遺徒之勞以為百年之業
奈何舍之而去不惕一人不聽一人作敵其做康本情也故
且指而戒之此一書要領○古我先王節所謂以常舊服止
法度也舊人即在位祖父共政指遺都國家運徒大政自預
任故老勳臣其擔當自有膽力處置自有規法晚喻中外直
以君心為心暢折其微音此誠多故之倚毗君安得不丕欽
居恒出語雅中利害略走真實腔子便是速言彼絕無之真
惡索師帥既安得不丕變匪指必有速言事險則非止大之

詞庸則無深切之惑惟忠信足起人信聒聒多言率以庸險
雅乎人之信矣訟爭言見無可訟而訟之意惟聒聒也
在其中傳在內則伏做康在外則不和吉言二句開叙重
下句蓋不和吉言即違言至以伏做康貼臣指竟不喜命○
非予節自責以深警之見過不在已而在臣也舍舍蓄德不
可泯但為汝所舍如花含蕊一時未開也與不匿厥指及不
暢即做上觀火二句見已過于慈隱示未忍加刑意按古我
先王二節承無做康來不匿指無違言即舊人之無做康處
而舍德不暢則今臣之做康也故若綱以下遂承言之
若綱二喻承上申做康之戒若綱二句明其有難養之經惟

尚書制卷

卷上

卷上

居沃土其貝玉絕不知君是汝綱此豈經制汝直是汝在綱
若經制汝就有強楮之等乃綱自在綱原無少素之條惟當
惶惑之秋宜識綱網之義美止等辨堂簾在經字悚惕無限
若農二句又直破其目前貪利之情惟貪沃饒務貝玉絕不
思國須永利農須有秋農不期秋自可饒要遠農惟望秋即
雖避勤勞故非但服田且力穡乃亦字欲動無限○熱心曰
克贊其決也通節重此句私心寔德之累心私而託公以市
悅小民則為貽實禍可知言及婚友動其親暱之情也當時
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擅膏腴之地既居止遊觀之樂臣

與黨化而憚遠。而猶為之詞曰。不違實于民便。又乘小民
 土之情而誑之曰。我寔為爾計。以此施。虛德于民。抑不思大
 水時至。都邑淪沒。爾之婚友。其將為往。是爾之為之者。及以
 害之。與百姓同歸于虛。德爾故初以克。然乃心為斯民。長遠
 計。以施實德于民。都邑既定。百姓安居。爾之婚。姻。僚。友。豈不
 同其福。汝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今日非德也。否。否。否。字。本。實
 德。未。德。惟。寔。則。出。言。時。自。覺。情。真。胆。壯。世。德。及。人。曰。積。德。提
 之前言。獸。獸。則。精。心。之。編。此。言。克。然。則。淨。心。之。決。多。少。習。情
 牽。纏。直。要。他。一。芥。研。畫。故。曰。克。乃。虛。德。不。可。施。愚。民。寔。德。直
 尚書則墨

反來之不捨。胥願與胥動。相照小民身當其害。猶有惕惕
 顧之心。在位陰貪其利。乃為說說胥動之計。曰胥動。見非一
 人也。故言汝制之。則有逸口。浮言吾亦制之。則有刑戮。玩刑
 字意亦相照。弗告朕而動浮言。可見非阻搖惑。是一事。事。恐
 懼。象。聽。沈。溺。象。心。見。不。和。言。言。之。極。臣。之。傲。上。挾。其。口。之。眾
 也。此以燎原之火。意可知焉。可撲滅。逆制。命。來。撲。滅。非。子。咎
 則奉其恫。悔何及。尤可知矣。自作弗靖。與自毒。自災。應。曰。制
 乃短長之命。則毒災若由君不由已。然非汝自作。其肯動用
 非罰。畢竟是自生毒。

通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哉先王暨乃祖乃
 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廷。與予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用。非德。○予告
 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
 勉出乃力。德子一人之作。敵。○無有遠。通用罪。罰。厥。允。用。德。彰
 厥善。邦之戒。惟汝眾。邦之。不。戒。惟。子。一。人。有。伏。罰。
 我今及。復告。爾爾臣者。亦見夫舊人之當任耳。通任有言曰。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蓋以舊人者。請累朝典故。則國是
 所憑。席祖父熟名。則典章。故求而任之耳。豈用器若此

聖賢 人君 勞美 功先 人君 勞美 功先 人君 勞美 功先

狀。○然求德于爾。我果何道。古我先王暨汝祖。汝父無事共其速。有事共其勤。速勤既同。子乃祖乃父。則共事亦期于後。王波臣子敢動用非罰乎。爾祖父安國家。定社稷之勞。簡于先王。彰其善于後世。使汝有勞。固當世選之。豈至于子。忌錫不選而掩爾之善。茲于大享先王。爾祖其選與享之。作福作災。先王與爾祖父。陰為主宰。子以爾聽于神明耳。去豈敢動用非德哉。爾舊人其辭我之意可為。○選都之舉。君臣勤苦。可謂難矣。子告汝以難難之事。若射之有志。決不可已。此子所以告汝耳。汝于老成人言當選者。無以迂而侮之。子孫有

尚書 卷上 十二 集注

幼言當選者。無以穉而弱之。爾當不為一時計。而各長于所居。務勉出乃力。以聽于一人。作選都之謀。則于告汝者。無負矣。○惟爾諸臣。無有遠遊。用罪而傲上。漫康我。則伐其死而不赦。用德而勉力聽敵。我則彰其善而不蔽。倘邦之善而轉危為安。固惟汝象臣用德之故。倘邦之不善而蔽。齊及溺。惟子一人有失罰耳。刑賞其容已狀。引選任言見。舊人當任以起下節。舊人世家。意在久受國恩。則報效倍常。况典刑未艾。則步趨必力。統與前液。意相聞。勿作老成人。○古我先王。言已求舊之道。不失之制。亦不

聖賢 人君 勞美 功先 人君 勞美 功先 人君 勞美 功先

失之私意在甄別舊人。而不敢動用非德。選玩亦字自見。罰本不可濫用。况功臣子孫。故動用非罰。則不敢德。雖所以勵世臣。但宗廟式重。故動用非德。則亦不敢。選勤。言而選都。在其中。觀汝德。數語。則既選後。其勞更多。豈可言遠。勿以已選未選。今選勤。世選二句。即下用德意。爾勞爾善。俱就當時在位者說。勞即善。今所未有。而屬望將來。意世選。今先王來。先王已選其祖父。今爾有勞。豈忍不選。而掩之。大享數句。言先王祖父。有在廟之靈。子孫不掩爾善。而何敢。註用非德。為世選不掩之定。本選。此節孫言已。取臣之樹。若臣選

尚書 卷上 十二 集注

不從選意。至下用罪用德。方見。○子告汝節。示必選之。志首二句。串下難。以興大役。動大衆。言不必以臣民。傲康入講。事易。人人爭先。事難。人人願望。惟選事愈難。選志愈決。志竟如射。難未赴。的志已向的中。遊矣。惟此志破。衆出。獨。破。捷。透。決。未許。朝。攝。微。幸。此。便。是。作。敵。廢。乃。共。政。任。舊。人。共。謀。須。任。小。人。今。法。選。利。害。小。人。中。只。有。老。成。更。事。多。勿。孤。樂。誘。少。兩。項。人。解。得。無。悔。無。窮。破。除。舊。念。決。志。謀。長。即。是。出。力。乃。之。私。力。能。伏。收。箴。與。夫。子。衛。則。乃。之。真。力。即。能。吐。收。箴。為。天。子。翼。勉。字。內。有。古。合。前。勞。強。味。步。武。志。益。無。心。臣。之。敵。決。選。者。之。

尚書 卷上 十二 集注

獻作不一便不尊不一亦不決各字厥字須者惟為國為民
 實各有為計見當勉力意勉直是倡率民運勉力便是聽獻
 申降作獻上二句都有敬康意不必配○無有違逆節以贊
 罰決之重罰上遠逆指臣用罪者死則非動用非罰用德者
 彰亦非動用非德承上文來罪德俱就還言辨令如此下二
 句只是上意不戒由伏罰欲後拙謀作乃遠不可得矣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乃事齊乃位度乃口罰
 及汝身弗可悔

然今所告惟遠在庭者其餘不聞尚多凡爾眾其惟各致告
 尚書別臺 禮康上 十四 卷康齊

戒自今至後日各恭敬尔事而無懈怠各整齊爾位而無差
 差抑且各法度汝口而無訛言如是則為用德而兼厥善矣
 否則為用罪罰及汝身其可悔哉
 此叮字戒傲之詞尔眾亦指臣致告欲臣相告且告民也以
 前之慈不後違以復之善所當勉自今至後更始之詞事即
 遷民之事恭恪恭乃職位以位以為部領齊有整肅其不齊
 憲度乃口以法度律其口此句又為上二句喫緊處即和吉
 言是蓋揚事曠位者必以言語為藉曰還言曰還口曰浮言
 美至此直以度乃口括之三句皆還時事罰及二字要者今

之明罰尚言而未加故猶可違一及于身悔何及哉結語直
 懲嚴且切
 按此節重恭乃事句國家當多故之日未有君子不協恭可
 衰大事者故特戒當恭即永命為君事永建為民事若尔舍
 此六後何事故或死玩不恭乃恭必恭位而位屬之乃詎可
 鯨鱗故令則還令共則還共各矢整齊之力恭亦必恭口而
 口屬之乃詎可還言故違則至是非則至非各稟極當之程
 若違康違口便是不恭之尤

禮康上終 禮康上 十五 卷康齊

盤庚中

此篇得。運時作。首節史臣記事。下皆時民之詞。明聽節是提。提以啟其聽。古我前後八節。以古今之利害。晚其運。失于政。四節。以神明之責罰。啟其運。今予告汝三節。直以即運決之。○按上篇告臣。故正之以法度。此篇告民。故動之以死生。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詛告用重。其有衆威。造勿。聚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盤庚自耿作起。惟涉河而南。以民遷。小民惑于利害。猶有弗率于上者。盤庚不以法驅之。而以話曉之。大告戒而用懇。

約書判卷

盤庚中

集卷

惻之誠心。遂命其臣。民有衆。一切威造。勿。聚于王庭。以聽告語。盤庚乃登進其民。而面告之焉。

作。將運之謂。涉河者。舊都在河北。以提携之謂。弗率。未必梗命。但為浮言所惑。不免懷猜。而未信其上。如下文爾。忱不屬。是話。以口。古代缺錢也。用重。以誠感也。盤庚恰好一段其心。史謹書之。其有衆二句。俱歸全體命之威造。而戒其喧嘩。中下。班次先臣。後民。登進厥民。犹云。向前云耳。下文皆面告之詞。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盤庚曰。汝民當精白一心。以聽朕言。無或輕忽而荒失我。所以命汝者。

設于君謂言。受于民謂命。明聽無荒失正。反相承聽之不審。與不聽同。是荒失也。不令聽受。奉行兩時。嗚呼。古我前後。固不惟民之承保。後胥感鮮。以不淳于天時。○數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局。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伴。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提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要。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

高書判卷

盤庚中

集卷

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與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局。○汝不謀長。以思乃吳。汝說勸。憂今其有。今爾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繼以自。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廷績。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嗚呼。古我前後。凡遇有天災。無不惟民之奉承。而為之圖安。當時民亦保合乎君。相與致其憂感。而共圖之。先民之休君。心如此。合君民心力。鮮不淳過于天時。而遇災不為患矣。○災改數先世。天降河水。大虐先王。不肯懷居。其所作起。皆視

李好

李好

民之利益，而用以遷都，此汝所聞于古，后者然也。汝今何不念我，以古后之聞，凡我所以奉承于汝，而使汝遷者，惟喜與汝安康相共，亦先王視民利用遷之意耳。豈汝有罪而我引比于罰，以謫遷汝哉？○子若此，招呼懷來于茲新邑者，亦惟汝蕩析離居之故，以大從汝趨利避害之志耳。豈有他哉？○計遷已久，成遷在今，今我將用以汝遷而安定其邦家，汝當保后胥感可也。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大不宣布汝心，致念以汝之精誠，而用感動我一人，爾非特重貽我困，亦惟自窮自苦而已。譬乘舟，汝若泛然不求濟，必臭敗其所載，今

尚書

卷中

集

爾遷遷之忱，不與我相聯屬，則亦無以濟于蕩析，惟相及沉溺而已。遷則安之，不遷則窮苦，爾不其戒稽察，雖自念怨，何解于病苦乎？○汝不謀長遠，其居以思沉溺之災，自謂目前無憂者，乃所以大勸其憂也。今其但有今日而無後日，汝死必矣。何生之繫在上天乎？○故我命汝以至一之見，而決意從遷，無起疑畏之穢惡，以自貽與敗，恐有浮言之人，得以倚汝之身，而迂由汝之心，使汝身邪僻而心阻，至眩于利害，而不得自由，此吾所以命汝一也。○予之意，果何為哉？惟以汝不遷，則命必斷絕，而以遷都之舉，迎續汝命于天，使之

李好

李好

李好

李好

李好

此而致生，于豈肯汝以威我，用奉養汝家而已。○于蓋念我，先神后，雲秀爾先以遷，則爾皆我先王遺民，于大難進，而命之者，用懷念爾蕩析離居而然耳。爾獨不念我，以古后而從遷乎？

前。后。固。不。惟。民。之。承。與。殷。降。二。神。對。言。已。之。為。民。如。先。王。保。后。胥。感。與。今。予。將。試。至。動。予。一。人。對。言。爾。不。能。同。憂。如。先。民。鮮。不。浮。于。天。時。與。爾。惟。自。鞠。自。苦。至。何。生。在。上。對。言。昔。從。遷。之。利。今。不。從。遷。之。害。今。予。三。節。言。已。圖。遷。以。救。民。無。非。念。先。民。以。及。于。爾。耳。首。飾。雖。君。民。並。言。重。保。后。胥。感。上。古。前。后。泛。

尚書

卷中

集

言。不。指。商。王。由。思。利。害。其。一。點。為。民。之。心。無。所。不。至。此。何。等。承。奉。保。后。即。是。胥。感。履。正。狀。民。一。種。望。衛。精。神。從。未。守。宙。間。冷。氣。全。係。宇。宙。間。心。神。料。理。之。若。君。民。異。念。則。氣。騙。神。索。其。勢。常。生。沉。惟。君。民。一。心。則。神。靈。數。其。勢。遂。至。浮。天。時。不。專。指。水。災。浮。字。要。看。物。浮。水。面。比。水。面。高。一。層。今。不。但。修。人。事。以。與。天。對。及。浮。過。一。步。不。是。志。一。動。氣。踏。天。所。災。止。于。此。人。所。修。反。溢。于。彼。蓋。修。省。勝。而。天。時。自。和。是。回。天。者。也。逆。大。君。所。獨。操。為。人。定。之。道。憂。感。勝。而。天。時。不。得。不。和。是。浮。天。者。也。逆。君。民。所。異。操。為。必。勝。之。机。○故。降。命。方。說。商。事。述。故。事。所。

定字

者至
泛厥
志好

以起下則字見非我始也。念其圖遠美意承汝以下。可念者見其不愧先王也。大虐即河惠不懷。正感厥視民利。計萬世利論人心公利。若沃饒之利非利也。念則知我今事不異先王。承伴二字申慮共。則非利于君而不利于民可知。若以連罰汝則我先自罰矣。比即呂刑此罪之比。○上重廉共此重從志。言我之安民生。正所以從民志。相承下顯懷。是論遠意。遠都事大。自宜出宸慮英裁。豈得共群黎謀。蓋不拂群黎心。不顯非常事。果拂群黎心。亦不成非常事。民之顯心眩。隱心清。習心眩。真心清。自利自害。此最了了。其志欲

南書副卷

卷中

集注

遺當有先衷慮切者。蓋其是真非。真利真害。不容自逃。有出懷上悻劣之外者。不從其私心。而從其本志。方可謂惟民之承。按民或浮言而不樂從。其志不過慕利而求安耳。我之遺心。計爾利。爾安。以從爾志也。此說直捷。○今予將試二句。略擬得遺意。下便以不從遺責之。安邦即以安民。因謂萬姓動振。深察君念也。汝不愛朕心。即不能保后。昏感友。乃感大不宣三句。不字一氣貫下。惟不愛君憂。則人各匿其心。誰獲敢念以誠而勸主者。欽念內自省念。勸上下相通意。自物自苦者。而自字是害之切已。下文乃其寔也。乘舟中流而意見

得字

林坊

者一
微字

地

不之必有覆舟之禍。即爾忱不屬。惟晉以沉之喻。屬于君。君用盟而民攜貳。忱何以屬。忱動忱屬相聞。始以能不思未二句。痛其不精。正欲其稽利害之寔也。日記云。汝既不知休君心之勞。祇自取窮苦。何由自解。今已飲其賄賂。盡室首途之時。若次且不前。如乘舟弗濟。必敗所載。夫逆上之誠。貴屬而忌疑。汝已從我決遠。此心不屬。終難共濟矣。止真厥載。有晉及弱而已。此與前說殊。亦可味。○汝不謀長節。承上未以。危之迫切。羊動之憂。弱而悻遠。是勸愛人情。正有善自勸。未有憂自勸者。勸愛豈人情哉。不謀長而思其災故耳。所謂火

南書副卷

卷中

集注

未及然。自謂之安也。若謀長。則知災在旦夕。有今日。無後日。汝何生在上乎。期大迫而猶太慢。非看正憂之所在。○今予命汝一三節。緊緊相承。詳述都之意。以微勸之。一字是從。遺要訣是非無而在。利害無而從。人當自立主意。一則清。二則則。自具見。非人欺之外。乘以傾邪。而內誘以紆曲。惟浮言。不喜欺人。寔是自心不一。處非起。穢自真而何。惟一則身心有主。而浮言無自入矣。倚身迂心。中重心上。○連續乃命與何生在上。應續命之際。全憑一段元神和氣。一毫威虐。看不許。富是容民富。衆之富。威虐都忘。却將欲遺不遺之民。盡令

善字
轉異
可從

真可
入心
動

人象
指

蓄之生養之中也。○予念我先節，又因畜衆而推本言之，應
轉首節，登進意。蓋訓進，視下篇蓋告可見。傳訓養，似與高養
意複，言及懷爾，使見予念爾先人，爾當念我以古后。二念字
隱隱相照。上篇于臣言祖父，此篇于民言爾先，皆是動他良
心處。按此二節，一說兩意不相承，汝知人言不可從，則知我
之所當體，我心何心也。續乃命一也。予尚欲續乃之命，乃可
不自全其命乎？念爾先一也。予尚念爾之先，爾可不自承其
先乎？亦好。

尚書副卷

盤庚中

七

集解

以已如先王，而欲民送遺，如其先人耳，非以遺殺止為念前
功也。
失于改陳于茲，高后丕乃宗降罪疾，曰：湯虐朕民，○汝萬民乃
不生，生暨予一人，敵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切
孫有化，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
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哉！先后綏乃祖乃父，
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汝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宗降
弗祥。

然遷都之事，突高后先王與先臣民之靈，所望于我，及尔民
若臣者，若失于國遷之政，而久居瀕河之地，我高后成湯，必
大乃自上降罪疾于我，曰：曷虐我民，而不置之安全乎？○汝
萬民乃不為生其生之計，與我一人謀同心，以遷我先后必
大降與汝罪疾，曰：爾為民者，何不與我勿孫有所比輔，故尔
有失德，自上神明其罰汝，汝無能開謀，以自免矣。○不特先
后罰汝已也，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相與協力，同遷則汝
皆作我畜養之民，亦當如祖父之勤勞，王室汝有戕害，則在
汝心，是及祖父之行也。我先后綏安，乃祖乃父，欲降汝罰，汝

尚書副卷

盤庚中

集解

祖汝父乃斷棄汝，不救汝死矣。○尔民且然，茲我有治政，共
位之臣，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具備貝玉，寔擾遷之，尤其乃祖
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大刑于我不類之孫，某迪高后大
乃自上而降以弗祥，其容違我。
此四節，以鬼神之罰，快之。蓋當遷之義，實指鬼神而無疑，亦
整庚用重慶，失于改節，雅責已實責民，陳訓舊安于舊之謂
陳，崇降自上而下，坐視斯民沉弱而莫救，是亦虐之，非湯降
凶德之意矣。○汝萬民二節，責民以先后，又以其祖父申言
之意，重在民也。生生謂生，其生民各有生理，全其性命，保其

宣家皆是。下往哉。生生不。然。自素其生。則不能與君同心。相
 同者。而民之罪。却在下句。故。誅罰之詞。專以不此罪之。易曰
 比。輔也。下順從也。下篇。協比。同義。此。君可也。協比。非也。民以
 後。君為德。與德。就不此上見。○古我。先后。節言。乃祖父。與先
 后。協心。而爾。民事。我不如之。正。以。起。斷。棄。不。救。意。曰。畜。民。見
 事。我。當。如。乃。祖。父。事。先。王。也。有。戕。乃。心。謂。胸。中。橫。起。自。戕。之
 念。與。生。生。反。安。慰。意。慰。其。祖。父。示。將。加。刑。其。子。孫。斷。棄。至
 尤。則。不。止。罪。疾。所以。深。恨。之。○位。與。祖。父。同。而。具。貝。玉。則。心
 不。同。也。沃。饒。多。則。貨。賄。倫。故。以。貝。玉。為。富。非。欺。地。所。產。此。對

尚書訓義

盤庚十

集虛齋

民。責。任。意。在。民。上。見。臣。不。足。信。亦。不。足。恃。也。
 按。四。節。雖。首。尾。嚴。之。君。臣。然。君。臣。不。為。民。國。運。尚。無。所。逃。罪
 况。民。不。肯。運。乎。此。篇。蓋。為。告。民。費。鬼。神。儆。民。須。看。得。好。蓋。高
 后。先。王。及。乃。祖。父。皆。以。圖。運。享。吉。祥。之。慶。我。及。尔。坐。視。沉。溺
 反。之。心。不。愧。于。先。乎。人。心。之。神。即。是。鬼。心。之。愧。疾。不。安。即。鬼
 之。降。罪。不。祥。所。謂。明。有。人。非。豈。有。鬼。誑。也。且。不。運。而。奮。沉。即
 罪。疾。即。降。罰。即。斷。棄。即。非。祥。也。鬼。誑。又。孰。甚。于。此。前。云。罔。知
 斷。命。此。云。乃。斷。棄。汝。可。見。盤。庚。告。民。意。若。說。果。有。鬼。責。恐。不
 應。如。此。幻。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未。敢。大。恤。無。有。能。遠。汝。不。敢。念。以。相。逆。各
 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究。我。乃。剝。殄
 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性。我。生。生。今。予。將。試。以。汝
 運。未。建。乃。家。
 嗚呼。運。都。之。舉。君。臣。勞。憊。誠。不。易。矣。今。予。告。汝。以。不。易。是。惟
 未。敢。我。所。大。憂。恤。者。無。爾。忱。不。屬。而。與。我。相。絕。遠。汝。必。不。任
 其。敵。念。以。相。逆。順。于。我。庶。未。敢。之。道。盡。矣。然。使。心。無。定。主。鮮
 不。運。背。之。靡。常。者。各。故。大。中。之。則。于。乃。心。則。知。運。都。之。義。斷
 乎。不。可。移。矣。又。何。不。易。之。可。憂。我。○然。運。都。之。時。奸。徒。之。生

尚書訓義

盤庚十

集虛齋

變。者。尤。可。慮。乃。有。不。善。不。道。之。人。如。顛。越。不。恭。而。敢。為。暴。亂
 者。及。暫。遇。奸。究。而。時。為。剝。掠。者。我。小。則。加。之。以。剝。大。則。殄。滅
 之。無。遺。育。無。使。有。漏。惡。移。易。其。種。于。此。新。邑。為。○自。今。伊。始
 尔。民。往。我。各。生。其。生。去。舊。都。之。危。而。圖。新。都。之。樂。今。予。將。試
 以。汝。運。未。建。乃。家。為。久。安。不。拔。之。業。尔。可。不。休。朕。心。而。亟。往
 也。哉。
 此。三。節。是。方。運。而。贊。其。決。告。汝。不。易。即。告。汝。雅。意。但。前。對。臣
 言。此。對。民。言。切。勿。以。微。康。神。入。未。敢。大。恤。二。句。申。大。恤。憂。國
 憂。民。其。不。易。可。知。未。敢。絕。遠。正。反。相。成。相。絕。遠。即。爾。忱。不。屬

之意。敵念以相。正永敵之。敵念勿平。正以。不。易。之。懷。為。民。軫。大。恤。者。君。之。敵。念。主。合。康。共。定。邦。之。計。也。民。之。敵。念。主。不。謀。長。生。之。計。也。逆。順。而。不。拂。未。及。逆。運。但。從。而。非。乃。心。真。見。有。當。逆。者。即。強。為。從。而。神。不。怙。惟。乃。心。有。不。易。之。中。在。吾。向。云。不。從。志。命。汝。一。提。是。道。個。本。體。設。之。于。心。凡。吾。敵。念。皆。根。此。中。以。生。汝。今。敵。念。亦。參。此。中。以。決。此。句。是。通。節。關。鍵。中。本。自。有。浮。言。亂。之。故。必。設。立。于。此。而。後。乃。心。有。據。中。無。常。主。有。象。所。共。是。非。而。未。必。是。非。者。惟。提。是。非。大。較。彙。利。害。極。致。提。對。而。權。于。是。犯。小。害。而。不。避。棄。成。業。而。不。恤。而。中。出。為。中。非。有。物。設。亦。無。象。不。妨。人。換。一。見。念。造。一。形。而。中。改。于。異。處。微。同。然。之。極。分。則。萬。人。各。操。一。心。合。則。萬。心。共。稟。一。中。與。命。汝。一。殿。相。照。一。則。中。與。中。則。無。不。一。矣。中。設。而。義。理。定。利。害。明。紛。紜。不。能。奪。議。論。不。能。搖。自。然。分。敵。念。而。救。大。恤。此。以。根。本。處。提。醒。之。○。乃。有。節。是。故。行。時。道。塗。之。令。類。趨。待。強。而。逞。姦。究。何。便。而。殺。故。以。暫。遇。別。之。逆。行。及。所。遇。地。方。皆。有。此。二。種。人。割。珍。滅。一。時。之。權。制。凶。人。無。使。漏。而。不。誅。後。為。報。秀。于。新。邑。故。曰。無。道。種。○。性。武。節。勉。意。在。注。我。上。勇。性。而。圖。生。生。是。有。分。字。下。二。句。言。已。決。運。無。非。為。民。生。見。不。可。不。

高書訓墨

盤庚中

十一

集卷卷

到一錄

性意。未。建。則。有。生。之。樂。不。獨。在。一。時。而。在。後。世。矣。前。曰。安。之。厥。邦。此。曰。未。建。乃。家。家。更。切。于。民。也。全。篇。經。以。生。字。作。眼。目。

高書訓墨

盤庚中終

盤庚中

十二

集卷卷

盤庚下

此篇既遷。淡作。首節。史叙盤庚告衆之由。無載。急節。戒勉之。以作其志。期將來也。今予五節。開示之。以釋其疑。如既往也。嗚呼六節。以安民之責。寄之臣。蓋一篇善後之書。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于般。定新邑之所居。乃正其朝廷班列之位。而後安于臣民有衆。以釋其猜。或而勸其圖新焉。

居官府民屋井邑之居。位君卿大夫士民上下之位。首二句。是見成事。既定其居。乃各正其小守。于以呼集慰勞之。朝廷

尚書副星

盤庚下

集萃

之位。昔非不正。新都景象。更須一番振刷。將訓衆。故先整朝儀。重綏爰上篇中大指在此。要件惟中。無有勸相意。曰無敢怠。德建人命。

盤庚曰。凡汝臣民。當遷都之始。無或戲愒。而怠惰。共勉力以建立國家之大命。使樹于萬年之業可為。

此節無論臣民。括全篇意。二句互下。我念德勉。意相及。建大命。以國祚言。即安定厥邦是。而永定乃家在其中。

按微康指不致遺言。此則恐其以大事既往。付之忽畧。故曰無戲。大患既遷。因而為。故曰無怠。舊謂戲即傲。怠即康。未

盤庚

是始曰。我命。續乃命。是命之短長。在遷之計。決不決。今曰。建大命。是命之有永。又係于遷。汝勉不勉。非一遷便了。蓋無窮事業。方自今始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諛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踐于山。用降我凶。

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汝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萬敬。恭承天命。用永地于茲。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予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資。

尚書副星

盤庚下

集萃

今我其將。敷布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我志。所在我本。罔有罪責。爾衆之心。爾無共怒。而協比諛言。我一人。其休于志。而聽予告。為。○汝知我遷。穀之故乎。古我先王。湯以契始居亳。前人之功。緒良茂矣。將欲起而增多之。故漫遷于依山之。毫。用降我昏墊之凶。德而嘉美功績于般。邦。祖之已事。如此。○今我民在朕。為河所地。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豈無所見。而為是輕動乎。○肆上帝將。汝我高祖。安民之德。而治及我國家。以總嘉績之盛。朕是以及篤敬之臣。恭承萬民將絕之命。而決意遷穀。用永地于茲。

此字
本字
與字
字
與字
字
與字
字

分辨
詳明

新邑將自此保先業于無窮矣。○然我與爾之情，尤有可相諒者。肆我冲人，非盡廢爾臣民之謀，乃至由爾之精靈，不致言及當運者，則用之爾眾亦各非敢違卜而故阻于運。用對酌而後我從，宏此新邑，光賁之業耳。我之情如此，我固無罪爾之嫌，而爾亦何必有怨誅之憾哉。

尚書副卷

盤庚下

集虛齋

疑懼謂有罪爾之心，今盡布露以告汝，則當勉所當勉，而釋所不必疑矣。

此五節，想是叙已意以通民情，今于節與肆于節首尾相應，中三節叙古今運敘事以證之，正歷告朕志，厥敷心腹腎腸，見志之無隱，百姓無臣民，愿告以志，使知本心為民，而違非出于不得已，罔深三句，連看惟無罪，故宜無怨，此將述已志，先以此釋衆疑而絕諍謗也，不得以罔罪為朕志。○古我先王節，舉湯運毫，見運敘非已創始，與之舉運却者不同，前功謂契始居毫，國攝民安其功大矣，多層累意，一代加一代，前功謂

見文
應歷
身然

首次
今人
多及
之貴
可作

先，又慨渡之謂未結為下，漫祖德張本，造于山三句，串起是湯寔事，勿以下二句作效，毫地依山，山高則水下，故曰降，嘉績承凶德，應多前功，即安宅與土未及王業上。○今我民，鄭承上起下，蕩折二句，見祖德復掩而已，又當多前功意，爾謂朕句，文法呼吸，與下一氣。○肆上帝，緊頂上言已遷毀，乃奉天意如此，重渡祖德上，與古我光王節應，先王將多于前功，故造于山以嘉績朕邦，今將復我高祖之德，故承天意以永地新邑，盤庚紹渡而歸諸天者，示已非自專耳，必與萬敵之臣共者，以其端慈畏慎，能達國計，悉民生，與浮薄小人不同。

尚書副卷

盤庚下

集虛齋

恭承民命句，是朕志，與緊慶善承民命者，心承非迹承，故曰恭承，永地正是承民命，永地于茲而祖德可渡，此即先王多前功意也，何震動之有。○肆于冲人節，照罔罪爾眾意，雅中波此之情，而歸重在下二句，以釋臣民之憂懼，勿兩平，既遷後，仍須着落不欲遷一流，自是取世机窳，不從遷者理之，茲言當遷者謀之，靈善不然，非敢違卜，重敢字，亦謂河地寔偶爾，新運費經營，萬一變出于閑闕，氣劑于輕動，前業或由茲狹小，不若以鎮靜之主德，換其自消，是壽，暗未遽遷者，非抗也，用宏茲新邑之大業，故不敢輕動耳，亮其始而取其終。

天字

謀不靈。意實。所以破異同之嫌也。善以宋法實為不遠之美意。恐致字說不來。
嗚呼。邦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我。○予其憇簡相爾。命我。我象。○朕不肩好貨。敢養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于朕志。若丕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教民德。永肩一心。

嗚呼。凡爾邦之伯。師之長。與百執事之人。有民事之寄者。尚皆念新運之民。生理未浚。而隱痛于心。我。○德民之責在臣。而提率之道在我。自今以往。予其勉力以行簡擇之法。相勸爾臣。念教我象。而無或忽焉。○憇簡何如。我不肩任好貨之

尚書劄錄

卷五下

集虛齋

本指明
順其
其志
其言
其心
其德
其行
其言
其心
其德
其行

臣以其不念教我象也。惟勇敢以恭教民之生生。鞠人謀人使之各保其居者。此念教我象者也。我則叙錄而加欽之。簡別之道如此。○所任若此。不任若彼。朕志不難知也。今我既進告爾矣。爾惟如我所勉。斯即能順朕志。而昔之不欲。不謂不順朕志也。為猶我所欲。即是不順朕志。使昔能。不謂亦不謂順朕志也。為若為否。爾當深念。無有不欽我所言可也。○何以欽之。貨寶與民功。不俱聚者也。無提于貨寶而專民之利。惟以民之生生為己之功。用則朕志其不負矣。○然始勤終怠。亦非欽也。必用布為民之德。在求久肩任一

意正
此正

說
情

心始終勿替。民生其有賴乎。

此六節皆實望于臣首節。喚起其恤民之心。下五節以已意示之。因教以安民。而期之無窮也。邦伯諸侯之伯。禁作似只奉伯則餘。可知師長公卿之長。師官師。師解作矣。百執事大夫以下。衆官均有民生之責。遷徙之。勞困未甦。其可痛倍于平日。隱字。分明以不念念頭打動。他們按痛民而思恤。乃諸臣心曲之隱。孟子惻隱本此。凡臣有可顯致諸民者。其德淺有可隱致諸民者。其德深。此有隱字好。○憇簡節作一句。讀憇字有自奮意。憇簡之中而相導之意。寓相字即在

尚書劄錄

卷五下

集虛齋

憇簡內念民生之未遂而敬恤之。即德我之實。○貧。賄。忘。民。自是承平疲局。故善後事宜。直痛劇這根子。披草管其民。全無念敬。皆由黃白盈腸。廉耻掃蕩。成何世界。國家急務。在勵舉朝。廉耻。惟貪。成風。日。獨。透。具。瞻。總。是。真。心。循。良。一。敢。字。可想。他。伎。倆。骨。力。鞠。訓。養。好。貨。者。自。鞠。自。謀。敢。養。生。生。者。鞠。人。謀。人。一。說。鞠。人。窮。人。謀。人。富。人。富。則。謀。貪。富。相。保。而。居。欽。串。重。欽。上。一。用。一。合。便。是。憇。簡。示。以。用。合。意。獨。便。是。相。憇。○今。我。節。承。上。越。下。意。前。願。告。朕。志。志。在。恭。承。民。命。此。蓋。告。朕。志。志。在。念。教。我。象。願。志。為。若。不。願。則。否。欽。字。是。若。否。問。

簡度下終

心此心布德真源視永地之象常如蕩離即保居之沒猶切
隱痛蓋人臣愛民自盡其心耳即能規避于若否而寤心苟
少有三二亦非能式教者永有正式教慶不嘗替以規朕之
不肩全須永以究自心之肩一則貫始終敬來衷只有這一
點愛民之心更無私利得以離之民心惟一迂倚雜亂臣心
且一貨利不使事根心心根一總是無戲急注脚讀此盤庚
可謂知本

頭與前念教敢恭相應有欲是教我所言疎淺○諸臣不念
生生病根只在貨實未運而志此則與民爭沃饒之利既運
而志此則又與生理未浸之民爭利惟本源澄徹則庶能生
愛必為民圖生或勉志直下無惑非盡絕去只心不注聚自
庸自守重人臣建功受之則有萬姓賞之則有天子若終有
希冀上下的心仍一懸貨實浮情其庸不真矣惟于民之生
生不怠慮直自為庸只求內懽餘非所知凡人臣除却利賜
又動名想故特說个自庸以淡之○生生自庸即教民德慶
生生須恭教民德亦須式以心言民不生于肆心身生于性

高書

高書

高書

本教

本教

王居憂于亮陰三祀既免喪猶弗言而踰令未布群臣莫測
其指故成諫于王曰嗚呼均是人也而獨有智慮最靈者謂
之明哲把此明哲于已寔作法天下使晦者覺茲者聞此君
道也今天子惟君萬邦百官仰承而欽式之儼然作則之任
矣王出其明哲以為言則惟此以作命若其明哲而不言
臣下將何所稟令哉○王用不言之意作書詰群臣曰言則
何難以德為言難耳以我表正四方其任至重我恐明哲之
德不類前人茲故不敢輕其言惟恭教于淵默中以思修身
致治之道幸而一念感格蒙帝養我以賢輔其將代我言矣

高書

高書

高書

說命上
首三即史叙高宗得說之由美立七節高宗相說而命以輔
德之詞末節說以受言望高宗通章把相遇之奇相望之切
立意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
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
不言臣下固攸稟命○王庸作書以詰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
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蒙帝養于良弼其代予言○乃審
厥象伴以刑旁求于天下說蔡傳巖之野惟肖

○爰是審諦其夢象，伴以繪畫之形，考求于天下，造說築居，傳藏之野，其形惟肖，帝資果不虛哉。

三祀免喪，子道終，君適始也。弗言是亮陰之制，免喪猶弗言，故群臣諫其讓太過，知之二句起下，重明哲字，猶重聰明。

作元后之意，未及言上，天子惟君二句，此言其責任，王言從，明哲費出不言，則聰明得安用之，紫點破言之為重動，王以

出言意知之，知其理不言，所知何物，宜言之，心無不知的，本體根三年靜養來，知不由察識聞見，如果日當空，無微不

照，故曰明哲以德音，若明止自明，哲止自哲，猶虛耳。靈源若

高書刺星

說命上

二

集虛齋

完自己世中安貴，解人夢象，區誰標榜樣，惟明哲實有以作之，須隱隱親言上說，式字活看，就百官說，若當做法令便重疊。○王肅節重，夢弼代言上，而帝養之夢，却從恭敬思道時之恭敬思道，求其本也。重養字，治不在言，全在道，故不容不思，乃思而徒思，又涉玄虛，自精一相傳，原只有主敬一脈，惟深戒慎于無言，以恭主敬，幾思路遂密，或可通靈，以此身出意外，可以助不類之德，何但代言乎。按恭敬勿乎恭者，所以養德，強則非喧，非寂為恭之極也。天道默成，聖道得識，世間多以天真，都被輕淺而潰論，其元故聖人欲無言，然恭

高書刺星

說命上

三

集虛齋

然而不思道，使禪定思者寂寂中，自惺惺也。夢是思道中光，景心與帝原非二靈，明徹靈湛然，當境程子曰：高宗求說，耶說來入夢，即鏡懸于此，有物必照，非鏡注來物亦非物來入

鏡。○想夢境謂之夢，加圖繪謂之形，然訓居與版築說異，于觀聖人牢籠一世，大有机術，師錫之練，二女遽降，帝養之數

懸焉而來，俱曠古創局，但一則於聞有素，一則結知舊勞，頓拔而隆任之，使造境不奇，即物望不整，故非無做夢，仍用這

机局，近儒信假皆真，就是夢話。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海以輔台德。○若

高書刺星

說命上

三

集虛齋

全用汝作鴈，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葆弗，朕朕厥疾，弗瘳，若跪弗視地，厥足用傷。○惟聖乃傑，固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于時命，其惟有終得之不偶，則任之亦不整，爰是立以為相，位望隆矣，王猶以輔養君德，其地不可以不親，遂置諸左右，而親近無間焉。○乃命之曰：汝以相職，而居左右，若德寔專賴之，必無間朝夕，納以教誨，而輔我德，以底于成也。○所望汝納諫輔德者，莫若若金，用汝作琢磨之厲，允未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之

舟楫。犹未也。若傲天旱，用汝作及時之霖，而其相須之殷如此。○故當何如？慰乎望耶？必盡開汝忠告之心，而此沃于我之心，心心相入，而納誨輔德者至矣。○倘汝誨納之言，懃于苦心，則無以醒發錮之習，若藥不瞑眩，其疾必不瘳，以致我終日所行，迷于識見，又何以免履錯之愆？若既不視地，其足必用傷，故沃可容已哉。○且汝不但自為啟沃，惟以一相而暨及乃僚，固不同心，獻替以匡救其君，使率循先王故事，臨迪我高后成湯所已行者，以安廉免民，非汝說暨僚匡正，何使之如此哉。○嗚呼！敬我納誨啟沃之命，其思有終，而暨

乃係以共成之可也

爰立作相，句是拜官體，置諸左右，大是深心，苟卿近其人，以

學語須會，蓋親之也，相而未置左右，就弗相也，勿以師保作

無官說，下文所今，皆左右之事，而相業在其中，或以王置諸

左右，奉命之曰一氣讀，文法以玉字另起，尤佳，按立相則與

天下共之，師則在自得，故曰王置，○今之曰六節，勿令治學

相道莫大于輔君德，若致治安民，則君德中事也，高宗之德

素主恭嘿，居恒不欲以言滿，贊輔又寧以言通，但輔則何容

不言而仍妙于忘言，朝夕字最重，送置諸左右末，正見運誨

無形，港心不覺，使各得啟沃，意在誨，即自輔，非有漸次德在

我輔在相，照思道看，工力全在納誨，有迎机而集意，按良弼

代言而命先輔德，惟不言而懋德，乃深于作則也，○若金節

言用汝輔德，其用最急，三年鈍質，苦莫磨礱，若金頑礪，乃叢

茲也。然必啟自乃，沃自朕，猶二也。惟心心相印，豁然潛通，故自開一無窮之理，密任朕入而斟酌焉，若壞焦受潤，默中之涉入有微于納誨者，啟沃直下，誕出心字，示納誨輔德之實。不着言上說，蓋高宗恭嘿思道，本在心上用功，況大臣以心事君，猶今為二，雖日陳典，揆何益。○若藥而喻，極見不啟沃之弊，不可分配，啟沃固不在言詞，若心思偶不相入，又當苦口以誨，必使身圍而莫舒，心憤慨而難愜，然後困則思通，而前此積習，漫此沉迷，豁然以開，不然，君且不知言之苦，但見言之遲，故視于藥，弗察眩，而不知瘳道也，行無所見，根言不

擬納輔之精微，勿作喻，快汝心所有，灌輸我心，犹詩的波注

滋培力薄，生机稿然，此種渴想之情，又直若久旱之霖，轉滄

起之趣，凡皆用汝以作此等模狀，俱逆恭嘿，慶透寫真形，覺

滿口惶熱，翕望誨之切，依傳一節深一節，○啟沃字，送心上

擬納輔之精微，勿作喻，快汝心所有，灌輸我心，犹詩的波注

英鋒道岍蒼茫，性情無主，又直若大川須舟楫，乃免沉淪，且

英鋒道岍蒼茫，性情無主，又直若大川須舟楫，乃免沉淪，且

德心壽德
心法故
心同
心俱
德輔

言神
先

苦口來予所恃以措注者。惟此耳目不迷。必使燭治若亂。筮
亡于典。然波知微必著。思銀而國。有如弗察。則內而視。外而
觀。質質固知遠。幾席已破。何以周天下萬世之遠。勢必終
于傷。此苦口決不可無也。語雖平意。寔非。○惟暨節。廣其
誨。輔德之量也。將美不若。臣失。已見不若。衆思。恭嘿中失。處
必少。有過固。獨異。遠。未。過亦戒。其漸。不。以。獨。臣。而。以。同。臣。不
以。言。臣。而。以。心。臣。心。投。準。即。是。臣。正。既。以。沃。而。順。投。之。又
以。臣。而。遂。投。之。一。順。一。逆。而。心。神。微。矣。全。在。諸。臣。心。上。着。力。
俾。率。先。王。三。句。止。臣。辟。事。意。中。隱。結。想。个。高。后。高。后。安。民。之

尚書副卷

說命上

蔡虛齋

道先王曾迪之。法先王之法。祖者以安民。君不自能。而俾之
者。暨僚。臣。辟。之。力。也。暨。字。貫。俾。字。文。氣。相。承。甚。緊。○。欽。予。節。
欽。字。重。欽。得。其。意。于。命。中。會。其。意。于。命。外。皆。是。命。有。盡。而。求
助。之。意。無。窮。欽。則。必。終。臣。道。無。終。以。君。德。之。成。為。終。一。念。惺
惺。何。功。不。致。高。宗。命。始。終。在。心。上。
既。獲。于。王。曰。惟。木。泯。絕。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時。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說。聞。欽。命。之。言。乃。凌。于。王。曰。進。言。非。難。受。言。為。難。惟。木。非。自
心。必。泯。大。匠。之。絕。則。歸。于。正。君。不。自。聖。必。從。臣。下。之。諫。則。底

原

三

說

于聖。君果從諫。而以克聖。自必臣。雖不命之言。其得先意。承
之。誰敢不敬。順王之休命。思誠。然不言乎。
惟木一句。泛論。理見。諫不可不受也。從絕。受諫。皆主相。拂而
相成上。不從。絕。即。正。非。從。絕。即可。正。從。諫。則。聖。是。為。求。諫。者
引。進。一。步。非。為。拒。諫。者。說。法。講。話。宜。懸。認。進。字。要。深。着。正。是
心。心。相。契。心。心。相。沃。惟。從。則。合。衆。聰。明。而。君。心。蓋。邪。德。行。日
新。靡。之。新。之。聖。人。在。是。矣。一。說。聖。人。之。心。惟。虛。而已。從。諫。則
虛。已。受。言。毫。無。疑。滯。是。即。聖。人。之。心。不。必。落。一。層。說。觀。下。不
曰。后。從。諫。而。曰。后。克。聖。可。見。克。字。猶。克。難。之。克。謂。以。聖。自。許

尚書副卷

說命上

蔡虛齋

也。曰不命其承。祇若休命。見臣之諫。不諫不在命。不命在受
不受也。陳新安曰。主聖臣直。某人使諫。在德不在言也。君有
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其承。能為江河。何憂百川不歸。
君無聖德。則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無可承。如器皿滿水。將
馬入。○按。味。一。承。字。然。有。自。任。深。神。即。照。上。故。沃。意。着。心。上
講。時。以。諫。為。承。者。諫

說命上終





說為相違。戒之詞。首記說受



王奉若二節。言為君治民之
八節。列奉法。天之目。就中以故居為根本。而未指其失。而蔽
之。王曰。自我二節。因高宗美其言。而以力行。深冀期望之意
惟說命總百官

惟說受命作相而總百官。則凡治天下之道。說悉得陳于王
矣。

提百官。是就相職。此受命之始。史書之為。道言張本

尚書別卷

說命十

集虛齋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玉。若公承以
大夫師長。不惟遠。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
若惟民。逆人

說乃進告于王曰。治道原于天。明王奉順天道。于是建邦國
而設都會。樹立天子為后王。諸侯為君公。而承奉以大夫師
長。尊卑相繫。體統相臨。如此。豈為一人。遠據計哉。惟以治民
而使之安耳。天為民立君。君創制為民。所為奉若天道者。如
此。然則有亂民之責者。舍天何洽哉。惟天子無心中。有自
然之聰明。無所不聞。且見。惟君之聖者。時奉之。德法憲。以天

或邦王以 邦公 大夫 師長 君公 大夫 師長 君公 大夫 師長

之聰明為聰明。而已不與焉。君先之而臣應之。各率其職。故
順乎君。惟民亦從上之治。莫不率化矣。

篇內戒意居多。即上篇所謂眩眩之藥。首節執次節。言明君
奉天道以治民。必有法天之實。乃可。脫致道法其根。便是
明王。天道泛講。舍下為民立君。為君置臣。皆天道本然。奉若
者。經世宰物。悉體天道以為君道也。明奉其虛陳之象。便陰
奉其實運之神。實至惟以亂民止。非是。兩層。皆為天道。是
非若其象。註以尊卑二句。是起下遠豫之詞。勿以此訓奉

非若其象。註以尊卑二句。是起下遠豫之詞。勿以此訓奉

非若其象。註以尊卑二句。是起下遠豫之詞。勿以此訓奉

非若其象。註以尊卑二句。是起下遠豫之詞。勿以此訓奉

非若其象。註以尊卑二句。是起下遠豫之詞。勿以此訓奉

非若其象。註以尊卑二句。是起下遠豫之詞。勿以此訓奉

非若其象。註以尊卑二句。是起下遠豫之詞。勿以此訓奉

非若其象。註以尊卑二句。是起下遠豫之詞。勿以此訓奉

非若其象。註以尊卑二句。是起下遠豫之詞。勿以此訓奉

尚書別卷

說命十

集虛齋

管地

見解
作每
依經
更覺
妙合

至理

豫所在。遠勝比他處不同。只就地位言。不是心遠。居天子之地。生成遠豫的。遠豫所以治民也。因上說邦都君臣。不勝多制多紛。故此說。以成一人無為之治。不擾民。即以治之。說好。○憲。天乃一篇綱領。天之聰明。無其心而有其理。故傳以公字解之。勿推高一層。不任意見。而任天理。便是憲。天。憲有上。夫出王。遊行。頤。徒。祇。肅。無微不察。而耳目心思不與焉。時者。時。時。天。無少間也。憲者。奉。知。律。令。無少越也。時。心。所以憲。是。天。健。行。一。脈。臣。欽。其。聰明。不。敢。欺。民。其。聰明。無。或。重。若。而。不。欽。無。以。昭。精。白。又。而。不。樂。從。無。以。昭。大。順。臣。民。申。歸。

重。民。上。與。上。亂。民。應。不。作。效。看。必。如。此。緣。與。能。若。天。按。必。若。又。方。為。憲。天。可。通。一。人。不。可。通。臣。民。者。憲。見。之。私。也。出。于。人。心。之。同。而。一。念。通。天。下。者。天。聰。明。之。畫。也。蓋。事。純。天。理。則。動。合。人。心。心。外。無。天。道。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筭。惟。干。戈。省。厥。躬。玉。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齊。罔。及。惡。德。惟。其。賢。○。憲。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倫。有。倫。無。患。○。無。啟。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其意

其意

以。憲。天。之。見。于。行。政。者。言。惟。口。非。以。召。羞。輕。出。則。有。悖。入。之。虞。而。起。羞。惟。甲。冑。本。以。禦。戎。輕。動。則。有。弄。兵。之。象。而。起。戎。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護。于。在。筭。勿。致。有。輕。予。之。悔。惟。干。戈。所以。討。有。罪。必。省。于。已。躬。勿。替。其。自。反。之。念。四。者。皆。所。當。戒。也。王。惟。先。戒。于。茲。信。茲。而。能。明。其。事。理。之。當。乃。無。一。而。不。休。美。矣。○。以。憲。天。之。見。于。用。人。者。言。惟。國。家。之。治。亂。在。乎。庶。官。得。人。則。治。匪。人。則。亂。所。係。之。重。如。此。故。官。以。任。事。不。可。及。私。昵。惟。其。能。而。有。才。者。則。官。之。爵。以。命。德。不。可。及。惡。德。惟。其。賢。而。有。德。者。則。爵。之。斯。庶。官。得。人。有。治。而。無。亂。矣。○。以。憲。天。之。見。

其意

其意

于。慎。動。者。言。人。君。一。動。不。可。苟。也。慮。必。當。理。方。以。動。之。而。動。又。惟。其。時。宜。則。動。斯。直。善。矣。○。以。憲。天。之。見。于。謙。已。者。言。善。不。可。自。有。有。其。善。則。滿。心。一。生。并。其。善。而。喪。之。能。不。可。自。矜。矜。其。能。則。驕。心。一。起。并。其。功。而。喪。之。○。以。憲。天。之。見。于。防。患。者。言。患。生。于。無。備。惟。平。日。事。其。當。為。之。事。乃。其。有。未。然。之。備。有。備。則。無。淺。禍。患。矣。○。以。憲。天。之。見。于。自。檢。者。言。居。上。有。伴。寵。不。可。開。無。開。寵。幸。以。納。人。之。侮。有。過。則。改。不。必。自。諱。無。耻。過。誤。而。作。已。之。非。二。者。人。君。所。當。檢。察。也。此。六。節。皆。憲。天。事。但。不。必。以。天。經。諱。口。不。止。言。語。弗。令。亦。是。

一抄卷第
家訓說
亦不

克明
即天
明字
妙

令出惟反是羞。甲冑以禦敵。干戈以討罪。左傳無戎而城樂。必保為。蒐閱講武。自有常制。然故而玩弄甲兵。民疑且畏。致寇之道也。衣裳已出于筒。雖拂之亦棄。審于在筒。見恩。鬼。不自輕。破。機。權。仍。自。中。懸。是。未。領。者。在。筒。已。領。者。亦。在。筒。在。筒。二字。極。言。其。無。輕。予。非。出。納。之。吝。也。省。躬。者。被。雖。有。罪。然。必。我。躬。無。缺。乃。可。以。加。兵。責。人。先。責。已。也。四。平。看。人。得。為。已。加。戒。乃。戒。謹。之。戒。非。必。有。失。常。若。無。窮。之。霧。伺。于。前。莫。敢。之。幾。溢。于。波。非。虛。虛。戒。謹。乃。心。中。實。了。微。即。此。為。戒。謹。實。即。此。為。玲。瓏。明。就。在。戒。嚴。有。析。微。炳。然。不。特。事。至。而。然。者。曰。允。曰。克。

南書劉暉
說今中
集卷齊

不拘。在政迹上說。直。是。心。體。靈。露。恍。然。天。明。泰。契。主。持。在。政。治。之。先。也。休。是。事。理。妥。當。為。而。不。有。宛。然。天。道。自。然。之。化。其。克。明。時。自。有。這。一。種。薰。蒸。全。力。不。作。效。○。惟。治。亂。句。不。是。庶。官。能。致。治。亂。治。亂。就。在。庶。官。見。任。官。不。可。不。慎。意。下。正。慎。之。道。國。家。正。士。有。心。士。的。精。神。邪。人。亦。有。邪。人。的。胆。力。况。積。庶。精。神。庶。膽。力。共。為。轉。運。治。亂。立。分。官。以。事。言。事。須。與。才。稱。故。曰。能。爵。以。位。言。位。須。與。德。配。故。曰。賢。私。脫。只。未。必。有。才。者。惡。德。惟。有。才。亦。極。為。濟。惡。之。資。耳。官。爵。在。一。人。身。上。勿。令。方。任。此。任。○。處。善。以。動。字。已。得。廣。自。出。入。起。居。以。至。與。章。損。

居
動字
本道
思
千面
抄錄

加
詳
此
更

子
備
有
集

蓋。皆。是。按。高。宗。恭。默。全。在。靜。廢。得。力。說。反。動。廢。機。他。而。即。轉。其。思。道。之。思。以。為。慮。且。以。恰。肖。乎。天。行。之。時。此。憲。天。學。問。最。精。實。處。善。與。時。非。兩。截。事。善。無。定。體。隨。時。而。在。善。之。恰。當。處。便是。時。到。時。惟。時。那。更。容。人。着。力。全。在。源。頭。梵。微。泰。出。故。下。个。慮。字。純。能。慮。提。歸。何。慮。若。違。時。而。舉。善。漢。何。在。○。喪。已。有。而。失。是。喪。實。有。的。功。能。指。將。來。未。確。有。與。矜。亦。只。一。念。未。忘。便是。○。惟。事。事。上。事。字。有。力。要。就。心。上。說。直。是。全。副。精。神。周。巨。事。中。不。怕。八。面。受。敵。故。曰。有。格。無。患。不。但。是。圖。難。于。易。為。大。于。細。天。下。禍。尤。不。可。測。而。核。于。事。則。實。網。于。事。則。無。漏。

南書劉暉
說今中
集卷齊

不。東。緝。而。西。補。即。交。生。不。測。而。推。可。濟。經。定。可。鎮。時。即。思。患。預。防。之。須。而。無。窮。隱。憂。已。消。于。中。矣。○。在。有。格。者。心。裡。說。○。重。啟。字。耻。字。故。非。律。門。乃。欲。實。未。盡。室。廢。耻。非。達。沒。乃。惟。恐。有。過。之。心。此。便。是。納。侮。作。非。了。不。必。到。末。流。處。一。念。狎。睡。而。心。大。之。情。即。受。制。于。此。狎。睡。之。念。而。不。得。自。主。一。念。慚。愧。而。光。明。之。辭。即。侵。蝕。于。此。慚。愧。之。念。而。不。得。自。若。夫。罷。以。玩。為。出。机。反。以。玩。為。入。机。是。以。放。納。也。道。以。不。覺。而。來。乃。以。一。覺。而。不。去。是。以。耻。作。也。故。室。欲。改。過。當。及。時。猛。省。二。句。根。上。靜。來。亦。存。心。處。之。有。格。無。患。

惟。厥。攸。居。故。事。惟。醇。

然。憲。天。之。本。在。人。君。一。心。惟。心。得。其。所。居。而。安。于。至。善。之。地。

則。凡。百。政。事。惟。醇。粹。而。不。雜。矣。

此。上。六。節。根。本。所。居。乃。所。行。本。原。即。上。二。句。亦。便。是。清。其。所。

居。了。國。家。頭。設。之。政。原。非。迹。象。都。沒。皇。心。化。出。來。政。不。貴。

修。而。資。醇。惟。自。心。養。成。者。得。之。攸。居。本。工。夫。未。安。其。所。止。也。

今。人。動。念。求。義。理。恰。以。義。理。另。在。一。處。我。求。合。之。惟。以。義。理。

為。居。安。身。樂。業。于。中。心。閑。意。遠。既。不。着。一。鎮。定。之。念。又。不。着。

一。枯。槁。之。念。居。其。所。而。不。外。擾。適。其。居。而。并。無。內。攝。此。中。只。

一。止。而。動。靜。皆。為。無。之。非。是。百。凡。所。為。件。件。合。理。按。之。無。疾。

咀。之。多。肯。悶。悶。乎。求。其。可。淡。可。歇。之。處。而。不。可。得。如。飲。醇。酒。

不。見。苦。烈。而。自。醉。人。按。醇。字。送。攸。居。上。來。當。作。醇。和。解。凡。事。

天。之。虛。事。皆。有。倫。法。天。之。健。一。私。不。徇。法。天。之。公。究。竟。玄。黑。

之。居。原。提。元。化。之。軸。由。改。究。心。總。見。憲。天。聰。明。之。極。

蹟。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若。事。神。亦。憲。天。之。一。節。祭。有。定。期。蹟。于。祭。祀。時。謂。恭。惕。而。弗。

飲。祭。有。定。品。禮。過。于。煩。則。又。擾。亂。而。不。清。以。是。事。神。而。心。與。

神。隔。則。亦。難。矣。

蹟。對。常。祭。外。再。加。特。祭。煩。對。簡。禮。外。復。增。品。物。此。高。宗。病。痛。

故。得。言。之。蹟。之。念。不。勝。勝。煩。之。念。不。勝。擾。矣。必。神。止。而。波。難。

我。弗。飲。與。亂。指。心。言。即。此。便。難。獨。揭。此。段。便。是。他。所。居。未。中。

心。的。榜。樣。

王。曰。有。我。說。乃。言。服。服。乃。不。良。于。言。予。聞。于。行。○。說。拜。稽。首。

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

知言 行 知 行 知 行 知 行

言中病曰。誠。悅。心。曰。言。言者。言中之味。不指上文說語。因言而玩其味。則言約理長。趣不可窮。惟服正是。言。履。有心解力。行意。今有五齊。八珍。不親嘗。何以見其甘。說言之。高宗心視之。而自度力量。又。能。服。之。其可謂言矣。言而可服。故曰。民下二句。反言以贊之。一說作持。未有無需求。言無已意。故說答以不言有答。顧。溼。陽。曰。使。女。雅。言。也。而。不。善。則。我。亦。何。所。聞。于。行。因。問。非。因。問。其。言。是。因。問。其。善。也。善。確。○。說。拜。稽。不。但。致。敬。因。高。宗。言。及。惟。服。為。此。鼓。舞。其。行。也。知。行。原。亦。不。得。知。之。矣。則。行。之。亦。到。矣。陸。云。知。豈。易。言。哉。知。得。便。行。得。不。行。

何以為知。但高宗恭嘿之久。則知非其所難耳。行之難。全在知上。見出見解。可至。盡是造詣。非深。有。得。于。中。而。識。力。並。到。不。能。也。行。又。說。到。恍。上。去。則。非。以。身。行。以。心。行。矣。王。忱。二。句。事。先。王。成。德。以。受。言。說。如。逆。諫。弗。佛。用。人。惟。已。是。允。協。在。力。行。上。見。勿。作。膠。合。憲。天。之。德。忱。不。但。信。其。言。且。是。精。神。力。量。微。入。言。中。透。出。無。窮。意。味。實。心。實。體。無。一。虛。假。間。斷。而。才。力。伎。倆。俱。無。所。用。徒。曰。行。未。免。着。在。力。上。惟。忱。則。真。精。貫。徹。充。滿。積。實。所。以。不。難。允。即。忱。字。協。即。協。于。克。一。工。夫。到。後。自。然。乎。洽。若。出。于。一。心。成。于。一。人。不。作。添。租。看。以。協。先。王。為。言。只。

言外

是鼓王必行之詞。王其無幾先王之聖。使說得自附于極諫之臣。王竭誠鼓舞。無敢先德。至于有忠不吐。吐而不盡。則說實引為罪。而不違絀口。其敢勤天子之念乎。末句是責難語。以起下篇論學之意。

說命中終

知言

說命中

十

集注

說今下

首七節高宗求訓而說以為學之道告之。王曰嗚呼以下高宗以良臣致君望說說承命而且任之是篇論學語較中篇更覺精微。

接訓志精功只在學古先王便是个真古監先王便是至學乃高宗只要說遠美阿衡亦明是先王自任須奉出他力學越襟。

王曰未汝說台小子稽顙于井盤既乃遊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亮監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越藥若

尚書訓志

說今下

集產齋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子罔于棄于惟克遠乃訓。

王曰未汝說我小子稽顙于井盤既乃先王使我出習民事遠遊于荒野而入居河內之地及自河往亳時事更而師承遠暨其究竟于義理無所顯明于今時無賴于說我。爾惟開陳善道以訓我之志使不迷于向往非惟相資之切而實相待以成若作酒醴爾惟為我之越藥若作和羹爾惟為我之鹽梅爾當交互相濟以修治于德所不及勿以予未必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訓則志其容已耶。遊荒茫茫言宅河主也說正遊荒處祖亮往歸于教勿作遠徒

說今下

天序

集產齋

不字

訓志

不常遊學井盤見泰。嘿本領亦有由來遊野三句。要當時這段英藥只作廣學解。大非脫迹青宮心存謀野。眉吐河濱。詢陶漁之故蹟。稅駕耄都訪烈祖之遺休。蓋不觀山川之奇者不極幽思之致。不歷古今之藥者不茹至學之芳。則跋涉亦非無因而奔走。終非專學潛而後見。歲月寢多。舊曾學而終同類。為孤陋寡聞。故道岍旋墜。遠見本始。謂顯。高宗泰嘿全從志上着力。故要說于此心萌動。屢施規志。定方不迷于所往。交修所以訓志。酒醴四句。不但喻望切切。便有得中意。故下際接交修。志中意味無其相感。遂源鬱不來。志自

尚書訓志

說今下

集產齋

太和無其相剋。遠遊淡弗刺。故以越藥鹽梅待之于說。修有補偏救失之義。交修不一修也。可否到柔皆在說心上說。欲其斟酌劑量于訓志之際。以投入于君心而成其德。如越藥鹽梅。投入酒羹而成其味也。善補以已。註太甘太苦。不是立于不井不苦間。談苦便苦。談井便井。談其苦均便其苦均。故曰交。蓋志是活物。擒于此或遠于彼。必須逐路擒拿。他然此是心曲裡事。深語微言。其中自有關繫。不到處。若忽精神。淡漏即竭力以訓而不能破。君志于盡善。皆子棄也。遊學可于汝訓過一分。克自量其力必能遵此句。從前篇行之惟艱。

五下 正 本 人 終 始 一 非 特

善 字 附

未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充
永世匪說故聞○惟學選志務時教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竟○監于先王
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飲承考招俊又列于庶位

說曰王人君求言而欲多聞者是惟其可建立為治之事但
耳聞不如心得必學于古訓而玩索之是務乃能豁然貫通
有真得于己若事不師古則學與事不相入縱一時有所建
立終為奇道其能垂永世之規模者實非說所聞○學古之

南書訓墨

說命下

集彙錄

道何如惟學在于遷抑其志而務時時勤教虛以自勵如此
則其所修者乃于我融洽而自來矣沈未也信能懷念于茲
敬遜而不忘則學愈深而益愈廣道積于其躬不可以數計
矣○然寧但自學已哉惟教人后為學之半使學而不教人
學沈偏而未全也一念終始至于修己誨人之學而無間則
合天下以為德者亦合天下以為修而人己內外不覺其深
忘矣學至此乃有獲乎○至于先王成憲尤今日所當講者
監視于先王已成之迹而遵守之凡所措施其永垂之流世
無使有過愆可矣○師古監先王之學俗矣若屬賢吳治職

不 師 古 迹

已 入 及 志 來 切

存 乎 相 惟 茲 式 克 飲 承 吾 王 修 德 之 志 而 編 招 俊 人 列 于 庶 位 為 王 效 用 說 將 有 以 自 盡 為 非 王 以 罔 覺 無 愆 自 期 臣 亦 何 自 而 飲 承 之 哉

未

存乎相惟茲式克飲承吾王修德之志而編招俊人列于庶
位為王效用說將有以自盡為非王以罔覺無愆自期臣亦
何自而飲承之哉

求多聞節多聞從訓志交修未聞學都是資人的所聞皆古
訓中理但言者未免挂漏聞者未必悉解耳建事主意要建
未必盡能建說个建字便立之一時垂之不朽與下永世相
聞學辭認其意旨精攷其事行皆是不明教他從謨訓中討
究舜為湯精神所在以為宜入門路勿靠口耳傳授沈云百
聞不如一悟也獲直欲其融會一貫研求久而終驗真會古

南書訓墨

說命下

集彙錄

心不泥古迹悟古已貴據古所未教方是學之實蓋古人之
訓原即古人之志古人之志亦原不越吾心自有之志學之
而心相印自有齊地契領處曰乃有獲非垂計功也事
不師古非與古度但不能心持永世註謂長治久安尚淺宜
指精神不滯說緣意氣者易索拘繩尺者難持世固有交通
而治者要得其神不泥其迹不師乃師也亦有倣古而亂者
要以襲其迹不探其精師乃不師也何以無不朽而永世乎
因高宗言及訓字故說揭出師字直要他能自得之○惟學
二節示學古之義學者覺也達于覺則欲有以聞其覺有所

以教
可以
對

聖
其

說
到
境

透
底

覺又欲有以忘其覺。遂敏允懷。教學。是學古。至因覺方是。有獲。歸着處。欲訓志全。須遜志。遜則提開其學心。胸此志。身容與時祥。汲汲無違。即冲遜。敏即勤。敏處是務。時敏。心以遜。志務之也。莫做兩截看。人能降抑其心。以對古訓。乘情猛進。不造到古人地位。不止遜志與古訓對。不與人對。傳受人二字。勿泥。五字乃為學。即度。非工夫。厥修。即暗關道。德字。着選。敏用功時。說故曰。修。未。字。最。妙。是。此。心。覺。關。非。送。外。未。亦。非。從古訓。未。冥。念。所。修。却。自。有。一。種。靈。机。未。會。物。物。難。禁。廢。乃。若。小。量。未。定。之。詞。天。機。打。動。火。燃。泉。達。指。遜。敏。時。机。括。說。學。

尚書訓蒙

說命下

五

集虛齋

只要得這此子。于此篤信深念。寤寐與俱。動靜與會。不自息。古今聖賢之精神。便古今聖賢都萃在我一人身上了。積者。是未化時光景。一到化境。便無可積。積是堆積。意積了一件。又積一件。正有未而無盡者。然尚覺淨未融。到下節。同覺廢。便渾成一個矣。○敏遜允懷。非專屬之已也。有辭無用。如何能使道積。修身治天下。皆帝王學問事。故教人與自學。操半。用功更無時懈得。前言志言懷。此又言念。想因高宗求訓志。故念。念。送。心。志。中。領。這。學。脈。謂。教。人。是。一。半。學。自。學。是。一。半。學。勿。以。教。學。分。人。已。終。始。串。是。有。常。意。典。學。心。無。欺。始。而。

自學

此可

唯

見

自學此而學至此。功候愈微。精神愈細。但常操此念。惺惺存。存如養丹。火候。鉤。鎔。日。添。渣。滓。日。化。將。已。與。物。成。一。片。舉。與。教。師。一。源。芥。落。在。湖。海。而。你。論。潛。已。徹。海。宇。墟。墟。在。六。合。而。本。體。原。不。費。纖。毫。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故。曰。因。覺。學。期。竟。迷。迷。去。覺。存。終。非。究。竟。并。覺。亦。無。之。德。之。具。境。不。入。而。天。矣。按。明。新。一。道。遜。敏。允。懷。原。是。合。人。已。而。用。力。惟。教。師。特。從。中。提。出。教。人。一。事。點。醒。耳。若。待。道。積。而。後。教。人。則。二。矣。迨。來。道。積。心。力。持。求。進。廢。着。學。上。說。未。可。言。獲。至。因。覺。方。有。獲。○。學。雖。得。于。古。訓。法。必。監。于。先。王。繼。承。之。學。之。學。昭。代。之。古。亦。古。

尚書訓蒙

說命下

六

集虛齋

與上總是一事。勿依註作學之準的看。先王之憲。無異古人。學古即以學成憲。但因時制宜。未必不與古異。少愆成憲。即非善學古也。全節一句。請永無愆。正見克永世意。就對憲說。不作。效。或。云。德。洽。原。有。精。粗。工。夫。况。註。維。必。二。字。甚。切。切。恐。可。想。的。當。與。動。之。不。以。禮。○。惟。說。式。克。節。以。進。賢。自。任。正。以。為。學。望。君。也。重。勉。王。上。傳。德。弟。至。于。無。愆。句。要。活。看。非。待。君。德。到。此。而。飲。承。也。學。古。至。因。怨。一。一。在。王。自。力。若。說。所。能。為。惟。在。教。承。王。德。意。而。求。賢。布。位。耳。君。不。難。割。費。一。人。之。性。靈。說。即。藉。以。鼓。動。一。時。之。聲。氣。全。要。看。式。克。飲。承。字。見。舉。朝。皆。

趙葉皆蓋梅。王只要自勉。以為說之招地耳。此即同心匡辟
 志。德歸重于王。以堅王修德之志。按伊尹純說先王拳修。便
 緊頂先民時若。純說先王不顯。便緊頂旁求放迪。可見先王
 成憲。原自維。復又不得。傳說從此觀破。所以勉王監憲。遂直
 以欽承自任。故在王無可承。賢權欲進。得乎。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
 聖。○昔先正保樹。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壽其心。
 愧耻若捷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

尚書訓蒙 說命下 集本卷
 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
 之休命。

王曰。嗚呼。說方今四海之內。皆仰望我德澤。豈不類之德所
 能致。是時乃說。起自漢。奮際合非常。有以風動之耳。汝將何
 以副其望哉。○人非股肱。無以運動。是股肱者。惟所以人也。
 君有良臣。則臣之事業。即君事業。不期聖而惟聖矣。○昔先
 正保樹伊尹。作我先王。而振起其功業。乃言曰。予不能使其
 君為克壽。其心愧耻。若捷于市。至一民不得其所。遂引為己
 責。則曰。是我之辜。其素所自許如此。故能佐佑我烈祖。功格

皇天而無間誠。所謂良臣。惟聖者。爾尚精白一心。以保助乎
 我。無使阿衡專美。商家可也。○汝知君臣相遇之難乎。惟君
 非賢。則孤立無與為治。惟賢非后。則隱伏無與諮食。今君臣
 相得。心共治共食之一時。其爾務克自任。以總紹乃君子先
 王成湯。而永安天下之民。所謂佐烈祖而格皇天者。行于爾
 再見之矣。說遂拜稽首曰。紹辟紘民。王命如此。臣敢對上而
 宣揚天子之美命。豈沒退避而使臣愧伊尹。王愧成湯哉。
 此下與論學不相涉。高宗委說。把君德民生一齊都付。委說
 還我一個先王。自做一個伊尹。說亦直任不辭。此節仰德作

尚書訓蒙 說命下 集本卷
 未然者。正合得當。紹辟紘民。意在得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
 治。故仰之。○股肱惟人。以運動言。即股肱喜而元首起意。非
 但于處。而成人。良臣為君作用。而聖歸于君。一体相成之
 誼也。二惟字最急。即人尚有主宰。乃股肱之成。辭惟斯。即聖
 尚須稱修。乃良臣之致主。惟斯。親下作我。先王作字。股肱之
 喻。自見。檢均臣也。而謂良內聖外王。其粹修。臣君子民。其碩
 花。良心獨完。良策獨抒。以備股肱。何難處之。然。而作之。則我
 良臣。照股肱者。有作用。○聖莫過克。其時民皆得所。尹以
 君不克壽為耻。則必以一夫不獲為辜。任辜都是極欲。致主

的。深。心。君。民。申。看。湯。德。惟。盛。尹。心。欲。以。聖。故。躋。精。一。之。傳。玩。
 惟。字。且。得。厥。后。就。做。先。奔。更。不。可。差。別。諫。湯。之。必。可。先。奔。我。
 佐。之。而。或。遜。德。則。是。負。其。初。心。而。向。未。所。樂。所。期。皆。自。誤。矣。
 豈。不。可。耻。一。夫。字。重。有。感。一。人。之。失。職。而。應。群。生。寡。遂。者。深。
 信。湯。可。為。先。奔。之。君。必。能。周。克。奔。之。澤。一。或。有。滿。皆。我。奉。行。
 德。意。之。未。至。耳。故。曰。子。辜。尹。自。任。如。此。佑。祖。格。天。是。真。能。克。
 奔。君。民。之。事。君。民。須。渾。見。格。訓。至。功。業。除。天。與。丕。冒。同。用。此。
 作。之。極。致。厥。爾。尚。三。句。一。氣。乃。激。勵。之。詞。同。伴。專。美。不。是。與。
 尹。爭。光。蓋。商。家。王。業。有。開。報。不。可。無。中。興。感。而。莫。德。惟。美。弗。

尚書訓

說命下

九

集注

美。也。尹。之。美。全。在。開。商。家。之。主。業。說。之。美。全。在。振。王。業。之。中。
 與。○。惟。后。二。句。非。泛。語。乃。直。述。已。與。說。相。遇。之。難。以。感。動。其。
 因。伴。專。美。意。賢。惟。志。不。在。食。然。不。得。祿。亦。安。能。展。其。生。平。故。
 易。以。不。家。食。為。吉。上。節。尚。明。保。勉。詞。此。節。其。克。紹。乃。必。詞。
 克。字。最。重。有。深。耻。弗。俾。的。深。心。厚。力。昔。保。衛。于。肇。造。初。則。任。
 作。今。爾。于。嗣。美。日。則。任。紹。與。作。先。王。相。應。紹。字。作。字。皆。提。携。
 振。起。之。意。來。終。句。紫。帶。紹。辟。者。與。一。夫。必。獲。意。同。高。宗。期。說。
 如。此。則。其。自。期。可。知。林。命。非。族。上。數。節。責。重。末。二。句。敢。字。
 要。剔。惟。君。之。意。念。全。無。依。違。而。後。吾。之。力。量。斷。可。擔。當。正。振。

說命下

克字說對揚中。而對而揚于王庭。不嫌誇眾。蓋任之至矣。
 對已。夫此句。惟自決。實以決高宗。必能為先王也。

說命下終

尚書訓

說命

十

集注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高宗既祭禩廟于祭畢享尸之彤日越有鳴雉在焉耳蓋天所以敬祭之失也

此史記祖已訓王之因祭之明日有享尸之禮曰又祭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雉升焉耳而鳴天告以祭祀之失審矣失不在彤而在豐禩彤日也祭禩廟之明日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已將訓王而先自述其意曰王事之失由于心惟先格止

尚書副卷

高宗彤日

集注卷

王之非心以開其蔽然凌正諫其所失之事則言易入矣

此祖已私計語重格王上格傳訓正與正事無別格者止也

去也高宗恭嘿思道之沒切交修邁訓之思何弗洗除尚以彤祭招愆畢竟其中犹有微禮洗除不去者此失事根芽宜先格去則事自就絕規格王即所以正事專尋病源下針是

千古諫法蹟祀邀福王心之非正事正豐禩之事按事之失在心即明主亦有不自知者要看一先字諫庸主當于事後

不就顯者處指摘之則不悟諫明主當在事先洗頭廢一點正則口舌可無煩矣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永非天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猷典祀無豐于昵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視下民無成心也主其義之當否而降年有永有永其不永者豈天故夭折其民哉民有不順德而

中絕其命耳○然民雖不義天犹未遽絕也民有不順德而惑于神且不服罪而悻于改者天既有孚信之命以戒正其

德使之恐懼修省乃曰災異其如我何無乃非天意乎○嗚呼王之所司在敬為民之事而已微福于神豈王事哉况祖

尚書副卷

高宗彤日

集注卷

宗七廟無非天嗣主祀者無但豐厚于親昵之祿廟為也

惟天監下民二節是格王語上言天命不可求下言天戒不可忽惟天三句一氣監字虛勿露禍福于奪字為所當為曰

義即合下教民事典厥義帶下讀中絕不敢斥君故言民命自我造亦自我絕禱祀何為○不若德即不義是不聽罪知

罪而不認受諫而不改在內但講須重省已不重受言上事命明白有微其應不爽暗指雖言不若德在心曲隱微間

連我也不自知遺諫之何在不知命至乎也決非妄致必要求到一個致諫之處蓋即雖雉以斷王之必有失德欲其自

省自做。所謂先格王也。○嗚呼節。指王失而告之。乃正事語。通篇血脈。只在敬民一句。王職敬民。則有民義之當務。不在。禮紀明矣。高道敏于鬼。賢君亦然。通篇以義字折之。曰天監。曰天視。曰天之孚介。揭不外一義。義之裁制。奉皆天也。當。義者。蓋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足為千古帝王治法。

高宗彤日終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

集虛齋

西伯既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周西伯昌。因黎不道。既舉兵伐而克之。祖伊見黎滅。恐商受

稔惡勢。必至于亡。遂奔而告。以亡危告戒于王。為

戮黎。所以為殺討罪。而祖伊奔告討者。欲借黎事。以儆紂之

改過。違善意。舊謂祖伊憂周勢日強。紂

改以紂之惡。即無西伯。其不亡乎。然而祖伊之恐。乃因戮黎

何也。蓋觸類于黎。而知無道之國。必難倖存。故終篇不及戮

黎一字。則其非惧西伯相逼明矣。

高書副卷

西伯既黎

集虛齋

痛言

曰。天子天既訖。我殺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

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

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孽。今王其如台

曰。天子天既訖。絕我殺命。何以微之。格人元龜。所以決卜。絕

而絕。天明知其吉。非先王在天之靈。不相佑我。後人

惟王淫戲。用自絕于天耳。○惟王自絕于天。故天遂棄我。殺

饒饒沈難。而不有安康之食。民心昏亂。而不度天倫之性。法

紀凌夷。而不渠當箱之典。天之絕我。亦甚矣。○然不惟天我

棄也。今我民無不欲殺喪亡。其怨怒之言曰。天何不降威罰

冷服
無朋

于較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如我何。不能君我必矣。民之棄我。又如此。

曰天子節。天子二字。大有微動商紂意。為天子。必無愧于天。然。後。可。若。不。修。省。則。今日為天子。異日求為匹夫。不可得。危。孰。甚。為。格。人。二。句。正。天。絕。厥。格。人。即。通。于。占。卜。者。以。格。人。而。觀。元。龜。則。吉。凶。莫。之。逃。矣。罔。知。吉。指。格。人。言。法。戲。二。字。是。紂。惡。大。祭。惟。其。即。于。怡。滯。遂。以。天。下。為。戲。而。更。無。敬。慎。之。思。○。故。天。棄。節。承。自。絕。來。康。食。犹。詩。自。天。降。康。豈。年。穰。穰。之。謂。天。性。五。倫。真。性。不。虞。則。倫。理。盡。迷。矣。率。典。以。法。度。言。不。迪。盜。賊。

尚書副卷

西伯戲祭

集虛齋

爭起。法不能禁也。皆極亂之象。而實氣化使然。蓋天意已無。殷矣。○天棄與民棄一。連說欲喪而曰天曷不降威。可見天。人交棄。皆法戲所致。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戲于爾邦。

王托天。漫。祖伊曰。嗚呼。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尚欲恃天。而薄民于不足畏矣。○祖伊退而言曰。嗚呼。汝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保佑之命于天耶。○殷之即喪。誠無可待。指乃。所為之功狀。天人共棄。不無幾于爾邦。

千秋
明鑑

功。即。呂。刑。府。事。功。參。在。上。猶。彰。聞。于。天。責。命。于。天。便。是。恃。天。而。忘。自。省。○。德。之。說。非。天。同。按。聖。帝。明。王。惟。曰。天。祿。未。終。而。已。曰。天。無。親。而。已。曰。我。不。敢。知。天。而。已。惟。有。道。之。主。豈。敢。責。命。于。天。惟。無。德。可。恃。而。責。命。于。天。此。紂。所。為。窮。于。計。也。法。戲。甚。矣。

西伯戲祭終

西伯戲祭

三

集虛齋

微子

前三節微子言喪亂之事。而謀濟于其子。以于波六節。其子答以喪亂之甚。而決其去就之義。詞旨悽惻。蓋宗臣之語。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克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令其殺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放逐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殺。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于顛隲。若之何其。微子若曰。父師箕子。少師比干。我其不能。或治正四方。我祖

尚書副卷

微子

集虛齋

成湯。致開創之功。而遂陳列于在上。今我用沉酗于酒。用昏亂而敗失其德于在下。祖業將誰賴矣。○惟我。醜亂敗德。是以毀民。無不合小大。而好草竊姦克者。加以卿士。互相師。做而為非度。紀綱既滅。凡有辜罪之人。因而容隱。乃無有常待。而正法者。小民無所畏。悼方起。而相為敵讐。民心皆亂如此。今殺其淪溺喪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不復濟矣。殺之遂喪。越至于今日乎。○微子既到。喪亡不覺。嗚咽。不堪出口。乃更端曰。父師少師。我其殺。出狂暴。毫無顧忌。不但無亂正之德。而且無亂正之弊。吾家老成人。見我而遜于荒野。園已空無。

歸善

事臣忠

托成焉

人所恃者。我一二宗臣在耳。今爾若無意。指告我以處此。顛隲之象。其若危亂何。

此三節。總是陳祖烈之盛。迷喪亂之形。舉危亡之勢。因以訪探亂之策。殷其弗或。句與今放其淪喪。相照。上猶嘆其不能治。下則信其必至于亡矣。惟其喪德。故無以立。臣民之極。而民窮。臣偷。強凌。暴。涉水無以濟矣。殺喪至今。傷之至也。然安能坐視其喪。而不思策之哉。故又更端問之。惟聖一固念。即至作狂。况狂而可使。我乎。如醉人使酒。何忌。悼之有。老遜。句。輕。只起下句。見存苗。止我輩。究個勢。危。責重。更無可推。厥

尚書副卷

微子

集虛齋

人之云。凶邦國珍。碎老成。去而國不可為。所賴。我數人。千萬難。措手時。當思急救之策。故不汲求安存之道。而求顛隲之道。楚楚。火坑中。作活計。以延國命于一息。○弗或絕望之詞。底以致治言。已然曰。遂先祖陳列如彼。而子孫敗德如此。蓋深痛悼之意。○次節承上。民好寇盜。而壞法。又自卿士始。有罪或匿。死之。治阻不行。怨孽爭起。亂道也。相敵。比草竊。更甚。只重卿士。師非度。三句。非民與臣對說。遂喪句。無限感慨。○三節重問。策上。發出狂。謂狂暴之極。過下非札在其中。勿專主過臣說。老遜非證殺亡。只舉以責重。莫比意。曰。吾家祖

若指 亦指 字重

節 意 見 之

上 幹 身

宗所培植之舊人。老成去則共事者無多而責任有所專屬。策策相對。可不發一策以相揅。指謂意指。問意在國存宗社。骨肉之親。未忍與遜荒者俱去耳。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殺邦方興。沉酗于酒。乃國畏。畏。其者。長舊有位人。今教民乃探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得食無災。降監教民。用又警飲。召敵警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地。我舊云。刺于王子。弗出我。乃顯隣。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尚書副墨

微子

三

集序齊

箕子若曰。王子天毒降覆亡之災。而荒盡殺邦。方將興起而沉酗于酒。豈特沉湎一時已哉。乃罔畏其所畏。而嘒其者。長舊有位人。欲無毫遜。得乎。若卿士之互相容者。不特革竊。毒究已也。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牲者。亦用以容。將而食之。無有災禍。其。亂之極如此。降視殺民。所用以治之者。視若怨讐。而拮飲之上。以警施。下以警敵。方且召致敵仇。而不怠。又有同惡之臣。與之合一。故民多瘠病。而無所控告。視小民之相為敵讐。更有甚焉。商今其有天之災。我出當其禍敗。詎與國俱亡。商若淪喪。我罔為人之臣僕。若王。

王起 子下 當去 意

是 見 耶 且 耶

此 解 亦 辨 辨 辨 辨

子一身。宗祀所係。告以去為道。我舊云。以長以賢。王子當立。言不用而忌。已招遂以害于耳。王子不出。我商家宗祀。乃顯隣。而無所托矣。子尚可以不去我。為今之計。去者存祀。止者明節。各自安其義于心。人以此心自獻于先王之靈。若我寧為亡國之孤臣。不復顧及行遜矣。

首四節。箕子以其意析微子之言而答之。且有甚之之意。末二節。為微子決去策。而因以不去自決也。不載吐干語。與箕子同心耳。不可謂安于死而無言。無可理怨。故坤毒于天。荒。即兼頌遠荒大東。過也。大也。甚意在方與字。見。老子曰。

尚書副墨

微子

四

集序齊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諸惡皆因無畏所致。罔畏長談。得廣者。長曰。嘒。則非唯毫遜。荒。蓋遂之去矣。故曰甚。今教民節。不重民。攘竊。只重用。以容。二句。與微子辜罪同獲應。此而可容。何辜罪恆獲之有。傳言革竊。毒究。因上言卿士非度。首以革竊。剽之也不重。警飲是一件事。勿平。以仇警之道。拮飲民。財。酷。以行其貪。包。敵。警。在。了。一。之。為。甚。而。又。召。不。怠。上。下。合。以。成。此。殘。而。其。罪。乃。併。歸。於。一。人。之。身。民。何。所。控。我。上。下。相。警。如。此。則。小。民。之。相。為。敵。讐。又。不。足。言。矣。按。箕。子。之。答。甚。有。少。驟。惟。沉。酗。故。嘒。者。長。者。長。嘒。使。用。非。度。

可於

一人首
醒一字

悲切

差理

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學欽于民。節節相承。可見罪源皆

起于沉酗。而原其所以然。則天實毒之。天字重。○災字從天。

降。來與受其敗。嘆生不逢辰。國臣僕。此以義自審。慶告出迎。

為宗祀計。非為微子計。前問告我顯隣。惟此乃為顯隣。此外

無後望矣。蓋絕祀之痛。甚于亡國。按微子告我顯隣。尚欲安

國。箕子之我乃顯隣。止求存祀。心之苦可知。○靖在心上。看

名節俱可。稱終自心。最難恰當。故為臣不必問人。只須問自

惟要居恒。提出真自在。以為至安者。在自又有其獨安。即

先王之心。必以為為大安。自靖便自猷。廢人字。須別人各有

尚書副卷 微子 五 集虛齋

自人各出真自對敵。先王可盡抹殺。經濟名當去。不去當

止。不止則心與義而不安矣。末句自決之詞。正見有吾們在

還可于萬無策時。真一悔悟。國家尚有托。王子安心放下。而

去可也。實以映微子之去。

比于無言。固是同心之誼。不外箕子所言。然亦見比于之志

定矣。三人分身各任一事。使彼此互易。便于天理。人心有不

安慶。非仁也。微子自當去。箕子自當奴。比于自當死。籌之熱

矣。豈臨事草州為之者。此其所以為三仁。

微子終

周書

金沙揚華芳蓀元父創著

男胤奇公才父刪補

子秉燁允文 恭

恭誓上 泰古文作大

此篇武王未渡河。作首節。記伐商始事。王曰。節呼衆聽誓。惟

天地四節。原天道而言。受罪之當討。天佑四節。推天道而言

已討罪之意。末節就民情決天心。而勵以共討。通篇天字作

骨。順天乃所以應人。勿以天字分三段。

按臣伐君。湯一舉之。武再踵之。是變局亦險局。惟天可整變

故每一誓。罪狀必陳于天。惟心可出險。故合三誓。作用必原

于心。實理與謀。惟湯武濟之。

惟武王嗣侯位。乘事殺之心。未嘗一日替。至十有三年春。因

紂惡。已極。起兵討之。于時人心景從。內外諸侯。固不率伴。大

會于孟津。從此將渡河。而指商邑矣。孟津。河北地名。會孟之

通。御皆史臣書法。曰十有三年。見武王守臣節之久。便已受

惡貫盈。意曰大會。見武王得人心之同。便已紂為獨夫。意會

字。着不得武王。亦着不孟諸侯。有天有人在。故諸侯自來會

耳。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武王乃誓師曰嗟我友邦之冢君及我國治事之衆士凡與

茲會者其明聽我伐商之誓

友邦冢君以列國言御事庶士以本國言觀越字重在友邦

上誓因大會故也誓已一篇明明白白正大可對一人可對天

下萬世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涵冒色敢行暴虐罪

尚書副墨 卷上 集虛齋

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基樹故也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

矣志良則割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肆予小子受以爾友親冢君親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

有民有命罔愆其侮

滿知天主君之故乎惟天地資始資生即萬物父母惟人于

萬物中得其知覺之靈而與物異然類均而無以相統也于

是有其實聰明之人而作天下之大君當此大君之任而豈

徒我必以其作民父母而代天地以子萬民耳天主君之意

如此○今商受之為君不能敬終天意而至降災害于下民

則元后父母之道荒矣○且歷數之沉涵于酒冒亂于色是

以心志盡感敢行暴虐之事罪人則刑及親族官人則寵以

世殺惟官室基樹故也侈靡為事以殘害于爾萬姓甚至忠

良焚灸之孕婦剝剔之降災下民如此則弗敬上天可知故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奉天威以討之至今大勳未集予將

何以成前功乎○故我小子受與爾友親冢君親政于商以

規其後來能改與否但見受無有改過之心乃夷然而居不

事上帝神祇遺棄其先宗廟不祀犧牲粢盛所以供祭品者

尚書副墨 卷上 集虛齋

盡于凶盜而不知其心肆侮極矣乃曰吾有民可統有命可

憑而罔愆其肆侮之念以此觀商之政則我與友邦冢君

宜致討有同心矣

首節言天主君為民下三節言受得罪于天而天棄之極推

當討之由夫父母萬物其量普君父母萬物其責專惟人句

不重言以愛字起聽明明亦靈也靈聰明靈中之靈耳

聰明是性靈不指耳目實訓實進實德出所謂天聰明也靈

是任頂說下傳所以厚于聖人多一轉為民父母易作民父

母難。彼其初原。非父母而欲。聯彼為真。合異為同。必須拊摩。鞠育愛勞。憂疾之至。情一一。做得痛徹。以人為合。天性舉斯。民重入一番。肥胎重經。一番。勃勞。非豈聰明者。能乎。推以君道。言實承天意。來按天地萬物。父母則民。父母亦是天地。何須又有以父母之。要者。惟人萬物之靈。句。靈或自殺。或自選。此雖天地父母。做主。不得。故又生靈聰明。以父母之。則元后之父母乎。民之即天地父母。慶○憐天虐民。一且說。降災。正是不推天地父母之心。以父母斯民。慶乃不敬天之大者。○父母斯民之道。每以暴虐失之。然苟不至。遂感之甚。則雖欲

南書副墨

秦書上

集虛齋

以爾以字。當作與。與列侯共觀其政。昭然耳。自非一人之私也。固憤固懣。則商政可知。傳謂以向背現夫得。而莫爽。乃爽。然不脗全。不以鬼神為念。不但其踞也。獨揭揚精神。神可侮。無所不侮。曰有民有命。悔心生于恃心耳。○又○君○君○止○計○天。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子局敢有越厥志。○同力虔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德。萬惟億萬。心于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來。底天之罰。

南書副墨

秦書上

集虛齋

夙夜間惟以罪鈞為敬畏乃受命文考以大勳當集告焉因類祭上帝宜祭冢土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蓋畏天而為是不得已之舉耳

天佑下民言天以君師付之而已不能違天曰力度志二節校商周之勢而後以天命自決于小節言奉天討罪之事前云作元后是作君作父母是作親君親情合此云作君又作師則改教休分作字宜別明作其權按之臣庶中陰作其神振之道德內作奇師佑深究其作君作師總為上帝作相君師主人說且虛僑長教字留寵綏內用寵綏串寵則

能盡君師之責使斯民之靈性全而四方安故曰綏湯曰克綏武王加一寵字在君師者心裡說本其教養實心致寵愛于民如父母于子愛情寵幸惟恐傷之也寵綏心克相厥二句申即含禁暴戾亂意四方善惡橫介于志自了補過當便無以嘿休寵綏之天心越志要細看這說綏勇找同力二句兵志無據力在心不在數象力同頂度德平日主執有連軍竟力合志根德厚來若德同又須度義臨事師執有名有德之主豈動無義之兵特說中或帶些善功尚武意微分由耳射以象力為力武以心拜為力此力不故廢而德義

之辨德然需其中○賈如賈縉左傳晉侯欲伐亦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實將可殪也○蔡作通罪鈞送負君師看出見迫于不得不然之意古人只緣見得天理忒然分明自住不得○祇懼承上來不先天地而先文考為天命文考肅將武承未集之志故然此句另看通節連言起兵時所行

按父母君師四字是此篇要領夫民生于三君也師也父母也而君實有師道為有父母之道為君而不能師乎民父母乎民非君也非天主君意也結失父母斯民之道不可不討已任君師寵綏之責不敢不討况以必克之勢惕惟鈞之罪

高書副墨 泰誓上 集虛齋 天所從者民予所順者天爾邦君將士所當贊者不可失之時而敢自悖乎 天務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高揚于一人永清四海時我弗可失 今以天民合觀之天矜憐于民民所欲與天必從其與民所欲廢天必從其廢爾尚輔我一人除受之穢濁以永清四海是乃天民交相迫我之時我不可遲留而貽失時之咎也 此節提天心以勵眾首三句說知是時我內語不必補君民勢應天民意合民欲動履便是天從以天從天故可必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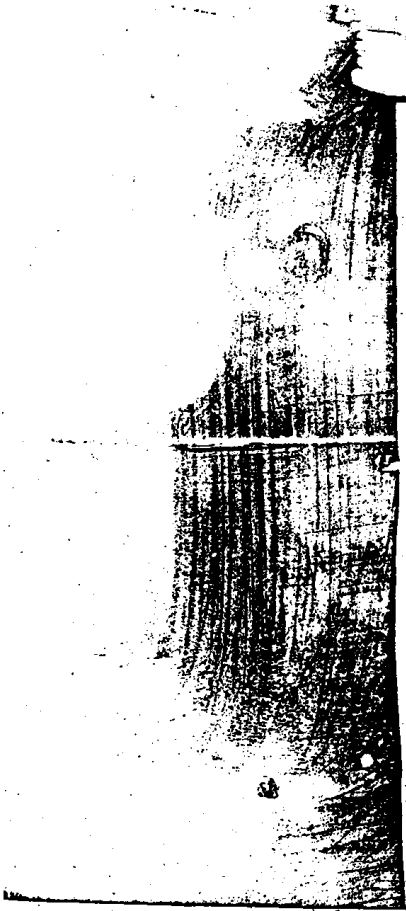
少者此
字則
不于
其古

清以除惡言時字雖天氏合實重天上失時則失天心而孫
氏望切勿作乘機赴會之說。禮運曰。克投奔奔。奔投為。滿放禁
武伐討時也。然則聖人所謂時。義理之當然而已。其不可失
者。畏違乎理也。不知其他也。違理是違天也。知畏上帝之心
則知時哉。不可失之心。
按惟天是欲。故我從天。此天罰之所以致也。上曰天罰。此曰
天矜。上曰以爾有衆。此曰爾尚獨予。正相應處。

泰誓上終

尚書則卷

集虛齋



天氏去
人字
牛字
象抄

泰誓中

此篇既渡河作首節。是小序。嗚呼。命之聽誓。吉人六節。言
紂縱惡之實。而以桀事證之。并已伐罪之決。而以湯事證之。
勅武節。勉其討罪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惟戊午之日。王自孟津而濟。遂次于河止。群后以所統師而

畢會。王乃撫楸北渡之衆。再誓戒之。

次紀所至也。孟津一會。各散渡河。至是又集于河朔矣。昔以

正戰。犬會為。狗有慰勞意。與下篇巡守別。誓所以一既渡之人

尚書則卷

泰誓中

集虛齋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王曰。嗚呼。西土有衆。凡逆我于河朔者。皆聽我誓命之言。二

逆征皆西衆。西伯所統。對紂都在東故也。大全以誓師自述

始非。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

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濫酌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

脅權相滅。無辜斷天。徽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

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然夏命。惟受罪。浮于

一
定采

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教不足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厥暨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製
 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德飛民人雖心雖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
 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愈加而無已凶人為不善亦惟日
 不足愈加而無已今商王受力行無度之事孽老當親近者
 乃散棄之罪人當斥逐者乃昵比之淫于色酗于酒以肆殘

尚書訓詁 卷中 集虛齋

虐于民先以臣下化之朋立門戶作為仇讐脅借威權以相
 誅滅是臣之惡皆紂之惡也故無罪之人呼天告冤穢德蓋
 彰聞于天矣○惟天以惠愛斯民為心惟辟在奉天之惠以
 及民而已昔有夏不能順天而流毒下國負天甚矣天乃佑
 命成湯降黜夏命桀之已事如此○惟受罪又過于桀數而
 論之剝喪元良至于失位賊虐諫輔至于剖心其意謂已有
 天命可恃因而謂教為不足行故謂祭無益而傷神且謂泰
 無傷而虐民其可鑒之禍惟不在遠在彼夏王天已降黜之
 矣今天其以予降黜商命而治民乎且予所夢合于所卜重

製于休祥之應今日代商斷必克矣○不特天意而已受有
 億兆平人雅云多矣然皆離心離德無忠于事者予有治臣
 十人不嘗寡也皆同心同德以載亂相期者然則彼德飛中
 雖有至親為之黨俱不將已而從君子昏不如我仁人之利
 濟生靈亦明矣是積之人事又如此○夫天心非無據也天
 無私視自我民之視天無私聽自我民之聽今百姓有所道
 責在于一人惟恐予不伐商者即民心而察天意今朕其必
 往我○從此我之威武惟掃彼商之疆直取彼凶殘而我
 之殺伐因以張大于湯放桀之事有光而無愧焉蓋同一伐

尚書訓詁 卷中 集虛齋

罪救民之心而已
 將數紂惡先舉古語以發端吉人凶人俱以君言人不稱善
 而稱吉見惟善為人心自造之休嘉亦字內共享之福庇善
 人真成吉人不足非心若不足是實不足善之取途甚廣
 為則必要其成為之而惟日不足所以有餘善有餘惡亦字
 直剝受惟日不足于力字見惟自謂不足故至貫盈播棄數
 句皆無度之事淫酗尤是惡源朋家作仇有黨必有故脅權
 相滅是小人挾勢相屠事此三句即臣下之惡以甚紂之惡
 結是紂之穢德對卷數德無若君臣謀甚○惠有利澤及人辟

林好子

天命不若此

天命不若此

天命不若此

奉天不可講。辟。惠。民。天。釀。惠。之。源。而。不。有。其。機。君。善。惠。之。利。而。不。私。其。澤。則。九。重。一。拊。一。摩。不。過。為。上。天。行。惠。之。官。而。已。且。不。敢。擅。惠。而。敢。擅。毒。乎。二。句。泛。言。起。禁。不。若。天。之。罪。非。以。湯。伐。桀。為。奉。天。此。節。重。禁。不。重。湯。按。說。入。往。事。惟。微。有。口。實。湯。禁。意。而。實。為。今。日。操。子。最。易。束。服。人。心。○。剝。喪。下。是。罪。薄。處。謂。已。四。句。是。病。根。人。君。惟。畏。天。命。無。常。故。戒。勅。而。不。敢。肆。謂。敬。句。根。有。天。命。來。串。着。祭。無。益。暴。無。傷。皆。是。不。敢。生。四。謂。字。受。心。口。自。擬。不。徒。在。言。厥。鑒。二。句。連。下。句。看。但。觀。夏。事。天。其。以。我。又。民。矣。鑒。只。看。操。子。勿。作。鑒。視。夢。卜。協。正。天。以。予。又。

尚書訓墨

泰誓中

集虛齋

民必克于。人。見。非。專。夢。卜。在。上。○。仁。人。即。亂。臣。周。親。即。美。人。下。二。句。即。申。上。四。句。既。言。維。心。維。德。又。言。親。者。與。之。比。昵。自。受。言。之。則。至。親。也。按。夷。人。四。句。而。開。未。有。不。如。意。惟。有。二。句。申。言。絲。毫。不。如。字。本。文。自。明。註。屬。強。對。○。決。之。天。意。紂。以。罪。浮。而。失。天。決。之。人。事。紂。以。維。親。而。失。人。此。遂。以。民。情。察。天。意。而。斷。其。必。往。民。視。聽。既。意。向。說。百。姓。過。予。則。不。但。罪。惟。鈞。而且。罪。獨。歸。矣。過。非。過。愆。亦。非。過。責。只。是。未。什。然。的。一。念。過。在。不。往。故。勢。在。必。往。○。我。武。節。接。今。朕。必。往。來。用。張。在。取。殘。上。見。有。光。重。註。無。愧。意。非。謂。湯。放。伐。我。亦。放。伐。謂。我。之。意。實。

百善皆

一善下

公。天。下。止。商。之。亂。亦。湯。之。心。即。起。湯。于。九。原。當。必。肯。我。此。心。可。照。當。日。豈。有。愧。乎。受。罪。浮。于。桀。我。武。先。于。湯。是。血。脈。相。應。處。按。以。臣。伐。君。湯。一。行。之。曰。有。懃。德。是。湯。心。晦。而。不。明。也。到。得。武。王。再。奉。于。紂。同。以。伐。罪。為。心。曠。代。同。契。湯。之。心。事。遂。令。禍。若。日。月。故。曰。有。光。

易。我。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敢。百。姓。懷。懷。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未。世。

是。舉。也。實。賴。爾。眾。之。輔。勉。我。失。子。無。或。以。愛。為。不。足。畏。寧。執。以。為。非。我。敢。方。今。百。姓。懷。懷。畏。受。之。膏。著。崩。厥。角。其。望。敢。也。

尚書訓墨

泰誓中

五

集虛齋

急。切。矣。嗚。呼。乃。惟。一。以。吊。伐。為。德。二。以。弔。伐。為。心。立。定。除。殘。去。暴。之。功。自。此。惟。克。未。世。使。民。免。崩。角。之。危。可。為。勇。哉。夫。子。三。句。戒。以。當。慎。意。所。謂。臨。事。而。快。好。謀。而。成。百。姓。懷。懷。二。句。見。所。係。之。重。嗚。呼。下。期。必。之。詞。恐。君。戮。亂。指。之。躬。為。德。矢。之。念。為。心。一。者。合。一。無。二。凝。一。不。變。一。中。之。取。必。最。捷。一。中。之。神。力。非。窮。故。定。放。氏。之。功。曰。立。謂。其。取。之。時。吸。之。間。狂。其。速。也。因。今。功。垂。永。世。曰。克。謂。務。收。之。注。想。之。際。期。其。久。也。永。世。反。崩。角。以。民。命。言。惟。克。字。有。力。根。一。德。一。心。未。泰。誓。中。終。

恭誓下

首節亦小序。前三節言已伐罪之故而勵衆士以成功。後二節言文考受命之因而自期以必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時戊午之明日將趨商郊王乃大巡視六師而整飭之于是明誓衆士以作其克敵之志焉

是已未日自已未至癸亥五日而陳商郊戰期已迫恐卻位不整器械不精故大巡之巡整肅戒嚴意明誓是明目張胆之言公天下而無私之意備謂申飭法令勿泥

妙明字

南書別卷

恭誓下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棄今商王受桀侮五

帝荒怠弗救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因如正士

如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顧視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于

小子諛以尔衆士珍瓏乃譽尔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其分別等類哉然惟

德是結終而自事其在中

南書別卷

恭誓下

集虛卷

載為君者當盡倫以立人極可也今商王受乃桀桀侮五帝之道荒棄怠忽無所敬畏以是自絕于天而天厭之且結怨于民而民携之矣○其實何如斷冬朝涉水之脛剖賢人比干之心作威殺戮毒病四海姦回則崇信之師保則放黜之屏棄先王之常法因奴忠良之正士郊社之制廢而不修宗廟之親棄而不享惟作奇技淫巧之事以悅婦人其狎侮五常如此民怨結而不可解矣是以上帝不順其所為而斷然降是喪亡命予以伐之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故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我君虐我則我讐獨夫受大惟作威乃

達極其切

汝世世之讐欲樹人之德則務為滋長欲除人之惡則務去根本故我小子大以尔衆士珍瓏瓏汝之讐不使惡本遺蔓尔衆士其尚蹈迪果毅必期救救以成乃君吊伐之舉若迪果毅而功多則有厚賞不迪果毅則有顯戮可不戒哉西土君子包士卒道即五常人人與知與能故曰頭綱常萬古不磨即世道人心之誨而道果竟足顯的類即道所分屬者如仁之于父子一物一則其類甚明惟對即顯慶然類顯顯有別顯顯若不可掩彰分析不可淆惟字宜玩只有明更無晦陸云類者相似相肖之謂物各有類一虛最易混淆斯

見列

子款

以上身
化下
結感

吳楚

道之晦。性注由之。此不是思義之類。各小。明說他與恩相類。與義相類。自非井不清耳。鮮類字不同。二句提。起見。君當修五常而不可仰侮意。受侮君之常而五常俱備。且人民之序極。皆君所致。荒怠繁。帶仰侮來。自絕仰就。仰侮。而歸重結。感句。蓋能敬天者。斯能得天。而因以得民。受既不敬。天道豈非自絕于天。而且以結感于民。觀下節。俱言結感。而歸到上帝。弗願可見。○新朝涉節。奉受仰侮之實。而率眾士以共天討。古人有言。仰激以同。譬之志。而致其勉。或相。或說。正見將士所以當致。致意。尚。迺。果。致。與。致。致。應。登。乃。辟。與。奉。予。一。

高書副卷

卷下

三

集本

人。應自新朝。至婦人。提。是。仰。侮。不。今。貼。茲。邪。者。必。回。曲。典。刑。指。先。王。成。憲。不。修。不。掃。治。則。不。祀。可。知。不。享。言。紂。不。去。享。他。傳。地。略。之。刑。是。肆。虐。事。非。奇。技。法。巧。事。引。劍。耳。○撫。后。虐。仇。民。之。常。情。如。此。二。則。字。要。玩。見。后。仇。無。常。德。由。撫。虐。者。所。自。轉。洪。惟。作。威。即。上。新。朝。涉。等。事。世。譽。者。孫。人。子。寡。人。妻。獨。人。父。母。誓。不。止。一。身。已。也。樹。德。二。句。泛。論。大。梁。莫。作。古。言。德。慮。不。扶。疎。故。培。其。本。又。據。讓。之。令。其。善。殖。惡。慮。不。淨。盡。故。除。之。務。絕。其。根。本。不。使。如。惡。草。遺。種。少。為。浸。生。是。于。德。之。加。厚。深。于。惡。之。加。厚。尤。深。言。紂。為。惡。本。當。珍。藏。之。殺。敵。為。果。是。作。用。

步

文曲
方道

諸

效果為教。是本。體。確。見。淨。除。殘。不。可。緩。心。中。藥。一。君。眼。中。不。見。救。即。無。勇。力。而。勇。神。愈。旺。不。同。人。口。理。虛。張。直。是。當。身。定。敵。故。曰。迪。惟。出。民。于。塗。炭。之。中。即。所。以。登。君。子。無。罪。之。地。登。不止。訓。成。陸。云。受。為。爾。誓。不。淺。為。爾。君。矣。而。獨。夫。尚。在。子。確。有。撫。汝。之。心。而。未。得。成。汝。君。故。必。珍。乃。誓。而。後。成。乃。君。賞。戮。重。戮。上。至。此。而。明。誓。凜。然。矣。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未。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高書副卷

卷下

四

集本

嗚呼。爾。眾。知。周。所。以。興。乎。惟。我。文。考。之。德。若。日。月。之。照。臨。以。四。方。觀。之。則。光。焉。而。莫。過。至。以。西。土。言。之。則。顯。焉。而。更。著。惟。我。有。周。大。受。多。方。之。天。命。自。文。考。已。然。者。○故。今。日。之。事。予。克。受。非。予。武。惟。我。文。考。無。罪。德。宜。受。也。若。受。克。予。非。我。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而。予。照。臨。之。德。亦。何。傷。乎。則。今。之。受。多。方。非。文。考。之。德。而。何。

上。三。節。詳。受。惡。見。七。商。有。由。此。二。節。述。文。德。見。克。商。有。自。天。有。顯。道。原。同。日。月。行。天。虛。端。肆。行。且。不。知。汎。禁。何。極。惟。文。考。以。鮮。然。心。精。孫。隱。于。毒。痛。亂。昏。之。世。挽。顯。道。以。還。天。提。萬。衆。

而歸。朗故曰。照臨。以發用言。下二句。足照臨之義。先晉而顯。深俱于及人。屢見是聖德。緝然而遺。遂舉權若禮樂故教之。先尤迹也。一說光顯一直意。看註所發之地。謂文德所及。固達被四方。而文德所發則尤著。西土乃指出光四方。振由如。日月有明。無地不照。而其起廢。燦耀更甚耳。旋受送其德而。斷其理。非實指文王說。而惟字相應。○惟文考之德。宜受多方。故今日之事。克則藉文考之治。不克則子無良之咎。于文德固無損也。是深明文王之德。足以勝商。傳臨事而慎。意不重。無罪。即德無良。非不武。言不能終文德。

按前篇末舉湯。此篇末舉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武與湯任。再起之責。以一家世德。則武與文任。成終之責。遠欲無愧于。湯。近欲無愧于文考。武所以臨事而慎也。



恭替下終

高書訓墨 恭替下 集萃蘇

收替 此篇照戰時作。首節。將替之徵。王曰。嗟三節。呼衆諭之。聽。王曰。下皆替詞。前二節。皆以伐商之意。下四節。最以對敵之令。

時甲子昧與王朝至于高郊。牧野乃替王左。扶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周師列陳之明日。時甲子昧與受。如林之師集矣。武王是朝。親至高郊。牧野。乃敷替戒。王左扶黃鉞。示有事于戰。右秉白旄。為軍之指。麾曰。逖矣。西土之人。蓋先慰勞而後嚴替戒。使人心樂于奮勇也。

高書訓墨 收替 集萃蘇

甲子昧與兩敵。畢至王朝。至者。中軍徐行在後。故也。此替以替戰。與前三替不同。鉞一人之敵。故左扶以爲倫。旄三軍之令。故右秉而且麾。皆取尚武意。逖矣。慰詞亦見。得為除殘而遠。至于此。有不可不悚念意。

王曰。嗟我友邦。眾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更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康。芻。芻。羶。微。盧。彭。牘。人。○格。爾。戈。比。爾。干。立。爾。予。子。其替。

王。嗟。呼。曰。嗟。我。友。國。眾。君。與。本。國。治。事。之。司徒。主。號。眾。者。司。

馬主典軍者司空主治量者三卿之外有佐之亞屬之旅與以兵守門之師氏統千人之長統百人之長○及夷屬庸蜀羌蠻微盧彭濮八國之人○其各稱舉爾所執之戈比繼爾所並之干植立爾所挾之矛予其誓以告汝呼諸侯卿士以及外夷戰之人稱戈比于立矛戰之具誓畢而前徒已交非但庸使聽誓而已每卿有亞有旅并及師氏千百長臨戰故加詳焉○八國即西南夷文王化行江漢故皆來助戰○曰稱比立皆臨戰兩有事者戈短于連矛長前波相間而步伐進止之制寓其中矣

南書制臺

敬啟

集虛齋

王曰古人有言曰祀難無展祀難之展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王乃誓曰古人有言曰祀難無司展之理祀難之展則陰乘乎陽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今商王受惑于內寵惟婦言是用所謂祀難之展也其心志昏惑甚矣乃以昏而棄其陳列之祀不思報答其祖先又以昏而棄其所遺王父母弟不以道通其骨肉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者是崇是長加以姦

位是信是使待以腹心是以為大夫卿士而任臨民之職使外暴虐于百姓以內姦宄于商邑欲無亡得乎此難之展五行傳所謂難禡是得言受以內嬖致亂故引此起之○受惡重婦言向其源也前數紂罪都猶散叙此則投根剔源以著紂昏皆由信用婦言所謂因甲于內亂是也二昏字根來之祀無親皆以是故肆訓陳王父弟是同祖初從弟王母弟胞弟道謂先王所遺崇尊之也長居人之上信任而使之皆左右便辟用事者又甚則使之有位而居大夫卿士之任暴虐民擊姦宄國盡中者此敗也按煩言是用

南書制臺

敬啟

集虛齋

是即祀展昏棄以下是用婦言所致未即是家索取亡意在言外與家索應或謂暴虐好克也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為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為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龍如熊如羆于商郊弗克奔以伐西土勗我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今予發惟敬行天罰以討之今日之事以進為主爾衆士無過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為夫子勗哉視此步法可矣○又以殺為主爾衆士無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為

勉哉夫子視此故法可矣。○又以勇為主尚桓桓然厲其威武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郊其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勤鋒鏑而後我西土之人勉哉夫子勇而善用其勇可矣。○爾所不勉步而不止與不步同伐而不止與不伐同不勇于克敵而勇于敘降與無勇同其于爾躬有戮其聽我誓無忽。

師以紀律為本武勇次之。先明步法進輕則失律次明戰法伐過則傷仁末示招撫法倘勇氣遂或勇擊則生攜三勗哉。○在按不定處勉意按抑古者步卒夾車而相為用言步而

尚書副卷

收誓

四

集虛齋

車在其中制見其誓止齊非止而不進不伐乃止齊而後進。○漢伐分明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今之則部位之長各止其止各齊其齊合之則三軍之象一止俱止一齊俱齊此所以為制之師。○勗心勗其如此而進如此而殺非但戒輕進戒貪殺而已。○觀下文尚桓桓可見。○桓桓三句只引起弗過二句見威武之氣焰。○正用以招降豈可殺降戒擊降欲以養餘威也。○能招納不殺降。○前賞戮並言此止言戮亦威克厭愛意。○爾躬有戮受不克則無以為民請命罪有不容于戮者。



在春誓收誓法可紀事有在。○益春誓收誓法可紀事有在。○辰至無作神蓋紀初往伐商。○五津有誓漢孟津有誓時厥明。○此一段記武王克商及新政為詳。○此以下則俱收誓以後事也。○厥四月紀武王歸自克商之事。○下諸侯來受命為一事。○紀周廟為一事。○告群后為一事。○末節則紀武王故治之本末。○惟紀于武成之終實為周家一代大法云。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德伐商。○厥高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天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天子高今高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遺。○進主萃滿歲于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晷華夷。○夷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危民無作神羞既。○午師渡孟津祭實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社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惟建寅之一月壬辰旁死魄之日越明且癸巳王朝步自周。

尚書副卷

武成

一

集虛齋

高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天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天子高今高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遺。○進主萃滿歲于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晷華夷。○夷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危民無作神羞既。○午師渡孟津祭實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社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惟建寅之一月壬辰旁死魄之日越明且癸巳王朝步自周。

可以
字妙

逆錫京出師。予以征伐有商。蓋為除暴而收民也。○子是極
數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適名山大川。詞曰。惟有道之
曾孫周王。茲將有大正于商。蓋以商王受無道。暴殄天之生
物。害虐無辜之衆。為天下逋逃主。萃集而為淵。為藪。杜預曰。天下逋逃。暴而殄之。正之其容已乎。予小子既得仁人為輔。敢敬
承天命。以遏絕其亂謀。但見內華夏外蠻貊。無不相率而從。
人心多助。可知。○所賴爾天地山川之神。予冥冥中尚餘相
我。勝商以濟兆民之難。無使我師不克。而作爾神之羞。告神
之詞如此。既戊午。師渡孟津。而次河北。癸亥。陳于商郊。待變。

尚書則卷

武成

集注卷

師之至。以應上天與周之休命。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
之盛。會于牧野。皆不戰而潰。無有敵于我師者。前徒之衆。倒
戈。轉攻其在後者。以北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可以漂杵。我
兵不待血刃。但一戎衣而凶殘已取。天下遂大定矣。乃反商
受虐政。政由商先王之舊。若正士如箕子。則釋其囚。死諫如
比干。則封其墓。賢如商容。則式其閭。顯遠忠良如此。又散鹿
臺所聚之財。散鉅鑿所積之粟。大賚于四海。賑窮困之。又如
此。而萬姓皆悅。然商之舊政。淺見于今日。有不悅服者。誰
三節記伐商次第。及反正規模。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

善字
好解

見得
重四
天如
日青
說若
動便

故曰。旁將奉大事。必至。豈告文考。故曰。步自周。○布列其
罪狀。曰。底不必說。盡數其罪。告天地。師將行時。告山川。師
過。嚴告詞一也。有道對無道。言曾孫。明周之世德。暴殄四句。
曰。底商罪。嚴于小子。至亂。各所謂大正也。暴殄天物。即絕民
生養之源。害虐。以刑戮言。萃淵藪。借字形。容勿用。魚。款。作。僻。
舉大事。不可無輔。惟仁人能迪。知天威。越天業。忱。而其德。又
足以除亂。故民故得之。乃敢。抵。承。敢。字。須。發。罪。訓。謀。過。亂。而
互。過。其。謀。蓋。討。為。不。道。而。又。崇。信。道。進。相。與。講。登。布。置。其。亂
謀。不知何所。底。止。故。將。下。一。過。字。舉。義。師。克。正。之。使。不。得。滋

尚書則卷

武成

集注卷

華而為民害也。當暴主傾祚之日。誰不據其土宇。撫其人民。
林觀變而動。乃華夏蠻貊。罔不率從。是予尚不敢必克。受。而
在華夷。已。創。事。之。成。就。不。能。不。賴。明。神。之。相
為聖人。奉事無一不與神明對越。况伐商之舉。又承天命為
之者。故類上帝。宜家土。理之宜然。不必詳詳以求。勅。為。重。也。
俟天言待天命之自至也。見尚有不忍伐商之意。一說周語
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舉而雨。而止。畢陳。詩云。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謂而止清明也。前徒倒戈。正是天命先鋒。是平民
波隊乃惡黨。民怨之深。故易向反攻。漂杵狀言之。一戎衣一

字重大定。大字。要。剔。反。改。由。舊。心。以。發。舒。華。夏。之。氣。對。答。中。外。之。望。蓋。商。之。民。不。被。商。先。王。之。故。久。矣。故。武。王。不。自。更。張。只。以。商。之。政。澤。商。之。民。而。已。篇。末。列。爵。節。乃。由。舊。政。之。實。釋。因。五。句。特。反。改。由。舊。急。務。耳。悅。服。統。承。反。改。廢。未。實。歸。重。散。發。上。散。財。正。發。慈。是。武。王。善。解。守。下。之。辭。故。大。快。群。心。或。謂。悅。服。是。王。風。未。澤。廢。不。知。正。王。民。純。暢。廢。必。以。肆。肆。語。相。拘。腐。極。按。釋。因。封。墓。式。閭。散。財。寔。英。雄。拔。拾。人。心。舉。動。見。聖。賢。亦。自。少。不。得。是。好。雄。無。仁。義。故。不。得。奸。雄。聖。賢。無。權。智。故。不。得。聖。賢。

尚書

武成

集注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懼。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鹿。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厥四月。始生明之日。武王來自商而至豐邑。謂武以戮紂。非所以致太平。乃懼息威。武以修治文教。歸戰車之馬于華山之陽。放任載之牛于鹿林之野。示天下以兵車既罷。無所事于服用耳。

首曰。王朝步自周于紂。伐商。此曰。王來自商。至于豐。首尾之詞。至豐。得有告廟事也。先懼武。不貴兵之意。可見。修文。只因懼武。帶之歸馬。放牛。皆伐紂而取者。天子十二關。與兵甸之。

既自不廢。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既生魄。庶邦冢君。及其百官。皆來朝見。而受正。始之命于周。觀臣之祀奉矣。○至丁未日。武王祀于周之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駿連奔走。執豆蓬而助祭。越三日。庚戌。燔柴祭天。望祭山川。大告武功之成。祀神之禮舉矣。

百工。商百執事。受命。非武王有命而受之。乃彼請命以聽上耳。冢君受命。則列爵。小土。于是。百工受命。則建官。位。事。于是。

尚書

武成

集注

觀此。益見首陽誼高。頑民勝熱。○祀神。以告武成。為主。此節結句。定為篇題。重難自見。祀廟記助祭。則柴望之助。可知。勿如舊作互文看。告伐。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上帝冢土。故告成。先祀周廟。而後柴望。按二節。不。平。對。即。奔。肆。類。上。帝。二。節。事。但。彼。先。事。神。而。後。親。舜。已。受。禱。也。此。先。親。臣。而。後。祀。神。武。未。成。主。也。觀。受。命。一。字。可。見。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萬。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勳。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

歷代

重注

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王告群臣曰嗚呼群后我周之有今日豈無所自哉惟我先王后稷以教稼穡之功首建節國而啟疆土之封其勳大矣曾孫公劉自帥徙豳致民殷富克萬厚前烈未已也累傳至太王去豳遷岐民歸如市王迹實始基此及王季又能以明類長君之德勤勞王家王業自此開矣然勳未成也惟我文考文王承前人締造之液而能成其未有之功大受天命以西伯專征而撫安一方之夏但見大邦畏其力而不敢肆

尚書圖卷 武成 六 集註

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所謂成厥勳者如此居西伯九年以服事教天下之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先王之志濟世安民可容已乎○我惟敬天黜商之成命故我東伯以慰安其士女惟其士女喜我之來以篚盛玄黃之幣而明我周王救民之德豈士女有私于周哉是惟天有休命震動商人之心志用臣附我大邑周耳

言周家世德積累有素以見東征之所本也歷叙四祖第歸重文王而獨詳文王又只起予小子句耳遙接不斷俱就有功于民說后稷教稼穡為周開基粒民配天陳常時夏此建

新者 確 知 我者

邦放土之根為前烈就致民富庶有恩輝朕光臨若允荒即知前烈之培植特厚西顧荒山斯披斯先即知王迹之托趾已堅克明克類克順克比即知王業之括括已極王迹王家王字當看王道以持民心為本可想肇基而重勳不曰國而曰家重家緒也叙四聖之功實為文勳題辭誕膺四句正克成廢人心畏懷既合雅僅有二文勳已自克成膺命撫夏就為西伯專征說大邦二句又承撫方夏來大邦以力自強過文王而力無所施故畏其力小邦以德望人過文王而遠獲所願故懷其德力使畏懷生文王初無心德力之令也當

尚書圖卷 武成 七 集註

此時以功業則為克成厥勳以天位則為大統未集蓋以服事教莫耐悔悟則與天下相安而終守臣即耳惟紂罔有後心予小子得承安天下之志通節數王業之所自見已無弋取殺命之心○恭天成命三句正其承厥志廢天不曰奉而曰恭可見即心是天志之難移即命成不易非別有成命而奉之也東伯之舉全是連點教天心玄黃來迎便是昭德勿以昭我句為執篚者致辭此便是歸附而其所以然我無心也民無心也一承而已天休不作推原上句緊說民心所向即天震動用周虞困于虛端即為天怒之伏藏也

討印為天休之震動是子之德士女之附均映發一天中

列爵惟五亦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武王創業之始以天下不能獨治列爵公侯伯子男惟五等

酒得人以其成其治建官則惟其賢不肖者不污道就所建

生喪死速速則五教之最切者重民五典之教惟于食喪祭

明人

三者尤申明之教化行而風俗厚矣博國家之大信我信而

人自輸情明古今之大義我義而人自帖服其勵世又如此

在官而有德者則崇之以非常之禮位事而有功者則報之

以不次之恩其勸善又如此綱舉而目張畫衣拱手以臨之

而天下治矣讀此拱而治向乃見承志作

此節是新政之事即前所謂修文看來當作政由舊之實蓋

記是月不

建法王者制世宏模亦永世要畧亦土即列爵中事建官二

如抄解

義九武王治天下之精神命脈而今封官賞人紀風俗等皆

聖乃名保

守而易喻漢上至誠無偽之真心結之于元氣渾淪之慶

如抄解

故曰博合天理之宜不徇私意便是最義者人所難明而易

味須是上昭融明白之心境揭之于天地日月之懸故曰明

看
換
附
科

立崇報之格以勸之崇賓札師札報錫車服秩元祀八旬皆
擊一時政要選國本祿維禁疑心脈上培扶使同北辰居所
須想他順天慶番拱犹云不下堂階而風行天下蓋史臣贊
美之詞勿違作無為看一說番拱而治見詩推是征誅亦是
揖遜氣象

武藏終

而書制臺

武成

十

集虛齋

確江位

更持字

史字筆

洪範範金之模故取為道法之象

首節記武王訪道事王乃言節武王問箕子以彝倫所以叙
以下皆箕子所陳也我聞在昔節言天所以叙彝倫者在洪
範九疇初一節述禹所次九疇之綱一五行至末詳九疇之
目而推廣其指傳所謂箕子推衍增益者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史記武王惟十有三祀紂克商未及歸周先就商臣箕子而訪問之蓋欲究天人之益而悉治道之原耳
此擇箕子囚時事甫釋戎衣未更商制仍曰祀紀實也初定

而書制臺

洪範

集虛齋

亂即訪賢慕道之切可知訪隆重意非惟箕子不臣且未聞
問道而可待臣也陸云訪不但就問有虛心靜訪能自得師
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臨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
攸叙

王重其問而言曰嗚呼箕子惟天子冥冥中陰有以安定下
民而相助之以合其居止民性具矣而我不知彝倫所以叙
次而不素者用何道以致之子其悉以告我陰臨相協以天性攸叙以君通言即先故

看此字對

惟陰字

說引

三子

武王訪道。直欲辭。天意以叙倫。乃者謂。奕倫之道。至理存焉。故不敢輕問。無思無為曰陰。陽訓定。維皇降衷。盡人均足。各有常介。如孟子。今定意。其寔天何言哉。而物各付物。無少欠缺。豈非陰陽相協。即陰陽。理所當止曰居。形骸一範。而重府中。必有休其神者。輟。日乘。而周行內。必有息其机者。所謂居也。居不自合。而若或相之使合。非玄宰所默成。而何輔相保合。串能協。而奕倫叙矣。惟。陽則有常有。序之理。固甚著。惟陰。陽則天叙。天秩之由終。秘。此際以帝王精意。調夫婦。知能則。奕倫無權。奕倫叙。亦無權。惟。叙。有權。若不知叙叙机。

南言別墨

洪範

集萃齋

可知識內。求道教。而卒無可尋也。武。問。此。九。疇。高。一。層。重。叙。字。問。其。所。以。然。看。君。道。說。蓋。天。必。藉。權。于。君。說。天。道。自。該。得。君。道。在。內。玩。下。九。疇。悠。轉。建。極。可。見。特。欲。專。言。天。道。覺。于。治。休。欠。切。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蘇陸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奕倫叙。教。蘇。則。經。此。為。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奕。倫。叙。

箕子重其答而言曰。奕倫之叙否。由洪範之顯晦。我聞在昔。

此不界

不界

此不界

此不界

蘇陸塞洪水。水之一行。既送。而并。亂。列。其。五。行。帝。乃。震。怒。不。與。蘇。以。大。治。之。九。疇。奕。倫。叙。所以。敗。教。也。蘇。則。經。此。為。乃。嗣。興。而。與。其。治。水。務。既。通。不。務。陸。塞。天。以。為。有。平。成。之。功。乃。賜。以。洛。書。即。寓。洪。範。九。疇。之。理。于。其。中。萬。世。奕。倫。叙。所以。叙。即。為。所。得。于。天。之。九。疇。而。叙。之。也。君。求。所。以。叙。奕。倫。者。合。洪。範。九。疇。奕。以。叙。陸。塞。前。伏。于。錫。字。上。問。不。知。其。奕。倫。叙。此。答。言。如。何。則。奕。倫。叙。必。如。何。而。奕。倫。叙。叙。三。攸。字。相。應。洪。範。之。理。唐。虞。已。有。禹。得。龜。數。而。第。為。九。疇。為。治。大。法。始。昭。垂。萬。世。也。蘇。陸。一。段。輕。只。起。為。意。先。

南言別墨

洪範

集萃齋

蘇。陸。為。見。天。道。不。輕。界。也。敘。教。不。在。一。時。洪。範。不。出。道。法。未。載。推。充。舜。在。上。亦。不。能。使。常。道。之。振。揭。于。萬。世。即。敘。象。也。云。叙。教。不。自。時。言。只。難。自。天。所。錫。者。洛。龜。而。云。錫。洪。範。九。疇。當。叙。一。身。之。倫。耳。未。嘆。自。天。所。錫。者。洛。龜。而。云。錫。洪。範。九。疇。當。然。之。理。即。在。自。然。之。數。天。實。啟。之。耳。作。渾。成。看。傳。以。為。別。入。講。則。疇。是。人。為。非。天。錫。矣。九。疇。未。錫。奕。倫。非。本。無。理。隱。于。人。心。而。法。含。于。世。教。明。者。悟。之。昧。者。棄。之。九。疇。既。錫。奕。倫。非。始。有。理。顯。于。人。心。而。法。闕。于。世。教。明。不。得。加。昧。不。得。殺。奕。倫。叙。乃。關。天。立。極。一。大。闕。使。萬。世。幸。而。由。之。亦。不。專。在。禹。一。時。說。

此說
通以

此說
各別

此說
各別

按一說。惟天陰陽相協。既得一箇彝倫之叙。嚙付在下民心。上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又將一個彝倫之所以叙。從洛龜上呈現出來。一問一答。都主在天道上。均一天道也。但武王直。遊諸皇降之源。而謂之陰陽。則冲漠之表。朕兆莫覓。保合之中。聲臭俱泯。彝倫之叙。誠莫測其所以然。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叙。乃箕子直指天所垂教。慶而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若謂洛書獻瑞。帝訓已昭。龜數成文。玄象新剖。天之所以叙彝倫者。類至著也。誰謂其不可知哉。天乃錫句。見陰陽相協之中。更有道法昭垂之慶。正與陰陽相照應。

尚書副卷

洪範

四

集虛齋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教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九疇者何。禹因洛書之文。而列為九類。最初為一。配其疇曰五行。生人之本。莫先于此矣。故居一次。一為二。配之曰教用。五事。人君所以敬厥身修者。惟五事為要也。五氣流行天地間。其在人則為五事。故居二次。二為三。配之曰農用。八政。人君所以厚民生者。惟八政為綱也。身修然後可以出政。故居三次。三為四。配之曰協用。五紀。人君所以合夫天行者。惟五

此說
通以

此說
各別

此說
各別

紀為經也。出政惟在于明時。故居四。至五數居中。配之疇曰建用。皇極。極出于皇。而表建四方之原。一以此為準。則而已。次之五者。書數五無不在。惟皇之正位也。若夫六次于五。而配之曰又用。三德。所以敷天下之變者。藉有此權。三德所以納民于極。故居六。七次于六。而配曰明用。稽疑。所以定天下之謀者。藉有此辨。通變則不能無疑。故居七。八次于七。而配曰念用。庶徵。所以念得失之故者。絲應感而可知也。通乎神明。而祇未敢自信。故省驗居八。九次于八。而配其疇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所以示勸懲之端者。絲享受而可見也。驗已

尚書副卷

洪範

五

集虛齋

極終焉。夫皇極獨居于五。以為八疇之宗。八疇環列于外。以自一至九。洛書本序。便是初次。非禹初次之也。五行至六極。則禹所配之疇耳。九疇與九數。義無所取。只以治道先後言之。五行奉天。五事奉人。八政養民。五紀接時。皆建極切務。故列于五之前。三德取世。稽疑定謀。庶徵反己。福極私化。皆所以為建極之助。故列于五之後。勿令辭用。彝倫之理。總于極。而極實為範之樞。五統八疇。總結裏。得這極。天數五。地數五。

五者散而成行。天下未治。五行先受汨陳害。彝倫之教。全教以五者之不行。及天下既治。五行亦先受平成利。彝倫之教。全教以五者之行。此混沌初開。天道伊始也。至形神交媾。本與五行通合。使昏淪不檢。則當身之事。盡屬冥頑。惟聖王之居教。即聖王之所以盡性。其功特為至要。教字重用者。用其教于五者也。今只講五事用教。不知有此教。方有此五事。非以五事為教也。下做此。然或脫畧民瘼。則此身端息。必有不調。于是經畧旬宣。典利除害。摠歸于厚。蓋天地厚群生。而五行脩。聖人厚一身。而五事脩。帝王厚萬姓。而八政亦無不備。

然必治曆浚可照庶政。故隨時占候。皆期與天合。而浚印安。乃有統天治人。俸儀彝倫。以作則者。是有皇之極。在東周者。表建于放。而用在于此。不外君身而求之也。惟極。即德行。此全妙宜民。不容膠滯。故德用三。惟極。運則疑出。况應變尤貴精察。不嫌過核。故積用明。惟極。應則微著。惟疑。盡決于當。幾疑。正宜生于事浚。故須省念。惟極。有從違。即君有勅戒。况休咎未微于氣机。禍福先受于當俸。故須驚感。念重關。失違。驚感。重示人上。要本君身說來。此即講語宜直發本文。不可插入浚事。合之九時之矩。紐在建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

此字與字須看方

此字與字須看方

事之要在敬之一字。按圖書皆五居中而一居下。萬物敷用在中。根黃在下。故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統八時。敷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諸事之本根。黃在下之義也。次第不甚重。只要敷教。農協建。又明念。德成字。義教自心之有主。言五事者。教心所用。以疑注精神者也。農自此心。既有加無已。言八政者。厚道所用。以為其培植者也。協如符節。本一辭而分。稍有人為。便不合。此心直與天無間。故用五紀以合之。若因五紀求合。必不合矣。建者。建立標的也。用皇極者。此極不加不損。四方望而知所。

趨赴者也。然非皇極外。又有所謂德。而以定于一者。與世推移。則或張或弛。要以納民于軌物者。此心無不可搖之真。而欲馳之絲。欲變故難矣。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違。變則備之執一也。故曰。又用三德。以有常之理。用于不常之變。而人皆納于極矣。明者。理路上明白。疑者。事幾上猶豫。舍昭昭而索冥冥。或矣。須心先明乎理。而意外之變。理所不可知者。用卜以決之。則稍疑者。助吾明之用耳。念。即念我之念。下文休咎。其言微驗。非念也。惟深思內省。自來洞曉。得失之故。而浚用庶幾。合若念頭未醒。而與與呈。徒增惶惑耳。意所注為疑。

所畏為威，威主君，福極無君，民必懼而後用福。必威而後用福。不然，福極在天，君豈得而用乎？若禁紂率仁禁暴，非不福極日昭，不足為勸懲也。蓋其心心念念所趨向，只在五福路上，如所飲福，福都在皇極上着工夫，其所以戒懼成恐，不免者，惟此不能建極保極，而罹于六極耳。此節以後，只衍持用字，而教農協建，又等待人君自求。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一五行之理何如？天地間陰陽而已。陰陽交合，而五行生焉。彼陰不淨，陽不淨，蒸而成。故水至陰而生于天之一氣，方生自無而有形，其靜至微，不為五行之一乎？陽不淨，陰無所傳，而見故火至陽而生于地之二氣，方成。麗物而為形，其隨漸著，不為五行之二乎？陽加于陰，不止水也，其益著而為形之實，則又有生于天三而為木者，得土之淳華于水火之交，于五行則其三矣。陰加于陽，不止火也，其益實而為形之固，則又有生于地四而為金者，得土之精寔于水火之際，于五行則其四矣。不惟此也，陰陽交而和，則又有沖氣之土，而

生于天五為凡，水火之以氣相禪者，升降于斯，而物不能遺。木金之以形相禪者，涵育于斯，而物不能外。其靜至大，不為五行之五哉？是五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乃萬事所從出也。列于九疇之一，以是飲水火氣也，與陰陽升降故潤而又下交，而又上水純陰，故潤下趨陰，火純陽，故炎上趨陽。木金質也，性有水火之雜，故曲而又直，運而又萃，木實而柔，故曲直以柔，金固而剛，故運萃以剛。凡皆其性之自然者，乃若陰陽氣質者，土而上之性，生物而已，生之德，莫盛于稼穡，秀實為稼，而生物之功，于農始，可收為穡，而生物之功，于農終。

稼穡非土，而于其稼穡非土之性乎？水生之初，有氣無形，惟窮而鹹，于是乎作，火空之初，有性無形，惟窮而有炎，于是乎作，有炎上之用也，自其炎而上者，麗于有靜，而若于其乎作，木可以曲直，而味乃作酸，蓋木之性得于天三，陽舒中有有陰，飲之理，金可以從革，而味乃作辛，蓋金之性得于地四，陰凝中自有陽散之理，乃若稼穡之先，具五行沖和之氣者，其之所自成，稼穡之後，得五行沖和之味者，其之所自用，茲又非其用之自然者哉。

按此上禹兩第叙以下箕子所陳亦式布列。天以五行告人之書。衍為疇範。又聖人以五行治天下之事。此一疇。原談疇九疇。五者運天為氣。行世成形。水正位于玄冥。使或失行。而造物之用熄。火正位于朱明。使或失行。而民物之滿多。木奠位于青陽。使一失行。而設舒之氣鬱。金奠位于白藏。使一失行。而堅飲之氣戕。土奠位于黃中。使一失行。而中和之氣賊。總要制行字意。五者往來于天地。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勿把陰陽相麗。陽稱陰稱語支吾。惟此五行。乃天地所以前民。用故舉其目。滋微其性。水行為潤下。橫流而其行即失。火行為炎上。熾灼而其行即失。木行為曲直。殘剛而其行即失。金行為從革。採鑄而其行即失。土何所行。惟于稼穡。如菟蕪而其行即失。且五者惟行遂妙于作。故微其性。滋辨其味。作者就行。積漸而成。浸無造有也。浸漬久而鹹作。煮灼久而苦作。盤結多而酸作。鍛鍊多而辛作。養元氣于菹芑。孕馨香于穎粟。而井作。究竟鹹為軍國要需。井為養道最急。故水上之行。各五行終始。

一說言其味。潤下則浸漬乎物。其味必至于鹹。炎上則焦灼乎物。其味必至于苦。曲直者。物得之而味酸。從革者。物得之

尚書副卷

洪範

十

集卷齊

不用 兼說 先法 是序 之理

而味辛。至稼穡。得氣于土。其味狗其。五味以物之受氣于五行者。言若論五行之質。則水亦有其有苦。木亦有其有辛。即稼穡之味。亦屬穀而不屬土明矣。說亦有理。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二五事之疇何如。大要不外。故修人之始。生精與氣。爾精之。慧曰貌。人生而形相具。賢聖之質。均于為托始。故居一氣之。出曰言。因乎貌而敷心之。蘊故居二。精之顯曰視。憑于貌而顯心靈之。出机故居三。氣之藏曰聽。麗于貌而私心裁之。入

机故居四。以神用而為精氣之主者曰思。貌言視聽。各效其官。而憑思之宰制。故居五。此五事之目也。有形色。必有天性。貌之德曰恭。自具夫端莊之辭。言之德曰從。自舍夫和順之休。視之德曰明。照臨之本已涵。聽之德曰聰。採納之原已裕。思之德曰睿。研究知微之神已會。有是德性。必有是費用。恭之所作者肅。有威儀也。從之所作者乂。有條理也。明之所作者哲。物未能察也。聽之所作者謀。事至能揆也。睿之所作者聖。無所不通也。知五事之德之用。而救其容已。於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也。故有此事。便有此德。具于中。

尚書副卷

洪範

十

集卷齊

有此德便有此用。發出其初本如是也。傳以五事配五行。為下庶徵。張本不必入議。德以性所固有。言德之著。履即為用。只爭個未發已發。貌言視聽以形。思以神。疑神之疑。一形之疑。四有責能。使職之象。亦有察不敬。象之勢。分明狀出。危微之義。事在德自含。形色天性也。貌原是恭的。不恭不足為貌。若說貌之德為恭。便分形性為二。此五者未得真準。一看檢修。便不能真。恭是等。雖却貌言等說不淨。然亦不看境。如淵谷自然虛受在鏡之金。鏡未鎔。鴈自然精瑩。故謂之德。德具用自若。如恭之用肅。稍怠。或稍矜持。皆非恭之本。然

尚書訓義

洪範

十二

集虛齋

從之用。又稍淳。故或稍矯。操亦非從之本。然有聰明之德。則自能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而為照達。收群言之是非。以審乎內。而為謀詳。審自能恭。微。潛天階地。微古微。今神靈莫測。故作聖。非造詣所至之聖也。未要補教用。按五事之序。朱子曰。自外言之。則貌外于言。自內言之。則聽內于視。自貌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為主于內。故曰貌言視聽思此其序也。日記曰。人肖貌。天地故貌居首。人之能言。與于萬物。故言次之。肖而壯。聰明日開。智慮日長。故視聽又次之。而思終為人之能言。有在視聽。後者。傳以發現。先後為

序。未確至以聲音為言。如何能。漢作又。此不可不辨。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五曰司。徒六曰司。我七曰賓。八曰師。三八政之。時何如。恐期于厚。民生一曰食。政。今曰樹藝。民生莫重為。二曰貨。政。懋遷化居。民用莫先為。三曰祀。政。報本追遠。民德莫敦焉。四曰司。空之政。安土有宜。民居不可不其也。五曰司。徒之政。遠居有教。民性不可不渥也。六曰司。寇之政。弼教有刑。民毒不可不糾也。七曰賓。政。親邦國。為民。藩翰。八曰師。政。詰戎兵。為民。保障。八政之目。如此。何一不為農用。政

尚書訓義

洪範

十三

集虛齋

子。故者。正也。紀綱法制。凜不可踰。王道公平。正大之休也。政字不可忽。八政皆為民設。前註因天語不必泥。養遠財阜。則思報本。而居而教。而刑。次之。又次親侯。而終之以禦侮。皆切在厚生。上。終得農用之旨。然此歷數政目。農用意。則待君自求。食貨把賓師舉。其務三仰舉。其官有務必有官。有官必有務。互見耳。按厚生先培其命脈。故不以刑誅先教養。不以治亂亂與平。無倒置之規。畫然王政。又出于萬全。故不以厚生。正德。不以典刑。廢除害。無不備之。紀綱。由折辱。民都是德。解

五

類傳

相協之心。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四。五紀之時何如。惟務合天而止。一曰歲紀。以冬至啟閉定。一歲三無不統。故居一。二曰月紀。以晦朔弦望定。一月月統。于歲。故居二。三曰日紀。以支干躔度定。一日日統。于月。故居三。四曰星辰之紀。以經緯次舍定。星之辨。名辰之辨。惟星辰無日而不運。轉于天。故居四。五曰曆數之紀。以歲月日之往來。星辰之動止。占步之法。以之作曆之數。是歲月日星辰之所。以成始成終者。故居五。此五紀之目。皆協用者。所必稽也。

尚書則星

洪範

四

集虛齋

治惟明時。斯嚳符嚳陽之妙。通節要。見協天意。五者為天時。經紀歲。歲星一周天也。或謂終始謂月。一晝一夜謂日。星無五曜列宿辰日月會聚。曆即曆象之曆。其間順逆遲速。皆有成數。故曰曆數。舊謂人之曆。未曉。五紀四經一緯。歲月日星辰。終也。曆數以曆象故。緯也。五紀不言時。歲月節氣。正而四時自正。時隨月度。非曆所推。按此節要。玩紀字。天運有盈虛進退。七政有遲留伏逆。即身不能無。譬玉之寒。雖五者自相為統。然歲有差。月有朔。日有遷。星辰有見伏。占步有常。更。要當紀之。方可定時。成。此耳。紀。

此要極妙

歲也。自寒暑陰陽。以至節氣。閏章。皆合曆元。乎紀日月也。自進退。經行。以至出入。明微。果當歲序。乎紀星辰也。自昏曉會次。以至隱見。升沉。果合日月。乎至于曆數。乎紀歲月日星辰。而占步之。由可見之數。推不可見之理。果無差否也。夫按成筭。守定象。以不失天之迹者。星官曆師之能。悉度數。總運會。以求合天之理者。教時若天之道。非一一紀其詳。何所據。以協天哉。惟有此五紀。自是在天者。難測。在人者。可求。故象數。難精。而我微不真。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故統紀一定。而於移不違。按紀字。合者。協字有是妙理。

尚書則星

洪範

十五

集虛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策。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差。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子。而家。時人。斯其。事。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放。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及。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五皇極之時何如皇之有極天下萬民所取則也皇當建立其同有之極以為天下先然極豈一人私有哉極之所在即福之所在而以欽集五福于身之道用分布之以與庶民使

之同修吉而無悖凶為惟時厥庶民即于汝所建之極而還與汝以保極之應至此則君民共為一極而所建者始有全功矣○試觀凡厥庶民無有淫邪之黨以至在位之人無有

此附之德豈臣民之自能哉惟皇者作極以為之視效耳

南齊書

洪範

十六

集虛齋

通章只皇建其有極一句前五節首節專望君立極以敷錫次節申明極不可不建有獻三節又申明極不可不錫也建極句衍皇建名義極也建為不謂皇餘立極之謂皇飭躬樹範不謂極能世道世則之謂極此句着力說下四句言上下相與以推建極之義極曰有極便見人人固有吸得流錫保意了不但是君所自有建則敷修其皇躬豈立道揆于此也極以至極訓而準操自在其中建用之要在敬用立事欽福數錫一氣家讀只取法于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履祥臨吉即福也福不在極外非作善降祥話頭欲福極是建極

不備

曰保

文說

未竟

而錫極便為錫福且本文原不說錫福極惟人所自有設法鼓舞不令其外于極者君也則庶民之極真是君與他的于字有力以君極為極也極曰保教化行風俗史父慈子孝之俗千百年如一日是君極還賴民以保也保極曰錫匹夫不盡民主同功天下時鼓舞于極中而汝極自保于不墜非民錫而何君民相錫終了建極功用○次節不是更說上文須看滿地二字蓋欲臣民歸極須先絕其悖極之根觀敷言謀極先說倫黨反側可見民聚族而居情易滿也臣同官而處勢易投也何以得無滿也惟皇之極貞純粹白神理在懸

明

南齊書

洪範

十七

集虛齋

貞邪自割勢不濟不回心向道然作之則在皇比滿為柔靡易救之私能附和不能極立原與臣民附人之象相近極為強明死王之理可振起不可依回又與王者作人之權相合故朝野膠結不辭皇臨之無不詳情識所牽擾不化履極作之無不化作也建不同建則極立而已此主不滿不化說夫滿地之心每繫人則勝幸人真念使人明知而不能斷須有勇猛振作之力且是破惡起懦方見作字妙用按無滿朋象不相于滿而已無此德則可否相濟洪小群為大群臣比民較深些作字無工夫作則作式之作皇極敷錫盡臣民

下是

造是

台

通錫也故舉且即稱凡民其中或稱人者亦就庶民中舉其

人以主論耳勿于造就廢太折臣民為妙

然造就人本尤所以廣教錫之用凡厥庶民有謀猷有施為

有操守此皆皇極之一體者汝則念之而不怠又有權未各

于皇極亦不陷于罪咎此亦實之可進于極者皇則受之而

不外不但已也其人果而安而色非執襲取且出其由衷之

言曰于所好惟德則其品真矣汝則與之福澤是人也斯其

造而惟皇之極矣造就之道如此○然造就之意其可稍

偏耶無以民之策獨為可忽當念受而不念受當錫福而不

尚書

洪範

十八

集注

錫福則偏于虐矣虐獨必畏高明終有畏心而不加督責

亦非所以純有德而納之極也可乎○當知臣之有德有

為邦之藉也有道為使並進其行則臣皆成德而國以有人

焉矣凡厥在官之正人既官方可責其為善此亦使羞行之

一端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宗致令空人文請是人斯志小子

內顧而有自登不進之事至于無好德之人汝惟與之福其

為汝用咎而非用德則不可于此聚斂耳斯于善士而濫于

匪人豈造就之道哉○此條詳非見實者當錄之

三節造就臣民之術皆數錫中事也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

是

二

錫福

天下有許多名色人必逐一做道理區處之始得蓋皇但作

極未即可化民就作極中自多婉曲總肖天陰陽之心教錫

全在念受處作用才氣有餘者涵養不足此難在督成故須

念善惡未分者習性易移此難在並蓄故須念者君之精

神意念無息不與之貫旁來振德時加提撕只在皇之念頭

上做工夫受者取一不責二與新不計舊使不若難以漸而

入受之久念矣必本惟皇建極以念受乃有親洽而可從

入舉此見天下智愚賢不肖無不可引于極安和又好德連

說表裡合一身心洞然色言即心涵泳沾濡暑無勉赴態所

尚書

洪範

十九

集注

以一激使與極一造至此豈固賞為進但王者此時無可容

力只好微示勸懲使益鼓舞而不能已則勸在牝牡驪黃外

錫福且念受之深致意處末句着力語斯字重大到舟成一

點便化得之念受為多不可反重錫福○蓋錫福而帶到此

更無敵為協雅之分亦無安好聲色之別惟有皇之極而已

大凡斯民欲其滿已之分量易欲其滿君之分量難曰汝極

曰錫汝極在皇而時人保之皇之外猶有時人也至此則時

人一皇極斯其為皇之極而已○福指祿位前數錫福之全件

此數錫福之一端天有壽夭君能生殺天有貧賤富貴君能

予查殿置此相厥居而彝倫叙道在君也。○無虐節不但承上起下實見造就不可有偏廢方為得力。舊說勿泥無虐即念受錫福意無畏必有懲創法然亦是造就非斥逐也。虐畏俱宜細看民何氣獨一以極極之便得榮何氣得偏何獨且建極之皇寧有虐視者但微有懈視民極之心便為虐亦便有个氣獨了人何高明一以極辭融之便高愈若早明愈若開且建極之皇亦寧有畏視者但微有寬造臣極之心便為畏亦便有個高明了要知氣獨有不善亦當戒高明有善不當錄有虐便有畏一直說註各指其善惡不重○人之有能為為以

尚書副卷

洪範

二十

集虛齋

見于政者言此民不同臣以任事者故不言守能為必蓋行材智施為得于天資涵養踐履成于學力也。行是德行蓋造于極也不是益能益為邦昌不徒是任使多稱豪傑之砥修愈粹朝廷之氣脉愈醇只在蓋行處見使蓋行非一端然重錄勸士亦所以蓋行之事既富則俯仰無累正是使有好于家處方可用其督責所謂使蓋其行然亦須本建極來不能使有好泄不當來比山大夫所謂室人交偏諷我也斯人之事亦吾待士未至因上言既雷方錄恐君因有過寬之禁則無望方錄適為用咎又胡乎可蓋換于亂孫正造就妙机有

本
止
二
力
止
二
力
止
二

予有不子人心激勸即在此結末此轉甚重按攸好德凡兩言之誠以人君錫福之微權不過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好德人之良心天之相協厥居皇之建其有極皆本于此故人君作成一世人材在開其好德攸好德之錫而五福皆錫此其子引而不發之微旨且以此皇極程為詩教曰凡我臣民無偏而不中無攸而不平其遵王之義而至公至平無有作好其遵王之道而好所當好無有作惡其遵王之路而惡所當惡無不中而偏無不公而黨王道廣遠而蕩無不公而黨無不中而偏王道坦

尚書副卷

洪範

二一

集虛齋

易而平：無倍常而反無不端而側王道大公重一而正直夫以義道路與蕩平正直者即獨所謂極也尚會其有極遵其義道路乎且歸其有極與蕩平正直者為一手皇極教為詩教如此庶使人誅于口入于心而自悟其本有之極也。○曰皇以所建之極敷布為言庶幾故也即以是民秉其之理而著是垂世之訓：出于其則夫之陰陽相協亦不外此。惟謂上帝之訓可矣。○以故凡厥庶民于極之教言奉是訓而足行之以親近天子之光輝進而頌之曰天子教育萬民庶教子定作民之父母以為天下王何其親而尊也頌而登

此教言之感神夫我

此詩辭典初以九歌同義造就中惟詩入人微而感人速故

揭出之不對首大約六句勉詞故每句言遵以義道路引之

次六句贊詞故直指王道揭而示之意重我私說勿戒勉乎

蓋無私即為極無偏彼好惡便是義道路非有二義偏彼好

惡偏黨反側只及皇極看蕩已包涵無外乎坦易無奇正

五經德不回此時嚮往已定故直指本體不必督之使遵矣

句下勿補當遵意雖及復致意未嘗露極字又不見自有履

故末特指照出有極二字喚醒之言即此王義道路蕩平正

尚書副墨

洪範

二

集厚齋

五者便。是。爾。等。自。有。之。極。可。不。會。且。歸。乎。有。字。正。對。王。字。說

二句承上而期望必能之詞非結語亦非申說連下不貼

上文蓋人心一真耳萬念紛歧故不得會會則屏萬營而獨

聚一真若期而赴之而聚精不已忽而親詣其域則非有涯

際可以底止但覺心精未淡不殊于相協之初而已必有者

淺運其舍方謂之歸必歸者若守其宅方謂之有須作者力

看○曰皇極節是贊詞曰字正指論臣民莫以民東說訓即

教言以是莫為是訓與天降棗一般故曰帝訓勿異訓對

亦勿增大字于字宜玩謂于此使見帝訓雅已落親聞聲臭

經林

而實印不親聞無聲臭者皇言即帝言這是直指教言之理

原本于天推尋出皇極根苗樹開陰陽之妙便見此理是人

人同有須要會歸意不但空贊而已勿用口代天言等語○

末節承上未惟陰陽相協之機天藏其聲君洩其朕吐露一

帝之吐露則機權一若之機權已緊合此節皆必訓行意了

訓字勿作誤誦行即是訓而窺見之行串下上歸訓于帝此

約訓于行相協之妙正在此以字緊承是行有力見庶民具

心慕做意建極之君聞然不權而庶民見為天子之光親矣

若不及耳近字宜味惟蒸之向赴之妙正在此依稀欲合之

尚書副墨

洪範

二

集厚齋

間一光相接自嘿論王心頌也近光泰曰者深潛于中不覺

我于口重父母上指教言之心贊之以為提點引掖又詩湛

叮嚀惟恐我民不趨而與極一真覺本未同體隱之痛腸不

能自己其周德者民之父母也要看以為二字天子固天下

王教言之教恩有如此真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者也勿如

舊尊親對者此都從服行其積上未正是會歸錫保慶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

從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

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六三德之時何如。一曰正直中道而行。剛柔俱承。君德莫尚于此。故居二。二曰剛克。就正。直中尚其嚴明。剛固君德之主。故居三。三曰柔克。就正。直中尚其寬裕。亦君德所不廢。故居三。此三德之目也。其用何如。世值平康。人人向化。則以正直待之。因物付物。而無容心焉。此一者德之終。至粗于習俗。有強梗柔順者。則以剛克之。使有所畏。有和柔委順者。則以柔克之。使有所慕。剛柔相值而政。各有宜矣。限于氣稟。有沉潛不及者。則以剛克之。激之。使進。有高明太過者。則以柔克之。

尚書

洪範

二四

集注

裁之。使退。則柔相濟而教各有方矣。此兩者德之推。在天。下者。隨時而妙用之耳。

正直則柔。皆主君德。重德字。三德以應變。乃德。辭實。只極。天下以習稟。聖人以德。政教則柔。無非德耳。正直平等而施。不廢則柔。亦不執剛柔。自行自在。不消委曲婉轉。豈非正直。特以無邪曲訓。則剛克。柔克。豈邪曲乎。克以偏補偏。取克治之義。則柔推分二三。其實離不淨。必相濟乃成。用則虛未嘗無柔。上虛未嘗無剛。特猶豚耳。正直之用一。經也。則柔之用四。推也。四推中。其二。故以治之。其二。故之自治也。平康。就自。

理

氏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是上下同歸于極的。果。不是無為。造化之德。雖以相生為美。實亦以相克為奇。故五行皆克。象君德亦有克。故因俗而異。施。故剛克剛。柔克柔。教隨稟而相濟。故剛克柔。柔克剛。德以心直相權。有于正直體微。加一意。見為用剛以克。微平一意。見為用柔以克。然柔曰克。則柔非優柔。柔亦仍是一剛。蓋乾剛固君德也。但隨時應變。說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非奉世皆然也。至既克淡。則習稟俱融。會歸一極。搃扶掖之。歸于正直之途。三德又搃一德。

尚書

洪範

二五

集注

本曰文
而用家
亦無
大夫
諸侯
字切

然推之所在。尤所以運用三德也。惟君得。以作福而行慶賞。惟君得。以作威而施誅伐。惟君得。以玉食而享大奉。下此而為臣。威福不過奉。行耳。玉食不過貢。獻耳。無有敢借其君而作福作威。土食者。○使君權下移。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必至害于而家。必至凶于而國。有位之人。用及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在下小民。用借端愆戾。而不守其常。凶。害有不可言者矣。權移于下。則害必歸于上。可不慎哉。
德三則不泥。權一則不彜。故又用者。不可不握大權也。此言入用際。權柄專操。固自有用剛不用柔。而依然。正。直者。福威。

此

此

此

此

說。涉。廣。不。貼。上。剛。柔。玉。食。與。福。祿。並。稱。權。定。于。今。也。三。惟。字。重。見。大。權。當。獨。操。意。下。曰。臣。無。有。差。見。惟。辟。出。有。必。不。可。稍。開。其。端。意。都。是。正。直。之。德。突。運。用。處。此。句。正。是。惟。字。傳。兩。戒。字。平。者。勿。泥。戒。上。借。者。正。以。一。君。權。耳。○。臣。上。借。見。君。權。之。不。一。害。而。家。凶。而。國。見。失。了。權。柄。便。壞。了。家。國。凶。害。揭。是。君。受。也。兩。而。字。重。看。凶。害。虛。人。用。二。句。對。看。頗。僻。借。志。正。是。凶。害。處。之。犯。人。用。句。來。上。通。下。見。民。按。皇。極。以。休。帝。三。德。以。宣。交。德。須。本。皇。極。說。非。極。外。另。有。德。正。五。即。極。至。立。極。在。已。變。化。隨。時。故。有。剛。有。柔。若。不。根。極。則。

高書制卷

此

二六

集

到。為。用。終。未。為。委。靡。未。見。其。克。也。克。不。但。以。我。故。教。制。故。習。稟。必。政。教。行。而。彼。果。為。戒。所。化。方。是。克。此。處。照。下。害。家。凶。國。者。便。見。道。德。一。風。俗。同。則。不。害。政。家。不。殊。俗。而。臣。民。皆。歸。于。極。了。非。建。極。之。君。孰。能。之。次。即。三。辟。字。宜。玩。正。所。謂。皇。極。之。主。也。古。極。建。故。福。祿。玉。食。一。千。上。大。權。所。在。即。三。德。所。在。若。皇。之。不。極。政。政。出。多。門。臣。之。有。禍。威。玉。食。則。三。德。亡。矣。凶。家。害。國。無。所。克。故。也。凶。害。以。氣。習。薄。惡。無。所。化。言。下。而。臣。越。禮。民。犯。分。皆。凶。害。也。風。化。至。此。極。于。何。有。皆。由。皇。之。不。極。不。能。又。用。三。德。故。

卜

二

七。稽。揆。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兩。曰。寡。曰。蒙。曰。騁。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說。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遠。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從。庶。民。從。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從。卿。士。從。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辭。吉。用。作。凶。

高書制卷

此

二七

集

必。擇。人。而。建。立。之。于。是。有。疑。乃。命。卜。筮。此。稽。揆。之。要。也。○。其。目。何。如。以。卜。筮。之。休。吉。有。象。五。行。者。曰。潤。澤。而。兩。其。兆。為。水。曰。開。爽。而。寡。其。兆。為。火。曰。蒙。昧。而。不。明。其。兆。為。木。曰。落。騁。而。不。屬。其。兆。為。金。曰。交。錯。而。相。克。其。兆。為。土。○。有。象。陰。陽。者。曰。貞。固。而。不。移。有。辭。之。象。為。曰。改。悔。而。不。一。有。動。之。象。為。○。極。其。目。古。之。其。凡。有。七。不。之。則。卜。龜。五。占。卦。用。其。二。皆。以。推。衍。人。事。之。過。差。也。○。然。果。何。以。定。其。占。哉。正。是。人。為。卜。筮。則。所。取。信。者。此。判。三。人。同。現。卜。筮。之。占。則。從。二。人。之。言。以。為。準。占。法。定。矣。

稱擬以下筮為主。世中微机，非神明勸不出，神明微机，非冥心人亦勸不出。人不但知卜筮，明賢也。非人則著龜為虛器。故擇其人最惠，擇字重，建立帶言，乃命，難詞，致重也。○卜辭象五行，配水火木金土，五能不言一二者，灼龜所過，無先後也。問所卜事，類應則吉，錯陳則凶。騾孔傳曰：氣落騾不連屬，一斷一起，如騾逆然，是希疏意。與象也之連間者，反蔡作絡，則連絡不能矣。誤。○卦体象陰陽，一卦以內体為貞，外体為悔，貞始而悔終也。始者之下三爻，曰內体，變卦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貞主而悔客也。此之說，與通卦之說，更別卦有元亨。

利貞，故取貞為主。又有吉凶悔吝，故取悔為決。當其貞，則一變易，便不待言貞，但必然而終，則造化之貞，亦有時窮而貞，即所以貞其為悔，當其悔，留一堅固端，使不待言悔，但必難而定，作則造化之悔，亦有時窮，故悔即所以悔其為貞。吉凶之斷，貞悔之間而已。純中非無陰陽，卦中非無五行，但法各有兩主要，在參而用者。○下正者其用也，上二節，未露占卜字，連用曰字，串叙至此，極之曰凡七，繼之曰卜五，占用二，始明五能為卜用，貞悔為占用，勿泥傳先說破，或字宜細看，更極主字有過差，惟是環轉，故得之間，便屬天理微差之。

處行或指未然，非待有過而推，乃疑其有過而推也。按曰：稽疑，似乎有疑，皆可問也。曰：行或，則事主于不過差，非正之疑不在。所告可知。○立時人節，時人即上擇建之人，輕連起下官占之法，三人卜筮各三人，一人意見有限，二人違莫相持，占三從二善均從，象也。三占如一，不待言矣。按小註謂人事盡而後可求天，必建極又德，至于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卜，使人事未盡而卜筮，雜吉何補。

何以稽疑哉，汝則有大關係之疑，不能決者，先謀及汝心，君志定矣，又謀及卿士，朝論合矣，又謀及庶民，咸是乎矣。然猶以有心不若無心之為公，謀及龜之卜者之筮，以人謀參神謀，稽疑之所重可知矣。試言其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為明人已，患皆大同，得見身其康強，于孫且遠，達于異日，言莫大焉。外是則雖不必大同，亦不害為吉者。或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神合于君，則君為是，而臣民可勿問，亦吉也。或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從，庶民從，神合于君，則君為是，而君民可勿問，亦吉也。或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從，卿士從，神合于君，則君為是，而君民可勿問，亦吉也。若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神謀未定，即君謀未

尚書圖學

龜龜

三十

龜龜

蓋。誠。作。內。猶。吉。作。外。必。凶。一。此。龜。長。益。短。及。壽。考。之。至。龜。益。共。違。于。人。神。謀。既。乖。則。人。謀。無。據。用。靜。斯。吉。用。動。必。凶。人。君。欲。明。所。疑。舍。卜。筮。奚。稽。哉。

上。但。言。稽。疑。之。法。此。正。所。以。稽。疑。者。大。凡。數。天。下。之。精。奧。者。常。在。疑。因。而。逆。國。索。之。洪。休。者。亦。出。于。疑。疑。曰。大。合。已。與。臣。氏。吉。皇。極。之。衷。虛。靈。無。障。舉。所。統。熱。慮。之。固。有。學。象。志。之。同。而。司。神。明。之。契。者。此。句。已。有。黑。會。天。人。意。在。既。盡。朝。野。之。謀。猶。必。質。之。鬼神。聽。人。不。如。聽。天。也。然。非。疑。不。問。不。卜。稽。不。占。險。故。必。先。之。人。謀。耳。身。其。二。句。大。同。之。應。二。其。字。繁。根。大。同。

說。靈。心。到。一。無。阻。唔。嗚。妙。理。列。在。在。恰。合。時。則。安。康。強。固。之。真。休。不。在。我。宜。而。在。身。身。獲。康。強。非。券。之。冥。漠。而。乃。其。康。強。且。所。以。導。嘉。積。者。不。在。一。世。直。在。後。人。協。氣。源。流。亦。非。券。事。應。而。乃。有。其。違。者。違。是。會。違。其。違。當。時。所。行。使。子。孫。得。蒙。庇。也。亦。就。吾。身。說。吉。字。另。句。無。身。子。孫。與。下。三。吉。字。一。例。人。一。從。而。龜。筮。不。違。作。吉。斷。以。公。心。付。造。物。也。龜。筮。違。違。不。可。奉。事。但。龜。筮。乎。天。筮。猶。參。以。人。故。內。吉。外。凶。此。柄。有。汝。則。一。踐。卿。士。庶。民。例。見。然。已。與。臣。民。皆。違。絲。無。文。者。人。謀。盡。違。自。不。問。卜。矣。龜。筮。共。違。無。動。而。可。據。之。人。謀。據。料。事。之。可。否。若。

尚書圖學

龜龜

三十

龜龜

氣。數。推。移。有。出。意。料。外。者。非。人。謀。所。能。逆。知。然。則。泰。決。大。柄。全。授。鬼。神。欺。不。知。者。龜。先。得。人。心。之。靈。人。自。未。及。會。耳。則。信。者。龜。仍。所。以。信。人。心。也。此。意。須。善。會。

八。庶。徵。曰。兩。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蕭。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若。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啓。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

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八。庶。徵。之。時。何。如。五。氣。流。行。屬。于。陰。曰。兩。屬。于。陽。曰。暘。陽。之。針。曰。燠。陰。之。條。曰。寒。陰。陽。交。扇。曰。風。此。五。者。自。有。節。候。曰。時。誠。使。來。倫。無。缺。各。以。其。次。而。至。則。氣。之。所。感。庶。草。且。為。蕃。庶。矣。此。五。氣。之。休。者。然。也。○。若。一。者。極。備。而。過。多。則。以。多。而。凶。一。者。極。無。而。過。少。則。以。少。而。凶。此。五。氣。之。咎。者。然。也。

做。謂。之。庶。惟。三。德。稽。疑。人。事。變。盡。則。天。道。變。生。有。應。上。若。繪。者。而。暢。煥。寒。風。五。氣。要。著。造。化。生。物。之。用。說。兩。潤。物。暘。乾。物。

煖長物。寒成物。風動物。五者各有其時。所以為象。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造化亦有資格。不容混淆。俱曰倫。次第曰叙。以叙正是來倫。來倫以叙正是時。庶草句。繁蓋出以叙生趣。以其清氣之先。故舉為驗。不是效。極倫極無不叙可知。與時反。在物生不遂上見。按五氣止可時來時去。不可常有常無。極倫來而不極無去。而未一字互玩。當一之極倫。必有一極無者。委其令于空虛。當一之極無。必有一極倫者。擅其權于橫執。以五為故。則五各半剋而變。不窮以一為改。則一自終始而帶積不已。其為國青物害。可勝

尚書

洪範

三二

集卷

道哉。時謂極倫極無。即一者亦是致凶。不知五者豈有並有並無之理。正于一字上見其恒。所以為凶。試合人事推之。人與天。只這个義机。類應甚遠。所謂微也。且得與失判。而休咎頓殊。于是有異微焉。曰休微何如。貌之事。修曰肅。靜屬陰。時兩若。為應。言之事。修曰又。又播屬陽。時勝若為應。視之事。修曰哲。哲外照屬陽。時煥若為應。聽之事。修曰謀。謀內收屬陰。時寒若為應。曰聖而思之事。修曰聖。聖為四德主。而實手陰陽。類風之行。手四氣間者。而時風若相為應。高曰咎微何如。曰貌不檢制。而狂狂則蕩。故恒兩若曰言不

合理而備。備則充。故恒勝若。曰視而猶豫。不明。豫則散。故恒煥若。曰聽而驟急。不容。急則慄烈。故恒寒若。曰思而蒙昧。不通。蒙則鬱勃。故恒風若。五行之休咎。為五事得失之徵。蓋如此。

尚書

洪範

三二

集卷

上二節只論天道。此方合人事說。以事理配氣化。正天人合而為微者。須見得失微為休咎急。貌失度為狂。言違理為僭。哲明見而應遠。其反為猶豫。謀善細而致詳。其反為躁急。思不能聖。則昏蔽不通。其反為蒙。按者字宜玩。謂想像其大。際若如此耳。如整者有常。却像時雨的模樣。狂蕩無檢。却像恒雨的模樣。非謂定有此應。勿作順應解。只要這五事上發揮。虛虛摹寫。出時兩恒兩等。光景不必逐一徵應。蓋造物休咎。原只在我為五事。修即不應。何害于休。若其不修。即偶應亦不失為咎也。天地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數終不可知。而理則不可諉。故聖人言天不言人。豈可死然求應。蓋在天道不必符人事。若之謂也。蓋人事不必求天道。省之謂也。下節省字正與若字應。天道有若或如此者。而人則不可聽天。惟時時省身而已。曰為否者。當何如。以省之。我王無時可不省也。唯在歲歲之

休咎若紳士則惟月師尹則惟日蓋紳士統于王與月日統于歲一彼能佐王省非能代王省也王可委其功于臣下我若歲月日開五氣之時不為將見百穀用成穡事登也又用明治功著也後民用章賢人顯也家用平康舉世之蒙道和且寧也休徵所應若此則當省其休矣○若日月歲開五氣之時既易將見百穀用不成民餓食也又用昏不明改事暗也後民用微賢人隱也家用不寧舉世之家道危且亂也咎徵所致如此則當省其咎矣

王省即所謂念用不但省其召致之由且省其所以凝固天

此說

高書訓星

林轉移天運之道如休徵海至則曰天驕我坎咎徵一至則曰罪在朕躬所以不求天心之盡乎但求己躬之無缺蓋省躬非省歲也否則現在休咎省之何益此乃畏天時保惟恐獲慶之心繫省于王見王有專責也卿尹不言省見卿尹統于王猶月日統于歲正淨重于王意惟歲見喘息呼吸皆歲所不布歲無滿省安得有閏歲省則無月無日不省可知便按得月日在時說君臣當隨分而省反把王寬了勿從○歲月日二節時無易即來俗以叔時既易即極極無根省字來與之言五氣不同成功歸統于上故無易先歲月歲盛

集萃

王身著

明善

好明子

多起于微故既易先日月百穀豐歉治道昏明後民隱見家道安危皆從時字發來成豐而無歉一成不與也治道悖大中自有一種精明之氣而幽渺間沒悉羅焉若察察之明終歸汶汶故明與昏反後民主玄主潛章不遇使其幽光闡然而章也平康不主國祚所謂比屋可封也

按百穀以下要見民間享有五福意百穀成民可雷也又用明政教行也後民章攸好德者多也家平康壽考康寧者象也人君致休徵于天而五福在民如此所謂教錫厥庶民也若百穀不成民飢而貧矣又不明改泰而亂矣後民微民不好善矣家不寧矣札者象矣人君致咎徵于天而六極在民如此可不畏哉此二節見林答所致關係甚大不可不省意

省之道何所重為民而已庶民有情而無權其權星然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然好而不能自遂要在歲序無愆俾日月之行皆循常度而有冬有夏日暹星不可見乃月之暹星則以風雨星始得遂兩好耳王無失改則卿尹皆有常職而所以從民欲者亦若是矣王真可不省乎

此節特結出省念之要論言歲月日非星象分星安得庶徵君若臣非民盡也好在太安稱省念故歸到從民上見非脫空

此說

高書訓星

集萃

省。月日與星俱稟成歲功。卿尹與民共仰承王休。誰無五事之當修。然錫極之權不在也。柄不得自主。有主之者。而民得其麗耳。非直森布散。仰應星象。亦非但室款隔注。露動星繼之謂。通節在星上說。民在言外。日月經行。豈止其畢好風好雨。豈必泥其畢。須活看。觀二有字可見。日月四時。皆有常度。春夏秋冬。淡滄春秋。二句要歸重歲功上。惟歲序無愆候。故日月有常行。而能泛星。提星當候。則為風雨之時。否則不時。是非真好。持氣類相感。月非真提。特纏度相值耳。按三德用。則天下皆納于皇極矣。林徵應。則天下皆享有五福矣。所謂

尚書副卷

洪範

三六

集虛齋

飲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其作用全在八時。須合而觀之。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九五福之時何如。一曰壽。人所以永其生。故居一。二曰富。人所以奉其生。故居二。三曰康。人所以達其生。故居三。四曰攸好德。人所以善其生。故居四。五曰考終命。人所以完其生。故居五。凡皆君所用以示御者。○六極之時何如。一曰凶而短折。二曰疾而不壽。三曰憂而身不康。四曰貧而心不寧。五曰惡而名不立。六曰弱而力不助。皆不好德。凡皆君所用

通皇極

論言字

為一世通

以示威者

節內要得體用意。人生有盡。皇極無盡。與天地並。與天地老。壽自為諸福。則資養或缺。壽亦何為人。世多貧。皇極自富。其數不窮。其藏不賁。富自為壽之次。然富而率于利達。則身心不安。亦非真福。惟皇極原斯人。泰守君民共遊。其中自覺神完氣固。其為怡春斯微。即康寧而中無真得。內返恒覺未恬。亦非大福。惟皇極原斯人。天德君民共飲。其中不勝心契神感。其快適斯至。二項要何理趣。中舉出真福。來然或好德而死。非其亡。意氣與成仁。差不得此子。直要成得个當終之命。

尚書副卷

洪範

三七

集虛齋

總為宏福。人一真結果。考訓成。左氏曰。下臣獲考是。五福俱要。本皇極來。方許御用。本旨要知攸好德句。又是逆福之本。○極窮也。苦也。窮何以極。蓋弱人之大患。其不能自強于善。或牽引于惡。而不自拔。皆弱也。雖然。如柱下史退一步法。豈至弱而極哉。與其惡也。寧弱。按極極註。無君民。須重君上。皇建有極。世濟平康。則民間之福。無非君福。大和迎福。濟世仁壽。則君所謂壽。五穀嘉生。公私充實。則君所謂富。六氣時亨。災害罔仍。則君所謂康。寧。五祥五膺。黎民敬德。則君所謂攸好德。暴民不作。四境無烽。民

無夫札。疾癘則君所謂。考終命五者。又要跟德上。照出福來。不則修真。煉性非不壽。陶朱季倫。非不富。彭祖嵇康。亦自謂。康寧。而矜名飾節。亦自謂好德。至盜跖。脯下。與碌碌引羊之。夫。不可勝數。是亦終命。可謂謂福乎。故五福。都運好德。生六。極俱從惡弱。起。無福。小壽。與考終命。為二。而極合凶短折。為。是也。惟不壽。不害。為福。若短折。非凶。則亦。不謂極也。不然。願于短命。可謂福。極。亦。讀九疇。極是一疇。八疇。都為建皇極。建皇極。乃所。故曰。洪範。範。即極也。皇極。即聖人。人倫之至也。

洪範

洪範

三八

集虛齋



此如來法
說此

旅貢焚而作誥訓王。通章欲。蓋了首二節。論明王慎德服法。寶物而寶賢。意下。遂接言之。德盛四節。人物而戒其玩。而歸。本于道。意實不平。不作無益。而實物。而惟寶賢。明示所歸。重慶正。與明王。今賜綏侯之意。應皆感德事也。夙夜二節。勉以勤而深期之。按此話。非慮西旅。或伺王心。亦非慮王心。或耽玩好。只為王業已成。則為謹終。子孫作法。則為謹始。而深致其防。要殊為。尚書副墨

尚書副墨

旅焚

集虛齋

這段元老心事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焚。太。保。乃。作。旅。焚。用。訓。于。王。

惟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威德遠被。遂開道路于九夷八蠻。莫不來享。采玉于時。西旅之國。致貢其土之藝。太保召公。惟不慮玉受。而開窺伺之端。正以仰此焚之貢。亦是感德之果。用作書以訓于王。

開風慕義。道路自通。非武王有心于遠界。旅是窺。之者外之也。貢焚無窺伺意。且聖如武王。亦公不受。太保預

為之訓。大。臣。格。君。必。防。其。漸。耳。
 按。周。國。之。始。亦。君。不。可。有。其。好。雖。四。海。不。當。有。異。貢。親。明。
 至。燕。其。務。亦。日。之。異。胡。為。乎。乘。我。必。王。慎。德。未。至。耳。訓。為。貢。
 葵。葵。意。不。為。一。焚。也。故。訓。中。不。露。一。葵。字。今。多。明。說。出。殊。失。
 古。人。杜。新。口。吻。
 曰。為。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今。寶。玉。于。伯。叔。之。國。
 時。春。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其。訓。曰。為。呼。明。王。致。慎。其。德。已。修。而。益。修。當。時。四。夷。慕。德。皆。
 來。賓。享。無。遠。無。邇。盡。獻。其。方。土。所。生。之。物。惟。是。服。食。器。用。無。
 取。于。奇。珍。也。其。慎。德。何。至。我。王。又。外。字。不。忘。內。愛。昭。示。德。
 所。致。之。物。于。異。姓。甥。舅。之。國。使。之。無。廢。其。職。而。盡。屏。翰。之。志。
 今。寶。玉。于。伯。叔。同。姓。之。國。使。之。時。用。益。親。而。為。本。友。之。誼。故。
 當。時。諸。侯。皆。不。敢。輕。易。其。物。惟。以。德。視。其。物。而。率。服。展。親。自。
 不。容。已。為。非。慎。德。而。何。以。能。綏。侯。之。若。是。
 二。節。先。說。明。王。說。起。惟。明。則。見。於。灼。然。非。止。一。念。統。業。五。通。
 天。下。四。海。為。慎。蓋。敬。慎。危。滿。招。損。德。况。細。心。亦。細。慎。中。無。
 殊。不。縫。即。無。遠。不。攝。必。四。方。無。敢。以。異。貢。而。凌。慎。始。至。四。夷。

尚書訓蒙

卷之三

集虛齋

然。忌。甲。有。至。之。結。帝。時。展。無。替。未。訪。加。此。與。廣。時。瑞。鏡。皆。

據。了。之。為。在。慎。則。四。夷。德。德。皆。

四。句。俱。說。慎。字。勿。作。慎。德。所。致。賓。字。須。認。此。以。德。主。喪。以。德。
 賓。使。一。念。飲。天子。德。為。賓。沒。一。念。何。天子。不。德。即。非。賓。即。
 吾。德。雅。務。之。象。要。把。賓。夷。提。歸。與。德。內。方。與。朱。崖。大。宛。有。別。
 惟。服。食。器。用。惟。字。要。看。見。此。外。更。無。深。異。知。明。王。慎。德。之。心。
 也。且。亦。見。四。夷。俱。只。一。慎。今。貢。葵。使。是。德。不。及。明。王。庵。無。論。
 受。不。受。次。節。傾。資。藩。侯。重。修。內。治。上。亦。是。慎。德。意。明。王。謂。
 四。夷。未。賓。未。必。增。重。惟。侯。國。供。職。乃。強。鞏。固。基。之。固。故。益。內。
 治。之。修。欲。與。列。侯。共。誕。敷。文。德。耳。德。致。即。服。食。器。用。是。寶。玉。
 出。自。內。府。非。夷。所。獻。獨。今。伯。叔。親。也。無。替。展。親。謂。觸。物。懷。
 尚。書。訓。蒙。卷。之。三。集。虛。齋。
 思。庶。幾。于。藩。屏。心。加。較。不。替。于。相。親。念。時。刻。展。敷。即。就。昭。分。
 履。容。之。鼓。動。非。王。真。有。心。使。之。也。德。其。物。實。指。無。替。時。庸。說。
 是。共。修。內。治。意。若。謂。因。遠。物。而。傾。侯。示。德。又。是。寶。遠。物。矣。
 按。此。紫。頂。服。食。器。用。為。不。玩。人。不。玩。物。埋。伏。昭。之。異。姓。今。之。
 伯。叔。則。不。玩。物。重。異。姓。之。無。替。而。昭。德。致。以。屬。之。重。伯。叔。之。
 時。展。而。今。寶。玉。以。厚。之。豈。非。不。玩。人。乎。故。下。節。接。以。盛。德。不。
 狎。侮。人。不。易。物。二。句。不。重。
 德。感。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不。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尚書訓蒙

卷之三

集虛齋

耳目
止設
覽者

非徒
而能
使德
成德
德不
神傷

尚書

卷

四

卷

慎德之事何如德愈盛則心愈下自然于人不狎侮若狎侮
君子則委條辭體何以盡人心而顧其忠狎侮小人則黎民
咸戒何以盡其力而樂為用君可不慎德以杜狎侮之萌哉
○不但此也君心一中耳目之好則百度皆非故必以心為
主而不受役耳目凡百為之度惟一于正而不易為○狎侮
之謂玩人玩人則滿餘招損必喪其固有之德役耳目之謂
玩物玩物則欲餘昏心必喪其所持之志此兩者均慎德所
當戒也

大凡于物重者于人必輕故論慎德而首以狎侮戒之無一

念一物不慎便為德盛則無象察無小大無故慢不狎侮止
狀德盛下只形容狎侮二字不重固盡心力要說得細慎有
毫髮未至即有禮賢之心雅保不移即有臨民之心難保不
間狎侮之事聖主不敢庸主不能而獨出于英明之君高視
廣察有獨取區宇之客氣憂海甸有藐視臣民之心自以為
舉世惟吾所控絏而不知心力已容移矣狎侮只在心內隱
微處此念一乘將通最捷○不役二句串凡物之足以役人
者皆從耳目入不役則雖有時用耳目亦不為累役則雖視
所當視聽所當聽非正也役非必玩好是耽稍與盛德有間

卷

尚書

卷

五

卷

便是度惟貞全是神明自立主張持之以定鎮之以靜使
不得越軌而爭馳其不點聰明者正其不滯聰明者也奔走
馳驅為役主者不且方藉助于彼如何得正故不役乃為貞
惟字內亦含得無窮慎意○玩便是喪玩心非功高德廣之
主不能蔽忽人群輕易物類自謂無傷不知一念弛即滋養
中之流瀉一念染即清明中之汚點不必固盡心力不必使
耳目而我已先喪矣惟申上而意更深
按玩物者必玩人原非二事而召公兩致戒其心各有所屬
戒玩物指樊也戒玩人欲王重己之言耳曰言以道接其意

可舉見此雖君子小人並提意實重君子邊故傳亦有狎揚
意又玩人註云即狎侮君子事不言小人蔡氏深識召老之
志以道字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
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賣遠
物則遠入格所賣惟賢則適人安
至于道又所以操慎德之本者志在于己惟道則安非道則
危必以道守之不使感物而擾焉言出于人惟道則忠非道
則邪必以道接之不使雜進而眩焉則心為德府而言皆德

寶玩人玩物之失乎何有。○然好尚不端，尤非所以慎德也。不作無益之事，以害所當為之。有益則力不虛用，功乃成矣。不貴奇異之物，以賤所必需之用物，則貨不苛求，民乃足矣。○承上末也。切着時字。然則大馬非其土性，而可畜乎。珍禽奇獸，而可育于園乎。不畜不有，則不寶。遠物可知，服之可被者，廣而遠人，格不寶。遠物則所寶，惟賢可知，澤之所濡者，溥而遠人矣。人君可不好尚之是謹乎。

一切玩，執于道，便冰消。宅心聽言，一于道，正慎，德工夫，其記柄任道，不如任欲。使道不如使欲，故惟道能作主，道不參。

尚書訓蒙

卷六

六

集虛齋

顯微慎，亦有何精粗，接言心所以寧，志是活物，恬于道，則固忘中自見，寧識言結專，主準于道，則絲齋，虛自得，把據傳存中，制外勿泥。○不修節，正是以道處，二乃字，二則字，深見不可不以道而崇德，言端好尚，見藝不當受意，無益異物，不必遊視，奇巧，功成民足，提一意，泛作越語，大馬珍奇，承上來。詩之為異物，驚之為無益，不必畜育明矣。若以其遠而寶之，寶遠物，必失遠人，不知格遠，由于不貪為寶，若以其可寶而寶之，重寶在物，必輕在賢，不知安遠，由于惟善為寶，文勢連下。不寶遠物，一句作肯，傳一節，添一節語，勿泥，遠格，變境，何。

為翰誠，述安是內治，修舉之事，較格遠尤急。○詳以松亦不據此合上節心志，以道率之實，恕之不省，則非言以道接矣。按道率道，接工夫，此戒玩高一層，不用以道制欲，等語，念既着，言既入，而液接之道，則力常難，惟方萌方入之初，即以道則力常易也。志即玩物，喪志之志，道率則不必戒，而自無玩物。言以道接心，不玩人，實際處，傳安受二字，未確，乃若不寶遠物，即是不玩物，所寶惟賢，即是不玩人，但語意遞下，垂重寶賢上，遠格，即前四夷成，賓述安，即內治，修舉正，與明王二節相應。

尚書訓蒙

卷七

七

集虛齋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嗚呼，王欲慎德，夙夜罔當，無萬一之不勤，無謂大德已至，即細行稍忽，無妨，不矜微細之行，則一節缺，而全體遂虧，終為大德累矣。觀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之未成，尚可一息之不動耶。○信能迪行，手此勤，夙夜自矜，細行始則君德渾全，內安外豫，而生民永保其居，惟爾子孫，世世傳此王業，而可繼可述，于無窮矣。德之不可不慎如此，今日敬藝之貢，近足以虧盛德，遠無以垂將來，可乎哉。

前言慎德事非一德。只要定容。此德全重。及夜句。德未修。常
 患不動。既修。又患或不動。不動之心。易防。而或不動之心。難
 防。固或在心裡說。此危微極。思不於下。正固或不動。意非
 把持。乃乾惕之心。常有容運于常。謹中不能加。謹即不於
 不動之戒。然者。一實未覆。終虧九似。起全體言。不可說傾數
 且亦非真。欠一實。覆了便是。蓋聖人推作之。不已。常若欠一
 實。的。即一事一物之微。俱凜乎有全體存亡之想。終字。要辭
 無論微履疎放。其漸必積。即其不積。而萬念動。惕中亦着不
 得。這一端。疎放。為山。非辭。喻。正決言。細。終。累。大。不。可。不。

南書訓卷

卷一

集慶齋

慎意。○允迪。節言。民生。團。脈。都。關係。在。慎。德。茲。字。指。風。夜。節。
 是。括。全。篇。意。了。一。節。都。着。武。王。身。上。人。主。起。念。于。微。崇。插。于。
 遠。合。萬。姓。子。孫。以。為。念。方。畫。勤。之。義。允。迪。則。神。明。中。刻。刻。有。
 如。保。止。見。綱。終。更。無。紆。擾。一。片。精。懇。團。聚。于。臨。履。之。際。而。慎。
 德。休。風。翔。洽。無。盡。即。慎。德。家。法。連。乘。不。朽。保。居。應。逐。人。安。保。
 者。保。合。太。和。不。但。安。而。已。世。王。紫。根。保。居。要。玩。傳。中。可。繼。之。
 道。道。字。提。是。慎。德。一。不。斷。精。神。不。指。基。業。二。句。勿。作。放。一。篇。
 所。重。不。在。遠。格。只。在。近。安。召。公。當。時。專。以。盛。滿。為。戒。

敬獎終

此節一
看其意

原語
 首節洛誥錯簡。今從釐正。○王若曰。下。武王。誥。康。叔。之。詞。通。
 篇。以。明。德。慎。罰。為。主。惟。乃。丕。顯。考。二。節。言。文。王。能。明。德。慎。罰。
 勿。露。造。周。字。汝。念。於。三。節。教。康。叔。以。明。德。治。殷。民。故。明。乃。罰。
 十二節。教。康。叔。以。慎。罰。而。裕。民。與。惟。民。三。節。總。言。治。民。尚。德。
 不。尚。罰。見。明。德。慎。罰。非。二。事。也。肆。汝。小。子。封。二。節。以。天。命。民。
 心。惕。之。以。保。國。之。道。

南書訓卷

卷一

集慶齋

武王。今。康。叔。為。衛。侯。昇。以。敘。地。乃。呼。而。告。之。曰。孟。長。之。侯。朕。
 之。弟。小。子。封。○汝。知。我。周。基。業。所。始。於。惟。歲。大。顯。考。文。王。能。
 明。其。治。天。下。之。德。而。所。慎。者。又。在。于。罰。蓋。以。德。化。及。民。為。首。
 務。又。恐。用。刑。一。不。當。及。有。以。傷。之。也。文。考。之。德。至。矣。○其。實。
 何。如。又。之。為。君。也。不。敢。侮。及。鯀。寡。愛。民。之。心。無。微。而。或。忽。以。
 此。心。使。節。則。用。其。所。當。用。者。民。之。死。也。以。此。心。尊。賢。則。敬。其。

此節一
看其意

而當敬者。民之勝也。以此心討罪。則威其所當威者。民之梗也。賞罰不同事。而同一明德之顯。著于民。用始造我區夏。而為西方之伯。不惟本國致治。及我一二邦諸侯。化文之德。以修其政。至盡我西土之民。惟時在其怙冒之中。文德所被之遠如此。其德聞于上帝。帝休美而啟迪之。天乃大命文王。登或或。致誕受其命。及致之邦之民。惟時由我而叙。則德及于天下矣。乃寡兄亦勉焉。而與有勞。故汝小子封。將以在茲。東土。宜易致哉。

高書訓

集

卷

罰。開基。永宜。稟守。下詳。明德。急文之祇。通詳。慎罰。歸文之敬。忌。天命。民心。文用。此以。得者。今日。頌文。考是。法衛。為方。伯之。圖。曰。孟侯。舉其。職也。弟而。獲名。之。登。登。樂。醒。不。以。尊。親。取。義。小子。字。頌。看。以。孟。侯。而。小子。其。純。初。未。散。固。可。不。泰。所。率。其。幼。冲。未。諳。亦。恐。不。副。其。任。也。○。稱。文。孟。顯。考。見。封。禮。有。限。光。燭。無。涯。也。慎。罰。乃。明。德。中。事。不。平。德。就。治。民。上。看。明。明。德。于。天下。必。無。一。人。不。明。而。後。謂。之。克。右。有。一。救。塞。之。象。非。明。也。至。不。得。已。而。罰。之。罰。期。無。罰。亦。德。矣。明。德。之。事。非。一。獨。舉。慎。罰。古。者。以。康。叔。結。亂。數。而。為。故。當。其。用。罰。之。時。耳。克。字。要。

別國家最惠。元氣受傷。故德欲明。罰欲慎。忧患。運治。無力。故明必克明。直沛德無方。慎必克慎。直封罰周用。無造周。意在。○。不敢侮。君有所制。而不散。又若有所畏。而不敢。此不徒說。教。息。且。是。心。術。處。事。描。此。明。德。大。根。本。庸。庸。祇。祇。威。威。皆。為。民事。俱承。不侮。來。威。與。庸。祇。並。稱。見。命。討。一。出。于。德。也。庸。者。如其。當。庸。不。以。我。用。而。以。彼。之。素。具。幹。局。者。為。用。祇。者。如。其。當。祇。不。以。我。故。而。以。彼。之。自。取。罪。戾。者。為。威。威。者。如。其。當。威。不。以。我。威。而。以。彼。之。自。取。罪。戾。者。為。威。是。文。王。于。明。慎。公。不。著。一。意。心。極。慕。其。先。履。顯。民。德。承。上。即。明。德。發。越。處。施。一。件。

高書訓

集

卷

即于民實當。一件其德。輝極真切。亦極光大。此乃光四方。顯西土也。造。締。造。是。為。西。伯。侯。修。政。而。民。怙。冒。其。德。德。備。也。不。作。三。層。造。聞。于。上。帝。數。語。輕。重。厥。拜。厥。民。句。蓋。聞。帝。就。在。顯。民。處。見。民。心。之。不。可。欺。即。帝。心。之。不。可。蔽。所。以。思。故。行。望。而。日。用。罔。不。覺。休。休。為。日。進。于。德。此。執。非。帝。之。式。教。用。休。手。不但。寵。願。意。德。之。所。在。即。命。之。所。在。登。殺。受。命。天。命。文。王。如。此。不。曾。實。踐。教。亦。不。曾。寬。有。天。下。勿。作。追。論。我。較。故。國。之。也。民。時。叙。式。于。文。德。并。然。就。理。也。正。受。命。處。一。說。肇。造。造。字。即。造。就。將。斯。民。習。俗。氣。稟。直。為。變。化。沒。換。一。番。胎。骨。透。入。一。番。

禮。用。聲。二。字。有。力。得。用。此。造。書。天。下。而。此。特。始。耳。修。幸。其。舊。染。去。其。氣。習。如。切。如。磋。也。怡。胃。所。謂。訓。行。以。進。天。子。之。光。也。時。叙。以。時。而。叙。商。周。之。交。合。斯。民。由。降。入。升。之。時。至。德。定。與。時。運。為。然。移。而。民。不。覺。各。順。其。則。也。時。字。要。玩。此。俱。文。王。勉。力。不。怠。康。爾。兄。亦。如。之。最。字。就。德。化。言。而。代。毅。自。在。中。按。通。商。只。重。顯。民。二。字。自。聲。造。而。以。修。而。怡。胃。則。德。已。顯。而。土。矣。犹。未。盡。乎。民。也。至。厥。民。時。叙。則。四。海。編。德。可。知。括。是。說。顯。民。之。意。到。此。方。是。明。明。德。于。天。下。方。成。个。克。明。德。蓋。火。非。以。一。人。為。德。合。天。下。以。成。其。德。此。之。謂。克。明。亦。勿。露。造。周。意。

尚書訓墨

康

集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性敦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私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教哉天受桀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徃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患不患慙不慙○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敘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王曰嗚呼封當以明德為念哉今東土之民即文考時叙之民其業所親切想載者何在將在敬述文考之明德汝其紹

所習聞。故。服。德。言。而。實。見。之。行。事。無。一。不。以。文。考。之。治。治。之。可。為。然。善。法。文。考。者。不。以。索。傳。而。自。足。也。汝。往。蒞。殷。汝。據。敘。賢。聖。之。君。六。七。作。遺。風。舊。典。當。廣。求。之。用。保。治。其。民。哲。王。必。有。考。老。成。人。為。輔。汝。大。遠。思。商。老。成。人。所。以。訓。民。者。用。以。宅。致。心。而。知。所。教。訓。其。得。之。前。代。者。如。此。又。邈。較。而。上。之。別。求。古。先。哲。王。前。言。注。行。多。聞。而。由。之。用。康。保。其。民。其。得。之。間。代。者。又。如。此。是。以。家。法。為。休。歸。合。殊。途。于。一。致。帝。王。君。相。之。理。恢。廓。乎。此。心。之。天。自。然。德。裕。乃。身。出。之。有。餘。用。矣。乃。為。不。康。王。命。而。稱。東。土。之。寄。耳。○王曰嗚呼小子封汝以民為身

尚書訓墨

康

集

瘵。苦。不。存。民。而。在。汝。身。其。教。我。何。者。天。赫。乎。嚴。畏。而。化。輔。我。之。德。民。情。好。惡。大。畧。可。見。而。向。背。不。測。實。為。難。保。人。莫。以。畏。天。之。心。畏。民。者。汝。性。衛。國。竭。盡。為。民。之。心。必。悉。去。其。惻。瘵。而。後。已。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我。聞。曰。民。之。怨。上。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不。順。不。勉。皆。怨。道。也。非。盡。心。而。戒。逸。豫。何。以。寡。怨。哉。○已。汝。惟。小。子。既。供。于。東。則。乃。所。當。服。行。者。惟。在。弘。廣。王。之。德。教。以。應。保。敘。民。化。頑。梗。為。調。習。候。嚴。盡。矣。豈。惟。是。哉。亦。惟。以。此。聖。助。于。王。以。善。宅。天。命。而。作。新。舊。染。之。民。使。我。周。之。基。業。永。固。而。民。

此說

此說

此說

此說

風。隨。國。運。以。俱。開。予。所。賴。于。汝。者。如。此。其。斯。為。明。德。之。極。功。也。夫。

今。民。節。承。上。以。文。考。為。主。而。教。而。古。先。之。明。德。即。文。考。之。明。德。也。今。民。上。不。必。添。治。字。杜。遠。就。結。開。句。見。文。考。以。不。顯。心。精。散。之。為。言。則。無。言。非。德。而。結。亦。非。迹。結。彼。一。片。放。迪。心。源。原。在。語。言。語。結。外。須。心。心。相。印。且。為。一。體。融。合。舉。文。德。即。為。我。德。故。曰。衣。就。治。民。上。看。但。康。叔。維。父。兄。之。側。恐。舊。聞。不。續。而。異。聞。或。害。正。當。尊。紹。其。聞。而。被。服。以。見。于。治。衛。本。教。地。教。君。臣。之。風。範。高。存。故。以。教。求。至。惟。道。之。古。先。哲。王。又。殺。先。哲。

高書訓義

康

六

集

王。所。取。則。者。故。更。進。以。別。求。保。人。容。蓄。中。有。整。齊。致。近。代。不。惟。師。其。意。且。師。其。法。也。訓。民。未。有。不。先。宅。心。者。此。心。刺。渡。之。端。固。即。萬。姓。淳。流。之。路。中。完。粹。句。自。有。至。到。一。說。商。考。心。神。各。有。蘊。藉。又。况。閱。歷。于。民。情。物。理。者。深。不。但。要。心。會。且。要。與。心。相。安。更。無。析。合。強。探。之。迹。自。然。靜。能。生。慮。安。而。惟。康。而。知。所以。訓。民。矣。知。訓。是。心。知。不。落。兩。層。別。求。別。字。宜。味。理。屬。原。無。別。蒐。理。勝。特。宜。別。開。由。申。重。由。字。康。保。此。保。又。較。寬。此。古。先。世。遠。第。纂。做。其。德。意。耳。保。人。知。訓。康。保。寔。就。治。民。說。蓋。新。民。即。明。德。明。德。正。于。治。民。康。明。之。也。弘。于。天。開。拓。性。靈。之。端。

此說

此說

此說

此說

不。曰。天。私。而。曰。私。天。着。力。語。滄。近。又。恐。遠。遠。驚。古。又。恐。忘。今。尚。是。未。裕。的。景。象。一。洽。于。天。則。古。今。惟。吾。斟。酌。聖。賢。惟。吾。運。用。竹。等。寬。解。裕。根。私。來。緊。合。不。可。以。心。字。代。天。字。見。執。迹。不。變。便。人。而。非。天。惟。今。古。無。融。則。人。化。而。天。現。是。其。私。非。以。無。不。有。為。私。正。以。無。一。有。為。私。天。私。者。身。格。有。本。之。功。用。也。惟。裕。身。而。浚。滿。明。德。之。分。量。不。廢。全。在。德。裕。上。見。猶。無。負。付。託。意。○。上。言。明。德。之。功。盡。矣。願。或。猶。有。問。者。起。于。逸。豫。之。心。故。提。而。戒。之。乃。身。與。德。裕。乃。身。閒。應。乃。身。責。德。裕。正。由。乃。身。為。害。叢。乃。合。民。為。身。民。有。惻。瘻。非。衆。身。分。受。而。乃。身。獨。受。且。是。

尚書訓義

康

七

集

民。之。疾。痛。在。汝。身。上。方。見。關。切。此。須。寔。知。其。病。一。一。喫。痛。始。得。故。承。之。曰。敬。我。敬。則。心。常。惺。而。無。不。覺。天。畏。三。句。正。當。敬。意。往。盡。三。句。則。所。謂。敬。也。人。知。畏。天。不。知。畏。民。故。以。天。形。民。情。即。惻。瘻。之。情。保。字。須。深。看。如。人。養。病。撫。摩。抑。接。無。所。不。至。稍。不。到。便。失。調。此。即。昭。然。示。戒。以。情。者。都。是。不。測。之。情。就。可。見。中。寔。是。難。保。然。乃。身。惻。瘻。自。須。乃。心。洗。除。心。者。天。之。靈。君。盡。者。弘。之。滿。境。盡。乃。心。察。警。民。之。情。狀。防。匪。測。于。隱。微。勿。以。速。措。近。述。講。此。其。事。非。一。端。功。非。易。就。又。非。有。待。于。外。而。賴。于。人。在。盡。乃。之。心。而。已。一。念。一。事。稍。覺。自。寬。妄。信。天。理。已。安。

妙貼

有私字

妙會

人情已懽。便是康。便是逆。根脈其心。必有不盡者矣。乃其
字甚。急正見心。必宜盡。此外更無。又民道理。引語重。怒上怒
正雅。保慶凡有動。便與民相涉。一動拂。其拂處。便散入民心。
安計不患大小。凡有行。便與民相觸。一行息。其息處。便納布
民心。安問不懽大小。見所以當盡心。而無一可康之時。已
汝惟小子。帝。繫。根。惠。慈。盡。心。以。深。責。望。其。忠。王。即。照。發。不。廢
王命。意。語。畢。又。言。令人深省。乃。服。承。上。盡。心。戒。違。見。乃。之。事。
惟。定。為。私。王。計。也。私。王。勿。添。贊。德。意。當。時。武。王。初。無。方。夏。的
見。有。未。私。慮。如。般。民。未。順。甚。是。迫。狹。惟。盡。心。惠。慈。以。私。天。者

南書副墨

康語

集產毒

私。王。于。般。民。不。但。消。盡。動。而。保。之。且。訓。習。性。而。應。保。便。何。奇
概。私。夫。般。民。原。通。上。帝。靈。與。倘。天。命。不。能。使。有。留。無。去。即。民
心。亦。自。悅。悟。恍。迷。今。亦。惟。于。王。所。受。命。助。之。永。奠。就。茲。通。徹
慮。越。他。于。積。染。之。民。都。振。起。一。番。維。新。光。景。是。非。但。私。王。併
有。以。助。王。所。賴。盡。心。寔。不。淺。要。知。作。新。非。一。時。新。無。斷。會。這
段。光。景。無。時。少。許。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背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背矣遠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叔時乃大明厥惟民其劫

慈和若有疾惟民其卑棄答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非汝封
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剗刑人無或剗刑人○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較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
日至子旬時不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
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叔惟曰未有遜事○已
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時
罪。鬼。揀。嘉。克。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罔。弗。慈。○王。曰。封。元。惡。大
慈。矧。惟。不。孝。不。友。于。弟。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弟。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

南書副墨

康語

集產毒

象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時罪天惟與我民異大氓
龍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禹矧惟外庶子
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
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慈已汝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
有及則予一人以懾

王曰嗚呼封乃將用罰以治教必敬明之而以情罪為準焉
試舉其個人有小罪非背誤乃惟終遠其惡而自作不法用

意如此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此夫罪以情而重者乃有大罪非枯終乃惟情誤之災偶然如此既自輪極其辜是乃不可殺此夫罪以情而輕者原情定罪斯可以言改明矣○王曰封觀此兩端則罰之輕重取合皆有次序存焉時乃大明其差等以為畏服心志之道惟民其戒飭而勉于和順矣試就明服中今取舍兩端而言民之未肯單棄答以上徒法純之耳視民不善如疾在已則攻治鍼砭無非德也以此心待民咸知惡不可為有不單棄答乎民已陷于惡者既以去疾之心去之則未陷于惡者當以保子之心保之赤子無人保

尚書副卷

康

十

集

陷罪在前臨之而不知惟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形之邪與之作主全在保者以此心待民咸知自慕于善有不自安于治乎此之謂大明服而民飭慈和也○且汝封有罰不在汝封也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以汝封刑人殺人此猶其大也又曰非汝封刑人無或以汝封刑人併無小而可忽矣是無故見而汝大小皆天討為教為明盡在于此

教明二字是慎罰經領罰為乃罰則差由乃差豈得不明然後任明則為拘索而于此附必繁為過察而于此律必良惟

分統

于至明處常存謹慎心以敬出明方可言慎二字一互意彼設二人皆犯死罪而謀其重輕特見例之意二有字活看言所犯中或有如此者蓋舉權變之道以談經常無不當之意○有叙前根上節說見罰不可不敬明意有叙通指三千條勿泥上二項次序一毫撓越不滑惟明者能知之若只弄小聰明去服他如何肯極省而競向難和惟明不恃明如上云孰明斯為大明服字用力看惟大明足服人勅慈和是其服處當時較民最難得一和故特言之下二段皆指犯罪者說二喻以出入為分別印大明服棄答康又應勅慈和勅慈和

尚書副卷

康

十

集

一連意戒飭康就是勉于和自創自德以心重當法更矣更何疎情之氣得乎其天乎人有疾不決去為養志而樂決必傷元氣此間甚難以此心去惡惟恐不去惟恐傷之非必教也故習一毫未棄便獲潛滋故須單棄若保子如原其可怒則其無知必不使傷非保善也康入心安意遠于治之中其如赤子保子慈母更無一毫勉強送入意按所謂教明不但明其法直要盡其心故必如去疾保赤則生殺異施莫非一體之念憐舒異用格為曲成之仁故民之棄答康又亦漸于此心也豈止明刑服衆之謂哉始知盡法不如盡心民服不

如民化。○非汝封節。告以教。明所當戒者。重。二。無。或。上。大。至。刑。殺。小。至。刺。刑。皆。不。可。參。以。汝。心。曰。汝。未。克。有。喜。怒。有。誇。譽。見。以。為。非。汝。必。將。謂。休。咎。惟。民。操。縱。非。我。而。欲。恤。不。違。是。無。汝。因。以。無。或。專。斷。因。以。無。或。謬。於。練。謂。之。教。明。

王曰。汝就國後。在外刑罰之事。有司于汝奉之者。汝當陳列。是法序而布之。使有司師茲。放罰有倫。則法立而人守之矣。

○又曰。放罰中有所微之要。因汝當服念于心。自五六日至。于旬時。為囚未生。無不至也。苟求生而不得。然後用。放法大。斷之。則汝與死者。俱可無憾。○王曰。汝陳是泉浴之事。而罰。

尚書訓義

康誥

十二

集虛齋

斷以放之。常法矣。然法不可泥。求其通乎世變。且合乎人情。而用其義。刑殺可為。義則汝得而裁之。非汝得而生之。勿。用以次汝封而拘已見。則義之用精矣。乃汝刑殺。宜逐而合。義。萬不可生一矜心。惟曰。未有遜事。猶然。義刑。義殺。勿次。汝。封而已。必如此。而後謂之善用。教。矣也。

衛國視王朝。則為外事。陳臬示以登一。如汝世之刑書也。陳。則次第布之。便是有倫。司師。放罰。以放治。民也。樹木。殺。墟。周承殺後。刑書相因。其有理者。殺民。服習已久。不必更也。然必用其有倫。則用殺。仍是用周。○要囚。亦是犯。殺法者。罪。

仁人

次字

義刑是 義殺是 義殺是 義殺是

重大。不可徒付之法而已。人君以物各得所心。故服念。因法。上去。不。得。而。求。之。念。也。不。但。為。求。生。即。使。終。無。可。生。亦。要。我。心。真。見。其。可。死。然。後。而。無。憾。此。只。重。服。念。至。嚴。帶。言。○汝。陳。時。臬。事。即。教。以。用。法。之。要。臬。即。是。有。倫。臬。豈。有。不。義。第。時。小。古今。便。有。个。義。不。義。師。有。倫。正。非。師。迹。而。師。心。歸。重。在。用。義。刑。義。殺。句。義。即。此。心。之。共。安。為。宜。然。者。也。如。同。犯。而。甲。乙。異。科。同。法。而。錯。綜。異。等。但。用。之。合。宜。即。義。義。經。對。酌。便。有。汝。封。的主。見。出。來。則。又。勿。泰。以。成。心。陳。列。處。惟。次。第。于。義。勿。次。第。于。汝。任。義。者。必。不。任。己。也。自。是。裁。酌。精。而。事。遜。恭。合。到。而。事。

尚書訓義

康誥

十三

集虛齋

盡。遜。則。又。須。常。懷。歉。心。若。徒。有。足。已。則。亦。義。之。未。盡。惟。曰。是。心中。付。量。語。須。體。他。其。自。愧。的。慈。心。以。義。為。主。而。已。不。敢。與。亦。不。敢。矜。摠。是。一。氣。中。看。此。非。知。遜。而。姑。自。制。法。意。難。窮。事。机。莫。測。可。度。者。理。之。遜。不。可。必。者。事。之。遜。我。引。絕。裁。之。民。殊。息。就。之。此。時。以。民。自。視。幸。雖。伏。而。已。幸。于。性。以。我。視。民。刑。難。當。而。已。幸。于。民。得。得。情。則。有。之。而。調。適。者。安。在。故。必。刑。措。不。用。而。此。心。始。即。于。安。不。但。恐。喜。心。之。生。息。定。把。歉。于。刑。之。難。措。耳。

按上三節以教明為主。節節要顧。敬明外事以下三節以教。

罰為主。節節要。願。較。罰。至。用。義。刑。義。殺。厥。所以。通。殺。法。之。疾。心。是。善。用。較。法。也。不。拘。已。亦。不。矜。已。終。成。得。个。義。刑。義。殺。不。必。依。傳。作。三。層。意。

已。心。為。用。刑。之。本。汝。惟。小。子。不。忍。之。良。未。斷。其。心。獨。善。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好。生。之。心。典。朕。由。衷。之。德。惟。汝。知。之。汝。心。之。良。如。此。慎。罰。之。道。非。汝。誰。望。哉。

此。致。其。良。心。以。起。下。也。慎。罰。根。柢。原。只。一。心。有。此。心。以。用。刑。則。能。虛。心。察。情。所。謂。惟。良。折。獄。也。苟。無。是。心。雖。悉。其。聰。明。得。其。情。究。以。言。乎。若。有。疾。使。人。舉。棄。咎。難。矣。通。節。都。是。說。康。叔。

高書副墨

康誥

十四

集虛齋

良心。惟。乃。知。非。只。相。知。正。要。他。靜。心。慎。罰。

試。以。民。之。所。犯。言。之。凡。民。自。得。罪。冠。攘。姦。究。殺。人。類。越。人。以。取。貨。醫。不。畏。死。人。無。不。惡。之。法。莫。重。焉。王。曰。封。殺。越。人。之。元。惡。且。為。大。慈。况。變。生。倫。理。惟。不。孝。不。友。之。人。子。弟。敢。服。其。父。事。大。傷。其。父。心。子。道。已。矣。而。子。父。亦。有。不。能。字。其。子。乃。疾。惡。其。子。者。子。弟。不。念。天。之。顯。序。乃。不。能。養。敬。其。兄。弟。道。亡。矣。而。兄。亦。有。不。念。父。母。養。子。之。苦。大。不。友。于。弟。者。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乃。不。于。我。為。故。之。人。得。應。加。之。罪。則。天。惟。與。我。之。民。真。必。大。沈。滅。紊。亂。父。子。兄。弟。之。間。更。有。所。不。忍。言。者。曰。乃。

其。速。由。文。王。所。作。之。罰。而。刑。不。孝。不。友。之。人。無。或。赦。為。○。民。不。率。教。固。有。以。大。搏。擊。之。矣。况。惟。在。外。侯。國。之。臣。若。庶。子。職。訓。人。者。惟。厥。正。人。為。庶。官。長。者。及。小。臣。之。有。符。節。者。皆。當。本。民。異。以。立。教。者。也。乃。別。布。條。教。而。造。民。大。譽。蓋。教。民。染。惡。日。久。故。國。家。立。之。條。教。所。以。矯。世。革。俗。乃。不。求。快。民。之。良。心。而。求。快。民。之。習。心。不。求。當。國。之。公。法。而。求。當。民。之。私。譽。可。乎。大。凡。播。教。移。風。之。司。多。拂。庸。惡。之。耳。目。要。于。習。俗。之。必。革。教。化。之。必。行。則。拂。于。民。正。所。以。利。于。君。今。若。此。是。視。民。俗。必。不。可。回。君。法。必。不。可。行。其。弗。庸。弗。念。以。病。君。為。何。如。蓋。教。化。淵。源。

高書副墨

康誥

十五

集虛齋

之地。一失且至不及挽。是民惡未成汝反為之向導也。其病民者小。而病君者大。惟朕甚惡之。夫罰以義起。即文王未有此教。亦速由此治。臣之義而半殺之。蓋遠惡與作惡同科也。上既殺其良心。遂與言用罰之事。此先此舉一端。見罰必如此。而汝為當罪也。自字宜玩殺越人于貨。謂以貨而殺越人也。二句正冠攘姦究事。歸重在罔弗慈上。此非罪人。人所同惡。而刑加焉。非庸以次汝封也。刑加于自犯之罪也。凡用法宜皆然。通節只越下。下二節。一步高一。步去。○元惡節承上刑以倫理為重。故下一刑字。不孝不友。罪之大者。父兄只帶。

言不必盡是子弟所致。罪刑只說子弟當時經紂之惡。人倫
 廢壞。文王憂之。子維持綱常之治。必有創立者。以較。罰治。教
 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之罰治不孝不友。撥教亂之所
 在也。○不率節。元惡自得罪。不持教而誅者。不孝不友于
 我心。人得罪。教不改而後誅者也。受鞭之也。持擊同。臣有壞
 民之責者。不忠。則民之不孝不友。愈滋矣。是其罪尤甚。故亦
 曰。剋。外對王朝。指衛臣也。庶于官名。掌正公族。教訓公卿子
 弟。正人。如周禮三十六屬之長。小臣諸節。若為官行文書而
 有符。如今印章。非竹道符節。皆司教者。別播造譽。不迫民。要

尚書訓蒙

卷六

十六

集虛齋

而教為曲說。以為悅小民。重此二句。不念庸傳此說。引惡又
 根來。而重在播敷。別播病君。即是先惡。茲義義起之法。上者
 下之。渠人知風俗壞于下。而不知其由于上。引惡之罪。所以
 不得不重也。
 臣。猶如此。亦惟君惟長。尤一國臣民之望也。不能于其家人
 及其小臣外。正是孝友不足。以匡家。忠義不足。以率臣。有以
 倡之。而臣民不從。然波率殺。乃為以德用也。亦王命也。今
 無教化。而惟威是繩。則惟驅民為善。亦虐也。豈惟不能化。其
 下。極為大放。王命耳。威惟當罪。而無德。以先之。不免于非德。

用又為君若此。豈無由。又王由茲。以嚴其罰者乎。○汝亦
 無不克敬其典。一切戒謹于國之常憲。然法非所恃也。乃由
 用法以格民。而寬容涵育之。果何以我。惟以文王之敬忌為
 心。而仁溢法外。乃所為格民之道。汝以自許曰。我之慎罰。惟
 有及于文王。此之謂以德用也。汝能不放。王命如此。予一
 人于汝。有悅懌矣。
 此又標本而嚴之。君身。汝言以儆廉叔。惟君惟長。舍不能自
 正。下非德。在此。惟君不克。君長不克。長故有所不能。死左
 傳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是沒奈他何也。不能正身。惟恐

尚書訓蒙

卷六

十七

集虛齋

威。王命。慎罰。當不如是。非大放。而何。不啻不能化下也。志
 者。又之本。惟威。惟虐。德于何有。是斷語。起下用德意。○此又
 把刑教之典。都收歸文考心。脈上。以直望其能。反。便有以德
 用。又意。典。無教。及文王作。教。有整齊。嚴肅。意。裕。則有不
 在法。而在心者。惟教。則非僅由之作。罰。非僅由之率。教。其中
 自有寬嚴。從典。上求。出寬裕之道。故曰。乃由使天下。凜。畏
 法。不見其刻。典。裕。乃民。寧。尚。不同。此但不苦于錫。急。未到。便
 感。溫。涼。地位。敬。忌。分。不。開。教。之。至。故。見。可。畏。文。王。止。敬。止。仁
 直。使。民。心。中。探。討。制。可。飲。可。畏。之。真。精。神。康。叔。于。此。直。接。其

心。源。自。覺。民。情。法。意。貫。洽。于。此。心。而。不。至。于。忽。且。敢。便。是。裕。民。處。若。見。獄。而。敬。忌。苟。非。慘。刑。之。人。誰。無。此。心。惟。文。王。不。暢。于。一。時。之。不。忍。亦。不。獨。于。小。民。之。可。憐。而。直。根。于。戒。謹。恐。懼。之。素。故。不。忍。乎。民。即。不。迫。乎。民。之。生。不。敢。于。民。即。不。促。乎。民。之。命。非。故。忘。了。綽。裕。民。也。人。君。精。神。收。束。嚴。斯。民。自。然。有。一。種。寬。舒。不。迫。之。意。乃。裕。民。帶。上。曰。我。惟。有。及。在。裕。民。時。倦。力。將。認。非。只。空。空。仰。止。遽。以。為。能。及。則。弗。及。自。該。于。莫。及。又。弗。及。曰。惟。有。及。若。不。敢。必。能。而。不。敢。不。能。之。詞。此。便。是。不。敢。王。命。嚴。故。曰。予。悻。

高書副墨

康誥

十九

集虛齋

王曰封奭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毅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劫今民罔迪不遠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靖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奭惟天其罰強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毅我無作恣勿用非謀非藝茲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歡裕乃以民寧不汝戮殄王曰封明思敬民不必以刑治也當稟之于吉康之地然將何所求我我其惟毅先哲王之德所用安治其民者作而求其精意然汝為迪民耳况今民天性固在無有稟之而不

遠送者不導則為無故在其國何以期其吉康哉○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殷先王以德導民之已事故告汝以德化民之說于罰之行之日非含責民而但自責也今惟毅民不安靖未有以止其心渠之難屢而向化未同此其罪不在民而在導民者明思天其罰強我我其不怨蓋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皆朕致之况曰心懷不靖其尚顯聞于天子敢任罰之行而不以用德告乎○王曰嗚呼封予之監而告汝者如此汝其敬我罰者怨之府無自作恣可為恣自謀起勿用非善之謀恣自法生勿用非常之法惟斷以是心之忱而大

高書副墨

康誥

十九

集虛齋

法古人敬奮之德用以安汝之心所止皆良心願汝之德所省皆明德以心德之所出者而遠汝之敵所施皆長筭若此寬裕不迫與民相安而待其自化則汝真能以德用人矣豈有戮殄哉。真惟民節言已高德化民之意見民只須法殷德以開導其實毅先王任德之心亦即文王敬忌之心不曾有兩樣心朕民明有言偏趨凶明有康偏趨危此不須隱索只一顯思可了迪如引首上路吉康則罰非所事矣非先德汝罰之說我時至作求一氣講德就教化上看作求不但配其德且探心

不用
而德

妙

妙解

照有
然極
明自
其有
而畫
精妙

源之謂于迷之廢存作之神非只步武死模也其惟字有一
于用德意下言民之易也見不必齊之以刑也迪之路即為
達之門不迪則惟威惟虐故非其政矣故曰罔政非實無政
也通節都着武王說然自嚴亦以嚴廉叔○予惟不可不監
承上來摠揭所以尚德意罰不行不成經紀罰孤行不成心
術是其可行以棄答可行以康又全離不滯這個德監之則
為作求不監則為罔政故曰不可不監于行罰時而以用德
為說不明把德之空言當罰之實事替換得來豈是以德行
罰勿泥傳民不靖以下見不可不監意戾止也人心有止則

尚書訓臺

康誥

二十

集虛齋

安靜罔迪不達以良心言地屢未同以偽習言民未盡化使
是迪之未至故引為已罪曰不恣有監商先而以德導意○
封放我節極言其宜專用德無作恣二句與迪吉康相照蔽
時恍六句與毅督王德作求相照非謀非棄根恣未刑為恣
府便非善謀非常法用殘酷謀用背古法恣權在民定由我
作矣古人之德全妙于敏總着優慈操切之私都因是而乘
則其德原無迹可覓止有這雷迅精神孤行不敵故必斷然
有真信于心方學得他來敏即是古人的忱忱便是今人的
敏此全是精神心術之肖更無或符或戾之情直得古今之

入獄
字

小
說

理會成一片豈非否則用康三句總是否則教德康以古人
安頓吾心願以吾心印詎古人由是哉之則安中之慮德中
之慧計慮無所不及何速也蓋謀用刑則迫促用德則舒達
耳裕寧化由裕深一步前王刑此主德天性自呈而躋之安
達真覺心無朋澁念無紛擾安然于德化各淨其心之止也
字字不可淺看全于裕處聽其自率毫無驅督意日記云刑
罰非裕也教典之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道德本裕
也純用德化之餘刑罰不試而民自定故曰裕以民字不殺
珍期以無窮之詞為下天命民心張本

尚書訓臺

康誥

二十一

集虛齋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予常汝念我無殺珍享明乃服
命高乃聽用康又民○王若曰往我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
以放民世享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天之命不予常保爾國恒于斯失國
恒于斯汝其念哉無為珍絕所享可也其道安在明乃服行
之命振起乃聽無視吾言為迂遠用以安治其民此汝所當
念者○王若曰朕之告汝者盡矣往我封勿廢所敬之常法
聽我告汝所以治殺者乃保以放民世享其國命之不常有
斯其有常矣

德
字

此欲康叔聽治民之語。而以天命揚之意。重民而帶言命。蓋治民即所以保命也。命即文考克明克慎所受。一刺不念。便無以應保。既民將至。緣一方以促多方之命。則念開汝衛小。寔開天下大德。刑休之身心為服命。要有高聽。僅與武王所言平層未必能及。必須止所言高。一層精神氣力不妨過也。用康又民正高聽者。實處。○上節主明。有善繼善述意。此節主敬。有愈久無怠意。要跟上來。重不替。說德罰者之令。甲為典。曰勿替。是典亦能敬。只恐疎懈。其能勿替。便是敬。德精神便可數世百世。不特民受福。而子孫亦受福。命有不常。狀

尚書訓義

康誥

二二

集虛齋

按此二節。典篇首文。王逸。應文。王聞帝。即在顯民上。見此保命。神跟又民上。未以殷民世享。照轉命不于常之意。切勿以天民對。

康誥終



長一

王若曰

聞惟曰至。撫于時。叙商家所以興亡。而推今日當監之意。子惟曰。即以恭酒之責。致嚴康叔。厥或諱曰至末。示以治臣民之道。而尤切于治臣。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武王誥康叔。若曰。妹土被敷舊染。醜酒之習。猶存。汝其宣揚朕之大命。以戒其臣民。可為。

尚書訓義

康誥

集虛齋

命。即下妹土二節。是因其良心而導之。可使為孝子。為忠臣。命何大也。明敷布播揚意。

乃。考文王聲。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神。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孽。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同。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同。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聽。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汝。知。文。王。訓。西。土。臣。民。者。子。乃。考。文。王。創。我。國。在。西。土。遠。

事
字

小
德
大
上
禮

去商邑未有醜風。文王猶以酒湯湯人。其語戒庶國中之庶
 事及少正御事者。朝夕曰。酒為羞神之具。祭祀則可用之。惟
 天降命。始令戒民置酒。惟元祀。藉以薦馨香之德也。○孰知
 酒之汎濶。有不可勝言者。則天之降命。轉為降威矣。我民用
 大亂。心志而喪德。亦無非酒。衷做出勾當。及小大邦用喪而
 滅亡。亦無非酒。裡做出罪過。天威之由于酒如此。可畏哉。○
 至群臣中有小子。猶易縱酒者。文王誥教之曰。爾小子有心
 位者。有職事。無常于酒。致曠其官。厥其職。不惟爾也。及庶國
 之小子。飲惟祭祀之時。亦必以德持之。無至醉可為。○然民

尚書
酒
禮

之小子亦不無縱酒者。誥教之惟曰。我民導迪小子。惟土物
 是愛。非農畝不視。非己力不食。則其心教。屬淳固。有善而無
 邪。爾祖考常訓然也。為子孫者。當聽祖考之常訓。不可以
 謹酒為小德。忽其小。則所喪者大矣。于小大德。小子惟一視
 之。宜無所不謹也。
 乃稽考二節。述文王德。告庶邦之詞。聖人隨他論事。定尋個
 大論頭。其論酒。遂以為天降命。蓋造作于人心之靈。德滿散
 于天心之靈。惟說是天命。令人再乘用不得。格乎庶士。則卿
 大夫俱在。少正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利目之。冠以庶邦。皆

看
三
字
曰
朝

西土人可知。詰臣無邦。君亦可。庶邦甚遠。安能朝夕面告。
 數語是一篇酒誥。殺之朝夕。諷誦如文王朝夕告也。一般原
 酒之始。理所退出。便是天降元祀。本祀人道。以此為本。故曰
 元。酒亦非祀本。但德之馨香。非酒不達耳。此惟字。見非資人
 醉飲意。○後人失其本意。欲不知節。天子是而降威。蓋天理
 不在人情外。順之則為降命。逆之則為降威。凡食色皆降命
 也。有節為無節。而滅天安。得不得。降威乎。民與邦對。稱則語臣
 而民。亦在其中。○上誥中。已色小子。在此又專告。要將尤易
 縱酒意。此先揭臣之小子告之。上小子。指本國。親越庶國。可

尚書
酒
禮

見正。以位言事。即位中之職事。常于酒。則曠官而廢職矣。飲
 惟祀。與祀茲酒不同。前專言祀。神此有飲。而之。禮有享尸之
 燕。告無國而舉當飲之時。及止飲之節。即無真酒意。韻書云。
 將持也。謂心志之操存。四休之拘檢。通乎日而言。不但飲酒
 也。然以德自持。則禍政亦有數矣。何至于醉。○此再揭民之
 小子告之。以祖父之訓。訓之者。家人父子之語。習而湯。正
 打動他良心。處土物。猶云王之為物。發目無異視耳。無異聽
 終歲勤動。心純乎無外慕。厥者人心。其實之念。專與其實之
 本業相宜。蓋務本。常用之心。專則疑。欲荒寧之念。自息。一說

教事

禮記

禮記

土物無甚奇。而前人精神在焉。愛土物是愛前人之精神。孝教之念。勃然矣。說有味。聽。欲其是無味中。咀出味來。德何大小。但飲酒者。以為無聞。大故耳。不知忽小不戒。必舉而喪德。喪邦。此豈小失乎。惟一不作小。大見。則安在于謹酒之非大德也。不可說綱常大。謹酒小。

按文王諸教。而節各重一德字。謹德。則酒不戒。而自遠。此戒之本也。

立嗣。嗣。股。肱。純。其。養。養。後。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朕。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

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必曰爾克未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遠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來不忘在王家

乃今朕所稱大命欲爾明于妹邦者云何亦惟曰妹土之中臣民咸在其氏當嗣續爾股肱用力不怠于以純一其養黍稷勞農功而奔走以事其父兄俟有餘暇始幸其牛車遠服商賈以佐農功之用用孝養其父母至其父母喜慶自此可遠寒盡膳而致用酒為我教妹邦民如此○教庶士之有正位及屬官之長伯凡皆君子其爾當德承德酒之教爾大

禮記

禮記

禮記

能盡養老之禮。惟以對君之心。行之于時。有獻酬。樂飲之。舉即以飲食醉飽可也。故當事神時。更大思曰。爾平日能常自反觀內省。心無愧怍。使發動之際。悉稽考乎中德。而不偏倚。爾尚能以此中德。而進饋祀于神。爾乃自為飲。梅亭尸之燕。而介副用送可也。夫飲惟羞者。飲惟祀。謹酒若茲。信惟為王治事之臣。若茲。則不惟爾。爾亦惟天順其元善之德。而亦不忘眷顧在王家矣。我教妹邦。臣如此。

農事王業根本。即人生根本。商賈只帶說。股肱句。賈。農。賈。動。勞。不已。無時暇。適曰。爾務農而燕商。純專一意。聲對遠。越。東。

行遠也。小民之業。力其本。不妨無事。其末。不與農。平。父母慶。喜其務。力。業。不為遊蕩。子。即。迪。小子之心。非慶。得。養。自。是。自。此。洗。嚴。潔。不。肆。朕。特。重。不。假。有。德。將。意。致。用。酒。致。之。親。而。同。燕。樂。不。是。私。飲。庶。士。庶。伯。二。項。都。是。君。子。民。慮。不。宥。故。曰。聽。聽。臣。慮。易。忘。故。曰。典。聽。蓋。考。饋。祀。背。朕。教。大。克。羞。不。重。事。盡。其。禮。重。惟。君。上。養。老。君。之。惠。惟。君。者。儼。然。若。寔。瞻。之。敬。之。至。也。飲。食。醉。飽。則。亦。榮。君。命。矣。然。又。說。到。事。神。正。照。上。天。命。元。祀。祭。首。勿。如。舊。說。作。通。一。步。公。惟。曰。心。中。自。付。自。語。非。對。人。言。觀。省。字。畢。候。在。心。上。作。是。念。感。向。于。當。為。慶。即。方。動。

日工平 夫不交 神為文 克神 考克 備克 二考 清考 費出 若說 本天 下地 法酒 采上 意妙

之飲。觀省該貫動靜工夫。稽是臨起念時。更加檢點。稽訓考。勿泥舊解。性情恰當。處是中德。乃處心制事之本。一弗親省。則過生千慮之所不及矣。永親省。則無時不慎其獨。而于幾。厥尤加謹。然視夢之常。怪便為作用之稽。法無二層。德者對。越之奉。非德而羞饋祀。神其吐之矣。克羞在德之馨香上。不。但修祀典。介即副貳。祭祀而裸。殺者正也。祭畢而燕。享者副也。一說自果能用省為主。則自亦不妨用逸為介。說亦妙。若。是者論其心。則奉老成為典刑。使神明于衽席。固以修明大。禮而非開燕飲之門。論其事。則醴設而賓相。酢醉舉祀而神。

尚書訓蒙 明胥悅亦以檢束身心。而永杜沉酣之漸。正事元德。推開勿。沈祀養人。臣宴安溺其中。則沉酒之習滋。職業煩其慮。則荒。腆之行。輟私欲去。本流微。自能修政不逸。而天監在茲。伴王。家春德靡懈矣。正事處。就是元德不忘。處勿小。得君得天。一。說亦字是。進一層語。非但盡職。且得天。不典上句平。六好。按二節。須看淨。空酒。意真。小民一身。既務本。又無末。股肱之。勞。嗣續不已。一心願。父母之養。念自不至于酒。臣職當為。豈。止祀養二事。然論可飲之時。惟此耳。飲惟祀。飲惟者。無。酒。之意可見。

最不 序者 庶酒

王曰封我西土。桀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敷之命。

王曰封我周受天命。豈無故哉。我西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尚能用文王之教。不自厚于酒。以此翼助文王。故我至于今。能受敷之命。以文王。敷行于西土。故也。群臣克。用誥教而庶酒。其所聞之大如此。

言受敷命而歸功于文王之臣者。為妹土。君子勸也。文王教。說得廣。不止告臣。告小子。語群臣。平日薰染文教。故不腆于。酒。克用。有身。解。服。膺。意。文王真見得。庶酒所係甚重。閱世道。

尚書訓蒙

酒論

七

樂慶

遠范

民風。開天心。國運。故並加告戒。非專一為酒。諄諄者。不腆酒。何以受天命。觀群。融有。喪。邪之災。則。塔。酒。飛。與。卯。之。吉。可知。蓋嗜欲深者。天機淺。堅。忍。嗜。欲。必。能。兢。業。以。圖。上。理。當。時。群。臣。秉。德。迪。知。天。威。昭。文。于。前。昭。武。于。後。皆。起。于。不。腆。酒。也。曰。受。敷。命。見。我。所。受。即。敷。所。喪。令人。猛。省。言。外。便。見。群。臣。輔。我。于。今日。者。欲。保。敷。命。可。不。明。大。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樂。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刑。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

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固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敢。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祿。辟。裁。爾。六。惟曰。在今後嗣王。醉身厥命。固顯于民。祿保。越。怨。不。易。說。惟。厥。饗。泆。于。非。桑。用。燕。喪。威。儀。民。固。不。宜。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造。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幸。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惟。弗。惟。德。替。香。祀。登。聞。于。天。說。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紂。因。愛。于。毅。惟。遠。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于。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毅。望。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王。曰。封。汝。知。毅。所以。與。乎。我。聞。惟。曰。在。昔。毅。先。替。王。成。湯。以

者矣。當時君臣且不敢自暇而自逸。况曰其敢崇尚飲酒乎。○豈惟御事乃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與其非伯及在內服。則有百僚若庶尹而為之長者。惟亞而為之威者。惟服宗工而服尊官之事者。及百官之賜姓者。里居而致仕者。皆無敢酒于酒。尊者不以不理有人而委責。卑者不以權非在裁而偷安。不惟心有所不敢。亦惟心有所不暇。惟助成王德之顯。明及尹人之致恭于辟耳。當時內外諸臣。同心以冰若相之。意。而欲成其美。有如此信乎。兵不暇矣。此毅先世君臣所以興歎。○爾又知毅所以亡乎。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封。沉。其。身。酒。酒。甚。矣。故。其。改。日。昏。命。令。不。顯。著。于。民。但。知。敬。保。可。恐。之。事。以。為。確。不。可。易。大。惟。厥。饗。泆。于。非。法。用。燕。蕪。而喪。其。威。儀。民。無。不。痛。傷。其。心。而。嗣。王。益。惟。荒。辱。于。酒。不。思。自為。休。息。乃。放。逸。不。已。其。心。疾。狠。雖。慘。死。不。畏。罪。在。商。邑。至。國。滅。無。憂。不。惟。明。德。替。香。之。祀。登。聞。于。天。大。惟。民。怨。與。庶。群。相。從。于。酒。之。腥。穢。聞。在。上。故。天。降。喪。于。紂。無。愛。而。欲。留。之。意。惟毅。君。製。逸。所。致。天。非。虐。惟。毅。民。酗。酒。自。速。其。辜。耳。酒。之。亡。人。國。也。如此哉。○王曰。封。于。言。毅。先。王。又。言。毅。後。王。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于

其不
不
不
不

通切
如
如

氏之往事。監其執滯。執失。以為勸戒。可也。蓋前事即後人。樣
子。一印。證。則身心之微。莫可覆藏。情為觸而境為覩。不覺
目擊。而心球矣。今惟毅以酌酒而暨殿。命試。思受當日。所為
侈然者。豈知有今日哉。今所受之命。即毅所暨之命。舉念而
發。輟在前。是彼為設像之資。而我為察影之藉也。可不大以
為監。而撫安天下于絕。較受命之時乎。雖欲不多語。不可得
矣。

此四部叙殺之與亡。重喪命之由于酒上。因言自以為監。而
告康叔也。妹土化射崇飲乃末流之弊。毅先君臣所未有。若

尚書

酒誥

十

蔡康

哲王二節。正為下張本。不並舉與亡。天命在吾心。出王遊。射
靈典。昭然。小民雖至微。而若陰。莫測。畏天明命。而所行不敢
少有違越。畏民難保。而所行不敢拂。民心之公。是謂迪畏。然
非待獨境而畏。且以一殺為本。射而奉天命。民心。射入于一
念中。耳。經德秉哲。心。迪畏。慶。惟德。動天。惟顯。俊。可以尊帝。惟
民歸德。惟養賢。可以致民。經重要。看。得。細。若有。意。擯。持。佳。云
以德為經。難云。經。德。湯。且。其。休。天。之。曾。無。衛。會。蓋。即。經。是。德
其。一。種。日。新。之。朕。原。居。工。力。之。先。若。有。心。結。嚴。不。過。緣。哲。為
秉。難。云。秉。哲。湯。且。聽。明。天。縱。習。無。悔。處。益。即。秉。是。哲。實。有。一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檢澄之弊。永在旁求之表。此不必緣天民起見。實惟此堪對
天民。厥無心。用畏斯稱。迪畏。湯。垂。統。志。不。重。自。湯。至。帝。乙。皆
然。不但一湯而已。成王畏相。王為天民主。設使不得這心。服
即無以成其為王。今且妙有心成。曾無虛貴。且翻本輔王主
天民者。使敬受命。缺。就無以成其為王。故復點出畏天民時
又有這個畏法。此句。須。渾。照。迪。畏。說。勿。泥。舊。今。頂。德。秉。哲。
即經東句。處已用人意。亦要看得融化。方妙。御事。統。治。者。以
相言。與他處有辨。泰。即。在。樂。處。使。僅。盡。職。為。樂。則。職。盡。樂。亦
易。盡。乃。真。樂。却。自。有。泰。在。一。段。欽。聖。之。秉。容。貫。巨。弼。之。內。泰

六。即。畏。也。相。致。其。泰。君。安。得。不。致。其。畏。要。重。後。人。不。暇。遂。說
劍。業。者。身。親。謀。難。其。無。遠。不。必。言。後。之。君。在。崇。故。業。守。成。規。
猶。不。敢。離。遠。蓋。無。一。時。空。閒。則。逸。豫。從。何。起。二。自。字。最。妙。天
民。交。迪。迪。畏。方。深。有。何。暇。遠。只。自。為。暇。自。為。遠。耳。曰。不。敢。是
君。盡。道。臣。盡。忠。不。相。委。也。做。從。這。生。逸。遂。暇。生。這。且。無。暇。何
况。于。飲。絕。其。致。飲。之。根。也。○。越。字。本。御。事。來。服。訓。事。內。外。治
事。之。臣。侯。甸。男。衛。諸。侯。也。伯。諸。侯。之。長。內。服。以。百。僚。為。提。冒
曰。尹。曰。亞。曰。服。宗。工。曰。百。姓。曰。里。居。共。五。種。人。御。事。為。百。僚
長。因。上。言。之。故。內。臣。斷。自。康。康。而。下。也。不。敢。酒。酒。合。內。外。臣

尚書

酒誥

十一

蔡康

長。因。上。言。之。故。內。臣。斷。自。康。康。而。下。也。不。敢。酒。酒。合。內。外。臣

工曰固故。心是其畏。上說却事。把心消解。不故之內。此于
 諸臣。提承。心轉見。不故之極。不故的心。事請謝辭。
 酌。恐情職業。是純臣。精恭美節。朝乾夕惕。吾常不。即深情
 者。無所容其偷矣。惟字重。正見不暇。意一。速看。志有在。而不
 暇。及事有專。而不暇。為維成。畏之君德。原無可加。其類。非恭
 之。却事。原無可蓋。其祇。而諸臣之心。則欲相助。無已。何時。得
 暇也。不守職業。勉力。或可盡。而無窮。願欲。互惟。日不足矣。按
 助。祇。不是代。他去。輔君。只內外。細事。不煩。尹人。而寬。其外
 願之。憂。倍。其內。治之事。使尹人。以道。事君者。待。自。盡耳。○我

南書劉臺

酒話

十二

集錄

聞亦惟白。六字。承上。言。紂。酒。始。于。醜。身。總。于。荒。泆。終。于。群
 腥。自。身。而。民。而。達。之。天。總。論。酒。之。為。禍。醜。身。是。惡。卒。厥。命
 二。句。以。行。政。言。誡。惟。二。句。以。持。身。言。皆。醜。身。所。致。祇。保。不。易
 猶。固。否。不。回。怨。者。刑。斂。事。越。訓。于。先。王。敬。保。于。德。凌。王。敬。保
 于。怨。燕。是。燕。襄。方。于。威。儀。切。人。痛。其。將。亡。而。紂。益。荒。厚。于。酒
 不。思。自。息。其。遠。視。始。之。醜。身。尤。甚。也。厥。心。四。句。極。言。狂。醜。之
 狀。其。心。為。酒。所。使。恣。疾。強。狠。不。淺。畏。先。今。之。小。人。一。醉。之。餘
 水。火。可。入。白。刃。可。蹈。則。疾。狠。情。狀。可。知。懼。心。憂。難。及。國。戚。無
 憂。惟。荒。于。酒。故。諸。事。皆。思。先。王。之。祀。奉。牲。以。告。奉。盛。以。告。奉

酒醴以告。皆以德為主耳。有德則馨香。無德則臭穢。詎惟民
 怨三句。一氣讀。怨氣與惡腥。交達于天。不喪何待。後嗣王與
 群臣。均有責。而其原。皆在于。遠上。乃遠。專指。受與。迪。及。惟
 遠。燕。君。臣。并。臣。故。且。殿。矣。民。字。君。臣。皆。在。○監。雖。燕。得。失。究
 竟。古。人。亦。欲。知。失。處。耳。人。心。是。疏。世。易。俗。之。人。終。一。舉。動。便
 聞。世。道。故。不。可。無。監。水。監。止。見。形。民。監。始。見。心。言。民。權。眼。前
 債。位。都。是。逼。清。影。子。本。墜。命。未。所以。去。愛。而。圖。存。未。固。而。無
 墜。全。在。于。此。無。時。不。但。安。輯。陶。鎔。身。心。洗。滌。遠。豫。直。使。臣。安
 職。守。民。安。常。業。不。至。喪。德。喪。邦。也。

南書劉臺

酒話

十三

集錄

子惟曰。汝劫。監。敬。獻。臣。係。向。男。衛。期。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
 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時。圻。父。薄。遠。農。父。若。保。宏。父
 定。辟。矧。汝。矧。制。于。酒
 然。無。時。之。責。非。封。誰。與。我。共。予。所以。告。汝。者。意。惟。曰。汝。性。東
 土。豈。民。必。自。臣。始。其。用。力。豈。成。數。賢。臣。及。鄰。國。侯。甸。男。衛。凡
 以。故。老。群。侯。皆。改。敬。之。率。也。然。此。猶。其。遠。也。况。太。史。掌。六。典
 八。法。八。則。為。爾。友。內。史。掌。八。柄。以。詔。王。取。群。臣。為。爾。友。及。爾
 國。賢。臣。而。為。百。宗。工。者。其。地。為。近。則。劫。監。之。然。此。猶。其。卑。也
 况。惟。爾。所。事。有。服。休。論。道。者。有。服。采。作。事。者。其。職。為。尊。則。劫

后得

不修

不修

慈之。又况惟尔嗜世若蚘父司馬。薄我建命者。若農父司徒。願保萬民者。若宥父司空。空畫法制者。其職尤尊。則勅慈之。慈且然况汝一身。遠近尊卑所視效者。必則果以制于酒。以身立教。則慈酒之令。于是可行矣。

承上責成康叔意。當時飭改。故濫已極。頌也。文王時倍常用。力終可過。俗推狂。故特云勅慈剛制。慈不勅。則優游無斷。而今不尊。制不剛。則因循難制。而志不勇。勅慈貫至。定辟三刑。字一。改勅一段。宜本傳自遠而近。自早而尊。意殺。臣殷故家道老。散廉術。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恐亦早帶昔人風。

高書制

高書制

高書制

高書制

了康叔為方伯。侯甸男衛伯。所統。群風四溢。頌廣作防。維六典。以佐主治。八法以治。宮府八則。以治。都鄙。太史所掌。以爵。祿于奪。生殺廢止。八者。詔王。馭臣。內史所掌。友者。文史侍從之官。用倫。顧問。君之賓友也。若不慈酒。友德何存。獻臣百宗。工。則衛國賢臣而為百執事。大條者。亦事。亦時。特來官名。則宗。工中尤著者也。事。是遠。康請奉。國。是者。侍尊。而非居位。執政。則曰。服休。如孟子于齊為賓師。是。然賓師。亦有時受其事。之。托。如孟子為齊出。弟子。滕。是。故。又曰。服朱。就。所。事。中。今。此。兩項。先化之。林嘉。藉波。板。弘。應。承。之。綱。維。藉。彼。提。挈。于。此。不。

身

身

妙

妙

聖則。尊。林。皆。虛。一。說。服。休。以。論。道。為。美。周。禮。師。氏。詔。王。燹。是。也。采。印。虞。書。若。采。摠。國。政。之。大。綱。者。故。亦。在。所。事。之。列。此。解。律。采。亦。好。若。三。卿。則。居。位。執。政。者。雖。外。臣。然。典。諸。侯。並。受。命。天子。故。以。時。類。目。之。非。名。位。相。偶。也。故。提。政。本。之。重。則。于。國。為。眾。矣。稱。爵。者。郊。甸。是。類。惟。迫。運。違。命。詎。許。相。使。則。違。執。違。于。庶。群。自。酒。而。可。不。慈。耕。農。者。民。生。是。厚。惟。若。性。保。合。詎。容。強。拂。則。若。執。若。于。典。聽。朕。教。而。可。不。慈。稱。君。者。非。疆。是。廓。惟。法。定。經。不。謀。許。辨。論。則。定。執。定。于。土。愛。心。誠。而。可。不。慈。折。掌。真。農。字。教。宏。主。關。地。居。民。愿。奉。官。名。職。事。正。塞。流。清。源。責。之。

高書制

高書制

高書制

高書制

職。素。自。不。服。依。矣。于。此。破。除。諸。臣。積。習。便。有。多。少。情。而。相。率。若。于。本。身。上。不。提。出。本。性。則。屬。難。過。方。張。情。實。故。于。康。叔。說。個。別。制。要。他。則。盡。乘。時。須。含。迫。畏。意。不。特。嚴。酒。酒。之。戒。且。絕。暇。遠。之。端。對。旨。酒。如。勅。頌。備。奉。禁。之。情。一。刀。都。斬。此。非。一。節。之。專。主。乃。歷。推。結。束。於。此。耳。欲。康。叔。以。身。立。教。亦。重。臣。上。慈。臣。不。及。民。臣。為。民。表。也。

厥。或。語。曰。群。飲。汝。勿。使。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教。○。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

聽朕若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至千民不率教何以廢之其或有告汝曰民群聚飲酒不用
上命則汝勿令進供盡執拘以歸京師予其原情定罪而教
之蓋群飲乃高民故習而教民則兩封職今豈容遠置之哉
我○又惟教之果速習染諸臣惟工乃酒于酒是染于俗化
弗克自變者勿庸殺之姑惟以勸懲之教教之○又明示獨
威曰其間餘有斯教者而念念不忘者我則明白往事之乃
不用我教詞而酒酒如故是亦怙惡非死民同我一人不恤
其為教道臣不竭察汝之行事時則同于群飲誅殺之罪矣

書則卷

酒

十六

集卷

○王曰封汝典聽朕若酒之訓而教臣以倡民為使不辨
乃之有司聽其酒酒則民之酒于酒者其何以禁欲法民者
誠不可不急于法臣也

厥或諸節以民言又惟殺節以臣言有斯節無臣民言然前
段蓋法臣之意法民意實在教言殺非真殺也當看或字
告出于我既非汝真知能之則無忌殺之又太慘第執以歸
周子或者其殺矣見未必一一都殺註好惡字可略更群字
時表不用上命故執拘以聽天子裁奪若康叔便難于殺
矣其字斟酌之也正有當教之意在○諸臣惟工染於惡

全義

蹈其舊習此便非群飲若此况酒酒之習自近而遠臣之染
惡更深于民故不殺而姑教然曰姑教亦已隱然有不逞則
殺意非刻絕民而反怒責臣也○教之可矣尚不明示以獨
威之與安能使畏暴而從教故又當迷于志勸戒之此亦使
康叔明之于妹却者有斯有而不忘指前妹上二節語詞明
事顯然等以祿位教而不逞則安能坐視庶民之上聞乎意
歸重時同于殺上此節舊章看臣說看來宜合臣民語告得
然各示以勸威何可泥末句同字遺却民時同語氣如云臣
民初祀尚有教一路到此則同歸殺耳勿泥傳○末叮嚀

尚書則卷

酒

十七

集卷

叔以治臣為急端民之本也朕若即大命二節此句極結
全肯下二句方展之臣辨辨別其是教與否司以職事言無
殺教臣至友事時皆在非但殺也諸臣也辨則臣勤職民自
盡業否則酒戒不嚴于臣酒禁又安能行于民哉
按周札氏掌國之水禁禁酒謹酒立文莊曰水溺人而酒
尤甚為周設官以掌國之水禁而備以飲酒謹酒也有以我

酒語終

梓材

此篇文體似前後各不相蒙。總之情宜其隔。民暢其容。終足為新基。此侯用德。遂用德。真足獻萬年。前標侯度。後揚王模。前四節。武王告康叔治國之詞。首節。欲其通上下之情。次二節。欲其寬刑。辟之用。末節。承上意而以此。終。此之後四節。臣下勸德之詞。首節。欲其以德。馭侯。次二節。欲其以德。化民。末節。總承上意而以此。命期之。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

尚書別是

梓材

集虛

先歌勞肆。徂厥勞肆。往嘉。克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厥敗人。宥。王。效。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傷。婦。合。內。以。容。王。其。效。卯。君。越。御。事。厥。命。局。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動。數。葛。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動。垣。墉。惟。其。塗。墜。茨。若。作。梓。材。既。動。榑。斲。惟。其。塗。丹。楨。

武王告康叔曰。封王者之與臣民勢隔矣。以其國之庶民與臣達大家。則大家之情。即臣民之情是也。遂以其臣之情達于王。而無間焉。始也。收衆異以為同。終也會群情以歸一。豈

通達

見

見

字

不

勢

他人任執上下閏通之權。惟邦君操之。其責信不容諉矣。

天下之患。莫大乎情壅。故得臣民之心。以服大家。又合國人。之慕。以歸天子。舉國而聽于京師。邦君之職。亦如此。以庶民。以字。有事。在如宣上德。意于臣民。是達大家。正為達王。張本。商率巨室。世臣。授選王化。且藩封諸職。隔不上通。亂亡閏。察全在個。厥。故首及之。蓋國無大家。則基本不立。而無以達大家。又傾危。主見。乃何以為達。惟是民若臣。為居恒擁護之。實。即藉為今日閏通之脈。不惟奪之無獲。且繼之使貼。以厥臣。臣字。無大家。庶民。言。至能使懸隔臣民。皆有獲輸款曲。此其

尚書別是

梓材

集虛

開。揆。所。係。大。此。其。權。柄。所。運。神。非。邦。君。更。誰。操。得。惟。字。之。重。責。其。獨。運。樞。機。非。居。中。通。情。之。謂。照。本。文。一。直。向。上。達。去。歸。到。達。王。上。勿。云。達。上。又。達。下。總。之。為。邦。君。者。能。使。上。下。為。一。家。而。後。可。

至刑辟當寬。亦邦君所當倡者。汝若常發越于心。曰。我有以。官相師。之。司徒司馬。司空。及尹。而為官長。旅。而為衆大夫。皆與我共。明刑之責。惟示。意。獨。曰。予不欲厲。虐。殺人。其神。為。教者。至矣。但心存仁厚。而身不先于敬勞。非所以勝殘去。殺。也。亦厥君先。恭。敬。勞。來。乎。民。而。求。於。初。相。之。恐。凌。肆。卿。士。亦。

至字原
字原
字原
字原

此謀
此謀
此謀
此謀

注視其職而相率致勞焉自是肆往衛國于茲充殺人惡人者原情而宥其大肆卿士見其君所行之事于戕敗人者亦原情而宥其小以教勞而行赦宥則罔厲殺人之意果有以自伸矣○且王者開置監國意何為哉其治為民而已命監之詞曰君臣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至于人之寡弱者亦哀教之至于婦之窮獨者亦矜屬之合一國之民由此容保之無外焉斯可謂無戕虐矣王其教邦君及治事之臣其命何以惟以引斯民于生養引斯民于安恬而已自古王若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務引民咸歸容中國所用刑

尚書刑書

刑書

三

集虛錄

辟以戕虐可也
二節專言宥而弗辟也慎到更加寬矣此心一殺越則動生機常殺越則動生生之機所以惟恐厲殺人教勞不特教而直以此為勞來罔厲殺人非言也寔有欽恤之心示臣以意之所嚮但立意如此而不先之教勞胡能使民慈和兼答以建樂之象而遠置之肆赦之條慈不殺而終至于殺矣教有明德工夫恐民陷無辜而勞來之于未犯之先是教勞正不殺之初心使其必不入于殺者故其所宥亦以成哀矜之化耳惟教勞則可宥人勿以教宥為教勞之寔不然則是市恩

尚書刑書
尚書刑書
尚書刑書
尚書刑書

此字
此字
此字
此字

姑息而令民倖免以滅法矣其所宥亦是可矜者○監只監整一方監則威場逞法易縱但不能教勞率臣使戕虐下三句正無戕虐屠字內有率臣意在宥一戕虐必察人孤人不但上不能容民即民欲自容而不可得矣至于二字有味推其極而至于此則無人不愛護可知今字本至于二字未分之則患有高注以特厚之心仁之而其無戕虐也切合之則惠無偏遺以一視之心仁之而其無戕虐也均容字要者大凡刑辟中使民手足無措地步甚窄無可容處能由此道則好生一念為斯民安身立命之原如天空海濶任含育其

尚書刑書

刑書

集虛錄

中而生理無不渾全也引字是容中作用見容非只容納直引之生全而始賜養恬不但出之戕虐休養生息于先天有肆肆意小民無知惟上所引如提傀儡引之生而不知德引之光而不知避教屬合容上之所施養恬則民所自有而引特為放棄喪之執耳曰罔攸辟可見治民原有生全之道容之引之民盡安全刑辟直置罔用之所攸字要者然我望爾達情寬辟亦以成終之責攸賴耳惟曰予于衛已除殘去暴于始矣而甄別不明以成去惡之終者汝也若治田既動開墾而萬川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畝者然予又肇

基。厥業于始矣。而封守。慎固以成。立國之終者。汝也。若作室。家既勤。厥業于垣墉。惟其室堅。泥備。覆以茨草者。然。予又建。網。統。紀。于。始。矣。而。潤。色。文。明。以。成。制。度。之。終。者。汝。也。若。作。梓。材。既。動。為。之。模。質。而。加。斲。削。惟。其。室。以。丹。雘。增。其。物。采。者。然。汝。寧。可。無。以。副。予。望。耶。

成終。俱指。衛言。惟曰。二字。歸結。出責望。意。惟承上。達情。寬辟。未。不。必。懸。統。前。意。三。段。雖。平。罕。竟。該。歸。重。梓。材。一。事。蓋。惡。黨。除。而。後。基。圖。定。基。圖。定。而。後。法。制。新。是。法。制。所。以。永。社。耶。回。而。鞏。固。厥。業。者。也。故。為。題。單。取。梓。材。惟。其。字。重。看。張。死。任。所。

尚書副墨

梓材

五

集虛齋

其區。列而修。飭之。疆。賦。義。取。不。別。善。惡。有。殊。厥。井。疆。之。意。早。為。垣。高。為。墉。以。分。國。言。室。堅。飾。其。外。茨。蓋。其。上。義。取。堅。先。謀。密。有。慎。固。封。守。之。意。其。蘇。曰。撲。致。巧。曰。斲。以。制。度。言。丹。雘。是。朱。色。之。雘。義。取。維。持。悠。久。有。潤。色。化。裁。之。意。三。正。意。俱。在。若。字。內。

按一就通章。總是達情。以厥庶民。暨厥臣。以字內。須含下。謹。罰。意。看。下。節。欲。康。叔。以。寬。刑。率。臣。正。所。謂。以。厥。臣。也。王。啟。監。節。欲。康。叔。不。用。刑。而。用。德。此。便。是。以。厥。民。工。夫。備。泰。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事。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後。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手。惟。德。用。和。擇。先。後。遠。民。用。擇。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周。臣。告。君。意。謂。今。王。當。思。惟。之。曰。王。今。所。取。之。諸。侯。先。王。之。諸。侯。也。先。王。盡。勤。用。明。德。懷。來。諸。侯。為。我。夾。輔。以。故。庶。邦。諸。侯。皆。誠。心。享。上。作。兄。弟。之。誼。方。方。而。來。亦。盡。用。明。德。以。相。報。戒。后。繼。先。王。之。緒。法。式。其。明。德。懷。來。之。典。而。萃。集。之。庶。邦。諸。侯。必。大。享。吾。王。有。如。昔。日。矣。

尚書副墨

梓材

六

集虛齋

惟。曰。言。王。當。自。念。說。也。通。節。以。明。德。為。眼。目。先。王。只。修。德。勤。政。待。諸。侯。以。此。朝。聘。以。時。一。明。德。以。撫。御。而。諸。侯。自。然。服。從。既。無。間。意。勤。用。有。如。無。己。意。這。個。病。病。之。意。自。有。胃。人。以。和。寘。人。于。抱。者。心。心。乎。合。狀。述。于。夾。懷。為。夾。即。在。勤。用。明。德。內。見。故。諸。侯。亦。謹。肅。侯。度。事。王。宜。以。誠。奉。貢。職。無。怠。一。明。德。以。為。享。而。上。下。自。然。交。親。作。兄。弟。心。親。密。之。義。非。形。作。乃。是。德。作。未。亦。非。迹。來。乃。是。神。來。下。所。作。即。上。所。懷。非。有。兩。樣。明。德。明。德。之。用。萬。世。不。易。即。曰。典。丕。享。亦。就。心。上。看。總。是。皆。用。明。德。處。易。曰。地。上。有。水。化。此。而。化。故。曰。化。先。王。以。建。萬。國。親。

諸侯。取象于此。欲其情誼維繫而不散也。懷為夾。作兄弟方來之義可見。

不特此也。皇天既付中國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則王今日所撫之民。即先王之民也。○將何以慰先王哉。肆王惟德化是用。而和懌先浚乎迷惑之民。用以慰悅先王所受之命可為。

皇天即一句。讀重。民邊。疆土帶言。就是先王以德受命。處特提出皇天厚付。須想天以遠民。併民所麗疆土付先王。是何等厚意。便悚王。尋思一個慰懌的妙用了。○由是窺計先王

尚書訓詁

持材

上

集虛齋

受命之心。倘疆土中有一民未覺其迷。必惻然不懌。此只重先王身上說。但民方迷不肯遠。我更觸其不悟之情。則迷必不可破。又民方迷而國遠。我更塞其向往之途。則愈迷不可破。惟字重者。惟用德和之使無爭懌之使無怒。而且先之以啟其悟。浚之以拔其成。曲開其歸往止。此明德而妙于用。以覺迷。然浚可先浚。又浚和懌出。中講用此懌迷民。即用此懌先王。正相應。曰懌受命。見非為國懌。懌為天命懌也。已若茲所言。王所當監。臣之心。豈有他祈于王哉。惟曰欲以德取臣而藩屏益固。以德化民而根本益安。自今至于萬年。

三責 蘇詩 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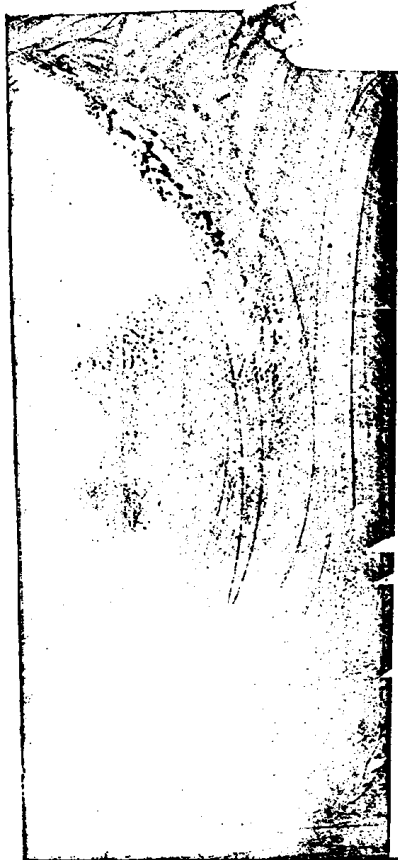
惟王子又子。孫又孫。永保民而未艾。此臣望王監茲意也。○茲字。無取。侯化。民監。謂德必宜用。便懌監了。然惟曰。至末一氣。重惟王二字。不從于孫滑力。天下無不斬之澤。而有不磨之德。欲至于三字。宜玩。欲王今日之德。可至于萬年也。至不以世數。全至以精神。至根監德來。結想便不幻了。使有所藉而世世對揚者。在王今日之德。必可至于萬年。而後新守成之主要。歸責在王身上。執乃勉詞。非期詞。通節以德言。不以天命言。此段詞意懇切。若夫召公語。吳才老謂是洛誥中出。

持材終

尚書訓詁

持材

集虛齋



金勝

此篇以金勝為主。惟克商王乃瘳。周公至誠格神而起武王之疾。金勝之始。事武王既喪。至末周公精忠動天而致武王之迎。金勝之終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禪。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遠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

尚書副卷

金勝

集卷第

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敕佑四方。用能克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哉。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故蒞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于小子。斯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子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勝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惟克商甫二年。王有疾。瀕危不豫。于時王業未固。嗣子尚冲。可慮哉。太公召公相與謀曰。我其為王穆卜于先王之廟。

將以占王身之安也。周公一合之誠。有在卜外者。托詞謝

二公曰。未可以王疾憂戚我先王。公乃以禱疾為已事。遂為三壇同禪。奉饗三王。又為一壇于禪之南方。此而周公立焉。安植禮神之璧。而秉珪對越。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以公之冊。文宣祝曰。惟爾元孫某。遠違厲氣。而有暴虐之疾。夫元孫。天之丕子也。若爾三王在天之靈。是有丕子之責。不可不保。護請以且代某之身可為。且子仁順。廟考。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此且之所以可代也。元孫乃受命于帝庭。徧布佑民之德于四方。

尚書副卷

金勝

集卷第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爾子孫而世戴為君。其所係之重如此。嗚呼。帝庭之命。寶命也。元孫喪則寶命墜。無墜天之降寶命。則不惟子孫藉以定。而我累代先王之靈。亦永有所依歸矣。此又且之所以當代也。按周公以事神技能之細任諸已。而以布德安民。承先裕後之大責。任歸武王。見已當代之先之意。今我即命于龜于元龜。爾若許我卜吉。而元孫安。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許我之命。爾不許我卜凶。而元孫難保。寶命必墜。我乃屏璧與珪。不渡。得事神矣。禱畢。乃卜三龜之兆。一皆重吉。爾蒞見書。乃并

是吉。○公自辛曰視。卜龜之辨。王疾其無害。予小子新受許... 紀二年。若王業之澆。不豫。疾甚之詞。極見周勢危甚。○敬是... 必用朝廷卜筮之禮。將人心搖動。然則公築壇。豈掩人耳目... 乎。況人心搖動。在王之疾。不在卜也。蓋周公以王室聽觀氣...

尚書

金縢

三

集虛齋

而責之三王。以靈與天通也。以且代決之。詞或數之所限... 有難自全。惟有代。則保護可必耳。況且之材藝。可事鬼神。是... 孫生。故可代。下二節。承此說去。○材藝。須切。役使。曰能。曰不... 能。只是欲代其死意。非自誇而貶武也。○帝庭。因王庭而影... 用之。數佑。恍云廣佑。用能三句。張廣佑來。言王業遠也。先王... 指三王祖考。依歸。以靈與言。三王純孝。雖無意于子孫。其能... 無意于先王乎。○許不許。以卜知之。屏壁與珪。正激發三王... 轉。應上有依歸意。○乃卜為句。三龜同卜。龜有先液。故曰習...

尚書

金縢

四

集虛齋

年則罪人斯得。○于浚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請公。○秋大熱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務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祀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庚浚武王既喪，管叔鮮見周公以弟攝政，而已在外監殺不

尚書訓

金縢

集傳

無缺望而觀。及其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乃流言于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其心欲威成王而傾周公。」即宋社置之，不恤矣。○周公見流言及已，乃告二公曰：「我之弗避，而冒嫌不顧，則于義有所未盡。無以上告于我先王。」○周公遂釋朝服，居園東。至二年之久，則流言之罪人斯得。三叔始無所逃矣。○于罪人既得，浚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以示三叔之禍。始于武庚欲王早悟而預防之也。王雖不能悉公之忠，亦未敢請讓于公，悔悟其有執乎。○秋大熱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將卜，天變盡弁

武庚

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請身代武王之說。天意，徒可知已。○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有之。噫！此乃公命冊祝，我以嫌疑之際，不敢言耳。」○王感悟，執書以泣，曰：「其不必更獲卜。昔公勤勞王家，精忠為國，惟予勿冲人不及知。今天動風雷之威，所以彰明我公平日之德。惟朕小子，其更新迎公以歸我國家，崇重元功之札，亦宜然也。」○王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之禾，盡起築之。歲則大熟。天道感應之速，至是哉。王喪在疾，瘳四年浚，周公攝政之舉，武王遺命使然。死於

尚書訓

金縢

集傳

之疑。必武庚以此誤三叔耳。管叔為所愚，故忌公。而群弟附和之，自東土流言于王，圖不利孺子一言，關係國家非小。若武庚雖已菽菽心，而猶觀雲未起，故史只著三叔罪案。○公之辟，非為身計，恐流言愈熾，而王業傾也。必告二公，恐奸人乘間而王業亦傾也。德是為國計慮。○居東在都外，只自解政權，意非遠引避禍。二年始得罪人，見流言播動人心已非一日。○曰于浚，見前此尚不敢自明。鷓鴣詩，蔡武庚必友也。武庚無一日忘周，但未有靈管叔監殺者，以怨望失職，故而乘親，即管叔藉殺人以圖宋國，正墮汝年籠，其勢必及公

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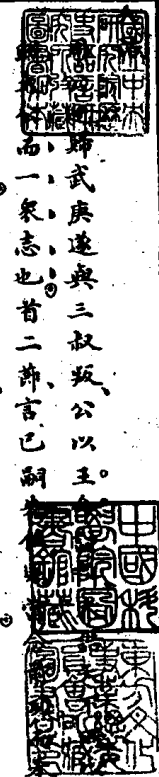
大意

詳義

不憂管蔡而憂武庚。托詩三致意。欲王慎而格。非以此遂
 其辭已也。詩一章曰。鳴鶴鳴鶴。既取我子。毋毀我室。思斯勤
 斯。斯子之門斯。四章曰。予羽。予尾。予室。予室。予室。予室。
 風雨所漂。予維音。予維音。予維音。予維音。予維音。予維音。
 已不能無動。○電雷不雨而風也。塞之象。正天彰公德。未
 不盡為風。亦有因木而僭者。未聞散事。歲係民生。故雷風
 傷未為大。變奔而放者。教天之怒。按風雷。雖未。天變亦三
 王之靈。○工公只不知。且代之說。若卜筮則知之。問者。問
 末。非問有無。夫王少問。罪周公且難自明。即二公亦難為

周公明區區卜史。故置喙。○成王底注。因。極而。恍。怡。前
 述亦。天。所以。玉。成。之。也。勤。勞。不。止。祝。冊。一。事。以。天。下。為。已。任。
 艱。難。不。辭。法。廷。不。避。皆。是。德。字。開。新。新。即。新。起。意。曰。國。家。禮。
 以。規。則。叔。少。以。功。則。有。大。勤。勞。不。為。曠。典。○反。風。轉。西。為。東。
 於。木。以。培。未。與。大。熱。相。應。
 按。觀。此。而。知。公。心。即。天。也。病。疾。則。瘳。迎。歸。則。雨。若。非。公。心。有
 天。胡。以。天。應。如。聲。取。响。

金澤



不屬有節改即永為非當
 不屬有節改即永為非當

天威以改討。率王遺我四節。言東征決于卜吉。爾庶邦君三
 節。因其阻往而論以大義。與卜之不可違。爾惟舊人四節。言
 已奉天終前功。不得盡于道。諸臣不救民。為不盡臣道。而
 因語之以不知天命。永念二節。直以天命自決。而斷已必用
 卜。通篇。以。前。功。當。終。為。頭。腦。以。卜。吉。當。選。為。開。竅。米。事。有
 名。衆。心。彈。擊。非。一。二。三。也。語。不。及。三。叔。也。語。在。殷
 也。然。曰。爾。有。病。則。亦。未。嘗。為。說。詩。

王若曰。散大語。爾多邦。越爾。事弗弔。天降劓于我家。不少延
 洪惟我。勿冲人。嗣無疆。大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格
 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注。求。朕。攸。濟。敷。責。敷。前
 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子。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王此
 王此

二至
 二至

周公奉詞討武庚。乃傳王命。以曉天下。曰。獻大語。爾多邦。諸
 侯。及爾。御。事。之。臣。我。周。武。王。躬。明德。而。膺。歷。服。至。無。疆。矣。迨
 今。不。為。天。所。恤。乃。降。劓。于。我。家。武。王。遠。喪。而。不。少。延。大。思。我
 勿。冲。人。嗣。無。疆。之。大。歷。服。總。統。緒。以。君。天。下。責。任。之。重。如。此。
 苟。不。能。自。造。明。哲。以。燭。災。宜。而。導。民。安。康。之。地。則。人。為。之。缺。

其論

此與

此不

即天道之迷况曰其有能格知天命而承為保歷服之策乎

○已天下事常冒危而後安履傾而後泰皆人力幹旋之功

子惟小子當此多難若涉淵水莫測其底然此正朕之深可

自期者予惟自今以往求所以濟之者何道則惟廣敷我國

家詳明之法度而因以廣敷前人所受之命無使之替茲何

心哉乃不忘武王勳亂之大功欲善繼善承之爾則天降威

用我其敢閉抑而不宣乎其當踵前人之大功也必矣

外而諸侯內而群臣皆有事于東征者不少迨即弗吊降劉

舉武王以起成王歷服本先德來歷統緒服疆域造哲自造

之哲君人須有絕頂靈慧純天民交賴故于蒙孽激發精研

洞晰明以燭變即因變以啟吾明智以靖亂亦緣亂以開吾

智使心靈直造到此則于此精晰便于此莫安凡震驚之恐

一切消除是造為迪之始基哲即康之靈戶迪康緊粘說即

造哲內事天命歷服永短之命既造其迪康之哲即造其知

命之哲揆是這一點靈聰非有淺深格知則于天命察察頌

昇長保純禧若哲不足以安民胡能知命此句特為昭天明

伏朕○次節承言討罪之意涉淵以時事言詩所謂未堪家

多難人惟置身既難中思或以思懼或以奮朕今及此事容

此與

已于求濟乃濟自實實有靠傍有把穩非只做幸于浮沉莫

必之仰教責二句正指出故濟妙符惟前人手開泰運即為

泰運防倚伏法度燦然詳審此受命立國之本于此益加修

舉勿令責象或受以益轉成于困即于前人受命亦若恢私

教則俱教串說看來責即用宏茲責以謀猷光大言九州土

宇有一不被照臨則非教責故下句直接受命命即天命不

指玉國此與造哲迪康相照茲字緊承上大功不忘就成王

心裡說此句是通篇代叛大指後言圖功圖事終敵皆此意

威用暗指武庚且勿露不敢開乃教責教命着力處不聞天

之哲方謂格天知命

寧王道我大寶龜結天明即命曰有大銀于西土西土人亦不

靜越茲泰○般小腆旋散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瘠民不康

曰于沒反鄙我周邦○今春今冀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教

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律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

燕士御事曰于得吉卜于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適播臣

所謂天降威用者何故寧王道我大寶龜可以結介天之明

命而定吉凶于時即命以下其龜曰有大銀難之事以迫我

西土西土之人亦勞後不安靜及茲東國果泰然而動大銀

不靜之占協矣。此卜之驗于前者。○若殷將小厚之基耳。說
敢紀續其既亡之緒。是蓋天降威于殷。奔其監而速之亡。故
彼知我國有兵。民搖惑而不安。乃乘機以逞曰。予其浚。獲
業。欲反。邇邑我周邦。其蠢何如。○今日方蠢動。今之明日民
之賢者。即有十夫。未言殷當伐。願輔翼以性。撫安天下。而踵
武前王所圖之功。人心之應如此。不惟是也。我有討伐大事。
斷然林美。更以朕下并吉知之。然則所謂天降威用者。今卜
又見告矣。○肆予嘗告我友邦君。及內之尹氏庶士。治事之
臣。曰。予得伐殷之吉卜。予惟以爾庶邦。往伐殷。道亡播遷之
尚書劄記 大誥 集虛齋

臣所謂救寧武國功者。直欲與爾等共之。
此四節。即不聞天降威用之實。天威何以驗。此卜是也。然天
明就頂實。說勿泥註。以其字。即命言。龜之早。卜在成王嗣
往初。波來。雅我曰。大報我往。應彼曰。不靜。蠢見下。即。于殷
名其國。不以復讐之子。予武庚也。只把殷字。還他。恐以予漢
罪狀。武庚不得。朕訓厚。左云。厚得得象是。紀。維繫意。天降威
句。重與前。天降威用。相應。國有。而民不康。暗指三叔。勿露
鄙。就左。卸我之。卸。雖乘。寡而起。然實。天降威。所致。三監。稱
兵。利。周也。却不知。為武庚。所。周。且。欲。反。卸。三。監。將。安。托

乎。故直點破。○今蠢動重卜。上天命所以決人謀。勿平曰。今
曰。翼見其速。曰。十見其衆。大義所在。惟賢人窺破。獨早。惟民
之賢。靜中觀變。偏淺。賢者。人心公謀之主也。翼字。登出。感。啟
精神。寧武。即武王。救字。要認。除殘。戡亂。斯于寧武。所圖。撫之
而無虧。蓋。續緒。紹。休。原。不。在。于。凌。厲。全。妙。于。撫。存。與。數。責。數
今。平。層。即。所。謂。不。忘。大。功。也。大。事。休。承。人。心。之。應。而。決。之。于
卜。并。吉。天。人。合。吉。也。此。句。是。天。降。威。用。之。徵。○得。吉。告。臣。心
不。敢。閉。天。威。用。也。免。誤。誰。可。即。事。而。十。夫。之。應。就。未。合。卿。士
之。提。故。又。煩。化。誨。不。斥。武。庚。而。指。殷。臣。羅。其。反。覆。也。
尚書劄記 大誥 集虛齋

爾庶邦君。越庶士。卿事。罔不及。曰。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
君。室。越。子。小子。考。翼。不。可。証。王。局。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報
曰。嗚。呼。允。奏。厥。寮。哀。哉。子。造。天。役。遺。大。技。艱。于。朕。身。越。子。冲。人
不。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卿。事。罔。及。子。曰。無。辜。于。恤。不
可。不。成。乃。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
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終。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
卜。用。嗚。呼。天。明。畏。爾。我。丕。丕。基。
乃。爾。庶。邦。君。及。庶。士。卿。事。罔。言。罔。不。及。曰。東。征。之。後。艱。難。重
大。未。可。輕。舉。蓋。民。之。不。靜。雖。由。于。殷。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實

解家 子法 得全 此應如 此說 完明 亦 以 不 費 不 費 不 費

為寡瑞事聞家庭有不濟以兵取勝者越予小子與父考之
致異者皆不可此証雖有十夫未可也王局不恐與論而
違不可知之卜○爾言如此肆我冲人亦永思東証之報曰
嗚呼信此四國蠢動寡我民深可哀我予創舉東征天實
役之遺其至大投其至狠于我身雅欲辭而不得者越予冲
人奉天命以安民生不暇于我憂其狠大矣以義言之爾邦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當慰我曰無過勞于爾大之憂乃寧
考國功不可不力勉以救其成爾義如此反以報大見阻何
歎○知此則知卜之不可違矣已予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伐

尚書副墨

大語

六

集虞書

殺之命直取信于卜爾夷狄性日天休美乎王與我小邦周
由百里而有天下寧王惟卜用能安受此眷顧之命今日天
相佑斯民欲置之安全即昔者與邦之意也寧王且用卜矧
我乎亦惟卜用以猶寧王之故事耳嗚呼天之明畏昭然于
卜者是蓋輔我不丕基而享受茲命于無窮也欲違卜敢違
天子
爾庶邦君節恭其言以開辨雅之端報大字虛只領起下意
民不靜二句見事聞骨肉難以稱兵此正報大慶自稱小子
歸重考翼上援以拉當民敵也勿小老幼說及履教語皆為

修 先 正 修 先 正

不一 不可 不一 不可

意 極 力 者

道 至 兩

違卜而設○曰字心是思報思正思此王宮非君室恤亦恤
此而已報寡要活者兵者寡人夫寡人婦家騷動不急散
定今蠢動之勢堅確難搖乃是允蠢了東征之謀惟予創造
實是天授此心決難自己廢即天心容有敦迫慮今日事勢
報大天遺之授之正所以授之也自恤忘恤而恤字一意相
照身膺報大不暇切自己之憂惟深抱痼疾莫救天心難副
之憂舊以恤為憂恤謬義字提超責臣之義在縵予上凡百
之恤皆易圖獨此恤聞骨肉且德報難故曰忘恤惟寧考之
功足以奪我忘恤之心不可不成主王言贊其決也此期望

尚書副墨

大語

集虞書

邦君而代為之詞○已予惟小子承上承謂報大雖可慮欲
成寧考國功下必不可違也不敢替上帝命暗含卜意下方
取信于卜天休就春德言用卜受命丕丕基所由定則今對
寧王特言相民天意在安民也與天休與邦相照矧字連字
里末古者固有天則卜家不嚴明畏就卜言卜者所以結
天之明卜之所在天明畏之所在也邦君御事將卜看輕了
故此以天明畏言之二字連續稱我就卜上見壯哉討叛之
謀暨我克敵之志是使我周基業丕顯且丕承故云丕而本
克綏受命來成寧考國功正在此卜豈可違

二身人
輔成是
宰王

應上

異字
傳字

按成事考圖功所謂不忘大功也不故背上帝命所謂不敢
閉于天降威用也此是第一番照應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宰王若勤我天閱茲我厥功

所予不敢不極率宰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若天樂忱辭

其考我民予局其不予前宰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

若有疾予易敢不予前宰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施朕

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播厥父舊厥

子乃弗肯播矧肯獲厥考翼其肯曰予有汝弗棄肆予局敢

不越印敢宰王天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勅弗敢

尚書副卷

大誌

秦虛齋

王曰爾惟舊人爾大能遠親前代尔知宰王有天下若此之
勤勞我既知于昔當無疑于今試以天意言之天運所以開
塞不通而做誌以艱難者正為我成功之地天意如此予敢
不乘此多難極卒宰王所圖弔伐之事故予大化誘我友邦
若開其痛而引之送者不但為卒前宰王而已當日輔宰王
圖功而受休者有宰人為終之果之天獨無意乎天輔我以
忱信之詞其考我民十夫之言確然此而不思終前宰人所
輔武王圖功是負樂忱之天也予局敢化未也天亦惟用四
圖勤感我民不勝兵革之捷若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此而不

思畢前人所輔武王受休是負受民之天也予又局敢予之
不忘宰王以及宰人如此爾舊人亦可歸予心矣○王曰若
昔朕之本意其性伐已決矣朕亦言其報大而日思之蓋見
予道之不容已者若考作室既底定規製其子乃不肯為之
堂基况肯為之構屋其父反土而蕩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
况肯為之收穫子如此厥考素稱敬事者其肯曰予有汝嗣
弗棄我之基業必無之理矣釋我何敢不及我之身故安武
王所受之大命容其與不堂不播者同為棄基之子乎○在
我如此爾舊人為武王之臣亦當為武王收遺民可也若兄

考乃有友攻伐其子為民養者相勸于燕安而坐視不救可
因考異不可故乎舊人吾之遠省二句不是稱美他却做
醒他言宰王之勤則予之極卒終畢亦只是一个勤字凡以
奉天而已天圖句作一頭肆子大化誘句作過文中下前宰
人二段作兩脚然下段加築一步過說相繼舊三平看太板
闕以氣數言安有德是意連說成功乃天欲如此不是多難
與邦不闕不送不送不成所成者今日之功而兩率者宰王
之事皆天也若精神不用到極底則于天之美意不暢心思

尚書副卷

大誌

秦虛齋

考乃有友攻伐其子為民養者相勸于燕安而坐視不救可
因考異不可故乎舊人吾之遠省二句不是稱美他却做
醒他言宰王之勤則予之極卒終畢亦只是一个勤字凡以
奉天而已天圖句作一頭肆子大化誘句作過文中下前宰
人二段作兩脚然下段加築一步過說相繼舊三平看太板
闕以氣數言安有德是意連說成功乃天欲如此不是多難
與邦不闕不送不送不成所成者今日之功而兩率者宰王
之事皆天也若精神不用到極底則于天之美意不暢心思

深心

不竭到極底則于我承天之力量不完故曰極卒此段意已盡了化誘庸看下皆申明化誘之意兩奉前字人所以愧焉人十夫之詞禁以天衆之信重之也勸勉句不是天故憂勞百姓天亦字乃轉迫語見天意責成更不欲稍懈誠謂天下事急攻則交速而禍小緩圖則奸深而禍大故勸勉之用直如有疾之宜急攻故受攸字重受者休而所以受者誅獨夫是事功休無分別此節雖以天言而歸重在不忘大功上○若昔節承上言責之不吝辭否則不可以為子矣思報正是因報思一身之負荷又思前業之艱難日切一日從推諉

尚書副卷

集卷齊

醒睡

不得廢特透沉思即前承思意若考三段只作喻正意在示二句見說不弗肯見事變雖報人人能任不是弗堪真是弗肯非但旁撓弗肯即力勸亦弗肯則父亦自弗肯子他子字王大命即底當所致者撫安勿替則堂構播護之責完矣越我當吾世而任之分明使手撐天意氣都符任在一身上故不印恤而印救不浸畏艱大矣曷敢與上節曷敢曷其相應逐步趨緊上去勿天命人事平看○若兄考根上際喻切責其不如前字人如兄考之子方欲回吐治垣無負于締造斬萬同稼無負于堯克乃忽有入室之寇賊苗之蠱此時報于

收則為倡義勸于不救則為阻師艱大等語勸之之詞勿說勸其攻伐

王曰嗚呼肆我爾庶邦君越爾御事與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乘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王曰嗚呼東征之事吾計已審其舒肆而無畏哉爾庶邦君及爾御事昔武王與明邦國煥然有一新之象皆由明哲之臣為之輔佐亦惟十人迪知上帝與亡之命及天輔武王之誠而贊之伐殷則邦興矣爾時猶不敢違越法度憚于征伐

尚書副卷

集卷齊

况今天降戾于周邦惟首倡大雅之人大近相攻伐于其室此武王時事勢何如所賴臣人之輔又何如乃以為不可証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越矣是何今昔之殊耶不有愧十人迪知天命之心耶
肆我即以天命語之語氣承上來兵凶戰危法宜居以欽翼君承天法宜行以肆惟欽為肆虞小心肆為欽虞銳念非縱肆之說與邦指周宗之昌大光明哲在迪知上見一人昏德舉邦通穢能開天下靈氣者須負燭天下靈心哲子內便合得肆字意惟根于迪斯為真哲以上帝福善禍淫之命併天

確然輔周之誠。皆了。然于踏履間。有此真驗。故能奏其功。爾時只有進討法。更無退讓法。固散易即天命不易而為肆。我廢降及即降割。誕鄰胥伐。言其害迫。切深。狀事勢艱危。尤須明識。主持不知天命不易。正與逆知。帝命相反。順上從征。君法不可易。奉行天討。天命尤不可易也。獨不可以逆者。自勵乎。

按上言卒事終功畢休。所謂不忘大功也。友伐厥子。乃勸不故。誕鄰胥伐于厥室。而不知天命不易。如不問天降威。用何此是第二番照應。

尚書副卷 大略 十二 集虛齋

予未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天亦惟休于前。宰人。予曷其征。卜敢弗于送。宰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

予未念曰。天惟喪殷。并小腆。殄滅之。其責成于我。若穡夫去草。使不得蔓。樹為害。予何敢不自力。而終。縣之田。畝乎。且天之欲我終。亦惟欲休美于前。宰人。而闡其大功于今日。尚可自退避否。予曷其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弗征。我惟率循。宰人之功。而有以指之。先王之疆土。無使竊據。寔惟予責。不待卜而決者。此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上天禱。既

之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惟若此。卜之所在。即天命。其又何疑。

予未念節。心示以天命之不易。喪殷。人自作孽。即天之所廢。子承先。全在播種。乃天喪殷。直若穡夫。穡夫于苗。蠶不絕不止。天于殷孽。亦不淨不止。倘滋蔓之。荼蓼未盡。即奪耘之。朕未終。大孤天意。予曷敢然。終。終。武王未為之事。勿以田。畝。喻。基業。末句。就根。終。畝。說。天不止。欲休于前。宰人。亦惟欲休于前。宰人。不使有除害。不盡之累耳。此句。特。挽。動。他。嗣。美。獲。勝。要之。天。惡。惡。止。其。身。豈。若。去。草。矣。夷。蕪。崇。使。無。遺。武。武。

尚書副卷 大略 十三 集虛齋

庚不叛。則天所剪者。紂耳。罰弗及嗣。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不。畏。天安。今。乃。知。天。之。喪。殷。不。得。不。如。穡。夫。之。盡。除。我。又。安。敢。不。終。時。說。剪。草。除。根。昔。胡。以。封。耶。休。亦。不。指。滅。武。庚。見。宰。人。為。國。定。傾。之。志。始。終。不。替。耳。○此。搃。牧。而。以。卜。當。從。結。之。率。宰。人。有。指。疆。土。句。一。氣。勿。斷。所。謂。終。畝。休。前。宰。人。也。指。定。只。是。率。循。宰。人。輔。定。疆。土。小。腆。將。據。據。之。今。再。經。指。畫。俾。一。定。不。易。自。一。世。以。至。百。世。永。永。不。替。毋。令。定。鼎。未。遠。復。釀。亂。萌。毋。使。餘。孽。尚。存。猶。隘。一。統。肆。東。治。止。率。宰。人。有。指。疆。土。慶。昔。也。天。休。于。宰。王。我。宰。人。是。以。有。牧。野。之。會。今。也。天。休。于。

三番
陳理
與然

寧人。我冲人是以有東伯之舉。天命不借二句。是結。然。斬截

按上節終。即極卒寧王圖事之意。休寧人。即因功收終。收
受休寧之意。因終。朕以休寧人。好與爾。惟舊人節。照者。
所謂不忘大功也。以卜言而東伯。則所謂不閉天降威用者。
此矣。此是第三番照應。
此篇文最難解。甚于盤庚。韓子所謂較盤周語。語曲聲牙是
也。

大詰終

尚書明堂

大詰

子

集說

一百字
之主

徽子之命

武庚亡而後封徽子。明統也。首節為主。嗚呼二節。詳崇德象
賢意。欽哉二節。詳承統五句意。然不可。今看若只守先代。六
了不淨他賢。故欽哉一節。期望無窮。

王若曰。敵般。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與國成休。永世無窮。

王若曰。敵般。王元子。崇德象賢。古制也。惟稽古制。尊崇不先
王之德。而象以元子之賢。立為般。使商統承先王之舊。
而修舉其典禮文物。以作賓于王家。欲其與我國祚咸共休。

尚書明堂

徽子之命

集說

美而永世無窮極焉。

子稱元統。所在也。崇德象賢。句是主。統承三句。示以為微之
事。與國二句。期以垂淡之美。俱要挽歸德。賢上崇德象賢。不
是泛說。亦不要直指。須于選題中。見直指。周家忠厚開基。
動遵古制。况敢忘先王大德。倘先德不崇。何以接異代心傳。
成與朝令典。但徒崇以子孫。而名號虛隆。又不免凶頑玷損。
故于崇慶。尋心。脈于崇慶。討真。模象以凌嗣之賢。感德。形容
不可見。而立賢為法。以取象。先代象作活字看。統承五句。根
德賢。說心統。原即國統。則心象自勝。述承彼典禮物。皆從

首以修德為本
統為
統為
統為
統為

德中泰酌而出。自世德凌夷。不無殘缺。今有以修之。因作賓王家。王家以德為主。此公非德無賓。夫至德原有無窮。休國亦全以德為無窮。休故直以威休無窮期之。修者修而勿墜。有宋存焉。是也。作賓于修。禮物上見王者之後。自正朔外。悉用先世舊儀。此作賓之體。根統承來。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德。儻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萬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益東夏。

尚書副卷
微子之命
集序

所謂崇德象賢者何如。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而莊。敬聖而神。化振乎其廣。淵乎其深。故致皇天眷佑。誕受有夏之命。而格撫民以寬。除其邪虐之政。其功既加于當時。而德且垂于後。商崇之。其容已乎。○汝惟踐履修奉成湯之道。舊有令聞。非一日矣。試徵其實。恪慎能孝。祇肅恭敬于神人。汝德若此。是以予嘉乃德。曰萬厚不忘。則事帝而上帝時歆。治民而下民歌順。六恪慎之德。所必致耳。用是建立爾于上公之位。以長治此東國。夏夫誠以爾之賢。實有可象云爾。乃祖節言湯德之當崇。通就德上看。不分功德。廣淵贊其齊。

但看

其會

從下
看此
通下
了此

四字
實下
三句
見此

聖勿四平。中庸齊莊中正。聰明睿智。溥博如天。淵泉如淵。是克言其性。天力量。皆自統能之。皇天二句起。下撫民除虐。功即承上除虐言。歸重到德。垂後裔上去。撫民二句。就是功加于時。履德施有迹。為功。功有乘除。德無朽壞。故可垂垂在流。風上說。當時默默潛修。不求。獨愜乃至。風移俗易。後人心磨。而德不磨。世澤斬而德不斬。然沒知可見之。素祖及一時而間然之精。乃綿奕世。而可紹述無竟也。此節頌德。慶全見當崇意。○微子象賢已盡。恪慎二句。于嘉下。張上而諒其得天得民。以起建公意。非謂湯德眷佑。撫寬。而此以時歆。祇協見。

尚書副卷
微子之命
集序

其象也。獻指上前。踐修。實實有存省之功。俸會之學。如恪恭心密運。不弛。皆踐也。舊字見踐。修積。果履。恪慎二句。事致是商家心法。湯德以齊為首。此以慎為先。只一敬便足了。至德誌述事。此等念頭。非誠恪敬。慎如何得展。故曰克孝。見孝。厥帥一敬。厥肅恭。心恪慎之心。見于神人者。要切存祀看。萬不忘三句。俱承曰字。在成王心裡。正嘉之之履。萬不忘之心。即恪慎肅恭之心。三字。極狀出一個純敬。來。時歆。祇協。要善。看當商家淪喪。微子能順帝命。而盡忠。周室。上帝必時歆。下民必歌協。沒周之心。民與微子合也。尹益東夏。儼然齊聖。

廣淵之功德。湯其不亡矣。

欽哉。往數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此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服命。敬哉。汝尹東夏。其往敷汝之教命。然正人必自正。已始。惟慎。乃上公之服命。而率由其當然之典常。勿使紊為。若此者。以蕃王室。屏翰之勳也。弘乃烈祖。承家之徽也。律乃有民。辨分之嚴也。永綏厥位。保國之策也。此予一人輔君之忠也。將見子孫世世享爾德。而萬邦諸侯皆以此為式。使我周者。靡盬。

尚書訓意

微子之命

集注卷

嗣永無厭。敷而與國。成休者。信無窮矣。○嗚呼。往哉。惟自致。休美。無廢棄我前所命可。

欽哉。節與前。統承先王五句相應。微子原無不欽。此勉其無失初心也。敷訓。欲其以修于己者。布教國人。勿敷訓率常而

平。服命。上公九章九命。典常。即服命中制度。當周時而率商。知先王原有天子之降。少則非常。不原有人臣之分。少則非常。而若各有至當。既不墜先王。又不拂時王。豈非典常乎。慎率字。無不敬。失尤不敢。借意。即修其禮物。作賓王家也。

微子賢者。而諄諄以名分。律統戒之。封國之初。為將來子孫慮。乃以保。全較後也。以字貫下五句。俱要根。欲慎說。著私等。

以善律。不四句。有連字。味無煩。

字俱用力。所謂一舉而五善備為。蕃王室。以邦家言。此一人以君身言。弘。長意。律。禮達而分定也。頑。民則不律矣。其德作式。是欽慎所致。不作致。俾周無斁。恐承上文。即與國成。休。永世無窮之意。○往哉。飭遠。謂休。即成休。惟者。自求多福之謂。無替命。乃所以惟休。傳其其政。改字。勿泥。

微子之命終

尚書訓意

微子之命

五

集注卷

洛說通以四字
在者法下字
未意

敬是
坡格

召詰

洛天地之中。四方朝貢均焉。武王欲居洛為此。迨周公相成
王。張四國亂。遷執遺民。遂建都鎮之。若液而京並置。非舍錫
謀東遷也。發首至丕作。記營洛始末。見召詰之由。太保節。托
公詰。王為書開端。曰。字下皆詰也。詰告二句。是勅王。主腦下
皆發揮此意。其宜急敬德。現有殷夏當監。其誠民敬德。必有
夏殷不可不監。及論初服用德。定須全收夏殷。以三嗚呼作
轉。聞以敬德作首。子以三夏殷作榜。樣自乃御事。與我非敢
勤。首尾開照。文勢密縱。濛濛。造境特真。最難今。既且篇中。或

尚書副墨

召詰

李虛齋

言敬德而不及民。或言誠民而不及德。故言德用祈命。或言
以民受命。維類取互見。而指各有屬。至其間。今冲于節。乃承
上起下。王乃初服。句。起下之意。乃若勅王以德祈命者。定
欲其以民受命也。末以祈天永命。取必于王言所祈。則所受
可知。敬足以色。誠足以著。德舉一即可當永命。不恐以敬
誠祈三字作三層。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
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自甲子
月一
而月
年之
與神
失與

王下
皆在
河洛
之會
之內

洛納

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建觀
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
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
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王。作。
成王七年。將有事作洛。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乃朝步
自宗周。則至于豐。以告于文武。為。○告。廟。後。惟太保召公。先
周公相視洛邑之宅。越若而來。三月。惟丙午。明生而。越及三
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用卜宅都之地。厥既。得卜。王。城。下。都
之所在。定矣。則經營。區畫。其位次。為。○及三日。庚戌。太保乃

尚書副墨

召詰

李虛齋

以已遷洛之殷民。攻治位次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而新
邑之規模具矣。○若明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編觀于新
邑。所營者。與召公無異心也。○于是大後得與。當奉告神之
禮。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及明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不惟以典事告。且示郊社有定所也。○及七日
甲子。周公乃朝。用賦。後之書命庶殷。為命侯甸。男。邦。伯。為而
臣民之執事。定于此矣。○厥既。命。殷。庶。殷。大。為。作。起。爭。先
趨事。此洛邑所以不日成歟。
首祀成王。告廟。事。二月。在周公攝政七年。是定殷遷民。後也。

通字 申第 有宅 海大 第在 初第 有第 申第 通字

文王都豐。武王遷錫，都維遷而病不改，故周家每有大事，皆至豐。告此以洛，大事不敢不告，非以成武志而告。則月召二公同受命。

惟太保二節，叙召公至洛，稽天役，民以基始也。二公同命而召公先行，次相之，體越若來于豐而來，非逆遷，數句總歸重。

卜宅建王城于澗，澗間營下都于澗水外，在公已有定算，但不敢自決，故卜于天，得卜即洛，語兩惟洛食是，卜乃召公而周公洛語云我卜二公同心可知，經營但登其基址所在。

經營定緯，故三日始以庶毀攻位也。攻關荆棘，平高下，緯。

尚書副卷

是興工用庶，敘特校之，使知締造艱辛，無非為此，庶不勤其感，悟意位成基址成也。此可見草創規模。

若翌日四節，敘周公親洛而告神，民以成終也。遠觀無量度，可否意是欲固以獻王也。以營洛告，故奉郊社周公代王行耳。却本祭天，此則合祭天地，社本祭地，此則但祭新邑土神，俱于洛邑新壇，不告廟，豈已告也。且新邑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蒸祭。

○書賦功，屬役之書，謂賦欽諸侯之功，料其人夫多少，付屬所役之慶，使知地之丈尺，事宜甚多，已未至祭，亦不言事，定校書也。洛語周公成，動正謂此，甲子書命，則

才臣

所謂洪大誥治也。○厥既命，殷庶，跟書命，未至作止言，庶敷蓋，殷民不肯遷洛，今欣欣趨事，更無一毫勉強態，則其心大喜。周營洛故特著之。按二公成始成終，皆有天人意在。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帶乃渡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語，庶殷，越自乃御事。○字下通作語，語拜稽起，拜稽結。

策洛事畢，周公將歸錫京，因與召公會，而庶邦冢君在焉。召公將有書陳，成王乃以庶邦冢君出，取費王之帶，乃渡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今有以陳之王，而所賴將順，唯公作書之意，豈有他哉。惟以洛都初建，觀化方新，誥告庶殷，令之嚮。

尚書副卷

化其根本在乃御事，非諸臣所能與也。為御事者，可無所以自盡乎。

以即家語以公遜之以相，無統外侯，陪京初成，王朝新立，故率之，載幣為贊，拜稽，見朝廷之禮，旅訓陳，直指語若訓，順謂書進，類將順于公也。營洛本期化殷，須想化殷，根源第親

攻位之成，命後不作，這段光景，在洛事，前但條教中必有個

遞通之自，難向民求，全在洛事，要看自字，然上句不可帶

過，蓋誥告中，即周公謹誌諸事，在獨其根本，則御事，英諫耳。

二句定作書大旨，管攝一篇。

書方更出明事且身最
力王說不即道自

按陸云。自者。根本之謂。洛邑為化穀作。陳之條教。著之訓令。是語告也。非其自也。分化穀之任者。皆可為。若潛移默化。則語告之自也。非諸臣所能與。故云。御事。御事。字且隱。含說。意謂按之天命。稽之民情。致之上古。當有任其責者。只照御事說。漫指出王來。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穀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敢。○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琛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象額天。但厥亡。出執嗚呼。天不哀于四

尚書訓詁 召誥 五 集注卷

方民其春。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迨于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敬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于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嗚呼。昔之受命。而休者。非穀乎。一旦皇天上帝。改其元子。與其大國穀之命。而轉為恤焉。惟王受命。以元子而撫大國。固無疆之休。美矣。然命可受也。此可改也。亦有無疆之憂。惟在嗚呼。言念及此。曷其奈何弗敬。一弗敬。是忘國恤矣。○且敬有不可緩者。胡不再鑒于穀。天既遠終。大邦殷之命。茲時

見字者

也。穀多哲王之靈在天。無不之。以徵天眷者。及其後。王後民茲。服厥命。至其終也。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虐政所驅。夫知保抱。携持其妻子。以象額額告于天。性而逝。亡。出見拘執。無地可以自容。嗚呼。天維念穀。先哲之德。亦哀于四方。民其春。命用歸于周之懋勉者。而穀亡矣。天之選終。穀命如此。王其疾敬德。不可緩也。○相古先民。有夏。若禹者。德之得天。而天啟迪之。又從其子賢而保佑之。禹于是面考天心。順而不違。以祗台而傳于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既墜厥命。而有夏安在哉。今相有敬。若湯者。德之得天。而天啟迪之。又使

尚書訓詁 召誥 六 集注卷

其心夏而保佑之。湯于是面致天心。順而不違。以寬仁而代。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既墜厥命。而有穀安在哉。信乎。天命之不可恃矣。○今王以冲于嗣。文武之業。則當任用舊人。有言必聽。無遺壽考。以為迂濶雜親。所以然者。曰壽考之臣。見聞。歷練其稽我古人之德。凡往昔之芳規。盡有攷據。然此。此其述耳。况曰心與天合。能稽所謀于天。考之而不謬。為是不惟稽古。而且稽天。其有押冲于何。若而可道之。按此三節。據言天不可恃。而望王敬德。首節重敬字。次節重疾字。孟恃其休者。稍懈而不敬。迨其恤也。欲敬而無及矣。故

教不可不疾。此二節。半言教。至三節。併奉夏。止一姓。猶曰。倘耳。合二代。則不與矣。蓋見當疾。教意。○大明之詩曰。天位既。嫡。俾不。挾四方。即改厥元。子二句。意。改字。貫。至。般之命。無。疆。無。涯。惟。即。在。休。時。改。若。易。命。是。有。形。之。恤。而。履。威。持。盈。是。無。形。之。恤。就。此。父。天。受。命。初。已。有。無。疆。之。恤。奈。何。弗。教。人。情。喜。樂。惡。檢。誰。肯。統。統。業。業。受。此。拘。束。無。奈。休。恤。靡。常。之。命。送。冥。冥。中。制。我。有。不。由。我。不。敢。者。但。把。教。字。照。顧。民。若。意。數。不。必。補。減。而。誠。自。在。○。避。終。一。去。而。不。返。下。文。先。重。在。天。英。保。其。後。正。避。終。廢。厥。終。就。完。竟。智。藏。藏。在。播。磨。象。矣。故。為。夫。

尚書副卷
召
者。更。無。生。理。可。圖。但。知。聖。妻。兒。亡。去。耳。六。字。根。較。先。來。天。梯。念。較。先。德。六。重。哀。民。無。辜。春。令。用。德。挽。轉。避。終。殺。命。廢。疾。故。對。避。終。看。天。命。一。去。不。可。少。留。故。當。疾。故。德。疾。者。即。今。下。手。更。無。等。待。故。德。當。在。安。百。姓。上。說。即。先。豫。病。意。如。抱。后。仇。之。慮。切。惻。瘼。之。憂。是。陵。曰。疾。不。足。欲。遠。心。欲。遠。便。助。長。故。是。精。明。操。作。之。氣。着。不。滑。一。毫。急。緩。就。使。場。廟。中。無。一。段。汲。汲。不。遑。之。心。其。教。終。不。徹。須。極。力。趕。上。不。得。遲。後。此。惟。日。不。足。之。意。○。相。古。節。無。迷。夏。較。祖。德。因。上。而。推。古。之。重。天。迎。說。是。子。格。保。六。是。天。迎。廢。迪。思。若。故。行。若。翼。然。六。鳥。之。抵。台。湯。之。

聖教自是為天所迪。非只靠天做。也。選子保。故賢。故。承。使。為。可。傳。格。保。夏。罪。當。正。假。手。有。命。而。稽。其。真。親。而。相。對。不。隔。一。膜。故。慎。無。違。正。面。稽。廢。都。在。迪。德。上。說。而。傳。子。格。命。略。帶。以。二。聖。之。德。無。救。渡。人。墜。命。天。命。不。常。于。斯。蓋。信。則。疾。故。其。德。王。六。求。所。以。面。稽。于。天。者。可。也。

按。此。前。二。節。恐。以。教。命。做。王。但。首。曰。改。次。曰。避。終。避。終。改。之。莫。可。挽。也。首。曰。教。次。曰。疾。故。疾。故。教。之。不。容。持。也。下。詩。語。氣。要。比。上。節。進。一。步。者。不。則。後。矣。三。節。但。說。二。代。事。不。復。及。周。正。避。感。既。中。見。悚。動。意。意。謂。聖。命。之。天。非。即。向。者。迪。德。之。天。

尚書副卷
召
手。天。若。可。恃。禹。湯。之。澤。至。今。存。可。也。今。明。將。二。代。興。亡。做。周。家。樣。子。疾。故。意。德。隱。言。表。若。只。叙。夏。商。注。事。便。不。得。旨。今。冲。子。節。另。為。一。意。所。以。詳。其。聽。也。冲。齡。之。主。多。不。便。于。老。成。故。以。無。道。戒。老。成。之。臣。嚴。而。不。親。維。日。侍。左。右。六。無。從。受。其。美。無。道。親。之。之。謂。曰。刑。天。為。德。所。從。出。也。古。德。就。好。邊。者。勿。專。指。二。代。曰。我。古。人。之。德。有。包。涵。于。古。于。我。心。之。意。則。稽。古。六。自。稽。耳。謀。事。檢。策。稽。改。其。自。于。天。不。以。意。見。用。事。而。以。天。理。蓋。謀。所。謂。先。天。天。不。違。後。天。奉。天。時。是。即。治。洛。一。事。周。召。之。依。稽。謀。自。天。可。見。勿。作。降。命。永。短。之。天。

按稽要在心上說若只執德德之範便一典故能稽何須
 壽考此直契先哲心源有即我是古者况其醜籍之極凡有
 謀登直稽自天奉防微杜漸之固維盡是平政往後天之意
 天即在壽考之心方是稽
 嗚呼有王維小元子我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濫用
 畏于民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
 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
 先服敘御事此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戒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敘我亦
 尚書副卷
 敬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敢
 德乃早墜厥命我敢知曰有敘受天命惟有歷年我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敢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
 茲二圖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嗚呼有王維小元子我其任大則所期當亦大其大能誠和
 于敘之小民使自今即見休美乎休在今則机不容待王當
 不敢濫于誠民而及今用頌畏于民之若陰馬臣前所謂疾
 敘德者此也○然誠民今休者于何見之王來洛邑以元子
 繼上帝則誠民之事王當自服行于土中由洛而達之天下

高此非臣私言也且嘗曰其作大邑于洛其自時配皇天為
 天下君而崇祀于上下為百神主者恒于斯則其自是宅中
 國治正朝廷以正四方者恒于斯旦中之說即臣自服土
 中之說也王果能此將見昔之受命一哉不易而治民之休
 于今洛邑始見之矣○然誠民有道莫先化臣敘御事素以
 貴得民以敘得民敘民之所視做也王先服敘御事以親近
 副誠我周之御事使相親以節其性而惟日邁進進進于善
 焉則以敘臣化敘民尤今日誠民急著也○至于王必以敬
 為行以願畏之神作居心之宅使心與敬相為順遠如慶所
 尚書副卷
 然方可稍一不敬德則民若立見不能誠民者不若是可乎
 哉○不可不敬德則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敘
 焉非惟監其失且監其所以失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四
 百載惟天之有意于歷年我不敢知曰夏祚之祚惟天之不
 其延惟夏嗣王不敬其德乃早墜其命天欲延之不可得也
 我不敢知曰有敘受天命六百祀惟天之有意于歷年我不
 敢知曰敘祚之祚惟天之不其延惟敘嗣王不敬其德乃早
 墜其命天欲延之亦不可得也夏毀墜命由于不敬德王可
 不監而早自敬德乎○今王嗣受夏祚之命我謂永短之不

可必亦惟如此二國之命則當嗣前王之教德歷年者與之
同功蓋王乃初服從今做起實有為陽創業之勤不特為文
武繼跡之主也其命維新嗣功容緩乎
始以元子結以初服皆勉王敬德也說個元子今便無疆惟
休正惟任當元子今公未即休天愛小民尤甚于元子其和
恒樂矣新摩馴擾更無戾氣止有太和則令即休了一氣下
民指教民誠非一味寬和謹密中有順遠慮不狗不激使之
服習而不苦難我和民而未和不能誠萬民和而一民未
和非不能誠今休以太平景象言緊粘誠民說未及天命眷

尚書訓星 召浩 十一 集產齊
命用懋乃前人之休尔恬然成俗治化革新斯王今日之休
也休在今則誠民自不在彼不敢凌遲今字上看出正說誠
民時以不誠于教德若爾然若不重小民難保從教上見
之不忽為易故見其陰王所為萬念惺惺而一念之精神猶
不德者民所為轉即異而不少待若也夫何敢凌我不忍
民民心自順此之謂誠民即此之謂疾教德○王來節專主
洛言蓋誠民之著落處自服就誠民說一番新創必有
一番政教惟所以行之言土中天下可知且言乃平日相
語作洛意盛祀乃配天中事元子配天久矣定為子洛又作

對皇天之始而昔盛祀于周今盛祀于洛六神明甫式臨
焉二句提開絡上帝不重重中又上蓋證已自服土中之語
也成命本時又來却為卜年鞏固不務意文武時天命已成
此欲王以未成居之而求而稽于天也治民以時天為休若
天命未定則治民不謂之休今休繁着洛邑講與上今休相
詒以始事言故休曰今非不施踵而休之說○王先服較不
主化臣正誠民事也服即地簡有服服之官職以與周比介
一氣下親比而介戴之二字亦事性如性之欲也之性性有
染則流與正人俱事有所觀意有所檢恍然時節節是日成

尚書訓星 召浩 十二 集產齊
法性不以查損為奇心以有節為奇且節自比來固非若節
直是其節遠與節一奈事精神經而不收便索然不振日擗
節則日振作適非意氣乃性真之鼓舞也到此有不全德于
正士者狀出化介時真治趣教臣化則教民有所視效正誠
民康○王敬節教即頌畏民若之精神不著修已說作所字
重隨在順遠相忘于危惕教德言疾忱虞意盡意死惟言所
斯無或作或振不可不與上緊相叫非必全不教只稍有難
合不德以之為兩便是教即是德也非有德當教也民事憂
及德意痛棄便是教德以乘○不可不監來夏教與亡之

不居平說
子先
對皇天之始而昔盛祀于周今盛祀于洛六神明甫式臨
焉二句提開絡上帝不重重中又上蓋證已自服土中之語
也成命本時又來却為卜年鞏固不務意文武時天命已成
此欲王以未成居之而求而稽于天也治民以時天為休若
天命未定則治民不謂之休今休繁着洛邑講與上今休相
詒以始事言故休曰今非不施踵而休之說○王先服較不
主化臣正誠民事也服即地簡有服服之官職以與周比介
一氣下親比而介戴之二字亦事性如性之欲也之性性有
染則流與正人俱事有所觀意有所檢恍然時節節是日成

尚書訓義

召語

十三

集虛齋

故最不可不敬德意。玩六字。監夏六監。後連說一監于夏。狀曰偶然。惟再監于殷。而往事之符。歷歷不真。夫然。後念知敬矣。監是敬之法門。非徒留神史冊。真若目擊其事。而後省。非徒修省一時。又若自履其地。而憂傷重。監失遠夏商。歷年皆往事。誰不知之。至曆數修短。合該如此。天可問乎。曰不敢知者。不必知也。若不敬。即墜。則人事之可稽耳。按召公子墜命。墜下兩早字。就以四百六百為未足者。故至後有曆無二代之願。相古節言墜命。此奉墜命之由。以定之。更懇切。○嗣交。因上墜命。來不是嗣文武。惟茲言是一般命。都在可予可奪。

例內。前後皆這般樣子。下世外。年未足情。功。為湯敬德。歷年之能事。非有功之人。新都創始。即同。開國與總。伴不同。故必嗣高湯之有功。乃可。王乃初服。正中。嗣若功。意。起。下語氣。按前言。疾敬德。就是說。誠民的事。親智。嚴。察。在。句。以。表。惡。虐。民。為。紂。之。不。敬。可知。敬德不在。誠民外也。但未明言。至元子。御。揭。出。誠。民。二。字。方。見。敬。德。實。地。步。履。不。敢。放。浪。于。誠。民。正。是。疾。于。敬。德。那。有。二。意。王。未。節。言。誠。民。之。事。行。之。自。落。若。誠。民。所。觀。望。全。在。殷。臣。服。敘。御。事。正。是。誠。民。急。着。故。併。及。之。豈。承。上。起。下。一。通。語。王。敬。節。仍。轉。責。于。王。敬。即。願。畏。之。精。神。作。所。

今字
內字
是字
是字

尚書訓義

召語

十四

集虛齋

者。不以統揚為苦。直以危俱為安。斯真。願。畏。民。若。者。耳。不可不敬德。則起下語。不可不敬。則不可不監矣。監夏殷之墜命。當綱。為。湯。之。有。功。不。言。文。武。而。言。為。湯。者。先。德。難。憑。法。撤。具。在。故。欲。其。以。守。成。而。創。弘。業。也。最。緊。在。初。服。曰。結。伴。則。猶。有。文。武。之。德。可。憑。曰。初。服。則。惟。有。為。湯。之。責。宜。任。誰。嗣。若。功。而。誰。嗣。也。初。服。正。是。當。綱。功。處。注。况。字。欠。安。

嗚呼。若。生。于。罔。不。在。厥。初。生。自。始。哲。命。今。天。其。命。哲。命。言。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六。故。珍。戮。用。又。民。若。有。勤。恤。其。曰。我。受。天。命。至。若。有。其。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嗚呼。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其。初。生。之。時。一。習。于。善。則。善。日。長。明。哲。之。命。非。天。貽。而。自。貽。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與。凶。乎。命。以。歷。年。乎。何。以。知。之。知。之。于。今。初。服。耳。初。服。而。澤。則。哲。自。我。而。吉。與。歷。年。之。自。我。矣。○今。此。宅。新。邑。宅。初。服。時。也。肆。肆。惟。王。其。疾。敬。德。無。失。此。一。初。為。夫。歷。年。難。決。決。之。自。切。王。其。即。以。此。德。用。為。祈。天。永。命。蓋。永。不。在。命。惟。恐。萬。年。不。

新耳。○然用德。○亦難言矣。○天道惡刑。其惟王勿以小民通用。非法。○亦敢珍戮用治也。○民情順而導之。則有成。○王當察民情。以省主德。可也。○天德在元。其惟王位在德。有出為萬國。元。小民乃惟儀刑而用德于下。至此則元子之德。灼于四方。及王。亦類矣。此所謂德之用也。○而未命之道。不外是焉。當此洛邑維新。人心競奮。上而君。下而臣。皆當勤勞而致其憂。恤。其曰。我周自今受天命。大若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祚無二代。而未艾。若此。手勤恤相期者。恐為未命計也。而何以受之。欲王不以歷年之常數受。而以洛都之小民受。根本

尚書副卷

召信

十五

集虛齋

既固。國脈自長。尚不足受。天永命哉。惟在以民受命。故當敬德。祈天。此非王責而誰責也。
若生子言初服當謹也。謹初在自貽二字上。哲命。明哲之造。化人當切時。情識一敬。聰明易昏。則明于初呈。而翳夫明者。亦于初芽。此全在自家葆養。非自貽而何。今字照初字。求命。哲。以。命。吉。凶。以。命。願。年。以。天。初。頭。只是如此。但命之在天。承之則在。故可知者。今我初服。願自貽。何如耳。初服。以。後。我。不。敢。知。決。言。初。之。當。慎。也。我。字。與。天。字。對。含。自。貽。意。今。字。重。從。令。便。做。不。可。蹉。此。印。疾。敬。意。按。初。履。最。難。故。以。生。

子為喻。有惜時勉德。意傳謂天意不可知。知今我初服耳。未是。○宅新邑。即初服是。上已言疾。敬此重肆。惟字。我欲王疾。敬者。為此故也。生子不可常初。宅邑不可常新。過此不敬。則晚矣。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一句。德在誠。民上。看。不是身心之德。德之用。就是祈天。非真有祈也。豈永不在命而在德。王慮天命之未定。而一于敬德。是亦祈耳。○其惟王二節。敬王其德之用。意不用德之心。尤人所不及。○其惟王二節。敬王其德之用。意不以刑而以德。民不誠而自誠矣。後用刑。正是疾敬德。而其惟相對實相。承非異之。邊民之無知也。珍戮之。敢。上。不。已。甚。乎。

尚書副卷

召信

十六

集虛齋

所謂強驅之無功也。惟順導則有功。王果德起。天下之上。則民皆相視而化。此所謂若有功也。何侯珍戮為。按若字與誠字意同。任其性之流。而不節。則不若節其性之。過而少。孩。亦不若。因其心所固有。情所不能已者。而利導之。則天性以涵育而呈。良心以放汰而發。豈不有功。所以君之者無他。惟蓋敬其德。俟德至而自洽耳。舊云以德順導。即以敬德當若字。未是。惟。有。功。方。可。謂。嗣。若。功。相。應。位。在。德。元。元。不在位。而在德之肯出。否則。泰厥位矣。非德與位。稱之謂刑。用與法。用及。用曰刑。用君之德。為我德也。有訓行近光。日運。

善而不知意。顯字就刑用上。看出人君合天下為德。一民未化。德就不顯。能令人人見德。則王德無不著。不察之虞。故曰。遊王顯。顯不遊。就流行著見。厥言。即是德元。處若謂位在德元。德固顯。小民刑用。德蓋顯。是二德矣。傳蓋字無謂。○勤恤。勤。發祈天求命之意。受命有無。雖恤。因疾救德。以勤恤上。為偏下。為和勤。以勤恤之。常存震悚。又勤。以社。恤之。蒙終無玩。犯。蓋。穆。然。有。無。窮。之。思。勤。恤。以。期。年。一。氣。直。下。欲。王。句。指。出。勤。恤。主。意。高。之。明。德。而。止。四。百。湯。之。德。而。止。六。百。今。欲。如。夏。又。欲。無。殷。必。特。備。禹。湯。之。德。而。又。通。之。其。憂。皇。策。勵。何。

尚書訓墨

名法

十七

集虛齋

如。然。下。之。勤。恤。只。好。勸。誠。致。意。于。王。上。之。勤。恤。必。須。以。小。民。受。之。不。以。天。受。而。以。民。受。推。萬。年。可。也。稽。而。特。之。曰。以。不。以。小。民。不。足。以。言。德。不。受。永。命。不。足。以。言。祈。末。句。指。盡。上。文。之。旨。但。勿。把。敢。誠。填。實。以。字。
按。前。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不。及。民。至。其。惟。二。節。兼。用。德。意。却。都。在。小。民。上。說。至。此。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小。民。即。上。勿。用。刑。而。用。德。之。小。民。也。言。民。即。維。德。不。詩。遠。誠。非。二。事。何。須。補。足。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警。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動。惟。恭。奉。帝。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語。雖。將。終。意。尚。未。盡。拜。手。稽。首。曰。王。果。能。珍。我。不。用。在。德。元。而。威。命。中。明。德。可。知。也。予。小。臣。敢。以。王。之。教。警。民。百。君。子。及。周。友。順。之。民。保。受。不。王。之。威。命。明。德。德。自。生。威。使。威。與。德。而。俱。布。回。小。臣。勤。恤。之。事。也。至。此。則。民。有。刑。用。無。法。用。前。所。云。厥。有。成。命。者。王。終。有。之。以。顯。于。漢。世。矣。前。越。王。顯。光。德。顯。是。名。此。則。昭。格。之。素。自。有。奉。原。豈。在。區。區。保。受。者。而。我。敢。以。為。勤。我。惟。恭。奉。諸。侯。之。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命。不。

尚書訓墨

名法

十八

集虛齋

拜。手。稽。首。六。語。中。語。與。起。慶。應。如。漢。世。昔。單。再。拜。傳。通。帝。王。六。顯。以。上。是。以。保。受。自。任。以。未。有。成。命。望。王。下。則。就。上。意。而。深。切。言。之。謂。已。之。保。受。不。足。為。勤。而。王。之。祈。天。永。命。則。當。要。于。必。能。也。敢。以。非。敢。照。應。極。敬。策。錄。受。威。德。臣。敢。以。臣。民。如。此。而。保。受。誰。之。威。德。則。王。當。終。有。成。命。成。命。使。是。求。命。曰。末。有。托。為。慶。望。未。見。實。能。意。說。列。此。將。欲。以。祈。天。能。事。實。責。于。王。故。復。轉。曰。我。非。敢。動。遂。接。曰。惟。恭。奉。帝。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不非
更定不非
有得使字

妙 思 已 勤
之 無

公 更 見

不 非 不 非 不 非
自 來 玩 也 下 諸 發 未 不 我
始 自 來 玩 也 下 諸 發 未 不 我

命。非敢勤，仍指保受說。謂臣民保受臣職以之而謂此是致
勤于王，則臣豈敢蓋王欲未有成命，須是實能祈天，前雖曰
以小民受而試思，小民何以仰當天意，此必非可以虛
致者。我于祭祀時，惟恭奉幣，用供王之必能乎此，而故曰與
有勤哉。以王能祈，與我非敢相呼應，方好。幣不徒曰奉，而曰
恭奉，奉幣不徒曰供，王祈而曰供，王能祈，惟曰一非敢勤，而
要勤之思更婉焉矣。

按陸曰：我則保受，王則成顯，凡此皆勤勞所在，而我非敢以
此為勤，而遂已也。我之意更進焉，于非敢勤之內，而思用其
勤，只好待王祈，休視獲時，奉幣以表愚衷，而卒不能助王
以福本昭升之力。奏敬無言，是在吾王，王苟有能祈之定，即
不祈可也，祈而無幣可也，即用幣而幣名德也，惟恭奉幣，用
供王能祈而已，責難之謂恭奉，非恭而責王能祈為恭。
召公因前屢說祈天，故一句勤破所謂祈者不在祈而在能
祈，語氣須令人深思，不可說然。蓋語及于民，則宗子家相，猶
可容憂勤之定，語及于命，而皇天大君，當自有親贊之精，吾
但以意度之，謂受天永命，唯此小民，至所為華萬國之和，以
君之蒼穹，則必有出于王心，入于天心，而春願靈承，不偏彼

尚書訓蒙

召誥

十九

其庶幾



尚書訓蒙

召誥

二十

其庶幾

此者，保受成德，皆粗矣。此屬誰之能，而王可不自盡。



周公營洛任洛之首尾。以中



注復相期。時公在洛。王在鎬。聲稱至固。不若時。公條奏洛。事宜。宋模盡揭。王即稱公大德。已德示鎮洛之意。時俱在鎬。小子其退。至殫文祖德。堅留公鎮洛。然中又命。在王仍餘未了之局。故公既許留。澁動責望。時俱在洛。伴來四節。鎮洛報王。述命。事告。仍真伴殺。于洛。都決成一。不斷頭緣。恐虧公好大願力。時王在鎬。公在洛。戊辰下。史叙王祭告留公。而紀

南書副卷

洛語

集卷

年于終。通篇只重民。看勿依舊。以取臣無民作眼。惟三月。武生。魏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未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乃洪大誥。治惟成王七年之三月。武生。魏周公初。營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于時。四方民大和輯。而會侯甸男邦。未衛兵兩統百官。因民心之和。而鼓舞宣播之。以現在執事于周。臣率民以勤。如此。周公于時。成致其勤。始之建觀。總之督率。皆公倡焉。乃洪大誥。告以治教。庶蓋因其勤。而屬以向化之忱。也。此以民為主。因民和而宣播之。即臣之勤和會。不過歡欣來

一治諸口
之治諸口
可下

會。至見士始。服斧斤。版築之事。成勳。非一端。不是與臣民。成致其勤。誥治。如誥告庶殷。意。周公代王以誥諭者。勿作甲子書誥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讓于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奉命定命。予乃徯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澗水。食我。又卜澗水。東。惟洛食。伴來以國。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欺。不欺。天之林。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伴來視于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于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誥言。

尚書副卷

洛語

真虛齊

周公既定洛邑。遣使告卜。拜手稽首。言曰。朕以作洛事。漫命于子明辟。都洛以承天。春王之事也。王自遜。如弗敢。與及天之基。命而終始。定命而成終者。予以王命。乃緒太保。大相東土。建為都邑。其基。王作民明辟。為萬億年。開治之主焉。何以知之。知于卜。于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先為觀民。卜河朔黎水之居。其地不必言。已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澗水。為王城。惟洛之龜兆。正食其墨。朝會。有兩宗。矣。我又卜澗水。東為下都。六惟洛之龜兆。正食其墨。朝會。有兩宗。矣。其基。作民明辟。不可知。于乃遣使來。以洛之地圖。及獻卜也。所為。漢子明辟

貞而無負此恆吉耳共字以字有無限仰期便豫備着留鎮
這段情方得成王倚公之意語言下啓藉殷禮至無遠用
庚是勿泥傳孔氏求誨言宜從
按以上三節當以天春為主觀本文三天字可見夫天心不
可必乃公曰王不敢王又曰公不敢若實見得天春重天而
俱有懼弗克堪意何以故龜結天明兩惟洛食即天心顯示
處公之所謂其基作民明辟王之所謂恆吉都從此見出豈
不是休故公以告王欲王克承于上王以復公故公共貞于
下正文相倚賴之意不可只作敘述語

尚書副卷 洛誥 五 蕞虛齋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于齋百工伴從王
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
曰汝受命萬彞不丕視功載乃汝共悉自教工于孺子其朋
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彛及撫
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伴孺即有僚朋作有功愷大成裕
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于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
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後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須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樂民
蕞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或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教廢

護正 一大 華以 禮祀 文無 非單 指單 命為 事效

乃命汝往敬我茲予其明農哉然裕我民無遠用庚
公歸王將往洛誨言曰宅洛之初祀神為首務王肇舉殷
盛之禮以祀于新邑咸序其無文者亦祭之祀于神是備矣
曰若為神主精神當與天地百神通而後可出治此舜初攝
即祀也不是告報祈先他務而行曰肇秩無文正是殷禮以
洛封內神言平時不編祭此祭告一番用王者開國之禮
一于用人圖治者宅洛之要也予暨齊百工一得人使從
王于周而遠洛予惟謂之曰王庶幾有事以激勸委任爾臣
工者其從王抵聽之予亦以上意如此○今王至洛即命之

尚書副卷 洛誥 六 蕞虛齋
曰群臣中有功之尊顯者祀之載藉以功次第而作元祀配
食于將來此命既下又惟命之曰汝受此褒崇之命益故厚
厚以輔新邑之治可焉○然所謂記功者大示載藉臣工
共規果出于公則百工倣之德讓盈朝否則相率為比周矣
悉惟汝其自教工風化所係重夫○孺子於論功際其可朋
比而少私乎孺子其朋比而少私此往一教衆私不可復過
慎無若火始于燄燄至其所灼次第延襲而不其絕可不戒
哉乃所任篤彞卒不外此者王其順國之常道及撫國之
亭理一如予而無或更果何所委任哉在周百工予齊以徒

如何
麻
不

非
記
功

王者其于予之若桑榆事既習而熟之矣惟以之進新邑而不恭私人其間使百工知上嚮之然如予也各就新邑之有僚精與振揚致有其功而敦厚博大以成和裕之美則臣皆為而汝真能如予矣汝自茲洛而未有祥後之稱明辟者必歸焉爾

予齊百工五節一意中勿以記功而治今惟汝在周工與齊百工相應是此段大開鏡履蓋謂記功以教工乃可任此周工而因洛邑之治耳齊遠選整齊勿冲之主公恐徒注洛者或有匪人泰乎其間以蓋君心故自打點一過使之陪行下

尚書

卷

七

集

文惟以在周工致新邑正恐官家別用一番人也此公言外之旨庶有事無記功以教工伴獨以即條說先微運以意正鼓舞深机但語尚含糊待王自施行○今王節緊承見素願望之賜急宣慰暢之旨功指平日報功在祀記正為將來進祀計耳斯時所命惟命為獨勞以無可底止之勞忠亦豈有肯自息之志獨日方長獨力愈厚故曰為獨勿以褒賞既行辭心易起入講按錄舊績勵新功事下蓋懸莫大賞格以鼓人心正是激勸他效其為獨也一說重記功元祀而為獨輕華非又陸云通節俱作將來說謂自今以往有步績者皆尊

新

此

其

而顯于世其最者則為元祀有今日無功而他日元祀者欲奮庸寧有量哉人君未嘗執定格功日異而歲不同則祀時更而品無定汝功臣既受此命可不蓋圖彌補求為王家元祀乎純臣不言功且不貪報而象旨承休當益勉以副一人

悔耳○至視二節承上記功而戒其私若桑榆因欲其示臣以獨而成為獨之功有所謂有事也至視瀆則功原天下之功這功載亦當為天下共見之載大為傾示此則功狀即此神教朕非徒已往勳庸因之決勤息即將來百工亦因之忘忠邪教上行下效悉字惟無公私然字帶私字起下

尚書

卷

八

集

其朋為緊○人主提功罪之銜操省成之柄誰不願百工協恭而肯教之私乎其朋乃微帶一毫朋且重言之者見尚在沉吟疑似開始不逾一念朋耳自一人之心往浸入于人心則難過矣性是一注朋端難開一注最毒無若者禁于未然勿令往而無及也彼物弗絕喻往之氣勢按磨鈍則思不可吝施章就則敷不可濫及二語括盡上三節○若桑榆事即行此常道者常道指于國事中故法只若順而教之無備而勸之曰若曰操便有教大成格意了知子只照舊便是惟以在周工至成格正如子康玩惟字便知歸重德行

政。必。須。任。舊。人。乃。通。節。大。指。辨。百。工。記。功。故。工。皆。為。此。類。指。欲。知。子。蓋。用。子。齊。之。工。則。知。欲。如。子。之。政。是。不。待。告。詔。而。可。知。上。意。獨。者。也。使。知。之。而。各。就。有。條。以。明。作。為。博。大。成。和。裕。之。美。則。若。葵。撫。事。真。能。如。子。矣。明。作。二。句。半。重。垂。裕。周。至。成。王。治。不。患。不。精。明。患。少。渾。厚。而。渾。厚。不。從。精。明。中。出。又。憚。死。而。不。清。裕。蓋。昏。惰。者。必。錫。急。沒。亮。者。必。從。容。故。功。不。易。奏。必。明。以。作。之。明。白。奮。揚。正。所。以。去。字。宙。保。薄。狹。小。之。氣。而。成。其。裕。耳。波。裕。我。民。本。此。二。句。即。上。為。弼。處。沒。照。子。治。則。如。子。辭。則。歸。汝。明。辟。之。奏。是。成。王。自。己。新。做。出。來。的。傳。以。此。節。為。內

尚書訓詁

治治

九

集虛齋

治乃中又換字耳。或以此為治內下為治外無據。按上文記功元祀受命萬弼皆詔命也。下三節承此說謂功宗之記當慎所教而萬弼之功在示之嚮而已。曰教曰嚮又送上文二命字中透出蓋人臣雖緩于從上令而未有不逮于象上肯者也。通前五節只一意非記功教工為一事內治為一事然欲若操如子則子齊百工可無以示之嚮我明作二句正伴嚮即係之事便是厚輔王室慶即所謂萬弼也。公曰已哉周王業文武締造于始矣然敝民未化未終也任其責者雖有周工而主之在王汝惟冲于惟于完洛而終其

緒可也。○終之之道何如新都初蒞百辟來朝是人心觀望之時汝其敬澄念虛衷而物情自照能識百辟之真享上者不識其有不享者非不來享也不成享耳波不享者之鋪陳何異享者之庭實而各有以識之其睿照在玉帛先矣親下自見享費乎多禮儀苟帶有餘而禮不從儀不及物名惟享而心不在惟謂曰不享可惟諸侯不用志于享則列國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舉國如此則中外之情已渙臂指之勢自携百辟之政事其與越侮慢視王法為蕩然敢以識之烏容緩我○不但已也教化萬民予心所汲汲不暇者乃惟孺子

尚書訓詁

治治

十

集虛齋

當預布我而不暇聽我教汝于輔民常性之道而勉于是則明辟之事可盡汝子是不勉則民與我亂豈所以永世哉然不必他取法也子昔所以相孺子者一以正父武王之道行之王惟萬厚次叙乃正父之樂矣者即為無不若予人以王命為正父之命自不敢屑越而廢矣汝教我不忽于萬叙可也茲子其歸政而明農我王于波洛而裕我民則萬叙道盡而民心無遠不歸止夫非不廢乃命我然則一萬叙正父而惟終之責盡矣王其圖之。曰已辭當重冲于上對上周工而言謂即係之事雖有周工

而成終之責。惟汝冲子是歸重王躬。意惟終終。上一節。即下樂民。莫是。○汝其敬二節。惟小臣民。然統馭諸侯。乃一時觀享事。須歸重。樂。曩裕。民。遠。作。民。明。辟。之。寔。事。也。享。不。享。就心說識之。以敬。此心。落。虛。無。不。照。徹。任。理。不。任。術。故。此。平。朝廷有明主。而諸侯莫敢。匿情。是為不御之御。儀。有。綱。繆。以。結之。因有品式。以得之。內心之誠。所自露者。如登降失度。而賄玩之巧嘗。則儀實不至。物得為用之物。王帛類。故曰不享。享上。七。非。朝。見。時。方。有。此。心。明。明。在。下。丕。式。見。德。華。一。國。之。精而達。枕于上。有。不。待。儀。者。諸。侯。遠。在。藩。服。止。此。一。點。忠。愛。寄

尚書圖墨 十一 集虛齋
之子物。若并無之。何以享為。志又在儀先。惟不役志。諸侯悖上之心。惟曰木享。小民輕朝廷之漸。與侮。指百辟之政事。見繁然消亂。毫無統御意。蓋見汝敬之丕。○乃惟孺子節。正責成。若曩撫事之實。所謂汝惟冲子。惟終也。重教。遠不必入養字。不暇以心言。即樂。曩。是。須。布。于。浴。則。充。而。廣。之。人。臣。終。日為之。而不足者。君一念布之。而有餘。民之模化。只為與性未。後。故。治。浴。以。樂。曩。為。本。不。費。二。句。及。我。見。當。勉。意。為。叙。勉。之工夫。加洽而整理之。串看予之道。即正父治民之道。為叙便。是若予。而人奉汝命。如。心。父。一。般。見。家。法。王。自。得。之。子。道。即

尚書圖墨 十二 集虛齋
君道耳。下即按此二句意。敬。為。叙。之。心。裕。民。也。為。叙。而。無遂用。及。則。可。謂。不。廢。乃。命。矣。明。農。不。重。歸。老。委。重。于。王。之。詞。曰。欲。王。為。叙。也。裕。成。裕。使。民。優。游。順。遠。不。自。知。積。習。損。更。天。下。歸。心。已。久。曰。用。度。何。也。不。待。樂。而。與。曩。為。一。所。謂。至。于。道也。格。心。歸。極。矣。君。容。裕。字。光。景。就。有。寬。和。意。不。止。歸。心。已。也。按。上。曰。若。曩。此。曰。樂。曩。上。曰。若。曩。撫。事。如。予。此。曰。為。叙。正。父若予。上曰成。此曰波。裕。慶。慶。相。應。可。見。此。節。即。上。若。曩。撫事之實。但上則責之周工。此則欲王自勉耳。非而截事。今內治外治。謬甚。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禘。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惟公。德。明。先。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迺。衡。不。迷。文。武。勤。教。子。冲。子。夙。夜。寤。祀。○。王。曰。公。功。樂。迪。篤。罔。不。若。時。成。王。答。周。公。而。贊。美。歸。重。之。若。曰。公。于。我。冲。子。開。明。而。保。佑之。其。寔。何。如。于。德。寡。昧。正。愿。不。足。嗣。文。武。以。奉。天。安。民。與。禮下。祀。神。公。稱。舉。大。明。德。誨。告。于。予。以。予。小子。揚。文。武。烈。振。舉不。墜。仰。之。奉。答。天。命。俯。之。調。和。恒。久。四。方。民。而。居。宅。其。眾。為。○。且。以。予。悼。功。宗。之。大。禮。而。稱。舉。秩。序。其。元。祀。為。教。工。偁。以

為以下

通句注

初教方不

子成秩無文之祭為新邑祈凡此皆公不顯德以誨冲子者也。上而天地祖宗。下而洛邑萬方。近而百官庶僚。出而百神無文。無不為我慮到。引其迷。覺其寤。正如慈母保子。無不周至。豈非明保。

此二節答公誨言明保事。揭其迷而佑助之。稱顯德。心明保。處稱訓奉稱述。闡揚。德不稱則過。使矣。以字貫至無文。皆稱德之。以也。揚烈至居師。總是一意。四方民乃天所以命文武而文武功烈所在。揚先烈。正以答天休。其道只在和。恒。民心和。即天命永。而烈祖有光矣。三句一意。貫下。垂重和恒上德。

尚書副卷

洛語

十三

集虛齋

教薰育謂和。積久自化謂恒。恒者和之不已也。即上裕字和。恒便是居師。不落一層。居師猶云定。象一夫不靖。則四方不安。以和恒之道。居之則象心定矣。按居居其心性。以歸寧。恒居而曰師何。凡福促之規。為一時計。居一人而不足。寬和之。改為萬年計。居德施而有餘。必合師乃可為居耳。○博宗秩祀事。稱秩。奉行而次第之。即記功尊禮也。成秩不言祀。宗上祀字耳。以上都是稱德。處按方麓云。成王答公倫奉公誨。不敢畧者。見一一領畧意。公于冲子。言則欲行之也。冲子于公。動則必實之也。故凡公之

為以下

意美公得

功時名格

誨言皆選類公明保。而以予如此。○又按答公處。獨不及取。侯。則上文取侯。撫民。不對可知。

且予因是蓋重公德。為惟公德。葆孕潤澤。而神彩煥發。明光于上下。而昭灼無涯。勤施于四方。而宣力莫固。自一身而達之。旁作穆穆。以迎。衛平之運。我文武所勤之教化。更加宣著。而不迷佚。皆公德所致也。予小子唯早夜以謹祭祀而已。倚賴于公。豈其微哉。○王因留公曰。公之功。輔我而啟我者。斯已。為厚矣。若時國治。固不惟公是賴。無以明農為念也。此二節首推公德之盛。以示倚重之意。次則留公之詞也。德

尚書副卷

洛語

十四

集虛齋

以教用言不可說到制作處。明光誠之不可掩。德到極處。自然有光。如克之安安。允克而光。六合是勤。純。不。已。乃心精壹。毫不息處。非力行不倦之謂。明光勤純。自公德。教之上方。現公德而言。然曰作四。運。下四方。而皆。自上下。以一身之和。達之字內。旁作其和。以迎。公。德。之。達。字。無。工夫。若通而致之者。形容德化。極致。故接曰。不迷。勤。教。提。起。文。武。申。說。下。蓋。上。下。四。方。皆。文。武。教。化。所。暨。其。功。方。興。而。未。竟。謂之勤教。公德至此。則旁作以迎。海平。其德化有益。進于文武之時者。非不迷。而何。跌。到。不。迷。勤。教。上。與。揚。文。武。烈。應。謂。以予和民而揚烈。自攝政來。已。然。不。止。今。日。之。稱。德。已。也。見

尚書副墨

洛陽

十七

集虛齋

祀。豈但命寧。特以未定宗禮。故不惟未能致公。元祀以盡報功之常。即一教寧公功。亦未能也。○迪將。因迪。亂來。迷蒙。世累。開導為先。故曰迪。亂又曰迪。將是將。然未已之詞。非只訓大。迪得其後。與下世享。照以無窮。事業屬公也。下三句。正迪將。厥。後。字。一。直。說。歸。重。誕。保。上。文。武。受。民。屢。經。開。導。寧。有未。向。化。者。第。須。有。以。保。之。保。其。性。無。使。殺。保。其。心。無。使。爭。誼。字。張。盤。工。來。蓋。坐。鎮。中。土。表。帥。群。工。大。權。護。于。性。命。之。微。這。个。亂。豈。只。迪。亂。工。程。士。師。言。輔。字。與。保。字。相。照。俱。要。逆。性。命。間。想。這。功。化。四。輔。布。置。周。匝。慶。慶。靠。着。蓋。天。下。有。一。方。未。定。

則。京。師。形。勢。孤。立。無。援。此。則。人。心。環。拱。其。如。輔。車。唇。齒。之。相。依。四。顧。皆。我。保。障。四。言。象。多。○公。定。所。以。決。公。之。留。公。功。就。人。心。上。見。出。公。足。倚。重。慶。公。去。則。人。心。搖。動。為。王。心。憂。故。曰。困。無。救。就。心。言。此。以。已。留。公。意。更。懇。成。王。任。樂。與。之。責。而。期。和。恒。之。功。其。願。治。之。意。有。沒。不。暇。者。勿。替。刑。全。在。留。上。蓋。公。功。肅。將。祇。歛。則。四。方。已。享。公。德。而。所。以。刑。士。師。工。者。豫。矣。若。去。是。替。其。刑。而。四。方。亦。矣。事。惟。留。而。勿。替。刑。則。四。方。自。享。德。于。無。窮。刑。字。內。有。保。民。工。夫。世。字。送。勿。替。生。治。在。洛。邑。化。在。四。方。洋。留。後。世。倚。公。期。公。無。限。深。意。按。我。無。救。公。勿。替。紫。

尚書副墨

洛陽

十八

集虛齋

相。應。正。交。相。勵。非。兩。相。分。也。蓋。無。救。康。寧。成。王。即。辟。之。心。勿。替。刑。周。公。極。保。之。責。至。四。方。世。享。則。所。謂。迪。將。其。後。者。始。克。副。耳。句。句。與。前。相。照。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先。烈。考。武。王。私。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成。休。惟。王。有。成。績。○子。旦。以。多。子。越。御。事。薦。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享。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周。公。許。王。留。洛。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洛。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先。烈。考。武。王。之。所。受。者。任。何。重。也。予。敢。獨。任。我。其。將。大。子。之。恭。以。治。洛。之。道。獻。之。王。焉。○孺。子。來。相。視。宅。洛。其。大。悖。國。之。典。章。而。加。修。無。已。大。悖。殺。之。賢。士。而。迪。簡。不。遺。以。此。治。洛。之。道。而。為。四。方。新。政。之。主。是。王。為。我。周。敬。以。臨。民。者。之。先。宅。洛。以。注。言。恭。德。者。必。歸。吾。王。而。其。所。致。何。如。曰。其。自。是。宅。中。國。治。將。見。自。洛。推。之。萬。邦。成。底。休。美。唯。王。之。始。基。行。有。成。績。矣。予。私。恭。者。如。此。○若。予。之。承。保。則。何。如。予。旦。以。洛。邑。多。子。及。治。事。之。臣。為。厚。文。武。受。民。之。烈。而。說。保。之。以。答。民。衷。治。之。心。是。臣。為。我。周。信。以。事。上。者。之。先。留。洛。以。往。言。字。

德者。上歸于臣。臣。猶有所期者。其自是成。我明子之。保刑。以作則天下。乃所以單畫文祖之德。而益拓所未備者。將在新

拜。是受命之禮。拜而後言謝。王留。非且許王留。心將以中。又

歸重。王意。王命至武王。一句讀武王。不言受。民省文也。人臣

無保民之責。亦君意而保之。則必思民。何以保保民。何以承

必轉歸王身上。去使。實有可承。非僅以責難為恭。故下以宅

路之效。望王。即以宅路之事。自任。此乃是協恭。協恭。中原有

責難。意在恭者。進言之。忠悃。拓上文未盡之旨。曰弘。○王來

而不果居。故云相宅。洛維非王定居。然新故之設施。即辟之

調度。無非中。又事勿拘。在周在洛。周典常。皆載閔。雖麟趾之

意。國脈。惟此相維。敬遺賢。皆佑輔。顯遂兩培。故寔惟。故極詰

故。須大為之。博。實。心。修。德。典。其。意。禮。賢。人。法。必。昭。代。以。東。致

民之佚志。敵必先朝。以順。般。民。所。服。習。通。節。重。博。典。獻。即。亂

為新辟事。亂字作字俱着力。說恭字。惟根博典。蘇來。寔。說。得

廣如修己以敬。為恭。天下。平。是。文。敬。止。武。教。勝。豈。不。為。周。家

第一恭。至其鼓舞作起。而開百代恭己之傳。則有新辟之恭

始。恭在臣。只可弘。在君。乃可作。先者。其有一。段。不。故。後。之。精

神。在。作。上。見。不。重。偶。沒。曰。期。王。之。詞。自。時。中。又。布。恭。己。之。歡

而。推。之。萬。邦。咸。休。泰。恭。己。之。化。王。績。始。獲。有。成。成。績。在。成。休

上。見。○。上。是。弘。恭。泰。此。洗。承。保。來。王。命。予。承。保。文。祖。受。民。及

先。烈。考。子。之。有。萬。前。人。成。烈。以。答。其。師。而。已。以。此。無。負。萬。民

即。以。此。不。負。天。子。若。此。者。豈。徒。自。盡。其。誠。哉。正。以。成。昭。子。之

刑。乃。殫。文。祖。之。德。也。通。節。重。萬。烈。一。氣。宜。下。成。烈。即。文。武。受

民。是。烈。成。為。用。萬。保。而。已。蓋。一。民。稷。化。則。祖。宗。德。澤。若。有

浸。薄。而。欲。散。者。此。非。厚。培。之。不。可。萬。字。與。博。字。類。看。萬。烈。則

和。恒。之。化。自。是。慰。悅。人。心。非。答。師。而。何。君。臣。相。與。惟。誠。感。通

手。者。竭。誠。以。事。與。君。肝。胆。照。而。為。一。也。一。念。信。得。過。便。萬。世

不。可。渝。故。曰。先。若。說。以。我。開。先。却。似。誇。口。此。乃。自。處。不。敢。後

人。之。意。誠。在。意。先。念。在。行。先。使。天。下。更。有。竭。誠。出。于。吾。之。上

則。吾。之。事。就。屬。後。也。王。以。勿。替。刑。望。公。公。則。曰。刑。在。王。我。但

能。成。之。耳。使。一。民。未。式。德。即。像。刑。有。虧。須。合。不。顯。而。天。下。刑

之。無。一。民。不。刑。用。方。是。成。昭。子。刑。正。文。祖。德。所。在。二。句。串。文

德。光。四。方。顯。而。上。今。須。人。人。化。德。蓋。深。蓋。洽。乃。為。殫。倘。昭。子

曰龍為四輔。王惟歸錫而中又之事。其主在君。故公之望王。

曰自時中又。

仲來送餼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拜予稽首休享。○予

不敢宿則禮于文武王。○惠萬叙。無有違自疾。萬年敬于乃

德。○乃引考。○王俾敘乃承叙萬年其承觀朕于懷德。

周公既任洛。王歸周。遣使寧公公。使使者以詔王曰。使來送

餼。庶乃命寧及載。以秬鬯二卣。○按。秬。金。香。草。蒸。以。和。酒。

始。謂。鬯。也。本。文。曰。秬。鬯。蓋。指。祭。以。清。酒。和。麴。麥。酒。也。○尊。以。及

祭。則。尊。為。下。向。為。中。故。傳。曰。中。尊。未。祭。則。尊。也。蓋。于。向。及

祭。則。尊。為。下。向。為。中。故。傳。曰。中。尊。未。祭。則。尊。也。蓋。于。向。及

祭。則。尊。為。下。向。為。中。故。傳。曰。中。尊。未。祭。則。尊。也。蓋。于。向。及

祭。則。尊。為。下。向。為。中。故。傳。曰。中。尊。未。祭。則。尊。也。蓋。于。向。及

祭。則。尊。為。下。向。為。中。故。傳。曰。中。尊。未。祭。則。尊。也。蓋。于。向。及

祭。則。尊。為。下。向。為。中。故。傳。曰。中。尊。未。祭。則。尊。也。蓋。于。向。及

祭。則。尊。為。下。向。為。中。故。傳。曰。中。尊。未。祭。則。尊。也。蓋。于。向。及

祭。則。尊。為。下。向。為。中。故。傳。曰。中。尊。未。祭。則。尊。也。蓋。于。向。及

祭。則。尊。為。下。向。為。中。故。傳。曰。中。尊。未。祭。則。尊。也。蓋。于。向。及

尚書訓詁

洛誥

二一

集虛齋

四節。德周公對使。答王并告王之詞。述王命寧事。述已祭禮。事是答王。陳賁雅語。是告王。校使者悉以達王。此節有祭禮。使事。第一為戒。餼敘民。除了。送餼。便命寧予。王重寧公。公重。德敘。德敘。處有條。敘在。視下承叙可見。寧即前敘。功寧以秬。寧。惟窮記功元祀。意非即記功元祀。致辭明禮。言其心。休。即天休。視而享之也。○宿。勿作進爵之宿。恐擬享神祀。禮文。武。乃歸功。虛。周自文武。定始基命。今襲寵蒙休。方將式臨。以。鎮撫洛邑。其敢忘所自。○視詞。惠萬叙。叙重下。跟來而歸。着末。句。見敘民。關係。虛。前。言。萬叙。此更說惠。猶詩惠于宗公是。降。

尚書訓詁

洛誥

二一

集虛齋

心。選志。率由先王。毫無苦難。意神所啟也。無遺疾。康寧之福。

故好德。所敘。敬德。不重。汲昆。重王德。是。委。裕。厥。欲。上。引。考。敘。

民。向。化。不。服。法。綱。將。以。考。終。實。王。引。之。乃。字。重。德。意。不。磨。

乃。開。兩。間。之。毒。域。二。句。事。皆。本。惠。萬。叙。來。○。上。答。命。寧。禮。此。

終。然。敘。意。然。詞。指。與。祝。意。相。開。因。狀。德。引。考。而。歸。本。君。身。上。

只。重。王。俾。字。口。氣。當。云。其。承。觀。朕。子。懷。德。乃。能。使。敘。民。承。叙。

萬。年。此。用。倒。神。法。謂。王。使。敘。民。奉。法。不。替。者。其。王。之。德。是。以。

永。繫。民。心。故。也。使。無。德。可。親。法。可。繫。念。縱。有。條。敘。次。第。宜。解。

使。之。承。受。敘。豈。未。親。德。則。昭。子。之。刑。成。矣。所。謂。王。俾。敘。如。此。

考

重冊 乃見 公冊 祭冊 不冊 傳冊 不冊 及冊

詳說

戊辰王在新邑。絜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遠視冊，惟告周公。其浚，王賓殺禋，成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浚，作冊，遠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說，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先，是戊辰日。王在新邑，奉絜祭，以修歲事。○公治洛時也。將有非常之命，必舉非常之祀。祀文王，以牲牛一，武王，以牲

牛一。廟用太牢，郊用特牲。今以王命作冊，祝之。文，史，遠，承命。而為冊，祝，宜，尋，常，祀，冊，心，或，惟，告，周，公，留，浚，事，重，之，也。至，祭

之日，王賓之為諸侯長者，因王殺禋，成至文武廟，助祭。王入太廟之室，裸地降神，而祭，告之。祀，奉，矣。○特牲，曰，既，裸，若，浚，迎，牲，則，殺，在，裸，浚，此。

尚書副卷

洛誥

二三

集虛齋

先殺。後禋者，未殺事。○王遠于廟，中命周公浚治洛。王命之意，非行事之次也。○王遠于廟，中命周公浚治洛。王命

作冊，史，遠，為，冊，以，告，之，公，受，命，于，茲，始，矣。戊辰日之告，廟，與告，公，皆，在，十，有，二，月。○惟周公承命治洛，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命，是惟成王即位之七年，自此而有周無窮之祚，誰非公所貽哉。

此記成王由公治洛，祭祀祝告等事。是時王未歸周，其序當在單文祖德之下，俾來絜殺之上。史法先記言而後記事，故附篇末。絜本常祭，但命公浚，遠當斯時，苟因歲絜，而且祀且告，于勢便而于公藝。或修歲事而再祀再告，于祀重而于神

禮說

尚書副卷

洛誥

二四

集虛齋

讀。于是酌二祀而取其尊，行絜祭而殊其品，以享帝行于事。親，不以為泰。告文武者，一示受民，始于文武，一示留洛之事。寔文武命之也。作冊祝冊，皆在祭之前日。王賓二句，總是祭祀，寔，統，三，恪，不，及，諸，侯，奉，其，尊，也。賓，來，以，歲，絜，王，殺，牲，而，賓至，廟，相，維，辟，公，之，祀，也。此，句，輕，祭，以，裸，為，先，故，言，王，裸。○冊命，與，歲，祭，同，日，即，于，廟，中，行，之。亦，重，公，之，意，此，冊，是，命，公，與上，祝，冊，不，同，皆，史，遠，筆，也。讀，誥，所，謂，史，由，君，浚，執，策，命，之，也。亦，有，在，十，有，二，月，已，上，二，節，以，繫，戊，辰，之，日。○曰，保，受，命，受命，乃，所，以，使，民，且，示，周，祚，之，係，于，洛，亦，係，于，公，也。惟七年，此

為周公輔政七年之事。紀年于末，史家變辭。成王絜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十二月，其年則成王之七年。作洛遠政，皆在此年。此史家例記之法。冊誥周公，在十二月。周公受冊居洛，說保受命，以上皆七年之。吳氏云：周公治洛七年而免何據。

洛誥終



多士

此篇革命之公意，是通章大指。而與重遷洛與營洛上蓋為治洛作也。

首節是言奉序王若曰下，告多士之詞曰多士，告民自士始也。爾敘遺至我遺十四節，原革命之故，以曉之。予其曰五節，言殷當遷之故，不可責備于周。昔朕未有奄三節，言遷洛及營洛美意，見非有負于爾。爾克敘二節，勉以安洛而期其效。末總結作語之意。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惟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稱成王之命，用書以告商士，懼殷民始遷不安其業故也。

此在成王八年

初字不必，另詳洛事。

其意蓋

此在成王八年，初字一氣讀下，告正治洛之事，包一篇曉以革命，所以遷洛勸勉之，免致以安其及側之念。首是語者，周公而所稱者，王命曰商王士，專指商家遺臣不無民。

毛若曰：爾敘遺多士，弗弔吳天，大降喪于我，我有周，佑命將天明，成致王，爾敘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以敘命。

惟天不弔，允同，爾亂，爾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弔，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周公稱王命，以告曰：爾敘遺多士，昔爾嗣王，不為天，爾爾，吳天，大降喪于我，故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天明成，致王，爾勸。

正敘命

正敘命以終上帝之事，敘周興亡之故。如此。○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有心，弋取殷命，蓋願治惡亂者。天心也。惟天不與敘，信乎不固其亂，而爾輔予我，我亦迫于天意，不容辭耳。我其敢有失位之心哉。○惟帝不弔，敘于何驗之。惟我去殷之下民，所秉執而作用者是，即此觀之，則天不在天，而民心所去。惟即天降喪之明畏而已。就民心驗天威，而知我將天威而終帝事，非臆說也。

上二節，言周成敘于天命，惟帝節，以民心驗之也。紂聞司王，罰者惟不王而失天，故職移于周，及致王，罰于其身焉。曰

天曰帝

見公

其意蓋

天曰帝，見公。下及覆夏商之考，挺不出此數語。○弋取命，照勸敘命，勸則非弋矣。二句起下，惟天句，見已非有心，突迫于天意耳。爾我繁頂上，且下，敢求位，照敘弋命，書言無心意。○惟帝句，疊上二節說，三惟字，連跌下，最急。上言天不弔敘，恐敘民不信，故此言帝命，原即在尔民心。確乎有據，不曰東，曰東為東之以要，則為率性，衆之此為，則有不順見得。現在性也。風光，爾與玄宮，湊合，民之所慶，誰則與之。民心即天。天威之顯赫者，果有微矣。此句就上二句斷之，勿以天民相因，平着，然則民之所亡亡之，天之予爾也，天之所亡

天顯之間地于
非相也
引不違
連降事
先補是
是禁
之

亡之周之于商也。何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

我聞曰上帝引遠有夏不遠。遠則惟帝降格于時。夏弗克庸

帝大遜。洪有辭。惟時天罔念爾。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南

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故

祀。○在。惟天丕建保。又有數。王。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在。今。法。嗣。王。能。顯。于。天。期。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滋。深

厥遠。罔顯于天。顯民旅。○惟時上帝不降格。若茲大喪。○惟天

不界。不明。厥德。○凡四方心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

商。孰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執。告。勅。于。帝

○惟。我。事。不。或。遠。惟。爾。王。家。我。造。○雅。爾。王。家。我。遠。○維。維。王。上。文

○道。法。無。度。是。也。保。業。安。居。○之。道。在。于。我。遠。無。改。是。也。

○意。即。夏。商。注。事。觀。之。我。聞。曰。人。心。與。帝。載。一。理。相。通。凡。日。用

○間。自。然。順。理。而。遠。寔。上。帝。引。之。有。夏。不。遠。自。然。之。遠。本。心。喪

○矣。則。惟。帝。降。格。災。異。示。意。擗。于。時。猶。莫。其。改。國。也。有。夏。不。能

○庸。帝。降。格。之。命。大。遜。其。洪。染。而。濟。以。矯。誣。之。詞。惟。時。天。罔。念

○罔。厥。惟。廢。其。大。命。降。致。之。罰。而。假。于。商。焉。○乃。命。先。祖

○成。湯。革。夏。之。命。而。用。俊。民。以。甸。治。四。方。舉。世。成。歸。其。區。登。矣

○按。此。二。節。即。所。謂。大。降。致。于。夏。不。有。商。始。命。者。也。乃

○今。蔡。頂。傳。致。到。命。商。心。不。可。以。解。也。○且。其。與。亡。相。對。也。

不用
并散
存妙
以不
忘祖
此善

我聞曰。貫下四節。與在今。法。嗣。王。對。者。我。聞。注。事。也。在。今。近

事也。引。遠。以。心。境。言。日。用。罔。神。明。純。快。德。感。不。知。誰。故。誰。聖

就。令。繼。欲。之。餘。常。有。天。真。之。露。蓋。上。帝。無。停。而。不。運。之。時。則

君。心。無。錮。而。不。開。之。會。在。降。衆。後。時。刻。皆。有。延。胃。為。夏。不。遠

遠。張。今。禁。含。從。理。之。遠。而。就。從。欲。之。危。故。曰。不。遠。降。格。所。謂

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儆。惧。之。弗。克。庸。所。謂。及。其。不。改

而。傷。敗。乃。至。者。降。罰。廢。垂。重。降。格。弗。庸。上。誥。訓。過。有。辭。如。日

亡。乃。亡。之。類。○乃。命。緊。頂。降。罰。命。湯。所。以。禁。禁。二。字。真。貫。到

底。都。是。天。命。如。此。治。天。下。自。用。財。小。失。人。則。獎。區。每。四。方。今

○任。後。民。使。列。地。而。治。故。借。向。字。形。容。之。句。主。布。德。此。正。湯。之

○明。德。處。

○然。商。之。享。有。天。下。者。豈。藉。湯。一。人。之。業。哉。自。成。湯。至。帝。乙。代

○不。一。君。無。不。明。其。德。而。恤。先。祀。其。不。忘。祖。宗。之。心。一。明。德。為

○之。也。○也。○惟。天。大。建。立。之。使。六。百。年。享。華。園。之。圖。而。保。又。有

○毅。毅。王。不。敢。以。天。眷。為。已。隆。操。存。此。心。無。少。渝。帝。則。由。是

○教。之。子。民。無。不。配。天。以。為。恩。深。其。明。德。之。所。故。者。遠。矣。○商

○先。王。當。天。眷。而。克。勤。家。者。明。天。道。故。也。在。今。法。嗣。王。大。不。明

○于。天。道。况。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乎。但。見。大。遜。廢。違。不。顧

天之顯道與民之可畏先王勤家之心法蕩然不沒存者
 ○惟斯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而斃亡○由是觀之惟天
 不與殺者以凌嗣王不明厥德故○凡四方小大邦喪無非
 自為罪戾有辭于罰者况較得罪于天其又何辭○王若曰
 爾殺多士今惟我周王大靈承上帝討罪之事其責有不容
 諉矣○帝有命曰劉般俾我周王告勅于帝則用草般命
 正所謂靈承帝事者按自今法嗣王至此即所謂大
罪初發命終于帝者也命周正所以討般就走上○即是觀
 帝不作辜不是商亡共夏亡對周與典湯與對○即是觀
 之惟我告勅之事一由帝命此心不容貳違惟爾王家視我

多士
 集虞恭

事即帝事不于我違何可污哉
 自成湯二節不重湯亦不重湯後諸君重起下凌嗣王耳明
 德恤祀即願提祿肅之心源願引遠說在引遠時醒作為明
 引遠時凜神為恤恤祀亦明德中事帝平願恤宗祀有報本
 典家不敢失墜意不專指祭祀言○亦惟對湯言湯得天眷
 嗣流明德恤祀諸君亦惟丕建而保久之一世至累世曰丕
 建保入丕丕建處指國統天眷商愈隆商先王事天愈至亦
 固敢對天言謂既得天眷亦如此固敢失帝其本原配天澤
 民其作用事說毫髮違理便失帝一夫不被澤非既失然重

熙累洽浚不離民見君澤而難君見天心故出王遊衍之時
 終見君廣天化即見民沐君休配天其澤漫罔敢失帝來正
 所謂明德也而恤祀即此在蓋此就是念先王勤家處○商
 先王明于天道故念先王勤家如此凌嗣王天道且不明况
 能念先王勤家乎天道以福善禍淫言勤家德求賢治民牧
 天配澤說總是一明德說洪二句就頂不念先王說去湯終
 卒夏之命以甸民諸君以罔敢失帝之心澤民而凌嗣王大
 過其決罔以顧天頌之心顧民視先王之勤家何如安在其
 能聽念也此之謂不明厥德按自取湯至于帝乙至此三節
字為上以恤祀與念

多士
 集虞恭

先王勤家相照恤者憂也恤祀是憂念宗祀不敢失墜非
 故夫帝之心澤民無非明德也而恤祀可知凌嗣王不念勤
 家是不恤祀也去能明德故說法厥決罔以顧天頌之心顧
 祀與念也王相照恤畢竟欠微○惟時不保與保又應惟
 是時丕建無地上帝不肯保久降此大喪○惟天不界二句
 是上而節斷語○自古小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
 辭而亡人國者有辭于罰謂彼有取罰之詞非我無詞以伐
 之也了上文案起劉般意○丕重承三節言劉般事而以天
 命警服之靈者虛靈若着自私自利心觀觀天命則為大罔
 度而非丕重承矣靈承且虛下節其定○有命劉般印帝事

告勅于帝，即靈乎。天方引我，方降格而祭。天不念先王勅命，故天命我周。士未難然于我，然則為之伐夏，非狄。狄多士之自及也。○上
 力惟我事，句寔說。即靈承帝事，惟爾王家句，靈對。重下句
 見。送我，即送天，斷不可易之意。一說事不廢，違不但指革教
 言。注所謂日用飲食，莫不皆然。即前之引遠而遠，見我周
 一舉一動，無不與天遊。則之所在，即帝也。爾豈能成于我乎。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念天，即于殷大

高書訓義 多士 秦本

庚肆不心。○王曰：散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致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
 殷先人有冊，有典，般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爾在王庭，有服
 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吾
 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且予違爾于洛，其曰：惟爾大無法度，不肯我違，我不爾動，而
 欲違之，動自乃邑。法所當違也。○不但此，予念天命，降于
 殷大，喪于前，又喪于後，邪惡不正，生乎其地，而為震者，鮮
 矣。則不但法所必違，亦理所宜違也。○王曰：散告爾多士，我

惟是殷大度，故遷汝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安，靜而使汝
 間閔，是惟大度之天命。汝無違越，朕更不敢有汝命。而別如
 之罰，無以還為我怨。○汝豈以我周革命為恨乎。惟爾知惟
 殷先人有冊書，有典，當時般革夏命，事尚可改，爾何辭以
 責我。○我嘗想之，今爾其曰：商革夏命初，夏士放迪爾，格在
 王之庭，而有服，則在百僚，此成爾所以責我周者。然予二人
 惟聽用德，固不敢放，亦不敢拘。故我敢求尔于天邑，商就遷
 徙中，寓期望意，予惟猶商放迪故事，而矜尔之未可遷，爾非
 非予有薄汝之罪，時惟章德之天命，汝又何辭焉。

高書訓義 多士 秦本

自王家我違上，言革命之公，以釋其親親，自予其曰：下遠遷
 都之意，以消其怨望。○予其三節，言遷洛由天命，以正其怨
 惟爾二節，應推其怨，而以天命折之。其曰：字，以爾為主，還心
 事，言自乃邑，應轉無度，見不我違之禍。○予念天，承自乃邑
 來，大意歸重此節。蓋天降大災，止為時惟天有起也。再世亡
 爾，曰大度，自乃邑，指人肆不心，指地，謂習染漸靡，非狂氣消
 歇也。○惟時，指大度無違，天命，即是國法，違他不違，不敢有
 汝，謂違之止矣。然他罰也，怨我何為，是恩諭意。○此更說其
 德，爾爾之，商民認此命為商獨有，故恨周革之，不知他若薄

明得

非此如
非非如
非非如
非非如
非非如
非非如
非非如
非非如

之子夏，通達通華，惟有德者主之，曰爾知之，而殺士之口味矣。
 典，即冊中所載典故，此節輕通，以起下。○今爾其曰其字，乃
 度其革命之說窮，必將以用人不如商賈周，迫簡以登進，言
 服條以職司言，申用德曰聽，有德不救，無德不救，此句
 寔六點，破般用夏賢法，如俊民賡句，便是用德榜樣。子求異
 望意，于通洛上見，率舊典而矜，不能用無可，用且置，且憐之
 詞，天命與上有別，上言罰罪之命，此言章德之命，是深折
 其怨望之私，按率律句，有謂猶商啟迪故事為矜爾者，固非
 有謂通洛乃改行之地，為矜爾者，亦非，大意謂予以用德之
 心，求爾于天邑商，不但為用而及為遵，維以薄懲激改行之
 心，寔惟猶商故事，見夏之可用者何其多，商之可用何其少，
 深用矜爾也，矜其自矜于德，自違于用，非以用為矜，故即緊
 承曰非子罪，惟天命幸德，不可強私，不但予一人之聽，德已
 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避逃此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般多士，今予惟不滿，般
 子，惟時命有中，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子惟四方國，彼彼，惟爾
 多士，依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平，幹止。

多士 集卷

非此如

多士

多士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伐奄時，大降爾四國民命，不忍誅，然乃
 其明致天罰者，不過移爾避逃，使離其惡俗而已，且就此致
 罰，處惟以此事，臣我宗周，朝夕相親，有多遜之美，惟罰之而
 實化之恩，不已厚乎，爾可無憾于違矣。○王曰：告爾，般多士，
 今予惟不滿，般，而但爾違，予惟是教命，有中于爾者，今朕作
 大邑于茲，洛何於，予惟四方諸侯，固有適中之地，以賓禮，
 惟爾多士，遷居，所服奔走者，有臣我多遜之美，而以安輯之
 耳，其待爾者，蓋愈厚矣。○就今論之，爾乃于洛，尚有爾土，而
 粒食如故，爾乃尚安于幹，而有生業，安于止，而有室居，又何
 不便之有。

上言天命而云率肆矜爾，見用德之公，未嘗輕棄乎商民，此
 言天罰而云臣我多遜，見用罰之輕，寔以厚待乎商民，是
 消其怨望之情，此以通洛之恩，感動之公之東征，即王之東
 征也，故曰來自奄，四國，管蔡商奄，獨言奄，奉其凌服者，降命
 放，下活命也，勿作威苛，以違為罰，而實化以多遜，則罰中之
 恩，亦不薄矣，避逃，以離故習，言于般，避逃，則于周，容通，親地
 而服事之，臣道也，多遜，照下節，此乃期于未然，在家為孝子
 順孫，在國為良民善衆，故曰多遜。○告爾，般節，以營洛之故。

多士 集卷

示之。命有申即下。一句是告通洛不已。又告營洛。所謂中也。予惟西方句。喚起商象。遂多遜作已。然有收服奔走。非臣我多遜之實事。○爾乃節承上言。所以處多遜者如此。昔尔有土矣。今尚有尔土。昔爾有幹有止矣。今尔尚寧幹土。遷之洛邑。分田割里。一一不失。其舊當時較氏懷土者。有遷徙失業之憂。故言及此。勿作勉詞。有土斯有幹止。相因。

爾克敬。天惟畀爾。爾不克敬。爾不寧。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尔惟時宅爾邑。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遂。爾。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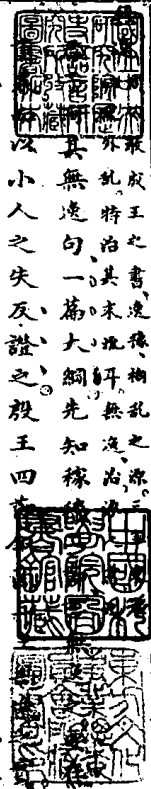
至于爾福之象。惟爾敬否。何如耳。尔能敬而一心。王室則不違天者。天順之。惟典以矜憐。而吉祥集焉。尔不能敬。而携背二三。則逆天者。天譴之。爾不寧。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而身且不保矣。○今尔何以廢此。惟是宅尔邑。而相安于生聚。爾居而連綿。于接止。得見爾厥。有營幹者。有永年者。皆于茲洛邑。即尔子孫。方與未艾。從遷洛始。是一決策。而身家子孫。均享其利。可不敬哉。

尔克節。今別爾福。見不可不敬。意下。即因勉而期之。致主一而無違。並無爭涉。漁澤。此。互。是用。德。真。厥。天。界。終。則。若。春。注。

可知。不然。天之不矜。我在冥冥。我之致罰。已在昭昭。奈何不敬。甚言以悚懼之。○今尔惟時節正。克敬。昇矜。處安集之法。各有定業。卿田同井。相收恤。故助安其黨部。不復有偽寓散處。是宅爾邑。至居曰。繼。洗。草。創。而。接。續。不。已。安。而。有。常。安。之。心。績。績。不。廢。所。謂。為。可。繼。也。安。居。樂。業。之。下。勤。耕。藝。而。時。作。息。外。王。罰。而。享。壽。考。于。茲。洛。焉。重。于。茲。洛。三。字。營。幹。于。茲。洛。乃。為。實。營。不。則。為。妄。營。引。年。于。茲。洛。乃。為。違。年。不。則。為。偷。生。須。認。茲。洛。是。尔。所。有。尔。子。孫。所。憑。從。奉。分。中。免。當。有。自。身。上。求。突。在。也。若。大。戾。之。土。有。全。同。凌。子。孫。詎。得。藉。之。興。從。遷。洛。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尔依居。周公傳王命于篇終。又曰。時予乃或有言。以爾所居為念。尔其以予為尔念者。爾自念之可為。此節總結一篇。不言則已。言必尔居。故曰乃或。居。即。繼。爾。居。只。就。安。洛。上。說。若。革。命。之。公。不。必。纏。言。居。而。土。曰。幹。止。在。其。中。于。爾。字。繁。應。





而傲以商凌王。惟我周六節，以文王之無逸勉嗣王。而尤致其傲。二段俱以享年永短為之箴。古人二節，欲進迪哲之說。先舉古人之受言以勸其聽。殷王三節，又總上申告之。及于聞，訪自修者，尤無逸之真切。末乃叮嚀結語。一事只動。先此不盡。安得有逸治民之外。別無君事。即此是所無逸之實。按此篇倫揭萬世君監君只宵旰，猶僅門面辛勤，不知須所

其無逸篇，旨四字，收盡。遊脈三宗，究型文祖，然更要納志。非要領，誼不者，尚未成個。所其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逆則知小人之怨。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濫，既誕，既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人君位居民上，不可不憂。有無逸為也。惟君子所其無逸，身心所安，無一息不在於勤勵焉。君子泛指賢聖之君，所尤居所，兼身心。凡人乍勤乍怠，教有無逸時，然能暫不能久，則寄寓而非康。所矣，所宜如魚于水。

詩經

鳥于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按故作所者，此心未必有欲，故有意作敬，所無逸者，此心原未嘗逸，自無事，就渾脫說。此居敬到熟的地，逸亦無逸也。若云以無逸為所，便落工夫第二義。然君子所無逸，其要何在。比逸心起于恃天位之可樂，而忘民命之所聞耳。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以此心慮遠者，則知小人無以為生，惟稼穡是依，惟欲自逸，以妨民依之原，不敢矣。豈持作而致其勤哉。○相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生而席庇，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以逸樂為固然，而安之者。

逸心一起，乃為淫謔之語，既又為放談之詞，意之所否，則誣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夫以農之子，未知艱難，且縱逸至此，况人君子乎。先知節，先言君子所無逸，非由作意，蓋行健之伴，以識為主。先知難，則規避皆難，乃逸屬上作一句讀，知非親歷，開闢洞悉三農勞苦，便是木于民間，鮮疾苦，而于我，先炳神識也。先知對，則知看遠指君位，先知知事，則知知情，知則必有以伴之，已會地，指了，惟勤苦艱辛，能消人逸志，惟深宮靜攝，而看而析察，炯若親嘗，則如傷之視，惘疾之念，有欲已不能已者。

一切安遠之情何由得入。所無遠。正洗此知中遠。發出未先。知未遠。動知依內有作用。傳以勸居遠。勿泥。○小人節。不遇。寓意。君身。祇隸所享。不遇度積。一不知稼穡之苦。而租于安。遠。方且為誘。為侮。老成。况身居富貴者乎。小人之遠。不。知所致。乃誘下。甚。吉。遠之情。狀。御。語。曰。誘。肆。口。曰。說。否。心。不。然。無。聞。知。謂。不。知。人。世。有。遠。樂。事。傳。以。遠。為。遠。太。勿。泥。
按。知。難。乃。居。是。則。所。處。者。遠。所。念。者。難。難。居。遠。亦。不。自。遠。矣。若。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之。說。則。乾。健。之。休。有。時。息。矣。豈。而。其。無。遠。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辨。王。中。宗。康。養。實。畏。天。命。自。度。治。民。
遺錄
 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誘。敢。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欲。保。德。于。庶。民。不。敢。侮。家。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沒。王。步。則。遠。生。則。遠。不。知。稼。穡。之。難。不。聞。小。人。之。勞。惟。就。樂。之。說。自。時。厥。沒。亦。同。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遺錄
 周公曰。嗚呼。迄。代。無。遠。之。生。不。有。商。三。王。乎。
遺錄
 高。宗。三。宗。中。宗。高。宗。祖。甲。

赤。我。聞。曰。昔。在。辨。王。中。宗。謂。入。心。之。時。出。時。入。未。三。王。為。是。以。標。其。出。入。而。內。與。外。相。流。注。已。與。人。相。在。輸。者。有。恒。度。所以。標。其。出。入。而。內。與。外。相。流。注。已。與。人。相。在。輸。者。獨。此。懼。天。命。耳。可。一。念。忽。乎。凜。乎。湛。乎。而。嚴。恭。執。子。戒。謹。而。實。畏。若。是。其。以。天。命。自。為。危。虞。而。以。初。天。之。心。臨。民。覺。林。林。總。總。莫。非。天。命。之。頭。設。其。治。之。也。亦。祇。敬。恐。懼。不。敢。有。怠。忽。荒。率。之。志。即。此。是。天。命。自。度。豈。云。以。敬。天。者。敬。民。乎。而。所。以。收。攝。此。心。者。至。矣。中。宗。所。無。遠。知。此。故。享。國。七。十。有。五。年。惟。是。收。斂。回。而。命。脈。長。柳。亦。愈。靈。長。而。收。斂。愈。回。者。乎。○其。在。高。宗。以。臣。小。已。命。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同。事。則。于。稼。穡。

祇。懼。知。之。矣。及。作。起。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故。若。久。思。精。務。言。乃。和。順。當。于。修。治。之。理。是。和。逆。故。生。而。一。故。流。通。無。注。不。徹。及。以。政。治。民。亦。法。中。宗。不。敢。荒。寧。所以。嘉。清。教。邦。休。美。而。安。輯。之。夫。世。俗。民。風。不。難。于。清。難。于。建。中。有。與。不。可。抑。之。光。彩。而。以。不。敢。者。為。陶。鑄。何。休。美。不。難。于。建。定。也。此。休。嘉。之。景。象。融。之。萬。物。方。且。交。遠。于。不。識。不。知。然。何。況。生。至。大。小。無。時。或。怨。則。和。治。之。極。無。所。容。其。疵。戾。而。嘉。請。者。至。矣。高。宗。所。無。遠。知。此。故。享。國。五。十。有。九。年。蓋。得。之。脈。理。外。也。而。所以。忠。做。其。脈。理。者。不。差。久。乎。○其。在。祖。甲。不。敢。

三王
三教
三王

三王
三教
三王

三王
三教
三王

三王
三教
三王

三王
三教
三王

惟王謙元而進，舊為小人，身親稼穡，及作起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較尋常涉歷者尤親切矣。夫人君惠民易，而保惠難。試觀保赤子者，惟恐求其欲而不中，又恐護不周，而或傷荷子惠之念，稍有不到，不可謂保。祖甲能保惠庶民，使不失所依，至于鰥寡至微，亦不敢侮，百凡為所依計者，如痛自摩，齊自接，若或迫之，不自知其加惠于彼也。保惠至此，蓋同矣。其仁教一心，不亦徧滿無馮乎？祖甲所無遠如此，故享國三十有三，年其得之情，愈下化者多也。而所以交通其情意者，不蓋久乎？商三王觀之，無遠之能享壽如此。○自是而後，主為

南齊書

無遠

五

集虛齋

王者生則繼遠，惟其生則繼遠，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統樂之事是述，一述而不知返，故自是而後，亦無或能壽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致後至親之遠之能損壽，又如此。

論無遠而舉商王，以熱于親聞者言之。且獨舉繼世之君者，生長富貴而能無遠，尤成王所當法也。三王無遠俱在，為民上見，以為首兩謂無遠，其大要只在知依也。嚴恭心之所發，寅畏心之所存，這就是天命自度，處在若天降臨，若若天下，舜惺然與天為徒，凜然若天降威，四字不迥一敬，渾。

身身身
了修了修了修

惺惺之中，止一惺惺，何分若目，而就其齋戒之極，若舉一切敬湯之心，合併而疑者，故析四者言之，見其密耳。自度正履，恭寅畏者，實度不但檢律其身，乃此心對越上帝，以天命為自已度法也。治民正天命，自度中事，蓋民視民聽，莫非天命，此或滲漏，而前此敬天之心，俱虛而無寄矣。故至于臨民而倍為提醒，其戒慎也，豈有所傷哉？此心顧讓，天命原自一念不放，一息不弛之終，特于臨民際覺更親切耳。人主偶一荒寧，就可勤補，獨患有敢荒寧之心，曰不敢敬之至也。惟敬故壽，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搖，中

南齊書

無遠

六

集虛齋

宗樞在敬，嚴得力陸云，享國長乃，狀無遠之微，頭微尾非，徒敬動成王言，其久而不渝耳。○高宗勞墜小人，所以能知民依起自民間，曰作，不言是，恭默思道，惟思精，故言乃發而成中節之，和重雍字，蓋恭默而疑，天地民物之和，無不治也。不敢荒寧，曰句，提是政之，及民處，此心急急，遑遑，惟日不足，非有所做而自不敢怠荒，安寧嘉靖是，本不敢之心，做來，的化行俗美，謂嘉安居樂業，謂嘉者，自請重，在高宗身上說，君德善極而溢，天下堪堪，質有其文，以相忘于不接之天也。小民不敢言而敢怨，即若兩祈寒之密，亦宇宙間，鬱氣此亦無

之。或字有味。見嘉靖之極也。極之極。由泰。嘉靖由不。敗高。宋。在。敗。慶。濟。力。惟。由。二。身。之。和。故。極。之。較。邦。之。功。化。無。一。事。族。道。正。見。所。無。遠。慶。○。祖。甲。舊。為。小。人。與。愛。豈。小。人。不。同。蓋。身。親。其。事。矣。愛。知。未。舊。為。小。人。來。能。字。又。本。知。來。能。最。有。力。非。纏。纏。痛。民。實。受。其。賜。不。可。謂。能。不。悔。亦。保。忠。中。事。奉。易。忽。者。以。刑。容。保。惠。之。周。耳。乃。侮。曰。不。敢。祖。甲。亦。在。致。慶。濟。力。自。一。念。以。至。發。政。以。至。庶。民。窮。民。都。是。這。仁。教。所。周。奉。出。个。所。字。祖。甲。字。周。由。印。位。之。晚。計。其。年。壽。當。與。中。高。不。遠。按。此。三。節。都。要。在。三。王。心。上。見。出。所。其。無。遠。之。意。如。高。宗。曰。履。泰。

又曰。寅畏曰。社。畏。又曰。不。敢。觸。慶。見。天。命。隨。敬。皆。自。度。得。此。蘇。戒。神。明。一。念。直。是。提。持。周。周。匝。匝。不。使。一。刻。放。下。何。等。說。得。所。字。模。樣。分。明。下。三。節。俱。要。發。出。此。意。論。三。王。雅。俗。說。為。民。要。知。是。以。民。而。攝。心。不。是。推。心。以。加。民。也。重。心。上。說。○。大。凡。憂。勤。者。必。奇。疑。遠。者。必。致。益。人。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遊。說。又。中。天。理。用。事。造。欲。不。萌。安。得。無。壽。淺。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戕。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養。長。年。豈。可。得。哉。生。則。遠。登。句。勿。作。推。由。周。公。曰。嗚。呼。朕。亦。懼。哉。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早。服。即。

康。功。田。功。○。微。柔。慈。恭。懷。保。小。民。惠。鮮。謀。容。自。朝。至。于。日。中。○。不。違。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燕。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取。享。國。五。十。年。

周公曰。嗚呼。王。知。我。周。無。遠。家。法。乎。厥。七。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而。不。驕。富。而。能。降。克。自。抑。焉。上。畏。天。命。下。畏。民。若。克。自。畏。為。我。周。無。遠。之。源。自。此。開。矣。○。至。于。文。王。正。接。太。王。王。季。抑。畏。之。心。傳。者。也。見。其。早。服。為。著。修。之。本。心。所。不。存。其。所。專。意。而。就。者。存。于。康。功。以。考。未。附。循。為。務。在。于。田。功。以。恒。產。粒。食。為。國。文。王。一。意。為。民。知。此。○。而。其。德。政。何。如。微。美。為。柔。有。柔。

中之妙。純然為恭。有恭安之實。以此平易近民之德。而歸悉民情。于小民則懷保。而置之得所。于深察則志鮮。而予以更生。此其心。為於時足哉。自朝至于日之中。而矣。惟一食有不違暇。惟用以威和萬民。使棘林摠摠。盡鼓舞于光天化日。中而志懷一念。終無時足也。何時可造乎。○不特此也。遊田。惟文王所不廢。然未敢益而無度。上無非時之舉。則下無頽外之需。以燕邦惟正之供而已。總之。為民惟恐其不勤。為已惟恐其不節。文王所無遠如此。是以受命為西伯。年已五十。其事。因又五十年。孰非仰承抑畏所致哉。

惟任 為已 功則 子成 安享 國計 好

德性 誠

三君之凌稱先王，以我周家法所存。文祖尤王，近親言之。然如漢見，所以獨詳之也。篇題擬註宜玩，四節本端重文王。從太王、季說起，迺其源也。厥太承商，三王言克自有全德，而無勉強，抑自下意，不敢侈然自放，意抑思必不違，勿作高一層看。○文王跟克自抑，思來早服節，言其約已為民之心，無違之根本，敬柔節，言其感德及民，而愛勤蓋切，無違之定事，不敢盤二句，又舉戒使遊一事，誌其無違，遂段遊中，傳樂數其目，勿泥早服二句，宜下重專意安養斯民上，早只心不在是力不本于奉已，故功全歸于恤民，即字正，沒界服的心。

向古則墨 無決 九 卷慶齊

念頭歸併，淨來聖心本無雜，即惟于民使有，個護即不即服而即功，有許多事，在事在在，有司文以自身先之，事在民，文以身旁之，故下個即字，陸曰：人君柄轄字，則安民養民，非難，惟身親之為已功，民危已危，民飢已飢，此非克己之責者，不能其早服，即其功處，無所耗其精，則精蓋不竭，無所奪其慮，則慮蓋不昏，所以做到徹底。○敬柔節，將言王故而，述德說起，抗則多殘，惕則多恕，安能恤民，文有柔恭之德，故于民能悉休其情也。敬是贊，恭是敬者，和衷中節，若待煇，則為乘便，非微然者，安自意，若待制，微為恭便，非然此狀，事交遊，親民。

虛已奉小民，深勞之命，柳嘿培此中，了民曰：小微而易傷，當有以保，則象純附摩，終隔一脈，要在心念。如母之懷其子，小民曰：察窮而欲絕，當使之鮮妍，則尋常撫恤，難極枯槁，惟倍為加惠，庶使鮮有生色耳。鮮字可味，文王能恤民休，畫此二句，不違暇食，只為這事，推他惠懷之心，故事有時說理，聖心更無足時，不必得書之親，蓋德之務，而其神自有往來不休者，咸和正，是不違暇食的心，事見這個勤，却有仁民大用和字說，浮深非只和其形，且和其神，畫逆君心，兢兢業業，迎汎注出來，所謂王者必世之仁，澤洽斯摩者也。咸字

向香園墨 集慶祥

亦要看畫宇宙不可指數之元元，而欲鼓營于一日，得寸皆為凱澤，安得有暇時，這便是何等樣，即民功了。○不敢盤于遊田，權奉一端，然于無違事件，更切遊以省方，田以講武，皆非無事空行者，犹不敢盤，則無違可知，遊田惟不廢，而輪制則不敢，言其心也，惟恐有過，乃所以不違，庶拜文王所統遊田，則有供億，曰：惟正，則非無藝之供矣，以訓用，不敢為非時之擾，尤見恤民之至，實之曰：柔恭，曰：不敢，文王只一敬服，享國久，固以憂勤多，而逸欲寡，而愛勤之心，又寧以久而或解哉。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濫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
至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字在
提上
不可
前而

周公曰嗚呼周家無逸心法如此繼自今嗣王欲如文王之
享國必法其無逸于親于遊于田而以萬民惟正之供
斯可為○無自皇假曰今日姑為耽樂無逸之道固不可以
久而弛又不可以暫而忽即此日乃非民所取法非天所嚮
順時群臣大法其行有更過于君者厥鑒不遠殷王受之迷
惑昏亂而酗于酒德○是日始耳為紂非難凡以一日之

尚書則

集虛齋

耽樂為無傷者紂之徒也慎無若是哉此尤無逸者所當戒
也

二節周公戒成正在實處語脈甚緊文王惟揀不違殷之心
故于遊田不敢盤王欲則其無濫而皇有一日暇乎如此緊
接為是工夫全在則字貫下勿斷非察視不觀非節勞不逸
非省方不遊非講武不田字照上盤字皆以心言意稍滯
便是盤意終着便是法動不踰則便是正天下惟正為無放
正字有味用之善則其供為正用之不善即十一皆不正之
供非必加賦也○無皇節重今日句見無逸就須今日下手

心字
不字
更字

何字
原字
如字

不可
不字
通字
一不
大言

字

防逸之漸非徒嚴逸之戒也謂之皇亦知耽樂有害姑偷養
日闕未便不可收拾容知明日就是不耽此耽樂原只消得
今日無論渝瑞一啟勢必浸淫即素所願畏中而有此日則
乾惕之衷息矣如所無逸何對之民不可以示民表對之天
不可以享天心非訓便非若愆比君過一步正是否則耽樂
之害至是見今日斷寬假不消無若無皇察照今日稍寬補
敗立至受可鑒也可宜慎乎受之耽樂酗酒其最若酒德猶
言酒行取以為戒以見欲監其亡當防其漸耳還歸重無皇
上須醒別今日字

尚書則

集虛齋

按通章只兩其無逸一句叙商三王及周文王都委罵出他
一收兩無逸的心事末前王能所無逸故早有遠迹心無續
續而勤勵之衷久而不渝後王不能所無逸則一日稍弛百
勞盡廢而耽樂之念暫亦可虞文王一食不違暇其無逸
可知也若今日耽樂獨非天民監視之日乎君以一日自寬
天民肯以一日寬君子無論仰不可告天俯不可告民而就
此一念前渡不續可謂所其無逸乎章旨須提醒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胥勸厥無或
胥誘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

大言

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怒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曰嗚呼王母以言為可忽也我聞曰古之人無念不履
場而常若逸樂易乘君道難盡者其心至虛則言易入當時
之臣猶相與訓告為指陳而勸誡之不已而相與保惠為調
謏而得順之不已而相與教誨為規正而完成之也是以君
志定而盡感莫投謏論多而愈邪自遠民無或相與諂誑誇
張而為幻妄以巧伺人王者古人受言之蓋如此○于此受
言之事而不聽信人乃窺王之心訓而法之舍忠諫而務順
從君聞臣諛則國事日非乃廢亂先王為民之正法以逞其

尚書副卷

卷之三

十三

集虛齋

衆逸之私至于小大紀綱蕩然無復存者以致民不堪命否
君所為則心違怒又否君所為則口詛祝失故而因以失民
皆拒言一命為厲階耳

言無遠而以受言箴之律王聽也古之人說說臣盡言重在
君能受言上惟明主在御辨認深而益見道之難盡故忠臣
滿朝承弼久而愈覺明之可危胥不一人有左右交修意訓
告三句都要說無遠後說糾合積字之神訓告本為遠者針
遠今猶為無遠人提覺保忠本為遠者翼悟今猶為無遠人
決趣教誨本為遠者導勸今猶為無遠人悚解教言為訓聞

喜林

說民

陳為告所以防君維護為保投洽為愚所以引君覺所未知
為教竭所欲言為誨所以成君一步深一步但勿以未為方
為己為今遠欲一起美業難終雅聖明之君君自居兩臣就
競護其所故民更莫謏言以搖其所幻之受不受在我幻之
為不為聽人今不但無受之者且無或為之者無或字見他
無遠決不讓些子胥字與上三胥字應有一邪則必有交煽
也請張就言上看無其事而造其刑曰幻即導君變執正刑
者忠言日進則君志清明故奸不驕自絕端重君身上○此
厥不聽諫諫可知人乃窺指責諛不從令而逞意幻言至矣

尚書副卷

卷之三

十四

集虛齋

變亂正刑專主君言傳君臣上下師非度是過論忠言與
正法相表裡通正人則變正法亦勢所必至者法變必喜生
事而擾民二否字是民因其不便而不然之詞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恚置汝則望自教德厥愆曰朕之
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請殺為幻曰小
人怨恚置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解厥心亂罰無
罪殺無辜慈有同是叢于厥身
周公曰嗚呼人君欲知小民之作者必貴能通其知也自殷

聖訓

九遠出

意妙

翻釋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者。若極懼。若嘉靖。若保惠。若威和。皆能辨悉民情。而實踐其周知之哲。始可謂真知民依者矣。○當其時。固萬無怒詈之事。厥或告曰。小人怒汝。詈汝。則皇然自修。敬德。已至。而益求其至。蓋改事多。端。德振于德。此德愈修。而愈覺有玷。故無論平日之懋德。何如。而一聞人言。惟恐已之有德。而不及。敬耳。其怒詈之過。直認口朕之過。若但借謗。自欲稍涉外。惟即聞是。則負罪有定地。而敬德切矣。蓋他怒詈未聞之始。原有敬無肆。但見過不見善。此是他一生心事。着實處。非同飾而加謹也。故下

尚書劄墨 無違 十五 集虛齋

以誠誣之上。以忠收之。是其心誠實。若是。夫納污藏垢。含怒不發。六稱雅量。然怒心未淨。故有可舍。即曰不敢。舍怒。是僅能怒人之言。未盡反己之實也。茲聞謗而列答。則是怒詈之來。皆我歲破之益。方欣以資。以自反。何止不敢。舍怒于心而已哉。非其克己之盡實心為民者。不至此。之謂迪哲。○于此迪哲之語。而不聽信。豈但忠言不進。我必且有以導入者。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怒汝。詈汝。則信之。聖君聞謗而自責。今王聞謗而責人。則若是乎。不永思為辟容民之道。而不寬諒其心。但亂罰無罪。殺無辜。強為稱謗之計。何所云小

此有傳心知

非行兩字

身不

人怒汝。謗言猶未實也。今被慘戮。怨乃深矣。民怨有同。皆業于君之一身。可不戒哉。

二節。總上四君之事。而申明之。心其無違者。落處。既說知依。又點出迪字。見必迪。而後謂。知也。凡人存知上行。聖人在行上知。此是徹底虛靈。常存不足者。民情隱。節。屢。即。艱。畢。達。安。能。無。遺。即。目。擊。苦。辛。未。必。悉。到。必。待。知。而。迪。晚。矣。四君。直。就。保。恤。施。恩。而。知。民。情。無。告。之。苦。逆。行。處。待。知。更。真。切。迪。哲。心。所。無。違。真。訣。子。篇。首。二。知。字。即。迪。哲。數。君。無。違。之。寔。即。迪。哲。事。到。此。特。為。點。破。非。前。說。知。此。說。迪。也。○四君迪

尚書劄墨 無違 十六 集虛齋

哲。直。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務。使。民。真。不。失。其。依。何。曾。致。怨于民。益言其平日照管。既無不用。至一旦聞人怒詈。悚然自反。直任其答。毫無念戾之心。尤足以見其迪哲之實。知之到。不到于事之拂逆。難堪。人情所不能無動。厥尤足以驗也。怒詈汝。汝。上。達。怒。詈。之。語。生。來。設。言。之。耳。要。看。或。字。豈。遠。不。安。此。心。哲。之。解。神。絕。樣。重。捷。處。敬。德。者。及。正。其。本。無。違。原。只。一。敬。也。曰。自。無。他。接。也。厥。怒。句。正。敬。德。處。尤。者。真。見。民。依。雖。休。已。過。難。除。毫。不。見。人。有。不。是。處。不。當。句。傳。意。我。要。重。不。敢。字。義。蓋。敢。怒。則。責。人。念。重。不。敢。怒。而。敢。念。即。能。怒。人。備

○自責此則不歸謗于人。惟引愆于己。故曰不啻不敢含怒。又從而自咎為。經文自明。○此不聽。指迪哲之訓。不信忠。必信諛。勢也。諛之中人。莫甚于怨。詈。寬。肆厥心。即為辟之道。足上句意。不寬則必刻。照轉不啻不敢含怒。殺罰之條。根。不寬。肆來。人不怨諛。而怨信諛者。叢于身。此心口違詛更甚。有令人揚然狂省意。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曰嗚呼。予之告王止此矣。嗣王其監視古令興亡之故。忠諫利害之端。所無。適以恤民依可也。

尚書訓導

無遠

十七

集孟齋

此括一篇而結之。監字內有寔踐意。知民依一言實無遠大。關鍵監字內脫不啻此意其期之詞。

無遠絲

舊將 五節 非本 文血

君與

周公留召公之書。首六節。言天命係大臣。而已欲輔君保命。我聞在昔四節。叙商六臣。得天之烈。而勉以匪休。在昔上帝。七節。叙文武。得臣佐命。而期以同心。共保前人。教乃心。勸責。以先王付託。不容辭。告朕允五節。先做之以天威。遂承言天。休當共承。而歸其道于得民心。所以決其留也。既德以盡天。及民。故歸結在治民上。正與首五節。相應。篇中節節要見老。成人之重。按此篇當與召公。看休。即祈命意。民周者。即。德顯民處。地之使。不謂。民以。折天也。地先。又即。故德。老。是。被及民處。又與。故德。即在。誠民。同音。

尚書訓導

君與

集孟齋

周公若曰君與。弗弔。天降喪於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弗忱。或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或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周。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遵。佚。前。人。先。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先。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容。釋。于。文。王。受。命。

召公以前先王揚天命既固乃告老求去周公留之若曰君

不非
不非
不非
不非

教
中
持
持
持
持

與○何恬然弟知惟天降喪于彼，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此已然之業也。我不敢知曰其基長信于休美，若天果輔忱信于其後嗣，此未然之祚也。我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天道不可測如此。○然于不可知中，猶有可知者。若已曰是我之責，直以天命為擔當矣。我亦以天命主于民心，今日民困尤達，天命在焉，亦不敢為安于上帝命，弗求遠念天威于民困尤甚，背違之時，恐民心一去而春周之命，忽轉為降喪之威也。蓋天命天威，原無定在，惟國有其人，則民心固而天命因之有永休而無不祥矣。予之不敢守為此耳，倘在我漢

尚書訓詁

君典

二

集虛齋

嗣子孫以老成去國，夾輔無人之故，大弗能敬天民而肆然以逞，過絕使墜前人光顯之德，此時付之在家不知，豈君時我之心哉。○使天命一符而不復墜，猶之可也。詎知天命不易保，以天難謀信也。有前人已受之命，乃其後嗣或不免于墜者，以不能終歷詩練，嗣前人克恭上下之明德耳。而過使前光可知也。○則必輔成王德，並美前人，乃可在合于小子。且豈能別有執範以正君，惟盡心闡導，以前人感德之光，施于冲子，有德嗣而無過，使已爾。○又曰我豈敢信于天哉，天不可信，我之道，惟武王德自冲子，延長之，天自然不容捨于

文王受命，命以德保而惟人之道盡矣。我道如此，公將無同乎。

弟弔五節，言天命不可必而由于人見老臣所係之重，因承言後嗣過前光，則以不德而墜命，故已迪前光，乃以迨德而而保命。○申明老臣所以闡繫之重也。而不致知，呼至惟人向文勢連承，甚若瞻度且然之詞，商周慶典不常，故不敢知言。周家一再傳，天若有心繫之，故不敢知凶。○時我，就天言，勿以我民所不敢守至尤違一句，讀要看永遠念字，因之乎休難而不祥，則民困尤達，是日前而不可恃也。天威

尚書訓詁

君典

三

集虛齋

我如是永遠而不可免者也。人知天威自我民畏而不知民順，為天威此惟念則有以獨得其威于民順之內，而惟永遠念則有以深居其威于民順之一時也。若僅沈危僅于安，亦何必念要，其中有即安是危者，此非老成之精神帶微也。念非空念，有佐君揚前光，意人字期評，極盡繫人心而保天命。正此人耳。後嗣設詞，念無人意，天命民心，敬則傷，怠則跌。敢天教民，正前人光，廢弗克恭，便是過快一夫，梗化，即光亦有不宣揚，虛曰大曰道，伏甚言以危召公也。在家不知謂時我何激厲至矣。○天命不易，承過前光，求重墜命，上墜命

以
模
化
道
有

精
理
致
妙

暗影成王。嗣統非難。嗣德為難。經歷嗣德為尤難。須實有設
 身其地。精神其所踐履。真積中符前德。逐一體認。服習若
 我身即前人。方是餘嗣。言外見輔王嗣德。不可無老臣。顧
 惟人意。○在今二節。自認以惟人之道者。正以道在君。我
 別無模範。惟地前光以施冲子。蓋自許以正之大者。地前開
 導。不專指言。是地將地亂之。地先為德之顯。宜昭灼。不宜沉
 過。故欲佐王。擴大地張也。地對受言。自前光一迪。而前人之
 精神。自有與冲子相攝受者。是受况在冲子。而地光在公也。
 此節與道。伏前人光相應。○又曰。承迪前光。來不可信者。天

尚書副卷

考者

集虛齋

之道。所可信者。我之道。我道兩字最重。足見大臣當朝于先
 德。定有一番扶持于天道。自有一番把握大作用。便是大道
 理。所謂時我所謂惟人。都心在個處。與乃其墜命弗克。嗣德
 及照天下。惟德為最。久曰。迨則綿之悠遠。又不喜嗣矣。德遠
 亦就光。就斯民。慶說。我但延武王之德。使不斬于其子。則天
 于文王所受之命。豈遂庸釋于其孫。武不釋繼繼。不捨德。○
 按通章大指。總在惟人二字上。洵嗣道前光。而墜命無人。故
 也。迪光以凝命。公獨以身任之。是自許無負。惟人之責。慶
 下歷敘商之六臣。般惟人也。大之五臣。武之四臣。周之先亦

惟人也。在今曰。襄我二人。曰。萬葉時二人。見今之人。只有公
 及旦。遠不及商之六。近不及周之四。與五也。總在惟人二字
 上發揮。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
 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
 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其盤。○率
 惟茲有陳。保又有微。故。殷。禮。修。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
 則商賢百姓。主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甸。成。奔。走。惟。茲。
 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

尚書副卷

考者

集虛齋

曰。君與天壽。平格。保人有報。有殺。嗣天威。威令。汝永念。則有固
 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公曰。君與。汝知有報。數君。賴于臣乎。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
 伊尹。以元聖。而左右厥辟。其治化之盛。至于皇天。而不同。流。無
 間焉。不特此也。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而格天之業。再世。仇
 未艾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以二賢。而贊襄其君。其
 治化之隆。至于上帝。而相通。不隔焉。不特此也。又有巫咸。又
 王家。而經國之勲。是人更有賴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其盤。世
 臣之職。無負罔任之心。在武丁時。則有若其盤。舊。寧。之。傳。克

凡此

外有

人方

是實

期字

極妙

字之

精神

非一

時按

者

明

所以表章相烈也。統一而不二，實以國之元氣充滿，言合內

外有人，四方咸孚，方是實，不重生賢上，秉德明恤，秉德忠貞，

而明白憂念，奔走捷事，赴功致忠，宣力固不，合尊卑而同然，

見內有人而實，成合大小而一致，見外有人而實，矧字更有

味，形容實字意也。茲指內外臣明恤奔走，皆德挈物與人

曰稱，稱德就是又辟，用力之詞，辟曰入者，無所顧忌，傾

心竭力以期于治也。有事說得廣若卜筮，所謂奉如神明，

夫惠莫大于君民之不孚，惟諸賢平日宣化，捕家君民之心

孚之有素，故有事而應如神也。故字與惟字緊應，按此因召

尚書副墨 君典 集虛齋

公有避賢路，謀渡人之心，故公言國有老成，則天命純固，佑

人國家，使臣子多賢，无布內外，足以應其相之旁求，君之任

使，是為相者，不惟以一身之材能事君，而以衆人之材能事

君，吾身有時不在，而不患無後，如我者為如是，則功成身退

皆老而去，亦復何憾，若猶未也，則未可以去也。後之明我俊

民，在謀渡人于至時，心應此。此以六臣壽殺之故，勉公匹

休也。天壽是壽，國平格，事持心如斷，是謂平德。平者天道，故

通格于天，知天壽平格，則天之保又有餘，可知語脈緊接，保

大則命固即天壽也。滅威而天壽斬矣，永念精業，說永遠

凡此 中神

尚書

工夫只在念頭上做，般業艱難，身承之，而繼緒之責，以心營

之，目前事業力為之，而身後之圖，以意造之，永念廢命，便圖

豈待永享于休之，後乃知壽哉，則字宜玩，基固周，則治自赫

必天命固于萬世，斯治效明于一時，即今日目前之休，猶屬

空花，未可言治也。厥亂就召公身上說，若商臣格天，格帝，保

又王家之績，昭昭可攷，則前之治效，豈不與國俱顯乎。當是

時，治功雖已煥，未久，後何如耳。須在永命上說，方盡平格

之實。而天壽可祈，對敘故曰新造邦，按天壽平格句，照永念

二句看，公平通徹，中自陰培氣脈，而若為綿綿者，即平格就

尚書副墨 君典 集虛齋

有悠遠意。國之慶深，祿長，皆基此念中，故曰天壽

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制中，勅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

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稱叔有若，開天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咎，往未茲迪，爰教文王，茂德

降于國人。○亦惟能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賢

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敕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

武王，誕將天威，成劉厥，敕惟茲，四人昭武，王惟賢，至單，稱德。○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談

無我責，牧罔，庸不及，苟違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別曰其有餘

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大雅艱告
君乃猷裕我不以凌人○

公曰君與汝知周家王業之賴于臣乎在昔上帝降割于殷
而欲亡之乃申勅寧王之德德日隆而業日盛其集大命于
厥躬而天下屬之周矣○爰迺其始惟文王尚能修治變和
我有夏以開王業之始豈文王獨能哉○惟若有若辨叔有若
閔夫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頤有若南宮括或懿親而施益或
逃屬而運籌或下寮而獻奇或元臣而宣化其贊助居多焉
○又曰使當時無五臣為之注在于此以宣崇彝常之教則

文雖有德而救布無人無由降及國人矣欲修和得乎○公
惟天以純佑高者而純佑以眷顧隆矣當其時又有東德而
猶知天威如五人者乃惟時昭明文王之德迺其發教使著
見于外而覆冒萬民其德降普矣不特此也且聞于上帝蓋
上治之極幾為替齊其昭升可知也惟是之故帝佑益純而
受有殷之命哉五臣輔文王化民而受命蓋如此○至武王
時辨叔先死惟茲四人尚敢迪之以有天祿大命集矣後及
武王大將天威盡殺其敵凡阻梗德化者舉盡芟除宜若可
無事者惟茲四人迪之者猶未已也謂于戈甫定之後宜蕩

以仁風昭明武王迪其德著見之便惟冒天下而大盡稱德
無異心焉四臣之功尤不可及矣○今在于小子且一身承
文武之業俱不能輔君嗣德以保之若游大川周知津涯豈
能獨濟哉予性豎汝與其共濟此大業今王幼冲與未即位
同大無以國事專責我汝若牧飲德與身俱藏不勉聖王
所不及則老成自造之德不降于民得見治衰于寡助功墮
于已然我則嗚鳳不聞其聲况曰進此而有感格庶有固命
耶雅欲不與予分任不可得矣○公曰嗚呼君大其精文武
濟人之成效念予性其濟之相需監視今昔之事可為夫我

周受命固有無窮之休美然文賴五臣于前武賴四臣于後
作述非一世主輔非一人其締造亦大艱難矣此君所當監
也知受命之難則當相與保守之告君乃謀裕我國家者以
一身長為基業計我之意不以凌人失道而迷惑故憐為
君告耳君不為我留獨不為先業留乎
此七節德以周家王業言見受命由得人保命不可無人也
武王集命諸脈乘上威威未初之無已謂申頌啟其衷也非
德不足以集命重天意不重武王○惟文王三節推文王受
命由五臣尚克悅然難其事而重其功于臣與亦惟字應修

輯理之使無悖和調變之使不乖修到和處方是極致主德
教說五臣輔修和在下節述其教上見○又曰反言以見五
臣輔君之密注來不一之謂奔走不足以盡之其教國中常
教不專在五常德即舜教本源地然後降迪自上宜猶淺降
自下及則滲澆浸漸入之深矣茂德降非無德由無人也○
亦惟純佑節承上及言而盛稱五人之功非惟輔君化民且
能輔君受命純佑托起為下受命根本謂純佑純固將使
受命意在又有東德之臣輔君迪教此文所以受命也一氣
直下東德比商更高迪知行到而知天理出王惠吉送凶何

尚書副卷

君真

十二

集虛齋

如可畏地說地知就是東德治亂興衰之故無不窮微以是
致君即為昭奉明命為輯聖之助也地者昭之實即迪教
是地其所已至則文德畏懷敬天壤而猶虞陽者不難增飭于
迪其所未至則文德畏懷敬天壤而猶虞陽者不難增飭于
無外見冒且下保本迪來萬物咸覩曰見率土覆被曰見
愈遠則冒愈寬至此不啻德降國人矣聞帝又進見冒來至
德宣著不冒無方故混混茫茫非惟無形抑且無聲若凝若
結即為上帝精靈誠格若攝若入即為聞非文王能升亦非
帝真聞一德鼓動而已惟身之所迪者極于天故迪君亦極

尚書副卷

君真

十三

集虛齋

于天而天命不能外惟時昭文王即惟時受天命而惟時見
五臣自有遠望主通天德神力不作放○韓叔先死故不在
亂臣數迪即上地字有輔君格天意祿言富有天下邑誅紂
在後豈三句是連語皆地祿漢事成劉就是說將乃武王除
暴之餘事四人佐武王重惟冒不單上文德止于見冒此惟
冒而盡稱德又有以廣文之所不及者稱德心惟冒處重民
皆化德意勿作聲名洋溢者進成劉漢詩此要得不識不知
氣象按此節與首節應地有祿所謂集天命說將成劉所以
究言其事惟冒單稱然後于上帝申物之意為有成也又惟

故此言王勿冲其視文武時何如。雖共濟，犹惧弗敷，可容專責我為。牧國為下，甚言去之不可收。德而退，若德不降，以此却鳳和氣所召，德不降，則民尤違，而無和氣以致祥矣。公不欲當冲子之身，讓德文武，故言此非為瑞應也。格，指天命，功格皇天，難于致風，故以鳴鳥况之。○監茲，總上六節言象臣輔而周典，一老去而周殆，以昔比今，拘所當監。我受命三句，推監茲意，重惟嚴上，報以締造，性事言，惟收不問，措指國家說，即前求念意。見大臣寬着心胸，便為疑林保難之路，諸如不沒君父起見，即可對矣，然可信鬼神，提是迫狹，此也。

尚書副卷

君與

十四

集虛齋

有留公共濟使今之昭成王，一如昔之昭文武者，方得匪休意。我字，犹云我輩原帶召公來，不是周公自說，以字有力召公去，使彼國弗克，終歷嗣其明德。後人述是我輩以之也。此句中已告君敵裕意，迷則墜命，非保報之道，自在昔上帝割至此，只一報字作骨。

按前叙商六臣，由得天而歸結于民身。故天惟純佑，即下多賢致理之事，為民乎起也。此叙文五臣，自地教而歸結于受命。故亦惟純佑，說眷命之意，為受命本也。意各不同，或欲于亦惟純佑下，補多賢周實意，太拘商之是乎，根根多賢，而

公曰前入教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最偶王在夏乘

公曰前入教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最偶王在夏乘

實由六臣，非六臣，不能致天佑而集象賢。周之受命，雖是天佑，而實由五臣，非五臣，不能承天佑而昭德勳天。總要歸功于元老，見惟人之重意。

公曰前入教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最偶王在夏乘。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極。

公曰：君今求去，豈忘武王之命乎？前入教布其心，乃竭盡吐露，命汝以相道作民極。曰：汝當明白一心，卒稽德謀天之職。照盈虛消息之機，以勉輔幼子，使之不迷于所性，其道何如？王不可以獨力輔，必有與偶。此偶輔王在于推誠，肝膽微而

尚書副卷

君與

十五

集虛齋

相通，飛龍化而不有于以，共乘此大命。竭力擔當，不顧嫌疑，有直前無返避可也。然果何以哉？大命者，文王以德受之。至今日而德憂伏為尚，思文王修和見冒之德，輔君嗣之大承無疆之恤，期其必濟，則民極之責盡矣。武王之命，犹在。若其忍去耶。

此述武王托孤之命，以勸公。心不開，則言不盡。此數字悉字之義，作民極，以責任言，即為民標準，意勿指位說。明最事，最振勵精神，久而弗替。下二句，心明最事，偶大臣相偶輔，王非與王為偶，實推赤相與，勢居其偶，全在心存其一，非但服官

始不以聲華泄抑。亦宜成餘。不以恬澹參乘。茲句繁帶。即此
 便以乘載大命。不以狼大自誇。而并力于負荷也。曰偶曰乘
 借字形容。勿作喻。惟文王德心。所以偶王乘命者。惟字當盛
 看。謂以先德而承國。德即修和見胃之德。在民上着王
 夫恤以時事言。天下初定。嗣主方冲。有無限憂慮在。承者擊
 當肩任之謂。恤不至。則命不傾。方謂之休乘大命。
 按述武王之命。總為下文。發本下。襄我二人。為樂二人。即偶
 王也。成文王功以凝休。即惟文王德以承恤也。至末以治民
 責公。即作民極之事。

尚書

卷六

十六

集注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與其。茲克敬。以予。監于。較。喪。大。否。肆。念。我
 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語。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我。言。曰。在
 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
 後。人。于。丕。時。嗚。呼。萬。邦。時。二。人。戎。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
 文。王。功。于。丕。丕。胃。海。隅。出。日。罔。不。率。伴。公。曰。君。子。不。惠。若
 茲。多。語。予。惟。用。聞。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
 不。能。厥。初。惟。其。終。被。若。茲。往。敷。用。治
 公。曰。君。告。汝。以。我。心。之。誠。汝。師。保。與。職。任。匪。輕。予。以。毀。喪。之
 故。而。未。念。天。威。于。今。日。此。朕。允。也。其。汝。克。敬。無。忽。以。予。此。意

身步

監視于敬。喪大亂。肆念我天威乎。蓋毀當。聖命之。法。則。大。否
 乃天威之已彰者。我當永休之時。則天威乃不祥之。未。可。知
 者。此所以當念也。○予豈誠信不足。惟若是。反。覆。告。語。予。惟
 曰。襄。成。難。難。之。業。惟。我。二。人。不。獲。有。文。之。五。武。之。四。汝。心。其
 有。合。我。想。其。言。亦。曰。在。是。二。人。既。同。心。許。爾。如。此。則。汝。與。我
 之。身。同。天。命。所。繫。之。身。也。當。今。氣。化。方。隆。天。休。滋。漸。而。至。唯
 時。二。人。自。視。誠。有。弗。戡。實。見。襄。之。不。易。也。其。汝。克。敬。德。于。已
 平。格。保。又。如。商。六。臣。又。且。章。明。我。之。俊。民。明。也。于。內。奔。走。于
 東。德。也。如。周。五。臣。又。且。章。明。我。之。俊。民。明。也。于。內。奔。走。于
 前。如。周。以。此。德。明。此。俊。答。天。持。盈。道。莫。大。于。此。又。何。讓。焉
 于。汝。如。周。以。此。德。明。此。俊。答。天。持。盈。道。莫。大。于。此。又。何。讓。焉

尚書

卷六

十七

集注

縱欲。肆。汝。人。亦。在。大。威。之。時。天。休。一。日。未。凝。王。業。一。日。未。成
 即。非。丕。時。二。人。同。襄。正。未。有。已。也。嗚。呼。致。治。在。君。而。為。辱
 輔。君。以。致。治。時。我。二。人。而。已。我。國。家。風。淳。俗。美。上。恬。下。熙。用
 能。致。于。今。日。休。者。自。文。王。恬。冒。以。來。積。之。有。自。其。功。不。可。不
 成。也。然。漸。被。暨。及。國。初。要。難。驟。至。而。深。仁。厚。澤。時。平。不。無。慶
 此。使。化。有。一。未。被。民。有。一。未。率。文。功。尚。未。成。也。第。一。人。之。助
 勳。其。益。少。二。人。之。贊。佐。其。益。弘。我。必。成。成。為。一。時。之。津。勵。未
 足。多。積。久。之。德。勤。更。可。慮。我。必。成。成。于。不。怠。為。務。使。德。澤。大
 為。覆。冒。遠。至。海。隅。日。出。之。地。無。不。相。率。順。從。則。可。謂。丕。時。矣

以此為樂。不為乎。何可求去也。公曰。君。我前語。汝已倦。又及覆于天民之故。豈不順理。而若茲多語。蓋大臣一身。天越民。而係今當天民。而休而公。忽求去。則答天命。而固民心。若無人。我只為憂天命之難保。越斯民之無依。故若此多語耳。公曰。嗚呼。君。若。凝命。以。待。民。為。本。惟。汝。累。朝。請。練。能。知。民。德。何。以。嚮。順。我。于。一。時。何。以。論。洽。我。于。永。久。既。洞。悉。無。遺。矣。以。觀。今。日。民。困。尤。遠。亦。無。能。于。初。當。思。其。終。無。尤。無。違。者。能。常。如。今。日。否。吾。恐。莫。必。其。終。也。其。敬。順。此。語。注。就。商。戰。而。敬。以。治。民。使。終。如。其。初。則。君。之。所。知。為。不。虛。矣。何。民。心。之。不。

不為天命哉。

此五節。先以天威聲動之。遂言憂天越民。而以治民責公。與篇首五節應。允心之慷慨。較喪大亂。周召躬歷之。言且不惡。况見乎。是時孺子初改。老成則謝。深慮一旦蹉跌。復蹈前轍。此實周公肝腸之隱。而難于切切言之者。至是告勉將終。故與決之一言曰。朕允重呼保與。提醒之意。教為監念之。本以予字要玩。此欲召公監教之喪亂。而念我天威者。即已因難之降喪。而不放不永念天威之意。以謂以此意也。聖人看詩。天休滋至。止天威所在。故篇內凡言天威。必曰念。是談天。

凡人皆見

威于此時。原無其形。而有其理。無其理。而有其防。故須念。念。幾。何。故。遠。至。大。否。我。之。天。威。緣。何。就。同。就。之。大。否。則。其。念。中。大。有。幹。旋。矣。有。言。外。意。凌。四。節。皆。念。字。中。作。用。若。說。出。否。由。無。輔。便。淺。予。不。允。二。節。承。念。天。威。而。言。天。休。所。當。承。又。因。天。及。民。而。言。治。休。所。當。廣。遠。下。不。允。即。朕。允。節。內。二。人。字。我。俊。民。字。後。入。字。都。要。着。眼。字。宙。間。奇。休。須。是。人。去。承。受。切。忌。孤。薄。寡。訓。成。要。舉。艱。難。之。業。且。做。到。有。固。命。永。乎。于。休。處。是。擔。當。語。汝。有。合。是。對。任。以。天。命。之。重。意。天。休。弗。覿。見。衰。之。難。敬。德。明。俊。以。述。丕。時。衰。道。也。此。心。點。破。前。款。裕。意。天。休。以。

尚書訓意

國運言滋。源。而至。戰。勝。也。比。天。又。過。一。步。若。僅。相。當。未。先。忽。天。之。美。古。人。事。天。每。欲。過。之。弗。戡。就。心。理。不。以。人。數。較。即。五。人。俱。在。太。是。弗。戡。召。公。欲。去。不。過。謀。心。耳。德。在。召。公。已。無。不。敬。但。或。擔。當。與。避。避。相。參。于。內。便。與。前。人。付。托。心。一。息。不。接。而。此。一。息。之。化。德。已。多。則。惟。更。加。費。畏。即。以。此。點。聲。氣。應。求。作。俊。民。津。筏。明。俊。民。太。敬。德。事。以。己。之。德。教。作。群。俊。之。明。聖。使。之。特。白。奮。起。明。在下也。惟。德。可。格。天。惟。賢。可。事。天。答。休。持。盈。道。莫。大。于。此。又。何。讓。焉。舊。績。方。成。安。淨。忘。艱。難。之。慮。新。功。未。奏。豈。可。釋。時。我。之。思。曰。在。謀。見。不。可。謀。非。謂。教。德。

明後便可去。聖人聖道未見。即欲明。未便。按謀後人。與明俊民不相涉。要看「不時」二字。下「不冒率俾」。即「不時」。至此時。然滅可豫去。今非其時。則二人同。衷。未有已之意。○為樂二人。與衷我二人。應收成結局。曰。衷。有加無已。曰。為樂。為樂。為衷。成。成。心。為樂。式。克。句。越。下文。王功不可不。成。意。非。公。自。叙。休。者。治。民。之。休。與。天。休。俱。有。尚。未。到。不。時。田。地。故。要。成。成。文。功。不。成。于。功。全。成。于。心。故。不。急。正。即。成。朕。在。廣。德。化。上。即。迪。前。人。先。是。于。此。急。心。則。于。彼。梗。化。直。到。不。冒。率。俾。實。着。二。公。不。急。說。不。作。效。率。俾。不。肯。不。怒。遂。欲。以。治。也。此。惟。冒。

尚書

卷

二

集

之初。誰不如是。然而不可常也。當思其終。把眼前因尤。違。段。與。情。都。林。殺。深。惟。其。終。未。獲。初。朕。終。見。是。知。誰。殺。誰。訟。夏。非。不。能。其。初。也。而。其。終。及。汝。借。亡。也。即。此。民。未。燕。後。商。非。不。能。厥。初。也。而。其。終。大。命。不。孽。也。即。此。民。初。終。皆。指。民。德。言。敬。感。前。敬。德。不。急。敬。治。而。後。民。心。有。終。也。不。必。補。天。命。按。不。允。二。節。當。以。一。裏。字。作。背。裏。王。業。心。在。成。文。功。處。謂。敬。德。明。俊。以。氣。至。時。未。可。以。今。休。自。足。也。必。成。文。功。至。于。不。冒。率。俾。總。是。不。時。斯。之。謂。能。裏。二。節。只。一。意。直。下。天。民。渾。見。克。敬。德。臣。以。奉。宣。德。意。為。德。明。俊。即。敬。德。內。看。出。惟。是。承。天。突。

尚書

卷

二

集

若

蔡仲之命

首命是書本序。下令仲首。聖教我作一篇綱領。括盡全旨。爾尚蓋節。述往行之美。以勉之。皇天無親。二節。廣善惡之旨。而戒以慎初。懋績節。言盡職之道。率中節。言盡職之本。相承者。皆所以慎初也。乃教之實用。力廢末。因飭道。而致叮嚀意。按天下真素傑。前何所憑。已何所顧。如蔡仲這種忠孝。超然舊迹。只有一身特起。真能勤勵不息。為後世臣子法。廢。要剔自身字。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仲于

尚書卷之五 蔡仲之命

郭。郭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德同公

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卯之祭。

惟周公位冢宰。攝正百官。群叔倡流言。以搖動之。三監從。

此遂叛。公以王室大義。戒親。乃致辟管叔于商。誅其首惡。囚

蔡叔于郭。郭。猶以車七乘。送之。罪。次于管叔。降霍叔于庶人。

三年。不齒。錄。則其末。戒者耳。蔡叔于蔡仲。能常敬德。而貞忠。

孝。為一心。周公用為己之卿士。及叔卒。乃稟命于王。復卯之

祭。周道親。親賢賢。與戚絕。絕。公特為王行之耳。

此史叙蔡仲得封之由。惟周公至不齒。原其始事。重封蔡仲。

蔡仲之命

上辟管叔于商。字內。見武庚意。霍赫承。在監數。故獨難。社德曰克庸。見。彰。厥。有。帝。意。以下。克。勤。無。怠。照。冢。宰。得。置。卿。士。試。之。以。職。為。復。封。張。本。卯。之。蔡。乃。憫。叔。之。深。要。看。註。周。公。戚。然。于。三。叔。之。刑。意。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注。即。乃。封。我。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先。德。而。改。父。之。行。克。謹。其。立。身。之。道。故。我。命。爾。侯。于。東。土。注。就。乃。封。國。致。我。盡。心。以。任。侯。職。可。也。

率德就是改行。慎德。追。周。之。家。法。注。說。未。可。露。文。王。及。忠。孝。字。

尚尚蓋前人之德。惟忠。惟孝。爾。乃。遺。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凌。率。乃。祖。文。王。之。異。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敬之。何如。惟就爾。率。德。改。行。者。力。勉。之。耳。爾。尚。蓋。前。人。之。德。惟。忠。于。君。惟。孝。于。親。若。不。若。乃。超。邁。其。臣。子。之。迹。無。所。因。繫。耳。自。身。始。今。由。爾。開。闢。一。舉。動。即。成。憲。作。法。勤。猶。恐。滄。况。怠。乎。其。克。勤。無。怠。以。垂。法。于。後。人。可。也。忠。孝。者。異。常。之。道。而。文。考。之。訓。在。焉。率。而。循。之。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則。違。迹。自。身。之。

考之。訓。在。焉。率。而。循。之。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則。違。迹。自。身。之。

考之。訓。在。焉。率。而。循。之。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則。違。迹。自。身。之。

考之。訓。在。焉。率。而。循。之。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則。違。迹。自。身。之。

考之。訓。在。焉。率。而。循。之。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則。違。迹。自。身。之。

考之。訓。在。焉。率。而。循。之。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則。違。迹。自。身。之。

考之。訓。在。焉。率。而。循。之。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則。違。迹。自。身。之。

考之。訓。在。焉。率。而。循。之。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則。違。迹。自。身。之。

考之。訓。在。焉。率。而。循。之。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則。違。迹。自。身。之。

道始危盡矣

自身字要者指其注行而加勉之。承我而言。上三句只引起下文勿樂作率改之實。其曰無怠。曰垂憲。曰卑。曰無若。俱是我勉之詞。遺迹自身。是贊美語。惟孝在惟忠上見。激發者多。勤始而怠終。是以戒之。克勤無怠。克勤就是無怠。勤無怠。然始遺迹。不止一時感憤也。以垂以字緊頂上。不過深明其當無怠耳。訓誨訓誥乃因上垂憲字生來。是堯法之謂。要字極重。正應看無怠字無若。要認得細。蓋改行是蔡仲所已錄。此防萬分中之一也。

尚書訓詁

蔡仲之令

集注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商其戒。我○懷。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慈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克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試觀天人治亂之機。蓋有不可不戒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民何成。心願德惠。何如耳。為善之事不必同。而同歸于天輔。民懷之治。為惡之事不必同。而同歸于天去。民携之亂。其机如此。出善則入善。舍治則為亂矣。可

尚書

不戒我。○能戒在。謹初。爾侯于東。當于其初慎之。初者終之萌。思其終。則初未有不慎者。而終亦以不困。為不思其終。則初未有能慎者。而終以困窮矣。思終以慎。初戒之道也。○我奉侯職。所當盡者。勉乃所聞之績。孜孜治國是務。不特此也。又在睦乃四鄰。聯為友邦。共為修績。由是合四鄰。以蕃王室。萬水木之思也。由是推王室。以和兄弟。治具逐之愛也。至于小民。則康濟之使。無一不得所為。必如此。而侯職始全矣。○其本安在。中者。自心中怡至之理。率之而一。因天理無容心焉。率之何如。先王之舊章。爾所奉以取中者。必監察于厥心。

尚書訓詁

蔡仲之令

集注

尚書

無作一己之聰明而亂舊章。則中不以徇己。而濟矣。吾身之準度。爾所執以定中者。必詳審乃視聽。無信邪僻之人言。而改常度。則中不以徇人。而謬矣。中道悉合。則侯職盡修。予所望于汝者。果能副之。予一人豈不于汝嘉美哉。皇天章承上而詳明其當故之故。而惟字要者。見仲無以父之惡得罪于天。而自沮也。修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功矣。推遺迹自身之心。則凡善皆當勉。而無不可行之善。為之不同。而歸于治則同也。推無若爾考之心。則凡不善皆當戒。而無可為之惡。為之不同。而歸于亂則同也。按善不盡

于德惠治典親懷不貼。須開說善惡無不同。只為之不同。為善者。有世德而作末。亦有自身而邁述。善之用百。而善之歸一。雖錙銖善端。皆集慶之本。雖瞬息善念。皆近衛之功。一屬善中。作用必不為。虛用之精神。為乃善之實力。其志堅。其行銳。歸乃善之實功。立于此。應于彼。為惡者。有嗣德而過佚。亦有濟惡而同污。歸于亂耳。一蒞侯封。便有事天懷民之責。但邁述氣銳。恐或意滄。故致訓微與太甲同。亦惟邁述自身。破同孤出。故于放言同。此言不同。戒字與上敦字一般。上色克勤無怠。下色慎初率中。講內須含此發揮。終有閱情。○此

南書劉雲

蔡仲之命

五

長虛齊

三節。正是為善慶初字。言凡事皆有初。不專指受封之始。慎字內。直是把全局精神都提在初慶。一手拿定。肯綮更無走作。總是惟其終帶。下句讀。惟訓思。有作為工夫。能思終。則所以慎初者不外是。凡人始作之精神。常奮積漸成。既而氣寢以不張。即不必作。未想而當其張。已慮其弛。後雖有犯之端。而無其隙矣。不困就在思終時。不惟二句反言。以決當思終意。勿對。按慎於二字。○懋績節。應舉當盡之職。懸終抑揚。不平懋績。即明其改刑是。提下四句。連言皆懋績中事。駐却帶懋績下。即初勉交修其職意。以善二句。兩

以字頂來而言其尊王室。重懿親也。康濟為懋績。與繁慶。故末另見。此皆為善中事。○率中乃為善之本。原而慎初。盡職所。是事也。不惟自身則知。就尔之自固。有確然中者。在尔既率祖德。仍須率自中。率即率性之率。先王舊章。逆率中慶。未原不必晦。聰明以拘守。但聰明不宜晦。亦不宜作。惟善用之而不失其意。舊章。即中也。作則亂矣。中屬吾身。即為度。原須廣視聽。以收言。但視聽宜廣。尤必宜詳。不詳而側言乘矣。益中。泛自出。仍受自害。聰明之作。視聽之慎。都受那自耳。自目虧了。故必淨為自之綠。乃可護行政立身時。真自之脈。按詳

南書劉雲

蔡仲之命

六

長虛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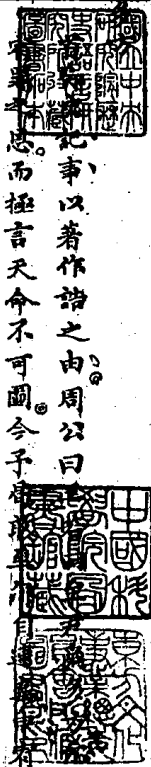
字不但臨視聽時。致其詳審。直是以中道。嘿設于心。自主宰于視聽之先。乃見淨力。汝嘉統承三節。傳仲能戒。是正與尔其戒。狀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我無荒棄朕命。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之國。我無荒棄朕之教命。朕命。即上克勤無怠。下皆是荒棄與敬。我及按公之命。仲無異其命。伯禽。其父有罪。則囚之。其子有善。則封之。視如己子。聖人又何庸心。

蔡仲之命終



論所

以國之
天之
為
而
主
之
功
之
成
之
一
大
意
于
述



此書以著作語之由。周公曰
罪之意。而以天命勸戒之。是通告士民。王曰。嗚呼。猷。五。編。告
商命。以克。臬。專。期。殺。士。而。深。致。戒。董。之。意。以。化。民。在。臣。也。又
曰。節。嚴。更。始。之。約。淺。通。指。士。民。言。正。義。曰。語。推。普。告。天。下。意
在。商。之。舊。國。

按此篇首責殷人。國天之命。遂發帝地之說。而下文于桀紂。皆以國天命為言。夫日用之間。常行之理。此心之靈。若或啟

南書刺墨 多方 集慶齋

之。惟。至。愚。未。嘗。無。一。念。之。明。是。帝。之。迪。人。無。法。而。不。在。也。人
惟。終。日。孜孜。因。其。所。明。不。敢。荒。棄。則。動。與。吉。會。天。命。固。在。是
矣。豈。待。國。度。于。香。冥。哉。奈。何。桀。不。知。出。此。不。克。終。日。勸。帝。之
迪。則。自。絕。于。天。矣。乃。就。謂。命。可。妄。圖。感。言。不。肯。出。于。民。百。為
不。克。開。于。民。民。欲。與。之。備。亡。天。去。順。民。所。欲。此。顯。休。之。命。不
異。于。國。之。桀。而。異。于。不。國。之。湯。不。異。于。國。之。紂。而。異。于。不。國
之。周。波。國。之。者。多。方。所。素。有。而。乃。失。之。此。不。國。者。多。方。非。所
素。有。而。乃。有。之。國。之。有。蓋。與。無。蓋。見。矣。爾。四。國。曾。不。此。之。監
及。欲。效。其。所。為。而。圖。天。命。于。既。去。之。日。豈。非。探。之。天。威。我。

前卷

種休

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祀洛之明年。周公告多士。又明年。商奄遷徙。未盡者。沒
與徐戎叛。惟五月丁亥。王歸自咸。奄至于宗周。諸侯以王
還。皆來。王集。王以大難。初除人心。未固。是用有多方之作。
政成王即改。在七年十二月戊辰。日命周公。後之明歲。多士
作于是年三月。又明歲。成奄。惟多方。當是九年。事多士。朕來
自奄。迷奄之初叛。與三監並起者。至此奄與淮夷。又叛。魯公
征淮夷。作費誓。王歸自咸。奄。有多方之語。宗周。指錫京。天下
歸宗于此。所以別于洛也。

南書刺墨 多方 集慶齋

周公曰。王若曰。敬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
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周。公。稱。王。之。命。答。曰。敵。告。爾。四。國。之。民。并。多。方。百。姓。爾。效。侯
尹。正。管。理。的。民。助。奄。為。亂。法。皆。當。誅。我。惟。大。降。恩。赦。由。爾。不
民。之。命。爾。等。無。然。不。知。知。予。之。恩。則。當。聽。予。之。語。○。波。商
奄。先。凌。為。亂。大。惟。以。私。意。圖。謀。天。命。不。為。永。遠。計。以。敬。念。于
宗。祀。故。自。底。滅。亡。耳。然。則。天。命。其。可。私。干。耶。
二。節。示。以。宥。命。之。恩。而。因。暢。其。奮。命。之。私。意。一。篇。冒。語。多。方
汎。指。天。下。惟。爾。殷。侯。句。當。作。語。中。語。不。與。四。方。多。方。同。例。

不與甲以
與甲以
與甲以
與甲以
與甲以
與甲以
與甲以
與甲以
與甲以
與甲以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啟遠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法昏不克終
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國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麗乃
大降罰崇紀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
只本上來不說商奄更妙
按二節作一氣連者言殺民非應誅戮我大降有爾命宜無
不知乃大惟私意圖謀天命不深長敬念于宗祀何耶國命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啟遠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法昏不克終
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國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麗乃
大降罰崇紀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

洪舒于民公惟有夏之民切憤日飲刺割有夏○天惟時求民
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利矜有夏○惟天不界統乃惟以商
多方之義民不克求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
民乃晉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試徵夏事惟帝以民故降格災害以謹告于夏有夏之君
其放逸不肯有憂感之言及于民乃大淫昏不能終日勉于
上帝之迪達天甚矣此乃爾所聞者○夏公以為帝命可罔
耳不知祈天之道愛民而已惟所畜在帝命遠不能聞民之
麗于民所依以生者察過塞之罔已亂矣此乃大降威罰崇

之不已此何因哉因始于內亂是以不能善承其製溺內亂
者自忘民生也不大惟所當登進之質是加恭敬以洪施舒
裕之澤于民亦惟有夏之民貪叨愆憤者日加欽任剝割夏
邑為此罔非內亂所致遠不克善承如此而謂帝可罔耶○
天以夏王不堪民主惟是為民求主乃大降顯明之休命于
成湯使刑矜有夏而滅之○惟天棄夏而不與之統者豈薄
夏哉義民所恃以輔治乃惟夏王以尔多方之義民不能求
愛多方之享惟夏所恭之多士大不能明達治理保此奉享
于民乃與其君晉播虐于民至于民間百務大不克開而民
絕之矣天之不界統以此
此段奉祭所以亡以見天命不可妄干也惟帝三節言築唐
民而暹天又言其國天而及加虐民故天降喪帝之降格亦
是為民慮不肯感言便是忽意上帝了降格亦帝迪之一事
勸迪與降格正相應勿以天民平○就惟帝句欲其休者以
於厥迪四句看民暹天對看但此地天民不互○天命不離
開設看民就是看天○極見德之自絕于天耳○天命不離
民心圖帝而及虐民如夫命何不克開三句泛言虐民事因
甲以下究言其故麗依倚意不能愛養斯民又從而加罰焉
故曰崇亂下其實也罔甲句亂之本不克靈承句虛說衆欲

民王實事應以心言。然下明德者，慎罰即明德中事。勿把傳中仁字作骨，宜論其精神所依。治廢于運德，深一念係者，慎于民故曰應。慎以用勅，致力念頭上，以感動他。除謹潔心法，更無鼓舞民法。故民本非只感德為勅，全用象德為勅。或動于自心之不可已，要刑用字，惟上純以天其感動。不事作新振濟之勞，故下潛以儆刑鼓舞，不知趨善避惡之迹。○湯時上下同一心，至辛乙而先發，亦同一心，宛然慎厥。是家法，故其民象德外罰，亦無不同一心焉。慎罰亦報明德。中者，故下車言慎罰，義不當，則良民慎，而致不足勅，擇不當。

勅者，則其民字而解不足勅，抑非慎罰也。克用勅，有刑明者當意。故用勅可也。刑去用勅，則有懲行于刑戮之中者。上言克對湯言，此言克克對明德言。三個用勅，上勅其民，不生民勅。說按慎厥，應與明德相應。明德只是慎，但慎慎出明，明中慎之性，慎厥為何言，應明但明仍須慎，即明之深，了慮刑刑之德，或有德意，故民勅。○今至爾辟，今字才多，既傷多方一也。湯以之作民主，付不能以之奉天命，在所以何如耳。一句既，下後發，更端而後言，意重，在致不與夏同制。鳴呼王若曰，始言尔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秋。○乃

惟爾辟以尔多方，大淫罔天之命，庸有辨。○乃惟有夏國厥故，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邪聞之。○乃惟爾商流王，逸厥逸，罔風故，不歸于天，惟降時喪。于足歎息而得王若曰，始言尔多方，天之亡夏，非有心擇去于夏，則天之亡殷，豈有心擇去于殷哉。○乃惟爾辟，以尔多方之業為可惜，大肆濫殺，罔天命而欲之，項項得濟，不一有辨，若以天為可惜矣。○我參夏商而論之，乃惟有夏所國之故，不集于享，神之道，是以天降時喪，使爾商有邪聞，而代夏天非擇夏，夏自亡耳。○乃惟爾商流王，又以此為違，所

以國政者，不潔而穢，不道而情，若此其不集于享也。故天又降此喪亡，而使爾商聞之耳。非天擇然矣。明矣。上既應陳二代之亡，故歎息言天非有心，所以引起下文禁射自取之意。要垂重致此。○以尔多方，有而恃之之意。大淫即前淫昏，罔天之命，即前罔天之命。禁去日亡，乃亡射去我命在天，其庸越為甚乎。以尔多方，未前古不以多方享命，此言以尔多方圖命，見命可事不可也。結上文，案下二節，方殺夏商取亡之故，以明非天庸釋意。○乃惟有夏，古夏亡為自取，罔不一曰集。○乃惟有夏，古夏亡為

不獲謂去其道。既國天而不善高故。故取七年。得陳而代。曰。乃惟爾商言。亡為自取。遂厥遠。甚于桀之誅厥遠。林氏以醇乎醇辟之極。宵以遠。國政未有替。香向上者。故不獨悉。

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頌之。子孫。故作民。主。國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頤。天惟爾多方。同德。頤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惟式。教我。用休。爾多方。伊爾多方。

然天喪彼。亦非。張亡之也。惟聖不念。轉而作狂。聖固不。是時。矣。惟狂能念。六轉而作聖。狂。豈可。自棄。狂。如。爾。僻。倘。其。克。念。猶。有。作。聖。之。理。天。以。商。先。哲。王。故。辨。細。五。年。寬。彼。于。其。子。孫。其。改。過。遷。善。大。作。民。主。而。爾。辟。五。年。間。心。未。嘗。訟。過。口。未。嘗。悔。言。固。可。為。天。所。念。聽。者。天。其。如。之。何。哉。○天。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動。發。祥。並。告。之。威。以。開。發。其。德。省。頤。天。命。者。而。界。之。惟。爾。多。方。當。此。選。會。同。德。以。省。頤。蒼。之。者。而。天。意。矣。虛。矣。○惟。我。周。王。善。承。其。氣。而。克。堪。用。此。仁。民。之。德。惟。是。能。起。而。主。此。神。天。故。天。心。屬。焉。惟。式。教。我。周。王。冥。冥。之。中。啟。聖。倍。至。用。以。休。美。而。德。日。盛。于。是。爾。之。象。人。中。界。以。般。命。而。尹。心。

爾多方。我。周。何。容。心。哉。合。觀。今。昔。而。爾。天。者。可。自。省。已。此。改。言。天。非。輕。絕。商。也。非。輕。與。周。○兩。聖。狂。字。一。樣。看。乃。舉。人。品。懸。絕。者。言。天。下。無。不。念。之。聖。而。聖。不。能。以。去。念。而。免。墮。狂。天。下。無。克。念。之。狂。而。狂。實。可。以。轉。念。而。還。辨。聖。重。狂。克。念。上。念。以。捺。存。醒。發。言。人。品。作。用。却。只。係。這。麼。樣。形。容。念。之。為。聖。須。暇。二。字。曲。盡。天。意。暇。謂。優。閒。暇。月。以。待。其。自。新。勿。作。使。字。曰。子。孫。非。寬。受。也。為。其。祖。父。耳。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大。動。以。威。必。有。指。實。頤。天。頤。之。俱。就。人。心。上。看。頤。畏。天。威。者。天。之。所。開。也。天。如。是。開。之。而。爾。同。德。頤。畏。以。答。之。天。

心。安。得。不。轉。而。他。屬。傳。作。天。養。頤。之。命。解。與。頤。天。頤。之。欠。貼。○天。寬。封。而。封。不。改。又。求。多。方。而。多。方。不。堪。惟。我。周。王。之。德。是。當。爾。界。通。節。主。德。言。靈。承。克。堪。周。王。頤。天。慶。武。教。下。則。天。春。頤。之。命。有。專。屬。矣。靈。承。使。是。克。堪。承。曲。為。承。奉。云。曰。欲。與。聖。惡。勿。施。而。已。德。最。難。勝。躬。行。我。未。嘉。弊。矣。未。必。潛。身。于。民。身。矣。未。必。淪。浴。深。入。克。堪。行。得。到。做。得。穩。也。與。神。天。就。周。王。說。其。可。為。未。便。與。武。教。用。林。帝。王。之。典。天。必。有。神。奇。指。示。非。人。所。及。知。夫。人。力。絕。廢。止。有。蒼。穹。猛。省。之。開。兒。如。教。戒。非。引。述。例。即。前。帝。地。帝。之。地。無。泄。而。不。在。聖。人。意。氣。清。明。教。理。

爾多方。我。周。何。容。心。哉。合。觀。今。昔。而。爾。天。者。可。自。省。已。此。改。言。天。非。輕。絕。商。也。非。輕。與。周。○兩。聖。狂。字。一。樣。看。乃。舉。人。品。懸。絕。者。言。天。下。無。不。念。之。聖。而。聖。不。能。以。去。念。而。免。墮。狂。天。下。無。克。念。之。狂。而。狂。實。可。以。轉。念。而。還。辨。聖。重。狂。克。念。上。念。以。捺。存。醒。發。言。人。品。作。用。却。只。係。這。麼。樣。形。容。念。之。為。聖。須。暇。二。字。曲。盡。天。意。暇。謂。優。閒。暇。月。以。待。其。自。新。勿。作。使。字。曰。子。孫。非。寬。受。也。為。其。祖。父。耳。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大。動。以。威。必。有。指。實。頤。天。頤。之。俱。就。人。心。上。看。頤。畏。天。威。者。天。之。所。開。也。天。如。是。開。之。而。爾。同。德。頤。畏。以。答。之。天。

爾多方。我。周。何。容。心。哉。合。觀。今。昔。而。爾。天。者。可。自。省。已。此。改。言。天。非。輕。絕。商。也。非。輕。與。周。○兩。聖。狂。字。一。樣。看。乃。舉。人。品。懸。絕。者。言。天。下。無。不。念。之。聖。而。聖。不。能。以。去。念。而。免。墮。狂。天。下。無。克。念。之。狂。而。狂。實。可。以。轉。念。而。還。辨。聖。重。狂。克。念。上。念。以。捺。存。醒。發。言。人。品。作。用。却。只。係。這。麼。樣。形。容。念。之。為。聖。須。暇。二。字。曲。盡。天。意。暇。謂。優。閒。暇。月。以。待。其。自。新。勿。作。使。字。曰。子。孫。非。寬。受。也。為。其。祖。父。耳。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大。動。以。威。必。有。指。實。頤。天。頤。之。俱。就。人。心。上。看。頤。畏。天。威。者。天。之。所。開。也。天。如。是。開。之。而。爾。同。德。頤。畏。以。答。之。天。

胎著。心通行利。自不能已。湯大休明之勢矣。非在哉。若平時心力未及于此。而達會焉。這探天休。誰可妄邀。商界心使與禘。天式教不蕪文武。只還他周王。

今我局敢多誥我惟大降尔四國民命。尔局不悅裕之于尔多方。尔局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尔尚宅尔宅。尔田尔局不惠王。熙天之命。尔乃迪。屢不靜。尔心未愛。尔乃大不宅。天命尔乃肩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爾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用東德不康寧。乃惟尔自速辜。

尚書訓詁 十一 集卷齊

今我言天命得失之因。歷代興亡之實。何敢若是多誥。我惟大降尔四國民命。憫之切。故不得不言之詳耳。○尔既索恩。當圖述善。尔何不務及。覆為悅信。而寬裕之于尔多方乎。即此忱裕多方之道。而無窮之天命。爾何不爽輔介助其治于我周王。而安享天命于今日乎。今尔尚居尔居。政尔田。與周同為休戚。尔何不惠順于王。而益廢天命于將。來乎。尔之所當勉者如此。○尔乃絜屢不靜。及覆變乱。尔心其未知自愛耶。蓋自愛者必宅天命。必敬天命。天命去。爾已久。而尔沒不辭。是大不安。廢商之命。天命歸周已定。而尔沒不辭是

看越播棄與周之命。不法之事。乃爾然為之。不過回信于凶人。以為義不忘敵耳。不知忠臣仗節。一粟于時。自作不法。則不悅裕之尤。已不自悅。而爾忱于正。亦獨何哉。此予所為尔戒也。○且我降命。豈一時之故。我惟時其教告之。未嘗加以刑。我惟時其戰。懼要囚之。未嘗治其黨。不已而至于再。至于三。思厚矣。乃有不用我降尔命。執迷如故。我乃其大罰。極之前日之恩。不復可荷。非我有。用持德不安靜。而好為誅殺。乃爾自速其辜。惟悔何及。

此以下俱戒勉之詞。○多誥。通邑上文。大降。照篇首。意華有過之辱。下因勉戒之。○尔局不節。承上降命。承以首句為主。下二段頂說。忱裕事。隸或不靜。離其心之詭詐。是以謀之。其後。故首以忱裕言之。多方之衆。一振。象絃一定。衆定。人人各悅裕。即人人皆悅裕。所謂悅裕于多方也。有同心向順。意下方。承此說。到天命上去。天命就因命有一說。天命維指周。然不可說周命。因此而享且熙。我周受命。當年惟休。輔之則與周同。其享順之則與周同。其熙。亦說得夾。拱護介。扶助。又合多方之夾介。方成。又我周王。今尔二句。就現在看。田宅。乃多方之田宅。○多誥。通邑上文。大降。照篇首。意華有過之辱。下因勉戒之。○尔局不節。承上降命。承以首句為主。下二段頂說。忱裕事。隸或不靜。離其心之詭詐。是以謀之。其後。故首以忱裕言之。多方之衆。一振。象絃一定。衆定。人人各悅裕。即人人皆悅裕。所謂悅裕于多方也。有同心向順。意下方。承此說。到天命上去。天命就因命有一說。天命維指周。然不可說周命。因此而享且熙。我周受命。當年惟休。輔之則與周同。其享順之則與周同。其熙。亦說得夾。拱護介。扶助。又合多方之夾介。方成。又我周王。今尔二句。就現在看。田宅。乃多方之田宅。

尚書訓詁 十二 集卷齊

尚書訓詁 十一 集卷齊

地卷

方民不安其田里。則天命臨矣。又惠德不出。忱格不介。慶已
事若保業。三平。天命。然。某乃所以報我周降命之恩也。三局
不與上呼。應甚繁。爾乃迪慶節。及上看。指。注。事。以。欲。將。來
迪慶。與迪慶未同。同。義。多士之語。此。至。明。盡。啟。迪。非。一。故。云
迪慶。勿。泥。傳。作。踏。字。不。靜。是。大。指。二。天。命。根。不。靜。來。不。與。國
忱。又。哉。其。不。靜。之。心。事。而。深。折。之。六。勿。作。四。平。不。靜。不。但。從
迷。即。觀。望。而。懷。二。心。是。天。命。一。主。廢。一。主。興。典。謂。法。四。國。之
民。自。以。不。忘。疑。為。我。而。不。知。其。不。法。不。法。者。心。之。所。誅。何。忱
于。正。之。有。○我。惟。時。節。二。惟。時。字。皆。本。降。命。至。于。再。三。只。屢

南書副卷

多方

十三

集慶齊

通者

屢意不用降命。是不勉所當為。與戒所不當為。多士多方並
言東德。蓋頑民不省。已不靜。乃不康寧之大者。及咎周連從
討伐。為不康寧。故每提告之。速不待意。降宥再三。而不靜
如故。則罪不宥。是恃天命者。自于天討耳。洪惟國天至此
俱以天命作骨。
王曰。嗚呼。敬告爾有方多士。暨穀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心。爾。罔。不。克。集。○自。作。不。和。爾。惟。和。我
爾。室。不。睦。爾。惟。和。我。爾。邑。克。明。不。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
凶。德。六。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

民澤

此四

高永力。改。爾。田。夫。惟。界。務。爾。我。有。周。惟。其。大。介。登。爾。迪。簡。在。王
度。高。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我。命。爾
六。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
爾。多。士。擗。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遜。爾。土。○王。曰。我。不。惟。多
語。我。惟。祗。告。爾。命

王曰。嗚呼。敬告爾有方多士。暨穀多士。今爾奔走。自遷洛以
來。奔走。臣。事。我。監。已。五。祀。矣。情。久。則。宜。享。勢。久。則。宜。定。矣。○
越。惟。爾。多。士。中。有。授。職。于。洛。為。胥。為。伯。小。大。不。同。皆。是。多。正
咸。有。佐。監。之。責。以。治。吾。民。者。爾。罔。不。克。盡。其。臬。法。可。為。○其

南書副卷

多方

十四

集慶齊

寔。何。如。治。民。以。身。為。本。自。作。不。和。必。有。微。爾。身。者。爾。惟。和。我
心。與。身。俱。遠。也。治。民。以。家。為。先。爾。室。不。和。必。有。微。爾。家。者。爾
惟。和。我。身。與。家。俱。調。也。○爾。自。作。不。和。身。本。于。心。爾。室。不。和。必
身。和。室。睦。者。風。動。爾。邑。邑。之。人。皆。曉。然。明。白。無。復。昏。迷。叛。亂
者。爾。惟。是。能。勤。爾。事。而。職。業。之。盡。已。在。移。風。易。俗。之。中。矣。○
然。爾。邑。中。頑。民。凶。德。者。不。盡。無。也。爾。尚。不。以。為。畏。忌。六。則。以
穆。穆。和。敬。半。鐘。半。傳。而。潛。消。之。又。能。簡。爾。邑。之。賢。者。諮。謀
之。為。治。民。介。助。合。人。于。已。以。正。勝。邪。而。何。忌。凶。德。之。有。此。之
謂。罔。不。克。集。○凡。爾。多。士。之。在。洛。邑。自。是。而。渡。高。永。方。改。爾

閱此較意介以助言以賢為助則我之勢不孤且用致賢藉以斷民情土俗之宜當激勸作新之意使上下之情相通若類致賢為介也幹統森嚴可使有所畏善類成羣可使有所慕皆以禪爾邑所不及者此上節進一步此泉之作用○尔乃脚田先齊伯多正祿田尚永力政作用力看各為永遠計而自力以保之也蓋和睦者可久之道自食其力則無分外妄觀之心謀長其居則無一時反側之計便是勉于和睦處矜憫其陷溺久而悔悟方新也天界矜在周大介齊上見地簡下又介齊之寔使親近此附我多遜其為費不既犬乎也

簡王庭自外權居京職至服大僚則又居卿相之位矣蓋以太用款之也○尔不克節與上節及對不克初忱與尚永力政及尔探天威故我致天罰與天界矜大介齊及命俱指自作不和二節不克初忱則無永遠保業之計外有奉承之狀內懷逆節之心是享而不享尔無奉上之誠故民皆效之謂不忠于多士也遠願違命即是不初忱我命將說到天威上故重提之見天之威未嘗求人而加之尔惟遠願違命則惟尔多方自探取之耳探字宜玩前言大罰極之為凡民言此為致士言故云離遊尔土罰有間也○多語通前天命之公

遷善之實而後有克集等語故曰多諾命單指上四節恐其以所當勸勉之詞視為習聞而不經心故以極告動之此曰極告下曰克敬以我之極責彼之教也相應又曰是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剛無我怨語雅然初意化表已又曰自今降尔凌舍舊圖新又尔多方士民之初必有敬上之心而凌太和之無間倘化不能致敬以歸于和順尔實自負降命之恩則無我怨蓋非我東德不廉寧也再不我我此一篇結語又曰見晚論情至也

新在尔則更新伊始故曰初敬者和之本和字已得廣士與民和民又與君和方是勿以身家之和貼按此德重初字查典討濟惡武王誅紂伐奄是一初不能而誕三監叛自奪違洛又一初不能而地屢不靜復與徐戎並興今歸自踐奄首惡外仍降尔命是又尔一初此初蓋得之再三降命之故揭示之以見不可復失志是與之次詞思多則玩人情類然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意也然言表多方終

王政

周公教成王用人之書。首率群臣進言而其大端在知恤在
之人二節。言禹之知恤。亦起二節。言湯之知恤。各舉其為
戒。大文武王十節。言文武之知恤。孺子王矣。勉成王以知人
任人之事。蓋以知恤期之也。自古商人二節。總括三王用人
之道。而最任用匪人之戒。今文子文孫二節。言刑獄尤當
人。因論刑而及治兵。總自今後王節。以用人之要戒。後王未
示治獄之法式。以見尤當得人。意通篇以三宅為本。蓋王政
之要也。

尚書訓義

王政

集注卷

王政

按聖人文章多用開門見山一法。點破知恤二字。直冠全篇。
便引夏商以知恤與不知恤亡文武以知恤與不知恤。今王宜奉
法乃一則曰惟心是又之再則曰惟有司牧夫。總緣聰明主
壞知恤不須多。但看一分。意深蓋奉朝心。即禹湯文武都這
開。我乃甫有群臣未了。這我後論太史當記。越分無限。致微
周公若曰。群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成戒于王。曰。王左右常
伯。常陸。準人。饗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我
周公率群臣進言而先之若曰。臣等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
矣。王聽之。王是謀。臣用公之意。成告戒于王。曰。用人之道當

重臣之外又有親臣。曰綴衣。為曰帟賁。為。所謂左右者。如此
周公選德之曰。嗚呼。天子設三輔弼之臣。而又參之近侍。非
惟官府無兩局。而且君臣無二弊。可謂美矣。但使官易。得人
難。則休中而恤。寓為益。非慎簡。無以汰。儉人而太。慎簡。又恐
自起。疑猜而妨賢。路非委重。無以責成效。而太委重。又恐自
生。比昵而開侍門。則不宜憂其知不明。任不當。即知明。任當
。後此中自有一段憂恤。處知此恤者。鮮我。人主。樂不為臣。恤
。獨不自為左右。他耶。

此要得鳴和同聲。隱然動王意。周公欲端不發。意若待于群
臣。群臣奉尊親。而不言。所以尊親。又待王自悟。周公公不究
尊親之故。但贊其美。嘆知恤之鮮。令王躍然。見意。拜手稽首
班首官。致語。所以澤王聽。非替臣言。涵有位高。不可無助。勢
私。誰與為援。意故群臣以王左右為言。左右貴。席貴。止。或德
理。朝廷或親侍。開燕。皆王左右也。重三大臣。上二近侍。附。戒
。語不言。王責成。何在。而第言左右。即左右而王之責成。可知
。不言左右。賤掌何在。而第係之王。即左右乎。王而左右之賤
。掌。又可思。意在隱涵。不露。起休。非數官。美嘆。自古。建置。此官

尚書訓義

王政

集注卷

之。美意亦以三宅為主。須抑揚講恤。根休來。即休處便。有可
 憂。勿作知其難而恤之。休恤都。本王左右說。臣為王左右。則
 王與臣。非有尊卑相稱。實為一併相成。何休知之。不必可說
 出休處。然惟為王左右。則一體中。豈容廢廢。字得偏枯。惟是
 藉以分王之責。而實即以履王之憂。故謂之恤。知恤者。鮮。非
 徒不恤。直不自恤耳。鮮。致重之詞。見自為左右計者。不
 可不知。恤。當微。王意。不可以難字代鮮字。常伯。牧民之長。常
 執法之平。雖大。發遠。惟。常。貴。衛。道。官。度。
 各有職掌。但此。處。未。可。說。明。用。註。于。說。
 古之人。地。惟。有。夏。乃。有。室。大。統。觀。復。尊。上。帝。地。知。忱。恂。于。九。德。
 高書訓。主。收。集。虛。齊。
 之行。乃。故。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
 德。惟。乃。弗。作。任。任。是。惟。恭。德。罔。後。
 知。恤。之。君。為。誰。古。之。人。始。行。此。道。者。惟。有。夏。先。王。當。王。室。大。
 競。時。天。眷。惟。隆。而。猶。招。額。賢。俊。代。天。職。以。崇。事。上。帝。豈。特。其。
 君。然。哉。夏。之。臣。身。倫。九。德。而。迪。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不。惟。臨。
 履。相。契。而。且。形。迹。相。忘。臣。道。如。此。則。俊。不。顯。而。集。矣。乃。其。臣。
 猶。恐。君。不。盡。所。任。也。乃。故。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豈。易。
 言。哉。曰。宅。乃。任。事。者。宅。乃。牧。民。者。宅。乃。持。準。者。以。是。人。宜。是。

位。以。是。道。盡。是。才。結。惟。后。之。責。任。然。矣。是。則。君。之。能。宅。亦。在。
 迪。知。忱。恂。之。耳。若。為。臣。者。但。謀。面。貌。用。以。為。大。順。于。德。而。
 為。之。君。則。其。君。所。宅。不。必。有。九。德。若。茲。乃。三。宅。之。官。無。義。民。
 不。亦。負。夏。王。額。俊。之。心。哉。惟。九。德。額。俊。而。三。宅。得。人。此。禹。所。
 為。知。恤。也。故。○。夏。桀。惡。德。惟。乃。弗。作。任。宅。之。道。而。所。
 任。惟。暴。德。之。臣。以。致。國。亡。無。後。不。知。恤。故。也。
 言。夏。王。知。恤。而。及。其。臣。臣。之。知。恤。德。為。君。之。知。恤。大。統。者。天。
 眷。既。隆。意。此。便。不。可。無。尊。額。舜。呼。也。求。賢。繼。道。考。招。不。足。以。
 盡。夏。王。揚。于。天。眷。之。難。堪。思。可。以。克。享。天。心。者。惟。此。俊。民。真。
 高書訓。主。收。集。虛。齊。
 若。一。失。士。即。無。以。承。天。而。不。勝。違。違。也。蓋。除。却。鏡。靈。孕。委。者。
 即。天。地。無。以。為。心。則。以。庸。衆。托。天。工。孤。上。天。挺。生。人。才。之。意。
 其。藝。越。何。如。故。求。賢。事。天。別。無。二。理。賢。智。奮。庸。天。工。畢。亮。其。
 絕。緣。欽。崇。不。但。事。之。已。也。此。乃。知。恤。極。至。處。至。若。夏。之。臣。更。
 有。以。成。其。君。迪。知。九。德。全。重。迪。字。傍。躬。之。素。即。為。相。士。之。樹。
 若。我。有。抱。負。我。自。品。題。則。照。人。同。于。自。照。故。曰。迪。知。迪。知。則。
 推。誠。相。信。兩。心。如。一。心。矣。申。看。若。賢。意。已。滿。此。句。了。告。君。處。
 只。初。君。自。已。用。宅。乃。故。字。重。看。心。知。恤。之。君。自。容。有。以。懷。之。
 道。賢。在。臣。任。賢。在。君。三。乃。字。吃。緊。宅。之。得。人。非。為。察。察。討。直。

此先見道不致到矣

乃自為計毋論百寮奏理皆一人之宜君即此朕朕耳月開
師辭濟則元首之宰制何如向之拜稽卿重而不易言后
者茲惟后矣而後矣相應只說君道當然名實字勿泥謀而
目與面謀雖得其梗槩而已其德相及或其人果賢而得其
外未得其神皆謀面也則乃宅居指君說親親宜于職者此
極言謀面之弊今推不以謀而為難知則先有神識
豈拜官沒有賢才乎以德為宅宅無非俊有夏知恤之要如
此○凡用人必奉君德因上不曹說出故于祭特揭一德字
弗作注任則弗顧弗尊是惟暴德則其臣不止謀而矣暴德

尚書副墨

五

集虛齋

祭德應下受德賢則所用皆暴德遠德以身取人之驗也
六越成湯不墜上帝之耿命乃用蓋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
克即侯廣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湯于厥邑其在
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賢惟蓋刑暴德之人同于
厥邦乃惟庶習遠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
高受命奄旬萬姓
未知極也君子商六越成湯涉起而大麓治上帝歌著之命
典札命討赫乎一新湯定能獨運我乃所用有三宅非其位
也克印宅而允當乎事收準之任及所稱三有俊非虛聲也

一德是

二字解非即字
二解非即字
二解非即字
二解非即字

克印後而允稱乎事收準之字湯于是嚴思而傾心審注
大法而舍己樂從如此克用三宅三俊而才無不盡之任人
無不盡之才蓋得之嚴惟丕式者多已足以其在商邑用和
賜于邑近而淪濡三宅之為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而
觀感三宅之為也而耿命之管何如大哉宅俊並舉而遠近
同風此湯所為知恤也欽○嗚呼其在受德強賢自用無所
顧忌惟進任刑戮為暴德之人則與之共國乃惟庶群習染
為失德之人則與之共政帝欽罰之乃使我有此中夏用商
所受之命而盡治萬姓于是天下非商有矣不知恤故也

尚書副墨

五

集虛齋

修以有天下言見都邑四方無非商有耿命君之明命曰上
帝本于天也丕墜着力說若一人革而一方遠心非丕墜矣
湯特攝謀為格謀即用明湯為聘幣令德教化更一番整頓
故曰丕墜三宅三俊丕墜工夫勿作推由克即主湯言宅
之位而德足稱之各而實足到猶二也此則用之宅即宅
格之後即後不待居官備職不待事久論定而德即位實即
各故曰克印後言曰者未試用而先品題之也嚴惟丕式事
念茲在茲而不忘自委心聽順自待師矣德在心上者是
湯知恤最苦心處克用宅俊其定在此克用特湯錄盡其用

協式各着用字，是用宅後以協式之。乃湯克用宅後之能事，勿作效，直究其馭于商邑于四方。一民未化，用未克也。協式無淺深，協若出于一身，同于一心，湯之心與宅後合，商邑之心又與湯合，見德從取法模範來宅後之德，為湯所式，湯德又為四方所式，人人近光，故曰丕式。此丕，廢，朕，命，歸者，處必化，合遠近方為丕。釐，德，賢，則強悍自恃，賔，路，絕矣，宜共國政者，皆小人，邦，謂，都，邑，改，謂，朝廷，皆，屬，天子，同于邦，則非不式，同于改，則非用協，缺，罰，有，上，帝，臨，故，意，下，正，其，實，也，重，商亡，旬，只，畫，其，地，人，其，人，是，不，必，并，收，什，位，或，云，我，有，夏，指，西

尚書訓詁

集虛齋

土謂以西夏受命而治萬民也。此更覺詞不重複。
 不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後心以敬事上帝王
 民長伯○主故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帝賞綴衣趨馬小尹左
 右携僕百司燕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燕常
 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文王惟
 克厥宅心乃克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後有德○文王罔攸蕪
 于燕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
 罔敢知于茲○不越武王率惟救功不啟厥義德率惟謀誕
 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禮記

我周文武受命不執非由知恤而與者乎。不越文王武王于三宅之方用者不徒得其迹克知三有宅心而鑒意緒于功餘之表于三復之未用者不徒揀其名灼見三有後心而燭底蘊于行誼之先于以敬事上帝共任事天之責而立之為民長伯必能修天職而無負體統之寄者此其克灼為何如○是以文王所與立故有任人者有準夫者有牧者均之朝廷大臣而作三事之職任人總天下而理事準夫總天下而執法牧總天下而子民事以宅官官以五故此之謂三宅○自三宅而推之進而侍御則有官府之臣虎賁修武衛以壯

尚書訓詁

集虛齋

掖庭之威綴衣布物采以昭輔服之煥有司園之趨馬俗法駕也。有小臣之正長供法選也。左右之役携僕為之侍法宮也。又有以司稱者各辨所職服用之需于此取以府稱者各典所守儲蓄之備于此藏其為王侍御之臣有如此者○不而服采則有京朝之臣大都而下小伯而上有一都則有一長有執伎之藝人有外臣之百司又有太史執簡而奉諱悉尹伯止位而列大夫其為王服采之臣有如此者凡此大小庶官皆常德之吉士豈惟三宅已哉○不特此也侯國之臣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卿曰亞為卿之貳曰旅為卿之屬○不吉

不知其分
進字何

看則
地自
解不

切格

士也。○監國之臣，在夷地，有微人，有廩人，以及他民之衆，在中國，有北毫，有南毫，西毫，以及阪險之區，皆有監尹在，亦言士也。非文武能用三宅而何以百官得人若此。

六節總文武言之，重知人得人上，克知節總是知之，其克知灼見，其非常之識，以辨非常之人，若按事績以窺底衷，嚴錄論以下中成，則衆人之知宅俊，未足為克灼矣。下二句，正見克灼，慶言此等入以之事，天則天職，必可修而主為長伯，則禮統必可專，形容文武知見之克灼，亦本心說，天不可貌格而可心事，民不可勢結而可心孚，文武知見宅俊之心，是知

高書副卷
五改
集虛齋

見其與天民為一之心，故態度夫帝暨民衆，共式其靈耳。敬事亮工時，保有裁輔意，主以作民極，不但統統維維，明倡阜成之化，且具瞻矜式，嘿操師保之型，曰民長伯，有呼，吸與民相屬，意敬天不敬民，終無着落，事者，○五政五節，緊論文武得人，之盛而先之三宅，三宅賢則下無不賢矣，主故字是提綱，主就君說，任準狀，只開叙其官作三事，以職言，要見總治，意方是民之長伯，按主故二字，只在三宅上，不通貫下文，事字要玩，本言三宅而曰事，見此特事也，令其展布，不以事為限之所為事，而盡其妙者，則在乎人，要發三宅盡職意。

說行
有開

特字
特見

○虎賁節，各以侍御，皆內庭官，凡七等，虎賁，緹衣，提然，趨馬至，庶府，俱各就長官，官府合為一體，天子自大臣召對外，惟此屬周旋，故或朝夕藝近于前，而君德攸賴，或奔走給事于內，而玉度攸關，如矢心東直，則開君以善長者，其机及提于廷諍，倘獻諛脂膏，則引君子匪桑者，其效主奏于斯，源故列言之。○大都至尹伯，皆外庭官，以都邑，凡六等，都公卿采地，伯如京縣，畿縣類，百司曰表臣，別于前，百司，太史，權目侍王側，而六典法則自有專署，在外，尹伯，長官大夫，所以統百司者，或總理分理，以至伎藝百工之微，或治事紀事，以至

高書副卷
五改
集虛齋

大小相維之職，各以長言論，尊不若三宅，而今職有其員，親不若近臣，而登朝有定次，故亦列言之，庶常句，結前生，後全重常字，上帝無非一常，如交則為珍，固事之最妙行，常如奇則為殃，常即自吉了，故末更叙此常字，蓋其味淡，其光闊，作探無奇，久索不厭，是經綸謨議之所樹也，是天顯民彝之所極也，文武克灼，正識到此，故得人。○司徒二節，附于吉士，後蒙上文，別內秩也，司徒司馬司空，是總理侯國者，五族是大夫士，分理侯國者，列官之以三卿，皆受命天子，並敬六通名王朝，○夷微盧節，官名只一尹，王人監國者，夷非一種，奉微

慮見例其餘則以燕字訣之三處皆商故都假無之指除要
非一區不可以俱作夷尹之設或取夷夏相維或取犬牙相
制而莫不容得其人此固文武明見萬里之外無所不徹
要見三宅得人而衆職皆得人意

試奉文王知人任人之事論之其于三宅之心不但知之已
也惟能以三宅之心為心而無一毫不得合乃能立此常事
司牧人以能得其復有德者而事改之選有自來矣○任之
則何如文王以三宅有庶言為之禱令而庶獄庶慎從此出
焉故以身無之則三宅之心必有蘊結不盡者乃固所無于

高書副卷

十一

集產齋

庶言以庶獄庶慎不侵其禱令不抗其事權惟有司獄
慎如牧夫則是訓之使有用命無違命而已○若庶獄庶慎
文王所為固無者真固敢心知及此恐有兩知即有所無非
心任三宅之道知至而任專文王知如此○亦越武王豈
有異文王哉文王安天下之功有撥亂之義德佐之武王率
效功以戡定則不敢替其義德之人文王治天下之謀有休
休之容德佐之武王率成謀以致治則使其容德之人即昔
日既用之三宅而以此並受此不丕基文之所為受命即武
之所為地操也用舊人以成前功武王知如此

不無便說子

見地

高書副卷

十一

集產齋

此四節今文武言之重任人上得言文王任人之事先洗知
人說起勿把克宅心作推由克宅心以宅之心為心彼心見
到履我亦能到彼心具足處我亦能足并其心為我有故曰
克宅心知灼見之至精處非兩層至此則知見且無可擬何
有萬信乃克二句一層讀正克厥宅心處任必隨其德德潛
于心若以我用彼未易言立惟克宅心則無事比哉而自於
自閱之內覺分量相調立常事司牧定同文王有一般文
王與德德為一德德與常牧為一即欲以任與德別之不可
得文王之克厥宅心乃至于此三克攝一克攝惟克其心乃
克王其官以克其任之人言事牧不及準是見○庶言
教文微已微慎在內三宅皆有庶獄是庶使事常任慎在任
事常伯慎在教民故德謂之庶慎庶慎字意有司牧夫
謂司獄慎之牧夫非指常伯用則事權獨秉意向獨當有司
計事而委任有司固無不但恐妨當事天子之精神日注于
任事而無也則用遠正刑容固無有司皆使德使持
道不勉或有不嚴然取臣而不取事惟王言頻出不竭之
庶言况微慎乎○庶獄庶慎承上固教知正固無心事
非加一層心相承而未必辦庶曰固無恐其者不待盡其用

而由意委任。亦曰罔無。故指出其罔無之心。直曰罔敢。知要
 看敢字。人主亦未嘗好使下權。特以罔敢之念不能忘。故敢
 耳。至于明能燭爰書而不欺。用計能籌錢穀而不欺。則非
 慎恤之極。真審察賢豪。奉為典刑者。其敢心未易泯也。罔敢
 二字。更切文王知恤。○武王創有四海。其勢足以籠罩群英。
 而兢兢惟舊。臣是用非知恤。不能義德容德。一人身上。欲
 泰安天下之救功。自須激大義于腦。欲運經天下之謀。自
 須包六合于方寸。說個義德。見非只雅才。乾坤原有這不欺
 回的元氣。聖賢原有這極刻方的真作。並不粘着半點才情。

南書劉臺 五改 十三 集虛齋

可見義德即是容德。替非意為懈。正以着意為替。從非聽受
 為。正以容替為。蓋任之極專。即罔罔罔。知心法重不敢
 字。漢字發出。文王克厥宅心。意以字。以容德義德而受不基
 也。有文無武。未必愛重。武王上見非知恤之主。不味承意。
 按罔罔罔。俱狀文王心。裡不是突事。非謂任人決不可無
 且知也。惟克厥心。直任之耳。若此。心信不造。而略為任之。不
 委事植旁落乎。却照克心。說君心不可一日不運。但既克厥
 宅心。則宅之任事。即敢之任事。即竭吾之心。思終無加于三
 宅之規。查注精于事者。與注精于事事者。相去天壤。此二節。

只形容文王克厥宅心之意。
 嗚呼。孺子王矣。總自今我其立。故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
 厥若。丕乃。俾亂。相我愛。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自
 一語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序以。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
 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總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
 慎。惟正。是。又之。

嗚呼。孺子。嗣。文武。而王矣。總自今。我其于。立。故。之。官。若。任。事
 之。公。卿。守。法。之。準。人。常。伯。之。牧。夫。我。其。克。灼。知。其。心。之。所。順。
 于。意。念。隱。微。之。際。而。滑。其。操。修。恬。遠。之。真。則。三。宅。之。心。我。既

南書劉臺 五改 十四 集虛齋

洞悉之矣。于是推心委任。大使展布。以為治于以相。我所受
 于天子。祖宗之民。而和我庶。微。無。失。平。高。和我庶。慎。無。失。備
 高。任。之。重。如此。是。時。也。委。故。既。專。言。易。起。則。勿。以。小。人。間
 之。然。後。賢。者。得。安。其。位。而。行。其。志。任。賢。之。道。盡。矣。○然。君。心
 出入之。端。即。小。人。窺。聞。之。會。自。一。語。一。言。以。性。我。則。終。思。成
 德。之。方。以。治。我。愛。民。若。是。乎。純。心。任。賢。斯。無。間。之。可。乘。也。○
 嗚呼。此。豈。虛。說。哉。予。且。已。受。人。所。述。古。今。用。人。之。美。言。咸。告
 孺子王矣。總自今。王為文子。文孫。有。家。法。在。其。勿。有。所。無。有
 所知。而。致。誤。庶。獄。庶。慎。惟。當。官。之。心。人。是。治。之。任。人。而。不。自

武法文
三五

亦見

身相

道甚

身皆

身

用則王之知也。六何愧于文武哉。

此三節欲王法文武之知也。知者知厥若直道。破知人要領。文

武之克知灼見克宅。心皆在此。若我于心之自然。勉強行道

之人心安于強。則強也。順任情率意之人。于理不安。則順也。

拂此處須有真知。克字重心。心與之合。而即始見終。由表洞裡

故曰克。既知其人。即當重其任。至乃四句。括是知若到底。俾

亂只重推心。人君精意與賢。必無顧忌拘牽。不待使他人

布而肝胆相照。自傾底衷。相戒二句。即俾亂之寔和。微慎又

所以相受民也。申看民曰相是。民原有道。生理更無造作。止

有維持若民為主。而臣為相。要想這相字。依然若的真面目。

和獄。不使情勝法。不使法勝情。則柔重輕都不素候。和慎

出入微殺。無未事強補。亦不至已事張皇。經登周布。都不違

理。蓋達寸心為若。則庶務便為和。和正根若。而由俾亂。藉

犯疾徐之際。安保無隙。察處之說。最難防。勿有間。則兩信者

心。而形迹容有不適。毀譽自不能行。尤俾亂之極。專處。聞不

一。端註勿以小人間之。未盡。○一語承上。勿問未聞。不生于

人。而生于己。一念起。便是自問。自問即人問之。相對曰

話。教語曰言。此人情步。露處。亦易忽處。不是狀時。淺。謂。謀。論。

集案



身相

問。微有向背耳。末字須別。其始克灼極真。其末思惟或懈。未

惟惟是徹底。知若人君。惟靜默思賢。而一語言間。或有他注

則此心稍乖。而好賢之心。荒矣。不知一語一言。何不開。脈子

民。則付不問。念于惑。所為。披腹心。而展其志。聯始終。而究其

潔。將廉保。撫綏之規。件件係之念中。如何得問。此君心。嚴密

係。惡之極。自是如此。不為防小人而致。○微言。括包上文。曰

受人。用戒于王。必集眾思。而後入告也。孺子一身。業承前代

之統緒。當習前代之典章。予何敢受。嘉模。而不一。整于王前。

文字。文孫。勉王。如文武也。勿誤。為罔。其罔。知下一註脚。既知

若何。漫知。職本。欲其治。不知。反以。誤之。誤字。是任。若不。任之

病根。不必。事體。致誤。即為。之。而當。亦未。免誤。職掌。誤賢。才人

與職。相當。謂之心。與。逆。旁者。自別。入獄。慎。乃。所以。入受。民也

間之中。人以。昏。誤之中。人以。察。故。公。子。勿。誤。之。戒。尤。致。意。

自古。商人。以。越。我。周。文。王。立。故。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

緣。之。故。乃。俾。入。○。國。則。固。有。立。政。用。檢。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

歷。世。終。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勤。相。我。國。家

合。三。王。觀。之。自。古。有。夏。與。商。之。人。以。越。我。周。文。王。其。于。立。政

之。官。若。五。事。牧。夫。準。人。始。則。克。宅。之。以。是。人。居。是。官。而。用。無

不宜終則克由錄之。由所任發。而才無不盡。若茲者。乃所以使三宅之效治也。知恤豈易言哉。○夏商與我同為國。則無有立故而用檢利小人參之者。檢人雅瑤飾為德。而非其心之所順。是于人間每結為昏暗之形。而無能先顯于世。其害如此。總自今吾王立政。其勿用此等檢人。其惟于吉士任之。用奮勤有為而輔相我國家。此尤用人者所當戒也。

尚書副墨

主政

十七

集註釋

由錄者。克宅宅其兩當宅。試觀禹稷契皆聖人。何百揆等職。弁不更換。則非第不參匪人。天下有均為賢士。而才具各有所宜。取彼才具當此官守。若因人設。是官而賢。始得以此為居安之宅也。錄借字義。由錄由事。收準之所宅。而抽錄之不窮。賢人之用長。聞之不盡。賢人之施漸。叩之徐來。在心深。壹壹上。況有火燃泉達之勢。一潘其不涸之源。日新月盛。而所出不止于素蘊者。如治錄之錄。錄不危也。克字主。君說宅錄申。看壹由錄宅而不錄。不能伴之。又矣。伴下之治。由于上之使。送上克字見非落一層。乃者言必如是。而後得使

事 主小 重 房 有 不 非 似 小 人 德 德 德

事 故

尚書副墨

主政

十

集註釋

之治。着力語勿作效。○國指三王之國。檢人非但不用為宅。即繼衣等官。亦着此輩不滑。立改所色。廣不訓德。檢人似忠似信。然瑤托而不安順。其沾沾便捷之狀。以易為人。勤破。言與檢之分。檢不訓而吉若也。就德上看。若詞氣便詢之異。特外郭耳。不斥檢人。則不能用吉士。此用賢要訣。有出于知明用專外者。其惟字已得。知恤工夫。迅行群陰。獨扶陽脉。灼知厥若。却在個處。勸字須重。制正吉士。雅操其體。亦即吉士若。廢机神。用字着。王身上。說字。富間只憑個言氣。注。未我國家。亦只憑這吉體。盤結。自須尋相之者。使奉朝。都是吉士。常侍

詰爾戎兵以陟為之遂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狀光以揚武王之太烈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獄者民命所係君天下之最重者其

勿有所善有所知而誤于庶獄惟司之牧夫任以生養斯

民為○即庶獄之當謹如此况兵所以威天下而戒不虞尤

不可不加之慮其克詰治爾戎兵振奮威武預絕擒心以陟

為九州之述而加括之按方隅而行天下至于海表無有不

稱服焉此宜為王今日已狀以觀對文王之狀光而德不愧

于文孫以宣揚武王之太烈而功不愧于父子得于是乎在

尚書刑書

五改

十九

集虛齋

今文子即于三宅中揚其重者申戒之知恤非只為賢人恤

心為民命恤故獨提庶獄刑原以引養有牧之義故不付準

而付牧刑期無刑也要在牧字上講獄牧夫即上所詰吉士

○其克詰亦勿誤庶獄而并及之庶獄不可已誤若戎兵亦

付不知貽誤更夫故特揭之前容德與義德並吉則知恤原

合文武以為恤克詰無事而為有事之備備兵非詰也佳兵

亦非詰也通節重此句詰正詰言未惟的精益求精詰即克宅

克詰的精神以為來平下針權威而定主德懼武于殺樣之

詰爾戎兵以陟為之遂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

吉六

兵起

尚書刑書

五改

二十

集虛齋

日則以去兵廣德振武于平定之日則以詰兵廣德蓋恩深

易玩化久易起當吉士勅相日而奮武耀威以儆偏傍情疏

聖導澤振宣多賢之德化使人心欲玩而還肅世運欲降而

復升此正德之所存也陟訓升世風日流高迹降而下此則

重升之不指輿圖是德為明德漸被暨及而升斯世于大敵

意行是朝廷德意倍神氣而旁行方印方來勿作四方看服

人心悅服其德威服則戎兵惟詰止所以儆兵于不試三句

正是陟慶日月照臨文光何狀今不付之若明若晦丕單稱

德武烈何大今不德之若振若起觀美潘頌視意揚則張而

大之光不可見而可慕故必以觀矣為精神烈惟可承而不

可量故必以揚勵為始述陟為正觀揚慶以字奉上求重者

俱有方直到陟遠觀揚而用賢之效始成惟玩詰戎兵然因

論知恤而終此還須帶出用賢意

嗚呼總自今漢王立改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

蘇公武敢爾由少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利用中罰

嗚呼知恤之道豈獨王當知哉總自今漢王立改而任三宅

其惟克用常德之人可為○周公若曰太史汝知常人為誰

乎我周司寇若蘇公若用能敬其所由之獄以養一代元氣

而致重長我手國采所謂常人也爾太史書而載之使後之
 司獄者于茲是式而有敬慎心以其陳列之不一者而用至
 中之罰則治獄者皆藉公矣後王王故無異有常人哉
 二節以用常人視後王而因以式常人則後王也戒及後王
 欲王為子孫立法責重成王之詞蓋千百斯年立故所與終
 文緯武帳積前業德只藉個常人則今日用人須為子孫可
 總之道常者彰厥有常典上吉士應據他一生結淡字靜似
 人人及得迎功成素著却又人人做不齊至常心非常所
 然持重未訥不典小惠新運爭便給林下一推字又其真心

非以意氣點而久道難以為用解不以乾坤不息之神與相
 貫洽乃克用耳此即後王保界無他何况今王○蓋公即所
 謂常人呼太史而命書中對王語推測嚴良成或成王欲其
 用人若燕公以長王圖也刑最足成國脈在君固當勿誤五
 司獄者尤當加慎燕公只是一執故則刑獄不難爾脈定長
 德云刑原非成民之具舉以禮法文以裕民燕公却由威嚴
 迫促中而行永裕重長之道長國不指基圖乃民心而陶成
 淺無手足束縛之象所謂化國之日終以長也茲式式其意
 非式其法我國家刑刑原有法式式中運故乃非此式燕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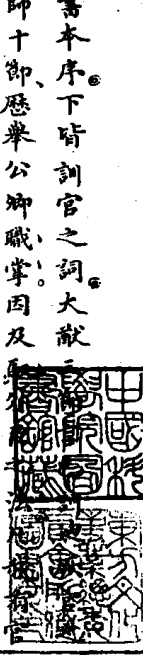
以教主式今即式能教式教式有慎心開合列即陳臬陳字
 勿作條例輕重出入不失其倫之謂中總說中便錯綜斟酌
 非法所能拘舉一時所列之法而無所不用其中便是教根
 式換來

按此二節舊謂意不相蒙未是蓋以常人立故者後王不務
 之規而人誰為常司冠燕公其式也下節心犯燕公做一常
 人樣子須速者常人與長國正好合者蓋樹國在人樹人在
 心常于心則有負無偽謹愆勝而忠結于獨知常于世則有
 泰無否字靜多而福貽于王國為非常人安能長國至命太

史書燕公以示後不重治獄重立故上一俾後人慎以佐政
 容德義德德東于常心而以燕公之事先王者事後王則報
 國長一俾後王慎以立故率謀率功德依于常德而以先王
 之用燕公者用後人則造國亦長公論立政而終以此蓋見
 法速之慮

三故





書本序。下皆訓官之詞。大猷
 師十節。歷舉公卿職掌。因及
 二節。論居官之要在慎。出令而歸。本于學。戒前卿士四節。揚
 居官之戒。在立功業。以及養德。居寵而廣之。推謙末節。括上
 意申飭之通篇。俱訓語。勿令體統訓詞為兩。
 按此篇見成王實學淵識。出仲治討。入肅朝常。透治亂安
 危。只在位者。故開口提大猷三句。為綱。引唐虞夏商。為詔。佐
 自是臚分官守。後又倍勸官箴。直送王政中。討出這綱維消

尚書訓官 同官 集虛齋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惟周成王之標。有萬邦也。巡守侯甸之罔。而四流其不來庭
 者。以此制馭群辟。而發請天下之屯。民于時六服諸侯。無不
 承順天子德意。而奉職以為民者。有周太平之象見矣。王既
 歸于宗周。以在內治事之官。所以為外之表率也。乃董率而
 是心之。使明倡外之職。而異君以庇民焉。
 此史臣述成王訓官之由。成王向來都賴周公輔相。此篇方

集虛齋

是自家施為。故以周王撫萬邦。巡侯甸。是常制。重四流
 然即巡行時事。不平常時。勝因餘。騁動巨測。淮徐遺。出
 決不常。亦多有弗庭。故于時巡。未幸天命。先行天討。用武以
 安民。此心成。王親揚之。要推總兩朝。知恤之餘。治道業已修
 奉。枕恐成素之習。頭乘職掌。偷惰之氣。陰中群司。四流之流
 所以特督正之。綏兆民。紫頂來。工夫在馭侯上。見要看飛守
 不令一夫失所也。德即綏民之德。承則奉宣而布于民。來庭
 不足。以盡之。凡群辟之承德。是周王之綏民。形容極治景
 象。俱為董正。發端治官。即公孤六卿。董正。要見群。既已明職

尚書訓官 同官 集虛齋

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
 官。格亦克用。又明王。生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于小子。祗勤
 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是若訓迪。厥官
 王曰。若昔大道之世。故已治矣。邦已安矣。然。以治不必常
 治。而制于未亂。邦不必常安。而保于未危。所以為長治久安
 計者。無不曲為之。罔焉。○其實。何如。曰。唐虞之時。稽攷古制

建官則惟。而舉其大者。內有百揆。四岳。提治于內。外有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協心共事。是以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寧。建官如也。至于夏商。時事漸煩。建官則惟倍。亦能用以致治。無愧唐虞。也。建官如也。是知明王。立政而設之官者。不惟其官之備。位唯得其人。而用之耳。是人者。其制治保邦之要。故。○今于小子。承唐虞夏商之流。惟是祗勤于德。早夜若將。不遠有內之治。官在仰惟前代。建官得人。之意。是順于以訓。建官。使交修其職。無愧于唐虞夏商之臣焉。

尚書

周官

三

集產齋

此下皆直正語。制治正。以保邦。對中有事。意所以制之保之者。在人而已。且時舍。要者。敵字。否泰相循。一定之運。大敵之世。不恐運而恐道。道之大大于德。常虞亂。常虞危。道之大大于德。防其亂。防其危。治紀。綱修明。卯。基。國。鞏。固。然。僅。可。云。未。亂。未。危。耳。豈。可。曰。已。治。已。安。乎。未。者。微。矣。也。亦。伏。義。也。虞。得。然。之。中。一。檢。點。即。可。消。萌。據。方。來。之。勢。一。失。計。即。不。獲。挽。此。正。制。之。條。之。不。容。已。虞。制。字。係。字。須。含。整。肅。官。方。意。亂。不。亂。于。故。務。全。亂。于。舉。朝。之。潰。神。故。力。維。不。頌。制。使。勿。潰。危。不。危。于。國。勢。全。危。于。舉。朝。之。頹。氣。故。力。護。不。搖。保。使。勿。頹。要。得。隨。

與字者

此字者

范者

時損益意。正。又。曰。治。有。失。則。亂。亂。不。治。則。危。危。則。亡。故。漢。中。書。不。作。兩。扇。○唐。虞。御。叙。建。官。而。歸。重。得。人。上。非。其。人。庸。則。廢。事。耶。則。亂。故。建。官。得。為。用。之。惟。百。惟。字。見。簡。意。內。有。二。句。揭。總。率。以。談。餘。和。寧。中。者。職。業。分。明。官。師。相。得。所。致。和。者。天下。精。脈。無。息。不。流。官。府。合。德。總。治。分。治。各。得。其。理。有。爭。宜。則。不。和。矣。和。字。色。釀。許。多。元。氣。非。止。政。修。事。治。已。也。和。即。寧。處。此。蕩。蕩。無。名。氣。象。要。數。出。長。治。久。安。意。夏。商。法。浸。增。不。能。盡。治。其。故。然。惟。倍。亦。見。其。簡。用。又。致。治。若。唐。虞。也。此。已。寓。有。詩。人。意。在。明。王。二。句。就。上。揭。出。建。官。之。要。勿。作。推。由。人。第。見。

尚書

周官

四

集產齋

無官。則責局不充。而政廢。不知官不得人。則庸闕者。尸素。滋。切。而。故。之。廢。惟。明。王。能。察。理。亂。安。危。之。幾。官。必。擇。人。蓋。惟。人。能。立。故。官。不。足。恃。也。惟。得。人。而。制。治。保。邦。總。見。周。密。大。凡。官。得。人。乃。能。致。治。贊。君。治。使。是。棄。君。德。下。言。祗。德。不。逮。而。欲。得。人。自。輔。訓。官。內。即。有。惟。其。人。之。意。在。非。修。德。端。取。人。之。本。不。逮。即。祗。勤。虞。就。云。惟。日。不。足。不。是。不。及。先。王。○。極。勤。于。德。就。為。治。上。故。典。制。治。保。邦。應。極。勤。而。見。為。未。逮。所。以。不。自。恃。而。用。人。也。為。訓。官。張。本。時。者。在。訓。迪。上。見。明。王。為。官。而。擇。人。成。王。資。人。而。訓。官。意。故。相。同。故。曰。各。非。若。其。建。官。也。訓。迪。事。以。

之稱不

訓誨而開導之。人官稱。而極勤于德者。不孤而無鄰矣。
按訓迪有心體統訓職業二意。如三孤或公。六卿分職。六職之中。冢宰又統百官。六卿又各率其屬。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倡。此所謂統也。公論道。私私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屬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之倡。宣布于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凡我有官以下。皆職守也。或分五太師下為訓。統凡我有官下為訓。職業未是。職業不在。統外能盡職。業而體統為不虛。訓官原重。職業遂不兩平。

尚書訓蒙

周官

五

集本春

主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或公。私。化。實。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空掌邦禁。詰姦。懲。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厥官者何哉。周宗五太師大傅大保。是曰三公。其職何如。人君以胡劑陰陽為道。三公講明大道之原。以經綸邦國而變

通

尚書訓蒙

周官

六

集本春

理陰陽。所為均調。不愆不伏之氣者。胥由于此。非德谷天人者。不以此當之。故三公之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後居是任焉。○三公之外。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其職何如。人君以參贊天地為化。三孤次或三公之列。以私大治化。而實亮天地。所為相助資始資生之功者。亦由于此。其以輔予一人。將惟若人是賴焉。
主字以已。然說。賈下八節官制職掌。周公所定也。師傳保異名。而師道則同。公者。無私。無私而三才之理具。故稱三公。天下只有個公理。主持得世界。首列公名。自全以道重了。那在廷臣。固有緣之者。此其經之者。乃不經以政務。惟經以至理。工夫在論道上。經即論道。履帶見變理。又承來道字。就君身看。非一陰一陽之謂人。君以人事而調氣運者。道也。坐論放談。而用以經國務。即此便是變理。蓋氣運只在人事中。一論道盡之矣。不可謂陰陽由我變理。只順文。發揮如節宣四時。幹旋五珍。皆是公無專署。惟元老重臣。則以此秩優崇之。如今閣部加銜例。僑卿而不僑公。非其品也。三孤亦然。○三孤不言主。蒙上文也。孤取無朋義。宇宙間極公共理。即極孤特理。私則多與。公自無朋。故于公論其冒天下之量于孤論

其提天下之神二職分言。居六官首便全談道化了。貳公二句一氣下工夫在私化上。寅亮承來貳亞次非佐貳之謂。化字亦就君身看。非天地之化育私。即盡性以盡人物是。寅亮即參贊天地是。天地以成能言。豈無覆載生成之偏。而私以寅亮者。能使化育之運無滯不暢。斯覆載之盛無闕不章。然天地終古著明。奚待孤始亮。但于私化時中存寅亮造化生心。則天高地厚氣象倍覺開朗。是于公為二而于天地為三。總未及只是。獨于一人見私化工夫不在天地之化土做。而在于一人身上做。君身萬化之源。私兩有事莫先于此。所謂

一。公君而國定。成周治事之官六。而公孤六。以君身為治之本。故獨致詳耳。
 以六卿言之。曰冢宰掌邦治理而為之長。其職何如。統率百官。咸使歸一。以均平四海而無不各得其理。是為掌治之卿。
 ○曰司徒掌邦教化而為之長。其職何如。敷布五典。由叙而惇。以馴擾民而使之皆遜。是謂掌教之卿。
 ○曰宗伯掌邦典禮而為之長。其職何如。治天神人鬼之祭。辨異于同。以和上尊下卑而不乖其則。是謂掌禮之卿。
 ○曰司馬掌邦政令而為之長。其職何如。統六卿六遠之師。總握兵權。以平居非

萬國而莫不率輯。是謂掌政之卿。○曰司寇掌邦法禁而為之長。其職何如。詰奸慝而窮之。使無所隱。刑暴亂而過之。使無所容。是謂掌禁之卿。○曰司空掌國土地而為之長。其職何如。四民各有定分。而居之使安其所。地利各有生殖。而時之使因其宜。是謂掌土之卿。○此六卿者。不掌其職。各率其官屬。以倡九州之牧。使無不盡撫循之道。以阜成屯民而納之于豐厚。熙洽中焉。○六卿之倡外者如此。然國家豈無馭外之法。我六年五服一朝制也。又六年王乃時巡。果何所事。我考天朝制度于臨蒞之四岳。諸侯各朝于一方之岳。以聽

稽核。于是大明其當黜者而削地貶秩。當陟者而慶賞旌庸。是又王者所以維萬國而廣內治于無窮也。尔其知之。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稜之原。無煩以治事者。統萬事而為不洽之長。則有六卿之職在。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在六卿中。又為長中之長。治宇所包。廣統有統。宗歸一意。非只大小相維。直是和衷懋效。依然師濟當年。即五卿六在所統中。均承統緒。亦非只風氣互調。直是性情各得。依然問津舊日。百官共理四海者。庶故不一其規。五方不一其俗。有統則并勢相準。情欲相調。即不無衷益。依昂。康乃其所以為均也。

事者勿令內外但要得訓誠意○惟家宰無所不統此下則
 有專主故曰司司徒取主徒象義治象莫大乎教特以總家
 宰數典心以擾民教非但領示規條乃廣施提覺使無一人
 之迷擾非但習氣之馴直是心志之悠優游暇習大而俱忘
 不專為不順者設即順者還須馴擾也蓋善教者決乎心志
 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
 求決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犹山藪之擾毛羽川澤
 之擾鱗介豈有胡狄強之為言其花固毛羽沿鱗介一失其
 制脫然逝矣此最得擾字意○列卿中宗伯亦不言司以其

尚書

周官

集注

祭祀鬼神非可以司言也教之大源無踰五禮故以總司徒
 禮獨言祭其重耳却社為神宗廟為人礼主于辨不辨則
 無序而年生惟宗伯待以治之分明有夙夜寅清工夫若牲
 幣祝禘一有司事耳神人各有上下其苛列已在治字內了
 和者馨香感格無怨無悞是治之乃所以和之也○中一說
 分幽明者不止言祭也以治神而節宣天地明以治人而決
 治尊卑斯之謂和○傳○礼停即兵隨政宗伯德以司馬不
 曰掌兵而曰掌政蓋我兵不語即立政全虧惟國勢之大張
 斯政權之永立統六師二句連看統者克曰徐狩統練于平

好要

見西

集注

時秉鉞麾旄統馭于臨事平則大小強弱相安邦國所取平
 也○曰統六師隱然居重馭輕之勢自是以銷反側而靖八方
 統廢便平非必討伐為平平與均不同均是各達其宜平如
 水之平無任昂折間在抑惡扶善上見○大刑兵小刑即刑
 故司馬併及司寇此節重禁字聖人立法禁于未然刑非聖
 人之本心善惡暴亂罪狀有微顯而無大小諸主推鞠求情
 情也刑主斷割既得其情而丕赦之也二句平懲一儆百禁
 民不為意不在詰之刑之而在禁之也○惟民獲安養斯鮮入刑故以司
 詳于故世道升降之異也○惟民獲安養斯鮮入刑故以司

尚書

周官

集注

空總司寇馭主國空土山澤田野道路皆是四民皆依于土
 居士于學居農于野居工于肆居商于市所謂量地以制邑
 度地以居民者也地利即土所賦於天時而後興闢地墾
 田築場乘屋以及修隄防伐林木建城邑修里閭各有其時
 不失時而墮功不違時而妨務是也二句為平按統論六卿
 天下之事治以均之教以擾之礼以和之治道盡矣其間或
 有欺常于紀者大則職之司馬小則職之司寇見王者之治
 不倚一偏既有以開導之又有所以敬畏之如天地有雨露必
 有霜雪有春夏必有秋冬特司空居終蓋有前五者而後民

高書圖

得安其居也。○六卿節德。言之重。倡收上六卿。各責成于屬。而倡收之道。已寓外。以內為標也。六卿倡九牧。則九牧率諸侯矣。此便是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慶內有修六典之事。在六卿。倡而九牧從。庶幾和寧。用入之休。身成即頂上。未事者。勿分秋養。由民物之安阜。至大化之通成。治之極也。期之。勿作效。○此取諸侯之法。與倡九牧者。實相護持。合內外而制治保邦之道。始全耳。重巡守。考績。邊勿朝。巡並言。六年又六年。率其常期。非至此制始定。首句作起語。下四句提。是時巡事。制度不出六職外。六卿所倡。即諸侯所當遵。朝方岳。即

在時巡之時。點涉又根制度修否來。巡方考課。要他應內以為年成計耳。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戒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簡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嗚呼。而遊事惟煩。

王又奉治官。總告之曰。嗚呼。凡我有官之君子。敬按所司之職。其要在慎。乃出令而已。夫令之出。必近之。無論城社。遠之。無倫窮。若。恐。潛。乎。而。然。契。欲。其。行。不。欲。其。久。然。行。在。意。論。不。

和牛教者二

高書圖

在遵守此其民有先信之者也。不必蕩然合于國法。民情。事若少拂。而實。導。利。于。民。皆。公。也。不。必。顯。然。違。道。味。民。即。有。意。奉。公。而。意。氣。未。融。皆。私。也。稍。參。以。私。其。誰。信。我。必。以。天。下。之。公。理。而。成。一。己。之。私。心。則。令。出。而。民。自。心。信。懷。服。矣。夫。莫。難。喻。者。意。乃。民。有。明。見。而。尚。疑。其。有。私。即。未。請。而。已。信。其。無。他。者。則。公。與。私。之。別。也。慎。出。令。者。其。惟。以。公。哉。○第。為。治。之。道。未。有。不。本。于。學。者。理。備。于。古。政。從。此。出。必。學。古。于。入。官。之。時。至。于。議。事。則。以。古。法。裁。制。之。即。未。必。盡。合。其。迹。而。未。嘗。不。祖。其。意。如。此。則。改。乃。有。所。主。而。不。迷。矣。然。或。古。義。不。合。于。今。

時之宜則。亦未為時也。若我周一代之法。原根堯舜。監二代而成者。此則酌風會之流。觀人情物理之極。其簡當官之典。常惟是奉行而作之師法。無以利口之言。亂其官守。可為師。我周即。以法先。王學之道。盡矣。若蓄疑于心。無所考。必敗。其謀。怠慢。輕忽。無所稟承。必荒其政。皆不學之故耳。不學。則。識。見。惛。然。猶。之。牆。面。以。之。臨。事。徒。自。煩。擾。而。已。學。其。可。不。務。

今則一官各一職。合則為治。無二理。故總制之。有官。此。言。內。臣。私。教。是。違。官。心。法。亦。即。爾。居。官。心。法。教。古。欽。漢。書。慎。出。令。

又選攸司中提出乃化民振要嚴重出令上下必明其宜慎
 台朝廷而令百司自京都而令侯牧治官職業孰先于此行
 即行以人心之順貼及即及以人心之檢選行及都在心上
 說蓋至于及則民輕上而不信令矣然必謹出令不至于及
 此教以謹令非欲其違非也提之公為出令之本要選教內
 運出然而私每易乘如本是為民典利除害却有行一番即
 增多一番與密民不但不受其利而反為害者無他非通天
 下之志者不能以一人之心知千萬人之心不能以千萬人
 之心為一人之心皆惟公而不能盡祛其私之累也惟以公

尚書副卷

周官

十三

集萃齋

戒私則舉事必當動合人心不但出令為然者何令之出民
 不信而懷之戒者淨盡無餘之謂允懷事信心之懷與淳慕
 者自別○通節以學為主此欲入官者學古耳慎令以飲司
 心辭為本學門即為輔建官者既必稽古則入官者自息精
 蒐通合古今總是居官全學亦總是有根柢的政治故未嘗
 事固以學為先既當事亦以學為重制是吾心中說古融通
 的裁制波唐虞夏商之法總只從心脈流出今議事亦即議
 以吾心之唐虞夏商斟酌變通不必盡同然却已有準的矣
 故不迷世又有好古而至于好異者與常作師所以為學古

勸學

者至戒也不可酌古準今平對典常人人可覆按者然只奉
 行成述安稱作師惟密選其意緒含藏嚴貼切領取似無師
 實作之師師則彼為提命我為領畧心源兩相贊託此時且
 不得參一意見又豈得參一絲更少不能理會便為利口亂
 官官即典常無為利口所亂方見已之能師能師令又何患
 于泥古執大凡疑心生于諳練之未精况後蓄而不化疑事
 無成敗道也急心起于精神之不振况後忽而不顧齒弄藏
 裂故之荒蕪不理可知二句提是不學的樣子備而惟頌承
 上狀言之不學的人識力而虧則寸衷無決斷意念無感激

尚書副卷

周官

十四

集萃齋

不能執簡御煩極覺獲之已耳事煩便是改選慶蓋學者應
 事以理惟為交而不窮不學者應事以材始恍以才力經營
 之終末有不歸于墮面者也學不學之得失如此
 戒爾卿士崇功惟志唐業惟勤惟克果斷乃因波報○位不期
 驕矜不期侈恭儉惟德無戴爾偽作德心遠日休作為心勞日
 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
 和政麗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區其人惟爾不任
 然現有當戒者凡爾卿士當官之日誰無慕功奮業之心然
 望不在食俸而在心之所矢無而不登則當此立志之頃就

尚書則事

是崇功而在。所謂有志者竟成也。業不在意氣。而在勞之所積。無積不充。則當此克勤之時。就是廣業所在。所謂進吾性也。然果斷之未能。并志動之屬虛願。惟克以志動為奮迅。毋逡巡于事始。毋牽制于官成。乃有成效。而無濼報矣。爾其戒之。○乃功業憑祿位以樹。而慶祿位之有道為位以展材。不與人之驕期。心本自驕。而以位為藉耳。祿以稱事。不與人之侈期。心本自侈。而以祿為乘耳。此皆恭儉不足故也。所謂恭儉者。惟有實德在內。而驕侈自覺其深。忘快毋逞事于爾偽。為益作德。則內外惟一。心遠而日著其休矣。不偽則極。不

用官

集庫春

不復非志 志動 非志 志動

尚書則事

是城必稱舉非人。則人之不任。亦爾之不任矣。非惟妨政。并以妨官。欲不戒。得乎。戒正卿士。六卿中已無公孤。如今加銜。是非德尊位隆之說。四節重戒。字上戒。報以斷。戒。驕侈以德以畏。戒。不任以舉能。晉師將果斷為主。勿把志動斷三平。功崇二句。提起話頭。仰惟前代。子亦有志。拉德不怠。予亦自勤。便可得卿士居官要法。功參唐虞。夏商是崇。業被庶政。萬國是廣。志之崇功。以上言勤之廣業。以漸次言。志勤易懈。而難振。一不果斷。不可以為志動矣。克果斷者。始終奮迅。決之要做。所謂勇以強之。

正志勤者。力。處非幾會。不再之說。若以勤赴志。機閱靈爽。而稍姑待。便是淡念了。前則無不勇。後則無不報。因後報。即正克果斷。○任不期。勝二節。德應卿士。恬寵戒德。前重惟德字。後重思危字。恃寵即驕侈。思危即作德也。志勤果斷的人。豈尚有驕侈。但驕侈在心。而與祿位。附有不煩于期者。惟真難去的病。須得真恭儉對針。蓋在心之惡。觸境便生。非標位。引人人。自引耳。然載偽者。偽恭儉。便是真驕侈。故曰恭儉惟德。恭儉便是德。非有恭儉而以德居之。驕侈之人。誰肯以驕侈自認。必以偽恭儉蓋之。載者自外。已內。所謂虛衷是德。

用官

集庫春

此不夫上相直取本志
此不夫上相直取本志
此不夫上相直取本志

二曰作者人處易驕侈地。雖是其心也。不妨作一苗意。逸在
德中。終日兢兢。亦遠也。休在途中。終日惴惴。亦休也。休委
恬適之情。拙消沮敗露之狀。或為即所以戒驕侈也。重戒
字勿。以保標位。言○居罷節。此又就功業標位中指示心法。
思危。極畏。正恭。餘一。既醒神。可以策勵功業者。故直以思危
惕之。正期以作德。為廣業崇功之地。非係標位之說。須道前
戒字。領神。德寵為安。則忠以罷為危。則畏。是思危。非以固罷
乃以作德也。標位生驕侈。是至危辱廢。于崇盛時。常作固辱
想。則畏心自生。畏即恭。餘推德也。弗畏即驕。多作偽之心。弗
使入可畏。日勞日拙矣。更不落一層。○推賢。言開一步法。居
罷柱危。只要樹人盡職。功業原非一人事。正宜共之。賢能推
心。知其賢而奉之。讓心。服其能而遜之。乃相師相法。無好無
吝。意。九官相讓。何嘗俱讓與人。而已不居。只推讓則所舉必
賢能。而賢能又得以居其位。而行其志。故庶官和磨。庶和表
氣象。此是實際。爭長與避長。皆非推讓之心。皆成不和之端。
即有時居而不辭。是推讓。是和。庶官慶和。以言乎其理。
非無爭之謂也。不和緊頂和字來。庶官一未和。則改便罷。不
推讓之故也。奉能四句。又轉一意。將庶官責在他身上人之

此不夫上相直取本志
此不夫上相直取本志
此不夫上相直取本志

能。惟尔之能。何必賢能自己出。人之不任。惟尔不任。又何可
任。已遣人。只在和上說。二惟尔字有力。世豈無能致賢
通顯。而不能致賢。展布者。來能其官。惟爾精神。自與賢能相
貫注。而一有總論。皆尔一團太和所感。攝也。不任者。及是。通
即戒意。只在公私閑頭。以上四節。似散實連。功業既建。志于
難持。罷利未忘。必生交軋。到底。只是一戒。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致滿所任之官。必治尔所司之政。若
民。萬邦惟無致。
此者。所以左右厥辟。宅中馭外。而永康飛。民安則本固。
將見萬邦。皆歸服于我宗周。而世世無有厥歎矣。
末節。括括訓意。職推分六卿。實即古三事。大夫。即三事之屬。
亂政。正是致官。慶曰。爾官不致。直要他親承。不當不得漫視。
為君事。佑辟。將官職。推歸到君德上來。君德彌成。就是斯民
迎康。以佑辟者。安民也。幸肯原。因外攘功。舉而修內治。至此
欲卿士。修內以維外。萬邦。指六服。拜。拜。無致。則承德者。無
窮矣。訓官。括為緣。民上曰。阜成。此曰永康。括欲內外相承。成
緣民之功耳。
周官終

君陳

按通篇只以由周公之訓為主。由訓德是一個教。由訓之教。德是明德。以成至治。二王曰作。前半美君陳之令德。而欲其昭周公之訓以化民。因推本明德而深備之。乃勉其圖政。而及于致君者。致君者。為化民也。後半欲君陳私周公丕訓。在行寬和以化民。而又本于敬典在德。以升于大猷。敬典在德。即明德也。允升大猷。非至治乎。前後相應。

按此篇孝恭教典。正由訓根。究竟寬和學問。即是周公格。民來當時雖云禮樂。亦原只一和。

南書訓

君陳

南書訓

王若曰。君陳惟爾有令美之德。孝而恭。惟其孝于親而友。恭于兄弟。是以能施教于邦而足以宣民。故我命汝。止此東郊之民。其教哉。

此重令德上更世俗的人。自須有真本領。孝恭即德本。彝倫故曰令。惟孝句作。過克施有政。是因其令德。而斷其將來。未然而看。所施者政。而所以施者。即令德。若無是德。何以克施。命尹東郊。台欲其施令德于有政。商民難化。由于民

意于可則故政預有施諸

與之克先主高用德志民茲

於與俱中

彝泯亂。王以屬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性。慎乃司茲。率厥常德。昭周公之訓。惟民其入。○戒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尚式時周公之教。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其戒我。爾惟風下民。惟革。昔周公在東郊。躬明德。而師保萬民。盡人。都教。導。又拊摩。過。民懷其德。至今無二心焉。汝往居公位。而治公民。一念。教。怠之際。即公德。定替之。聞可不慎。乃司與。惟司無他。于茲。率。循師保之故事而已。蓋周公師保之訓。心教。民所習。而安焉。

南書訓

君陳

南書訓

者。爾惟德勉而昭著之。本諸已為開揚。惟民。惟爾之化。更。添。其。進。又。必。矣。○然。其。本。安。在。我。聞。之。司。公。曰。至。治。之。世。馨。香。我。聞。直。感。格。于。神。明。而。無。聞。徒。藉。恭。稷。非。馨。也。有。明。德。以。為。治。本。惟。是。之。馨。耳。夫。不。以。法。為。駕。馭。之。權。而。以。德。為。感。通。之。具。真。至。道。之。訓。矣。爾。尚。則。而。式。之。務。以。明。德。期。至。治。惟。日。孜孜。無。敢。一。毫。之。逸。豫。可。為。○不。觀。凡。人。乎。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惟。安。于。逸。豫。故。理。不。勝。私。故。不。勝。怠。惟。親。見。聖。人。行。事。而。躬。行。之。際。莫。克。由。之。爾。其。戒。此。而。自。勉。以。式。訓。於。蓋。爾。惟。風。下。民。惟。革。風。教。之。責。司。之。自。爾。焉。

不戒凡情以由聖民得美觀耶

此欲其慈昭公訓以訓民而後致意于式敬訓者以風教在
已不明德則慈昭皆粗也師保根明德來二字最有包涵
慈教運洛周公教之如師保之如係父兄之子弟子弟子弟之
子嚴師其由盡如此也下周公之訓正師保實落嚴司治教
之職非常便是慎司不易其改謂常勿指典章法度訓即常
也訓不止教民榜文凡條章約束見諸說施俱是以法光前
謂之昭本諸身以為提撕使人心蓋開暢而無杆格不入之
虞總是慈昭其入再德上其比民懷意更進而神怡不煩

督責嚴執心神之志忘又則從心所欲大暢所懷并與身而
願治矣和中與謹恐不同不可止得周公此擬○我聞命此
上節高一層至治之世請寧安阜宇宙間純是一團協氣故
曰馨香當此際上下出明通教無間便是感神不指祭祀時
言泰履特公備以形德之馨耳明德即施之師保開者所謂
明三德于天下是合天下皆明其德便是至治昭昭無礙費
冥三自勞便是馨香敢以道言對法看式時就致治上而以
明德為主惟日二句已上句意不送意氣起而送德机連
進意氣始勤常奉情德机則日新又新而自不容已測乎若

繫縛于若企是謂教猶不致即遠孫便不可謂時式
說個凡人兩字便當就了我凡情即我遠孫孫慈欲其時式
教訓一意貫下凡人未見聖原只耳想非根心想便德伏个
弟由了及既見聖只目見非根心見仍是不克初心風草
只在戒我內風乃風化由聖而訓下民以聖惟尔不由聖而
與風行則草極之說無與
按篇首危以我我故下文昭曰慈昭式時而曰惟日我無
送預慈是一個敬

爾後改其或不報有慶有典出入自尔師虞庶幾爾則維爾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
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是惟良顯我
夫有德教不能廢故治國厥東却之改當無或不致其報焉
致報何如政有時所當廢者有時所當興者無輕廢興也必
一出入自尔與衆共虞度之及衆論既同則又納練以求
其一而後已焉則國政之道得矣○至求之根本致君尤
亟焉尔有職事之嘉謀合道之嘉猷則入告尔后于内而亟
行之尔乃順之于外宣上指而播之民曰斯謀斯猷惟我后

不刊

練達

見字

考

之德為呼，臣人皆若足，則君治民之德，惟良而盡善，顯而益著，亦其勉之。

國政乃明德作用，此正奉由聖之政，全須由其克艱之神。昔公之艱，在未有政而創今之艱，艱在既有政而固本收效之心，以圖之，便是致艱。其或無一不致其艱，此句虛廣，與因時達變，不能盡無，有二有字，在周公慎始謹法，亦自有之。即此是固會，即此是艱會，既虞又詳，總見致艱出入反覆，性未之謂，即虞見其公，自爾師虞見其虛，同不必雷同，如善鈞從象，便是欲悉利害，事自須申曉利害人，但官利害人，未必

尚書

卷

文

卷

使制弊人，故又消弊統群心而裁酌之，且視中探討其故，務求至善而法已此，且既心釋說，未及廣典上。○亦有節權說，秋君愛則謀散入浩端，化之，本順之于外，妙化之，秋之，秋君治教上說，入吾惡欲其行之順，承順而都相，隔民心易，秋播上德以諭教民，乃人臣奉宣君化之職，非謂善則稱君人臣，二句嘆贊以勉君陳良顯指君德及民慶言，良取元良義，顯則均于四方，便是周公明保冲子考刑，昭于鄰，無二謀德類，此各類更深，按國政乃明德實作用，慶然謀猷出于已，又不若使出于君。

全解

故宜攝君德，登服教民，又化教妙，机如此者，殊有血脈，應通

王曰：君陳，吾望爾法周公，豈徒襲其成，運我，爾惟孟孫，周公制法，容以和。

王曰：君陳，吾望爾法周公，豈徒襲其成，運我，爾惟孟孫，周公制法，容以和。之天訓，就明德致治之成規，而廓轉移一世之妙用可也。私之何如，康周公之勢，則思所以教民者，何道無依，勢以作威為，行周公之法，則思所以齊民者，何方無倚，法以斷刑，為在手寬大之中，自有有制，制如此乎，深容不迫，以和民心，而需其

尚書

卷

文

卷

自他斯，可謂錄私，孟訓矣。以自治者，治民訓莫大焉，此時止以持循，固製為心，則所成必不遠前，人惟奮然，慨私寬，欲散而大之，已了公未克之志，廣公欲成之化，耳寬和正，私訓慶無依二句，戒之以起下意，徒待勢法，而教民必違，驅民速化，便是威制，無依無倚，就是寬有制，在寬中看出品節，防閑乃寬之恰好處，不是寬又要有制，寬就是要和了，寬不一于寬，必有制，何等洪容和，就在上句中，討出不落兩層，妙在從容二字，故有緩急，不凌奔而難施，民有頑淳，不拂性而強格，先發疾徐，恰中其節，方是

送容如此未有不和者。和乃淪肌浹髓。非先之寬。固做和
來。一味寬而略無節制。又如何能和哉。

致。或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
致。子汝改弗化。子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究。敗常亂俗。
三細不宥。

其用何如。辟宥者。宰世之大權。致民之在刑辟。子曰。辟。爾惟
勿。速辟之。子曰。爾惟勿。速宥之。惟其當辟當宥之中。而汝
可。○乃有弗順于汝之故。而令不服。弗化于汝之訓。而導不
送。辟一人而可以止辟者。乃辟之。辟其有不中乎。○若狃于

尚書訓義

君陳

朱熹

姦究而及側者。敗常而蔑倫者。亂俗而傷化者。犯此三條。惟
至細而不宥者。其有不中乎。

此三節。舉辟宥以例見寬和作用。要得宥。制送容。意辟宥之
用惟一。而中則屢變不窮。參互斟酌。非當事者。不能精其鑒。
勿辟勿宥。是實說。兩字有深意。天子推揀生殺之權。君陳

實秉訊鞠之柄。辟宥出于君。惟理所當然。汝心尚未灼見。其
可辟可宥。何如。豈可遽辟宥。必待汝真見其所以然而後可。
故曰。惟厥中。勿非竟置之也。但不急遽耳。是送容。屢惟中
就人情酌出中道。○有弗若二節。正舉以見例。以止辟為辟。

就人情酌出中道。○有弗若二節。正舉以見例。以止辟為辟。

元
不
仁
小
大

辟宥有也。與威刑自不同。以不宥見宥。宥亦辟也。與一于寬
和者自別。必有制送容。姦究及側不靜。重狃于敗常。不若
不友類。亂俗。致化者。危類。細且勿宥。大者可知。

商無怠疾于頑。無求偪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
大。○簡厥修。六簡其成。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成。不良

然化服。致民。又有道焉。爾無于頑。而未化者。頑生怠疾。心其
問。有向化而未化者。無求偪于一夫。而苛責之。無已焉。○天
下事非刻急者。所能辦。必有堅制能忍之意。則凡所設施。徐
以成化。其乃有濟。第。猶未大也。惟恢恢乎有所容。于悒悒

尚書訓義

君陳

朱熹

別有執權。其德乃廣大耳。○容之何如。非以漫無區別為容
也。修者與不修者並廢。則功不勸。當簡別其修業者。六簡別
其或不修業者。耻而激之。奮乃為併修。與不修而容之也。良
者與不良者競進。則行不勸。當獎進其善良者。以倡率其成
不良者。苟而示之。趨乃為併良。與不良而容之也。寬和之略
盡是矣。

此三節。推言化民之方。比辟宥說得廣了。頑。是強梗一輩。一
夫。則作嚮化者。頑習未更。正頂條藻。無怠疾。便是化。頑心法
一夫有善。宜亟獎。子無求偪。乃所以偪。若急急求其化。惟六

一夫有善。宜亟獎。子無求偪。乃所以偪。若急急求其化。惟六

是副熱肝腸。但念疾。則多憎惡。而堅其舊習。求倫。則多督責。而阻其國新。故兩戒之。○下二節。彈者。勿小貼念疾求倫。必字與上無字相呼。緊接下有忍。念疾之反。而無求倫。亦在其。中。操勵世摩俗之權。何曾憑性。子。如上先不能降其盛氣。安望下馴其驕情。化民之事。以柔制剛。仗吾德。終可感通于。波。悉之。力。大。也。容。如。覆。載。生。成。人。已。忘。而。賢。愚。一。冷。鑄。之。神。俱。泯。德。莫。大。焉。不。止。事。濟。而。已。乃。者。難。詞。容。更。化。忍。習。忍。方。可。致。容。○簡。朕。修。節。正。有。容。妙。處。以。簡。進。為。着。力。則。非。潤。納。之。容。矣。簡。有。區。別。處。修。者。治。其。常。業。進。有。核。權。意。良。者。後。其。

南書簡法有兩用。率檢惟偏。操蓋職業可驅策而修。行詎非。驅策所能。在人自勵耳。簡修進良。終是寬而有制。是容以。和的。簡度文勢。歸重在此。按有。級。民。在。辟。至。此。提。論。寬。和。之。事。曰。乃。辟。曰。勿。宥。及。主。嚴。何也。當時。辟者。雖少。不可因而。廢。辟者。雖多。不可因而。廢。有。使。民。雖。見。國。法。之。寬。却。又。有。不。敢。犯。者。所。謂。有。制。便。容。無。念。疾。三。節。推。開。寬。說。化。騰。之。道。不。與。上。對。無。念。疾。求。倫。必。有。忍。有。容。乃。可。二。節。呼。應。甚。緊。然。徒。容。忍。了。尚。無。以。作。率。之。何。以。化。其。頑。使。臻。厥。格。不。始。姑。息。乎。簡。進。節。說。出。引。據。之。方。正。

容。忍。中。妙。用。是。一。段。文。勢。結。果。處。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遺。違。上。所。命。逆。厥。攸。好。爾。克。敦。典。在。德。時。乃。罔。不。受。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至于。化。民。之。本。豈。可。他。求。哉。惟。民。初。生。本。自。淳。厚。因。有。生。而。着。于。物。遂。有。所。運。然。厚。者。固。自。在。也。但。每。違。上。教。命。而。逞。其。衷。所。熾。注。之。好。頑。倡。之。何。如。耳。爾。克。敦。敦。五。典。在。心。所。自。得。者。而。出。之。民。惟。欲。自。外。于。典。而。不。能。不。觀。感。于。德。時。乃。無。不。受。而。歸。厚。者。世。運。信。升。于。大。道。之。隆。矣。至。治。若。此。惟。予。一。人。

南書簡法有兩用。率檢惟偏。操蓋職業可驅策而修。行詎非。關于永世。其在。不。哉。此。節。重。敦。典。在。德。一。句。照。轉。用。公。明。德。上。提。出。本。生。真。念。見。敦。化。者。有。根。乃。受。化。者。亦。自。有。根。朕。今。只。要。向。个。處。提。撥。生。厚。以。本。然。龐。固。言。物。交。而。欲。誘。生。本。來。面。目。若。運。徒。而。收。擱。攸。好。即。民。秉。注。自。有。其。好。耳。敦。之。內。心。至。到。處。便。是。德。化。躬。行。有。得。更。深。五。典。都。主。此。欽。聖。心。若。只。矜。持。姿。象。則。敦。尤。虛。惟。恐。根。本。未。得。則。敦。乃。空。籠。民。只。疎。却。所。生。于。典。慶。密。提。所。生。之。容。運。厚。道。故。罔。不。受。運。字。來。重。罔。不。上。佛。一。

子美者

民未變。則大道未可為允升。薄者陷。厚者升。德即周公之明德。變而升為則。至治之替可知。然非君陳之令德。未可以敬典在德期也。福休却送大猷。上見予之福。皆在汝之休。休是和中之景色。釀成休嘉慶重。尔休。說福休即令聞。永世期之無窮也。尔者君陳身上。不作效。按上文弘訓化民。即前慈昭周公之訓意。此敬典在德。則又與前之式訓明德相應也。照應極明。

君陳終

尚書副卷

君陳

十一

集卷

事 三 選 首

顧命 此篇顧命二字為主。首節至王崩。紀成王臨終而出顧命之事。太保命仲桓至末。紀康王居喪而受顧命之事。顧者無顧後人之謂。

惟四月我生魄。王不憚。○甲子王乃沔頰水。想被冕服。憑土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成王三十七年。惟四月。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不憚。蓋瀕于危矣。○至甲子日。王將出。顧命。傳康王。乃沔以浣手。頰水于

尚書副卷

顧命

集卷

面扶相者。被以冕服。憑土几。而敷顧命為○。然不可不公之。朝臣也。乃同召六卿。若冢宰之太保奭。若司徒之芮伯。若宗伯之彤伯。若司馬之畢公。若司寇之衛侯。若司空之毛公。六卿而下。又有為近。臣者。曰守門師氏。曰席賁之臣。為庶官者。曰百官之長。曰治事之臣。皆以王命而至焉。不憚疾。甚詞。○甲子節。嚴敷命之禮。沔頰以致潔。是服以致嚴。顧命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終之禮。不以困憊廢。素定之養。維垂沒。猶炯如也。相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是○太保至毛公。以六卿為序。太保稱於毛。畢稱於公。皆三公無領者。師氏下官。

自 百 中 之 故 之

子
明
居
守

而不名略之也。召尊臣并及群臣。願命大事。與眾共之。視淡世與一二親信定策受遺者異矣。已上。是發命儀注。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我病日臻。既猶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武。王宣重光。奠鹿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敎集大命。○在浚之個。敎近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適。○今天降疾。殆弗與。弗倍。爾高。明時。朕言用。敎保元子。劍私。齊于報。難○系。遠。能。近。安。勸。小。大。無。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劍日貢于非。然。

王曰。嗚呼。疾大進。惟我于危殆。病日臻。至既。稱苗而不去。恐不得再為誓言。以嗣今日。茲我詳審為訓。以命汝群臣為。○

汝知我周創業之雅乎。昔君文武王。以聖德聖。宣布其重見之光華。先定民所依。而陳列典常。以敎之。則西土之民。無不服習其敎者。惟習服而不違。用能自西土達于敎。邦皆慕光華而歸附。遂集大命于我周。創業何容易耶。○在浚之個。愚如我者。承文武已集之大命。敎以迎迓天威。而遜心于赫。然之。指。示。焉。操。此。心。以。嗣。守。文。武。大。訓。于。莫。鹿。陳。敎。之。規。恪。而。保。之。無。敢。昏。昧。逾。越。守。之。何。其。難。哉。○今天降疾于我。殆不與不悟。總我而有。大命者。元子劍也。爾群臣尚明我時命。

子
明
居
守

用敎輔元子劍。私濟于保業之艱難。而勿墜焉。○私濟之。道。何。如。民。有。遠。者。則。柔。之。而。拊。綏。之。無。外。逆。者。則。能。之。而。輯。洽。之。有。加。以。至。諸。侯。之。邪。有。大。小。焉。安。之。而。使。其。保。侯。封。錫。之。而。使。克。謹。侯。度。艱。難。之。業。其。有。濟。乎。○然。其。本。則。在。元。子。之。一。身。思。夫。人。在。自。治。其。威。儀。即。動。容。周。旋。之。際。而。有。端。本。作。則。之。方。此。人。道。也。而。况。元。子。乎。然。威。儀。之。著。必。有。自。萌。則。矣。之。當。慎。急。宜。真。力。爾。群。臣。無。以。元。子。劍。冒。進。于。不。善。之。矣。其。防。範。未。然。以。為。治。身。之。地。可。焉。

王曰。嗚呼。示我命之由。殊留正是漸矣。詞以明志。謂誓嗣作嗣。續辭。即朕言不再之謂。與審訓應。審訓不輕。敎志。○此。敎。創。守。都。絕。艱。難。以。陳。嗣。王。之。私。濟。至。德。輝。光。原。難。闕。抑。而。光。遠。續。述。典。而。宣。布。正。見。締。造。艱。履。重。光。不。可。見。于。莫。鹿。陳。敎。見。之。若。非。根。心。何。以。為。麗。物。誘。或。運。定。使。無。失。此。其。心。及。民。的。精。光。敎。陳。敎。誨。群。心。洞。朗。此。即。莫。鹿。陳。莫。作。而。層。層。謂。由。敎。養。而。敎。誨。尚。隔。一。重。肆。根。鹿。字。來。依。而。不。舍。猶。壹。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論。洽。久。而。習。而。安。盡。在。而。祖。光。中。不。惟。不。敢。違。亦。不。能。違。方。叫。做。莫。鹿。陳。敎。人。惟。未。肆。文。武。之。敎。而。願。依。文。武。之。光。西。土。達。之。也。民。心。所。萃。即。天。命。所。歸。大。命。

續辭。即朕言不再之謂。與審訓應。審訓不輕。敎志。○此。敎。創。守。都。絕。艱。難。以。陳。嗣。王。之。私。濟。至。德。輝。光。原。難。闕。抑。而。光。遠。續。述。典。而。宣。布。正。見。締。造。艱。履。重。光。不。可。見。于。莫。鹿。陳。敎。見。之。若。非。根。心。何。以。為。麗。物。誘。或。運。定。使。無。失。此。其。心。及。民。的。精。光。敎。陳。敎。誨。群。心。洞。朗。此。即。莫。鹿。陳。莫。作。而。層。層。謂。由。敎。養。而。敎。誨。尚。隔。一。重。肆。根。鹿。字。來。依。而。不。舍。猶。壹。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論。洽。久。而。習。而。安。盡。在。而。祖。光。中。不。惟。不。敢。違。亦。不。能。違。方。叫。做。莫。鹿。陳。敎。人。惟。未。肆。文。武。之。敎。而。願。依。文。武。之。光。西。土。達。之。也。民。心。所。萃。即。天。命。所。歸。大。命。

實道為朝以
田之教守

勿小不委
泥大貼助將

重非非為上
慮心為下

集止于此。猶鳥之集木。合而朝而後受命。可見其難。○稱漢
 何對文武也。天威承大命。乘理之顯示。謂天威。敬近戒。慎恐
 恨。失先奉承。恐惟一教以迎之。敬慶懍威。則不自威自迎。文
 武大訓。體天威。命以敬。迪後人。嗣守正。操敬近之心。以從事
 中。下文武。只一光。成王只一教。接朕絕微。曰敬曰無放。心守
 成。難廢。○曰元子明正。統也。朕言前。後命俱該。守成。固難
 守。成于再世。尤難。故須弘濟。○達通指民。小大指國。柔接引
 懷來。能。則援調。安。無絲絲。輯。中。勸。督。責。開。導。萬民之撫。隨地
 異教。諸侯之懷。摠予清寧。二句是弘濟治法。○思夫人節。責

尚書副卷一 顧命 五 集唐齋

臣輔君。端本。尤弘濟之大。關鍵。即此便是。成王敬近。真。朕上
 句。泛。論。理。下。句。戒。臣。威。儀。括。一。身。之。用。如。視。聽。言。動。各。有。其
 則。人主威儀。宇內所宗。未治。則臣民何以象此。全。須。心。存。內
 密。提。操。自。字。重。正。舍。下。句。意。自。亂。即。心。上。工。夫。裝。之。所。係
 甚大。而所伏甚微。念頭一差。五官無主。未有能治其威儀者。
 昧為難。技。謂之。冒。責。人。臣。有。正。君。之。責。不。能。防。未。然。禁。將。發
 或。教。保。有。缺。而。冒。道。不。覺。爾。以。之。也。惟。責。臣。然。此。正。道。破。自
 亂。今。群。臣。者。乃。所以。命。康。王。也。臨。之。以。玉。几。奉。之。以。群。臣。令
 嗣。君。暢。然。有。省。

者並後
備

弟若為呂
首則序侯

按五節。須看得貫。先是德之我。照下威儀。所謂根于心。身而
 教。諸。用。者。布。德。化。民。至。于。達。殷。集。命。則。遠。迹。小。大。庶。邦。皆。在
 德。化。中。矣。在。後。享。天。命。而。承。大。業。故。敬。近。守。訓。而。無。敢。逾。所
 謂。自。治。其。身。心。以。為。保。業。地。者。可。不。知。乎。此。皆。叙。報。難。意。故
 命。群。臣。敬。保。弘。濟。道。不。外。柔。能。安。勸。而。歸。本。自。治。柔。能。安。勸
 中。看。蓋。文。武。莫。罷。陳。教。自。西。土。而。達。殷。邦。此。欲。康。王。自。知
 折。而。遠。庶。邦。耳。修。身。工。夫。全。在。心。上。做。謹。非。免。內。便。有。敬。天
 威。守。先。訓。意。在。至。此。則。德。之。光。亦。不。忝。文。武。而。報。難。之。業。其
 有。濟。乎。

尚書副卷一 顧命 五 集唐齋

茲既受命。選出繼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
 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于。戈。庫。責。百。人。送。于。南。門。之。外
 送。入。翼。室。恤。宅。宗
 送此群臣既受命而選出所設帷帳于路寢之庭。越明日乙
 丑王崩。○于時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也。太保即命仲桓南宮
 毛二臣先執于戈。使于齊侯呂伋以二執于戈者。庫責百人
 迎于劍于路寢南門外。送入翼室。為憂居宗王焉。
 王數顧命。故翻衣。綴衣之座。命記還寢室。出綴衣于庭。○歸
 令。不。踵。多。門。故。惟。太。保。命。干。戈。宿。衛。具。屏。責。宿。衛。卒。干。戈。乃

此解
此者

毛。拉。所。執。以。訓。典。謂。典。二。執。戈。者。席。士。百。人。也。南。門。即。宮。門。
南。王。病。及。崩。元。子。未。嘗。不。在。側。出。之。而。後。迎。者。所。以。表。慈。統。
也。子。而。名。之。未。成。君。也。翼。室。在。路。寢。旁。是。亮。陰。之。所。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秋設輔衣。綴
衣。○踰。閭。南。嚮。敷。重。篋。席。輔。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篋。
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篋。畫。純。雕。玉。仍。几。○西。
夾。南。嚮。敷。重。篋。席。玄。粉。絲。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
私。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流。之。舞。衣。大。貝。
囊。鼓。在。西。房。先。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

尚書劉臺 頌命 集虞齋

面。紐。輅。在。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
雀。弁。執。惠。主。于。單。門。之。內。四。人。素。弁。執。戈。上。及。夾。兩。階。凡。一。人。
冕。執。劉。主。于。東。堂。一。人。冕。執。鉞。主。于。西。堂。一。人。冕。執。鏡。主。于。東。
垂。一。人。冕。執。留。主。于。西。垂。一。人。冕。執。鏡。主。于。側。階。

至丁卯王崩第三日太保命史作冊以書頌命并受冊之節
度皆于此也矣。○及七日癸酉伯相召公命士須取材木以
備費用。○然將傳頌命不可無陳設以象先王也。秋人于四
座。開。各。設。畫。繡。之。衣。而。施。以。幔。帳。儼。乎。如。生。臨。焉。○按。此。法。皆
西。陳。東。備。以。象。成。王。之。也。○有。平。時。臨。御。之。座。于。滿。閭。南。嚮。敷。

布三重篋席以繡繡為緣而華玉飾几則仍之。○有旦夕聽
事之座于西序東嚮敷布三重蒲席以雜彩為緣而文貝飾
几則仍之。○有養老饗臣之座于東序西嚮敷布三重筍席
以繪畫為緣而彫玉飾几則仍之。○有親屬私燕之座于西
夾南嚮敷布三重竹席以玄粉為緣而漆飾几則仍之。○按
席也。單似蒲。可以為席。○寶玉者先王之玩越玉五重與
陳其寶物則寶有赤刀為有大訓為玉有私璧為有琬琰為
列在西序玉有大玉為有夷玉為有天球為有河圖為列
在東序。○龍圖之製舞衣大貝之中服飾鼓鼓之備音樂時文

先音

尚書劉臺 頌命 集虞齋

事之可寶者則在西房先之遺戈和之遺弓垂之遺竹矢皆
武備之可寶者則在東房寶玉設而先王之精靈若寄矣。○
車輅者先王所乘大輅以玉在于西階南面綴輅以金在于
東階南面先輅以木在于門內左塾之前次輅以象以草在
于門內右塾之前車輅設而先王之執事若新矣。○將受頌
命不可無儀衛以從嗣君自堂下觀之二士戴萑色之弁執
惠矛主于單門之內四士戴青色之弁執戈上及外向夾兩
階庶獲之凡自堂上觀之一大夫冠冕執劉主于東堂一大
夫冠冕執鉞主于西堂一大夫冠冕執鏡主于東垂一大夫

夫冠冕執鏡主于西堂一大夫冠冕執劉主于東堂一大夫

冠冕執翟。主于西垂。一大夫冠冕執執。主于側階。儀衛森然。以待嗣君之登受。顧命耳。

除命士節。皆為顧命。張本。丁卯。王崩之三日。大飲甫畢。遣命

必史書之。冊以傳嗣君。度。卽下升階。御冊。祭。吃之類。或一事。度

冊書必有法度。若。○癸酉。去王崩九日。天子七日而殯。此又

傳。明。日。士。山。虞。屬。材。供。喪。百。用。○狄。設。下。俱。不。記。日。蒙。上。癸。酉

之。文。傳。受。顧。命。主。祭。臨。朝。皆。同。此。日。殯。禮。畢。而。後。心。嗣。君。之

始。耳。此。七。節。是。路。寢。陳。設。儀。注。上。出。綴。衣。此。後。設。者。象。王。主

存。負。以。黼。辰。綬。以。綴。衣。黼。畫。斧。其。上。典。下。黼。純。有。辨。此。以。象

言。故。以。色。言。設。字。色。下。四。座。設。者。秋。而。命。之。者。召。公。也。○牖

間。四。節。俱。是。狄。設。牖。間。唐。孔。氏。以。為。聽。東。戶。西。在。戶。牖。間。兩

序。先。西。後。東。又。特。言。兩。夾。以。成。王。璜。在。兩。也。四。座。並。設。固。以

洋洋。如。在。不。知。其。何。所。憑。亦。以。此。傳。神。之。意。球。動。康。王。將。居

此。而。朝。觀。居。此。而。聽。事。居。此。而。養。老。宴。臣。居。此。而。睦。族。何。一

可以。精。神。不。到。乎。席。所。以。坐。純。所。以。絲。几。所。以。憑。仍。仍。其。舊

○此。所。謂。陳。其。宗。器。首。二。句。作。冒。璧。琬。琰。大。夷。球。五。者。是。玉

餘。皆。寶。圓。王。曰。璧。琬。無。鋒。芒。琰。有。鋒。芒。陳。云。大。玉。為。大。華。之

玉。馬。云。夷。王。為。東。夷。之。王。天。球。卽。雍。州。所。貢。之。玉。色。象。天。取

此中

為鳴球者。西有大訓寶。聖言也。東有河圖寶。神物也。龍以圖
先和委以名。歷代相傳。皆取制作之巧。大鼓謂之寶。坐亦東
西寶。玉列于坐北。按成王豈寶玉是玩。其平時尊重大訓。河
圖。而。以。寶。玉。崇。奉。之。則。其。把。玩。而。不。忍。釋。也。我。聖。之。真。闡。天
之。秘。此。寶。玉。者。因。托。之。以。重。耳。至。文。事。之。列。于。西。武。倫。之。設
于。東。乃。經。文。緯。武。義。固。訓。之。精。意。而。非。寶。玉。之。徒。珍。人。君。不
可。一。日。離。于。左。右。者。○周。禮。中。車。掌。王。五。輅。大。緹。先。次。字。義
見。傳。而。者。南。向。前。者。北。向。大。輅。與。先。輅。對。同。西。階。緹。輅。與。次
輅。對。同。東。階。以。貴。賤。為。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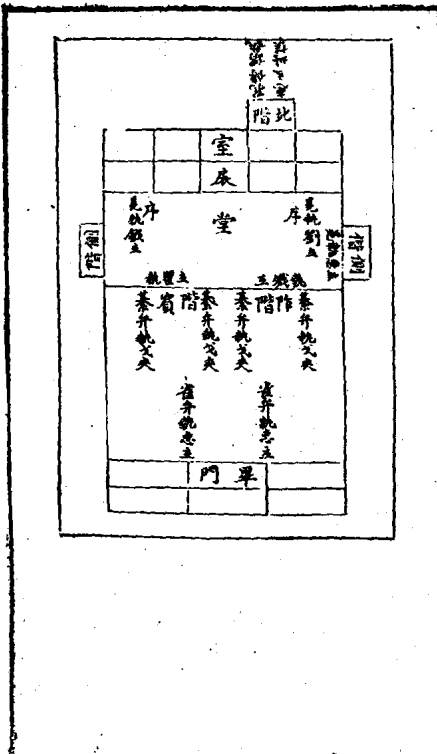
高書制卷 命 九 集虛齋

堂

階 賓 大輅 門 左 右

此上七節非獨盛稱文而彰德物。天位峻極。惟座親深。寶玉
輝華。車輅峙列。入其庭。登其堂。惻然有以感康王事。宛如生
之思。肅然有以鍊康王。慎不克承之敬。委重投銀之意。不言
而已傳矣。
雀弁節。乃新君侍從之儀。注。康王已在露寢寘室。畢門。卽路

此大保



南書刺臺

顧命

十一

集虛春

寢門門內及兩階凡六人主堂下去瓊遠故皆士五人主
 堂垂側階去瓊近故皆大夫位秩以冕弁別委疏為冕無疏
 為弁奇黑曰素凡階庶偶處垂堂邊垂側階西下旁階嗣君
 將自賓階升于此特加兵衛執兵宿衛先東後西以康王
 宅在東故通前皆出各公之命按平居系宿衛此時只
 加嚴蓋新主承統國命攸關即卜世之曆萬萬無虞而一
 振揚之神氣自不可不肅故既陳兵以迎之又擁兵以主之
 不嫌過慎耳後世輟車矯詔定策國老紛紛而知老成之慮
 長矣若曰儀衛修觀便非康王之事

王麻冕繡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繡裳入即位○太保太
 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階降太史
 東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
 訓臨君周邠率猶天下變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
 拜與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教忌天威○乃受
 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吃上宗曰饗○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
 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
 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王將受顧命乃麻冕繡裳由西階升堂內之卿士外之邦君
 皆麻冕繡裳入就其班列之位○于時太保太史太宗皆麻
 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以為嗣王之守上宗奉同瑁以王荅拜以
 合符由階升皆以君道授之王也于是太史東執冊書由
 賓階升而進御王以冊書○其詞曰大君憑玉几道揚末終
 之命命汝嗣守先訓自此君臨天下惟在率猶為治之大法
 而發和天下使順理而不平用荅揚文武之光訓庶無負嗣
 訓之命矣○王再拜與荅曰眇眇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粗
 之治四方以教忌天威乎○詞雅謙讓而獎和天下人君何
 能謝却乃受同瑁至此遂為新君矣既受顧命不可不祭告

南書刺臺

顧命

十一

集虛春

先王。王子神前。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上宗傳神命曰饗。感
玉心也。○太保既傳頌命。亦當有祭告禮。乃受王所吃之同
下堂盥手。更用異同秉璋以報祭。畢。遂以同授宗人。并告傳
命。王為子故。答拜。○太保復行飲福。乃受同而祭酒于地。
因飲酒至盡。畢。遂退居其位。後宗人同拜。謝神。賜王又為子
答拜。○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諸侯在廟中者。出路寢門。
俟見新君。正始也。
此傳受頌命儀注。將受命而嗣統。故不稱子稱王。禮當祭告。
擇山服而用祭服。漢也。麻冕君臣皆有。但制不同。王衮冕

南書禮記 卷十二 集禮卷

矣。案四章。單用黼。不純吉也。儀裳。六殺于纁裳。纁。淺赤色。纁
色。玄如纁。王升由賓階。不敢當主也。紳士。非君。即堂下之位。
不升階。即位勿燕君臣。○彤裳。祭服。將奠祝。故其服同。各執
事。故其升異。太保搃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故奉
同璋。太史執載筆。作冊度。故秉書。由作階者。先王之太寶。有
主道。由賓階者。以書進王。故與王同升。秉書二句。帶下節相
連。○曰。太史口括大意而言之。而成王自吉嗣守文武大訓。
故云命汝嗣訓。下正嗣訓之事。居大位而由大法。以致太和。
意歸重民工夫。全在率下上。不憚不忘。又善繼善述。以是獎

三曰 非三節

而和之。百年論浴之仁。于此大暢。四世陶淑之化。至是蓋融
故曰答揚先訓。答揚即在災和者。出正典嗣訓。應中要點。柔
能二節意。○亂四方深者。無莫鹿守訓。周至成康。非不極治。
然須躬親。漸放若只襲前世之累治。未可言治也。不怨不欺。
即在亂四方見。頌命有敬。遂嗣守諸。故史述重在嗣訓。而王
本則重敬。遵天。厥法祖乃所以敬天。無二意。○受同璋。則成
其為君。不言受圭者。介圭重器。太保承奉。必置神廟中。以示
傳守。王不必手受也。况受同有三宿三祭等事。受璋有出應
門朝諸侯等事。可類見者。王三宿二句。康王主祭。以受命告

南書禮記 卷十二 集禮卷

太保受同二節。台公報祭。以傳命告宿。肅也。主處進爵向神。
致肅敬之容。祭者。嗣嗣于神所。吃者。莫齊于神座。如此者三
次。故曰三宿三祭。吃。宗伯傳饗。所以對王心也。○同不授
上宗而授太保。屬以報祭也。君臣不同器。故用別同。璋。感此
同者。授宗人。即異同。拜中有告。惠王拜。君在廟中。則余于子
故也。○受同之祭。乃飲福禮。非又一祭也。齊而不飲。大喪。然
耳。宅。雖飲福位。而還取祭位。拜謝。飲福。王答同前。謂記得之
三獻。大祀。成于三。王之三宿。已成三獻矣。故單則告。祭。上宗
曰。享則王祭。畢矣。下太保之祭。蓋三獻。成。王以傳頌命之祭。祭
心飲福。連下節。不是一祭。蓋三獻。且太保受同祭。祭。祭
者。乃特飲福。而祭酒于地。是祭先代。新廟之人。辨之。○故祭

器及一切陳設皆足。室有東西廂曰廟。出廟門侯者。君在廟門內為子。在廟門外為君。故設新君出以聽其亡始也。

預命終

南書制卷

預命

十口

嘉慶春



終詳



命本一篇。古文分二節。首節。康王求勅于臣。末節。記朝畢而仍宅憂以結之。前篇成王之終。此篇康王之始。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珪。燕帶曰一二臣衛敢執壞。莫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康王即天子位。出在應門之內。以臨群臣。太保率西方諸侯。南書制卷。康王之語。集卷奏。

入應門。列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列右。皆布四匹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又奉所奉之珪。燕以幣而致。謂曰一二臣衛敢執壞土所出之乘。幣以獻于王。皆再拜稽首。王以義嗣前人之德。答諸侯拜。
此節即位儀注。應門之內。內朝也。諸侯入門可見。左右並列。左右也。將拜王。皆北面。入左入右。是隨其位。為位者。黃朱列于庭。故曰布。圭帶執于手。故曰奉。圭不可對幣。圭以合。珪燕字對上。乘馬既有馬而又無之以幣也。壞莫止言馬幣不連。圭說壞莫猶獻幣。布乘以供王。語我奉幣以供王。祈命俱有。

昭德。意丹拜稽首，將進告于王而先致敬。有引而不發，意曰：嗣德居位以德為本也。下臣告王及王望臣，皆不出嗣德外。故史特表出之。蒼拜臣者，以義起，不忘嗣先君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黜厥功，用敷遺教。人休令王敬之。我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朝見既畢，當有陳戒。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不屬之他人，惟周文武大

尚書

康王之誥

善慶春

受美畢以浚之。天命于我是順者，惟其能恤西土之民，而以此民心集天命也。○然天下時之固難守，亦不易。惟新陟王之為君，好惡不徇一己，保盡合其所當賞當罰，克定前人誕受天命之功，用施及我浚人之休美，而傳祚無窮。今王嗣位，其敬之哉。民心易玩而難伏，天命易墜而難持，必張大六師，奮威嚴以保基業，無媮惰燕安，而壞我高祖文武艱難寡濟之命也。

拜稽，進言之禮，非一時而朝，亦非分班合班之說。太保冢宰，芮伯司徒，以六卿為序，曰咸進，則諸侯皆在。受美若，言以美

善慶春

中領字

思受命者，其難也。克恤照下賞罰，當以文武之變代咸劉。敬讓按美若，而稽天若意，浚奉恤厥若，正應此言文武受天命而順之。故王欲諸侯勅已奉受所順也。兩若俱主王心，誠更好。此共相命。○此召公與群臣新告康王，故特提君要。成王守成，難在畢協上。人君喜怒易私，天下功罪難覈，只為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皆差錯。此全要畢協，厚薄輕重，若銖比而較，各與以至當，此便激勸人心，營新世界大机。用舉文武恤民受命之功，却鎮定不搖，賞勸罰懼，人心懷服。故曰：戡定，如四社緣民，即賞罰大慶克協，便是張皇甸根，那遺休

尚書

康王之誥

善慶春

說在戡定，廢蔡虎方隆，餘德尚在也。○此共領命。○敬在君德上說，張六師是敬之一節，有干戈省躬意。此語兵不同彼踐位久，威德素著，但語治便飭，此即位初，威德未著，須十分張大。而皇若恐不及固，乃在神氣理會，不在兵戎振刷。皇以心言，無虞而若不執之將我，不勝皇悚也。欲以保國家之治，必先制國家之亂，六師非定亂之策，乃長治之權圖。寡命，言得之希奇，示壞之可惜也。德少不及文武便壞。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創報誥。○昔君文武丕平，當不務營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然。然之士不二心之

臣保入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戎汝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爾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惟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制有報荅之誥爾其聽之○昔君文武之治民大均以雷足厚之惟恐困為不務求咎惡生之惟恐傷為惟此之心底于極至無一慮之不備而疾以誠信無一念之不真用是至志哉越而昭明于天下然豈文武獨能哉則亦有然類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寔之臣同心

南書副卷 康王之誥 樂康

輔佐以保治王家有君有臣如此用端對大命于上帝皇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畀以四方蓋不可謂非臣之力矣○然猶為子孫慮之也乃命建侯以樹之藩屏者意在戎汝之人使之世守以戴天子也今予一二伯父即文武建樹之遺尚相與顧念綏安爾先公之臣事于我先王惟爾身在外汝心無不在王室用奉子一人憂勤之意其順承之無遺我雅子不稱任之差可為

報諸諸侯有誥以戒我亦報之以誥也○昔君節意專在求助先述文武受命時重得臣上當訓薄飲未確宜指撤法言

五平不但平饒乏且平分數不但平肥曉且平豐凶且是各將今顧慮不務咎不但不務重且不務輕不但不務擘斷且不務明允直有措刑不用意然刑期無刑其務之乃所以不務耳非不用也底至齊信供就心上着底至謂備極休養生全之禮時勢或有難臻經營必無不到是此念齊根極于惘瘳如傷之念更無虛飾亦無強修齊信即就底至中摹出連看勿平即此信一心隨信天下信合中外蓋見齊信故云昭明天下此心道徹遠近而人皆仰也然豈不二心即善德容德之謂于戡亂曰然類于輔德曰不二至于不二心則臣亦

南書副卷 康王之誥 樂康

一信了保入內要見輔君廣德慎罰意端者端正相當與克配帝命一般微有不信非端矣勿添受字固由君之昭明也臣保入所致重德足得天上未及受命至付畀天下則輔相之功益顯矣○建國即是主屏乃命承上艱難意來建保至汝之人一句讀命者心命謂屏于戎汝之人也伯父奉同姓以該異姓先公臣服即上保入之事顧綏半頌念欲子孫率我事先王之舊服者先公心也果不替舊服便先公之心安了心在王室非空以王家為念修侯服以培國之命朕是用字承乃心來奉恤以王家之憂為憂厥若以王室之事為

事。惟。與。克。惟。而。主。應。故。或。似。不。見。可。惟。周。受。命。方。見。其。惟。耳。
順。則。上。下。勤。惟。而。惟。常。在。心。逆。則。上。下。怠。玩。而。惟。得。在。國。矣。
玩。奉。字。還。君。作。主。惟。民。是。君。職。特。欲。臣。奉。而。行。之。耳。所。謂。心
在。王。室。者。如。此。蓋。即。漢。察。命。之。差。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及喪服
群公既皆受王命相揖趨出王乃釋冕而反喪服畫亮陰之
禮也

召公雖立康王。遠段作用。直德顯大手力。破一切套樣。美名
公盛德。更事又若日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變起同

尚書

康王之誥

六

集本

氣。恃。周。公。忠。誠。社。稷。僅。免。于。殆。故。于。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
禮。地。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又。率。諸。侯。北。面
而。朝。之。以。與。天。下。共。主。新。君。使。既。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慮。遠
其。識。宏。其。所。謂。忠。行。其。陰。禮。豎。其。新。者。此。與。伊。尹。放。君。反。君
微。其。歸。周。事。周。公。通。天。悟。主。同。一。般。作。濟。然。亦。何。嘗。有。不
格。矣。但。後。人。無。由。望。其。邊。際。耳。

康王之命終

大見

全字

單命

首節本序指出保釐二字作全篇挈領下用四鳴呼略分作
文王四節。進叙保釐以起周公之化。因提今日之當務而倚
重于平公之德。極命六節。詳由俗保釐之政。而告以治道治
體。尤先于化。執士以樹民望。邦之安危三節。揭化教之要。而
深期以成終。末結致叮咛。意周局密。篇中曰仰成。曰成終。曰
成式。曰成烈。又特而點成周。深見這為四朝太結局故。非建
四朝元老不辦。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尚書

單命

集本

以成周之衆命。單公保釐。東郊。曰。宋。曰。成。
史臣叙說。惟康王即位之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月出之日。越
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告文王之廟。以成周之衆。
向化。惟久。餘風。犹存。命單公保釐。寓愛護之意。于區別之中。
東郊。穀民。于是。攸。屬。焉。
至豐而命。單公曰。世元老。特加殊禮。示不敢專命。若文王臨
遣。去商。保釐。是。史臣。摹。擬。其。大。指。以。容。當。為。分。辨。保。在。釐。中
看出折開不得。必勿交互。特先提成周之衆。見此衆輯。能翼
周成。此象。梗。即。庚。周。成。開。周。不。小。以。明。任。之。隆。重。非。成。周。東

三
字
俱
其
原
本

郊。無端後說也。

按曰。釐。雖有辨別。分。理。意。曰。保。則。有。思。意。行。乎。其。間。非。然。然。割。裂。無。後。潤。澤。也。以。保。為。釐。蓋。有。欲。並。生。之。意。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敎。命。○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罔。敢。頑。民。運。于。洛。邑。審。通。王。室。式。
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
降。故。由。俗。革。不。臧。厥。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勸。小。物。弼。亮。
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無。拱。仰。成。
王。若。曰。嗚。呼。父。師。成。周。之。象。豈。易。得。哉。惟。我。文。王。武。王。相。繼。

高書制書

革命

二

集序

敷布大德。自西土以達天下。用能受敎命而有此般民為得
之何難耶。○然化之。豈易哉。惟周公左右文武。以及成王
綏定我國家。其道。何在。般民頑梗國家之憂也。公謹密而防
閑之。○惟運于洛邑。使審近王室。統其煽惡之勢。起其向善
之心。用化于我之訓。所為。敏者如此。既歷三紀之久。世代
已變。而風俗始移。當時四方之圖。係朝廷之慮者。惟有敎民。
般民化。則四方無可虞。而予一人乃得以優游致理矣。化之
又何難耶。○嘗概論之。世道不同。有佳休嘉而為升焉。有當
淪替而為降焉。為政者。由時俗之趨而為定革。不惟降者當

好
者
字
此
處
來

有以矯枉而升者。亦當有以作新。即以此觀今日之改。所革

何在。勸善之道。以善為之標。苟不善其善。而濶為無別。民且
無所率。以相勸矣。以民勸民。此今日為改急務也。○欲施由
倍之政。非盛德必不能堪。惟公盛大之德。積于厥躬。而能勸
小物。無一不致其謹。以此德輔相四世。為開基保命之元臣。
但見其儼然正色。以率百僚。無不同心敬服。其可師法之言。
是公德望何隆也。休嘉之績。層累已久。今不以前功自足。更
求多于先王之時。予小子唯垂拱以仰望其成功而已。則保釐
之責。舍公誰屬哉。

高書制書

革命

三

集序

叙文武。只引起周公大德。就敷用說。文武相承之久。德化積
累自然。漸被暨及。非有心廣之也。受敎命。便是得般民。履用
先字重。有用是之故。始克受命。其難可見。○先王不但文武
已成。王在綏定。虛密。敏。乃所以綏定耳。密不是一味嚴厲。○
有優游漸化。慶。但區慶防閑。不令。惟耳。蓋般民屢敎。只為舊
俗漸染。而然。運洛近王。不惟詳歷之。且化訓之。此密敏妙訣。
非別有法令之密。式字有力。正是。密。三紀言。其久。直至湯
世之。老已。此。已。老。前是。強。之。氣。俱。盡。而。風。始。移。乃。轉
譬民為友民。化。般。般。難。若。此。四。方。只。有。般。民。頑。梗。可。虞。今。風

既得移許大心力費盡。徒免憂虞。想這安寧光景。宛然在目。予一人亦勿之始。得從容以播教。優游以謀化。而外俱不必。攬心矣。非坐享安寧之說。○道以氣運言。俗以民風言。天行有循環之數。人事亦有注波之權。以道視之。都是怕理而倍。遂成于其間。升降不令。凡世道每慮自升而降。所恃以力。挽者。惟改耳。有一時否泰之數。則有一時變通之術。惟若山俗而卒改。寔乃以改而卒俗也。二句起下。意見周道至此。自降而升。政在使民勸戒。厥戒若其辨。以示勸。只在善道說。勸字說得。添在精神上。為善的一段。幽心苦志。上人未能深諒者。

多。今特選以善之真面。予以善之極快。誰不躍動。不然。意惟向善。而未忘乎積習。頑梗之凌。一傳象咻。不能自信。若無引誘。維持之權。將不見善之利。徒見善之苦。在我為教。虛名在彼。為遺實德。而抑辭無聊之意。且廢于半途矣。如何能勸。通節都。此論。當想周公蒞化。君陳簡修。何嘗不戒。千古勸民。原只這法。但歷世久遠。未免因循。況滿故特提示。勿泥舊解。○惟公五句。贊其德。望勿德業。分看。德澤。說物小。不謂非德中物。于此。却着精神。心即德。德。獨亮。本德。說亮。即亮。天工。亮字。正色。祇師言。正是。獨亮。全重。正色。上見。精修。成德。自呈。

模範。無待矜莊。威德。光輝。自足。主表儀。而為人欽仰。此其風。未而示信。已在言前矣。祇師言。非只言上領界。乃師法服行。編為爾德。廉。率者。以心承者。以禮。都。是。畢公。心。深。廉。備。有。出于。聲。色。外。者。不。顯。而。百。辟。刑。之。謂。合。之。錄。成。元。老。之。望。坐。鎮。東。都。可。是。妙。有。彈。登。了。嘉。績。二。句。連。看。歸。來。下。句。多。若。以。前。朝。奏。功。為。未。足。而。更。求。多。也。岳。拱。亦。有。極。服。意。成。字。重。看。非。歸。美。之。詞。乃。仰。畢。公。能。成。終。也。即。下。成。終。張。本。

王曰。嗚呼。師父。今于。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瘝。惡。樹。之。風。聲。弗。半。訓。典。殊。厥。并。獲。俾。克。畏。慕。中。畫。却。折。快。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詞。尚。幹。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珍。公。其。念。我。○。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祀。以。滿。陵。德。實。悖。天。道。教。化。者。幾。萬。世。同。流。○。茲。敘。庶。士。靡。罷。惟。德。惟。恪。修。厥。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惟。牧。放。心。閑。之。惟。難。○。資。富。餘。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王曰。嗚呼。師父。東郊者。周公所有事也。今于教命。公以周公之事。公其往任之我。○公將何以治。敘。耶。東郊之民。淑慝不存。汝旌其善。而別其惡。為。旌。別。何。如。淑。則。表。異。其。宅。里。彰。其。

尚書訓義

卷八

卷八

其善以病其為不善者而樹為善之風林倘有弗率訓典之人則殊別其并強使能即所畏而思所慕則殊別之道盡矣但人心固當敬勵國紀六當戒嚴邪所有定制則申登之恐其溷而或越封守有定防則慎固之恐其玩而漸疏若此乎保障或周尊統向而因以安四海孰非廣控別之意而行之哉○然治弊不立未有能轉俗為醇者御民有改政貴有恒貞固而不易而教改有詞詞尚休要完稱而不煩不惟有好奇異之心政趨而禁詞趨而詭為也况商人之俗靡靡無特操但以利口取辨為賢至今餘風尚未殄絕此尤不可以好異

偏者公其念商俗之當至及又念所以能及商俗之故而以有恒解要之哉○至于訓之尤有遺焉我聞曰世祿之家生于遠舉鮮有克由礼者夫禮所以抑其浮蕩之氣以馭于德性之中天道所以福善者也既不由礼則心無檢束以浮蕩而陵忽其德寔悖戾乎天道至救壞淳厚之化而趨于奢靡侈美麗典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衰教孰不由于奢麗蓋為世同一流也○茲較庶士出自世祿其憑藉光寵厥惟舊矣故恬有侈心而戒其裁制之義所知者惟取服飾之美勝人積而至于騁肆淫佚務微侈浮將由惡終而不可救此

特列
新舊

尚書訓義

卷八

卷八

其積習然也自周公遷洛以來雖已收其放心而病根猶在所以防閑其失者蓋六維矣○訓之其容已乎教士尚有王田所資富矣資富而有以訓之則心不遺于異物身不陷于罪戾攸好德而考終命非即永年哉然果何以訓之德義入心之固有陵德者訓之惟德或義者訓之惟義二者盡人各足隨處徧滿是乃大訓而非偏曲之化也古之所以訓民者不出此若不由古以為訓則德義之外別無章程于何其訓哉訓合于古而民心自無所放不待閑矣

政由俗革般民過一時必有一時作用但使周公而在豈應局守前日之施在今推移變化公事一周公之事是周公未了事件非公莫終權元老不宜煩以民事然不為東郊注當為周公往矣故特為祗命○旌別照臧厥重淑遵而別惡帶言下推分實串彰中有瘁是旌淑愈以激淑畏中有慕是別惡仍以激淑無非使之勸善也較民淑慝公時豈沒个分理惟閔世既久自須大樹新規一番掃并光景別新乃化較大机括殊并疆即表宅里之及表樹而犹弗率則彰彈無所施惟有殊并疆耳如此說方合臧厥意却圻封守非謂旌別既行恐致奸人恣逞周公詰戎召公張師却圻封守乃有

固不可不戒者。既莊則人人向善。處處太平矣。而又肅神氣。蓋保太平而固其善善之固。即封守皆指。洛言以康四海。則無虞者蓋無虞矣。申字慎字。都是元若一片精神。震爾有。更在形勝外者。○徒莊別而不正其政俗。則轉移無權。乃正俗之道。莫先于治。治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獨亮之老。政豈至朝建而夕解。但慮夙習難更。另設治化之計。遂或失其恒者。不知由俗之政。全妙于革。用革之慮。即責于恒。有改便有詞。了師言共担。固無矜奇。而意切破迷。或為洋縷。須體裁各恰。要言不煩。此正所以成其有恒者。好異搃頂上。只道

高書到

平今

集卷

意化民。便都是異了。以此錢。錢高俗乃由俗革之大机也。靡靡利口。一意直下。極寫沾沾輕薄之狀。善由俗者必救俗。常防其有餘。善救俗者必竭俗。在振其不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在畢公念頭上耳。念字不專。漫改詞打點。全從心靈中靜掃餘浪。不然二公未始不恒要。而餘風尚在。其中必有道理。須念恒要所以能致化而除餘風之故。○治弊立而後化。訓行焉。以德義化怙德。去由俗革之大原也。誰別加于已然。而化訓加于未然。均保鑿之意。此引世標為教士。發端鮮克由札。叙失教之由。蕩根不由。札來。陵德便悖天。天道好德而惡

盈。人邑之即為德。彼既以蕩陵德。非悖天而何。致化慶全。在著亮古今世標之通弊。故曰同流。○帝寵惟薄。則不申札。可知。修戒義。即蕩陵德。服美驕淫。照敵化奢麗。惡終是終。予不善。此皆教士性失。遺落以前事。取心。從外入。若一旦通之。訓誨中。忌之防閑外。將所取之心。重融。又何難哉。惟須開便時。時可渡放。所以難也。說氣意多而恬愉。意少。惟以不測不乘。為訓之道。道于開矣。周公君陳。不待不閑。畢公不在。閑也。○此便指點。小關心。要法。亦都從取放心。波華寫實。富既為善之資。能訓又節性之遺。則去奢從儉。反薄歸厚。攸好德而考

高書到

平今

集卷

終命。所謂偷德之末。固也。在全性命之正。說非謂年壽。蓋不訓而心放者。生犹死也。能訓則性命全。百年亦永。一日亦未矣。訓出德義為大而舍。由古別無德義。下二句。我足德義。蓋由俗變革。但可以行故耳。至于訓。則兩心相為質。以真論其必有百叔。不可磨。升降不能變者。惟德惟義而已。二惟字。要者。波復德。惟德可揚。為心之同。淨波。戒義。惟義可揚。為心之同。宜德義之辨。通達無間。形骸都撤。何如其大。不但大以蕩心之同。即大以千古之同。千古此德義。千古此訓法。由古乃所以由德義耳。政欲革。訓欲由。由古不在。速措。速進。千古

賢聖獨此心源。心惘惘不昧。自有與古人同德。處
 王曰。嗚呼。父師汝知。較士所係之重乎。較士率化。則王蓋首
 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亮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
 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袵。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
 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闡。子孫訓其
 成式。惟又。

王曰。嗚呼。父師汝知。較士所係之重乎。較士率化。則王蓋首
 善而四方無虞。卯之安。固繫于此。倘有梗化。則近者不悅。而
 遠者離心。卯之危。亦繫于此。是宜急務。所以化之者。然欲較

南書訓基

革命

集在齊

士化訓。各修其德。非偏任。柔者。所能致。必剛而不猛。不偏
 任。剛而柔。而不死。不偏任。柔。如春舟。火候。不文。不武。使較士。猛
 進。為而不傷于疾。涵濡。為而不傷于徐。并化其剛。柔。以歸于
 正直。為。則本性。可還。厥德。信乎。其修矣。○榮。今昔。而論之。昔
 周公時。較民。及側。不靖。則審。進以。謹。是為。能。慎。其。始。至。君
 陳。總。周。公。及。側。漸。安。則。寬。和。以。化。導。是。為。能。和。其。中。如。今。世
 夜。風。移。在。公。能。剛。柔。交。濟。使。較。民。皆。翕。然。丕。爽。以。成。允。修。之
 治。運。便。能。成。其。終。我。所。期。望。于。公。如。此。今。公。與。周。公。君。陳。不
 斷。同。于。述。斷。同。于。心。而。施。惟。異。俱。至。于。當。德。之。道。而。不。可。易。

治字

至道之決洽。不見爾我形骸。而紀綱之中。無非精意。故罔不
 治焉。得見津之所潤。漸被生民。而四夷左袵。亦皆仰賴。德澤
 宿服。恐淺。治化至此。始可言克成厥終也。予小子永膺多福
 而垂拱仰成。其無負哉。○然不但于一人之福已也。公其惟
 是以成終之道。為我周建無窮之基。王業永固。亦惟是有無
 窮之間。奉即公之子孫。皆訓法公之成式。而用以為治。此尤
 予之所為公期也。

此時只有較頑堪慮。如後代且遠。置遼鄙。周公及叔陶近郊
 過于之祿。全係塔斯。但驕恣未盡融。陪京有伏莽。安危惟茲。

南書訓基

革命

集在齊

是治確語。惟使較。修。德。方。得。荷。承。不。到。不。柔。照。下。德。字。者
 則柔偏任。固不是。德。到。柔。並。存。不。為。德。惟。寬。猛。兩。化。思。威
 盡。忘。到。柔。之。途。俱。無。可。着。說。到。不。得。說。柔。不。得。不。明。是。平。康
 白。直。氣。象。所。謂。德。也。此。有。制。逆。容。更。進。保。釐。二。字。澤。者。德。指
 民。德。允。修。克。治。工。夫。由。衷。而。出。無。待。勉。強。真。澤。忘。其。畏。慕。斯
 真。暢。達。于。胸。中。照。上。句。有。不。疾。不。徐。意。此。王。道。極。功。○承。上
 期。以。成。終。之。美。首。三。句。語。平。而。意。重。畢。公。三。克。字。上。是
 叙。已。能。畢。公。則。期。其。果。能。也。終。乃。終。民。之。事。非。就。二。后。言。謂
 商。民。必。到。潤。澤。四。地。方。皆。善。耳。成。終。不。是。功。夫。字。只。見。期。望。

心解

妙悟

清修

死限

意通節意全。須着卑公。身上守。宙內只有個心。脈往還于。較
 士。問其放心。于公。只。求。其。端。心。端。心。同。不。必。連。同。帶。之。而。遠
 暢。暢。之。而。益。融。心。思。至。此。恰。好。心。所。運。為。道。道。而。數。為。政。政
 而。得。為。得。底。通。止。端。心。歸。着。履。道。治。緊。頂。來。教。化。數。慶。道。粗
 至。精。略。無。杆。格。生。疏。如。鹹。苦。酸。辛。甘。同。以。調。味。一。至。于。味。遠
 無。分。別。非。洽。于。民。也。故。之。絲。絲。不。得。埋。皆。緣。道。與。法。不。而。為
 二。今。決。治。之。極。紀。綱。皆。真。意。則。周。官。法。度。就。是。關。麟。之。精。更
 無。本。末。精。粗。逆。道。上。見。政。逆。道。治。上。見。政。之。治。故。即。道。矣。不
 是。民。治。也。政。治。即。澤。潤。深。入。民。心。淪。肌。浹。髓。如。水。沃。物。浸。漬

尚書卷之十一
 十二
 蔡康蘇

之極。不可思議。故曰潤也。至此不必問。亦不必訓矣。成類不
 重。四夷當主。中國又安說。水字。連。終。字。生。來。大。君。無。福。以。四
 海。昇。平。為。福。泉。府。則。不。止。于。以。寧。矣。○此。又。承。上。而。深。期。之
 其。字。重。看。建。就。心。上。說。民。心。國。之。基。惟。開。其。心。于。既。後。是
 其。培。擁。于。難。侵。獲。持。于。不。拔。彼。象。永。年。即。周。基。久。而。不。朽。此
 句。重。下。二。句。疊。帶。且。根。心。出。開。開。不。朽。單。公。惟。非。區。區。立
 名。者。然。王。業。無。窮。則。令。聞。亦。無。窮。名。即。欲。泯。而。不。可。得。子。孫
 訓。成。式。並。見。其。無。窮。蓋。濟。常。為。真。不。足。為。公。崇。而。仁。心。仁。聞
 常。與。丕。基。不。朽。賢。繼。紹。述。不。足。為。公。澤。而。餘。物。流。風。當。與。聲

聞。俱。光。果。是。無。窮。事。業。
 嗚。呼。問。曰。弗。克。惟。既。厥。心。曰。民。家。惟。慎。厥。事。欲。若。先。王。成。烈
 以。休。于。前。政。

篇。終。滋。致。嘆。息。謂。凡。事。功。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
 視。之。太。輕。而。忽。其。易。今。公。往。蒞。東。郊。勿。云。及。側。難。治。遂。畏。其
 弗。克。而。不。敢。為。惟。辟。精。竭。慮。勉。盡。其。心。可。為。盡。心。則。克。矣。勿
 云。最。爾。寡。弱。遂。忽。其。易。制。以。為。不。足。為。惟。防。微。慮。遠。欲。慎。其
 事。可。為。慎。事。無。寡。矣。若。此。者。豈。但。為。子。與。公。而。已。哉。舉。盡。心
 慎。事。之。道。故。順。先。王。澤。敏。化。敏。之。成。烈。以。休。美。于。慎。始。和。中

尚書卷之十一
 十三
 蔡康蘇

之前。政。使。愈。隆。而。不。替。其。在。公。此
 末。節。極。致。屬。望。勿。作。戒。道。德。謙。恭。或。退。托。于。周。公。君。陳。所
 已。為。而。已。不。能。為。者。有。之。且。老。成。更。事。或。倚。重。于。周。公。君。陳
 所。已。為。而。已。不。必。為。者。有。之。皆。于。無。可。中。傍。履。申。飭。僅。慕。在
 這。兩。項。念。頭。以。盡。其。即。心。慎。事。之。叮。呼。非。慮。公。果。有。是。也。二
 惟。字。重。看。既。不。但。無。愧。此。心。必。計。治。治。又。計。無。窮。斯。盡。矣。事
 即。治。民。之。事。民。難。養。而。治。經。二。公。則。事。終。至。大。不。但。保。釐。未
 極。終。是。輕。疎。必。治。治。矣。又。為。無。窮。之。圖。方。是。慎。欽。若。承。既。心
 快。事。說。成。烈。世。受。風。移。先。升。大。猷。是。前。政。謹。始。和。中。是。先。王

化歎之成烈。乃前人善政所輔成者。今以歎順為休美。是則
 在公二句。串通篇結一歎字。應轉。故命。
 按平公一篇。以風俗為本。歎民既化。其狀見于東遷之遊。盟
 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
 不肯事秦。王化入人之深。于此見矣。

平命終

尚書列卷

平命

十四

集序齊

不
對

不
能
點
點

漢
孔
作
正
先
臣
之
本
之
法
從
之

君牙

首二節。叙世勲之美。及委任之意。而以鑽舊服勉之。私教三
 節。舉鑽服之事。在盡教養。而以輔君為光前。末中言當守家
 法。以助治道。括盡全旨。摠之法。祖翼君一篇。主守司徒燕養
 教養不雜。故是周官之法。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為忠貞。服勞于王家。厥有成
 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惟先王之臣
 先左右。紀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子翼
 作股肱。心齊。繼乃舊服。無忝祖考。

尚書列卷

君牙

集序齊

穆王命君牙為司徒。若曰。嗚呼。君牙。惟汝祖汝父。世為忠貞
 之德。以服勞王家。厥有成功。紀于太常。我先王實有賴焉。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任
 大責重。豈能自為耶。○思得人如先王之臣。能左右我治。四
 方。此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急待救。涉于春冰。急待拯。而求助
 惡容已哉。○今命尔司徒之職。于我是輔。而作股肱。心齊。
 其倚賴之切。如此。尚鑽故祖考之舊服。而以忠貞之道事
 我。無或忝厥祖考為。
 忠貞服勞。言精白致主曰忠。貞者。守正而不變。即忠之純

德澤無不沃之人心 世字貫下句申看則先王所以配四方者皆其祖考之左右可知成績忠勞之成功紀太常固以感動君子太以見其功之現在而可法

一。世。世。為。德。動。君。牙。見。其。宗。有。世。德。定。定。使。王。家。無。不。教。之。德。澤。無。不。沃。之。人。心。世。字。貫。下。句。申。看。則。先。王。所。以。配。四。方。者。皆。其。祖。考。之。左。右。可。知。成。績。忠。勞。之。成。功。紀。太。常。固。以。感。動。君。子。太。以。見。其。功。之。現。在。而。可。法。○。遺。緒。先。王。所。為。配。四。方。者。四。方。治。心。為。上。治。刑。次。之。欲。使。無。紆。紆。之。虞。須。仍。持。忠。貞。之。位。○。惟。字。本。祖。父。服。勞。王。家。來。思。之。切。故。愛。而。且。危。就。四。方。失。教。廢。舉。捕。風。俗。薄。人。心。幸。真。措。足。有。吞。噬。之。噬。動。足。印。沉。淪。之。險。臨。席。尾。使。不。有。人。指。其。危。鮮。不。道。嗟。涉。春。水。使。不。有。人。捐。之。濟。鱗。不。墮。落。形。容。思。得。其。人。之。亞。為。下。命。尔。平。

尚書

卷

卷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因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我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教佑我後人成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先命追配于前人。續服何如司徒職至于教汝大布五常之條教與民共昭揭之猶恐不無爭戾也。教和民性自有之則使之鼓舞浹洽而不容已。則教道倫矣。○武當訓用和同之意。此始依伴之意。然其本不在民而在爾之身若心尔身克正而執物悉端豈徒為尔已哉。民莫敢不以正應民心固中而頗僻相效豈可責民乎哉。惟尔心之中而已。以民讓民而且以已率民教豈外是耶。○然養生而後教行養道亦有當盡者。及者而福事方興或有不足小民惟曰怨咨。至冬祈寒秋收有成若可自樂小民亦惟曰怨咨。民之生厥惟艱哉。必思其若何有此艱。若何免此艱。置身其地。曲作其情。以因其易。民乃安寧。養道之難如此。○夫亦以我周先業有不可泯耳。嗚呼丕顯哉。有文王經履之謀。以基其始。丕承哉。有武王無競之烈。以繼太平。所以教我佑助我後人者。成出乎至正。而罔缺漏。正乎。爾所當守也。爾惟敬明汝所樂為訓者。用以輔若奉順于我先王。而對揚厥烈。

尚書

卷

卷

卷

之先命則豈但子不愧于文武成康已哉是即尔所以追配
前人而獲服其克績矣

二節心欲其左右以亂四方意舊服當活者君牙能因已職
而盡其所當為便先善繼善述處故曰繼私教二句串重下
句典以常理言則以各具言私教楊腕之謂然第使民由之
不引以自有之則而調適其天真則典公強致而入之不準
今即教以知之使皆無心自順不知藝極之物私見天機之
躍所謂和也尔身四句乃教典和則大根本文法錯綜有反
覆責備意典則在身使自正在心使自中自然中正也就是

和○民性當和但怨咨方深其極遠教故併莽言之講中須
照頌教字怨咨只是自嘆衣食不令貼須玩本文尔字之意
世上不堪命者固多而惟小民獨難哉中不和生者盡然而
至寒暑更苦而惟曰字見蠢拙小民只借得個怨咨情支吾
冬夏沒有別樣思致是分明把個中事憑伏上入今只將怨
咨情景時刻提在心头則豈格固謀便隨思路俱密思字極
重文王如傷之視也此思思之而美利即藏于暑雨飽暖
印出于祈寒報處自饒易易易字境界甚雅聖人治天下使
有菽粟如水火而菽粟不如水火使不可言易故曰民乃寧

全書

必如此小民乃得安于田里中耳然寒暑怨咨豈盡免得
此免瘳猶病處傳以難字括全節極有味對句使讀讀可
說○首言綱守文武成康遺緒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故私教二節承言亂四方之道而此則欲其左右我奉若先
王對揚文武正是首尾擊應處丕顯四句即上遺緒之謂也
就亂四方說勿貫教養故佑即垂裕意言謀烈之所及者速
也或正固缺在故佑上看世風民俗之故講究已精補偏救
弊之方泰酌已定百機之上已逆料而窮其變無廢不正則
缺漏從何生天下無不變之權而有常貞之正法窮于所變

遺書

惟神聖之規。豈不能無。神運于所貞。即世變之餘。益見其
密。此句見波人不可遏。佚志尔惟下一氣讀。故明句重看實
寔以小民失道。引為切憐。瘵。互。至。民行克修。緝。見。君訓能
件。護烈。即文武之光命。先王成康對揚之。是君牙祖父輔成
之。故欲救明乃訓。用以輔我奉順如此。即此便是追配。追配
工夫全在教明上。按乃訓只指私教二語。說養意只融合教
訓上講為是。
至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
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人

王若曰。君牙。汝宜別取宗。忠貞服勞。有尔先正。舊典在。惟是不。慙。不忘。尔。善。德。善。述。奉之。為法。可也。民。先是。文武成。康之。民。式。舊典。則治。在茲。不。式。舊典。則亂。尔。在茲。是。尔。祖考。之行。即。治道。之。所。係。也。汝。能。率。乃。祖考。之。所。行。即。所以。先。昭。其君。之。有。治。何。慮。四。方。之。不。克。亂。哉。

乃。惟。由。句。以。家。法。勉。之。又。奉。若。對。揚。之。着。實。處。舊。典。即。先。正。所以。輔。先。王。而。對。文。武。者。時。式。不。是。一。一。拘。之。有。殊。塗。同。歸。意。民。有。典。萬。世。不。易。臣。有。典。後。代。永。遵。民。典。全。慮。心。朕。故。責。式。和。臣。典。仍。須。心。解。故。責。時。式。言。治。亂。不。曰。在。舊。典。而。曰。在。

高齊劉臺

君牙

集萃齋

茲。見。治。亂。無。恒。只。這。閑。寂。略。差。些。子。不。得。此。句。重。者。率。乃。祖考。二。句。期。望。之。詞。率。祖。輕。適。重。昭。辟。上。昭。有。先。大。意。又。字。說。得。廣。風。移。俗。易。升。于。大。猷。是。德。德。訓。以。率。祖。無。非。為。此。耳。應。轉。亂。四。方。意。

革命終

同命

首。三。節。自。叙。慮。德。心。事。因。述。先。王。有。藉。于。近。臣。而。已。望。助。之。切。今。予。命。汝。五。節。命。同。伯。率。屬。輔。德。在。于。簡。僚。以。正。君。而。表。匪。人。之。戒。末。叮。嚀。致。鴻。以。示。喫。緊。意。

按。穆。王。開。口。把。肺。肝。連。盤。托。出。便。提。出。文。武。作。絕。頂。榜。樣。責。重。近。臣。深。見。其。中。缺。那。一。個。不。得。故。要。他。交。修。要。他。快。簡。及。道。出。惟。貨。數。語。千。古。鐵。景。都。宜。寫。破。洵。好。慧。力。

王。若。曰。伯。同。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揚。惟。厲。中。夜。以。典。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高齊劉臺

同命

集萃齋

御。僕。從。同。非。台。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飲。我。師。施。令。罔。有。不。臧。下。民。極。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匪。其。不。及。絕。德。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穆。王。命。伯。同。為。大。僕。正。若。曰。伯。同。居。大。位。在。有。大。德。惟。予。不。能。于。德。嗣。先。人。居。大。君。之。位。愆。不。克。矣。所以。休。揚。惟。厲。至。中。夜。以。典。思。免。其。愆。得。何。絲。髮。不。觀。先。王。倚。重。近。臣。者。乎。昔。在。文。武。之。宅。后。也。聰。明。齊。聖。非。不。克。于。德。者。且。無。資。于。臣。之。輔。于。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不。惟。愛。君。而。且。盡。職。至。其。間。若。侍。御。僕。從。為。近。臣。之。屬。若。無。一。而。非。台。人。以。旦。夕。承。君。美。

而弼君過其維密勿之功有出于小大忠良之外是以其
君賴之而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敬飾施令無有不善治原端
而故体一以故下民程而順之動為法言為則不出朝廷而
萬邦咸見其休美矣○惟予小子無良之質何敢望文武實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地近而情親臣救其所不及臣之何
如人主慈謬之事未有不超予心之非者予有慈遠則純而
束之予有謬戾則糾而督之又不但攻予之過舉而且格予
之非心室之未萌條之方長至純無可純糾無可糾而後已
焉是乃使之克紹前烈無愧于祗若成休者也

尚書訓誓

同命

集卷

通篇德字為主惟弗克于德及下聰明齊聖看怵惕心動貌
惟屬要別居高原是厲地不德居高益重厲形中夜句形容
不違安之狀此際心思亦不求微美惟求免愆是言動之
失下德一屬事思字內有求賢輔德意○文武節重臣道上
聰明齊聖略斯勿君聖臣賢乎看小大忠良也近在內又
袖出侍御僕從言之以章指所屬耳承是將順弼是臣救重
弼邊與波永弼應聖如文武何過待弼此心先事而防意且
夕非免惟聖明不能保其無而遠志初萌一薰陶即可杜其
漸惟未言勸先而持以心又安得有不敢不戒之念萌于中

遺書

其詳

乎且夕字喫緊人主只有朝講教訓與賢士大夫親其餘且
夕都是近臣時光與之左右者漢興之且夕無時不有以承
弼其君也出入與俱起居與俱而弼舍之出納彼皆與有職
焉至固不欽戒乃真能承弼廢祗若成休則固不欽戒之
所致見凡此皆臣職所可效力慶極若頂言動說世法世則
便是邦休泛言平康景象勿經上文按世主出入起居鮮克
自謹徒善其令而欲其行所謂成其輔頰舌感人之末也民
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辨哉重動違自好○聰明齊聖開創之
道良者總存之道無良便于祖德遠有不及實非文武則近

尚書訓誓

同命

集卷

臣之託重尤切實字要看怵惕惟屬之心實賴之也說个
左右前後見護良朋人周圍却缺不得臣其不及有弼之義
下二句乃所以臣但格心更進一層較重與于祖德過則為
愆差則為謬非心又愆謬之根原絕糾多在揀諍格心自有
潛消默奪之法諍諍不足以盡之紹前烈去不德而效欽戒
是此泛言須近臣之助未着伯冏按小註云臣惡而不格心
則止于東而生于西按本寒涼未派自善非心曰格者臣殺
伏愿于本姓原不稠索分而拒之外非強而逼之中也寸心
五握非此而消烈從此而結同一本源之地一轉移間實

類之矣。既云妙。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恐乃后德。交修不遠。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心僕臣。使厥后有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佞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言。惟貨。其言若時。厥厥官惟爾。大弗克。拉厥辟。惟予汝事。

然僕御侍送之臣。有正以統之。今予命汝作大正之官。正于群僕侍御之臣。使前。後左右。一出于正。予以懲勉。乃君之德。交濟以修治。其不遠。則大正之職。始盡矣。○若為官擇人。尤

南書副卷

同命

集卷

所以正之之要也。爾必致慎。以簡擇。乃僚。奈何。以簡之。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之人。為便于主。而用之。其惟守正不阿之吉士。可為。所謂慎簡者。如此。○亦知僕臣所係之重。乎。僕臣正。則合衆正。以匡君厥后。始克出于正。若僕臣不正。而有一時一事之改厥后。便自聖矣。克心而德。固惟臣自聖。而無德。惟臣乃僚。可不慎簡耶。○爾慎人之進。由尔心實。既之。無比昵于佞人。充耳目之官。爾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而臨主于。恐此尔所當戒者。○而昵之。弊常起于。如使非其人之。而惟貨之言。若時。則所用群僕。無復餘盡其職者。是即尔

之疎曠其官也。用匪人以誤君。不敬莫大于是。惟予汝罪其

六何解。

欲正君德。而先正群僕。廣忠益也。德德全。正于群僕侍御。出朕。大正。僕官之長。正于群僕。令教正之。欲其罔非正人也。必群僕皆正。然後太僕能率之以懲德。交修如文武時之旦。承弼也。一氣。下文。字。從。群字。生。不以一正人修。以群正人修。終則得臣不及的本願。交修字重者。○慎簡乃正之先務。重慎字邪正之清。全清于一心。不用小人。而惟用君子。正慎簡。廢皆一心。作主。無以與其惟相。形看。只要君子。不容一小

南書副卷

同命

集卷

人也。不平巧言數項。要見人主易親易狎。○舉僕臣所係之重。見不可不慎。簡也。正。須要十分端正。一念不正。便是說形容。君心難正。易邪。一連說上。要認克字。彼正人力量。自有挽之。而成其克。下。要認惟字。后何德。惟臣之正。即其德。兩惟。臣根上。緊。然。二句。一氣。講重。不德。違以起。下節。○尔無昵節。只是一句。此申戒其不慎。簡重。無昵。字。佞人。欲以長君。違君之計。結人主知。必先以易親易合之情。投上官好。遂有容苗不割之私。便乘之而入。先王之典。非字對。是看。不作毀。謗。耳目之地。最易移人。無待一一。葉之。而不覺。被小制度之

者不辭廉清委
清天起實中系

能之能
顯字

心與之俱化矣。戒不必說。到以貨任人。貨是人情之常。故特揭以戒之。惟既中事。而既寔不專。指此也。○其吉吉字。此吉人之吉。較活賢如伯固。務王既知而任之。豈疑其顯賢。蓋貪邪違身百計。惟錢神最甚。伯固惟操進退之權。安能不寄耳目于人。但使貪人得費。遂以惑伯固。即不親為貨。亦同伯固貨之也。弗克極辟。任用匪人。正先瘵官。按法定罪。令伯固暢然自省。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憂

王曰嗚呼汝居大臣之職其教之哉永肩一心以匡爾汝君

南書制事 同年 集委壽

于先王之常法可為

此節撮要語結之作。一句讀。憂。說先王之法。惟法可以防濫。惟法之常。可以杜隙。故正君者必以為。憲在文武。已勝式金。式王之度。故惟用弼。兼用承。憲在乃后。宜凜或出入之。故不期承。專期弼。乃文武承弼。厥之旦夕。今乃后之。弼。須貴之于永。永字。重。內。色。得。董。率。群。僕。意。若。僕。心。效。規。群。僕。誠。口。后。于。憂。憲。無。難。情。而。僕。臣。糾。絕。有。間。斷。便。不。弼。而。汝。君。免。愆。責。戒。特。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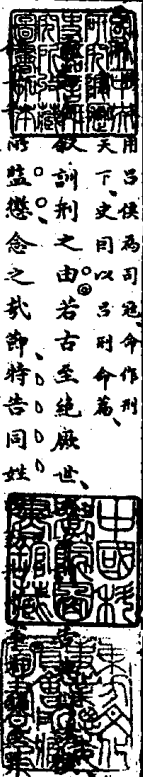
同年終



分提

少

不使



刑之大指。德其。卒。申其用也。按此篇。直鋪用刑。意狀。便見。決奇。不。得。隨。提出。皇。帝。為。刑。官。榜。樣。示。司。獄。監。懲。同。異。姓。維。分。實。亦。互。見。德。是。即。刑。為。德。直。至。示。監。嗣。孫。鄭。重。用。刑。把。無。限。貪。酷。吏。一。口。畫。毒。抹。推。是。做

南書制事 呂刑 集委壽

惟呂命。王。率。國。百。年。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惟呂侯受。務。王。命。而。訓。刑。夫。刑。何。以。訓。哉。王。之。率。國。壽。蓋。百。年。當。其。荒。時。巡。遊。既。倦。而。悔。心。生。乃。荒。大。檢。度。作。刑。以。誥。治。四。方。蓋。于。罰。贖。中。寓。寬。仁。意。也。而。呂。刑。由。此。訓。矣。傳。佈。二。辭。依。漢。荒。字。為。句。荒。度。帶。下。呂。命。呂。侯。受。王。命。荒。度。上。邇。夷。虞。下。及。來。世。荒。遠。而。編。度。之。也。意。在。誥。說。而。以。罰。贖。寬。之。沈。漢。交。改。向。刑。之。宜。勿。作。飲。財。玩。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迄及于平民罔不冠賊鳴義

政不本只
教和貼文德
故作三
降天
地人
太物

先不本
德則在
意刑

尚書

刑。流。毒。尚。未。已。耳。帝。乃。知。民。之。果。不。可。以。法。治。也。威。不。用。擊。斷。即。德。為。威。而。民。無。不。做。畏。明。不。用。苛。察。即。德。為。明。而。民。無。不。昭。明。其。純。德。之。化。如。此。○然。所。以。廣。一。人。之。德。化。者。不。能。無。藉。于。臣。也。乃。命。伯。夷。為。後。之。三。后。共。致。憂。恤。之。功。于。民。于。是。伯。夷。承。命。教。民。以。皇。降。之。典。而。止。邪。妄。以。刑。正。民。心。也。禹。承。命。平。治。水。土。而。立。名。其。山。川。之。境。之。民。居。也。稷。承。命。降。播。種。之。法。而。尊。殖。其。嘉。穀。養。民。生。也。三。后。各。成。其。治。民。之。功。惟。致。教。感。于。民。而。德。施。溥。矣。○又。有。士。官。檢。制。百。姓。于。五。刑。之。中。控。重。出。入。無。不。悉。當。于。以。教。之。極。德。而。無。使。放。逸。以。妨。惟。教。之。理。為。○即。此。論。之。德。威。德。明。有。務。務。在。上。之。君。惟。功。威。功。有。明。明。在。下。之。臣。君。臣。同。德。灼。然。昭。著。于。四。方。四。方。之。民。有。無。不。惟。德。之。勳。而。鼓。舞。之。莫。禦。者。惟。其。德。之。所。感。如。此。故。乃。士。師。明。于。刑。之。中。率。以。治。民。而。輔。其。常。性。蓋。德。以。為。刑。非。精。刑。輔。德。也。德。刑。字。有。二。款。○吾。于。是。而。得。用。刑。之。功。用。為。典。獄。者。非。惟。盡。絕。于。威。勢。而。且。盡。絕。于。富。賄。以。空。詞。無。物。之。象。而。致。忌。于。刑。常。恐。用。法。不。當。或。以。傷。民。其。心。如。此。則。一。出。一。入。無。有。可。擇。之。言。在。身。而。不。可。示。人。者。是。惟。克。盡。天。德。純。乎。理。而。已。無。與。焉。則。生。人。之。元。命。自。我。作。之。豈。不。配。享。在。下。

素齋

尚書

而。天。人。無。間。哉。此。典。獄。之。極。功。也。○王。曰。嗟。四。方。司。改。典。獄。之。諸。侯。非。爾。惟。作。天。牧。乎。既。為。天。牧。民。則。刑。以。生。之。非。以。戕。之。今。爾。何。所。監。法。非。時。伯。夷。播。刑。之。迪。以。條。教。為。啟。示。使。民。自。不。犯。刑。者。乎。其。今。爾。何。所。懲。戒。惟。時。苗。民。恣。意。殺。戮。不。察。于。獄。詞。之。與。情。相。麗。至。其。任。官。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是。屬。于。威。奪。于。貨。之。人。用。以。斬。制。五。刑。而。亂。加。無。罪。上。帝。不。獨。潔。其。所。為。降。咎。于。苗。而。罰。之。苗。民。無。辭。于。罰。乃。殄。絕。其。家。世。為。監。伯。夷。而。懲。苗。民。天。牧。之。道。如。此。○
古。訓。自。室。尤。至。配。享。在。下。皆。是。謂。古。人。所。垂。法。戒。之。事。也。漢。書。卷。之。十。節。○
蚩。尤。說。起。及。苗。民。濫。刑。之。失。因。言。有。虞。德。刑。為。一。而。重。贖。之。勉。諸。侯。以。所。當。監。懲。重。有。虞。善。用。刑。上。蚩。尤。以。前。未。有。以。兵。亂。天。下。者。亂。莫。甚。于。寇。賊。姦。究。蚩。尤。定。先。巢。之。故。曰。始。邇。平。民。犯。法。之。始。非。紀。先。王。作。刑。之。始。也。罔。不。以。下。指。平。民。言。寇。賊。姦。究。是。四。種。暴。亂。的。名。目。鴟。義。是。形容。寇。賊。自。逞。之。狀。劫。奪。竊。攘。鳩。詐。度。裁。皆。姦。究。之。實。事。此。節。喚。起。苗。民。見。平。民。暴。亂。之。端。為。苗。民。濫。刑。之。地。非。以。蚩。尤。起。苗。民。也。○亂。既。生。而。苗。民。以。嚴。刑。迫。之。所。謂。以。亂。益。亂。也。苗。民。萬。幸。氏。諸。侯。靈。以。靈。性。言。德。則。靈。不。德。則。姦。五。刑。非。苗。作。而。以。刑。肆。虐。則。苗。為。

素齋

天德神聖

正神

始之天德神聖

苗為惡得禍事業，起于撒亂致治，振本，哀矜奉天罰也。殺庶者不除，不足以謝庶職，威有苗，心以矜庶，殺也過絕，即寒三危矣，虞無及嗣之罰，勿云矜庶其世。○此述帝撥亂之要務，在屏神道而修人道，垂重，垂常上苗時，其祭成俗，地天通合，竟版一洗，今晚世界，故命垂黎，垂正之地，天皆以神言，絕不與人與神通，降格曰，固有非惟無故，傲格且其，思不重矣。重黎以司天地為職，一切祭斷淫祀，如律不許私家告天拜斗，稟資神明之類，群后稟常，亦承皇帝德意，而然，明明，就心，說常，是倫，理惟常道，原是個，經天地的，明體，群心中，明體，亦原

之曰法非正法而謂治，如後條例以作威是苗之殺戮無辜，悉按此法，從事，弗用重至此，一氣，年說，爰始下，又承殺戮無辜，未意在殺戮，始通用此四等肉刑，以為等閑之法，且均于秋之死，耳始淫刑自此始，茲指刑則，庶職有辭，即無辜，凡人
注：此句五十大新語
 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并而制之，不虐之，虐乎。○夫民漸之以重，則信而不爭，漸之以虐，則爭而不信，汎殊相漸，民昧其本心，勢不得不爭，于阻盟要誓以訂約，蓋相伺而放仇矣，甚言民之亂，伏民蓋亂而上，蓋虐，虐端所加，蓋為腥穢，耳至上，敬于天安，得不致手有德之主，而珍其世也。○皇帝御結

愚明體廣詢之際，仍提明，朕也問是詢，民隱非為苗問，有辭苗之臨法，後世亦咸承用，是，其始皆苗，耳，德之森嚴，為威，德之昭堂，康為明，威明，德是一德，見帝于清問之餘，窈窕至清心，朕而天下之畏，在此，明亦在此，想帝當時，只自修其德，何常顯震懼，威後，乃帝自沛其寬，商民頌，稟為威，後似乎協中，稍淡，即屋漏，梁，誅不畏，帝德而畏，此不可欺之真，帝又何求，求旁燭，精明，乃帝自任其澄，湛，民後領為精明，似乎汝濯，各味，便獨知，莫道，不明，帝德而明，此不可昧之理，民心全是不識，不知道了，二句，德就，是人想像，斯時，竟另有這般，光景

是運常道，約根脈，為朝廷上心，体先翦，還有慈天，經地義，今共提明體，是非，朕然，便天，經地義，都自，朕然，非別有個，樂常法，明明，即所以，樂常，全重，明明，字，勿用，刑，改，貼，乘，字，苗，重，帝用，雅，英，豪，六，落，積，積，重，陰，群，重，徒，提，凡，國，策，都，知，天，清日，白，到，得，無，蓋，六，便，同，明，了，憐，完，非常，之，能，事，通，即，對，苗，民，言，重，在，撥，亂，若，心，人，心，工，夫，自，有，伯，夷，降，典，在。○皇帝清問四節，另起，上言，撥亂，此言，致治，見，舜，德，刑，合一之，化，心如，水澄，鑑，澈，曰，清，心，中，泰，一，意，見，即，有，不，能，盡，徹，之，情，惟，是，斥，其聰明，智，慮，而，以，虛，曠，之，衷，容，納，天下，之，疴，瘵，蓋，蓋，世，之，要，書

非特特意懲苗。○致力於民曰功。恤聖人視民如傷。常有一
段憂思。此心德威德明。所在三后之功。都是一片恤心所需。
滿界功勳。盡是滿腔。恰熱故曰恤功。俱以承命。言重禁禁其
失。伯夷漢其源。皆為人心也。降典。從久昏。蓋詔以自然之典。
如重降一表也。然去邪。從正之始。人心。易蕩于檢。不祛其習。
氣。則不能澈其真心。惟云。徑正則邪自息。尤必盡杜其邪路。
而。遂足以一其趨。故示之刑。以儆懼之。是折絕恃典之路。惟
凜以刑。是刑為禮之實。折民正。降典。處教民以典。民入于禮。
而不入于刑。折絕斯民入刑之路也。禹為司空。平水土山川。

皆表識其有名者以為之主。使封疆有辨。經制有準。而民各
安其所也。稷降下播種之法。使三農豐殖。其嘉穀前此民。犹
雜食草木之實。自此而民始得厚其生也。典為天叙。直在平
成。先播種。穀食。應在平成。後三后各成其功。惟務。殺。成。于。民。
蓋。禮。教。明。幹。止。宰。衣。食。是。世。教。民。風。充。然。全。盛。不。止。富。庶。而
已。所謂。惟。畏。惟。明。者。若。此。○士。另。揭。而。言。幸。指。所。在。非。成。功。
方。有。事。刑。也。非。因。民。有。不。德。而。制。以。刑。制。防。閑。之。謂。制。之。乃
以。教。之。這。個。禮。德。虧。這。毫。不。差。典。之。刑。迫。殺。出。來。以。字。與。緊
然。刑。不。中。未。有。能。教。者。惟。中。則。刑。都是。教。了。汝。面。許。多。中。字。

在此尚未及德刑合一。樹業。○穆穆節著。故乃二字。方見德
刑為一意。首二句極狀。無為氣。象自。象德而觀。見為成。為明。
在。舜。則。欽。德。威。子。不。事。直。如。於。穆。之。命。運。而。不。已。無。可。擬。為。
穆。穆。自。三。后。成。功。而。觀。見。為。降。為。平。為。播。在。三。后。則。欽。成。功。
于。不。居。直。如。五。行。之。吏。錯。而。代。明。則。始。擬。為。明。明。君。臣。至。德。
鬱。鬱。光。輝。蔚。彰。靈。明。激。極。山。河。大。地。盡。歸。一。朗。誠。之。不。可。掩。
也。博。之。勤。就。民。心。鼓。舞。言。沒。欲。風。動。精。神。無。息。不。但。運。善。已
也。上。灼。下。勤。一。德。兩。孚。德。無。可。加。矣。民。無。道。化。矣。明。刑。不。必
況。定。民。有。未。化。刑。非。有。出。于。德。之。外。就。把。此。刑。勞。來。斯。民。刑。

即德也。率又見治。即在此。故乃二字。根上德化。說惟其如此。
故乃如此。渾厚精明之至。有不可不。之精神。光輝奮發之
時。有不容不。之執。乃。是。德。統。到。此。不。得。無。此。一。段。振。傷
之。氣。耳。一。說。灼。于。四。方。二。句。一。氣。看。勤。字。與。由。憚。日。勤。或。戒
不。勤。三。勤。字。無。異。君。臣。惟。德。之。勤。是。謂。日。勤。可。以。教。民。極。德。
不。自。勤。則。民。無。所。觀。法。刑。之。何。益。故。云。同。不。由。君。臣。說。到。民
上。更。全。德。以。為。刑。非。彼。刑。補。德。到。此。終。究。德。威。德。明。之。作用。
○典。獄。節。論。用。刑。之。極。致。全。重。教。忌。字。推。開。說。說。斷。絕。也。在
心。上。說。只。要。威。富。俱。絕。就。此。便。掃。清。念。惡。可。與。天。通。不。是。盡

不解

不由我

地新

法曰非曰惟抑揚五。法也勿。託富重子。威。訖。威。訖。富。見。本。源。虛。激。處。教。忌。不。訖。來。不。虛。則。不。能。慎。也。當。時。在。上。在。下。務。務。明。明。刑。官。又。別。有。个。心。法。自。其。暢。然。不。忍。繼。為。教。自。其。慄。然。不。敢。又。捷。為。忌。無。時。無。地。都。存。道。心。體。還。有。恣。差。錯。能。參。國。揮。言。根。教。忌。說。非。必。徇。私。難。言。即。刑。當。其。罪。而。試。想。服。念。之。情。言。舍。不。可。言。取。不。可。此。心。威。威。有。不。容。不。擇。者。此。則。敬。忌。之。至。無。愧。已。心。無。感。人。心。身。所。聽。斷。皆。口。所。可。言。何。煩。揀。擇。夫。言。有。待。於。擇。者。公。而。就。審。以。私。言。不。待。於。擇。者。公。之。至。而。非。有。心。以。求。公。是。無。私。天。德。贊。語。只。在。惟。克。天。德。一。句。

元命二句。又推克天德之境。元命。乾元大生之命。生者。生之。教者。亦生之。若于洪爐造命。內再鼓一洪爐。蓋元中求活。將賴之命。自我獲殖。所謂作也。作。不但質諸天。而無愧。乃天。能生而不。能使不。成者。我實替其所不及。使我心天心。而相。當。震曰。配享。此。以。用。刑。言。非。主。典。教。之。身。言。四。方。司。政。命。穩。承。而。示。以。法。戒。官。以。牧。名。而。典。之。以。獄。此。其。故。可。思。天。之。愛。民。甚。矣。何。不。別。為。引。恬。之。寄。而。必。于。典。獄。寄。天。哉。豈。非。謂。鞠。人。育。人。之。道。不。出。然。人。殺。人。之。中。以。此。思。天。心。當。有。惻。然。見。其。愛。育。之。真。者。伯。夷。當。降。典。時。即。頒。刑。以。放。迪。斯。民。使。晚。

不以此

然知出。禮。則。入。刑。思。啟。行。翼。而。悅。善。心。之。莫。樂。者。則。播。刑。之。精神。所。照。而。身。也。人。心。微。省。處。即。其。開。悟。之。端。故。曰。迪。非。無。用。刑。也。皋。之。刑。主。于。制。民。故。以。不。用。為。用。堯。之。刑。主。於。迪。民。故。以。用。為。不。用。親。伯。夷。之。迪。民。可。見。以。收。為。主。而。以。獄。為。麗。也。情。與。獄。詞。相。附。曰。麗。苗。民。但。知。麗。刑。而。不。知。獄。麗。既。失。其。用。刑。之。旨。矣。又。不。擇。言。人。以。觀。其。中。乃。至。威。富。而。執。以。亂。罰。無。事。作。天。牧。之。謂。何。其。為。上。帝。而。絕。固。宜。不。獨。四。句。痛。言。苗。禍。令。諸。侯。懼。然。有。省。

王曰。嗚呼。念。之。我。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勿。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爾。日。勤。爾。罔。或。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教。迪。天。命。以。奉。我。一。人。惟。畏。勿。畏。維。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享。惟。永。王曰。嗚呼。念。之。我。同。姓。諸。侯。有。伯。父。伯。兄。有。仲。叔。季。弟。有。勿。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至。之。命。格。命。何。如。人。于。刑。必。有。所。不。安。而。惟。勤。可。由。以。自。慰。今。爾。罔。不。由。慰。日。勤。務。以。盡。心。者。慍。心。爾。罔。或。不。勤。即。追。悔。無。及。矣。所。以。然。者。蓋。天。以。刑。齊。不。一。之。民。使。我。為。君。者。用。之。一。日。則。非。終。之。宥。在。人。之。當。有。一。日。之。天。君。也。推。終。之。宥。在。人。之。當。辟。一。日。之。天。討。也。爾。

不規
效是

妙解

想頭
却效

尚敬蒼天命以奉我一人我惟以為可成爾惟勿成我難以
為可舍尔惟勿舍惟致致于五刑以成予罰柔正且之三德
則一人有政治之慶而也民且賴以生其安寧之福惟永于
世世矣汝尚可不勉于勤而或不勤哉

專告同姓者仲叔季皆弟行在君為言在臣為命合于至理
曰格通節以勤為主而致字皆勤之心事樹非以得情為慰
今汝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自寬則曰慰擬刑戕民惻然若刺
無可奈何只得將日勤聊自寬解耳尚可容戒乎戒生于不
勤其以人命嘗試者無論而即欲自解無由矣勤曰日勤見

勸書則奉

呂刑

十二

集本齊

放忌一念不可一息不運或字正與日字相開日勤中或有
不動便不可也天齊四句推原其故爾尚敬送下又舉其實
而期之齊惟民血氣心知日乘參差之遠總假此整齊一局
既齊便了只不逼俾我一日則安知不勤之日非天齊之日
乎此日以前欲我服念非我珍殺之日此日以後欲我哀矜
非我悔艾之日則俾我為一日之用者正惕我以日之勤
者也言此日所係之重非可暫不可常之說非終當有惟終
當辟在人所犯則用刑之一日非我所得專主可知天人率
看天命即一日之命逆者麗刑之民天所極也順天而極何

妙解

由有愆須是代克求生故曰逆天所棄者君所殄也逆天即
是奉君勤之無息則為敬惟敬方能遠天然若君則不以
遠天矣故以勿畏勿休勿恤之畏休勿恤君乃為善奉君而勿
于活有務求其當而已惟字與勿字緊關勿辟有是物而惟
三德是成則勤非勤勤于德也心是日勤慶三德之為用
以刑柔佐正非只使當罪惟借辟宥之罰柔使天下盡出
於刑而歸正直方是成德聖世因德制刑後世以刑成德以
字有力致功在德作用在刑也有慶承三德說賴賴之以生
寧即裕乃民寧及刑者勿無君民從是勉其日勤不作效一

勸書則奉

呂刑

十三

集本齊

說宗臣典國同休故以寧未為期不必逆
王曰吁未有邦有王吾爾詳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敢
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
刑不簡心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及
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密克之○五刑之疑有故五罰之
疑有故其密克之簡孚有象惟貌有精無簡不聽其嚴天威○
墨辟疑故其罰百級闕實其罪罰疑故其罰惟倍闕實其罪
刑辟疑故其罰倍差闕實其罪官辟疑故其罰六百級闕實其
罪大辟疑故其罰千級闕實其罪墨罰之屬千罰之屬千刑

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
違輕下服下刑違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按折獄惟良折獄
非在中察辭于差非逆惟逆來故折獄明故刑書齊占威庶中
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欲成而事輸而事其刑上倫有并而刑
王由吁來爾有邪有土的諸侯告爾休祥之刑夫刑非以殘
民乃以安民祥莫大焉在今爾安百姓何所當擇非令事上
師不可不聞也何所當教非刑乎重輕不可不慎也何所當

刑書制卷 十四 集慶齋

度非及乎遠不可不審也以此安百姓而刑斯詳矣○聽
衡之法何如而爭供造詞証無倫與衆共聽此五刑之詞辨
者刑之據也如五辭簡核孚信則情真罪當心于五刑不特
言矣倘五刑不簡而詞不勝情可遠刑哉去刑而心于五刑
許其贖也又或五刑不服而情溢于辭可遠罰哉去罰而心
于五過有直故耳是罰與過者乃所以通刑之窮也○而其
間有當戒者申五過之與言之惟官而或勢相拘惟及而德
怨相若惟內而波婦之口惟貨而寵賂之章惟來而干請之
致因以出人人人罪與犯者等其于此五過而審克之詳察

而盡其餘可為○蓋自五刑之疑而後有正罰之故有五罰
之疑而後有正過之故疑則惟欲不審克不得者然疑之難
言矣五辭可據者衆似無可疑而于貌是猜其情而故
為至于無簡則情詞相左其疑可知有故之而不聽為凡此
非已意為去取其嚴上天之威而貌稽者質于未絕之天無
簡者合于矜全之天尚何疑故之不當哉○試舉刑疑有故
之罪言之墨辟疑故其罰百錢必簡問核實其罪而贖之墨
剝辟疑故其罰惟倍必簡問核實其罪而贖之剝剝疑故
其罰倍差必簡問核實其罪而贖之剝宮辟疑故其罰六百

刑書制卷 十五 集慶齋

錢必簡問核實其罪而贖之宮大辟疑故其罰千錢必簡問
核實其罪而贖之大辟按而數之墨罰之類千剝罰之類千
剝罰之類五百官罰之類三百大辟之罰其類二百合而計
之五刑之類三千用之當何如法之所載有限人之所犯無
窮必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焉當比罪時容有人言之錯亂
者無為所差備或有古法之不行者無輕為引用惟察之于
惟法不但求其迹而且求其意其于此審克之可也○然法
亦有不容泥者若在上刑而情遠輕則以下刑服之事在下
刑而情遠重則以上刑服之然豈惟輕重諸刑有杖式刑疑

各志
詳明

○此言罪實宜清。蓋人主平及天下則過可示慈。祥人臣籍。出入則過亦及。實奸偽當正過而不心過。乃入之刑罰。不當正過而心過。乃出之刑罰。皆病也。因五者為出入。則有民方議過而官已得病者矣。惟罪者為犯法。帶罪者為違法。犯法法在。違法法亡。故罪惟均。惟審克可以免病。不曰克審而曰審克。當彼所犯之情。盡為吾之所克。而若自現有鏡者。治從之道。不審則說。不克非審。故篇中多言審克。○五刑之疑。是簡而服者。但就中沒有所疑耳。此非大經參勘。必不能大。我情其關係甚重。可不審克乎。審克比上不同。上無出入。

此專主出審其可疑之端。盡力以求赦之也。下心審克。處前事而曰有象則尚。有象信者存。六當以疑待之。故有色聽法。惡夫畏罪。對獄走而心驚。有欲行申雪。及以污穢者。有欲自中完。姑為隱忍。則言不足格也。惟是懷捨之容。由表達衷。而沈以神音。我色。則疑端。此起矣。至于無簡而又何聽為。格與不聽。一其未可赦而求赦。一是可赦而直赦。主意專在出罪。惟專主出過。又恐涉私意。故以天威言。見其大公。至心。格就非屈法以申恩。不聽非忽略而廢法。凜然上帝之臨。故曰具嚴。此謂審克。按擬斷即在聽時。非先聽後斷。作

而裁不簡。謂不實也。詞然而愈。或不然。事然而情。或不然。故又質心于五刑。而按其多寡。不厭謂受者之心。不非服也。故實于過而赦之。時謂不簡。乃刑中之條例。與供詞不合。夫供詞必依條例而作者。有何不合。五刑曰不簡。五刑曰不供。何也。五刑稍有不合。即當心于罰。五刑必十分完。法所不能。然凌心于過。務王意重。罰故也。下援最五過出入。其意生明。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凌世移情以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墨辟節專指疑赦之罰言。乃荒度惟刑之本。指弗裁。既曰疑赦。又曰聞實。可見疑赦者。未必盡置之罰。

罰贖全為有一事。人之刑則可疑。直赦又未盡其罪。故以聞實為言。通篇俱是恤民意。非不顧可否。一味贖也。三千條周物已有。穆王始通為罰贖之用耳。我造律而民造情。每出律之外。故須比比罪。是聞實處上下合。非兩可也。若之上。從之下。從之上下之間。而必求其安。此時上下在手。將參與論。每以亂群。誤吾比。則借亂有禁。將引注古。又或以不行。事吾比。則不行有禁。惟察二句。宜下。心無忽于此。處夫比則無法。矣。但罪權不列于明條。總羅適于法意。惟精我鐵樹。求成法于無法之中。此時耳目既不得假借。舊章又不得揣

摩。只憑我心。盡意象于成法之外。故欲詳明法意而審克。所謂問實其罪者。必如此始無失也。比罪以下。總是一個問實。○上刑節言刑罰之推。無法而有推。則法窮。使有法而無權。則法不效。承此罪。未謂比亦以人情世道為上下也。上三句。隨人情為輕重。世經一句。隨世變為輕重。遊。猶之也。法以情遷。因人情取上下。輕重。只一權字。世輕世重。則以一世為衡。其端不可盡言。勿以新國亂國入講。說个權字。已極法律之不齊。而齊處自在。惟齊二句。印上四句。意齊之以不齊。猶云畫一其不一。非齊安所待倫。心惟條之析之。斯顯秩然。

刑

刑

刑

刑

刑。理人。世之變。畫而人。世所不得。渝者。便是其倫。非齊。又安所待。要。心。惟。經。之。緯。之。斯。顯。不。易。綱。領。人。世。之。絲。窮。而。人。世。所。不。能。越。者。便。是。其。要。有。字。四。法。非。齊。者。出。是。畫。法。之。交。心。其。定。法。之。常。也。以。倫。要。制。變。而。不。出。倫。要。法。比。罪。之。至。精。處。○。罰。懲。一。句。提。起。見。重。罰。之。意。小。民。倚。昧。為。命。欲。緩。刑。而。為。其。贖。則。死。于。懸。梟。與。死。于。肺。石。等。耳。豈。不。極。痛。下。詳。奉。聽。微。之。節。度。不。物。分。段。治。獄。擇。人。殺。先。世。上。巧。佞。一。流。憑。他。口。中。說。出。如。像。是。律。弄。生。死。于。舌。端。必。多。不。中。良。則。有。溫。湯。煮。湯。其。許。慈。祥。性。子。性。受。之。為。良。即。欲。傳。之。為。中。一。心。密。運。絕。

刑

刑

刑

不消在刑上打點。故問非在中。然非一二畫心。未有能得中者。察辭四句。文勢如貫珠。稍重。來敬。上有惟良的意。在差。用察。由有心得無心耳。民受條楚。虧。此。轉。滿。豈。容。沒。有。偏。主。既。以。為。不。可。從。又。以。為。可。從。非。必。湯。無。把。持。只。踏。踏。對。酌。不。待。邊。見。直。是。珍。情。就。業。以。為。折。獄。地。哀。敬。非。不。專。恃。察。惟。哀。敬。者。為。餘。察。耳。又。慮。獨。斷。或。僻。與。論。斯。公。故。明。故。齊。占。惟。恐。法。有。不。合。如。此。盡。心。惟。未。可。還。言。極。當。亦。庶。幾。成。中。心。而。無。過。忒。了。此。句。總。承。上。四。句。但。斯。時。連。而。決。斷。仍。為。輕。試。恐。心。穿。綫。而。熟。詳。再。極。此。心。服。念。故。又。曰。其。審。克。之。審。與。察。不。

刑

刑

刑

刑

同察主燭。奸。審主現理。既察詞而合之書。又審克以擬其罪。然。凌。獄。方。成。也。成。而。孚。者。信。一。心。自。信。群。心。且。併。信。君。心。而。爭。階。服。而。奏。素。先。足。見。諒。于。君。也。使。獄。未。合。孚。仍。帶。得。寬。在。及。輸。刑。又。要。併。備。蓋。刑。官。執。法。惟。不。持。兩。可。之。條。天。子。以。好。生。為。德。心。欲。于。泰。積。覆。閔。中。由。更。生。之。意。是。到。底。只。一。生。民。之。心。德。之。臣。守。法。止。于。法。中。求。孚。君。制。法。每。于。法。外。行。仁。故。并。兩。以。上。者。意。上。不。必。以。法。拘。而。或。開。之。生。非。以。此。逆。意。指。也。有。并。乃。倫。中。之。一。事。無。罪。與。法。皆。有。按。註。中。擇。人。盡。心。誠。獄。須。看。得。詳。顯。蓋。察。辭。七。句。一。意。貫。串。正。兩。謂。惟。良。而。在。中。

者也。非求中之外。別有盡心。若獄獄而倍并。是盡心之餘。不初小段為妙。

王曰。嗚呼。朕之失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于刑有德。惟刑。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于。敬之。兩。辭。

無。或。私。家。于。敬。之。兩。辭。敬。實。非。實。惟。府。奉。功。報。以。庶。尤。未。畏。惟。前。非。天。不。中。惟。人。在。今。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改。在。于。天。下。

王曰。嗚呼。朕之失。不與。朕之官。諸侯之伯。與夫。同。族。異。姓。之。臣。朕。言。及。刑。不。當。多。懼。朕。敬。于。刑。而。不。敢。少。怠。是以。有。德。惟。刑。而。未。嘗。少。愆。朕。之。重。視。刑。如此。今。天。以。刑。相。助。斯。民。而。後。

其性。亦有用刑之寄。則當。天之心。為心。而。敬。刑。以。作。配。在。下。可。也。其。道。何。如。敬。有。單。辭。易。眩。而。難。察。惟。明。無。所。蔽。清。無。所。污。為。能。心。神。相。照。矣。其。欺。必。懸。單。詞。之。要。也。若。兩。造。之。辭。事。交。爭。而。不。定。民。之。治。而。彼。此。輸。服。者。無。不。由。于。以。中。道。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是。連。偏。聽。而。不。中。焉。罰。獄。之。貨。非。可。為。實。貨。積。而。惡。亦。積。惟。府。罪。狀。而。報。之。以。百。殃。所。為。未。可。畏。者。惟。此。獄。貨。之。罰。耳。非。天。之。已。甚。而。不。中。惟。人。自。取。在。相。淫。之。命。使。天。罰。不。若。是。之。極。則。庶。民。安。有。善。故。在。于。天。下。未。以。敬。刑。則。作。配。以。罰。獄。則。報。尤。不。其。可。不。敬。耶。

刑

刑

刑

刑

又。提。告。以。致。叮。嚀。之。意。通。節。重。敬。字。敬。即。有。德。下。曰。明。清。曰。中。都。是。心。德。結。戒。之。際。惕。然。儆。心。故。曰。多。懼。不。必。補。惟。懼。故。敬。朕。敬。二。句。申。重。敬。上。本。敬。畏。之。心。謙。仁。厚。之。德。而。矜。恤。不。違。者。惟。此。刑。也。惟。字。有。味。帝。王。樹。德。之。故。多。端。惟。用。刑。一。事。怨。毒。最。深。而。惻。但。在。念。至。陰。冷。民。心。而。不。可。解。是。種。德。之。深。莫。如。刑。也。一。說。有。德。指。用。刑。之。人。惟。有。德。者。能。明。清。能。中。聽。即。前。惟。良。折。獄。意。說。亦。好。自。言。其。敬。也。是。動。臣。敬。虔。今。天。下。勉。以。敬。之。實。天。之。相。民。不。可。見。民。畏。刑。而。遷。善。改。過。若。天。敬。之。是。謂。以。刑。相。民。作。配。在。敬。刑。上。看。敬。則。人。人。率。又。無。一。入。

刑

刑

刑

刑

刑。以。合。上。天。之。相。協。故。曰。作。配。俱。要。報。有。德。說。明。清。與。中。指。出。法。曹。三。字。訣。然。心。辨。污。敬。一。微。境。界。昭。明。妍。媸。任。物。自。蔽。這。便。是。不。偏。不。倚。至。中。慶。竟。是。一。敬。字。辭。安。得。有。單。或。罪。狀。得。之。傳。聞。而。無。頭。証。或。恐。家。既。已。泯。沒。而。有。隱。情。傳。以。無。證。解。極。是。不。明。則。先。竟。不。到。不。清。則。神。想。不。開。未。有。能。決。單。辭。者。兩。辭。此。伸。則。披。屈。一。服。一。否。亦。治。也。中。是。心。無。偏。中。聽。不。在。調。停。勝。負。而。在。權。衡。任。昂。偏。是。不。勝。喜。偏。非。不。作。怒。慶。而。爭。聞。而。無。怨。無。德。方。是。中。中。則。怡。然。自。治。矣。兩。辭。失。中。起。于。一。念。私。家。故。特。戒。之。私。家。只。說。兩。辭。而。乃。行。賄。之。門。府。

刑

猶云。惟積。率功。仇。云。罪。狀。尤者。率之。報。所謂。罰也。求。畏。為。世。之。盛。在。命。投。入。命。裡。放。出。不。得。作。配。在。下。之。謂。何。未。又。決。言。之。示。與。苗。民。同。制。庶。民。字。指。治。獄。者。言。

王曰。嗚呼。嗣。孫。今。注。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德。之。執。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成。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王曰。嗚呼。來。世。與。微。之。嗣。孫。自。今。以。注。何。所。監。視。非。有。刑。系。正。直。之。三。德。而。加。意。于。民。之。受。中。者。乎。尚。明。德。之。執。古。哲。人。惟。用。刑。一。事。有。無。窮。之。辭。聲。施。到。今。其。齊。慶。若。此。者。凡。屬。于。五。極。之。用。悉。得。其。中。所。以。化。成。而。有。令。名。之。慶。耳。以。刑。之。中。

高書制卷

呂刑

二

秦率春

全民之中。此。不。謂。有。德。于。民。之。中。也。嗣。孫。受。王。善。象。當。監。視。于。此。祥。刑。由。成。中。以。全。民。中。可。也。

此。設。中。有。德。惟。刑。意。切。致。叮。呼。告。及。嗣。孫。廣。來。世。之。仁。也。德。于。民。中。且。只。說。有。德。于。民。中。註。用。刑。字。傷。露。德。即。上。節。德。字。欲。使。世。皆。用。德。也。勿。作。正。直。到。系。解。教。民。極。德。又。民。染。憂。民。之。中。俱。藉。刑。成。則。有。德。惟。刑。惟。此。始。為。真。德。哲。人。正。德。民。中。而。操。操。配。享。在。下。便。是。無。辜。無。疆。屬。如。左。屬。有。疆。場。之。事。職。司。屬。于。此。也。勿。作。由。字。解。五。刑。用。到。極。處。都。只。是。中。不。有。腫。而。有。慶。故。能。德。于。民。之。中。慶。字。已。有。全。民。中。意。在。嘉。師。見。受。

詳刑

中。之。東。與。各。具。一。化。悔。俱。可。還。真。此。必。須。刑。之。中。宛。成。民。之。中。故。曰。祥。刑。若。非。監。祥。便。踐。嘉。脉。祥。定。慈。祥。之。祥。聖。世。以。刑。為。制。德。極。而。參。之。以。刑。未。世。以。刑。為。祥。刑。明。而。成。之。于。德。蓋。人。至。滿。腔。不。忍。非。刑。莫。寄。故。曰。祥。也。監。者。必。使。人。人。教。德。無。犯。禁。莫。不。待。以。刑。為。用。而。深。可。祥。刑。字。與。前。相。應。按。日。記。云。民。之。中。即。所。謂。刑。之。中。也。曰。德。曰。中。乃。一。篇。之。綱。領。前。曰。中。聽。下。曰。成。中。皆。主。刑。說。不。應。獨。民。之。中。為。受。中。之。中。經。無。此。意。此。辨。有。理。

高書制卷

呂刑

二

秦率春

之北也

文侯之命

此東運漢之書。晉侯伏合諸侯之師。擊逐西戎。迎幽王子宜。曰於中。王為平王。刑書存此篇著。東遷避德之由。亦見東遷之祖。猶疑有王。模故推僅守府。而周祚尚賴。以不墜。此平王錫晉文侯之命。首三節。叙其先世輔君之效。因述喪亂而致歸美之意。末節。命為方伯。而飭遵之。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遵肆先祖。懷在位。

平王命晉侯若曰

平王命晉侯若曰。父義和惟我丕顯文武。能致謹明德。自本而達之。故治昭升于上。而德格皇天。敷聞在下。而德播萬民。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而天位屬之周矣。文武而後。亦惟爾先正。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其君之小大謀猷。無不率。遵而宣布之。故先祖咸康。得以安然在位。先正之功。大矣哉。此節推述文武起却。重先正輔成康。遵文武承文謀。故統言丕顯。惟德為維繫。天民革漢合離之真脉。決勝索不待。但心一不密。明自旋。索故。快即明之。統統不少。故下。慶即快是明。與單言克明德不同。昭升敷聞。畫個極樣。丕顯明德。無件用歸。

各就其

晉侯成德

晉侯成德。伏候。俱着文武德上說。至集命。方是得天。集命。專指文王。奉其始耳。亦惟二字。重寓成康。在內。昭字。是上明德。明字。生以昭位。昭曰昭事。謀猷率。是昭事。謀猷。本。明。德。中。宣。暢。而。出。昭。升。數。聞。家。法。正。保。位。實。落。處。

也。謂先祖當文武盛德。得天之後。天命方新。資澤方厚。若可自安其位。而無顧於先正之助者。然亦惟有先正克左右昭

平王之命

平王之命。故得安在位也。肆字。志重。得先正之助。達此三句。又。形。越。即。我。御。事。二。句。之。意。一。說。平。王。為。嘉。美。文。侯。故。着。亦。惟。二。字。是。下。不。粘。帶。祖。德。得。天。上。亦。妙。或。將。先。祖。克。指。文。武。先。正。克。指。十。亂。通。節。作。一。意。倫。參。鳴。呼。閔。子。小。子。嗣。造。天。丕。愆。珍。寶。澤。于。下。民。優。我。國。家。統。即。我。御。事。固。或。者。善。復。在。厥。服。予。則。同。克。曰。惟。祖。惟。父。其。伊。祖。朕。躬。鳴。呼。有。績。予。一。人。水。祿。在。位。○。父。義。和。出。克。昭。乃。顯。祖。故。聲。刑。文。武。用。會。格。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行。成。于。報。若。汝。子。

嗚呼。閔予小子。嗣位造端。遂為天所大罪責。蓋由珍絕。而資
德澤于下。民本既先。據外難棄之。而侵兵我國家。若甚大矣。
亂如此。即我內之。事無成者。壽之復在。惟服事。予則安能。
獨存其。曰。我同姓。惟祖惟父。其誰能恤我躬者。嗚呼。有能
致功績于我一人。庶幾能先祖而永安在位矣。○若此者。舍
改其。誰耶。父義和。汝能昭乃頭祖。而左右厥辟。予今有光焉。
何。以見之。惟茲國步。艱危。汝能始法文武。以其創業者。為再
造。用合其既歿之。基績其既絕之。統于乃辟。以此。追孝于前
丈人克昭之。道盡矣。然。豈易致。我汝多。修補杆。樹於我之。根

高書別臺

文以之

無虛聲

難。扶危。定傾。緊汝是賴。若汝之功。予所嘉美也。
閔予。即。遂遭。難求。勛之。切。父義和。節。歸功。文侯。而深美之。曰。
天。不。怒。不。忍。斥。先。君。殄。濟。澤。與。昭。升。教。聞。及。此。便。是。我。招。使
見。不。能。刑。文武。了。玉。澤。竭。于。下。國。先。亡。而。後。救。亡。之。我。當。作
其。訓。朝。之。舊。人。已。斯。無。克。任。之。理。極。言。茫。茫。何。依。之。狀。曰。祖
德。伊。恤。豈。深。有。望。于。同。姓。之。親。也。嗚。呼。下。德。起。倚。藉。文。侯。意。
此。時。平。王。新。立。豈。易。得。安。親。續。字。緣。字。下。節。不。盡。是。贊。語。更
有。期。望。文。侯。意。在。○。我。和。節。不。專。嘉。其。功。克。昭。四。句。當。作。未
然。正。望。其。有。續。德。于。履。多。修。杆。方。嘉。其。已。然。之。功。而。信。其。必

高書別臺

能。昭。祖。輔。君。也。若。如。舊。鮮。當。時。文。侯。只。有。擁。主。功。而。此。言。奉
列。追。孝。與。主。君。意。不。粘。修。杆。又。似。提。搭。矣。顯。祖。丈。人。即。先。正
是。先。昭。虛。下。三。句。一。氣。正。克。昭。之。實。文武。以。德。受。命。賴。文。侯
克。復。舊。物。典。刑。不。墜。故。曰。肇。刑。命。紹。俱。以。國。祚。言。用。字。頂。上
來。用。會。乃。辟。於。亂。難。勢。既。散。而。後。合。紹。乃。辟。于。稟。絕。統。既。斬
而。後。續。直。昭。事。經。緯。恍。然。再。觀。說。個。追。孝。謂。能。善。繼。其。志。如
昔。之。率。先。祖。而。懷。在。位。也。修。杆。句。正。舉。其。現。在。之。功。而。極
贊。之。內。有。就。已。然。而。勵。其。未。然。意。四。境。特。發。傾。地。最。大。君。報
于。自。報。賴。汝。袋。多。修。葺。東。都。了。三。險。危。特。甚。君。報。于。自。存。賴

高書別臺

文以之

無虛聲

法。舉。多。杆。樹。推。君。之。業。難。多。而。汝。之。樂。難。亦。多。多。字。重。者。予
嘉。報。其。功。也。嘉。意。在。下。而
按。予。則。國。克。不。是。國。既。無。人。已。又。無。能。對。說。承。上。五。說。不。能
齊。報。之。意。惟。祖。惟。父。四。句。一。順。說。此。四。句。是。說。國。克。之。時。未
得。在。位。而。望。助。諸。侯。之。心。曰。字。正。指。望。助。之。心。而。言。專。重。歸
績。文。侯。不。必。多。說。在。位。之。無。人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印。字。爾。非。用。齊。爾。絕。一。百。形。子。一。形
矣。百。虛。子。一。盛。矣。百。馬。四。匹。父。往。武。亦。遠。能。途。患。康。小。民。無。荒
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王曰。父義和。汝有可嘉之功。故今命汝為方伯。其歸視爾師。而統一方。寧爾邪。而治本國。惟爾之職。然也。用賜爾秬壹一。直以隆告爾之禮。惟考一。則矢百。盧矢百。馬四匹。以示專。伐之權。父姓哉。其道何如。爾所統之衆。于速者。則柔而撫之。於逆者。則能而習之。惠康小民。使合遠近。皆所無荒。寧於德治之責可也。至于國都。尤為爾之根本。必簡閱其士卒。使神氣益振。珍恤其人民。使元氣益厚。為一方之倡。為用。爾之顯德。而昭乃顯祖者。于是透視。厥成矣。

承予嘉而報報功之典。言汝能仰視文武。豈不能俯視方隅。

正恐功高意懈。積起幸揚。故于爾。爾須視。欲視師。先須爾。爾有恃。乃汝能上。寧爾君。豈不能下。寧爾邪。正恐功高。愈驕。漸生凌替。故於爾。非須寧。此注說。職言。盡職意尚在下。資報。營及于矢馬。以戒。紀分看。備其物。所以厚其報也。柔能簡恤。勿亦貼視師。寧非。意自宜。下為方伯者。五侯九伯。遠近錯。錯則。明信以婉消。其背携。或祀義以直糾。其驕玩。事在必為。然。後小民皆獲安全。這種視師心精。宜容以康寧。且。寧。非。非止。督。寧。且。令。中。外。有。賴。使。不。選。練。軍。士。何。以。憐。服。遠。遠。之。携。志。而。宣。揚。柔。能。故。須。簡。使。不。問。疾。撫。孤。何。以。感。悅。遠。遠。之。

小民而惠康。勞。故。須。恤。是。寧。邪。之。路。實。與。視。師。相。隱。至。此。則。當。吾。世。更。無。優。軼。之。虞。永。享。綏。懷。之。慶。顯。德。用。是。成。矣。成。顯。德。比。昭。顯。德。東。道。一。層。通。第。顯。字。作。骨。格。為。真。氣。一。境。世。界。重。結。固。不。止。尋。常。勤。王。功。績。也。

按。平。王。時。周。德。維。衰。諸。侯。若。晉。文。侯。仇。衛。武。公。和。鄭。武。公。厲。實。皆。心。乎。王。室。者。使。平。王。能。率。之。以。復。學。雪。恥。更。宅。岐。望。則。少。康。光。武。何。足。道。哉。而。避。我。東。甯。克。滿。偏。安。奉。西。周。故。地。盡。屬。之。秦。以。驕。韓。時。惠。孤。之。事。則。平。王。為。之。也。秦。襄。公。始。作。西。運。西。則。公。子。夫。子。與。取。是。書。而。錄。之。豈。以。錫。命。功。臣。猶。為。碑。志。於。遠。哉。周。夫。子。與。取。是。書。而。錄。之。豈。以。錫。命。功。臣。猶。為。碑。志。於。遠。哉。

秦。出。有。子。者。則。書。之。終。其。秦。秋。之。始。也。夫。

齊

淮夷徐戎之寇魯與齊並起者見多方下時伯禽甫就國以諸侯之師禦之誓衆于費首節致命而叙其治討之由善教節治戎備之事法舍節除道路之事馬牛節嚴節伍之事甲戌節立期會之事

按周禮備魯而費誓皆兵法何哉不刑蓋允文允武始見其備查衛語兵斯稱王道以斯知費誓持戒思心無窮

公曰嗟人無謀聽命祖茲淮夷徐戎並興魯公若曰嗟繼侯之人肅靜無諱聽我誓命注日已叛之淮

南齊制卷

禮

集慶春

夷今又與徐戎並起為寇也其容已乎

伯禽為方伯監諸侯故得帥之以化下三節三邊指言魯人明軍內更有諸侯之人祖茲只指淮夷往日已叛今又背徐

戎並起捨惡不悛正見其當化

善教乃甲冑教乃干無敢不甲俗乃弓矢教乃戈矛礪乃鋒及無敢不善

先治戎備甲冑干楯所以衛身者善教乃甲冑進而完之教乃干禁而持之無敢不周至弓矢戈矛所以攻敵者備乃弓矢而使之足敏乃戈矛而使之堅礪乃鋒及而使之利無敢

不美善

器械不具典洗樽同維其未豫者臨時要打點一番甲以衛身盾以衛首甲絕有斷絕當殺埋穿治之干楯以蔽敵別無死功惟繫絲以持之且以為飾弓必二以備折壞矢一房必百故言倫教所以整之礪所以銳之戈不體渾故須鐵鋒及鉉露故須礪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故乃宰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次除道路今惟師之既出大放閑帶之牛馬所在居民杜絕

南齊制卷

禮

集慶春

爾獲飲塞爾宰無敢傷所放之閑牯若牯之傷汝則有常刑此師令居民也車騎缺備兵渡何資師也所在道途宜肅牛

馬皆供軍用者軍止廢出之牛閑而牧之曰舍牛馬大布忌或傷殘故有損畜產之刑

馬牛其風臣妾道途勿放越逐逐之我商養汝乃越逐不獲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以嚴却任言之馬牛有風逐者臣妾有逾垣者商軍士勿得越垣而逐即偶得馬牛臣妾則放還其主我商度以養汝若越垣而失任不獲而貪取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竊以

越垣而失任不獲而貪取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竊以

竊人之馬牛，誘人之臣妾，汝則有常刑。
 王師所過，秋毫無擾，倘兵貪小利，或得未以，鬼樂鬼成，何
 軍紀。是兵未交而敗先見也。故專戒之。風北壯相奔，馬牛臣
 去，皆居民所有，勿逐，逐，指軍士言，重勿逐上，然復帶見，謂
 夫去未逐，則交付還他，非謂越局而逐之也。夫任貪利且有
 常刑，况鬼謀竊誘以剽掠居民，其刑可知，歸重下，幸勿平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獲糧，無敵不速，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
 三遂，時乃損餘甲戌，我惟築，無敵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
 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芟，無敵不多，汝則有大刑。

南齊書

齊書

齊書

以三期會言之，甲戌，惟我先，治徐戎，狹糧損餘芻芟，三者軍
 所必需也。尔衰時乃狹糧，以為饋餉之用，無敵不及，汝則有
 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損餘甲戌，我惟築，於是乎取之，無
 敵不供，汝則有無敵刑，特不殺耳。魯人三郊三遂，時芻芟以
 而平馬之食，無敵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我惟征句，是示以行師之期，下三段，皆以軍需未會者，
 故提曰期會，則期之征，則先急兵餉，論二虜肆裝，宜並剪除，
 然徐為淮異，剪徐則淮之聲援自阻，茅拔或憑城而老我師，
 即我難浪戰以求逃，勝破期莫必，而狹糧不繼，枵腹難支，故



齊書

齊書

齊書

服大刑，狹糧諸國各俗，自相轉餉者，且我勤師，往征，彼未必
 不潛師，屢擾，得我常為客，彼常為主，故彼或即守以用攻，我
 當即攻以用守，此轉客為主之法，但不築，則慮投師，欲築，又
 慮擾，築即于攻之期，建守之策，而甲戌字，正兵家奇訣，更想
 軍為兵之重務，騎又兵之選鋒，芻芟不多，直與之軍典同，刑
 不難寬，築且林食，非近不辨，故而以却逃言之，行兵真指，事
 拙斯着，不速不供不多，非慮供役汝時，恐其以忽心視我，我
 耳，故各致戒嚴。

春

此秦穆公悔過之書。晉道純。王存其用。兵法秦道符。王惟信。用人法。故附陸終末。首節提起救命。古人二節。遂古胡以自。做。惟古之謀人。二節。追悔前愆。在改用人之誤。昧昧二節。古。臣品所係之重。以見用舍當慎之意。

公曰。嗟。我士。聽無諱。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秦穆公悔過而誓群臣曰。我士聽無諱。予誓告汝以象言之首。蓋為。

首。與繁之。美言。惟多。而與繁。原。只在悔。過。千古。典。亡。之。故。成。敗。之。端。莫。此。為。最。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資。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矣。○我。心。之。憂。日。月。逾。遠。若。弗。云。來。

所謂群言之首何如。古人有言曰。民盡自若。是之多盤。有所。操。而。不。能。自。脫。是。以。責。人。之。道。惟。苦。口。而。不。為。難。若。引。已。受。責。既。然。使。如。流。水。無。所。并。格。是。惟。難。矣。古。人。之。言。如。此。乃。改。過。之。要。藥。也。○我。思。此。言。而。心。自。憂。懼。日。月。逾。遠。若。無。漢。河。其。來。悔。而。固。之。敢。或。汝。耶。

引古語說改過之難。嘆起次節。說者。究。究。終。身。子。是。勿。以。盡。

人

人。儻。然。奮。然。是。觸。境。輒。薄。盤。旋。莫。省。此。不。聞。人。謀。全。由。自。迷。然。一。自。字。便。是。咎。已。其。麻。故。自。多。盤。之。人。原。是。明。人。改。受。責。尚。非。艱。惟。受。責。而。既。不。積。時。便。惟。艱。此。處。仍。緣。自。恃。故。伴。非。人。伴。乃。靈。念。中。自。有。有。伴。之。者。伴。如。流。在。心。上。看。非。虛。心。克。已。若。次。江。河。者。不。能。故。曰。報。引。古。語。一。直。說。下。非。下。是。多。盤。之。實。○憂。字。流。上。文。未。而。結。成。遠。想。只。目。前。事。實。大。可。委。使。積。習。不。悔。覺。無。情。日。月。之。供。我。盤。旋。未。不。更。遠。今。惘。然。子。積。習。又。只。覺。有。情。日。月。不。容。我。挽。挽。不。肯。未。遠。即。時。且。斯。遠。而。月。斯。証。憂。受。之。甚。而。不。敢。盤。矣。憂。字。結。得。廣。便。有。子。孫。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訖。予。忘。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惟。則。云。然。尚。敢。詢。茲。費。費。○而。怨。○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乞。乞。勇。夫。射。御。不。中。亦。尚。不。欲。惟。截。善。編。言。伴。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我之返安在。惟古之謀人。非。不。知。其。為。老。成。持。重。也。則。曰。未。明。我。之。所。欲。而。忘。之。惟。今。之。謀。人。非。不。知。其。為。少。年。浮。薄。也。因。其。惟。就。而。姑。將。以。為。親。難。注。日。之。意。見。則。云。然。自。今。以。後。尚。有。而。謀。歟。必。詢。茲。費。費。則。無。所。失。矣。○是。以。番。番。老。成。之。

黎民在。勿。枉。定。多。盤。上。

良士齊力既怒者，我尚思得而有之。若化化勇夫射，射如法而不違者，我尚不致其有。况惟我裁辨給，而善為巧言，使君子奪詞而不得伸，其故固不小。我皇殿多有之哉。是廉於用也者，乃所以為其改過耳。

此正其悔心之切。當時亦只因自主見，喜人能達，到底受那自害耳。其謀惟依仁修義，遵古道，出想者，此為古之謀人。非只老成之謂，其謀惟貪功逐利，從今習落想者，此為今之謀人。非只新進之謂，未就，不肯舍所學而從我，親因其就已而姑將以為親，姑字要着黃髮識，顯避鈍，而終見成功。謀

似迂湖而幸奏實效，故同想此是聚論，下而方切改過事，此後俗言邪正用舍之要。恐是洗多盤之習，破受資之根。○香番節五奉前日用人之失，以自我，良士指塞叔，勇夫指三印，論言指杞子，重在親良士遠論言，勇夫改只帶見良士紫粘，黃髮說若徒若亦沒用，惟番番而為良士，則志氣絲銷磨之，力以年氣，自心必絲練遠之餘，識因若進，有是信任而有之于心也。人果勇亦有用，但化化而徒，成勇夫，則氣愈盛，愈愈不能沉，夜名愈振，善愈愈不能和，故不欲立是心，無契愛，非必屏絕，大担成國家事者，決不在新進，而專在象儂

之老成壞國家事者，決不在庸柔，而即在交美之權，傑故須慎用。我裁二字，形容新裁快當，急于見功之狀。伴君子易詞，見奪于強詞，而正詞及誦，我裁使之也。利口覆非一之為善，曰皇多有蓋畏之，深矣。絕論言，正任良士，委不是引良士勇夫，甚論言之罪。

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為其如有，客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秀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秀聖，而違之，伴不違，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始我○邦之枕，阻曰由一人，邦之素懷，尚一人之度，我所以尚有良士，不有謗言者，何哉？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親其貌，斷斷無他技，而其心休休為其如有，客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秀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不自用而容人矣。惟此容賢之人，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若人之有技，則忌其長，媚疾以惡之，人之秀聖，而違異之，使不得通達，是自用而不能容人矣。惟此如賢之人，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我○以此觀之，邦之枕，阻而危殆，曰由一人之不能容賢，所致，邦之素懷，而先大壞，而莫安，亦尚

一人之容質而臨之有度也。子孫不為邦家而慎用人。不可得矣。

此著臣品之介。推開說。不粘上三種人。宜重休休。遠下只及說。玩本從机。但說到榮。榮可見。休休字要休。披向者多。然不愛責。非全不思。只是操心。淳氣在皮面上。着想耳。不知邪心。剖分專在。未顯見。康歲神。即利害轉開。更在難親。開康宅。突故味而又味。容用其思。此正改過真源。中主不倚為介。惟誠一故無他技。惟志慮純一。神不外騫。故休休。狀他好善之心。不主滅府。不修遠幅。此指德器。在心上說。春和景明。而萬物

尚書別義

卷七

五

集解

育天之休也。時和年豐。而教化昌。國之休也。江汪千頃。人已融而無迹。大匠之休也。故有容不足形容。而曰如。若是。則人已一矣。心口合矣。故若已。有不啻口出。非樂易。真好之精。然為動乎。所謂如有容者。至是真能容也。保子孫黎民。在賢智。奮廉上看。不作效。所謂易直好善者。子孫黎民。必進其中也。通節借有容以然。休休之意。其不然者。以寸自結于君。則惟恐人形其短。此媚嫉所以生也。二節俱從思想中說出。非實事。思字與前。憂字應。想其憂時。意中宜注看。二項人。故有此誓。○末節申結語。更。樂。樂乃看上文說出。四句直下全重。

解元

人字机阻正是殆。繁頂不能容。邊說來。至去辱。辱。榮。因克轉安。這機挽回机用。明寄在老成心曲裡。深見用舍。決難少差。其關係。只消解一人耳。此未說到興亡。只以安危言。孔子序書終此。一會悔過。便成王道。信可為萬世人君法。換孔子刑書。以普有治我。治討之舉。亦有悔過自誓之戒。且為世戒。故錄之以悔王道之遺。伏詩之高。魯頌然。魯周公之嘆。夫子屬意是篇。春秋志也。若秦居宗周之地。有文武之民。王迹總而霸圖興。已為我。無後。西周之望。兵益傷之。故以是篇為周書之終焉。總周之說。出自識家。勿從。

尚書別義

卷七

五

集解

秦誓終

